

宋史







简体字本二十四史

# 宋 史

+

[元]脱脱 等撰

中 华 书 局



# 宋史卷三百六十五

## 列传第一百二十四

岳 飞 子云

岳飞字鹏举，相州汤阴人。世力农。父和，能节食以济饥者。有耕侵其地，割而与之；贳其财者不责偿。飞生时，有大禽若鹄，飞鸣室上，因以为名。未弥月，河决内黄，水暴至，母姚抱飞坐瓮中，冲涛及岸得免，人异之。

少负气节，沈厚寡言，家贫力学，尤好左氏春秋、孙吴兵法。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学射于周同，尽其术，能左右射。同死，朔望设祭于其冢。父义之，曰：“汝为时用，其徇国死义乎。”

宣和四年，真定宣抚刘铨募敢战士，飞应募。相有剧贼陶俊、贾进和<sup>[1]</sup>，飞请百骑灭之。遣卒伪为商人贼境，贼掠以充部伍。飞遣百人伏山下，自领数十骑逼贼垒。贼出战，飞阳北，贼来追之，伏兵起，先所遣卒擒俊及进和以归。

康王至相，飞因刘浩见，命招贼吉倩，倩以众三百八十人降。补承信郎。以铁骑三百往李固渡尝敌，败之。从浩解东京围，与敌相持于滑南，领百骑习兵河上。敌猝至，飞麾其徒曰：“敌虽众，未知吾虚实，当及其未定击之。”乃独驰迎敌。有衆将舞刀而前，飞斩之，敌大败。迁秉义郎，隶留守宗泽。战开德、曹州皆有功，泽大奇之，曰：“尔勇智才艺，古良将不能过，然好野战，非万全计。”因授以阵图。飞曰：“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泽是其言。



康王即位，飞上书数千言，大略谓：“陛下已登大宝，社稷有主，已足伐敌之谋，而勤王之师日集，彼方谓吾素弱，宜乘其怠击之。黄潜善、汪伯彦辈不能承圣意恢复，奉车驾日益南，恐不足系中原之望。臣愿陛下乘敌穴未固，亲率六军北渡，则将士作气，中原可复。”书闻，以越职夺官归。

诣河北招讨使张所，所待以国士，借补修武郎，充中军统领。所问曰：“汝能敌几何？”飞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谋，栾枝曳柴以败荆，莫敖采樵以致绞，皆谋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飞因说之曰：“国家都汴，恃河北以为固。苟冯据要冲，峙列重镇，一城受围，则诸城或挠或救，金人不能窥河南，而京师根本之地固矣。招抚诚能提兵压境，飞唯命是从。”所大喜，借补武经郎。

命从王彦渡河，至新乡，金兵盛，彦不敢进。飞独引所部鏖战，夺其纛而舞，诸军争奋，遂拔新乡。翌日，战侯兆川，身被十馀创，士皆死战，又败之。夜屯石门山下，或传金兵复至，一军皆惊，飞坚卧不动，金兵卒不来。食尽，走彦壁乞粮，彦不许。飞引兵益北，战于太行山，擒金将拓跋耶乌。居数日，复遇敌，飞单骑持丈八铁枪，刺杀黑风大王，敌众败走。飞自知与彦有隙，复归宗泽，为留守司统制。泽卒，杜充代之，飞居故职。

二年，战胙城，又战黑龙潭，皆大捷。从闾勅保护陵寝，大战汜水关，射殪金将，大破其众。驻军竹芦渡，与敌相持，选精锐三百伏前山下，令各以薪刍交缚两束，夜半，薰四端而举之。金人疑援兵至，惊溃。

三年，贼王善<sup>[2]</sup>、曹成、孔彦舟等合众五十万，薄南薰门。飞所部仅八百，众惧不敌，飞曰：“吾为诸君破之。”左挟弓，右运矛，横冲其阵，贼乱，大败之。又擒贼杜叔五、孙海于东明。借补英州刺史。王善围陈州，飞战于清河，擒其将孙胜、孙清，授真刺史。

杜充将还建康，飞曰：“中原地尺寸不可弃，今一举足，此地非我有，他日欲复取之，非数十万众不可。”充不听，遂与俱归。师次铁路步，遇贼张用，至六合遇李成，与战，皆败之。成遣轻骑劫宪臣犒军银帛，飞进



兵掩击之，成奔江西。时命充守建康，金人与成合寇乌江，充闭门不出。飞泣谏请视师，充竟不出。金人遂由马家渡渡江，充遣飞等迎战，王瓌先遁，诸将皆溃，独飞力战。

会充已降金，诸将多行剽掠，惟飞军秋毫无所犯。兀术趋杭州，飞要击至广德境中，六战皆捷，擒其将王权，俘签军首领四十馀。察其可用者，结以恩遣还，令夜斫营纵火，飞乘乱纵击，大败之。驻军钟村，军未见粮，将士忍饥，不敢扰民。金所籍兵相谓曰：“此岳爷爷军。”争来降附。

四年，兀术攻常州，宜兴令迎飞移屯焉。盗郭吉闻飞来，遁入湖，飞遣王贵、傅庆追破之，又遣辩士马皋、林聚尽降其众。有张威武者不从，飞单骑入其营，斩之。避地者赖以免，图飞像祠之。

金人再攻常州，飞四战皆捷；尾袭于镇江东，又捷；战于清水亭，又大捷，横尸十五里。兀术趋建康，飞设伏牛头山待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营中扰之，金兵惊，自相攻击。兀术次龙湾，飞以骑三百、步兵二千驰至新城，大破之。兀术奔淮西，遂复建康。飞奏：“建康为要害之地，宜选兵固守，仍益兵守淮，拱护腹心。”帝嘉纳。兀术归，飞邀击于静安，败之。

诏讨威方，飞以三千人营于苦岭。方遁，俄益兵来，飞自领兵千人，战数十合，皆捷。会张俊兵至，方遂降。范宗尹言张俊自浙西来，盛称飞可用，迁通、泰镇抚使兼知泰州。飞辞，乞淮南东路一重难任使，收复本路州郡，乘机渐进，使山东、河北、河东、京畿等路次第而复。

会金攻楚急，诏张俊援之。俊辞，乃遣飞行，而命刘光世出兵援飞。飞屯三墩为楚援，寻抵承州，三战三捷，杀高太保，俘酋长七十馀人。光世等皆不敢前，飞师孤力寡，楚遂陷。诏飞还守通、泰，有旨可守即守，如不可，但于沙洲保护百姓，伺便掩击。飞以泰无险可恃，退保柴墟，战于南霸桥，金大败。渡百姓于沙上，飞以精骑二百殿，金兵不敢近。飞以泰州失守待罪。

绍兴元年，张俊请飞同讨李成。时成将马进犯洪州，连营西山。飞

曰：“贼贪而不虑后，若以骑兵自上流绝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飞请自为先锋，俊大喜。飞重铠跃马，潜出贼右，突其阵，所部从之。进大败，走筠州。飞抵城东，贼出城，布阵十五里，飞设伏，以红罗为帜，上刺“岳”字，选骑二百随帜而前。贼易其少，薄之，伏发，贼败走。飞使人呼曰：“不从贼者坐，吾不汝杀。”坐而降者八万馀人。进以馀卒奔成于南康。飞夜引兵至朱家山，又斩其将赵万。成闻进败，自引兵十馀万来。飞与遇于楼子庄，大破成军，追斩进。成走蕲州，降伪齐。

张用寇江西，用亦相人，飞以书谕之曰：“吾与汝同里，南薰门、铁路步之战，皆汝所悉。今吾在此，欲战则出，不战则降。”用得书曰：“果吾父也。”遂降。

江、淮平，俊奏飞功第一，加神武右军副统制，留洪州，弹压盗贼，授亲卫大夫、建州观察使。建寇范汝为陷邵武，江西安抚李回檄飞分兵保建昌军及抚州，飞遣人以“岳”字帜植城门，贼望见，相戒勿犯。贼党姚达、饶青逼建昌，飞遣王万、徐庆讨擒之。升神武副军都统制。

二年，贼曹成拥众十馀万，由江西历湖湘，据道、贺二州。命飞权知潭州，兼权荆湖东路安抚都总管，付金字牌、黄旗招成。成闻飞将至，惊曰：“岳家军来矣。”即分道而遁。飞至茶陵，奉诏招之，成不从。飞奏：“比年多命招安，故盗力强则肆暴，力屈则就招，苟不略加剿除，蜂起之众未可遽殄。”许之。

飞入贺州境，得成谍者，缚之帐下。飞出帐调兵食，吏曰：“粮尽矣，奈何？”飞阳曰：“姑反茶陵。”已而顾谍若失意状，顿足而入，阴令逸之。谍归告成，成大喜，期翌日来追。飞命士蓐食，潜趋绕岭，未明，已至太平场，破其砦。成据险拒飞，飞麾兵掩击，贼大溃。成走据北藏岭、上梧关，遣将迎战，飞不阵而鼓，士争奋，夺二隘据之。成又自桂岭置砦至北藏岭，连控隘道，亲以众十馀万守蓬头岭。飞部才八千，一鼓登岭，破其众，成奔连州。飞谓张宪等曰：“成党散去，追而杀之，则胁从者可悯，纵之则复聚为盗。今遣若等诛其酋而抚其众，慎勿妄杀，累主上保民之仁。”于是宪自贺、连，徐庆自邵、道，王贵自郴、桂，招降者二万，与飞会

连州。进兵追成，成走宣抚司降。时以盛夏行师瘴地，抚循有方，士无一人死病者，岭表平。授武安军承宣使，屯江州。甫入境，安抚李回檄飞捕剧贼马友、郝通、刘忠、李通、李宗亮、张式，皆平之。

三年春，召赴行在。江西宣谕刘大中奏：“飞兵有纪律，人恃以安，今赴行在，恐盗复起。”不果行。时虔、吉盗连兵寇掠循、梅、广、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汀、邵武诸郡，帝乃专命飞平之。飞至虔州，固石洞贼彭友悉众至雩都迎战，跃马驰突，飞麾兵即马上擒之，馘首退保固石洞。洞高峻环水，止一径可入。飞列骑山下，令皆持满，黎明，遣死士疾驰登山，贼众乱，弃山而下，骑兵围之。贼呼丐命，飞令勿杀，受其降。授徐庆等方略，捕诸郡馀贼，皆破降之。初，以隆祐震惊之故，密旨令飞屠虔城。飞请诛首恶而赦胁从，不许；请至三四，帝乃曲赦。人感其德，绘像祠之。馀寇高聚、张成犯袁州，飞遣王贵平之。

秋，入见，帝手书“精忠岳飞”字，制旗以赐之。授镇南军承宣使、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又改神武后军都统制，仍制置使，李山、吴全、吴锡、李横、牛皋皆隶焉。

伪齐遣李成挟金人入侵，破襄阳、唐、邓、随、郢诸州及信阳军，湖寇杨么亦与伪齐通，欲顺流而下，李成又欲自江西陆行，趋两浙与么会。帝命飞为之备。

四年，除兼荆南、鄂岳州制置使。飞奏：“襄阳等六郡为恢复中原基本，今当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远遁，然后加兵湖湘，以殄群盗。”帝以谕赵鼎，鼎曰：“知上流利害，无如飞者。”遂授黄复州、汉阳军、德安府制置使。飞渡江中流，顾幕属曰：“飞不擒贼，不涉此江。”抵郢州城下，伪将京超号“万人敌”，乘城拒飞。飞鼓众而登，超投崖死，复郢州，遣张宪、徐庆复随州。飞趣襄阳，李成迎战，左临襄江，飞笑曰：“步兵利险阻，骑兵利平旷。成左列骑江岸，右列步平地，虽众十万何能为。”举鞭指王贵曰：“尔以长枪步卒击其骑兵。”指牛皋曰：“尔以骑兵击其步卒。”合战，马应枪而毙，后骑皆拥入江，步卒死者无数，成夜遁，复襄阳。刘豫益成兵屯新野，飞与王万夹击之，连破其众。



飞奏：“金贼所爱惟子女金帛，志已骄惰；刘豫僭伪，人心终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万，直捣中原，恢复故疆，诚易为力。襄阳、随、郢地皆膏腴，苟行营田，其利为厚。臣候粮足，即过江北剿戮敌兵。”时方重深入之举，而营田之议自是兴矣。

进兵邓州，成与金将刘合字堇列砮拒飞。飞遣王贵、张宪掩击，贼众大溃，刘合字堇仅以身免。贼党高仲退保邓城，飞引兵一鼓拔之，擒高仲，复邓州。帝闻之，喜曰：“朕素闻岳飞行军有纪律，未知能破敌如此。”又复唐州、信阳军。

襄汉平，飞辞制置使，乞委重臣经画荆襄，不许。赵鼎奏：“湖北鄂、岳最为上流要害，乞令飞屯鄂、岳，不惟江西藉其声势，湖、广、江、浙亦获安妥。”乃以随、郢、唐、邓、信阳并为襄阳府路隶飞，飞移屯鄂，授清远军节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封武昌县开国子。

兀术、刘豫合兵围庐州，帝手札命飞解围，提兵趋庐，伪齐已驱甲骑五千逼城。飞张“岳”字旗与“精忠”旗，金兵一战而溃，庐州平。飞奏：“襄阳等六郡人户阙牛、粮，乞量给官钱，免官私逋负，州县官以招集流亡为殿最。”

五年，入觐，封母国夫人；授飞镇宁、崇信军节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进封武昌郡开国侯；又除荆湖南北、襄阳路制置使，神武后军都统制，命招捕杨么。飞所部皆西北人，不习水战，飞曰：“兵何常，顾用之何如耳。”先遣使招谕之。贼党黄佐曰：“岳节使号令如山，若与之敌，万无生理，不如往降。节使诚信，必善遇我。”遂降。飞表授佐武义大夫，单骑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顺者。果能立功，封侯岂足道？欲复遣子至湖中，视其可乘者擒之，可劝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报。

时张浚以都督军事至潭，参政席益与浚语，疑飞玩寇，欲以闻。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机，胡可易言？”益惭而止。黄佐袭周伦砮，杀伦，擒其统制陈贵等。飞上其功，迁武功大夫<sup>〔3〕</sup>。统制任士安不禀王瓌令，军以此无功。飞鞭士安使饵贼，曰：“三日贼不平，斩汝。”士安

宣言：“岳太尉兵二十万至矣。”贼见止士安军，并力攻之。飞设伏，士安战急，伏四起击贼，贼走。

会召浚还防秋，飞袖小图示浚，浚欲俟来年议之。飞曰：“已有定画，都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贼。”浚曰：“何言之易？”飞曰：“王四厢以王师攻水寇则难，飞以水寇攻水寇则易。水战我短彼长，以所短攻所长，所以难。若因敌将用敌兵，夺其手足之助，离其腹心之托，使孤立，而后以王师乘之，八日之内，当俘诸酋。”浚许之。

飞遂如鼎州。黄佐招杨钦来降，飞喜曰：“杨钦骁悍，既降，贼腹心溃矣。”表授钦武义大夫，礼遇甚厚，乃复遣归湖中。两日，钦说余端、刘洸<sup>[4]</sup>等降，飞诡骂钦曰：“贼不尽降，何来也？”杖之，复令人湖。是夜，掩贼营，降其众数万。么负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轮激水，其行如飞，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辄碎。飞伐君山木为巨筏，塞诸港汊，又以腐木乱草浮上流而下，择水浅处，遣善骂者挑之，且行且骂。贼怒来追，则草木壅积，舟轮碍不行。飞亟遣兵击之，贼奔港中，为筏所拒。官军乘筏，张牛革以蔽矢石，举巨木撞其舟，尽坏。么投水，牛皋擒斩之。飞入贼垒，余酋惊曰：“何神也！”俱降。飞亲行诸砦慰抚之，纵老弱归田，籍少壮为军，果八日而贼平。浚叹曰：“岳侯神算也。”初，贼恃其险曰：“欲犯我者，除是飞来。”至是，人以其言为讖。获贼舟千馀，鄂渚水军为沿江之冠。诏兼蕲、黄制置使，飞以目疾乞辞军事，不许，加检校少保，进封公。还军鄂州，除荆湖南北、襄阳路招讨使。

六年，太行山忠义社梁兴等百馀人，慕飞义率众来归。飞入覲，面陈：“襄阳自收复后，未置监司，州县无以按察。”帝从之，以李若虚为京西南路提举兼转运、提刑，又令湖北、襄阳府路自知州、通判以下贤否，许飞得自黜陟。

张浚至江上会诸大帅，独称飞与韩世忠可倚大事，命飞屯襄阳，以窥中原，曰：“此君素志也。”飞移军京西，改武胜、定国军节度使，除宣抚副使，置司襄阳。命往武昌调军。居母忧，降制起复，飞扶柩还庐山，连表乞终丧，不许，累诏趣起，乃就军。又命宣抚河东，节制河北路。首遣

王贵等攻虢州，下之，获粮十五万石，降其众数万。张浚曰：“飞措置画甚大，令已至伊、洛，则太行一带山砦，必有应者。”飞遣杨再兴进兵至长水县，再战皆捷，中原响应。又遣人焚蔡州粮。

九月，刘豫遣子麟、侄猊分道寇淮西<sup>[5]</sup>，刘光世欲舍庐州，张俊欲弃盱眙，同奏召飞以兵东下，欲使飞当其锋，而已得退保。张浚谓：“岳飞一动，则襄汉何所制？”力沮其议。帝虑俊、光世不足任，命飞东下。飞自破曹成、平杨么，凡六年，皆盛夏行师，致目疾，至是，甚；闻诏即日启行，未至，麟败。飞奏至，帝语赵鼎曰：“刘麟败北不足喜，诸将知尊朝廷为可喜。”遂赐札，言：“敌兵已去淮，卿不须进发，其或襄、邓、陈、蔡有机可乘，从长措置。”飞乃还军。时伪齐屯兵窥唐州，飞遣王贵、董先等攻破之，焚其营。奏图蔡以取中原，不许。飞召贵等还。

七年，入见，帝从容问曰：“卿得良马否？”飞曰：“臣有二马，日啖刍豆数斗，饮泉一斛，然非精洁则不受。介而驰，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奋迅，自午至酉，犹可二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若无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远之材也。不幸相继以死。今所乘者，日不过数升，而秣不择粟，饮不择泉，揽辔未安，踊踊疾驱，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毙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穷，驽钝之材也。”帝称善，曰：“卿今议论极进。”拜太尉，继除宣抚使兼营田大使。从幸建康，以王德、郾琼兵隶飞，诏谕德等曰：“听飞号令，如朕亲行。”

飞数见帝，论恢复之略。又手疏言：“金人所以立刘豫于河南<sup>[6]</sup>，盖欲荼毒中原，以中国攻中国，粘罕因得休兵观衅。臣欲陛下假臣月日，便则提兵趋京、洛，据河阳、陕府、潼关，以号召五路叛将。叛将既还，遣王师前进，彼必弃汴而走河北，京畿、陕右可以尽复。然后分兵濬、滑，经略两河，如此则刘豫成擒，金人可灭，社稷长久之计，实在此举。”帝答曰：“有臣如此，顾复何忧，进止之机，朕不中制。”又召至寝阁命之曰：“中兴之事，一以委卿。”命节制光州。

飞方图大举，会秦桧主和，遂不以德、琼兵隶飞。诏诣都督府与张浚议事，浚谓飞曰：“王德淮西军所服，浚欲以为都统，而命吕祉以督府

参谋领之，如何？”飞曰：“德与琼素不相下，一旦握之在上，则必争。吕尚书不习军旅，恐不足服众。”浚曰：“张宣抚如何？”飞曰：“暴而寡谋，尤琼所不服。”浚曰：“然则杨沂中尔？”飞曰：“沂中视德等尔<sup>[7]</sup>，岂能驭此军？”浚颀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飞曰：“都督以正问飞，不敢不尽其愚，岂以得兵为念耶？”即日上章乞解兵柄，终丧服，以张宪摄军事，步归，庐母墓侧。浚怒，奏以张宗元为宣抚判官，监其军。

帝累诏趣飞还职，飞力辞，诏幕属造庐以死请，凡六日，飞趋朝待罪，帝慰遣之。宗元还言：“将和士锐，人怀忠孝，皆飞训养所致。”帝大悦。飞奏：“比者寝阁之命，咸谓圣断已坚，何至今尚未决？臣愿提兵进讨，顺天道，因人心，以曲直为老壮，以逆顺为强弱，万全之效可必。”又奏：“钱塘僻在海隅，非用武地。愿陛下建都上游，用汉光武故事，亲率六军，往来督战。庶将士知圣意所向，人人用命。”未报而郾琼叛，浚始悔。飞复奏：“愿进屯淮甸，伺便击琼，期于破灭。”不许，诏驻师江州为淮、浙援。

飞知刘豫结粘罕，而兀术恶刘豫，可以间而动。会军中得兀术谍者，飞阳责之曰：“汝非吾军中张斌耶？吾向遣汝至齐，约诱至四太子，汝往不复来。吾继遣人问，齐已许我，今冬以会合寇江为名，致四太子于清河。汝所持书竟不至，何背我耶？”谍冀缓死，即诡服。乃作蜡书，言与刘豫同谋诛兀术事，因谓谍曰：“吾今贷汝。”复遣至齐，问举兵期，刳股纳书，戒勿泄。谍归，以书示兀术，兀术大惊，驰白其主，遂废豫。飞奏：“宜乘废豫之际，捣其不备，长驱以取中原。”不报。

八年，还军鄂州。王庶视师江、淮，飞与庶书：“今岁若不举兵，当纳节请闲。”庶甚壮之。秋，召赴行在，命诣资善堂见皇太子。飞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兴基业，其在是乎？”会金遣使将归河南地，飞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谋国不臧，恐贻后世讥。”桧衔之。

九年，以复河南，大赦。飞表谢，寓和议不便之意，有“唾手燕云，复仇报国”之语。授开府仪同三司，飞力辞，谓：“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忧而不可贺；可训兵飭士，谨备不虞，而不可论功行赏，取笑敌



人。”三诏不受，帝温言奖谕，乃受。会遣土儂谒诸陵，飞请以轻骑从洒埽，实欲观衅以伐谋。又奏：“金人无事请和，此必有肘腋之虞，名以地归我，实寄之也。”桧白帝止其行。

十年，金人攻拱、亳，刘锜告急，命飞驰援，飞遣张宪、姚政赴之。帝赐札曰：“设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遥度。”飞乃遣王贵、牛皋、董先、杨再兴、孟邦傑、李宝等，分布经略西京、汝、郑、颍昌、陈、曹、光、蔡诸郡；又命梁兴渡河，纠合忠义社，取河东、北州县。又遣兵东援刘锜，西援郭浩，自以其军长驱以阡中原。将发，密奏言：“先正国本以安人心，然后不常厥居，以示无忘复仇之意。”帝得奏，大褒其忠，授少保，河南府路、陕西、河东北路招讨使，寻改河南、北诸路招讨使。未几，所遣诸将相继奏捷。大军在颍昌，诸将分道出战，飞自以轻骑驻郾城，兵势甚锐。

兀术大惧，会龙虎大王议，以为诸帅易与，独飞不可当，欲诱致其师，并力一战。中外闻之，大惧，诏飞审处自固。飞曰：“金人伎穷矣。”乃日出挑战，且骂之。兀术怒，合龙虎大王、盖天大王与韩常之兵逼郾城。飞遣子云领骑兵直贯其阵，戒之曰：“不胜，先斩汝！”鏖战数十合，贼尸布野。

初，兀术有劲军，皆重铠，贯以韦索，三人为联，号“拐子马”，官军不能当。是役也，以万五千骑来，飞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阵，勿仰视，第斫马足。拐子马相连，一马仆，二马不能行，官军奋击，遂大败之。兀术大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胜，今已矣！”兀术益兵来，部将王刚以五十骑觐敌，遇之，奋斩其将。飞时出视战地，望见黄尘蔽天，自以四十骑突战，败之。

方郾城再捷，飞谓云曰：“贼屡败，必还攻颍昌，汝宜速援王贵。”既而兀术果至，贵将游奕、云将背嵬战于城西。云以骑兵八百挺前决战，步军张左右翼继之，杀兀术婿夏金吾、副统军粘罕索字堇，兀术遁去。

梁兴会太行忠义及两河豪杰等，累战皆捷，中原大震。飞奏：“兴等过河，人心愿归朝廷。金兵累败，兀术等皆令老少北去，正中兴之机。”飞进军朱仙镇，距汴京四十五里，与兀术对垒而阵，遣骁将以背嵬骑五

百奋击，大破之，兀术遁还汴京。飞檄陵台令行视诸陵，葺治之。

先是，绍兴五年，飞遣梁兴等布德意，招结两河豪杰，山砦韦铨、孙谋等歛兵固堡，以待王师，李通、胡清、李宝、李兴、张恩、孙琪等举众来归。金人动息，山川险要，一时皆得其实。尽磁、相、开德、泽、潞、晋、绛、汾、隰之境，皆期日兴兵，与官军会。其所揭旗以“岳”为号，父老百姓争挽车牵牛，载糗粮以馈义军，顶盆焚香迎候者，充满道路。自燕以南，金号令不行，兀术欲签军以抗飞，河北无一人从者。乃叹曰：“自我起北方以来，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帅乌陵思谋素号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谕之曰：“毋轻动，俟岳家军来即降。”金统制王镇、统领崔庆、将官李凯崔虎华旺等皆率所部降，以至禁卫龙虎大王下忔查千户高勇之属，皆密受飞旗榜，自北方来降。金将军韩常欲以五万众内附。飞大喜，语其下曰：“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尔！”

方指日渡河，而桧欲画淮以北弃之，风台臣请班师。飞奏：“金人锐气沮丧，尽弃輜重，疾走渡河，豪杰向风，士卒用命，时不再来，机难轻失。”桧知飞志锐不可回，乃先请张俊、杨沂中等归，而后言飞孤军不可久留，乞令班师。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飞愤惋泣下，东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废于一旦。”飞班师，民遮马恸哭，诉曰：“我等戴香盆、运粮草以迎官军，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辈无噍类矣。”飞亦悲泣，取诏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声震野，飞留五日以待其徙，从而南者如市，亟奏以汉上六郡闲田处之。

方兀术弃汴去，有书生叩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兀术曰：“岳少保以五百骑破吾十万，京城日夜望其来，何谓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岳少保且不免，况欲成功乎？”兀术悟，遂留。飞既归，所得州县，旋复失之。飞力请解兵柄，不许，自庐入覲，帝问之，飞拜谢而已。

十一年，谍报金分道渡淮，飞请合诸帅之兵破敌。兀术、韩常与龙虎大王疾驱至庐，帝趣飞应援，凡十七札。飞策金人举国南来，巢穴必虚，若长驱京、洛以捣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敝。时飞方苦寒嗽，力疾而

行。又恐帝急于退敌，乃奏：“臣如捣虚，势必得利，若以为敌方在近，无暇远图，欲乞亲至蕲、黄，以议攻却。”帝得奏大喜，赐札曰：“卿苦寒疾，乃为朕行，国尔忘身，谁如卿者？”师至庐州，金兵望风而遁。飞还兵于舒以俟命，帝又赐札，以飞小心恭谨、不专进退为得体。兀术破濠州，张俊驻军黄连镇，不敢进；杨沂中遇伏而败，帝命飞救之。金人闻飞至，又遁。

时和议既决，桧患飞异己，乃密奏召三大将论功行赏。韩世忠、张俊已至，飞独后，桧又用参政王次翁计，俟之六七日。既至，授枢密副使，位参知政事上，飞固请还兵柄。五月，诏同俊往楚州措置边防，总韩世忠军还驻镇江。

初，飞在诸将中年最少，以列校拔起，累立显功，世忠、俊不能平，飞屈己下之，幕中轻锐教飞勿苦降意。金人攻淮西，俊分地也，俊始不敢行，师卒无功。飞闻命即行，遂解庐州围，帝授飞两镇节，俊益耻。杨么平，飞献俊、世忠楼船各一，兵械毕备，世忠大悦，俊反忌之。淮西之役，俊以前途粮乏诮飞，飞不为止，帝赐札褒谕，有曰：“转饷艰阻，卿不复顾。”俊疑飞漏言，还朝，反倡言飞逗遛不进，以乏饷为辞。至视世忠军，俊知世忠忤桧，欲与飞分其背嵬军，飞义不肯，俊大不悦。及同行楚州城，俊欲修城为备，飞曰：“当戮力以图恢复，岂可为退保计？”俊变色。

会世忠军吏景著<sup>[8]</sup>与总领胡纺言：“二枢密若分世忠军，恐至生事。”纺上之朝，桧捕著下大理寺，将以扇摇诬世忠。飞驰书告以桧意，世忠见帝自明。俊于是大憾飞，遂倡言飞议弃山阳，且密以飞报世忠事告桧，桧大怒。

初，桧逐赵鼎，飞每对客叹息，又以恢复为己任，不肯附和议。读桧奏，至“德无常师，主善为师”之语，恶其欺罔，恚曰：“君臣大伦，根于天性，大臣而忍面谩其主耶！”兀术遗桧书曰：“汝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必杀飞，始可和。”桧亦以飞不死，终梗和议，己必及祸，故力谋杀之。以谏议大夫万俟卨与飞有怨，风卨劾飞，又风中丞何铸、侍御史罗汝楫交章弹论，大率谓：“今春金人攻淮西，飞略至舒、蕲而不进，比与

俊按兵淮上，又欲弃山阳而不守。”飞累章请罢枢柄，寻还两镇节，充万寿观使、奉朝请。桧志未伸也，又谕张俊令劫王贵、诱王俊诬告张宪谋还飞兵。

桧遣使捕飞父子证张宪事，使者至，飞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铸鞠之，飞裂裳以背示铸，有“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既而阅实无左验，铸明其无辜。改命万俟卨。卨诬：飞与宪书，令虚申探报以动朝廷，云与宪书，令措置使飞还军；且言其书已焚。

飞坐系两月，无可证者。或教卨以台章所指淮西事为言，卨喜白桧，簿录飞家，取当时御札藏之以灭迹。又逼孙革等证飞受诏逗遛，命评事元龟年取行军时日杂定之，傅会其狱。岁暮，狱不成，桧手书小纸付狱，即报飞死，时年三十九。云弃市。籍家赀，徙家岭南。幕属于鹏等从坐者六人。

初，飞在狱，大理寺丞李若朴何彦猷、大理卿薛仁辅并言飞无罪，卨俱劾去。宗正卿士懷请以百口保飞，卨亦劾之，窜死建州。布衣刘允升上书讼飞冤，下棘寺以死。凡傅成其狱者，皆迁转有差。

狱之将上也，韩世忠不平，诣桧诘其实，桧曰：“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世忠曰：“‘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时洪皓在金国中，蜡书驰奏，以为金人所畏服者惟飞，至以父呼之，诸酋闻其死，酌酒相贺。

飞至孝，母留河北，遣人求访，迎归。母有痼疾，药饵必亲。母卒，水浆不入口者三日。家无姬侍。吴玠素服飞，愿与交欢，饰名姝遗之。飞曰：“主上宵旰，岂大将安乐时？”却不受，玠益敬服。少豪饮，帝戒之曰：“卿异时到河朔，乃可饮。”遂绝不饮。帝初为飞营第，飞辞曰：“敌未灭，何以家为？”或问天下何时太平，飞曰：“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

师每休舍，课将士注坡跳壕，皆重铠习之。子云尝习注坡，马蹶，怒而鞭之。卒有取民麻一缕以束刍者，立斩以徇。卒夜宿，民开门愿纳，无敢入者。军号“冻死不拆屋，饿死不卤掠。”卒有疾，躬为调药；诸将远

戍，遣妻问劳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颁犒，均给军吏，秋毫不私。

善以少击众。欲有所举，尽召诸统制与谋，谋定而后战，故有胜无败。猝遇敌不动，故敌为之语曰：“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张俊尝问用兵之术，曰：“仁、智、信、勇、严，阙一不可。”调军食，必蹙额曰：“东南民力，耗敝极矣。”荆湖平，募民营田，又为屯田，岁省漕运之半。帝手书曹操、诸葛亮、羊祜三事赐之。飞跋其后，独指操为奸贼而鄙之，尤桧所恶也。

张所死，飞感旧恩，鞠其子宗本，奏以官。李宝自楚来归，韩世忠留之，宝痛哭愿归飞，世忠以书来谕，飞复曰：“均为国家，何分彼此？”世忠叹服。襄阳之役，诏光世为援，六郡既复，光世始至，飞奏先赏光世军。好贤礼士，览经史，雅歌投壶，恂恂如书生。每辞官，必曰：“将士效力，飞何功之有？”然忠愤激烈，议论持正，不挫于人，卒以此得祸。

桧死，议复飞官。万俟卨谓金方愿和，一旦录故将，疑天下心，不可。及绍兴末，金益猖獗，太学生程宏图上书讼飞冤，诏飞家自便。初，桧恶岳州同飞姓，改为纯州，至是仍旧。中丞汪澈宣抚荆、襄，故部曲合辞讼之，哭声雷震。孝宗诏复飞官，以礼改葬，赐钱百万，求其后悉官之。建庙于鄂，号忠烈。淳熙六年，谥武穆。嘉定四年，追封鄂王。

五子：云、雷、霖、震、霆。

云，飞养子。年十二，从张宪战，多得其力，军中呼曰“赢官人”。飞征伐，未尝不与，数立奇功，飞辄隐之。每战，以手握两铁椎，重八十斤，先诸军登城。攻下随州，又攻破邓州，襄汉平，功在第一，飞不言。逾年，铨曹辩之，始迁武翼郎。杨么平，功亦第一，又不上。张浚廉得其实，曰：“岳侯避宠荣，廉则廉矣，未得为公也。”奏乞推异数，飞力辞不受。尝以特旨迁三资，飞辞曰：“士卒冒矢石立奇功，始沾一级，男云遽躐崇资，何以服众？”累表不受。颍昌大战，无虑十数，出入行阵，体被百馀创，甲裳为赤。以功迁忠州防御使，飞又辞；命带御器械，飞又力辞之。终左武大夫、提举醴泉观。死年二十三。孝宗初，与飞同复元官，



以礼祔葬，赠安远军承宣使。

雷，忠训郎、阁门祗候，赠武略郎。霖，朝散大夫、敷文阁待制，赠太中大夫。初，飞下狱，桧令亲党王会搜其家，得御札数篋，束之左藏南库，霖请于孝宗，还之。霖子珂，以淮西十五御札辩验汇次，凡出师应援之先后皆可考。嘉定间，为吁天辩诬集五卷、天定录二卷上之。震，朝奉大夫、提举江南东路茶盐公事。霆，修武郎、阁门祗候。

论曰：西汉而下，若韩、彭、绛、灌之为将，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并施如宋岳飞者，一代岂多见哉。史称关云长通春秋左氏学，然未尝见其文章。飞北伐，军至汴梁之朱仙镇，有诏班师，飞自为表答诏，忠义之言，流出肺腑，真有诸葛孔明之风，而卒死于秦桧之手。盖飞与桧势不两立，使飞得志，则金仇可复，宋耻可雪；桧得志，则飞有死而已。昔刘宋杀檀道济，道济下狱，嗔目曰：“自坏汝万里长城！”高宗忍自弃其中原，故忍杀飞，呜呼冤哉！呜呼冤哉！

## 【校勘记】

- [1] 贾进和 岳珂金陀粹编卷四行实编年、章颖宋南渡十将传卷二岳飞传都作“贾进”。
- [2] 王善 原作“黄善”，据本书卷二五高宗纪、系年要录卷一九改；下文同。
- [3] 武功大夫 金陀粹编卷六行实编年作“武经大夫”。按黄佐原是武义大夫，本书卷一六九职官志载，武义大夫至武功大夫相差六阶，黄佐由此功而骤升六阶可疑，似以迁一阶作武经大夫近是。
- [4] 徐端刘诜 本书卷二八高宗纪、金陀粹编卷六行实编年都作“全琮、刘诜”。
- [5] 刘豫遣子麟侄猗分道寇淮西 “侄”字原脱。按刘猗是刘豫之侄，金陀粹编卷七行实编年、宋南渡十将传卷二岳飞传“猗”上都有“侄”字，据补。
- [6] 河南 原作“江南”，显误；金陀粹编卷一一乞出师劄子作“河南”，据改。
- [7] 沂中视德等尔 “德”原作“事”，据金陀粹编卷七行实编年、宋南渡十将

传卷二岳飞传改。

- [8]景著 金陀粹编卷八行实编年、宋南渡十将传卷二岳飞传都作“耿著”，疑是。

## 宋史卷三百六十六

### 列传第一百二十五

刘锜 吴玠 吴玠 子挺

刘锜，字信叔，德顺军人，泸川军<sup>[1]</sup>节度使仲武第九子也。美仪状，善射，声如洪钟。尝从仲武征讨，牙门水斛满，以箭射之，拔箭水注，随以一矢窒之，人服其精。宣和间，用高俅荐，特授阁门祇候。

高宗即位，录仲武后，锜得召见，奇之，特授阁门宣赞舍人，差知岷州，为陇右都护。与夏人战屡胜，夏人儿啼，辄怖之曰：“刘都护来！”张浚宣抚陕西，一见奇其才，以为泾原经略使兼知渭州。浚合五路师溃于富平，慕洧以庆阳叛，攻环州。浚命锜救之，留别将守渭，自将救环。未几，金攻渭，锜留李彦琪捍洧，亲率精锐还救渭，已无及，进退不可，乃走德顺军。彦琪遁归渭，降金。锜贬秩知绵州兼沿边安抚。

绍兴三年复官，为宣抚司统制<sup>[2]</sup>。金人攻拔和尚原，乃分守陕、蜀之地。会使者自蜀归，以锜名闻。召还，除带御器械，寻为江东路副总管。六年，权提举宿卫亲军。帝驻平江，解潜、王彦两军交斗，俱罢，命锜兼将之。锜因请以前护副军及马军，通为前、后、左、右、中军与游奕，凡六军，每军千人，为十二将。前护副军，即彦八字军也。于是锜始能成军，扈从赴金陵。七年，帅合肥；八年，戍京口。九年，擢果州团练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主管侍卫马军司。

十年，金人归三京，充东京副留守，节制军马。所部八字军才三万七千人，将发，益殿司三千人，皆携其孥，将驻于汴，家留顺昌。锜自临

安溯江绝淮，凡二千二百里。至涡口，方食，暴风拔坐帐，锜曰：“此贼兆也，主暴兵。”即下令兼程而进，未至，五月，抵顺昌三百里，金人果败盟来侵。

锜与将佐舍舟陆行，先趋城中。庚寅，谍报金人入东京。知府事陈规见锜问计，锜曰：“城中有粮，则能与君共守。”规曰：“有米数万斛。”锜曰：“可矣。”时所部选锋、游奕两军及老稚輜重，相去尚远，遣骑趣之，四鼓乃至。及旦得报，金骑已入陈<sup>[3]</sup>。

锜与规议敛兵入城，为守御计，人心乃安。召诸将计事，皆曰：“金兵不可敌也，请以精锐为殿，步骑遮老小顺流还江南。”锜曰：“吾本赴官留司，今东京虽失，幸全军至此，有城可守，奈何弃之？吾意已决，敢言去者斩！”惟部将许清号“夜叉”者奋曰：“太尉奉命副守汴京，军士扶携老幼而来，今避而走，易耳。然欲弃父母妻子则不忍；欲与偕行，则敌翼而攻，何所逃之？不如相与努力一战，于死中求生也。”议与锜合。锜大喜，凿舟沉之，示无去意。真家寺中，积薪于门，戒守者曰：“脱有不利，即焚吾家，毋辱敌手也。”分命诸将守诸门，明斥堠，募土人为间探。于是军士皆奋，男子备战守，妇人砺刀剑，争呼跃曰：“平时人欺我八字军，今日当为国家破贼立功。”

时守备一无可恃，锜于城上躬自督厉，取伪齐所造痴车，以轮辕埋城上；又撤民户扉，周匝蔽之；城外有民居数千家，悉焚之。凡六日粗毕，而游骑已涉颍河至城下。壬寅，金人围顺昌，锜豫于城下设伏，擒千户阿黑等二人，诘之，云：“韩将军营白沙涡，距城三十里。”锜夜遣千余人击之，连战，杀虏颇众。既而三路都统葛王裒以兵三万，与龙虎大王合兵薄城。锜令开诸门，金人疑不敢近。

初，锜傅城筑羊马垣，穴垣为门。至是，与清等蔽垣为阵，金人纵矢，皆自垣端铁著于城，或止中垣上。锜用破敌弓<sup>[4]</sup>翼以神臂、强弩，自城上或垣门射敌，无不中，敌稍却。复以步兵邀击，颍河死者不可胜计，破其铁骑数千。特授鼎州观察使、枢密副都承旨、沿淮制置使。

时顺昌受围已四日，金兵益盛，乃移砦于东村，距城二十里。锜遣

骁将阎充募壮士五百人，夜斫其营。是夕，天欲雨，电光四起，见辮发者辄斫之。金兵退十五里。镗复募百人以往，或请衔枚，镗笑曰：“无以枚也。”命折竹为𦏧，如市井儿以为戏者，人持一以为号，直犯金营。电所烛则皆奋击，电止则匿不动，敌众大乱。百人者闻吹声即聚，金人益不能测，终夜自战，积尸盈野，退军老婆湾。

兀术在汴闻之，即索靴上马，过淮宁留一宿，治战具，备糗粮，不七日至顺昌。镗闻兀术至，会诸将于城上问策，或谓今已屡捷，宜乘此势，具舟全军而归。镗曰：“朝廷养兵十五年，正为缓急之用，况已挫贼锋，军声稍振，虽众寡不侔，然有进无退。且敌营甚迹，而兀术又来，吾军一动，彼蹶其后，则前功俱废。使敌侵軼两淮，震惊江、浙，则平生报国之志，反成误国之罪。”众皆感动思奋，曰：“惟太尉命。”

镗募得曹成等二人，谕之曰：“遣汝作间，事捷重赏，第如我言，敌必不汝杀。今置汝辍路骑中，汝遇敌则佯坠马，为敌所得。敌帅问我何如人，则曰：‘太平边帅子，喜声伎，朝廷以两国讲好，使守东京图逸乐耳。’”已而二人果遇敌被执，兀术问之，对如前。兀术喜曰：“此城易破耳。”即置鹅车炮具不用。翌日，镗登城，望见二人远来，缒而上之，乃敌械成等归，以文书一卷系于械，镗惧惑军心，立焚之。

兀术至城下，责诸将丧师，众皆曰：“南朝用兵，非昔之比，元帅临城自见。”镗遣耿训以书约战，兀术怒曰：“刘镗何敢与我战，以吾力破尔城，直用靴尖趯倒耳。”训曰：“太尉非但请与太子战，且谓太子必不敢济河，愿献浮桥五所，济而大战。”兀术曰：“诺。”乃下令明日府治会食。迟明，镗果为五浮桥于颍河上，敌由之以济。

镗遣人毒颍上流及草中，戒军士虽渴死，毋得饮于河者；饮，夷其族。敌用长胜军严阵以待，诸酋各居一部。众请先击韩将军，镗曰：“击韩虽退，兀术精兵尚不可当，法当先击兀术。兀术一动，则馀无能为矣。”

时天大暑，敌远来疲敝，镗士气闲暇，敌昼夜不解甲，镗军皆番休更食羊马垣下。敌人马饥渴，食水草者辄病，往往困乏。方晨气清凉，镗



按兵不动，逮未、申间，敌力疲气索，忽遣数百人出西门接战。俄以数千人出南门，戒令勿喊，但以锐斧犯之。统制官赵搏、韩直身中数矢，战不肯已，士殊死斗，入其阵，刀斧乱下，敌大败。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馀。乙卯，兀术拔营北去，镗遣兵追之，死者万数。

方大战时，兀术被白袍，乘甲马，以牙兵三千督战，兵皆重铠甲，号“铁浮图”；戴铁兜牟，周匝缀长檐。三人为伍，贯以韦索，每进一步，即用拒马拥之，人进一步，拒马亦进，退不可却。官军以枪标去其兜牟，大斧断其臂，碎其首。敌又以铁骑分左右翼，号“拐子马”，皆女真为之，号“长胜军”，专以攻坚，战酣然后用之。自用兵以来，所向无前；至是，亦为镗军所杀。战自辰至申，敌败，遽以拒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声不绝，乃出饭羹，坐饷战士如平时，敌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马木，深入斫敌，又大破之。弃尸毙马，血肉枕藉，车旗器甲，积如山阜。

初，有河北军告官军曰：“我辈元是左护军，本无斗志，所可杀者两翼拐子马尔。”故镗兵力击之。兀术平日恃以为强者，什损七八，至陈州，数诸将之罪，韩常以下皆鞭之，乃自拥众还汴。捷闻，帝喜甚，授镗武泰军节度使、侍卫马军都虞候、知顺昌府、沿淮制置使。

是役也，镗兵不盈二万，出战仅五千人。金兵数十万营西北，亘十五里，每暮，鼓声震山谷，然营中喧哗，终夜有声。金遣人近城窃听，城中肃然，无鸡犬声。兀术帐前甲兵环列，持烛照夜，其众分番假寐马上。镗以逸待劳，以故辄胜。时洪皓在燕密奏：“顺昌之捷，金人震恐丧魄，燕之重宝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弃之。”故议者谓是时诸将协心，分路追讨，则兀术可禽，汴京可复；而王师亟还，自失机会，良可惜也。

七月，命为淮北宣抚判官，副杨沂中，破敌兵于太康县。未几，秦桧请令沂中还师镇江，镗还太平州，岳飞以兵赴行在，出师之谋寝矣。

十一年，兀术复签两河兵，谋再举。帝亦测知敌情，必不一挫遂已，乃诏大合兵于淮西以待之。金人攻庐、和二州，镗自太平渡江，抵庐州，与张俊、杨沂中会。而敌已大入，镗据东关之险以遏其冲，引兵出清溪，

两战皆胜。行至柘皋，与金人夹石梁河而阵。河通巢湖，广二丈，锜命曳薪叠桥，须臾而成，遣甲士数队路桥卧枪而坐<sup>[5]</sup>。会沂中、王德、田师中、张子盖之军俱至。

翌日，兀术以铁骑十万分为两隅，夹道而阵。德薄其右隅，引弓射一酋毙之，因大呼驰击，诸军鼓噪。金人以拐子马两翼而进。德率众鏖战，沂中以万兵各持长斧奋击之，敌大败；锜与德等追之，又败于东山。敌望见曰：“此顺昌旗帜也。”即退走。

锜驻和州，得旨，乃引兵渡江归太平州。时并命三帅，不相节制。诸军进退多出于张俊，而锜以顺昌之捷骤贵，诸将多嫉之。俊与沂中为腹心，而与锜有隙，故柘皋之赏，锜军独不与。

居数日，议班师，而濠州告急。俊与沂中、锜趋黄连埠援之，距濠六十里，而南城已陷。沂中欲进战，锜谓俊曰：“本救濠，今濠已失，不如退师据险，徐为后图。”诸将曰：“善。”三帅鼎足而营，或言敌兵已去，锜又谓曰：“敌得城而遽退，必有谋也，宜严备之。”俊不从，命沂中与德将神勇步骑六万人，直趋濠州，果遇伏败还。

迟明，锜军至藕塘，则沂中军已入滁州，俊军已入宣化。锜军方食，俊至，曰：“敌兵已近，奈何？”锜曰：“杨宣抚兵安在？”俊曰：“已失利还矣。”锜语俊：“无恐，锜请以步卒御敌，宣抚试观之。”锜麾下皆曰：“两大帅军已渡，我军何苦独战？”锜曰：“顺昌孤城，旁无赤子之助，吾提兵不满二万，犹足取胜；况今得地利，又有锐兵邪？”遂设三覆以待之。俄而俊至，曰：“谍者妄也，乃威方殿后之军尔。”锜与俊益不相下。

一夕，俊军士纵火劫锜军，锜擒十六人，梟首槩上，余皆逸。锜见俊，俊怒谓锜曰：“我为宣抚，尔乃判官，何得斩吾军？”锜曰：“不知宣抚军，但斩劫砦贼尔。”俊曰：“有卒归，言未尝劫砦。”呼一人出对。锜正色曰：“锜为国家将帅，有罪，宣抚当言于朝，岂得与卒伍对事？”长揖上马去。已，皆班师，俊、沂中还朝，每言岳飞不赴援，而锜战不力。秦桧主其说，遂罢宣抚判官，命知荆南府。岳飞奏留锜掌兵，不许，诏以武泰之节提举江州太平观。

镡镇荆南凡六年，军民安之。魏良臣言镡名将，不当久闲。乃命知潭州，加太尉，复帅荆南府。江陵县东有黄潭，建炎间，有司决水入江以御盗，由是夏秋涨溢，荆、衡间皆被水患。镡始命塞之，斥膏腴田数千亩，流民自占者几千户。诏镡遇大礼许奏文资，仍以其侄汜为江东路兵马副都监。

三十一年，金主亮调军六十万，自将南来，弥望数十里，不断如银壁，中外大震。时宿将无在者，乃以镡为江、淮、浙西制置使，节制逐路军马。八月，镡引兵屯扬州，建大将旗鼓，军容甚肃，观者叹息。以兵驻清河口，金人以毡裹船载粮而来，镡使善没者凿沉其舟。镡自楚州退军召伯镇，金人攻真州，镡引兵还扬州，帅刘泽以城不可守，请退军瓜洲。金万户高景山攻扬州，镡遣员琦拒于皂角林，陷围力战，林中伏发，大败之，斩景山，俘数百人。捷奏，赐金五百两、银七万两以犒师。

先是，金人议留精兵在淮东以御镡，而以重兵入淮西。大将王权不从镡节制，不战而溃，自清河口退师扬州，以舟渡真、扬之民于江之南，留兵屯瓜洲。镡病，求解兵柄，留其侄汜以千五百人塞瓜洲渡，又令李横以八千人固守。诏镡专防江，镡遂还镇江。

十一月，金人攻瓜洲，汜以克敌弓射却之。时知枢密院事叶义问督师江、淮，至镇江，见镡病剧，以李横权镡军。义问督镇江兵渡江，众皆以为不可，义问强之。汜固请出战，镡不从，汜拜家庙而行。金人以重兵逼瓜洲，分兵东出江皋，逆趋瓜洲。汜先退，横以孤军不能当，亦却，失其都统制印，左军统制魏友、后军统制王方死之，横、汜仅以身免。

方诸军渡江而北也，镡使人持黄、白帜登高山望之，戒之曰：“贼至举白帜；合战举二帜，胜则举黄帜。”是日二帜举，逾时，镡曰：“黄帜久不举，吾军殆矣。”镡愤懑，病益甚。都督府参赞军事虞允文自采石来，督舟师与金人战。允文过镇江，谒镡问疾。镡执允文手曰：“疾何必问。朝廷养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辈愧死矣！”

召诣阙，提举万寿观。镡假都亭驿居之。金之聘使将至，留守汤思退除馆以待，遣黄衣谕镡徙居别试院，镡疑汜累己，常惧有后命。三十

二年闰二月，锺发怒，呕血数升而卒。赠开府仪同三司，赐其家银三百两，帛三百匹。后谥武穆。

锺慷慨深毅，有儒将风。金主亮之南也，下令有敢言锺姓名者，罪不赦。枚举南朝诸将，问其下孰敢当者，皆随姓名其答如响，至锺，莫有应者。金主曰：“吾自当之。”然锺卒以病不能成功。世传锺通阴阳家行师所避就，锺在扬州，命尽焚城外居屋，用石灰尽白城壁，书曰：“完颜亮死于此。”金主多忌，见而恶之，遂居龟山，人众不可容，以致是变云。

吴玠字晋卿，德顺军陇干人。父葬水洛城<sup>[6]</sup>，因徙焉。少沉毅有志节，知兵善骑射，读书能通大义。未冠，以良家子隶泾原军。政和中，夏人犯边，以功补进义副尉，稍擢队将。从讨方腊，破之；及击河北群盗，累功权泾原第十将。靖康初，夏人攻怀德军，玠以百馀骑追击，斩首百四十级，擢第二副将。

建炎二年春，金人渡河，出大庆关，略秦雍，谋趋泾原。都统制曲端守麻务镇，命玠为前锋，进据青溪岭，逆击大破之，追奔三十里，金人始有惮意。权泾原路兵马都监兼知怀德军。金人攻延安府，经略使王庶召曲端进兵，端驻邠州不赴，且曰：“不如荡其巢穴，攻其必救。”端遂攻蒲城，命玠攻华州，拔之。

三年冬，剧贼史斌寇汉中，不克，引兵欲取长安，曲端命玠击斩之，迁忠州刺史。宣抚处置使张浚巡关陕，参议军事刘子羽诵玠兄弟才勇，浚与玠语，大悦，即授统制，弟璘掌帐前亲兵。

四年春，升泾原路马步军副总管。金帅娄宿与撒离喝长驱入关，端遣玠拒于彭原店<sup>[7]</sup>，而拥兵邠州为援。金兵来攻，玠击败之，撒离喝惧而泣，金军中目为“啼哭郎君”。金人整军复战，玠军败绩。端退屯泾原，劾玠违节度，降武显大夫，罢总管，复知怀德军。张浚惜玠才，寻以为秦凤副总管兼知凤翔府。时兵火之余，玠劳来安集，民赖以生。转忠州防御使。

九月，浚合五路兵，欲与金人决战，玠言宜各守要害，须其弊而乘之。及次富平，都统制又会诸将议战，玠曰：“兵以利动，今地势不利，未见其可。宜择高阜据之，使不可胜。”诸将皆曰：“我众彼寡，又前阻苇泽，敌有骑不得施，何用他徙？”已而敌骤至，与柴囊土，藉淖平行，进薄玠营。军遂大溃，五路皆陷，巴蜀大震。

玠收散卒保散关和尚原，积粟缮兵，列栅为死守计。或谓玠宜退守汉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敌决不敢越我而进，坚壁临之，彼惧吾蹶其后，是所以保蜀也。”玠在原上，凤翔民感其遗惠，相与夜输刍粟助之。玠偿以银帛，民益喜，输者益多。金人怒，伏兵渭河邀杀之，且令保伍连坐；民冒禁如故，数年然后止。

绍兴元年，金将没立自凤翔，别将乌鲁折合自阶、成出散关，约日会和尚原。乌鲁折合先期至，阵北山索战，玠命诸将坚阵待之，更战迭休。山谷路狭多石，马不能行，金人舍马步战，大败，移砦黄牛，会大风雨雹，遂遁去。没立方攻箭箐关，玠复遣将击退之，两军终不得合。

始，金人之入也，玠与璘以散卒数千驻原上，朝问隔绝，人无固志。有谋劫玠兄弟北去者，玠知之，召诸将歃血盟，勉以忠义。将士皆感泣，愿为用。张浚录其功，承制拜明州观察使。居母丧，起复，兼陕西诸路都统制。

金人自起海角，徂常胜，及与玠战辄北，愤甚，谋必取玠。娄宿死，兀术会诸道兵十馀万，造浮梁跨渭，自宝鸡结连珠营，垒石为城，夹涧与官军拒。十月，攻和尚原。玠命诸将选劲弓强弩，分番迭射，号“驻队矢”，连发不绝，繁如雨注。敌稍却，则以奇兵旁击，绝其粮道。度其困且走，设伏于神垆以待。金兵至，伏发，众大乱。纵兵夜击，大败之。兀术中流矢，仅以身免。张浚承制以玠为镇西军节度使，璘为泾原路马步军副总管。兀术既败，遂自河东归燕山；复以撒离喝为陕西经略使，屯凤翔，与玠相持。

二年，命玠兼宣抚处置使司都统制，节制兴、文、龙三州。金久窥蜀，以璘驻兵和尚原扼其冲，不得逞，将出奇取之。时玠在河池，金人用



叛将李彦琪驻秦州，睨仙人关以缀玠；复令游骑出熙河以缀关师古，撒离喝自商於直捣上津。三年正月，取金州。二月，长驱趋洋、汉，兴元守臣刘子羽急命田晟守饶风关，以驿书招玠入援。

玠自河池日夜驰三百里，以黄柑遗敌曰：“大军远来，聊用止渴。”撒离喝大惊，以杖击地曰：“尔来何速耶！”遂大战饶风岭。金人被重铠，登山仰攻。一人先登则二人拥后；先者既死，后者代攻。玠军弓弩乱发，大石摧压，如是者六昼夜，死者山积而敌不退。募敢死士，人千银，得士五千，将夹攻。会玠小校有得罪奔金者，导以祖溪间路，出关背，乘高以阨饶风。诸军不支，遂溃，玠退保西县。敌人兴元，刘子羽退保三泉，筑潭毒山以自固，玠走三泉会之。

未几，金人北归，玠急遣兵邀于武休关，掩击其后军，堕涧死者以千计，尽弃輜重去。金人始谋，本谓玠在西边，故道险东来，不虞玠驰至。虽入三郡，而失不偿得。进玠检校少保，充利州路、阶成凤州制置使。

四年二月，敌复大入，攻仙人关。先是，璘在和尚原，饷馈不继；玠又谓其地去蜀远，命璘弃之，经营仙人关右杀金平，创筑一垒，移原兵守之。至是，兀术、撒离喝及刘夔率十万骑入侵，自铁山凿崖开道，循岭东下。玠以万人当其冲。璘率轻兵由七方关倍道而至，与金兵转战七昼夜，始得与玠合。

敌首攻玠营，玠击走之。又以云梯攻垒壁，杨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长矛刺之。璘拔刀画地，谓诸将曰：“死则死此，退者斩！”金分军为二，兀术阵于东，韩常阵于西。璘率锐卒介其间，左萦右绕，随机而发。战久，璘军少惫，急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人被重铠，铁钩相连，鱼贯而上。璘以驻队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层积，敌践而登。撒离喝驻马四视曰：“吾得之矣。”翌日，命攻西北楼，姚仲登楼酣战，楼倾，以帛为绳，挽之复正。金人用火攻楼，以酒缶扑灭之。玠急遣统领田晟以长刀大斧左右击，明炬四山，震鼓动地。明日，大出兵。统领王喜、王武率锐士，分紫、白旗入金营，金阵乱。奋击，射韩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遣统制官张彦劫横山砦，王俊伏河池扼归路，又败之。以郭震战不力，

斩之。是役也，金自元帅以下，皆携孥来。刘夔乃豫之腹心。本谓蜀可图，既不得逞，度玠终不可犯，则还据凤翔，授甲士田，为久留计，自是不妄动。

捷闻，授玠川、陕宣抚副使。四月，复凤、秦、陇三州。七月，录仙人关功，拜检校少师、奉宁保定军节度使，璘自防御使升定国军承宣使，杨政以下迁秩有差。六年，兼营田大使，易保平、静难节。七年，遣裨将马希仲攻熙州，败绩，又失巩州，玠斩之。

玠与敌对垒且十年，常苦远饷劳民，屡汰冗员，节浮费，益治屯田，岁收至十万斛。又调戍兵，命梁、洋守将治褒城废堰，民知灌溉可恃，愿归业者数万家。九年，金人请和。帝以玠功高，授特进、开府仪同三司，迁四川宣抚使，陕西阶、成等州皆听节制。遣内侍奉亲札以赐，至，则玠病已甚，扶掖听命。帝闻而忧之，命守臣就蜀求善医，且饬国工驰视，未至，玠卒于仙人关，年四十七。赠少师，赐钱三十万。

玠善读史，凡往事可师者，录真座右，积久，墙牖皆格言也。用兵本孙、吴，务远略，不求小近利，故能保必胜。御下严而有恩，虚心询受，虽身为大将，卒伍至下者得以情达，故士乐为之死。选用将佐，视劳能为高下先后，不以亲故、权贵挠之。

玠死，胡世将问玠所以制胜者，璘曰：“璘从先兄有事西夏，每战，不过一进却之顷，胜负辄分。至金人，则更进迭退，忍耐坚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胜不遽追，败不至乱。盖自昔用兵所未尝见，与之角逐滋久，乃得其情。盖金人弓矢，不若中国之劲利；中国士卒，不及金人之坚耐。吾常以长技洞重甲于数百步外，则其冲突固不能相及。于是选据形便，出锐卒更迭挠之，与之无穷，使不得休暇，以沮其坚忍之势。至决机于两阵之间，则璘有不能言者。”

晚节颇多嗜欲，使人渔色于成都，喜饵丹石，故得咯血疾以死。方富平之败，秦凤皆陷，金人一意睨蜀，东南之势亦棘，微玠身当其冲，无蜀久矣。故西人至今思之。溢武安，作庙于仙人关，号思烈。淳熙中，追封涪王。子五人：拱、扶、扈、扩、揔。拱亦握兵云。

吴璘字唐卿，玠弟也。少好骑射，从玠攻战，积功至閤门宣赞舍人。绍兴元年，箭箬关之战，断设立与乌鲁折合兵，使不得合，金人遁，璘功居多，超迁统制和尚原军马，于是玠驻师河池，璘专守原。及兀术大入，玠兄弟以死守之。敌阵分合三十馀，玠随机而应，至神垆伏发，金兵大败，兀术中流矢遁。张浚承制以玠为泾原路马步军副都总管，升康州团练使。

三年，迁荣州防御使、知秦州，节制阶、文。是岁，玠败于祖溪岭，时璘犹在和尚原，玠命璘弃原别营仙人关，以防金人深入。四年，兀术、撒离喝果以大兵十万至关下，璘自武、阶路入援。先以书抵玠，谓杀金平地阔远，前阵散漫，须后阵阻隘，然后可以必胜。玠从之，急修第二隘。璘冒围转战，会于仙人关。敌果极力攻第二隘，诸将有请别择形胜以守者，璘奋曰：“兵方交而退，是不战而走也，吾度此敌去不久矣，诸君第忍之。”震鼓易帜，血战连日。金兵大败，二酋自是不敢窥蜀者数年。

露布献捷，迁定国军承宣使、熙河兰廓路经略安抚使、知熙州。六年，新置行营两护军，璘为左护军统制。九年，升都统制<sup>〔8〕</sup>，寻除秦凤路经略安抚使、知秦州。玠卒，授璘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

时金人废刘豫，归河南、陕西地。楼炤使陕，以便宜欲命三帅分陕而守，以郭浩帅鄜延，杨政帅熙河，璘帅秦凤，欲尽移川口诸军于陕西。璘曰：“金人反覆难信，惧有他变。今我移军陕右，蜀口空虚，敌若自南山要我陕右军，直捣蜀口，我不战自屈矣。当且依山为屯，控其要害，迟其情见力疲，渐图进据。”炤从之，命璘与杨政两军屯内地保蜀，郭浩一军屯延安以守陕。

既而胡世将以四川制置权宣抚司事，至河池，璘见之曰：“金大兵屯河中府，止隔大庆一桥尔，骑兵疾驰，不五日至川口。吾军远在陕西，缓急不可追集，关隘不葺，粮运断绝，此存亡之秋也。璘家族固不足恤，如国事何！”时朝廷恃和忘战，欲废仙人关。于是世将抗奏谓：“当外固欢

和，内修守御。今日分兵，当使陕、蜀相接，近兵官贺仔谋知撒离喝密谋曰：“要入蜀不难，弃陕西不顾，三五岁南兵必来主之，道路吾已熟知，一发取蜀必矣。”敌情如是，万一果然，则我当为伐谋之备，仙人关未宜遽废，鱼关仓亦宜积粮。”于是璘仅以牙校三队赴秦州，留大军守阶、成、山、砦，戒诸将毋得撤备。世将寻真除宣抚，置司河池。

十年，金人败盟，诏璘节制陕西诸路军马。撒离喝渡河入长安，趋凤翔，陕右诸军隔在敌后，远近震恐。时杨政在巩，郭浩在郿，惟璘随世将在河池。世将急召诸将议，惟泾原帅田晟与杨政同至，参谋官孙渥谓河池不可守，欲退保仙人原，璘厉声折之曰：“懦语沮军，可斩也！璘请以百口保破敌。”世将壮之，指所居帐曰：“世将誓死于此！”乃遣渥之泾原，命田晟以三千人迎敌。璘又遣姚仲拒于石壁砦，败之。诏同节制陕西诸路军马。

璘以书遗金将约战，金鹞眼郎君以三千骑冲璘军，璘使李师颜以骁骑击走之。鹞眼入扶风，复攻拔之，获三将及女真百十有七人。撒离喝怒甚，自战百通坊，列阵二十里。璘遣姚仲力战破之，授镇西军节度使，升侍卫步军都虞候。十一年，与金统军胡盖战剡家湾，败之，复秦州及陕右诸郡。

初，胡盖与习不祝合军五万屯刘家圈，璘请讨之。世将问策安出，璘曰：“有新立叠阵法：每战，以长枪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强弓，次强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约贼相搏至百步内，则神臂先发；七十步，强弓并发；次阵如之。凡阵，以拒马为限，铁钩相连，俟其伤则更代之。遇更代则以鼓为节。骑，两翼以蔽于前，阵成而骑退，谓之‘叠阵’。”诸将始犹窃议曰：“吾军其歼于此乎？”璘曰：“此古束伍令也，军法有之，诸君不识尔。得车战馘意，无出于此，战士心定则能持满，敌虽锐，不能当也。”及与二酋遇，遂用之。

二酋老于兵，据险自固，前临峻岭，后控腊家城，谓我必不敢轻犯。先一日，璘会诸将问所以攻，姚仲曰：“战于山上则胜，山下则败。”璘以为然，乃告敌请战，敌笑之。璘夜半遣仲及王彦衔枚截坡，约二将上岭

而后发火。二将至岭，寂无人声，军已毕列，万炬齐发。敌骇愕曰：“吾事败矣。”习不祝善谋，胡盍善战，二酋异议。璘先以兵挑之，胡盍果出麀战。璘以叠阵法更休迭战，轻裘驻马亟麾之，士殊死斗，金人大败。降者万人，胡盍走保腊家城，璘围而攻之。城垂破，朝廷以驿书诏璘班师，世将浩叹而已。明年，竟割和尚原以与敌。撤戍割地，皆秦桧主之也。

十二年，入觐，拜检校少师、阶成岷凤四州经略使，赐汉中田五十顷。十四年，朝议析利州路为东西路，以璘为西路安抚使，治兴州，阶、成、西和、凤、文、龙、兴七州<sup>[9]</sup>隶焉。时和议方坚，而璘治军经武，常如敌至。十七年，徙奉国军节度使，改行营右护军为御前诸军都统制，安抚使如故。二十一年，以守边安静，拜少保<sup>[10]</sup>。二十六年，领兴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职事，改判兴州。渡江以来未有使相为都统制者，时璘已为开府仪同三司，故改命之。

三十一年，金主亮叛盟，拜四川宣抚使。秋，亮渡淮，遣合喜为西元帅，以兵扼大散关，游骑攻黄牛堡。璘即肩輿上杀金平，驻军青野原，益调内郡兵分道而进，授以方略。制置使王刚中来会璘计事，璘寻移檄契丹、西夏及山东、河北，声金人罪以致讨。未几，兼陕西、河东招讨使。璘以病还兴州，总领王之望驰书告执政，谓璘多病，猝有缓急，蜀势必危。请移璘任京襄帅拱归蜀，以助西师。凡五书未报。璘已力疾，复上仙人关。

三十二年，璘遣姚仲取巩，王彦屯商、虢、陕、华，惠逢取熙河。或久攻不下，或既得复失，竟无成功。金人据大散关六十馀日，相持不能破。仲舍巩攻德顺已逾四旬，璘以知夔州李师颜代之，遣子挺节制军马。挺与敌战于瓦亭，败之。璘自将至城下，守陴者闻呼“相公来”，观望咨嗟，矢不忍发。璘按行诸屯，预治黄河战地<sup>[11]</sup>，斩不用命者，先以数百骑尝敌。敌一鸣鼓，锐士空壁跃出突璘军。璘军得先治地，无一不当十。至暮，璘忽传呼“某将战不力”，人益奋搏，敌大败，遁入壁。黎明，师再出，敌坚壁不动。会天大风雷<sup>[12]</sup>，金人拔营去，凡八日而克。璘入城，



市不改肆，父老拥马迎拜不绝。璘寻还河池。

四月，原州受围，璘命姚仲以德顺之兵往援，璘自趋凤翔视师。诸将虽力战，敌攻益急，增兵至七万。五月，仲与敌战于原州之北岭，仲败绩。初，仲自德顺至原，由九龙泉上北岭，令诸军持满引行。以卢士敏兵为前阵，所统军六千为四阵，姚志兵为后拒。随地便利以列，与敌鏖战，开合数十。会辎重队随阵乱行，敌兵冲之，军遂大溃，失将三十余人。始，璘出师，王之望尝言：“此行士卒锐气，不及前时，仲年来数奇，不可委以要地。”及仲至原，璘亦贻仲书，谓原围未即解，且还德顺。书未达而仲败，璘亦无功还。寻夺仲兵，欲斩之，或劝而止，械系河池狱。

孝宗受禅，赐璘札，命兼陕西、河东路宣抚招讨使。璘策金人必再争德顺，亟驰赴城下，而完颜悉烈等兵十馀万果来攻。万户豁豁复领精兵自凤翔继至。璘筑堡东山以守，敌极力争之，杀伤太半，终不能克。时议者以为兵宿于外，去川口远，恐敌袭之，欲弃三路。遂诏璘退师。敌乘其后，璘将士死亡者甚众，三路复为敌有。拜少傅。隆兴二年冬，金人侵岷州，璘提兵至祁山，金人闻之，退师，遣使来告曰：“两国已讲和矣。”会诏至，俱解去。

沈介为四川安抚、制置使，与璘议不协，兵部侍郎胡铨上书，语颇及璘。璘抗章请朝，上亲札报可。未半道，请罢宣抚使及致仕，皆不允。乾道元年诣阙，遣中使劳问，召对便殿，许朝德寿宫。高宗见璘，叹曰：“朕与卿，老君臣也，可数入见。”璘顿首谢。两宫存劳之使相踵，又命皇子入谒。拜太傅，封新安郡王。越数日，诏仍领宣抚使，改判兴元府。及还镇，两宫宴饯甚宠。璘入辞德寿宫，泣下。高宗亦为之怅然，解所佩刀赐之，曰：“异时思朕，视此可矣。”

璘至汉中，修复褒城古堰，溉田数千顷，民甚便之。三年，卒，年六十六。赠太师，追封信王。上震悼，辍视朝两日，赙赠加等。高宗复赐银千两。初，璘病笃，呼幕客草遗表，命直书其事曰：“愿陛下毋弃四川，毋轻出兵。”不及家事，人称其忠。

璘刚勇，喜大节，略苛细，读史晓大义。代兄为将，守蜀馀二十年，

隐然为方面之重，威名亚于玠。高宗尝问胜敌之术，璘曰：“弱者出战，强者继之。”高宗曰：“此孙臆三驷之法，一败而二胜也。”

尝著兵法二篇，大略谓：“金人有四长，我有四短，当反我之短，制彼之长。四长曰骑兵，曰坚忍，曰重甲，曰弓矢。吾集蕃汉所长，兼收而并用之，以分队制其骑兵；以番休迭战制其坚忍；制其重甲，则劲弓强弩；制其弓矢，则以远克近，以强制弱。布阵之法，则以步军为阵心、左右翼，以马军为左右肋，拒马布两肋之间；至帖拔增损之不同，则系乎临机。”知兵者取焉。

王刚中尝谈刘锜之美，璘曰：“信叔有雅量、无英概，天下雷同誉之，恐不能当逆亮，璘窃忧之。”刚中不以为然，锜果无功，以忧愤卒。璘选诸将率以功。有荐才者，璘曰：“兵官非尝试，难知其才。以小善进之，则侥幸者获志，而边人宿将之心息矣。”子挺。

挺字仲烈，以门功补官。从璘为中将，部西兵诣行在。高宗问西边形势、兵力与战守之宜，挺占对称旨，超授右武郎、浙西都监兼御前祇候，赐金带。寻差利路钤辖，改利州东路前军同统制，继改西路。

绍兴三十一年，金人渝盟，璘以宣抚使总三路兵御之，挺愿自力军前，璘以为中军统制。王师既复秦州，金将合喜字堇介叛将张中彦以兵来争，挺破其治平砦。已而南市城贼亦犄角为援，转战竟日。挺令前军统制梅彦廉众直据城门，众弗喻，彦亦惧力不敌。挺督之，彦出兵殊死战，挺率背嵬骑尽易黄旗绕出敌后，凭高突之。敌哗曰：“黄旗儿至矣！”遂惊败。挺不自为功，状彦第一，士颇多之。璘亦引嫌，并匿其功。擢荣州刺史，寻拜熙河经略、安抚使。

明年，挺被檄与都统制姚仲率东西路兵攻德顺。金左都监空平凉之众以援合喜，又遣精兵数万自凤翔来会。仲驻军六盘，挺独趋瓦亭，身冒矢石，众从之。金人舍骑操短兵奋斗，挺遣别将尽夺其马，金众遂溃。挺勒兵追之，禽千户耶律九斤、孛堇等百三十七人。

金人愆前衄，悉兵趋德顺。璘自秦州来督师，先壁于险，且治夹河

战地。金人果大至，挺诱致之，至所治战地，盛兵蹙之，敌不能支，一夕遁去。巩州久不下，挺以选锋至城下，诸将咸曰：“西北坡陀地易攻，若分兵各当一面，宜得利。”挺曰：“西北虽卑而土坚，东南并河多沙砾善圯。且兵分则少，以少当坚城，可得而下乎？”乃命悉众击东南隅。不二日，楼橹俱尽。夜半，其将雷千户约降，黎明，城破。以功授团练使，又以瓦亭功授鄂州防御使。

孝宗即位，加璘兼陕西、河东路招讨宣抚使。璘虑敌必再争德顺，至自河池，金人果合兵十馀万列栅以拒。有大酋引骑数千睨东山，璘命挺领骑迎击，却之。遂据东山，筑堡以守。敌不能争，乃益修攻具，为大车匿战士其中，将填隍而进。挺命抡大木植中道，车至不得前。拜武昌军承宣使，寻加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熙河路经略安抚使中军统制，时年二十五。会朝廷主议和，诏西师解严，父子遂旋军。

乾道元年，升本军都统制。三年，以父命入奏，拜侍卫亲步军指挥使，节制兴州军马。璘卒，起复金州都统、金房开达安抚使，改利州东路总管。挺力求终丧，服除，召为左卫上将军。朝廷方议置神武中军五千人以属御前，命挺为都统制。挺力陈不当轻变祖宗法，事遂寝。拜主管侍卫步军司公事。

挺每燕见从容，尝论两淮形势旷漫，备多力分，宜择胜地扼以重兵，敌仰攻则不克，越西南又不敢，我以全力乘其弊，蔑不济者。帝颇嘉纳。淳熙元年，改兴州都统，拜定江军节度使。初，军中自置互市于宕昌，以来羌马，西路骑兵遂雄天下。自张松典榷牧，奏绝军中互市，自以马给之，所得多下驷。挺至，首陈利害以闻，乞岁市五百匹，诏许七百匹。

始，武兴所部就饷诸郡，漫不相属。挺奏以十军为名，自北边至武兴列五军，曰踏白、摧锋、选锋、策选锋、游奕；武兴以西至绵为左、右、后三军；而驻武兴者前军、中军。营部于是始井井然。四年，入觐，除知兴州、利州西路安抚使。密修皂郊堡，增二堡，缮戎器，储于两库，敌终不觉。

十年冬，特加检校少保。成州、西和岁大侵，挺力为振恤，谕总赋者

分军储以佐之，全活殆数千万。蜀自诸军宿师，凡廩赐，官率余三之一，视价高下给之，名曰“折估”，随所屯地相为乘除。岁久屯他徙，廩赐不易旧，至有同部伍而廩相倍蓰者，挺哀为中制上之。

光宗即位，御笔奖劳。而西和、阶、成、凤、文、龙六州器械弗缮，挺节冗费，屯工徒，悉创为之。御军虽严，而能时其缓急，士以不困。郡东北有二谷水，挺作二堤以捍之。绍熙<sup>[13]</sup>二年，水暴发入城。挺既振被水者，复增筑长堤，民赖以安。诏问备边急务，即建增储之策，由是粮糗不乏。四年春，以疾乞致仕，诏加太尉。卒，年五十六。赠少师、开府仪同三司。

挺少起勋阀，弗居其贵，礼贤下士，虽遇小官贱吏，不敢怠忽。拊循将士，人人有恩。璘故部曲拜于庭下，辄降答之，即失律，诛治无少贷。璘尝对孝宗言，诸子中惟挺可任。孝宗亦曰：“挺是朕千百人中选者。”岁时问劳不绝，被遇尤深厚。光宗赐内府珍奇，以示殊礼。子五人，曦，其次也。曦仕至太尉、昭信军节度使，以叛诛，见别传。

论曰：刘锜神机武略，出奇制胜，顺昌之捷，威震敌国，虽韩信派上之军，无以过焉。或谓其英概不足，雅量有馀，岂其然乎？吴玠与弟璘智勇忠实，戮力协心，据险抗敌，卒保全蜀，以功名终，盛哉！挺累从征讨，功效甚著，有父风矣。然玠晚颇荒淫，玠多丧败，岂狃于常胜，骄心侈欤！抑三世为将，酿成逆曦之变，覆其宗祀，盖有由焉。

## 【校勘记】

[1] 泸川军 “川”原作“州”。按泸州的军额是“泸川”，见本书卷八九地理志；本书卷三五〇刘仲武传作“泸川军”，据改。

[2] 宣抚司统制 “司”原作“使”。按本书卷一六七职官志“诸军都统制”条说：“神武五军及川陕宣抚司、都督府、枢密院皆置。”章颖宋南渡十将传卷一刘锜传作“宣抚司”，据改。

- [3]金骑已入陈 “陈”原作“阵”。按此处指的是陈州,见系年要录卷一三五、北盟会编卷二〇一,不得和“阵”字通,据改。
- [4]破敌弓 宋南渡十将传卷一刘锜传、北盟会编卷二〇一作“破胡弓”。
- [5]遣甲士数队路桥卧枪而坐 “路”,系年要录卷一三九、北盟会编卷二〇五作“过”。
- [6]水洛城 原作“永洛城”,据琬琰集上编卷一二明庭傑吴武安玠功迹记、本书卷八七地理志改。
- [7]彭原店 本书卷二六高宗纪作“彭原”,北盟会编卷一九五载王纶吴玠墓志铭及同书卷一三七都作“彭店原”,琬琰集吴武安玠功迹记作“彭店”。
- [8]六年新置行营两护军璘为左护军统制九年升都统制 琬琰集上编卷一四王暉吴武顺王碑作:“六年,创军名行营右护军,为行营右护军统制军马。……九年春,改行营右护军都统制。”下文也说:“十七年,……改行营右护军为御前诸军都统制。”疑此处“左”当作“右”。
- [9]阶成西和风文龙兴七州 “西”字原脱,琬琰集吴武顺王碑七州中无“西和”而有“岷”。按岷州绍兴十四年三月改西和州,见本书卷三〇高宗纪,此处“和”当作“西和”。系年要录卷一五二正作“西和”,据补。
- [10]二十一年以守边安静拜少保 按吴璘本年未拜少保而是加拜太尉;直至二十九年始除少保,见琬琰集吴武顺王碑、宋会要职官一之五及一三。此误。
- [11]预治黄河战地 “黄河”,于地上不合,吴武顺王碑、本卷吴挺传、系年要录卷一九八都作“夹河”。
- [12]会天大风雷 “雷”,琬琰集吴武顺王碑、系年要录卷一九八都作“雪”。
- [13]绍熙 原作“绍兴”。按此处所记是光宗时事,不应用绍兴纪元,今改。

# 宋史卷三百六十七

## 列传第一百二十六

李显忠 杨存中 郭浩 杨政

李显忠，绥德军青涧人也。初名世辅，南归，赐名显忠。由唐以来，世袭苏尾九族巡检。初，其母当产，数日不能免，有僧过门曰：“所孕乃奇男子，当以剑、矢寘母旁，即生。”已而果生显忠，立于蓐，咸异之。

年十七，投效用，随父永奇出入行阵。金人犯鄜延，经略王庶命永奇募间者，得张琦；更求一人，显忠请行。永奇曰：“汝未涉历，行必累琦。”显忠曰：“显忠年小，胆气不小，必不累琦，当与琦俱。”有敌人夜宿陶穴，显忠缒穴中，得十七人，皆杀之，取首二级，马二匹，馀马悉折其足。庶大奇之，补承信郎，充队将，由是始知名。转武翼郎，充副将。

金人陷延安，授显忠父子官。永奇聚泣曰：“我宋臣也，世袭国恩，乃为彼用邪！”会刘豫令显忠帅马军赴东京，永奇密戒之曰：“汝若得乘机，即归本朝，无以我故贰其志。事成，我亦不朽矣。”显忠至东京，刘麟喜之，授南路钤辖，乃密遣其客雷灿以蜡书赴行在。已而豫废，兀术以万骑驰猎淮上，与显忠独立马围场间。显忠戒吴俊往探淮水可度马处，欲执兀术归朝。俊还，显忠驰问之，为竹刺伤马而止。兀术授显忠承宣使、知同州。

显忠至鄜省侍，永奇教显忠曰：“同州入南山，乃金人往来驿路，汝可于此擒其首，渡洛、渭，由商、虢归朝。第报我知，我当以兵取延安而归。”显忠赴同州，即遣黄土成等持书由蜀至吴，报归朝事。元帅撒里曷

来同州，显忠以计执之，驰出城。至洛河，舟船后期不得渡，与追骑屡战，皆胜。显忠憩高原，望追骑益多，乃与撒里曷折箭为誓，不得杀同州人，不得害我骨肉，皆许之，遂推之下山崖，追兵争救得免。显忠携老幼长驱而北，至酈城县，急遣人告永奇。永奇即挈家出城，至马趵谷口，为金人所及，家属二百口皆遇害。是日，天昏大雪，延安人闻之皆泣下。

显忠仅以二十六人奔夏国。夏人问故。显忠泣，具言父母妻子之亡，切齿疾首，恨不即死，愿得二十万人生擒撒里曷，取陕西五路归于夏，显忠亦得报不共戴天之仇。夏主曰：“尔能为立功，则不靳借兵。”时有酋豪号“青面夜叉”者，久为夏国患，乃令显忠图之。请三千骑，昼夜疾驰，奄至其帐，擒之以归。夏主大悦，即出二十万骑，以文臣王枢、武臣唃讹为陕西招抚使，显忠为延安招抚使，时绍兴九年二月十四日也。

显忠引兵至延安，总管赵惟清大呼曰：“酈延路今复归宋矣，已有赦书。”显忠与官吏观赦书列拜，显忠大哭，众皆哭，百姓哭声不绝。乃以旧部八百馀骑往见王枢、唃讹，谕之曰：“显忠已得延安府，见讲和赦书，招抚可以本部军归国。”唃讹不从，曰：“初，经略乞兵来取陕西。今既到此，乃令我归耶？”显忠知势不可，乃出刀斫唃讹，不及，擒王枢缚之。夏人以铁鹞子军来。显忠以所部拒之，驰挥双刀，所向披靡，夏兵大溃，杀死蹂践无虑万人，获马四万匹。显忠揭榜招兵，以“绍兴九年”为文书。每得一人，予马一匹，旬日间得万人，皆骁勇少壮。又擒害其父母弟侄者，皆斩于东城之内。行至酈州，已有马步军四万馀。撒里曷在耀州，闻显忠来，一夕遁去。

四川<sup>[1]</sup>宣抚吴玠遣张振来抚谕云：“两国见议和好，不可生事，可量引军赴行在。”遂至河池县见玠，玠抚之曰：“忠义归朝，惟君第一。”从行使臣崔皋等六百馀人列拜庭下，玠又抚之，犒以银绢，诣行府受告敕、金带，除指挥使、承宣使。至行在，高宗抚劳再三，赐名加赉，又赐田镇江，以崔皋辈充将佐。

兀术犯河南，命显忠为招抚司前军都统制，与李贵同破灵璧县。兀术犯合肥，手诏以军与张俊会。显忠至孔城镇，与敌战，败之。兀术谓



韩常曰：“李世辅归宋，不曾立功，此人敢勇，宜且避之。”乃焚庐江而走。显忠欲追之与死战，俊以奉旨监护，虑失显忠，遂各以军还。

太后至临安，显忠入覲，加保信军节度使、浙东副总管。显忠熟西边山川险易，因上恢复策，忤秦桧意。金使言显忠私遣人过界，遂降官奉祠，台州居住。复宁国军节度使，升都统制。

二十九年，金渝盟，诏显忠以本部捍御。遣统制官韦永寿等以二百骑至安丰军，与金将小韩将军兵五千人战于大人洲，败之。俄又增兵万余来，显忠率骑军出，自旦至午，气百倍，以大刀斫敌阵，敌不能支，杀获甚众，掩入淮者不可计。

金主亮犯淮西，朝廷命王权拒于合肥。权退保和州，又弃军渡江，和州失守。金主亲统细军驻和之鸡笼山，将济采石。朝廷诏以显忠代权，命虞允文趣显忠交军，军中大喜，于是有采石之捷，语在允文传。显忠退军沙上，得杨存中报：“车驾至平江，可速进兵。”显忠选锐士万人渡江，尽复淮西州郡。军至横山涧，与金射雕军战，统制顿遇重伤，韦永寿死之，敌兵败走。金主亮切责诸将不用命，诸将弑之而还。

是役也，显忠所将一万九千八百六人行赏有差，张振功为最。诏赐显忠五子金带。授显忠淮西制置使<sup>[2]</sup>、京畿等处招讨使，擢太尉、宁国军节度使、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赴行在。

孝宗即位，赐田百顷，兼权池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节制军马。隆兴元年，兼淮西招抚使。时金主褒新立，山东、河北豪杰蜂起，耶律诸种兵数十万据数郡之地，太行山忠义耿京、王世隆辈皆欲挈地还于朝。金惧，亟请和。显忠阴结金统军萧琦为内应，请出师自宿、亳趋汴，由汴京以通关陕；关陕既通，则鄜延一路熟知显忠威名，必皆响应；且欲起其旧部曲，可得数万人，以取河东。

时张浚开都督府，四月，命显忠渡江督战。乃自濠梁渡淮，至陡沟，琦背约，用拐子马来拒，与战，败之。琦复背城列阵，显忠躬率将士鏖战，琦败走，遂复灵壁，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人，中原归附者踵接。时邵宏渊围虹县未下，显忠遣灵壁降卒开谕祸福，金贵戚大周仁及蒲察徒

穆皆出降。宏渊耻功不自己出；又有降千户诉宏渊之卒夺其佩刀，显忠立斩之，由是二将益不相能。

六月，兵傅宿州城，金人来拒，显忠败之，斩其左翼都统及首虏数千人，追奔二十馀里。宏渊至，谓显忠曰：“招抚真关西将军也。”显忠闭营休士，为攻城计，宏渊等不从。显忠引麾下杨椿上城，开北门，不逾时拔其城。宏渊等殿后，趣之，乃始渡濠登城。城中巷战，又斩首虏数千人，擒八十馀人，遂复宿州。举寄居官刘时摄州事。捷闻，授显忠开府仪同三司、殿前都指挥使，妻周氏封国夫人。宏渊欲发仓库犒士卒，显忠不可，移军出城，止以见钱犒士，士皆不悦。

金帅孛撒自南京率步骑十万来，晨薄城，列大阵。显忠亲帅军遇于城南，战数十合，孛撒大败，遂退走。统制李福、统领李保各以所部退避，皆斩以徇。翼日，敌益兵至。显忠谓宏渊并力夹击，宏渊按兵不动，显忠独与所部力战百馀合，杀左翼都统及千户、万户，斩首虏五千馀人。俄增兵复来逼城，显忠用克敌弓射却之。

宏渊顾众曰：“当此盛夏，摇扇于清凉犹不堪，况烈日中被甲苦战乎？”人心遂摇，无斗志。至夜，中军统制周宏鸣鼓大噪，阳谓敌兵至，与邵世雍、刘侁各以所部兵遁；继而统制左士渊、统领李彥孚亦遁。显忠移军入城，殿司前军统制张训通、马司统制张师颜、池州统制荔泽、建康统制张渊各遁去。

金人乘虚复来攻城，显忠竭力捍御，斩首虏二千馀人，积尸与羊马墙平。城东北角敌兵二十馀人已上百馀步，显忠取军所执斧斫之，敌始退却。显忠曰：“若使诸军相与犄角，自城外掩击，则敌兵可尽，金帅可擒，河南之地指日可复矣。”宏渊又言：“金添生兵二十万来，傥我军不返，恐不测生变。”显忠知宏渊无固志，势不可孤立，叹咤曰：“天未欲平中原耶？何沮挠若此！”是举，所丧军资器械殆尽，幸而金不复南。显忠以军还，见浚，纳印待罪。责授果州团练副使，潭州安置。后朝廷知其故，移抚州。

乾道改元，乃还会稽，复防御使，观察使、浙东副总管，赐银三万两，

绢三万匹，绵一万两。提举台州崇道观。召除威武军节度使、左金吾卫上将军，赐第京师。上奇其状貌魁杰，命绘像阁下。复太尉。乞祠，提举兴国宫，绍兴府居住，岁赐米二千石。

淳熙四年，召赴行在，提举万寿观，奉朝请。人见，给真奉，赐内库金，再葺前所赐第赐之，七月卒，年六十九。赠开府仪同三司，谥忠襄。

杨存中本名沂中，字正甫，绍兴间赐名存中，代州崞县人。祖宗闵，永兴军路总管，与唐重同守永兴，金人陷城，迎战死之。父震，知麟州建宁砦，金人来攻，亦死于难。

存中魁梧沈鸷，少警敏，诵书数百言，力能绝人。慨然语人曰：“大丈夫当以武功取富贵，焉用俯首为腐儒哉！”于是学孙、吴法，善射骑。宣和末，山东、河北群盗四起，存中应募击贼，积功至忠翊郎。

靖康元年，金人再围汴京，诸道兵勤王，存中与张俊、田师中从信德府守臣梁扬祖以万兵入援，后隶张俊部曲。上问将于俊，俊以存中对。召见，赐袍带。时元帅府草创，存中昼夜扈卫寝幄，不顷刻去侧。帝知其忠谨，亲信之。剧贼李昱据任城，久不克，存中以数骑入，击杀数百人。帝乘高望见，介胄尽赤，意其被重创。召视之，皆污贼血，壮之，饮以酒，曰：“酌此血汉。”存中请复往，帝止之。存中曰：“此贼胆碎，即成擒矣。”遂大破之，复任城，迁閤门祗候。

建炎二年，讨贼徐明于嘉兴，先登。主帅将屠城，存中力谏止之，戮其渠魁而已，郡赖以全。迁荣州刺史。高宗南渡，以胜捷军从张俊守吴门；苗、刘之变，又从俊赴难。迁贵州团练使，寻为御前右军统领。金人攻明州，又从俊与田师中、赵密殊死战，破之。以奇功迁文州防御使、御前中军统制。

绍兴元年，从俊讨李成。诸将议，多欲分道进，存中曰：“贼势如此，兵分则力弱，又诸将位均势敌，非招讨督之，必不相为用。”俊然之。整军至豫章，存中率兵数千，首破贼于玉隆观，追至筠州。贼骁将以众十

万来援，夹河而营。存中谓俊曰：“彼众我寡，击之当用奇，愿以骑见属，公以步兵居前。”俊从之。存中夜衔枚渡筠河，出西山，驰下击贼，俊以步兵夹攻，俘八千人。诸将夜见存中曰：“战未休，降卒多，忽有变，奈何？非尽歼之不可。”存中曰：“杀降吾不忍。”诸将转告俊，竟夜坑之。乘胜追至九江，成遂遁去。迁宣州观察使。

二年春，进神武中军统制，宰相吕颐浩袖敕以授存中。俊奏留存中军中，上曰：“宿卫乏帅，朕所选，为不可易也。”存中亦固辞，且谓：“神武诸帅如韩世忠、张俊，皆贵拥旄钺，名望至重，如臣么麽，一旦位与之抗，实不自安。”不许，遣中使宣押，乃视事。兼提举宿卫亲兵。时中军卒不满五千，疲羸者居半。存中请拘神武卒借出于外者归军中，由是军政寝修。

三年，严州妖贼繆罗据白马源，杀王官，存中讨平之。除带御器械，加保信军承宣使、权发遣鄜延路马步军副总管。

六年，为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密州观察使。先是，张浚<sup>[3]</sup>视师，谋渡淮以图刘豫，倚韩世忠为用。世忠围淮阳，从浚乞张俊将赵密为助，俊拒之。赵鼎语浚曰：“世忠所欲者赵密尔，存中武勇，不减于密，盍令存中助之。”浚请于朝，故有是命。于是存中以八队万人，趋督府助世忠。

十月，存中与刘猷战于藕塘，大破之。猷之初入也，淮西宣抚使刘光世欲弃庐州，退保太平。贼众十万已次濠、寿间，浚命张俊拒之，使存中往泗州与俊合。及至泗，则光世已舍庐去。浚遣人谕之曰：“一人渡江，即斩以徇。”光世不得已还庐驻兵，与存中相应。贼先犯定远县，存中以兵二千袭败于越家坊。既而与猷兵遇藕塘，贼据山列阵，矢下如雨。存中急击之，且使统制吴锡以劲骑五千突其阵。阵乱，存中鼓大军乘之，自以精骑冲其胁，大呼曰：“破贼矣！”贼错愕骇视。前军统制张宗颜自泗来，乘背击之，贼大败。猷以首抵谋主李愕<sup>[4]</sup>曰：“适见髯将军，锐不可当，果杨殿前也。”即以数骑遁去。徐党万人僵立失措，存中跃马叱之，皆怖而降。麟在顺昌，孔彦舟方围光州，闻之皆拔砦遁去，北

方大恐。所得贼舟数百艘，车数千两。

捷闻，帝遣中使劳赐，谓宰执曰：“卿辈始知朕得人也。”除保成军节度使、殿前都虞候，寻兼领马步帅。存中奏：“祖宗置三衙，鼎列相制，今令臣独总，非故事也。”不允。七年，为淮南西路制置使，将以抚定郟琼诸军，不果行，语在王德传。九年，迁殿前副都指挥使。

十年，金人叛盟取河南，命存中为淮北宣抚副使，引兵至宿州，以步军退屯于泗。金人诡令来告敌骑数百屯柳子镇。存中欲即击之，或以为不可，存中不听。留王滋、萧保以千骑守宿，自将五百骑夜袭柳子镇，黎明，不见敌而还。金人以精兵伏归路，存中知之，遂横奔而溃。参议官曹勋不知存中存亡，以闻，朝廷震恐，于是有权宜退保之命。既而存中自寿春渡淮归泗，人心始安。冬，引兵还行在。

十一年，兀术耻顺昌之败，复谋来侵。诏大合兵于淮西以待之。于是存中以殿司兵三万卒戍淮，与金人战于柘皋，败之。时张俊为宣抚使，存中为副使，刘锜为判官，王德为都统制，田师中、张子盖为统制官。金人以拐子马翼进，存中曰：“敌恃弓矢，吾有以屈之。”使万人操长斧，如墙而进，诸军鼓噪奋击，金人大败，退屯紫金山。是役也，失将士九百人，金人死者以万计，而濠围犹未解。

俊与存中、锜先议班师。会有云濠路已通者，俊谓锜曰：“吾欲与杨太尉耀兵淮上，安抚濠梁之民，取宣化归金陵，杨太尉则渡瓜洲还临安。”明日，命二帅行。谍报金攻濠甚急，仓皇复回，邀锜会于黄连埠，距濠六十里，闻城陷矣，召存中、锜谋之。锜谓存中：“何以处此？”存中曰：“战尔，相公与太尉在后，存中当居前。”锜曰：“本来救濠，濠既已失，进无所依，人怀归心，胜气已索，此危道也。不若退师据险，俟其去，为后图。”诸将皆曰：“善。”鼎足而营，遣人俟敌，曰：“已去矣。”俊自以为功，谓锜毋往，命存中与德偕至濠。列阵未定，烟起城中，金人伏骑万馀分两翼出。存中顾德曰：“何如？”德曰：“德小将，焉敢预事？”存中以策麾军曰：“那回！”诸军以为令其走也，遂散乱南奔，无复纪律，金人追杀甚众。后一日，韩世忠大军至，已无及矣。存中乃自宣化渡江归行在。加

检校少保、开府仪同三司兼领殿前都指挥使，盖录柘皋之功而掩濠梁之败也。

十二年，徽宗梓宫攒永固陵，命存中都护。竣事，拜少傅，以保傅为管军自存中始。十四年，存中请诣太学谒先圣，帝曰：“学校既兴，武人亦知崇尚，如汉羽林士皆通孝经，况其他乎？”二十年，封恭国公。二十八年，拜少师，恩数视枢密使。存中以凡重地皆有统制官，独荆、襄无之，请于朝，于是荆南、襄阳初置诸统制。

存中在殿岩凡二十五载，权宠日盛，太常寺主簿李浩、敕令所删定官陆游、司封员外郎王十朋、殿中侍御史陈俊卿相继以为言。三十一年，罢为太傅、醴泉观使，进封同安郡王，赐玉带，朝朔望。

时金主亮有南侵意，存中上备敌十策。步帅赵密谋夺存中权，因指为喜功生事。存中闻之，上章乞免，密竟代之。未几，边声日急，九月，诏存中为御营宿卫使。刘汜战败于瓜洲，命存中往京口，为守江计。虞允文自采石来会，存中与之协力拒敌。敌不能济。金主亮死，与允文轻舟渡江以伺敌。及金人请和，存中奏俟彼得新主之命，无遽许之。

帝如建康，诏存中扈跸，因语宰相曰：“杨存中唯命东西，忠无与二，朕之郭子仪也。”金使复请和，存中请拘之江口，移书审问，若能归我族属，还旧壤，损岁币，复白沟之界，以通兄弟之好，如是则和议可从；不然，请斩其使，亟图恢复。会驾还，以存中为江、淮、荆、襄路宣抚使，给舍不书黄，命遂寝。未几，仍奉祠。

隆兴元年，王师溃于符离，复起存中为御营使。二年，金人再入关，议割蜀之和尚原以畀之。存中入对，曰：“和尚原，陇右之藩要也。敌得之，则可以睥睨汉川；我得之，则可以下兵秦雍。曩议予金人，吴璘力争不从。今璘在远，不及知。臣若不言，非特负陛下，亦有愧于璘。近者，王师尽锐而后得，愿毋弃。”

未几，金人复攻淮甸，诏存中同都督江、淮事。汤思退罢，升都督，陛辞，赐坐，赐玉鞍勒。时诸军各守分地，不相统一，存中集诸将调护之。于是始更相为援。帝亲札赐之曰：“诸帅协和，互相策应，卿之力

也。”会金兵已深入，朝议欲舍淮保江，存中持不可，乃已。金兵在扬州，或劝存中击之。存中不敢渡，独临江固垒以老之。

金人寻请盟。乾道元年班师，加昭庆军节度使，复奉祠。时兴屯田，存中献私田在楚州者三万九千亩。二年，卒，年六十五。以太师致仕，追封和王，谥武恭。高宗追念旧臣，为之出涕，赙钱十万。高宗假借诸将，眷存中尤深，尝曰：“朕于存中，抚绥之过于子弟。”濠、庐之役，亲笔戒之曰：“若不便进，当行军法。”赵密代领殿帅，则举唐崔祐甫夺王驾鹤兵权事，豫戒大臣。及竣事，又曰：“杨存中之罢，朕不安寝者三夕。”

存中天资忠孝敢勇，大小二百馀战，身被五十馀创。宿卫出入四十年，最寡过。孝宗以为旧臣，尤礼异之，常呼郡王而不名。父、祖及母皆死难，存中既显，请于朝，宗闵谥忠介，震谥忠毅，赐庙曰显忠，曰报忠。又以家庙、祭器为请，遂许祭五世，前所无也。祖母刘流落蜀、陇，存中日夜祷祠访问，间关数千里，卒迎以归。御军宽而有纪，所用将士，专以才勇选，不私部曲之旧。李显忠以罪斥，存中奏为统制官，后为名将。尝以克敌弓虽劲而蹶张难，遂以意创马皇弩，思巧制工，发易中远，人服其精。尝营居凤山，十年而就，极山川之胜，后献于朝廷，更筑室焉。又葺园亭于湖山之间，高宗为书“水月”二字。所居建阁以藏御书，孝宗题曰“风云庆会之阁”。

子，楔工部侍郎；倓签书枢密院事、昭庆军节度使。

郭浩字充道，德顺军陇干人<sup>[5]</sup>。父任三班奉职。徽宗时，充环庆路第五将部将，尝率百骑抵灵州城下，夏人以千骑追之，浩手斩二骑，以首还。充渭州兵马都监。从种师道进筑葺平砦，敌据塞水源，以渴我师，浩率精骑数百夺之。敌攻石尖山，浩冒阵而前，流矢中左胁，怒不拔，奋力大呼，得贼乃已；诸军从之，敌遁去，由是知名。累迁中州<sup>[6]</sup>刺史。

钦宗即位，进安州团练使。以种师道荐，召对，奏言：“金人暴露，日



久思归。乞给轻兵间道驰滑台，时其半度，可击也。”会和战异议，不能用。帝问西事，浩曰：“臣在任已闻警，虑夏人必乘间盗边，愿选将设备。”已而果攻泾原路，取西安州、怀德军。绍圣开拓之地，复尽失之。种师中制置河东，辟以自随。

建炎元年，知原州。二年，金人取长安，泾州守臣夏大节弃城遁，郡人亦降。浩适夜半至郡，所将财二百人，得金人不杀，使之还，曰：“为语汝将曰，我郭浩也，欲战即来决战。”金人遂引去。升本路兵马钤辖、知泾州、权主管鄜延路经略安抚。

时二敌交侵，鄜延之东皆金人，西北即夏境，其属朝廷者惟保安一军、德静一砦。浩间道之德静，置司招收散亡，与敌对垒，一年，敌不能犯。再除泾原路兵马钤辖、知泾州。浩去，夏人复来，权帅耿友谅仅以身免，一路尽陷。

张浚为宣抚处置使，以浩为秦凤路提点刑狱、权经略使、知秦州。时浚经略陕西，有言敌可讨者，浚意向之。诸帅耻于不武，莫取出言。浚檄五路帅悉所部兵会于富平，浩独谓敌锋方锐，且当分守其地，犄角相援，俟衅而动。浚不听，师出果败，五路俱陷，帅府皆徙置他所。浚复以浩旧官移知凤翔府，寓治宝鸡县，又退保和尚原。金人抵原下，浩与吴玠随方捍御，蜀以安全。第功，迁正任防御使。

绍兴元年，金人破饶风岭，盗梁、洋，入凤州，攻和尚原。浩与吴玠往援，斩获万计。迁邠州观察使，徙知兴元府。饥民相聚米仓山为乱，浩讨平之。徙知利州。金人以步骑十馀万破和尚原，进窥川口，抵杀金平，浩与吴玠大破之。迁彰武军承宣使。玠按本路提点刑狱宋万年阴与敌境通，利所鞫不同，由是与浩意不协，朝廷乃徙浩知金州兼永兴军路经略使。

金州残弊特甚，户口无几，浩招辑流亡，开营田，以其规置颁示诸路。他军以匱急仰给朝廷，浩独积赢钱十万缗以助户部，朝廷嘉之，凡有奏请，得以直达。九年，改金、洋、房州节制。

金人还河南地，以浩为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充陕西宣谕使、知金

州。楼炤行关中，辟浩枢密院都统制、节制陕西军马。十年，拜奉国军节度使。五路陷，徙知夔州，未行，移知金州，仍永兴路经略安抚使、节制陕西河东兼措置河东路忠义军马。十一年，金人内侵，宣抚使胡世将召浩及吴玠、杨政会仙人原，授以攻取之策。浩遣裨将设伏破之。

十四年，召见，拜检校少保，还镇，赐以御府金器、绣鞍，仍官一子文资，赐田五十顷。浩辞曰：“臣父子起身行阵，不敢忘本，愿还文资。”帝嘉其意，别与一子阁职。是岁，分利州为东西两路，以浩为金房开达州经略安抚使兼知金州、枢密院都统制，屯金州，仍建帅府。十五年，卒，年五十九。赠检校少师，谥恭毅。淳熙元年，赐立庙金州。

杨政字直夫，原州临泾人。崇宁三年，夏人举国大人，父忠战歿，政甫七岁，哀号如成人。其母奇之，曰：“孝于亲者必忠于君，此儿其大吾门乎？”宣和末，应募为弓箭手。靖康初，因拒夏人，稍知名。建炎间，从吴玠击金人，九战九捷。累功至武显郎。

绍兴元年春，金人趋和尚原，又攻箭箐关，政引兵大破之，斩千户一、酋长二。迁右武大夫。十月，金兵大集，号十万，自宝鸡列栅至原下。吴玠与相持累日，以政统领将兵迎敌，日数十合，士卒无不一当百。复出奇兵断其粮道，敌少却，遮击之，获万户及首领三百余人、甲士八百六十人。拜恭州刺史。时有嫉政者，以母妻尚留北境，不宜属以兵权，玠不听，政益感奋。

二年，金合步骑数千栅鱼龙川口，政帅精兵劫破之。升陇州团练使，移知方山原，军储刍谷在其中。三月，金大军来攻，城且下，政击败之。选知凤州。三年，金攻饶风关，政从玠战关下，凡六日。改明州观察使。

四年，撒离喝哀精兵十万，欲道仙人关入蜀，至上奢田。玠筑垒于关外，政曰：“此地为蜀厄塞，当坚守，时出奇击之。”玠用其言。金人变态多端，政随机应之，连日百馀战。敌帅督战益急，政命卒以神臂弓射

之；又选甲士千馀出山谷，断其兵，使不得进退；又出敌不意，夜斫其营。敌遂遁去，追至河池而还。授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环庆路经略安抚使。

五年，金人攻准，玠命政帅师乘机牵制，至秦州，一战而拔，抚定居民，秋毫无犯。改经略安抚泾原兼帅环庆、利路。三镇事丛集，剖决无滞。母留敌境，间遣人省视之，母惟勉以忠义。九年春，和议成，始得迎母及兄弟归。乞祠以便养，不许。诏封其母感义郡夫人，以政为熙河兰巩路经略安抚使、知熙州，进武康军承宣使。

十年，徙利州，又徙兴元。会金人渝盟，政建迎敌之策，兼川、陕宣抚副使司都统制。政偕统制杨从义劫金人于凤翔府城南砦，败之，获战马数百。母卒，起复，遂帅师趣宝鸡渭水上，以拒敌冲，凡大战七，斩获甚多。川、陕宣抚副使胡世将奏：“凤翔之捷，政奋不顾身，功效显著。”拜武当军节度使。

十一年秋，金将胡盏、习不祝合军五万来攻，政与吴璘、郭浩会于仙人原。世将授以攻取之策，政出和尚原，浩出商州以为援，璘驻秦州。政引兵夜入陇州界，遂趋吴山，与金人对垒，又败金万户通检于宝鸡。时通检居渭北，政欲攻拔其城，通检将精甲万众出，政帅勇士鏖战，遣裨将突出阵后，登山执帜。金军见之，大呼曰：“伏发矣！”乃惊溃。政乘胜掩杀，通检走至城门而桥已绝，遂擒之。

和议成，帝召政还，军民诣部使者借留。及入见，条奏详明，帝善之。十三年，还镇，加检校少保，赐田五十顷。十四年，分利州为东西两路，政屯兴元府。久之，拜太尉。二十七年，卒，年六十。赠开府仪同三司，谥襄毅。

政守汉中十八年，六堰久坏，失灌溉之利，政为修复。汉江水决为害，政筑长堤捍之。凡利于民者不敢以军旅废。休兵十馀年，未尝升迁将士，上下安之。政故为吴璘裨将，及与璘分道建帅，执门下之礼益恭，世颇贤之。

论曰：李显忠生而神奇，立功异域，父子破家殉国，志复中原，中罹谗构，屡遭废黜，伤哉！杨存中出入淮甸，无大胜负，典兵最久，贵宠独隆，然颇能知几，不陷祸败，其亦有天幸者欤？郭浩、杨政克左右，玠、璘兄弟，保全川蜀。数君子皆人所属倚以成功者，奈何挠于和议，频失事机，人心沮丧，不得如吉甫、方叔，受祉振旅以成中兴之业，惜哉！

### 【校勘记】

- [1] 四川 原作“四州”，据本书卷三六六吴玠传、章颖宋南渡十将传卷三李显忠传改。
- [2] 淮西制置使 “淮西”原作“淮南”，据本书卷三二高宗纪、系年要录卷一九四改。
- [3] 张浚 原作“张俊”，据系年要录卷九九、北盟会编卷一六九改。
- [4] 李憺 系年要录卷一〇六、十朝纲要卷二三都作“李潒”。
- [5] 德顺军陇干人 “德顺”二字原倒。按宋无“顺德军”；本书卷八七地理志“德顺军”条：“庆历三年，即渭州陇干城建为军。”据改。
- [6] 中州 按宋无中州，本书卷八九地理志夔州路有忠州，疑“中”乃“忠”字之讹。



# 宋史卷三百六十八

## 列传第一百二十七

王德 王彦 魏胜 张宪  
杨再兴 牛皋 胡閔休

王德字子华，通远军熟羊砦人。以武勇应募，隶熙帅姚古。会金人入侵，古军怀、泽间，遣德谍之，斩一酋而还。补进武校尉。古曰：“能复往乎？”德从十六骑径入隆德府治，执伪守姚太师，左右惊扰，德手杀数十百人，众愕眙莫敢前。古械姚献于朝，钦宗问状，姚曰：“臣就缚时，止见一夜叉耳。”时遂呼德为“王夜叉”。

建炎元年，以勤王师倍道趋阙，改隶刘光世，平济南寇李昱、池阳寇张遇。光世将先锋讨李成，德以百骑觜贼，至蔡州上蔡驿口桥，贼疑为诱骑，拥众欲西。德麾骑大呼曰：“王师大至矣！”贼骇遁，追杀甚众。成奔新息，收散卒复战。贼见光世张盖行陈，不介冑，知为主帅，并兵围之。德突围拥光世还军，遂袭败李成。授武略大夫。

三年春，迁前军统领，屯天长。金人攻扬州，西军多溃，德趋宣化。会叛将张昱、张彦围和州，太守张绩求援于德，德兵傅城下，贼不意其至，大溃。迟明接战，斩昱，俘其兵骑万数，济自采石。

光世方谋讨苗、刘之逆，迎至建康，谓德曰：“江都之扰，诸军不审则盗。公可仗义夜涉大江，徇国急变。”遂以军属光世。会苗、刘走闽中，诏德追击，隶韩世忠。德欲自致功名，而世忠必欲德为之使，遣亲将陈彦章邀德于信州。彦章拔佩刀击德，德杀彦章，尸诸市。德至浦城，斩

苗瑀，擒马柔吉送行在。世忠讼其擅杀，下台狱，侍御史赵鼎按德当死，帝命特原之，编管郴州。

时光世屯九江，得杨惟忠所失空头黄敕，即以便宜复德前军统制，遣平信州妖贼王念经。行次饶州，会贼刘文舜围城，德引兵赴之，文舜请降。德纳而诛之，自馘不戮一人。谓诸校曰：“念经闻吾宿留，必不为备。”倍道而趋，一鼓擒之，献俘于朝。诏还旧秩，加武显大夫、荣州刺史。

四年，光世镇京口，以德为都统制。金兵复南，光世将退保丹阳，德请以死捍江，诸将恃以自强。分军扼险，渡江袭金人，收真、扬数郡。既而又遇敌于扬州北，有被重铠突阵者，德驰叱之；重铠者直前刺德，德挥刀迎之，即堕马。众褫骇，因麾骑乘之，所杀万计。

绍兴元年，平秀州水贼邵青。初，德与战于崇明沙，亲执旗麾兵拔栅以入，青军大溃。他日，馀党复索战，谍言将用火牛，德笑曰：“是古法也，可一不可再，今不知变，此成擒耳。”先命合军持满，陈始交，万矢齐发，牛皆返奔，贼众歼焉。青自缚请命，德献俘行在。帝召见便殿问劳，褒赏特异。迁中亮大夫、同州观察使。

三年，光世宣抚江、淮，当移屯建康，命韩世忠代之。德从数十骑自京口逆世忠，度将及麾下，徒步立道左，抗言曰：“擅杀陈彦章，王德迎马头请死。”世忠下马握其手曰：“知公好汉，乡来纤介不足置怀。”乃设酒尽欢而别。是冬，知巩州、熙河兰廓路兵马钤辖。

明年春，知兰州，徙屯池阳及当涂，为行营左护军前军统制。金兵掠江北，破滁州。德越江袭夺之，追至桑根，擒女真万户卢孛一人，千户十馀人。五年，改环庆副总管。

六年冬，刘豫遣麟、猊驱乡兵三十万，分东西道入寇，中外甚恐，议欲为保江计。殿帅杨沂中、统制张宗颜、田师中及德等分兵御之，大败猊兵于藕塘，猊挺身走；麟在顺昌闻之，亦拔砦遁。德追至寿春，弗及，获其粮舟四百艘。第功，除武康军承宣使，真拜相州观察使。

七年，改熙河兰廓路副总管、行营左护军都统制，驻师合肥。会光



世罢宣抚，诏德尽护其众，以郾琼副之。琼与德故等夷，耻屈其下，率众叛从刘豫。八年，命隶张俊，名其军曰“锐胜”。

十年，解颖昌围，俊檄德就取宿州。德倍道自寿春驰至蕲县，与敌游骑遇，遂入城，偃旗卧鼓，骑引去。因潜师宿州，夜半，薄贼营。敌将高统军诘朝压汴而陈，伪守马秦、同知耶律温以三千人阻水邀战。德策马先济，步骑从之。遥谓贼曰：“吾与金人大小百战，虽名王贵酋，莫不糜碎，尔何为者。”贼遂投兵降。马秦、耶律温驰入，闭门城守。德至，呼秦谕以逆顺，乃自缢而下。德叱其子顺先登，秦率温降，遣诣行在。德乘胜趋亳州，俊会于城父。时叛将郾琼屯亳，闻德至，谓三路都统制曰：“夜又未易当也。”遂遁。德入亳州，白俊曰：“今兵威已振，请乘破竹之势，进取东都。”俊难之，乃班师。策功第一，拜兴宁军承宣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再迁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封陇西郡侯。

十一年，金人自合肥入侵，游骑及江。俊议分军守南岸，德曰：“淮者，江之蔽也，弃淮不守，是谓唇亡齿寒也。敌数千里远来，餽道决不继，及其未济急击之，可以夺气；若迟之，使稍安，则淮非吾有矣。”俊犹豫未许。德请益坚，曰：“愿父子先越江，俟和州下，然后宣抚北渡。”俊乃许德即渡采石，俊督军继之。宿江中，德曰：“明旦，当会食历阳。”已而夜拔和州，晨迎俊入。敌退保昭关，又击走之，追至柘皋，与金人夹河而军。

诸将帅皆集，惟张俊后至，统制田师中欲待之，德怒曰：“事当机会，复何待！”径上马。兀术以铁骑十馀万夹道而阵，德曰：“贼右阵坚，我当先击之。”麾军渡桥，首犯其锋。一酋被甲跃马始出，德引弓一发而毙；乘胜大呼，令万兵持长斧，如墙而进。敌大败，退屯紫金山，德复尾击之。刘锜<sup>[1]</sup>谓德曰：“昔闻公威略如神，今果见之，请以兄礼事。”召拜清远军节度使、建康府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历浙东福建总管、荆南副都统制。二十五年，卒，赠检校少保，再赠少傅。二子琪、顺，亦以骁勇闻。

王彦字子才，上党人〔2〕。性豪纵，喜读韬略。父奇之，使诣京师，隶弓马子弟所。徽宗临轩阅试，补下班祗应，为清河尉。从泾原路经略使种师道两人夏国，有战功。

金人攻汴京，彦慨然弃家赴阙，求自试讨贼。时张所为河北招抚使，异其才，擢为都统制。使率裨将张翼、白安民、岳飞等十一将，部七千人渡河，与金人战。败之，复卫州新乡县，传檄诸郡。

金人以为大军至，率数万众薄彦垒，围之数匝。彦以众寡不敌，溃围出。诸将散归，彦独保共城西山，遣腹心结两河豪杰，图再举。金人购求彦急，彦虑变，夜寝屡迁。其部曲觉之，相率刺面，作“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字，以示无他意。彦益感励，抚爱士卒，与同甘苦。未几，两河响应，忠义民兵首领傅选、孟德、刘泽、焦文通等皆附之，众十馀万，绵亘数百里，皆受彦约束。金人患之，召其首领，俾以大兵破彦垒。首领跪而泣曰：“王都统砦坚如铁石，未易图也。”金人乃间遣劲骑挠彦粮道，彦勒兵待之，斩获甚众。益治兵，刻日大举，告期于东京留守宗泽。

泽召彦会议，乃将兵万馀渡河，金人以重兵袭其后而不敢击。既至汴京，泽大喜，令彦宿兵近甸，以卫根本。彦即以所部兵马付留守司，量带亲兵趋行在。时已遣宇文虚中为祈请使议和。彦见黄潜善、汪伯彦，力陈两河忠义延颈以望王师，愿因人心，大举北伐。言辞愤激，大忤时相意，遂降旨免对，以彦为武翼郎、阁门宣赞舍人，差充御营平寇统领。时范琼为平寇前将军，彦知琼有逆节，称疾不就，乞致仕，许之。

知枢密院事张浚宣抚川、陕，奏彦为前军统制。浚与金酋娄宿相持于富平，欲大举，初至汉中，会诸将议，彦独以为不可，曰：“陕西兵将上下之情，皆未相通，若少不利，则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阆、兴、洋，以固根本，敌人境，则檄五路兵来援，万一不捷，未大失也。”浚幕府不然其言。彦即请为利路钤辖，俄改金均房州安抚使、知金州。

时中原盗贼蜂起，加以饥馑，无所资食；惟蜀富饶，巨盗往往窥觊。桑仲既陷淮安、襄阳，乘势西向，均、房失守，直捣金州白土关，众号三十

万。仲，彦旧部曲也，以申榎请于彦曰：“仲于公无敢犯，愿假道入蜀就食耳。”彦乃遣统领官门立为先锋击之。贼锐甚，立战死。将士失色，或请避之。彦叱曰：“枢相张公方有事关陕，若仲越金而至梁、洋，则腹背受敌，大事去矣。敢言避者斩！”即勒兵趋长沙平，阻水据山，设伏以待。贼见官军少，蚁附搏战。彦执帜一麾，士殊死斗，贼败走。彦休士进击，追奔至白碛，复房州。

绍兴元年九月，权京西南路副总管李忠反，扰京西，遂攻金州诸关。贼众皆河朔人，骁果善战，彦与战不利，关陷。彦退屯秦郊，令将士尽伏山谷间，焚秦郊积聚，伪若遁者。秦郊距郡城二十里，路坦夷，彦募敢死士易麾帜，设奇以待。阅再宿，贼至秦郊，官军逆战，大败之，追袭至秦岭，遂复乾祐县以归。忠走降刘豫。

初，桑仲既败还襄阳，乃鳩集散亡陷邓州，凶焰复炽。南攻德安，西据均阳，分众三道：一攻住口关<sup>[3]</sup>，一出马郎岭，一捣洵阳，前军去金州不三十里。彦曰：“仲以我寡彼众，故分三道以离吾势，法当先破其坚，则脆者自走。”遣副将焦文通御住口，自以亲兵营马郎。相持一月，大战六日，贼大败，仲为其下所杀。又有王闢、董贵、祁守中阻兵窥蜀，势虽不及桑仲，然小者犹不减数万，彦悉讨平之。

是冬，伪齐秦凤经略使郭振以数千骑掠白石镇，彦与关师古并兵御之，贼大败，获振，复秦州。张浚承制以彦节制商、虢、陕、华州军马。

三年正月，兀术入侵，浚召彦与吴玠、刘子羽会于兴元。撒离曷自上津疾驰，不一日至洵阳。统制官郭进死之，彦退保石泉县。金人入金、均，彦趋西乡。二月，金人攻饶风关，彦与吴玠御之，不能却，关破，彦收馀兵奔达州。五月，彦遣兵至汉阴县，与刘豫将周贵战，大败之，复金州。浚承制进彦保康军承宣使<sup>[4]</sup>兼宣抚司参议，彦不受。

五年四月，差知荆南府，充归、峡、荆门公安军安抚使。彦因荆南旷土措置屯田，自蜀买牛千七百头，授官兵耕，营田八百五十顷，分给将士有差。六年二月，知襄阳府、京西南路安抚使，彦以岳飞嫌辞。浚奏彦为行营前护副军都统制、督府参谋军事。

六月，以八字军万人赴行在。至镇江，闻母丧，上疏乞解官，不许。诏免丧服，趣入对，遂以为浙西、淮东沿海制置副使，以所部屯通州之料角。七年正月，彦因遣将捕亡者于解潜军中，军士交斗于市，言者论其军政不肃，贬秩二等。彦不自安，乞终馀服。二月，复洪州观察使、知邵州。彦入辞，帝抚劳甚厚，曰：“以卿能牧民，故付卿便郡，行即召矣。”九年，卒于官，年五十。

彦称名将，当建炎初，屡破大敌，威声振河朔。时方挠于和议，遽召之还，又夺其兵柄而使之治郡，士议惜之。彦事亲孝，居官廉，子弟有战功，不与推赏。将死，召其弟侄，以家财均给之。

魏胜字彦威，淮阳军宿迁县人。多智勇，善骑射，应募为弓箭手，徙居山阳。绍兴三十一年，金人将南侵，聚刍粮，造器械，籍诸路民为兵。胜跃曰：“此其时也。”聚义士三百，北渡淮，取涟水军，宣布朝廷德意，不杀一人，涟水民翕然以听。

遂取海州。郡守渤海高文富<sup>[5]</sup>闻胜起，遣兵来捕胜。距海州南八十里大伊，与金兵遇，胜迎击走之，追至城下。众惊传水陆悉有兵，城中大恐，文富闭门守，驱民上城御之。胜令城外多张旗帜，举烟火为疑兵；又遣人向诸城门，谕以金人弃信背盟，无名兴师，本朝宽大爱民之意。城上民闻之，即开门，胜遣勇锐者登城楼，余自门入，莫有御者。独文富与其子安仁率牙兵拒守，胜整军与安仁父子战谯门内，杀安仁及州兵千馀，擒文富，民皆按堵。

胜权知州事，遣人谕胸山、怀仁、沭阳、东海诸县，皆定。乃蠲租税，释罪囚，发仓库，犒战士；分忠义士为五军，纪律明肃，部分如宿将。胜自兼都统制，益募忠义以图收复，远近闻之响应，旬日，得兵数千。即具其事报境上帅守，冀给军装器甲。时帅守虽知金人将渝盟，未有发其端者，莫敢以闻。

左军统制董成谋出西北取沂州，胜先遣间还，知金兵数万至沂，以

我军器甲未备，戒成勿动。成不从胜，率所部千余人直入沂州巷战，杀其守及军士三千余，众悉降，得器甲数万。金人生兵复集，竞登屋掷瓦击之，成军几败。胜欲斩成，以其骁勇，释之。

金人遣同知海州事蒙恬镇国以兵万余取海州，抵州北二十里新桥。胜帅兵出迎之，设伏于隘，阵以待。众殊死战，伏发，贼大败，杀镇国，馘千人，降三百人，军声益振。山东之民咸欲来附，胜传檄招谕，结集以待王师之至。

沂民壁苍山者数十万，金人围之，久不下，砦首滕晔告急于胜。胜提兵往救之，阵于山下。金人多伏兵，胜兵遇伏，皆赴砦。金人袭之，胜单骑而殿，以大刀奋击。金人望见胜，知其为将也，以五百骑围之数重。胜驰突四击，金阵开复阖。战移时，身被数十枪，冒刃突围。金兵追之，马中矢踣，步而入砦，无敢当者。金人又急攻，绝其水，砦中食干糒，杀牛马饮血，胜默祷而雨骤作。

金人攻益急，周山为营，胜度其必复攻海州，因间出砦趋城中。金人果解苍山围，自新桥抵城下，胜出战皆捷。金分兵四面攻之，胜募士登城以御，矢石如雨者七日，金兵死伤多，遁去。胜尝出战，矢中鼻贯齿，不能食，犹亲御战。

胜起义久，朝廷尚未知。沿海制置使李宝遣其子公佐由海道觐敌，至州，始遣忠义将朱震、褚道诣行在，白胜姓名于执政，始知胜之功焉。

金主亮举兵渡淮，虑胜睨其后，分军数万来攻。会李宝帅舟师往胶西，破金人舟舰，胜遣人邀之，同击金人于新桥，大败之。金兵未退，宝知金舟将遁，复以兵登舟备海道。金主初命造海舰，欲分军入苏、杭，悉以中原民操舟楫。民家送衣裘者相告语，俟王师至即背之。及宝舟入岛中，适北风劲，舟不进。有顷反风，金人舣舟于岸，操舟者望见宝舟，谬云此金国兵也，俾皆入舟中。舟忽至，金人不知，宝纵火焚其舟。舟以赤油绢为帆，风顺火炽，操舟者皆登岸走。金兵在舟中者，坐以待缚，载之槛车，悉获其舟。

宝既捷，胜亦还州为捍御计。金兵至，营于城北砂巷，列阵将攻关

门，先遣人说胜使降。胜开门出谕之曰：“汝主叛盟失信，无故兴兵，我朝以仁义之师，来复旧疆，汝主渡淮必败。尔等宜早来归，必获爵赏。”时金兵已逼关，胜登关门张乐饮酒，犒军士，令固守勿出战。金兵攻之逾时，乃少遣士出，凭险隘击之。金人知不可攻，率军转而渡河，袭关后。胜敛兵入城，金兵追将及，胜独乘马逐之，叱曰：“魏胜在此！”闻之皆辟易，士卒后人者不复敢追。

胜军已入城，金兵径趋城东，欲过砂堰圜城为营。胜先已据堰备之，金军不得过，拒战竟日，终不能近。有新募士守河者，不知兵<sup>[6]</sup>，金兵遽过河，胜恐绝河路，亟收军入城。金兵追至东门外黄土坂，胜单骑逐之，大叱之，金兵五百皆望风退。胜又追十数里，士得入城；有不得入者，由城南入西门。金兵复自西南来袭，胜从后叱之，金兵骇散，手杀数人。奏功授阁门祗候，差知海州兼山东路忠义军都统。遣其子昌同 峒崕山首领张荣，持旗榜往结山东忠义。

金兵自新桥、关子门、砂堰之败，杀伤者众。一日黎明，乘昏雾，四面薄城急攻。胜激励士卒，竭力捍御，矢石交下。城上熔金液，投火牛。金兵不能前，多死伤，乃拔砦走。距海州为长垣，包州城于中，使不能出。及亮死，乃解去。

胜善用大刀，能左右射，旗揭曰“山东魏胜”，金人望见即退走。胜为旗十数，书其姓名，密付诸将，遇鏖战即揭之，金兵悉避走。初，胜起义时，无州郡粮饷之给，无府库仓廩之储。胜经画市易，课酒榷盐，劝柴豪右。环海州度视敌兵攻取处，筑城浚隍，塞关隘，在军，未尝一日懈弛，恒如寇至。方纠集远迩，犒劳士卒，期约有日，会金主亮被弑，金兵北归，王师亦南还矣。

初，亮闻胜在海州，知不可取，曰：“少须，他时取之易耳。”亮既殒，胜益得自治军旅，人皆精锐。获金谍者，犒以酒食，厚赂遣还。有自北方来归者，与之同卧起，共饮食，示以不疑；周其窶贫，使之感激。自是山东、河北归附者众，得金人虚实，悉以上闻。又第其忠义士功能，假授官资，因李宝转达于朝，悉如所请。

金人遣山东路都统、总管以兵十万攻海州。时宝帅海舟水陆并进，抵城北砂巷，胜率众合宝军大破之，斩首不可计，堰水为之不流，馀悉奔溃。胜独率兵追北二十里，至新桥，又破之，尽获其鞍马器甲。宝亦驻海州，为进取计。

金人复遣五斤太师发诸路兵二十馀万来攻海州，先遣一军自州西南断胜军饷道。胜择勇悍士三千馀骑，拒于石罔堰，金军不能进。逮夜始还，留千人备险隘。金兵十万来夺，胜率众鏖战，杀数千人，馀皆遁去，下令守险勿追。报宝，宝以防海道，登舟，不复发兵。金兵盛集，胜力拒之，自旦至暮，金兵不能夺。胜令步卒整队前行，自为殿。

时百姓以宝既登舟，惧金兵大至，皆欲入城，统制郭蔚闭城门不纳。人民牛马蔽野，呼号动地，城中亦惧。胜入城，谕以贼势退怯之状，固守可保无虞，乃开门尽纳之。居无何，金兵环城围数重，胜与郭蔚分兵备御，偃旗仆鼓，寂若无人。金军惊疑，数日不敢攻，已乃植云梯，置炮石，四面合围，负土填壕。胜俟其近城，鸣鼓张旗，矢石俱发，继以火牛、金液，凡三昼夜，金兵竟不能近。于是罢攻，修营垒，绝河道，谋为固守。胜俟其不备掩击，或独出扰之，使不得休息。又间夜发兵劫其营，或焚其攻具。

既而金人并力急攻，胜告急于李宝。宝以闻，还报城中，已命张子盖率兵来解围。金人亦知子盖军且至，已有退意。顷之，子盖先帅骑兵至，胜出与子盖议战事，且促其步卒。胜出军城北砂巷，与金军大战，斩首不可计，追数十里，馀兵皆遁。胜与子盖议进讨，子盖曰：“受诏解围，不知其他。”遂率军还。城中疑惧，欲随王师出，胜亲邀于道而谕之，至涟水军，与偕还。

时都督张浚在建康，招胜，询以军务。转罔门宣赞舍人，差充山东路忠义军都统制兼镇江府驻扎御前前军统制，仍知海州。胜还。

隆兴元年，诏以镇江御前同统制魏全来守海州，督府亦遣贾和仲充山东、河北路招抚使，节制本路军马，海州驻扎。和仲忌胜，阴诱忠义军使不安。胜与辨是非，和仲又谗胜于都督，感之。呼胜至镇江计事，罢



其职，改京东路马步军副总管、都督府统制，建康府驻扎。既而督府知和仲所诬，罢之，复胜旧职，仍遣镇江御前后军屯海州，代前军还镇江。

胜既还海州，镇抚一方，民安其政。改忠州刺史。海州城西南枕孤山，敌至，登山瞰城中，虚实立见，故西南受敌最剧。胜筑重城，围山在内，寇至则先据之，不能害。

胜尝自创如意战车数百两，炮车数十两，车上为兽面木牌，大枪数十，垂毡幕软牌，每车用二人推毂，可蔽五十人。行则载辘重器甲，止则为营，挂搭如城垒，人马不能近；遇敌又可以御箭簇。列阵则如意车在外，以旗蔽障，弩车当阵门，其上真床子弩，矢大如凿，一矢能射数人，发三矢可数百步。炮车在阵中，施火石炮，亦二百步。两阵相近，则阵间发弓弩箭炮，近阵门则刀斧枪手突出，交阵则出骑兵，两向掩击，得捷拔阵追袭，少却则入阵间稍憩。士卒不疲，进退俱利。伺便出击，虑有拒遏，预为解脱计，夜习不使人见。以其制上于朝，诏诸军遵其式造焉。

二年，以议和撤海州戍，命胜知楚州，以本州官吏及部兵赴新治。诏胜同淮东路安抚使刘宝、知高邮军刘敏措置盱眙军、楚州一带，胜专一措置清河口。时和议尚未决，金兵乘其懈，以舟载器甲糗粮自清河出，欲侵边。胜觐知之，身帅忠义士拒于清河口。金兵诈称欲运粮往泗州，由清河口入淮。胜知其谋，欲御之，都统制刘宝以方议和，不许。金骑轶境，胜率诸军拒于淮阳，自卯至申，胜负未决。金军增生兵来，胜与之力战，又遣人告急于宝。宝在楚州，相距四十里，坚谓方讲和，决无战事，迄不发一兵。胜矢尽，救不至，犹依土阜为阵，谓士卒曰：“我当死此，得脱者归报天子。”乃令步卒居前，骑为殿，至淮阴东十八里，中矢，坠马死，年四十五。

事闻，赠保宁军节度使，谥忠壮。时淮南未平，诏于镇江府江口镇立庙，赐号褒忠，仍俟事定更祠于战没处。且令有司刻木以斂，葬于镇江。官其二子，郊武功大夫、忠州刺史，昌承信郎。赐银千两，绢千匹，宅一区，田百顷。其后使者过淮东，始得其详，还言于朝。以刘宝不出救兵，削两镇节钺，没人家赀，贬琼州死。胜所纠集忠义，有为贾和仲诱

隶别屯及撤戍隔绝者，尚五千余人，入京口屯驻前军。

郊，添差扬州兵马铃辖。淳熙十五年，孝宗语枢臣曰：“魏胜之子，当与优异。”又曰：“人材须用而后见，使魏胜不因边衅，何以见其才？”诏郊添差两浙西路马步军副总管。

张宪，飞爱将也。飞破曹成，宪与徐庆、王贵招降其党二万。有郝政率众走沅州，首被白布，为成报仇，号“白巾贼”，宪一鼓擒之。

飞遣宪复随州，敌将王嵩不战而遁。进兵邓州，距城三十里，遇贼兵数万迎战。与王万、董先各出骑突击，贼众大溃，遂复邓州。

十年，金人渝盟入侵，宪战颍昌、战陈州皆大捷，复其城。兀术顿兵十二万于临颖县，杨再兴与战，死之。宪继至，破其溃兵八千，兀术夜遁。宪将徐庆、李山复捷于临颖东北，破其众六千，获马百匹，追奔十五里，中原大震。

会秦桧主和，命飞班师，宪亦还。未几，桧与张俊谋杀飞，密诱飞部曲，以能告飞事者，宠以优赏，卒无人应。闻飞尝欲斩王贵，又杖之，诱贵告飞。贵不肯，曰：“为大将宁免以赏罚用人，苟以为怨，将不胜其怨。”桧、俊不能屈，俊劫贵以私事，贵惧而从。时又有王俊者，善告讐，号“雕儿”，以奸贪屡为宪所裁。桧使人谕之，俊辄从。

桧、俊谋以宪、贵、俊皆飞将，使其徒自相攻发，因及飞父子，庶主上不疑。俊自为状付王俊，妄言宪谋还飞兵，令告王贵，使贵执宪。宪未至，俊预为狱以待之。属吏王应求白张俊，以为密院无推勘法。俊不听，亲行鞫炼，使宪自诬，谓得云书，命宪营还兵计。宪被掠无全肤，竟不伏。俊手自具狱成，告桧械宪至行在，下大理寺。

桧奏召飞父子证宪事。帝曰：“刑所以止乱，勿妄追证，动摇人心。”桧矫诏召飞父子至。万俟卨诬飞使于鹏<sup>[7]</sup>、孙革致书宪、贵，令虚申警报以动朝廷，云与宪书规还飞军。其书皆无有，乃妄称宪、贵已焚之矣，但以众证具狱。语在飞传。宪坐死，籍家赀。绍兴三十二年，追复

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闽州观察使，赠宁远军承宣使，录其家。

杨再兴，贼曹成将也。绍兴二年，岳飞破成，入莫邪关。第五将韩顺夫解鞍脱甲，以所虏妇人佐酒。再兴率众直入其营，官军却，杀顺夫，又杀飞弟翻。成败，再兴走跃入涧，张宪欲杀之，再兴曰：“愿执我见岳公。”遂受缚。飞见再兴，奇其貌，释之，曰：“吾不汝杀，汝当以忠义报国。”再兴拜谢。

飞屯襄阳以图中原，遣再兴至西京长水县之业阳，杀孙都统及统制满在，斩五百余人，俘将吏百人，馀党奔溃。明日，再战于孙洪涧，破其众二千，复长水，得粮二万石以给军民，尽复西京险要。又得伪齐所留马万匹。刍粟数十万。中原响应。复至蔡州，焚贼粮。

飞败金人于郾城，兀术怒，合龙虎大王、盖天大王及韩常兵逼之。飞遣子云当敌，鏖战数十合，敌不支。再兴以单骑入其军，擒兀术不获，手杀数百人而还。兀术愤甚，并力复来，顿兵十二万于临颖。再兴以三百骑遇敌于小商桥，骤与之战，杀二千余人，及万户撒八、李董、千户百人。再兴战死，后获其尸，焚之，得箭镞二升。

牛皋字伯远，汝州鲁山人。初为射士，金人入侵，皋聚众与战，屡胜，西道总管翟兴表补保义郎。杜充留守东京，皋讨剧贼杨进于鲁山，三战三捷，贼党奔溃。累迁荣州刺史、中军统领。金人再攻京西，皋十馀战皆捷。加果州团练使。京城留守上官悟辟为同统制兼京西南路提点刑狱。金人攻江西者，自荆门北归，皋潜军于宝丰之宋村，击败之。转和州防御使，充五军都统制。又与李董战鲁山邓家桥，败之。转西道招抚使。伪齐乞师于金人寇，皋设伏要地，自屯丹霞以待。敌兵悉众来，伏发，俘其首豪郑务儿。迁安州观察使，寻除蔡唐州信阳军镇抚使、知蔡州。遇敌战辄胜，加亲卫大夫。

会岳飞制置江西、湖北，将由襄、汉规中原，命皋隶飞军。飞喜甚，即辟为唐邓襄郢州安抚使，寻改神武后军中部统领。伪齐使李成合金人入寇，破襄阳六郡。敌将王嵩在随州，飞遣皋行，裹三日粮。粮未尽，城已拔，执嵩斩之，得卒五千，遂复随州。李成在襄阳，飞遣皋以骑兵击破之，复襄阳。

金人攻淮西，飞遣皋渡江，自提兵与皋会。时伪齐驱甲骑五千薄庐州，皋遥谓金将曰：“牛皋在此，尔辈胡为见犯？”众皆愕然，不战而溃。飞谓皋曰：“必追之，去而复来，无益也。”皋追击三十馀里，金人相践及杀死者相半，斩其副都统及千户五人，百户数十人，军声大振。

庐州平，进中侍大夫。从平杨么，破之。么技穷，举钟子仪投于水，继乃自仆。皋投水擒么，飞斩首函送都督行府。除武泰军承宣使，改行营护圣中军统制，寻充湖北、京西宣抚司左军统制，加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

金人渝盟，飞命皋出师战汴、许间，以功最，除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成德军承宣使，枢密行府以皋兼提举一行事务。宣抚司罢，改鄂州驻扎御前左军统制，升真定府路马步军副统总管，转宁国军承宣使、荆湖南路马步军副总管。

绍兴十七年上巳日，都统制田师中大会诸将，皋遇毒，亟归，语所亲曰：“皋年六十一，官至侍从，幸不啻足。所恨南北通和，不以马革裹尸，顾死庸下耳。”明日卒。或言秦桧使师中毒皋云。

初，桧主和，未几，金渝盟入侵，帝手札赐飞从便措置。飞乃命皋及王贵、董先、杨再兴、孟邦傑、李宝等经略东西京、汝、郑、颍、陈、曹、光、蔡诸郡；又遣梁兴渡河，纠合忠义社取河东、北州县。未几，李宝捷于曹州，捷于宛亭，捷于渤海庙；董先、姚政捷于颍昌；刘政捷于中牟。张宪复颍昌、淮宁府；王贵之将杨成复郑州；张应、韩清复西京。皋及傅选捷于京西，捷于黄河上。孟邦傑复永安军，其将杨遇复南城军，又与刘政捷于西京。梁兴会太行忠义及两河豪杰赵云、李进、董荣、牛显、张峪等破金人于垣曲，又捷于沁水〔8〕，追至孟州之邵原，金张太保、成太保等

以所部降，又破金高太尉兵于济源。乔握坚等复赵州；李兴捷于河南府，捷于永安军；梁兴在河北取怀、卫二州，大破兀术军，断山东、河北金帛马纲之路，金人大扰。未几，岳飞还朝，下狱死，世以为恨云。

胡闢休字良弼，开封人。宣和初，入太学。时方讳兵，闢休著兵书二卷。靖康初，创知兵科，闢休应试，中优等，补承信郎。

金人围城，闢休分地而守。二帝诣金营，闢休欲结义士劫之，何桌禁止之。二帝北迁，范琼散勤王师，闢休曰：“勤王师可进不可退。”檄令随军而无靖康年号，闢休得之泣下，怀檄而走，从辛道宗勤王。南渡，以忠义进两官。湖湘盗起，或曰招之便，或曰讨之便，闢休作致寇、御寇二篇，言天地之气，先春后秋，招之不伏则讨之。于是以岳飞为招讨使，飞辟闢休为管机宜文字。以诛钟子仪功，进成忠郎。

飞被诬死，闢休发愤杜门，佯疾十年，卒。有勤王忠义集藏于家。孙照，德安太守。

论曰：王德素有威略，蚤隶刘光世，审其不可恃；晚从张俊，竟以功名显，其知所择哉。王彦弃家赴国，累破坚敌，威振河朔；晚夺兵柄，使之治郡，用违其材，惜矣。魏胜崛起，无甲兵粮饷之资，提数千乌合之众，抗金人数十万之师，卒完一州，名震当时，壮哉！然见忌于诸将，无援而战死，亦可惜矣。张宪等五人皆岳飞部将，为敌所畏，亦一时之杰也；然或以战没，或以愤卒，而宪以不证飞狱冤死，悲夫！

## 【校勘记】

〔1〕刘锜 原作“刘琦”，据系年要录卷一三九、北盟会编卷二〇五改。

〔2〕上党人 系年要录卷八、北盟会编卷一九八载王彦行状都作“河内人”。

前书又说：“世为高平大姓，后徙居覃怀。”上党、高平皆属河东路。覃怀

即怀州,宋为河内郡防御。

- [3]住口关 原作“注口关”,据系年要录卷五〇、北盟会编卷一四九、卷一九八改。下同。
- [4]保康军承宣使 按系年要录卷六六、北盟会编卷一九八王彦行状都作“保大军承宣使”;王彦除保康军承宣使在绍兴六年,见系年要录卷九八及同上行状。疑此有误。
- [5]高文富 章颖宋南渡十将传卷四魏胜传、李幼武四朝名臣言行录别集卷一三魏胜条都作“高文多”。
- [6]不知兵 “兵”字原脱,据宋南渡十将传卷四魏胜传补。
- [7]于鹏 原作“子鹏”,据系年要录卷一四三、岳珂金陀粹编卷八行实编年改。
- [8]沁水 原作“心水”,据北盟会编卷二〇七、金陀续编卷二二襄阳石刻事迹之一改。



# 宋史卷三百六十九

## 列传第一百二十八

张俊 从子子盖 张宗颜 刘光世  
王渊 解元 曲端

张俊字伯英，凤翔府成纪人。好骑射，负才气。起于诸盗，年十六，为三阳弓箭手。政和七年，从讨南蛮，转都指挥使。宣和初，从攻夏人仁多泉，始授承信郎。平郛州贼李太及河朔、山东武胡群寇，功最，进武德郎。

靖康元年，以守东明县功，转武功大夫。金人攻太原，城守，命制置副使种师中<sup>[1]</sup>往援，屯榆次。金人以数万骑压之。俊时为队将，进击，杀伤甚众，获马千匹，请乘胜要战。师中以日不利，急令退保。金人谍俊计不行，悉兵合围，攻益急。榆次破，师中死之。俊与所部数百人突围而出，且行且战，至乌河川，再与敌遇，斩五百级。

金人围汴京，高宗时为兵马大元帅，俊勒兵从信德守臣梁扬祖勤王。高宗见俊英伟，擢元帅府后军统制，累功转荣州刺史。建炎元年正月，从高宗至东平府。时剧贼李昱据兖州，命俊为都统制讨之。与数骑突围挠战，诸军争奋，贼遂歼。进桂州团练使，寻加贵州防御使<sup>[2]</sup>。

中书舍人张徽，自汴京赍蜡诏，命高宗以兵付副帅还京，高宗问大计，俊曰：“此金人诈谋尔。今大王居外，此天授，岂可徒往？”因请进兵，高宗许之，遂如济州。



开启乾龙节，迫夜，有告高宗，欲俟元帅谒香劫以叛。群议集诸军屯备，俊曰：“元帅不出，奸谋自破。”遂徙州治。贼术穷，黎明，引军北遁，俊勒兵追杀之。进徐州观察使。

高宗以俊忠劳日积，迁拱卫大夫。既而汴京破，二帝北迁，人心皇皇，俊恳辞劝进，高宗涕泣不许。俊曰：“大王皇帝亲弟，人心所归，当天下汹汹，不早正大位，无以称人望。”且白耿南仲奏之，表三上。高宗发济州，俊便道扈行。至应天府，高宗始即位。初置御营司，以俊为御营前军统制，遣还京迎隆祐太后。权秦凤兵马钤辖。寻奉太后及六宫以归，除带御器械。

时江、淮群盗蜂起，俊讨杜用于淮宁，赵万、郭青于镇江，陈通于杭州，蒋和尚等于兰溪，皆平之。落阶官，除正任观察使。二年，升秦凤路马步军副总管，寻破秀州贼数万，缚徐明斩之。进武宁军承宣使。

帝如扬州，召诸将议恢复，俊曰：“今敌势方张，宜且南渡，据江为险，练兵政，安人心，俟国势定，大举未晚。”俊又请移左藏库于镇江。既而敌掩至，已逼近甸，俊亟奏饬甲乘，从帝如临安。

苗傅、刘正彥反，俊时屯兵吴江县。傅等矫诏加俊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以三百人赴秦风，命他将领馀兵。俊知其伪，拒不受。三军汹汹，俊谕之曰：“当诣张侍郎求决。”即引所部八千人至平江。张浚语俊以傅等欲危社稷，泣数行下，俊大恻。浚谕以决策起兵问罪，俊泣拜，且曰：“此须侍郎济以机术，毋惊动乘舆。”吕颐浩至，俊见之，亦涕泣曰：“今日惟以一死报国。”刘光世以所部至，俊释旧憾。韩世忠来自海上，俊借一军与之俱。世忠为前军，俊以精兵翼之，光世次之。战于临平，傅等兵败，开城以出。世忠、俊、光世入城，见于内殿，帝嘉劳久之，拜镇西军节度使、御前右军都统制，寻为浙东制置使。

金人分兵深入，渡江攻浙，杜充弃建康，韩世忠自镇江退保江阴。帝如明州，俊自越州引兵至。兀术攻临安，帝御楼船如温州，留俊于明州以拒敌。帝赐亲札曰：“朕非卿，则倡义谁先；卿舍朕，则前功俱废。宜戮力共扞敌兵，一战成功，当封王爵。”癸卯除夕，金兵至城下，俊使统

制刘宝与战，兵少却，其将党用、丘横死之，于是统制杨沂中、田师中、统领赵密皆殊死战。沂中舍舟登岸力战，殿帅李质以班直来助，守臣刘洪道率州兵射其旁，大破之，杀数千人。金呼人至砦计事，俊令小校往。金人与语，欲如越州请降，俊拒之。戒将士毋骄惰，虑敌必再至，下令清野，多以轻舟伏弩，闭关自守。

四年正旦，忽西风起，金人乘之，果复攻明州。俊与刘洪道坐城楼上，遣兵掩击，杀伤大当。金人奔北，死于江者无数，夜拔砦去，屯馀姚，且请济师于兀术。后七日，敌再至，俊引兵趋入台州，明州居民去者十七八。

未几，江、浙群盗蜂起，授俊两浙西路、江南东路制置使，以所部招收群盗，命后军统制陈思恭隶之，且令两浙宣抚使周望以兵属俊，刘光世、韩世忠之外，诸将皆受节度。六月，改御前五军为神武军，俊即本军为神武右军都统制，除检校少保、定江昭庆军节度使。十月，浙西群盗悉平，改江南招讨使。

绍兴元年，帝至会稽。时金人残乱之余，孔彦舟据武陵，张用据襄汉；李成尤悍，强据江、淮、湖湘十馀州，连兵数万，有席卷东南意，多造符讖蛊惑中外，围江州久未解，时方患之。范宗尹请遣将致讨，俊慨然请行，遂改江、淮路招讨使。

成党马进在筠州。豫章介江、筠之间，俊闻命就道，急趋豫章，且曰：“我已得洪州，破贼决矣。”乃敛兵，若无人者，金鼓不动，令将士登城者斩。居月馀，进以大书牒来索战，俊以细书状报之，贼以俊为怯。俊谍知贼怠，乃议战。岳飞为先锋，杨沂中由上流径绝生米渡，出贼不意，追奔七十里，至筠州。贼背筠河而阵，俊用杨沂中计，亲以步兵当其前，精骑数千授沂中及陈思恭，俾从山后夹击，以午为期。俊与贼鏖战至午，精骑自山驰下，贼骇乱退走，大败。

既复筠州、临江军，捷奏，帝赐御笔，谓：“宜乘贼势已衰，当官军已振，驱除剿戮，速收全功。”俊未拜亲诏，已追至北奉新楼子庄。贼党商元据草山，挟险设伏，俊遣步兵从间道直趋山椒，杀伏夺险，乘胜追至江

州。成势迫，绝江而遁，号俊为“张铁山”。复江州。已而兴国军等处群盗闻俊兵至，皆遁去。俊引兵渡江至黄梅县，亲与成战。成怨奉新失险之败，据石幢坡，凭山以木石投人。俊先遣游卒进退，若争险状以贼喊，俊亲冒矢石，帅众攻险，贼众数万俱溃，马进为追兵所杀，成北走降刘豫，诸郡悉平。拜太尉。

四年十月，金人与刘豫分道入侵。先是谍至，举朝震恐，或请他幸。俊谓赵鼎曰：“避将何之？惟向前进一步，庶可脱。当聚天下兵守平江，徐为计。”鼎曰：“公言避非策，是也；以天下兵守一州，非也。公但坚前议足矣。”遂以俊为两浙西路、江南东路宣抚使，屯建康。既而改淮西宣抚使。濒江相距逾月，敌不得入。俊遣张宗颜潜渡至六合，出其背。敌将引去，俊继遣王进曰：“敌既无留心，必径渡淮去，可速及其未济击之。”进往，敌果北渡，遂薄诸淮，大败之，获其首程师回、张延寿以献。

五年，刘麟入寇，俊与杨沂中合兵拒于泗州。六年，改崇信、奉宁军节度使。刘麟兵十馀万犯濠、寿，诏并以淮西属俊，杨存中亦听节制，与俊合兵拒敌。俊分遣存中与张宗颜、王玮、田师中等，自定远军次越家坊，遇刘猊左右军，击走之。俊率大军鼓行而前，至李家湾遇猊大兵，与战，杀获略尽，降者万馀人，猊仅以身免。拜少保，加镇洮、崇信、奉宁军节度使。帝曰：“卿议论持重，深达敌情；兼闻挽强之士数万，报国如此，朕复何虑。”又曰：“群臣谓朕待卿独厚，其仰体眷怀，益思勉励。”

七年，改淮南西路宣抚使<sup>[3]</sup>，置司盱眙。俊与韩世忠入见，议移屯。秦桧奏：“臣尝语世忠、俊，陛下倚此二大将，譬如两虎，固当各守藩篱，使寇不敢近。”帝曰：“正如左右手，岂可一手不尽力邪？”命俊自盱眙屯庐州。八年，金人请寝兵，许之。赐俊“安民靖难功臣”，拜少傅<sup>[4]</sup>。

九年冬<sup>[5]</sup>，金复渝盟，再破河南，图顺昌府，命俊策应刘锜。俊督军渡江，金人引退。继而金人三路都统自东、南两京分道来侵，抵亳州北渡河，俊收宿、亳诸军击之，尽复卫真、鹿邑等地，师还。十年，酈琼在亳州，俊以大军至城父，都统制王德下符离，乘胜趋亳与俊合。俊引军入城，金人弃城遁，父老列香花迎俊，遂复亳州，留统制宋超守之。俊引

军还寿春，进少师，封济国公。

十一年二月，兀术入合肥，渐攻历阳，江东制置大使叶梦得见俊，请速出军。俊遣兵渡江，谕诸将曰：“先得和州者胜。”王德愿为诸军先，士鼓噪而行。敌已据之，德率众渡采石先登，俊宿中流。德抵城下，金人退屯昭关。后三日，复败金将韩常于含山。命关师古复巢县，遂复昭关。使左军统制赵密偃兵篁竹，出六丈河以分金势。张守忠以五百骑败金人于全椒。未几，敌断石梁以拒俊，俊疾作，力疾引众涉流登岸，追击之。王德与杨存中、刘锜会兵，败金人于柘皋。拜枢密使。俊知朝廷欲罢兵，首请纳所统兵。议赏宿、亳功，俊部将王德、田师中、刘宝、李横、马立、张漈六人同日首受上赏。

俊力赞和议，与秦桧意合，言无不从。荐士大夫监司、郡守者甚众，虽刘子羽自谪籍起家，亦俊力也。加太傅，封广国公，寻进益国公。十二年十一月，以殿中侍御史江邈论之，罢为镇洮、宁武、奉宁军节度使，充醴泉观使。初，桧以俊助和议，德之，故尽罢诸将，以兵权付俊。岁馀，俊无去意，故桧使邈攻之。寻进封清河郡王，奉朝请。

十三年，敕修甲第，遣中使就第赐宴，侑以教坊乐部。十六年，改镇静江、宁武、静海军。二十一年冬，帝幸其第，拜太师，以其侄清海军承宣使子盖为安德军节度使，其他子弟迁秩者十三人。

南渡后，俊握兵最早，屡立战功，与韩世忠、刘锜、岳飞并为名将，世称张、韩、刘、岳。然濠、寿之役，俊与锜有隙，独以杨沂中为腹心，故有濠梁之劫。岳飞冤狱，韩世忠救之，俊独助桡成其事，心术之殊也，远哉！帝于诸将中眷俊特厚，然警敕之者不绝口。自淮西入见，则教其读郭子仪传；召入禁中，戒以毋与民争利，毋兴土木。

二十四年六月薨，年六十九。辍视朝三日，敛以一品服，帝临奠哭之恸。追封循王。子五人：子琦、子厚、子颜、子正、子仁。

子盖字德高。父宏，应募从俊军河上。金人破开德府，宏战死。子盖初从韩世忠讨苗傅，补承信郎，累功迁武功郎。

绍兴六年，刘猷大举入寇，过定远县，将趋宣化窥江，诏遣俊会刘光世军剿之。子盖从俊击猷于藕塘，授阁门宣赞舍人。明年，改昌州刺史、江南东路马步军都总管。十年，金人再取河南，以兴复宿、亳功，迁登州防御使兼宣抚司衙兵副统制。

十一年二月，兀术入庐州，攻含山县，渐攻历阳。俊遣兵渡江，子盖从王德驰入和州，金人退屯昭关。会刘锜自东关引兵出清溪邀击金人，俊遣子盖与锜会，大战于柘皋，败之，军势赫张。兀术复攻濠州，子盖又败之于周梁桥，除兴宁军承宣使。和议成，改建康府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十三年，授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两浙西路马步军都总管。帝幸俊第，授子盖安德军节度使。

三十二年春，金人攻海州急，以子盖为镇江府都统往援之，即日渡江，驰至楚州。淮东漕臣龚涛谓之曰：“敌众十倍，兵力不支，宜张虚声攻淮阳，使之必救，则海州可解。”子盖曰：“彼若不救，将如之何？”乃亟趋涟水，取便道以进。次石湫堰，金人陈万骑于河东，子盖率精锐数千骑击之，谓麾下曰：“彼众我寡，利在速战。”遣统制张玘略阵，玘中流矢，子盖曰：“事急矣！”奋臂大呼，驰入阵，诸将继之殊死战。贼大败，拥溺石湫河死者半，围遂解。金人重整军来战，子盖再率精锐击之，获其车马、铠仗万计，退屯泗州。

孝宗即位，召对，赐鞍马、铠甲、束带，且令招集勇敢，相时而动。子盖受命还，招金大将萧鹞巴、耶律造哩将其众来降。寻以疾还镇江，授检校少保、淮东招抚使，未上，卒，年五十一。赠太尉，谥恭壮。

子盖从俊征讨藕塘、柘皋，虽多奏功，未能出诸将右，惟海州一捷可称云。

张宗颜字希贤，延安人。父吉，为泾原将，解宣威城围，死之。宗颜以父恩补三班借职，监阆乡酒税，积官至泾原副将、权殿前司统辖。御营军统制张俊选为统领，从俊讨浙西寇。秀州军校徐明以城叛，宗颜夜

袭其城，明遁。转忠州刺史，迁御前中军统制。

金人攻明州，宗颜破其前军。盗杨勅破松溪，命宗颜及李捧、陈思恭讨之。宗颜次浦城不进，勅又掠建州。宗颜趋南剑州，与勅遇，遂归。盗犹未平，谬言已击退。侍御史沈与求劾宗颜三将并出，不能平数千之溃卒，何以示敌。贬二秩。从俊讨李成，与成将马进战玉隆观，败之。迁环庆路马步军副总管、神武右军统制，改麟州观察使。

伪齐挟金人攻宣化镇，俊遣宗颜潜渡江，出其后袭之，不胜。俊庇之，以捷闻，遂加沂州防御使。继以兵袭击淮北，复迁崇信军承宣使、宣抚司前军统制。伪齐入寇，诏张俊解淮西急。督府张浚遣杨沂中与俊合，檄宗颜自泗州为后继。与猊遇于李家湾，大破之，横尸满野，猊仅以身遁。擢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武信军承宣使。

八年，知庐州，总帅事。敌数百骑抵城下，宗颜以骑百馀御之，敌退。有至自淮北者，传金人言曰：“此张铁山弟也。”绍兴九年卒，年四十四。赠保静军节度使，谥壮敏。

刘光世字平叔，保安军人，延庆次子。初以荫补三班奉职，累升鄜延路兵马都监、蕲州防御使。方腊反，延庆为宣抚司都统，遣光世自将一军趋衢、婺，出其不意破之。贼平，授耀州观察使，升鄜延路兵马钤辖。

时有事燕蓟，光世从延庆取易州，授奉国军承宣使。金将郭药师降，除威武、奉宁军承宣使。延庆遣诸将捣虚趋燕，以光世为后继。光世不至，诸将失援而溃，降三官。

河北贼张迪掠濬州境，诏光世讨之。光世曰：“贼乌合，非有纪律，佯北以邀之，其乱可取也。”即麾骑退。贼竞进，光世引骑贯其中，贼大溃。复承宣使，充鄜延路马步军副总管。

靖康元年，金兵攻汴京，夏人乘间寇杏子堡。堡有两山对峙，地险厄，光世据之，敌至败去。擢侍卫马军都虞候。金再攻汴京，光世入援，

闻范致虚传檄诸路，议引兵会之。会有诏止勤王兵，光世以为宜速进，不可以诏示众。既而溃兵至，具言京城事。众惧，光世矫以蕃官来自汴京，谓二帝决围南去，众稍安，进屯陕府。致虚欲合五路兵进与金战，光世难之，别道趋虢，遂至济州谒康王，命为五军都提举。

王即皇帝位，命为省视陵寝使，寻为提举御营使司一行事务、行在都巡检使。斩山东贼李昱，迁奉国军节度使。平镇江叛兵，改滁濠太平州、无为军、江宁府制置使。讨张遇于池州，遇望其阵曰：“官军不整，可破也。”时湖水涸，贼越湖出官军后，官军乱，光世几被执，王德救之得免。遇循江而上，光世整兵追至江州，断其后军破之。遇复东下，又追击于江宁。

二年，以功加检校少保、命讨李成。光世以王德为先锋，与成遇于上蔡驿口桥，败之。成收散卒再战，光世以儒服临军，成遥见白袍青盖，并兵围之，德溃围拔光世以出。下令得成者以其官爵与之。士争奋，再战皆捷，成遁，执其谋主陶子思。加检校少傅。

帝在扬州，金骑掩至天长，光世迎敌，未至而军溃。帝仓卒渡江，命光世为行在五军制置使，屯镇江府，控扼江口。寻加检校太保、殿前都指挥使。

苗、刘为乱，素惮光世，迁光世为太尉、淮南制置使。张浚在平江，驰书谕以勤王，光世不从；吕颐浩遣使至镇江说之，乃引兵会于丹阳。兵进，光世以选卒为游击，仍分军殿后，遇苗翊、马柔吉军于临平，与韩世忠等破之。至行在，迁太尉、御营副使。光世遣王德劄乔仲福追傅至崇安县，尽降其众，傅仅以身免。逆将范琼被执，张浚使光世抚定其众，又招贼靳赛降之。命光世为江东宣抚使，守太平及池州，受杜充节制。光世言受充节制有不可者六，帝怒，诏毋入光世殿门，光世始受命。

隆祐太后在南昌，议者谓金人自蕲、黄渡江，陆行二百里可至，命光世移屯江州为屏蔽。光世既至，日置酒高会。金人自黄州渡江，凡三日，无知之者。比金人至，遂遁，太后退保虔州。冯楫贻书光世，言：“贼深入，最兵家之忌。进则距山，退则背江，百无一利，而敢如此横行者，

以前无抗拒,后无袭逐也。太尉悦选精兵自将来洪,而开一路令归,伏兵掩之,可使匹马不还。”光世不能用,自信州引兵至南康。郾琼围固始县,光世遣人招降之,又遣王德擒妖贼王念经于信州。

时光世部曲无所隶,号“太尉兵”,侍御史沈与求论其非宜。会御营司废,乃以“巡卫”名其军,命充御前巡卫军都统制。召赴行在,授浙西安抚大使、知镇江府。光世言:“安抚控制一路,若但守镇江,则他郡有警,不可离任。望别除守臣,光世专充安抚使,从便置司。”时光世虑金人必过江,故预择便地,帝觉之,止许增辟通判。右谏议大夫黎确疏其择便求佚,中外所愤,帝释不问,加宁武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以遣之。光世乞便宜行事,不许。时韩世忠、张俊兼领浙西制置使,光世复言本路兵火之余,不任三处需求,遂罢世忠、俊兼领。

时金兵留淮东,光世颇畏其锋,楚州被围已百日,帝手札趣光世援楚者五,竟不行;但遣王德、郾琼将轻兵以出,时奏杀获而已。楚州破,命光世节制诸镇,力守通、泰。完颜昌屯承、楚,光世知其众思归,欲携贰之。乃铸金银铜钱,文曰“招纳信宝”。获敌不杀,令持钱文示其徒,有欲归者,扣江执钱为信。归者不绝,因创“奇兵”、“赤心”两军,昌遂拔砦去。

绍兴元年,金人渡淮,真、扬州皆阙守,命光世兼淮南、京东路宣抚使,置司扬州,措置屯田,迄不行。张俊讨李成,又命光世分兵往舒、蕲捣其巢穴,光世以江北盗未平为辞。命兼淮南宣抚使,领真扬通承楚州、涟水军。郭仲威谋据淮南以通刘豫,光世遣王德擒之,并其众。范宗尹言:“光世军多冗费,请汰其罢软者。”帝曰:“俟作手书与之,如家人礼,庶几不疑。”

光世以枯秸生穗为瑞,闻于朝。帝曰:“岁丰人不乏食,朝得贤辅佐,军有十万铁骑,乃可为瑞,此外不足信。”淮北人多归附者,命光世兼海、泗宣抚使以安辑之。五湖捕鱼人夏宁聚众千馀,掠人为食,郭仲威馀党出没淮南,邵青据通州,光世皆招降之。光世请铸淮东宣抚使印,给钱粮,增将吏,皆从其请。仍给镇江府、常州、江阴军苗米三十七万



斛，为军中一岁费。

二年，复命移屯扬州，时至镇江视师。光世不奉诏，入朝言：邻寇有疑，或致生事，愿仍领浙西为根本计。右司谏方孟卿劾之，乞召宰执与议，使之必往，光世犹以乏粮为辞。光世之来，以缯帛、方物为献，帝命分赐六官，中丞沈与求以为不可，命还之。

吕颐浩与光世有故怨，颐浩将出视师，首言光世兵冗不练，乞移其军还阙。帝曰：“光世军粮不足，若骤移，必溃，先犒军而后料简可也。”颐浩至镇江，光世军果告乏，颐浩奏光世军月费二千万缗，乞差官考核。诏御史江跻、度支胡蒙至军点校，终不得实。帝方倚其成功，寻诏两漕臣措置镇江酒税务，助其军费；又罢织御服罗，省七百万缗以助之。加宁武、宁国军节度使。光世奏部将乔仲福、靳赛防江有劳，诏进一官，许回授。

光世固乞转行，给事中程瑀持不可，又言光世兵未渡江，金人或渡淮，江、浙必震。光世方遣人按行宜兴湖泖之间，以备退保。诏以章示之，光世迁延如故。

三年，命光世与韩世忠易镇，同召赴阙，授检校太傅、江东宣抚使。世忠既至镇江城下，奸人入城焚府库，光世擒之，皆云世忠所遣。世忠屯登云门，光世引兵出，惧其扼己，改途趋白鹭店。世忠遣兵袭其后，光世以闻。帝遣使和解，仍书贾复、寇恂传赐之。命为江东、淮西宣抚使，置司池州，赐钱十万缗。

刘豫将王彦先扬兵淮上，有渡江意<sup>[6]</sup>。光世扼马家渡，遣酈琼屯无为军，为濠、庐援，贼乃退。光世奏酈延李佺充阊门祗候，言者论其涉私，罢之。金人、刘豫入侵，时光世、张俊、韩世忠权相敌，且持私隙，帝遣侍御史魏玘至军中，谕以灭怨报国。光世乃移书二帅，二帅皆复书致情。光世始移军太平州以援世忠。金兵退，光世入觐，迁少保。帝曰：“卿与世忠以少嫌不释，然烈士当以气义相许，先国家而后私仇。”复谕以光武分寇恂、贾复之事。光世泣谢，请以所置淮东田易淮西田，给事中晏敦复言其扰民而止；又请并封其三妾为孺人，南渡后，诸大将封妾

自此始。会改神武军为行营护军，以光世所部称左护军。刘豫筑刘龙城<sup>[7]</sup>以窥淮西，光世遣王师晟破之，加保静军节度使，遂领三镇。

张浚抚淮上诸屯，刘豫挟金人分道入侵，命光世屯庐州以招北军，与韩世忠、张俊鼎立，杨沂中将精卒为后距。刘猷驱乡民伪为金兵，布淮境。光世奏庐难守，密干赵鼎，欲还太平州。浚命吕祉驰往军中督师，光世已舍庐州退，浚遣人厉其众曰：“若有一人渡江，即斩以徇。”光世不得已，驻兵与沂中相应，遣王德、郾琼领兵自安丰出谢步，遇金将三战，皆败之。张浚入对，言光世骄惰不战，不可为大将，请罢之。帝命与赵鼎议，鼎曰：“光世将家子孙，将卒多出其门，罢之恐拂人心。”遂迁护国、镇安、保静军节度使。

右司谏陈公辅劾其不守庐州，张浚言其沈酣酒色，不恤国事，语以恢复，意气怫然，乞赐罢斥。光世引疾请罢军政，又献所馀金谷于朝。拜少师，充万寿观使，奉朝请，封荣国公，赐甲第一区，以兵归都督府。公辅又言光世虽罢，而迁少师，赏罚不明；中书舍人勾龙如渊又缴还赐第之命。帝曰：“光世罢兵柄，若恩礼稍加，则诸将知有后福，皆效力矣。”卒赐之。初，光世麾下多降盗，素无纪律；至是，督府命吕祉节制其军。郾琼杀祉，驱诸军降刘豫。

九年，用讲和恩，赐号“和众辅国功臣”，进封雍国公、陕西宣抚使。弟光远疏其短于言路，如渊时为中丞，再论光世不可遣而止。十年，金人围顺昌，拜太保，为三京招抚处置使，以援刘锜。光世请李显忠为前军都统，又请王德自隶。德不愿受其节制；显忠行至宿、泗，军多溃。进至和州，秦桧主罢兵，召还。光世入见，为万寿观使，改封杨国公。疾革，乞免其家科役，中书舍人张广格不下。卒，年五十四。赠太师，官其子孙、甥侄十四人，谥武僖。乾道八年，追封安城郡王。开禧元年，追封郾王。

光世在诸将中最先进。律身不严，驭军无法，不肯为国任事，逋寇自资，见诋公论。尝入对，言：“愿竭力报国，他日史官书臣功第一。”帝曰：“卿不可徒为空言，当见之行事。”建炎初，结内侍康履以自固。又蚤

解兵柄，与时浮沈，不为秦桧所忌，故能窃宠荣以终其身，方之韩、岳远矣。

王渊字幾道，熙州人，后徙环州。善骑射。应募击夏国，屡有功，累迁熙河兰湟路第三将部将、权知巩州宁远砦。诸羌入寇，经略司讨之，表渊总领岷山蕃兵将，兴师城泽州。羌悉众来争，渊奋击，大破之，追至邈川城<sup>[8]</sup>。移同总领湟州蕃兵将兼知临宗砦，坐法免。

宣和三年，刘延庆讨方腊，以渊为先锋。贼将据钱塘，势张甚。渊谕小校韩世忠曰：“贼谓我远东，必易我。明日尔逆战而伪遁，我以强弩伏数百步外，必可得志。”世忠如其言，贼果追之，伏弩卒发，应弦而倒。逐北至淳安，贼据帮源峒，遂围而平之。授閤门宣赞舍人、权京畿提举保甲兼权提点刑狱公事。

继从延庆攻契丹。重兵壁卢沟南，遣渊等数千人护饷道，战败为敌所获。已而逃归，犹以出塞迁武功大夫、果州团练使。又从杨惟忠、辛弃疾破群盗高托山等，迁拱卫大夫、宁州观察使。

靖康元年，为真定府总管，就迁都统制。吴湛据赵州叛，渊讨平之。金人攻汴京，河东、北宣抚使范讷统勤王兵屯雍丘，以渊为先锋。寻以所部归康王府。

明年，张邦昌僭立，康王如济州，命渊以三千人入卫宗庙。渊至汴都，以朝服见邦昌，纳谒曰：“参豕宰相公。”邦昌始易紫袍延之政事堂，渊劾哭宣教。康王即皇帝位，渊与杨惟忠、韩世忠以河北兵，刘光世以陕西兵，张俊、苗傅等以帅府及降群盗兵，皆在行朝，不相统一。始置御营司，以渊为都统制，扈从累月不释甲。帝如扬州，授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寻改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进保大军承宣使。

时群盗蜂起，以渊为制置使平杭贼，提兵四出，所向皆捷。平军贼赵万于镇江，诛杭贼陈通于杭州，降张遇于扬子桥；期年，群盗略尽。迁向德军节度使。惟赵万、陈通等已招其降，而复尽诛之。

建炎三年二月，金人攻扬州，帝仓卒渡江，渊与内侍康履从至镇江。奉国军节度使刘光世见帝泣告：“渊专管江上海船，每言缓急决不误事。今臣所部数万，二千馀骑，皆不能济。”渊忿其言，斩江北都巡检皇甫佐以自解。中书侍郎朱胜非驰见渊督之，乃始经画，已无所及，自是渊失诸将心。

帝欲如镇江以援江北，群臣亦固请。渊独言：“镇江止可捍一面，若金人自通州渡<sup>[9]</sup>，先据姑苏，将若之何？不如钱塘有重江之险。”议遂决。命渊守姑苏，言戎器全缺，兵匠甚少，乞括民匠营繕。寻自平江赴行在，拜签书枢密院事，仍兼都统制。命下，诸将籍籍。帝闻之，乃命免奏事签书，仍解都统制，以慰众心。

先是，统制官苗傅自负世将，以渊骤用，颇缺望；刘正彦尝招巨盗丁进，亦以赏薄怨渊。而内侍康履颇用事，及渊入枢府，傅、正彦以其由宦官荐，愈不平。俟渊入朝，伏兵杀之，并杀康履，遂成明受之变。渊时年五十三。

渊为将轻财好义，家无宿储，每言：“朝廷官人以爵，禄足代耕，若事锥刀，我何爱爵禄，曷若为富商大贾邪？”初，帝在南京，闻渊疾，遣中使曾泽问疾。泽还，言其帷幔茵褥皆不具，帝辍所御紫茸茵以赐。然其平群盗多杀降，与康履深交，故及于祸。赠开府仪同三司，累加少保，官其子孙八人。绍兴四年，又官二人。乾道六年，谥襄愍。子倚。

解元字善长，保安军德清砦人。疏眉俊目，猿臂，善骑射。起行伍，为清涧都虞候。建炎三年，隶大将韩世忠麾下，擢偏将。世忠出下邳，闻金兵大至，士皆骇愕。元领二十骑擒其生口，知敌动息。俄逢骑数百，身自陷阵，横刺酋长坠马，馀皆遁去。授阁门宣赞舍人。苗傅、刘正彦之变，从世忠追至临平与战，贼势既衰，擒于浦城。

四年三月，金人攻浙西，世忠治兵京口，邀其归路，以海舰横截大江。金人出小舟数十，以长钩扳舰。元在别舸跃入敌舟，以短兵击杀数

十人，擒其千户。授忠州团练使，统制前军。继从讨闽寇范汝为，转讨湖外诸盗。时刘忠据白面山，凭险筑垒。世忠讨之，距贼营三十里而阵。元独跨马涉水薄贼砦，四顾周览。贼因山设望楼，从高瞰下，以兵守之，屯壮锐于四山，视其指呼而出战。元既得其形势，归告世忠曰：“易与尔，若夺据其望楼，则技穷矣。”世忠然之，遣元率兵五百，长戟居中，翼以弓矢，自下趋高，贼众莫支。乃据望楼，立赤帜，四面并进，贼遂平。改相州观察使。

绍兴四年，金人、伪齐合兵入侵。世忠自镇江趋扬州，命元屯承州。金人至近郊，元度翌日必至城下，遣百人伏要路，百人伏岳庙，自以四百人伏路隅。令曰：“俟金人过，我当先出掩之。伏要路者，视我麾旂，则立帜以待，金人必自岳庙走，伏者背出。”又决河岸遏其归路。金人果走城下，伏发，金人进退无路，乃走岳庙，元追之，获百四十八人，止遗二人。时城中兵不满三千，金万户黑头虎直造城下约降。元匿其兵，以微服出，伪若降者。金人稍懈，俄伏发，擒黑头虎。未几，金兵四集，元战却之，追北数十里，金人赴水死者甚众。改同州观察使。六年，从世忠出下邳，以数百骑破敌伏兵，授保顺军承宣使。

十年，略地淮阳，至刘冷庄<sup>[10]</sup>，骑才三百，当敌骑数千。元挥戈大呼，众争奋，敌披靡。俄而救至，后部疑惧，元回顾曰：“我在此，若等无虑。”众乃安。转战自辰至午，敌退，成列而还。加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

明年，世忠罢兵柄为枢密使，以元为镇江府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以统其众。又明年，进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寻授保信军节度使。卒，年五十四。赠检校少保。

曲端字正甫，镇戎人。父涣，任左班殿直，战死。端三岁，授三班借职。警敏知书，善属文，长于兵略，历秦凤路队将、泾原路通安砦兵马监押，权泾原路第三将。

夏人入寇泾原，帅司调统制李庠捍御，端在遣中。庠驻兵柏林堡，斥堠不谨，为夏人所薄，兵大溃，端力战败之，整军还。夏人再入寇，西安州、怀德军相继陷没。镇戎当敌要冲，无守将，经略使席贡疾柏林功，奏端知镇戎军兼经略司统制官。

建炎元年十二月，娄宿攻陕西。二年正月，入长安、凤翔，关、陇大震。二月，义兵起，金人自巩东还。端时治兵泾原，招流民溃卒，所过人供粮秣，道不拾遗。金游骑入境，端遣副将吴玠据清溪岭，与战大破之。端乘其退，遂下兵秦州，而义兵已复长安、凤翔。统领官刘希亮自凤翔归，端斩之。六月，以集英殿修撰知延安府。

王庶为龙图阁待制，节制陕西六路军马。遂授端吉州团练使，充节制司都统制，端雅不欲属庶。九月，金人攻陕西，庶召端会雍、耀间，端辞以未受命。庶以鄜延兵先至龙坊，端又称已奏乞回避，席贡别遣统制官庞世才将步骑万人来会。庶无如之何，则檄贡勒端还旧任，遣陕西节制司将官贺师範趋耀，别将王宗尹趋白水，且令原、庆出师为援，二帅各遣偏将刘仕忠、寇铎来与师範会。庶欲往耀督战，已行，会庞世才兵至邠，端中悔，以状白庶，言已赴军前，庶乃止。师範轻敌不戒，卒遇敌于八公原，战死，二将各引去，端遂得泾原兵柄。

十一月，金谍知端、庶不协，并兵攻鄜延。时端尽统泾原精兵，驻淳化。庶日移文趣其进，又遣使臣、进士十数辈往说端，端不听。庶知事急，又遣属官鱼涛督师，端阳许而实无行意。权转运判官张彬为端随军应副，问以师期。端笑谓彬曰：“公视端所部，孰与李纲救太原兵乎？”彬曰：“不及也。”端曰：“纲召天下兵，不度而往，以取败。今端兵不满万，不幸而败，则金骑长驱，无陕西矣。端计全陕西与鄜延一路孰轻重，是以未敢即行，不如荡贼巢穴，攻其必救。”乃遣吴玠攻华州，拔之。端自分蒲城而不攻，引兵趋耀之同官，复迂路由邠之三水与玠会襄乐。

金攻延安急，庶收散亡往援。温州观察使、知凤翔府王玘将所部发兴元，比庶至甘泉，而延安已陷。庶无所归，以军付玘，自将百骑与官属驰赴襄乐劳军。庶犹以节制望端，欲倚以自副，端弥不平。端号令素

严，入壁者，虽贵不敢驰。庶至，端令每门减其从骑之半，及帐下，仅数骑而已。端犹虚中军以居庶，庶坐帐中，端先以戎服趋于庭，既而与张彬及走马承受公事高中立同见帐中。良久，端声色俱厉，问庶延安失守状，曰：“节制固知爱身，不知爱天子城乎？”庶曰：“吾数令不从，谁其爱身者？”端怒曰：“在耀州屡陈军事，不一见听，何也？”因起归帐。庶留端军，终夕不自安。

端欲即军中杀庶，夺其兵。夜走宁州，见陕西抚谕使谢亮，说之曰：“延安五路襟喉，今已失之，春秋大夫出疆得以专之，请诛庶归报。”亮曰：“使事有指，今以人臣擅诛于外，是跋扈也，公为则自为。”端意阻，复归军。明日，庶见端，为言已自劾待罪。端拘縻其官属，夺其节制使印，庶乃得去。

王瓚将两军在庆阳，端召之，瓚不应。会有告瓚过邠军士劫掠者，端怒，命统制官张中孚率兵召瓚，谓中孚曰：“瓚不听，则斩以来。”中孚至庆阳，瓚已去，遽遣兵要之，不及而止。

初，叛贼史斌围兴元不克，引兵还关中。义兵统领张宗谔诱斌如长安而散其众，欲徐图之。端遣吴玠袭斌擒之，端自袭宗谔杀之。

三年九月，迁康州防御使、泾原路经略安抚使。时延安新破，端不欲去泾原，乃以知泾州郭浩权鄜延经略司公事。自谢亮归，朝廷闻端欲斩王庶，疑有叛意，以御营司提举召端，端疑不行。议者喧言端反，端无以自明。会张浚宣抚川、陕，入辞，以百口明端不反。浚自收揽英杰，以端在陕西屡与敌角，欲仗其威声。承制筑坛，拜端为威武大将军、宣州观察使、宣抚处置使司都统制、知渭州。端登坛受礼，军士欢声如雷。

浚虽欲用端，然未测端意，遣张彬以招填禁军为名，诣渭州察之。彬见端问曰：“公常患诸路兵不合，财不足；今兵已合，财已备，娄宿以孤军深入吾境，我合诸路攻之不难。万一粘罕并兵而来，何以待之？”端曰：“不然，兵法先较彼己，今敌可胜，止娄宿孤军一事；然将士精锐，不减前日。我不可胜，亦止合五路兵一事；然将士无以大异于前。况金人因粮于我，我常为客，彼常为主。今当反之，按兵据险，时出偏师以扰其

耕耘。彼不得耕，必取粮河东，则我为主，彼为客，不一二年必自困毙，可一举而灭也。万一轻举，后忧方大。”彬以端言复命，浚不主端说。

四年春，金人攻环庆，端遣吴玠等拒于彭原店，端自将屯宜禄，玠先胜。既而金军复振，玠小却，端退屯泾州，金乘胜焚邠州而去。玠怨端不为援，端谓玠前军已败，不得不据险以防冲突，乃劾玠违节制。

是秋，兀术窥江、淮，浚议出师以挠其势。端曰：“平原广野，贼便于冲突，而我军未尝习水战。金人新造之势，难与争锋，宜训兵秣马保疆而已，俟十年乃可。”端既与浚异，浚积前疑，竟以彭原事罢端兵柄，与祠，再责海州团练副使、万州安置<sup>[11]</sup>。

是年，浚为富平之役，军败，诛赵哲，贬刘锡。浚欲慰人望，下令以富平之役，泾原军马出力最多，既却退之后，先自聚集，皆缘前帅曲端训练有方。叙端左武大夫，兴州居住。

绍兴元年正月，叙正任荣州刺史，提举江州太平观，徙阆州。于是浚自兴州移司阆州，欲复用端。玠与端有憾，言曲端再起，必不利于张公；王庶又从而间之。浚入其说，亦畏端难制。端尝作诗题柱曰：“不向关中兴事业，却来江上泛渔舟。”庶告浚，谓其指斥乘舆，于是送端恭州狱。

武臣康随者尝忤端，鞭其背，随恨端入骨。浚以随提点夔路刑狱，端闻之曰：“吾其死矣！”呼“天”者数声；端有马名“铁象”，日驰四百里，至是连呼“铁象可惜”者又数声，乃赴逮。既至，随令狱吏繫维之，糊其口，爇之以火。端干渴求饮，予之酒，九窍流血而死，年四十一。陕西士大夫莫不惜之，军民亦皆恻恻，有叛去者。浚寻得罪，追复端宣州观察使，谥壮愍。

端有将略，使展尽其才，要未可量。然刚愎，恃才凌物，此其所以取祸云。

论曰：南渡诸将以张、韩、刘、岳并称，而俊为之冠。然夷考其行事，



则有不然者。俊受心膂爪牙之寄，其平苗、刘，虽有勤王之绩，然既不能守越，又弃四明，负亦不少。矧其附桧主和，谋杀岳飞，保全富贵，取媚人主，其负戾又如何哉？光世自恃宿将，选沮却畏，不用上命，师律不严，卒致郾琼之叛。迎合桧意，首纳军权，虽得善终牖下，君子不贵也。二人方之韩、岳益远矣。然子盖、宗颜号俊子弟，著海之功，泗上之捷，亦足称焉。王渊以总率扈从有劳，遂至骄盈，失将士心，自取覆败。况结托康履与光世一辙，乌足道哉。解元始由韩世忠进，其攻城野战，未尝败衄，有可称者，不幸早世，惜哉！曲端刚愎自用，轻视其上，劳效未著，动违节制，张浚杀之虽冤，盖亦自取焉尔。

## 【校勘记】

- [1] 制置副使种师中 “副”字原脱。按本书卷二三钦宗纪靖康元年五月：“河北、河东路制置副使种师中与金人战于榆次，死之。”靖康要录卷七所载略同。据补。
- [2] 贵州防御使 “贵州”原作“桂州”，据周麟之海陵集卷二三张俊神道碑、章颖宋南渡十将传卷六本传改。
- [3] 淮南西路宣抚使 “宣”原作“安”，据系年要录卷一一三、宋南渡十将传本传改。
- [4] 赐俊安民靖难功臣拜少傅 按张俊拜少傅和赐功臣号，事在绍兴九年正月，见本书卷二九高宗纪、系年要录卷一二五；海陵集张俊神道碑也系于“九年”。此处系于“八年”之下，误。
- [5] 九年冬 按本书卷二九高宗纪，“金人叛盟”，“兀术入东京”，“金人陷南京”，“金人陷西京”，都是绍兴十年五月间事；“张俊弃亳州，引军还寿春”，是闰六月间事。海陵集张俊神道碑记本条事也在十年。此“九年冬”误。
- [6] 王彦先扬兵淮上有渡江意 “王彦先”原作“王彦光”。按本书卷二七高宗纪绍兴三年十月作“王彦先”；卷四七五刘豫传同年十月，也有“贼将王彦先自亳引兵至寿春，将窥江南”语。据改。
- [7] 刘龙城 “刘”字原脱，据本书卷四七五刘豫传、系年要录卷一〇〇补。

- [8] 邈川城 原作“邈州城”。按本书卷八七地理志，熙河兰湟路无“邈州城”而有邈川城，即湟州；下文之“临宗砦”也属湟州，此“邈州”当为“邈川”之误。据改。
- [9] 通州 原作“通川”，据系年要录卷二〇改。
- [10] 刘冷庄 原作“刘令庄”，据琬琰集上编卷一三韩忠武王碑、宋会要兵一四之三〇改。
- [11] 海州团练副使万州安置 “副”字原脱，“万”下原衍“安”字，据本书卷二六高宗纪、系年要录卷三六删补。



# 宋史卷三百七十

## 列传第一百二十九

王友直 李宝 成闵 赵密 刘子羽  
吕祉 胡世将 郑刚中

王友直字圣益，博州高平人。父佐，以材武称。友直年十二，随父游，谙兵法。

绍兴三十一年，金人渝盟，友直结豪杰，志恢复。谓其众曰：“权所以济事，权归于正，何害于理。”乃矫制自拟承宣使、河北等路安抚制置使，馀拟官有差，遍谕州县勤王。未几，得众数万，制为十三军，军置都统制、提举、提点、提辖、训练统之。九月戊子，进攻大名，一鼓而克，抚定众庶，谕以绍兴年号。乃与王任、冯穀、张昇、牛汝霖列奏于朝，欲领众南归。时金人尚在扬州，久不报。

友直将由寿春涉淮而济，道拜敕书，勉以率众捣敌腹心，犄角应援。除友直检校少保、天雄军节度使，王任天平军节度使，冯穀左通议大夫、徽猷阁直学士，张昇右朝奉大夫、直秘阁，牛汝霖通直郎、直秘阁，职任各从旧，得便宜行事。时三十二年正月一日也。

旋与敌遇，相拒淮北；敌兵来益众，友直即率所部渡淮。既而审金主亮已毙，所遇乃归师，悔不袭击之。高宗视师江上，见于金陵，赐金带、章服，锡赆及二子。友直耻前功不遂，自陈，改复州防御使，以忠义军统制隶镇江都统司。

越四月，诏偕统制张子盖援海州。方接战，友直张一旗，大书“宋忠义将河北王九郎”以自表。潜由小径背敌阵，因其辎重，扼归道桥，左右枕水。张子盖知友直已乘敌后，麾军进击，敌溃走，尽溺死，围遂解。转宜州观察使。

孝宗受禅，友直与统制宋宁数出奇转战。张浚都督江、淮，一见喜之，辟建康前军统制。隆兴二年九月，金人犯边，宣谕使王之望命以前军戍昭关，友直不逾时即行。他军同戍者，敌至，辄退保和州，友直孤军坚守。金兵驻黄山，鼓柝相闻，益整暇自持。

乾道元年，移镇江御前诸军统制，俄改步司左军统制兼左骁卫上将军。初，淮北之战，友直母子相失，至是，访得之，乃与其妻李携二女自淮而还，锡予加厚。又明年，除御前诸军统制，请祠，手诏慰劳。四年，由京口入觐，进神、龙卫四厢都指挥使，主管步司公事，迁侍卫亲步军都指挥使。朝廷议遣马、步二司移屯重地，丞相虞允文欲先发步司，友直请以马司先。及马帅李显忠屯金陵，友直奏马军道途转徙，困毙已甚。有旨免移步司。八年，转承宣使，旋除殿前副都指挥使。

淳熙元年，授奉国军节度使。四年，总殿步司大阅于茅滩，铠仗精明，号令闲肃。明年，进殿前指挥使，赐第中都，赐田平江，燕射咸预。晚节宴安，军政稍失律，授宜州观察使。寻罢官观，徙居信州。以郊祀恩内徙，三奉祠，复武宁军承宣使。卒，年六十一，追复节度使，赠检校少保。

李宝，河北人。尝陷金，拔身从海道来归。金主亮渝盟，淮、浙奸民倪询、梁简等<sup>[1]</sup>教金造舟，且为向导。金使苏保衡造舟于潞河。明年，以保衡为统军，将由海道袭浙江。谍闻，高宗谓宰臣曰：“李宝顷因召对，询以北事，历历如数。且以一介脱身还朝，陛对无一毫沮悞，是必能事者。”乃授浙西路马步军副总管，驻扎平江，令与守臣督海舟捍御。高宗问：“舟几何？”曰：“坚全可涉风涛者，百二十艘。”“兵几何？”曰：“仅

三千，皆闽、浙弓弩手，非正兵也。旗帜甲仗亦粗备。事急矣，臣愿亟发。”赐宝衣带、鞍马、尚方弓刀、戈甲及银绢万数。

八月，次江阴，先遣其子公佐，谓曰：“汝为潜伺敌动静虚实，毋误。”公佐受命，即与将官边士宁偕往。宝将启行，军士争言西北风力尚劲，迎之非利。宝下令，敢沮大计者斩。遂发苏州，大洋行三日，风甚恶，舟散不可收。宝慷慨顾左右曰：“天以是试李宝邪？宝心如铁石，不变矣。”酌酒自誓，风即止。明日，散舟复集。

士宁自密州回，得敌耗甚悉，且言公佐已挟魏胜得海州。宝喜曰：“吾儿不负乃翁矣。”士气百倍，趣众乘机进。适大风复作，海涛如山，宝神色不为动；风少杀，始纵舟泊抵东海。敌已云合，围海州，旌麾数十里。宝麾兵登岸，以剑画地，令曰：“此非复吾境，力战与否在汝等。”因握槳前行，遇敌奋击，将士贾勇，无一不当十。敌出不意，亟引去。胜出城迎，宝奖其忠义，勉以共立功名，胜感泣。乃维舟犒士，遣辩者四出招纳降附，声振山东。豪杰如王世修<sup>[2]</sup>辈各署旗，集义勇，争应援，多者数万人。宝列名上诸朝，檄所部会密之胶西，命公佐以郡事畀胜，与俱发。

至胶西石白岛，敌舟已出海口，泊唐岛，相距仅一山。时北风盛，宝祷于石白神。俄有风自柁楼中来，如钟铎声，众咸奋，引舟握刃待战。敌操舟者皆中原遗民，遥见宝船，给敌兵入舟中，使不知王师猝至。风驶舟疾，过山薄虏，鼓声震叠，海波腾跃。敌大惊，掣碇举帆，帆皆油纒，弥亘数里，风浪卷聚一隅，窘束无复行次。

宝亟命火箭环射，箭所中，烟焰旋起，延烧数百艘。火所不及者犹欲前拒，宝叱壮士跃登其舟，短兵击刺，殪之舟中。馀所谓签军，尽中原旧民，皆登岛垠，脱甲归命，以故不杀。然仓卒，舟不获舣，溺死甚众。俘大汉军三千馀人，斩其帅完颜郑家奴等六人，禽倪询等上于朝，获其统军符印与文书、器甲、粮斛以万计。馀物众不能举者，悉焚之，火四昼夜不灭。

宝将乘势席卷，公佐切谏，以为金主亮方济淮，闻通、秦已陷，得远

失近，且有腹背忧。乃还军驻东海，视缓急为表里援。遣曹洋轻舟报捷。上喜曰：“朕独用李宝，果立功，为天下倡矣。”诏奖谕，书“忠勇李宝”四字，表其旗帜。除静海军节度使、沿海制置使，赐金器、玉带。

亮闻胶西之败，大怒，召诸酋约以三日渡江，于是内变杀亮。向微唐岛之捷，则亮之死未可期，钱唐之危可忧也。宝之功亦大矣。

宝战具精利，宰臣陈康伯取其长枪、克敌弓弩，俾所司为式制之。卒，赠检校少保。

成闵字居仁，邢州人。靖康初，刘翰为真定帅，募勇士捍金兵，闵在麾下。高宗即位，闵领数百骑至扬州。会上南渡，韩世忠追苗傅及裘元术、讨范汝为，闵皆在戎行，又以力战却敌，积功至武功大夫、忠州刺史。

从世忠入见，世忠指闵曰：“臣在南京，自谓天下当先，使当时见此入，亦避一头矣。”上嘉叹劳勉。旋以取海州功，擢磁州团练使。召见，赐袍带、锦帛，加赠玉束带。时方与金盟，世忠罢兵，人为枢密使，诏进闵棣州防御使、殿前游奕军统制，历迁保宁军承宣使。

绍兴二十四年，拜庆远军节度使。寻丁母忧，诏起复，赠其母郑国夫人。金主亮将败盟，诏闵提禁旅三万镇武昌，命湖北守、漕创砦屋三万间以待之，发折帛米钱茶引共百四十餘万缗、义仓和粟米六十三万石备军用，仍赐金器、剑甲临遣之。闵至鄂，未几，进屯应城县。

八月，除湖北、京西制置使，节制两路军马。九月，兼京西、河北招讨使。十一月，诏回援淮西。闵喜于得归，冒雨兼程趋建康，士卒多道死，朝廷所给犒师物奄归己，不及士卒。士卒有怨言，闵斩之。未几，除淮东制置使，驻镇江。既而言者论诸军皆聚镇江，恐敌出不意捣上流，于是诏闵发鄂州张成、华旺军回驻鄂。

亮死，闵引兵渡江趋扬州。及金人自盱眙渡淮北去，闵列兵南岸，军士喑声相闻。金人笑之曰：“寄声成太尉，有勤护送。”时虏气已夺，日虞王师之至，委弃戈甲、粟米山积，诸军多仰以给。惟闵军多浙人，素不

食粟，死者甚众。

闳至泗州，奏已克复淮东。寻入朝，凡侍从、卿监、阁门、内侍，皆有赂遗。左正言刘度劾之，犹超拜太尉，主管殿前司公事。寻复为御史论列，罢太尉，婺州居住，夺庆远节。乾道初，听自便，归湖州；寻诏复节，都统镇江诸军。九年，请祠，致仕，治园第于平江。

淳熙元年卒，年八十一。赠开府仪同三司。子十一人。

赵密字微叔，太原清源<sup>〔3〕</sup>人。政和四年，用材武试崇政殿，授河北队将，戍燕。高宗以大元帅开府，檄统先锋授京师。

建炎元年，从张俊讨任城寇李昱，俊轻骑先行，遇伏，密奔射毙数人，乃脱。擢阁门祗候。俊置靖胜军，以密统之。平贼董青、赵万、徐明等，累功转武节郎、左军统领。金兵陷扬州，士民随乘舆渡江，众数万，密露立水滨，麾舟济之。苗傅之变，破赤心军于临平。金人犯明州，俊遣密及杨沂中与殊死战，败之，进武功大夫，升统制。

绍兴元年，李成、马进扰江、淮，俊复遣密大破之，成、进皆北遁。赐金带，转亲卫大夫、康州刺史，总管泾原马步军。平张莽荡，寻诏入卫。十年，金犯亳、宿，从俊营合肥，出西路。时水潦暴涨，涉六昼夜始达宿，与敌遇，败之。

明年，敌分兵犯濠、濠，密进击之，且命张守忠以五百骑出全椒县，伏篁竹间，敌疑，宵遁。密乃引兵出六丈河，断其归路，又败之。进中卫、协忠大夫、和州团练、防御使。寻拜宣州观察使，为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主管侍卫步军。

海寇朱明暴横，密授张守忠方略曰：“海与陆异，穷之则日月相持，非策之善，要在拊定之耳。”守忠用其计，明降。进定江军承宣使、崇信军节度使，以年劳转太尉，拜开府仪同三司。明年，领殿前都指挥使，献本军酒方六十六所，积钱十万缗、银五万两助军用，诏奖之。上疏告老，以万寿观使奉朝请。



隆兴二年，进少保致仕。俄报金复犯淮，诏密再为殿前都指挥使。初，敌声言航海，朝论选从官视舟师，彻禁旅防守，密不为动，迄如所料。和议成，罢为醴泉使。

乾道元年九月，致仕。卒，年七十一。赠少傅。

刘子羽字彦修，建之崇安人，资政殿学士榘之长子也。宣和末，榘帅浙东，子羽以主管机宜文字佐其父。破睦贼，入主太府、太仆簿，迁卫尉丞。榘守真定，子羽辟从。会金人入，父子相誓死守，金人不能拔而去，由是知名。除直秘阁。京城不守，榘死之，既免丧，除秘阁修撰、知池州。

以书抵宰相，论天下兵势，当以秦、陇为根本。改集英殿修撰、知秦州。未行，召赴行在，除枢密院检详文字。

建炎三年，大将范琼拥强兵江西，召之弗来，来又不肯释兵。知枢密院事张浚，与子羽密谋诛之。一日，命张俊以千兵渡江，若备他盗者，使皆甲而来。因召俊、琼及刘光世赴都堂议事，为设饮食，食已，诸公相顾未发。子羽坐庑下，恐琼觉，取黄纸趋前，举以麾琼曰：“下，有敕，将军可诣大理置对。”琼愕不知所为，子羽顾左右拥置舆中，卫以俊兵，送狱。光世出抚其众，数琼在围城中附金人迫二帝出狩状。且曰：“所诛止琼尔，汝等固天子自将之兵也。”众皆投刃曰：“诺。”有旨分隶御营五军，顷刻而定。琼竟伏诛。浚以此奇其材。

浚宣抚川、陕，辟子羽参议军事。至秦州，立幕府，节度五路诸将，规以五年而后出师。明年，除徽猷阁待制。金人窥江、淮急，浚念禁卫寡弱，计所以分挠其兵势者，遂合五路之兵以进。子羽以非本计，争之。浚曰：“吾宁不知此？顾今东南之事方急，不得不为是耳。”遂北至富平，与金人遇，战不利。金人乘胜而前，宣抚司退保兴州，人情大震。

官属有建策徙治夔州者，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斩也！四川全盛，敌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铁山、栈道之险，未敢遽窥耳。今不坚守，纵使

深入，而吾僻处夔、峡，遂与关中声援不相闻，进退失计，悔将何及。今幸敌方肆掠，未逼近郡。宣司但当留驻兴州，外系关中之望，内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属出关，呼召诸将，收集散亡，分布险隘，坚壁固垒，观衅而动。庶几犹或可以补前愆而赎后咎，奈何乃为此言乎？”浚然子羽言，而诸参佐无敢行者。子羽即自请奉命北出，复以单骑至秦州，召诸亡将。诸亡将闻命大喜，悉以其众来会。子羽命吴玠栅和尚原，守大散关，而分兵悉守诸险塞。金人知有备，引去。

明年，金人复聚兵来攻，再为玠所败。浚移治阆州，子羽请独留河池，调护诸将，以通内外声援，浚许之。明年，玠以秦凤经略使戍河池，王彦以金、均、房镇抚使戍金州。二镇皆饥，兴元帅臣闭籩，二镇病之。玠、彦皆愿得子羽守汉中，浚乃承制拜子羽利州路经略使兼知兴元府。子羽至汉中，通商输粟，二镇遂安。除宝文阁直学士。

是冬，金人犯金州。三年正月<sup>[4]</sup>，王彦失守，退保石泉。子羽亟移兵守饶风岭，驰告玠。玠大惊，即越境而东，日夜驰三百里至饶风，列营拒守。金人悉力仰攻，死伤山积，更募死士，由间道自祖溪关入，绕出玠后。玠遽邀子羽去，子羽不可，而留玠同守定军山，玠难之，遂西。

子羽焚兴元，退守三泉县，从兵不满三百，与士卒取草牙、木甲食之，遗玠书诀别。玠时在仙人关，其爱将杨政大呼军门曰：“节使不可负刘待制，不然，政辈亦舍节使去矣。”玠乃间道会子羽，子羽留玠共守三泉。玠曰：“关外蜀之门户，不可轻弃。”复往守仙人关。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宽平有水，乃筑壁垒，十六日而成。金人已至，距营十数里<sup>[5]</sup>。子羽据胡床，坐于垒口。诸将泣告曰：“此非待制坐处。”子羽曰：“子羽今日死于此。”敌寻亦引去。

自金人入梁、洋，四蜀复大震。张浚欲移潼川，子羽遗浚书，言已在此，金人必不南，浚乃止。撒离曷由斜谷北去，子羽谋邀之于武休，不及，既回凤翔，遣十人持书旗招子羽，子羽尽斩之，而留其一，纵之还，曰：“为我语贼，欲来即来，吾有死尔，何可招也！”先是，子羽预徙梁、洋公私之积，至是，金人深入，馈不继，又腹背为子羽、玠所攻，死伤十五

六，疫病且作，亟遁去。子羽出师掩击，墮溪涧死者不可胜计，馀兵不能自拔者，悉降。

始，金人攻蜀，所选士卒千取百，百取十；战被重铠，登山攻险，每一人前，辄二人推其后，前者死，后者被其甲以进，又死，则又代之，其为必取计如此。浚虽岷师，卒全蜀，子羽之力居多。子羽还兴元。四年，坐富平之役，与浚俱罢。寻为言者所论，责授单州团练副使，白州安置〔6〕。

新除川、陕宣抚副使吴玠，始为裨将，未知名。子羽独奇之，言于浚，浚与语大悦，使尽护诸将。至是，上疏论子羽之功，请纳节赎其罪。诏听子羽自便。明年，复元官，提举江州太平观。

张浚还朝，议合兵大举，乃请召子羽，令谕旨西帅，以集英殿修撰知鄂州。未几，权都督府参议军事，与主管机宜文字熊彦诗同抚谕川、陕。时吴玠屡言军前乏粮，故令子羽见玠谕指，且与都转运使赵开计事，并察边备虚实以闻，时五年冬也。明年秋，与彦诗同还朝。子羽言：“金人未可图，宜益兵屯田，以俟机会。”时张浚以淮西安抚使刘光世骄惰不肃，密奏请罢之，而以其兵属子羽。子羽辞，乃以徽猷阁待制知泉州。

七年，淮西郾琼叛，张浚罢相。八年，御史常同论子羽十罪，上批出“白州安置”。赵鼎曰：“章疏中论及结吴玠事，今方倚玠，恐不自安。”同疏再上，以散官安置漳州。十一年，枢密使张浚荐子羽复元官，知镇江府兼沿江安抚使。金人人寇，子羽建议清野，淮东之人，皆徙镇江，抚以恩信，虽兵民杂居，无敢相侵者。既而金人不至，浚问子羽，子羽曰：“异时金人人寇，飘忽如风雨，今久迟回，必有他意。”盖金人以柘皋之败，欲急和也。未几，果遣使议和。复徽猷阁待制。秦桧风谏官论罢之，复提举太平观。

十六年，卒。子珙，自有传。吏部郎朱松以子熹托子羽，子羽与弟子鞏笃教之，异时卒为大儒云。

吕祉字安老，建州建阳人。宣和初，上舍释褐。建炎二年，为右正言，以论事忤执政，通判明州。

绍兴元年，盗起湖南、北，为荆湖提刑。祉既至，招捕有方，逾年盗平。进直秘阁，寻召赴行在。淮南宣抚使韩世忠将出师，辟祉议军事，除直徽猷阁，充参议官，辞不行。

三年，升直龙图阁、知建康府。祉到官，与通判府事吴若、安抚司准备差遣陈充共议，作东南防守利便三卷上之，大略谓：“立国于东南者，当联络淮甸、荆、蜀之势，今临安僻在海隅，移蹕江上，然后可以系南北离散之心。”

四年冬，金人攻淮，江左戒严，独韩世忠统锐卒在高邮。金既陷涟水，破山阳、盱眙，遂犯承州。祉上章言：“宜遣兵为世忠援。”既而援兵不至，世忠退保镇江。祉再上言：“置江北于度外，非命帅宣抚两淮之意，且恐失中原心。唯当急遣诸将，且乞亲御六师，庶几上下协心，可以不战而胜。”于是降诏亲征。车驾至平江，金人退师。

五年，召为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文字，寻除兵部侍郎兼户部侍郎、给事中。六年，迁刑部侍郎、都督府参议军事，俄迁吏部侍郎。刘豫分道入寇，时车驾驻平江，或请回临安，且令守江防海。祉独抗言：“士气当振，贼锋可挫，不可遽退以示弱。”刘麟众十万，已次濠、寿。刘光世在合肥，欲移屯太平州，军已行，乃命祉驰往军前，督其还。七年，迁兵部尚书，升督府参谋军事，往淮西抚谕诸军。

浚以刘光世持不战之论，罢之，乃命行营左护军前统制王德为都统制，又以统制官郟琼为之副。琼与德素不协，祉还朝，琼与德交讼于都督府及御史台，乃命德还建康，以其军隶督府。八月，复命祉往庐州节制之。祉至庐州，琼等复讼德。祉谕之曰：“若以君等为是，则大相诳。然张丞相但喜人向前，悦能立功，虽有大过亦阔略，况此小嫌乎？当力为诸公辨之，保无他虑。”琼等感泣。

事小定，祉乃密奏乞罢琼及统制官靳赛兵权。其书吏漏语于琼，琼令人遮祉所遣邮置，尽得祉所言，大怨怒。会朝廷命张俊为淮西宣抚

使，置司盱眙；杨存中为淮西制置使，刘锜为副，置司庐州；召琼赴行在。琼惧，遂叛。诸将晨谒祉，坐定，琼袖出文书，示中军统制官张璟曰：“诸兵官有何罪，张统制乃以如许事闻之朝廷邪？”祉见之大惊，欲返走，不及，为琼所执。璟及兵马钤辖乔仲福，统制刘永、衡友死之。琼遂率全军〔7〕四万人渡淮降刘豫，拥祉次三塔，距淮三十里。祉下马曰：“刘豫逆臣，我岂可见之？”众逼祉上马，祉骂曰：“死则死于此！”又语其众曰：“刘豫逆臣，尔军中岂无英雄，乃随酈琼去乎？”众颇感动，凡千余人环立不行。琼恐摇动众心，急策马先渡，祉遇害。

时有得祉括发之帛归吴中者，其妻吴氏持帛自缢以徇葬，闻者哀之。庆元间，诏立庙赐额，以旌其忠云。

胡世将字承公，常州晋陵人，宿之曾孙。登崇宁五年进士第。范汝为寇闽，以世将为监察御史、福建路抚谕使。入境，韩世忠已平贼。迁尚书右司员外郎，又迁起居郎，迁中书舍人，赐三品服，兼修政局。坐言者落职奉祠。未几，除徽猷阁待制、知镇江府，入为礼部侍郎，改刑部，出知洪州，兼江西安抚、制置使。属建昌兵变，杀守倅，婴城以叛，世将以便宜发兵讨平之。除兵部侍郎，复知镇江。

未几，召为给事中兼侍讲，直学士院，复迁兵部侍郎。寻以枢密直学士出为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宣抚吴玠以军无粮，奏请踵至。世将既被命入境，约玠会议。蜀之饷运，溯嘉陵江千馀里，半年始达。于是奏用转般摺运之法，军储稍充，公私便之。

绍兴九年，玠卒，以世将为宝文阁学士、宣抚川、陕。时关陕初复，朝廷分军移屯熙、秦、酈延诸道。明年夏，金人陷同州，入长安，诸路皆震。蜀兵既分，声援几绝，乃遣大将吴玠、田晟出凤翔，郭浩出奉天，杨政由赤谷归河池。不数日，玠捷于石壁及扶风，金人逡巡不敢度陇，分屯之军得全师而还。诏除端明殿学士。

十一年秋，朝廷复用兵。会母丧，命起复。遂复陇州，破岐下诸屯，

又取华、虢，兵威稍振。未几，痲发于首。除资政殿学士致仕，恩数视签书枢密院事。卒，年五十八，命有司给葬事。

郑刚中字亨仲，婺州金华人。登进士甲科，累官为监察御史，迁殿中侍御史。刚中由秦桧荐于朝，桧主和议，刚中不敢言。移宗正少卿，请去，不许，改秘书少监。

金归侵疆，桧遣刚中为宣谕司参谋官；及还，除礼部侍郎。复遣刚中为川、陕宣谕使，谕诸将罢兵，寻充陕西分画地界使。金使乌陵赞漠入境，欲尽取阶、成、岷、凤、秦、商六州，刚中力争不从；又欲姑取商、秦，于大散关立界，刚中又坚不从。继除川、陕宣抚副使。

兀术遣人力求和尚原，刚中恐败和好，以和尚原自绍兴四年后不系吴玠地分，于是割秦、商之半，弃和尚原以与金。朝廷命刚中去“陕”字，为四川宣抚副使。刚中治蜀，颇有方略。宣抚司旧在绵、阆间，及胡世将代吴玠，就居河池，馈饷不继。刚中奏：利州在潭毒关内，与兴、洋诸关声援相接，乞移司利州。自是省费百万。刚中始至，即欲移屯一军，大将杨政不从，呼政语之曰：“刚中虽书生，不畏死！”声色俱厉，政即听命。

都统每入谒，必庭参然后就坐。吴璘升检校少师来谢，语阍吏，乞讲钧敌之礼。刚中曰：“少师虽尊，犹都统制耳，傥变常礼，是废军容。”行礼如故。

奏蠲四川杂征，又请减成都府路对余及宣抚司激赏钱。时刚中于阶、成二州营田，抵秦州界，凡三千馀顷，岁收十八万斛。先是，川口屯兵十万，分隶三大将：吴璘屯兴州，杨政屯兴元府，郭浩屯金州，皆建帅节；而统制官知成州王彦、知阶州姚仲、知西和州程俊、知凤州杨从仪亦领沿边安抚。刚中请分利州为东、西路，以兴元府、利、阆、洋、巴、剑州、大安军七郡为东路，治兴元，命政为安抚；以兴、阶、成、西和、文、陇、凤七州为西路，治兴州，命璘为安抚；而命浩为金、房、开、达州安抚；诸裨将领

安抚者皆罢。从之。弛夔路酒禁，复利州钱监为绍兴监。时军已罢，移屯内郡，刚中言逐路各有漕司，都漕宜罢。从之。

秦桧怒刚中在蜀专擅，令侍御史汪勃奏置四川财赋总领官，以赵不弃为之，不隶宣抚司。不弃牒宣抚司，刚中怒，由是有隙。不弃颇求刚中阴事言于桧，桧阳召不弃归，因召刚中。刚中语人曰：“孤危之迹，独赖上知之耳。”桧闻愈怒，遂罢，责桂阳军居住；再责濠州团练副使，复州安置；再徙封州，卒。

论曰：自绍兴和议成，材武善谋之士，无所用其力。若王友直之矫制起兵，李宝之立功胶西，成闵，赵密皆足以斩将搴旗，刘子羽转战屡胜，吕祉不从刘豫，胡世将、郑刚中威震巴蜀。皆中道以歿，是以知宋不克兴复也。

## 【校勘记】

- [1] 倪询梁简等 系年要录卷一九三、中兴小纪卷四〇、四朝名臣言行录别集下卷李宝条都作“倪荀、商简、梁三儿等”。
- [2] 王世修 按中兴小纪卷四〇记此事说：“时山东豪杰王世隆、明椿、刘异辈，皆各以义旗聚众，争为应援。”又北盟会编卷二三七记李宝败金人于陈家岛事说：“先是有刘邕彪、温皋、赵开、李畿四人，聚众于京东，与王世隆合，共攻成阳军。”“修”字疑为“隆”字之讹。
- [3] 太原清源人 “清源”原作“清河”。李幼武四朝名臣言行录别集下卷一二赵密条作“清源”。按清河属河北路恩州，清源属河东路太原府，见本书卷八六地理志。据改。
- [4] 三年正月 按本书卷二七高宗纪载，金人陷金州、入兴元以至去兴元，都系在绍兴三年，此处失书“绍兴”纪元。
- [5] 距营数十里 朱熹朱文公文集卷八八刘子羽神道碑作“营数十里间”；中兴战功录作“距我师数十里”。
- [6] 白州安置 “白州”原作“泉州”，据本书卷二七高宗纪、琬琰集下编卷二

三刘子羽墓志铭改。

[7]全军 原作“金军”，据本书卷三六〇赵鼎传、系年要录卷一一三注改。





# 宋史卷三百七十一

## 列传第一百三十一

白时中 徐处仁 冯澥 王伦

宇文虚中 汤思退

白时中字蒙亨，寿春人。登进士第，累官为吏部侍郎。坐事，降秩知郢州，已而复召用。政和六年，拜尚书右丞、中书门下侍郎。宣和六年，除特进、太宰兼门下，封崇国公，进庆国。

始，时中尝为春官，诏令编类天下所奏祥瑞，其有非文字所能尽者，图绘以进。时中进政和瑞应记及赞。及为太宰，表贺翔鹤、霞光等事。圜丘礼成，上言休气充应，前所未有，乞宣付秘书省。时燕山日告危急，而时中恬不为虑。金人入攻，京城修守备，时中谓宇文粹中曰：“万事须是涉历，非公尝目击守城之事，吾辈岂知首尾邪？”

钦宗即位，召大臣决策守京师，问谁可将者。李纲言：“朝廷高爵厚禄蓄养大臣，盖将用之有事之日。时中辈虽书生，然抚将士以抗敌锋，乃其职也。”时中勃然曰：“李纲莫能将兵出战乎？”纲曰：“陛下悦使臣，当以死报。”于是以纲为右丞，充守御使。时中寻罢为观文殿学士、中太一宫使。御史劾时中孱懦不才，诏落职。未几，卒。

徐处仁字择之，应天府穀熟县人。中进士甲科，为永州东安县令。蛮人叛，处仁入峒，开示恩信，蛮感泣，誓不复反。知济州金乡县。以荐者召见，徽宗问京东岁事，处仁以旱蝗对。问：“邑有盗贼乎？”曰：“有

之。”上谓处仁不欺，除宗正寺丞、太常博士。

时初置算学，议所祖，或以孔子赞易知数。处仁言：“仲尼之道无所不备，非专门比。黄帝迎日推策，数之始也，祖黄帝为宜。”擢监察御史，迁殿中、右正言、给事中。摄开封府，裁决如流，囚系常空。进户部尚书，继拜中大夫、尚书右丞。丁母忧，免丧，以资政殿学士知青州，徙知永兴军。

童贯使陕西，欲平物价，处仁议不合，曰：“此令一传，则商贾弗行，而积藏者弗出，名为平价，适以增之。”转运使阿贯意，劾其格德音，倡异论，侵辱使者。诏处仁赴阙。寻改知河阳，落职知蕲州。久之，以显谟阁直学士知颖昌府。民有得罪官掖者，虽赦不原，处仁为奏上。童贯乘是挤之，夺职，提举鸿庆宫。复延康殿学士、知汝州，再奉鸿庆祠、知徐州，召为醴泉观使。

徽宗访以天下事，处仁对曰：“天下大势在兵与民，今水旱之馀，赋役繁重，公私凋弊，兵民皆困，不及今谋之，后将有不胜图者。”上曰：“非卿不闻此言。”明日，除侍读。进读罢，理前语，处仁言：“昔周以冢宰制国用，于岁之杪，宜会朝廷一岁财用之数，量入为出，节浮费，罢横敛，百姓既足，军储必丰。”上称善，诏置裕民局讨论振兵裕民之法。蔡京不悦，言者谓：“今设局曰‘裕民’，岂平日为不裕民哉？”乃罢局，出处仁知扬州。未几，以疾奉祠归南都。

方腊为乱，处仁亟见留守薛昂，为画守战之策。因语昂曰：“睢阳蔽遮江、淮，乃国家受命之地，脱有非常，吾助君死守。”语闻于朝，起为应天尹。河北盗起，徙大名尹。前尹王革惨而怯，盗无轻重悉抵死，小有警，辄闭城以兵自卫。处仁至，即大开城门，彻牙内甲兵，人情遂安。

徽宗赐手诏曰：“金人虽约和，然狼子野心，易扇以变，有当行事以闻。”处仁上备边御戎十策。进观文殿学士，召为宝篆宫使，特升大学士。旧制，大观文非宰相不除，前二府得除，自处仁始。

钦宗即位，金人犯京师，处仁储粮列备，合锐兵万人勤王；奏乞下诏亲征，以张国威。奏至，朝廷适下亲征诏书，以李纲为行营使。即移书

纲，言备御方略。金人请和而归，处仁奏宜伏兵濬、滑，击其半济，必可成功。召为中书侍郎。人见，钦宗问割三镇，处仁言：“国不竞亦陵，且定武陛下之潜藩，不当弃。”与吴敏议合。敏荐处仁可相，拜太宰兼门下侍郎。

童贯部胜捷军卫徽宗东巡，贯既贬，军士有恶言。徽宗将还，都人汹惧，或请为备。处仁曰：“陛下仁孝，思奉晨昏，属车西还，天下大庆，宜郊迎称贺。军士妄言，臣请身任之。”乃以处仁为扈驾礼仪使，统禁旅从出郊，迄二圣还宫，部伍肃然。

初，处仁为右丞，言：“六曹长贰，皆异时执政之选，而部中事一无所可否，悉禀命朝廷。夫人才力不容顿异，岂有前不能决一职而后可共政者乎？乞诏自今尚书、侍郎不得辄以事委上，有条以条决之，有例以例决之，无条例者酌情裁决；不能决，乃申尚书省。”会处仁以忧去，不果行，及当国，卒奏行之。

聂山为户部尚书兼开封尹，库有美珠，山密语宁德宫宦者，用特旨取之。处仁奏：“陛下鉴近患，事必由三省。今以珠为道君太上皇后寿，诚细故，且美事；然此端一开，则前日应奉之徒复纵，臣为陛下惜之。”乃抵主藏史罪。

处仁言论，初与吴敏、李纲合，寻亦有异议。尝与敏争事，掷笔中敏面，鼻额为黑。唐恪、耿南仲、聂山欲排去二人而代之位，讽言者论之，与敏俱罢，处仁以观文殿大学士为中太一宫使。寻知东平府，提举崇福宫。高宗即位，起为大名尹、北道都总管，卒于郡。

处仁在宣和间，数请宽民力以弭盗贼。尹大名，以刚廉称。及为首相，无大建明，方进言以金人出境，社稷再安，皆由圣德俭勤，致有天人之际。种师道请合诸道兵屯河阳诸州，为防秋计，处仁谓金人岂能复来，不宜先自扰以示弱。南都受围时，处仁在围城中，都人指为奸细，杀其长子庚。幼子度，吏部侍郎。

冯灏字长源，普州安岳人。父山，熙宁末，为秘书丞、通判梓州，邓绾荐为台官，不就，退居二十年，范祖禹荐于朝，官终祠部郎中。灏登进士第，历官入朝，以言事再谪。

靖康元年，灏为左谏议大夫。金人围太原，朝廷命李纲宣抚两河，灏奏罢之。金人要割三镇，高宗自康邸出使，除灏知枢密院事，充副使，不果行，寻除尚书左丞。金人犯阙，诏宗室郡王为报谢使，灏与曹辅以枢密为副，留金营三日归，诏暂权门下侍郎。钦宗诣金营，灏扈从。张邦昌僭位，与灏有旧，取之归，以灏康邸旧臣，命为奉迎使，为总领迎驾仪物使。建炎初，除资政殿学士、知潼川府。言者论灏尝污伪命，夺职，已而复官。绍兴三年，以资政殿学士致仕，卒。

灏为文师苏轼，论西事与蔡京忤。郡人张庭坚以言事斥象州死，妻子流离，灏力振其家，及入谏省，奏官其一子。然议论主熙、丰、绍圣，而排邹浩、李纲、杨时，君子少之。

王伦字正道，莘县人，文正公旦弟勛玄孙也。家贫无行，为任侠，往来京、洛间，数犯法，幸免。汴京失守，钦宗御宣德门，都人喧呼不已，伦乘势径造御前曰：“臣能弹压之。”钦宗解所佩夏国宝剑以赐，伦曰：“臣未有官，岂能弹压？”遂自荐其才。钦宗取片纸书曰：“王伦可除兵部侍郎。”伦下楼，挟恶少数人，传旨抚定，都人乃息。宰相何榘以伦小人无功，除命太峻，奏补修职郎，斥不用。

建炎元年，选能专对者使金，问两宫起居，迁朝奉郎，假刑部侍郎。充大金通问使，阁门舍人朱弁副之，见金左副元帅宗维议事，金留不遣。

有商人陈忠，密告伦二帝在黄龙府，伦遂与弁及洪皓以金遗忠往黄龙府潜通意，由是两宫始知高宗已即位矣。久之，粘罕使乌陵思谋即驿见伦，语及契丹时事。伦曰：“海上之盟，两国约为兄弟，万世无变。云中之役，我实馈师，赞成厥功。上国之臣，尝欲称兵南来，先大圣惠顾盟

好，不许。厥后举兵以祸吾国，果先大圣意乎？况亘古自分南北，主上恭勤，英俊并用，期必复古。盍思久远之谋，归我二帝、太母，复我土疆，使南北赤子无致涂炭，亦足以慰先大圣之灵，幸执事者赞之。”思谋沉思曰：“君言是也，归当尽达之。”已而粘罕至，曰：“比上国遣使来，问其意指，多不能对。思谋传侍郎语欲议和，决非江南情实，特侍郎自为此言耳。”伦曰：“使事有指，不然来何为哉？人定者胜天，天定亦能胜人，惟元帅察之。”粘罕不答。是后，宇文虚中、魏行可、洪皓、崔纵、张邵相继入使，皆拘之。

绍兴二年，粘罕忽自至馆中与伦议和，纵之归报。是秋，伦至临安，入对，言金人情伪甚悉，帝优奖之。除右文殿修撰，主管万寿观，官其二弟一侄。时方用兵讨刘豫，和议中格。三年，韩肖胄使金还，金遣李永寿、王诩继至。二人骄倨，以伦充伴使，伦与道云中旧故，骄倨少损，遂拜诏。论事，伦复请祠。刘光世求伦参议军事，辞。宰相赵鼎请召伦赴都堂稟议，伦陈进取之策，不合，复请祠。

七年春，徽宗及宁德后讬至，复以伦为徽猷阁待制，假直学士，充迎奉梓宫使，以朝请郎高公绘副之。入辞，帝使伦谓金左副元帅昌曰：“河南地，上国既不有，与其付刘豫，曷若见归？”伦奉诏以行，因附进太后、钦宗黄金各二百两，仍以金帛赐宇文虚中、朱弁、孙傅、张叔夜家属之在金国者。

伦至睢阳，刘豫馆之，疑有他谋，移文取国书。伦报曰：“国书须见金主面纳，若所衔命，则祈请梓宫也。”豫胁取不已。会迓者至，渡河见挾于涿州，具言豫邀索国书无状，且谓：“豫忍背本朝，他日安保其不背大国。”

是年冬，豫废。伦及高公绘还，左副元帅昌送伦等曰：“好报江南，自今道涂无壅，和议可以平达。”伦入对，言金人许还梓宫及太后，又许归河南地，且言废豫之谋由己发之。帝大喜，赐予特异。

初，伦既见昌，昌遣使偕伦入燕见金主亶，首谢废豫，次致使指。金主始密与群臣定议许和，遂遣伦还，且命太原少尹乌陵思谋、太常少卿

石庆<sup>[1]</sup>来议事。至行在，伦往来馆中计事。八年秋，以端明殿学士再使金国，知阁门事蓝公佐为之副，申问诘日，期还梓宫。伦辞，引至都堂授使指二十馀事。既至金国，金主亶为设宴三日，遣签书宣徽院事萧哲、左司郎中张通古为江南诏谕使，偕伦来。

朝论以金使肆嫚，抗论甚喧，多归罪伦。十一月，伦至行在，引疾请祠，不许，趣赴内殿奏事。时哲等骄倨，受书之礼未定。御史中丞勾龙如渊诣都堂与秦桧议，召伦责曰：“公为使通两国好，凡事当于彼中反覆论定，安有同使至而后议者？”伦泣曰：“伦涉万死一生，往来虎口者数四，今日中丞乃责伦如此。”桧等共解之曰：“中丞无他，亦欲激公了此事耳。”伦曰：“此则不敢不勉。”伦见通古，以一二策动之。通古恐，遂议以桧见金使于其馆，受书以归。金许归梓宫、太母及河南地。

九年春，赐伦同进士出身、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充迎梓宫、奉还两宫、交割地界使，既又以伦为东京留守兼开封尹。伦至东京，见金右副元帅兀术，交割地界，兀术还燕。五月，伦自汴京赴金国议事。初，兀术还，密言于金主曰：“河南地本挾懒、宗磐主谋割之与宋，二人必阴结彼国。今使已至汴，勿令逾境。”伦有云中故吏隶兀术者潜告伦，伦即遣介具言于朝，乞为备。兀术遂命中山府拘伦，杀宗磐及挾懒。

十月，伦始见金主于御子林，致使指。金主悉无所答，令其翰林待制耶律绍文为宣勘官，问伦：“知挾懒罪否？”伦对：“不知。”又问：“无一言及岁币，反来割地，汝但知有元帅，岂知有上国邪？”伦曰：“比萧哲以国书来，许归梓宫、太母及河南地，天下皆知上国寻海上之盟，与民休息，使人奉命通好两国耳。”既就馆，金主复遣绍文谕伦曰：“卿留云中已无还期，及贷之还，曾无以报，反间贰我君臣耶？”乃遣蓝公佐先归，论岁贡、正朔、誓表、册命等事，拘伦以俟报；已而迁之河间，遂不复遣。

十年，金渝盟，兀术等复取河南。伦居河间六载，至十四年，金欲以伦为平滦三路都转运使，伦曰：“奉命而来，非降也。”金益胁以威，遣使来趣，伦拒益力。金杖其使，俾缢杀之。伦厚赂使少缓，遂冠带南向，再拜恸哭曰：“先臣文正公以直道辅相两朝，天下所知。臣今将命被留，欲

污以伪职，臣敢爱一死以辱命！”遂就死，年六十一。于是河间地震，雨雹三日不止，人皆哀之。诏赠通议大夫，赐其家金千两、帛千匹。子述与从兄遵间入金境，至河间，得伦骨以归，官给葬事。后谥愍节。

宇文虚中字叔通，成都华阳人。登大观三年进士第，历官州县，人为起居舍人、国史编修官、同知贡举，迁中书舍人。

宣和间，承平日久，兵将骄惰，蔡攸、童贯贪功开边，将兴燕云之役，引女直夹攻契丹，以虚中为参议官。虚中以庙谟失策，主帅非人，将有纳侮自焚之祸，上书言：“用兵之策，必先计强弱，策虚实，知彼知己，当图万全。今边圉无应敌之具，府库无数月之储，安危存亡，系兹一举，岂可轻议？且中国与契丹讲和，今逾百年，自遭女真侵削以来，向慕本朝，一切恭顺。今舍恭顺之契丹，不羁縻封殖，为我蕃篱，而远逾海外，引强悍之女真以为邻域。女真藉百胜之势，虚喝骄矜，不可以礼义服，不可以言说诱，持下庄两斗之计，引兵逾境。以百年怠惰之兵，当新锐难抗之敌；以寡谋安逸之将，角逐于血肉之林。臣恐中国之祸未有宁息之期也。”王黼大怒，降集英殿修撰，督战益急。虚中建十一策，上二十议，皆不报。

鞑离不、粘罕分道入侵，童贯闻之，忧懣不知所为，即与虚中及范讷等谋，以赴阙禀议为遁归之计，以九月至汴京。是日，报粘罕迫太原，帝顾虚中曰：“王黼不用卿言，今金人两路并进，事势若此，奈何？”虚中奏：“今日宜先降诏罪己，更革弊端，俾人心悦，天意回，则备御之事，将帅可以任之。”即命虚中草诏，略曰：“言路壅蔽，面谏日闻，恩幸持权，贪饕得志，上天震怒而朕不悟，百姓怨怼而朕不知。”又言出官人、罢应奉等事。帝览诏曰：“今日不吝改过，可便施行。”虚中再拜泣下。

时守御难其人，欲召熙河帅姚古与秦凤帅种师道，令以本路兵会郑、洛，外援河阳，内卫京城。帝顾谓虚中曰：“卿与姚古、师道如兄弟，宜以一使名护其军。”遂以虚中为资政殿大学士、军前宣谕使。虚中檄



趣姚古、师道兵马，令直赴汴京应援。金骑至城下，放兵掠至郑州，为马忠所败，遂收敛为一。西路稍通，师道、姚古及其他西兵并得达汴京。虚中亦驰归，收合散卒，得东南兵二万馀人。以便宜起致仕官李邈，令统领于汴河上从门外驻兵。

会姚平仲劫金营失利，西兵俱溃，金人复引兵逼城下，虚中继而入。钦宗欲遣人奉使，辨劫营非朝廷意，乃姚平仲擅兴兵，大臣皆不肯行。虚中承命即往都亭驿，见金使王訥<sup>[2]</sup>，因持书复议和。渡濠桥，道逢甲骑如水，云梯、鹅洞蔽地，冒锋刃而进。既至敌营，露坐风埃，自己至申，金人注矢露刃，周匝围绕，久乃得见康王于军中。次日，侍王至金幕，见二太子者语不逊，礼节倨傲。抵暮，遣人随虚中入城，要越王、李邦彦、吴敏、李纲、曹晟及金银、骡马之类，又欲御笔书定三镇界至，方退军。

令虚中再往，必请康王归。虚中再出，明日，从康王还，除签书枢密院事。自是又三往，金人固要三镇，虚中泣下不言，金帅变色，虚中曰：“太宗殿在太原，上皇祖陵在保州，讫忍割弃。”诸酋曰：“枢密不稍空，我亦不稍空。”如中国人称“脱空”，遂解兵北去。言者劾以议和之罪，罢知青州，寻落职奉祠。建炎元年，窜韶州。

二年，诏求使绝域者，虚中应诏，复资政殿大学士，为祈请使，杨可辅副之。寻又以刘海为通问使，王觐为副。明年春，金人并遣归，虚中曰：“奉命北来祈请二帝，二帝未还，虚中不可归。”于是独留。虚中有才艺，金人加以官爵，即受之，与韩昉辈俱掌词命。明年，洪皓至上京，见而甚鄙之。累官翰林学士、知制诰兼太常卿，封河内郡开国公，书金太祖睿德神功碑，进阶金紫光禄大夫，金人号为“国师”。然因是而知东北之士皆愤恨陷北，遂密以信义结约，金人不觉也。

金人每欲南侵，虚中以费财劳人，远征江南荒僻，得之不足以富国。王伦归，言：“虚中奉使日久，守节不屈。”遂诏福州存恤其家，仍命其子师瑗添差本路转运判官。桧虑虚中沮和议，悉遣其家往金国以牵制之。金皇统四年，转承旨，加特进，迁礼部尚书，承旨如故。

虚中恃才轻肆，好讥讪，凡见女真人，辄以“矿卤”目之，贵人达官，往往积不平。虚中尝撰宫殿榜署，本皆嘉美之名，恶之者随其字以为谤讪，由是媒孽成其罪，遂告虚中谋反。鞫治无状，乃罗织虚中家图书为反具。虚中曰：“死自吾分。至于图籍，南来士大夫家家有之，高士谈图书尤多于我家，岂亦反邪？”有司承顺风旨，并杀士谈。虚中与老幼百口同日受焚死，天为之昼晦。淳熙间，赠开府仪同三司，谥肃愍，赐庙仁勇，且为置后，是为绍节，官至签书枢密院事。开禧初，加赠少保，赐姓赵氏。有文集行于世。

汤思退字进之，处州人。绍兴十五年，以右从政郎授建州政和县令，试博学宏词科，除秘书省正字。自是登郎曹，贰中秘，秉史笔。

二十五年，由礼部侍郎除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未几参大政。先是，秦桧当国，恶直丑正，必不异和议，不撻己过，始久于用。时思退名位日进，桧病笃，招参知政事董德元及思退至卧内，属以后事，各赠黄金千两。德元虑其以我为自外，不敢辞，思退虑其以我期其死，不敢受。高宗闻之，以思退不受金，非桧党，信用之。二十六年，除知枢密院事。明年，拜尚书右仆射；又二年，进左仆射。明年，侍御史陈俊卿论其“挟巧诈之心，济倾邪之术，观其所为，多效秦桧，盖思退致身，皆桧父子恩也。”遂罢，以观文殿大学士奉祠。

隆兴元年，符离师溃，召思退复相。谏议大夫王大宝上章论之，不报。金帅屹石烈志宁遗书三省、枢密院，索海、泗、唐、邓四郡。思退欲与和，遣淮西安抚司干办公事卢仲贤加枢密院计议、编修官，持报书以往。既行，上戒勿许四郡。仲贤至宿州，仆散忠义惧之以威，仲贤惶恐，言归当禀命，遂以忠义为三省、枢密院书来。上犹欲止割海、泗，思退遽奏以吏部侍郎王之望为通问使，知阁门事龙大渊副之，将割弃四州。张浚在扬州闻之，遣其子栻入奏仲贤辱国无状。上怒，会侍御周操论仲贤不应擅许四郡，下大理究问，召浚赴行在。十二月，拜思退左仆射，浚右

仆射。

二年，浚以金未可与和，请上幸建康，图进兵。上手批王之望等并一行礼物并回，诏荆、襄、川、陕严边备，窜仲贤郴州。思退恐，奏请以宗社大计，奏禀上皇而后从事。上批示三省曰：“金无礼如此，卿犹欲言和。今日敌势，非秦桧时比，卿议论秦桧不若。”思退大骇，阴谋去浚，遂令之望、大渊驿疏兵少粮乏，楼橹、器械未备，人言委四万众以守泗州，非计。上颇惑之，乃命浚行边，还兵罢招纳。浚力乞罢政，许之。上命思退作书，许金四郡。

既而金专事杀戮，上意中悔，思退复密令孙造谕敌以重兵胁和。上闻有敌兵，命建康都统王彦等御之，仍命思退督江、淮军，辞不行。仆散忠义自清河口渡淮，言者极论思退急和御备之罪，遂罢相，寻责居永州。于是太学生张观等七十二人上书，论思退、王之望、尹穉等奸邪误国，招致敌人，请斩之。思退忧悸死。

思退始终与张浚不合，浚以雪耻复仇为志，思退每借保境息民为口实，更胜迭负，思退之计迄行，然终以不免。敌既得海、泗、唐、邓，又索商、秦，皆思退力也。

论曰：以白时中之孱佞，徐处仁之奸细，冯澥之邪枉，汤思退之巧诈，而排杨时，误李纲，异张浚，其识趣可见矣，虽有小善，何足算哉。王伦虽以无行应使，往来虎口，屡被拘留，及金人胁之以官，竟不受，见迫而死，悲夫！较之虚中即受其命，为之定官制、草赦文、享富贵者，大有间矣。卒以轻肆讥诬，覆其家族，真不知义命者哉。虽云冤死，亦自取焉。律以豫让之言，益可愧哉。

## 【校勘记】

- 〔1〕石庆 按本书卷二九高宗纪、卷三七三朱弁传作“石庆充”，楼钥《攻媿集》卷九五王伦神道碑、熊克《中兴小纪》卷二四作“石庆元”，系年要录卷一二

○作“石庆克”。

[2]王泐 原作“王芮”，据本书卷二钦宗纪、靖康要录卷二改。



## 宋史卷三百七十二

### 列传第一百三十一

朱倬 王纶 尹穰 王之望 徐俯  
沈与求 翟汝文 王庶 辛炳

朱倬字汉章，唐宰相敬则之后，七世祖避地闽中，为闽县人。世学易，入太学。宣和五年<sup>[1]</sup>，登进士第，调常州宜兴簿。金将犯边，居民求避地，倬为具舟给食，众赖以济。未几，民告涝于郡，郡檄倬考实，乃除田租什九，守怒，不能夺。张浚荐倬，召对，除福建、广东西财用所属官。宣谕使明橐再荐于朝，时方以刘豫为忧，倬因赐对，策其必败。高宗大喜，诏改合入官。与丞相秦桧忤，出教授越州。用张守荐，除诸王府教授。桧恶言兵，倬论掩骼事，又忤之。

梁汝嘉制置浙东，表摄参谋。有群寇就擒，属倬鞫问，独窜二人，徐释不问。曰：“吾大父尉崇安日，获寇二百，坐死者七十余人。大父谓此饥民剽食尔，乌可尽绳以法？悉除其罪，不以徼赏。吾其可愧大父乎？”通判南剑。建寇阿魏众数千，剑邻于建，兵懦不可用，倬重赏募卒擒获，境内迄平。

除知惠州。陛辞，因言尝策刘豫必败，高宗记其言，问：“卿久淹何所？”倬曰：“厄于桧。”上愀然慰谕，目送之。旬日间，除国子监丞，寻除浙西提举，且命自今在内除提举官，令朝辞上殿，盖为倬设也。既对，上曰：“卿以朕亲擢出为部使者，使咸知内外任均。”又曰：“人不知卿，朕独知卿。”除右正言，累迁中丞。尝言：“人主任以耳目，非报怨任气之地，

必上合天心。”每上疏，辄夙兴露告，若上帝鉴临。奏疏凡数十，如发仓廩，蠲米价，减私盐，核军食，率焚稿不传。知贡举，迁参知政事。

绍兴三十一年，拜尚书右仆射。金兵犯江，倬陈战、备、应三策，且谓兵应者胜，上深然之。又策敌三事：上焉者为耕筑计，中焉者守备，下则妄意绝江，金必出下策。果如所料。史浩、虞允文、王淮、陈俊卿、刘珙之进用，皆倬所荐也。

高宗自建康回銮，有内禅意。倬密奏曰：“靖康之事正以传位太遽，盍姑徐之。”心不自安，屡求去。诏以观文殿学士<sup>[2]</sup>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孝宗即位，谏臣以为言，降资政殿学士。明年致仕，卒。复元职，恤典如宰相，赠特进。孙著，淳熙十四年登第，仕至吏部尚书。

王纶字德言，建康人。幼颖悟，十岁能属文。登绍兴五年进士第，授平江府昆山县主簿，历镇江府、婺州、临安府教授，权国子正。

时初建太学，亡旧规，凭吏省记，吏缘为奸。纶厘正之，其弊稍革。迁敕令所删定官、诸王宫大小学教授兼权兵部郎官。言：“孔门弟子与后世诸儒有功斯文者，皆得从祀先圣，今辟庠序，修礼乐，宜以其式颁诸郡县。”

二十四年，以御史中丞魏师逊荐，为监察御史，与秦桧论事，忤其意，师逊遂劾纶，且言：“智识浅昧，不能知纶。”由此罢去。逾年，知兴国军。桧死，召为起居舍人兼崇政殿说书，寻兼权礼部侍郎。

二十六年，试中书舍人。高宗躬亲政事，收揽威柄，召诸贤于散地，诏命填委，多纶所草。纶奏守臣裕民事，乞毋拘五条，从之。兼侍讲。上喜读春秋左氏传，纶进讲，与上意合。尝同讲读官荐兴化军郑樵学行，召对命官，且给笔札，录其所著史。兼直学士院，迁工部侍郎，仍兼直院。撰吴玠神道碑，称上旨，赐宸翰褒宠。

二十八年，除同知枢密院事。金将渝盟，边报沓至，宰相沈该未敢以闻。纶率参知政事陈康伯、同知枢密院事陈诚之共白其事，乞备御。

已而纶病肺喝，告请祠，上遣御医诊视，且赐白金五百两。

二十九年六月，朝论欲遣大臣为泛使规敌，且坚盟好。纶请行，乃以为称谢使，曹勛副之。至金，馆礼甚隆。一日，急召使人，金主御便殿，惟一执政在焉，连发数问，纶条对，金主不能屈。九月，还朝入见，言：“邻国恭顺和好，皆陛下威德所致。”宰臣汤思退等皆贺。然当时金已谋犯江，特以善意给纶尔。

纶旧疾作，力丐外，除资政殿大学士知福州，上解所御犀带赐之。明年，知建康府兼行宫留守。敌犯江，纶每以守御利害闻，上多从之。三十一年八月，卒。赠左光禄大夫，谥章敏。无子，以兄焯之子为后。

尹穉字少稷。建炎中兴，自北归南。绍兴三十二年，与陆游同为枢密院编修官。权知院史浩，同知王祖舜荐其博学有文，召对称旨，二人并赐进士出身。孝宗奖用西北之士，隆兴元年，除穉监察御史，寻除右正言。二年五月，除殿中侍御史。历迁谏议大夫，未几而罢。

初，符离师溃，汤思退复相，金帅移书索地，诏侍从台谏集议。穉时为监察御史，以为国家事力未备，宜与敌和，惟增岁币，勿弃四州，勿请陵寝，则和议可成。既而卢仲贤出使，为金所胁，又将遣王之望，张浚极言其不可。穉为右正言，惧和议弗就，因劾浚跋扈，未几罢政。后将割四郡，再易国书，岁币如所索之数，而敌分兵入寇。上意中悔。穉为侍御史，乞置狱，取不肯撤备及弃地者劾其罪，牵引凡二十余人。

时方以和为急，擢穉为谏议大夫。敌势浸张，远近震动，都督、同都督相继辞行。上书者攻和议之失，且言：“穉专附大臣为鹰犬，如张浚忠诚为国，天下共知，穉不顾公议，妄肆诋讦；凡大臣不悦者皆逐之，相与表里，以成奸谋，皆可斩。”上虽怒言者，而一时主议之臣与穉，皆相继废黜。先是，胡铨力言主和非是，大臣不悦，命铨与穉分往浙东西措置海道。二人挈家以行，为言者所劾，遂皆罢，语在陈康伯传。



王之望字瞻叔，襄阳穀城人，后寓居台州。父纲，登元符进士第，至通判徽州而卒。之望初以荫补，绍兴八年，登进士第。教授处州，入为太学录，迁博士。久之，出知荆门军，提举湖南茶盐，改潼川府路转运判官，寻改成都府路计度转运副使、提举四川茶马。

朝臣荐其才，召赴行在，除太府少卿，总领四川财赋。金人渝盟，军书旁午，调度百出，之望区画无遗事。第括民质剂未税者，搜抉隐匿，得钱为缗四百六十八万，众咸怨之。后升太府卿。

孝宗即位，除户部侍郎，充川、陕宣谕使。先是，敌师合喜寇凤州之黄牛堡，吴玠击走之，遂取秦州，连复商、陕、原、环等十七郡。敌以玠精兵皆在德顺，力攻之。时陈康伯秉政，方议罢德顺戍，虞允文为宣谕使，力争不从，上以手札命玠退师。之望既代允文宣谕使，赞玠命诸将弃德顺，仓卒引退。敌乘其后，正兵三万，还者仅七千人，将校所存无几，连营恸哭，声震原野。上闻而悔之。

隆兴初，右谏议大夫王大宝疏之望罪，除集英殿修撰、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未几，权户部侍郎、江淮都督府参赞军事。之望雅不欲战，请朝，因奏：“人主论兵与臣下不同，惟奉承天意而已。窃观天意，南北之形已成，未易相兼，我之不可绝淮而北，犹敌之不可越江而南也。移攻战之力以自守，自守既固，然后随机制变，择利而应之。”有旨留中。俄兼直学士院。

汤思退力主息兵，奏除之望吏部侍郎、通问使。寻议先遣小使觐敌，召之望还。之望首以守备不足恃为告，上亟罢都督府，以之望为淮西宣谕使，甫拜命，又擢右谏议大夫。之望因上章极言廷臣执偏见为身谋，乞明诏在庭，平其心于议论之际。时思退主和议，浚主恢复，之望言似善，实阴为思退地也。

既而视师江上。金复犯边，遂上和、战二策，且言措置守御之备，疏奏未达，拜参知政事。既入，俄兼同知枢密院事。敌兵交至，濠、楚守将或弃城遁，上命汤思退督江、淮师；未行，复令之望督视，改同都督。力

辞不行。会太学诸生上书，上怒，欲加罪，之望救解之。遂以参知政事劳师江、淮。

之望先尝贻书敌帅。至是，王抃使敌军，并割商、秦地；许归被俘人，惟叛亡不预；世为叔侄之国。敌皆听许，讲解而罢。上闻敌师退，令督府择利击之，之望下令诸将不得妄进。朝廷趣行，之望言：“王抃既还，不可冒小利，害大计。”言者论罢为端明殿学士、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居天台。乾道元年，起知福州、福建路安抚使。捕海贼王大老，捷闻，加资政殿大学士，移知温州，寻复罢。六年冬，卒。

之望有文艺干略，当秦桧时，落落不合，或谓其有守。绍兴末年，力附和议，与思退相表里，专以割地啖敌为得计，地割而敌势益张，之望迄以此废焉。

徐俯字师川，洪州分宁人。以父禧死国事，授通直郎，累官至司门郎。靖康中，张邦昌僭位，俯遂致仕。时工部侍郎何昌言与其弟昌辰避邦昌，皆改名。俯买婢名昌奴，遇客至，即呼前驱使之。建炎初，落致仕，奉祠。

内侍郑谔识俯于江西，重其诗，荐于高宗。胡直孺在经筵，汪藻在翰苑，迭荐之，遂以俯为右谏议大夫。中书舍人程俱言：“俯以前任省郎遽除谏议，自元丰更制以来未之有。考之古今，非阳城、种放，则未尝不循序而进，愿姑以所应者命之。昔元稹在长庆间，擢知制诰，真不忝矣。缘其为荆南判司，命从中出，召为省郎，便知制诰，遂喧朝论，时谓荆南监军崔潭峻实引之。近亦传俯与宦寺倡酬，称其警策，恐或者不知陛下得俯之由。”不报，俱遂罢。

绍兴二年，赐进士出身，兼侍读。三年，迁翰林学士，俄擢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四年，兼权参知政事。宰相朱胜非言：“襄阳上流，所当先取。”帝曰：“盍就委岳飞？”参政赵鼎曰：“知上流利害，无如飞者。”俯独持不可，帝不听。会刘光世乞入奏，鼎言：“方议出师，大将不

宜离军。”俯欲许之，鼎固争，俯乃求去，提举洞霄宫。

九年，知信州。中丞王次翁论其不理郡事，予祠。明年，卒。俯才俊，与曾幾、吕本中游，有诗集六卷。

沈与求字必先，湖州德清人。登政和五年进士第，累迁至明州通判。以御史张守荐，召对，除监察御史。上疏论执政，迁兵部员外郎，自劾以为言苟不当，不应得迁。上乃行其言，除殿中侍御史。

上在会稽，或劝幸饶、信，有急则入闽。与求以为今日根本正在江、浙，宜进都建康，以图恢复。论范宗尹年少为相，恐误国事。上不悦，以直龙图阁知台州。宗尹罢，召还，再除侍御史。

时军储窘乏，措置诸镇屯田，与求取古今屯田利害，为集议二卷上之，诏付户部看详。江西安抚、知江州朱胜非未至，而马进寇江州陷之，与求论九江之陷，由胜非赴镇太缓，胜非罢去。时方多事，百司稽违，与求援元丰旧制，请许台谏官弹奏，上从之。与求再居言路，或疑凡范宗尹所引用者，将悉论出之。与求曰：“近世朋党成风，人才不问贤否，皆视宰相出处为进退。今当别人才邪正而言之，岂可谓一时所用皆不贤哉？”人服其言。

吕颐浩再相，御营统制辛永宗、枢密富直柔、右司谏韩璜屡言其短。与求劾直柔附会永宗兄弟，为致身之资。上遂出永宗，而璜、直柔亦相继罢黜。

迁御史中丞。时禁卫寡弱，诸将各拥重兵，与求言：“汉有南北军，唐用府兵，彼此相维，使无偏重之势。今兵权不在朝廷，虽有枢密院及三省兵房、尚书兵部，但行文字而已。愿诏大臣益修兵政，助成中兴之势。”浙西安抚刘光世来朝，以缙帛、方物为献，上已分乞六官，与求奏：“今为何时而有此。”时已暮，疏入，上命追取斥还。内侍冯益请别置御马院，自领其事，又擅穿皇城便门。与求劾益专恣，请治其罪。

谍报刘豫在淮阳造舟，议者多欲于明州向头设备。与求言：“使贼

舟至此，则入吾腹心之地。臣闻海舟自京东入浙，必由泰州石港、通州料角崇明镇等处，次至平江南北洋，次至秀州金山，次至向头。又闻料角水势湍险，必得沙上水手方能转运。宜于石港、料角等处拘收水手，优给钱粮而存养之，以备缓急。”

两浙转运副使徐康国自温州进发宣和间所制间金、销金屏障什物，与求奏曰：“陛下俭侔大禹，今康国欲以微物累盛德，乞斥而焚之，仍显黜康国。”从之。与求历御史三院，知无不言，前后凡四百奏，其言切直，自敌己已下有不能堪者。上时有所训教，每曰：“汝不识沈中丞邪？”移吏部尚书兼权翰林学士兼侍读，遂出为荆湖南路安抚使、知潭州。引疾丐祠，许之。

四年<sup>[3]</sup>，出知镇江府兼两浙西路安抚使。复以吏部尚书召，除参知政事。金人将入寇，上谕辅臣曰：“朕当亲总六军。”与求赞之曰：“今日亲征，皆由圣断。”上意决亲征，书车攻诗以赐。上曰：“朕以二圣在远，屈己通和。今豫逆乱如此，安可复忍？”与求曰：“和亲乃金人屡试之策，不足信也。”因奏：“诸将分屯江岸，而敌人往来淮甸，当遣岳飞自上流取间道乘虚击之，彼必有反顾之忧。”上曰：“当如此措置。”

五年，兼权知枢密院事。时张浚视师江上，以行府为名，言知泰州邵彪及具营田利害事，乞送尚书省。有旨从之。与求不能平，曰：“三省、枢密院乃奉行行府文书邪？”六年，张浚复欲出视师，不告之同列。及得旨，乃退而叹曰：“此大事也，吾不与闻，何以居位？”遂丐祠，罢，出知明州。

七年，上在平江，召见，除同知枢密院事；从至建康，迁知枢密院事。薨，赠左银青光禄大夫，谥忠敏。

翟汝文，字公巽，润州丹阳人。登进士第，以亲老不调者十年。擢议礼局编修官，召对，徽宗嘉之，除秘书郎。三馆士建议东封，汝文曰：“治道贵清静。今不启上述三代礼乐，而师秦、汉之侈心，非所愿也。”责

监宿州税。久之，召除著作郎，迁起居郎。

皇太子就傅，命汝文劝讲，除中书舍人。言者谓汝文从苏轼、黄庭坚游，不可当赞书之任，出知襄州，移知济州，复知唐州，以谢章自辨罢。未几，起知陈州。召拜中书舍人，外制典雅，一时称之。命同修哲宗国史，迁给事中。高丽使人贡，诏班侍从之上，汝文言：“春秋之法，王人虽微，序诸侯上。不可卑近列而尊陪臣。”上遂命如旧制。内侍梁师成强市百姓墓田，广其园圃。汝文言于上，师成讽宰相黜汝文，出守宣州。

召为吏部侍郎，出知庐州，徙密州。密负海产盐，蔡京屡变盐法，盗贩者众，有司穷治党与。汝文曰：“祖宗法度，获私商不诘所由，欲靖民也。今系而虐之，将为厉矣。”悉纵之。密岁贡牛黄，汝文曰：“牛失黄辄死，非所以惠农，宜输财市之，则其害不私于密。”上从之。钦宗即位，召为翰林学士，改显谟阁学士、知越州兼浙东安抚使。

建炎改元，上疏言：“陛下即位赦书，上供常数，后为献利之臣所增者，当议裁损。如浙东和预买绢岁九十七万六千匹，而越州乃二十万五百匹，以一路计之，当十之三。如杭州岁起之额盖与越州等，杭州去年已减十二万匹，独越州尚如旧，今乞视户等第减罢。”杨应诚请使高丽，图迎二帝，汝文奏：“应诚欺罔君父，若高丽辞以大国假道以至燕云，金人却请问津以窥吴越，将何辞以对？”后高丽果如汝文言。上将幸武昌，汝文疏请幸荆南，不从。

绍兴元年，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除参知政事、同提举修政局。时秦桧相，四方奏请填委未决，吏缘为奸。汝文语桧，宜责都司程考吏隳，稽违者惩之。汝文尝受辞牒，书字用印，直送省部；入对，乞治堂吏受赂者。桧怒，面劾汝文专擅。右司谏方孟卿因奏汝文与长官立异，岂能共济国事？罢去以卒。

先是，汝文在密，桧为郡文学，汝文荐其才，故桧引用之。然汝文性刚不为桧屈，对案相诟，至目桧为“浊气”。汝文风度翹楚，好古博雅，精于篆籀，有文集行于世。

王庶字子尚，庆阳人。崇宁五年，举进士第，改秩，知泾州保定县。以种师道荐，通判怀德军。契丹为金人所破，举燕云地求援，诏师道受降。庶谓师道曰：“国家与辽人百年之好，今坐视其败亡不能救，乃利其土地，无乃基女直之祸乎？”不听。宣和七年，金果入寇。太宰李邦彦夜召庶问计，庶曰：“宿将无如种师道，且夷虜畏服，宜付以西兵，使之入援。”邦彦以语蔡攸，攸不然。以庶为陕西运判兼制置解盐事。疆事益棘，钦宗欲幸襄、邓，先命席益为京西安抚使，益求庶自副。高宗即位，除直龙图阁、鄜延经略使兼知延安府。累立战功，进集英殿修撰，升龙图阁待制，节制陕西六路军马。

先是，河东经制使王瓚既遁归，东京留守宗泽承制以庶权陕西制置使。会宣谕使谢亮入关，庶移书曰：“夏人之患小而缓，金人之患大而迫，秋高必大举，盍杖节率兵举义，驱逐渡河，徐图恢复。”亮不能从。金人大入，庶调兵自沿河至冯翊，据险以守。金人先已乘冰渡河犯晋宁，侵丹州，又渡清水河，破潼关，秦、陇皆震。庶传檄诸路，会期讨贼。泾原统制曲端雅不欲属庶，以未受命辞；居数日，告身至，又辞。金人知端与庶不协，并兵寇鄜延。庶在坊州闻之，夜趋鄜延以遏其冲。金人诡道陷丹州，州界鄜、延之间，庶乃自当延安路。时端尽统泾原劲兵，庶屡督其进，端乞不行，遂陷延安。语在端传。

初，庶闻围急，自收散亡往援。观察使王瓚亦将所部发兴元。庶至甘泉而延安已不守，既无所归，遂以军付瓚，而自将百骑驰至襄乐劳军，尚倚端为助。庶至，端令每门减从骑之半，比至帐下，仅数骑。端厉声问庶延安失守状，且曰：“节制固知爱身，不知为天子爱城乎？”庶曰：“吾数令不从，谁其爱身者！”端怒，谋即军中诛庶而夺其兵，乃夜走宁州，见谢亮曰：“延安，五路襟喉，今既失矣。春秋大夫出疆之义得以专之，请诛庶。”亮曰：“使事有指，今以人臣而擅诛于外，是跋扈也，公则自为之。”端沮而归，乃夺庶节制使印，又拘縻其官属。会诏庶守京兆，庶先以失律自劾得罢，丁内艰。

时张浚自富平败归，始思庶及端之言可用，乃并召之。庶地近先至，力陈抚秦保蜀之策，劝浚收熙河、秦凤之兵，扼关、陇以为后图。浚不纳。求终制，不许，乃版授参议官。浚念端与庶必不相容，端未至，但复其官，移恭州。庶因谓浚曰：“端有反心。”浚亦畏端得士，始有杀端意矣。语在端传。

绍兴五年，起复知兴元府、利夔路制置使。庶以士卒单寡，籍兴、洋诸邑及三泉县强壮，两丁取一，三丁取二，号“义士”，日阅于县，月阅于州，厚犒之，不半年，有兵数万。浚言于朝，升徽猷阁直学士。有谗于浚者，徙庶知成都，改嘉州。明年，浚劾庶轻率倾险，落职奉祠。寻起知遂宁，固避得请。

六年，除湖北安抚使、知鄂州。趋阙，上因燕见，庶言：“陛下欲保江南，无所事；如曰绍复大业，都荆为可。荆州左吴右蜀，利尽南海，前临江、汉，出三川，涉大河，以图中原，曹操所以畏关羽者也。”上大异之。复显谟阁待制、知荆南府、湖北经略安抚使，又复直学士。

七年十月，以兵部侍郎召。明年春，入对，上曰：“召卿之日，张浚已去，赵鼎未来，此朕亲擢，非有左右之助。”庶顿首谢，因奏：“恢复之功十年未立，其失在偏听，在欲速，在轻爵赏，是非邪正混淆。诚能赏功罚罪，其谁不服？昔汉光武以兵取天下，不以不急夺其费，不知兵者不可使言兵。”又口陈手画秦、蜀利害。上大喜，即日迁本部尚书。阅月，拜枢密副使。

议者乞遣重臣行边，遂命庶措置江、淮边防。京、湖宣抚使岳飞闻庶行边，遗书曰：“今岁若不出师，当纳节请闲。”庶壮之。庶还朝，论金人变诈，自渝海上之盟，因及飞纳节之语。当是时，秦、桧再相，以和戎为事。金使乌陵思谋至，诏趣庶还。庶力诋和议，乞诛金使，其言甚切。金又遣张通古<sup>[4]</sup>来许割地，还梓宫，归太后。庶曰：“和议之事，臣所不知。”凡七疏乞免官，乃以资政殿学士知潭州。

御史中丞勾龙如渊劾庶本赵鼎所荐，欺君罔上。庶罢归，至九江，被命夺职，徙家居焉。十三年，御史胡汝明论庶讥讪朝政，责向德军节

度副使，道州安置。至贬所卒。孝宗思庶言，追复其官，谥敏节。子六人，之奇，乾道中，知枢密院事。

辛炳字如晦，福州侯官县人。登元符三年进士第，累官至监察御史兼权殿中侍御史。先是，蔡京废发运司转般仓为直达纲，舟人率侵盗，沈舟而遁，户部受虚数，人畏京莫敢言。炳极疏其弊，且以变法后两岁所得之数，较常岁亏欠一百三十有二万，支益广而人寢微，乞下有司计度。徽宗以问京，京怒，以炳为沮挠，责监南剑州新丰场，寻提举洞霄宫，起知袁州，移无为军。靖康初，召为兵部员外郎。

高宗即位，除左司员外郎，辞；未几，起直龙图阁、知潭州。明年，张浚调兵潭州，以炳懦怯不能，罢之，寻以起居舍人召，辞。绍兴二年，复以侍御史召。首言今日公道壅塞，风俗颓薄，连疏三省所行乖失数十事，请谕大臣勿废都堂公见之礼。时福建八州添差至百八十馀员，炳言：“艰危多事之时，冗食之官无益，当罢。”从之。

苏、湖地震，下诏求言。炳言：“大臣无畏天之心，何事不可为？”其言甚峻，由是宰执吕颐浩居家待罪，炳劾罢颐浩。知枢密院事张浚召赴行在，炳论其败事误国，浚坐落职。

除御史中丞。时方遣使议和，炳方言：“金人无信，和议不可恃，宜讲求守御攻战之策。”以疾请外，除显谟阁直学士、知漳州，未赴而卒。诏：炳任中执法，操行清修，今其云亡，贫无以葬，赐银帛赙其家，赠通议大夫。

论曰：秦桧晚荐士以收人望，然一时知名之士，亦岂尽可笼络者哉！朱倬论事辄不合，王纶代言辞合体要，若尹穡、王之望人品虽不同，其附和议则一尔。徐俯末与赴鼎争辨，沮抑岳飞，异哉。沈与求止和亲之议，翟汝文善料事，而桧以为异己。王庶论都荆州，当时诸臣之虑皆不



及此。考夫祈宽之事，庶盖忠义人也。辛炳雅志清修，又岂多见也欤。

### 【校勘记】

- [1]宣和五年 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七四朱倬神道碑同本传。查本书卷二二徽宗纪是年无贡举；其赐进士及第出身八百五人，系于宣和六年，通考卷三二选举考引载宋登科记总目同。通考并载六年榜状元为沈晦；而陈骥南宋馆阁录卷七载，朱倬正是沈晦榜进士。可见朱倬登进士第当在宣和六年，此误。
- [2]观文殿学士 “学士”上原衍“大”字，据本书卷二一三宰辅表、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七四朱倬神道碑删。
- [3]四年 据本书卷二七高宗纪、卷二一三宰辅表，“四年”上失书“绍兴”纪元。
- [4]张通古 原作“萧通古”。按本书卷二九高宗纪、系年要录卷一二二都作“张通古”；金史卷八三有张通古传，据改。

# 宋史卷三百七十三

## 列传第一百三十二

朱弁 郑望之 张邵 洪皓 子适 遵 迈

朱弁字少章，徽州婺源人。少颖悟，读书日数千言。既冠，入太学、晁说之见其诗，奇之，与归新郑，妻以兄女。新郑介汴、洛间，多故家遗俗，弁游其中，闻见日广。靖康之乱，家碎于贼，弁南归。

建炎初，议遣使问安两宫，弁奋身自献，诏补修武郎，借吉州团练使，为通问副使，至云中，见粘罕，邀说甚切。粘罕不听，使就馆，守之以兵。弁复与书，言用兵讲和利害甚悉。

绍兴二年，金人忽遣宇文虚中来，言和议可成，当遣一人诣元帅府受书还。虚中欲弁与正使王伦探策决去留，弁曰：“吾来，固自分必死，岂应今日覬倖先归。愿正使受书归报天子，成两国之好，蚤申四海之养于两宫，则吾虽暴骨外国，犹生之年也。”伦将归，弁请曰：“古之使者有节以为信，今无节有印，印亦信也。愿留印，使弁得抱以死，死不腐矣。”伦解以授弁，弁受而怀之，卧起与俱。

金人迫弁仕刘豫，且诮之曰：“此南归之渐。”弁曰：“豫乃国贼，吾尝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臣之，吾有死耳。”金人怒，绝其饷遗以困之。弁固拒驿门，忍饥待尽，誓不为屈。金人亦感动，致礼如初。久之，复欲易其官，弁曰：“自古兵交，使在其间，言可从从之，不可从则囚之、杀之，何必易其官？吾官受之本朝，有死而已，誓不易以辱吾君也。”且移书耶律绍文等曰：“上国之威命朝以至，则使人夕以死，夕以至则朝以死。”又以

书决后使洪皓曰：“杀行人非细事，吾曹遭之，命也，要当舍生以全义尔。”乃具酒食，召被掠士夫饮，半酣，语之曰：“吾已得近郊某寺地，一旦毕命报国，诸公幸瘞我其处，题其上曰‘有宋通问副使朱公之墓’，于我幸矣。”众皆泣下，莫能仰视。弁谈笑自若，曰：“此臣子之常，诸君何悲也？”金人知其终不可屈，遂不复强。

王伦还朝，言弁守节不屈，帝为官其子林，赐其家银帛。会粘罕等相继死灭，弁密疏其事及金国虚实，曰：“此不可失之时也。”遣李发等间行归报。其后，伦复归，又以弁奉送徽宗大行之文为献，其辞有曰：“叹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龙髯而莫逮，泪洒冰天。”帝读之感泣，官其亲属五人，赐吴兴田五顷。帝谓丞相张浚曰：“归日，当以禁林处之。”八年，金使乌陵思谋、石庆充至，称弁忠节，诏附黄金三十两以赐。

十三年，和议成，弁得归。人见便殿，弁谢且曰：“人之所难得者时，而时之运无已；事之不可失者几，而几之藏无形。惟无已也，故来迟而难遇；惟无形也，故动微而难见。陛下与金人讲和，上返梓宫，次迎太母，又其次则怜赤子之无辜，此皆知时知几之明验。然时运而往，或难固执；几动有变，宜鉴未兆。盟可守，而诡诈之心宜嘿以待之；兵可息，而销弭之术宜详以讲之。金人以黩武为至德，以苟安为太平，虐民而不恤民，广地而不广德，此皆天助中兴之势。若时与几，陛下既知于始，愿图厥终。”帝纳其言，赐金帛甚厚。弁又以金国所得六朝御容及宣和御书画为献。秦桧恶其言敌情，奏以初补官易宣教郎、直秘阁。有司校其考十七年，应迁数官。桧沮之，仅转奉议郎。十四年，卒。

弁为文慕陆宣公，援据精博，曲尽事理。诗学李义山，词气雍容，不蹈其险怪奇涩之弊。金国名王贵人多遣子弟就学，弁因文字往来说以和好之利。及归，述北方所见闻忠臣义士朱昭、史抗<sup>[1]</sup>、张忠辅、高景平、孙益、孙谷、傅伟文、李舟、五台僧宝真、妇人丁氏、晏氏、小校阎进、朱勳等死节事状，请加褒录以劝来者。有聘游集四十二卷、书解十卷、曲洧旧闻三卷、续散馘说一卷、杂书一卷、风月堂诗话三卷、新郑旧诗一卷、南归诗文一卷。

郑望之字顾道，彭城人，显谟阁直学士仪之子也。望之少有文名，山东皆推重。登崇宁五年进士第，自陈留簿累迁枢密院编修官，历开封府仪、工、户曹，以治办称。临事劲正，不受请托。宦寺有强占民田者，奏归之。蔡京子欲夺人妾，使人谕意，望之拒不受。除驾部员外郎兼金部。

靖康元年，金人攻汴京，假尚书工部侍郎，俾为军前计议使。既还，金人遣吴孝民与望之同人见。望之言金人意在金币，且要大臣同议，乃命同知枢密院事李梈与望之再使，鞅离不以朝廷受归朝官及赐平州张觉手诏为辞，遣萧三宝奴偕梈等还，以书求割三镇，欲得宰相交地，亲王送大军过河。

时高宗在康邸，慷慨请行，遂与张邦昌乘筏渡濠，自午至夜分，始达金砦。又除望之户部侍郎，同梈再至金营，仍以珠玉遗金人。金人拘留望之逾旬。会姚平仲夜劫砦不克，鞅离不以用兵诘责诸使者，邦昌恐惧涕泣，王不为动。金人遂不欲留王，更请肃王，乃以兵送望之诣国王砦诘问。会再遣宇文虚中持割地诏至，望之得还，因盛言敌势强大，我兵削弱，不可不和。既而金兵退，朝廷以议和非策，罢望之提举亳州明道官。

建炎初，李纲以望之张皇敌势，沮损国威，以致祸败，责海州团练副使，连州居住。纲罢，诏望之为户部侍郎，寻转吏部侍郎。论王云之冤，帝为感动，复云元官，与七子恩泽。寻兼主管御营司参赞军事。论航海不便，忤旨，以集英殿修撰再领亳州明道官。起知宣州，逾年，以言章罢。

绍兴二年，会赦，复徽猷阁待制致仕。七年，落致仕，召赴行在。望之以衰老辞，帝谓大臣曰：“望之，朕故人也。”于是升徽猷阁直学士，复致仕。三十一年，卒，年八十四。赠中大夫。

张邵字才彦，乌江人。登宣和三年上舍第。建炎元年，为衢州司刑曹事。会诏求直言，邵上疏曰：“有中原之形势，有东南之形势。今纵未能遽争中原，宜进都金陵，因江、淮、蜀、汉、闽、广之资，以图恢复，不应退自削弱。”

三年，金人南侵，诏求可至军前者，邵慨然请行，转五官，直龙图阁，假礼部尚书，充通问使，武臣杨宪副之，即日就道。至潍州，接伴使置酒张乐，邵曰：“二帝北迁，邵为臣子，所不忍听，请止乐。”至于三四，闻者泣下。翌日，见左监军挾挽<sup>[2]</sup>，命邵拜，邵曰：“监军与邵为南北朝从臣，无相拜礼。”且以书抵之曰：“兵不在强弱，在曲直。宣和以来，我非无兵也，帅臣初开边隙，谋臣复启兵端，是以大国能胜之。厥后伪楚僭立，群盗蜂起，曾几何时，电扫无馀，是天意人心未厌宋德也。今大国复裂地以封刘豫，穷兵不已，曲有在矣。”挾挽怒，取国书去，执邵送密州，囚于祚山砦<sup>[3]</sup>。

明年，又送邵于刘豫，使用之。邵见刘豫，长揖而已，又呼为“殿院”，责以君臣大义，词气俱厉。豫怒，械置于狱，杨宪遂降。豫知邵不屈，久之，复送于金，拘之燕山僧寺，从者皆莫知所之。后又作书，为金言“刘豫挟大国之势，日夜南侵，不胜则首鼠两端，胜则如养鹰，饱则飏去，终非大国之利”，守者密以告，金取其书去，益北徙之会宁府，距燕三千里。金尝大赦，许宋使者自便还乡，人人多占籍淮北，冀幸稍南。惟邵与洪皓、朱弁言家在江南。

十三年，和议成，及皓、弁南归。八月，人见，奏前后使者如陈过庭、司马朴、滕茂实、崔纵、魏行可皆歿异域未褒赠者，乞早颁恤典。邵并携崔纵柩归其家。升秘阁修撰，主管佑神观。左司谏詹大方论其奉使无成，改台州崇道观。移书时相，劝其迎请钦宗与诸王后妃。十九年，以敷文阁待制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知池州，再奉祠卒，年六十一。累赠少师。

邵负气，遇事慷慨，常以功名自许，出使囚徙，屡濒于死。其在会

宁，金人多从之学。喜诵佛书，虽异域不废。初，使金时，遇秦桧于潍州。及归，上书言桧忠节，议者以是少之。后弟祁下大理狱，将株连邵，会桧死得免。有文集十卷。

子孝览、孝曾、孝忠。孝曾后亦以出使歿于金，金人知为邵子，尚怜之。

洪皓字光弼，番易人。少有奇节，慷慨有经略四方志。登政和五年进士第。王黼、朱勔皆欲婚之，力辞。宣和中，为秀州司录。大水，民多失业，皓白郡守以拯荒自任，发廩损直以粜。民垒集，皓恐其纷竞，乃别以青白帜，涅其手以识之，令严而惠遍。浙东纲米过城下，皓白守邀留之，守不可，皓曰：“愿以一身易十万人命。”人感之切骨，号“洪佛子”。其后秀军叛，纵掠郡民，无一得脱，惟过皓门曰：“此洪佛子家也。”不敢犯。

建炎三年五月，帝将如金陵，皓上书言：“内患甫平，外敌方炽，若轻至建康，恐金人乘虚侵軼。宜先遣近臣往经营，俟告办，回銮未晚。”时朝议已定，不从，既而悔之。他日，帝问宰辅近谏移蹕者谓谁，张浚以皓对。时议遣使金国，浚又荐皓于吕颐浩，召与语，大悦。皓方居父丧，颐浩解衣巾，俾易墨衰经入对。帝以国步艰难、两宫远播为忧。皓极言：“天道好还，金人安能久陵中夏！此正春秋邲、郢之役，天其或者警晋训楚也。”帝悦，迁皓五官，擢徽猷阁待制，假礼部尚书，为大金通问使，龚琦副之。令与执政议国书，皓欲有所易，颐浩不乐，遂抑迁官之命。

时淮南盗贼踵起，李成甫就招，即命知泗州羈縻之。乃命皓兼淮南、京东等路抚谕使，俾成以所部卫皓至南京。比过淮南，成方与耿坚共围楚州，责权州事贾敦诗以降敌，实持叛心。皓先以书抵成，成以汴澗，虹有红巾贼，军食绝，不可往。皓闻坚起义兵，可撼以义，遣人密谕之曰：“君数千里赴国家急，山阳纵有罪，当禀命于朝；今擅攻围，名勤王，实作贼尔。”坚意动，遂强成敛兵。

皓至泗境，迎骑介而来，龚琦曰：“虎口不可入。”皓遂还。上疏言：“成以朝廷馈饷不继，有‘引众建康’之语。今靳赛据扬州，薛庆据高邮，万一三叛连衡，何以待之？此含垢之时，宜使人谕意，优进官秩，畀之以京口纲运，如晋明帝待王敦可也。”疏奏，帝即遣使抚成，给米伍万石。颐浩恶其直达而不先白堂，奏皓托事稽留，贬二秩。皓遂请出滁阳路，自寿春由东京以行。至顺昌，闻群盗李阎罗、小张俊者梗颍上道。皓与其党遇，譬晓之曰：“自古无白头贼。”其党悔悟，皓使持书至贼巢，二渠魁听命，领兵入宿卫。

皓至太原，留几一年，金遇使人礼日薄。及至云中，粘罕迫二使仕刘豫，皓曰：“万里衔命，不得奉两宫南归，恨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邪！留亦死，不即豫亦死，不愿偷生鼠狗间，愿就鼎镬无悔。”粘罕怒，将杀之。旁一酋喏曰：“此真忠臣也。”目止剑士，为之跪请，得流递冷山。流递，犹编窜也。惟琦至汴受豫官。

云中至冷山行六十日，距金主所都仅百里，地苦寒，四月草生，八月已雪，穴居百家，陈王悟室聚落也。悟室敬皓，使教其八子。或二年不给食，盛夏衣粗布，尝大雪薪尽，以马矢然火煨面食之。或献取蜀策，悟室持问皓，皓力折之。悟室锐欲南侵，曰：“孰谓海大，我力可干，但不能使天地相拍尔。”皓曰：“兵犹火也，弗戢将自焚，自古无四十年用兵不止者。”又数为言所以来为两国事，既不受使，乃令深入教小儿，非古者待使之礼也。悟室或答或默，忽发怒曰：“汝作和事官，而口硬如许，谓我不能杀汝耶？”皓曰：“自分当死，顾大国无受杀行人之名，愿投之水，以坠渊为名可也。”悟室义之而止。

和议将成，悟室问所议十事，皓条析甚至。大略谓封册乃虚名，年号本朝自有；金三千两景德所无，东南不宜蚕，绢不可增也；至于取淮北人，景德载书犹可覆视。悟室曰：“诛投附人何为不可？”皓曰：“昔魏侯景归梁，梁武帝欲以易其侄萧明于魏，景遂叛，陷台城，中国决不蹈其覆辙。”悟室悟曰：“汝性直不诳我，吾与汝如燕，遣汝归议。”遂行。会莫将北来，议不合，事复中止。留燕甫一月，兀术杀悟室，党类株连者数千

人，独皓与异论几死，故得免。

方二帝迁居五国城，皓在云中密遣人奏书，以桃、梨、粟、面献，二帝始知帝即位。皓闻祐陵讣，北向泣血，旦夕临，讳日操文以祭，其辞激烈，旧臣读之皆挥涕。绍兴十年，因谍者赵德，书机事数万言，藏故絮中，归达于帝。言：“顺昌之役，金人震惧夺魄，燕山珍宝尽徙以北，意欲捐燕以南弃之。王师亟还，自失机会，今再举尚可。”十一年，又求得太后书，遣李微持归，帝大喜曰：“朕不知太后宁否几二十年，虽遣使百辈，不如此一书。”是冬，又密奏书曰：“金已厌兵，势不能久，异时以妇女随军，今不敢也。若和议未决，不若乘势进击，再造反掌尔。”又言：“胡铨封事此或有之，金人知中国有人，益惧。张丞相名动异域，惜置之散地。”又问李纲、赵鼎安否，献六朝御容、徽宗御书。其后梓宫及太后归音，皓皆先报。

初，皓至燕，宇文虚中已受金官，因荐皓。金主闻其名，欲以为翰林直学士，力辞之。皓有逃归意，乃请于参政韩昉，乞于真定或大名以自养。昉怒，始易皓官为中京副留守，再降为留司判官。趣行屡矣，皓乞不就职，昉竟不能屈。金法，虽未易官而曾经任使者，永不可归，昉遂令皓校云中进士试，盖欲以计堕皓也。皓复以疾辞。未几，金主以生子大赦，许使人还乡，皓与张邵、朱弁三人在遣中。金人惧为患，犹遣人追之，七骑及淮，而皓已登舟。

十二年七月<sup>[4]</sup>，见于内殿，力求郡养母。帝曰：“卿忠贯日月，志不忘君，虽苏武不能过，岂可舍朕去邪！”请见慈宁宫，帝人设帘，太后曰：“吾故识尚书。”命撤之。皓自建炎己酉出使，至是还，留北中凡十五年。同时使者十三人，惟皓、邵、弁得生还，而忠义之声闻于天下者，独皓而已。皓既对，退见秦桧，语连日不止，曰：“张和、公金人所惮，乃不得用。钱塘暂居，而景灵宫、太庙皆极土木之华，岂非示无中原意乎？”桧不怿，谓皓子适曰：“尊公信有忠节，得上眷。但官职如读书，速则易终而无味，须如黄钟、大吕乃可。”八月，除徽猷阁直学士、提举万寿观兼权直学士院。



金人来取赵彬等三十人家属，诏归之。皓曰：“昔韩起谒环于郑，郑，小国也，能引义不与。金既限淮，官属皆吴人，宜留不遣，盖虑知其虚实也。彼方困于蒙兀，姑示强以尝中国，若遽从之，谓秦无人，益轻我矣。”桧变色曰：“公无谓秦无人。”既而复上疏曰：“恐以不与之故，或致渝盟，宜告之曰：‘俟渊圣及皇族归，乃遣。’”又言：“王伦、郭元迈以身徇国，弃之不取，缓急何以使人？”桧大怒，又因言室撚寄声，桧怒益甚，语在桧传。翌日，侍御史李文会劾皓不省母，出知饶州。

明年，大水，中官白锺宣言：“燮理乖整，洪尚书名闻天下，胡不用？”桧闻之愈怒，系锺大理狱，寻流岭表。谏官詹大方遂论皓与锺为刎颈交，更相称誉，罢皓提举江州太平观。锺初不识皓，特以从太后北归，在金国素知皓名尔。

寻居母丧，他言者犹谓皓睥睨钩衡。终丧，除饶州通判。李勤又附桧诬皓作欺世飞语，责濠州团练副使，安置英州。居九年，始复朝奉郎，徙袁州，至南雄州卒，年六十八。死后一日，桧亦死。帝闻皓卒，嗟惜之，复敷文阁直学士<sup>[5]</sup>，赠四官。久之，复徽猷阁直学士<sup>[6]</sup>，谥忠宣。

皓虽久在北廷，不堪其苦，然为金人所敬，所著诗文，争钞诵求，辄梓。既归，后使者至，必问皓为何官、居何地。性急义，当艰危中不少变。懿节后之戚赵伯璘隶悟室戏下，贫甚，皓矜之。范镇之孙祖平为佣奴，皓言于金人而释之。刘光世庶女为人豢豕，赎而嫁之。他贵族流落贱微者，皆力拔以出。惟为桧所嫉，不死于敌国，乃死于谗慝。

皓博学强记，有文集五十卷及帝王通要、姓氏指南、松漠纪闻、金国文具录等书。子适、遵、迈。

适字景伯，皓长子也。幼敏悟，日诵三千言。皓使朔方，适年甫十三，能任家事。以皓出使恩，补修职郎。绍兴十二年，与弟遵同中博学宏词科。高宗曰：“父在远方，子能自立，此忠义报也，宜升擢。”遂除敕令所删定官。后三年，弟迈亦中是选，由是三洪文名满天下。改秘书省正字。

甫数月，皓归，忤秦桧，出知饶州，适亦出为台州通判。垂满，皓谪英州，适复论罢，往来岭南省侍者九载。桧死皓还，道卒，服阙，起知荆门军。应诏上宽恤四事：轻茶额钱，它州代贡礼物，辟试闈以复旧额，蠲官田令不种者输租。改知徽州，寻提举江东路常平茶盐，首言役法不均之弊。

会完颜亮来侵，上亲征，适覲金陵，言：“本路旱，百姓逐食于淮，复遭金兵，今各怀归而田产为官鬻，请听其估贖之。”及亮毙，适上疏曰：“大定僭号，诸国未必服从，宜多遣密诏传谕中原义士，各取州县，因以畀之。王师但留屯淮、泗，募兵积粟，以为声援。俟蜀、汉、山东之兵数道皆集，见可而进，庶几兵力不顿，可以万全。”升尚书户部郎中，总领淮东军马钱粮。孝宗即位，海州解围，符离用兵，馈饷繁夥，适究心调度，供亿无阙。迁司农少卿。

隆兴二年二月，召贰太常兼权直学士院。上欲除诸将环卫官，诏讨论其制。适具唐及本朝沿革十一条上之，且言：“太祖、太宗朝，常以处诸将及降王之君臣，自后多以皇族为之，故国史以为官存而事废。陛下修饬戎备，不必远取唐制，祖宗故事盖可法则。今径行换授，恐有减奉之患，乞如阁职兼带节度，至刺史带上将军，横行遥郡带大将军，正使带将军，副使带中郎将<sup>[7]</sup>，又以下则带左右郎将，其官府人吏，令有司相度以闻。”除中书舍人。时金人再犯淮，羽檄沓至，书诏填委，咨访酬答率称上旨，自此有大用意。金既寻盟，首为贺生辰使。金遣同签书枢密院事高嗣先接伴，自言其父司空有德于皓，相与甚欢，得其要领以归。

乾道元年五月，迁翰林学士，仍兼中书舍人。秦垞久废，忽予祠，适奏曰：“李林甫死后，诸子皆流配岭南。秦桧稔恶自毙，不肖之孙官职仍旧，可谓幸矣。官观虽小，垞得之，则人以除用之渐，恐桧党牵连而进。”其命遂寝。时巫伋复召，莫汲<sup>[8]</sup>擢枢密院编修官，余尧弼复龙图阁学士，适谓其皆桧党也，随命缴之。

六月，除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上谕参政钱端礼、虞允文曰：“三省事与洪适商量。”东西府始同班奏事。八月，拜参知政事。谏议大

夫林安宅以铜钱多入北境，请禁之，即蜀中取铁钱行之淮上。事既行，适言其不可。上问之，适曰：“今每州不得千缗，一州以万户计之，每家才得数百，恐民间无以贸易。且客旅无回货，盐场有大利害。”上以为然，乃寝前命，但于蜀中取十五万缗，行之庐、和二州而已。

十二月，拜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未几，春霖，适引咎乞退，林安宅抗疏论适，既而台臣复合奏。三月，除观文殿学士、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寻起知绍兴府、浙东安抚使。再奉祠。淳熙十一年薨，年六十八，谥文惠。

适以文学闻望，遭时遇主，自两制一月入政府，又四阅月居相位，又三月罢政，然无大建明以究其学。家居十有六年，兄弟鼎立，子孙森然，以著述吟咏自乐，近世备福鲜有及之。或谓适党汤思退，又谓适来自淮东，言张浚妄费，浚以此罢相，子九人：槐、秘、櫟、楠、楨、桴、楹、榦、栢。

遵字景严，皓仲子也。自儿时端重如成人，从师业文，不以岁时寒暑辍。父留沙漠，母亡，遵孺慕攀号。既葬，兄弟即僧舍肄词业，夜枕不解衣。以父荫补承务郎，与兄适同试博学宏词科，中魁选，赐进士出身。高宗以皓远使，擢为秘书省正字。中兴以来，词科中选即入馆，自遵始。宰相秦桧子熿为官长，警效为人轻重，遵恬然不附丽。二年弗迁。

皓南还，与朝论异，出守。遵遂乞外，通判常、婺、越三州。绍兴二十五年，汤思退荐之，复入为正字。八月，兼权直学士院。汤鹏举副台端，密荐为御史。方赐对而父讣闻。二十八年，免丧，召对，极陈父冤，曰：“先臣与龚琦同出疆，琦仕于刘豫，以妄杀兵官为豫所诛，而奏桧赠以节旄，擢用其子。先臣拒金人之命，留十五岁乃得归，顾南窜岭外，臣兄弟屏迹在外。桧不分忠逆如此。”高宗悉为道谤语所起，且曰：“卿再登三馆，尝典书命，今以修注处卿。”遂拜起居舍人。

奏乞以经筵官除罢及封章进对、宴会锡予、讲读问答等事，萃为一书，名之曰迯英记注。其后乾道间又有祥曦殿记注，实自遵始。又因面对，论铸钱利害，帝嘉纳之。迁起居郎兼权枢密院都承旨。旧制，修注

官、经筵官许留身奏事，而近例无有。遵奏请复旧制，且言起居注未修者十五年，请除见修月进外，每月带修，皆从之。

二十九年，拜中书舍人。殿前裨将辅逵转防禦使，王纲<sup>[9]</sup>转团练使，遵言：“近制管军官十年始一迁，今两人不满岁，安得尔？”时勋臣子孙多躐居台省，遵极言乞明有所止。高宗曰：“正立法，自今功臣子孙序迁至侍从，并令久任在京宫观。”遵曰：“侍从，朝廷高选，非如磨勘阶官，安有迁序之制？”退而上奏言：“今内外将家无虑二十人，若以序迁，不出十年，西清次对皆可坐致。太祖开国功臣子孙不过诸司，惟曹彬之子琮、玮以功名自奋，遂为节度，初不闻有递迁侍从之例。今旨一出，使穆清之地类皆将种，非所以示天下。望收还前诏。”又言：“瑞昌、兴国之间茶商失业，聚为盗贼。望揭榜开谕，许其自新，愿充军者填刺，愿为农者放还。”上皆可其奏。

论者欲复鄱阳永平、永丰两监鼓铸，诏给、舍议，遵曰：“唐有鼓铸使，国朝或以漕臣兼领，或分道置使，厘为三司。自中兴来，置都大提点，官属太多，动为州县之害。间者亟行废罢，又无一定之论，初委运使，又委提刑，又委郡守、贰，号令不一，鼓铸益少。窃以为复置便。”

三十年正月，试吏部侍郎。异时选人诣曹改秩，吏倚为市，毫毛不中节，必巧生沮阂，须赂饷满欲乃止。遵明与约，苟于大体无害，先行后审，荐员有定限，而举者周遮重复，或同时一章而巧为两牍，或当荐五员而辄逾十数，或当举职官而诡为京状，或身系常调而妄称职司，或东西分曹而交错搀补，或已予复夺而指云事故，件析枚数，请凡如是者得通劾之。旧制，致仕任子，随所在审敕牒即请行。是时，从议者请，必令于元州判奏。遵言：“士大夫或游宦粤、蜀，数千里外，不幸以死。临终谢事，其家获归故里已为至难，今复因此齟齬，反复稽延，是明与恶吏为地也。”乃止仍旧贯。

平江、湖、秀三州水，无以输秋苗，有司抑令输麦。遵言：“麦价殊不在米下，民困如是，奈何指夏以为秋，衍一以为二，使挤沟壑乎？愿量取其半，而被水害者悉免之。”金人来索绛阳郭小的、安化刘孝恭二百家，

遵以蜀之李特可为至戒，愿以根集未足为解，淹引日月报之。迁翰林学士兼吏部尚书。汪澈论汤思退罢相，遵行制无贬词，澈以为言。遂丐去，以徽猷阁直学士提举太平兴国宫。

三十一年，金主完颜亮命其尚书苏保衡由海道窥浙，朝廷以浙西副总管李宝御之。宝驻兵平江，守臣朱翌素与宝异，朝议以遵尝荐宝，乃命遵知平江。及宝以舟师捣胶西，凡资粮、器械、舟楫皆遵供亿，宝成功而归，遵之助为多。车驾幸金陵，禁卫士丐索无艺，它郡随与不厌。至吴，乃相告曰：“内翰在此，汝毋复然。”先是，朝廷虑商舶为贼得，悉拘入官，既而不返，并海县团萃巨舰及募水手、民兵，皆繫留未得去。遵因对论之，以船还商，而听水手自便，吴人德之。

孝宗即位，拜翰林学士承旨兼侍读。诏问宰执、侍从、台谏曰：“敌人来索旧礼，从之则不忍屈，不从则边患未已。中原归正人源源不绝，纳之则东南力不能给，否则绝向化之心。宜指陈定论以闻。”遵与给事中金安节、中书舍人唐文若、起居郎周必大共为一议，其略谓：“不宜直情径行，亦未可遽为之屈，谓宜遗金缯如前日之数，或许稍归侵地如海、泗之类，则彼亦可藉口而来议矣。”

知隆兴元年贡举，拜同知枢密院事<sup>[10]</sup>。寿康殿产金芝十二，同列议表贺，遵引李文靖奏灾异故事风止之。荐眉山李焘、永嘉郑伯熊及林光朝，未及用，会汤思退为左相，而次相张浚罢，御史周瓌策遵且超迁，上章致劾，上亟徙置他官。遵不能安位，连章乞免，讫与御史俱去。是年七月，以端明殿学士提举太平兴国宫。

乾道六年，起知信州。徙知太平州。前守周瓌以尝论遵，闻遵来，不俟合符驰去。遵追钱至十里，劳苦如平时，曰：“君当官而行，我何怨？”闻者以为盛德。圩田坏，民失业，遵鸠民筑圩凡万数。方冬盛寒，遵躬履其间，载酒食亲餉饁，恩意倾尽，人忘其劳。运使张松忌功，妄奏圩未尝决，民未尝转徙，必责圩户自阙筑，且裁省募工钱米之半。遵连疏争，至乞遣朝臣覆按。于是将作少监马希言、监察御史陈举善狎至，黜松言，圩遂成，合四百五十有五。松无所泄其忿，则别治溧水永丰圩，

来调丁、米、木，数甚广。遵曰：“郡当岁俭，方振恤流移，劝分乞糶，如自刳其股以充喉，不暇食，况能饱他人腹哉。”执不从。

楚地旱，旁县振赡者虑不早，施置先后，或得米而亡以炊，或阖户孳藉而廩不至。遵简宾佐，随远近壮老以差赋给，蠲租至十九，又告余于江西，得活者不啻万计。戍兵乘时盗利，曹伍剽于野，尽执拘以归其军。故当大札瘥而邑落晏然。徙知建康府、江东安抚使兼行宫留守。孝宗谕当制舍人范成大，褒其治绩，且许入觐。

时虞允文当国，有北征志。先调侍卫马军出屯，其在府者五军，悉送其孳，谋筑营砦，无虑万灶。张松用不能罢，特敕遵同宰执赴选德殿奏事。遵奏外臣不敢尾二府后，愿需班退别引，上弗许。进资政殿学士以行。至则揭榜，民苗米唯输正不输耗，听民自持斛概，庾人不能轻重其手。遍行郊野卜砦地，求不妨民居、不夷冢墓者，逾年始得之。营卒醉，妄言摇众，斩之，磔于市，三军无敢哗。有昼入旗亭挺刃椎垆者，械付狱，驿上奏未下，统帅惧得谴，请自治之。孝宗怒，罢统帅，遵亦坐贬两秩。未几，五营成，复元官，仍拜资政殿学士。淳熙元年，提举洞霄宫。十一月，薨，年五十有五。谥文安。

迈字景卢，皓季子也。幼读书日数千言，一过目辄不忘，博极载籍，虽稗官虞初，释老傍行，靡不涉猎。从二兄试博学宏词科，迈独被黜。绍兴十五年始中第，授两浙转运司干办公事，人为敕令所删定官。皓忤秦桧投闲，桧憾未已，御史汪勃论迈知其父不靖之谋，遂出添差教授福州。累迁吏部郎兼礼部。

上居显仁皇后丧，当孟飧，礼官未知所从，迈请遣宰相分祭，奏可。除枢密检详文字。建议令民入粟赎罪，以纾国用，又请严法驾出入之仪。

三十一年，议钦宗谥，迈曰：“渊圣北狩不返，臣民悲痛，当如楚人立怀王之义，号怀宗，以系复仇之意。”不用。吴璘病笃，朝论欲徙吴拱代之。迈曰：“吴氏以功握蜀兵三十年，宜有以新民观听，毋使尾大不掉。”

知枢密院事叶义问出视师，奏以迈参议军事，至镇江，闻瓜洲官军与金人相持，遑遽失措。会建康走驿告急，义问遽欲还，迈力止之曰：“今退师，无益京口胜败之数，而金陵闻返旆，人心动摇，不可。”迁左司员外郎。

三十二年春，金主褒遣左监军高忠建来告登位，且议和，迈为接伴使，知阁门张抡副之。上谓执政曰：“向日讲和，本为梓宫、太后，虽屈己卑辞，有所不惮。今两国之盟已绝，名称以何为正，疆土以何为准，朝见之仪，岁币之数，所宜先定。”及迈、抡入辞，上又曰：“朕料此事终归于和，欲首议名分，而土地次之。”迈于是奏更接伴礼数，凡十有四事。自渡江以来，屈己含忍多过礼，至是一切杀之，用敌国体，凡远迎及引接金银等皆罢。既而高忠建有责臣礼及取新复州郡之议<sup>[11]</sup>，迈以闻，且奏言：“土疆实利不可与，礼际虚名不足惜。”礼部侍郎黄中闻之，亟奏曰：“名定实随，百世不易，不可谓虚。土疆得失，一彼一此，不可谓实。”兵部侍郎陈俊卿亦谓：“先正名分，名分正则国威张，而岁币亦可损矣。”

进起居舍人。时议遣使报金国聘，三月丁巳，诏侍从、台谏各举可备使命者一人。初，迈之接伴也，既持旧礼折伏金使，至是，慨然请行。于是假翰林学士，充贺登位使，欲令金称兄弟敌国而归河南地。夏四月戊子，迈辞行，书用敌国礼，高宗亲札赐迈等曰：“祖宗陵寝，隔阔三十年，不得以时洒扫祭祀，心实痛之。若彼能以河南地见归，必欲居尊如故，正复屈己，亦何所惜。”迈奏言：“山东之兵未解，则两国之好不成。”至燕，金阁门见国书，呼曰：“不如式。”抑令使人于表中改陪臣二字，朝见之仪必欲用旧礼。迈初执不可，既而金锁使馆，自旦及暮水浆不通，三日乃得见。金人语极不逊，大都督怀忠议欲质留，左丞相张浩持不可，乃遣还。七月，迈回朝，则孝宗已即位矣。殿中侍御史张震以迈使金辱命，论罢之。明年，起知泉州。

乾道二年，复知吉州。入对，遂除起居舍人，直前言：“起居注皆据诸处关报，始加修纂，虽有日历、时政记，亦莫得书。景祐故事，有迓英延义二阁注记<sup>[12]</sup>，凡经筵侍臣出处、封章进对、宴会赐予，皆用存记。

十年间稍废不续，陛下言动皆罔闻知，恐非命侍本意。乞令讲读官自今各以日得圣语关送修注官，令讲筵所牒报，使谨录之，因今所御殿名曰祥曦记注。”制可。

三年，迁起居郎，拜中书舍人兼侍读、直学士院，仍参史事。父忠宜、兄适、遵皆历此三职，迈又踵之。迈奏：“三省事无巨细，必先经中书书黄，宰执书押，当制舍人书行，然后过门下，给事中书读，如给、舍有所建明，则封黄具奏，以听上旨。惟枢密院既得旨，即书黄过门下，例不送中书，谓之‘密白’，则封驳之职似有所偏，况今宰相兼枢密，因而厘正，不为有嫌。望诏枢密院。凡已被制敕，并关左右省依三省书黄，以示重出命之意。”报可。

六年，除知赣州，起学宫，造浮梁，士民安之。郡兵素骄，小不如欲则跋扈，郡岁遣千人戍九江，是岁，或怵以至则留不复返，众遂反戈。民讹言相惊，百姓忧惧。迈不为动，但遣一校婉说之，俾归营，众皆听，垂橐而入，徐诘什五长两人，械送浔阳，斩于市。辛卯岁饥，赣适中熟，迈移粟济邻郡。僚属有谏止者，迈笑曰：“秦、越瘠肥，臣子义耶？”寻知建宁府。富民有睚眦杀人衷刃篡狱者，久拒捕，迈正其罪，黥流岭外。

十一年<sup>[13]</sup>，知婺州，奏：“金华田多沙，势不受水，五日不雨则旱，故境内陂湖最当缮治。命耕者出力，田主出谷，凡为公私塘堰及湖，总之为八百三十七所。”婺军素无律，春给衣，欲以缗易帛，吏不可，则群呼啸聚于郡将之治，郡将惴恐，姑息如其欲。迈至，众狙前事，至以飞语榜谯门。迈以计逮捕四十有八人，置之理，党众相嚇，哄拥迈轿，迈曰：“彼罪人也，汝等何预？”众逡巡散去。迈戮首恶二人，梟之市，馀黥挞有差，莫敢哗者。事闻，上语辅臣曰：“不谓书生能临事达权。”特迁敷文阁待制。

明年，召对，首论淮东边备六要地：曰海陵，曰喻渚，曰盐城，曰宝应，曰清口，曰盱眙。谓宜修城池，严屯兵，立游桩，益戍卒。又言：“许浦宜开河三十六里，梅里镇宜筑二大堰，作斗门，遇行师，则决防送船。”又言：“冯湛创多浆船，底平橈浮，虽尺水可运。今十五六年，修葺数少，



不足用。”谓宜募濒海富商人船予爵，招善操舟者以补水军，上嘉之。以提举佑神观兼侍讲、同修国史。

迈初入史馆，预修四朝帝纪，进敷文阁直学士、直学士院。讲读官宿直，上时召入，谈论至夜分。十三年九月，拜翰林学士，遂上四朝史，一祖八宗百七十八年为一书。

绍兴<sup>[14]</sup>改元，进焕章阁学士、知绍兴府。过阙奏事，言新政宜以十渐为戒。上曰：“浙东民困于和市，卿往，为朕正之。”迈再拜曰：“誓尽力。”迈至郡，核实诡户四万八千三百有奇，所减绢以匹计者，略如其数。提举玉隆万寿宫。明年，再上章告老，进龙图阁学士。寻以端明殿学士致仕，是岁卒，年八十。赠光禄大夫，谥文敏。

迈兄弟皆以文章取盛名，跻贵显，迈尤以博治受知孝宗，谓其文备众体。迈考阅典故，渔猎经史，极鬼神事物之变，手书资治通鉴凡三。有容斋五笔、夷坚志行于世，其他著述尤多。所修钦宗纪多本之孙覿，附耿南仲，恶李纲，所纪多失实，故朱熹举王允之论，言佞臣不可使执笔，以为不当取覿所纪云。

论曰：孔子云：“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当建炎、绍兴之际，凡使金者，如探虎口，能全节而归，若朱弁、张邵、洪皓其庶几乎，望之不足议也。皓留北十五年，忠节尤著，高宗谓苏武不能过，诚哉。然竟以忤秦桧谪死，悲夫！其子适、遵、迈相继登词科，文名满天下，适位极台辅，而迈文学尤高，立朝议论最多，所谓忠议之报，诎不信夫。

## 【校勘记】

[1] 史抗 原作“史玩”，据本书卷四四六本传、系年要录卷一四九改。

[2] 拈揽 按北盟会编卷二二二张邵行实、周益国文忠公集卷六五张邵神道碑、金史卷七七都作“拈懒”。

[3] 祚山砦 北盟会编卷二二二张邵行实、周益国文忠公集卷六五张邵神道

- 碑都作“柞山砦”，疑是。
- [4]十二年七月 本书卷三〇高宗纪、系年要录卷一四九都系此事于十三年八月，此误。
- [5]敷文阁直学士 “直”字原脱，据洪适盘洲文集卷七四先君述、系年要录卷一七九补。
- [6]徽猷阁直学士 “直”字原脱，据盘洲文集卷七四先君述、宋会要职官七六之六九补。
- [7]中郎将 “将”字原脱，据盘洲文集卷四三讨论环卫官劄子、本书卷一六六职官志补。
- [8]莫汲 原作“莫汲”，据盘洲文集卷四七缴莫汲编修官劄子、同书附录周必大洪适神道碑改。莫汲见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
- [9]王纲 周益国文忠公集卷六九洪遵神道碑、系年要录卷一八二都作“王刚”，疑是。
- [10]知隆兴元年贡举拜同知枢密院事 “元年”原作“二年”。按通考卷三二选举考引宋登科记总目隆兴元年有贡举，二年无；本书卷三九五楼钥传，隆兴元年试南官，知贡举洪遵；本书卷二一三宰辅表，洪遵同知枢密院事在隆兴元年。“二”字为“元”字之讹，据改。
- [11]责臣礼及取新复州郡之议 “责”原作“贵”，据系年要录卷一九八改。
- [12]迹英延义二阁注记 “义”原作“曦”，据本书卷二八五贾昌朝传、宋会要职官二之二一改。
- [13]十一年 承上文此当指乾道十一年，但乾道无十一年；下文明年提举佑神观兼侍讲、同修国史，十三年遂上四朝史，宋会要职官一八之五九、六〇分别在淳熙十二、三年；迈于淳熙十三年拜翰林学士，也见何异宋中兴学士院题名录。此处当失书“淳熙”纪元。
- [14]绍熙 原作“淳熙”。按上文已叙至淳熙十三年，此处不应又说“淳熙改元”。据嘉泰会稽志卷二，洪迈知绍兴府在绍熙元年；洪迈夷坚志乙集序有“绍熙庚戌腊，予从会稽西归”语。“淳”字为“绍”字之讹，据改。



## 宋史卷三百七十四

### 列传第一百三十三

张九成 胡铨 廖刚 李迥 赵开

张九成字子韶，其先开封人，徙居钱塘。游京师，从杨时学。权贵托人致币曰：“肯从吾游，当荐之馆阁。”九成笑曰：“王良尚羞与嬖奚乘，吾可为贵游客耶？”

绍兴二年，上将策进士，诏考官，直言者置高等。九成对策略曰：“祸乱之作，天所以开圣人也。愿陛下以刚大为心，无以忧惊自沮。臣观金人有必亡之势，中国有必兴之理。夫好战必亡，失其故俗必亡，人心不服必亡，金皆有焉。刘豫背叛君亲，委身夷狄，黠维经营，有同儿戏，何足虑哉。前世中兴之主，大抵以刚德为尚。去谗节欲，远佞防奸，皆中兴之本也。今闾巷之人皆知有父兄妻子之乐，陛下贵为天子，冬不得温，夏不得清，昏无所定，晨无所省，感时遇物，凄惋于心，可不思所以还二圣之车乎？”又言：“阉寺闻名，国之不祥也，今此曹名字稍稍有闻，臣之所忧也。当使之安扫除之役，凡结交往来者有禁，干预政事者必诛。”擢置首选。杨时遗九成书曰：“廷对自中兴以来未之有，非刚大之气，不为得丧回屈，不能为也。”

授镇东军签判，吏不能欺。民冒鹺禁，提刑张宗臣欲逮捕数十人，九成争之。宗臣曰：“此事左相封来。”九成曰：“主上屡下恤刑之诏，公不体圣意而观望宰相耶？”宗臣怒，九成即投檄归。从学者日众，出其门者多为闻人。

赵鼎荐于朝，遂以太常博士召。既至，改著作佐郎，迁著作郎，言：“我宋家法，曰仁而已。仁之发见，尤在于刑。陛下以省刑为急，而理官不以恤刑为念。欲诏理官，活几人者与减磨勘。”从之。除浙东提刑，力辞，乃与祠以归。

未几，召除宗正少卿、权礼部侍郎兼侍讲，兼权刑部侍郎。法寺以大辟成案上，九成阅始末得其情，因请覆实，囚果诬服者。朝论欲以平反为赏，九成曰：“职在详刑，可邀赏乎？”辞之。

金人议和，九成谓赵鼎曰：“金实厌兵，而张虚声以撼中国。”因言十事，彼诚能从吾所言，则与之和，使权在朝廷。鼎既罢，秦桧诱之曰：“且成桧此事。”九成曰：“九成胡为异议，特不可轻易以苟安耳。”桧曰：“立朝须优游委曲。”九成曰：“未有枉己而能直人。”上问以和议，九成曰：“敌情多诈，不可不察。”

因在经筵言西汉灾异事，桧甚恶之，谪守邵州。既至，仓库虚乏，僚属请督酒租宿负、苗绢未输者，九成曰：“纵未能惠民，其敢困民耶？”是岁，赋入更先他时。中丞何铸言其矫伪欺俗，倾附赵鼎，落职。

丁父忧，既免丧，秦桧取旨，上曰：“自古朋党畏人主知之，此人独无所畏，可与官观。”先是，径山僧宗杲善谈禅理，从游者众，九成时往来其间。桧恐其议己，令司谏詹大方论其与宗杲谤讪朝政，谪居南安军。在南安十四年，每执书就明，倚立庭砖，岁久双趺隐然。广帅致簠金，九成曰：“吾何敢苟取。”悉归之。桧死，起知温州。户部遣吏督军粮，民苦之，九成移书痛陈其弊，户部持之，九成即丐祠归。数月，病卒。

九成研思经学，多有训解，然早与学佛者游，故其议论多偏。宝庆初，特赠太师，封崇国公，谥文忠。

胡铨字邦衡，庐陵人。建炎二年，高宗策士淮海，铨因御题问“治道本天，天道本民”，答云：“汤、武听民而兴，桀、纣听天而亡。今陛下起干戈锋镝间，外乱内讧，而策臣数十条，皆质之天，不听于民。”又谓：“今宰

相非晏殊，枢密、参政非韩琦、杜衍、范仲淹。”策万馀言，高宗见而异之，将冠之多士，有忌其直者，移置第五。授抚州军事判官，未上，会隆祐太后避兵赣州，金人蹶之，铨以漕檄摄本州幕，募乡丁助官军捍御，第赏转承直郎。丁父忧，从乡先生萧楚学春秋。

绍兴五年，张浚开督府，辟湖北仓属，不赴。有诏赴都堂审察，兵部尚书吕祉以贤良方正荐，赐对，除枢密院编修官。

八年，宰臣秦桧决策主和，金使以“诏谕江南”为名，中外汹汹。铨抗疏言曰：

臣谨案，王伦本一狎邪小人，市井无赖，顷缘宰相无识，遂举以使虏。专务诈诞，欺罔天听，骤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齿唾骂。今者无故诱致虏使，以“诏谕江南”为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刘豫我也。刘豫臣事丑虏，南面称王，自以为子孙帝王万世不拔之业，一旦豺狼改虑，猝而缚之，父子为虏。商鉴不远，而伦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为金虏之天下，以祖宗之位为金虏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则祖宗庙社之灵尽污夷狄，祖宗数百年之赤子尽为左衽，朝廷宰执尽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当裂冠毁冕，变为胡服。异时豺狼无厌之求，安知不加我以无礼如刘豫也哉？

夫三尺童子至无识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则佛然怒。今丑虏则犬豕也，堂堂大国，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为之耶？伦之议乃曰：“我一屈膝则梓宫可还，太后可复，渊圣可归，中原可得。”呜呼！自变故以来，主和议者谁不以此说啖陛下哉！然而卒无一验，则虏之情伪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觉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国大仇而不报，含垢忍耻，举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虏决可和，尽如伦议，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况丑虏变诈百出，而伦又以奸邪济之，梓宫决不可还，太后决不可复，渊圣决不可归，中原决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复伸，国势陵夷不可复振，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矣！

向者陛下间关海道，危如累卵，当时尚不忍北面臣虏，况今国势稍张，诸将尽锐，士卒思奋。只如顷者丑虏陆梁，伪豫入寇，固尝败之于襄阳，败之于淮上，败之于涡口，败之于淮阴，校之往时蹈海之危，固已万万，慌不得已而至于用兵，则我岂遽出虏人下哉？今无故而反臣之，欲屈万乘之尊，下穹庐之拜，三军之士不战而气已索。此鲁仲连所以义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虚名，惜天下大势有所不可也。今内而百官，外而军民，万口一谈，皆欲食伦之肉。谤议汹汹，陛下不闻，正恐一旦变作，祸且不测。臣窃谓不斩王伦，国之存亡未可知也。

虽然，伦不足道也，秦桧以腹心大臣而亦为之。陛下有尧、舜之资，桧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导陛下为石晋，近者礼部侍郎曾开等引古谊以折之，桧乃厉声责曰：“侍郎知故事，我独不知！”则桧之遂非悞谏，已自可见，而乃建白令台谏、侍臣金议可否，是盖畏天下议己，而令台谏、侍臣共分谤耳。有识之士皆以为朝廷无人，吁，可惜哉！

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变左衽之区，而为衣裳之会。秦桧，大国之相也，反驱衣冠之俗，而为左衽之乡。则桧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实管仲之罪人矣。孙近傅会桧议，遂得参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饥渴，而近伴食中书，漫不敢可否事。桧曰虏可和，近亦曰可和；桧曰天子当拜，近亦曰当拜。臣尝至政事堂，三发问而近不答，但曰：“已令台谏、侍从议矣。”呜呼！参赞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虏骑长驱，尚能折冲御侮耶？臣窃谓秦桧、孙近亦可斩也。

臣备员枢属，义不与桧等共戴天，区区之心，愿断三人头，竿之藁街，然后羁留虏使，责以无礼，徐兴问罪之师，则三军之士不战而气自倍。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尔，宁能处小朝廷求活邪！

书既上，桧以铨狂妄凶悖，鼓众劫持，诏除名，编管昭州，仍降诏播告中外。给、舍、台谏及朝臣多救之者，桧迫于公论，乃以铨监广州盐

仓。明年，改签书威武军判官。十二年，谏官罗汝楫劾铨饰非横议，诏除名，编管新州。十八年，新州守臣张棣讦铨与客唱酬，谤讪怨望，移谪吉阳军。

二十六年，桧死，铨量移衡州。铨之初上书也，宜兴进士吴师古侵木传之，金人募其书千金。其谪广州也，朝士陈刚中以启事为贺。其谪新州也，同郡王廷珪以诗赠行。皆为人所讦，师古流袁州，廷珪流辰州，刚中谪知虔州安远县，遂死焉。三十一年，铨得自便。

孝宗即位，复奉议郎、知饶州。召对，言修德、结民、练兵、观衅，上曰：“久闻卿直谅。”除吏部郎官。隆兴元年，迁秘书少监，擢起居郎，论史官失职者四：一谓记注不必进呈，庶人主有不观史之美；二谓唐制二史立螭头之下，今在殿东南隅，言动未尝得闻；三谓二史立后殿，而前殿不立，乞于前后殿皆分日侍立；四谓史官欲其直前，而阁门以未尝预牒，以今日无班次为辞。乞自今直言事，不必预牒阁门，及以有无班次为拘。诏从之。兼侍讲、国史院编修官。因讲礼记，曰：“君以礼为重，礼以分为重，分以名为重，愿陛下无以名器轻假人。”

又进言乞都建康，谓：“汉高入关中，光武守信都。大抵与人斗，不扼其亢，拊其背，不能全胜。今日大势，自淮以北，天下之亢与背也，建康则扼之拊之之地也。若进据建康，下临中原，此高、光兴王之计也。”

诏议行幸，言者请纾其期，遂以张浚视师图恢复，侍御史王十朋赞之。克复宿州，大将李显忠私其金帛，且与邵宏渊忿争，军大溃。十朋自劾。上怒甚，铨上疏愿毋以小衄自沮。

时旱蝗、星变，诏问政事阙失，铨应诏上书数千言，始终以春秋书灾异之法，言政令之阙有十，而上下之情不合亦有十，且言：“尧、舜明四目，达四聪，虽有共、鯀，不能塞也。秦二世以赵高为腹心，刘、项横行而不得闻；汉成帝杀王章，王氏移鼎而不得闻；灵帝杀窦武<sup>[1]</sup>陈蕃，天下横溃而不得闻；梁武信朱异，侯景斩关而不得闻；隋炀帝信虞世基，李密称帝而不得闻；唐明皇逐张九龄，安、史胎祸而不得闻。陛下自即位以来，号召逐客，与臣同召者张焘、辛次膺、王大宝、王十朋，今焘去矣，次



膺去矣，十朋去矣，大宝又将去，惟臣在尔。以言为讳，而欲塞灾异之源，臣知其必不能也。”

铨又言：“昔周世宗为刘旻所败，斩败将何徽等七十人，军威大震，果败旻，取淮南，定三关。夫一日戮七十将，岂复有将可用？而世宗终能恢复，非庸懦者去，则勇敢者出耶！近宿州之败，士死于敌者满野，而败军之将以所得之金赂权贵以自解，上天见变昭然，陛下非信赏必罚以应天不可。”其论纳谏曰：“今廷臣以箝默为贤，容悦为忠。驯至兴元之幸<sup>[2]</sup>，所谓‘一言丧邦’。”上曰：“非卿不闻此。”

金人求成，铨曰：“金人知陛下锐意恢复，故以甘言款我，愿绝口勿言‘和’字。”上以边事全倚张浚，而王之望、尹穡专主和排浚，铨廷责之。兼权中书舍人、同修国史。张浚之子栻赐金紫，铨缴奏之，谓不当如此待勋臣子。浚雅与铨厚，不顾也。

十一月，诏以和戎遣使，大询于庭，侍从、台谏预议者凡十有四人。主和者半，可否者半，言不可和者铨一人而已，乃独上一议曰：“京师失守自耿南仲主和，二圣播迁自何榘主和，维扬失守自汪伯彦、黄潜善主和，完颜亮之变自秦桧主和。议者乃曰：‘外虽和而内不忘战。’此向来权臣误国之言也。一溺于和，不能自振，尚能战乎？”除宗正少卿，乞补外，不许。

先是，金将蒲察徒穆、大周仁以泗州降，萧琦以军百人降，诏并为节度使。铨言：“受降古所难，六朝七得河南之地，不旋踵而皆失；梁武时侯景以河南来奔，未几而陷台城；宣、政间郭药师自燕云来降，未几为中国患。今金之三大将内附，高其爵禄，优其部曲，以系中原之心，善矣。然处之近地，万一包藏祸心，或为内应，后将噬脐，愿勿任以兵柄，迁其众于湖、广以绝后患。”

二年，兼国子祭酒，寻除权兵部侍郎。八月，上以灾异避殿减膳，诏廷臣言阙政急务。铨以振灾为急务，议和为阙政，其议和之书曰：

自靖康迄今凡四十年，三遭大变，皆在和议，则丑虏之不可与和，彰彰然矣。肉食鄙夫，万口一谈，牢不可破。非不知和议之害，

而争言为和者，是有三说焉：曰偷懦，曰苟安，曰附会。偷懦则不知立国，苟安则不戒鸩毒，附会则觊得美官，小人之情状具于此矣。

今日之议若成，则有可吊者十；若不成，则有可贺者亦十。请为陛下极言之。何谓可吊者十？

真宗皇帝时，宰相李沆谓王旦曰：“我死，公必为相，切勿与虏讲和。吾闻出则无敌国外患，如是者国常亡，若与虏和，自此中国必多事矣。”旦殊不以为然。既而遂和，海内干耗，旦始悔不用文靖之言。此可吊者一也。

中原讴吟思归之人，日夜引领望陛下拯溺救焚，不啻赤子之望慈父母，一与虏和，则中原绝望，后悔何及。此可吊者二也。

海、泗今日之藩篱咽喉也，彼得海、泗，且决吾藩篱以瞰吾室，扼吾咽喉以制吾命，则两淮决不可保。两淮不保，则大江决不可守，大江不守，则江、浙决不可安。此可吊者三也。

绍兴戊午，和议既成，桧建议遣二三大臣如路允迪等，分往南京等州交割归地。一旦叛盟，劫执允迪等，遂下亲征之诏，虏复请和。其反覆变诈如此，桧犹不悟，奉之如初，事之愈谨，赂之愈厚，卒有逆亮之变，惊动辇毂。太上谋欲入海，行朝居民一空，覆辙不远，忽而不戒，臣恐后车又将覆也。此可吊者四也。

绍兴之和，首议决不与归正人，口血未干，尽变前议。凡归正之人一切遣还，如程师回、赵良嗣等聚族数百，几为萧墙忧。今必尽索归正之人，与之则反侧生变，不与则虏决不肯但已。夫反侧则肘腋之变深，虏决不肯但已，则必别起衅端，猝有逆亮之谋，不知何以待之。此可吊者五也。

自桧当国二十年间，竭民膏血以饵犬羊，迄今府库无旬月之储，千村万落生理萧然，重以蝗虫水潦。自此复和，则蠹国害民，殆有甚焉者矣。此可吊者六也。

今日之患，兵费已广，养兵之外又增岁币，且少以十年计之，其费无虑数千亿。而岁币之外，又有私覲之费；私覲之外，又有贺正、

生辰之使；贺正、生辰之外，又有泛使。一使未去，一使复来，生民疲于奔命，帑廩涸于将迎，瘠中国以肥虏，陛下何惮而为之。此其可吊者七也。

侧闻虜人慢书，欲书御名，欲去国号“大”字，欲用再拜。议者以为繁文小节不必计较，臣切以为议者可斩也。夫四郊多垒，卿大夫之辱；楚子问鼎，义士之所深耻；“献纳”二字，富弼以死争之。今丑虜横行与多垒孰辱？国号大小与鼎轻重孰多？“献纳”二字与再拜孰重？臣子欲君父屈己以从之，则是多垒不足辱，问鼎不必耻，“献纳”不必争。此其可吊者八也。

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称臣，称臣不已必至请降，请降不已必至纳土，纳土不已必至衔璧，衔璧不已必至舆榦，舆榦不已必至如晋帝青衣行酒然后为快。此其可吊者九也。

事至于此，求为匹夫尚可得乎？此其可吊者十也。

窃观今日之势，和决不成，悦乾刚独断，追回使者魏杞、康湑等，绝请和之议以鼓战士，下哀痛之诏以收民心，天下庶乎其可为矣。如此则有可贺者亦十：省数亿之岁币，一也；专意武备，足食足兵，二也；无书名之耻，三也；无去“大”之辱，四也；无再拜之屈，五也；无称臣之忿，六也；无请降之祸，七也；无纳土之悲，八也；无衔璧、舆榦之酷，九也；无青衣行酒之冤，十也。

去十吊而就十贺，利害较然，虽三尺童稚亦知之，而陛下不悟。春秋左氏谓无勇者为妇人，今日举朝之士皆妇人也。如以臣言为不然，乞赐流放窜殛，以为臣子出位犯分之戒。

自符离之败，朝论急于和戎，弃唐、邓、海、泗四州与虜矣。金又欲得商、秦地，邀岁币，留使者魏杞，分兵攻淮。以本职措置浙西、淮东海道。

时金使仆散忠义、纥石烈志宁之兵号八十万，刘宝弃楚州，王彦奔昭关，濠、滁皆陷。惟高邮守臣陈敏拒敌射阳湖，而大将李宝预求密诏为自安计，拥兵不救。铨劾奏之，曰：“臣受诏令范荣备淮，李宝备江，缓

急相援。今宝视敏弗救，若射阳失守，大事去矣。”宝惧，始出师犄角。时大雪，河冰皆合，铨先持铁锤锤冰，士皆用命，金人遂退。久之，提举太平兴国宫。

乾道初，以集英殿修撰知漳州，改泉州。趣奏事，留为工部侍郎。人对，言：“少康以一旅复禹绩，今陛下富有四海，非特一旅，而即位九年，复禹之效尚未赫然。”又言：“四方多水旱，左右不以告，谋国者之过也，宜令有司速为先备。”乞致仕。

七年，除宝文阁待制，留经筵。求去，以敷文阁直学士与外祠。陛辞，犹以归陵寝、复故疆为言，上曰：“朕志也。”且问今何归，铨曰：“归庐陵，臣向在岭海尝训传诸经，欲成此书。”特赐通天犀带以宠之。

铨归，上所著易、春秋、周礼、礼记解，诏藏秘书省。寻复元官，升龙图阁学士、提举太平兴国宫，转提举玉隆万寿宫<sup>[3]</sup>，进端明殿学士<sup>[4]</sup>。六年，召归经筵，铨引疾力辞。七年，以资政殿学士致仕。薨，谥忠简。有澹庵集一百卷行于世。孙榘、榘，皆至尚书。

廖刚字用中，南剑州顺昌人。少从陈瓘、杨时学。登崇宁五年进士第。宣和初，自漳州司录除国子录，擢监察御史。时蔡京当国，刚论奏无所避。以亲老求补外，出知兴化军。钦宗即位，以右正言召。丁父忧，服阙，除工部员外郎，以母疾辞。

绍兴元年，盗起旁郡，官吏悉逃去，顺昌民以刚为命。刚谕从盗者使反业，既而他盗入顺昌，部使者檄刚抚定。刚遣长子迟谕贼，贼知刚父子有信义，亦散去。除本路提点刑狱。

寻召为吏部员外郎，言：“古者天子必有亲兵自将，所以备不虞而强主威，汉北军、唐神策之类也。祖宗军制尤严。愿稽旧制，选精锐为亲兵，居则以为卫，动则以为中军，此强干弱枝之道。”又言：“国家艰难已极，今方图新，若会稽诚非久驻之地。请经营建康，亲拥六师往为固守计，以杜金人窥伺之意。”迁起居舍人、权吏部侍郎兼侍讲，除给事中。

丁母忧，服阙，复拜给事中。刚言：“国不可一日无兵，兵不可一日无食。今诸将之兵备江、淮，不知几万，初无储蓄，日待哺于东南之转饷，浙民已困，欲救此患莫若屯田。”因献三说，将校有能射耕，当加优赏，每耕田一顷，与转一资；百姓愿耕，假以粮种，复以租赋。上令都督府措置。

时朝廷推究章惇、蔡卞误国之罪，追贬其身，仍诏子孙毋得官中朝。至是章傑自崇道观知婺州，章仪自太府丞提举江东茶盐事。刚封还诏书，谓即如此，何以示惩，乃并与祠。权户部侍郎，寻迁刑部侍郎。求补外，除徽猷阁直学士、知漳州。

七年二月，日有食之，诏内外官言事。刚言：“陛下有建国之封，所以承天意、示大公于天下后世者也，然而未遂正名者，岂非有所待耶？有所待，则是应天之诚未至也。愿陛下昭告艺祖在天之灵，正建国储君之号，布告中外，不匿厥旨。异时虽百斯男，不复更易，天下孰敢不服。”上读之耸然，即召刚趣至阙，拜御史中丞。刚言：“臣职纠奸邪，当务大体，若摭摭细故，则非臣本心。”又奏经费不支，盗贼不息，事功不立，命令不孚，及兵骄官冗之弊。

时徽宗已崩，上遇朔望犹率群臣遥拜渊圣，刚言：“礼有隆杀，兄为君则君之，己为君则兄之可也。望勉抑圣心，但岁时行家人礼于内庭。”从之。

殿前司强刺民为兵，及大将恃功希恩，所请多废法。刚知无不言，论列至于四五，骄横者肃然。

郑亿年与秦桧有连而得美官，刚显疏其恶，桧衔之。金人叛盟，刚乞起旧相之有德望者，处以近藩，桧闻之曰：“是欲置我何地耶？”改工部尚书，而以王次翁为中丞。初，边报至，从官会都堂，刚谓亿年曰：“公以百口保金人，今已背约，有何面目尚在朝廷乎？”亿年奉祠去。次翁与右谏议何铸劾刚荐刘昉、陈渊，相为朋比，以徽猷阁直学士提举亳州明道宫。明年致仕。以绍兴十三年卒。

子四人：迟、过、遂、遽，仕皆秉麾节，邦人号为“万石廖氏”。

李迨，东平人也。曾祖参，仕至尚书右丞。迨未冠入太学，因居开封。以荫补官，初调渤海县尉。

时州县团结民兵，民起田亩中，不闲坐作进退之节，或哗不受令，迨立赏罚以整齐之，累月皆精练，部伍如法。部刺史按阅，无一人乱行伍者，遂荐之朝，改合入官。累迁通判济州。

时高宗以大元帅过济，郡守自以才不及，逊迨行州事，迨应办军须无阙。会大元帅府劝进，乘舆仪物皆未备，迨谙熟典故，裁定其制，不日而办。上深叹赏，即除随军辇运。

上即位于南京，授山东辇运，改金部郎。从驾至维扬，敌犯行在所，即取金部籍有关于国家经赋之大者载以行，及上于镇江。时建炎三年二月也。宰相吕颐浩言于上，即日召见。

未几，丁父丧，诏起复，以中散大夫直龙图阁，为御营使司参议官兼措置军前财用。苗傅、刘正彦叛，吕颐浩、张浚集勤王之师，迨流涕谓诸将曰：“君第行，无虑军食。”师行所至，食皆先具。事平，同赵哲等人对，上慰劳之。诏转三官，辞不拜，除权户部侍郎。

四年，加显谟阁待制，为淮南、江、浙、荆湖等路制置发运使。寻以军旅甫定，乞持馀服，诏许之。绍兴二年，知筠州。明年，移信州，寻提举江州太平观。

五年十月，以旧职除两浙路转运使，言：“祖宗都大梁，岁漕东南六百馀万斛，而六路之民无飞挽之扰，盖所运者官舟，所役者兵卒故也。今驻蹕浙右，漕运地里不若中都之远，而公私苦之，何也？以所用之舟大半取于民间，往往凿并沉船以避其役。如温、明、虔、吉州等处所置造船场，乞委逐州守臣措置，募兵卒牵挽，使臣管押，庶几害不及民，可以渐复漕运旧制。”诏工部措置。寻加徽猷阁直学士，升龙图阁直学士，为四川都转运使兼提举成都等路茶事，并提举陕西等路买马。

自熙、丰以来，始即熙、秦、戎、黎等州置场买马，而川茶通于永兴四

路，故成都府、秦州皆有榷茶司。至是关陕既失，迨请合为一司，名都大提举茶马司，以省冗费，从之。逾年，诏迨以每岁收支之数具旁通驿奏，迨乃考其本末，具奏曰：

绍兴四年，所收钱物三千三百四十二万馀缗，比所支阙五十一万馀缗<sup>[5]</sup>。五年，收三千六十万缗，比所支阙一千万馀缗。六年，未见。七年，所收三千六百六十万馀缗<sup>[6]</sup>，比所支阙一百六十一万馀缗。自来遇岁计有阙，即添支钱引补助。绍兴四年，添印五百七十六万道。五年，添印二百万道。六年，添印六百万道。见今泛料太多，引价顿落，缘此未曾添印。兼岁收钱物内有上供、进奉等窠名一千五百九十九万，系四川岁入旧额。其劝谕、激赏等项窠名钱物共二千六十八万，系军兴后来岁入所增，比旧额已过倍，其取于民可谓重矣。

臣尝考刘晏传，是时天下岁入缗钱千二百万，而管榷居其半。今四川榷盐榷酒岁入一千九十一万，过于晏所榷多矣。诸窠名钱已三倍刘晏岁入之数，彼以一千二百万贍中原之军而有馀，今以三千六百万贯贍川、陕一军而不足。又如折估及正色米一项，通计二百六十五万石。止以绍兴六年朝廷取会官兵数，计六万八千四百四十九人，决无一年用二百六十五万石米之理。数内官员一万一千七员，军兵五万七百四十九人，官员之数比军兵之数约计六分之一。军兵请给钱比官员请给不及十分之一，即是冗滥在官员，不在军兵也。计司虽知冗滥，力不能裁节之，虽是宽剩，亦未敢除减，此朝廷不可不知也。

蜀人所苦甚者，余买、般运也。盖余买不科敷则不能集其事，苟科敷则不能无扰；般运事稍缓则船户独受其弊，急则税户皆被其害。欲省漕运莫如屯田，汉中之地约收二十五万馀石，若将一半充不系水运去处岁计米，以一半对减川路余买、般发岁计米<sup>[7]</sup>，亦可少宽民力。兼臣已委官于兴元、洋州就余夏麦五十万石，岷州欲就余二十万石，兼用营田所收一半之数十二万石，三项共计五十七

万石。每年水运应付阆、利州以东计米五十八万石，若得此三项，可尽数免川路杂买、般运，此乃恤民之实惠，守边之良策也。

降诏奖谕，以与吴玠不合，与祠。

九年，金人归我三京，命迨为京畿都转运使。孟庾时为权东京留守，潜通北使。迨察其隐微，庾不能平，讼于朝，且使人告迨曰：“北人以兵至矣。”迨曰：“吾家食国家禄二百年，荷陛下重任，万死不足报。吾老矣，岂能下穹庐之拜乎？首可断而膝不可屈也。如果然，吾将极骂以死。”告者悚然而去。降圣节，庾失于行礼，为迨所持，庾自劾，迨因此求罢去，乃落职与祠归，而庾以京师降于金人。

迨寻复龙图阁待制、知洪州。十六年，以疾丐祠。十八年卒。

赵开字应祥，普州安居人。登元符三年进士第。大观二年，权辟雍正。用举者改秩，即尽室如京师，买田尉氏，与四方贤俊游，因谏知天下利病所当罢行者。如是七年，慨然有通变救弊志。

宣和初，除礼制局校正检阅官。数月局罢，出知鄢陵县。七年，除讲议司检详官。开善心计，自检详罢，除成都路转运判官，遂奏罢宣和和六年所增上供认额纲布十万匹，减绵州下户支移利州水脚钱十分之三，又减蒲江六井元符至宣和所增盐额，列其次第，谓之“鼠尾帐”，揭示乡户岁时所当输折科等实数，俾人人具晓，乡胥不得隐匿窜寄。

尝言：“财利之源当出于一，祖宗朝天下财计尽归三司，诸道利源各归漕计，故官省事理。并废以还，漕司则利害可以参究，而无牵掣窒碍之患矣。”因指陈榷茶、买马五害，大略谓：“黎州买马，嘉祐岁额才二千一百馀。自置司榷茶，岁额四千，且获马兵逾千人<sup>[8]</sup>，犹不足用，多费衣粮，为一害。嘉祐以银绢博马，价皆有定。今长吏旁缘为奸，不时归货，以空券给夷人，使待资次，夷人怨恨，必生边患，为二害。初置司榷茶，借本钱于转运司五十二万缗，于常平司二十馀万缗。自熙宁至今凡六十年，旧所借不偿一文，而岁借乃准初数，为三害。榷茶之初，预俵茶



户本钱，寻于数外更增和买，或遂抑预俵钱充和买，茶户坐是破产，而官买岁增。茶日滥杂，官茶既不堪食，则私贩公行，刑不能禁，为四害。承平时，蜀茶之入秦者十几八九，犹患积压难售。今关、陇悉遭焚荡，仍拘旧额，竟何所用？茶兵官吏坐糜衣粮，未免科配州县，为五害。请依嘉祐故事，尽罢榷茶，仍令转运司买马，即五害并去，而边患不生。如谓榷茶未可遽罢，亦宜并归转运司，痛减额以苏茶户，轻立价以惠茶商，如此则私贩必衰，盗贼消弭，本钱既常在，而息钱自足。”

朝廷是其言，即擢开都大提举川、陕茶马事，使推行之。时建炎二年也。于是大更茶马之法，官买官卖茶并罢，参酌政和二年东京都茶务所创条约，印给茶引，使茶商执引与茶户自相贸易。改成都旧买卖茶场为合同场买引所，仍于合同场置茶市，交易者必由市，引与茶必相随。茶户十或十五共为一保，并籍定茶铺姓名，互察影带贩鬻者。凡买茶引，每一斤春为钱七十，夏五十，旧所输市例头子钱并依旧。茶所过每一斤征一钱，住征一钱半。其合同场监官除验引、秤茶、封记、发放外，无得干预茶商、茶户交易事。

旧制买马及三千匹者转一官，比但以所买数推赏，往往有一任转数官者。开奏：“请推赏必以马到京实收数为格，或死于道，黜降有差。”比及四年冬，茶引收息至一百七十馀万缗，买马乃逾二万匹。

张浚以知枢密院宣抚川蜀，素知开善理财，即承制以开兼宣抚处置使司随军转运使，专一总领四川财赋。开见浚曰：“蜀之民力尽矣，镗铢不可加，独榷货稍存赢馀，而贪猾认为己有，互相隐匿。惟不恤怨骂，断而敢行，庶可救一时之急。”

浚锐意兴复，委任不疑，于是大变酒法，自成都始。先罢公使卖供给酒，即旧扑买坊场所置隔槽，设官主之，曲与酿具官悉自买，听酿户各以米赴官场自酿，凡一石米输三千，并头子杂用等二十二。其酿之多寡，惟钱是视，不限数也。明年，遂遍四路行其法。又法成都府法，于秦州置钱引务，兴州鼓铸铜钱，官卖银绢，听民以钱引或铜钱买之。凡民钱当入官者，并听用引折纳，官支出亦如之。民私用引为市，于一千并

五百上许从便增高其直，惟不得减削。法既流通，民以为便。

初，钱引两料通行才二百五十万有奇，至是添印至四千一百九十餘万，人亦不厌其多，价亦不削。

宣司获伪引三十万，盗五十人，浚欲从有司议当以死，开白浚曰：“相君误矣。使引伪，加宣抚使印其上即为真。黥其徒使治币，是相君一日获三十万之钱，而起五十人之死也。”浚称善，悉如开言。

最后又变盐法，其法实视大观东南、东北盐钞条约，置合同场盐市，与茶法大抵相类。盐引每一斤纳钱二十五，土产税及增添等共纳九钱四分，所过每斤征钱七分，住征一钱五分，若以钱引折纳，别输称提勘合钱共六十。初变榷法，怨骂四起，至是开复议更盐法，言者遂奏其不便，乞罢之以安远民，且曰：“如谓大臣建请，务全事体，必须更制，即乞札与张浚照会。”诏以其章示浚，浚不为变。

时浚荷重寄，治兵秦川，经营两河，旬犒月赏，期得士死力，费用不费，尽取办于开，开悉知虑于食货，算无遗策，虽支费不可计，而赢资若有餘。

吴玠为四川宣抚副使，专治战守，于财计盈虚未尝问，惟一切以军期趣办，与开异趣。玠数以饷馈不继诉于朝，开亦自劾老惫，丐去。朝廷未许，乃特置四川安抚制置大使之名，命席益为之。益前执政，诏位宣抚司上，朝论恐未安，仍诏张浚视师荆、襄、川、陕。

六年，罢绵州宣抚司，玠仍以宣抚治兵事，军马听玠移拨，钱物则委开拘收。寻除开徽猷阁待制，加玠两镇节钺。复降旨，都转运使不当与四路漕臣同系衔，成都、潼川两路漕臣与都转运使坐应副军支钱物愆期，各贬二秩。朝廷故抑扬之，使之交解间隙、趣办饷馈也。而开复与席益不和，抗疏乞将旧来宣抚司年计应副军期，不许他司分擘支用。又指陈宣抚司截都漕运司钱，就果、阆杂米非是。又言应副吴玠军须，绍兴四年总为钱一千九百五十五万七千餘缗，五年视四年又增四百二十万五千餘缗。蜀今公私俱困，四向无所取给，事属危急，实甚可忧，乞许以茶马司奏计诣阙下，尽所欲言。

朝廷既知开与玠及席益有隙，乃诏开赴行在，以李迨代之。会疾作不行，提举江州太平观。七年，复右文殿修撰、都大主管川陕茶马。开已病，累疏丐去，诏从所乞，提举太平观。十一年卒。

论曰：秦桧执国柄，其误宋大计，固无以议为也。张九成之策，胡铨之疏，忠义凜然。廖刚请复用德望之人，岂苟阿时好者哉？李迨、赵开所谓可使治其赋也欤？

## 【校勘记】

- [1] 寔武 原作“何武”。按何武为西汉人，汉书卷八六有传，此误；应作“寔武”，寔武事见后汉书卷六九本传，据改。
- [2] 驯至兴元之幸 按杨万里诚斋集卷一一八胡铨行状、李幼武四朝名臣言行录别集上卷一三胡铨条，此系指唐德宗所谓“卖直”事，句上当有脱文。
- [3] 玉隆万寿宫 原作“玉龙万寿宫”，据诚斋集卷一一八胡铨行状、周益国文忠公集卷三〇胡铨神道碑改。
- [4] 进端明殿学士 此下原衍“提举”二字，据诚斋集卷一一八胡铨行状、周益国文忠公集卷三〇胡铨神道碑删。
- [5] 比所支阙五十一万餘缗 “比所支阙”，原作“此所支关”。系年要录卷一一一作“比所支计阙”，“此”为“比”字之误，“关”为“阙”字之误，据改。下五年、七年条同。
- [6] 三千六百六十万餘缗 按系年要录卷一一一作“三千六百六十七万餘缗”。
- [7] 若将一半充不系水运去处岁计米以一半对减川路采买般发岁计米 “米以”二字原倒。按系年要录卷一一一作“若将一半桩充自来不系水运应副去处岁计米，一半对减川路采买、般发岁计米”，据改。
- [8] 且获马兵逾千人 按琬琰集卷三二赵开墓志铭作“别置牵马兵又逾千人”。

# 宋史卷三百七十五

## 列传第一百三十四

邓肃 李邴 滕康 张守  
富直柔 冯康国

邓肃字志宏，南剑沙县人。少警敏能文，美风仪，善谈论。李纲见而奇之，相倡和，为忘年交。居父丧，哀毁逾礼，芝产其庐。入太学，所与游皆天下名士。时东南贡花石纲，肃作诗十一章，言守令搜求扰民，用事者见之，屏出学。

钦宗嗣位，召对便殿，补承务郎，授鸿胪寺簿。金人犯阙，肃被命诣敌营，留五十日而还。张邦昌僭位，肃义不屈，奔赴南京，擢左正言。

先是，朝廷赐金国帛一千万，肃在其营，密覘，均与将士之数，大约不过八万人，至是为上言之，且言：“金人不足畏，但其信赏必罚，不假文字，故人各用命。朝廷则不然，有同时立功而功又相等者，或已转数官，或尚为布衣，轻重上下，只在吏手。赏既不明，谁肯自劝？欲望专立功赏一司，使凡立功者得以自陈。若功状已明而赏不行，或功同而赏有轻重先后者，并置之法。”上从之。

朝臣受伪命者众，肃请分三等定罪。上以肃在围城中，知其姓名，令具奏。肃言：“叛臣之上者，其恶有五：诸侍从而为执政者，王时雍、徐秉哲、吴玠、吕好问、莫俦、李回是也；诸庶官及官观而起为侍从者，胡思、朱宗、周懿文、卢襄、李擢、范宗尹是也；撰劝进文与赦书者，颜博文、

王绍是也；朝臣之为事务官者，私结十友讲册立邦昌之仪者是也；因张邦昌改名者，何昌言改为善言、其弟昌辰改为知辰是也。乞置之岭外。所谓叛臣之次者，其恶有三：诸执政、侍从、台谏称臣于伪庭，执政冯澥、曹辅是也，侍从者已行遣，独李会尚为中书舍人，台谏中有为金人根括而被杖，一以病得免者，其余无不在伪楚之庭；以庶官而升擢者，不可胜数，乞委留守司按籍考之，则无有遗者；愿为奉使者，黎确、李健、陈戢是也，乞于远小处编管。若夫庶官在位供职不废者，但苟禄而已，乞赦其罪而录其名，不复用为台谏、侍从。”上以为然。

耿南仲得祠禄归，其子延禧为郡守，肃劾：“南仲父子同恶，沮渡河之战，遏勤王之兵，今日割三镇，明日截两河。及陛下欲进援京城，又为南仲父子所沮。误国如此，乞正典刑。”南仲尝荐肃于钦宗，肃言之不恤，上嘉其直，赐五品服。

范讷留守东京，肃言：“讷出师两河，望风先遁，今语人曰：‘留守之说有四，战、守、降、走而已。战无卒，守无粮，不降则走。’且汉得人杰，乃守关中，奔军之将，岂宜与此。”讷遂罢。内侍陈良弼肩舆至横门外，开封买入内女童，肃连章论之。时官吏多托故而去，肃建议削其仕版，而取其禄以给禁卫，若夫先假指挥径徙江湖者，乞追付有司以正其罪。

因入对，言：“外夷之巧在文书简，简故速；中国之患在文书烦，烦故迟。”上曰：“正此讨论，故并三省尽依祖宗法。”及建局讨论祖宗官制，两月不见施行，肃言：“太祖、太宗之时，法严而令速，事简而官清，未尝旁搜曲引以稽赏罚，故能以十万精兵混一六合。自时厥后，群臣无可议者，今日献一策，明日献一言，烦冗琐碎，惟恐不备，此文书所以益烦，而政事所以益缓也。今兵戈未息，岂可揖逊进退，尚循无事之时？欲乞限以旬日，期于必至，庶几法严事简，赏罚之权不至濡滞。”肃在谏垣，遇事感激，不三月凡抗二十疏，言皆切至，上多采纳。

会李纲罢，肃奏曰：“纲学虽正而术疏，谋虽深而机浅，固不足以副圣意。惟陛下尝顾臣曰：‘李纲真以身徇国者。’今日罢之，而责词甚严，此臣所以有疑也。且两河百姓无所适从，纲措置不一月间，民兵稍集，

今纲既去，两河之民将如何哉？伪楚之臣纷纷在朝，李纲先乞逐逆臣邦昌，然后叛党稍能正罪，今纲既去，叛臣将如何哉？叛臣在朝，政事乖矣，两河无兵，外夷骄矣，李纲于此，亦不可谓无一日之长。”执政怒，送肃吏部，罢归居家。

绍兴二年，避寇福唐，以疾卒。

李邴字汉老，济州任城县人。中崇宁五年进士第，累官为起居舍人，试中书舍人。北方用兵，酬功第赏，日数十百，邴辞命无留难。除给事中、同修国史兼直学士院，迁翰林学士。尝与禁中曲宴，徽宗命赋诗，高丽使人贡，邴为馆伴，徽宗遣中使持示，使者请传录以归。未几，坐言者罢，提举南京鸿庆宫。

钦宗即位，除徽猷阁待制、知越州。久之，再落职，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高宗即位，复徽猷阁待制。逾岁，召为兵部侍郎兼直学士院。

苗傅、刘正彦迫上逊位，上顾邴草诏，邴请得御札而后敢作。朱胜非请降诏赦，邴就都堂草之。除翰林学士。初，邴见苗傅，面谕以逆顺祸福之理，且密劝殿帅王元俾以禁旅击贼，元唯唯不能用，即诣政事堂白朱胜非，适正彦及其党王世修在焉，又以大义责之，人为之危，邴不顾也。时御史中丞郑黻又抗疏言睿圣皇帝不当改号，于是邴、黻为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邴与张守分草百官章奏，三奏三答，及太后手诏与复辟赦文，一日而具。

四月，拜尚书右丞，未几，改参知政事。上巡江宁，太后六宫往豫章，命邴为资政殿学士、权知行台三省枢密院事。以与吕颐浩论不合，乞罢，遂以本职提举杭州洞霄宫。未阅月，起知平江府。会兄邺失守越州，坐累落职。明年，即引赦复之，又升资政殿学士。

绍兴五年，诏问宰执方略，邴条上战阵、守备、措画、绥怀各五事。

战阵之利五，曰出轻兵、务远略、储将帅、责成功、重赏格，大略谓：“关陕为进取之地，淮南为保固之地。关陕虽利于进取，然不用师于京

东以牵制其势，则彼得一力以拒我。今大将统兵者数人，皆所恃以为根本，万一失利，将不可复用。偏裨中如牛皋、王进、杨珪、史康民<sup>〔1〕</sup>皆京东土人，知地险易，可各配以部曲三五千人，或出淮阳，或出徐、泗，彼将奔命之不暇，此不动而分陕西重兵之一端也。关陕今虽有二宣抚，其体尚轻，非遣大臣不可。吕颐浩气节高亮，李纲识量宏远，威名素著，愿择其一而用之，必有以报陛下。”又言：“陛下即位之初，韩世忠、刘光世、张俊威名隐然为大将，今又有吴玠、岳飞者出矣。愿诏大将，于所部举智谋忠勇可以馭众统师各两三人，朝廷籍记。遇有事宜，使当一队，毋隶大将，则诸人竞奋才智，皆飞、玠之俦矣。大将爵位已崇，难相统一，自今用兵，第可授以成算，使自为战而已，慎勿遣重臣临之，以轻其权而分其功。今却敌退师之后，必论功行赏，愿因此诏有司预定赏格，谓如得城邑及近上首领之类，自一命至节度使，皆差次使足相当。”

所谓守备之宜有五，曰固根本、习舟师、防他道、讲遗策、列长戍，大略谓：“江、浙为今日根本，欲保守则失进取之利，欲进取则虑根本之伤。古之名将，内必屯田以自足，外必因粮于敌。诚能得以功名自任如祖逖者，举淮南而付之，使自为进取，而不至虚内以事外。臣闻朝廷下福建造海船七百只，必如期而办，乞仿古制，建伏波、下濑、楼船之官，以教习水战，俾近上将佐领之，自成一军，而专隶于朝廷。无事则散之缘江州郡，缓急则聚而用之。臣度敌人他年入寇，惩创今日之败，必先以一军来自淮甸，为筑室反耕之计，以缀我师。然后由登、莱泛海窥吴、越，以出吾左，由武昌渡江窥江、池，以出吾右，一处不支则大事去矣。愿预讲左支右吾之策。夫兵之形无穷，愿诏临江守臣，凡可设奇以误敌者，如吴人疑城之类，皆预为措画。今长江之险，绵数千里，守备非一，苟制得其要，则用力少而见功多。愿差次其最紧处，屯军若干人，一将领之，听其郡守节制，次紧稍缓处差降焉，有事则以大将兼统之。既久则谙熟风土，缓急可用，与旋发之师不侔矣。”

所谓措画之方有五，曰亲大阅、补禁卫、讲军制、订使事、降敕榜，大略谓：“因秋冬之交，辟广场，会诸将，取士卒才艺绝特者而爵赏之。建

炎以来，禁卫单寡，乃藉五军以为重，臣常寒心。愿择忠实严重之将以为殿帅，稍补禁卫之阙，使隐然自成一军，则其馭诸将也，若臂之使指矣。今诸郡厢禁冗占私役者，大郡二三千人，小郡亦数百人。臣愿讲求，除郡守兵将官自禁军给事外，馀兼从衣粮使自僦人以役。大抵杀厢军三分之二，而以其衣粮之数尽募禁军。金人自用兵以来，未尝不以和好为言，此决不可恃。然二圣在彼，不可遂已，姑以馀力行之耳。臣谓宜专命一官，如古所谓行人者，或止左右司领之，当遣使人，举成法而授之，庶免临时斟酌之劳，而朝廷得以专意治兵矣。刘豫僭叛，理必灭之，谓宜降敕榜，明著豫僭逆之罪，晓谕江北士民，此亦兵家所谓伐谋伐交者。”

所谓绥怀之略有五，曰宣德意、先振恤、通关津、选材能<sup>[2]</sup>、务宽贷，大略谓：“山东大姓结为山寨以自保，今虽累年，势必有无下者。愿募有心力之人，密往诏谕。应淮北遗民来归者，令淮南州郡给以行由，差船津济，量差地分人护送，毋得邀阻。有官人先次注授差遣，无官而贫乏者，令沿江州郡以官舍居之，仍量给钱米三两月，其能自营为生乃止。内有才智可用之人，随宜任使，勿但糜以爵秩而已。凡诸将行师入境，敢抗拒者，固在剿戮。其有善良、老弱之人，皆从宽贷，使之有更生之望。”不报。

邴闲居十有七年，薨于泉州，年六十二，谥文敏。有草堂集一百卷。

滕康字子济，应天府宋城人。登崇宁五年进士第，又中词学兼茂科，除秘书省正字，迁著作佐郎、尚书工部礼部员外郎、国子司业。

靖康二年，元帅府闻康习宪章，召至济州。康率群臣劝进，除太常少卿，使定登极礼仪。凡告天及肆赦之文，皆康为之，辞意激切，闻者感动。除起居舍人、权给事中，进起居郎兼讨论祖宗法度检讨官，试中书舍人。

会显谟阁学士孟忠厚乞用父任减年迁官<sup>[3]</sup>，康言：“忠厚，隆祐太



后之侄也，太宗以来，凡母后兄弟之子无为侍从者。”武义大夫康义用登极恩，迁遥郡刺史，康又封还词头，言：“恩例迁官一等，谓于阶官上进一阶。今康义得特旨转一官，自武义大夫躡上遥郡刺史，名为迁一官，实升五等，紊法之甚也。自古召乱之源，非外戚挠法，则内侍干政，汉、唐可鉴。”凡再降旨，竟不肯行。

后军统制韩世忠以不能戢所部，坐贖金。康言：“世忠无赫赫功，祇缘捕盗微劳，遂亚节钺。今其所部卒伍至夺御器，逼谏臣于死地，乃止罚金，何以惩后？”诏降世忠一官。

知江州陈彦文用刘光世奏，录其守城功，迁龙图阁待制。康以光世所上彦文功状前后牴牾，阁而未下。宰相力主彦文，趣康行词，康论不已，宰相衔之。会布衣省试卷子不合式，康以其文取之，谏官李处遯论奏，遂以集英殿修撰提举杭州洞霄宫。

未几，移蹕钱塘，再除中书舍人，奏曰：“去岁郊礼前日食，而日官不以闻，廷臣不以告，使陛下所以应天者未至，故逆臣敢萌不轨者，无先事之戒也。陛下即位，行再岁矣，惻怛爱民之政徒为空言，而百姓不被其恩；哀痛责躬之诏不著事实，四方不以为信。忠佞并驰，而多士解体；刑赏失当，而三军沮气。臣愿陛下取建炎初元以来所下诏书，所举政事，熟思审度，得无一二不类臣言者乎？望参稽得失而罢行之。”上再三褒谕，称其有谏臣风。除左谏议大夫。旬日间，封章屡上，遂擢翰林学士。翌日，除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

建炎三年，宰相吕颐浩议幸武昌为趋陕之计，既移蹕建康，又议欲尽弃中原，徙居民于东南。康力持不可，上悟而止。未几，上请太后奉神主如江西，以参知政事李邴权知三省枢密院事，康为资政殿学士，同从卫以行。邴辞疾，又命康权知，以刘珪为贰。赐康褒诏，许辍宰执班奏事。

康从卫至洪州，刘光世护江不密，金人绝而渡，康等仓卒奉太后趋虔州。殿中侍御史张延寿论康与珪无忧国之心，至使太后涉险，为敌人追迫，责授康秘书少监，分司南京，永州居住。未几，许自便，复左朝请

大夫，提举明道官。

绍兴二年九月卒，年四十八。八年，追复龙图阁学士。有文集二十卷。

张守字子固，常州晋陵人。家贫无书，从人假借，过目辄不忘。登崇宁元年进士第，中词学兼茂科。除详定九域图志编修官。以省员罢，改宣德郎，擢为监察御史。丁内艰去。

建炎元年冬，召还，改官，赐五品服。上在维扬，粘罕将自东平历泗、淮以窥行在，宰臣汪伯彦、黄潜善以为李成馀党不足畏，上召百官各言所见。叶梦得请上南巡，阻江为守，张俊亦奏敌势方张，宜且南渡。守独抗疏，上防淮渡江利害六事，又别疏言金人犯淮甸之路有四，宜择四路帅守缮兵储粟以捍御之。疏再上，又请诏大臣惟以选将治兵为急，凡不急之务，付之都司、六曹。二相滋不悦，遂建议遣守抚谕京城，守闻命即就道。

三年正月，还，奏金人必来，愿早为之图，上恻然。除起居郎兼直学士院。金人果渡淮，上幸临安。迁御史中丞。

苗、刘既平，诏赦百官，表奏皆守与李邕分为之。守论宰相朱胜非不能思患预防，致贼猖獗，乞罢政，疏留中不出，既而胜非竟罢政。

吕颐浩初相，举行司马光之言，欲并合三省，诏侍从、台谏集议。守言光之所奏，较然可行，若更集众，徒为纷纭。既而悉无异论，竟合三省为一。

上幸建康，吕颐浩、张浚叶议将奉上幸武昌为趋陕之计。时方拜浚为宣抚处置使，身任陕、蜀，守与谏议大夫滕康皆持不可，曰：“东南今日根本也，陛下远适，则奸雄生窥伺之心。况将士多陕西人，以蜀近关陕，可图西归，自为计耳，非为陛下与国家计也。”守又陈十害，至殿庐谓康曰：“幸蜀之事，吾曹当以死争之。”上曰：“朕固以为难行。”议遂寝。

六月，久雨恒阴，吕颐浩、张浚皆谢罪求去，诏郎官以上言阙政。

初，守为副端时尝上疏曰：“陛下处宫室之安，则思二帝、母后穹庐毳幕之居；享膳羞之奉，则思二帝、母后膾肉酪浆之味；服细暖之衣，则思二帝、母后穷边绝塞之寒苦；操与夺之柄，则思二帝、母后语言动作受制于人；享嫔御之适，则思二帝、母后谁为之使令；对臣下之朝，则思二帝、母后谁为之尊礼。思之又思，兢兢栗栗，圣心不倦，而天不为之助顺者，万无是理也。”至是复申前说，曰：“今罪己之诏数下，而天未悔祸，实有所未至耳。”且曰：“天时人事至此极矣，陛下睹今日之势与去年孰愈？而朝廷之措置施設，与前日未始异也。俟其如维扬之变而后言之，则虽斥逐大臣，无救于祸。汉制灾异策免三公，今任宰相者，虽有勋劳，然其器识不足以斡旋机务。愿更择文武全材、海内所共推者，亲擢而并用之。上书论事，或有切直，宜加褒擢以来言路。”

先是，守尝论吕颐浩不可独任，张浚不可西去，与上意异，乞补外。除礼部侍郎，不拜，上命吕颐浩至政事堂，谕以正人端士不宜轻去，守始受命。殿中侍御史赵鼎入对，论守无故下迁，上曰：“以其资浅。”鼎曰：“言事官无他过，愿陛下毋沮其气。”于是迁翰林学士、知制诰。九月，拜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扈从由海道至永嘉，回至会稽。

四年五月，除参知政事，守尝荐汪伯彦，沈与求劾其短，以资政殿学士提举洞霄宫。未几，知绍兴府。寻以内祠兼侍读，守力辞，改知福州。时右司员外郎张宗臣请令福建筑城，守奏：“福州城于晋太康三年，伪闽增广至六千七百馀步，国初削平已久，公私困弊，请俟他年。”遂止。寻以变易度牒钱百万馀缗输之行在，助国用。

时刘豫导金人寇淮，上次平江，诸将献俘者相踵，守闻之，上疏曰：“今以献俘诚皆金人，或借诸国，则戮之可也。至如两河、山东之民，皆陛下赤子，驱迫以来，岂得已哉？且谕以恩信，贷之使归，愿留者亦听，则贼兵可不战而溃。”金人既遁，诏诸将渡江追击，守复上疏，以敌情难测，愿留刘光世控御诸渡。

上既还临安，又诏问守以攻战之利、守备之宜、绥怀之略、措置之方，守言：

明诏四事，臣以为莫急于措置，措置苟当，则馀不足为陛下道矣。臣请言措置之大略，其一措置军旅，其二措置粮食。

神武中军当专卫行在，而以馀军分成三路，一军驻于淮东，一军驻于淮西，一军驻鄂、岳或荆南，择要害之处以处之。使北至关辅，西抵川、陕，血脉相通，号令相闻，有唇齿辅车之势，则自江而南可奠枕而卧也。然今之大将皆握重兵，贵极富溢，前无禄利之望，退无诛罚之忧，故朝廷之势日削，兵将之权日重。而又为大将者，万一有称病而赐罢，或卒然不讳，则所统之众将安属耶？臣谓宜拔擢麾下之将，使为统制，每将不过五千人，棋布四路，朝廷号令径达其军，分合使令悉由朝廷，可以有为也。

何谓措置军食？诸军既分屯诸路，则所患者财谷转输也。祖宗以来，每岁上供六百馀万，出于东南转输，未尝以为病也。今宜举两浙之粟以饷淮东，江西之粟以饷淮西，荆湖之粟以饷鄂、岳、荆南。量所用之数，责漕臣将输，而归其馀于行在，钱帛亦然，恐未至于不足也。钱粮无乏绝之患，然后戒飭诸将，不得侵扰州县，以复业之民户口多寡，为诸将殿最<sup>[4]</sup>，岁核实而黜陟之。如是措置既定，俟至防秋，复遣大臣为之统督，使诸路之兵首尾相应，绥怀之略亦在是矣，究其本原，则在陛下内修德而外修政耳。

闽自范汝为之扰，公私赤立，守在镇四年，抚绥凋瘵，且请于朝，蠲除福州所贷常平缗钱十五万。累请去郡，以提举万寿观兼侍读召还，甫两月，复引病丐去，知平江府，力丐祠以归。

六年十二月，召见，即日除参知政事，明日兼权枢密院事。七年，张浚罢刘光世兵柄，而欲以吕祉往淮西抚谕诸军，守以为不可，浚不从，守曰：“必曰改图，亦须得闻望素高、能服诸将之心者乃可。”浚不听，遂有郾琼之变。及台谏交章论浚，御批安置岭表，赵鼎不即行，守力解上曰：“浚为陛下捍两淮，罢刘光世，正以其众乌合不为用，今其验矣，群臣从而媒孽其短，臣恐后之继者，必以浚为鉴，谁肯为陛下任事乎？”浚谪永州，守亦引咎请去，弗许。

八年正月，上自建康将还临安，守言：“建康自六朝为帝王都，江流险阔，气象雄伟，且据都会以经理中原，依险阻以捍御强敌，可为别都以图恢复。”鼎持不可，守力求去，以资政殿大学士知婺州，寻改洪州，兼江南西路安抚使。入对，时江西盗贼未息，上问以弭盗之策，守曰：“莫先德政，伺其不悛，然后加之以兵。”因请出师屯要害。既至部，揭榜郡邑，开谕祸福，约以期限，许之自新，不数月盗平。

后徙知绍兴府。会朝廷遣三使者括诸路财赋，所至以鞭撻立威，韩球在会稽，所敛五十馀万缗。守既视事，即求入覲，为上言之，诏追还三使。时秦桧当国，不悦，守亦不自安，复奉祠。

建康谋帅，上曰：“建康重地，用大臣有德望者，惟张守可。”至镇数月薨。

守尝荐秦桧于时宰张浚，及桧为枢密使，同朝。一日，守在省阁执浚手曰：“守前者误公矣。今同班列，与之朝夕相处，观其趋向，有患失之心，公宜力陈于上。”守在江右，以郡县供亿科扰，上疏请蠲和买，罢和籴。上欲行之，时秦桧方损度支为月进，且日忧四方财用之不至，见守疏，怒曰：“张帅何损国如是？”守闻之，叹曰：“彼谓损国，乃益国也。”卒谥文靖。孙抑，户部侍郎。

富直柔字季申，宰相弼之孙也。以父任补官。少敏悟，有才名。靖康初，晁说之奇其文，荐于朝，召赐同进士出身，除秘书省正字。

建炎二年，召近臣举所知，礼部侍郎张浚以直柔应。诏授著作佐郎，寻除礼部员外郎、起居舍人，迁右谏议大夫。范致虚自谪籍中召入，直柔力言致虚不当复用，出知鼎州。

迁给事中。医官、团练使王继先以覃恩转防御使，法当回授，得旨特与换武功大夫。直柔论：“继先以计换授，既授之后，转行官资，除授差遣，更无所碍。且武功大夫惟有战功、历边任、负材武者乃迁，不可以轻授。”上谓宰相范宗尹曰：“此除出自朕意。今直柔抗论，朕屈意从之，

以伸直言之气。”

四年，迁御史中丞。直柔请罢右司侯延庆，而以苏迟代之，上曰：“台谏以拾遗补过为职，不当荐某人为某官。”于是延庆改礼部员外郎，而迟为太常少卿。

十月，除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故事，签书有以员外郎为之，而无三丞为之者。中书言非旧典，时直柔为奉议郎，乃特迁朝奉郎。自是寄禄官三丞除二府者，迁员外郎，自直柔始，遂为例。

绍兴元年，诏礼部太常寺讨论隆祐太后册礼，范宗尹曰：“太母前后废斥，实出章惇、蔡京，人皆知非二圣之过。”直柔曰：“陛下推崇隆祐，天下以为当，然人亦不以为非哲庙与上皇意，愿陛下勿复致疑。”乃命礼官讨论典礼。既而王居正言：“太后隆名定位，已正于元符，宜用钦圣诏，奏告天地宗庙，其典礼不须讨论。”议遂定。

上虞县丞娄寅亮上书言宗社大计，欲选太祖诸孙“伯”字行下有贤德者视秩亲王，使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处藩服。疏入，上大叹悟，直柔从而荐之，召赴行在，除监察御史。于是孝宗立为普安郡王，以寅亮之言也。

除同知枢密院事。侍御史沈与求论直柔附会辛道宗、永宗兄弟得进，并论其所荐右司谏韩璜。先是，直柔尝短吕颐浩于上前，颐浩与秦桧皆忌之，由是二人俱罢，璜责监浚州酒税，而直柔以本官提举洞霄宫。

六年，丁所生母忧。起复资政殿学士、知镇江府，辞不赴。起知衢州。以失入死罪，落职奉祠。寻复端明殿学士。徜徉山泽，放意吟咏，与苏迟、叶梦得诸人游，以寿终于家。

冯康字元通，本名轺，遂宁府人，为太学生，负气节。建炎中，高宗次杭州，礼部侍郎张浚以御营参赞军事留平江。苗、刘作乱，浚外倡帅诸将合兵致讨，念傅等居中，欲得辩士往说之。时轺客浚所，慷慨请行，浚遣之至杭，说傅、正彦曰：“自古宦官乱政，根株相连，若诛锄必受

祸。今二公一旦为国家去数十年之患，天下蒙福甚大。然主上春秋鼎盛，天下不闻其过，岂可遽传位于襁褓之子？且前日名为传位，其实废立，二公本心为国，奈何以此负谤天下？”傅按剑大怒，辄辞气不屈。正彦乃善谕之曰：“张侍郎欲复辟固善，然须用面议。”乃遣辄还，约浚至杭。

浚复遣辄移书傅等，告以祸福使改。既又复傅书，诵言其罪。辄至，傅党马柔吉诮之曰：“昨张侍郎书不委曲，二公大怒，已发兵出杭矣，君尚敢来耶？”辄曰：“畏则不来，来则不畏。”王世修欲拘留辄，会浚谬为书遗辄云：“适有客自杭来，方知二公于社稷初无不利之心，甚悔前书之轻易也。”傅等见之喜，辄得免。

俄勤王之兵大集，傅等始惧，辄知其可动，乃说宰相朱胜非，以今日之事，当以渊圣皇帝为主，睿圣皇帝宜复为大元帅，少主为皇太侄，太后垂帘。胜非令与傅、正彦议，皆许诺。辄又请褒傅、正彦如赵普故事，遂皆赐铁券。诏补辄奉议郎、守兵部员外郎，赐五品服，更名康国。

高宗反正，以张浚宣抚川、陕，浚辟康国主管机宜文字。浚至蜀，遣康国人奏事，诏进两官，为荆湖宣谕使。康国之行也，上幸浙东，不暇降诏旨，康国以自意为之，言者劾以擅造制书，坐贬秩二等。绍兴三年，浚召还，与康国俱赴行在。浚既黜，御史常同因论康国，罢之。起知万州、湖北转运判官。

浚相，入为都官员外郎。康国言：“四川税色，祖宗以来，正税重者科折轻，正税轻者科折重，科折权衡与税平准，故无偏重。近年监司总漕悉改旧法，取数务多，失业逃亡皆由于此。盖从旧法。”诏以其言下四川宪司察不如法者。又言：“蜀苦陆运，当谕吴玠，非防秋月，分兵就粮；兼选守牧治梁、洋，招集流散，耕凿就绪，则漕运可省。此保蜀之良策也。”

浚去相位，康国乞补外。赵鼎言于高宗曰：“自张浚罢，蜀士不自安，今留者十余人，臣恐台谏以浚故有论列，望陛下察之。”高宗曰：“朝廷用人，止当论其才与否耳。顷台谏好以朋党论士大夫，如罢一宰相，

则凡所荐引，不问才否一时罢黜，乃朝廷使之为朋党，非所以爱人才、厚风俗也。”迁右司员外郎，除直显谟阁、知夔州。丁母忧，起复，抚谕吴玠军，除都大主管川陕茶马，卒。

论曰：邓肃、李邴、滕康当危急存亡之秋，皆侃侃正色，知无不言。张守论事明远，富直柔厄于秦桧、吕颐浩，冯康国说折二凶，皆有用之才也。

### 【校勘记】

- [1] 史康民 原作“史康明”，据系年要录卷八七、北盟会编卷一三八改。
- [2] 选材能 “选”原作“遣”，据系年要录卷七改。
- [3] 乞用父任减年迁官 “任”字原脱，据汪藻浮溪集卷二六滕子济墓志铭补。
- [4] 为诸将殿最 “诸将”原作“诸州”，据张守昆陵集卷一应诏论事劄子、李幼武四朝名臣言行录别集下卷一张守条改。





# 宋史卷三百七十六

## 列传第一百三十五

常同 张致远 薛徽言 陈渊  
魏矼 潘良贵 吕本中

常同字子正，邛州临邛人，绍圣御史安民之子也。登政和八年进士第。靖康初，除大理司直，以敌难不赴，辟元帅府主管机宜文字，寻除太常博士。

高宗南渡，辟浙帅机幕。建炎四年，诏：“故监察御史常安民、左司谏江公望，抗节刚直，触怒权臣，摈斥至死。今其子孙不能自振，朕甚悯之。”召同至行在，至则为大宗丞。

绍兴元年，乞郡，得柳州。三年，召还，首论朋党之祸：“自元丰新法之行，始分党与，邪正相攻五十馀年。章惇唱于绍圣之初，蔡京和于崇宁之后，元祐臣僚，窜逐贬死，上下蔽蒙，豢成夷虜之祸。今国步艰难，而分朋缔交、背公死党者，固自若也。恩归私门，不知朝廷之尊；重报私怨，宁复公议之顾。臣以为欲破朋党，先明是非，欲明是非，先辨邪正，则公道开而奸邪息矣。”上曰：“朋党亦难破。”同对：“朋党之结，盖缘邪正不分，但观其言行之实，察其朋附之私，则邪正分而朋党破矣。”上曰：“君子小人皆有党。”同又对曰：“君子之党，协心济国；小人之党，挟私害公。为党则同，而所以为党则异。且如元祐臣僚，中遭谗谤，窜殛流死，而后祸乱成。今在朝之士，犹谓元祐之政不可行，元祐子孙不可用。”上

曰：“闻有此论。”同对以：“祸乱未成，元祐臣僚固不能以自明。今可谓是非定矣，尚犹如此，盖今日士大夫犹宗京、黼等倾邪不正之论。朋党如此，公论何自而出？愿陛下始终主张善类，勿为小人所惑。”

又奏：“自古禁旅所寄，必参错相制。汉有南北军，周勃用南军入北军以安刘氏，唐李晟亦用神策军以复京师，是其效也。今国家所仗，惟刘光世、韩世忠、张俊三将之兵耳。陛下且无心腹禁旅，可备缓急，顷者苗、刘之变，亦可鉴矣。”除殿中侍御史。

时韩世忠屯镇江，刘光世屯建康，以私忿欲交兵。同奏：“光世等不思待遇之恩，而骄狠尚气，无所忌惮，一旦有急，其能相为唇齿乎？望分是非，正国典。昔汉诸侯王有过，犹责师傅，今两军幕属赞画无状，乞先黜责。”上以章示两军。

吕颐浩再相，同论其十事，且曰：“陛下未欲遽罢颐浩者，岂非以其有复辟之功乎？臣谓功出众人，非一颐浩之力。纵使有功，宰相代天理物，张九龄所谓不以赏功者也。”颐浩罢相。论知枢密院宣抚川陕张浚丧师失地，遂诏浚福州居住。同与辛炳在台同好恶，上皆重之。

金使李永寿等人见，同言：“先振国威，则和战常在我；若一意见和，则和战常在彼。”上因语及武备曰：“今养兵已二十万。”同奏：“未闻二十万兵而畏人者也。”

伪齐宿迁令张泽以二千人自拔来归，泗州守徐宗诚纳之，韩世忠以闻。朝论令世忠却泽等，而械宗诚赴行在。同奏：“敌虽议和，而两界人往来未尝有禁，伪齐尚能置归受馆，立赏以招吾民，今乃却泽，人心自此离矣。况宗诚起土豪，不用县官财赋，募兵自养，为国障捍，今因受泽而械之，以沮士气，非策也。”诏处来归者于淮南，释宗诚罪。

四年，除起居郎、中书舍人、史馆修撰。先是，同尝上疏论神、哲二史曰：“章惇、蔡京、蔡卞之徒积恶造谤，痛加诬诋，是非颠倒，循致乱危。在绍圣时，则章惇取王安石日录私书改修神宗实录；在崇宁后，则蔡京尽焚毁时政记、日历，以私意修定哲宗实录。其间所载，悉出一时奸人之论，不可信于后世。恭惟宣仁保佑之德，岂容异辞，而蔡确贪天之功，

以为己力，厚诬圣后，收恩私门。陛下即位之初，尝下诏明宣仁安社稷大功，令国史院摭实刊修，又复悠悠。望精择史官，先修哲宗实录，候书成，取神宗朱墨史考证修定，庶毁誉是非皆得其实。”上深嘉纳。至是，命同修撰，且谕之曰：“是除以卿家世传闻多得事实故也。”一日奏事，上愀然曰：“向昭慈尝言，宣仁有保佑大功，哲宗自能言之，正为宫中有不得志于宣仁者，因生诬谤。欲辨白其事，须重修实录，具以保立劳效，昭示来世，此朕选卿意也。”同乞以所得圣语宣付史馆，仍记于实录卷末。

张俊乞复其田产税役，令一卒持书瑞昌，而凌悖其令郭彦参，彦参系之狱。俊诉于朝，命罢彦参，同并封还二命。俄除集英殿修撰、知衢州，以疾辞，除徽猷阁待制、提举江州太平观。

七年秋，以礼部侍郎召还。未数日，除御史中丞。车驾自建康回临安，同奏：“旋辟之初，去淮益远，宜遣重臣出按两淮，询人情利病，察官吏侵扰，纵民耕垦，勿收租税。数年之后，田野加辟，百姓足而国亦足矣。”乃遣枢密使王庶视师，同乞以此奏付庶，询究罢行。又言：“江浙困于月桩钱，民不聊生。”上为减数千缗。又言：“吴玠屯师兴、利，而西川人力已困。玠顷年尝讲屯田，愿闻其积谷几何，减馈运几何，赵开、李迥相继为都漕，先后馈运各几何，令制、漕、帅司条具以闻，然后按实讲究，以纾民力。”又言：“国家养兵，不为不多，患在于偏聚而不同力，自用而不同心。今韩世忠在楚，张俊在建康，岳飞在江州，吴玠在蜀，相去隔远，情不相通。今陛下遣枢臣王庶措置边防，宜令庶会集将帅，谕以国体，协心共议御敌，常令诸军相接以常山蛇势，一意国家，无分彼此，缓急应援，皆有素定之术。”诏付王庶出示诸将。

同乞郡，除显谟阁直学士、知湖州。复召，请祠，诏提举江州太平观。绍兴二十年卒。

张致远字子猷，南剑州沙县人。宣和三年，中进士第。宰相范宗尹荐其才，召对，擢为枢密院计议官。建寇范汝为已降，犹怀反侧，而招安

官谢霁、陆棠受贼赂，阴与之通。致远谒告归，知其情，还白执政，请劾其根柢，于是捕霁、棠及制置司属官施宜生付狱。诏参知政事孟庾为福州宣抚使讨贼，韩世忠副之，辟致远为随军机宜文字。贼平，除两浙转运判官，改广东转运判官。招抚剧盗曾衮等，贼众悉降。

绍兴四年，以监察御史召。未至，除殿中侍御史。时江西帅胡世将请增和买绢折纳钱，致远上疏言：“折纳绢钱本欲少宽民力，而比旧增半，是欲乘民之急而厚其敛也。”从之。

金人与刘豫分道入寇，宰相赵鼎劝高宗亲征，朝士尚以为疑，白鼎审处。致远入对，独赞其决。迁侍御史。言：“聚财养兵，皆出民力，善理财者，宜固邦本。请罢榷福建盐，精择三司使、副，以常平茶盐合为一官，令计经常，量入为出，先务省节，次及经理。”诏户部讲究。

五年，除户部侍郎，进吏部侍郎，寻复为户部侍郎。言：“陛下欲富国强兵，大有为于天下，愿诏大臣力务省节，明禁僭侈，自宫禁始，自朝廷始。额员可减者减之，司属可并者并之。使州县无妄用，归其余于监司；监司无妄用，归其余于朝廷；朝廷无横费，日积月聚，惟军须是虑，中兴之业可致也。”除给事中。

寻以老母丐外，以显谟阁待制知台州。朝廷以海寇郑广未平，改知福州。六年八月，广等降，致远选留四百人，置营城外，馀遣还业。复遣广讨他郡诸盗，数月悉平。

八年正月，再召为给事中。出知广州。寻以显谟阁待制致仕。十七年卒，年五十八。

致远夔亮有学识，历台省、侍从，言论风旨皆卓然可观。赵鼎尝谓其客曰：“自鼎再相，除政府外，从官如张致远、常同、胡寅、张九成、潘良贵、吕本忠、魏伋皆有士望，他日所守当不渝。”识者谓鼎为知人云。

薛徽言字德老，温州人。登进士第，为枢密院计议官。绍兴二年，遣使分行诸路，徽言在选中，以权监察御史宣谕湖南。时郴、道、桂阳早

饥，徽言请于朝，不待报即谕漕臣发衡、永米以振，而以经制银市米偿之，所刺举二十人。使还，他使皆进擢，宰相吕颐浩以徽言擅易守臣，而移用经制银，出知兴国军。人为郎、迁右司，擢起居舍人。

时秦桧与金人议和，徽言与吏部侍郎晏敦复等七人同拜疏争之。一日，桧于上前论和，徽言直前引义固争，反复数刻。中寒疾而卒。高宗念之，赙绢百匹，特与遗表恩。

陈渊字知默，南剑州沙县人。绍兴五年，给事中廖刚、中书舍人胡寅朱震、权户部侍郎张致远言：“渊乃瓘之诸孙，有文有学，自瓘在时，器重特甚，垂老流落，负材未试。”充枢密院编修官。会李纲以前宰相为江南西路安抚制置大使，辟为制置司机宜文字。

七年，诏侍从举直言极谏之士，胡安国以渊应。召对，改官，赐进士出身。九年，除监察御史，寻迁右正言。入对，论：“比年以来，恩惠太滥，赏给太厚，颁赉赐予之费太过。所用既众，而所入实寡，此臣所甚惧也。周官‘唯王及后、世子不会’，说者谓不得以有司之法治之，非周公作法开后世主人主侈用之端也。臣谓冢宰以九式均节财用，有司虽不会，冢宰得以越式而论之。若事事以式，虽不会犹会也。臣愿陛下凡有锡赉，法之所无而于例有疑者，三省得以共议，户部得以执奏，则前日之弊息矣。”

渊面对，因论程颐、王安石学术同异，上曰：“杨时之学能宗孔、孟，其三经义辨甚当理。”渊曰：“杨时始宗安石，后得程颢师之，乃悟其非。”上曰：“以三经义解观之，具见安石穿凿。”渊曰：“穿凿之过尚小，至于道之大原，安石无一不差。推行其学，遂为大害。”上曰：“差者何谓？”渊曰：“圣学所传止有论、孟、中庸，论语主仁，中庸主诚，孟子主性，安石皆暗其原。仁道至大，论语随问随答，惟樊迟问，始对曰：‘爱人。’爱特仁之一端，而安石遂以爱为仁。其言中庸，则谓中庸所以接人，高明所以处己。孟子七篇，专发明性善，而安石取扬雄善恶混之言，至于无善无

恶，又溺于佛，其失性远矣。”

郑亿年复资政殿学士、奉朝请，召见于内殿。渊言：“亿年故相居中之子，虽为从官，而有从贼之丑，乞寢其罪名。”不报。亿年，右仆射秦桧之亲党也，由是桧怒之。除秘书少监兼崇政殿说书，以祖名辞。改宗正少卿，以何铸论罢。主管台州崇道观。十五年，卒。

魏玘字邦达，和州历阳人，唐丞相知古后也。少颖悟。时方尚王氏新说，玘独守所学。宣和三年，上舍及第。建炎四年，召赴阙，诏改宣教郎，除详定一司敕令所删定官。

绍兴元年，迁枢密院计议官，迁考功郎。会星变，玘因转对，言：“治平间，彗出东方，英宗问辅臣所以消弭之道，韩琦以明赏罚为对。比年以来，赏之所加，有未参选而官已升朝者，有未经任而辄为正郎者；罚之所加，有未到任而例被冲替者，有罪犯同而罚有轻重者。”力言大臣黜陟不公，所以致异。上识其忠，擢监察御史，迁殿中侍御史。

临安火，延烧数千家，献谏者谓非灾异。玘言：“春秋定、哀间数言火灾，说者谓孔子有德而鲁不能用，季孙有恶而不能去，故天降之咎。今朝廷之上有奸慝邪佞之人未逐乎？百执事之间有朋附奔竞之徒未汰乎？搢绅有公忠宿望及抱道怀艺、有猷有守之士未用乎？在位之人，畏人轧己，方且蔽贤，未闻推诚尽公，旁招俊乂。宜鉴定、哀之失，甄别邪正，亟加进用。”

内侍李虞饮韩世忠家，刃伤弓匠，事下廷尉。玘言：“内侍出入宫禁，而狼戾发于杯酒，乃至如此，岂得不过为之虑？建炎诏令禁内侍不得交通主兵官及预朝政，违者处以军法。乞申严其禁，以谨履霜之戒。”于是虞杖脊配琼州。迁侍御史，赐玘五品服。

时朱胜非独相，玘论：“胜非无所建明，惟知今日进呈一二细故，明日启拟一二故人，而机务不决，军政不修，除授挟私，贤士解体。”又疏其五罪，诏令胜非持除服。又言：“国家命令之出，必先录黄。其过两省，

则给舍得以封驳；其下所属，则台谏得以论列。此万世良法也。窃闻近时三省、枢密院，间有不用录黄而直降指挥者，亦有虽画黄而不下六部者，望并依旧制。”

刘豫挟金人人寇，宰相赵鼎决亲征之议，玘请扈从，因命督江上诸军。时刘光世、韩世忠、张俊三大将权均势敌，又怀私隙，莫肯协心。玘首至光世军中，谕之曰：“贼众我寡，合力犹惧不支，况军自为心，将何以战？为诸公计，当思为国雪耻，释去私隙，不独有利于国，亦将有利其身。”光世许之，遂劝其贻书二帅，示以无他，二帅复书交欢。光世以书闻，由此众战屡捷，军声大振。

上至平江，魏良臣、王绘<sup>[1]</sup>使金回，约再遣使，且有恐迫语。玘请罢“讲和”二字，饬厉诸将，力图攻取。会金屡败遁去，使亦不遣。迁秘书少监。

玘在职七阅月，论事凡百二十馀章。寻乞补外，除直龙图阁、知泉州，以亲老辞，知建州。寻召还，丐祠，不允，除权吏部侍郎。

八年，金使入境，命玘充馆伴使，玘言：“顷任御史，尝论和议之非，今难以专论。”秦桧召玘至都堂，问其所以不主和之意，玘具陈敌情难保，桧谕之曰：“公以智料敌，桧以诚待敌。”玘曰：“相公固以诚待敌，第恐敌人不以诚待相公耳。”桧不能屈，乃改命吴表臣。

诏金使入境，欲屈己就和，令侍从、台谏条奏来上。玘言：“臣素不熟敌情，不知使人所需者何礼，陛下所以屈己者何事。贼豫为金人所立，为之北面，陛下承祖宗基业，天命所归，何藉于金国乎？传闻奉使之归，谓金人悉从我所欲，必无难行之礼，以重困我，陛下何过自取侮乎？如或不可从之事，悦轻许之，他时反为所制，号令废置将出其手，一有不从，便生兵隙。予夺在彼，失信在我，非计之得也。虽使还我空地，如之何而可保？虽欲寝兵，如之何而可寝？虽欲息民，如之何而可息？非计之得也。陛下既欲为亲少屈，更愿审思天下治乱之机，酌之群情，择其经久可行者行之，其不可从者，以国人之意拒之，庶无后悔。所谓国人者，不过万民、三军尔。搢绅与万民一体，大将与三军一体，今陛下询于



搢绅，民情大可见矣。欲望速召大将，各带近上统制官数人同来，详加访问，以塞他日意外之忧。大将以为不可，则其气益坚，何忧此敌。”

未几，丁父忧。免丧，除集英殿修撰、知宣州，不就。改提举太平兴国宫，自是奉祠，凡四任。丁内艰以卒。

潘良贵字子贱，婺州金华人。以上舍释褐为辟雍博士，迁秘书郎。时宰相蔡京与其子攸方以爵禄钩知名士，良贵屹然特立，亲故数为京致愿交意，良贵正色谢绝。除主客郎中，寻提举淮南东路常平。

靖康元年，召还。赐对，钦宗问孰可秉钩轴者，良贵极言：“何橐、唐恪等四人不可用，他日必误社稷。陛下若欲扶危持颠之相，非博询于下僚，明扬于微陋，未见其可。”语彻于外，当国者指为狂率，黜监信州洑口排岸。

高宗即位，召为左司谏。既见，请诛伪党，使叛命者受刃国门，即敌人不敢轻议宋鼎。又乞封宗室贤者于山东、河北，以壮国体，巡幸维扬，养兵威以图恢复。黄潜善、汪伯彦恶其言，改除工部。良贵以不得其言，求去，主管明道宫。

越数年，除提点荆湖南路刑狱，主管江州太平观，除考功郎，迁左司。宰相吕颐浩从容谓良贵曰：“旦夕相引入两省。”良贵正色对曰：“亲老方欲乞外，两省官非良贵可为也。”退语人曰：“宰相进退一世人才，以为贤邪，自当擢用，何可握手密语，先示私恩。若士大夫受其牢笼，又何以立朝。”即日乞补外，以直龙图阁知严州。到官两月，请祠，主管亳州明道宫。起为中书舍人。

会户部侍郎向子湮入见，语言烦褻，良贵故善子湮，是日摄起居，立殿上，径至榻前厉声曰：“子湮以无益之谈久烦圣听！”子湮欲退，高宗顾良贵曰：“是朕问之。”又谕子湮且款语。子湮复语，久不止，良贵叱之退者再。高宗色变，阁门并弹之，于是二人俱待罪。有旨良贵放罪，子湮无罪可待。

良贵求去，以集英殿修撰提举江州太平观。起知明州。期年，除徽猷阁待制、提举亳州明道宫。既归，不出者十年。李光得罪，良贵坐尝与通书，降三官。卒，年五十七。

良贵刚介清苦，壮老一节。为博士时，王黼、张邦昌俱欲妻以女，拒之。晚家居贫甚，秦桧讽令求郡，良贵曰：“从臣除授合辞免，今求之于宰相，辞之于君父，良贵不敢为也。”其谏疏多焚稿，仅存杂著十五卷，新安朱熹为之序。

吕本中字居仁，元祐宰相公著之曾孙、好问之子。幼而敏悟，公著奇爱之。公著薨，宣仁太后及哲宗临奠，诸童稚立庭下，宣仁独进本中，摩其头曰：“孝于亲，忠于君，儿勉焉。”

祖希哲师程颐，本中闻见习熟。少长，从杨时、游酢、尹焞游，三家或有疑异，未尝苟同。以公著遗表恩，授承务郎。绍圣间，党事起，公著追贬，本中坐焉。

元符中，主济阴簿、秦州土曹掾<sup>[2]</sup>，辟大名府帅司干官。宣和六年，除枢密院编修官。靖康改元，迁职方员外郎，以父嫌奉祠。丁父忧，服除，召为祠部员外郎，以疾告去。再直秘阁，主管崇道观。

绍兴六年，召赴行在，特赐进士出身，擢起居舍人兼权中书舍人。内侍李琮失料历，上以潜邸旧人，不用保任特给之。本中言：“若以异恩别给，非所谓‘宫中府中当为一体’者。”上见缴还，甚悦，令宰臣谕之曰：“自今有所见，第言之。”

监阶州草场苗亘以赃败，有诏从黥，本中奏：“近岁官吏犯赃，多至黥籍，然四方之远，或有枉滥，何由尽知？异时察其非辜，虽欲拉拭，其可得乎？若祖宗以来此刑尝用，则绍圣权臣当国之时，士大夫无遗类久矣。愿酌处常罚，毋令奸臣得以藉口于后世。”从之。

七年，上幸建康，本中奏曰：“当今之计，必先为恢复事业，求人才，恤民隐，讲明法度，详审刑政，开直言之路，俾人人得以尽情。然后练兵

谋帅，增师上流，固守淮甸，使江南先有不可动之势，伺彼有衅，一举可克。若徒有恢复之志，而无其策，邦本未强，恐生他患。今江南、两浙科须日繁，闾里告病，倘有水旱乏绝，奸宄窃发，未审朝廷何以待之？近者臣庶劝兴师问罪者，不可胜数，观其辞固甚顺，考其实不可行。大抵献言之人，与朝廷利害绝不相侔，言不酬，事不济，则脱身而去。朝廷施設失当，谁任其咎？鸷鸟将击，必匿其形，今朝廷于进取未有秋毫之实，所下诏命，已传贼境，使之得以为备，非策也。”又奏：“江左形势如九江、鄂渚，荆南诸路，当宿重兵，临以重臣。吴时谓西陵、建平，国之藩表，愿精择守帅，以待缓急，则江南自守之计备矣。”

内侍郑湛落致仕，得兵官。本中言：“陛下进临江浒，将以有为，今贤士大夫未能显用，岩穴幽隐未能招致，乃起湛以统兵之任，何邪？”命遂寝。引疾乞祠，直龙图阁、知台州，不就，主管太平观。召为太常少卿。

八年二月，迁中书舍人。三月，兼侍讲。六月，兼权直学士院。金使通和，有司议行人之供，本中言：“使人之来，正当示以俭约，客馆刍粟若务充悦，适启戎心。且成败大计，初不在此，在吾治政得失，兵财强弱，愿诏有司令无乏可也。”

初，本中与秦桧同为郎，相得甚欢。桧既相，私有引用，本中封还除目，桧勉其书行，卒不从。赵鼎素主元祐之学，谓本中公著后，又范冲所荐，故深相知。会哲宗实录成，鼎迁仆射，本中草制，有曰：“合晋、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贱霸；散牛、李之党，未如明是以去非。”桧大怒，言于上曰：“本中受鼎风旨，伺和议不成，为脱身之计。”风御史萧振劾罢之。提举太平观，卒。学者称为东莱先生，赐谥文清。

有诗二十卷得黄庭坚陈师道句法，春秋解一十卷、童蒙训三卷、师友渊源录五卷，行于世。

论曰：传有之：“不有君子，其何能国。”绍兴之世，吕颐浩、秦桧在相

位，虽有君子，岂得尽其志，宋之不能图复中原，虽曰天命，岂非人事乎？若常同、张致远、薛徽言、陈渊、魏征、潘良贵、吕本中，其才猷皆可以经邦，其风节皆可以厉世，然皆论议不合，奉祠去国，可为永慨矣。

### 【校勘记】

〔1〕王绘 原作“王纶”，据本书卷二七高宗纪、系年要录卷八一改。

〔2〕元符中主济阴簿秦州土曹掾 按李幼武四朝名臣言行录别集下卷七吕本中条作：“元符中复官，政和五年调兴仁济阴簿，继为秦州土曹。”疑此处有脱误。



# 宋史卷三百七十七

## 列传第一百三十六

向子諲 陈规 季陵 卢知原 弟法原  
陈桷 李璆 李朴 王庠 王衣

向子諲字伯恭，临江人，敏中玄孙，钦圣宪肃皇后再从侄也。元符三年，以后复辟恩，补假承奉郎，三迁知开封府咸平县。豪民席势犯法，狱具上，尹盛章方以狱空觊赏，却不受，子諲以闻，诏许自论决，章大怒，劾以他事勒停。

宣和初，复官，除江、淮发运司主管文字。淮南仍岁旱，漕不通，有欲浚河与江、淮平者，内侍主其议，无敢可否，发运司檄子諲行。子諲言：“自江至淮数百里，河高江、淮数丈，而欲浚之使平，决不可。曩有司三日一启闸，复作澳储水，故水不乏。比年行直达之法，加以应奉往来，启闭无节，堰闸率不存。今复故制，严禁约，则无患。”使者用其言，漕复通，进秩一等。召对，除淮南转运判官。以户部奏诸路起发上供不及数，降一官。

七年，入为右司员外郎，不就，以直秘阁为京畿转运副使，寻兼发运副使。建炎元年，金人犯亳州，子諲自勤王所以书遗金人，言兵势逆顺，令退保河外。金人遽以亳、宋等州守御所牒报之，约日索战，语极不逊，诸道兵畏缩不进。时康王次济州，子諲遣进士李植献金帛及本司钱谷之在济州者，以助军费。张邦昌僭位，遣人持敕书往庐州问其家安否，子諲檄郡守冯询、提举范仲使拘之以俟王命。邦昌又使其甥刘达賫手

书来，子湏不启封焚之，械系达于狱。遣子澹请康王率诸将渡河，出其不意以救二帝；遣将王仪统勤王兵至城下。

迁直龙图阁、江淮发运副使。子湏言：“去岁刘顺奉渊圣蜡诏，令监司帅守募兵勤王，臣即镂板遍檄所部，而六路之间漠无应者；间有团结起发者，类如儿戏，姑以避责而已。惟淮东一路，臣亲率诸司，粗成纪律。然诸司犹有占吝钱物，莫肯供亿，殊不念君父幽处围城之中，臣当时恨无利刃以加其颈。今京城失守，二帝播迁，赏罚不行，恐金人再为边患，陛下复欲起天下之兵，而诸路玩习故常，恬不知畏，将何恃以济艰难哉？愿明诏大臣按劾诸路监司向承蜡诏废格不勤王，及名为勤王而稽缓者，悉加显黜。”命诸路提刑司究实以闻。九月，子湏罢，以素为李纲所善，故黄潜善斥之。

明年，知襄庆府，道梗不能赴。初，邦昌为平章军国事，子湏乞致仕避之，坐言者降三官，起复知潭州。禁卒为乱，纵火掠市，出浏阳县，子湏遣通判孟彦卿等追及攸县平之。

金人破江西，移兵湖南，子湏闻警报，率军民以死守。宗室成忠郎聿之隶东壁，子湏巡城，顾谓曰：“君宗室，不可效此曹苟简。”聿之感激流涕。金人围八日，登城纵火，子湏率官吏夺南楚门遁，城陷。坐敌至失守落职罢。转运副使贾收言子湏督兵巷战，又收溃卒复入治事，帝亦以子湏与他守臣望风遁者殊科，诏复职。

绍兴元年，移鄂州，主管荆湖东路安抚司。剧盗曹成据攸县，子湏军于安仁，遣使招之，成听命。子湏又遣将西扼衡阳，南守宜章，成逡巡不敢南向者百馀日，诸郡遂得割获。既而援兵不至，成忿子湏扼己，拥众而南，子湏率亲兵拒之。会官军溃，度不可遏，单骑入贼中，谕以国家威灵。成不服，执子湏归。会宣抚司都统制马扩<sup>〔1〕</sup>遣人持吴敏檄谕成，成许受招，始释子湏。

诏提举江州太平观。胡安国方避地湖南，以书抵秦桧，言：“子湏忠节，可以扶持三纲，愿怜其无救而陷于贼，复加收用。”起知广州。时恐贼度岭，故就用子湏守之。又以言者罢，遂致仕。寻起知江州，改江东

转运使，进秘阁修撰。江东当饷刘光世军，适刘豫入寇，光世军合淝，以乏饷告，亟退师。子湮驰至合淝，具见粮以闻，光世由是得罪。进徽猷阁待制。徙两浙路为都转运使，除户部侍郎。

人见，论京都旧事，颇及珍玩。起居郎潘良贵故善子湮，闻其言甚怒。既而子湮奏金国报聘及莫朱震事，反复良久。良贵径至榻前厉声叱之曰：“子湮不宜以无益之谈久烦圣听。”子湮欲退，上谓良贵曰：“是朕问之也。”又谕子湮款语。子湮复语，久不止，良贵叱之退者再。上色变，欲抵良贵罪。中丞常同言：“良贵无罪，愿许子湮补外。”上并怒同。张九成言：“士大夫所以嘉子湮者，以其能眷眷于善类。今以子湮故逐柱史，又逐中司，非所以爱子湮也。”上意稍解，批谕同，同言不已，于是三人俱罢。子湮以徽猷阁直学士知平江府。金使议和将入境，子湮不肯拜金诏，乃上章言：“自古人主屈己和戎，未闻甚于此时，宜却勿受。”忤秦桧意，乃致仕。

子湮相家子，能修饬自见于时。友爱诸弟，置义庄，贍宗族贫者。初，漕淮南时，张邦昌伪诏至，虹县令已下迎拜宣读如常式，独武尉徐端益不拜而走。事定，子湮言于朝，易端益文资。退闲十五年，号所居曰“芗林”。卒，年六十八。

陈规字元则，密州安丘人。中明法科。靖康末，金人入侵，杀镇海军节度使刘延庆，其徒祝进、王在去为盗，犯随、郢、复等州。规为安陆令，以勤王兵赴汴，至蔡州，道梗而还。会祝进攻德安府，守弃城遁，父老请规摄守事。规遣射士张立率兵讨进，却之。既而在复与进合，以炮石鹅车攻城东，规连战败之，二人惧，引众去。

建炎元年，除直龙图阁、知德安府。李孝义、张世以步骑数万薄城，阳称受诏招，规登城视其营垒，曰：“此诈也。”亟为备。夜半，孝义兵围城，遂大败之。与群盗杨进相持十八日，进技穷，以百人自卫，抵濠上求和。规出城与交臂语，进感之，折箭为誓而去。董平引众窥城，遣其党



李居正、黄进入城求犒，规斩进，授居正兵为前锋，大破之。升秘阁修撰。寻除德安府、复州、汉阳军镇抚使，赐三品服，俄升徽猷阁待制。

时桑仲剽略襄、汉间，其副霍明屯兵郢上，规请于朝，就以明守郢。张浚都督行蜀道，仲引兵窥之，为王彦所败。仲怒，从数百骑来谯明，明杀之，奔刘豫，以书招规，规械其使以闻。李横围城，造天桥，填濠，鼓噪临城。规帅军民御之，炮伤足，神色不变，围急粮尽，出家财劳军，士气益振。横遣人来，愿得妓女罢军，规不许。诸将曰：“围城七十日矣，以一妇活一城，不亦可乎。”规竟不予。会濠桥陷，规以六十人持火枪自西门出，焚天桥，以火牛助之，须臾皆尽，横拔砦去。

升徽猷阁直学士，诏赴行在，改显谟阁直学士，徙知池州、沿江安抚使。入对，首言：“镇抚使当罢，诸将跋扈，请用偏裨以分其势。”上皆纳之。迁龙图阁直学士，改知庐州，寻又召赴行在，以疾辞，提举江州太平观。复起知德安府，坐失察吏职，镌两官。

金人归河南地，改知顺昌府，葺城壁，招流亡，立保伍。会刘锜领兵赴京留守过郡境，规出迎，坐未定，传金人已入京城，即告锜城中有粟数万斛，勉同为死守计。相与登城区画，分命诸将守四门，且明斥候，募土人乡导间谍。布设粗毕，金游骑已薄城矣。既至，金龙虎大王者提重兵踵至，规躬擐甲胄，与锜巡城督战，用神臂弓射之，稍引退，复以步兵邀击，溺于河者甚众。规曰：“敌志屡挫，必思出奇困我，不若潜兵斫营，使彼昼夜不得休，可养吾锐也。”锜然之，果劫中其砦，歼其兵甚众。金人告急于兀术。规大飨将士，酒半问曰：“兀术拥精兵且至，策将安出？”诸将或谓今已累捷，宜乘势全师而归。规曰：“朝廷养兵十五年，正欲为缓急用，况屡挫其锋，军声稍振。规已分一死，进亦死，退亦死，不如进为忠也。”锜叱诸将曰：“府公文人犹誓死守，况汝曹耶！兼金营近三十里，兀术来援，我军一动，金人追及，老幼先乱，必至狼狈，不独废前功，致两淮侵扰，江、浙震惊。平生报君，反成误国，不如背城一战，死中求生可也。”

已而兀术至，亲循城，责诸酋用兵之失，众跪曰：“南兵非昔比。”兀

术下令晨饭府庭，且折箭为誓，并兵十馀万攻城，自将铁浮屠军三千游击。规与铨行城，勉激诸将，流矢及衣无惧色，军殊死斗。时方剧暑，规谓铨毋多出军，第更队易器，以逸制劳，蔑不胜矣。每清晨辄坚壁不出，伺金兵暴烈日中，至未申，气力疲，则城中兵争奋，斩获无算，兀术宵遁。铨奏功，诏褒谕之，迁枢密直学士。规至顺昌，即广籴粟麦实仓廩。会计议司移粟赴河上，规请以金帛代输，至是得其用，成铨功者，食足故也。

移知庐州兼淮西安抚，既至，疾作。有旨修郡城，规在告，吏抱文书入卧内，规力疾起曰：“帅事，机宜董之；郡城，通判董之。”语毕而卒，年七十。赠右正议大夫。有攻守方略传于世。

初，规守德安时，尝条上营屯田事宜，欲仿古屯田之制，合射士民兵，分地耕垦。军士所屯之田，皆相险隘立堡砦，寇至则堡聚捍御，无事则乘时田作，射士皆分半以耕屯田。民户所营之田，水田亩赋粳米一斗，陆田赋麦豆各五升。满三年无逋输，给为永业。流民自归者以田还之。凡屯田事，营田司兼行，营田事，府县官兼行，皆不更置官吏，条列以闻，诏嘉奖之，仍下其法于诸镇。自绍兴以来，文臣镇抚使有威声者，惟规而已。

规端毅寡言笑，然待人和易。以忠义自许，尤好振施，家无赢财。尝为女求从婢，得一妇甚闲雅，怪而询之，乃云梦张贡士女也，乱离夫死无所托，鬻身求活，规即辍女奩嫁之，闻者感泣。规功名与诸将等，而位不酬劳，时共惜之。乾道八年，诏刻规德安守城录颁天下为诸守将法。立庙德安，赐额“贤守”，追封忠利侯，后加封智敏。

季陵字延仲，处之龙泉人。登政和二年上舍第，三迁太学博士。论学术邪正异同，长官怒，潜之执政，谪知舒城县。未几，除太常寺簿，迁比部员外郎。高宗即位，从至扬州。建炎二年，守尚书右司员外郎、太常少卿。金人南侵，帝幸杭州，朝廷仪物皆委弃之，陵奉九庙神主负之

以行，拜起居郎，迁中书舍人。

三年六月，淫雨，诏求直言。陵言：“金人累岁侵軼，生灵涂炭，怨气所积，灾异之来，固不足怪。惟先格王，正厥事，则在我者其可忽邪？臣观庙堂无擅命之臣，惟将帅之权太盛；宫闾无女谒之私，惟宦寺之习未革。今将帅拥兵自卫，浸成跋扈，苗、刘窃发。勤王之师一至，凌轹官吏，莫敢谁何？此将帅之权太盛有以干阳也。宦寺纵横，上下共愤，卒碎贼手，可为戒矣。比闻复召蓝珪，党与相贺，闻者切齿，此宦寺之习未革有以干阳也。洪范休征曰，肃时雨若，谋时寒若；咎征曰，狂恒雨若，急恒寒若。自古天子之出，必载庙主行，示有尊也。前日仓卒迎奉，不能如礼。既至钱塘，置太庙于道宫，荐享有阙；留神御于河浒，安奉后时。不肃之咎，臣意宗庙当之。比年盗贼例许招安，未几再叛，反堕其计。忠臣之愤不雪，赤子之冤莫报，不谋之咎，臣意盗贼当之。道路之言谓盻輿不久居此，自臣臆度，决无是事，假或有之，不几于狂乎？军兴以来，既结保甲，又改巡社，既招弓手，又募民兵，民力竭矣，而犹诛求焉，不几于急乎？此皆阴道太盛所致。”帝嘉纳之。

时除梁扬祖为发运使，给事中刘宁止言其不可，乃以起居郎綦崇礼权给事中，书读，陵封还录黄。又言：“防秋已迫，愿陛下先定兵卫及扈从之臣，万一敌势猖獗，便当整驾亲按营垒，召诸道兵以为援，留将相大臣，相率死守，勿效前日百官跣足奔窜，以扈跸为名，弃城池以予敌，使生灵堕涂炭，财用填沟壑。”

时张浚为川、陕等路宣抚处置使，陵论其太专，忤旨，罢为徽猷阁待制、知太平州，未行，落职与祠。数月，复职，除知温州，又改中书舍人，皆力辞。

范宗尹荐其才，命知临安府，复为中书舍人。人对，言：“事有可深虑者四，尚可恃者一：大驾未有驻蹕之地，贤人皆无经世之心，兵柄分而将不和，政权去而主益弱；所恃以仅存者，人心未厌而已。前年议渡江，人以为可，朝廷以为不可，故讳言南渡而降诏回銮。去年议幸蜀，人以为不可，朝廷以为可，故弛备江、淮，经营关、陕。以今观之，孰得孰失？

惟扬之变，朝廷不及知而功归宦寺；钱塘之变，朝廷不能救而功归将帅，是致此曹有轻朝士之心。黄潜善好自用不能用人，吕颐浩知使能不知任贤。自张恣、许景衡饮恨而死，凡知几自重者，往往卷怀退缩。今天下不可谓无兵，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各招亡命以张军势，各效小劳以报主恩。然胜不相逊，败不相救，大敌一至，人自为谋耳。周望在浙西，人能言之；张浚在陕西，无敢言者。夫军事恐失机会，便宜可也，乃若自降诏书，得无窃命之嫌邪？官吏责以办事，便宜可也，乃若安置从臣，得无忌器之嫌邪？以至赐姓氏，改寺额，此皆伤于太专，臣恐自陕以西不知有陛下矣。惟祖宗德泽在人心未忘，所望以中兴者此耳，陛下宜有以结之。今欲薄敛以裕民财，而用度方阙；轻徭以纾民力，而师旅方兴。罪己之诏屡降，忧民之言屡闻，丁宁切至，终莫之信。臣谓动民以行不以言，陛下爵当贤，禄当功，刑当罪，施設注措无不当理，天下不心服者未之有也。”

朱胜非除江西帅，未行。陵言：“金人往年休士马于燕山，次年移河北，又次年移京东，今寓淮甸，无复去意，患在朝夕，可谓急矣。若颐浩既去，胜非未至，金人南向，兵不素练，粮不素积，又不设险，何以御之？臣愿陛下更择贤副，预为经画以待。今日非论安危，实论存亡，朝谋夕行，当如拯溺，岂可不惜分阴。”诏刘洪道趣往池州，措置防江。除户部侍郎。

范宗尹尝仕伪楚，故凡受伪命者皆录用。陵因上疏曰：“前日士大夫名节不立，论事者皆喜攻之，瑕疵既彰，不复可用，纵加按拭，攻者踵来，虽君相制命，亦不能为之地。臣试举其罪大者言之，崇宁、大观以来，党助巨奸，由诡道以饗宠荣者不知几何人？邦昌乱朝，不能死节者不知几何人？苗、刘专杀，拱手受制不知几何人？以义责之固不容诛，以情恕之亦不幸耳。弄笔墨者，文致其罪，既得恶名，谁敢引荐。臣愿明诏宰执，于罪戾中选择实能，量付以事，勿因一眚废其终身，仍诏台谏为国爱人，勿复言。”诏榜其疏于朝堂。侍御史沈与求劾陵承望宰执风旨，罢官，提举杭州洞霄宫。

绍兴元年，复右文殿修撰。二年，诏内外官言事。陵言：“军兴以来，朝廷浩牒，非强以予民则莫售；师旅粮草，非强取于民则莫给。旧例和买，无本可支者久矣，新行和采，能偿其直几何？一遇军兴，事事责办，有不足者，预借后年之赋。虽名曰‘和’，实强取之；虽名曰‘借’，其实夺之。兵将衣食不取其饱暖，取其丰美；器械不取其坚利，取其华好。务末胜本，初无斗心，贼至则伪言退保，贼去则盛言收复，遇败以千为一，遇胜以一为千。今乘輿服御之费十去七八，百官有司之费十去五六，犹无益于国者，军太冗也。张浚一军以川、陕贍之，刘光世一军以淮、浙贍之，李纲一军以湖广贍之，上供之物得至司农、太府者无几。夫强兵不在冗食，今统领家口随行，一闻贼至，择精锐者护送老小，其自随者祇办走耳，当议者一。虏掠妇女，军中多有，养既不足，宁免作过，当议者二。所至州军，邀求犒赏，守令惮生事，竭取民以奉之，当议者三。诡名虚券，随在批请，枉费官物，当议者四。或假关节，或行贿赂，寄名军籍，规冒功赏，当议者五。愿诏有司专意讲求，革因循以作士气，则军政立。”复徽猷阁待制，帅广。

先是，惠州有狂男子聚众数千，僭号作乱。陵入境，诱其徒曾衮，令以功赎罪，不旬日擒之。在官三年卒，年五十五，赠中大夫。有文集十卷。

陵善言事，奏疏可观。然附范宗尹，则谓凡受伪命者皆当进用，台谏不当复以为言；攻张浚，则谓在蜀失于太专，自陕以西将不知有陛下。君子皆不谓然也。幸医王继先授荣州防御使，陵草其制，时论亦以此少之。

卢知原字行之，湖州德清人。以父任知歙县，因近臣荐，赴都堂审察，累迁梓州路转运副使。时承平既久，戎备皆弛，知原招补兵籍，筑城亘二十馀里。王黼当国，费出无艺，知原因疏言之，黼怒，罢去。久之，起提点京东刑狱，改江西转运副使，过阙入奏，徽宗勉之曰：“卿在蜀道，

功效甚休。”遂赐三品服。

先是，纲运阻于重江，吏卒并缘为奸。知原悉意经理，故先诸道上京师，进一官，寻除直秘阁，为江、淮、荆、浙等路发运使。升秘阁修撰，提举河北。以言者劾，褫职归吏部。

高宗即位，复龙图阁、知温州。时叶浓陷建州，扬勳陷处州，知原缮甲兵，增城浚隍，声势隐然。帝东幸，知原由海道转粟及金缗十馀万至台州。召见，称奖，擢右文殿修撰、管内安抚使。在郡四年，民绘像祠之。

王师讨范汝为，召为添差两浙转运使。罢，提举太平观。都督孟庾辟为参谋，改徽猷阁待制、知临安府。谏官唐焯言：“知原为政乖谬。”诏复为都督府参谋官。章再上，遂以旧职奉祠。绍兴十一年十月卒。弟法原。

法原字立之。自知雍丘县积官太府少卿，赐同上舍出身。使辽还，迁司农卿，赐三品服。为吏部尚书，以官秩次第履历总为一书，功过殿最，开卷瞭然，吏不能欺。坐王黼累，罢为显谟阁待制。

绍兴元年，提举临安洞霄宫。张浚承制起知夔州，寻为龙图阁学士、川陕等路宣抚处置副使，进端明殿学士、川陕宣抚副使。

金人攻关辅，叛将史斌陷兴州，诸郡多应者。法原命诸将坚壁，言战者斩，众以为怯。未几，河东经制使王瓌以乏食班师，法原开关纳之，与瓌同破斌，复兴州。方巨盗充斥，秦、陇叛兵欲窥蜀，法原极意拊循，严为备御，传檄诸路，人心稍安。视山川险阻分地置将：自洮、岷至阶、成，关师古主之，屯通川；文、龙至威、茂，刘錡主之，屯巴西。前后屡捷，上所倚重。

会兀术攻关为吴玠所败。法原素与玠不睦，玠因奏功讼法原不济师，不馈粮，不铨录立功将士。帝手诏诘问，法原自辩甚力，上颇不直之，忧恚，卒于军。

始，法原为川、陕宣抚使，上从容谓知原曰：“朕方以川、陕付法原。”

盖兄弟皆以材见称于世，故并用之也。

陈桷字季壬，温州平阳人。以上舍贡辟雍。政和二年，廷对第三，授文林郎、冀州兵曹参军，累迁尚书虞部员外郎。

宣和七年，提点福建路刑狱。福州调发防秋兵，资粮不满望，杀帅臣，变生仓卒，吏民奔溃，阖城震骇。桷入乱兵中，谕以祸福，贼气沮，邀桷奏帅臣自毙，桷诡从其请，间道驰奏，以前奏不实待罪，朝廷以桷知变，释之。叛兵既调行，乃道追杀首恶二十余人，一方以安。建炎四年五月，复除福建路提刑，寻以疾乞祠，主管江州太平观。

绍兴三年，召为金部员外郎，升郎中。时言事者率毛举细务，略大利害。桷抗言：“今当专讲治道之本，修政事以攘敌国，不当以细故勤圣虑如平时也。”又言：“刺史县令满天下，不能皆得人，乞选监司，重其权，久其任。”除太常少卿。又陈攻守二策，在于得人心，修军政。

五年，除直龙图阁、知泉州。明年，改两浙西路提刑。乞置乡县三老以厚风俗，凡宫室、车马、衣服、器械定为差等，重侈靡之禁。八年，迁福建路转运副使。

十年，复召为太常少卿。适编类徽宗御书成，诏藏敷文阁，桷以为：“旧制自龙图至徽猷皆设学士、待制，杂压著令，龙图在朝请大夫之上，至徽猷在承议郎之上，每阁相去稍远，议者疑其不伦。直敷文阁者缀徽猷则与诸阁小异，降之则班列太卑，欲参酌取中，并为一列，不必相远，庶几名位有伦，仰称陛下严奉祖宗谟训之意。”又言：“袷祭用太牢，此祀典之常。驻蹕之初，未能备礼，止用一羊，乞检会绍兴六年诏旨，复用太牢。”

十一年，除权礼部侍郎，赐三品服。普安郡王出阁，奉诏与吏部、太常寺讨论典故。桷等议以国本未立，宜厚其礼以系天下望，乃以皇子出阁礼例上之，或以为太重。诏以不详具典故，专任己意，怀奸附丽，与吏部尚书吴表臣、礼部尚书苏符、郎官方云翼、丁仲宁、太常属王普、苏籍并

罢。寻以桷提举江州太平观。

十五年，知襄阳府，充京西南路安抚使。襄、汉兵火之余，民物凋瘵，桷请于朝，以今之户数视承平时才二十之一，而赋须尚多，乞重行蠲减。明年，金、房兵叛，桷遣将平之而后以闻。汉水决溢，漂荡庐舍，躬率兵民捍筑堤岸，赖以无虞。以疾乞祠，除秘阁修撰、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二十四年，改知广州，充广南东路经略安抚使，未至而卒，年六十四。

桷宽洪酝籍，以诚接物，而恬于荣利。当秦桧用事，以永嘉为寓里，士之夤缘攀附者，无不躐登显要。桷以立螭之旧，为人主所知，出入顿挫，晚由奉常少卿擢权小宗伯，复以议礼不阿忤意，遽罢，其节有足称。自号“无相居士”。有文集十六卷。子汝楫、汝贤、汝谐。孙峴，以词学擢第，官中书舍人、直学士院。

李璆字西美，汴人。登政和进士第，调陈州教授，入为国子博士，出知房州。时既榷官茶，复强民输旧额，贫无所出，被系者数百人，璆至，即日尽释之。

宣和三年，廷议将取燕，璆闻之，曰：“百辟卿士，一倡共和，国家安危，其几在是。”上疏切谏，大略谓：“太祖以圣武得天下，将士皆百战之余，以是而取燕云，宜易为力。然赵普辈无敢赞其决者，盖识天下大势，且重民命故也。今承太平之业，父老幸不识兵，虽不得燕云地，何阙于汉。”疏奏不省。及燕既平，责监英州清溪镇。

明年，赦还为郎，寻试中书舍人。建言元祐名臣子孙，久被废锢，宜少宽之。宦官谭稹出师河北，以无功废，将复进用，璆不肯书行。会山东盗起，州县不能制，至河北无见粮，军士汹汹。璆条奏十事，忤大臣意，罢。绍兴四年，以集英殿修撰知吉州。江西兵素剽悍，璆始视事，有相挺为乱者，亟捕诛首谋者，抚循其余，大布恩信，境内遂安。

累迁徽猷阁直学士、四川安抚制置使。成都旧城多毁圯，璆至，首



命修筑。俄水大至，民赖以安。三江有堰，可以下灌眉田百万顷，久废弗修，田莱以荒。璆率部刺史合力修复，竟受其利，眉人感之，绘像祠于堰所。间遭岁饥，民徙，发仓振活，无虑百万家，治蜀之政多可纪。有清溪集二十卷。

李朴字先之，虔之兴国人。登绍圣元年进士第，调临江军司法参军，移西京国子监教授，程颐独器许之。移虔州教授。以尝言隆祐太后不当废处瑶华宫事，有诏推鞠。忌者欲挤之死，使人危言动之，朴泰然无惧色。旋追官勒停，会赦，注汀州司户。

徽宗即位，翰林承旨范纯礼自言待罪四十六日，不闻玉音，谓朴曰：“某事岂便于国乎？某事岂便于民乎？”朴曰：“承旨知而不言，无父风也。”纯礼泣下。

右司谏陈瓘荐朴，有旨召对，朴首言：“熙宁、元丰以来，政体屡变，始出一二大臣所学不同，后乃更执圆方，互相排击，失今不治，必至不可胜救。”又言：“今士大夫之学不求诸己，而惟王氏之听，败坏心术，莫大于此。愿诏勿以王氏为拘，则英才辈出矣。”蔡京恶朴鲠直，他执政三拟官，皆持之不下，复以为虔州教授。又嫉言者论朴为元祐学术，不当领师儒，罢为肇庆府四会令。

有奸民言邑东地产金宝，立额买扑，破田畴，发墟墓，厚赂乃已，朴至，请罢之。改承事郎，知临江军清江县、广东路安抚司主管机宜文字。钦宗在东宫闻其名，及即位，除著作郎，半岁凡五迁至国子祭酒，以疾不能至。高宗即位，除秘书监，趣召，未至而卒，年六十五。赠宝文阁待制，官其子孙二人。

朴自为小官，天下高其名。蔡京将强致之，俾所厚道意，许以禁从，朴力拒不见，京怒形于色，然终不害也。中书侍郎冯熙载欲邂逅见朴，朴笑曰：“不能见蔡京，焉能邂逅冯熙载邪？”居官所至有声。在广南，止其帅孙焘以文具勤王，不若发常赋助边。破漕使郑良引真腊取安南之

计，以息边患，人称其智。朴尝自志其墓曰：“以天为心，以道为体，以时为用，其可已矣。”盖叙其平生云。有章贡集二十卷行于世。

王庠字周彦，荣州人。累世同居，号“义门王氏”。祖伯琪，以义声著于乡州。有盐井籍民煎输，多至破产，惟有禄之家得免。伯琪请于州，均之官户，而仕者诬诉之，赍恨以歿。父梦易，登皇祐第，力成父志，言于州县不听，言于刺史，言于三司，三司以闻，还籍没者三百五十五家，蠲岁额三十万斤。尝摄兴州，改川茶运，置茶铺免役民，岁课亦办。部刺史恨其议不出己，以他事中之，镌三秩，罢归而卒。母向氏，钦圣宪肃后之姑也。

庠幼颖悟，七岁能属文，俨如成人。年十三，居父丧，哀愤深切，谓弟序曰：“父以直道见挤，母抚柩誓言，期我兄弟成立赠复父官，乃许归葬，相与勉之。且制科先君之遗意也，吾有志焉。”遂闭户，穷经史百家书传注之学，寻师千里，究其旨归。蚤岁上范纯仁、苏辙、张商英书，皆持中立不倚之论，吕陶、苏辙皆器重之。尝以经说寄苏轼，谓：“二帝三王之臣皆志于道，惟其自得之难，故守之至坚。自孔、孟作六经，斯道有一定之论，士之所养，反不逮古，乃知后世见六经之易，忽之不行也。”轼复曰：“经说一篇，诚哉是言。”

元祐中，吕陶以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荐之，庠以宋邦傑学成未有荐者，推使先就，陶闻而益加敬。未几，当绍圣诸臣用事，遂罢制科，庠叹曰：“命也，无愧先训，以之行己足矣。”

崇宁壬午岁，应能书，为的首选。京师蝗，庠上书论时政得失，谓：“中外壅蔽，将生寇戎之患。”张舜民见之，叹其危言。下第径归，奉亲养志，不应举者八年。

大观庚寅，行舍法于天下，州复以庠应诏。庠曰：“昔以母年五十二求侍养，不复愿仕，今母年六十，乃奉诏，岂本心乎？”时严元祐党禁，庠自陈：“苏轼、苏辙、范纯仁为知己，吕陶、王吉尝荐举，黄庭坚、张舜民、

王巩、任伯雨为交游，不可入举求仕，愿屏居田里。”以弟序升朝，赠父官，始克葬，葬而母卒。

终丧复举八行，事下太学，大司成考定为天下第一，诏旌其门。朝廷知其不可屈，赐号“处士”。寻改潼川府教授，赐出身及章服，一日四命俱至，竟力辞不受。虽处山林，唱酬赋咏，皆爱君忧国之言。太后念其姑，尝欲官，庠以逊其弟、侄及甥，且以田均给庶兄及前母之姊。庠卒，孝宗谥曰贤节。

序，宣和间以恩幸至徽猷阁直学士。庠浮沉其间，各建大第，或者谓其晚节隐操少衰云。

王衣字子裳，济南历城人。以荫仕，中明法科，历深、冀二州法曹掾，入为大理评事，升寺正。林灵素得幸，将毁释氏以逞其私。襄州僧杜德宝毁体然香，有司观望灵素意，捕以闻。衣阅之曰：“律自伤者杖而已。”灵素求内批，坐以害风教窜流之，停衣官，寻予祠。为陕西都转运司主管文字、详定一司敕令所删定官、通判袭庆府、知濠州，未行，召为刑部员外郎。

建炎初，为司勋郎中，迁大理少卿。三年，韩世忠执苗傅、刘正彦，献俘，槛车几百两，先付大理狱，将尽尸诸市。衣奏曰：“此曹在律当诛，顾其中妇女有顾买及卤掠以从者。”高宗矍然曰：“卿言极是，朕虑不及此也。”即诏自傅、正彦妻子外皆释之。范琼有罪下大理寺，衣奉诏鞠之。琼不伏，衣责以靖康围城中逼迁上皇，擅杀吴革，迎立张邦昌事，琼称死罪。衣顾吏曰：“囚词服矣。”遂赐死，释其亲属将佐。

四年，升大理卿。初，带御器械王球为龙德宫都监，尽盗本宫宝玉器玩，事觉，帝大怒，欲诛之。衣曰：“球固可杀，然非其所隐匿，则尽为敌有，何从复归国家乎？”乃宽之。

先是，百司愆戾，付寺劾之，至三问取伏状，被劾者惧对，莫敢辨。衣奏曰：“伏与辨二事也，若一切取伏，是以威迫之，不使自直，非法意

也，乞三问未承者，听辨。”从之。同详定一司敕令，删杂犯死罪四十七条，书成，帝嘉其议法详明。

绍兴元年，权刑部侍郎。二年，除集英殿修撰，奉祠。既而赵令峙应诏荐之，复召为刑部侍郎，为言者所格。四年，卒于家。衣质直和易，持法不阿，议者贤之。

论曰：向子諲以相家之子克饬臣节，陈规以文儒之臣有声镇守，可谓拔乎流俗者焉。季陵言事不讳，二卢兄弟并用，以材见称，陈桷守礼知变，李璆为政有惠，咸足纪焉。李朴不谄权威，王庠志高而晚节颇衰，王衣明恕而用刑不刻，虽或器识不齐，亦皆不旷其职也欤！

### 【校勘记】

〔1〕马扩 原作“马广”，据北盟会编卷一五〇、系年要录卷五一改。



# 宋史卷三百七十八

## 列传第一百三十七

卫肤敏 刘珏 胡舜陟 沈晦  
刘一止 弟宁止 胡交修 蔡崇礼

卫肤敏字商彦，华亭人。以上舍生登宣和元年进士第，授文林郎、南京宗子博士，寻改教授。

六年，召对，改宣教郎、秘书省校书郎，命假给事中贺金主生辰。肤敏奏曰：“彼生辰后天宁节五日，金人未闻入贺，而反先之以失国体，万一金使不来，为朝廷羞。请至燕山候之，彼若不来，则以币置境上而已。”帝可其奏。既至燕，金贺使果不至，遂置币而返。七年，复假给事中以行，及庆源府，逢许亢宗还，语金国事，曰：“彼且大人，其势不可往。”肤敏至燕，报愈急，众惧不敢进，肤敏叱曰：“吾将君命以行，其可止乎？”既至金国，知其兵已举，殊不为屈。及将还，金人所答国书，欲以押字代玺，肤敏力争曰：“押字岂所以交邻国。”论难往复，卒易以玺。及受书，欲令双跪，肤敏曰：“双跪乃北朝礼，安可令南朝人行之哉！”争辨逾时，卒单跪以受。金人积不说，中道羁留且半年。

至涿州新城，与鞞离不遇，遣人约相见，拒之不可，遂语之曰：“必欲相见，其礼当如何？”曰：“有例。”肤敏笑曰：“例谓趋伏罗拜，此礼焉可用？北朝止一君耳，皇子郎君虽贵，人臣也，一介之使虽贱，亦人臣也。两国之臣相见，而用君臣之礼，是北朝一国有二君也。”金人气折，始曰：

“唯所欲。”肤敏长揖而入。既坐，金人出誓书示之，肤敏却不视，曰：“远使久不闻朝廷事，此书真伪不可知。”因论用兵事，又以语折之，几复为所留。

靖康初，始还，进三官，迁吏部员外郎。会高丽遣使来贺，命假太常少卿往接之。朝论欲改称宣问使，肤敏曰：“国家厚遇高丽久矣，今边事方作，不可遽削其礼，失远人心，愿姑仍旧。”乃复称接伴使。既至明州，会京师多难，乃便宜称诏厚赐使者，遣还。

建炎元年，复命，自劾矫制之罪，高宗嘉赏。迁卫尉少卿。建议“两河诸郡宜降蜡书，许以世袭，使各坚守。陕西、山东、淮南诸路，并令增埤浚隍，徙民入城为清野计。命大臣留守汴京，车驾早幸江宁。”帝颇纳之。

迁起居舍人，言：“前日金人凭陵，都邑失守，朝臣欲存赵氏者不过一二人而已，其他皆屈节受辱，不以为耻，甚者为敌人敛金帛，索妃嫔，无所不至，求其能诈楚如纪信者无有也。及金人伪立叛臣，僭窃位号，在廷之臣逃避不从及约寇退归位赵氏者，不过一二人而已。其他皆委质求荣，不以为愧，甚者为叛臣称功德，说符命，主推戴之议，草劝进之文，无所不为，求其击朱泚如段秀实者无有也。今陛下践祚之初，苟无典刑，何以立国？凡前日屈节敌人，委质伪命者，宜差第其罪，大则族，次则诛，又其次窜殛，下则斥之远方，终身不齿，岂可犹畀祠禄，使尘班列哉？”又言：“今二帝北迁，寰宇痛心，愿陛下愈自贬损，不忘报雪，卑宫室，菲饮食，恶衣服，减嫔御，斥声乐，以至岁时上寿，春秋锡宴，一切罢之，虽飨郊庙亦不用乐。必俟两宫还阙，然后复常，庶几精诚昭格天地，感动人心。”拜右谏议大夫兼侍读，言：“行在颇兴土木之役，非所以示四方，乞罢筑承庆院、升暘宫<sup>[1]</sup>。”又奏：“凡黜陟自中出者，皆由三省乃得奉行，或戾祖宗成宪者，皆许执奏。”时内侍李志道以赦恩复保庆军承宣使，添差入内都知，肤敏极论罢之。初，钦宗内侍昭庆军承宣使容机，围城中时乞致仕，高宗即位，命起之。肤敏言：“自古帝王未有求阉寺于闲退而用者。”遂寝。后父邢焕除徽猷阁待制，太后兄子孟忠厚显谟阁

直学士。肤敏言：“非祖宗法。”煥寻换武职，忠厚自若。

俄迁肤敏中书舍人，肤敏恳奏曰：“昔司马光论张方平不当参知政事，自御史中丞迁翰林学士。光言：‘以臣为是，则方平当罢；以臣为非，则臣当贬。今两无所问而迁臣，臣所未谕。’臣虽不肖，愿附于司马光。”又言：“事母后莫若孝，待戚属莫若恩，劝臣下莫若赏，今陛下顺太母以非法非所谓孝，处忠厚以非分非所谓恩，不用臣言而迁其官非所谓赏，一举而三失矣。”帝命宰相谕肤敏曰：“朝廷以次迁官，非因论事也。”肤敏犹不拜，居家逾月，及忠厚改承宣使，诏后族勿除从官，肤敏始拜命。又言：“中书根本之地，舍人所掌，不特演纶而已。”凡命令不合公议者，率封还之。

会肤敏知贡举，有进士何烈对省试策，谬称“臣”，谏官李处遯乞正考官卤莽之罪，以集英殿修撰提举洞霄宫。或谓肤敏在后省论事，为黄潜善、汪伯彦所恶，故因事斥之。

三年春，召赴行在。时帝次平江。肤敏入见，言及时事泣下，帝亦泣曰：“卿今宜知无不言，有请不以时对。”肤敏谢曰：“臣顷尝三为陛下言，扬州非驻蹕之地，乞早幸江宁。今钱塘亦非帝王之都，宜须事定亟还金陵。”因陈所以守长江之策，帝善其言。翌日，再对，归得疾，然犹力疾扈蹕至临安。俄除刑部侍郎，未拜，谒告归华亭就医，许之，迁礼部侍郎。

初，肤敏久疾卧舟中，不能朝，时苗、刘之变，帝未反正，宰相朱胜非言于隆祐太后，以“肤敏称疾坐观成败，无人臣节”。及卒，始明其非伪云。年四十九，特赠大中大夫。子仲英、仲傑、仲循。

刘珣字希範，湖州长兴人。登崇宁五年进士第。初游太学，以书遗中书舍人邹浩曰：“公始为博士论取士之失，免所居官，在谏省斥官掖之非，远迁岭表，岂逆计祸福，邀后日报哉，固欲蹈古人行也。今庶政岂尽修明，百官岂尽忠实，从臣继去，岂尽非才，言官屡逐，岂尽有罪！信任



逾曩昔而拱默不言，天下之士窃有疑焉，愿有以慰塞群望。”浩得书愧谢之。宣和四年，擢监察御史，坐言事知舒州，留为尚书主客员外郎。

靖康初，议皇帝朝谒上皇仪，欲以家人礼见于内庭，珩请皇帝设大小次，俟上皇御坐，宰臣导皇帝升自东阶，拜于殿上，则有君之尊，有父之敬。又谓：“君于大臣或赐剑履上殿，或许子孙扶掖。皇帝朝谒，宜令环卫士卒侍立于殿西，宰执、三衙、侍从等官扶侍于殿上。如请帝坐，即宰执等退立西隅。”迁太常少卿。讨论皇帝受册宝故事，珩言：“唐太宗、明皇皆亲受父命，未尝再行册礼，肃宗即位于灵武，故明皇遣韦见素就册之，宣政授传国玺，群臣上尊号，至德宗踵行之，后世以为非。”议遂寝。

除中书舍人。陈十开端之戒曰：“陛下即位罢御笔，止营缮，登俊父，诎虚诞，戢内侍之权，开言者之路，命令既当，未尝数改，任用既公，率皆称职，赏必视功，政必核实，此天下所以指日而徯太平也。比者内降数出，三省罕有可否，此御笔之开端也。教子弟既有其所，又彻而新之，长入祗候之班，势若可缓，亟而成之，此营缮之开端也。河阳付之庸才，泾原委之贪吏，此任用失当之开端也。花石等滥赏，既治复止，马忠统兵，累行累召，此命令数易之开端也。三省、密院议论各有所见，启拟各举所知，持不同不比之说，忘同寅协恭之议，此大臣不和之开端也。内路之帅擅作圣旨指挥，行郡之守称为外任监当，此臣下诞漫之开端也。董局务者广辟官属，侍帷幄者分争殿庐，此内侍恣横之开端也。两省缴奏多命以次行下，或戒以不得再缴，台谏言事失当，率责为远小监当，此言路壅塞之开端也。恤民之诏累下，未可行者多，是为空文无实德，此政事失信之开端也。随龙第赏，冠带之工亦推恩，金兵扣阙，礼房之吏亦进秩，此爵赏僭滥之开端也。是十者虽未若前日之甚，其端已见，杜而止之，可以驯致治平，因而循之，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

詹度都堂稟议，中书舍人安扶持不可，改命珩书行，珩言：“伐燕之役，度以书赞童贯大举，去秋蔡靖屡以金人点集为言，度独谓不应有此，遂不设备，请审度岭表。”诏予官祠。李纲以观文殿学士知扬州，安扶

又持不可，珏言：“韩琦好水之败，韩绛西州之败，皆不免黜责。纲勇于报国，锐于用兵，听用不审，数有败衄，宜降黜以示惩戒。”纲改官祠。吏部侍郎冯澥言珏持两端，为纲游说，提举亳州明道官。

建炎元年，复召为中书舍人，至泗州，上书言：“金人尚有屯河北者，万一猖獗而南，六飞岂能无警，乞早赐行幸。西兵骁勇，宜留以为卫。西京舟船，恐金人藉以为用，并令东下。”时李纲已议营南阳，珏未知也。既至，极言南阳兵弱财单，乘舆无所取给，乞驻蹕金陵以待敌。汪伯彦、黄潜善皆主幸东南，帝遂如扬州。潜善兄潜厚除户部尚书，珏言兄弟不可同居一省，帝遣张恂谕旨，珏论如初。诏潜厚提举醴泉观。

迁给事中，论内降、营缮二事曰：“陛下以前朝房院而建承庆院，议者以为营造寔广；以隆祐太后时有御笔，议者以为内降数出。盖除授不归中书，工役领之内侍，此人言所以籍籍也。营缮悉归有司，中旨皆许执奏，则众论息矣。”孟忠厚除显谟阁直学士，邢焕徽猷阁待制，珏封还，言旧制外戚未有为两禁官者，诏焕换武阶。帝曰：“忠厚乃隆祐太后族，宜体朕优奉太后之意。”珏持益坚，忠厚寻亦换武阶。

迁吏部侍郎，同修国史，言：“淮甸备敌，兵食为先，今以降卒为见兵，以余本为见粮，无一可恃，维扬州城池未修，军旅多阙，卒有不虞，何以待之？”已而金人果乘虚大入，帝亟如临安，以珏为龙图阁直学士、知宣州。俄复为吏部侍郎。

以久雨诏求言，珏疏论消天变、收人心数事，词极激切，并陈荆、陕、江、淮守御之略：“愿申诏大臣，悉屏细务，唯谋守御。自京及荆、淮之郡，置大师，屯劲兵。命沿江之守，各上措画之方，明斥堠，设险阻，节大府之出，广大农之入，检察战舰而习之，则守御详尽，人心安，天意回，大业昌矣。”迁吏部尚书。

隆祐太后奉神主如江西，诏珏为端明殿学士、权同知三省枢密院事从行。时诏元祐党籍及上书废锢人，追复故官，录用子孙，施行未尽者，珏悉奏行之。又言常安民、张克公尝论蔡京罪，乞厚加恩。至洪州，疏言修治巡幸道路之役，略曰：“陛下遭时艰难，躬履俭约，前冬幸淮甸，供

帐弊旧，道路险狭，未尝介意。今闻衢、信以来，除治道路，科率民丁，急如星火，广市羊豕，备造服用，使农夫不得获，齐民不得休，非陛下俭以避难之意也。乞降诏悉罢。”金人攻吉州，分兵追太后，舟至太和县，卫兵皆溃，珏奉太后退保虔州。监察御史张延寿论珏罪，珏亦上书自劾，逾岭俟命，落职，提举江州太平观。延寿论不已，责授秘书少监，贬衡州。绍兴元年，许自便。明年，以朝散大夫分司西京。卒于梧州，年五十五。官其二子。八年，追复龙图阁学士。有吴兴集二十卷、集议五卷、两汉蒙求十卷。

胡舜陟字汝明，徽州绩溪人。登大观三年进士第，历州县官，为监察御史。奏：“御史以言为职，故自唐至本朝皆论时事，击官邪，与殿中侍御史同。崇宁间，大臣欲便己，遂变祖宗成宪，南台御史始有不言事者。多事之时，以开言路为急。乞下本台，增入监察御史言事之文，以复祖宗之制。”以内艰去。

服阙，再为监察御史。奏：“河北金兵已遁，备御尤不可不讲。”钦宗即位，又言：“今结成边患，几倾社稷，自归明官赵良嗣始，请戮之以快天下。”遂诛良嗣。又奏：“今边境备御之计，兵可练，粟可积，独将为难得，请诏内外之臣，并举文武官才堪将帅者。”又奏：“上殿班先台后谏，祖宗法也，今台臣在谏臣下，乞今后台谏同日上殿，以台谏杂压为先后。”

迁侍御史。奏：“向者晁说之乞皇太子讲孝经，读论语，间日读尔雅而废孟子。夫孔子之后深知圣人之道者，孟子而已。愿诏东宫官遵旧制，先读论语，次读孟子。”又奏：“涪陵譙定受易于郭雍，究极象数，逆知人事，洞晓诸葛亮八阵法，宜厚礼招之。”

高宗即位，舜陟论宰相李纲之罪，帝不听。言者论其尝事伪廷，除集英殿修撰、知庐州。时淮西盗贼充斥，庐人震恐，日具舟楫为南渡计。舜陟至，修城治战具，人心始安。

冀州云骑卒孙琪聚兵为盗，号“一海虾”，至庐，舜陟乘城拒守。琪

邀资粮，舜陟不与，众请以粟遗之，舜陟曰：“吾非有所爱，顾贼心无厌，与之则示弱，彼无能为也。”乃时出兵击其抄掠者，琪宵遁，舜陟伏兵邀击，得其辎重而归。

济南僧刘文舜聚党万馀，保舒州投子山纵剽，舜陟遣介使招降之。时丁进、李胜合兵为盗蕲、寿间，舜陟遣文舜破之。

张遇自濠州奄至梁县，舜陟使毁竹里桥，伏兵河西，伺其半渡击败之。又请以身守江北，以护行宫。帝壮其言，擢徽猷阁待制，充淮西制置使。范琼自寿春渡淮，贻书责贍军钱帛，舜陟谕以逆顺，琼乃去。

自军兴后，淮西八郡，群盗攻蹂无全城，舜陟守庐二年，按堵如故，以徽猷阁待制知建康府，充沿江都制置使。逾年，改知临安府，复为徽猷阁待制，充京畿数路宣抚使。寻罢，迁庐、寿镇抚使，改准西安抚使。至庐州，溃兵王全与其徒来降，舜陟散财发粟，流民渐归。改知静江府，诏措置市战马。御史中丞常同奏舜陟凶暴倾险，罢之。

后十八年，复为广西经略。以知邕州俞僖有赃，为运副吕源所按，事连舜陟，提举太平观。先是，舜陟与源有隙，舜陟因讨郴贼，劾源沮军事，源以书抵秦桧，讼舜陟受金盗马，非讷朝政。桧素恶舜陟，入其说，奏遣大理寺官袁杲、燕仰之往推劾，居两旬，辞不服，死狱中。

舜陟有惠爱，邦人闻其死，为之哭。妻江氏诉于朝，诏通判德庆府洪元英究实。元英言：“舜陟受金盗马，事涉暧昧，其得人心，虽古循吏无以过。”帝谓桧曰：“舜陟从官，又罪不至死，勘官不可不惩。”遂送杲、仰之吏部。

沈晦字元用，钱塘人，翰林学士沈遘孙。宣和间进士廷对第一，除校书郎，迁著作佐郎。金人攻汴京，借给事中从肃王枢出质鞞离不军。金人再攻也，与之俱南。京城陷，邦昌伪立，请金人归冯澲等，晦因得还，真为给事中。

高宗即位，言者论晦虽使金艰苦，而封驳之职不可以赏劳，除集英

殿修撰、知信州。帝如扬州，将召为中书舍人，侍御史张守论晦为布衣时事，帝曰：“顷在金营见其慷慨，士人细行，岂足为终身累邪？”不果召。知明州，移处州。

帝如会稽，移守婺州。贼成皋人寇，晦用教授孙邦策，率民兵数百出城与战，大败，晦欲斩邦<sup>[2]</sup>，已而释之。时浙东防遏使傅崧卿在城中，单骑往说皋，皋遂降。进徽猷阁待制。以言者论晦妄用便宜指挥行事，降集英殿修撰、提举临安府洞霄宫。寻复徽猷阁待制、知宣州，移知建康府。甫逾月，以御史常同论罢。

绍兴四年，起知镇江府、两浙西路安抚使，过行在面对，言：“藩帅之兵可用。今沿江千馀里，若令镇江、建康、太平、池、鄂五郡各有兵一二万，以本郡财赋易官田给之，敌至，五郡以舟师守江，步兵守隘，彼难自渡。假使能渡，五郡合击，敌虽善战，不能一日破诸城也。若围五郡，则兵分势弱，或以偏师缀我大军南侵，则五郡尾而邀之，敌安敢远去。此制稍定，三年后移江北，粮饷、器械悉自随。”又自乞“分兵二千及召募敢战士三千，参用昭义步兵法，期年后，京口便成强藩”。时方以韩世忠屯军镇江，不果用。

刘麟入寇，世忠拒于扬州，晦乞促张俊兵为世忠援。赵鼎称晦议论激昂，帝曰：“晦诚可嘉，然朕知其人言甚壮，胆志颇怯，更观临事，能副所言与否？”然晦不为世忠所乐，寻提举临安府洞霄宫，起为广西经略兼知静江府。

先是，南州蛮酋莫公晟归朝，岁久，用为本路钤辖羁縻之，后遁去，旁结诸峒蛮，岁出为边患。晦选老将罗统戍边，招诱诸酋，喻以威信，皆诣府请降，晦犒遗之，结誓而去。自是公晟孤立，不复犯边。晦在郡，岁买马三千匹，继者皆不能及。进徽猷阁直学士，召赴行在，除知衢州，改潭州，提举太平兴国宫，卒。

晦胆气过人，不能尽循法度，贫时尤甚，故累致人言。然其当官才具，亦不可掩云。

刘一止字行简，湖州归安人。七岁能属文，试太学，有司欲举八行，一止曰：“行者士之常。”不就。登进士第，为越州教授。参知政事李昉荐为详定一司敕令所删定官。

绍兴初，召试馆职，其略曰：“事不克济者，患在不为，不患其难，圣人畏多难，以困难而图事耳。如其不为，俟天命自回，人事自正，敌国自屈，盗贼自平，有是哉？”高宗称善，且谕近臣以所言剴切知治道，欲骤用，执政不乐，除秘书省校书郎。考两浙类试，以科举方变，欲得通时务者，同列皆患无其人，一止出一卷曰：“是宜为首。”启号乃张九成也，众皆厌服。

迁监察御史。上疏谓：“天下之治，众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败之而有馀，君子虽众道则孤，小人虽寡势易蔓，不加察，则小人伺隙而入以败政矣。”又言：“陛下悯宿蠹未除，颓纲未振，民困财竭，故置司讲究，然未闻有所施行，得无有以疑似之说欺陛下，曰‘如此将失人心’。夫所谓失人心者，必刑政之苛，赋役之多，好恶之不公，赏罚之不明；若皆无是，则所失者小人之心中耳，何病焉。”

时庶事草创，有司以吏所省记为法，吏并缘为奸，一止曰：“法令具在，吏犹得舞文，矧一切听其省记，所欲与则陈与例，欲夺则陈夺例，与夺在其牙颊，患可胜言哉！请以省记之文刊定颁行，庶几绝奸吏弄法受赋之弊。”从之。逾年而书成。

秦桧请置修政局，一止言：“宣王内修政事，修其外攘之政而已。今之所修，特簿书狱讼，官吏迁降，土木营建之务，未见所当急也。”又谓：“人才进用太遽，仕者或不由铨选，朝士入而不出，外官虽有异能，不见召用，非军事而起复，皆幸门不塞之故。请选近臣晓财利者，仿刘晏法，濒江置司以制国用，乡村置义仓以备水旱，增重监司之选。”后多采用其言。

迁起居郎。奏事，帝迎语曰：“朕亲擢也，由六察迁二史，祖宗时有几？”一止谢：“先朝惟张澂、李棣耳。”因极陈堂吏宦官之蠹，执政植私

党，无忧国心。翌日罢，主管台州崇道观。

召为祠部郎、知袁州，改浙东路提点刑狱，为秘书少监，复除起居郎，擢中书舍人兼侍讲。莫将颺出身除起居郎，一止奏：“将以上书助和议，骤自太府丞缀从班，前此未有，臣乃与将同命，愿并臣罢之。”不报。

迁给事中。徐伟达者，尝事张邦昌为郎，得知池州，一止言：“伟达既仕伪廷，今付以郡，无以示天下。”孟忠厚乞试郡，一止言：“后族业文如忠厚虽可为郡，他日有援例者，何以却之？”汪伯彦知宣州入觐，诏以元帥府旧人，特依见任执政给奉，一止言：“伯彦误国之罪，天下共知，以郡守而例执政，殆与异时非待制而视待制，非两府而视两府者类矣。”帝皆为罢之，于凡贵近之请，虽小事亦论执不置。御史中丞廖刚谓其僚曰：“台当有言者，皆为刘君先矣。”

居琐闼百馀日，缴奏不已，用事者始忌，奏：“一止同周葵荐吕广问，迎合李光。”罢，提举江州太平观。进敷文阁待制。御史中丞何若奏：“一止朋附光，偃蹇慢上。”落职，罢祠。后八年，请老，复职，致仕。秦桧死，召至国门，以病不能拜，力辞，进直学士，致仕。卒年八十三。

一止冲淡寡欲，尝诲其子曰：“吾平生通塞，听于自然，唯机械不生，故方寸自有乐地。”博学无不通，为文不事纤刻，制诰坦明有体，书诏一日数十辄办，尝言：“训诰者，赏善罚恶词也，岂过情溢美、怒邻骂坐之为哉。”其草颜鲁公孙特命官制甚伟，帝叹赏，为手书之。诗自成家，吕本中、陈与义读之曰：“语不自人间来也。”有类稿五十卷。子峦、整，从弟宁止。

宁止字无虞，登宣和进士甲科，除太学录、校书郎。建炎初，为浙西安抚大使司参议，改两浙转运判官。苗傅、刘正彦之变，宁止自毗陵驰诣京口、金陵，见吕颐浩、刘光世，勉以忠义，退而具军须以佐勤王。除左司郎官，辞。帝复位，除右司郎官、给事中。梁扬祖为发运使，宁止再疏论驳。

以添差江、淮、荆湖制置发运副使扈从隆祐太后幸江西，寻为两浙

转运副使。录勤王功，直龙图阁，进秘阁修撰，主管崇道观，提点江、淮等路坑冶铸钱，知镇江府兼沿江安抚，进右文殿修撰。宁止言：“京口控扼大江，为浙西门户，请分常州、江阴军及昆山、常熟二县隶本司，庶防秋时沿江号令归一，可以固守。”权户部侍郎，总领三宣抚司钱粮。张浚都督诸军，以为行府属。除吏部侍郎，进徽猷阁直学士、知秀州，升显谟阁，提举太平观，卒。

宁止有文名，慷慨喜论事。当艰难时，上疏言阙失，指切隐微，多人所难言。乞禁王安石日录，复贤良方正科，用司马光十科荐士法，仿唐制宰执论事以谏官侍立，皆其显显者。勤王之举，吕颐浩纪其有输忠赞谋之劳。宁止与一止、岑皆群从昆弟，帝尝称宁止忠、一止清、岑敏云。有教忠堂类稿十卷。

胡交修字已楸，常州晋陵人。登崇宁二年进士第，授泰州推官，试词学兼茂科。给事中翟汝文同知贡举，得其文曰：“非吾所能及也。”置之首选，除编类国朝会要所检阅文字。政和六年，迁太常博士、都官郎，徙祠部，迁左司官，拜起居舍人、起居郎。昭慈太后垂帘听政，除右文殿修撰、知湖州。

建炎初，以中书舍人召，辞不至，改徽猷阁待制、提举杭州洞霄宫。三年，复以舍人召，诏守臣津发，寻进给事中、直学士院兼侍讲。人对，首论天下大势曰：“淮南当吾膺，将士遇敌先奔，无藩篱之卫。湖、广带吾肋，群盗乘间窃发，有腹心之忧。江、浙肇吾基，根本久未立。秦、蜀张吾援，指臂不相救。宜诏二三大臣修政事，选将帅，蒐补卒乘，以张国势，抚绥疲瘵，以固国本。”

帝又出手诏，访以弭盗保民、丰财裕国、强兵御戎之要，交修疏言：“昔人谓甑有麦饭，床有故絮，虽仪、秦说之不能使为盗，惟其冻饿无聊，日与死迫，然后忍以其身弃之于盗贼。陛下下宽大之诏，开其自新之路，禁苛虐之暴，丰其衣食之源，则悔悟者更相告语欢呼而归。其不变



者，党与携落，亦为吏士所系获，而盗可弭，盗弭则可以保民矣。沃野千里，残为盗区，皆吾秔稻之地。操弓矢，带刀剑，椎牛发冢，白昼为盗，皆吾南亩之民。陛下抚而纳之，反其田里，无急征暴敛，启其不肖之心，耕桑以时，各安其业，谷帛不可胜用，而财可丰，财丰则可以裕国矣。日者翟兴连西路，董平据南楚，什伍其人，为农为兵，不数年，积粟充牣，雄视一方。盗贼犹能尔，况以中兴二百郡地，欲强兵以御寇，不能为翟兴辈之所为乎？”世以为名言。

李成盗江、淮，廷议欲亲征，交修谓：“群盗猖狂，天子自将，胜之则不武，不胜则贻天下笑。此将帅之责，何足以辱王师？”议遂格，盗寻遁。

周杞守常州，坐残虐免。会大旱，帝问交修致旱之由，对以殆杞佚罚之故，乃以杞属吏。杞疑为交修所谗，上书告其罪，遣大理寺丞胡蒙诣常按验。交修无所挂，然群从多抵罪。寻以徽猷阁待制提举太平观。

六年<sup>[3]</sup>，召为给事中、刑部侍郎、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久之，迁刑部尚书。汀州宁化县论大辟十人，狱已上，知州事郑强验问，无一人当死，交修乞治县令冒赏杀无辜罪。江东留狱追逮者尚六百人，交修言：“若待六百人俱至，则瘐死者众矣，请以罪状明白者论如律，疑则从轻。”诏皆如其言。

朝论欲以四川交子行之诸路，交修力陈其害，谓：“崇宁大钱覆辙可鉴，当时大臣建议，人皆附和，未几钱分两等，市有二价，奸民盗铸，死徙相属。以今交子校之大钱，无铜炭之费，无鼓铸之劳，一夫挟纸日作十数万，真贗莫辨，售之不疑，一触宪网，破家坏产，以赏告捕，祸及无辜。岁月之后，公私之钱尽归藏镪之家，商贾不行，市井萧条，比及悔悟，恐无及矣。”时议大举，交修曰：“今妄言无行之徒，为迎合可喜之论，吾无以考验其实，遽信之以举事，岂不误国哉？”帝览之矍然。翌日，出其奏示大臣曰：“交修真一士之谔谔也。”

蜀帅席益既去，帝问交修孰可守蜀者，对以臣从子世将可用，遂以世将为枢密直学士、四川安抚制置使。世将在蜀五年，号为名帅。

自重兵聚关外以守蜀，饷道险远，漕舟自嘉陵江而上，春夏涨而多

覆，秋冬涸而多胶。绍兴初，宣抚副使吴玠始行陆运，调成都、潼川、利州三路夫十万，县官部送，徼赏争先，十毙三四。至是交修言：“养兵所以保蜀也，民不堪命则腹心先溃，何以保蜀？臣愚欲三月以后、九月以前，第存守关正兵，馀悉就粮他州，如此则守关者水运可给，分戍者陆运可免。”帝命学士院述交修意，诏玠行之。

议徽宗配享功臣，交修奏：“韩忠彦建中靖国初为相，贤誉翕然，时号‘小元祐’。”从之，人大允服。

八年夏，以亲老，除宝文阁学士、知信州。入辞，上欲留侍经筵，力言母老，愿奉祠里中以便养。帝曰：“卿去，行复召矣。”改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九年六月召还，除兵部尚书、翰林学士兼侍讲。时河南新复，交修奏：“京西、陕右取士之法，乞如祖宗时设诸科之目，以待西北之士；别为号于南官，以收五路之才。”诏令礼部讨论。逾年，复请补外，除端明殿学士、知合州。却私请，免上供以万计，领州数月卒。

交修简重寡言，进止有度，为文不事琢雕，坦然明白，在词苑号为称职。自其从祖宿、从父宗愈至交修、世将，皆在禁林。中兴以后，学士三人者自交修始。交修哀次为书，号四世丝纶集，以侈一门之遇。至于事继母以孝闻，抚二弟极其友爱，遇恩以次补官，若交修者，其文行之兼副者欤！

綦崇礼字叔厚，高密人，后徙潍之北海<sup>[4]</sup>。祖及父皆中明经进士科。崇礼幼颖迈，十岁能作邑人墓铭，父见大惊曰：“吾家积善之报，其在兹乎！”

初入太学，诸生溺于王氏新说，少能词艺者。徽宗幸太学，崇礼出二表，祭酒与同列大称其工。登重和元年上半年，调淄县主簿，为太学正，迁博士，改宣教郎、秘书省正字，除工部员外郎，寻为起居郎、摄给事中。召试政事堂，为制诰三篇，不淹晷而就，辞翰奇伟。拜中书舍人，赐三品服，进用之速，近世所未有，高宗犹以为得之晚。

车驾如平江，有旨邹浩追复龙图阁待制，崇礼当行词，推帝所以褒恤遗直之意，有曰：“处心不欺，养气至大。言期寤意，引裾尝犯于雷霆；计不顾身，去国再迁于岭徼。群臣动色，志士倾心。”又曰：“英爽不忘，想生气之犹在；奸谀已死，知朽骨之尚寒。”同列推重，除试尚书吏部侍郎，时从官惟崇礼与汪藻，寻兼直学士院。以徽猷阁直学士知漳州，其俗悍强，号难治，属有巨寇起建州，声撼邻境，人心动摇，崇礼牧民御众，一如常日，讫盗息，环城内外按堵如故。

徙知明州，召为吏部侍郎兼权直学士院。时有诏侍从官日轮一员，具前代及本朝事关治体者一二事进入，崇礼言：“祖宗以来选用儒臣，以奉讲读。若令从官一例献其所闻，既非旧典，且又越职，望令讲读官三五日一进。”乃命学士与两省官如前诏。又言：“驻蹕临安，以浙西为根本，宜固江、淮之守，然后可以图兴复。蜀在万里外，当召用其士夫，慰安远人之心。”时兵革后，省曹簿书残毁几尽，崇礼再执铨法，熟于典故，讨论沿革，援据该审，吏不得容其私。后有诏重刊七司条敕，崇礼所建明，悉著为令。

移兵部侍郎，仍进直学士院。御笔处分召至都堂，令条具进讨固守利害。崇礼奏：“谍传金人并兵趣川、陕，盖以向来江左用兵非敌之便，故二三岁来悉力窥蜀。其意以谓蜀若不守，江、浙自摇，故必图之，非特报前日吴玠一败而已。今日利害，在蜀兵之胜负。”又奏：“君之有臣，所以济治。臣效实用，则君享其功；臣窃虚名，则君受其弊。实用之利在国，虚名之美在身。忠于国者，不计一己之毁誉，惟天下之治乱是忧；洁其身者，不顾天下之治乱，惟一己之毁誉是恤。然效力于国，其实甚难，世未必贵；窃名于己，其为则易，且以得誉。二者有关于风俗甚大，是不可不察也。”

九月，御笔除翰林学士，自靖康后，从官以御笔除拜自此始。杨惟忠、邢焕以节度使致仕，告由舍人院出，崇礼言：“祖宗时，凡节钺臣僚得谢，不以文武，并纳节别除一官致仕。熙宁间，富弼以元勋始令特带节钺致仕，其后继者曾公亮、文彦博，他人岂可援以为例。”诏自今如祖宗

典故。

进兼侍读兼史馆修撰。时有旨重修神宗、哲宗正史。兵火之后，典籍散亡，崇礼奏：“神宗实录墨本，元祐所修已是成书，朱本出蔡卞手，多所附会，乞将朱墨本参照修定。哲宗实录，崇宁间蔡京提举编修，增饰语言，变乱是非，难以便据旧录修定，欲乞访求故臣之家文献事迹参照。”又奏：“知湖州汪藻编类元符庚辰至建炎己酉三十年事迹，乞下藻以已成文字赴本所。”并从之。先是，藻奉诏访求甚备，未及修纂，崇礼取而专之。

尝进唐太宗录刺史姓名于屏风故事，曰：“连千里之封得一良守，则千里之民安；环百里之境得一良令，则百里之民说。牧民之吏咸得其良，则治功成矣。苟能效当时之事，以守令姓名详列于屏，简在帝心，则人知尽心职业。”再入翰林凡五年，所撰诏命数百篇，文简意明，不私美，不寄怨，深得代言之体。

以宝文阁直学士知绍兴府。刘豫导金人入侵，扬、楚震扰，高宗躬御戎衣次吴会。崇礼以近臣承宁方面，谓：“浙东一道为行都肘腋之地，备御不可不谨。”密疏于朝，得便宜从事。于是缮城郭，厉甲兵，输钱帛以犒王师，简舟舰以扼海道，疚心夙夜，殆废食寝。及春，帝还，七州晏然不知羽檄之遽。期年，上印绶，退居台州。卒年六十，赠左朝议大夫。

崇礼妙龄秀发，聪敏绝人，不为崖岸斩绝之行。廉俭寡欲，独覃心辞章，洞晓音律，酒酣气振，长歌慷慨，议论风生，亦一时之英也。中年顿挫场屋，晚方登第，以县主簿骤升华要，极润色论思之选。端方亮直，不惮强御，秦桧罢政，崇礼草词显著其恶无所隐，桧深憾之。及再相，矫诏下台州就崇礼家索其稿，自于帝前纳之，且将修怨。会崇礼已没，故身后所得恩泽，其家畏惧不敢陈，士大夫亦无敢为其任保。楼钥尝叙其文，以为气格浑然天成，一旦当书命之任，明白洞达，虽武夫远人晓然知上意所在云。

论曰：建炎、绍兴之际，网罗俊彦，布于庶职，如卫膚敏以下七人者，其论议时政，指陈阙失，虽或好恶多不同，亦皆一时之表表者，矧一止、宁止兄弟之忠清，交修、崇礼之词翰，又有助于治化者焉。

## 【校勘记】

- [1] 升阳宫 原作“昇阳宫”，据汪藻浮溪集卷二五卫膚敏墓志铭、李幼武四朝名臣言行录别集下卷五卫膚敏条、系年要录卷一一改。
- [2] 晦欲斩邦 此下原衍“策”字，据上文及系年要录卷三〇删。
- [3] 六年 承上文，当指建炎六年，但建炎无六年。据系年要录卷六九、七七、八五、九五、一〇〇及宋中兴学士院题名录，下文胡交修历任各职分别在绍兴三年、四年、五年、六年，此处纪年有脱误。下文“八年”应为“绍兴八年”。
- [4] 后徙淮之北海 “淮”原作“维”，据本书卷八五地理志、元丰九域志卷一改。

# 宋史卷三百七十九

## 列传第一百三十八

章谊 韩肖胄 陈公辅 张翥  
胡松年 曹勋 李植 韩公裔

章谊字宜叟，建州浦城人。登崇宁四年进士第，补怀州司法参军，历漳、台二州教授、杭州通判。建炎初，陈通寇钱塘，城闭，部使者檄谊聚杭州七县弓兵，以张声势。会王渊讨贼，谊随渊得入城，贼平，旋加抚定，人皆德之。

帝幸临安，苗、刘为变，帝御楼，宰臣百执事咸在，人心汹汹。帝问群臣曰：“今日之事何如？”浙西安抚司主管机宜文字时希孟辄曰：“乞问三军。”谊越班斥之曰：“问三军何义？若将鼓乱邪？”希孟却立屏息，帝嘉之。事定，窜希孟吉阳军，谊迁二秩，擢仓部员外郎。奉使二浙，贸易祠牒以济军用，以稽迟罢。未几，召为驾部员外郎，迁殿中侍御史。

张浚宣抚陕西，谊奏：“自赵哲退败，事任已重，处断太专，当除副贰，使之自助。”何榘赠官，谊论其“折冲无谋，守御无策，乃中国招祸之首”。乞寝免。

邵青自太平乘舟抵平江，所至劫掠。谊请置水军于驻蹕之地，且言：“古舟师有三等，大为阵脚，次为战船，小为传令，皆可为战守之备。”诏淮南三宣抚措置。谊又献战守四策，谓：“金人累岁南侵，我亦累岁奔

走，盖谋国之臣误陛下也。比者驻蹕扬州，有兵数十万，可以一战。斥候不明，金人奄至，逾江而东，此宰相黄潜善、汪伯彦过也。前年，移蹕建康，兵练将勇，据长江之险，可守矣。舟师不设，二相异意，金人未至，遵海而南，此宰相吕颐浩过也。不知今年守战之策安所从出？执政大臣谁为陛下任此事者？臣愚谓有江海，必资舟楫战守之具；有险阻，必资郡县防守之力；有兵将，必驾馭抚循，不可为将帅自卫之资；有粮赋，必漕运转输，不可为盗贼侵据之用。四者各付能臣，分路以办，重赏严罚，谁敢不用命哉！”

诏问保民、弭盗、遏寇、生财之策，谊对曰：“去奸贪残虐之吏，则民可保；用循良廉平之吏，则盗可弭；敌寇未遏，以未得折冲御侮之臣；财赋未裕，以未得掌财心计之臣。凡此四者，任人不任法，则政治可得而治矣。”

诏集议明堂配享，胡直儒<sup>[1]</sup>等请合祭天地，而以太祖、太宗配。谊言：“稽之经旨则未合，参之典故则未尽，施之事帝则未为简严。今国家既以太祖配天于郊，比周之后稷，则太宗宜配帝于明堂，以比周之文王。仁宗皇祐二年，始行明堂合祭天地，并配祖宗，乃一时变礼。至嘉祐七年，再行宗祀，已悟皇祐之非，乃罢配享，仍彻地示之位，故有去并侑烦文之诏。如嘉祐之诏，则太祖地示已不与祭；元丰正祀典之诏，则悉罢群祀。臣等谓将来明堂大飨，宜专祀昊上帝，而以太宗配。”后不果行。

绍兴二年，除大理卿。宰相奏知平江府，帝曰：“谊儒者，赖其奏谏平恕，使民不冤，勿令补外。”寻除权吏部侍郎，乞：“诏有司编类四选通知之条，与一司专用之法，兼以前后续降指挥，自成一书。如此则铨曹有可守之法，奸史无舞文之弊，书成而吏铨有所执守矣。”

改刑部侍郎兼详定一司敕令，谊奏：“比修绍兴敕令格式，其忠厚之意，则本于祖宗；其纲条之举，则仍于旧贯。今在有司，为日既久，州县推行，渐见牴牾。欲承疑遵用，则众听惑而不孚；欲因事申明，则法屡变而难守。乞诏监司、郡守与承用官司，参考祖宗旧典，各摭新书之阙遗，

条具以闻，然后命官审订删去，著为定法。”

迁徽猷阁直学士、枢密都承旨，谊奏：“汉有南北两屯，唐有南北两卫，皆天子自将之兵。祖宗所置殿班亲军，处禁门之内，皆极天下之选。今日神武兵萃于五军，多逃亡之余，市井之人，殿班亲军，倚以侍卫者，曾无千百。愿陛下酌汉、唐南北禁卫之意，修本朝遴选班直之法，选五军及诸州各为一卫，合取万人，分为两卫，则禁卫增严，王室大竞矣。”

四年，金遣李永寿、王翊来，求还刘豫之俘，及西北人在东南者，又欲画江以益刘豫。时议难之，欲遣大臣为报使。参政席益以母老辞，荐谊为代，加谊龙图阁学士，充军前奉表通问使，给事中孙近副之。谊至云中，与粘罕、兀室论事，不少屈。金人谕亟还，谊曰：“万里衔命，兼迎两宫，必俟得请。”金人乃令萧庆授书，并以风闻事责谊，谊诘其所自，金人以实告，乃还。至南京，刘豫留之，以计得归。帝嘉劳之，擢刑部尚书。

是冬，帝亲征，王师大捷于淮阴，谊扈从。还临安，迁户部尚书，谊言：“祖宗设官理财，内则户部，外则诸路转运使、副，东南委输最盛，则又置发运，以督诸路供输之入，皆有移用补助之法，户部仰以不乏者也。今川、广、荆湖土贡岁输，不入王府者累年矣，皆发运使失职之罪也。顷因定都汴京，故发运使置司真、泗，今驻吴会，则发运当在荆湖南、北之间。望讨论发运置司之地，选能臣以充其任。”又言：“户部左右曹之设，诸路运司则左曹之属也，提举则右曹之属也。若复发运司，於诸路各置转运使副二员，以一员检察常平，以应右曹之选，则户部财用无陷失矣。”

五年，以疾请郡，除龙图阁学士、知温州。适岁大旱，米斗千钱，谊用刘晏招商之法，置场增直以籴，米商辐辏，其价自平。部使者以状闻，诏迁官一等。六年，移守平江。时将临幸，供亿繁夥，谊处之皆当于理。召对，赐带笏，帝曰：“此不足以偿卿之劳，其勿谢。”

明年，移躋建康，复为户部尚书。谊奏营田之策，谓：“京西、湖北、淮南东西失业者最多，朝廷必欲家给牛种、人给钱粮以劝耕，则财力不



足。今三大将各屯一路，如各捐数县地均给将士，收其馀以省转输，非小补也。”

七年，帝还临安，以谊为端明殿学士、江南东路安抚大使、知建康府兼行宫留守。未几，提举亳州明道宫，代还。八年卒，年六十一，谥忠恪。

谊宽厚长者，故事台官言事，非挟怨以快己私，即用仇家言为人报复，谊独存大体，士论归之。立朝论事，奏疏无虑数十百篇，皆经国济时之策。初，席益荐谊使金，帝曰：“谊亦母老，朕当自谕之。”谊闻命，略无难色，戒其家人勿使母知。将行，告母曰：“是行不数月即归，大似往年太学谒告时尔。”及还，母竟不知其使金也。谊卒，母年九十二。子八人：“驕、驹、驪、驔、骅、驹、驰、驷。

韩肖胄字似夫，相州安阳人。曾祖琦，祖忠彦，再世为相。父治。肖胄以荫补承务郎，历开封府司录。与府尹同对殿中，徽宗问其家世，赐同上舍出身，除卫尉少卿，赐三品服。

寻假给事中、充贺辽国生辰使。既还，时治守相州，请祠。肖胄因乞补外侍疾，诏除直秘阁、知相州，代其父任。陛辞，帝曰：“先帝诏韩氏世官于相。卿父子相代，荣事也。”在相四年，王师傅燕，肖胄策幽蓟且有变，宜阴为守备。已而金骑入境，野无所掠而去。

建炎二年，知江州，人为祠部郎，迁左司。尝言：“中原未复，所恃长江之险，淮南实为屏蔽。沃野千里，近多荒废，若广修农事，则转饷可省，兵食可足。”自是置局建康，行屯田於江淮。又应诏陈五事，曰：远斥堠，戢戍兵，防海道，援中原，修军政。擢工部侍郎。

时川、陕马纲路通塞不常，肖胄请於广西邕州置司，互市诸蕃马，诏行之。时召侍从问战守计，肖胄条奏千余言，帝称其所对事理简当。吏部尚书席益叹曰：“援古证今，切于时用，非世官不能也。”

绍兴二年，诏百官各言省费裕国、强兵息民之策，肖胄言：“天下财

赋窠名，旧悉隶三司，今户部惟有上供之目而已。问诸路窠名于户部，户部不能悉，问诸州窠名于漕司，漕司不能悉，失一窠名，则此项遂亡。愿诏诸路漕司，括州县出纳，可罢罢之，可并并之，立为定籍。漕司总诸州，户部总诸路，则无失陷矣。经费之大，莫过养兵。今人亡而冒请者众，愿立诸军核实之法，重将帅冒请之罪，则兵数得实，饷给不虚，省费裕国，此其大者。生民常赋之外，迫以军期，吏缘为奸，敛取百端。复为寇所迫逐，田桑失时，寇去复业，未及息肩，催科之吏已呼其门矣。愿诏郡邑，招集流散，官贷之种，俟及三年，始责其赋，置籍书之，以课殿最，强兵息民，此其先者。”时多所采纳。又请复天地、日月、星辰、社稷之祀，於是下有司定一岁祭礼。

迁吏部侍郎，时条例散失，吏因为奸，肖胄立重赏，俾各省记，编为条目，以次行之，舞文之弊始革。阵亡补官，得占射差遣，而在部常调人，守待不能注授，且有短使重难。肖胄请阵亡惟许本家用恩例，异姓候经任收使，遂无不均，且严六部出入之禁，而请托不行。

三年，拜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充通问使，以胡松年副之，肖胄慨然受命。时金酋粘罕专执政，方恃兵强，持和战离合之策，行人皆危之。肖胄入奏曰：“大臣各循己见，致和战未有定论。然和乃权时之宜，他日国家安强，军声大振，誓当雪此仇耻。今臣等行，或半年不返命，必复有谋，宜速进兵，不可因臣等在彼而缓之也。”将行，母文语之曰：“汝家世受国恩，当受命即行，勿以我老为念。”帝称为贤母，封荣国夫人。

肖胄至金国，金人知其家世，甚重之，往返才半年。自帝即位，使者凡六七年未尝报聘，至是始遣人偕来。肖胄先北使人对，与朱胜非议不合，力求去，以旧职知温州，提举临安府洞霄宫。

五年，诏问前宰执战守方略，肖胄言：“女真等军皆畏服西兵劲锐善战<sup>[2]</sup>，今三帅所统多西人，吴玠继有捷奏，军声益振，敌意必摇，攻战之利，臣固知之。自荆、襄至江、淮，绵亘数千里，不若择文武臣僚按行计度，求险阻之地，屯兵积粮，则形势相接。今淮东、西虽命宣抚使，然

将屯置司，乃在江上，所遣偏裨分守，不过资以轻兵，势孤力弱，难以责其固志。当移二将于江北，使藩篱可固。”又言：“诸大将之兵，自主庭户，更相仇疾。若欲并遣进攻，宜先命总帅，分以精锐，自成一军，号令既一，则诸将畴敢不听命。畿甸、山东、关河之民怨金人入骨，当以安集流亡，招怀归附为先，今淮南、江东西荒田至多，若招境上之人，授田给粮，捐其赋租，必将接迹而至。”又奏：“江之南岸，旷土甚多，沿江大将各分地而屯，军士旧为农者十之五六，择其非甚精锐者，使之力耕，农隙则试所习之技艺，秋成则均以所种之禾麦，或募江北流徙及江南无业愿迁之人分给之，创为营屯。止则固守，出则攻讨。”起知常州，召赴行在，提举万寿观，寻除签书枢密院事。

和议已定，复命肖胄为报谢使。接待者逆于境，谓当称谢恩使。肖胄论难三四反，遂语塞。既至，金遣人就馆议事，肖胄随问随答，众皆耸听。其还，给毡车及顿递宴设，自肖胄始。

除资政殿学士、知绍兴府。寻奉祠，与其弟膺胄寓居于越几十年。事母以孝闻，弟不至不食，所得恩泽，皆先给宗族。卒，年七十六，谥元穆。

琦守相，作昼锦堂，治作荣归堂，肖胄又作荣事堂，三世守乡郡，人以为荣。

陈公辅字国佐，台州临海人。政和三年，上舍及第，调平江府教授。朱勔方嬖幸，当官者奴事之，公辅绝不与交。勔有兄丧，诸生欲往吊，公辅不予告。勔不悦，讽权要移公辅越州。累迁权应天府少尹，除秘书郎。

靖康初，二府多宣和旧人，公辅言：“蔡京、王黼用事二十馀年，台谏皆缘以进，唐重、师曩为太宰李邦彦引用，谢克家、孙觌为纂修蔡攸引用，及邦彦作相，又附丽以进。此四人者，处台谏之任，臣知其决不能言宰相大臣之过。愿择人臣中朴茂纯直，能安贫守节、不附权幸、慷慨论

事者，列之台谏，则所任得人，礼义廉耻稍稍振起，敌国闻之，岂不畏服哉！”时吴敏、李纲不协，公辅奏：“陛下初临万机，正赖其同心合谋，而二臣不和，已有其迹，愿谕以圣训，俾务一心以安国家。”

徽宗渡江未还，人情疑惧，公辅力陈父子之义，宜遣大臣迎奉。钦宗嘉之，擢为右司谏。孟夏享景灵宫，遂幸阳德、佑神观。公辅谏不当如平时事宴游，论：“蔡京父子怀奸误国，终未行遣。今朝廷公卿百执事半出其门，必有庇之者。”诏谪京崇信军节度副使，德安府安置。又奏：“朱勔罪恶，都城之民皆谓已族灭其家，乞勿许其子姓随上皇入京。”

时有指公辅为李纲之党，鼓唱士庶伏阙者。公辅自列，因辞位，后陈三事：其一言李纲书生，不知军旅，遣援太原，乃为大臣所陷，必败事。其二言余应求不当以言远谪。其三言方复祖宗法度，冯澥不宜更论熙宁、元丰之政。语触时宰，遂与应求、程瑀、李光俱得罪，斥监合州税。

高宗即位，召还，除尚书左司员外郎。明年，始达维扬。初，李纲得政，公辅自外除郎，未至而纲罢，改南剑州，寻予官观。

绍兴六年，召为吏部员外郎。疏言：“今日之祸，实由公卿大夫无气节忠义，不能维持天下国家，平时既无忠言直道，缓急诘肯伏节死义，岂非王安石学术坏之邪？议者尚谓安石政事虽不善，学术尚可取。臣谓安石学术之不善，尤甚于政事，政事害人才，学术害人心，三经、字说诋诬圣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春秋正名分，定褒贬，俾乱臣贼子惧，安石使学者不治春秋；史、汉载成败安危、存亡理乱，为圣君贤相、忠臣义士之龟鉴，安石使学者不读史、汉。王莽之篡，扬雄不能死，又仕之，更为剧秦美新之文。安石乃曰：‘雄之仕，合于孔子无可无不可之义。’五季之乱，冯道事四姓八君，安石乃曰：‘道在五代时最善避难以存身。’使公卿大夫皆师安石之言，宜其无气节忠义也。”复授左司谏，言：“中兴之治在得天得人，以孝感天，以诚得民。”帝善其深得谏臣体，赐三品服，令尚书省写图进入，以便观览。

公辅感帝知遇，益罄忠鲠，言：“正心在务学，治国在用人，朝廷之祸在朋党。”仍乞增轮对官，令审计、官告、粮料、榷货、监仓及茶场等官，有

己见，许面对。时有诏将驻蹕建康，公辅上疏陈攻守之策，且乞选大臣镇淮西，增兵将守要害，使西连鄂、岳，东接楚、泗，皆有犄角之形。

徽宗谕至，公辅请官中行三年之丧，视朝服淡黄，群臣未可纯吉服，明堂未当以徽宗配，宜罢临轩策士。又乞权罢讲筵，事不行。

迁尚书礼部侍郎。会赵鼎言进退人才乃其职分，疏稍侵公辅，因力请祠。除集英殿修撰、提举江州太平观，寻知处州。升徽猷阁待制，乃提举太平观。卒，年六十六，赠太中大夫。有文集二十卷，奏议十二卷，行于世。公辅论事剴切，疾恶如仇，惟不右程颐之学，士论惜之。

张翥字柔直，福州人。举进士，为小官，不与世诡随。时蔡京当国，求善训子弟者，翥适到部，京族子应之以翥荐，翥再三辞，不获，遂即馆，京亦未暇与之接。翥严毅耸拔，意度凝然，异于他师，诸生已不能堪，忽谓之曰：“汝曹曾学走乎？”诸生骇而问曰：“尝闻先生教令读书徐行，未闻教以走也。”翥曰：“天下被而翁破坏至此，旦夕贼来，先至而家，汝曹惟有善走，庶可逃死尔。”诸子大惊，亟以所闻告京，曰：“先生心恙。”京矍然曰：“此非汝所知也。”即见翥深语，翥慷慨言曰：“宗庙社稷，危在旦夕。”京敛容问计，翥曰：“宜亟引耆德老成置诸左右，以开道上心。罗天下忠义之士，分布内外，为第一义尔。”京因扣其所知，遂以杨时荐，于是召时。

翥后守南剑州，迁福建路转运判官。未行，会范汝为陷建州，遣叶徹拥众寇南剑。时统制官任士安驻军城西，不肯力战，翥独率州兵与之战，分为数队，令城中杀羊牛豕作肉串，仍多具饭。将战，则食第一队人，既饱，遣之入阵，便食第二队人，度所遣兵力将困，即遣第三队人往代，第四至五六队亦如之。更迭交战，士卒饱而力不乏。徹中流矢死，众败走。翥知士安惧无功，即函徹首与之，州兵皆愤，翥曰：“贼必再至，非与大军合力不能破也。”士安得之大喜，遂驰报诸司，谓已斩徹。未几，徹二子果引众声言复父仇，縞素来攻。于是士安与州兵夹攻，大败

之，城赖以全。

再知处州，尝欲造大舟，幕僚不能计其直，甞教以造一小舟，量其尺寸，而十倍算之。又有欲筑绍兴园神庙垣，召匠计之，云费八万缗，甞教之自筑一丈长，约算之可直二万，即以二万与匠者。董役内官无所得，乃奏绍兴空乏难济，太后遂自出钱，费三十二万缗。以直龙图阁知虔州<sup>[3]</sup>，荡平馀寇，进秘阁修撰，卒。后庙食邵武。

胡松年字茂老，海州怀仁人。幼孤贫，母粥机织，资给使学，读书过目不忘，尤邃于易。政和二年，上舍释褐，补淮州教授。八年，赐对便殿，徽宗伟其状貌，改校书郎兼资善堂赞读。为殿试参详官，以沈晦第一，徽宗大悦曰：“朕久闻晦名，今乃得之。”迁中书舍人。

时方有事燕云，松年累章谓边衅一开，有不胜言者。拂时相意，提举太平观。建炎间，密奏中原利害，召赴行在，出知平江府。未入境，贪吏解印敛迹，以兴利除害十七事揭于都市，百姓便之。加徽猷阁待制。奏防江利害：一曰立国无藩篱之固，二曰遣将无首尾之援，三曰不攻敌技之所短。

召为中书舍人。言武昌、九江、建昌、京口、吴江、钱塘、明、越宜各屯水战士三千以为备。唐恪追复观文殿学士，松年缴奏曰：“靖康之祸，何桀轻脱寡谋，宜为罪首。去年秦桧还朝，力称其抗义守正，遂被褒赠，已大拂士论。今恪子琢自陈其父不获伸迎请二帝之谋，饮药而死。此事凜然，追踪古人。宜诏有司详考实状，庶不为虚美，以示激劝。”

除给事中。会选将帅，松年奏：“富贵者易为善，贫贱者难为功，在上之人识擢何如尔。愿陛下亲出劳军，即行伍蒐简之，必有可为时用者。”又奏：“恢复中原，必自山东始，山东归附，必自登、莱、密始，不特三郡民俗忠义，且有通、秦飞艘往来之便。”除兼侍讲。

王伦使金还，言金人欲再遣重臣来计议，以松年试工部尚书为韩肖胄副，充大金奉表通问使。时使命久不通，人皆疑惧，松年毅然往。

至汴京，刘豫令以臣礼见，肖胄未答，松年曰：“圣主万寿。”豫曰：“圣意何在？”松年曰：“主上之意，必复故疆而后已。”使还，拜吏部尚书。

岳飞收复襄、汉，令松年筹度守御事。松年奏：“乞飞班师，徐窥刘豫意向，若豫置不问，其情叵测，当飭将士谨疆场可也。”又条战舰四利：一曰张朝廷深入之军势，二曰固山东欲归之民心，三曰震叠强敌，使不敢窥江、浙，四曰牵制刘豫不暇营襄、汉。

除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首奏八事：立规摹以定中兴之基，振纪纲以尊朝廷之势，取将帅使知畏，抚士卒使知劝，收予夺之柄，察毁誉之言，无以小疵弃人才，无以虚文废实效。又荐张敌万：“向在淮南诱敌深入，步骑四集，悉陷于淖，无得解者，金人至今胆落。乞令统率军马别为任使，庶几外阃渐多名将，不独仗倚三四人而已。”

谍报刘豫于登、莱、海、密具舟楫，淮阳、顺昌积刍粟，欲凭藉金人侵我边鄙。议者谓韩、刘、岳各当一面，可保无虞。松年奏：“三人声势初不相属，缓急必不相救。况海道阔远，苏、秀、明、越<sup>[4]</sup>最为要冲，乞选精兵万人，命一大臣往驻建康，亲督世忠、光世守采石、马家渡，以张两军之势，仍以兵五千屯明州、平江，控御江海。或无人可遣，臣愿疾驰以赴其急。”诏遣松年往江上，与诸将会议进讨，因觐贼情。帝决意亲征，遂次平江，命松年权参知政事，专治战舰，张浚专治军器。松年曰：“议论既定，力行乃有效，若今日行，明日止，徒纷纷无益。”

俄以疾提举洞霄宫，卜居阳羨，虽居闲不忘朝廷事，屡言和采科敛、防秋利害，帝皆嘉纳。十六年，病革，呼其子曰：“大化推移，有所不免。”乃就枕，鼻息如雷，有顷卒，人谓不死也。年六十。

松年平生不喜蓄财，每除官例赐金帛，以军兴费广，一无所陈请，或劝其白于朝，曰：“弗请则已，白之是沽名也。”喜宾客，奉入不足以供费，或请节用为子孙计。松年曰：“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况俸廩，主上所以养老臣也。”自持囊至执政，所举自代，皆一时闻人，所荐一以至公，权势莫能夺。

方秦桧秉政，天下识与不识，率以疑忌置之死地，故士大夫无不曲

意阿附为自安计。松年独鄙之，至死不通一书，世以此高之。

曹勋字公显，阳翟人。父组，宣和中，以閤门宣赞舍人为睿思殿应制，以占对开敏得幸。勋用恩补承信郎，特命赴进士廷试，赐甲科，为武吏如故。

靖康初，为閤门宣赞舍人、勾当龙德宫，除武义大夫。从徽宗北迁，过河十馀日，谓勋曰：“不知中原之民推戴康王否？”翌日，出御衣书领中曰：“可便即真，来救父母。”并持韦贤妃、邢夫人信，命勋间行诣王。又谕勋：“见康王第言有清中原之策，悉举行之，毋以我为念。”又言“艺祖有誓约藏之太庙，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

勋自燕山遁归。建炎元年七月，至南京，以御衣所书进入。高宗泣以示辅臣。勋建议募死士航海入金国东京，奉徽宗由海道归，执政难之，出勋于外，凡九年不得迁秩。绍兴五年，除江西兵马副都监，勋以远次为请，改浙东，言者论其不闲武艺，专事请求，竟夺新命。

十一年，兀术遣使议和，授勋成州团练使，副刘光远报之。及淮，遇兀术，遣还，言当遣尊官右职持节而来，盖欲亟和也。勋还，迁忠州防御使。金使萧毅等来，命勋为接伴使。未几，落阶官为容州观察使，充金国报谢副使，召入内殿，帝洒泣，谕以恳请亲族之意。及见金主，正使何铸伏地不能言，勋反覆开谕，金主首肯许还梓宫及太后。勋归，金遣高居安等卫送太后至临安，命勋充接伴使。迁保信军承宣使、枢密副都承旨。

二十九年，拜昭信军节度使，副王纶<sup>[5]</sup>为称谢使。时金主亮已定侵淮计，勋与纶还，言邻国恭顺，和好无他，人讥其妄。孝宗朝加太尉、提举皇城司、开府仪同三司。淳熙元年卒，赠少保。

李植字元直，泗州临淮人。幼明敏笃学，两举于乡。从父中行客苏



轼门，太史晁无咎见之曰：“此国士也。”以女妻焉。

靖康初，高宗以康王开大元帅府。湖南向子湮转运京畿，时群盗四起，饷道厄绝，环视左右无足遣者。有以植荐，遂借补迪功郎，使督四百艘，总押犒师银百万、粮百万石，招募忠义二万馀众，自淮入徐趋济，凡十馀战，卒以计达。时高宗驻师钜野，闻东南一布衣统众而至，士气十倍，首加劳问。植占对详敏，高宗大悦，亲赐之食，曰：“得一士如获拱壁，岂特军饷而已。”承制授承直郎，留之幕府。

植三上表劝进：“愿蚤正大宝，以定人心，以应天意。”三降手札奖谕。植感激知遇，言无不尽，为汪伯彦、黄潜善所忌。高宗既即位，为东南发运司干办公事，寻以奉议郎知潭州湘阴。县经杨么荡析，植被荆棘，立县治，发廩粟，振困乏，专以抚摩为急。

丞相张浚督师江上，知植才，荐为朝奉郎、鄂州通判。大盗马友、孔彦舟未平，植请修战舰，习水战，分军马为左右翼，大破彦舟伏兵，诛马友，二盗平。浚以破贼功上于朝，转朝奉大夫、通判荆南府。秩满，除尚书户部员外郎。

时秦桧当国，凡帅府旧僚率皆屏黜，浚亦去国。植即丐祠奉亲，寓居长沙之醴陵十有九年，杜门不仕。

桧死，子湮以户部尚书居迹列，语及龙飞旧事，识植姓名，除户部郎中。植始入见，帝曰：“朕故人也。”方有意大用，以母老，每辞，愿便养，除知桂阳军。丁母忧，归葬，哀毁庐墓，有白鹭朱草之祥。刘锜遗之书曰：“忠臣孝子，元直兼之矣。”

服阕，参政钱端礼荐差知琼州。陛辞，帝慨然曰：“卿老矣，琼管远在海外。”改知徽州。徽俗崇尚淫祠，植首以息邪说、正人心为事，民俗为变。转朝请大夫、直秘阁，改知镇江府，迁江、淮、荆湘都大提点坑冶铸钱公事。

逾年，金人败盟，朝廷将大举，以植漕运有才略，授直敷文阁、京西北路计度转运使。植措画有方，廷议倚重。乾道元年，迁提刑江西。二年，直宝文阁、江南东路转运使兼知建康军府兼本路安抚使，主管行

官留守司事。

植上书极言防江十策，其略曰：“保荆、襄之障，以固本根；审中军所处，以俟大举；蒐选强壮，以重军势；度地险厄，以保居民；避敌所长，击其所短；金人降者宜加赏劝。”皆直指事宜，不为浮泛。疏上，帝嘉其言，以太府卿召赴阙，有疾不克上道，遂以中奉大夫、宝文阁学士致仕，还湘。

时胡安国父子家南岳下，刘铨家湘潭，相与往还讲论，言及国事，必忧形于色，始终以和议为恨。年七十有六卒。有文集十卷，题曰临淮集，庐陵胡铨为之序。谥忠襄。

子五人，汝虞知桃源县，汝士朝奉大夫、知黄州，汝工知昌化军。

韩公裔字子辰，开封人。初以三馆吏补官，掌韦贤妃阁笺奏，寻充康王府内知客。

金兵犯京，王出使，公裔从行。渡河，将官刘浩、吴湛私斗，公裔谕之乃解。次磁州，军民戕奉使王云，随王车入州廨，公裔复谕退之。王之将南也，与公裔谋，间道潜师夜起，迟明至相，磁人无知者，自是亲爱愈笃。及兵退，张邦昌遣人同王舅韦渊来献传国玺。时渊自称伪官，议者又谓邦昌不可信，王怒将诛渊，公裔曰：“神器自归，天命也。”王遂受玺，命公裔掌之。公裔力救渊，释其罪。

元祐后诏王入承大统，府僚谓金兵尚近，宜屯彭城。公裔言：“国家肇基睢阳，王亦宜于睢阳受命。”时前军已发，将趋彭城，会天大雷电，不能前，王异之，夜半抗声语公裔曰：“明日如睢阳，决矣。”既即帝位，公裔累迁武功大夫、贵州防御使。

后以事忤黄潜善，适帝幸维扬，公裔丐去，潜善以为避事，遂降三官，送吏部。帝幸越，念其旧劳，召复故官、干办皇城司，仍带御器械，累迁至广州观察使、提举佑神观。

公裔给事藩邸三十馀年，恩宠优厚，每置酒慈宁宫，必召公裔。会

修玉牒，元帅府事多放佚，秦桧以公裔帅府旧人，奏令修书官就质其事。俄除保康军承宣使，桧疑其舍己而求于帝，衔之。右谏议大夫汪勃希桧意，劾罢公裔，遂与外祠，在外居住，而帝眷之不衰。

桧死，即复提举佑神观，赐第和宁门西，帝曰：“朕与东朝欲常见卿，故以自近耳。”升华容军节度使，寻致仕。后华容军复为岳阳军，公裔遂换岳阳军节度使。高宗既内禅，尝与孝宗语其忠劳，因诏所居郡善视之。乾道二年卒，年七十五，赠太尉，谥恭荣，官其亲族八人。高宗赐金帛甚厚。

公裔律身稍谨，不植势，不市恩，又敢与黄潜善、秦桧异，斯亦足取云。

论曰：章谊有蹇谔之节，肖胄席父祖之荫，二人多所论建，奉使不辱，亦可取矣。陈公辅得谏臣之体，其劾蔡京、王黼之党，论吴敏、李纲之隙，是矣。然既辨安石学术之害，而不尚程颐之学，何邪？张翥斥蔡京之祸，荐杨时之贤，其趣操正矣，况平寇有术，而不自以为功乎？松年鄙秦桧而不交，知命通方，固不易得。而曹勋崎岖兵间，稍著劳效，然金人入侵之计已决，犹曰邻国恭顺无他，何其见几之不早邪？若李植、韩公裔早著忠荩，为天子故人，能与黄潜善、秦桧为异，闭门不出，待时而动，斯亦知所向方者哉！

## 【校勘记】

〔1〕胡直儒 宋会要礼二五之八四、系年要录卷四三作“胡直孺”。

〔2〕善战 “善”原作“喜”，据系年要录卷八七改。

〔3〕虔州 原作“处州”，据系年要录卷一一二、一二〇改。

〔4〕越 原作“赵”。按本书卷八六地理志，赵州属河北西路，与胡松年奏请控御江海以防刘豫南侵无关；卷八八地理志两浙路有苏、秀、明、越四州，当时分别为沿江沿海要地，越州更有“航匝舶国，浮鄞达吴，浪桨风帆，千

艘万舳”之称(與地紀勝卷一〇引王十朋賦),正与胡奏所谓海道要冲相合,“赵”当为“越”之误,因改。

[5]王纶 原作“王伦”,据本书卷三二高宗纪、卷三七二王纶传改,下文“勋与纶还”语同。



# 宋史卷三百八十

## 列传第一百三十九

何铸 王次翁 范同 杨愿 楼炤 勾龙  
如渊 薛弼 罗汝楫 子愿附 萧振

何铸字伯寿，馀杭人。登政和五年进士第，历官州县，入为诸王宫大小学教授、秘书郎。御史中丞廖刚荐铸操履劲正，可备拾遗补阙之选。即命对。铸首陈：“动天之德莫大于孝，感物之道莫过于诚。诚孝既至，则归梓宫于陵寝，奉两宫于魏阙，绍大业，复境土，又何难焉。”帝嘉纳之。

拜监察御史，寻迁殿中侍御史。上疏论：“士大夫心术不正，徇虚以掠名，托名以规利。言不由中而首尾向背，行险自售而设意相倾者，为事君之失。怀险巇之谋，行刻薄之政，轻儇不庄，慢易无礼者，为行己之失。乞大明好恶，申饬中外，各务正其心术，毋或欺诞。”盖有所指也。时迁温州诸宫殿神像于湖州，有司迎奉，所过骚然。铸言：“孝莫大于宁神，宁神莫大于得四海之欢心。浙东早荒，若加勤动，恐道路怨咨。乞务从简约，不得过为骚扰。”疏奏，其事遂已。擢右谏议大夫。论：“中兴之功，在于立志，天下之事济与否，在于思与不思。愿陛下事无大小，精思熟虑，求其至当而行。如是，则事无过举矣。”寻拜御史中丞。

先是，秦桧力主和议，大将岳飞有战功，金人所深忌，桧恶其异己，欲除之，胁飞故将王贵上变，逮飞系大理狱，先命铸鞠之。铸引飞至庭，

诘其反状。飞袒而示之背，背有旧涅“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既而阅实俱无验，铸察其冤，白之桧。桧不悦曰：“此上意也。”铸曰：“铸岂区区为一岳飞者，强敌未灭，无故戮一大将，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长计。”桧语塞，改命万俟卨。飞死狱中，子云斩于市。

桧衔铸。时金遣萧毅、邢具瞻来议事，桧言：“先帝梓宫未反，太后銮舆尚迁朔方，非大臣不可祈请。”乃以铸为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为报谢使。铸曰：“是行犹颜真卿使李希烈也，然君命不可辞。”既返命，桧讽万俟卨使论铸私岳飞为不反，欲窜诸岭表，帝不从，止谪徽州。

时有使金者还，言金人问铸安在，曾用否。于是复使知温州。未几，以端明殿学士提举万寿观兼侍读，召赴行在，力辞。乃再遣使金，使事秘而不传。既归报，帝复许以大用，又力请祠，除资政殿学士、知徽州。居数月，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卒，年六十五。

铸孝友廉俭。既贵，无屋可居，止寓佛寺。其辨岳飞之冤，亦人所难。然绍兴己未以后，遍历台谏，所论如赵鼎、李光、周葵、范冲、孙近诸人，未免迎望风旨，议者以此少之。至于慈宁归养，梓宫复还，虽铸祈请之力，而金谋盖素定矣。

先是，金诸将皆已厌兵欲和，难自己发，故使桧尽室航海而归，密有成约。绍兴以后，我师屡捷，金欲和益坚。至是，遣铸衔命，盖桧之阴谋，以铸尝争岳飞之狱，而飞竟死，使金知之而其议速谐也。

铸死四十馀年，溢通惠，其家辞焉。嘉定初，改谥恭敏。

王次翁字庆曾，济南人。聚徒授业，齐、鲁多从游者，入太学，贫甚，夜持书就旁舍借灯读之。礼部别头试第一，授恩州司理参军，历婺州教授、辟雍博士，出知道州。

燕云之役，取免夫钱不及期，辄以乏兴论。次翁檄取属邑丁籍，视民产高下以为所输多寡之数，约期受输，不扰而集。除广西转运判官。时剧盗马友、孔彦舟、曹成更据长沙，帅檄漕司预鸠粮刍三十万以备调

发，次翁即以具报，吏愕眙，次翁曰：“兵未必发，先扰民可乎？吾以一路常平上供计之，不啻三十万。”已而贼不犯境。召对，论事不合，出知处州，乞祠，归寓于婺。

吕颐浩帅长沙，辟为参谋官。顷之，力乞致仕。秦桧召还，道出婺，次翁见之。楼炤言：“颐浩与次翁同郡，颐浩再相，次翁贫困至此。”桧笑曰：“非其类也。”桧居朝，遂以为吏部员外郎，迁秘书少监，除起居舍人，迁中书舍人。刘光世除使相，奏以文资荫其子，次翁执奏缴还。

除工部侍郎兼侍讲。蜀阡帅，宰执拟次翁以闻。帝以次翁明经术，留兼资善堂翊善。改御史中丞。论赵鼎不法，罢知泉州。部差李泗为鄂州巡检，而湖北宣抚使不可，次翁言：“法令沮于下，而不知朝廷之尊，渐不可长。”帝令诏宣抚司。宣赞舍人陈谔、孙崇节即阁门受旨升转，次翁言：“阁门径自画旨，不由三省，非祖宗法。”寝弗命。呼延通因内教出不逊语，次翁乞斩通以肃军，且言：“著令，寸铁入皇城者有常刑。”遂罢内教。

韩世忠与刘光世、张俊与刘锜皆不相能，次翁言：“世忠于光世因言议有隙，俊于锜由措置有睽。窃恐锜保一孤垒，光世军处穷，独俊与世忠不肯急援。愿遣使切责，因用郭子仪、李光弼以忠义泣别相勉者感动之。”

金人败盟入侵，次翁为秦桧言于帝曰：“前日国是，初无主议，事有小变则更用他相，后来者未必贤于前人，而排斥异党，收召亲故，纷纷非累月不能定，于国事初无补。愿陛下以为至戒，无使小人异议乘间而入。”桧德之。先是，桧兄子与其内兄王暎皆以恩幸得官，桧初罢政，二人摈斥累年。至是，次翁希桧旨，言：“吏部之有审量，皆暴扬君父过举，得无伤陛下孝治。乞悉罢建炎、绍兴前后累降指挥。”由是二人骤进。

初，次翁既论罢赵鼎，鼎归会稽，上书言时政。桧忌鼎复用，乃令次翁又言之，乞显置于法。且言：“特进乃宰相阶官，鼎虽谪降，而阶官如故，是未尝罢相也。”遂降散官，谪居兴化军。右谏议大夫何铸又论鼎罪重罚轻，降朝奉大夫，移漳州。桧意犹未厌，次翁又论：“鼎闻边警，喜见



颜色。绳以汉法，当伏不道之诛；责以春秋，当坐诛意之罚。虽再行贬责，然朝奉大夫视中大夫品秩不相辽，漳州比兴化尤为善地，以此示罚，人将玩刑。”再移潮州安置。

次翁除参知政事。两浙转运司牒试，主司观望，桧与次翁子侄预选者数人，士论大骇。金人败于柘皋，帝曰：“将帅成不战劫敌之功，乃辅弼奇谋指纵之力。”除一子职名。

桧召三大将论功行赏，岳飞未至。桧与次翁谋，以明日率世忠、俊置西湖上，欲出，则语直省官曰：“姑待岳少保来。”益令堂厨丰其燕具，如此展期以待者六七日。飞既至，皆除枢密使，罢兵柄。次翁归语其子伯庠曰：“吾与秦相谋之久矣。”

太后回銮，次翁为奉迎扈从礼仪使。初，太后贷金于金使以犒从者，至境，金使责偿乃入。次翁以未得桧命，且惧桧疑其私相结纳，欲攘其位，坚不肯偿，相持境上凡三日，中外忧虑，副使王唤哀金与之。太后归，泣诉于帝曰：“王次翁大臣，不顾国家利害，万一有变，则我子母不相见矣。”帝震怒，欲暴其罪诛之。次翁先白桧谓所以然者，以未尝禀命，故不敢专。桧大喜，力为营救，奏为报谢使以避帝怒。

使还，帝立中宫，奏为册宝副使，帝终恶之。桧谕次翁辞位，遂以资政殿学士奉祠，引年归，居明州。桧怜之，馈问不绝。十九年，卒，年七十一，赠宣奉大夫，诸子婿亲戚族人添差浙东者又数人，皆桧为开陈也。桧擅国十九年，凡居政府者，莫不以微忤出去，终始不二者，惟次翁尔。

范同字择善，建康人。登政和五年第，再中宏词科，累官至吏部员外郎。与秦桧力主和议。绍兴八年，假太常少卿接伴金使萧哲、张通古入境，同北向再拜，问金主起居，军民见者多流涕。除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权吏部侍郎兼实录院修撰，迁给事中。

十一年，桧再主和议，患诸将难制，同献计于桧，请皆除枢府，罢其兵权。桧喜，乃密奏以柘皋之捷，召三大将赴行在，论功行赏。同人对，

帝命与林待聘分草三制，世忠、俊枢密使，飞副使，并宣押赴枢府治事。张俊与桧意合，且觉朝廷欲罢兵权，即首纳所统兵。帝召同人对，复以同为翰林学士，俄拜参知政事兼修实录。

同始赞和议，为桧所引，及在政府，或自奏事，桧忌之。万俟卨因论：“同贰政之初，首为迁葬之议，自建康至信州，调夫治道，怨嗟籍籍。近朝廷收天下兵柄，归之宥密，同辄于稠人中贪天功以为己有。”遂罢与祠。桧意未已，高再论，责授左朝奉郎、秘书少监，谪居筠州。

十四年，复朝奉大夫，提举江州太平观，移池州。十八年，复太中大夫、知太平州。卒，年五十二。

杨愿字原仲。宣和末，补太学录。二帝北迁，金人闻愿名，索之，愿匿民间。上书执政，请迎复元祐皇后。又奔济州元帅府劝进，辟为属。

高宗即位，以元帅府结局恩，授修职郎，御营司辟机宜文字。历新昌县丞、越州判官。秦桧荐之，召改枢密院编修官。登绍兴二年进士第，迁计议官。召试馆职，罢。主管崇道观，复除秘书郎。议者谓外任未终，故通判明州。

桧既专政，召为秘书丞。未几，拜监察御史。台长言愿资浅，当先历郎官，改司封员外郎，迁右司，起居舍人兼权中书舍人。初修玉牒，特以命愿，愿言：“玉牒当载靖康推戴赵氏事，以秦桧建议本末书之。”

十三年，权直学士院，充金国贺正旦接伴使。金使完颜晔<sup>[1]</sup>入境，犹欲据主席，中使传宣，晔不迎拜，愿以礼折之，皆听服。及还，就充送伴使。十四年，为御史中丞。逾月，升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仍兼修玉牒。

十五年罢，提举太平观。初，愿与张扩并居西掖，一时书命，藉扩润色。扩咏二毫笔诗，愿以为诮己，诉于桧，桧御史李文会劾之。高闲侍经筵，帝问张九成安否，翌日，又问桧，桧曰：“九成以唱异惑众，为台臣所论，予郡，乃力乞祠。观其意，终不为陛下用。”帝曰：“九成清贫，不可

无禄。”桧疑愿荐之，以语愿，愿又嫉文会攻闕去。藤州守臣言迁客李光作诗讽刺时政，愿在中司，傅会其说，谓：“光纵横倾险，子弟宾客往来吴、越，诱人上书，动摇国是。”光再移谪琼海。文会既升西府，愿觇桧意稍厌，即数其害政，罢之。后二日，愿遂补其处。帝与桧论事，因曰：“朕谓进用士大夫，一相之责也。一相既贤，则所荐皆贤。”愿曰：“陛下任相如此，盖得治道之要。”又论史事，桧曰：“靖康围城中，失节者相与作私史，公肆挤排。”帝曰：“卿不推异姓，宜其不容。”愿曰：“桧非独是时不肯雷同，宣和间耿延禧为学官，以其父在东宫，势倾一时，士皆靡然从之，以徼后福，独桧守正不易。”盖自桧再居相位，每荐执政，必选世无名誉、柔佞易制者。愿希桧意迎合，附下罔上，至是斥去，天下快之。

又三年，起知宣州。玉牒书成，加资政殿学士，移建康府。二十二年，卒，年五十二。

初，愿守宣城，表弟王炎调蕲水令，过之，醉中谓愿曰：“尝于吕丞相处得公顷岁所通书，其间颇及秦丞相之短，尚记忆否？”愿闻之，色如死灰，遂留炎不听去。会愿移守金陵，宴监司，大合乐，守卒皆息，炎即青溪得客舟以行，愿忧挠而卒。

楼炤字仲晖，婺州永康人。登政和五年进士第，调大名府户曹，改西京国子博士、辟雍录、淮宁府司仪曹事，改尚书考功员外郎。

帝在建康，炤谓：“今日之计，当思古人量力之言，察兵家知己之计。力可以保淮南，则以淮南为屏蔽，权都建康，渐图恢复。力未可以保淮南，则因长江为险阻，权都吴会，以养国力。”于是移辟临安。擢右司郎中。时铨曹患员多阙少，自侔貳以下多添差。炤言：“光武并省吏员，今纵未能损其所素有，安可置其所本无乎？”

绍兴二年，秦桧罢相，炤亦以言者论去。六年，召为左司员外郎，寻迁殿中侍御史。明年，迁起居郎。言：“今暴师日久，财用匱乏。考唐故事，以宰相领盐铁转运使，或判户部，或兼度支。今宰相之事难行，若参

仿唐制，使户部长貳兼领诸路漕权，何不可之有？内则可以总大计之出入，外则可以制诸道之盈虚，如刘晏自按租庸，以知州县钱谷利病。”诏三省相度措置，卒施行之。又言：“监司、郡守，系民甚切。乞令侍从官各举通判资序或尝任监察御史以上可任监司、郡守者一二人。”诏从之，命中书、门下置籍。

七年，宰相张浚之兄焜赐出身与郡，中书舍人张焘封还，乃命焜行，焜又封还，而竟为权起居舍人何抡书黄行下，于是焘与焜皆请补外，以秘阁修撰知温州。未几，除中书舍人，与勾龙如渊并命。如渊入对，帝谓之曰：“卿与楼焜皆朕所亲擢。”寻迁给事中兼直学士院。

九年，以金人来和肆敕，焜草其文，曰：“乃上穹开悔祸之期，而大金报许和之约。割河南之境土，归我舆图；戢宇内之干戈，用全民命。”寻兼侍读，除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继命往陕西宣谕德意。焜奏：“京城统制吴革、知环州田敢、成忠郎卢大受皆以节义，革为范琼所害，敢、大受为刘豫所杀，乞赐褒恤。”又奏：“陕西诸路陷刘豫，郡县有不从伪之人，所籍资产，并令勘验给还。”焜至东京，检视宫室，寻诣永安军谒陵寝，遂至长安。

会李世辅自夏国欲归朝，焜以书招之，世辅以二千人赴行在。寻至凤翔，以便宜命郭浩帅鄜延，杨政帅熙河，兰巩，吴璘帅凤翔。焜欲尽移川口诸军于陕西，璘曰：“金人反覆难信，今移军陕右，则蜀口空虚。金若自南山捣蜀，要我陕右军，则我不战自屈。当依山为屯，控守要害。”于是璘、政二军独屯内地。焜又会诸路监司于凤翔，皆言蜀边屯驻大军之久，坐困四川民力，乃下其议，语在胡世将传。

焜还朝，以亲老求归省于明州，许之，命给假迎侍，仍赐以金带。十四年，以资政殿学士知绍兴府，过阙入见，除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寻为李文会、詹大方所劾，与祠。久之，除知宣州，徙广州，未行而卒，年七十三。后谥襄靖。

焜早附蔡京改秩，为台谏所论。其后立朝至位二府，皆与秦桧同时。其宣谕陕西，妄自尊大，或者论其好货失将士心云。

勾龙如渊字行父，永康军导江人〔2〕。勾姓本出古勾芒，高宗即位，避御名，更勾龙氏。政和八年，登上舍第。沉浮州县二十年，以张浚荐，召试馆职。

绍兴六年，除秘书省校书郎。历著作佐郎、祠部员外兼礼部、起居舍人。尝进所为文三十篇，帝曰：“卿文极高古，更令平易尽善。”后因进对，帝复言：“文章平易者多浅近，渊深者多艰涩，惟用意渊深而造语平易，此最难者。”

八年，兼给事中、同知贡举，除中书舍人兼侍读，兼直学士院。面命草赵鼎罢相制，如渊言：“陛下既罢鼎，则用人才须耸动四方，当速召君子，显黜小人。”帝曰：“君子谓谁？”曰：“孙近、李光。”“小人谓谁？”曰：“吕本中。”先是，祠臣曾开以老病辞不草国书，帝欲用如渊代之，而赵鼎荐本中，故如渊憾之。

又言：“臣观朝廷事，非君臣情通，未易能济。大臣于事稍有过差，陛下训饬之可也。陛下所欲为，势有未可，大臣亦当明白辩论。然必陛下先与大臣言及此意，若不先言，即大臣论一事不从，尚未之觉，至再至三，遂以为陛下疏之，或疑他人有以间之。既以怀疑，即不能尽诚，陛下察其不诚，又从而疑之，安有君臣之间，动相疑间而能久于其位者？愿陛下明谕之。”帝曰：“前此未常有以此告朕者，卿见秦桧亦宜语此。”时桧方得君，如渊犹恐委桧未专，故及之。除御史中丞。

先是，桧力主和，执政、侍从及内外诸臣皆以为非是，多上书谏止者，桧患之。如渊为桧谋曰：“相公为天下大计，而邪说横起，盖不择人为台谏，使尽击去，则相公之事遂矣。”桧大喜，即擢如渊中司。

如渊言：“凡事必有初，及其初而为之则易，无其端而发之则难。陛下即位，一初也；渡江，二初也；移蹕建康，三初也；自建康复还临安，四初也。自赵鼎相，刘大中、王庶相继去，今复独任一相，召一二名士，凡事有当行而弊有当去者，又一初也。臣愿以正纪纲、辨邪正、明赏罚、谨

名器、审用度、厚风俗、去文具七者为献。”

又言：“孟庾召节在途，士论不与。”帝曰：“朕欲遣令使金国，在廷莫更有小人否？”对曰：“如赵鼎为相，尽隳纪纲，乃窃贤相之名而去。王庶在枢府，尽用奸计，乃以和议不合，卖直而去。刘大中以不孝得罪，乃窃朝廷美职而去。”帝曰：“卿胡不论？”对曰：“目今士论见孟庾之召，王庶之去，已有‘一解不如一解’之语。愿陛下不惜孟庾一人，以正今日公论，其他容臣一一为陛下别白之。”于是出庾知严州。又连论庶、大中，皆罢之。

金国遣二使来议和，许归河南地。使者踞甚，议受书之礼不决，外议汹汹。如渊建议取其书纳禁中。于是同谏长请对，又呼台吏问：“朝廷有大议论，许台谏见宰执商议乎？”吏曰：“有。”遂赴都堂与宰执议取书事，宰执皆以为然。帝亲笔召如渊、李谊入对。明日，诏宰执就馆见金使，受其书纳入，人情始安。

九年，奏召还曾开、范同，而罢施庭臣、莫将，以谓：“开、同之出，虽曰语言之过，而其心实出于爱君；庭臣、将之迁，虽曰议论之合，而其迹终近于希进。今国论既定，好恶黜陟，所宜深谨。”又论张邦昌时伪臣因赦复职非是。帝曰：“卿言是也，朕亦欲置此数匹夫不问。”对曰：“将恐无以示训。”其后卒不行。

忽一日，如渊言：“和议之际，臣粗自效，如臣到都堂，若不遇朝廷再遣使之议，则和议必至于坏，而宣对之日，稍有将顺，则遂至于屈。臣于二者，粗有报国之忠。臣亲老，愿求归。”帝不许。如渊疑帝有疏之之意，又奏曰：“臣向荐君臣腹心之论，陛下大以为然。其后秦桧在和议可否未决之间欲求去，陛下颇罪之，臣再三为桧辨析。今陛下与桧君臣如初，而臣反若有谗诉于其间者。”帝曰：“朕素不喜谗，卿其勿疑。”如渊尝与施庭臣忿争，庭臣谓如渊有指斥语，帝谓秦桧曰：“以朕观之，庭臣之罪小，如渊之罪大。”桧请斥庭臣而徙如渊，待其求去然后补外。帝不可，于是与庭臣皆罢。

初，如渊与莫将及庭臣皆力主和议，如渊缘此擢中司，而将及庭臣

缘此皆峻用。张焘、晏敦复上疏专以三人为言。如渊入言路，即劾二人，至是与庭臣俱罢。其后桧拟如渊知遂宁府，帝曰：“此人用心不端。”遂已。两奉祠，卒，年六十二。

如渊始以张浚荐召，而终乃翼秦桧挤赵鼎，仇吕本中，逐刘大中、王庶，心迹固可见矣。子佃、僕、似。

薛弼字直老，温州永嘉人。登政和二年进士第，调怀州刑曹、杭州教授。初颁五礼新书，定著释奠先圣误用下丁，弼据礼是正，州以闻，诏从其议。监左藏东库。内侍王道使奴从旁视绢美恶，多取之，弼白版曹穷治，人严惮之。

靖康初，金兵攻汴京，李纲定义坚守，众不悦。弼意与纲同，围解，迁光禄寺丞。尝言：“姚平仲不可恃。”未几而败。纲救太原<sup>[3]</sup>，弼言：“金必再至，纲不当去，宜先事河北。”金人果再入。始命刑部侍郎宋伯友提举河防，弼以点检粮草从之，为计画甚切，皆不能用，乃乞罢归，改三门、白波鞏运，寻主管明道宫，提举淮东盐事，改湖南运判。

杨么据洞庭，寇鼎州，王瓊久不能平，更命岳飞讨之。么陆耕水战，楼船十馀丈，官军徒仰视不得近。飞谋益造大舟，弼曰：“若是，则未可以岁月胜矣。且彼之所长，可避而不可斗也。今大旱，湖水落洪，若重购舟首，勿与战，逐筏断江路，薰其上流，使彼之长坐废，而精骑直捣其垒，则破坏在目前矣。”飞曰：“善。”兼旬，积寇尽平，进直秘阁。时道殣相望，弼以闻，帝恻然，命给钱六万缗、广西常平米六万斛、鄂州米二十万斛振之，且使讲求富弼青州荒政，民赖以苏。

王彦自荆移襄，迁延不即赴。彦所将八字军皆中原劲卒，朝廷患其恣横，以弼直徽猷阁代之。彦殊不意，弼径入府受将吏谒，大骇。弼曲折譬晓，彦感悟，即日出境。

除岳飞参谋官。飞母死，遁于庐山，张宗元摄飞事。飞将张宪移疾，部曲汹汹，生异语。弼谓诸将曰：“太尉力乞张公，而诏使随至，岳军

素整，今而哗哄，是汝曹累太尉也。”诸将以谏宪，宪佯悟曰：“相公腹心，惟参谋知之。”众乃定。除户部郎官，再知荆南。

桃源副盗伍俊既招安，复谋叛，提点刑狱万俟卨不能制，乃以委弼，弼许俊以靖州。俊喜曰：“我得靖，则地过桃源远矣。”俊至，则斩以徇。迁秘阁修撰、陕西转运使，以左司郎官召知虔州，移黄州。

时福州大盗有号“管天下”、“伍黑龙”、“满山红”之属，其众甚盛，钤辖李贵为贼所获，民作山砦自保。守臣莫将议委漳、泉、汀、建，募强壮游手各千人为效用，与殿司统制张渊同措置。未及行，诏升弼集英殿修撰，与将两易。弼至郡，漕臣以游手易聚难散，恐为他日患，闻于朝。事下弼议，弼谓：“昔守章贡，有武夫周虎臣、陈敏者，丁壮各数百，皆能战，视官军可一当十。”乃奏虎臣为副将，敏为巡检，选丁壮千人，号“奇兵”，日给糗粮，责以灭贼。自是岁费钱三万六千馀缗、米九千石，凡四年而贼平。弼知广州，擢敷文阁待制。卒，年六十三。

初，秦桧居永嘉，弼游其门。弼在湖北除盗，归功于万俟卨。桧诬岳飞下吏，卨以中司鞠狱，飞父子及宪皆死。朱芾、李若虚亦坐尝为飞谋议，夺职，惟弼得免，且为桧用，屡更事任，通籍从官，世以此少之。

罗汝楫字彦济，徽州歙县人。登政和二年进士第，监登闻鼓院，迁大理丞、刑部员外郎。奏命官犯公罪，勿取特旨以终惠臣子，又户口凋耗，宜少宽养子之禁。

拜监察御史。未逾月，迁殿中侍御史。与中丞何铸交章论岳飞，罢其枢管。朱芾、李若虚尝为飞议曹，主帅有异意而不能谏；又言<sup>[4]</sup>，飞狱具，寺官聚断，咸谓死有馀罪，寺丞何彦猷、李若朴独喧然以众议为非，欲从轻典。皆坐黜。王庶谪道州，郡丞孙行俭以官廨居之，汝楫劾其无忌惮当斥，且令庶徙居。刘子羽知镇江，上言：“和好非久远计，宜及闲暇为备。”桧怒，风汝楫论罢之。

时抚州有两陈四系狱，误论轻罪者死，汝楫诵其冤，且言：“独罪狱



官而守倅不坐，非祖宗法。”于是诏天下断死刑，守以下引囚问姓名、乡里然后决。又言：“国家驻蹕临安，淮南不可置度外，当重防海之寄，守长江之要，革窜名赏籍以劝有功。”

迁起居郎兼侍讲。帝问：“或谓春秋有贬无褒，此谊是否？”对曰：“春秋上法天道，春生秋杀，若贬而无褒，则天道不具矣。”帝称善，尝曰：“自王安石废春秋学，圣人之旨寢以不明。近世得其要者，惟胡安国与卿耳。”兼权中书舍人，除右谏议大夫。

有南雄守奏对：“太后之归，和议之力也，当尽按前言和不便者。”时相是之，骤用为台官，中外悚惧，多束装待遣。汝楫言：“皆不当罪，宜以崇宁事党为戒。”议遂寢。

迁御史中丞。旧例，中丞、侍御史不并置，乃更侍御史。汝楫求去益力，迁吏部尚书，充国信使。除龙图阁学士、知严州。秩满，请祠，居丧未终而卒，年七十。累赠开府仪同三司。子颢、颢、颢、颢、愿、颢，皆有文。

愿字端良，博学好古。法秦、汉为词章，高雅精炼，朱熹特称重之。有小集七卷，尔雅翼二十卷。知鄂州，有治绩，以父故不敢入岳飞庙。一日，自念吾政善，姑往祠之，甫拜，遽卒于像前。人疑飞之憾不释云。

萧振字德起，温州平阳人。幼庄重，不好弄。稍长，能自谋学。尝奉父命董农役陇亩，手不释卷，其师谓其父曰：“此儿远大器也。”未冠，游郡庠，既冠，升太学。时有号“三贤”者，推振为首。登政和八年进士第，调信州仪曹。

时州郡奉神霄官务侈靡，振不欲费财劳民，与守议不合。会方腊寇东南，距信尤近，守欲危振，檄振摄贵溪、弋阳二邑。既而王师至衢，又檄振督军餉，振治办无阙。大将刘光世见而喜之，欲以军中俘馘授振为赏，振辞曰：“岂可不冒矢石而贪人之功乎！”诸邑盗未息，守复檄振如

初。振悉意区处，许其自新，贼多降者。守以赃去，振独为办行，守愧服之。

调婺州兵曹兼功曹。时振妇翁许景衡以给事中召，振祝之曰：“公至朝幸勿见荐。”景衡询其故，振曰：“今执政多私其亲，愿为时革弊。”景衡然之。

时盗贼所在猖獗，婺卒扬言欲叛以应贼，官吏震恐。振选诸邑士兵强勇者几千人，日习武以备，蓄异谋者稍惧。有一兵官素得军士心，守疑而罢之，群卒数百人被甲挺刃，斩仪门入。振闻即往，群卒皆罗拜呼曰：“某等屈抑，愿兵曹理之。”振使之言，厉色叱曰：“细事耳。车驾南巡，大兵咫尺，汝速死耶！可急释械，当为汝言。”众拜谢而去。郡守由是益相信，事悉与谋。尝议城守，振请以钱数万缗庸工板筑，未数月，城垒屹然，一毫无扰。任满归，告其亲曰：“家世业农，幸有田可力以奉甘旨，振不愿仕。”或荐于朝，授婺州教授，改秩，乞祠。

以执政荐召对，敷奏数事，皆中时病，帝大喜，拜监察御史。明年冬，以亲老乞补外，章七上，不许。面奏曰：“臣事亲之日短，事陛下之日长。”指心自誓：“今日之事父母，乃他日之事陛下也。”遂除提点浙西刑狱，寻召为宗正少卿，俄擢侍御史。

振本赵鼎所荐，后因秦桧引入台，时刘大中与鼎不主和议，振遂劾大中以摇鼎。大中既出，振谓人曰：“如赵丞相不必论，盍自为去就。”鼎遂罢。

后振知绍兴府，改兵部，除徽猷阁待制、知湖州。陛辞，奏曰：“国家讲和，恐失诸将心，宜遣使抚谕，示以朝廷息兵宽民意。虽两国通好，战御之备宜勿弛。”帝曰：“卿欲奉亲求便，岂不知朕有亲哉？”振曰：“臣之亲所系者一夫也，陛下之亲所系者天下也。陛下以天下为心，圣孝愈光矣。”帝叹其忠。将行，白桧曰：“宰相如一元气，不可有私，私则万物为之不生。”桧不悦。

振至州，桧欲取羨馀，振遗桧书，谓：“财用在天下，如血气之在一身，移左以实右，则病矣。”桧属以私事，又不克尽从。以亲老乞祠，提举

太平观。后知台州。海寇势张，振至，克之。二十二年<sup>[5]</sup>，以杨炜在狱供涉，镌徽猷待制，谪居池州。

初，炜将上书，责李光侁秦桧议和。时振为侍御史，炜见振道书意，振然其言。及振知台州，而炜治邑有声，每大言无顾忌，振击节称善，遂荐炜改秩，又移书于桧从子秦昌时，俾同荐之。属吏密语振曰：“炜尝以书责李参政及太师，昌时义不当举，待制亦不可举。”振曰：“吾业已许之，岂可中辍。”遂因炜狱中供前事而贬。

明年，诏除敷文阁待制、知成都府、安抚制置使<sup>[6]</sup>。军储适阙，仓吏以窘告，振奏留对籾米八万斛以足军食，以其直归计所。总计者利在掊克，即先告桧，谓振唱为阙乏之语，风御史劾振要誉，复谪池阳。而总计者以潜得蜀帅，既而专用罗织掊克其民，民益思振。

桧死，语得闻，帝大感悟。亟遣振还成都，父老欢呼蜀道。振至，一切以宽治。或问其故，振曰：“承纵弛，革之当严，今继苛劾，非宽则民力瘁矣。”帝嘉振治行，谓宰臣沈该、汤思退曰：“四川善政，前有胡世将，今有萧振。”进秩四等，加敷文阁学士。卒于成都府治，年七十二。振两为蜀守，威行惠孚，死之日，民无老稚，相与聚哭于道。遗表至，帝悼惜之，赙银五百两、绢五百匹，赠四官。

振好奖善类，端人正士多所交识，其间有卓然拔出色者，迄为名臣。振居滨江，自父微时，见过客与掌渡者争，多溺死。振造大舟，佣工以济，人感其德，相与名其江为萧家渡云。有文集二十卷。子诚、忱。

论曰：何铸、王次翁以下数人者，附丽秦桧，斥逐忠良，以饜富贵，而次翁尤为柔媚，故桧独怜之，其在位最久。孔子所谓鄙夫患得患失无所不至者，此辈是已。铸能伸岳飞之枉，虽为可尚，然又为之使金而通问焉，盖堕其术而不悟者，桧之计深哉。

## 【校勘记】

- [1]完颜晔 原作“完颜毕”，据本书卷三〇高宗纪、系年要录卷一五〇改。
- [2]导江 原作“道江”，据本书卷八九地理志“永康军”条、舆地纪胜卷一五一改。
- [3]纲救太原 “救”原作“求”，据叶適水心先生文集卷二二薛公墓志铭、本书卷三五八李纲传改。
- [4]又言 按系年要录卷一四四，上文论朱李、下文论何李，都是罗汝楫所言，此二字疑在上文“朱芾李若虚尝为飞曹”语上。
- [5]二十二年 按系年要录卷一六三、十朝纲要卷二四都作绍兴二十二年十月庚辰，此处失书绍兴纪元。
- [6]安抚制置使 “制置”二字原倒，据本书卷三一高宗纪、系年要录卷一六四改。



# 宋史卷三百八十一

## 列传第一百四十

范如圭 吴表臣 王居正 晏敦復  
黄龟年 程瑀 张阐 洪拟 赵逵

范如圭字伯达<sup>[1]</sup>，建州建阳人。少从舅氏胡安国受春秋。登进士第，授左从事郎、武安军节度推官。始至，帅将斩人，如圭白其误，帅为已署不易也。如圭正色曰：“节下奈何重易一字而轻数人之命？”帅矍然从之。自是府中事无大小悉以咨焉。居数月，以忧去。辟江东南安抚司书写机宜文字。近臣交荐，召试秘书省正字，迁校书郎兼史馆校勘。

秦桧力建和议，金使来，无所于馆，将虚秘书省以处之。如圭亟见宰相赵鼎曰：“秘府，谟训所藏，可使仇敌居之乎？”鼎竦然为改馆。既而金使至悖傲，议多不可从，中外愤郁。如圭与同省十余人合议，并疏争之，既具草，骇遽引却者众。如圭独以书责桧以曲学倍师、忘仇辱国之罪，且曰：“公不丧心病狂，奈何为此，必遗臭万世矣！”桧怒。草奏与史官六人上之。

金归河南地，桧方自以为功。如圭轮对，言：“两京之版图既入，则九庙、八陵瞻望咫尺，今朝修之使未遣，何以慰神灵、萃民志乎？”帝泫然曰：“非卿不闻此言。”即日命宗室士儂及张焘以行。桧以不先白己，益怒。

如圭谒告去，奉柩归葬故乡，既窆，差主管台州崇道观。杜门十餘

岁，起通判邵州，又通判荆南府。荆南旧户口数十万，寇乱后无复人迹，时鬻口钱以安集之，百未还一二也。议者希桧意，遽谓流庸浸复而增之，积逋二十馀万缗，他负亦数十万，版曹日下书责偿甚急。如圭白帅，悉奏蠲之。

桧死，被旨人对，言：“为治以知人为先，知人以清心寡欲为本。”语甚切。又论：“东南不举子之俗，伤绝人理，请举汉胎养令以全活之，抑亦勾践生聚报吴之意也。”帝善其言。又奏：“今屯田之法，岁之所获，官尽征之。而田卒赐衣廩食如故，使力穡者绝赢馥之望<sup>[2]</sup>，惰农者无饥饿之忧，贪小利，失大计，谋近效，妨远图，故久无成功。宜籍荆、淮旷土，画为丘井，仿古助法，别为科条，令政役法，则农利修而武备饬矣。”

以直秘阁提举江西常平茶盐移利州路提点刑狱，以病请祠。时宗藩并建，储位未定，道路窃有异言。如圭在远外，独深忧之，掇至和、嘉祐间名臣奏章凡三十六篇，合为一书，囊封以献，请深考群言，仰师成宪，断以至公勿疑。或以越职危之，如圭曰：“以此获罪，奚憾！”帝感悟，谓辅臣曰：“如圭可谓忠矣。”即日下诏以普安郡王为皇子，进封建王。复起如圭知泉州。

南外宗官寄治郡中，挟势为暴，占役禁兵以百数，如圭以法义正之，宗官大沮恨，密为浸润以去如圭，遂以中旨罢，领祠如故。僦舍邵武以居，士大夫高之，学者多从之质疑。卒年五十九。

如圭忠孝诚实，得之于天。其学根于经术，不为无用之文。所草具屯田之目数千言，未及上，张浚视师日，奏下其家取之，浚罢，亦不果行。有集十卷，皆书疏议论之语，藏于家。子念祖、念德、念兹。

吴表臣字正仲，永嘉人。登大观三年进士第，擢通州司理。陈瓘滴居郡中，一见而器之。盛章者，朱勔党也，尝市婢，有武臣强取之，章诬以罪，系狱。表臣方鞠之，郡将曰：“知有盛待制乎？”表臣佯若不知者，卒直其事。累官监察御史，迁右正言。

高宗诏台谏条陈大利害，表臣请措置上流以张形势，安辑淮甸以立藩蔽，择民兵以守险阻，集海舶以备不虞。其策多见用。帝方向儒术，表臣乞选讲官以裨圣德，且于古今成败、民物情伪、边防利害，详熟讲究。由是诏开经筵。迨臣有请用蔡京、王黼之党者，侍御史沈与求乞明指其人，显行黜责，执政不悦，夺其言职。表臣争曰：“台谏为天子耳目，所以防壅蔽、杜奸邪，若咎其切直而黜之，后谁敢言，非国家福也。请还与求以开言路。”

时防秋，议选守边者，患乏才。表臣曰：“唐萧复言于德宗，陈少游任兼将相，首败臣节，韦皋幕府下僚，独建忠义，以皋代少游镇淮南。善恶著明，则天下知逆顺之理，初不以皋名贱官卑为疑。今取忠义不屈有已试之验者，不次而用，岂特可以劝，捍御方略，亦堪倚仗。”于是陈敏等十数人寔以录用。久之，以病请补外，以直秘阁知信州。

绍兴元年，召为司勋郎中，迁左司。诏百官陈裕国强兵之策，表臣条十事以献，曰：蠲税役以垦闲田，汰懦卒以省兵费，罢添差以澄冗员，停度牒以蕃生齿，拘佃租以防乾没，委计臣以制邦用，奖有功以厉将帅，招弓手以存旧籍，严和买以绝弊幸，简法令以息疮痍。

宰相拟表臣为检正，帝曰：“朕将自用之。”遂除左司谏。给事中胡安国以论事不合罢，表臣上疏留之。前宰相朱胜非同都督江、淮军马，表臣力言都督不可罢。除侍读，又累疏争之，不听，遂罢。表臣送吏部。授台州黄岩丞，寻除提点浙西刑狱，召为秘书少监，同修哲宗实录。

帝如建康，诏表臣兼留司参议官，除中书舍人、给事中、兵部侍郎。建、崇二国公就外傅，兼翊善。帝曰：“二国公诵习甚进，卿力也。”徙礼部侍郎，迁吏部尚书兼翰林学士。时秦桧欲使使金议地界，指政事堂曰：“归来可坐此。”表臣不答。又以议大礼忤意，罢去。

俄起知婺州。会大水，发常平米振贷之，然后以闻，郡人德之。课最，除敷文阁待制。三岁请祠，进直学士，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家居数年，卒，年六十七。

表臣晚号湛然居士，自奉无异布衣时，乡论推其清约。



王居正字刚中，扬州人。少嗜学，工文辞。入太学，时习新经、字说者，主司辄置高选，居正语人曰：“穷达自有时，心之是非，可改邪？”流落十馀年，司业黄齐得其文，曰：“王佐才也。”及同知贡举，欲擢为首，以风多士，他考官持之，置次选。调饶州安仁丞、荆州教授，皆不赴。大名、镇江两帅交辟教授府学，亦不就。

范宗尹荐于朝，召至，谓宗尹曰：“时危如此，公不极所学，拔元元涂炭中，尚谁待？居正避寇阳羨山间，勉出见公，一道此意尔。”宗尹愧谢。人对，奏：“昔人有云：‘君以为难，易将至矣。’今日之事，朝廷皆曰难，则当有易为之理。然国势日弱，敌气日骄，何邪？盖昔人于难者勉强为之，今以为难，不复有所为，以俟天意自回，强敌自毙也。宣和末，以为难者十五六，至靖康与宣和孰难？靖康末，以为难者十八九，至建炎与靖康孰难？由此而言，今日虽难于前日，安知他日不难于今日？盖宣和以为难，故有靖康之祸；靖康以为难，故有今日之忧。今而亦云，臣有所不忍闻。”高宗嘉之，谕宗尹曰：“如王居正人才，岁月间得一人亦幸矣。”

除太常博士，迁礼部员外郎。建议合祭天地于明堂，请奉太祖、太宗配，宗尹是之，议遂定，天地复合祭。侍御史沈与求劾宗尹，因及居正，宗尹去，居正乞补外，不许。抚州守高卫言甘露降于州之祥符观，为图以献。居正论今日恐非天降祥瑞之时，却其图。

试太常少卿兼修政局参议，迁起居郎。帝方向规谏，居正次前世听纳事为集谏十五卷，以广帝意。诏以时务访群臣，居正献疏数千言，论省费尤切，曰：“宋兴百七十三年矣，所行多弥文之事。今陛下所至曰行在，于一日二日少驻蹕之顷，欲尽为向者百七十三年之事，非所谓知变也。夫不知随时以省事，而乃随事以省费，故今日例有减半之说，究其实未始不重费。愿诏大臣计百事之实而论定之，苟非御寇备敌，任贤使能，振恤百姓，一切姑置，则费省而国裕。”

居正素与秦桧善，桧为执政，与居正论天下事甚锐，既相，所言皆不

酬。居正疾其诡，见帝言曰：“秦桧尝语臣：‘中国人惟当着衣啖饭，共图中兴。’臣心服其言。又自谓‘使桧为相数月，必耸动天下。’今为相施設止是，愿陛下以臣所闻问桧。”桧衔之，出居正知婺州。州贡罗，旧制岁万匹，崇宁后增五倍，建炎中减为二万。至是，主计者请复崇宁之数，居正力言于朝，户部督趣愈峻，居正置檄不行，语其属曰：“吾愿身坐，不以累诸君。”呼吏为文书付之曰：“即有谴，以此自解。”复手疏“五不可”以闻。诏如建炎中数。漕司市御炭，须胡桃文、鹑鸽色者，居正曰：“民以炭自业者，率居山谷，安知所谓胡桃文、鹑鸽色耶？”入朝以闻，诏止之。

召为太常少卿，迁起居舍人兼权中书舍人、史馆修撰。帝欲迁赵令憲大中大夫，居正奏：“官非侍从不可转，此祖宗法，若令憲以庶官得迁，则宗室为承宣者，不旋踵求为节度，何以却之？”遂寝其命。上书人陈东、欧阳澈已赠官，居正乞重贬黄潜善、汪伯彦，以彰二子杀身成仁之美。大将张俊遣卒至彭泽，卒故县吏，怙俊势侵辱令，令郭彦恭械之，俊诉于朝，帝为罢彦恭。居正言：“彦恭不畏强御，无可罪。”俊又乞免徭役，居正言：“兵兴以来，士大夫及勋戚家赋役与编户均，盖欲贵贱上下，共济国事，以宽民力，俊反不能体此乎？”和州请蠲进奉大礼绢，居正言：“大礼进奉，乃臣子奉上之诚，初非朝廷取于百姓之物，若察民力无所从出，不能预降旨蠲之，至使州县自陈，已为非是，乞速如所请。”除目有自中出者，居正奏：“近习请托，进拟不自朝廷，所系非轻。”因录皇祐诏书以进。帝皆嘉纳。

兼权直学士院，又除兵部侍郎。入对，以所论王安石父子之言不合于道者，裒得四十二篇，名曰辨学，上之。又曰：“陛下恶安石之学，尝于圣心灼见，其弊安在？”帝曰：“安石之学，杂以伯道，欲效商鞅富国强兵，今日之祸，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生于安石。”居正曰：“安石得罪万世者不止此。”因陈安石释经无父无君者。帝作色曰：“是岂不害名教邪？孟子所谓邪说，正谓是矣。”居正退，序帝语系于辨学首。

出知饶州，寻改吉州<sup>[3]</sup>。侍御史谢祖信劾居正凶暴诡诈，倾陷大臣，罢官，屏居括苍三载。其弟驾部郎居修入对，帝曰：“卿兄今安在？

行大用矣。”中书舍人刘大中侍帝，论制诰，帝曰：“王居正极得词臣体。”侍御史萧振论守令贤否，帝举居正守婺免贡罗、御炭事，曰：“守臣爱百姓皆如此，朕复何忧。”

起知温州。是时桧专国，居正自知不为所容，以目疾请祠，杜门，言不及时事，客至谈论经、史而已。桧终忌之，风中丞何铸劾居正为赵鼎汲引，欺世盗名，夺职奉祠，凡十年。桧死，复故职。绍兴二十一年卒，年六十五。

居正仪观丰伟，声音洪畅。奉禄班兄弟宗族，无留者。郊祀恩以任其弟居厚，及卒，季子犹布衣。其学根据六经，杨时器之，出所著三经义辨示居正曰：“吾举其端，子成吾志。”居正感厉，首尾十载为书辨学十三卷，诗辨学二十卷，周礼辨学五卷，辨学外集一卷。居正既进其书七卷，而杨时三经义辨亦列秘府，二书既行，天下遂不复言王氏学。

晏敦复字景初，丞相殊之曾孙。少学于程颐，颐奇之。第进士，为御史台检法官。绍兴初，大臣荐，召试馆职，不就。特命祠部郎官，迁吏部，以守法忤吕颐浩，出知贵溪县。会有为敦复直其事者，改通判临江军，召为吏部郎官、左司谏、权给事中，为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

淮西宣抚使刘光世请以淮东私田易淮西田，帝许之。敦复言：“光世帅一道，未闻为朝廷措置毫发，乃先易私亩。比者岳飞属官以私事干朝廷，飞请加罪，中外称美，谓有古贤将风。光世自处必不在飞下，乞以臣言示光世，且令经理淮南，收抚百姓，以为定都建康计，中兴有期，何患私计之未便。”权吏部侍郎兼详定一司敕令。

渡江后，庶事草创，凡四选格法多所裁定。敦复素刚严，居吏部，请谒不行，铨综平允，除给事中。冬至节，旨下礼部，取度牒四百充赐予。敦复奏：“兵兴费广，凡可助用度者尤当惜，矧两宫在远，陛下当此令节，欲奉一觞为万岁寿不可得，有司乃欲举平时例行庆赐乎？”遂寝。有卒失宣帖，得中旨给据，太医吴球得旨免试，敦复奏：“一卒之微，乃至上渎

圣聪，医官免试，皆坏成法。自崇宁、大观以来，奸人欺罔，临事取旨，谓之‘暗赢指挥’，纪纲败坏，驯致危乱，正蹈前弊，不可长也。”汪伯彦子召嗣除江西监司，敦复论：“伯彦奸庸误国，其子素无才望，难任澄清。”改知袁州。又奏：“召嗣既不可为监司，亦不可为守臣。”居右省两月，论驳凡二十四事，议者惮之。复为吏部侍郎。

彗星见，诏求直言。敦复奏：“昔康澄以‘贤士藏匿，四民迁业，上下相徇，廉耻道消，毁誉乱真，直言不闻，为深可畏’。臣尝即其言考已然之事，多本于左右近习及奸邪以巧佞转移人主之意。其恶直丑正，则能使贤士藏匿；其造为事端，则能使四民迁业；其委曲弥缝，则能使上下相徇；其假宠窃权，簧鼓流俗，则能使廉耻道消；其诬人功罪，则能使毁誉乱真；其壅蔽聪明，则能使直言不闻。臣愿防微杜渐，以助应天之实。”又论：“比来百司不肯任责，琐屑皆取决朝省，事有不当，上烦天听者，例多取旨。由是宰执所治烦杂，不减有司，天子听览，每及细务，非所以为政。愿详其大，略其细。”

八年，金遣使来要以难行之礼，诏侍从、台谏条奏所宜。敦复言：“金两遣使，直许讲和，非畏我而然，安知其非诱我也。且谓之屈己，则一事既屈，必以他事来屈我。今所遣使以诏谕为名，悦欲陛下易服拜受，又欲分廷抗礼，还可从乎？苟从其一二，则此后可以号令我，小有违异，即成衅端，社稷存亡，皆在其掌握矣。”时秦桧方力赞屈己之说，外议群起，计虽定而未敢行。勾龙如渊说桧，宜择人为台官，使击去异论，则事遂矣。于是如渊、施廷臣、莫将皆据要地，人皆骇愕。敦复同尚书张焘上疏言：“前日如渊以附会和议得中丞，今施廷臣又以此跻横榻，众论沸腾，方且切齿，莫将又以此擢右史。夫如渊、廷臣庸人，但知观望，将则奸人也。陛下奈何与此辈断国论乎？乞加斥逐，杜群枉门，力为自治自强之策。”既又与焘等同班入对，争之。桧使所亲谕敦复曰：“公能曲从，两地旦夕可至。”敦复曰：“吾终不为身计误国家，况吾姜桂之性，到老愈辣，请勿言。”桧卒不能屈。

胡铨谪昭州，临安遣人械送贬所。敦复往见守臣张澄曰：“铨论宰

相，天下共知，祖宗时以言事被谪，为开封者必不如是。”澄愧谢，为追还。始桧拜相，制下，朝士相贺，敦复独有忧色曰：“奸人相矣。”张致远、魏玘闻之，皆以其言为过。至是窜铨，敦复谓人曰：“顷言秦之奸，诸君不以为然，今方专国便敢尔，他日何所不至耶？”

权吏部尚书兼江、淮等路经制使。故事，侍从过宰相阁，既退，宰相必送数步。敦复见桧未尝送，每曰：“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寻请外，以宝文阁直学士知衢州，提举亳州明道宫。闲居数年卒，年七十一。

敦复静默如不能言，立朝论事无所避。帝尝谓之曰：“卿鲠峭敢言，可谓无忝尔祖矣。”

黄龟年，字德邵，福州永福人。登崇宁五年进士第，调洛州司理参军，累官河北西路提举学士<sup>[4]</sup>。吕颐浩见而奇之，入为太常博士。

靖康元年，除吏部员外郎，拜监察御史，寻除尚书左司员外郎、中书门下检正诸房公事，充修政局检讨官。乞令检正官察通进司，帝从其请。时颐浩再相，植党倾秦桧，引朱胜非奉京祠兼侍读，恐中书舍人胡安国持录黄不下，特命龟年书行，议者讥其侵官。

迁殿中侍御史。会边报王伦来归，龟年劾桧专主和议，沮止恢复，植党专权，渐不可长。乃上书曰：“臣闻一言而尽事君之道曰忠，罪莫大于欺君；一言而尽辅政之道曰公，罪莫大于私己。臣人者背公而徇私，则刑赏僭滥。虑人主之照其奸，则合党缔交，相与比周，荧惑主听。故附下罔上之党盛，而威福之柄下移，祸有不可胜言者。伏见秦桧还自金国，陛下骤任，不一年而超至宰辅，乃不顾国家，盗威福在己，欲永塞言路。”书上，桧罢，并劾桧党王唤、王昞、王守道，皆罢之。桧乃授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江州太平观，官如故。龟年又奏：“比论桧徇私欺君，合正典刑，投诸裔土，以御魑魅。今乃任便居住，虽陛下曲全大臣之礼，秦桧奸状暴露，复宠以儒学最上职名，俾优游琳馆，听其自如。律断群盗，必分首从，为之从者皆已伏诛，独置渠魁可乎？”又曰：“臣闻恩莫隆于父

子，义莫重于君臣。不义则后其君，不仁则遗其亲。君亲既然，则何忌惮而不为。桧厚貌深情，矫言伪行，进迫君臣之势，阳为面从；退恃朋比之奸，阴谋沮格。上不畏陛下，中不畏大臣，下不畏天下之议，无忌惮如此。欺君私己，有一即可黜，况桧之欺与私显著者为多乎？”章凡三上，遂褫桧职。复上章曰：“桧行诡而言譎，外缩而中邪，以巧诈取相位，奸回窃国柄，收召险佞，蟠结党与。陛下以智临而辨之早，以刚决而去之速，故端人正士，举手相庆，盖以公天下之同恶耳。臣愿陛下发明诏，以桧潜慝隐恶暴白于天下，使知陛下数易相位真不得已也；又所以破为臣奸胆，庶朋比之风不复作矣。”除太常少卿，累迁起居舍人、中书舍人兼给事中。

侍御史常同言龟年阴结大臣，致身要地，又交结诸将，趣操不正，罢归。司谏詹大方希桧意劾龟年附丽匪人，搢绅不齿，落职，本贯居住。卒，六十三。

龟年微时，永福簿李朝旌奇之，许妻以女。龟年既登第，而朝旌已死，家贫甚。或劝龟年别娶，龟年正色曰：“吾许以诺，死而负之，何以自立。”遂娶之。任子恩，先奏其弟之子，人皆义之。子衡，仕至湖南提举。

程瑀，字伯寓，饶州浮梁人。其姑臧氏妇，养瑀为子，姑没，始复本姓。少有声太学，试为第一，累官至校书郎。为臧氏父母服，服阕，除兵部员外郎。适高丽使回，充送伴使。先是，使者往返江、浙间，调挽舟夫甚扰，有诏禁止。提举人缸王珣画别敕，遇风逆水涩许调夫。瑀渡淮，见民丁挽舟如故，遂劾珣，珣反奏瑀违御笔。诏命淮南提举潘良贵核实，良贵奏珣言非是。

金人入侵，求可使者，瑀请往。未行，会钦宗即位，议割三镇，命瑀往河东，秦桧往河中。瑀奏：“臣愿奉使，不愿割地。”不报。至中山，诸将已得密谕，城守不下。瑀与金使王訥俱至燕山。还，除左正言，即言股肱大臣莫肯以身任天下事，且论：“欲慕祖宗而遯追无术，欲斥奄宦而

宠任益坚，欲锄奸恶而薄示典刑，欲汰滥缪而苟容侥幸，兼听而不能行其言，委任而不能责其效，苟且之习复成，党与之私浸广，最时病之大者。”帝曰：“朕非不知此，虑有未尽，决意行之有失耳。”璠曰：“事固当熟虑，然优柔不断，实隳事功。”帝问：“李纲宣抚两路，外议谓何？”璠曰：“金论固以为宜。然纲前与大臣议论不合，须赖圣明照察其心，任之无疑可也。”

金酋斡离不、粘罕争功，故斡离不不欲和，粘罕欲战，朝廷遣人赍蜡书约余覩，皆为粘罕所得。璠因言：“金兵围我重镇，数月不能解，岂能出塞共谋人之国。莫若遣使议和，然谨飭边备，徐观其变。”使未行。璠复言：“徐处仁庸俗，吴敏昏懦，唐恪倾险，政事所以不振。请尽黜免，别选英贤，共图大计。”帝嘉纳之。

时御史李光言星变，帝疑以问璠，对言：“陛下毋问有无，第正事修德，则变异可消。”璠尝论蔡京罪，帝因言吴敏庇京，又疑光党京，谓璠曰：“须卿作文字来。”璠辞。改屯田郎官，谪添监漳州盐税。

高宗即位，召为司封员外郎，迁光禄少卿、国子司业。请祠，主管亳州明道宫。寻召赴行在，疏十事以献。除直秘阁、提点江东刑狱，召为太常少卿，迁给事中兼侍讲。

建修政局，其目曰省费裕国、强兵息民。璠条上十四事，皆切时务。时三衙单弱，五军多出于盗，璠言：“李捧、崔增辈各将其徒，张俊、王玠本无兵机，今吕颐浩出征，即捧、增辈便可使隶戎行。”帝因言：“颐浩熟于军事，在外总诸将，桧在朝廷，庶几内外相应，然桧诚实，但太执耳。”璠曰：“如求机警能顺旨者，极不难得，但不诚实，则终不可倚。”帝然之。

权邦彦除签书枢密院，璠言邦彦五罪，疏三上，不报。求罢，除兵部侍郎，不拜，以敷文阁待制知信州。侍御史江公躋、左司谏方公孟卿<sup>[5]</sup>言璠不可去，复以为给事中。久之，复命知信州。胡安国、刘一止言：“璠忠信可以备献纳，正直可以司风宪，不宜去。”遂复留。颐浩荐席益，既得旨，以御批示后省官。璠曰：“益为人公岂不知，何必用？”颐浩曰：“给事不见御批耶？”璠曰：“已见矣。公不能执奏，乃先示璠辈，欲

使不敢论驳耶？然益之来，非公福也。”颐浩赧然，即劾益。未几，以言者罢，提举亳州明道宫，寻复徽猷阁待制、知抚州，无何，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

居父母丧，服除，知严州，徙宣州，复奉祠。俄召赴行在，除兵部侍郎兼侍读。因论：“邓禹尝言‘兴衰在德厚薄，初不论大小’。光武不数年定大业，禹言如合符契。今英俊满朝，岂无为陛下画至计者，愿厉志而已。”寻迁翊善。论：“金人入侵，未尝一大衄，有轻我心，岂可保其不背盟。宜省费抑末，常赋外一毫不取于民，民日益厚，兵日益强，使金人不敢窥为长计。”帝曰：“且作十年。”禹再拜曰：“十年之说，愿陛下早夜毋忘。”除兵部尚书。

桧既主和，禹议论不专以和为是，桧忌之，改龙图阁学士、知信州。会大水，桧见禹奏牍，谓同列曰：“尧之洪水，不至如是。”禹遂称疾，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坐通书李光，降朝议大夫，卒，年六十六。

禹在朝无谗随，尝为论语说，至“弋不射宿”，言孔子不欲阴中人。至“周公谓鲁公”，则曰可为流涕。洪兴祖序述其意，桧以为讥己，逐兴祖。魏安行侵版京西漕司，亦夺安行官，籍其家，毁版。桧死，禹子孙乃免锢云。有奏议六卷。

张闳字大猷，永嘉人。幼力学，博涉经史，善属文。将命名，梦神人大书“闳”字曰：“以是名尔。”父异之，力勉其为学。未冠，由舍选贡京师。

登宣和六年进士第，调严州兵曹掾兼治右狱。时方腊作乱，闳倡守御计。有义士请身督战，既战，稍却，州将怒，付闳治，将杀之，闳力争曰：“是士以义请战，官军却，势不得独前，非首奔者，杀之何罪？”州将意解，士得免。

李回帅江西，席益帅湖南，皆辟置幕下。群盗据洞庭，官军多西北人，不闲水战。闳建策造战舰，以大舰为营，小舰出战，乘水涸直捣贼



巢，贼势以衰。诸司交荐，改秩，吏部以微文沮之，闾弗辩，求岳祠归。历鄂、台二州教授。

绍兴十年，诏侍从各举所知，给事中林待聘以闾闻，召对。时金人议和，归关中地。闾首言：“关中必争之地，古号天府，愿固守以蔽巴蜀，图中原。”次言监司、郡守荐举之弊。又乞严禁遏余，以济江、浙水患。召试馆职，除秘书省正字，迁校书郎兼吴、益王府教授。时诸将恃功邀爵赏，有过则姑息，又兵布于外，警卫单寡，闾上疏极论之。后稍进退诸将必当其实，且召诸道兵以益禁旅，皆如闾言。

十三年，迁秘书郎兼国史院检讨官。秦桧每荐台谏，必先谕以己意，尝谓闾曰：“秘书久次，欲以台中相处何如？”闾谢曰：“丞相见知，得老死秘书幸矣！”桧默然，竟罢，主管台州崇道观，历泉、衢二州通判。

二十五年冬，帝躬揽万机，起闾提举两浙路市舶，入为御史台检法官，升吏部员外郎。孝宗在王邸，帝妙选官僚，谓“庄重老成无逾闾者”，改命祠部兼建王府赞读。

三十一年春，大雨，无麦苗，荆、浙盗起，诏侍从、台谏条陈弭灾、御盗之术。闾上疏曰：“和议以来，岁有聘币，民不堪命，臣愿陛下毋以金人困中国可乎？归正人时有遣还之命，怨声闻道路，臣愿陛下毋使金人得以甘心可乎？州县吏职卑地远，渔夺之祸被于编籍，臣愿陛下严赃吏之诛可乎？蠲租之令，已赦复征，宽大之泽例为虚文，臣愿陛下申诏令之禁可乎？是数者能次第行之，则足以动天地，召和气，灾异、盗贼不足虑也。”又言：“金主亮将入侵，宜守要害，防海道，三边不可无良将，督视不可无大帅。”疏奏，帝嘉纳，面谕曰：“卿所言深中时病，但遣人北归，已载约书，朕不忍渝也。”迁将作监，进宗正少卿。

三十二年，孝宗即位，闾权工部侍郎兼侍讲，入谢，言：“诸将以败为捷，冒受爵秩，州厢禁军因覃霈鼓噪，希厚赏，不可不正其罪。”时悉为施行。

金主亮死，葛王褒复求和，再议遣使。闾言：“宜严遣使之命，正敌国之礼，彼或不从，则有战尔。如是，则中国之威可以复振。”帝曰：“使

者报聘，故事也，旧约不从，朕志定矣。”是冬，给札侍从、台谏条具时务，闾上十事皆剴切。当时应诏数十人，惟闾与国子司业王十朋指陈时事，斥权幸，无所回隐。明日，召两人对内殿，帝大加称赏，赐酒及御书。时进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册宝，工部例进官，闾辞。或曰：“公转一阶，则泽可以及子孙，奈何辞？”闾笑曰：“宝册非吾功也，吾能为子孙冒无功赏乎？”

隆兴元年，真拜工部侍郎。闾奏：“臣去冬乞守御两淮，陛下谓春首行之，夏秋当毕，今其时矣。”帝曰：“江、淮事尽付张浚，朕倚浚为长城。”会督府请受萧琦降，诏问闾，闾请受其降。俄报王师收复灵璧县，闾虑大将李显忠、邵宏渊深入无援，奏请益兵殿后。已而王师果失利，众论归罪于战。闾曰：“陛下出师受降是也。诸将违节度且无援而败，当矫前失，安可遽沮锐气。”帝壮其言，益出御前器甲付诸军，手诏劳浚，军声复振。

时数易台谏，闾力言之，请增广谏员。帝曰：“台谏好名，如某人但欲得直声而去。”闾曰：“唐德宗疑姜公辅为卖直，陆贄切谏，愿陛下深以为鉴。”帝再三嘉奖。

金人求和，帝与闾议，闾曰：“彼欲和，畏我耶？爱我耶？直款我耳。”力陈六害不可许。帝曰：“朕意亦然，姑随宜应之。”帝记“卖直”之语，谓：“胡铨亦及此。朕非拒谏者，辨是非耳。”闾曰：“圣度当如天，奈何与臣下争名。”帝曰：“卿言是也。”顷之，除工部尚书兼侍读。

金副元帅纥石烈志宁以书谕通好，所请三事，国书、岁币之议已定，惟割唐、邓、海、泗未决，将遣王之望、龙大渊通问，而众言纷纷不已。闾谓：“不与四州乃可通和，议论先定乃可遣使，今彼为客，我为主，我以仁义抚天下，彼以残酷虐吾民，观金势已衰，何必先示以弱。”朝论韪之。

帝用真宗故事，命经筵官二员递宿学士院，以备顾问，闾入对尤数。屡引疾乞骸骨，帝不忍其去。二年，闾请益力，乃除显謩直学士、提举太平兴国宫。陛辞，帝问所欲言，闾奏：“许和则忘祖宗之仇，弃四州则失中原之心，遣归正人则伤忠义之气。惟陛下毋忘老臣平昔之言。”其指

时事尤淳切，帝眷益笃。谕以秋凉复召，加赐金犀带，特许佩鱼。居家逾月卒，年七十四。特赠端明殿学士。

朱熹尝言：“秦桧挟敌要君，力主和议，群言勃勃不平。桧既摧折忠臣义士之气，遂使士大夫怀安成习。至癸未和议，则知其非者鲜矣。朝论间有建白，率杂言利害，其言金人世仇不可和者，惟胡右史铨、张尚书阐耳。”子叔椿。

洪拟字成季，一字逸叟，镇江丹阳人。本弘姓，其先有名廖者，尝为中书令，避南唐讳，改今姓。后复避宣祖庙讳。遂因之。

拟登进士甲科。崇宁中为国子博士，出提举利州路学事，寻改福建路。坐谴，通判鄂州，复提举京西北路学事，历湖南、河北东路。宣和中，为监察御史，迁殿中，进侍御史。时王黼、蔡京更用事，拟中立无所附会。殿中侍御史许景衡罢，拟亦坐送吏部，知桂阳军，改海州。时山东盗起，屡攻城，拟率兵民坚守。

建炎间，居母忧，以秘书少监召，不起。终丧，为起居郎、中书舍人，言：“兵兴累年，馈饷悉出于民，无屋而责屋税，无丁而责丁税，不时之须，无名之敛，殆无虚日，所以去而为盗。今关中之盗不可急，宜求所以弭之，江西之盗不可缓，宜求所以灭之。夫丰财者政事之本，而节用者又丰财之本也。”高宗如越，执政议移蹕饶、信间，拟上疏力争，谓“舍四通八达而趋偏方下邑，不足以示形势、固守御。”

迁给事中、吏部尚书，言者以拟未尝历州县，以龙图阁待制知温州。宣抚使孟庾总师讨闽寇，过郡，拟趣使赴援。庾怒，命拟犒师。拟借封桩钱用之，已乃自劾。贼平，加秩一等，召为礼部尚书，迁吏部。

渡江后，法无见籍，吏随事立文，号为“省记”，出入自如。至是修七司敕令，命拟总之，以旧法及续降指挥详定成书，上之。

金人再攻淮，诏日轮侍从赴都堂，给札问以攻守之策。拟言：“国势强则战，将士勇则战，财用足则战，我为主、彼为客则战。陛下移蹕东

南,前年幸会稽,今年幸临安,兴王之居,未有定议,非如高祖在关中、光武在河内也。以国势论之,可言守,未可言战。”拟谓时相姑议战以示武,实不能战也。

绍兴三年,以天旱地震诏群臣言事,拟奏曰:“法行公,则人乐而气和;行之偏,则人怨而气乖。试以小事论之:比者监司、守臣献羨馀则黜之,宣抚司献则受之,是行法止及疏远也。有自庶僚为侍从者,卧家视职,未尝入谢,遂得美职而去,若鼓院官移疾废朝谒,则斥罢之,是行法止及冗贱也。榷酤立法甚严,犯者籍家财充赏,大官势臣连营列障,公行酤卖则不敢问,是行法止及孤弱也。小事如此,推而极之,则怨多而和气伤矣。”寻以言者罢为徽猷阁直学士、提举江州太平观。始,拟兄子驾部郎官兴祖与拟上封事侵在位者,故父子俱罢。起知温州,提举亳州明道宫。卒,年七十五,谥文宪。

初,拟自海州还居镇江。赵万叛兵逼郡,守臣赵子崧战败,遁去。拟挟母出避,遇贼至,欲兵之,拟曰:“死无所避,愿勿惊老母。”贼舍之。他贼又至,临以刃,拟指其母曰:“此吾母也,幸勿怖之。”贼又舍去。有净智先生集及注杜甫诗二十卷。

赵逵字庄叔,其先秦人,八世祖处荣徙蜀,家于资州。逵读书数行俱下,尤好聚古书,考历代兴衰治乱之迹,与当代名人巨公出处大节,根穷底究,尚友其人。绍兴二十年,类省奏名,明年对策,论君臣父子之情甚切,擢第一。时秦桧意有所属,而逵对独当帝意,桧不悦。即罢知举王曀,授逵左承事郎、签书剑南东川。帝尝问桧,赵逵安在?桧以实对。久之,帝又问,除校书郎。逵单车赴阙,征税者希桧意,搜行囊皆书籍,才数金而已。既就职,未尝私谒,桧意愈恨。

逵赓御制芝草诗,有“皇心未敢宴安图”之句,桧见之怒曰:“逵犹以为未太平耶?”又谓逵曰:“馆中禄薄,能以家来乎?”逵曰:“亲老不能涉险远。”桧徐曰:“当以百金为助。”逵唯唯而已。又遣所亲申前言,讽逵

往谢，逵不答，桧滋怒，欲挤之，未及而死。

帝临哭桧还，即迁逵著作佐郎兼权礼部员外郎。帝如景灵宫，秘省起居惟逵一人。帝屡目逵，即日命引见上殿，帝迎谓曰：“卿知之乎？始终皆朕自擢。自卿登第后，为大臣沮格，久不见卿。秦桧日荐士，未尝一语及卿，以此知卿不附权贵，真天子门生也。”诏充普安郡王府教授。逵奏：“言路久不通，乞广赐开纳，勿以微贱为间，庶几养成敢言之气。”帝嘉纳之。普安府劝讲至戾太子事，王曰：“于斯时也，斩江充自归于武帝，何如？”逵曰：“此非臣子所能。”王意盖有所在也。

二十六年，迁著作郎，寻除起居郎。入谢，帝又曰：“秦桧炎炎，不附者惟卿一人。”逵曰：“臣不能效古人抗折权奸，但不与之同尔，然所以事宰相礼亦不敢阙。”又曰：“受陛下爵禄而奔走权门，臣不惟不敢，亦且不忍。”明年同知贡举，尽公考阅，以革旧弊，遂得王十朋、阎安中。

始，逵未出贡闈，蒋璨除户部侍郎，给事中辛次膺以璨交结希进，还之。帝怒，罢次膺，付逵书读，逵不可，璨以此出知苏州，次膺仍得次对，逵兼给事中。未几，除中书舍人，登第六年而当外制，南渡后所未有也。帝语王纶曰：“赵逵纯正可用，朕于蜀士未见其比。朕所以甫二岁令至此，报其不附权贵也。”

先是，逵尝荐杜莘老、唐文若、孙道夫皆蜀名士，至是奉诏举士，又以冯方、刘仪凤、李石、郟次云应诏，宰执以闻。帝曰：“蜀人道远，其间文学行义有用者，不因论荐无由得知。前此蜀中宦游者多隔绝，不得一至朝廷，甚可惜也。”自桧颺权，深抑蜀士，故帝语及之。

逵以疾求外，帝命国医王继先视疾，不可为矣。卒年四十一。帝为之流泪叹息。逵尝自谓：“司马温公不近非色，不取非财，吾虽不肖，庶几慕之。”

方桧权盛时，忤桧者固非止逵一人，而帝亟称逵不附丽，又谓逵文章似苏轼，故称为“小东坡”，未及用而逵死，惜其论建不传于世。有栖云集三十卷。

论曰：如圭师于安国，居正师于杨时，敦复师于程颐，表臣交于陈瓘，其师友渊源有自来矣。故其议论说直，刚严鲠峭，不惑异说，不畏强御，大略相似。若夫居正辨王氏三经之缪，龟年首劾秦桧主和之非，程瑀力排蔡京之党，尤为有功于名教。张阐论事无避，洪拟朴实端亮，赵逵纯正善文，皆一时之良，为桧所忌而不挠者。语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信哉！

### 【校勘记】

- [1] 范如圭字伯达 原作“伯逵”，据朱文公文集卷九四范直阁墓记、李幼武四朝名臣言行录别集下卷一〇范如圭条改。
- [2] 使力穉者绝赢馥之望 “绝”原作“有”，据朱文公文集卷八九范公神道碑改。
- [3] 吉州 按四朝名臣言行录别集下卷八王居正条作“台州”。
- [4] 提举学士 按本书卷一六七职官志记提举学事司，“崇宁二年置，宣和三年罢。”并无“提举学士”职官，疑“士”为“事”字之误。
- [5] 左司谏方公孟卿 “方公孟卿”原作“方公孟”。按系年要录卷五二、中兴圣政卷二，绍兴二年为殿中侍御史者是江跻，为右司谏者为方孟卿，此处脱“卿”字，据补；又“左司谏”当为“右司谏”之误。



## 宋史卷三百八十二

### 列传第一百四十一

张焘 黄中 孙道夫 曾幾 兄开  
勾涛 李弥逊 弟弥大<sup>[1]</sup>

张焘字子公，饶之德兴人，秘阁修撰根之子也。政和八年<sup>[2]</sup>进士第三人，尝为辟雍录、秘书省正字。靖康元年，李纲为亲征行营使，辟焘入幕。纲贬，亲知坐累者十七人，焘亦贬。

建炎初，起通判湖州。明受之变，贼矫诏俾焘抚谕江、浙，焘不受。上既复辟，诏求言。焘上书略曰：“人主戡定祸乱，未有不本于至诚而能有济者。陛下践祚以来，号令之发未足以感人心，政事之施未足以慰人望，岂非在我之诚有未修乎？天下治乱，在君子小人用舍而已。小人之党日胜，则君子之类日退，将何以弭乱而图治？”又言措置江防非计，徒费民财、损官赋，不适于用。又言：“侍从、台谏观望意指，毛举细务，至国家大事，坐视不言。”又言：“巡幸所至，营缮困民，越栖会稽，似不如是。”

绍兴二年，吕颐浩荐，除司勋员外郎<sup>[3]</sup>，迁起居舍人。言：“自古未有不知敌人之情而能胜者，愿诏大臣、诸将，厚爵赏，募可任用者往伺敌动静。既审知之，则战守进退，在我皆备，彼尚安得出不意犯吾行阙。”诏以付都督府及沿边诸帅。迁中书舍人。

吕祉之抚谕淮西也，焘谓张浚曰：“祉书生，不更军旅，何可轻付。”



浚不从，遂致酈琼之变。七年，张滉特赐进士出身。滉，浚兄也，将母至行在，上引对而命之。焘言：“宣和以来，奸臣子弟滥得儒科。陛下方与浚图回大业，当以公道革前弊。今首赐滉第，何以塞公议？”上念浚功，欲慰其母心，乃命起居郎楼炤行下，炤又封还。著作郎兼起居舍人何抡曰：“贤良之子，宰相之兄，赐科第不为过。”乃与书行。焘不自安，与炤皆求去，不许，言者论之，以集英殿修撰提举江州太平观〔4〕。

明年，以兵部侍郎召，诏引对，上曰：“卿去止缘张滉。”焘曰：“臣苟有所见，不敢不言。如内侍王鉴，陛下所亲信，臣尚论列，岂有宰相亲兄自赐出身，公论不与。臣若不言，岂惟负陛下，亦负张浚。”上因问：“朕图治一纪，收效蔑然，其弊安在？”焘曰：“自昔有为之君，未有不先定规模而能收效者，臣绍兴初首以是为言，今七年。往者进临大江，退守吴会，未期月而或进或却，岂不为敌所窥乎？今陛下相与断国论者，二三大臣而已。一纪之间，十四命相，执政递迁无虑二十馀。日月逝矣，大计不容复误，愿以先定规模为急。”

寻权吏部尚书。徽猷阁待制黎确卒，诏赠官推恩，焘言：“确素号正人，一旦临变，失臣节，北面邦昌之庭，且为将命止勤王之师。今曲加赠恤，何以示天下？”诏追夺职名。

时金使至境，诏欲屈己就和，令侍从、台谏条上。焘言：“金使之来，欲议和好，将归我梓宫，归我渊圣，归我母后，归我宗社，归我土地人民，其意甚美，其言甚甘，庙堂以为信然，而群臣、国人未敢以为信然也。盖事关国体，臣请推原天意为陛下陈之。传曰：‘天将兴之，谁能废之？’臣考人事以验天意，陛下飞龙济州，天所命也。敌骑屡犯行阙，不能为虞。甲寅一战败敌师，丙辰再战却刘豫，丁巳酈琼虽叛，实为伪齐废灭之资，皆天所赞也。是盖陛下躬履艰难，侧身修行，布德立正，上副天意，而天祐之之所致也。臣以是知上天悔祸有期，中兴不远矣。愿益自修自强，以享天心，以俟天时。时之既至，吉无不利，则何战不胜，何功不立。今此和议，姑为听之，而必无信之可恃也。彼使已及境，势难固拒。使其果愿和好，如前所陈，是天诱其衷，必不复强我以难行之礼。如其初无

此心，二三其说，责我以必不可行之礼，要我以必不可从之事，其包藏何所不有，便当以大义绝之。谨边防，厉将士，相时而动。愿断自渊衷，毋取必于彼而取必于天而已。乃若略国家之大耻，置宗社之深仇，躬率臣民，屈膝于金而臣事之，而觊和议之必成，非臣所敢知也。”上览奏，愀然变色曰：“卿言可谓忠，然朕必不至为彼所给，方且熟议，必非诈伪而后可从，不然，当再使审虚实，拘其使人。”焘顿首谢。

金使张通古、萧哲至行在，朝议欲上拜金诏。焘曰：“陛下信王伦之虚诈，发自圣断，不复谋议，便欲行礼，群臣震惧罔措。必已得梓宫，已得母后，已得宗族，始可以议通好经久之礼。今彼特以通好为说，意谓割地讲和而已，陛下之所愿欲而切于圣心者，无一言及之，其情可见，奈何遽欲屈而听之。一屈之后，不可复伸，廷臣莫能正救，曾鲁仲连之不如，岂不获罪于天下万世。”

既而监察御史施廷臣抗章力赞和议，擢为侍御史。司农寺丞莫将忽赐第，擢为起居郎。朝论大骇。焘率吏部侍郎晏敦复上疏曰：“仰惟陛下痛梓宫未还，两宫未复，不惮屈己与敌议和，特以众论未同，故未敢轻屈尔。幸小大之臣，无复异议，从容献纳，庶几天听为回，卒不敢屈，此宗社之福也。彼施廷臣乃务迎合，辄敢抗章，力赞此议，姑为一身进用之资，不恤君父屈辱之耻，罪不容诛，乃由察官超擢柱史。夫御史府朝廷纪纲之地，而陛下耳目之司，前日勾龙如渊以附会而得中丞，众论固已喧鄙之矣。今廷臣又以此而跻横榻，一台之中，长贰皆然，既同乡曲，又同心腹，惟相朋附，变乱是非，岂不紊纪纲而蔽陛下之耳目乎？众论沸腾，方且切齿，而莫将者又以此议由寺丞擢右史。如渊、廷臣庸人也，初无所长，但知观望，而将则奸人也，考其平昔无所不为，此辈乌可与之断国论乎？望加斥逐，庶几少杜群枉之门。至于和议，则王伦实为谋主，彼往来敌中至再四矣，陛下恃以为心腹，信之如蓍龟，今其为言自己二三，事之端倪，盖亦可见。更望仰念祖宗付托之重，俯念亿兆爱戴之诚，贵重此身，无轻于屈。但务雪耻以思复仇，加礼其使，厚资遣发，谕以必得事实之意，告以国人皆曰不可之状。使彼悔祸，果出诚心，惟

我所欲，尽归于我，然后徐议报之之礼，亦未晚也。如其变诈，诱我以虚词，则包藏终不可测，便当厉将士，保疆场，自治自强，以俟天时，何为不成？伏愿陛下少忍而已。自朝廷有屈己之议，上下解体，僥遂成屈己之事，则上下必至离心，人心既离，何以立国？伏愿戒之重之。”于是将、廷臣皆不敢拜。焘又面折如渊曰：“达观其所举，君荐七人，皆北面张邦昌，今噉喙附会，堕敌计，他日必背君亲矣。”

焘既力诋拜诏之议，秦桧患之，焘亦自知得罪，托疾在告。桧使楼炤谕之曰：“北扉阙人，欲以公为直院。”焘大骇曰：“果有此言，愈不敢出矣。”桧不能夺，乃止。

和议成，范如圭请遣使朝八陵，遂命判大宗正士儻与焘偕行，且命修奉，令荆湖帅臣岳飞济其役。焘与士儻道武昌，出蔡、颍，河南百姓欢迎夹道，以喜以泣曰：“久隔王化，不图今日复为宋民。”九年五月，至永安诸陵，朝谒如礼。陵前石涧水久涸，二使垂至忽涌溢，父老惊叹，以为中兴之兆。

焘等入柏城，披锄荆棘，随所葺治，留二日而还，自郑州历汴、宋、宿、泗、淮南以归。即奏疏曰：“金人之祸，上及山陵，虽殄灭之，未足以雪此耻、复此仇也。陛下圣孝天至，岂胜痛愤，顾以梓宫、两宫之故，方且与和，未可遽言兵也。祖宗在天之灵，震怒既久，岂容但已，异时恭行天罚，得无望于陛下乎？自古戡定祸乱，非武不可，狼子野心不可保持久矣；伏望修武备，俟衅隙起而应之，电扫风驱，尽俘丑类以告诸陵。夫如是然后尽天子之孝，而为人子孙之责塞矣。”上问诸陵寝如何？焘不对，唯言“万世不可忘此贼”。上黯然。

焘因请永固陵不用金玉，大略谓：“金玉珍宝，聚而藏之，固足以动人耳目，又其为物，自当流布于世，理必发露，无足怪者。”上览疏，谓秦桧曰：“前世厚葬之祸，如循一轨。朕断不用金玉，庶先帝神灵有万世之安。”焘又言：“顷刘豫初废，人情恟恟，我斥候不明，坐失机会。今又闻敌于淮阳作筏、造绳索，不知安用？诸将朝廷戒勿得遣间探<sup>[5]</sup>，遂不复遣，我之动息，敌无不知，敌之情状，我则不闻。又见黄河船尽拘北

岸，悉为敌用，往来自若，无一人敢北渡者。愿飭边吏广耳目，先事而防。”又言：“鄯琼部伍皆西陲劲兵，今在河南，尚可收用。新疆租赋已蠲，而使命络绎，推恩费用犹循兵兴时例，愿加裁损，非甚不得已勿遣使，以宽民力。”又论：“陕西诸帅不相下，动辄喧争，请置一大帅统之，庶首尾相应，缓急可恃。”焘所言皆切中时病，秦桧方主和，惟恐少忤敌意，悉置不问。

成都谋帅，上谕桧曰：“张焘可，第道远，恐其惮行。”桧以谕焘，焘曰：“君命也，焉敢辞。”十月，以宝文阁学士知成都府兼本路安抚使，付以便宜，虽安抚一路，而四川赋敛无艺者，悉得蠲减。陆辞，奏曰：“蜀民困矣，官吏从而诛剥之，去朝廷远，无所赴诉。俟臣至所部，首宣德意，但一路咸沾惠泽。”上曰：“岂惟一路，四川恤民事悉委卿。”焘因言官吏害民者，请先罢后劾，上许之。又言：“军兴十馀年，日不暇给。今和议甫定，愿汲汲以政刑为先务。”上曰：“当书之座右。”十年三月，至成都。

在蜀四年，戢贪吏，薄租赋；抚雅州蕃部，西边不惊；岁旱则发粟，民得不饥；暇则修学校，与诸生讲论。会有诏令宣抚司纳契丹降人，焘为宣抚使胡世将言：“蜀地狭不能容，前朝常胜军可为戒。”世将奏寝其事。

焘乞祠，以李璆代之。焘自蜀归，卧家凡十有三年。二十五年冬，焘死，旧人在者皆起，焘除知建康府兼行宫留守。金陵积岁负内库钱帛巨万，悉为奏免。池有义子与父争讼，守昏谬，系父，连年不决，焘移大理，出其守。居二年，进端明殿学士。二十九年，提举万寿观兼侍读，以衰疾力辞，不许。除吏部尚书。

初，上知普安郡王贤，欲建为嗣，显仁皇后意未欲，迟回久之。显仁崩，上问焘方今大计，焘曰：“储贰者，国之本也，天下大计，无逾于此。”上曰：“朕怀此久矣，卿言契朕心，开春当议典礼。”又劝上省赐予，罢土木，减冗吏，止北货。上嘉奖之。

金使施宜生来，焘奉诏馆客。宜生本闽人，素闻焘名，一见顾副使曰：“是南朝不拜诏者。”焘以“首丘桑梓”动之，宜生于是漏敌情，焘密奏早为备。

先是，御前置甲库，凡乘輿所需图画什物，有司不能供者悉聚焉，日费不貲。禁中既有内酒库，酿殊胜，酤卖其馀，颇侵大农。焘因对，言甲库萃工巧以荡上心，酒库酤良酝以夺官课。且乞罢减教坊乐工人数。上曰：“卿言可谓责难于君。”明日悉诏罢之。

屡以衰疾乞骸。三十年，以资政殿学士致仕，寻迁太中大夫，给真奉。三十一年八月，落致仕，复知建康府。时金人窥江，建业民惊徙过半，闻焘至，人情稍安。寻诏沿江帅臣条上恢复事宜，焘首陈十事，大率欲预备不虞，持重养威，观衅而动，期于必胜。

孝宗受禅，除同知枢密院，遣子挺入辞。诏肩輿至官，给扶上殿，首问为治之要，言内治乃可外攘。又乞命百执条弊事，诏从之，令侍从、台谏集都堂给札以闻。隆兴元年，迁参知政事，以老病不拜，台谏文章留之，除资政殿大学士、提举万寿观兼侍读。谒告将理，许之。及家，固求致仕。后二年卒，年七十五，谥忠定。

焘外和内刚，帅蜀有惠政，民祠之不忘。始论和议，归之于天，士论歉然。洎缴驳施廷臣之奏，朝野复一辞归重焉。

黄中字通老，邵武人。幼受书，一再辄成诵。初以族祖荫补官。绍兴五年廷试，言孝弟动上心，擢进士第二人，授保宁军节度推官。二十馀年，秦桧死，乃召为校书郎，历迁普安、恩平府教授。中在王府时，龙大渊已亲幸，中未尝与之狎，见则揖而退，后他教授多蒙其力，中独不徙官。

迁司封员外郎兼国子司业。芝草生武成庙，官吏请以闻，中不答，官吏阴画图以献。宰相谓祭酒周绾与中曰：“治世之瑞，抑而不奏，何耶？”绾未对，中曰：“治世何用此为？”绾退，谓人曰：“黄司业之言精切简当，惜不为谏官。”

充贺金生辰使，还，为秘书少监，寻除起居郎，累迁权礼部侍郎。中使金回，言其治汴宫，必徙居见迫，宜早为计。上矍然。宰相顾谓中曰：

“沈介归，殊不闻此，何耶？”居数日，中白宰相，请以妄言待罪。汤思退怒，语侵中。已乃除介吏部侍郎，徙中以补其处。中犹以备边为言，又不听，遂请补外，上不许，曰：“黄中恬退有守。”除左史，且锡鞍马。

金使贺天申节，遽以钦宗讣闻，朝论俟使去发丧，中驰白宰相：“此国家大事，臣子至痛，一有失礼，谓天下后世何！”竟得如礼。中自使还，每进见辄言边事，又独陈御备方略，高宗称善。不数月，金亮已拥众渡淮。中因人谢，论淮西将士不用命，请择大臣督师。既而以殿帅杨存中为御营使，中率同列力论不可遣。敌既临江，朝臣争遣家逃匿，中独晏然。比敌退，唯中与陈康伯家属在城中，众惭服。

天申节上寿，议者以钦宗服除当举乐。中言：“春秋君弑贼不讨，虽葬不书，以明臣子之罪，况钦宗实未葬而可遽作乐乎？”事竟寝。兼给事中。内侍迁官不应法，谏官刘度坐论近习龙大渊忤旨补郡，已复罢之，中皆不书读。群小相与媒蘖，中罢去。尹穡希意诋中为张浚党。

乾道改元，中年适七十，即告老，以集英殿修撰致仕，进敷文阁待制。居六年，上御讲筵，顾侍臣曰：“黄中老儒，今居何许？年几许？筋力或未衰耶？”召引对内殿，问劳甚渥，以为兵部尚书兼侍读。

中前在礼部，尝谏止作乐事，中去，卒用之。至是又将锡宴，遂奏申前说。诏遣范成大使金以山陵为请。中言：“陛下圣孝及此，天下幸甚，然钦庙梓宫置不问，有所未尽。”上善其言，不能用。

未满岁，有归志，乃陈十要道：以为用人而不自用；以公议进退人才；察邪正；广言路；核事实；节用度；择监司；惩贪吏；陈方略；考兵籍。上亟称善。中力求去，除显谟阁<sup>[6]</sup>、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赐犀带、香茗。

除龙图阁学士，致仕。凡邑里后生上谒，必训以孝弟忠信。朱熹裁书以见，有曰：“今日之来，将再拜堂下，惟公坐而受之，俾进于门弟子之列，则某之志也。”其为人敬慕如此。其后，上手书遣使访朝政阙失，进职端明殿学士。属疾，手草遗表，犹以山陵、钦宗梓宫为言，深以人主之职不可假之左右为戒。淳熙七年八月庚寅卒，年八十有五。九月，诏赠

正议大夫。中有奏议十卷。谥简肃。

孙道夫字太冲，眉州丹棱人。年十八贡辟雍。时禁元祐学，坐收苏氏文除籍。再贡，入优等。张浚荐于高宗，召对，道夫奏：“愿修德以回天意，定都以系人心，任贤材、图兴复以雪国耻。”

上在越，浚遣道夫奏事，赐出身，改左承奉郎。再诏对，言：“汉中前瞰三秦，后蔽巴蜀，孔明、蒋琬出图关辅，未有不屯汉中者。今欲进兵陕西，当先经营汉中。荆南东连吴会，北通汉沔，号用武之国，晋、宋以来，尝倚为重镇。武帝亦以荆南居上流，故以诸子居之。今守江当先措置荆南，时至则蜀汉师出秦关，荆楚师出宛洛，陛下亲御六军，由淮甸与诸将会咸阳，孰能御之？”上嘉纳，召试馆职。上谕宰相：“自渡江以来，文气未有如道夫者，涵养一二年，当命为词臣。”

除秘书正字、权礼部郎官。徽宗凶问礼仪，多所草定。寻权左司员外郎。上问蜀中水运陆运孰便？道夫奏：“水运迟而省费，陆运速而劳民。宣抚司初由水运，率石费钱十千，后以为缓，从陆起丁夫十数万，率石费五十馀千。”上曰：“水运便，行之。”

迁校书郎。出知怀安军，乞罢都运司以宽民力，罢戍兵以弭乱阶，罢泛使以省浮费。知资州，宣抚郑刚中荐其治行第一。移知蜀州，盗不敢入境。州产绫，先是，守以军匠置机买丝亏直，民病之，道夫断其机。遇事明了，人目为“水晶灯笼”。九年不迁，盖非秦桧所乐也。

以吏部郎中入对，言蜀民二税盐酒茶额之弊，上纳其言。除太常少卿，假礼部侍郎充贺金正旦使。金将败盟，诘秦桧存亡，及关、陕买马非约，道夫随事折之。使还，擢权礼部侍郎。上曰：“卿自小官已为朕知，第赵鼎与张浚相失后，蜀士仕于朝者，皆为沮抑。继自今有所见，可数求对。”

兼侍讲，奏敌有窥江、淮意。上曰：“朝廷待之甚厚，彼以何名为兵端？”道夫曰：“彼金人身弑其父兄而夺其位，兴兵岂问有名，臣愿预为之

图。”宰相沈该不以为虑，道夫每进对，辄言武事，该疑其引用张浚，忌之。道夫不自安，请出，除知绵州，致仕，卒，年六十六。

道夫居官，一意为民，不可干以私。仕宦三十年，奉给多置书籍。然性刚直，喜面折，不容人之短，或以此少之云。

曾幾字吉甫，其先赣州人，徙河南府。幼有识度，事亲孝，母死，蔬食十五年。入太学有声。兄弼，提举京西南路学事，按部溺死，无后，特命几将仕郎。试吏部，考官异其文，置优等，赐上舍出身，擢国子正兼钦慈皇后宅教授。迁辟雍博士，除校书郎。

林灵素得幸，作符书号神霄录，朝士争趋之，幾与李纲<sup>[7]</sup>、傅崧卿皆称疾不往视。久之，为应天少尹，庭无留讼。阍人得旨取金而无文书，府尹徐处仁与之，幾力争不得。

靖康初，提举淮东茶盐。高宗即位，改提举湖北，徙广西运判、江西提刑，又改浙西。会兄开为礼部侍郎，与秦桧力争和议，桧怒，开去，幾亦罢。逾月，除广西转运副使，徙荆南路<sup>[8]</sup>。盗骆科起郴之宜章，郴、桂皆湮洞，宣抚司调兵未至，漫以捷闻。幾疏其实，朝廷遣他将平之。请间，得崇道观。复为广西运判，固辞，侨居上饶七年。

桧死，起为浙西提刑<sup>[9]</sup>、知台州，治尚清净，民安之。黄岩令受贿为两吏所持，令械吏真狱，一夕皆死，幾诘其罪。或曰：“令，丞相沈该客也。”治之益急。

贺允中荐，召对，以疾辞，除直秘阁，归故治。未几，复召对，幾言：“士气久不振，陛下欲起之于一朝，矫枉者必过直，虽有折槛断鞅、牵裾还笏、若卖直干誉者，愿加优容。”时帝惩桧擅权之弊，方开言路，应诏者众，幾惧有获戾者，先事陈之。帝大悦，授秘书少监。

幾承平时已为馆职，去三十八年而复至，须鬓皓白，衣冠伟然。每会同舍，多谈前辈言行、台阁典章，荐绅推重焉。诏修神宗宝训，书成，奏荐，帝称善。权礼部侍郎。兄楙、开皆尝贰春官，幾复为之，人以为



荣。

吴、越大水、地震，幾举唐贞元故事反覆论奏，帝趣其言。他日谓几曰：“前所进陆贄事甚切，已遣漕臣振济矣。”引年请谢，上曰：“卿气貌不类老人，姑为朕留。”谢曰：“臣无补万一，惟进退有礼，尚不负陛下拔擢。”上闵劳以事，提举玉隆观，绍兴二十七年也。除集英殿修撰，又三年，升敷文阁待制。

金犯塞，中外大震，帝召杨存中偕宰执对便殿，谕以将散百官，浮海避之。左仆射陈康伯持不可。存中言：“敌空国远来，已闯淮甸，此正贤智驰骛不足之时。臣愿率先将士，北首死敌。”帝喜，遂定义亲征，下诏进讨。有欲遣使诣敌求缓师者，幾疏言：“增币请和，无小益，有大害，为朝廷计，正当尝胆枕戈，专务节俭，经武外一切置之，如是虽北取中原可也。且前日诏诸将传檄数金君臣，如叱奴隶，何辞可与之和耶？”帝壮之。

孝宗受禅，幾又上疏数千言。将召，屡请老，乃迁通奉大夫，致仕，擢其子逮为浙西提刑以便养。乾道二年卒，年八十二，谥文清。

幾三仕岭表，家无南物，人称其廉。早从舅氏孔文仲、武仲讲学。初佐应天时，谏官刘安世亡恙，党禁方厉，无敢窥其门者，幾独从之，谈经论事，与之合。避地衡岳，又从胡安国游，其学益粹。为文纯正雅健，诗尤工。有经说二十卷、文集三十卷。

二子：逢仕至司农卿，逮亦终敷文阁待制，而逢最以学称。

开字天游。少好学，善属文。崇宁间登进士第，调真州司户，累迁国子司业，擢起居舍人，权中书舍人。掖垣草制，多所论驳，忤时相意，左迁太常少卿，责监大宁监盐井，匹马之官，不以自卑。召还，时相复用事，监杭州市易务。除直秘阁，知和州，徙知恩州。请祠，得鸿庆宫，判南京国子监。复为中书舍人，罢。提举洞霄宫。

钦宗即位，除显谟阁待制、提举万寿观、知颖昌府，兼京西安抚使。夺职，奉祠。建炎初，复职，知潭州、湖南安抚使。逾年求去，复得鸿庆

官，起知平江府、广东经略安抚使。奉诏驻潮阳招捕虔寇，论事，乃之镇。居二年，尽平群盗。提举太平观。

复以中书舍人召，首论：“自古兴衰拨乱之主，必有一定之论，然后能成功。愿讲明大计，使议论一定，断而必行，则功烈可与周宣侔矣。”又论：“车驾抚巡东南，重兵所聚，限以大江，敌未易遽犯，其所窥伺者全蜀也。一失其防，陛下不得高枕而卧矣。愿择重臣与吴玠协力固护全蜀。”屡请去，进宝文阁待制，知镇江府兼沿江安抚使。

召为刑部侍郎。言：“太祖惩五季尾大不掉之患，畿甸屯营，倍于天下，周庐宿卫，领以三衙。今禁旅单弱，愿参旧制增补之。”帝悉嘉纳。

迁礼部侍郎兼直学士院。时秦桧专主和议，开当草国书，辨视体制非是，论之，不听，遂请罢，改兼侍读。桧尝招开慰以温言，且曰：“主上虚执政以待。”开曰：“儒者所争在义，苟为非义，高爵厚禄弗顾也。愿闻所以事敌之礼。”桧曰：“若高丽之于本朝耳。”开曰：“主上以圣德登大位，臣民之所推戴，列圣之所听闻，公当强兵富国，尊主庇民，奈可自卑辱至此，非开所敢闻也。”又引古谊以折之。桧大怒曰：“侍郎知故事，桧独不知耶？”他日，开又至政事堂，问“计果安出”？桧曰：“圣意已定，尚何言！公自取大名而去，如桧，第欲济国事耳。”然犹以梓宫未还，母后、钦宗未复，诏侍从、台谏集议以闻。开上疏略曰：“但当修德立政，严于为备，以我之仁敌彼之不仁，以我之义敌彼之不义，以我之戒惧敌彼之骄泰，真积力久，如元气固而病自消，太阳升而阴自散，不待屈己，陛下之志成矣。不然，恐非在天之灵与太后、渊圣所望于陛下者也。”桧曰：“此事大系安危。”开曰：“今日不当说安危，只当论存亡。”桧矍然。

会枢密编修胡铨上封事，痛诋桧，极称开，由是罢，以宝文阁待制知婺州。开言：“议论妄发，实缘国事。”力请归。桧议夺职，同列以为不可，提举太平观、知徽州。以病免，居闲十馀年。黄达如请籍和议同异为士大夫升黜，即擢达如监察御史，首劾开，褫职。引年请还政，仅复秘阁修撰，卒，年七十一。桧死，始复待制，尽还致仕遗丧恩数。

开孝友厚族，信于朋友。其守历阳也，从游酢学，日读论语，求诸言

而不得，则反求诸心，每有会意，欣然忘食。其留南京，刘安世一见如旧，定交终身。故立朝遇事，临大节而不可夺，师友渊源，固有所自云。

勾涛字景山，成都新繁人。登崇宁二年进士第，调嘉州法掾、川陕铸钱司属官。建炎初，通判黔州。田祐恭兵道境上，涛白守，燕劳之，祐恭感恩厉下，郡得以无犯。湖湘贼王辟破秭归，桑仲、郭守忠攻茶务箭窠岩，将犯夔门。夔兵素单弱，宣司檄祐恭捍御，涛帅黔兵佐之，贼溃去。宣抚张浚奏涛知巴州，不赴。

翰林侍读学士范冲荐，召见，论五事，除兵部郎中。七年，迁右司郎官兼校正。日食，上言。八月，迁起居舍人，以足疾，命阁门赐墩待班。九月，兼权中书舍人。

时沿边久宿兵，江、浙罢于馈饷，荆、襄、淮、楚多旷土，涛因进羊祜屯田故事，事下诸大将，于是边方议行屯田。淮西都统制刘光世乞罢，丞相张浚欲以吕祉代之，涛谓：“祉疏庸浅谋，必败事，莫若就择将士素所推服者用之，否则刘锜可。”浚不纳，祉至，果以轻易失士心，未几，郾琼叛，祉死于乱。浚闻之，夜半召涛愧谢。

时帝驻蹕建康，欲亟还临安。涛入见曰：“今江、淮列戍十馀万，苟付托得人，可无忧虑。适此危疑，诘宜轻退，以启敌心。”因荐刘锜。帝即命以其众镇合肥。川、陕宣抚使吴玠言都转运使李迥膺刻赏格，迥亦奏玠苛费，帝以问涛。涛曰：“玠忠在西蜀，纵费，宁可核？第移迥他路可尔。”帝然之。

会金人废刘豫，金、房镇抚使郭浩遣其弟沔奏事。涛察沔警敏可仗，乞诏谕陕右诸叛将乘机南归，帝命涛草诏，沔持以往，闻者流涕。十二月，除中书舍人。

八年，除史馆修撰。重修哲宗实录，帝谕之曰：“昭慈圣献皇后病革，朕流涕问所欲言，后怆然谓朕曰：‘吾逮事宣仁圣烈皇后，见其任贤使能，约己便民，忧勤宗社，疏远外家，古今母后无与为比。不幸奸邪罔

上,史官蔡卞等同恶相济,造谤史以损圣德,谁不切齿!在天之灵亦或介绍。其以笔属正臣,亟从删削,以信来世。’朕痛念遗训,未尝一日辄忘,今以命卿。”涛奏:“数十年来,宰相不学无术,邪正贸乱,所以奸臣子孙得逞其私智,几乱裕陵成书。非赖陛下圣明,则任申必先有过岭之谪<sup>[10]</sup>,臣亦恐复蹈媒孽之祸。”帝慰勉之。六月,实录成,进一秩,就馆赐宴。复修徽宗实录,以中书舍人吕本中为荐,丞相赵鼎谕旨宜婉辞纪载。涛曰:“崇宁、大观大臣误国,以稔今祸,藉有隐讳,如天下野史何?”

七月,除给事中。求去,以徽猷阁待制知池州,改提举江州太平观。俄除荆湖北路安抚使、知潭州。秦桧尝令人谕意,欲与共政,涛以书谢之。桧讽言劾之,不报。

涛上书论时事之害政者:“大臣密谕王伦变易地界,一也;蔡攸之妻近居临平,咫尺行都,略不畏避,二也;小大之臣,凡在谪籍,皆已甄叙,恶如京、黼,尚蒙宽宥,今侍从之臣,初无大过,理宜牵复,三也;河南故地复归中国,新附之民,延颈德泽,承流之寄,当加精选,四也;台谏为耳目之司,今宰相引援,皆同舍之旧,倚为鹰犬,五也。”帝叹其忠直,赐以缯彩、茶药,且令事有大于此者,悉以闻。秩满,提举太平观。

十一年,帝谓秦桧曰:“勾涛久闲,性喜泉石,可进职与一山水近郡。”桧对:“永嘉有天台、雁荡之胜。”帝曰:“永嘉太远,其以湖州命之。”俄以疾卒,年五十九。遗表闻,帝震悼,顾近臣曰:“勾涛死矣,惜哉!”赠左太中大夫。

涛身长七尺,风貌伟然,颇以忠亮自许。国有大议,帝必委心延访,往复酬诘,率漏下数刻始罢。料边情如在目前,知名之士多所荐进。有文集十卷,西掖制书十卷,奏议十卷。

李弥逊字似之,苏州吴县人。弱冠以上舍登大观三年第,调单州司户,再调阳谷簿。政和四年,除国朝会要所检阅文字。引见,特迁校书郎,充编修六典校阅,累官起居郎。以封事剴切,贬知卢山县,改奉嵩山

祠。废斥隐居者八载。

宣和末，知冀州。金人犯河朔，诸郡皆警备，弥逊损金帛，致勇士，修城堞，决河护堑，邀击其游骑，斩首甚众。兀术北还，戒师毋犯其城。

靖康元年，召为卫尉少卿，出知瑞州<sup>[11]</sup>。二年，建康府牙校周德叛<sup>[12]</sup>，执帅宇文粹中，杀官吏，婴城自守，势猖獗。弥逊以江东判运领郡事<sup>[13]</sup>，单骑扣贼阍，以蜡书射城中招降。贼通款，开关迎之，弥逊谕以祸福，勉使勤王。时李纲行次建康，共谋诛首恶五十人，抚其馀党，一郡帖然。

改淮南运副。后奉兴国宫祠，知饶州，召对，首奏“当坚定规模，排斥奸言”。又谓：“朝廷一日无事，幸一日之安，一月无事，幸一月之安，欲求终岁之安，已不可得，况能定天下大计乎？”帝嘉其说直。辅臣有不悦者，以直宝文阁知吉州。陛辞，帝曰：“朕欲留卿，大臣欲重试卿民事，行召卿矣。”

七年秋，迁起居郎。弥逊自政和末以上封事得贬，垂二十年，及复居是职，直前论事，鲠切如初。冬，试中书舍人，奏六事曰：“固藩维以御外侮，严警卫以尊朝廷，练兵以壮国势，节用以备军食，收民心以固根本，择守帅以责实效。”时驻蹕未定，有旨料舟给卒以济官人。弥逊缴奏曰：“六飞雷动，百司豫严，时方孔艰，宜以宗社为心，不宜于内幸细故，更勤圣虑，事虽至微，惧伤大体。”帝嘉纳之。试户部侍郎。

秦桧再相，惟弥逊与吏部侍郎晏敦复<sup>[14]</sup>有忧色。八年<sup>[15]</sup>，弥逊上疏乞外甚力，诏不允。赵鼎罢相，桧专国，赞帝决策通和。金国遣乌陵思谋等入界，索礼甚悖，军民皆不平，人言纷纷。桧于御榻前求去，欲要决意屈己从和。枢密院编修官胡铨上疏乞斩桧，校书郎范如圭以书责桧曲学背师，忘仇辱国，礼部侍郎曾开抗声引古谊以折桧，相继贬逐。

弥逊请对，言金使之请和，欲行君臣之礼，有大不可。帝以为然，诏廷臣大议，即日入奏。弥逊手疏力言：“陛下受金人空言，未有一毫之得，乃欲轻祖宗之付托，屈身委命，自同下国而尊奉之，倒持太阿，授人以柄，危国之道，而谓之之和可乎？借使金人姑从吾欲，假以目前之安，异

时一有无厌之求，意外之欲，从之则害吾社稷之计，不从则衅端复开，是今日徒有屈身之辱，而后患未已。”又言：“陛下率国人以事仇，将何以责天下忠臣义士之气？”力陈不可者三。

桧尝邀弥逊至私第，曰：“政府方虚员，苟和好无异议，当以两地相挽。”答曰：“弥逊受国恩深厚，何敢见利忘义。顾今日之事，国人皆不以为然，独有一去可报相公。”桧默然。次日，弥逊再上疏，言愈切直，又言：“送伴使揣摩迎合，不恤社稷，乞别选忠信之人，协济国事。”桧大怒。弥逊引疾，帝谕大臣留之。时和议已决，附会其说者，至谓“向使明州时，主上虽百拜亦不问”，议论靡然。赖弥逊廷争，桧虽不从，亦惮公论。再与金使者计，议和不受封册，如宰相就馆见金使，受其书纳入禁中，多所降杀，惟君臣之礼不得尽争。

九年春，再上疏乞归田，以徽猷阁直学士知端州<sup>[16]</sup>，改知漳州。十年，归隐连江西山。是岁，兀术分四道入侵，明年，又侵淮西，取寿春，竟如弥逊言。

十二年，桧乘金兵既败，收诸路兵，复通和好，追仇向者尽言之臣，嫉言者论弥逊与赵鼎、王庶、曾开四人同沮和议。于是弥逊落职，十馀年间不通时相书，不请磨勘，不乞任子，不序封爵，以终其身，常忧国，无怨怼意。二十三年，卒。朝廷思其忠节，诏复敷文阁待制。有奏议三卷，外制二卷，议古三卷，诗十卷。弟弥大。

弥大字似矩，登崇宁三年进士第。以大臣荐召对，除校书郎，迁监察御史。假太常少卿充契丹贺正旦使。时传闻燕民欲归汉，徽宗遣狄大觐之。使还，奏所闻有二：“或谓彼主淫刑灭亲，种类畔离，女真侵迫，国势危殆为可取；或谓下诏罪己，擢用耆旧，招赦盗贼，国尚有人未可取；莫若听其自相攻并。”迁起居郎，试中书舍人，同修国史。

童贯宣抚永兴，走马承受白锏特贯不报师期，朝廷止从薄责。弥大缴奏，以为边报不至，非朝廷福。锏坐除名，弥大亦出知光州。移知鄂州。召为给事中兼校正御前文籍详定官，拜礼部侍郎。

金人大举入侵，李纲定城守之策，命弥大为参议，与纲不合，罢。未几，除刑部尚书。初，朝廷许割三镇界金人，既而遣种师道、师中援河北，姚古援河东，弥大上疏乞起河东西境麟、府诸郡及陕西兵以济古之师，起河东路及京东近郡兵以济师道、师中之师，为腹背攻劫之图。遂除弥大河东宣抚副使。张师正领胜捷军败于河东，溃归，弥大诛之。复遣馀卒援真定，馀卒叛。

宣抚罢，命弥大知陕西。河东破，小将李彦先来谒，言军事，弥大壮之，留为将，戍崞、澠间以遏敌。诏遣使召援，弥大未敢进。会永兴帅范致虚纠兵勤王，檄弥大充诸道计议。行至方城，道阻，乃率众赴大元帅府。

建炎元年，除知淮宁府。到郡未几，杜用等夜叛，弥大縋城出，贼散乃还，坐贬秩。寻召为吏部侍郎。帝如杭州，命权绍兴府，试户部尚书兼侍读。吕颐浩视师，以弥大为参谋官。弥大奏：“王导、谢安为都督，未尝离朝廷，今边圉幸无他，颐浩不宜轻动。”又言：“己为天子从官，非宰相可辟。乞于诸军悉置军正，如汉朝故事，以察官、郎官为之。陛下必欲留臣，当别为一司，伺察颐浩过失。”忤旨，出知平江府。

中丞沈与求劾弥大谋间君臣，妄自尊大，夺职归。起知静江府，奏广西边防利害。人为工部尚书。未几，罢去。广西提刑韩璜劾其在静江日断强盗死罪，引绞入斩，贬两秩。绍兴十年卒，年六十一。

论曰：宋既南渡，日以徽宗梓宫及韦后为念。秦桧主和，甘心屈己。张焘连章论列，谋深虑远，其言取必于天，岂忘宗社之仇哉，亦曰相时而动耳！惜其利泽专于蜀也。黄中不党不阿，明察料敌，立朝忠实，退不忘君。道夫受知张浚，忧国而不为身谋。曾几积学洁行，风节凛凛，陈尝胆戈戈之言，以赞亲征，亦壮矣哉！勾涛直节正论，不受桧私，洁身归老。弥逊、曾开同沮和议，废绁以没，无怨恚心，所谓临大节而不可夺者欤！

## 【校勘记】

- [1] 弟弥大 按筠溪集李弥逊家传,李弥逊兄弟六人,长弥性,次弥纶,次弥大,“次即公也”。又楼钥筠溪集序,李弥逊舅仲六人,“兄尚书弥大”,此处“弟”为“兄”字之误。
- [2] 政和八年 原作“宣和八年”。按宣和无八年。周必大周益国文忠公集卷六一张焘神道碑:“政和八年,廷试,亲擢第三,授文林郎,辟雍学录。”又李幼武四朝名臣言行录别集下卷三张焘条:“政和八年,廷试三人,授太学录。”此处“宣和”乃“政和”之误,据改。
- [3] 除司勋员外郎 按同上两书同卷皆作“司封员外郎”。
- [4] 以集英殿修撰提举江州太平观 按周益国文忠公集卷六一张焘神道碑,绍兴七年二月真拜中书舍人,因论张滉事,“罢为提举台州崇道观”,寻“加集英殿修撰”,“十三年冬始命提举江州太平观”。李幼武四朝名臣言行录别集下卷三张焘条所记略同。此误。
- [5] 诸将朝廷戒勿得遣间探 按系年要录卷一二九、中兴圣政卷二五皆作“诸将以朝廷尝有不得遣间探指挥”,疑此处“诸将”下脱“以”字。
- [6] 除显谟阁 按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九一黄中墓志铭作“除显谟阁学士”,疑此处脱“学士”二字。
- [7] 李纲 原作“李刚”,据陆游渭南文集卷三二曾文清公墓志铭改。
- [8] 荆南路 原作“京南路”。按渭南文集卷三二曾文清公墓志铭作“荆湖南路”,下文有“郴之宜章”语,据本书卷八八地理志,郴州宜章属荆湖南路,此“京南路”当为“荆南路”之误,据改。
- [9] 起为浙西提刑 按渭南文集卷三二曾文清公墓志铭,绍兴二十五年十一月,起曾几为“提点两浙东路刑狱”,“明年,知台州”。又宝庆续会稽志卷二提刑题名:“曾几,绍兴二十五年十二月,以左朝请大夫到任,二十六年三月,改知台州。”此处“浙西”当为“浙东”之误。
- [10] 任申必先有过岭之谪 按本书卷三四五任伯雨传,任伯雨论蔡卞诬罔宣仁皇后之罪,被卞所陷,谪昌化军;其子任申先亦下狱,以无所傅致得释。勾涛奉命修史为宣仁辩诬,而对以此语,似系引任伯雨事为鉴。此语疑是本书修纂者误记为任申先事,缮时又脱略为“任申”,当作“任伯雨必先



有过岭之谪”。

- [11]瑞州 李弥逊 筠溪集 李弥逊家传作“筠州”。据本书卷八八地理志：瑞州，本筠州，“宝庆元年避理宗讳改今名”。此处所载为靖康时事，当作“筠州”。
- [12]建康府牙校周德叛 “建康府”，筠溪集 李弥逊家传作“江宁”。按九域志卷六：江宁府，“开宝八年为昇州，天禧二年为江宁府”；本书卷八八地理志：建炎三年“复为建康府”。此处所载为靖康时事，当作“江宁府”。
- [13]弥逊以江东判运领郡事 按筠溪集 李弥逊家传：“除公江东路转运判官，就领郡事。”系年要录卷六亦作“江东转运判官李弥逊”，此处“判运”，当为“运判”之误。
- [14]晏敦复 原作“晏端复”，据本书卷三八一本传、筠溪集 李弥逊家传改。
- [15]八年 据系年要录卷一一八、筠溪集 李弥逊家传，李弥逊试户部侍郎及上疏乞外，都在绍兴八年，此“八年”应置于上文“试户部侍郎”之上。
- [16]端州 筠溪集 李弥逊家传作“筠州”。

# 宋史卷三百八十三

## 列传第一百四十二

陈俊卿 虞允文 辛次膺

陈俊卿字应求，兴化人。幼庄重，不妄言笑。父死，执丧如成人。绍兴八年，登进士第，授泉州观察推官。服勤职业，同僚宴集，恒谢不往。一日，郡中失火，守汪藻走视之，诸掾属方饮某所，俊卿與卒亦假之行，于是例以后至被诘，俊卿唯唯摧谢。已而知其实，问故，俊卿曰：“某不能止同僚之行，又资其仆，安得为无过。时公方盛怒，其忍幸自解，重人之罪乎？”藻叹服，以为不可及。

秩满，秦桧当国，察其不附己，以为南外睦宗院教授。寻添通判南剑州，未上而桧死，乃以校书郎召。孝宗时为普安郡王，高宗命择端厚静重者辅导之，除著作佐郎兼王府教授。讲经辄寓规戒，正色特立。王好鞠戏，因诵韩愈谏张建封书以讽，王敬纳之。

累迁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首言：“人主以兼听为美，必本至公；人臣以不欺为忠，必达大体。御下之道，恩威并施，抑骄将，作士气，则纪纲正而号令行矣。”遂劾韩仲通本以狱事附桧，冤陷无辜，桧党尽逐而仲通独全；刘宝总戎京口，恣掊克，且拒命不分戍；二人遂抵罪。汤思退专政，俊卿曰：“冬日无云而雷，宰相上不当天心，下不厌人望。”诏罢思退。

时灾异数见，金人侵轶之势已形。俊卿乃疏言：“张浚忠荩，白首不渝，窃闻谗言其阴有异志。夫浚之得人心、伏士论，为其忠义有素。反

是，则人将去之，谁复为与为变乎？”疏入，未报，因请对，力言之，上始悟。数月，以浚守建康。又言：“内侍张去为阴沮用兵，且陈避敌计，摇成算，请按军法。”上曰：“卿可谓仁者之勇。”除权兵部侍郎。

金主亮渡淮，俊卿受诏整浙西水军，李宝因之遂有胶西之捷。亮死，诏俊卿治淮东堡砦屯田，所过安辑流亡。金主褻新立，申旧好，廷臣多附和议。俊卿奏：“和戎本非得已，若以得故疆为实利，得之未必能守，是亦虚文而已。今不若先正名，名正则国威强，岁币可损。”因陈选将练兵、屯田减租之策，择文臣有胆略者为参佐，俾察军政、习戎务以储将材。

孝宗受禅，言：“为国之要有三：用人、赏功、罚罪，所以行之者至公而已，愿留圣意。”迁中书舍人。时孝宗志在兴复，方以阃外事属张浚。以俊卿忠义，沈靖有谋，以本职充江、淮宣抚判官兼权建康府事。奏曰：“吴璘得孤军深入，敌悉众拒战，久不决，危道也。两淮事势已急，盍分遣舟师直捣山东，彼必还师自救，而璘得乘胜定关中。我及其未至，溃其腹心，此不世之功也。”会主和议方坚，诏璘班师，亦召俊卿。奏陈十事：定规模，振纪纲，励风俗，明赏罚，重名器，遵祖宗之法、蠲无名之赋〔1〕。

隆兴初元，建都督府，俊卿除礼部侍郎参赞军事。张浚初谋大举北伐，俊卿以为未可。会谍报敌聚粮边地，诸将以为秋必至，宜先其未动举兵，浚乃请于朝出师。已而邵宏渊果以兵溃，俊卿退保扬州。主和议者幸其败，横议摇之。浚上疏待罪，俊卿亦乞从坐，诏贬两秩。谏臣尹穰附思退，议罢浚都督，改宣抚使治扬州。俊卿奏：“浚果不可用，别属贤将；若欲责其后效，降官示罚，古法也。今削都督重权，置扬州死地，如有奏请，台谏沮之，人情解体，尚何后效之图？议者但知恶浚而欲杀之，不复为宗社计。愿下诏戒中外协济，使浚自效。”疏再上，上悟，即命浚都督，且召为相，卒为思退、穰所挤，遣视师江、淮。俊卿累章请罪，以宝文阁待制知泉州，请祠，提举太平兴国宫。

思退既窜，太学诸生伏阙下乞召俊卿。乾道元年，入对，上劳抚之，

因极论朋党之弊。除吏部侍郎、同修国史。论人才当以气节为主，气节者，小有过当容之；邪佞者，甚有才当察之。钱端礼起戚里为参政，窥相位甚急，馆阁之士上疏斥之。端礼遣客密告俊卿，已即相，当引共政。深拒不听。翌日，进读宝训，适及外戚，因言：“本朝家法，外戚不预政，有深意，陛下宜谨守。”上首肯，端礼憾之。知建康府<sup>〔2〕</sup>。逾年，授吏部尚书。

时上未能屏鞠戏，将游猎白石。俊卿引汉桓灵、唐敬穆及司马相如之言力以为戒。上喜曰：“备见忠说，朕决意用卿矣。朕在藩邸，知卿为忠臣。”俊卿拜谢。

受诏馆金使，遂拜同知枢密院事。时曾觌、龙大渊怙旧恩，窃威福，士大夫颇出其门。及俊卿馆伴，大渊副之，公见外，不交一语，大渊纳谒，亦谢不接。洪迈白俊卿：“人言郑闻除右史，某当除某官，信乎？”诘所从，迈以渊、觌告。具以迈语质于上，上曰：“朕曷尝谋及此辈，必窃听得之。”有旨出渊、觌，中外称快。

金移文边吏，取前所俘。俊卿请报以“誓书云：俘虏叛亡是两事，俘虏发已多，叛亡不应遣。且本朝两淮民，上国俘虏亡虑数万，本朝未尝以为言，恐坏和议，使两境民不安。或至交兵，则屈直胜负有在矣”。

镇江军帅戚方刻削军士，俊卿奏：“内臣中有主方者，当并惩之。”即诏罢方，以内侍陈瑤、李宗回付大理究赃状。十一月，当郊而雷，上内出手诏，戒飭大臣，叶颙、魏杞坐罢。俊卿参知政事。时四明献银矿，将召冶工即禁中锻之。俊卿奏：“不务帝王之大，而屑屑有司之细，恐为有识所窥。”从官梁克家、莫济俱求补外，俊卿奏：“二人皆贤，其去可惜。”于是劾奏洪迈奸险谗佞，不宜在左右，罢之。减福建钞盐，罢江西和籴、广西折米盐钱，蠲诸道宿逋金谷钱帛以巨万计，于是政事稍归中书矣。

龙大渊死，上怜曾觌，欲召之。俊卿曰：“自出此两人，中外莫不称颂。今复召，必大失天下望。臣请先罢。”遂不召。殿前指挥使王琪被旨按视两淮城壁还，荐和州教授刘甄夫，得召。俊卿言：“琪荐兵将官乃其职，教官有才，何预琪事。”会扬州奏琪传旨增筑城已讫事，俊卿请于

上，未尝有是命。俊卿曰：“若诈传上旨，非小故。”奏言：“人主万幾，岂能尽防闲，所恃者纪纲、号令、赏罚耳。不诛琪，何所不为。”琪削秩罢官。

先是，禁中密旨直下诸军，宰相多不预闻，内官张方事觉，俊卿奏：“自今百司承御笔处分事，须奏审方行。”从之。既而以内诸司不乐，收前命。俊卿言：“张方、王琪事，圣断已明，忽谕臣曰：‘禁中取一饮一食，必待申审，岂不留滞。’臣所虑者，命令之大，如三衙发兵，户部取财，岂为官禁细微事。臣等备数，出内陛下命令耳。凡奏审欲取决陛下，非臣欲专之，且非新条，申旧制耳。已行复收，中外惶惑，恐小人以疑似激圣怒。”上曰：“朕岂以小人言疑卿等耶？”

同知枢密院事刘琪进对，争辨激切，忤旨，既退，手诏除琪端明殿学士，奉外祠。俊卿即藏去，密具奏：“前日奏札，臣实草定，以为有罪，臣当先罢。琪之除命，未敢奉诏。陛下即位以来，纳谏诤，体大臣，皆盛德事。今琪以小事获罪，臣恐自此大臣皆阿顺持禄，非国家福。”上色悔久之，命琪帅江西。俊卿退自劾，上手札留之，且曰：“卿虽百请，朕必不从。”

四年十月，制授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俊卿以用人为己任，所除吏皆一时选，奖廉退，抑奔竞。或才可用，资历浅，密荐于上，未尝语人。每接朝士及牧守自远至，必问以时政得失，人才贤否。

虞允文宣抚四川，俊卿荐其才堪相。五年正月，上召允文为枢密使，至则以为右相，俊卿为左相。允文建议遣使金陵寝为请，俊卿面陈，复手疏以为未可。上御弧矢，弦激致目眚，六月始御便殿。俊卿疏曰：“陛下经月不御外朝，口语籍籍，皆辅相无状，不能先事开陈，亏损圣德。陛下忧勤恭俭，清静寡欲，前代英主所不能免者皆屏绝，顾于骑射之末犹未能忘。臣知非乐此，志图恢复，故俯而从事，以阅武备，激士气耳。愿陛下任智谋，明赏罚，恢信义，则英声义烈，不越尊俎，固已震慑敌人于万里之远，岂待区区骑射于百步间哉。陛下一身，宗社生灵之休

戚系焉，愿以今日之事，永为后戒。”

曾觌官满当代，俊卿预请处以浙东总管。上曰：“觌意似不欲为此官。”俊卿曰：“前此陛下去二人，公论甚愜。愿捐私恩，伸公议。”觌怏怏而去。枢密承旨张说为亲戚求官，惮俊卿不敢言，会在告，请于允文，得之。俊卿闻敕已出，语吏留之。说皇恐来谢，允文亦愧，犹为之请，俊卿竟不与，说深憾之。吏部尚书汪应辰与允文议事不合，求去，俊卿数奏应辰刚毅正直，可为执政。上初然之，后竟出应辰守平江。自是上意向允文，而俊卿亦数求去。

明年，允文复申陵寝之议，上手札谕俊卿，俊卿奏：“陛下痛念祖宗，思复故疆，臣虽疲弩，岂不知激昂仰赞圣谟，然于大事欲计其万全，俟一二年间，吾之事力稍充乃可，不敢迎合意指误国事。”即杜门请去，以观文殿大学士帅福州。陛辞，犹劝上远佞亲贤，修政攘敌，泛使未可轻遣。既去，允文卒遣使，终不得要领。曾觌亦召还，建节钺，躋保傅，而士大夫莫敢言。

俊卿至福州，政尚宽厚，严于治盗，海道晏清，以功进秩。转运判官陈峴建议改行钞盐法，俊卿移书宰执，极言福建盐法与淮、浙异，遂不果行。明年，请祠，提举洞霄宫。归第，弊屋数楹，怡然不介意。

淳熙二年，再命知福州。累章告归，除特进，起判建康府兼江东安抚。召对垂拱殿，命坐赐茶，因从容言曰：“将帅当由公选，臣闻诸将多以贿得。曾觌、王抃招权纳贿，进人皆以中批行之。赃吏已经结勘，而内批改正，将何所劝惩？”上曰：“卿言甚当。”朝辞，奏曰：“去国十年，见都城谷贱人安，惟士大夫风俗大变。”上曰：“何也？”俊卿曰：“向士大夫奔觌、抃之门，十才一二，尚畏人知，今则公然趋附已七八，不复顾忌矣。人材进退由私门，大非朝廷美事。”上曰：“抃则不敢。觌虽时或有请，朕多抑之，自今不复从矣。”俊卿曰：“此曹声势既长，侍从、台谏多出其门，毋敢为陛下言，臣恐坏朝廷纪纲，废有司法度，败天下风俗，累陛下圣德。”命二府饮钱浙江亭。

俊卿去建康十五年，父老喜其再来。为政宽简，罢无名之赋。时御

前多行“白札”，用左右私人持送，俊卿奏非便，上手札奖谕。除少保，判建康府如故。八年上章告老<sup>[3]</sup>，以少师、魏国公致仕。十三年十一月薨，年七十四。方属疾，手书示诸子云：“遗表止谢圣恩，勿祈恩泽及功德，勿请谥树碑。”上闻嗟悼，辍视朝，赠太保，命本路转运司给葬事，赐谥正献。

俊卿孝友忠敬，得天资，清严好礼，终日无惰容。平居恂恂若不能言，而在朝廷正色危论，分别邪正，斥权势无顾避。凡所奏请，关治乱安危之大者。雅善汪应辰、李焘，尤敬朱熹，屡尝论荐。其薨也，熹不远千里往哭之，又状其行。有集二十卷。

子五人，宓有志于学，终承奉郎，朱熹为铭其墓。宓自有传。

虞允文字彬甫，隆州仁寿人。父祺，登政和进士第，仕至太常博士、潼川路转运判官。允文六岁诵九经，七岁能属文。以父任入官。丁母忧，哀毁骨立。既葬，朝夕哭墓侧，墓有枯桑，两乌来巢。念父之嫠且疾，七年不调，跣步不忍离左右。父死，绍兴二十三年始登进士第<sup>[4]</sup>，通判彭州，权知黎州、渠州。

秦桧当国，蜀士多屏弃。桧死，高宗欲收用之，中书舍人赵达<sup>[5]</sup>首荐允文，召对，谓人君必畏天，必安民，必法祖宗。又论士风之弊，以文章进必抑其轻浮，以言语进必黜其巧伪，以政事进必去其苛刻，庶可任重致远。且极论四川财赋科纳之弊。上嘉纳之。

除秘书丞，累迁礼部郎官。金主亮修汴，已有南侵意。王纶还，言敌恭顺和好。汤思退再拜贺，置边备不问。及金使施宜生颇泄敌情，张焘密奏之。亮又隐画工图临安湖山以归。亮赋诗，情益露。允文上疏言：“金必败盟，兵出有五道，愿诏大臣豫思备御。”时三十年正月也。十月，借工部尚书充贺正使，与馆伴宾射，一发破的，众惊异之。允文见运粮造舟者多，辞归，亮曰：“我将看花洛阳。”允文还，奏所见及亮语，申言淮、海之备。

除中书舍人、直学士院。三衙管军以宦寺充承受，允文言：“自古人主大权，不移于奸臣，则落于近幸。秦桧盗权十有八年，桧死，权归陛下。迺来三衙交结中官，宣和、明受厥鉴未远。”上大悟，立罢之。

金使王全、高景山来贺生辰，口传亮悖慢语，欲得淮南地，索将相大臣议事。于是召三衙大将赵密等议举兵，侍从、台谏集议。宰臣陈康伯传上旨：“今日更不问和与守，直问战当如何。”遣成闵为京、湖制置使，将禁卫五万御襄、汉上流。允文曰：“兵来不除道，敌为虚声以分我兵，成其出淮奸谋尔。”不听，卒遣闵。七月，金主亮徙汴，允文复语康伯：“闵军约程在江、池，宜令到池者驻池，到江者驻江。若敌兵出上流，则荆湖之军捍于前，江、池之军援于后；若出淮西，则池之军出巢县，江州军出无为，可为淮西援，是一军而两用之。”康伯然其说，而闵军竟屯武昌。

九月，金主命李通为大都督，造浮梁于淮水上。金主自将，兵号百万，毡帐相望，钲鼓之声不绝。十月，自渦口渡淮。先是，刘锜措置淮东，王权措置淮西。至是，权首弃庐州，锜亦回扬州，中外震恐。上欲航海，陈康伯力赞亲征。是月戊午，枢臣叶义问督江、淮军，允文参谋军事。权又自和州遁归，锜回镇江，尽失两淮矣。

十一月壬申，金主率大军临采石，而别以兵争瓜洲。朝命成闵代锜、李显忠代权，锜、权皆召。义问被旨，命允文往芜湖趣显忠交权军，且犒师采石，时权军犹在采石。丙子，允文至采石，权已去，显忠未来，敌骑充斥。我师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旁，皆权败兵也。允文谓坐待显忠则误国事，遂立招诸将，勉以忠义，曰：“金帛、告命皆在此，待有功。”众曰：“今既有主，请死战。”或曰：“公受命犒师，不受命督战，他人坏之，公任其咎乎？”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将安避？”

至江滨，见江北已筑高台，对植绛旗二、绣旗二，中建黄屋，亮踞坐其下。谍者言，前一日刑白黑马祭天，与众盟，以明日济江，晨炊玉麟堂，先济者予黄金一两。时敌兵实四十万，马倍之，宋军才一万八千。允文乃命诸将列大阵不动，分戈船为五，其二并东西岸而行，其一驻中



流，藏精兵待战<sup>[6]</sup>，其二藏小港，备不测。部分甫毕，敌已大呼，亮操小红旗麾数百艘绝江而来，瞬息，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宋军，军小却。允文入阵中，抚时俊之背曰：“汝胆略闻四方，立阵后则儿女子尔。”俊即挥双刀出，士殊死战。中流官军亦以海鳅船冲敌，舟皆平沉，敌半死半战，日暮未退。会有溃军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从山后转出，敌疑援兵至，始遁。又命劲弓尾击追射，大败之，僵尸凡四千餘，杀万户二人，俘千户五人及生女真五百餘人。敌兵不死于江者，亮悉敲杀之，怒其不出江也。以捷闻，犒将士，谓之曰：“敌今败，明必复来。”夜半，部分诸将，分海舟继上流，别遣兵截杨林口。丁丑，敌果至，因夹击之，复大战，焚其舟三百，始遁去，再以捷闻。既而敌遣伪诏来谕王权，似有宿约。允文曰：“此反间也。”仍复书言：“权已寘典宪，新将李世辅也，愿一战以决雌雄。”亮得书大怒，遂焚龙凤车，斩梁汉臣及造舟者二人，乃趋瓜洲。汉臣，教亮济江者也。

显忠至自芜湖，允文语之曰：“敌入扬州，必与瓜洲兵合，京口无备，我当往，公能分兵相助乎？”显忠分李捧军万六千往京口，叶义问亦命杨存中将所部来会。允文还建康，即上疏言：“敌败于采石，将徽幸于瓜洲。今我精兵聚京口，持重待之，可一战而胜。乞少缓六飞之发。”

甲申，至京口。敌屯重兵滁河，造三闸储水，深数尺，塞瓜洲口。时杨存中、成闵、邵宏渊诸军皆聚京口，不下二十万，惟海鳅船不满百，戈船半之。允文谓遇风则使战船，无风则使战舰，数少恐不足用。遂聚材治铁，改修马船为战舰，且借之平江，命张深守滁河口，扼大江之冲，以苗定驻下蜀为援。庚寅，亮至瓜洲，允文与存中临江按试，命战士踏车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转如飞，敌持满以待，相顾骇愕。亮笑曰：“纸船耳。”一将跪奏：南军有备，未可轻，愿驻扬州，徐图进取。亮怒，欲斩之，哀谢良久，杖之五十。乙未，亮为其下所杀。

初，亮在瓜洲，闻李宝由海道入胶西，成闵诸军方顺流而下，亮愈怒。还扬州，召诸将约三日济江，否则尽杀之。诸将谋曰：“进有滄杀之祸，退有敲杀之忧，奈何？”有万戴者曰：“杀郎主，与南宋通和归乡则生

矣。”众曰：“诺。”亮有紫茸细军，不临阵，恒以自卫，众患之，有萧遮巴者给之曰：“淮东子女玉帛皆聚海陵。”且曠使往，细军去而亮死。

丙申，敌人退屯三十里，遣使议和。己亥，奏闻。召入对，上慰藉嘉叹，谓陈俊卿曰：“虞允文公忠出天性，朕之裴度也。”诏免扈从，往两淮措置。允文至镇江，奏收两淮三策，不报。

明年正月，上至建康。寻议回銮，诏以杨存中充江淮、荆襄路宣抚使，允文副之。给、舍缴存中除命，于是允文充川陕宣谕使。陛辞，言：“金亮既诛，新主初立，彼国方乱，天相我恢复也。和则海内气沮，战则海内气伸。”上以为然。允文至蜀，与大将吴玠议经略中原，玠进取凤翔，复巩州。金治兵争陕西新复州郡，蜀士欲弃之，允文持不可。

孝宗受禅，朝臣有言西事者，谓官军进讨，东不可过宝鸡，北不可过德顺，且欲用忠义人守新复州郡，官军退守蜀口。允文争之不得，吴玠遂归河池，盖用参知政事史浩议，欲尽弃陕西，台谏袁季、任古附和其说。允文再上疏，大略言：“恢复莫先于陕西，陕西五路新复州县又系于德顺之存亡，一旦弃之，则窥蜀之路愈多，西和、阶、成，利害至重。”前后凡十五疏，且移书陈康伯，康伯牵于同列，不能回也。上将召允文问陕西事，执政忌其来，以显谟阁直学士知夔州，寻又命奏事。

隆兴元年入对，史浩既素主弃地，及拜相，亟行之，且亲为诏，有曰：“弃鸡肋之无多，免狼心之未已。”允文入对言：“今日有八可战。”上问及弃地，允文以笏画地，陈其利害。上曰：“此史浩误朕。”以敷文阁待制知太平州，寻除兵部尚书、湖北京西宣抚使，改制置使。

时朝廷遣卢仲贤使金议和，汤思退又欲弃唐、邓、海、泗，手诏谓唐、邓非险要，可真度外，允文五上疏力争。思退怒，即奏曰：“此皆以利害不切于己，大言误国，以邀美名。宗社大事，岂同戏剧。”上意遂定。思退阳请召允文，实欲去之也。允文上印，犹以四州不可弃为请，乞致仕。诏以显谟阁学士知平江府。思退竟决和议，割唐、邓。

二年，金兵复至，思退贬，上悔不用允文言。陈俊卿亦荐允文堪大用，除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

乾道元年，拜参知政事兼知枢密院事。是秋，金遣完颜仲有所议，偃蹇不敬，允文请斩之，廷有异论，不果。会钱端礼受李宏玉带，事连允文，为御史章服所论，罢政，奉祠西归。

三年二月，召至阙，除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吴璘卒，议择代，上谕允文曰：“吴璘既卒，汪应辰恐不习军事，无以易卿。凡事不宜效张浚迂阔，军前事，卿一一亲临之。”即拜资政殿大学士、四川宣抚使，寻诏依旧知枢密院事。归蜀一月，召至阙，不数月复使蜀。太上赐御书圣主得贤臣颂，上又为之制跋，陛辞，复以所御双履及甲冑赐焉。

过郢，奏筑黄鹄山城。过襄阳，奏修府城。八月至汉中，又往沔阳。九月，至益昌。先被手诏戒九事，泊至蜀，悉奉而行，尤以军政为急。又奏阅实诸军，第其壮怯为三，上备战，中下备辘重，老者少者不预。汰兵凡万人，减缗钱四百万。汰去兵有劳绩者，置员阙处之。兴、洋义士，民兵也，绍兴初以七万计，大散之战，将不授甲，驱之先官军，死亡略尽。命利帅晁公武核实，得二万三千九百余人。又得陕西弓箭手法，参绍兴制为一书，俾将吏守之。以马政付张松，奏依旧制分茶马为川、秦司。

初在枢府，萧遮巴以刷军中人为言，允文尝奏谕三衙抚存之。至是，金、洋、兴元归正人二万，遮道诉系累之苦，允文分给官田，俾咸振业。欲结敌将姜挺、白沂，遵御札募巩人王嗣祖结外蕃以图金人，又得蕃僧六彪者偕往，竟无成说。时邛、蜀十四郡告饥，荒政凡六十五事〔7〕，剑悴献羨钱五万，却之。

五年八月，拜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允文多荐知名士，如洪适、汪应辰。及为相，籍人才为三等，有所见闻即记之，号材馆录。凡所举，上皆收用，如胡铨、周必大、王十朋、赵汝愚、晁公武、李焘其尤章明者也。上以兵冗财匮为忧，允文与陈俊卿议革三衙杂役，汰冗籍，三军无怨言。

六年，陈俊卿以奏留龚茂良忤上意，上震怒甚，俊卿待命浙江亭，两日不报。允文请对，极论体貌之道，叠拜榻前，遂命判福州。

诏以范成大为祈请使，为陵寝故。金不从，且谍报欲以三十万骑奉

迁陵寝来归，中外汹汹，荆、襄将帅皆请增戍。允文谓：“金方惩亮，决不轻动，不过以虚声撼我耳。”遂奏止之。朝论纷然，允文屹不动，敌卒无他。

自庄文太子薨，储位未定。允文上疏，且屡恳陈。七年正月，上两宫尊号，议始定，下诏皇第三子恭王惇立为皇太子，皇子恺以雄武、保宁军节度使判宁国府。皇太子寻尹临安。侍卫马军司牧地旧在临安，允文谓地狭不利刍牧，请令就牧镇江，缓急用骑过江便。三军有怨语，其后言者以此为言。

胡铨以台评去，允文奏留之经筵。铨荐朱熹，上问允文识熹否？允文谓熹不在程颐下，遂召熹，熹不至。检鼓院以六条抑上书人，允文力言不可，从之。

会庆节，金使乌林答天锡入见，金主婿也，骄倨甚，固请上降榻问金主起居，上不许，天锡跪不起，侍臣错愕失措。允文请大驾还禁中，且谕之曰：“大驾既兴，难再御殿，使人来且随班上寿。”金使惭而退。

上以仆射名不正，改为左、右丞相。八年二月，授允文特进、左丞相兼枢密使，梁克家为右丞相。允文尝举克家自代，上不许。是月，以病乞解机政，又荐克家靖重有宰相器，至是始同相，手诏付允文曰：“朕方欲武臣为枢密，曹勋如何？”允文谓勋人品非凡，不可用。既而以张说签书枢密院事，右正言王希吕与台官交劾之。上怒希吕甚，手诏“与远恶监当”。允文缴回，上益怒。梁克家曰：“希吕论张说，台纲也，左相救希吕，国体也。”上怒稍解，卒薄希吕之罚。

四月，御史萧之敏劾允文，允文上章待罪。上过德寿宫，太上曰：“采石之功，之敏在何许？毋听其去。”上为出之敏，且书扇制诗以留之。允文言之敏端方，请召归以辟言路。上谓其言宽厚，命曾怀书之时政记。

上命选谏官，允文以李彦颖、林光朝、王质对，三人皆鲠亮，又以文学推重于时，故荐之，久不报。曾觌荐一人，赐第，擢谏议大夫。允文、克家争之，不从。允文力求去，授少保、武安军节度使、四川宣抚使，进

封雍国公。陛辞，上谕以进取之方，期以某日会河南。允文言：“异时戒内外不相应。”上曰：“若西师出而朕迟回，即朕负卿；若朕已动而卿迟回，即卿负朕。”上御正衙，酌酒赋诗以遣之，且赐家庙祭器。

九年至蜀。大军月给米一石五斗，不足贍其家，允文捐宣司钱三十万易米，计口增给。立户马七条，括民马，奏选良家子以储战用。初，北界有寇邻者，拥众数万在商、虢间，允文秉政日纳款，迨至蜀，复遣人致书允文，不报，羈縻之而已。既而邻谋觉，金密遣人捕之。叶衡奏闻，允文上疏自辨，因请纳禄，不报。

上尝谓允文曰：“丙午之耻，当与丞相共雪之。”又曰：“朕惟功业不如唐太宗，富庶不如汉文、景。”故允文许上以恢复。使蜀一岁，无进兵期，上赐密诏趣之，允文言军需未备，上不乐。

淳熙元年薨。后四年，上幸白石大阅，见军皆少壮，谓辅臣曰：“虞允文行沙汰之效也。”寻诏赠太傅，赐谥忠肃。

允文姿雄伟，长六尺四寸，慷慨磊落有大志，而言动有则度，人望而知为任重之器。早以文学致身台阁，晚际时艰，出入将相垂二十年，孜孜忠勤无二焉。尝注唐书、五代史，藏于家。有诗文十卷，经筵春秋讲义三卷，奏议二十二卷，内外志十五卷，行于世。

子三人：公亮、公著、杭孙。孙八人，皆好修，唯刚简最知名，嘉定中，召不至，终利路提点刑狱。

辛次膺字起季，莱州人。幼孤，从母依外氏王圣美于丹徒。俊慧力学，日诵千言。甫冠，登政和二年进士第，历官为单父丞。

值山东乱，举室南渡。属闽寇范汝为陷建州，宰相吕颐浩以次膺宰浦城<sup>〔8〕</sup>，遏贼冲。比至，寇党熊志宁已焚其邑。于是披荆棘，坐瓦砾中，安辑吏民，料丁壮。治器械，厄险阻，号令不烦，邑民便之。数月，韩世忠破贼，复建州，除审计司。馀党范黑龙破邻邑，闽帅张守檄次膺，俟贼平而后行。乃募乡兵习强弩，贼至，与之夹水而阵，矢齐发，贼奔溃，

生致首领五人，馀悉宥之。

用参政孟庾荐，召对，奏用人贵于务实，施令在于必行。迁驾部。愿敕郡邑省耕薄征，务农抑末。又奏：“中原之人，弃坟墓生业，从巡江左，饥寒殒仆。愿加存拊，可以坚中原僭后之心。”迁吏部郎、湖北运判，中途召还，见高宗于建康行宫，首言救世之弊，上称善，敕以所奏榜朝堂。

擢右正言。奏：“愿阅兵将，亲简拔，揽恩威之柄，使人人知朝廷之尊。左右近习，久则干政，愿杜其渐。兵连不解，十年于兹。一岁用钱三十万、米四百万石，诸路常赋仅足支其半，馀悉取诸民。乞罢不急之务，节姑息之泽，省冗官，汰悞兵。”

韩世忠男直秘阁，次膺奏曰：“攻城野战，世忠功也，其子何与？石渠、东观，图书府也，武功何与？幸门一启，援例者众。”又奏：“今主议者见小利忽大计，偏师偶胜，遽思进讨，便谓攻为有馀；警奏稍闻，首陈退舍，便谓守为不足。愿严纪律，谨烽燧，明间探。”上皆信纳。闻韩世忠将自楚州移军镇江，复陈可虑者五。王伦使北请和，次膺言：“宣和海上之约，靖康城下之盟，口血未干，兵随其后。今日之事当识其诈。”

时秦桧在政府，为其妻兄王仲薏叙两官。次膺劾仲薏叙事朱勔，投拜金首，罪在不赦。又劾知抚州王唤违法佃官田，不输租。其父仲山，先知抚州，屈膝金人，唤继其后，何颜见吏民？唤，桧之妻兄也。章留中。次膺再论之曰：“近臣奏二人，继闻追寝除命，是皆桧容私营救，陛下曲从其欲，国之纪纲，臣之责任，一切废格。借使贵连官掖，亲如肺附，宠任非宜，臣亦得论之，而大臣之姻娅，乃不得绳之耶？望陛下奋乾刚之威，戒蒙蔽之渐。”

求去，除直秘阁、湖南提刑。先是，湖南贼龙渊、李朝拥众数万，据衡之茶陵，桧匿不奏，乃以见阙处次膺。陛辞，上曰：“卿以将母为请，朕不得留。湖湘风物甚佳，且无盗贼，职名异恩，卒岁当召。”既抵长沙，贼势方张，戍将抽回，始悟桧欲陷之。即单车趋茶陵，擒贼骁将戮之，募贼党毛义、龙麟等，赏榜谕以朝廷抽回戍将，务欲招安，宜亟降，待以不死。

龙渊、李朝相继降，仍请料精锐，可得禁旅万馀。次膺笑曰：“是皆吾民，正当弃兵甲，持锄耰，趣令复业。”奏茶陵为军。

金好成，赦书至衡阳，次膺极陈其诈，略曰：“臣昨在谏列，尝数论金人变诈无常，愿陛下为宗社生灵深虑。近观邸报，枢密院编修官胡铨妄议和好，历诋大臣，除名远窜。已而得铨书藁，乃知朝廷遽欲屈己称藩，臣未知其可。大臣怀奸固位，不恤国计，媿媿趋和，谬以为便，臣不知天下之人以为便乎？‘父之仇不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弃仇释怨，尽除前事，降万乘之尊，以求说于敌，天下之人，果能遂亡怨痛以从陛下之志乎？”书奏，不报。金陷三京。

次膺罢，奉祠。秦桧以其负重名，欲先移书，当稍收用，次膺笑而不答。阅十六年，贫益甚，亡毫发求于人。桧死，起知婺州，三日被召。至国门，以足疾求去。加秘阁修撰，还郡。再召见，厉言仇怨当国，老母几委沟壑，因奏国本未立，上改容曰：“谁可？”次膺曰：“知子莫若父。”上称善。擢权给事中。蒋璨权户部侍郎，次膺驳璨不守正，事交结，出璨知平江。御史中丞汤鹏举劾次膺假权报怨，除待制、宫观。起知泉州，移福建帅。丁母忧，乞纳禄。

孝宗即位，手诏趣召。既至，奏：“陛下用贤必考核事功，勿以一人誉用之，一人毁去之，出令要无反汗，纳善要知转圜。练兵恤民，经理两淮，使敌不能乘虚而入。”是日，除御史中丞。朝德寿宫，高宗一见，谓“惜间卿于强健时”。

上将以春蒐迎高宗诣延祥观，幸玉津园。次膺奏：“钦宗服未终，方停策士，且金人慢书甫至，意在交兵，矧原野间禁卫稀少，当过为之虑，兼一出费十数万缗，曷若以资兵食。”时两淮尽为荒野，次膺奏：“乞集遗氓归业，借种牛，或令在屯兵从便耕种，此足兵良法。”至若成闵之贪饕，汤思退之朋附，叶义问之奸罔，皆以次论劾。每章疏一出，天下翹之。上方厉精政事，次膺每以名实为言，多所裨益，呼其官不名。

隆兴改元三月，同知枢密院事。符离之师，捷奏日闻，次膺手疏千言，乞持重。未几，军果溃。及见，上颜色不乐，奏言：“师溃而归，张浚

弹压必无他，此上天大儆戒于陛下。”上叹其先见。

拜参知政事，以疾力祈免。且奏曰：“王十朋除侍史，虽上亲擢，天下皆知臣尝荐其贤。汤思退召将至，亦知臣尝疏其奸。臣不引避，人其谓何？”除资政殿学士、提举洞霄宫。陛辞，赐茶，甚惜其去。次膺奏：“臣与思退，理难同列。”上曰：“有谓汤思退可用者。”次膺奏：“今日之事，恐非思退能辨。思退固不足道，窃恐误国家事。”乾道六年闰五月卒，年七十九。

次膺孝友清介，立朝谿谔。仕宦五十年，无丝毫挂吏议。为政贵清静，先德化，所至人称其不烦。善属文，尤工于诗。

论曰：孝宗志恢复，特任张浚，俊卿斥奸党，明公道，以为之佐。洎居中书，知无不为，言无不尽，盖其立志一以先哲为法，非他相可拟也。允文许国之忠，炳如丹青。金庶人亮之南侵，其锋甚锐，中外倚刘锜为长城，锜以病不克进师。允文儒臣，奋勇督战，一举而挫之，亮乃自毙。昔赤壁一胜而三国势成，淮淝一胜而南北势定。允文采石之功，宋事转危为安，实系乎此。及其罢相镇蜀，受命兴复，克期而往，志虽未就，其能慷慨任重，岂易得哉？次膺力排群邪，无负言责，莅政不烦，居约有守。晚再立朝，谿谔尤著，南渡直言之臣，宜为首称焉。

## 【校勘记】

- [1] 奏陈十事定规模振纪纲励风俗明赏罚重名器遵祖宗之法黜无名之赋  
按云“奏陈十事”，但所举只七事，据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九六陈俊卿行状，除上述七事外，尚有“杜邪枉之门”、“裁任子之恩”、“限改官之数”三事，杨万里诚斋集卷一二三陈俊卿墓志铭同，疑此有脱文。
- [2] 建康府 诚斋集卷一二三陈俊卿墓志铭同，本书卷三八五钱端礼传、朱文公文集卷九六陈俊卿行状、宋史全文卷二四皆作“建宁府”。
- [3] 八年上章告老 “年”字原脱，据朱文公文集卷九六陈俊卿行状、诚斋集



卷一二三陈俊卿墓志铭补。

- [4]绍兴二十三年始登进士第 “二十三年”，诚斋集卷一二〇虞允文神道碑作“二十四年”。
- [5]中书舍人赵达 按十朝纲要卷二〇，宋高宗朝中书舍人有赵逵，而无“赵达”；本书卷三八一赵逵传、系年要录卷一七六、宋史全文卷二二下，赵逵尝荐蜀士，并官至中书舍人，此“赵达”疑为“赵逵”之误。
- [6]藏精兵待战 “待战”原作“代战”，据诚斋集卷一二〇虞允文神道碑、系年要录卷一四九改。
- [7]时邛蜀十四郡告饥荒政凡六十五事 按邵经邦弘简录卷一一〇本传，“荒政”上有一“上”字，疑是。
- [8]浦城 原作“蒲城”，据李幼武四朝名臣言行录别集下卷六辛次膺条、本书卷八九地理志“建宁府”条改。

## 宋史卷三百八十四

### 列传第一百四十三

陈康伯 梁克家 汪澈 叶义问  
蒋芾 叶颙 叶衡

陈康伯字长卿，信之弋阳人。父亨仲，提举江东常平。康伯幼有学行。宣和三年，中上舍丙科。累迁太学正。丁内艰。贵溪盗将及其乡，康伯起义丁逆击，俘其渠魁，邑得全。

建炎末，为敕令删定官，预修绍兴敕令。寻通判衢州，摄郡事。盗发白马原，康伯督州兵济王师进讨，克之。除太常博士，改提举江东常平茶盐。高宗进辟建康，康伯以职事过阙，得对，因请择将，上开纳。

绍兴八年，除枢密院大计议官。累迁户部司勋郎中。康伯与秦桧太学有旧，桧当国，康伯在郎省五年，泊然无求，不偷合。十三年，始迁军器监。借吏部尚书使金，至汴将晡，不供饷，闭户卧勿问；入夜，馆人扣户谢不敏，亦不对。后因金使至，诏康伯馆伴，端午赐扇帕，与论拜受礼，言者以生事论，罢知泉州。

海盗间作，朝廷遣刘宝、成闵逐捕，康伯以上意招怀，盗多出降，籍为兵。久之，不逞者阴倡乱，康伯讯得实，论杀之，州以无事。秩满，三奉祠，垂十年。

桧死，起知汉州，将出峡，召对，除吏部侍郎。康伯首请节用宽民，凡州县取民无艺，许监司互察，台谏弹劾。寻兼礼、户部。乞约岁用，会

所入，储什之一二备水旱。奏上，议竟不决。兼刑部。前此有司希桧意兴大狱，康伯平讞直冤，士大夫存歿多赖之。除吏部尚书。宰臣拟用“权尚书”出命，高宗顾曰：“朕且大用，何‘权’为？”寻拜参知政事。

自孙道夫使北还，已闻金以买马非约为言，朝廷特恃和，康伯与同知枢密院事王纶白发其端。纶使还，乃言和好无他，康伯持初论不变。九月，以通奉大夫守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例赐银绢，康伯固辞，减半，又辞。兼史院。上尝谓其“静重明敏，一语不妄发，真宰相也。”又命与汤思退辅政，事勿惮商论，惟其当而已。康伯言：“大臣事当尽公，若依阿植党，此鄙夫患失者，臣非惟不敢，亦素不能。”高宗叹其长者。普安郡王居潜藩，高宗一日谓康伯，当以使相封真王，今宜冠以属籍，于是诏以为皇子，封建王，实三十年二月也。

明年三月，拜光禄大夫、尚书左仆射。五月，金遣使贺天申节，出嫚言，求淮、汉地，指取将相大臣，且以渊圣凶问至。康伯主礼部侍郎黄中之论，持斩衰三年。先是，叶义问、贺允中使还，言金必败盟，康伯请早为之备，建四策：一，增刘锜荆南军，以重上流；二，分画两淮地，命诸将结民社，各保其境；三，刘宝<sup>[1]</sup>独当淮东，将骄卒少，不可倚；四，沿江诸郡修城积粮，以固内地。至是，召三衙帅及杨存中至都堂议举兵，又请侍从、台谏集议，康伯传上旨曰：“今日更不问和与守，直问战当如何。”时上意雅欲视师，内侍省都知张去为阴沮用兵，且陈退避策，中外妄传幸闽、蜀，人情汹汹。右相朱倬无一语，同知枢密院事周麟之受命聘金，惮不欲行，康伯独以为己任，奏曰：“金敌败盟，天人共愤，今日之事有进无退，圣意坚决，则将士之意自倍。愿分三衙禁旅助襄、汉，待其先发应之。”康伯勉周麟之以国事，麟之语侵康伯，康伯曰：“使某不为宰相，当自行，大臣与国存亡，虽死安避。”麟之竟以辞行罢，寻贬责。殿中侍御史陈俊卿言当用张浚，且乞斩张去为以作士气。康伯以俊卿振职，奏权兵部侍郎。

九月，金犯庐州，王权败归，中外震骇，朝臣有遣家豫避者。康伯独具舟迎家人浙，且下令临安诸城门扃鐍率迟常时，人恃以安。敌迫江

上，召杨存中至内殿议之，因命就康伯议。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上闻之已自宽。翌日，入奏曰：“闻有劝陛下幸越趋闽者，审尔，大事去矣，盍静以待之。”

一日，忽降手诏：“如敌未退，散百官。”康伯焚之而后奏曰：“百官散，主势孤矣。”上意既坚，请下诏亲征，以叶义问督江、淮军，虞允文参谋军事。上初命朱倬为都督，倬辞，乃命义问。允文寻败敌于采石，金主亮为其臣下所毙而还。

方亮之犯江，国人即立葛王褒。三十二年，始遣高忠建来告登位，议授书礼，康伯以谊折之，于是报书始用敌国礼。

高宗倦勤，有与子意，康伯密赞大议，乞先正名，俾天下咸知圣意，遂草立太子诏以进。及行内禅礼，以康伯奉册。孝宗即位，命兼枢密使，进封信国公，礼遇殊渥，但呼丞相而不名。

康伯自建康扈从回，即以病祈去位，不允。明年，改元隆兴，请益坚，遂以太保、观文殿大学士、福国公判信州。上慰劳甚勤，且曰：“有宣召，慎勿辞。”宰执即府钱别，百官班送都门外。已又辞郡，丐外祠，除醴泉观使。

二年八月，起判绍兴府，且令赴阙奏事，复辞。未几，召陪郊祀。时北兵再犯淮甸，人情惊骇，皆望康伯复相。上出手札，遣使即家居召之。未出里门，拜尚书左仆射、同中书平章事兼枢密使，进封鲁国公。亲故谓康伯实病，宜辞，康伯曰：“不然。吾大臣也，今国家危，当舆疾就道，幸上哀而归之尔。”道闻边遽，兼程以进，至阙下，诏子安节、婿文好谦掖以见，减拜赐坐。间日一会朝，许肩舆至殿门，仍给扶，非大事不署。敌师退，寻以目疾免朝谒，卧家，旬馀一奏事。

乾道元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康伯起陪祠，已即丐归，章屡上，不许。一日出殿门，喘剧，舆至第薨，年六十有九。赠太师，谥文恭，择日临奠，子伟节固辞，乃止。命工部侍郎何辅护丧归。

二子：伟节，除直秘阁；安节，赐同进士出身，五辞不受，上手札批谕，寄留省中以成其美，康伯薨，给还之。庆元初，配享孝宗庙庭，改谥

文正。

梁克家字叔子，泉州晋江人。幼聪敏绝人，书过目成诵。绍兴三十年，廷试第一，授平江签判。时金主亮死，众皆言可乘机进取，克家移书陈俊卿，谓：“敌虽遁，吾兵力未振，不量力而动，将有后悔。”俊卿归以白丞相陈康伯，叹其远虑。召为秘书省正字，迁著作佐郎。

时灾异数见，克家奏宜下诏求言，从之，令侍从、台谏、卿监、郎官、馆职疏阙失。克家条六事：一正心术，二立纪纲，三救风俗，四谨威柄，五定庙算，六结人心。其论定庙算，谓今边议不过三说，曰将、兵、财，语甚切直。累迁中书舍人。

使金，金以中朝进士第一，敬待之，即馆宴射，连数十发中的。金人来贺庆会节，克家请令金使人朝由南门，百官由北门，从者毋辄至殿门外，以肃朝仪，诏定为令。

郊祀有雷震之变，克家复条六事。迁给事中，凡三年，遇事不可，必执奏无隐。尝奏：“陛下欲用实才，不喜空言，空言固无益，然以空言为怨，则谏争之路遂塞，愿有以开导之。”上欣纳，因命条具风俗之弊，克家列四条，曰欺罔、苟且、循默、奔竞，上手笔奖谕。

乾道五年二月，拜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明年，参知政事。又明年，兼知院事。初修金好，金索所获俘，启衅未已。克家请筑楚州城，环舟师于外，边赖以安。在政府，与虞允文可否相济，不苟同。皇太子初立，克家请选置官属，增讲读员，遂以王十朋、陈良翰为詹事，中外称得人。允文主恢复，朝臣多迎合，克家密谏，数不合，力丐去。上曰：“兵终不可用乎？”克家奏：“用兵以财用为先，今用度不足，何以集事？”上改容曰：“朕将思之。”诘朝，上面谕曰：“朕终夜思卿言，至当，毋庸去。”

八年，诏更定仆射为左右丞相，拜克家为右丞相兼枢密使。一日，上谓宰执曰：“近过德寿宫，太上颐养愈胜，天颜悦懌，朕退不胜喜。”克

家奏：“尧未得舜以为己忧，既得舜，固宜甚乐。”允文奏：“尧独高五帝之寿以此。”上曰：“然。”允文既罢相，克家独秉政，虽近戚权幸不少假借，而外济以和。张说入枢府，公议不与，寝命，俄复用。说怒士夫不附己，谋中伤之，克家悉力调护，善类赖之。

议金使朝见授书仪，时欲移文对境以正其礼，克家议不合，遂求去，以观文殿大学士知建宁府<sup>[2]</sup>。陛辞，上以治效为问，克家劝上无求奇功。既而三省、密院卒移牒泗州，敌不从，遣泛使来，举朝震骇。后二年，汤邦彦坐使事贬，天下益服克家谋国之忠。

淳熙八年，起知福州<sup>[3]</sup>，在镇有治绩。赵雄奏欲令再任，降旨仍知福州。召除醴泉观使。九年九月，拜右丞相，封仪国公。逾月而疾。十三年，命以内祠兼侍读，赐第，在所存问不绝。十四年六月，薨，年六十。手书遗奏，上为之垂涕，赠少师，谥文靖。

初，唱第时，孝宗由建邸入侍，爱其风度峻整，及登政府，眷宠尤渥。为文浑厚明白，自成一家，辞命尤温雅，多行于世。

汪澈字明远，自新安徙居饶州浮梁。第进士，教授衡州、沅州。用万俟卨荐，为秘书正字、校书郎。轮对，乞令帅臣、监司、侍从、台谏各举将帅，高宗善之，行其言。除监察御史，进殿中侍御史，特赐鞍马。时和戎岁久，边防浸弛，澈陈养民养兵、自治豫备之说，累数千言。

显仁皇后攒宫讫役，议者欲广四隅，士庶坟在二十里内皆当迁，命澈按视。还奏：“昭慈、徽宗、显肃、懿节四陵旧占百步，已数十年，今日何为是纷纷？汉长乐、未央宫夹橐里疾墓，未尝迁。国朝宫陵仪制，在封堠界内，不许开故合祔，愿迁出者听，其意深矣。”高宗大悟，悉如旧。

叶义问使金还，颇知犯边谋，澈言：“不素备，事至仓卒，靖康之变可鉴。今将骄卒惰，宜加蒐阅，使有斗心。文武职事务选实才，不限资格。”除侍御史。左相汤思退不协人望，澈同殿中侍御史陈俊卿劾罢，又论镇江大将刘宝十罪，诏夺节予祠。

三十一年，上元前一夕，风雷雨雪交作，澈言春秋鲁隐公时大雷震电，继以雨雪，孔子以八日之间再有大变，谨而书之。今一夕间二异交至，此阴盛之证，殆为金人。今荆、襄无统督，江海乏备御，因陈修攘十二事。殿帅杨存中久握兵权，内结阉寺，王十朋、陈俊卿等继论其罪，高宗欲存护使去，澈与俊卿同具奏，存中始罢。

会金使高景山来求衅端，澈言：“天下之势，强弱无定形，在吾所以用之。陛下屈己和戎，厚遗金缿，彼辄出恶言，以撼吾国。愿陛下赫然睿断，益兵严备，布告中外，将见上下一心，其气百倍矣。”除御史中丞。

寻遣马帅成闵以所部三万人屯荆、襄<sup>[4]</sup>，以澈为湖北、京西宣谕使，诏凡吏能否、民利病悉以闻。过九江，王炎见澈论边事，辟为属，偕至襄阳抚诸军。鄂帅田师中老而怯，立奏易之。时欲置襄守荆南，澈奏：“襄阳地重，为荆楚门户，不可弃。”敌将刘蕤拥众十万，扬声欲取荆南，又欲分军自光、黄捣武昌。朝廷以敌昔由此入江南，令吴拱严护武昌津渡。拱将引兵回鄂，澈闻之，驰书止拱，而自发鄂之余兵戍黄州，俾拱留襄。敌骑奄至樊城，拱大战汉水上，敌众败走。时唐、邓、陈、蔡、汝、颍相次归职方。未几，金主亮死，澈乞出兵淮甸，与荆、襄军夹击其归师。未报，而金新主罢兵请和，召澈入为参知政事，与宰相陈康伯同赞内禅。

孝宗即位，锐意恢复，首用张浚使江、淮，澈以参豫督军荆、襄，将分道进讨。赵撝守唐，王宣守邓，招皇甫侗于蔡。襄、汉沃壤，荆棘弥望，澈请因古长渠筑堰，募闲民、汰冗卒杂耕，为度三十八屯，给种与牛，授庐舍，岁可登谷七十馀万斛，民偿种，私其馀，官以钱市之，功绪略就。

隆兴元年，入奏，还武昌，而张浚克期大举，诏澈出师应之。澈以议不合，乞令浚并领荆、襄。谏议大夫王大宝论澈“无制胜策，皇甫侗以忠义结山砦，扼敌要冲，澈不能节制，坐视孤军堕敌计。赵撝以千五百人救方城，败散五百馀人，澈漫不加省。乞罢黜”。澈亦请祠，除资政殿学士、提举洞霄宫。大宝疏再上，落职，仍祠禄。

明年，知建康府，寻除枢密使。在位二年，以观文殿学士奉洞霄祠，

寻知鄂州兼安抚使。孝宗访边事，澈奏：“向者我有唐、邓为藩篱，又皇甫侗控扼陈、蔡，敌不敢窥襄。既失两郡，侗复内徙，敌屯新野，相距百里尔。臣令赵搏、王宣筑城储粮，分备要害，有以待敌。至于机会之来，难以豫料。”孝宗善之。时议废江州军，澈言不可。知宁国府，改福州、福建安抚使，复请祠。寻致仕。卒，年六十三。赠金紫光禄大夫，谥庄敏。

澈为殿中日，荐陈俊卿、王十朋、陈之茂为台官，高宗曰：“名士也，次第用之矣。”在枢府，孝宗密访人材，荐百有十八人。尝奏言：“臣起寒远，所以报国惟无私不欺尔。”其自奉清约，虽贵犹布衣时。有文集二十卷、奏议十二卷。

叶义问字审言，严州寿昌人。建炎初，登进士第。调临安府司理参军。范宗尹为相，义问与沈长卿等疏其奸。为饶州教授，摄郡。岁旱，以便宜发常平米振民，提刑黄敦书劾之，诏勿问。前枢密徐俯门僧犯罪，义问绳以法，俯尝举义问，怒甚，乃袖荐书还之。

知江宁县。召秦桧所亲役，同僚不可，义问曰：“释是则何以服他人。”卒役之。通判江州。豫章守张宗元忤桧，或中以飞语，事下漕臣张常先。宗元道九江，常先檄义问拘其舟，义问投檄曰：“吾宁得罪，不为不祥。”常先白桧，罢去。

桧死，汤思退荐之，上记其尝言范宗尹，召至，言台谏废置在人主，桧亲党宜尽罢逐，以言得罪者宜叙复。擢殿中侍御史。枢密汤鹏举效桧所为，植其党周方崇、李庚，置籍台谏，钜异己者。义问累章劾鹏举，有“一桧死一桧生”之语，并方崇等皆罢之。又言：“凡择将遇一阙，令枢密院具三名取上旨，则军政尽出掌握。”迁侍御史。朱朴、沈虚中奉祠里居，义问劾其附秦桧，皆移居。郊祀赦，义问言：“顷岁附会告讐者，不应例移放。”从之。迁吏部侍郎兼史馆修撰，寻兼侍读，拜同知枢密院事。

上闻金有犯边意，遣义问奉使觐之，还奏：“彼造舟船，备器械，其用



心必有所在，宜屯驻沿海要害备之。”金主亮果南侵。命视师，义问素不习军旅，会刘锜捷书至，读之至“金贼又添生兵”，顾吏曰：“‘生兵’何物耶？”闻者掩口。至镇江，闻瓜洲官军与敌相持，大失措，乃役民掘沙沟，植木枝为鹿角御敌，一夕潮生，沙沟平，木枝尽去。会建康留守张焘遣人告急，义问乃遵陆，云往建康催发军，市人皆嫫骂之。又闻敌据瓜洲，采石兵甚众，复欲还镇江，诸军喧沸曰：“不可回矣，回则有不测。”遂趋建康。已而金主亮被弑，师退，义问还朝，力请退，遂罢。

隆兴元年，中丞辛次膺论义问“顷护诸将几败事，且以官私其亲”。谪饶州。乾道元年，诏自便。六年卒，年七十三。

蒋芾字子礼，常州宜兴人，之奇曾孙。绍兴二十一年，进士第二人。孝宗即位，累迁起居郎兼直学士院。时宦者梁珂事上潜邸，挠权，尹穡论珂，与祠，芾缴奏罢之。

签书枢密院事，首奏加意边防，又奏：“拔将才行伍间，识其姓名，一旦披籍可立取具。又料简归正人，仍以北人将之，或令深入山东，或令自荆、襄深入。”

除权参知政事、同知国用事。芾奏：“方今财最费于养兵，艺祖取天下，不过十五万人。绍兴初，外有大敌，内有巨寇，然兵数亦不若今日之多。近见陈敏勇汰三千人，戚方汰四千人，然多是有官人，与以外任，请券钱、添借给如故，是减于内而添于外，何益？又招兵耗蠹愈甚，臣考核在内诸军，每月逃亡事故，常不下四百人。若权停招兵一年有半，俟财用稍足，招丁壮，不惟省费，又得兵精。”上悟。

一日，因进呈边报，上顾芾曰：“将来都督非卿不可。”芾奏：“臣未尝经历兵间。”又奏：“方今钱谷不足，兵士不练，将帅与臣不相识，愿陛下更审思其人。”南郊礼毕，宰相叶颙、魏杞罢。芾采众论，参己见，为筹边志上之。

明年，拜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会母疾卒，诏起复，

拜左仆射，芾力辞。有密旨欲今岁大举，手诏廷臣议，或主和，或主恢复，使芾决之。芾奏：“天时人事未至。”拂上意。服阙，除观文殿大学士、知绍兴府、提举洞霄宫。寻以言者论，落职，建昌军居住。期年，有旨自便。再提举洞霄宫，卒。

芾始以言边事结上知，不十年间致相位，终以不能任兵事受责，岂优于论议而劣于事功欤？

叶颙字子昂，兴化军仙游人。登绍兴元年进士第，为广州南海县主簿，摄尉。盗发，州檄巡、尉同捕，巡检获盗十余人，归其劳于颙，颙曰：“掠美、欺君、幸赏，三者皆罪，不忍为也。”帅曾开大喜之。

知信州贵溪县。时诏行经界，郡议以上中下三等定田税，颙请分为九等，守从之，令信之六邑以贵溪为式。

知绍兴府上虞县。凡繇役，令民自推货力甲乙，不以付吏，民欣然皆以实应。催租各书其数与民，约使自持户租至庭，亲视其入，咸便之。帅曹泳令今岁夏租先期送什之八，颙请少纾其期，泳怒。及麦大熟，民输租反为诸邑最，泳大喜，许荐于朝，颙固辞。

贺允中<sup>[5]</sup>荐颙静退，遂召见，颙论国仇未复，中原之民日企銮舆之返，其语剴切，高宗嘉纳。除将作监簿。知处州，青田令陈光猷羨馀百万，颙以所献充所赋。汤思退之兄居处州，家奴屠酷犯禁，一绳以法，思退不悦。属常州逋缗钱四十万，守坐免，移颙知常州。

金犯边，高宗视师建康，道毗陵，颙赐对舟次，因言：“恢复莫先于将相，故相张浚久谪无恙，是天留以相陛下也。”颙初至郡，无旬月储，未一年馀缗钱二十万。或劝猷羨，颙曰：“名羨馀，非重征则横敛，是民之膏血也，以利易赏，心实耻之。”

召为尚书郎，除右司。诏求直言，颙上疏谓：“陛下以手足之至亲，付州郡之重寄，是利一人害一方也。”人称其直。除吏部侍郎，复权尚书。时七司弊事未去，上疏言选部所以为弊，乃与郎官编七司条例为一

书，上嘉之，令刻板颁示。

除端明殿学士，拜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武臣梁俊彦请税沙田、芦场，帝以问颺，对曰：“沙田乃江滨地，田随沙涨而出没不常，芦场则臣未之详也。且辛巳军兴，芦场田租并复，今沙田不胜其扰。”上曰：“诚如卿言。”颺至中书，召俊彦切责之曰：“汝言利求进，万一为国生事，斩汝不足以塞责。”俊彦惶恐汗下。是日，诏沙田、芦场并罢。

御史林安宅请两淮行铁钱，颺力言不可，安宅不能平，既入枢府，乃上章攻颺云：“颺之子受宣州富人周良臣钱百万，得监镇江大军仓。”御史王伯庠亦论之。颺乞下吏辩明，乃以资政殿学士提举洞霄宫。上下其事临安府，时王炎知临安，上令炎亲鞫置对，无秋毫迹。狱奏，上以安宅、伯庠风闻失实，并免所居官，仍贬安宅筠州，召颺赴阙。入见，上劳之曰：“卿之清德自是愈光矣。”

除知枢密院事，未拜，进尚书左仆射兼枢密使。颺首荐汪应辰、王十朋、陈良翰、周操、陈之茂、芮晔、林光朝等，可备执政、侍从、台谏，上嘉纳。又言：“自古明君用人，使贤使愚，使奸使盗，惟去泰甚。”上曰：“固然。虞有禹、皋，亦有共、驩；周有旦、奭，亦有管、蔡，在用不用。”颺曰：“诚如圣训，但今日在朝虽未见有共、驩、管、蔡，然有窃弄威福者，臣不敢隐。”上问为谁，颺以龙大渊对，语在陈俊卿传。

上以国用未裕，诏宰相兼国用使，参政同知国用事，颺乃言：“今日费财养兵为甚，兵多则有冗卒虚籍，无事则费财，有事则不可用。虽曰汰之，旋即招之，欲足国用，当严于汰、缓于招可也。孔子曰：‘节用而爱人。’盖节用，则爱人之政自行于其间，若欲生财，祇费民财尔。”上曰：“此至言也。”上曰：“建康刘源尝赂近习，朕欲遣王抃廉其奸。”颺曰：“臣恐廉者甚于奸者。”乃止。

乾道三年冬至，上亲郊而雷，颺引汉故事上印绶，提举太平兴国宫。归至家，不疾而薨，年六十八。以观文殿学士致仕，赠特进，谥正简。

颺为人简易清介，与物若无忤，至处大事毅然不可夺。友人高登尝上书讥切时相，名捕甚急。颺与同邸，撞令逸去，登曰：“不为君累乎？”

颺曰：“以获罪，固所愿也。”即为具舟，舟移乃去。自初仕至宰相，服食、僮妾、田宅不改其旧。

叶衡字梦锡，婺州金华人。绍兴十八年进士第，调福州宁德簿，摄尉。以获盐寇改秩，知临安府於潜县。户版积弊，富民多隐漏，贫弱困于陪输，衡定为九等，自五以下除其籍，而均其额于上之四等，贫者顿苏。征科为期限榜县门，俾里正谕民，不遣一吏而赋自足。岁灾，蝗不入境。治为诸邑最。郡以政绩闻，即召对，上曰：“闻卿作县有法。”遣还任。

擢知常州。时水潦为灾，衡发仓为糜以食饥者。或言常平不可轻发，衡曰：“储蓄正备缓急，可视民饥而不救耶？”疫大作，衡单骑命医药自随，遍问疾苦，活者甚众。檄晋陵丞李孟坚摄无锡县，有政声，衡荐于上，即除知秀州。上之信其言如此。

除太府少卿。合肥濒湖有圩田四十里，衡奏：“募民以耕，岁可得谷数十万，蠲租税，二三年后阡陌成，仿营田，官私各收其半。”从之。

除户部侍郎。时盐课大亏，衡奏：“年来课入不增，私贩害之也，宜自煮盐之地为之制，司火之起伏，稽灶之多寡，亭户本钱以时给之，盐之委积以时收之，择廉能吏察之，私贩自绝矣。”仍命措置官三人：淮南于通州，浙东于明州，浙西于秀州。

丁母忧。起复，知庐州，未行，除枢密都承旨。奏马政之弊，宜命统制一员各领马若干匹，岁终计其数为殿最。李屋应贤良方正对策，近讦直，入第四等，衡奏：“陛下赦其狂而取其忠，足以显容谏之盛。”乃赐屋制科出身。有言江、淮兵籍伪滥，诏衡按视，赐以袍带、鞍马、弓矢，且命衡措置民兵，咸称得治兵之要。乞事赴阙，上御便殿阅武士，召衡预观，赐酒，洒宸翰赐之。

知荆南、成都、建康府，除户部尚书，除签书枢密院事，拜参知政事。衡奏二事：一，牧守将帅必择材以称其职，必久任以尽其材；二，令户部

取湖广会子实数，尽以京会立限易之。从之。

拜右丞相兼枢密使。上锐意恢复，凡将帅、器械、山川、防守悉经思虑，奏对毕，从容赐坐，讲论机密，或不时召对。时会子浸患折阅，手诏赐衡曰：“会子虽曰流通，终未尽惬人意，目即流使有二千二百餘万。今用上下库黄金、白金、铜钱九百万，内藏库五百万，并蜀中钱物七百万，尽易会子之数，专命卿措置，日近而办，卿真宰相才也。”

一日，上曲宴宰执于凝碧，上曰：“自三代而下，至于汉、唐，治日常少，乱日常多，何也？”衡奏：“圣君不常有，周八百年，称极治成、康而已。”上曰：“朕观无逸篇，见周公为成王历言商、周之君享国长远，真万世龟鉴。”衡奏：“愿陛下常以无逸为龟鉴，社稷之福。”上又言：“朝廷所用，正论其人如何，不可有党。如唐牛、李之党，相攻四十年，缘主听不明至此。文宗曰：‘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朕尝笑之。”衡奏：“文宗优游不断，故有此语。陛下英明圣武，诚非难事。”

御宝实封令与临安府窆思永改合入官，衡奏：“选人改官，非奏对称旨，则用考举磨勘，一旦特旨与之，非陛下爱惜人才之意。”上亟收前命。

上谕执政，选使求河南，衡奏：“司谏汤邦彦有口辨，宜使金。”邦彦请对，问所以遣，既知荐出于衡，恨衡挤己，闻衡对客有讪上语，奏之，上大怒。即日罢相，责授安德军节度副使，郴州安置。邦彦使还，果辱命，上震怒，窜之岭南，诏衡自便，复官与祠。年六十有二薨，赠资政殿学士。

衡负才足智，理兵事甚悉，由小官不十年至宰相，进用之骤，人谓出于曾觌云。

论曰：陈康伯以经济自任，临事明断。梁克家才优识远，谋国尽忠。至若汪澈之论事忠恇，荐达人才，叶义问直言正色，扫除秦桧馀党，然不长于兵，临敌失措，岂优议论而劣事功者欤？叶颙清俭正直，而衡才智有馀，盖亦一时之选云。

## 【校勘记】

- [1]刘宝 原作“刘实”，据系年要录卷一八五、李幼武四朝名臣言行录别集下卷二陈康伯条改。
- [2]建宁府 原作“建康府”，据本书卷三四孝宗纪、卷二一三宰辅表改。
- [3]淳熙八年知福州 按梁克家于淳熙六年知福州，八年乞官祠，“降旨仍知福州”，见徐自明宰辅编年录卷一七及中兴圣政卷五九，劳格读书杂识卷一一并有考证。此处“八年”疑为“六年”之误。
- [4]荆襄 原作“京襄”，据周必大周益国文忠公集省斋文稿卷三〇汪澈神道碑、四朝名臣言行录别集下卷三汪澈条改。
- [5]贺允中 原作“贺正中”，据杨万里诚斋集卷一一九叶颙行状、林光朝艾轩集卷八叶公行状改。



## 宋史卷三百八十五

### 列传第一百四十四

葛邲 钱端礼 魏杞 周葵  
施师点 萧燧 龚茂良

葛邲，字楚辅，其先居丹阳，后徙吴兴。世以儒学名家，高祖密至邲五世登科第，大父胜仲至邲三世掌词命。邲少警敏，叶梦得、陈与义一见称为国器。

以荫授建康府上元丞。会金人犯江，上元当敌冲，调度百出，邲不扰而办，留守张浚、王纶皆器重之。登进士第。萧之敏为御史，荐其才，除国子博士。轮对，论州县受纳及鬻爵之弊，孝宗奖谕曰：“观所奏，知卿材。”除著作郎兼学士院权直。

除正言，首疏言：“盈虚之理，隐于未然；治乱之分，生于所忽。宜专以畏天爱民为先。”又论：“征榷岁增之害，如鞞下都税务，绍兴间所趁茶盐岁以一千三百万缗为额，乾道六年后增至二千四百万缗。成都府一务，初额四万八千缗，今至四十餘万缗，通四川酒额遂至五百餘万缗，民力重困。至若租税有定数，而暗耗日增，折帛益多，民安得不穷乎？愿明诏有司，茶盐酒税比原额已增至一倍者，毋更立新额，官吏不增赏，庶少苏疲氓。”上特召，复令条陈，邲以六事对，皆切中时病。除侍御史，论救荒三事，累迁中书舍人。

岁旱，诏求初政得失，邲应诏，大略谓：“虞允文制国用，南库之积日



以厚，户部之入日以削，故近年以来，常有不足之忧。罢兵以来，诸将皆以赂得升，其势必至于掊刻取偿，益精其选。”迁给事中。张焜以说之子除知阁，裴良琮以显仁之侄女夫落阶官，邴皆缴奏。广西议更盐法，邴言：“钞法之行，漕臣尝给群商，没入其货。楮币行之二广，民必疑虑，且有后悔。”除刑部尚书。

邴为东宫僚属八年，孝宗书“安遇”字以赐，又出梅花诗命邴属和，眷遇甚渥。光宗受禅，除参知政事。邴劝上专法孝宗，正风俗，节财用，振士气，执中道，恤民力，选将帅，收人才，择监司，明法令，手疏历言之，上嘉纳。除知枢密院事。绍熙四年，拜左丞相，专守祖宗法度，荐进人物，博采公论，惟恐其不闻之。未期年，除观文殿大学士、知建康府。改隆兴，请祠。

宁宗即位，邴上疏言：“今日之事莫先于修身齐家，结人心，定规模。”判绍兴府，简稽期会，钱谷刑狱必亲。或谓大臣均佚有体，邴曰：“崇大体而简细务，吾不为也。”尝曰：“十二时中，莫欺自己。”其实践如此。

改判福州，道行感疾，除少保，致仕。薨，年六十六。赠少师，谥文定，配飨光宗庙庭。有文集二百卷、词业五十卷。

钱端礼字处和，临安府临安人。父忱<sup>[1]</sup>，泸川军<sup>[2]</sup>节度使。端礼以恩补官。绍兴间，通判明州，加直秘阁，累迁右文殿修撰，仕外服有声。高宗材之，知临安府。

御史中丞汪澈论版曹阙官，当遴选，权户部侍郎兼枢密都承旨。端礼尝建明用楮为币，于是专委经画，分为六务，出纳皆有法，几月易钱数百万。

孝宗锐意恢复，诏张浚出师。会符离稍失利，汤思退遂倡和议，端礼奏：“有用兵之名，无用兵之实，贾怨生事，无益于国。”思退大喜，奏除户部侍郎。未几，兼吏部。端礼与户部尚书韩仲通同对，论经费，奏：

“所入有限，兵食日增，更有调发，不易支吾。”上云：“须恢复中原，财赋自足。”仲通奏：“恢复未可必，且经度目前所用。”端礼奏：“仲通言是，乞采纳。”

思退与张浚议和战不决，浚方主战，上意甚向之。思退诡求去，端礼请对乞留，又奏：“兵者凶器，愿以符离之溃为戒，早决国是，为社稷至计。”于是思退复留，命浚行边，还戍兵，罢招纳。以端礼充淮东宣谕使，王之望使淮西，端礼入奏：“两淮名曰备守，守未必备；名曰治兵，兵未必精。有用兵不胜，侥幸行险，轻躁出师，大丧师徒者，必胜之说果如此，皆误国明甚。”端礼既以是诋浚，右正言尹穉亦劾浚，罢都督，自此议论归一矣。

端礼至淮还，极言守备疏略，恐召金兵，宜早定和议。遂除吏部侍郎，再往淮上，驿疏言：“遣使、发兵当并行，使以尽其礼，兵以防其变，不必待金书至而后遣使。书中或有见胁之语，不若先遣以释其疑，于计为得。”上云：“端礼所奏未是。”思退传旨撤海、泗二州戍兵，语在思退传。

金帅仆散忠义分兵入，上意中悔，令思退都督江、淮军马，端礼试兵部尚书，参赞军事。思退畏怯不行，端礼赴阙，上曰：“前后廷臣议论，独卿不变。”兼户部尚书，俄拜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上尝问：“欲遣杨由义持金帅书，而辞行甚力，谁可遣？”端礼请以王抃行，俾与金帅议，许割商、秦地，归被俘人，惟叛亡者不与，馀誓目略同绍兴，世为叔侄之国，减银绢五万，易岁贡为岁币。及抃还，上见书，金皆听许。端礼赞上如其式报之：“谋国当思远图，如与之和，则我得休息以修内治，若为忿兵，未见其可。”抃遂行。谍报北军已回，端礼以和议既定，乞降诏。除参知政事兼权知枢密院事。

时久不置相，端礼以首参窥相位甚急。皇长子邓王夫人，端礼女也，殿中侍御史唐尧封论端礼帝姻，不可任执政，不报，迁太常少卿。馆阁士相与上疏排端礼，皆坐绌。刑部侍郎王荊阴附端礼，建为“国是”之说以助其势。吏部侍郎陈俊卿抗疏，力诋其罪，且谓本朝无以戚属为相，此惧不可为子孙法。逮进读宝训，适及外戚，因言：“祖宗家法，外戚

不与政，最有深意，陛下所宜守。”上纳其言。端礼憾之，出俊卿知建宁府。

邓王夫人生子，太上甚喜。先两月，恭王夫人李氏亦生子，于是恭王府直讲王淮白端礼云：“恭王夫人子是为皇长嫡孙。”端礼不怿，翌日奏：“嫡庶具载礼经，讲官当以正论辅导，不应为此邪说。”遂指淮倾邪不正，与外任。邓王立为太子，端礼引嫌，除资政殿大学士、提举德寿宫兼侍读，改提举洞霄宫。起知宁国府，移绍兴，进观文殿学士。

端礼籍人财产至六十万缗，有诣阙陈诉者，上闻之，与旧祠。侍御史范仲芑劾端礼贪暴不悛，降职一等。淳熙四年八月，复元职。薨，赠银青光禄大夫，后谥忠肃。孙象祖，嘉定元年为左丞相，自有传。

魏杞字南夫，寿春人。祖荫入官。绍兴十二年，登进士第。知宣州泾县。从臣钱端礼荐其才，召对，擢太府寺主簿，进丞。端礼宣谕淮东，杞以考功员外郎为参议官，迁宗正少卿。

汤思退建和议，命杞为金通问使，孝宗面谕：“今遣使，一正名，二退师，三减岁币，四不发归附人。”杞条上十七事拟问对，上随事画可。陛辞，奏曰：“臣若将指出疆，其敢不勉。万一无厌，愿速加兵。”上善之。

行次盱眙，金所遣大将仆散忠义、纥石烈志宁等方拥兵闯淮，遣权泗州赵房长问所以来意，求观国书，杞曰：“书御封也，见主当廷授。”房长驰白仆散忠义，疑国书不如式，又求割商、秦地及归正人，且欲岁币二十万。杞以闻，上命尽依初式，再易国书，岁币亦如其数。忠义以未如所欲，遂与志宁分兵犯山阳。战不利，骁将魏胜死之。

上怒金反覆，诏以礼物犒督府师，杞奏：“金若从约，而金缗不具，岂不瘠国体、格事机乎？”乃以礼物行。至燕，见金主褒，具言：“天子神圣，才杰奋起，人人有敌忾意，北朝用兵能保必胜乎？和则两国享其福，战则将士蒙其利，昔人论之甚悉。”金君臣环听拱竦。馆伴张恭愈以国书称“大宋”，胁去“大”字，杞拒之，卒正敌国礼，损岁币五万，不发归正人

北还。上慰藉甚渥。

守起居舍人，迁给事中、同知枢密院事，进参知政事、右仆射兼枢密使。时方借职田助边，降人萧鹞巴赐淮南田，意不愜，以职田请，杞言：“圭租食功养廉，借之尚可，夺之不可。”上是其言。杞以使金不辱命，繇庶官一岁至相位。上锐意恢复，杞左右其论。会郊祀冬雷，用汉制灾异策免，守左谏议大夫、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

六年，授观文殿学士、知平江府。谏官王希吕论杞贪墨，夺职。后以端明殿学士奉祠，告老，复资政殿大学士。淳熙十一年十一月薨，赠特进。嘉泰中，谥文节。

周葵字立义，常州宜兴人。少力学，自乡校移籍京师，两学传诵其文。宣和六年，擢进士甲科。调徽州推官。高宗移蹕临安，诸军交驰境上，葵与判官摄郡事，应变敏速，千里帖然。教授临安府，未上，吏部侍郎陈与义密荐之，召试馆职。将试，复引对，高宗曰：“从班多说卿端正。”

除监察御史，徙殿中侍御史。在职仅两月，言事至三十章，且历条所行不当事凡二十条，指宰相不任责。高宗变色曰：“赵鼎、张浚肯任事，须假之权，奈何遽以小事形迹之？”葵曰：“陛下即位，已相十许人，其初皆极意委之，卒以公议不容而去，大臣亦无固志。假如陛下有过，尚望大臣尽忠，岂大臣有过，而言者一指，乃便为形迹，使彼过而不改，罪戾日深，非所以保全之也。”高宗改容曰：“此论甚奇。”

张浚议北伐，葵三章力言“此存亡之机，非独安危所系。”或言葵沮大计，罢为司农少卿，以直秘阁知信州。未上，鼎罢，陈与义执政，改湖南提刑，以亲老易江东，皆不就。

和议已定，被召，论：“为国有道，战则胜，守则固，和则久。不然，三者在人不在我矣。”除太常少卿。时秦桧独相，意葵前论事去，必憾赵鼎。再除殿中侍御史。葵语人曰：“元镇已贬，葵固不言，虽门下客亦不

及之也。”内降差除四人，奏言：“愿陛下以仁祖为法，大臣以杜衍为法。”桧始不乐。又论国用、军政、士民三弊，高宗曰：“国用当藏之民，百姓足则国用非所患。”又言荐举改官之弊，宜听减举员，诏吏部措置。

桧所厚户部尚书梁汝嘉将特赐出身，除两府，汝嘉闻葵欲劾之，谓中书舍人林待聘曰：“副端将论君矣。”待聘乘桧未趋朝，亟告之，桧即奏为起居郎。葵方待引，桧下殿谕阁门曰：“周葵已得旨除起居郎。”隔下。八月庚辰也。

参政李光拟除吕广问馆职，桧不许。时有诏从官荐士，葵以广问应，初不相知也。光既绌，葵以附会落职，主管玉隆观。复直秘阁，起知湖州，移平江府。时金使络绎于道，葵不为礼，转运李椿年希桧旨劾之，落职，主管崇道观。屏居乡间，忧患频仍，人不能堪，葵独安之。

桧死，复直秘阁、知绍兴府。过阙，权礼部侍郎，寻兼国子祭酒。奏：“科举所以取士。比年主司迎合大臣意，取经传语可谀者为问目，学者竞逐时好。望诏国学并择秋试考官，精选通经博古之士，置之前列，其穿凿乖谬者黜之。”

兼权给事中。侍御史汤鹏举言：“葵以魏良臣荐，躐处侍从；吕广问，葵之死党。乞并罢之。”太学生黄作、詹渊率诸生都堂投牒留葵。翌日，博士何侗等言于朝，乞惩戒，诏作、渊皆送五百里外州编管，葵出知信州，随罢。

起知抚州<sup>[3]</sup>，引疾，改提举兴国宫，加直龙图阁、知太平州。水坏圩堤，悉缮完，凡百二十里。傍郡圩皆没，惟当涂岁熟。市河久堙，雨旸交病，葵下令城中，家出一夫，官给之食，并力浚导，公私便之。进集英殿修撰、敷文阁待制、知婺州。

孝宗即位，除兵部侍郎兼侍讲，改同知贡举兼权户部侍郎。孝宗数手诏问钱谷出入，葵奏：“陛下劳心庶政，日有咨询，若出人意表。今皆微文细故，此必有小人乘间欲售其私，不可不察。”盖指龙大渊、曾觐也。孝宗色为动。

金主亮为其下所毙，张浚自督府来朝，密言：“敌失泗州，其惧罪者

皆欲来归，愿遣军渡淮赴之，此恢复之机也。”葵请对，谓不可轻举，累数百言。及遣李显忠、邵宏渊取灵壁、虹二县，败绩。孝宗思其言，拜参知政事。葵始终守自治之说。

兼权知枢密院事。台谏交章言议和太速，葵与陈康伯、汤思退乞令侍从、台谏集议，众益汹汹，诸公待罪乞罢，不许。葵独留身固请，孝宗曰：“卿何请之力也？”曰：“自预政以来，每与宰相论事，有以为然而从者；有不得以强从者；有绝不肯从者，十常四五。泊至榻前，陛下又或不然，大率十事之中，不从者七八，安得不愧于心，此臣所以欲去也。”

尝乞召用侍从、台谏，孝宗曰：“安得如卿直谅者。”遂荐李浩、龚茂良，孝宗皆以为佳士，次第用之。太常奏郊牛毙，葵言：“春秋麒麟食牛角免郊，况边虞未靖，请展郊以符天意。”诏从之。

虞允文、陈康伯相，葵即求退，除资政殿学士、提举洞霄宫。起知泉州，告老，加大学士致仕。闲居累年，不以世故萦心。淳熙元年正月，薨，年七十有七。上闻震悼，赠正奉大夫。后以子升朝，累赠太傅。

葵孝于事亲，当任子，先孤侄。其薨也，幼子与孙尚未命。平生学问不泥传注，作圣传诗二十篇、文集三十卷、奏议五卷。晚号惟心居士。四年，有司请谥，赐谥曰惠简。

施师点字圣与，上饶人。十岁通六经，十二能文。弱冠游太学，试每在前列，司业高宏称其文深醇有古风。寻授以学职，以舍选奉廷对，调复州教授。未上，丁内艰。服除，为临安府教授。

乾道元年，陈康伯荐，赐对，言：“历年屡下诏恤民，而惠未加浹。陛下轸念，惟恐一夫失所；郡邑搜求，惟恐财赋不集。毋惑乎日降丝纶，恩不沾被。细民既困于倍输，又困于非泛，重以岁恶，室且垂罄，租不如期，积多逋负。今明堂肆赦，户自四等以下，逋自四年以前，愿悉除免。”上曰：“非卿不闻此言。”诏从之。

八年，兼权礼部侍郎，除给事中。时太子詹事已除，上又特令增员

为二，命兼之。赐对，言：“比年人物骹骹，士气耗薶，当广储人材以待用。”上曰：“观卿所奏，公辅器也。”

假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使金。致命金廷，立班既定，相仪者以亲王将至，命师点退位，师点屹立。相仪者请数四，师点正色曰：“班立已定，尚欲何为。”不肯少动。在廷相顾骇愕，知其有守，不敢复以为请。九年，使还，有言其事于上者，上嘉叹不已。及后金使贺正旦至阙，问馆伴：“师点今居何官？”馆伴宇文价于班列中指师点以示之，金使恍然曰：“一见正人，令人眼明。”

十年〔4〕，除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入奏，控免，上曰：“卿靖重有守，识虑深远，朕欲用卿久矣。”复诏兼参知政事，除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师点尝同宰相奏事退，复同枢密周必大进呈，上曰：“适一二事卿等各陈所见，甚关大体。前此宰相奏事，执政不措辞，今卿等如此，深副所望。”必大奏：“祖宗时，宰执奏事自相可否，或至面相切责，退不相衔。自秦桧用事，执政畏避不敢言。今陛下虚心兼听，若只宰相奏事，何用执政为？”师点复奏：“臣敢不竭股肱之力。”上因谕之曰：“朕欲天下事日往来胸中，未尝释也。”

先是，州郡上供或不以时进，立岁终稽考法，及是，主计臣有喜为督促者，乞不待岁终先期行之。画命已下，师点矍然曰：“此策若行，上下逼迫，民不聊生。”或谓：“令已出矣。”师点曰：“事有为天下病，惟恨更之不速。”即追寝其议。枢密周必大大举手贺师点曰：“使天下赤子不被其毒者，公之赐也。”一日，入对后殿，上曰：“朕前饮冰水过多，忽暴下，幸即平复。”师点曰：“自古人君当无事时，快意所为，忽其所当戒，其后未有不悔者。”上深然之。

十三年，辞兼同知枢密院事。权提举国史院，权提举国朝会要。十四年，除知枢密院事。师点倦倦搜访人才，手书置夹袋中，谓蜀去朝廷远，人才难以自见，蜀士之贤者，俾各疏其所知，差次其才行、文学，每有除授，必列陈之。十五年春，以资政殿大学士知泉州，除提举临安府洞霄宫。

绍熙<sup>[5]</sup>二年，除知隆兴府、江西安抚使。师点尝谓诸子曰：“吾平生仕宦，皆任其升沉，初未尝容心其间，不枉道附丽，独人主知之，遂至显用。夫人穷达有命，不在巧图，惟忠孝乃吾事也。”三年，得疾薨，年六十九。赠金紫光禄大夫。有奏议七卷、制藁八卷、东宫讲议五卷、易说四卷、史识五卷、文集八卷。

萧燧字照邻，临江军人。高祖固，皇祐初为广西转运使，知依智高凶狡，条上羁縻之策于枢府，不果用，智高后果叛。父增，绍兴初尝应制举。

燧生而颖异，幼能属文。绍兴十八年，擢进士高第。授平江府观察推官。时秦桧当国，其亲党密告燧，秋试必主文漕台，燧诘其故，曰：“丞相有子就举，欲以属公。”燧怒曰：“初仕敢欺心耶！”桧怀之，既而被檄秀州，至则员溢，就院易一员往漕闈，秦熺果中前列。秩满，当为学官，避桧，调静江府察推而归。

燧未第时，梦神人示以文书，记其一联云：“如火烈烈，玉石俱焚；在冬青青，松柏不改。”已而果符前事。未几，丁忧。三十二年，授靖州教授。孝宗初，除诸王宫小学教授。轮对，论“官当择人，不当为人择官。”上喜，制用人论赐大臣。淳熙二年，累迁至国子司业兼权起居舍人，进起居郎。

先是，察官阙，朝论多属燧，以未历县，遂除左司谏。上谕执政：“昨除萧燧若何？”龚茂良奏：“燧纯实无华，正可任言责，闻除目下，外议甚允。”燧首论辨邪正然后可以治。上以外台耳目多不称职，时宦官甘昇之客胡与可、都承旨王抃之族叔柎皆持节于外，有所依凭，无善状，燧皆奏罢之。

时复议进取，上以问燧，对曰：“今贤否杂揉，风俗浇浮<sup>[6]</sup>，兵未强，财未裕，宜卧薪尝胆以图内治。若恃小康，萌骄心，非臣所知。”上曰：“忠言也。”因劝上正纪纲；容直言；亲君子，远小人；近习有劳可赏以



禄，不可假以权。上皆嘉纳。擢右谏议大夫，入谢，上曰：“卿议论鲠切，不求名誉，纠正奸邪，不恤仇怨。”

五年，同知贡举。有旨下江东西、湖南北帅司招军，燧言：“所募多市井年少，利犒贖，往往捕农民以应数，取细民以充军。乞严戒诸郡，庶得丁壮以为用。”从之。

夔帅李景享贪虐，参政赵雄庇之，台臣谢廓然不敢论，燧独奏罢之。雄果营救，复命还任。燧再论，并及雄。雄密奏燧误听景享仇人之言，遂下临安府捕恭州士人锺京等置之狱，坐以罪，景享复依旧职。燧乃自劾，诏以风闻不许，竟力求去。徙刑部侍郎，不拜，固请补外。出知严州，吏部尚书郑丙、侍郎李椿上疏留之，上亦寻悔。

严地狭财匱，始至，官镗不满三千，燧俭以足用。二年之间，积至十五万，以其羨补积逋，诸邑皆宽。先是，宣和庚子方腊盗起，甲子一周，人人忧惧，会遂安令陵土兵廩给，群言恟恟。燧急易令，且呼卒长告戒，悉畏服。城中恶少群扰市，燧密籍姓名，涅补军额，人以按堵。上方靳职名，非功不予，诏燧治郡有劳，除敷文阁待制，移知婺州。父老遮道，几不得行，送出境者以千数。

婺与严邻，人熟知条教，不劳而治。岁旱，浙西常平司请移粟于严，燧谓：“东西异路，不当与，然安忍于旧治坐视？”为请诸朝，发太仓米振之。

八年，召还，言：“江、浙再岁水旱，愿下诏求言，仍令诸司通融郡县财赋，毋但督迫。”除吏部右选侍郎，旋兼国子祭酒。九年，为枢密都承旨。近例，承旨以知阁门官兼，或怙宠招权，上思复用儒臣，故命燧以龙图阁待制为之。燧言：“债帅之风未殄，群臣多迎合献谏，强辨干誉，宜察其虚实。”上称善。除权刑部尚书，充金使馆伴。

十年，兼权吏部尚书。上言广西诸郡民身丁钱之弊。兼侍讲，升侍读。言：“命令不可数易，宪章不可数改。初官不许恩例免试，今或竟令注授。既却羨馀之数，今反以出剩为名。诸路录大辟，长吏当亲诘，若死囚数多，宜如汉制殿最以闻。”事多施行。庆典需泽，丁钱减半，亦自

燧发之。

高宗山陵，充按行使，除参知政事，寻充永思陵礼仪使，权监修国史日历。十六年，权知枢密院。以年及自陈，上留之，不可，除资政殿学士，与郡。复请闲，提举临安府洞霄宫。绍熙四年卒，年七十七。谥正肃。

孝宗每称其全护善类，诚实不欺，手书二十八将传以赐。子逵<sup>[7]</sup>，登淳熙十四年进士第，唱名第四，孝宗曰：“逵才气甚佳，父子高科，殊可喜。”逵累官至太常。

龚茂良字实之，兴化军人。绍兴八年，进士第。为南安簿、邵武司法。父母丧，哀号擗踊，邻不忍闻。调泉州察推，以廉勤称。改宣教郎，以同知枢密院事黄祖舜荐，召试馆职，除秘书省正字。累迁吏部郎官。

张浚视师江、淮，茂良言：“本朝御敌，景德之胜本于能断，靖康之祸在于致疑，愿仰法景德之断，勿为靖康之疑。”除监察御史。

江、浙大水，诏陈阙失，茂良疏曰：“水至阴也，其占为女宠，为嬖佞，为小人专制。崇、观、政和，小人道长，内则怙腐窃弄，外则奸回充斥，于是京城大水，以至金人犯阙。今进退一人，施行一事，命由中出，人心哗然，指为此辈。臣愿先去腹心之疾，然后政事阙失可次第言矣。”内侍梁珂、曾觌、龙大渊皆用事，故茂良及之。

迁右正言。会内侍李珂没，赠节度，谥靖恭，茂良谏曰：“中兴名相如赵鼎，勋臣如韩世忠，皆未有谥，如朝廷举行，亦足少慰忠义之心。今施于珂为可惜。”竟寝其谥。尝论大渊、觌奸回，至是又极言之，曰：“今积阴弗解，淫雨益甚，荧惑入斗，正当吴分，天意若有所怒而未释。二人害政，甚珂百倍。”上谕以“皆潜邸旧，非他近习比，且俱有文学，敢谏争，未尝预外事”。

翌日，再疏言：“唐德宗谓李泌：‘人言卢杞奸邪，朕独不知，何耶？’泌曰：‘此其所以为奸邪也。’今大渊、觌所为，行道之人能言之，而陛下

更颂其贤，此臣所以深忧。”疏入，不报，即家居待罪。章再上，除太常少卿，五辞不拜，除直秘阁、知建宁府。自以不为群小所容，请祠，不允。

上后知二人之奸，既逐于外，起茂良广东提刑，就知信州。即番山之址建学，又置番禺南海县学，既成，释奠，行乡饮酒以落之。城东旧有广惠庵，中原衣冠没于南者葬之，岁久废，茂良访故地，更建海会浮图，敢寄暴露者皆掩藏无遗。召对崇政殿，左丞相陈俊卿欲留之，右相虞允文不乐。会俊卿亦罢，除直显谟阁、江西运判兼知隆兴府。

上以江西连岁大旱，知茂良精忠，以一路荒政付之。茂良戒郡县免积税，上户止索逋，发廩振赡。以右文殿修撰再任，疫病大作，命医治疗，全活数百万。进待制敷文阁，赏其救荒之功。召对，奏：“潢池弄兵之盗，即南亩负耒之民。今诸郡荒田极多，愿诏监司守臣条陈，募人从便请耕，民有馀粟，虽驱之为寇，亦不从矣。”除礼部侍郎。

上亟用茂良，手诏问国朝典故有自从官径除执政例，明日即拜参知政事。奏事，赐坐，上顾叶衡及茂良曰：“两参政皆公议所与。”衡等起谢，上从容曰：“自今诸事毋循私，若乡曲亲戚，且未须援引。朕每存公道，设有误，卿等宜力争，君臣之间不可事形迹。”茂良曰：“大臣以道事君，遇有不可，自当启沃，岂容迹见于外。”请诏有司刊定七司法。

淮南旱，茂良奏取封桩米十四万，委漕帅振济。或谓：“救荒常平事，今遽取封桩米，毋乃不可？”茂良以为：“淮南咫尺敌境，民久未复业，饥寒所逼，万一啸聚，患害立见，宁能计此米乎？”他日，上奖谕曰：“淮南旱荒，民无饥色，卿之力也。”

潮州守奏通判不法，得旨，下帅臣体访。通判，茂良乡人也，同列密以省吏付棘寺推鞠，欲及茂良。奏事退，同列留身，出狱案进上，茂良不知也。上厉声曰：“参政决无此！”茂良逊谢，不复辩。

叶衡罢，上命茂良以首参行相事。庆寿礼行，中外觐恩，茂良慨然叹曰：“此当以身任怨，不敢爱身以弊天下。若自一命以上覃转，不知月添给奉与来岁郊恩奏补几何，将何以给？”

宣谕奖用廉退，茂良奏：“朱熹操行耿介，屡召不起，宜蒙录用。”除

秘书郎。群小乘间谗毁，未几，手诏付茂良，谓“虚名之士，恐坏朝廷”。熹迄不至。钱良臣侵盗大军钱粮，累数十万，茂良奏其事，手诏令具析。俄召良臣赴阙，駸駸柄用，其后茂良之贬，良臣与有力焉。

茂良之以首参行相事也，逾再岁，上亦不置相，因谕茂良：“史官近奏三台星不明，盖实艰其选耳。”淳熙四年正月，召史浩于四明，茂良亦觉眷衰，因疾力求去。上曰：“朕以经筵召史浩，卿不须疑。”

时曾觌欲以文资禄其孙<sup>[8]</sup>，茂良以文武官各随本色荫补格法缴进。觌因茂良入堂道间，俾直省官贾光祖等当道不避。街司叱之，曰：“参政能几时！”茂良奏：“臣固不足道，所惜者朝廷大体。”上谕觌往谢，茂良正色曰：“参知政事者，朝廷参知政事也。”觌惭退。上谕茂良先遣人于觌，冲替而后施行。茂良批旨，取贾光祖辈下临安府挞之。手诏宣问施行太遽，茂良待罪。上使人宣谕委曲，令缴进手诏，且谓：“卿去虽得美名，置朕何地？”茂良即奉诏。

谢廓然赐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廓然附曾觌者也。中书舍人林光辅缴奏，不书黄，遂补外。茂良力求去，上谕曰：“朕极知卿，不敢忘，欲保全卿去，俟议恢复，卿当再来。”是日，除职与郡，令内殿奏事，乃手疏恢复六事，上曰：“卿五年不说恢复，何故今日及此？”退朝甚怒，曰：“福建子不可信如此！”谢廓然因劾之，乃落职放罢；寻又论茂良擅权不公，矫传上旨，辄断贾光祖等罪，遂责降，安置英州。父子卒于贬所。

觌与廓然死后，茂良家投匭讼冤，遂复通奉大夫。周必大独相，进呈复职，上曰：“茂良本无罪。”遂复资政殿学士，谥庄敏。

茂良平生不喜言兵，去国之日乃言恢复事，或谓觌密令人诮之云：“若论恢复，必再留。”茂良信之。廓然论茂良，亦以此为罪。茂良没数年，朱熹从其子得副本读之，则事虽恢复，而其意乃极论不可轻举，犹平生素论也，深为之叹息云。

论曰：葛邲在相位虽不久，而能守法度，进人才，其处己也，则以不

欺为本。钱端礼以戚属为相，周葵晚虽不附秦桧，而与龚茂良皆主和议。若乃魏杞奉使知尊国体，施师点之靖重有守，萧燧忠实敢言，仕于绍兴之间，可谓不幸矣。

### 【校勘记】

- [1] 忱 原作“沉”，据本书卷四六五钱忱传、楼钥攻媿集卷九二钱端礼行状改。
- [2] 泸川军 原作“潼川军”，据本书卷八九地理志、宋会要职官三三之八、靖康要录卷五改。
- [3] 抚州 原作“信州”，据周必大周益国文忠公集平园续稿卷二三周葵神道碑、李幼武四朝名臣言行录别集下卷一〇周葵条改。
- [4] 十年 按乾道无十年，叶適水心先生文集卷二四施师点神道碑作“淳熙十一年”。
- [5] 绍熙 原作“绍兴”，据同上书同卷施师点墓志铭改。
- [6] 风俗浇浮 “浮”原作“淳”，据周益国文忠公集平园续稿卷二七萧燧神道碑改。
- [7] 逵 原作“达”，据周益国文忠公集平园续稿卷二七萧燧神道碑、南宋馆阁续录卷八改。下同。
- [8] 时曾觌欲以文资禄其孙 “文”原作“大”，据本书卷四七〇曾觌传改。

# 宋史卷三百八十六

## 列传第一百四十五

刘珙 王藺 黄祖舜 王大宝 金安节  
王刚中 李彦颖 范成大

刘珙字共父，子羽长子也。生有奇质，从季父子翬学。以荫补承务郎，登进士乙科，监绍兴府都税务。请祠归，杜门力学，不急仕进。主管西外敦宗院<sup>[1]</sup>，召除诸王宫大小学教授，迁礼部郎官。

秦桧欲追谥其父，召礼官会问，珙不至，桧怒，风言者逐之。桧死，召为大宗正丞，迁吏部员外郎。置令式庭中，使选集者得自翻阅，与吏辨，吏无得藏其巧。兼权秘书少监，兼权中书舍人。金犯边，王师北向，诏檄多出其手，词气激烈，闻者泣下。御史杜莘老劾宦者张去为，忤旨左迁，珙不草制，莘老得不去。从幸建康，兼直学士院。车驾将还，军务未有所付，时张浚留守建康，众望属之。及诏出，以杨存中为江、淮宣抚使，珙不书录黄，仍论其不可。上怒，谓宰相曰：“刘珙父为浚所知，此特为浚地耳！”命再下，宰相召珙谕旨，且曰：“再缴则累张公。”珙曰：“某为国家计，岂暇为张公谋。”执奏如初，存中命乃寝。真除中书舍人、直学士院。田师中死，其家请以没入王继先第为赐，李珂关通近习，求为督府掾，诏从中下，珙皆论罢之。出知泉州，改衢州。

湖南旱，郴州宜章县李金为乱，朝廷忧之，以珙知潭州、湖南安抚使。入境，声言发郡县兵讨击，而移书制使沈介，请以便宜出师，曰：“擅

兴之罪，吾自当之。”介即遣田宝、杨钦以兵至，珙知其暑行疲惫，发夫数程外迎之，代其负任，至则犒赐过望，军士感奋。珙知钦可用，檄诸军皆受节制，下令募贼徒相捕斩诣吏者，除罪受赏。钦与宝连战破贼，追至莽山，贼党曹彦、黄拱执李金以降。支党窜匿者尚众，珙谕钦等却兵，听其自降，贼相率纳兵，给据归田里。第上诸将功状有差，上赐玺书曰：“近世书生但务清谈，经纶实才盖未之见，朕以是每有东晋之忧。今卿既诛群盗，而功状详实，诸将优劣，破贼先后，历历可观，宜益勉副朕意。”

除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言于上曰：“世儒多病汉高帝不悦学，轻儒生，臣以为高帝所不悦，特腐儒俗学耳。使当时有以二帝三王之学告之，知其必敬信，功烈不止此。”因陈“圣王之学所以明理正心，为万事之纲”。上亟称善。

拜中大夫、同知枢密院事，辞不获，因进言曰：“汪应辰、陈良翰、张栻学行才能，皆臣所不逮，而栻穷探圣微，晓畅军务，曩幸破贼，栻谋为多，愿亟召用。”上可其奏。兼参知政事。奏除福建钞盐岁额二万万，罢江西和籴及广西折米盐钱，及蠲诸路累年逋负金钱谷帛巨亿计。上尝以久旱斋居祷雨，一夕而应，珙进言曰：“陛下诚心感格，其应如响，天人相与之际，真不容发，隐微纤芥之失，其应岂不亦犹是乎？臣愿益谨其独。”上竦然称善。

龙大渊、曾觌既被逐，未几，大渊死，上怜觌欲还之。珙言：“二人之去，天下方仰威断。此曹奴隶耳，厚赐之可也，若引以自近，使与闻机事，进退人才，非所以光德业、振纪纲。”命遂止。

殿前指挥使王琪被旨，按视两淮城壁，还，密荐和州教授刘夔夫。上谕执政召之，珙请曰：“此人名位微，何自知之？”上以琪告。琪退坐堂上，追琪至，诘其故，授牒使对。琪恐，请后不敢，乃叱使责戒励状而去。会扬州奏琪檄郡增筑新城，珙遂奏罢琪，语在陈俊卿传。珙时争之尤力，殿中皆惊，以故独罢为端明殿学士，奉外祠。陈俊卿言：“珙正直有才，肯任怨，臣所不及，愿留之。”诏改知隆兴府、江西安抚使。入辞，犹

以六事为献，上曰：“卿虽去国，不忘忠言，材美非他人所及，行召卿矣。”至镇，首蠲税务新额，及罢苗仓大斛。属邑奉新有复出租税，穷民不能输，相率逃去，反失正税，并奏除之。

除资政殿学士、知荆南府、湖北安抚使，以继母忧去。起复同知枢密院事、荆襄安抚使。珙六上奏恳辞，引经据礼，词甚切，最后言曰：“三年通丧，三代未之有改，汉儒乃有‘金革无避’之说，已为先王罪人。今边陲幸无犬吠之惊，臣乃欲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禄之实，不亦又为汉儒之罪人乎？”

服阕，再除知潭州、湖南安抚使。过阙入见，极论时事，言甚切至，上再三加劳，进资政殿大学士以行。安南贡象，所过发夫除道，毁屋庐，数十州骚然。珙奏曰：“象之用于郊祀，不见于经，驱而远之，则有若周公之典。且使吾中国之疲民，困于远夷之野兽，岂仁圣之所为哉！”湖北茶盗数千人入境，疆吏以告，珙曰：“此非必死之寇，缓之则散而求生，急之则聚而致死。”揭榜谕以自新，声言兵且至，令属州县具数千人食，盗果散去，其存者无几。珙乃遣兵，戒曰：“来毋亟战，去毋穷追，不去者击之耳。”盗意益缓，于是一战败之，尽擒以归，诛首恶数十，馀隶军籍。

淳熙二年，移知建康府、江东安抚使、行宫留守。会水且旱，首奏蠲夏税钱六十万缗、秋苗米十六万六千斛。禁止上流税米遏籴，得商人米三百万斛。贷诸司钱合三万<sup>[2]</sup>，遣官籴米上江，得十四万九千斛。籍主客户高下，给米有差。又运米村落，置场平价振粜，贷者不取偿<sup>[3]</sup>。起是年九月，尽明年四月，阖境数十万人，无一人捐瘠流徙者。

进观文殿学士，属疾，请致仕。孝宗遣中使以医来，疾革，草遗奏言：“恭、显、侂、文，近习用事之戒，今以腹心耳目寄之此曹，朝纲以紊，士气以索，民心以离，咎皆在此。陈俊卿忠良确实，可以任重致远，张栻学问醇正，可以拾遗补阙，愿亟召用之。”既又手书诀栻与朱熹，其言皆以未能为国报雪仇耻为恨。薨，年五十七。赠光禄大夫，谥忠肃。

珙精明果断，居家孝，丧继母卓氏，年已逾五十，尽哀致毁，内外功缌之戚，必素服以终月数。喜受尽言，事有小失，下吏言之立改。临数



镇，民爱之若父母，闻讣，有罢市巷哭相与祠之者。

王蕙字谦仲，庐江人。乾道五年，擢进士第。为信州上饶簿、鄂州教授、四川宣抚司干办公事，除武学谕。孝宗幸学，蕙迎法驾，立道周，上目而异之，命小黄门问知姓名，由是简记。

迁枢密院编修官，轮对，奏五事，读未竟，上喜见颜色。明日，谕辅臣曰：“王蕙敢言，宜加奖擢。”除宗正丞，寻出守舒州。陛辞，奏疏数条，皆极言时事之未得其正者，上曰：“卿议论峭直。”寻出手诏：“王蕙夙直敢言，除监察御史。”一日，上袖出幅纸赐之，曰：“比览陆贄奏议，所陈深切，今日之政恐有如德宗之弊者，可思朕之阙失，条陈来上。”蕙即对曰：“德宗之失，在于自用遂非，疑天下士。”退即上疏，陈德宗之弊，并及时政阙失，上嘉纳之。

迁起居舍人，言：“朝廷除授失当，台谏不悉举职，给、舍始废缴驳，内官、医官、药官赐予之多，迁转之易，可不思警惧而正之乎？”上竦然曰：“非卿言，朕皆不闻。磊磊落落，惟卿一人。”除礼部侍郎兼吏部。尝因手诏“谋选监司，欲得刚正如卿者，可举数人”。即奏举潘时、郑矫、林大中等八人，乞擢用。会以母忧去。服除，召还为礼部尚书，进参知政事。

光宗即位，迁知枢密院事兼参政，拜枢密使。光宗精厉初政，蕙亦不存形迹，除目或自中出，未愜人心者，辄留之，纳诸御坐。或议建皇后家庙，力争以为不可，因应诏上疏“愿陛下先定圣志”，条列八事，疏入，不报。中丞何澹论之，以罢去。起帅阆，易镇蜀，皆不就。后领祠，帅江陵。宁宗即位，改帅湖南。台臣论罢，归里奉祠。七年薨。

蕙尽言无隐，然嫉恶太甚，同列多忌之，竟以不合去。有奏议传于世。

黄祖舜，福州福清人。登进士第，累任至军器监丞。人对，言：“县令付铨曹，专用资格，曷若委郡守，汰其尤无良者。”上然之。

权守尚书屯田员外郎，徙吏部员外郎，出通判泉州。将行，言：“抱道怀德之士，不应书干禄，老于韦布。乞自科举外<sup>[4]</sup>，有学行修明、孝友纯笃者，县荐之州，州延之庠序，以表率多士；其卓行尤异者，州以名闻，是亦乡举里选之意。”下其奏礼部，遂留为仓部郎中，迁右司郎中、权刑部侍郎兼详定敕令司兼侍讲。进论语讲义，上命金安节校勘，安节言其书词义明粹，乃令国子监板行。荐李宝勇足以冠军，智足以料敌，诏以宝为带御器械。

兼权给事中。张浚薨，其家奏留使臣五十余人理资任，祖舜言：“武臣守阙者数年，今素食无代，坐进崇秩，曷以劝功？乞为之限制。”遂诏勋臣家兵校留五之一。户部奏以官田授汰去使臣，祖舜言：“使臣汰者一千六百余人，临安官田仅为亩一千一百，计其请而给田，则不过数十人。”事不行。保义郎梁舜弼、汉弼，邦彦养孙也，并阉门祗候，祖舜言：“阉门不可以恩泽补迁。”知池州刘尧仁升右文殿修撰，知新州韩彦直升秘阁修撰，祖舜言：“修撰本以待文学，不可幸得。”故资政殿学士杨愿家乞遗表恩，祖舜言：“愿阴济秦桧，中伤善类。”皆寝其命。秦熺卒，赠太傅，祖舜言：“熺预其父桧谋议，今不宜赠帝傅之秩。”追夺之。

迁同知枢密院事。金主亮犯淮，刘汜败，王权走，上将诛权以厉其餘，祖舜言：“权罪当诛，汜不容贷。刘锜有大功，闻其病已殆，权、汜诛，锜必愧忿以死，是国家一败兵而杀三将，得无快于敌乎？”上嘉纳。薨于官，谥庄定。

王大宝字元龟，其先繇温陵徙潮州。政和间，贡辟雍。建炎初，廷试第二，授南雄州教授。以禄不逮养，移病而归。阅数年，差监登闻鼓院、主管台州崇道观，复累年。

赵鼎谪潮，大宝日从讲论语，鼎叹曰：“吾居此，平时所荐无一至者，

君独肯从吾游，过人远矣。”知连州。张浚亦谪居，命其子栻与讲学。时赵、张客贬斥无虚日，人为累息，大宝独泰然。浚奉不时得，大宝以经制钱给之，浚曰：“如累君何？”大宝不为变。

代还，言连、英、循、惠、新、恩六州，居民才数百，非懋迁之地，月输免行钱宜蠲减。高宗谓大臣曰：“守臣上殿，令陈民事，遂得知田里疾苦，所陈五六，得一可行，其利亦不细矣。”乃命广西诸司具减数闻。

知袁州，进诗、书、易解，上谓执政曰：“大宝留意经术，其书甚可采，可与内除。”执政拟国子司业，上喜曰：“适合朕意。”时经筵阙官，遂除国子司业兼崇政殿说书。奏：“江南诸州有月桩钱，无定名数，吏缘为奸，刻剥民。又有折帛钱，方南渡兵兴，物价翔贵，令下户折纳，务以优之，今市帛匹四千，而令输六千。盍委监司核月桩为定制，减折帛惠小民。”诏户部详其奏。

直敷文阁、知温州、提点福建刑狱。道临漳，有峻岭曰蔡冈，藁薄蔽翳，山石萃确，盗乘间剽劫。大宝以囊金三十万，募民抉数磬道十馀里，行者便之。提点广东刑狱。

孝宗即位，除礼部侍郎。大宝言：“古致治之君，先明国是，而行之以果断。自军兴以来，日征日和，浮议靡定。太上传丕基于陛下，四方日僭恢复，国论未定，众志未孚。愿陛下果断，则无不济。”擢右谏议大夫，首论朱倬、沈该之罪，皆行其言。汪澈督师荆、襄，大宝劾其不能节制，坐视方城之败，疏再上，澈落职谪台州。大宝尝论及移晷，上曰：“吾欲亟行。”大宝奏：“今日之势殆未可，愿少宽岁月。”

张浚复起为都督，大宝力赞其议，符离失律，群言汹汹。大宝言：“危疑之际，非果断持重，何以息横议。”未几，汤思退议罢督府，力请讲和，大宝奏谓：“今国事莫大于恢复，莫仇于金敌，莫难于攻守，莫审于用人。宰相以财计乏，军储虚，符离师溃，名额不除，意在核军籍，减月给。臣恐不惟边鄙之忧，而患起萧墙矣。”章三上，除兵部侍郎。

胡铨为起居郎，奏曰：“近日王十朋、王大宝相继引去，非国之福。”上曰：“十朋力自引去，朕留之不能得。大宝论汤思退太早，令为兵部侍

郎，岂容复听其去。”未几，以敷文阁直学士提举太平兴国宫。他日，铨奏事，上复谕之曰：“大宝留之经筵，亦固求去，势不两立。”铨奏：“自古台谏论宰相多矣，若谓势不两立，则论宰相者皆当去。”大宝寻请致仕。督府既罢，撤边防，弃四州，金复犯边，诏思退都督军马，辞不行。上震怒，窜思退，中外以大宝前言不用为恨。

乾道元年，落致仕，召为礼部尚书。入对，言理财之道，当务本抑末。右正言程叔达奏大宝乞复免行钱非是，以旧职提举太平兴国宫。中书舍人阎安中欲留其行，叔达并劾之。诏大宝致仕。寻卒，年七十七。

金安节字彦亨，歙州休宁人。资颖悟，日记千言，博洽经史，尤精于易。宣和六年，繇太学擢进士第，调洪州新建县主簿。绍兴初，范宗尹引为删定官。入对，言：“司马光以财用乏，请用宰相领总计使，宜以为法。”

除司农丞，又迁殿中侍御史。韩世忠子彦直直秘阁，安节言：“崇、观以来，因父兄秉政而得贴职近制，皆在讨论。今彦直复因父任而授，是自废法也。”不报。任申先除待制致仕，安节劾其忿戾，乞追夺。秦桧兄梓知台州，安节劾其附丽梁师成，梓遂罢，桧衔之。未几，丁母忧去，遂不出。

桧死，起知严州，除浙西提刑。人为大理卿，首言：“治民之道，先德后刑，今守令虑不及远，簿书期会，赋税输纳，穷日力办之，而无卓然以教化为主者。愿申饬守令，俾无专事法律，苟可以赞教化，必力行之。”时获伪造盐引者，大臣欲置之死，安节力争，以为事已十馀年，且自首无死法，因得减等。两浙漕属王悦道鞠仁和令杨绩狱不实，事下大理，安节并逮悦道。悦道，幸医王继先子也，屡因人求免，安节不从。

迁宗正少卿。为金使施宜生贺正，安节馆伴。属显仁皇后丧，服黑带，宜生曰：“使人以贺礼来，迺使安得服黑带？”安节辞难再四，宜生屈

服。迁礼部侍郎。明年，再充送伴使。至楚州，副使耶律翼夺巡检王松马不得，鞭笞之。安节遣人责翼，词色俱厉，朝廷恐生事，坐削两秩。叶义问使金，金主因言：“前日夺马事，曲在翼，已笞二百，回日可详奏。”乃复元官。

迁礼部侍郎。将祠明堂，时已闻钦宗升遐，安节言：“宫庙行礼，皆当以大臣摄事。”从之。迁侍讲、给事中。殿院杜莘老论张去为补外，安节言：“不可因内侍而去言官。”上遂留莘老。

金主亮犯淮，从幸建康。亮死，安节陈进取、招纳、备守三策，而以备守为进取、招纳之本。上将还临安，命杨存中宣抚江、淮、荆、襄，安节言：“存中顷以权太盛，人言籍籍，方解军政，复授兹职，非所以全之。”又言：“方今正当大明赏罚，乃首用刘宝、王权刻剥庸懦之人，何以激劝将士。”上皆纳之。

杨存中议省江、淮州县，安节言：“庐之合肥，和之濡须，皆昔人控扼孔道。魏明帝云：‘先帝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sup>[5]</sup>，贼来辄破于三城之下。’孙权筑濡须坞，魏军累攻不克<sup>[6]</sup>，守将如甘宁等，常以寡制众。盖形势之地，攻守百倍，岂有昔人得之成功，今日有之而反弃之耶？且濡须、巢湖之水，上接店步，下接江口，可通漕舟，乞择将经理。”存中议遂格。

孝宗嗣位，给廷臣笔札陈当世事，安节请：“严内降之科，凡内侍省、御药院、内东门司冗费，一切罢去。堂除省归吏部，长官听辟僚属，以清中书之务。文武荫补，各有定制，毋令易文资。臣僚致仕遗表恩泽，不宜奏异姓，使得高货为市。”上尝对大臣称其诚实。一日，因奏事面劳之曰：“近不见缴驳，有所见，但缴驳，朕无不听。”

龙大渊、曾觐以潜邸旧恩，大渊除枢密都承旨，觐带御器械，谏议大夫刘度仍累疏论之。隆兴改元，大渊、觐并除知阁门事，宰相知安节必以为言，使人讽之曰：“若书行，即坐政府矣。”安节拒不纳，封还录黄。时台谏相继论列，奏入不出，上意未回，安节与给事中周必大奏：“陛下即位，台谏有所弹劾，虽两府大将，欲罢则罢，欲贬则贬，独于二臣乃为

迁就讳避。臣等若奉明诏，则臣等负中外之谤；大臣若不开陈，则大臣负中外之责；陛下若不俯从，则中外纷纷未止也。”上怒，安节即自劾乞窜，上意解，命遂寝。潜邸旧人李珂擢编修官，安节又奏罢之，上谕之曰：“朕知卿孤立无党。”张浚闻之，语人曰：“金给事真金石人也。”

拜兵部侍郎。金将仆散忠义遗三省、枢密院书，论和议，乃画定四事，诏群臣议。安节谓：“世称侄国，国号不加‘大’字及用‘再拜’二字，皆不可从。海、泗、唐、邓为淮、襄屏蔽，不可与。必不得已，宁少增岁币。钦宗梓宫当迎奉。陵寝地必不肯归我，宜每因遣使恭谒。但讲好之后，当益选将厉兵，以为后图。”已而请祠，得请。中书舍人胡铨缴奏，谓：“安节太上之旧人，而陛下之老成也。汉张苍、唐张柬之、国朝富弼文彦博皆年八旬尚不听其去，安节膂力未愆，有忧国心，岂宜从其引去。”上遂留之。

逾年，权吏部尚书兼侍读。自是力请谢事，诏以敷文阁学士致仕。陛辞，上曰：“卿且暂归，旦夕召卿矣。”去之日，缙绅相与叹羨，以为中兴以来全名高节，鲜有其比。乾道六年卒，年七十七。遗表闻，赠通奉大夫，累赠开府仪同三司、少保。

安节至孝，居丧有礼。与兄相友爱，田业悉推与之，又以恩奏其孤子俛。初筮仕，未尝求荐于人，及贵，有举荐不令人知。其除司农丞，或语之曰：“公是命，张侍郎致远为中司时所荐，盍往谢之？”安节曰：“彼为朝廷荐人，岂私我耶！”竟不往。荐晁公武、龚茂良可台谏，皆称职，二人弗知也。与秦桧忤，不出者十八年，及再起，论事终不屈，人以此服之。有文集三十卷、奏议表疏、周易解。

王刚中字时亨，饶州乐平人。刚中博览强记。绍兴十五年，进士第二人。任某州推官，改左宣义郎。故事当召试，秦桧怒其不诣己，授洪州教授。桧死，召见，擢秘书省校书郎，迁著作佐郎。

孝宗为普安郡王，刚中兼王府教授，每侍讲，极陈古今治乱之故，君

子小人忠佞之辨。迁中书舍人，言：“御敌今日先务，敌强则犯边，弱则请盟。今勿计敌人之强弱，必先自治，择将帅，蒐战士，实边储，备器械，国势富强，将良士勇，请盟则为汉文帝，犯边则为唐太宗。”上趣其言。会西蜀谋帅，上曰：“无以逾王刚中矣。”以龙图阁待制知成都府、制置四川<sup>[7]</sup>。御便殿，临遣锡金带、象笏。进敷文阁直学士。

时吴璘累官阙至大帅，其下姚仲、王彦等亦建节雄一方。守帅以文治则玩于柔，而号令不行；以武竞则窒于暴，而下情不通。惟刚中检身以法，示人以礼，不立崖壑，驭吏恩威并行，羽檄纷沓，从容裁决，皆中机会。

敌骑度大散关，人情汹汹。刚中跨一马，夜驰二百里，起吴璘于帐中，责之曰：“大将与国义同休戚，临敌安得高枕而卧？”璘大惊。又以蜡书抵张正彦济师。西师大集，金兵败走。方议奏捷，刚中倍道驰还，谓其属李焘曰：“将帅之功，吾何有焉。”焘喟曰：“身督战而功成不居，过人远矣。”已乃差择将士，众所推者上之朝，备统帅选。又疏蜀名胜士与幕府之贤<sup>[8]</sup>，各部使者、州刺史之佐。目使颐指，内外响应。诸汰遣使臣困绝不能自存，刚中以为冒刃于少壮之年，不可斥弃于既老之后，悉召诣府，有善射者复其禄秩，以禁军阙额粮给之，其罢癯不堪事，则给以义仓米。

成都万岁池广袤十里，溉三乡田，岁久淤淀，刚中集三乡夫共疏之，累土为防，上植榆柳，表以石柱，州人指曰：“王公之甘棠也。”府学礼殿，东汉兴平中建，后又建新学，遭时多故，日就倾圮，属九县缮完，悉复其旧。葺诸葛武侯祠、张文定公庙，夷黄巢墓，表贤瘝恶以示民。有女巫蓄蛇为妖，杀蛇，黥之。

孝宗受禅，以官僚进左朝奉大夫，召赴阙，以足疾请祠，提举太平兴国宫。归次番阳，营圃植竹，号竹坞。

金犯淮，有旨趣刚中入见，陈战守之策。除礼部尚书、直学士院兼给事中，为鹵簿使，除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进同知院事。刚中曰：“战守者实事，和议者虚名，不可恃虚名害实事。”又奏四事：开屯田、

省浮费、选将帅、汰冗兵。居政府，属疾卒，年六十三，赠资政殿大学士、光禄大夫，谥恭简。

建炎间，诏阶、成、岷、夔四州刺壮丁为兵，众以为忧。刚中建言五害罢之，免符下，民欢呼，声震山谷。比去，蜀父老遮道，有追送数百里者。繇布衣至公卿，无他嗜好，公退惟读书著文为乐。有易说、春秋通义、仙源圣纪、经史辨、汉唐史要览<sup>[9]</sup>、天人修应录、东溪集、应斋笔录，凡百馀卷。

李彦颖字秀叔，湖州德清人。少端重，强记览。金犯浙西，父挟家人逃避，彦颖方十岁，追不及，敌已迫其后，能趋支径，乱流获济。

绍兴十八年，擢进士第，主馀杭簿。守曹泳豪放酒家业为官监，利其赏具，彦颖争之。泳怒，戒吏煅炼，不得毫发罪。调建德丞，改秩。时宰知其才，将处之学官，或劝使一见，彦颖耻自献。调富阳丞。御史周操荐为御史台主簿。

金败盟，张浚督师进讨。上方向浚，执政坚主和，陈良翰、周操不以为然。右正言尹穡阴符执政，荐引同己者，转言和于上前。上感之，罢督府，良翰、操相继黜，而穡进殿中，迁谏议大夫。一日，穡以和、战、守叩彦颖，彦颖曰：“人所见固不同。公既以和议为是，曷不明陈于上前，以身任之，事成功归于公，不成奉身而退。若欲享其利而不及其害，国事将谁倚？”穡大怒曰：“自为谏官，前后百馀奏，曷尝及一‘和’字，而台簿有是言！”自是衔彦颖，阴排之。

改国子博士，权吏部郎中，以父丧去。免丧，复为吏部兼皇子恭王府直讲，权右史兼兵部侍郎。经筵，张栻讲葛覃，言先王正家之道，因及时事，语激切，上意不怿。彦颖曰：“人臣事君，岂不能阿谀取容？栻所以敢直言，正为圣明在上，得尽爱君之诚耳。书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上意遽解，曰：“使臣下皆若此，人主应无过。”

立皇太子，兼左谕德。首论建置官僚，以为詹事于东宫内外无所不



当省，事须白詹事而后行。司马光论皇太子讲读官有奏疏，录以进。上大喜，行之。皇太子尹临安，兼判官兼中书舍人。张说再登枢筦，彦颖论：“说无寸长，去年骤跻宥府，物议沸腾。今此命复出，中外骇然。臣恐六军解体，人心不服。”未几，权礼部侍郎兼侍讲，因言：“士习委靡，不然则矫激，宜择笃实鲠亮者用之。”升詹事，见上，言：“皇太子尹临安已久，虽欲更尝民事，然非便，宜一意讲学。”他日以言于上者告太子，趣草奏辞尹事，三辞乃免。

兼吏部侍郎，权尚书兼侍读。月食淫雨，言：“甲申岁以淫雨求言，今十年矣，中间非无水旱，而不闻求言之诏，岂以言多沾激厌之耶？比欺蔽成风，侍从、台谏犹慎嘿，况其他乎？阴沴之兴，未必不由此。”时廷臣多以中批斥去，彦颖又言：“臣下有过，宜显逐之，使中外知获罪之由以为戒。今潜毁潜行，斥命中出，在廷莫测其故，将恐阴邪得伸，善类丧气，非盛世事也。”除吏部尚书。接送金贺正使还，言两淮兵备城筑及裁减接送浮费甚悉，上嘉纳焉。

十二月，除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二年闰九月，参知政事。金使至，上遣王抃谕金使稍变受书旧礼，议久不决。彦颖曰：“须于国体无损而事可济，乃善，若如去年张子颜之行，不但无益。”时左司谏汤邦彦新进，冀侥幸集事，自许立节。彦颖言邦彦轻脱，必误国。他日，对便殿，上复语及之。彦颖欲进说，上色动，宰相亟引退。遂以邦彦为申议国信使，且命福建造海船，起两淮民兵赴合肥训练，并诏诸军饬戎备，中外骚然。彦颖复言：“两淮州县去合肥，远者千馀里，近亦二三百里。令民户三丁起其二，限三月而罢，事未集，民先失业矣。”上作色曰：“卿欲尽撤边备耶？”彦颖曰：“今不得已，令三百里内，家起一丁诣合肥，三百里外，就州县训习，日增给钱米，限一月罢，庶不大扰。”翌日，复执奏，从之。泊邦彦辱命而还，彦颖论其罪，贬新州。

彦颖在东府三岁，实摄相事，内降缴回甚多。内侍白割籍名造器械并犒师，降旨发左藏、封桩诸库钱，动亿万计。彦颖疏岁中经费以进，因言：“虞允文建此库以备边，故曰‘封桩’，陛下方有意恢复，苟用之不节，

徒启他日妄费，失封桩初意。”上矍然曰：“卿言是，朕失之矣。”自是绝不支。

坠马在告，力求去，以资政殿学士知绍兴府，勤约有惠政。提举洞霄宫，复参知政事，病羸，艰拜起，力辞，上曰：“老者不以筋力为礼，孟享礼繁，特免卿。”谏官论其子殴人至死，奉祠镌秩。起知婺州，禁民屠牛，捐属县税十三万三千缗。复知绍兴府，进资政殿大学士，再奉祠，进观文殿学士。

绍熙元年，致仕。家居凡十载，自奉澹约，食才米数合。室无姬媵，萧然永日，与州县了不相闻。薨，年八十一，赠少保，谥忠文。

子沐，庆元中，与一时台谏排赵汝愚，善类一空，公论丑之。

范成大字致能，吴郡人。绍兴二十四年，擢进士第。授户曹，监和剂局。隆兴元年，迁正字。累迁著作佐郎，除吏部郎官。言者论其超躐，罢，奉祠。

起知处州。陛对，论力之所及者三，曰日力，曰国力，曰人力<sup>[10]</sup>，今尽以虚文耗之，上嘉纳。处民以争役鬻讼，成大为创义役，随家贫富输金买田，助当役者，甲乙轮第至二十年，民便之。其后入奏，言及此，诏颁其法于诸路。处多山田，梁天监中，詹、南二司马作通济堰在松阳、遂昌之间，激溪水四十里，溉田二十万亩。堰岁久坏，成大访古迹，叠石筑防，置堤闸四十九所，立水则，上中下溉灌有序，民食其利。

除礼部员外郎兼崇政殿说书。乾道令以绢计赃，估价轻而论罪重，成大奏：“承平时绢匹不及千钱，而估价过倍。绍兴初年递增五分，为钱三千足。今绢实贵，当倍时直。”上惊曰：“是陷民深文。”遂增为四千，而刑轻矣。

隆兴再讲和，失定受书之礼，上尝悔之。迁成大起居郎，假资政殿大学士，充金祈请国信使。国书专求陵寝，盖泛使也。上面谕受书事，成大乞并载书中，不从。金迎使者慕成大名，至求巾帨效之。至燕山，

密草奏，具言受书式，怀之入。初进国书，词气慷慨，金君臣方倾听，成大忽奏曰：“两朝既为叔侄，而受书礼未称，臣有疏。”搢笏出之。金主大骇，曰：“此岂献书处耶？”左右以笏标起之，成大屹不动，必欲书达。既而归馆所，金主遣伴使宣旨取奏。成大之未起也，金庭纷然，太子欲杀成大，越王止之，竟得全节而归。

除中书舍人。初，上书崔寔政论赐辅臣，成大奏曰：“御书政论，意在饬纲纪，振积敝。而近日大理议刑，递加一等，此非以严致平，乃酷也。”上称为知言。张说除签书枢密院事，成大当制，留词头七日不下，又上疏言之，说命竟寝。

知静江府。广西窘匱，专藉盐利，漕臣尽取之，于是属邑有增价抑配之敝，诏复行钞盐，漕司拘钞钱均给所部，而钱不时至。成大入境，曰：“利害有大于此乎？”奏疏谓：“能裁抑漕司强取之数，以宽郡县，则科抑可禁。”上从之。数年，广州盐商上书，乞复令客贩，宰相可其说，大出银钱助之<sup>[11]</sup>。人多以为非，下有司议，卒不易成大说。旧法马以四尺三寸为限，诏加至四寸以上，成大谓互市四十年，不宜骤改。

除敷文阁待制、四川制置使，疏言：“吐蕃、青羌两犯黎州，而奴儿结、蕃列等尤桀黠，轻视中国。臣当教阅将兵，外修堡砦，仍讲明教阅团结之法，使人自为战，三者非财不可。”上赐度牒钱四十万缗。成大谓西南诸边，黎为要地，增战兵五千，奏置路分都监<sup>[12]</sup>。吐蕃入寇之路十有八，悉筑栅分戍。奴儿结扰安静砦，发飞山军千人赴之，料其三日必遁，已而果然。白水砦将王文才私娶蛮女，常导之寇边，成大重赏檄群蛮使相疑贰，俄禽王文才以献，即斩之。蜀北边旧有义士三万，本民兵也，监司、郡守杂役之，都统司又俾与大军更戍，成大力言其不可，诏遵旧法。蜀知名士孙松寿年六十馀，樊汉广甫五十九，皆挂冠不仕，表其节，诏召之，皆不起，蜀士由是归心。凡人才可用者，悉致幕下，用所长，不拘小节，其杰然者露章荐之，往往显于朝，位至二府。

召对，除权吏部尚书，拜参知政事。两月，为言者所论，奉祠。起知明州，奏罢海物之献。除端明殿学士，寻帅金陵。会岁旱，奏移军储米

二十万振饥民，减租米五万。水贼徐五窃发，号“静江大将军”，捕而戮之。以病请闲，进资政殿学士，再领洞霄宫。绍熙<sup>[13]</sup>三年，加大学士。四年薨。

成大素有文名，尤工于诗。上尝命陈俊卿择文士掌内制，俊卿以成大及张震对。自号石湖，有石湖集、揽轡录、桂海虞衡集行于世。

论曰：刘珙忠义世家，迨属纆，以未雪仇耻为深恨。王蔺犯颜忠谏，刚肠嫉恶。方赵鼎、张浚非罪远谪，朋交绝踪，大宝独从之游，逮斥权奸，了无顾忌。安节拒秦桧，排渊、覲，坚如金石，孤立无党，死生祸福，曾不动其心。当金兵犯大散关，刚中单骑星驰，夜起吴璘，一战却敌。成大致书北庭，几于见杀，卒不辱命。俱有古大臣风烈，孔子所谓“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者欤？若祖舜夺杨愿恩，褫秦熈秩，诛桧恶于既死，彦颖论事激烈，披露忠荃，直气亦可尚已。

## 【校勘记】

- [1] 敦宗院 原作“睦宗院”，据朱文公文集卷九七刘珙行状、瑰琥集下编卷二二刘珙行状改。
- [2] 三万 同上二书同卷同篇都作“三万万”。
- [3] 贷者不取偿 “取”原作“敢”，据同上二书同卷改。
- [4] 乞自科举外 “外”原作“后”，据系年要录卷一七三、熊克中兴小纪卷三七改。
- [5] 祁山 原作“析山”，据三国志魏志卷三明帝纪、系年要录卷一九七改。
- [6] 累攻不克 “攻”原作“次”，据系年要录卷一九七改。
- [7] 制置四川 “制置”二字原倒。按南宋时四川曾设制置使，据孙覲鸿庆居士集卷三八王刚中墓志铭、系年要录卷一八〇乙正。
- [8] 幕府之贤 幕原作“募”，据鸿庆居士集卷三八王刚中墓志铭改。
- [9] 经史辨汉唐史要览 按鸿庆居士集卷三八王刚中墓志铭作“经史辨疑、汉唐史评、唐史要览”，疑是。

- [10]人力 原作“天力”，据周必大周益国文忠公集平园续稿卷二二范成大神道碑改。
- [11]大出银钱助之 原作“成大出银钱助之”，衍“成”字，据同上书同卷同篇改。
- [12]路分都监 原作“都监路分”，据本书卷一六七职官志、周益国文忠公集平园续稿卷二二范成大神道碑改。
- [13]绍熙 原作“绍兴”，据宰辅编年录卷一八改。

# 宋史卷三百八十七

## 列传第一百四十六

黄洽 汪应辰 王十朋 吴芾  
陈良翰 杜莘老

黄洽字德润，福州侯官人。隆兴元年，以太学生试春官第二，诏循故事，未临轩，赐第二人及第。授绍兴府观察判官。秩满，就铨选，不用前名例谒庙堂。宰相陈俊卿白于上，改宣义郎，除国子博士。

适有旨职事官无待次，改差浙东安抚司主管机宜文字。继为太学国子博士，枢密院编修官，通判福州。奉祠，召为太常丞。请外，孝宗方厉精求治，曰：“黄洽厚德，方任以事。”不许。当对，奏三事：备事莫若储才，士卒当练其心，军政必预为谋。上矍然，洽徐奏：“愿戒飭州郡，毋烦扰以致寇，毋轻易以玩寇。寇扰而后定，伤根本多矣。”繇秘书郎迁著作郎。上谕词臣：“秘阁储英俊为异时公卿用，行黄洽词，可及之。”

除右正言，首奏：“谏臣非具员，职在谏争，朝政有阙，所当尽言。”上亦以为端士，许其尽言无隐。除侍御史。会水旱频仍，因祠祭上言：“此事全在一念，陛下夙兴默想，专精在民，身虽法官，心则坛壝，洋洋左右，理非漠然。洊岁荒歉之由，必有未尽契神示之心者。”一日特诏：“诸路奉行荒政不虔，差官按视安集。”洽亟奏：“使者一出，官吏必须知畏。其常平一司，所职何事？淮、浙、江东见有使，以五使分五路，尚虑不周知。今遣一人兼二三路，不过阅图帐户口多寡，地里辽阔，安能遍历乎？若

专责常平，名正而职举，事分而察精。”又奏：“艺祖惩藩镇偏重之失，不欲兵民之权聚于一夫之手。今使主兵官兼郡寄，是合兵民权为一，且属边徼，偏重尤甚。”上皆嘉纳。洽所论列，未尝拮据细故他愿以累其终身。

除右谏议大夫。上方锐志肄武，洽因风谏，言：“颐之大象：‘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言语饮食犹谨节之，况其他乎？凡筋力喘息之间，一有过差，皆非所以养其身也。”上曰：“卿言无非仁义忠孝，可为万世臣子之法，朕常念之。”洽在经筵，言：“宰相代天理物，要在为国得人。人主之命相，任则勿疑。宰相重则朝廷尊，朝廷尊则庙社安。宰相抡才任职，当尽公心。君子进则庶职举，庶职举则天下治。”上首肯再三，乃曰：“卿如良金美玉，浑厚无瑕，天其以卿为朕弼耶？”

除御史中丞，奏：“荐举请托，必竞于宰执、台谏之门，若宰执、台谏不为人觅举，使士大夫咸自率厉，以公道得之，岂不甚善。或果知其人，露章以荐，亦何不可。”潭州奏强盗罪不至死应配者坐加役流，有旨具议。洽曰：“强盗异他盗，以其故为也。若止髡役，三年之后，圈槛一弛，豨突四出，善良受害，可胜数耶？况役时必去防闲之具，走逸结合，患尤甚焉。”上深然之。

除参知政事。上曰：“卿每告朕用人，今卿居用人之地，不可不勉。”上因商榷除目，洽罄竭无所顾避，上大喜曰：“五十年无此差除。”除知枢密院事。洽累章求去，许之，除资政殿大学士、知隆兴府。

光宗受禅，特诏言事，洽奏：“用人为万世不易之论，臣前以此纳忠寿皇，今复告于陛下。”屡乞归田，寻畀提举洞霄宫。方未得请也，人劝之治第，洽曰：“吾书生，蒙拔擢至此，未有以报国，而先营私乎？使吾一旦罪去，犹有先人敝庐可庇风雨，夫复何忧。”庆元二年致仕。

洽常言：“居家不欺亲，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报哉！”六年七月，薨，年七十九。赠金紫光禄大夫。洽质直端重，有大臣体，两朝推为名臣。有文集、奏议八十五卷。

汪应辰字圣锡，信州玉山人。幼凝重异常童，五岁知读书，属对发声语惊人，多识奇字。家贫无膏油，每拾薪苏以继晷。从人借书，一经目不忘。十岁能诗，游乡校，郡博士戏之曰：“韩愈十三而能文，今子奚若？”应辰答曰：“仲尼三千而论道，惟公其然。”

未冠，首贡乡举，试礼部，居高选。时赵鼎为相，延之馆塾，奇之。绍兴五年，进士第一人，年甫十八。御策以吏道、民力、兵势为问，应辰答以为治之要，以至诚为本，在人主反求而已。上览其对，意其为老成之士，及唱第，乃年少子，引见者掖而前，上甚异之。鼎出班特谢。旧进士第一人赐以御诗，及是，特书中庸篇以赐。初名洋，与姓字若有语病，特改赐应辰。上欲即除馆职，赵鼎言：“且令历外任，养成其材。”乃授镇东军签判。故事，殿试第一人无待次者，至是，取一年半阙以归。舍人胡寅行词曰：“属者延见多士，问以治道，尔年未及冠，而能推明帝王躬行之本，无曲学阿世之态。”

应辰少受知于喻樗，既擢第，知张九成贤，问之于樗，往从之游，所学益进。初任，赵鼎为帅，幕府事悉咨焉。岁小旱，命应辰祷雨名山即应，越人语之曰：“此相公雨。”鼎曰：“不然，乃状元雨也。”

召为秘书省正字。时秦桧力主和议，王伦使还，金人欲以河南地归我。应辰上疏，谓：“和议不谐非所患，和议谐矣，而因循无备之可畏。异议不息非所患，异议息矣，而上下相蒙之可畏。金虽通和，疆场之上宜各戒严，以备他盗。今方且肆赦中外，褒宠将帅，以为休兵息民自此而始。纵忘积年之耻，独不思异时意外之患乎？此因循无备之所以可畏也。方朝廷力排群议之初，大则窜逐，小则罢黜，至有一言迎合，则不次擢用。是以小人窥见间隙，轻躁者阿谀以希宠，畏懦者循默以备位，而忠臣正士乃无以自立于群小之间，此上下相蒙之所以可畏也。臣愿勿以和好之可无虞，而思患预防，常若敌人之至。”疏奏，秦桧大不悦，出通判建州，遂请祠以归。寓居常山之永年院，蓬蒿满径，一室萧然，饘粥不继，人不堪其忧，处之裕如也，益以修身讲学为事。自是凡三主管崇



道观，在隐约时，胸中浩然之气凛然不可屈。

张九成谪邵州，交游皆绝，应辰时通问。及其丧父，言者犹攻之，而应辰不远千里往吊，人皆危之。通判袁州，凡所予夺，人无异词。始至，或以其书生易之，已乃知吏师所不能及。丞相赵鼎死朱崖，扶丧过郡，应辰为文祭之曰：“惟公两登上宰，皆直艰危之时；一斥南荒，遂为死生之别。事已定于盖棺，恩特容于归骨。”吏付之火。其子借三兵以归，道出衢州，章杰为守，希桧意，指应辰为阿附，为死党，符移讯鞫，遍搜行囊，求祭文不可得。时胡寅遗桧书，谓此事不足竟，事乃寝。

通判静江府，逾期不得代，乃沿檄归省其母。继差通判广州。时桧所深忌者赵鼎、张浚，鼎既死而浚独存，未快其意。江西运判张常先笈注前帅张宗元与浚诗，言于朝，其词连逮者数十家，将诬以不轨而尽去之。狱既具，桧死，应辰幸而免。

明年，召为吏部郎官，迁右司。母老乞外，丞相苦留之曰：“方进用，未应尔。”应辰曰：“亲老矣，不可缓。”乃出知婺州。郡积欠上供十三万缗，朝廷命宪漕究治，应辰谓急则扰民，乃与诸邑蠲宿逋，去苛敛，定期会，室渗漏，悉为补发。寻丁内艰去，庐于墓侧。

阙闋，除秘书少监，迁权吏部尚书。李显忠冒具安丰军功赏五千余人，应辰奏驳之。权户部侍郎兼侍讲。应辰独员当剧务，节冗费，常奏：“班直转官三日，而堂吏增给食钱万馀缗；工匠洗泽器皿仅给百馀千，而堂吏食钱六百千；塑显仁神御，半年功未及半，而堂吏食钱已支三万、银绢六百匹两。他皆类此。”上惊其费冗，命吏部裁之。

金渝盟，诏求足食足兵之策，应辰奏曰：“陆贽有云：‘将非其人，兵虽多不足恃；操失其柄，将虽才不为用。’臣之所忧，不在兵之不足，在乎军政之不修。自讲和以来，将士骄惰，兵不阅习，敌未至则望风逃遁，敌既退则漫列战功，不惟佚罚，且或受赏。方时无事，诏令有所不行，一旦有急，谁能听命以赴国家之难。望发英断，赏善罚恶，使人人洗心易虑，以听上命，然后号令必行矣。”

三十二年建储，以孝宗名与唐庐江王、晋楚王同，诏改为“晔”，应辰

以为与唐昭宗同，白左相陈康伯，遂改今名。集议秀王封爵，应辰定其称曰“太子本生之亲”。议入，内降曰：“皇太子所生父，可封秀王。”暨内禅，拟于传位日降赦，应辰言：“唐太宗受禅于高祖，明年正月始改元。”乃从其说。又议改元“重熙”，应辰谓契丹尝以纪年，遂改隆兴。一朝大典礼，多应辰所定。

议太上尊号，李焘、陈康伯密议以“光尧寿圣”为称。及集议，或谓：“尊号始自开元，罢于元丰，今不当复，况太上视天下如弃敝屣，岂复顾此？”应辰主之尤力。或又言：“主上奉亲，乌得援元丰自却为比？”于是议状书者半，不书者半。明日，应辰复与金安节等十二人各陈所见，大概谓“光尧”近乎“神尧”，“寿圣”乃英宗诞节，尝以名寺。御史周必大亦以为问，应辰答以“尧”岂可“光”。是语有闻之德寿者，高宗因上过宫，云：“汪应辰素不乐吾。”于是有诏：尊号之议，已尝奏知，不容但已。安节等遂奉诏。

应辰连乞补外，遂知福州。未几，升敷文阁待制，举朱熹自代。在镇二年，会朝廷谋蜀帅，乃以敷文阁直学士为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陛辞，特降诏抚谕。入境，以书与宣抚使吴玠，令以抚谕诏申严号令。既至，免利路民饷运，徙沿边戍兵就粮内郡，纵保胜义士复业，存左藏所解白契二百万以备不虞，悉奏行之。有谓蜀中纲马驿程由梁、洋、金、房，山路峻险，宜浮江而下，诏吴玠措置。执政、大将皆主其说，应辰与夔帅王十朋力言其不便，遂得中止。二税勘合，每贯取二十钱，乾道诏旨尝减三之一，有欲增之者，应辰与两漕臣列奏，言：“勘合不以钞计，而以贯石匹两计，是阳为减而阴实增之也。以成都一路计之，岁入三十万，今以所增为六十万，计以四路，不知几倍。虽非兴利者所便，而民受其赐多矣。”

璘时驻蜀口武兴，精兵为天下冠，既老且病，应辰密奏以关陕大将系国安危，所当预图。于是执政传旨，若璘不起，令制司暂领其任。暨璘死，应辰遂摄宣抚之职，蜀道晏然。

虞允文寻以知枢密院事宜抚四川，应辰援张浚例，乞罢制司，不许。

总所牒委官核四川匿契税，应辰奏：“其不便者四，曰妨农废业，曰纵吏扰民，曰违法害教，曰长奸起讼。比户部已令人自首，州县收并已不少，其未尽者，有见行法令，不宜为此烦扰。”上曰：“论极有理，速罢止之。”

蜀大旱，诏问救荒之策，应辰奏：“利、阆、绵、梓军马粮料，随民力均敷，官虽支余钱，民不得半价，若选官就岁熟处余之，可以宽民力，第无钱束手，乞给度牒。”上曰：“汪应辰治蜀甚有声，且留意民事如此。”给度牒四百，永为余本振济，遂移书诸路漕臣，亟救荒，且以绵、剑和余告之，而全蜀蒙惠。

刘珙拜同知枢密院事，进言曰：“汪应辰、陈良翰、张栻学行才能，臣所不及。”已，得旨召还。邛之安仁年饥，挺起为盗，害及旁郡，即具奏，且檄茶马使招捕。旬月间，诛其渠魁，余悉抚定。或白之虞允文曰：“汪帅得无掩盗事不上闻乎？”宣司乃密奏，使人给应辰曰：“邛寇事未敢奏，不审制司如何？”应辰以奏检报之，允文内愧。将行，代纳成都一府激赏绢估三万三千九百八十四匹。

冬，入觐，陛对，以畏天爱民为言。上曰：“卿久在蜀，宽朕西顾忧，军政民事革弊殆尽，蜀中除虚额，民间当被实惠。”应辰奏：“虚额去则州县宽，尚有两事，曰预借，曰对余。预借乃州县累岁相仍，对余则以补州县阙乏，民输米一石，即就余一石，或半价，或不支，且多取赢。陛下近捐百万除预借之弊，对余患止数州，愿并除之，则弊革无余矣。”

除吏部尚书，寻兼翰林学士并侍读。论爱民六事，庙堂议不合，不悦者众。一日，陈良祐登对，上告以“汪应辰言卿在蜀多诞漫”。良祐奏：“臣与应辰昨同从班，应辰请外，得衢州，臣惜其去，同奏留之。时边奏方急，臣不知应辰将为便私计也。奏既上，应辰以此大憾，乃为是说以中臣耳。”上曰：“乃尔邪！”

应辰在朝多革弊事，中贵人皆侧目。德寿宫方斲石池，以水银浮金鳧鱼于上，上过之，高宗指示曰：“水银正乏，此买之汪尚书家。”上怒曰：“汪应辰力言朕置房廊与民争利，乃自贩水银邪？”应辰知之，力求去。会复出发运均输之旨，叹曰：“吾不可留矣，但力辨群枉，则补外之请自

得。”乃力论其事有害无利，遂以端明殿学士知平江府。

韩玉被旨拣马，过郡，应辰简其礼。玉归，谏之于上曰：“臣所过州县，未有若平江之不治者。”上怪之。平江米纲至，有折阅，事上，连贬秩。力疾请祠，自是卧家不起矣，以淳熙三年二月卒于家。

应辰接物温逊，遇事特立不回，流落岭峤十有七年。桧死，始还朝，刚方正直，敢言不避。少从吕居仁、胡安国游，张栻、吕祖谦深器许之，告以造道之方。尝释克己之私如用兵克敌，易怨忿窒欲，书刚制于酒，怨窒、刚制皆克胜义，可不常省察乎？其义理之精如此。好贤乐善，出于天性，尤笃友爱，尝以先畴逊其兄衡，虽无屋可居不顾也。子达，继登进士第，仕至吏部尚书、端明殿学士。

王十朋字龟龄，温州乐清人。资颖悟，日诵数千言。及长，有文行，聚徒梅溪，受业者以百数。入太学，主司异其文。

秦桧死，上亲政，策士，谕考官曰：“对策中有陈朝政切直者，并置上列。”十朋以“权”为对，大略曰：“揽权者，非欲衡石程书如秦皇，传餐听政如隋文，强明自任、不任宰相如唐德宗，精于吏事、以察为明如唐宣宗，盖欲陛下惩既往而戒未然，威福一出于上而已。尝有铺翠之禁，而以翠羽为首饰者自若，是岂法令不可禁乎？抑宫中服浣濯之化，衣不曳地之风未形于外乎？法之至公者莫如选士，名器之至重者莫如科第。往岁权臣子孙、门客类窃巍科，有司以国家名器为媚权臣之具，而欲得人可乎？愿陛下正身以为本，任贤以为助，博采兼听以收其效。”几万餘言。上嘉其经学淹通，议论醇正，遂擢为第一。学者争传诵其策，以拟古晁、董。

上用其言，严销金铺翠之令，取交趾所贡翠物焚之。诏：“十朋乃朕亲擢。”授绍兴府签判。既至，或以书生易之，十朋裁决如神，吏奸不行。时以四科求士，帅王师心谓十朋身兼四者，独以应诏。召为秘书郎兼建王府小学教授。先是，教授入讲堂居宾位，十朋不可，皇孙特加礼而位

教授中坐。

金将淪盟，十朋轮对，言：“自建炎至今，金未尝不内相残贼，然一主毙，一主生，曷尝为中国利？要在自备如何。御敌莫急于用人，今有天资忠义、材兼文武可为将相者，有长于用兵、士卒乐为之用可为大帅者，或投闲置散，或老于藩郡，愿起而用之，以寝敌谋，以图恢复。”盖指张浚、刘锜也。又言：“今权虽归于陛下，政复出于多门，是一桧死百桧生也。杨存中以三衙而交结北司，以盗大权。汉之祸起于恭、显，王氏之相为终始；唐之祸起于北军，藩镇之相为表里。今以管军位三公，利源皆入其门，阴结诸将，相为党援。枢密本兵之地，立班甘居其后。子弟亲戚，布满清要。台谏论列，委曲庇护，风宪独不行于管军之门，何以为国！至若清资加于吟五；高爵滥于医门；诸军承受，威福自恣，甚于唐之监军；皇城逻卒，旁午察事，甚于周之监谤；将帅剥下赂上，结怨三军；道路捕人为卒，结怨百姓；皆非治世事。”上嘉纳，戢逻卒，罢诸军承受，更定枢密、管军班次，解杨存中兵权，其言大略施行。秦桧久塞言路，至是十朋与冯方、胡宪、查籛、李浩相继论事，太学生为五贤诗述其事。除著作郎。

三十一年正月，风雷雨雪交作，十朋以为阳不胜阴之验，遗陈康伯书，冀以春秋灾异之说力陈于上，崇阳抑阴，以弭天变。迁大宗正丞，亟请祠归。金犯边，起刘锜为江、淮、浙西制置，张浚帅金陵，悉如其言。

孝宗受禅，起知严州。召对，首言：“太皇非倦勤时，而以大器付陛下，贤于尧、舜，陛下当思以副太上者。今社稷之安危，生民之休戚，人才之进退，朝廷之刑赏，宜若舜之协尧，断然行之，以尽继述之道。”拜司封郎中，累迁国子司业。言：“今居位者往往职之不举，宜有以革之。人主有大职三，任贤、纳谏、赏罚是也。”上嘉之。除起居舍人，升侍讲。时左右史失职久，十朋除起居郎，胡铨奏四事，语在胡铨传。除侍御史，上谓胡铨曰：“比除台官，外议如何？”铨曰：“皆谓得人。”上曰：“卿与十朋皆朕亲擢。”

十朋见上英锐，每见必陈恢复之计。及将北伐，上疏曰：“天子之孝

莫大于光祖宗、安社稷，因前王盈成而守者，周成康、汉文景是也；承前世衰微而兴者，商高宗、周宣王是也；先君有耻而雪之，汉宣帝臣单于、唐太宗俘颉利是也；先君有仇而复之，夏少康灭浇、汉光武诛莽是也。迹虽不同，其为孝一也。靖康之祸，亘古未有，陛下英武，慨然志在兴复。窃闻每对群臣奏事，则曰：‘当如创业时。’又曰：‘当以马上治之。’又曰：‘某事当俟恢复后为之。’比因宣召，语及陵寝，圣容恻然，曰：‘四十年矣。’陛下之心真少康、高宗、宣王、光武之心，奈何大臣不能仰副圣心？愿戒在位者，去附和之私心，赞国家之大计，则中兴日月可冀矣。”因论史浩八罪，曰怀奸、误国、植党、盗权、忌言、蔽贤、欺君、讪上，上为出浩知绍兴府。十朋再疏，谓：“陛下虽能如舜之去邪，未能如舜之正名定罪。绍兴密迩行都，浩尝为属吏，奸赃彰闻，亦何颜复见其吏民。”遂改与祠。

史正志与浩族异，拜浩而父事之，十朋论正志倾险奸邪，观时求进，宜黜正志以正典刑。林安宅出入史浩、龙大渊门，盗弄威福，至是诈病求致仕，十朋并疏其罪。皆罢去。

张浚出师复灵壁、虹县，归附者万计，又复宿州。十朋奏：“王师以吊民为主，先之以招纳，不获已而战伐随之，乞以此指戎浚。金将既降，宜速加爵赏，以劝来者。”上皆嘉纳。

会李显忠、邵宏渊不协，王师失律，张浚上表自劾，主和者乘此唱异议。十朋上疏言：“臣素不识浚，闻其誓不与敌俱生，心实慕之。前因轮对，言金必败盟，乞用浚。陛下嗣位，命督师江、淮，今浚遣将取二县，一月三捷，皆服陛下任浚之难。及王师一不利，横议蜂起。臣谓今日之师，为祖宗陵寝，为二帝复仇，为二百年境土，为中原吊民伐罪，非前代好大生事者比。益当内修，俟时而动。陛下恢复志立，固不以一衄为群议所摇，然异论纷纷，浚既待罪，臣其可尚居风宪之职！乞赐窜殛。”因言：“臣闻近日欲遣龙大渊抚谕淮南，信否？”上曰：“无之。”又言：“闻欲以杨存中充御营使。”上嘿然。

改除吏部侍郎，力辞，出知饶州。饶并湖，盗出没其间，闻十朋至，

一夕遁去。丞相洪适请故学基益其圃，十朋曰：“先圣所居，十朋何敢予人。”移知夔州，饶民走诸司乞留不得，至断其桥，乃以车从间道去，众葺断桥，以“王公”名之。

移知湖州，召对，刘珙请留之，上曰：“朕岂不知王十朋，顾湖州被水，非十朋莫能镇抚。”至郡，户部责虚逋三十四万，命吏持券往辨，不听，即请祠去。起知泉州，十朋前在湖割奉钱创贡闾，又为泉建之，尤宏壮。

凡历四郡，布上恩，恤民隐，士之贤者诣门，以礼致之。朔望会诸生学宫，讲经询政，僚属间有不善，反复告戒，俾之自新。民输租俾自概量，闻者相告，宿逋亦愿偿。讼至庭，温词晓以理义，多退听者。所至人绘而祠之，去之日，老稚攀留涕泣，越境以送，思之如父母。饶久旱，入境雨至；湖积霖，入境即霁。凡祷必应，其至诚不独感人，而亦动天地鬼神。

东宫建，除太子詹事，力辞，诏州郡礼致，遂力疾造朝，以足疾不能趋，诏给扶减拜。谒东宫，太子以其旧学，待遇有加。又诏免朝参，遣中使以告及裘衣、金带就其家赐之。疾革，累章告老，以龙图阁学士致仕，命下而卒，年六十。绍熙三年<sup>〔1〕</sup>，谥曰忠文。

十朋事亲孝，终丧不处内，友爱二弟，郊恩先奏其名，没而二子犹布衣。书室扁曰“不欺”，每以诸葛亮、颜真卿、寇准、范仲淹、韩琦、唐介自比，朱熹、张栻雅敬之。

子闻诗、闻礼，皆笃学自立。闻诗知光州、提点江东刑狱；闻礼知常州、江东转运判官，为治能守家法，人亦思慕之。

吴芾字明可，台州仙居人。举进士第，迁秘书正字。与秦桧旧故，至是桧已专政，芾退然如未尝识。公坐旅进，揖而退，桧疑之，风言者论罢。通判处、婺、越三郡。知处州。处旧苦丁绢重，芾损之，以新丁补其额。

何溥荐芾材中御史，除监察御史。时金将败盟，芾劝高宗：“专务修德，痛自悔咎，延见群臣，俾陈阙失，求合乎天地，无愧乎祖宗，则人心悦服，天亦助顺矣。”上韪其言。迁殿中侍御史。

两淮战不利，廷臣争陈退避计，芾言：“今日之事，有进无退，进为上策，退为无策。”既而金主亮毙，上疏劝亲征。车驾至建康，芾请遂驻蹕，以系中原之望，高宗纳其说。会有密启还东者，下侍从、台谏议，芾言：“今欲控带襄、汉，引输湖、广，则临安不如建康便；经理淮甸，应接梁、宋，则临安不如建康近。议者徒悦一时扈从思归之人，非为国计。臣恐回銮之后，西师之声援不接，北土之讴吟绝望矣。”又言：“去岁两淮诸城望风奔溃，无一城能拒守者，此秦桧壅塞言路、挫折士气之余毒也。能反其道，则士气日振，而见危授命者有人矣。”

知婺州。孝宗初即位，陛辞，陈裴垕对唐宪宗“为治先正其心”，以为临御之初，出治大原，无越于此。上嘉纳。至郡，劝民义役。金华长仙乡民十有一家，自以甲乙第其产，相次执役，几二十年。芾与致十一人者，与合宴，更其乡曰“循理”，里曰“信义”，以褒异之。

知绍兴府。会稽赋重而折色尤甚，芾以攒宫在，奏免支移折变。鉴湖久废，会岁大饥，出常平米募饥民浚治。芾去，大姓利于田，湖复废。

权刑部侍郎，迁给事中，改吏部侍郎。以敷文阁直学士知临安府。内侍家僮殴伤酒家保，芾捕治之，徇于市，权豪侧目。执政议以芾使金，复除吏部侍郎，且议以龙大渊为副，芾曰：“是可与言行事者邪？”语闻，得罢不行。下迁礼部侍郎，力求去，提举太平兴国宫。

时芾与陈俊卿俱以刚直见忌，未几，俊卿亦引去。中书舍人阎安中为孝宗言二臣之去，非国之福。起知太平州。造舟以梁姑溪。历阳筑者久役溃归，声言欲趋郡境，芾呼至城下，厚犒遣之，而密捕倡乱者系狱以闻，诏褒谕。知隆兴府。

芾前后守六郡，各因其俗为宽猛，吏莫容奸，民怀惠利。再奉太平祠，屡告老，以龙图阁直学士致仕。后十年卒，年八十。尝曰：“视官物当如己物，视公事当如私事。与其得罪于百姓，宁得罪于上官。”立朝不



偶，晚退闲者十有四年，自号湖山居士。为文豪健俊整，有表奏五卷、诗文三十卷。

陈良翰字邦彦，台州临海人。蚤孤，事母孝。资庄重，为文恢博有气。中绍兴五年进士第。知温州瑞安县。俗号强梗，吏治尚严，良翰独抚以宽，催租不下文符，但揭示名物，民竞乐输，听讼咸得其情。或问何术，良翰曰：“无术，第公此心如虚堂悬镜耳。”殿中侍御史吴芾荐为检法官，迁监察御史。

孝宗初元，金主褒新立，求和，而中原旧人多求归，诏问何以处此，良翰言：“议和，复纳降，皆非是。必定计自治，而和不和，任之乃可。”张浚军淮、泗以规进取，而议者争献防江策，良翰言：“当固藩篱，专委任。今舍淮防江，却地夺便，朝廷过听，使督府不得专阃外事，误矣。”除右正言。

金再移书求故疆，良翰言：“中原皆吾故土，况唐、邓、海、泗<sup>[2]</sup>又金渝盟后以兵取之，安得以故疆为言而归之？”汤思退主遣小使卢仲贤、李栻，良翰言：“仲贤轻佻无耻，栻自北来难信。”又言：“庙堂督府议论不同，边奏上闻，皆阳唯诺而阴沮败之。万一失事机，督府安得独任其责？”上矍然称善。

朝廷遣史正志至建康，与张浚议事乖牾，良翰劾之，上曰：“正志亦无罪。”良翰言：“陛下使浚守淮，则任浚为重，一郎官为轻，且正志居中，浚必为去就。”上悟，出正志为福建漕运。杨存中为御营使，总殿前军，良翰言：“存中久擅兵柄，太上皇罢就第，奈何复假使名？宜慎履霜之戒。”疏三上，存中竟罢。

李栻不敢涉淮，良翰奏夺其官。仲贤至汴，辄许金人以疆土、岁币而还，上大怒，下仲贤吏，欲诛之，宰相叩头恳请得免。复遣王之望、龙大渊，良翰言：“前遣使已辱命，大臣不悔前失，不谓秦桧复见今日！且金要我罢四郡屯兵以归之，是不折一兵，而坐收四千里要害之地，决不

可许。若岁币，则俟得陵寝然后与，庶犹有名。今议未决而之望遂行，恐其辱国不止于仲贤，愿先驰一介往，俟议决，行未晚也。”诏侍从、台谏议，多是良翰，遂以胡昉、杨由义为审议官，与敌议四郡不合，困辱而归。

思退尚执前论，正言尹穉附思退以撼督府。良翰为左司谏，疏论：“思退奸邪误国，宜早罢黜，张浚精忠老谋，不宜以小人言摇之。”孝宗曰：“思退前议固失，然朕爱其警敏，冀可效，卿其置之。若魏公则今日孰出其右，朕岂容有此意？纵有之，亦岂不谋卿等？此殆言者有异意，卿为朕谕之。”良翰顿首谢曰：“陛下言及此，天下幸甚。宰相纵无全才，宁取朴实，缓急犹可倚赖。思退庸狡，小黠大痴，将误国，且‘警敏’二字，恐非明主卜相之法。”既退，以上语谕同列，穉勃然变色，明日亦请对，遂罢良翰言职。

两淮既撤备，金大人，孝宗始深悔。太学生数百人伏阙，乞召用良翰、胡铨、王十朋而斩思退等，思退由是始败。

良翰在谏省，成恭皇后受册，官内外亲属二十五人，良翰论其冗，诏减七人。知建宁府、福建转运副使，提点江东刑狱，移浙西，召为宗正少卿、兵部侍郎，除右谏议大夫。良翰言：“以蜀汉之师下关陕，以荆、襄趁韩、魏，江、淮捣青、徐，此今日大计。四川既命大臣，而荆、淮未有任责者，亦当择重臣临之。”上称善。

进给事中。大将成闵冒请真奉，有司坐获谴，閤门王抃矫诏遣妾人谢显出境，显既抵罪，置闵与抃不问，良翰皆驳议，请正典刑。遂改礼部侍郎，不拜，以敷文阁待制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

召为太子詹事，既见，上属以调护之责。一日，召对选德殿，出手书唐太宗与魏征论仁德功利之说，俾极陈今日所未至者。良翰退，上疏，略曰：“仁德治之本，功利治之效，务本而效自至。今承天意，结民心，任贤能，退小人，择将帅，收军情，择监司，吏久任，皆行之有未至，诚能革此八弊，则仁德无累，功利自致矣。”上为之嘉叹，诏兼侍讲。

未几，以疾告老，除敷文阁直学士、提举太平宫。卒，年六十五。光宗立，特谥献肃。

杜莘老字起莘，眉州青神人，唐工部甫十三世孙也。幼岁时，方禁苏氏文，独喜诵习。绍兴间，第进士，以亲老不赴廷对，赐同进士出身。授梁山军教授，从游者众。

秦桧死，魏良臣参大政，莘老疏天下利害以闻。良臣荐之，主管礼、兵部架阁文字。彗星见东方，高宗下诏求言，莘老上书，论：“彗，鬻气所生，多为兵兆。国家为民息兵，而将骄卒惰，军政不肃。今因天戒以修人事，思患预防，莫大于此。”因陈时弊十事。时应诏者众，上命择其议论切当推恩以劝之，后省以莘老为首，进一阶，迁敕令删定官、太常寺主簿，升博士。轮对，论：“金将败盟，宜飭边备，勿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上称善再三。

南渡后，典秩散失，多有司所记省，至凶礼又讳不录。显仁皇后崩，议礼有疑，吏皆拱手，莘老以古义裁定。大敛前一日，宰相传旨问含玉之制，莘老曰：“礼院故实所不载，请以周礼典瑞郑玄注制之，其可。”因立具奏，上览之曰：“真礼官也。”及虞祭，或谓上哀劳，欲以宰相行事。莘老曰：“古今无是。”卒正之。

迁秘书丞，论江、淮守备，上曰：“卿言及此，忧国深矣。”擢监察御史。迁殿中侍御史，入对，上曰：“知卿不畏强御，故有此授，自是用卿矣。”陈俊卿既解言职，力求去，莘老因奏事，从容曰：“多事之际，令俊卿辈在论思之地，必有补益。”上以为然，俊卿乃复留。

金遣使致媾书，传钦宗凶问，请淮、汉地，指索大臣。上决策亲征，莘老疏奏赞上，且谓：“敌欺天背盟，当待以不惧，勿以小利钝为异议所摇，谗言所惰，则人心有恃而士气振矣。宜不限早暮，延见大臣、侍从，谋议国事；申敕侍从、台谏、监司、守臣，亟举可用之才。”又言：“亲征有期，而禁卫才五千馀，羸老居半，至不能介胄者，愿亟留圣虑。”事皆施行。

带御器械刘炎筦禁中市易，通北贾，大为奸利。一日，见莘老，辄及

朝政，语狂悖，莘老以闻，斥监嘉州税。知枢密院事周麟之初请使金，及嫚书至，闻金将盛兵犯边，乃大恐，建言不必遣使。莘老劾麟之：“挟奸罔上，避事辞难，恐惧至于掩泣，众有‘哭杀富郑公’之谑。”寻与官观。疏再上，乃责瑞州。

幸医承宣使王继先怙宠干法，富浮公室，子弟直延阁，居第僭拟，别业、外帑遍畿甸，数十年无敢摇之者，闻边警，亟辇重宝归吴兴为避敌计。莘老疏其十罪，上曰：“初以太后饵其药，稍假恩宠，不谓小人骄横乃尔。”莘老曰：“继先罪擢发不足数，臣所奏，其大概耳。”上作而曰：“有恩无威，有赏无罚，虽尧舜不能治天下。”诏继先福州居住，子孙皆勒停。籍其贳以千万计，诏鬻钱入御前激赏库，专以赏将士，天下称快。

内侍张去为取御马院西兵二百髡其顶，都人异之，口语籍籍。莘老弹治，上疑其未审，不乐。莘老执奏不已，竟罢去为御马院，致仕，而莘老亦以直显谟阁知遂宁府。给事中金安节、中书舍人刘珙封还制书，改司农少卿，寻请外，仍与遂宁。

始莘老自蜀造朝，不以家行。高宗闻其清修独处，甚重之，一日因对，褒谕曰：“闻卿出蜀，即蒲团、纸帐如僧然，难及也。”未几，遂擢用。莘老官中都久，知公论所予夺，奸蠹者皆得其根本脉络，尝叹曰：“台谏当论天下第一事，若有所畏，姑言其次，是欺其心不敬其君者也。”及任言责，极言无隐，取众所指目者悉击去，声振一时，都人称骨鲠敢言者必曰杜殿院云。治郡，课绩为诸州最。

孝宗受禅，莘老进三议，曰定国是、修内政、养根本。寻卒，年五十八。

论曰：黄洽浑厚有守，应辰学术精醇，尤称骨鲠。十朋、吴芾、良翰、莘老相继在台府，历诋奸幸，直言无隐，皆事上忠而自信笃，足以当大任者，惜不尽其用焉。

## 【校勘记】

- [1] 绍熙三年 “绍熙”原作“绍兴”。按汪应辰文定集卷二三王十朋墓志铭，王十朋卒于孝宗乾道七年，此处“绍兴”当为“绍熙”之误，据改。
- [2] 况唐邓海泗 “海”原作“淮”，据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九七陈良翰行状、周必大周益国文忠公集平园续稿卷二六陈良翰神道碑改。

# 宋史卷三百八十八

## 列传第一百四十七

周执羔 王希吕 陈良祐 李浩  
陈橐 胡沂 唐文若 李焘

周执羔字表卿，信州弋阳人。宣和六年举进士，廷试，徽宗擢为第二。授湖州司土曹事，俄除太学博士。

建炎初，乘舆南渡，自京师奔诣扬州，不及，遂从隆祐太后于江西，还覲会稽。寻以继母刘疾，乞归就养，调抚州宜黄县丞。时四境倂扰，溃卒相挺为变，令大恐，不知所为，执羔谕以祸福，皆敛手听命。既又汰其党，执首谋者斩以徇。邑人德之，至绘像立祠。

绍兴五年，改秩，通判湖州。丁母忧，服阙，通判平江府。召为将作监丞。明年春，迁太常丞。会始议建明堂，大乐久废不修，诏奉常习肄之，访辑旧闻，庀阅工器，制作始备。累迁右司员外郎。

八月，擢权礼部侍郎，充贺金生辰使。往岁奉使官得自辟其属，赏典既厚，愿行者多纳金以请，执羔始拒绝之。使还，兼权吏部侍郎。请赐新进士闻喜宴于礼部，从之。军兴废此礼，至是乃复。同知贡举。旧例，进士试礼部下，历十八年得免举，又四试礼部下，始特奏名推恩。秦桧既以科第私其子，士论喧哗，为减三年以悦众。执羔言祖宗法不可乱，繇此忤桧，御史劾罢之。

又六年，起知眉州，徙阆州，又改夔州，兼夔路安抚使。夔部地接蛮

獠，易以生事。或告溱、播夷叛，其豪帅请遣兵致讨，执羔谓曰：“朝廷用尔为长，今一方绎骚，责将焉往，能尽力则贯尔，一兵不可得也。”豪惧，斩叛者以献，夷人自是皆惕息。三十年，知饶州，寻除敷文阁待制。

乾道初，守婺州，召还，提举佑神观兼侍讲。首进二说，以为王道在正心诚意，立国在节用爱人。二年四月，复为礼部侍郎。孝宗患人才难知，执羔曰：“今一介干进，亦蒙赐召，口舌相高，殆成风俗，岂可使之得志哉！”上曰：“卿言是也。”一日侍经筵，自言“学易知数，臣事陛下之日短”，已乃垂涕，上恻然。即拜本部尚书，升侍读，固辞，不许。

方士刘孝荣言统元历差，命执羔厘正之。执羔用刘羲叟法，推日月交食，考五纬羸缩，以纪气朔寒温之候，撰历议、历书、五星测验各一卷上之。

上尝问丰财之术，执羔以为：“蠹民之本，莫甚于兵。古者兴师十万，日费千金。今尺籍之数，十倍于此，罢癯老弱者几半，不汰之其弊益深。”论：“和籩本以给军兴，豫凶灾。盖国家一切之政，不得已而为之。若边境无事，妨于民食而务为聚敛，可乎？旧籩有常数，比年每郡增至一二十万石。今诸路枯旱之馀，虫螟大起，无以供常税，况数外取之乎？宜视一路一郡一县丰凶之数，轻重行之，灾甚者蠲之可也。”上矍然曰：“灾异如此，乃无一人为朕言者！”即诏从之。

充安恭皇后戴官按行使，日与阉人接，卒事未尝交一谈，阉亦服其长者，不怨也。拜疏求去，上谓辅臣曰：“朕惜其老成，宜以经筵留之。”除宝文阁学士，提举佑神观。上曰：“遂除龙图可也。”经筵二年，每劝上以辨忠邪、纳谏争，上深知其忠。

明年三月，告老，上谕曰：“祖宗时，近臣有年逾八十尚留者，卿之齿未也。”命却其章。闰月，复申前请。上度不可夺，诏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赐茶、药、御书，恩礼尤渥，公卿祖帐都门外，搢绅荣之。时闽、粤、江西岁饥盗起，执羔陛辞以为言，诏遣太府丞马希言使诸路振救之。乾道六年卒，年七十七。

执羔有雅度，立朝无朋比。治郡廉恕，有循吏风。手不释卷，尤通

于易。

王希吕字仲行，宿州人。渡江后自北归南，既仕，寓居嘉兴府。乾道五年，登进士科。孝宗奖用西北之士，六年，召试，授秘书省正字。除右正言。时张说以攀援戚属擢用，再除签书枢密院事，希吕与侍御史李衡交章劾之。上疑其合党邀名，责远小监当，既而悔之，改授官观。方说之见用，气势显赫，后省不书黄，学士院不草诏，皆相继斥逐，而希吕复以身任怨，去国之日，屏徒御，蹑履以行，恬不为悔。由是直声闻于远迹，虽以此黜，亦以此见知。出知庐州。

淳熙二年，除吏部员外郎，寻除起居郎兼中书舍人。淮右择帅，上以希吕已试有功，令知庐州兼安抚使。修葺城守，安集流散，兵民赖之。加直宝文阁、江西转运副使。

五年，召为起居郎，除中书舍人、给事中，转兵部尚书，改吏部尚书，求去，乃除端明殿学士、知绍兴府。寻以言者落职，处之晏如。

治郡百废俱兴，尤敬礼文学端方之士。天性刚劲，遇利害无回护意，惟是之从。尝论近习用事，语极切至，上变色欲起，希吕挽御衣曰：“非但臣能言之，侍从、台谏皆有文字来矣。”佐漕江西，尝作拳石记以示僚属，一幕官举笔涂数字，举坐骇愕，希吕览之，喜其不阿，荐之。

居官廉洁，至无屋可庐，由绍兴归，有终焉之意，然犹寓僧寺。上闻之，赐钱造第。后以疾卒于家。

陈良祐字天与，婺州金华人。年十九，预乡荐，间岁入太学。绍兴二十四年，擢进士第。调兴国军司户，未上，有荐于朝者，召除太学录、枢密院编修官。中丞汪澈荐除监察御史，累迁军器监兼邓王府直讲。隆兴元年，出为福建路转运副使。丁父忧，服阙，乾道三年，除起居舍人兼权中书舍人，迁起居郎。寻除左司谏。



首言会子之弊，愿捐内帑以纾细民之急。上曰：“朕积财何用，能散可也。”慨然发内府白金数万两收换会子，收铜版勿造，军民翕然。未几，户部得请，改造五百万。又奏：“陛下号令在前，不能持半岁久，以此令民，谁能信之？岂有不印交子五百万，遂不可为国乎？”既而又欲造会子二千万，屡争之不得，遂请以五百万换旧会，俟通行渐收之，常使不越千万之数。

上锐意图治，以唐太宗自比，良祐言：“太宗政要愿赐省览，择善而从，知非而戒，使臣为良臣，勿为忠臣。”上曰：“卿亦当以魏征自勉。”

又言：“陛下躬行节俭，弗殖货利。或者托肺腑之亲，为市井之行；以公侯之贵，牟商贾之利。占田畴，擅山泽，甚者发船舶，招蕃贾，贸易宝货，糜费金钱。或假德寿，或托椒房，犯法冒禁，专利无厌，非所以维持纪纲，保全威曜。愿严戒敕，苟能改过，富贵可保，如其不悛，以义断恩。”

时左相丁外艰，诏起复，良祐言：“起复非正礼，今无疆场之事，宜使之终丧。”遂寝。迁右谏议大夫兼侍讲，同知贡举，除给事中，兼直学士院，迁吏部侍郎。寻除尚书。

时议遣泛使请地，良祐奏：“陛下恢复之志未尝忘怀，然词莫贵于金同，不可不察；博访归于独断，不可不审。固有以用众而兴，亦有以用众而亡；固有以独断而成，亦有以独断而败。今遣使乃启衅之端，万一敌骑犯边，则民力困于供输，州郡疲于调发，兵革祸结，未有息期。将帅庸鄙，类乏远谋，对君父则言效死，临战阵则各求生。有如符离之役，不战自溃，瓜洲之遇，望敌惊奔，孰可仗者？此臣所以未敢保其万全。且今之求地，欲得河南，曩岁尝归版图，不旋踵而又失，如其不许，徒费往来，若其许我，必邀重币。经理未定，根本内虚，又将随而取之矣。向之四郡得之亦勤，尚不能有，今又无故而求侵地，陛下度可以虚声下之乎？况止求陵寝，地在其中，曩亦议此，观其答书，几于相戏。凡此二端，皆是求衅。必须遣使，则祈请钦宗梓宫，犹为有辞。内视不足，何暇事外？迩者未怀，岂能绥远？”

奏入，忤旨，贬瑞州居住，寻移信州。九年，许令自便。淳熙四年，知徽州，寻除敷文阁待制、知建宁府，卒。

李浩字德远，其先居建昌，迁临川。浩早有文称。绍兴十二年，擢进士第。时秦熺挟宰相子以魁多士，同年皆见之，或拉浩行，毅然不往。调饶州司户参军、襄阳府观察推官，连丁内外艰，继调金州教授，改太常寺主簿，寻兼光禄寺丞。

轮对，首陈无逸之戒，且言：“宿卫大将杨存中恩宠特异，待之过，非其福。”上悟，旋令就第。自秦桧用事，塞言路，及上总揽权纲，激厉忠说，此习尚存，朝士多务慎默。至是命百官转对，浩与王十朋、冯方、查翥、胡宪始相继言事，闻者兴起。

浩不安于朝，请祠，主管台州崇道观以归。孝宗即位，以太常丞召。时张浚督师江、淮，宰相多抑之，浩引仁宗用韩琦、范仲淹诏章得象故事，乞戒谕令同心协济。兼权吏部郎官。浩雅为汤思退所厚，御史尹穉欲引之以共挤浚，因荐浩。及对，乃明示不同之意，二人皆不乐。逾年，始除员外郎兼皇子恭王府直讲。

在王府多所裨益，且因事以及时政，书之于册，幸上或见之，王亦素所爱重。他日外补，累年以归，王喜曰：“李直讲来矣。”未几，宰相召为郎者四人，将进用之，尤属意浩。浩嘿然无一辞，同舍皆迁，浩独如故。

逾年，浙河水灾，诏郎官、馆职以上条时政阙失，浩谓上忧劳如此，今何可不言，即奏疏指论近臣，并及宰执惟奉行，台谏多迎合，百执事顾忌畏缩。反覆数千言，倾倒罄竭，见者悚栗。上不以为忤，执事者深忌之。

乞外，得台州。州有拣中禁军五百人，训练官贪残失众心，不逞者因谋作乱，忽露刃于庭，浩谓之曰：“汝等欲为乱乎？请先杀我。”众骇曰：“不敢。”乃徐推其为首者四人黥徙之，迄无事。除直秘阁。并海有宿寇，久不获，浩募其徒，自缚赎罪，即得其魁。

里豪民郑宪以货给事权贵人门，囊橐为奸，事觉，械系之，死狱中，尽籍其家，徙其妻孥。权贵人教其家讼冤，且诬浩以买妾事，言者用是挤之。疏方上，权参政刘珙越次奏曰：“李浩为郡，获罪豪民，为其所诬，臣考其本末甚白。”上顾曰：“守臣不畏强御，岂易得邪？”且门章安在<sup>〔1〕</sup>，珙袖出之，遂留中不下。大理观望，犹欲还其所没货，上批其后曰：“台州所断至甚允当，郑宪家资，永不给还，流徙如故。”浩始得安。

明年，除司农少卿。时朝廷和籴米八万，董其事者贱籴湿恶，隐克官钱，户部不敢诘。浩白发其奸，下有司穷竟。户部欲就支稽见数，大理附会之，浩争曰：“非但惠奸，且亏军食。”上是其言。会大理奏结他狱，上顾辅臣曰：“棘寺官得刚正如李浩者为之。”已而卿缺，又曰：“无以易浩。”遂除大理卿。

时上英明，有大有为之志，廷臣不能奉行，诞慢苟且，依违避事。浩前在司农，尝因面对，陈经理两淮之策，至是为金使接伴还，奏曰：“臣亲见两淮可耕之田，尽为废地，心尝痛之。条画营屯，以为恢复根本。”又言：“比日措置边事甚张皇，愿戒将吏严备御，无规微利近功。日与大臣修治具，结人心，持重安静，以俟敌衅。”上悉嘉纳。

宰相议遣泛使，浩与辨其不可，至以官职诎之，浩怒，以语触之，且力求外。以直宝文阁知静江府兼广西安抚。有尚书郎入对，论及择帅事，上曰：“如广西，朕已得李浩矣。”又谕大臣曰：“李浩营田议甚可行。”大臣莫有应者。

浩至郡，旧有灵渠通漕运及灌溉，岁久不治，命疏而通之，民赖其利。邕管所隶安平州，其酋恃险，谋聚兵为边患，浩遣单使谕以祸福，且许其引赦自新，即日叩头谢过，焚彻水栅，听太府约束。

治广二年，召还，入对，论俗不美者八，其言曰：“陛下所求者规谏，而臣下专务迎合；所贵者执守，而臣下专务顺从；所惜者名器，而侥幸之路未塞；所重者廉耻，而趣附之门尚开；儒术可行，而有险谲之徒；下情当尽，而有壅蔽之患；期以气节，而偷惰者得以苟容；责以实效，而诞慢者得以自售。”上问诞慢谓谁，浩具以实对。翌日，谓宰相曰：“李浩直

谅。”遂除权吏部侍郎。时政府有怙宠窃权者，党与非一，自浩之人，已相侧目，且欲以甘言诱之，浩中立不倚，拒弗纳。于是相与谋嗾谏议大夫姚宪论浩以强狠之资，挟奸谀之志，置之近列，变乱黑白。未及正谢而罢。

乾道九年，提举太平兴国宫。明年夏，夔路阙帅，命浩以秘阁修撰宠其行。夔有羁縻州曰思州，世袭为守则田氏，与其犹子不协，将起兵相攻，浩草檄遣官为劝解，二人感悟，歃血盟，尽释前憾，边得以宁。逾年，以疾请祠，提举玉隆万寿宫，命未至，以淳熙三年九月卒，年六十一。诸司奏浩尽瘁其职以死，诏特赠集英殿修撰。

浩天资质直，涵养浑厚，不以利害动其心。少力学为文辞，及壮益沈潜理义。立朝慨然以时事为己任，忠愤激烈，言切时弊，以此见忌于众。平居未尝假人以辞色，不知者以为傲，或譖于上前，上谓：“斯人无他，在朕前亦如此，非为傲者。”小人惮之，诱以禄利，正色不回，谋害之者无所不至，独赖上察其衷，始终全之。为郡尤洁己，自海右归，不载南海一物。平生奉养如布衣时，风裁素高，人不敢干以私云。

陈橐字德应，绍兴馀姚人。入太学有声，登政和上舍第，教授宁州。以母老改台州土曹，治狱平允。更摄天台、临海、黄岩三邑，易越州新昌令，皆以恺悌称。

吕颐浩欲援为御史，约先一见，橐曰：“宰相用人，乃使之呈身耶？”谢不往。赵鼎、李光交荐其才。绍兴二年五月，召对，改秩。六月，除监察御史，论事不合。八月，诏以宰邑有治行，除江西运判。瑞昌令倚势受赂，橐首劾罢之。期年，所按以十数，至有望风解印绶者。

以母年高，乞归养，诏橐善抚字，移知台州。台有五邑，尝摄其三，民怀惠爱，越境欢迎，不数月称治。母丧，邦人巷哭，相率走行在所者千余人，请起橐。诏橐清谨不扰，治状著闻，其敕所在州赐钱三十万。橐力辞，上谓近臣曰：“陈橐有古循吏风。”终丧，以司勋郎中召。

累迁权刑部侍郎。时秦桧力主和议，橐疏谓：“金人多诈，和不可信。且二圣远狩沙漠，百姓肝脑涂地，天下痛心疾首。今天意既回，兵势渐集，宜乘时扫清，以雪国耻；否亦当按兵严备，审势而动。舍此不为，乃遽讲和，何以系中原之望。”

既而金厚有所邀，议久不决，将再遣使，橐复言：“金每挟讲和以售其奸谋。论者因其废刘豫又还河南地，遂谓其有意于和，臣以为不然。且金之立豫，盖欲自为捍蔽，使之南窥。豫每犯顺，率皆败北，金知不足恃，从而废之，岂为我哉？河南之地欲付之他人，则必以豫为戒，故捐以归我。往岁金书尝谓岁帑多寡听我所裁，曾未淹岁，反覆如此。且割地通和，则彼此各守封疆可也，而同州之桥，至今存焉。盖金非可以义交而信结，恐其假和好之说，骋谬悠之辞，包藏祸心，变出不测。愿深鉴前辙，亦严战守之备，使人人激厉，常若寇至。苟彼通和，则吾之振饬武备不害为立国之常。如其不然，决意恢复之图，勿循私曲之说，天意允协，人心响应，一举以成大勋，则梓宫、太后可还，祖宗疆土可复矣。”桧憾之。橐因力请去。未几，金果渝盟。

除徽猷阁待制、知颖昌府。时河南新疆初复，无敢往者，橐即日就道。次寿春则颖已不守。改处州，又改广州。兵兴后，广东盗贼无宁岁，十年九易牧守。橐尽革弊政，以恩先之。留镇三年，民夷悦服。

初，朝廷移韩京一军屯循州，会郴寇骆科犯广西，诏遣京讨之。橐奏：“广东累年困于寇贼，自京移屯，敌稍知畏。今悉军赴广西，则广东危矣。”桧以橐为京地，坐稽留机事，降秩。屢上章告老，改婺州，请不已，遂致仕。又十二年，以疾卒于家，年六十六。

橐博学刚介，不事产业，先世田庐，悉推予兄弟。在广积年，四方聘币一不入私室。既谢事归剡中，侨寓僧寺，日籩以食，处之泰然。王十朋为风土赋，论近世会稽人物，曰：“杜祁公之后有陈德应”云。

胡沂字周伯，绍兴馀姚人。父宗伋，号醇儒，能守所学，不逐时好。

沂颖异，六岁诵五经皆毕，不忘一字。绍兴五年进士甲科，陆沉州县几三十载，至二十八年，始入为正字。迁校书郎兼实录院检讨官，吏部员外郎。转右司，以忧去，终丧还朝。孝宗受禅，除国子司业、邓王府直讲，寻擢殿中侍御史。

有旨侍从、台谏条具方今时务，沂言：“守御之利，莫若令沿边屯田。前岁淮民逃移，未复旧业，中原归附，未知所处。俾之就耕，可贍给，省餉馈。东作方兴，且虑敌人乘时惊扰，宜聚兵险隘防守。”诏行其言。

御史中丞辛次膺论殿帅成闵黻货不恤士卒之罪，诏罢殿前司职事，与祠。沂再言其二十罪，遂落太尉，婺州居住。

沂又言：“将臣定十等之目，令其举荐，施之择将之顷则可，施之养士有素则未也。夫设武举，立武学，试之以弓马，又试之以韬略之文、兵机之策，盖将有所用也。除高等一二名，余皆吏部授以榷酤、征商，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愿诏大臣详议，中举者定品格，分差边将下准备差遣，则人人思奋，应上之求矣。”从之。

时龙大渊、曾觌以藩邸旧恩除知阁门事，张震、刘珙、周必大相继缴回词命。沂论其市权招士，请屏远之，未听，而谏官刘度坐抗论左迁。沂累章，益恳切，曰：“大渊、觌不屏去，安知无柳宗元、刘禹锡辈挠节以从之者。”好进者嫉其言，共排之，沂亦以言不行请去，遂以直显谟阁主管台州崇道观。

乾道元年冬，召为宗正少卿兼皇子庆王府赞读，寻兼侍讲，进中书舍人、给事中。进对，论命令当谨之于造命之初，上曰：“三代盛时如此。卿职在缴驳，事有当然，勿谓拂君相不言。”除吏部侍郎兼权尚书。

沂奏：“七司法自绍兴十三年纂修成书，岁且一纪，历月阅时，不无牴牾。望令敕令所官讨论章旨，此法可行不可行，此条当革不当革，将见行之法与当革之条辑为一书，颁之中外，庶可戢吏胥之奸。”诏行之。寻以目疾丐祠。

六年，出为徽猷阁待制、知处州。复引疾奉祠，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八年，以待制除太子詹事，寻复拜给事中，进礼部尚书并兼领詹事，

又改侍读。上顾沂厚，有大用意，而沂资性恬退，无所依附，数请去。

虞允文当国，希旨建策复中原，沂极论金无衅，而我诸将未见可任此事者，数梗其议。遂以龙图阁学士仍提举兴国宫。

淳熙元年卒，年六十八。方疾革，整容素冠不少惰，盖其为学所得者如此。谥献肃。

唐文若字立夫，眉山人。父庚在文苑传。文若少英迈不群，为文豪健。登进士第，分教潼川府。给事中勾涛荐自代，诏赴行在所，既至，而勾涛出，不得见。文若奏书阙下，略曰：“昔汉高慢士，四皓去之，而西鄙少廉耻之人；光武礼贤，严光友之，而东都多节义之士。陛下屈万乘之尊，驻蹕东南，两宫将归，五路初复，正宜市朽骨，式怒蛙，以来豪杰，与之共治，宁遽惜此数刻之对耶？”书奏，翌日召对便殿，高宗大悦，特旨改合入官，通判洋州。洋西乡县产茶，亘陵谷八百馀里，山穷险，赋不尽括。使者韩球将增赋以市宠，园户避苛敛转徙，饥馑相藉，文若力争之，赋迄不增。

再通判遂宁府。会大水，民多漂死，文若至城上，发库钱募游者，振活甚众。又力请于朝，除田租二万一千顷，免场务税二十馀所，筑长堤以捍水势，自是无水患。

秦桧死，上访蜀士于魏良臣，以文若对。二十六年，以光禄丞召，改秘书郎，为文思箴以献，其略曰：“於赫我皇，兵既休矣。兵休如何？莫若治兵。居安思危，邦乃攸宁。爰整其旅，文王以兴。载舞干羽，舜仁用成。向戍弭兵，春秋所惩。萧俛去兵，祸乱乃萌。师则多矣，军则强矣。纵弛不绳，犹曰无人。兵非以残，以兵休兵。”凡千五百馀言。自桧主和，朝论讳言兵，故文若以此风焉。

迁起居郎。劝上收用西北人材以固根本，上深纳之。将命以掌制，时有为宣和执政请恩，为司谏凌哲所弹，文若喜其直，作禾黍诗以美之。侍御史周方崇以为讥己，劾文若狂诞，出知邵州。上屡为近臣言唐文若

无罪，可改近郡。

知饶州，兴学宫，减田租奇耗二万石，又请岁余常平义仓之储什三与民平市，农末俱利，而粟不腐，遂以著令。徐干尝有剧盗，巡尉不能制，文若遣牙兵捕而戮之。加直敷文阁，移知温州。三十一年，召为宗正少卿。

金人犯边，文若求对，首建大臣节制江上之议。上谕大臣以文若与虞允文、杜莘老、马骥才皆可用，复除起居郎。时诸将北出，捷书日闻，上下有狃志，独文若忧之，图上元嘉北伐故事。上谕文若以创业所历艰苦及敌情反覆甚悉，文若对曰：“愿陛下深察大势，趋策之长而避其短，无循前代轨辙，则大善。”

未几，诸军退守，金主自将，围大将王权于历阳，权遁，淮南尽没。诏百官廷议，文若画三策，一请上亲征，二乞遣大臣劳军，三乞起张浚。工部侍郎许尹是其言，众遂列奏上之，不报。

文若寻面对，上问曰：“今计安出，卿熟张浚否？”文若曰：“浚守道笃学，天下属望，今四十年，天不死浚岭海，正为今日。”上矍然曰：“援浚者多，非卿无以发此。”数日，遣杨存中护江上军，缓亲征之期，起浚知平江府，盖上以浚虽忠恇，喜功，将士多不附。文若复言浚本以孤忠得众，寻改浚镇建康府，将以为江、淮宣抚使，中沮之而止。

乘輿幸江表，以起居郎兼给事中，直学士院，同群司居守。驾还，迁中书舍人。上将内禅，前数日手诏追崇皇太子所生父，文若既书黄，因过周必大诵圣德，而疑名称未安，归白宰相，请更黄，堂吏不可，文若执不已，宰相以闻。诏改称本生亲，寻又改宗室子偁，其后诏称皇兄。

孝宗嗣位，张浚以右府都督江、淮军事，文若时以疾请外，除敷文阁待制，知汉州，寻改都督府参赞军事。浚使行边按守备，多所罢行者。未还，除知鼎州，改江州。

明年，浚入相，都督府罢。其冬，金复大人，官军悉戍淮。文若谓上流当严兵备，以定民志，奏籍乡丁五万，训练有法，人倚以固。解严，和余大起，郡之数八万，文若以民劳，坚请得减什三。旋请祠，章三上未



报。

乾道元年卒，年六十。赠左通奉大夫。

李焘字仁甫，眉州丹棱人，唐宗室曹王之后也。父中登第，知仙井监。焘甫冠，愤金仇未报，著反正议十四篇，皆救时大务。绍兴八年，擢进士第。调华阳簿，再调雅州推官。改秩，知双流县。仕族张氏子居丧而争产，焘曰：“若忍坠先训乎？盍归思之。”三日复来，迄悔艾无讼。又有不白其母而鬻产者，焘置之理，豪强敛迹。于是以馀暇力学。

焘耻读王氏书，独博极载籍，搜罗百氏，慨然以史自任，本朝典故尤悉力研核。仿司马光资治通鉴例，断自建隆，迄于靖康，为编年一书，名曰长编，浩大未毕，仍效光体为百官公卿表。史官以闻，诏给札来上。制置王刚中辟干办公事。

知荣州。荣因溪为隍，夏秋率苦水潦，焘筑防捍之。除潼川府路转运判官，入境，劾守令不职者四人。县多聚敛，焘括一路财赋额，通有无，酌三年中数，定为科约，上之朝，颁之州县。

乾道三年，召对，首举艺祖治身、治家、治官、治史典故，以为恢复之法，乞增置谏官，许六察言事，请练兵，毋增兵，杜诸将私献，核军中虚籍。

除兵部员外郎兼礼部郎中。会庆节上寿，在郊礼散斋内，议权作乐，焘言：“汉、唐祀天地，散斋四日，致斋三日，建隆初郊亦然。自崇宁、大观法周礼祭天地，故前十日受誓戒。今既合祭，宜复汉、唐及建隆旧制，庶几两得。”诏垂拱上寿止乐，正殿为北使权用。正除礼部郎中，言中兴祭礼未备，请以开宝通礼、嘉祐因革礼、政和新仪令太常寺参校同异，修成祭法。

四年，上续通鉴长编，自建隆至治平，凡一百八卷。时乾道新历成，焘言：“历不差不改，不验不用。未差无以知其失，未验无以知其是。旧历多差，不容不改，而新历亦未有天验，乞申饬历官讨论。”五年，迁秘书

少监兼权起居舍人，寻兼实录院检讨官。

子屋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焘素谓唐三百年不愧此科者惟刘去华，心慕之，尝以所著通论五十篇见蜀帅张焘，欲应诏，不偶而止。其友晁公遯以书勉之，焘答以当修此学，必不从此举。既不克躬试，于是命二子屋、塾习焉。至是，吏部尚书汪应辰荐屋文行可应诏，故有是命。

左相陈俊卿出知福州，右相虞允文任恢复事，更张旧典。宰相以焘数言事，不乐，焘遂请去。除直显谟阁、湖北转运副使，陛辞，以欲速变古为戒。

又奏：“禹贡九州，荆田第八，赋乃在三，人功既修，遂超五等。今田多荒芜，赋亏十八。”上命之条画。既至，奏：“京湖之民结茅而庐，筑土而坊，佣牛而犁，杂种而殖，谷苗未立，睥睨已多，有横加科敛者。今宜宽侵冒之禁，依乾德诏书止输旧税，广收募之术，如咸平、元丰故事，劝课有劳者推恩。”诏从之。总饷吕游问入奏焘摄其事。

岁饥，发鄂州大军仓振之，僚属争执不可，焘曰：“吾自任，不以累诸君。”寻如数偿之。游问返，果劾焘专，上止令具析，不之罪也。

八年，直宝文阁，帅潼川兼知泸州，首葺石门堡以扼夷人，奏乞戒茶马司市叙州鞣糜马母溢额，戒官民毋于夷、汉禁山伐木造舟，奏移锁水于开边旧池，皆报可。

淳熙改元，被召，适城中火，上章自劾。提刑何熙志奏焚数不实，且言长编记魏王食肥彘，语涉诬谤，上曰：“宪臣按奏火数失实，职也，何预国史？”命成都提刑李夔究火事，诏熙志贬二秩罢，焘止贬一秩。

焘及都门，乞祠，除江西运副，且许临遣。或劝以方被谗，无及时事，焘曰：“圣主全度如此，竭忠所以为报。”遂奏：“日食、地震皆阴盛，主敌国小人，不可不虑。”且申“无变古、无欲速”两言，又上快箴，引太祖罢朝悔乘快决事以谏，上曰：“朕当揭之座右。”进秘阁修撰、权同修国史、权实录院同修撰。

焘为左史时，尝乞复行明堂礼，谓“南郊、明堂初无隆杀，合视圜坛，特免出郊浮费。”至是申言之，诏集议，嬖幸沮止。其后周必大为礼部尚

书，申其说，始克行。权礼部侍郎。

七月壬戌，雷震太祖庙柱，坏鸱尾，有司旋加修缮。焘奏非所以畏天变，当应以实。上谕大臣：“焘爱朕，屡进说言。”赐金紫。尝请正太祖东向之位。

四年，驾幸太学，以执经特转一官。焘论两学释奠：从祀孔子，当升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苏轼，黜王安石父子；从祀武成王，当黜李勣。众议不叶，止黜王秀而已。真拜侍郎，仍兼工部。

徽宗实录置院已久，趣上奏篇，焘荐吕祖谦学识之明，召为秘书郎兼检讨官。夜直宣引，奏：“近者蒙气蔽日，厥占不肖者禄，股肱耳目宜谨厥与。”赐坐。欲起，又留赐饮、赐茶。寻诏监视太史测验天文。

九月丁酉，日当夜食，焘为社坛祭告官，伐鼓礼废，特举行。屋既中制科，为秘书省正字，寻迁著作郎兼国史实录院编修检讨官。父子同主史事，搢绅荣之。

焘感上知遇，论事益切，每集议，众莫敢发言，独条陈可否无所避。近臣复举其次子塾应制科，以阁试不中程黜。屋偶考上舍试卷，发策问制科，为御史所劾，语连及焘，屋罢，焘亦知常德府。

初，政和末，澧、辰、沅、靖四州置营田刀弩手，募人开边，范世雄等附会扰民，建炎罢之。乾道间，有建请复置者，焘为转运使，尝奏不当复，已而提刑尹机迫郡县行之，田不能给。焘至是又申言之，请度田立额，且约帅臣张栻列奏，诏从之。境多茶园，异时禁切商贾，率至交兵，焘曰：“官捕茶贼，岂禁茶商？”听其自如，讫无警。

累表乞闲，提举兴国宫。秋，明堂大礼成，以其首议，复除敷文阁待制。顷之，屋、塾继亡，上欲以吏事纾焘忧，起知遂宁府。

七年，长编全书成，上之，诏藏秘阁。焘自谓此书宁失之繁，无失之略，故一祖八宗之事凡九百七十八卷，卷第总目五卷。依照宁修三经例，损益修换四千四百馀事，上谓其书无愧司马迁。焘尝举汉石渠、白虎故事，请上称制临决，又请冠序，上许之，竟不克就。

又奏：“陛下即位二十馀年，志在富强，而兵弱财匮，与‘教民七年可

以即戎者’异矣。”一日，召对延和殿，讲臣方读陆贽奏议，焘因言：“贽虽相德宗，其实不遇。今遇陛下，可谓千载一时。”遂举贽所言切于今可举而行者数十事，劝上力行之。上有功业不足之叹，焘曰：“功业见乎变通，人事既修，天应乃至。”进敷文阁直学士<sup>[2]</sup>，提举佑神观兼侍讲、同修国史。荐尤袤、刘清之十人为史官。

十年七月，久旱，进祖宗避殿减膳求言故事，上亟施行。丁丑雨。一日宣对，焘言：“外议陛下多服药，罕御殿，宫嫔无时进见，浮费颇多。”上曰：“卿可谓忠爱，顾朕老矣，安得此声。近惟葬李婕妤用三万缗，他无费也。”遂因转对，乞用祖宗故事召宰执赴经筵。

太史言十一月朔，日当食心八分。焘复条上古今日食是月者三十四事，因奏之曰：“心，天王位，其分为宋。十一月于卦为复，方潜阳时，阴气乘之，故比他食为重，非小人害政，即敌人窥中国。”明日对延和殿，又及晋何曾讥武帝无经国远图。

十一年春，乞致仕，优诏不允。上数问其疾增损，给事中宇文价传上旨，焘曰：“臣子恋阙，非老病，忍乞骸骨。”因叩价时事，勉以忠荃。又闻四川乞减酒课额，犹手札赞庙堂行之。

病革，除敷文阁学士，致仕。命下，喜曰：“事了矣。”口占遗表云：“臣年七十，死不为夭，所恨报国缺然。愿陛下经远以艺祖为师，用人以昭陵为则。”辞气舒徐，乃卒，年七十。

上闻嗟悼，赠光禄大夫。他日谓宇文价曰：“朕尝许焘大书‘续资治通鉴长编’七字，且用神宗赐司马光故事，为序冠篇，不谓其止此。”

焘性刚大，特立独行。早著书，桧尚当路，桧死始闻于朝。暨在从列，每正色以订国论。张栻尝曰：“李仁甫如霜松雪柏。无嗜好，无姬侍，不殖产。平生生死文字间。”长编一书用力四十年，叶适以为春秋以后才有此书。

有易学五卷，春秋学十卷，五经传授、尚书百篇图、大传杂说<sup>[3]</sup>、七十二子名籍各一卷，文集五十卷，奏议三十卷，四朝史稿五十卷，通论十卷，南北攻守录三十卷，七十二候图、陶潜新传并诗谱各三卷，历代宰

相年表、唐宰相谱、江左方镇年表、晋司马氏本支〔4〕、齐梁本支、王谢世表、五代将帅年表合为四十一卷。

谥文简，累赠太师、温国公。子屋、堊、塾、壁、臺。屋著作郎，堊夔州路提点刑狱，壁、臺皆执政，别有传。

论曰：执羔宿德雅度，在经筵，忠忱启沃，以口舌相高为戒。希吕刚直恳切，有古引裾风。良祐力止泛使，惧开衅端，忤旨窜斥而甘心焉。李浩独不造秦熿，陈囊以呈身为耻，文若讥休兵，胡沂斥阍宦，其清风苦节，终始弗渝。高、孝之世，李焘耻读王氏书，掇拾礼文残缺之余，粲然有则，长编之作，咸称史才，然所掇拾，或出野史，春秋传疑传信之法然欤！

### 【校勘记】

- 〔1〕且门章安在 疑“门”字误，钱士升南宋书卷三四本传改作“且问章安在”，疑是。
- 〔2〕敷文阁直学士 “直”字原脱，据周必大周益国文忠公集平园续稿卷二六李焘神道碑、南宋馆阁续录卷九补。
- 〔3〕大传杂说 此下原衍“各一卷”三字，据周益国文忠公集平园续稿卷二六李焘神道碑删。
- 〔4〕晋司马氏本支 “司马氏”原作“司马光”，据同上书同卷同篇、本书卷二〇四艺文志改。

# 宋史卷三百八十九

## 列传第一百四十八

尤袤 谢谔 颜师鲁 袁枢  
李椿 刘仪凤 张孝祥

尤袤字延之，常州无锡人。少颖异，蒋偕、施垌呼为奇童。入太学，以词赋冠多士，寻冠南宫。绍兴十八年，擢进士第。尝为泰兴令，问民疾苦，皆曰：“邵伯镇置顿，为金使经行也，使率不受而空厉民。漕司输藁秸，致一束数十金。二弊久莫之去。”乃力请台闾奏免之。县旧有外城，屡残于寇，颓毁甚，袤即修筑。已而金渝盟，陷扬州，独泰兴以有城得全。后因事至旧治，吏民罗拜曰：“此吾父母也。”为立生祠。

注江阴学官，需次七年，为读书计。从臣以靖退荐，召除将作监簿。太宗正阙丞，人争求之，陈俊卿曰：“当予不求者。”遂除袤。虞允文以史事过三馆，问谁可为秘书丞者，金以袤对，亟授之。张栻曰：“真秘书也。”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迁著作郎兼太子侍读。

先是，张说自阁门入西府，士论鼎沸，从臣因执奏而去者数十人，袤率三馆上书谏，且不往见。后说留身密奏，于是梁克家罢相，袤与秘书少监陈騂各与郡。袤得台州，州五县，有丁无产者输二年丁税，凡万有三千家。前守赵汝愚修郡城工才什三，属袤成之。袤按行前筑，殊卤莽，亟命更筑，加高厚，数月而毕。明年大水，更筑之，塘正直水冲，城赖以不没。

会有毁褒者，上疑之，使人密察，民诵其善政不绝口，乃录其东湖四诗归奏。上读而叹赏，遂以文字受知。除淮东提举常平，改江东。江东旱，单车行部，核一路常平米，通融有无，以之振贷。

朱熹知南康，讲荒政，下五等户租五斗以下悉蠲之，褒推行于诸郡，民无流殍。进直秘阁，迁江西漕兼知隆兴府。屡请祠，进直敷文阁，改江东提刑。

梁克家荐褒及郑侨以言事去国，久于外，当召，上可之。召对，言：“水旱之备惟常平、义仓，愿预饬有司随市价禁科抑，则人自乐输，必易集事。”除吏部郎官、太子侍讲，累迁枢密检正兼左谕德。轮对，又申言民贫兵怨者甚切。

夏旱，诏求阙失，褒上封事，大略言：“天地之气，宣通则和，壅遏则乖；人心舒畅则悦，抑郁则愤。催科峻急而农民怨；关征苛察而商旅怨；差注留滞，而士大夫有失职之怨；廩给朘削，而士卒有不足之怨；奏献不时报，而久系囚者怨；幽枉不获伸，而负累者怨；强暴杀人，多特贷命，使已死者怨；有司买纳，不即酬价，负贩者怨。人心抑郁所以感伤天和者，岂特一事而已。方今救荒之策，莫急于劝分，输纳既多，朝廷吝于推赏。乞诏有司检举行之。”

高宗崩前一日，除太常少卿。自南渡来，恤礼散失，事出仓卒，上下罔措，每有讨论，悉付之褒，斟酌损益，便于今而不戾于古。

当定庙号，褒与礼官定号“高宗”，洪迈独请号“世祖”。褒率礼官颜师鲁、郑侨奏曰：“宗庙之制，祖有功，宗有德。艺祖规创大业，为宋太祖，太宗混一区夏，为宋太宗，自真宗至钦宗，圣圣相传，庙制一定，万世不易。在礼，子为父屈，示有尊也。太上亲为徽宗子，子为祖而父为宗，失昭穆之序。议者不过以汉光武为比，光武以长沙王后，布衣崛起，不与哀、平相继，其称无嫌。太上中兴，虽同光武，然实继徽宗正统，以子继父，非光武比。将来祔庙在徽宗下而称祖，恐在天之灵有所不安。”诏群臣集议，褒复上议如初，迈论遂屈。诏从礼官议。众论纷然。会礼部、太常寺亦同主“高宗”，谓本朝创业中兴，皆在商丘，取“商高宗”，实

为有证。始诏从初议。建议事堂，令皇太子参决庶务。袤时兼侍读，乃献书，以为：“储副之位，止于侍膳问安，不交外事；抚军监国，自汉至今，多出权宜。乞便恳辞以彰殿下之令德。”

台臣乞定丧制，袤奏：“释老之教，矫诬褻渎，非所以严宫禁、崇几筵，宜一切禁止。”灵驾将发引，忽定配享之议，洪迈请用吕颐浩、韩世忠、赵鼎、张俊。袤言：“祖宗典故，既祔然后议配享，今忽定于灵驾发引一日前，不集众论，惧无以厌伏勋臣子孙之心。宜反覆熟议，以俟论定。”奏入，诏未预议官详议以闻，继寝之，卒用四人者。时杨万里亦谓张浚当配食，争之不从，补外。进袤权礼部侍郎兼同修国史侍讲，又兼直学士院。力辞，上听免直院。

淳熙十四年，将有事于明堂，诏议升配，袤主绍兴孙近、陈公辅之说，谓：“方在几筵，不可配帝，且历举郊岁在丧服中者凡四，惟元祐明堂用吕大防请，升配神考，时去大祥止百馀日，且祖宗悉用以日易月之制，故升侑无嫌。今陛下三年之丧，高宗虽已祔庙，百官犹未吉服，诘可近违绍兴而远法元祐升侑之礼？请俟丧毕议之。”诏可。

孝宗尝论人才，袤奏曰：“近召赵汝愚，中外皆喜，如王藺亦望收召。”上曰：“然。”一日论事久，上曰：“如卿才识，近世罕有。”次日语宰执曰：“尤袤甚好，前此无一人言之，何也？”兼权中书舍人，复诏兼直学士院，力辞，且荐陆游自代，上不许。时内禅议已定，犹未谕大臣也。是日谕袤曰：“旦夕制册甚多，非卿孰能为者，故处卿以文字之职。”袤乃拜命，内禅一时制册，人服其雅正。

光宗即位，甫两句，开讲筵，袤奏：“愿谨初戒始，孜孜兴念。”越数日，讲筵又奏：“天下万事失之于初，则后不可救。书曰：‘慎厥终，惟其始。’”又历举唐太宗不私秦府旧人为戒。又五日讲筵，复论官制，谓：“武臣诸司使八阶为常调，横行十三阶为要官，遥郡五阶为美职，正任六阶为贵品，祖宗待边境立功者。近年旧法顿坏，使被坚执锐者积功累劳，仅得一阶；权要贵近之臣，优游而历华要，举行旧法。”姜特立以为议已，言者固以为周必大党，遂与祠。



绍熙元年，起知婺州，改太平州，除焕章阁待制，召除给事中。既就职，即昌言曰：“老矣，无所补报。凡贵近营求内除小碍法制者，虽特旨令书请，有去而已，必不奉诏。”甫数日，中贵四人希赏，欲自正使转横行，袁缴奏者三，竟格不下。

兼侍讲，人对，言：“愿上谨天戒，下畏物情，内正一心，外正五事，澄神寡欲，保毓太和，虚己任贤，酬酢庶务。不在于劳精神、耗思虑、屑屑事为之末也。”

陈源除在京宫观，耶律适嘿除承宣使，陆安转遥郡，王成特补官，谢渊、李孝友赏转官，吴元充、夏永寿迁秩，皆论驳之，上并听纳。

韩侂胄以武功大夫、和州防御使用应办赏直转横行，袁缴奏，谓：“正使有止法，可回授不可直转。侂胄勋贤之后，不宜首坏国法，开攀援之门。”奏入，手诏令书行，袁复奏：“侂胄四年间已转二十七年合转之官，今又欲超授四阶，复转二十年之官，是朝廷官爵专徇侂胄之求，非所以为摩厉之具也。”命遂格。

上以疾，一再不省重华宫，袁上封事曰：“寿皇事高宗历二十八年如一日，陛下所亲见，今不待倦勤以宗社付陛下，当思所以不负其托，望勿惮一日之勤，以解都人之惑。”后数日，驾即过重华宫。

侍御史林大中以论事左迁，袁率左史楼钥论奏，疏入，不报，皆封驳不书黄。耶律适嘿复以手诏除承宣使，一再缴奏，辄奉内批，特与书行。袁言：“天下者祖宗之天下，爵禄者祖宗之爵禄，寿皇以祖宗之天下传陛下，安可私用祖宗爵禄而加于公议不允之人哉？”疏入，上震怒，裂去后奏，付前二奏出。袁以后奏不报，使吏收阁，命遂不行。

中宫谒家庙，官吏推赏者百七十有二人，袁力言其滥，乞痛裁节，上从之。尝因登对，专论废法用例之弊，至是复申言之。除礼部尚书。驾当诣重华宫，复以疾不出，率同列奏言：“寿皇有免到宫之命，愿力请而往，庶几可以慰释群疑，增光孝治。”后三日，驾随出，中外欢呼。

兼侍读，上封事曰：“近年以来，给舍、台谏论事，往往不行，如黄裳、郑汝谐<sup>〔1〕</sup>事迁延一月，如陈源者奉祠，人情固已惊愕，至姜特立召，尤

为骇闻。向特立得志之时，昌言台谏皆其门人，窃弄威福，一旦斥去，莫不诵陛下英断。今遽召之，自古去小人甚难，譬除蔓草，犹且复生，况加封植乎？若以源、特立有劳，优以外任，或加锡赉，无所不可。彼其闲废已久，含愤蓄怨，待此而发，悦复呼之，必将潜引党类，力排异己，朝廷无由安静。”

时上已属疾，国事多舛，袤积忧成疾，请告，不报。疾笃乞致仕，又不报，遂卒，年七十。遗奏大略劝上以孝事两宫，以勤康庶政，察邪佞，护善类。又口占遗书别政府。明年，转正奉大夫致仕。赠金紫光禄大夫。

袤少从喻樗、汪应辰游。樗学于杨时，时，程颐高弟也。方乾道、淳熙间，程氏学稍振，忌之者目为道学，将攻之。袤在掖垣，首言：“夫道学者，尧、舜所以帝，禹、汤、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设教。近立此名，诋訾士君子，故临财不苟得所谓廉介，安贫守分所谓恬退，择言顾行所谓践履，行己有耻所谓名节，皆目之为道学。此名一立，贤人君子欲自见于世，一举足且入其中，俱无得免，此岂盛世所宜有？愿徇名必责其实，听言必观其行，人才庶不坏于疑似。”孝宗曰：“道学岂不美之名，正恐假托为奸，使真伪相乱尔。待付出戒敕之。”袤死数年，侂胄擅国，于是禁锢道学，贤士大夫皆受其祸，识者以袤为知言。

尝取孙绰遂初赋以自号，光宗书扁赐之。有遂初小藁六十卷、内外制三十卷。嘉定五年，谥文简。子斐、槩。孙焯，礼部尚书。

谢澔字昌国，临江军新喻人。幼敏惠，日记千言，为文立成。绍兴二十七年，中进士第，调峡州夷陵县主簿，未上，抚之乐安多盗，监司檄澔摄尉，条二十策，大要使其徒相纠而以信赏随之，群盗果解散。金渝盟，诸军往来境上，选行县事，有治办声。

改吉州录事参军。囚死者旧瘞以鞵，往往暴骨。澔白郡，取船官弃材以棺敛之。郡民陈氏僮窃其篋以逃，有匿之者。陈于官，词过其实，

反为匿僮者所诬。帅龚茂良怒，欲坐以罪，澔为书白茂良，陈氏获免，茂良亦以是知之。

岁大侵，饥民万馀求廩，官吏罔措。澔植五色旗，分部给柴，顷刻而定。知袁州分宜县。县积负于郡数十万，岁常赋外，又征缗钱二万馀，澔乃疏其弊于诸监司，请免之。以母忧去。寻丁父忧，服阙，除干办行在诸司粮料院。迁国子监簿，寻擢监察御史。奏减袁州分宜、秀州华亭月桩钱。

澔里居时，创义役法，编为一书，至是上之。诏行其法于诸路，民以为便。

迁侍御史，再迁右谏议大夫兼侍讲。讲尚书，言于上曰：“书，治道之本，故观经者当以书为本。”上曰：“朕最喜伊尹、傅说所学，得事君之道。”澔曰：“伊、傅固然，非成汤、武丁信用之，亦安能致治！”因论及边事，上有乘机之谕，澔曰：“机会虽不可失，举事亦不可轻。”上尝问曰：“闻卿与郭雍游，雍学问甚好，岂曾见程颐乎？”澔奏：“雍父忠孝尝事颐，雍盖得其传于父。”上遂封雍为颐正先生。

光宗登极，献十箴，又论二节三近：所当节者曰宴饮，曰妄费；所当近者曰执政大臣，曰旧学名儒，曰经筵列职。除御史中丞，权工部尚书。请祠，以焕章阁直学士知泉州，又辞，提举太平兴国宫而归。绍熙五年，卒，年七十四，赠通议大夫。

澔为文仿欧阳修、曾巩。初居县南之竹坡，名其燕坐曰良斋，人称良斋先生。周必大荐士，及澔姓名，孝宗曰：“是谓良斋者耶？朕见其性学渊源<sup>〔2〕</sup>五卷而得之”云。

颜师鲁字几圣，漳州龙溪人。绍兴中，擢进士第，历知莆田、福清县。尝决水利滞讼，辟陂洫绵四十里。岁大侵，发廩劝分有方而不遏籴价，船粟毕凑，市籴更平。郑伯熊为常平使，荐于朝，帅陈俊卿尤器重之。召为官告院，迁国子丞，除江东提举。时天雨土，日青无光，都人相

惊，师鲁陛辞，言：“田里未安，犴狱未清，政令未当，忠邪未辨，天不示变，人主何繇省悟！愿诏中外，极陈得失，求所以答天戒，销患未形。”上趣其言。

寻改使浙西。役法敝甚，细民至以鸡豚鬻榻折产力，遇役辄破家。师鲁下教属邑，预正流水籍，稽其役之序，宽比限，免代输，咸便安之。盐课岁百巨万，本钱久不给，亭灶私鬻，禁不可止，刑辟日繁。师鲁搏帑缙，尽偿宿负，戒官吏毋侵移，比旁路课独最。上谓执政曰：“儒生能办事如此。”予职直秘阁。农民有垦旷土成田未及受租者，奸豪多为己利，师鲁奏：“但当正其租赋，不应绳以盗种法，失勸农重本意。”奏可，遂著为令。

入为监察御史，遇事尽言，无所阿挠。有自外府得内殿宣引，且将补御史阙员，师鲁亟奏：“宋璟召自广州，道中不与杨思勗交一谈。李鄲耻为吐突承璀所荐，坚辞相位不拜。士大夫未论其才，立身之节，当以璟、鄲为法。今其人朋邪为迹，人所切齿，纵朝廷乏才，宁少此辈乎？臣虽不肖，羞与为伍。”命乃寝。继累章论除职帅藩者：“比年好进之徒，平时交结权幸，一纤郡绂，皆掊克以厚包苴，故昔以才称，后以贪败。”上出其疏袖中，行之。

十年，繇太府少卿为国子祭酒。初，上谕执政择老成端重者表率太学，故有是命。首奏：“宜讲明理学，严禁穿凿，俾廉耻兴而风俗厚。”师鲁学行素孚规约，率以身先，与诸生言，孳孳以治己立诚为本，艺尤异者必加奖劝，由是人知飭励。上闻之喜曰：“颜师鲁到学未久，规矩甚肃。”除礼部侍郎，寻兼吏部。

有旨改官班，特免引见。师鲁献规曰：“祖宗法度不可轻弛，愿始终持久，自强不息。”因言：“赐带多滥，应奉微劳，皆得横金预外朝廷会，如观瞻何？且臣下非时之赐，过于优隆；梵舍不急之役，亦加锡赉。虽南帑封桩不与大农经费，然无功劳而概与之，是弃之也。万一有为国制变御侮，建功立事者，将何以旌宠之？”高宗丧制，一时典礼多师鲁裁定，又与礼官尤袤、郑侨上议庙号，语在袤传。

诏充遗留礼信使。初，显仁遗留使至金，必令簪花听乐。师鲁陛辞，言：“国势今非昔比，金人或强臣非礼，誓以死守。”沿途宴设，力请彻乐。至燕山，复辞簪花执射。时孝宗以孝闻，师鲁据经陈谊，反复慷慨，故金终不能夺。

迁吏部侍郎，寻除吏部尚书兼侍讲，屡抗章请老，以龙图阁直学士知泉州。台谏、侍从相继拜疏，引唐孔戣事以留行。内引，奏言：“愿亲贤积学，以崇圣德，节情制欲，以养清躬。”在泉因任，凡阅三年，专以恤民宽属邑为政，始至即蠲舶货，诸商贾胡尤服其清。再起知泉州，以绍熙四年卒于家，年七十五。

师鲁自幼庄重若成人，孝友天至。初为番禺簿，丧父以归，扶柩航海，水程数千里，甫三日登于岸，而飓风大作，人以为孝感。常曰：“穷达自有定分，枉道希世，徒丧所守。”故其大节确如金石，虽动与俗情不合，而终翕然信服。嘉泰二年，诏特赐谥曰定肃。

袁枢字机仲，建之建安人。幼力学，尝以修身为弓赋试国子监，周必大、刘珙皆期以远器。试礼部，词赋第一人，调温州判官，教授兴化军。

乾道七年，为礼部试官，就除太学录，轮对三疏，一论开言路以养忠孝之气，二论规恢复当图万全，三论士大夫多虚诞、饶荣利。张说自阁门以节钺签枢密，枢方与学省同僚共论之，上虽容纳而色不怡。枢退诣宰相，示以奏疏，且曰：“公不耻与佞等伍邪？”虞允文愧甚。枢即求外补，出为严州教授。

枢常喜诵司马光资治通鉴，苦其浩博，乃区别其事而贯通之，号通鉴纪事本末。参知政事龚茂良得其书，奏于上，孝宗读而嘉叹，以赐东官及分赐江上诸帅，且令熟读，曰：“治道尽在是矣。”

他日，上问袁枢今何官，茂良以实对，上曰：“可与寺监簿。”于是以大宗正簿召登对，即因史书以言曰：“臣窃闻陛下尝读通鉴，屡有训词，

见诸葛亮论两汉所以兴衰，有‘小人不可不去’之戒，大哉王言，垂法万世。”遂历陈往事，自汉武而下至唐文宗偏听奸佞，致于祸乱。且曰：“固有诈伪而似诚实，佞而似忠鯁者，苟陛下日与图事于帷幄中，进退天下士，臣恐必为朝廷累。”上顾谓曰：“朕不至与此曹图事帷幄中。”枢谢曰：“陛下之言至此，天下之福也。”

迁太府丞。时士大夫颇有为党与者。枢奏曰：“人主有偏党之心，则臣下有朋党之患。比年或谓陛下宠任武士，有厌薄儒生之心，猜疑大臣，亲信左右，内庭行庙堂之事，近侍参军国之谋。今虽总权纲，专听览，而或壅蔽聪明，潜移威福。愿可否惟听于国人，毁誉不私于左右。”上方锐意北伐，示天下以所向。枢奏：“古之谋人国者，必示之以弱，苟陛下志复金仇，臣愿蓄威养锐，勿示其形。”复陈用宰执、台谏之术。

时议者欲制宗室应举锁试之额，限添差岳祠，减臣僚荐举，定文武任子，严特奏之等，展郊禋之岁，缓科举之期，枢谓：“此皆近来从窄之论，人君惟天是则，不可行也。”遂抗疏劝上推广大以存国体。

兼国史院编修官，分修国史传。章惇家以其同里，宛转请文饰其传，枢曰：“子厚为相，负国欺君。吾为史官，书法不隐，宁负乡人，不可负天下后世公议。”时相赵雄总史事，见之叹曰：“无愧古良史。”

权工部郎官，累迁兼吏部郎官。两淮旱，命廉视真、扬、庐、和四郡。归陈两淮形势，谓：“两淮坚固则长江可守，今徒知备江，不知保淮，置重兵于江南，委空城于淮上，非所以戒不虞。瓜洲新城，专为退保，金使过而指议，淮人闻而叹嗟。谁为陛下建此策也？”

迁军器少监，除提举江东常平茶盐，改知处州，赴阙奏事。枢之使淮入对也，尝言：“朋党相附则大臣之权重，言路壅塞则人主之势孤。”时宰不悦。至是又言：“威权在下则主势弱，故大臣逐台谏以蔽人主之聪明；威权在上则主势强，故大臣结台谏以遏天下之公议。今朋党之旧尚在，台谏之官未正纪纲，言路将复荆榛矣。”

除吏部员外郎，迁大理少卿。通州民高氏以产业事下大理，殿中侍御史冷世光纳厚赂曲庇之，枢直其事以闻，人为危之。上怒，立罢世光，

以朝臣劾御史，实自枢始。手诏权工部侍郎，仍兼国子祭酒。因论大理狱案请外，有予郡之命，既而贬两秩，寝前旨。光宗受禅，叙复元官，提举太平兴国宫、知常德府。

宁宗登位，擢右文殿修撰、知江陵府。江陵濒大江，岁坏为巨浸，民无所托。楚故城楚观在焉，为室庐，徙民居之，以备不虞。种木数万，以为捍蔽，民德之。寻为台臣劾罢，提举太平兴国宫。自是三奉祠，力上请制，比之疏傅、陶令。开禧元年，卒，年七十五。

自是闲居十载，作易传解义及辩异、童子问等书藏于家。

李椿字寿翁，洺州永年<sup>[3]</sup>人。父升，进士起家。靖康之难，升翼其父，以背受刃，与长子俱卒。椿年尚幼，薰殡佛寺，深窳而详识之；奉继母南走，艰苦备尝，竭力以养。以父泽，补迪功郎，历官至宁国军节度推官。治豪民伪券，还陈氏田，吏才精强，人称之。

张浚辟为制司准备差遣，常以自随。椿奔走淮甸，绥流民，布屯戍，察庐、寿军情，相视山水砦险要，周密精审，所助为多。

隆兴元年春，诸将有以北讨之议上闻者，事下督府，椿方奉檄至巢，亟奏记浚曰：“复仇伐敌，天下大义，不出督府而出诸将，况藩篱不固，储备不丰，将多而非才，兵弱而未练，议论不定，纵得其地，未易守也。”既而师出无功。

浚尝叹实才之难，椿曰：“岂可厚诬天下无人，唯不恶逆耳而甘逊志，则庶其肯来耳。”浚复除右相，椿知事不可为，劝之去。明年春，浚出视师，椿曰：“小人之党已胜，公无故去朝廷，踪迹必危。”复申前说甚苦。浚心是之，而自以宗臣任天下之重，不忍决去，未几果罢。

监登闻鼓院，有所不乐，请通判廉州以归。未上，召对，知鄂州。请行垦田，复户数千，旷土大辟。

移广西提点刑狱，狱未竟者，一以平决之，释所疑数十百人。奏罢昭州金坑，禁仕者毋市南物。移湖北漕，适岁大侵，官强民振粟，且下其

价，米不至，益艰食。椿损所强桀数而不遏其直，未几米舟湊集，价减十三。每行部，必前期戒吏具州县所当问事列为籍，单车以行，所至取吏卒备使令。凡以例致馈，一不受，言事者请下诸道为式。

召为吏部郎官，论广西盐法，孝宗是其说，遂改法焉。除枢密院检详。小吏持南丹州莫酋表，求自宜州市马者，因签书张说以闻。椿谓：“邕远宜近，故迁之，岂无意？今莫氏方横，奈何道之以中国地里之近？小吏妄作，将启边衅，请论如法。”说怒，椿因求去，上慰谕令安职。

迁左司，复请外，除直龙图阁、湖南运副。兼请十三事，同日报可，大者减桂阳军月桩钱万二千缗，损民税折银之直，民刻石纪之。

除司农卿。椿会大农岁用米百七十万斛，而省仓见米仅支一二月，叹曰：“真所谓国非其国矣。”力请岁储二百万斛为一年之蓄。

择临安守，椿在议中，执政或谓其于人无委曲，上曰：“正欲得如此人。”遂兼临安府，视事三月，竟以权幸不便解去。椿在朝，遇事辄言，执政故不悦。及是转对，又言：“君以刚健为体而虚中为用，臣以柔顺为体而刚中为用。陛下得虚中之道，以行刚健之德矣。在廷之臣，未见其能以刚中守柔顺而事陛下者也。”执政滋不悦，出知婺州。

会诏市牛筋，凡五千斤。椿奏：“一牛之筋才四两，是欲屠二万牛也。”上悟，为收前诏。

除吏部侍郎，又极言闾寺之盛，曰：“自古宦官之盛衰，系国家兴亡。其盛也，始则人畏之，甚则人恶之，极则群起而攻之。汉、唐勿论，靖康、明受之祸未远，必有以裁制之，不使至极，则国家免于前日之患，宦官亦保其富贵。门禁宫戒之外，勿得预外事，严禁士大夫兵将官与之交通。”上闻靖康、明受语，蹙頞久之，曰：“幼亦闻此。”因纳疏袖中以入。最后极言：“当预边备，如欲保淮，则楚州、盱眙、昭信、濠梁、涡口、花靛<sup>[4]</sup>、正阳、光州皆不可以不守；如欲保江，则高邮、六合、瓦梁、濡须、巢湖、北峡亦要地也。”

以病请祠，不许，面请益力，乃除集英殿修撰、知宁国府，改太平州，赐尚方珍剂以遣。既至，力图上流之备，请选将练习，缓急列舰，上可以



援东关、濡须，下可以应采石。

年六十九，上章请老，以敷文阁待制致仕。越再岁，上念湖南兵役之余，欲镇安之，谓椿重厚可倚，命待制显谟、知潭州、湖南安抚使。累辞不获，乃勉起，至则抚摩凋瘵，气象一如盛时。复酒税法，人以为便。岁旱，发廩劝分，蠲租十一万，糴常平米二万，活数万人。

潭新置飞虎军，或以为非便，椿曰：“长沙一都会，控扼湖、岭，镇抚蛮徭<sup>[5]</sup>，二十年间，大盗三起，何可无一军？且已费县官缗钱四十二万，何可废耶？亦在驭之而已。”未几，复告归，进敷文阁直学士致仕，朝拜命，夕登舟，归老野塘上。

椿年十五岁避地南来，贫无以为养，不得专力于学。年三十始学易，其言于朝廷，措诸行事，皆易之用。巖然有守，存心每主于厚，尤恶佛老邪说。

淳熙十年，卒，年七十三。朱熹尝铭其墓，谓其“逆知得失，不假著龟”，“不阿主好，不诡时誉”云。

刘仪凤，字韶美，普州人。少以文谒左丞冯澥，澥甚推许，遂知名。绍兴二年，登进士第。抱负倜傥，不事生产，于仕进恬如也。擢第十年，始赴调，尉遂宁府之蓬溪，监资州资阳县酒税，为果州、荣州掾。

绍兴二十七年，有旨令侍从荐士，起居郎赵逵举仪凤，称其“富有词华，恬于进取”。宰执上其名，上曰：“蜀人道远，文学行义有可用者，不由论荐，何缘知之？前此蜀仕宦者例多隔绝，不得一至朝廷，殊可惜也。”自秦桧专权，深抑蜀士，故上语及之。寻除诸王宫大小学教授。召试馆职，辞以久离场屋，改国子监丞。宰相以其名士，迁秘书丞、礼部员外郎。所草笺奏，以典雅称。

孝宗受禅，议上“光尧寿圣”尊号册宝，有欲俟钦宗服除者，太常博士林栗谓：“唐宪宗上顺宗册宝在德宗服中，不必避，备乐而不作可也。”仪凤独上议曰：“谨按上尊号事属嘉礼，累朝必俟郊祀庆成然后举行。

太上皇帝为钦宗备礼终制，见于诏书。议者引宪宗故事，考之唐史，自武德以来，皆用易月之制，与本朝事体大相远也。乞候钦宗终制，检举以行，则国家盛美，主上事亲情实称矣。”议者虽是其言，然谓事亲当权宜而从厚，竟用栗议，仪凤复争辨不已。寻兼国史院编修官兼权秘书少监。乾道元年，迁兵部侍郎兼侍讲。

仪凤在朝十年，每归即匿其车骑，扃其门户，客至，无亲疏皆不得见，政府累月始一上谒，人尤其傲，奉入，半以储书，凡万馀卷，国史录无遗者。御史张之纲论仪凤录四库书本以传私室，遂斥归蜀。

三年十二月，辅臣进前侍从当复职者，上曰：“刘仪凤无罪，可与复集英殿修撰。”起知邛州，未上，改汉州、果州，罢归。淳熙二年十二月丙申，卒，年六十六。

仪凤苦学，至老不倦，尤工于诗。然颇慕晋人简傲之风，不乐与庸辈接，故平生多蹭蹬，一跌遂不振云。

张孝祥字安国，历阳乌江人。读书一过目不忘，下笔顷刻数千言。年十六，领乡书，再举冠里选。绍兴二十四年，廷试第一。时策问师友渊源，秦垓与曹冠皆力攻程氏专门之学，孝祥独不攻。考官已定垓冠多士，孝祥次之，曹冠又次之。高宗读垓策皆秦桧语，于是擢孝祥第一，而垓第三，授承事郎、签书镇东军节度判官。谕宰相曰：“张孝祥词翰俱美。”

先是，上之抑垓而擢孝祥也，秦桧已怒，既知孝祥乃祁之子，祁与胡寅厚，桧素憾寅，且唱第后，曹泳揖孝祥于殿庭，以请婚为言，孝祥不答，泳憾之。于是风言者诬祁有反谋，系诏狱。会桧死，上郊祀之二日，魏良臣密奏散狱释罪，遂以孝祥为秘书省正字。故事，殿试第一人，次举始召，孝祥第甫一年得召由此。

初对，首言乞总揽权纲以尽更化之美。又言：“官吏忤故相意，并缘文致，有司观望锻炼而成罪，乞令有司即改正。”又言：“王安石作日录，

一时政事，美则归己。故相信任之专，非特安石。臣惧其作时政记，亦如安石专用己意，乞取已修日历详审是正，黜私说以垂无穷。”从之。

迁校书郎。芝生太庙，孝祥献文曰原芝，以大本未立为言，且言：“芝在仁宗、英宗之室，天意可见，乞早定大计。”迁尚书礼部员外郎，寻为起居舍人、权中书舍人。

初，孝祥登第，出汤思退之门，思退为相，擢孝祥甚峻。而思退素不喜汪澈，孝祥与澈同为馆职，澈老成重厚，而孝祥年少气锐，往往陵拂之。至是澈为御史中丞，首劾孝祥奸不在卢杞下，孝祥遂罢，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于是汤思退之客稍稍被逐。

寻除知抚州。年未三十，莅事精确，老于州县者所不及。孝宗即位，复集英殿修撰，知平江府。事繁剧，孝祥剖决，庭无滞讼。属邑大姓并海囊橐为奸利，孝祥捕治，籍其家得谷粟数万。明年，吴中大饥，迄赖以济。

张浚自蜀还朝，荐孝祥，召赴行在。孝祥既素为汤思退所知，及受浚荐，思退不悦。孝祥入对，乃陈“二相当同心戮力，以副陛下恢复之志。且靖康以来惟和战两言，遗无穷祸，要先立自治之策以应之。”复言：“用才之路太狭，乞博采度外之士以备缓急之用。”上嘉之。

除中书舍人，寻除直学士院兼都督府参赞军事。俄兼领建康留守，以言者改除敷文阁待制，留守如旧。会金再犯边，孝祥陈金之势不过欲要盟。宣谕使劾孝祥落职，罢。

复集英殿修撰、知静江府、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治有声绩，复以言者罢。俄起知潭州，为政简易，时以威济之，湖南遂以无事。复待制，徙知荆南、荆湖北路安抚使。筑寸金堤<sup>[6]</sup>，自是荆州无水患，置万盈仓以储诸漕之运。

请祠，以疾卒，孝宗惜之，有用才不尽之叹。进显谟阁直学士致仕，年三十八。

孝祥俊逸，文章过人，尤工翰墨，尝亲书奏劄，高宗见之，曰：“必将名世。”但渡江初，大议惟和战，张浚主复仇，汤思退祖秦桧之说力主和，

孝祥出入二人之门而两持其说，议者惜之。

论曰：尤袤学本程颐，所谓老成典刑者，立朝抗论，与人主争是非，不允不已，而能令终完节，难矣。谢谔、颜师鲁、袁枢临民则以治辨闻，立朝则启沃忠谏，各举乃职，为世师表。李椿、刘仪凤言论节概，著于行事。张孝祥早负才峻，莅政扬声，迨其两持和战，君子每叹息焉。

### 【校勘记】

- [1] 郑汝谐 原作“郑汝楷”，据本书卷三九三黄裳传、楼钥攻媿集卷二八郑汝谐除权吏部侍郎改。
- [2] 性学渊源 原作“圣学渊源”，据杨万里诚斋集卷一二一谢公神道碑、周必大周益国文忠公集卷六八谢谔神道碑改。
- [3] 永年 原作“永平”，据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九四李椿墓志铭、诚斋集卷一一六李侍郎传改。
- [4] 花厠 原作“花压”，据朱文公文集卷九四李椿墓志铭、诚斋集卷一一六李侍郎传改。
- [5] 镇抚蛮徭 “徭”，诚斋集卷一一六李侍郎传、朱文公文集卷九四李椿墓志铭均作“徭”。
- [6] 寸金堤 原作“守金堤”，据本书卷三九七吴猎传、张孝祥于湖居士文集附录张安国传及宣城张氏信谱传改。



# 宋史卷三百九十

## 列传第一百四十九

李衡 王自中 家愿 张纲 张大经  
蔡洸 莫濛 周淙 刘章 沈作宾

李衡字彦平，江都人。高祖昭素仕至侍御史。衡幼善博诵，为文操笔立就。登进士第，授吴江主簿。有部使者怙势作威，侵刻下民，衡不忍以敲扑迎合，投劾于府，拂衣而归。后知溧阳县，专以诚意化民，民莫不敬。夏秋二税，以期日榜县门，乡无府吏迹，而输送先他邑办。因任历四年，狱户未尝系一重囚。

隆兴二年，金犯淮堧，人相惊曰：“寇深矣！”官沿江者多送其孥，衡独自浙右移家入县，民心大安。盗猾起旁境，而溧阳靖晏自如。帅汪澈、转运使韩元吉等列上治状，诏进一秩，寻召入为监察御史。历司封郎中、枢密院检详，出知温、婺、台三州，惟婺尝莅其治。加直秘阁，而衡引年乞身，恳恳不休，上累却其奏，除秘阁修撰致仕。上思其朴忠，旋召落致仕，除侍御史，以老固辞，不获命。差同知贡举。会外戚张说以节度使掌兵柄，衡力疏其事，谓“不当以母后肺腑为人择官”，廷争移时。改除起居郎，衡曰：“与其进而负于君，孰若退而合于道。”章五上，请老愈力，上知不可夺，仍以秘撰致仕。时给事中莫济不书敕，翰林周必大不草制，右正言王希吕亦与衡相继论奏，同时去国，士为四贤诗以纪之。衡后定居昆山，结茅别墅，杖屦徜徉，左右惟二苍头，聚书逾万卷，号曰

“乐庵”，卒，年七十九。

衡自宣和间入辟雍，同舍有赵孝孙者，洛人也，其父实师程颐，家学有源，劝衡读论语曰：“学非记诵辞章之谓，所以学圣贤也，不可有丝毫伪实处，方可以言学。”衡心佩其训，虽博通群书而以论语为根本。临没，沐浴冠栉，愀然而逝。周必大闻之曰：“世谓潜心释氏，乃能达死生，衡非逃儒入释者，而临终超然如此，殆几孔门所谓闻道者欤。”

王自中字道甫，温州平阳人。少负奇气，自立崖岸，繇是忤世。乾道四年，议遣归正人，自中伏丽正门争论，且言：“今内空无贤，外空无兵，当搜罗豪俊，广募忠力，以图中原。”坐斥徽州，放还。淳熙中，登进士第，主舒州怀宁簿。严州分水令。

枢密使王藺荐，召对，帝壮其言，将改秩为籍田令，又俾举所知，且向用矣，以谏疏罢。自中本韩彦古客，王藺既荐之，上大喜。韩彦直、彦质辈恐其为彦古报仇，力请交结于自中；而密达意近习，谓“自中受彦古赂，伏阙上书荐彦古为相”。上遣人物色其事，中书舍人王信恒惧自中入台将不利于王淮，知彦直辈潜已行，亟请对，探上意；退即走白右正言蒋继周。继周方敢劾奏，读至“受赂伏阙”处，上曰：“卿可谓中其膏肓。”继周奏：“臣非不知孤踪忤王藺，但不敢旷职。”盖欲并中藺以媚淮，上但喜继周善论事，不知曲折如此。

通判鄂州，道除知光化军，改信州，丁内艰，服阙，还朝。光宗即位，迎谓曰：“朕得卿名于寿皇，留为郎可乎？”言者不置。主管冲佑观，起知邵州、兴化军，命下而自中已病，庆元五年八月，卒，年六十。

家愿字处厚，眉山人。父勤国，庆历、嘉祐间与从兄安国、定国同从刘巨游，与苏轼兄弟为同门友。王安石久废春秋学，勤国愤之，著春秋新义。熙宁、元丰诸人纷更，而元祐诸贤矫枉过正，勤国忧之，为筑室，

作室喻，二苏读之敬叹。

愿弱冠游京师，以广文馆进士登第，时绍圣元年也。廷策进士，中书侍郎李清臣拟进策问，力诋元祐之政，愿答策惟以守九年之所已行者为言。时门下侍郎苏辙尝上疏辨策问，举汉武帝事，触上怒待罪，愿未及知也，因见辙，诵所对，惊喜曰：“故人子道同志合，犹若是也。”杨畏覆考，专主熙宁、元丰，取毕渐为第一，愿遂居下第。辙寻出守汝，而国论大变矣。

元符三年，以日食求言，愿时为普州乐至令，应诏上言，极论时政凡万言，其大要有十：一曰谨始以正本，二曰敬德以格天，三曰谨好恶以防小人，四曰审信任以辨君子，五曰开言路以来直谏，六曰详听言以观事实，七曰破党议以存至公，八曰登硕德以服天下，九曰从宽厚以尽人才，十曰崇名节以厚士风。疏上不报。崇宁元年，诏籍元祐、元符上书人姓名，愿以选人籍入邪下等，谪监华州西岳庙。时当改京秩，迄不改，禁锢不调凡十年。大观四年，彗星出，降赦，党禁解，始改秩，调知双流县。通判文州。郡守郑行纯凭内侍势自恣，罢蕃夷互市，启边隙。愿争之，不从，径下令复其旧。守怒，交章互奏，俱报罢。而愿以曾入党籍，谪英州酒税，量移黄州，数年始予祠。兴元帅臣王庶荐自代，通判果州。靖康初，左丞冯澥荐备谏列，除开封府工曹，京城失守，不克赴。高宗南渡，擢知阆州。会张浚谋大举，愿谓浚厉兵足谷以俟机会，浚不悦，以便旨移彭州。有论边防书，名曰罪言。守彭之明年，乞骸骨以归，卒。

方苏辙之读愿策，谓愿少年能不为进取计，异时当以直道闻，恨不及见，辙之言至是而验。淳祐间，愿曾孙大酉侍讲经筵，因从容及之，上改容嘉叹，宣取所上书，又亲书“西社同门友，元符上书人”十大字以赐。

愿同郡杨恂，丹稜<sup>[1]</sup>人也，字信仲。元丰五年，登进士第。元符初，知广都县，与愿同时上书，语甚切直。越三年，亦同入党籍邪下第五等。其书以火不存。



张纲字彦正，润州丹阳人。入太学，以上舍及第。释褐，徽宗知纲三中最先<sup>[2]</sup>，特除太学正，迁博士，除校书郎。入对，论：“君子小人溷轂，询言试事则邪正自别。小人得志邀功生事，祸有不可胜言者。今用事者大言罔上，风俗侈靡，背本趋末，日甚一日。宜以祖考躬行之教为法，天下有不化矣。”上称善。论事与蔡京不相合，挤之去，主管玉局观。久之还故官，兼修国朝会要、校正御前文字。迁著作佐郎、屯田司勋郎。

初，朝议遣童贯、蔡攸使朔方，纲力论不可出师状，不报。及金渝盟犯京阙，命纲分守四壁，旋解严，诏登陴足月者迁。纲曰：“主忧臣辱，义当尔，顾因此受赏邪？”卒不自言。出为两浙提刑，移江东。池将王进剽悍恣睢，曹官以小过违忤，遂钉手于门。事闻，诏纲乘传穷竟。时国势未安，诸将往往易朝廷，进拥甲骑数百突至纲前，纲叱进阶下，即按问，罪立具，自是无越法者。以左司召，权监察御史。请令郡邑月具系囚存亡数，申提刑司，岁终校多寡行殿最。进起居舍人，改中书舍人。建言乞依祖宗法命大臣兼领史事，诏宰臣吕颐浩监修国史，著为令。

试给事中。大将有以军中田不均乞不收租，朝廷将从之，纲执不可。会推恩元祐党籍家，有司无限制，自陈者纷至。纲建议以崇宁所刻九十八人为正<sup>[3]</sup>。自军兴后，小人多乘时召乱，历五年而怨家告讐者众。纲谓非所以广好生之德，乞自蔽囚，后有告勿受。宗室令愿特转太中大夫，纲言：“庶官超转侍从非法，且自崇宁以来官职不循资任，致纲纪大坏，今方丕变其俗，奈何以令愿故复违旧章。”诏以次官命词，舍人王居正复执不行，命遂寝。宣抚使张俊驻师九江，遣营卒以书至瑞昌，县令郭彦章揣知卒与狱囚通，乃械系之。俊诉于朝，彦章坐免。纲言：“近时州县吏多献谏当路，彦章不随流俗，是能奉法守职，今不奖而黜，何以示劝？”

除给事中。侍御史魏玘劾纲，提举太平观。进徽猷阁待制，引年致仕。秦桧用事久，纲卧家二十年绝不与通问。桧死，召为吏部侍郎兼侍读。初讲诗关雎，因后妃淑女事，历陈文王用人，寓意规戒。上曰：“久

不闻博雅之言，今日所讲析理精详，深启朕心。”纲言：“比年监司资浅望轻，请择七品以上清望官，或曾任郡守有治状者为之，庶位望既重，材能已试，可举其职。”从之。权吏部尚书。时以彗出东方，诏求言。纲奏：“求言易，听察难。宜命有司详审章奏，必究极其情，无事苟简。”除参知政事。高宗频谕辅臣宽恤民力，盖怨秦桧苛政，期安黎庶。纲乃摘其切于利民八十事，标以大指，乞镂版宣布中外，于是人皆昭知上德意。告老，以资政殿学士知婺州，寻致仕。高宗幸建康，纲朝行宫。孝宗登极，召纲陪祀南郊，以老辞不至，诏嘉之，命所在州郡恒存问，仍赐羊酒，卒，年八十四。

纲常书座右曰：“以直行己，以正立朝，以静退高天下。”其笃守如此。初谥文定，吏部尚书汪应辰论驳之，孙釜再请，特赐曰章简。釜，庆元间为谏官，力排道学诸贤，累官至签书枢密院事。

张大经字彦文，建昌南城人。绍兴十五年，中进士第，宰吉之龙泉，有善政。诸司列荐，赐对便殿，出知仪真。时两淮监司、帅守多兴事邀功，大经独以平易近民，民咸德之。提举湖南常平，提点湖北刑狱，寻移江东。他路有巨豪犯法，狱久不竟，命移属大经。豪挟权势求脱，大经卒正其罪。孝宗重风宪之选，命条上部使者十人，上独可大经，召见，上曰：“朕十人中得卿一人，以卿风力峻整。”遂除监察御史，命下，中外耸叹。

大经首陈士风培克、偷惰、诞慢、浮虚四弊。时理官间多居外，大经奏非便，乃作舍寺庭。迁大理少卿，守殿中侍御史。言：“今日不治，由大臣不任责。”又言：“诸路荒政不实，飞蝗颇多。愿益加恐惧，申飭大臣，俾内而百官有司输忠谏、修厥职，外而监司守臣察贪理冤、去苛敛、宽民力。”上皆嘉纳。因论近习韩侂荐士，上曰：“此亦无害。昔杨得意为狗监，亦尝荐司马相如。”大经奏：“彼何人斯，使得荐士，将恐无廉耻者望风希旨，伤毁士俗。”后数日，上谓大经曰：“卿前所论韩侂，朕思之

诚是也。”又论宦者董璪暴横，将命淮甸，所至诛求，且自号“董阎罗”。上曰：“然，人皆言之。”即依奏镌罢，窜南康军。除侍御史。上宣谕曰：“卿论事得体，且详练。”大经遂言：“土风未厚，吏治未肃，民力未苏，和气未应，皆由人心未正。愿察公正，明义利，以彰好恶，抑浮薄，去贪刻，则莫不靡然洗濯，一归于正。”上称善再三。又言：“监司治民之本，不可限以资格。”上纳其言，即选四寺丞同时临遣。试右谏议大夫兼侍讲。请通漕臣之计，以补州郡之有无；拘户绝之租，以广常平之储待；严赃罪改正法，以惩贪黷；收外路辟阙归吏部，以杜私谒而通孤寒。

秋旱，诏求言。大经极言：“人心不和有以致之。民力竭而愁叹多，军士贫而怨嗟众，二者当今大弊。州县之间，绢帛多折其估，米粟过收其赢，关市苛征，榷酤峻禁。中外兵帅多出贵幸之门，营利自丰，素召众怨，教阅灭裂，军容不整。且近习甲第名园，越法逾制，别墅列肆，在在有之，非赂遗何以济欲？愿陛下疏斥儉腐，抑绝幸门，垂意人主之职，责成宰辅，一提其纲，则天下事必有能办之者。”俄而池司郝政降充统制官，殿帅补外，盖用其言也。

除礼部尚书兼侍读。大经屡请祠，上曰：“卿公廉必能为朕牧民。”以徽猷阁学士知建宁府。未几，移镇绍兴，辞不拜，予祠。进龙图阁学士，告老，以通奉大夫致仕。方主眷未衰，抗疏引去，人方之孔戣。寿逾八帙，绍熙五年，宁宗即位，进正议大夫，降诏抚问，赐银奩药茗。庆元四年七月，疾革，语诸子曰：“吾目可瞑，吾爱君忧国之心不可泯。”无一语及私。卒，年八十九。讣闻，上甚悼之，赠银青光禄大夫，谥简肃。

蔡洸，字子平，其先兴化仙游人，端明殿学士襄之后，徙雪川。父伸，左中大夫。洸以荫补将仕郎，中法科，除大理评事，迁寺丞，出知吉州。召为刑部郎，徙度支，以户部郎总领淮东军马钱粮、知镇江府。会西溪卒移屯建康，舳舻相衔。时久旱，郡民筑陂渚水灌溉，漕司檄郡决之，父老泣诉。洸曰：“吾不忍获罪百姓也。”却之。已而大雨，漕运通，

岁亦大熟。民歌之曰：“我漭我水，以灌以溉。俾我不夺，蔡公是赖。”就除司农少卿，言：“镇江三邑税户客户输丁各异，请为一体，不得自为同异。所输丁绢，依和买之直，计尺折纳，人给一钞，官自买绢起发，公私皆便。”上嘉纳。以户部侍郎召，试吏部尚书，移户部。上谓侍臣曰：“朕以版曹得人为喜。”洸常言“财无渗漏则不可胜用”。未几求去，除徽猷阁学士、知宁国府。陛辞赐坐，上慰劳曰：“卿面有火色，风证也，朕有二方赐卿。”洸谢，即奉祠以归。卒，年五十七。

洸事亲孝，曾祖襄未易名，力请于朝，赐谥忠惠。所得奉，每以振亲戚之贫者，去朝之日，囊无馀资，至售所赐银鞍鞞治行，人服其清洁云。

莫濛字子蒙，湖州归安人。以祖荫补将仕郎，两魁法科，累官至大理评事、提举广南市舶。张子华以赃败，朝廷命濛往鞫之，濛正其罪。又言秦熿、郑时中受子华赂，计直数千缗。还朝，除大理寺正。吏部火，连坐者数百人，久不决，命濛治之。濛察其最可疑者留于狱，出馀人为耳目以踪迹之，约三日复来，遂得其实，系者乃得释。黄州倅奏亲擒盗五十馀人，上命濛穷竟，既至，咸以冤告。濛命囚去桎梏，引倅至庭，询窃发之由，斗敌之所，远近时日悉皆牴牾，折之，语塞。濛具正犯数人奏上，馀释之。上谕辅臣曰：“莫濛非独晓刑狱，可俾理金谷。”除户部员外郎。

朝廷遣濛措置浙西、江淮沙田芦场，上语之曰：“得此可助经费，归日以版曹处卿。”濛多方括责，得二百五十三万七千馀亩。言者论其丈量失实，征收及贫民，责监饶州景德镇。起知光化军。谍知金渝盟，郡乏舟，众以为虑，濛力为办集，及敌犯境，民赖以济。时饷馈急，除淮南转运判官，濛迁延不之任，右司谏梁仲敏劾其慢命，罢官勒停。宣谕使汪澈为言于上，复旧职，召见，上谕曰：“朕常记向措置沙田甚不易。”濛谢曰：“职尔，不敢避怨。”上曰：“使任责者人人如卿，天下何事不成。”

除湖北转运判官。未几，知鄂州，召除户部左曹郎中，出知扬州。

陛辞，上以城圯，命濂增筑。濂至州，规度城阨，分授诸将各刻姓名甃堞间，县重赏激劝，阅数月告成。除直宝文阁学士、大理少卿兼详定司敕令官，兼权知临安府。未几，假工部尚书使金贺正旦。金庭锡宴，濂以本朝忌日不敢簪花听乐，金遣人趣赴，濂坚执不从，竟不能夺。使还，除刑部侍郎，改工部侍郎兼临安府少尹，以言者罢。起知鄂州。卒于官，年六十一，赠正奉大夫。

周淙字彦广，湖州长兴人。父需，以进士起家，官至左中奉大夫。淙幼警敏，力学，宣和间以父任为郎，历官至通判建康府。绍兴三十年，金渝盟，边事方兴，帅守难其选，士夫亦惮行。首命淙守滁阳，未赴，移楚州，又徙濠梁。淮、楚旧有并山水置砦自卫者，淙为立约束，结保伍。金主亮倾国犯边，民赖以全活者不可胜计。除直秘阁，再任。孝宗受禅，王师进取虹县，中原之民翕然来归，扶老携幼相属于道。淙计口给食，行者犒以牛酒，至者处以室庐，人人感悦。张浚视师，驻于都梁，见淙谋，辄称叹，且曰：“有急，公当与我俱死。”淙亦感激，至谓“头可断，身不可去”。浚入朝，悉陈其状，上嘉叹不已，进直徽猷阁，帅维扬。

会钱端礼以尚书宣谕淮东，复以淙荐，进直显谟阁。时两淮经蹂躏，民多流亡，淙极力招辑，按堵如故。劝民植桑柘，开屯田，上亦专以属淙，屡赐亲札。淙奉行益力，进直龙图阁，除两浙转运副使。未几，知临安府，上言：“自古风化必自近始。陛下躬履节俭，以示四方，而贵近奢靡，殊不知革。”乃条上禁止十五事，上嘉纳之，降诏奖谕，赐金带。临安驻蹕岁久，居民日增，河流湫隘，舟楫病之，淙请疏浚。工毕，除秘阁修撰，进右文殿修撰，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以归。上念淙不忘，除敷文阁待制，起知宁国府，趣入奏，上慰抚愈渥。魏王出镇，移守婺州。明年春，复奉祠，亟告老。十月卒，年六十，积阶至右中奉大夫，封长兴县男。

刘章字文孺，衢州龙游人。少警异，日诵数千言，通小戴礼，四冠乡举。绍兴十五年廷对，考官定其级在三，迨进御，上擢为第一，授镇江军签判。是冬，入省为正字。明年，迁秘书郎兼普安、恩平两王府教授，迁著作佐郎。事王邸四岁，尽忠诚，专以经谊文学启迪掖导，受知孝宗自此始。秦桧当国，嫌不附己，风言者媒蘖其罪，出倅筠州。桧死，召为司封员外郎、检详枢密院文字兼玉牒检讨官。擢秘书少监、起居郎。使金还，除权工部侍郎，俄兼吏部、兼侍讲。郊祀毕，侍从，上庆成诗。

初，章在秘省，尝议郊庙礼文，当置局讨论，诏行其说。正迁吏部，御史论章使胥长买绢，高宗愕然曰：“刘章必无是事。”御史执不已，罢提举崇道观，举朝嗟郁。起居郎王佐讼其冤，亦坐绌。起知信州，未久，复请祠。孝宗受禅，念旧学，命知漳州，为谏议大夫王大宝所格。寻除秘阁修撰、敷文阁待制，召提举佑神观兼侍读，遂拜礼部侍郎。奏禁遏淫祀，仍于三朝史中删去道释、符瑞志，大略以为非春秋法。

朝廷议经略中原，调诸郡兵，民颇扰。少卿赵彦端指言非是。或潜彦端曰：“陛下究心大举，凡所图回，但资赵彦端一笑尔。”彦端惧不测。上因夜对问章曰：“闻卿监中有笑朕者。”章不知状，从容对曰：“圣主所为，人焉敢笑，若议论不同或有之。”上意颇解。彦端获免，人称章长者。诏询唐太宗所问魏征德仁功利优劣，章上疏淳复，且言：“太宗问征在贞观十六年，陛下宅天命十载于兹，原益加意，将越商、周绍唐、虞矣，太宗非难到也。”进权礼部尚书兼给事中。对选德殿，问章：“今年几而容貌未衰，颇尝学道否？”章拱对曰：“臣书生无他长，惟非俭自度。晏婴一狐裘三十年不易，人以为难，臣以为易。”上嘉叹久之。亲晷宸翰以赐，俾安职。章力告归，以显谟阁学士食祠禄。

淳熙元年，子之衡由御史、检法出守广德军，当陛辞，对便殿，问：“卿父学士安否？”抚劳再三，临退复谓曰：“卿归侍，为朕致此意。”旋遣阁门祗候苏曦至家宣问，拜端明殿学士，赐银绢四百匹。四年，上表告老，以资政殿学士致仕，卒，年八十，赠光禄大夫，谥曰靖文。章容状魁硕，以周密自守，出入两朝，被顾遇，未尝泄禁中一语。

沈作宾字宾王，世为吴兴归安人。以父任入仕，监饶州永平监，冶铸坚致，又承诏造雁翎刀，称上意，连进两资。中刑法科，历江西提刑司检法官，人为大理评事。改秩，通判绍兴府。帅守丘夔遇僚吏刚严，作宾从容裨赞，每济以宽。秩满，知台州，首访民疾苦，弛盐禁，宽租期，均徭役，更酒政，决滞狱，五十日间尽除前政之不便民者，邦人胥悦；而前守嫉其胜己，巧媒龔之，罢去。民请于朝，借留不遂，为立“留贤碑”。除大理正，亲嫌，改太府丞，迁刑部郎。

庆元初，历官至淮南转运判官，以治办闻。直华文阁，因其任。擢太府少卿，总领淮东军马钱粮，继升为卿。寻除直龙图阁，帅浙东，知绍兴府。入对，奏：“徽州、南康军月桩不如期，朝廷科降额，比年曰‘权免一次’，来年督促如初，适足启吏奸、重民害，乞明诏示。又楚州武锋一军已招三千五百余人，朝廷初欲减戍，数年未就纪律：一，主将望轻；二，郡守节制不为礼；三，训练不尽其能。愿令本州少假借，责之练习，期以岁月，考绩用成否，上于朝而黜陟之。”上嘉纳。韩侂胄方用事，族有居越者，私酿公行，作宾逮捕置于狱，而窜其奴。又论绍兴府和买事，语在食货志。

除两浙转运副使。入对，奏：“横官一司，岁拨经、总制钱为缗率四万有奇，丹雘未弊，加之涂饰，墙壁具存，从而创易，妄费固不足计，亡谓惊駭，非所以妥神灵、彰圣孝。今后有合营缮，闻于朝，下守臣稽核，画旨而后兴役。”上首肯再三，而修奉者不乐也。

除权工部侍郎，继兼户部侍郎。奏请修绍兴三十一年以前故事，复敕令所删修官五员以待选人有才者，又乞申严保伍法。以言者罢归，起知镇江府，除集英殿修撰，改知宁国府，除宝谟阁待制，知潭州，除户部侍郎兼详定敕令官。奏湖北当储粟，湖南当增兵。未几，除龙图阁待制，知平江府，请得节制许浦水军，诏可。郡有使臣，故海盗也，作宾使招诱其党，既至，慰勉之，锡衣物，又得强勇者几千人，置将以统之，号曰

“义士”；复募郡城内外恶少亦几千人，号曰“壮士”。衣粮器械皆视官军，而轻捷善斗过之，于是海道不警，市井无哗。寻命参赞督府，兼权镇江府。请留戍兵千人，又欲以江、闽新军二千人易旧军千人，备不虞。朝廷难之，遂请祠。言者继及之，复召为户部侍郎。军兴之余，国力殫耗，见存金谷，仅支旬日。作宾考逋负，梏吏奸，阅三月即有半年之储。充馆伴使，兼权工部尚书。

会临安阙知府事，时相欲奏用作宾，力辞。除权户部尚书，以母忧解，服阕，授显谟阁直学士、知建宁府。入觐，乞申严诡户之禁。除宝谟阁学士、江西安抚兼知隆兴府。奏部内南安、南康、龙泉三县，迫近溪峒，三县令尉及近峒之砦曰秀洲，曰北乡，曰莲塘，并永新县之胜乡砦，宜就委帅、宪两司择才辟置，量加赏格。又乞诏诸道监司分诣州郡，选禁军，精练阅，改刺其懦弱者为厢军。在郡搏钱二十馀万缗，僚属请献诸朝，作宾谓平生未尝献羨，以半归帅司犒师，半隶本府。除焕章阁学士、提举隆兴府玉隆万寿宫，进显谟阁学士致仕，卒于家，赠金紫光禄大夫。

论曰：李衡进退雍容，几于闻道。王自中、家愿奇迈危言，摧折弗悔，咸有可称。尝考宋之立国，元气在台谏。崇宁、大观而后，奸佞擅权，爵赏冒滥，驯至覆亡。高、孝重绳纠封驳之司，张纲抑令愆恩，大经劾韩侂、斥董璘，人人振扬风采，正气稍伸矣。时则有若洸、濛、淙、章、作宾，班班有善，同传亦宜。

## 【校勘记】

〔1〕丹稜 原作“丹陵”，据本书卷八九地理志一、太平寰宇记卷七四、舆地广记卷二九改。

〔2〕三中首选 “三”原作“五”，据张纲华阳集卷四〇张纲行状、洪迈华阳老人文集序改。



[3] 纲建议以崇宁所刻九十八人为正 “九”字原脱,据华阳集卷一八看详元祐党人状、卷四〇张纲行状补。

# 宋史卷三百九十一

## 列传第一百五十

周必大 留正 胡晋臣

周必大字子充，一字洪道，其先郑州管城人。祖诜，宣和中倅庐陵，因家焉。父利建，太学博士。必大少英特，父死，鞠于母家，母亲督课之。

绍兴二十年，第进士，授徽州户曹。中博学宏词科，教授建康府。除太学录，召试馆职，高宗读其策，曰：“掌制手也。”守秘书省正字。馆职复召试自此始。兼国史院编修官，除监察御史。

孝宗践祚，除起居郎。直前奏事，上曰：“朕旧见卿文，其以近作进。”上初御经筵，必大奏：“经筵非为分章析句，欲从容访问，裨圣德，究治体。”先是，左右史久不除，并记注壅积，必大请言动必书，兼修月进。乃命必大兼编类圣政所详定官，又兼权中书舍人。侍经筵，尝论边事，上以蜀为忧，对曰：“蜀民久困，愿诏抚谕，事定宜宽其赋。”应诏上十事，皆切时弊。

权给事中，缴驳不辟权幸。翟婉容位官吏转行碍止法，争之力，上曰：“意卿止能文，不谓刚正如此。”金索讲和时旧礼，必大条奏，请正敌国之名，金为之屈。

曾觌、龙大渊得幸，台谏交弹之，并迁知阁门事，必大与金安节不书黄，且奏曰：“陛下于政府侍从，欲罢则罢，欲贬则贬，独于二人委曲迁就，恐人言纷纷未止也。”明日宣手诏，谓：“给舍为人鼓扇，太上时小事，

安敢尔！”必大入谢曰：“审尔，则是臣不以事太上者陛下。”退待罪，上曰：“朕知卿举职，但欲破朋党、明纪纲耳。”旬日，申前命，必大格不行，遂请祠去。

久之，差知南剑州，改提点福建刑狱。入对，愿诏中外举文武之才，区别所长为一籍，藏禁中，备缓急之用。除秘书少监、兼直学士院，兼领史职。郑闻草必大制，上改窜其末，引汉宣帝事。必大因奏曰：“陛下取汉宣帝之言，亲制赞书，明示好恶。臣观西汉所谓社稷臣，乃鄙朴之周勃，少文之汲黯，不学之霍光。至于公孙弘、蔡义、韦贤，号曰儒者，而持禄保位，故宣帝谓俗儒不达时宜。使宣帝知真儒，何至杂伯哉？愿平心察之，不可有轻儒名。”上喜其精洽，欲与之日夕论文。

德寿加尊号，必大曰：“太上万寿，而绍兴未议文及近上表用嗣皇帝为未安。按建炎遥拜徽宗表，及唐宪宗上顺宗尊号册文，皆称皇帝。”议遂定。赵雄使金，赍国书，议受书礼。必大立具草，略谓：“尊卑分定，或较等威；叔侄亲情，岂嫌坐起！”上褒之曰：“未尝谕国书之意，而卿能道朕心中事，此大才也。”

兼权兵部侍郎。奏请重侍从以储将相，增台谏以广耳目，择监司、郡守以补郎官。寻权礼部侍郎、兼直学士院，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

一日，诏同王之奇、陈良翰对选德殿，袖出手诏，举唐太宗、魏征问对，以在位久，功未有成，治效优劣，苦不自觉，命必大等极陈当否。退而条陈：“陛下练兵以图恢复而将数易，是用将之道未至；择人以守郡国而守数易，是责实之方未尽。诸州长吏，倏来忽去，婺州四年易守者五，平江四年易守者四，甚至秀州一年而四易守，吏奸何由可察，民瘼何由可苏！”上善其言，为革二弊。江、湖旱，请捐南库钱二十万代民输，上嘉之。

兼侍讲，兼中书舍人。未几，辞直学士院，从之。张说再除签书枢密院，给事中莫济封还录黄，必大奏曰：“昨举朝以为不可，陛下亦自知其误而止之矣。曾未周岁，此命复出。贵戚预政，公私两失，臣不敢具草。”上批：“王曦疾速撰入。济、必大予官观，日下出国门。”说露章荐

济、必大，于是济除温州，必大除建宁府。济被命即出，必大至丰城称疾而归，济闻之大悔。必大三请祠，以此名益重。

久之，除敷文阁待制兼侍读、兼权兵部侍郎、兼直学士院。上劳之曰：“卿不迎合，无附丽，朕所倚重。”除兵部侍郎，寻兼太子詹事。奏言：“太宗储才为真宗、仁宗之用，仁宗储才为治平、元祐之用。自章、蔡沮士气，卒致裔夷之祸。秦桧忌刻，逐人才，流弊至今。愿陛下储才于闲暇之日。”

上日御毬场，必大曰：“固知陛下不忘阅武，然太祖二百年天下，属在圣躬，愿自爱。”上改容曰：“卿言甚忠，得非虞衡之变乎？正以仇耻未雪，不欲自逸尔。”升兼侍读，改吏部侍郎，除翰林学士。

久雨，奏请减后宫给使，宽浙郡积逋，命省部议优恤。内直宣引，论：“金星近前星，武士击毬，太子亦与，臣甚危之。”上俾语太子，必大曰：“太子人子也，陛下命以驱驰，臣安敢劝以违命，陛下勿命之可也。”

乞归，弗许。上欲召人与之分职，因问：“吕祖谦能文否？”对曰：“祖谦涵养久，知典故，不但文字之工。”除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进吏部兼承旨。诏礼官议明堂典礼，必大定圜丘合宫互举之议。被旨撰选德殿记及皇朝文鉴序。必大在翰苑凡六年，制命温雅，周尽事情，为一时词臣之冠。或言其再入也，实曾觌所荐，而必大不知。

除参知政事，上曰：“执政于宰相，固当和而不同。前此宰相议事，执政更无语，何也？”必大曰：“大臣自应互相可否。自秦桧当国，执政不敢措一辞，后遂以为当然。陛下虚心无我，大臣乃欲自是乎？惟小事不敢有隐，则大事何由蔽欺。”上深然之。久旱，手诏求言。宰相谓此诏一下，州郡皆乞振济，何以应之，约必大同奏。必大曰：“上欲通下情，而吾侪阻隔之，何以塞公论。”

有介椒房之援求为郎者，上俾谕给舍缴驳，必大曰：“台谏、给舍与三省相维持，岂可谕意？不从失体，从则坏法。命下之日，臣等自当执奏。”上喜曰：“肯如此任怨耶？”必大曰：“当予而不予则有怨，不当予而不予，何怨之有！”上曰：“此任责，非任怨也。”除知枢密院。上曰：“每见

宰相不能处之事，卿以数语决之，三省本未可辍卿也〔1〕。”

山阳旧屯军八千，雷世方乞止差镇江一军五千，必大曰：“山阳控扼清河口，若今减而后增，必致敌疑。扬州武锋军本屯山阳者，不若岁拨三千，与镇江五千同戍。”郭杲请移荆南军万二千永屯襄阳，必大言：“襄阳固要地，江陵亦江北喉襟。”于是留二千人。上谕以“金既还上京，且分诸子出镇，将若何？”必大言：“敌恫疑虚喝，正恐我先动。当镇之以静，惟边将不可不精择。”

拜枢密使。上曰：“若有边事，宣抚使惟卿可，他人不能也。”上诸军升差籍，时点召一二察能否，主帅悚激，无敢容私。创诸军点试法，其在外解发而亲阅之。池州李忠孝〔2〕自言正将二人不能开弓，乞罢军。上曰：“此枢使措置之效也。”金州谋帅，必大曰：“与其私举，不若明扬。”令侍从、管军荐举。或传大石林牙将加兵于金，忽鲁大王分据上京，边臣结约夏国。必大皆屏不省，劝上持重，勿轻动。既而所传果妄。上曰：“卿真有先见之明。”

淳熙十四年二月，拜右丞相。首奏：“今内外晏然，殆将二纪，此正可惧之时，当思经远之计，不可纷更欲速。”秀州乞减大军总制钱二万，吏请勘当，必大曰：“此岂勘当时耶？”立蠲之。封事多言大臣同异，必大曰：“各尽所见，归于一是，岂可尚同？陛下复祖宗旧制，命三省覆奏而后行，正欲上下相维，非止奉行文书也。”

高宗升遐，议用显仁例，遣三使诣金。必大谓：“今昔事殊，不当畏敌曲徇。”止之。贺正使至，或请权易淡黄袍御殿受书，必大执不可，遂为缟素服，就帷幄引见。十五年，思陵发引，援熙陵吕端故事，请行，乃摄太傅，为山陵使。明堂加恩，封济国公。

十一月，留身乞去，上奖劳再三。忽宣谕：“比年病倦，欲传位太子，须卿且留。”必大言：“圣体康宁，止因孝思稍过，何遽至倦勤。”上曰：“礼莫大于事宗庙，而孟飧多以病分诣；孝莫重于执丧，而不得自至德寿宫。欲不退休，得乎？朕方以此委卿。”必大泣而退。十二月壬申，密赐绍兴传位亲札。辛卯，命留身议定。二月壬戌，又命预草诏，专以奉几筵、侍

东朝为意。拜左丞相、许国公。参政留正拜右丞相。壬子，上始以内禅意谕二府。二月辛酉朔，降传位诏。翼日，上吉服御紫宸殿。必大奏：“陛下巽位与子，盛典再见，度越千古。顾自今不得日侍天颜。”因哽噎不能言，上亦泫然曰：“正赖卿等协赞新君。”

光宗问当世急务，奏用人、求言二事。三月，拜少保、益国公。李焮草二相制，抑扬不同，上召焮令帖麻改定，既而斥焮予郡。必大求去。

何澹为司业，久不迁，留正奏选之。澹憾必大而德正，至是为谏长，遂首劾必大。诏以观文殿大学士判潭州。澹论不已，遂以少保充醴泉观使。判隆兴府，不赴，复除观文殿学士、判潭州，复大观文。坐所举官以贿败，降荥阳郡公。复益国公，改判隆兴，辞，除醴泉观使。

宁宗即位，求直言，奏四事：曰圣孝，曰敬天，曰崇俭，曰久任。庆元元年，三上表引年，遂以少傅致仕。

先是，布衣吕祖泰上书请诛韩侂胄，逐陈自强，以必大代之。嘉泰元年，御史施康年劾必大首唱伪徒，私植党与，诏降为少保。自庆元以后，侂胄之党立伪学之名，以禁锢君子，而必大与赵汝愚、留正实指为罪首。

二年，复少傅。四年，薨，年七十有九。赠太师，谥文忠。宁宗题篆其墓碑曰“忠文耆德之碑”。

自号平园老叟，著书八十一种，有平园集二百卷。尝建三忠堂于乡，谓欧阳文忠修、杨忠襄邦乂、胡忠简铨皆庐陵人，必大平生所敬慕，为文记之，盖绝笔也。一子，纶。

留正字仲至，泉州永春人。六世祖从效，事太祖，为清远军节度使，封鄂国公。绍兴十三年，第进士，授南恩州阳江尉、清海军节度判官。

龚茂良守番禺，正言：“在法：劫盗赃满五贯死，海盗加等。小民饵利，率身陷重辟。请缕梓海上，使户知之。”民始知避。用茂良荐，赴都堂审察。宰相虞允文奇之，荐于上。得对，正言：“国家右文而略武备，

祖宗以天下全力用于西夏，承平日久，边不为备，至敌人长驱而不能支。今当改辙，使文武并用。”孝宗嘉叹，书劄中要语下三省施行。

知循州，陆辞，言：“士大夫名节不立，国家缓急无所倚仗。靖康金人犯阙，死义者少，因乱谋利者多。今欲恢复，当崇尚名节。”上益喜，明日谕辅臣：“留正奏事，议论耿耿，可与职事官。”除军器监簿，历官考功郎官。太常谥叶义问“恭简”，正覆谥，言：“义问将兵出疆，不知敌人情伪，及金犯边，督视寡谋，几至败事。”下太常更议，时论黜之。

擢起居舍人，寻权中书舍人。光宗自东宫朝，顾见正，谓左右曰：“修整如此，其人可知。”乃请于上，兼太子左谕德。正言：“记注进御，非设官本意。乞自今免奏御。”诏从之。

为中书舍人兼侍讲，兼权兵部侍郎，除给事中。张说子荐往视镇江战舰，挟势游观，沉舟溺卒，除知阁门事、枢密副承旨，正封还词头。洪邦直除御史，正言：“邦直为邑人所讼，不宜任风宪。”

兼权吏部尚书，言：“用人莫先论相。陛下志在恢复，而相位不能任辅赞。望精选人才，与图大计。”时相益不乐，以显谟阁直学士出知绍兴府。

侍御史范仲芑劾前帅赃六十万，有诏核责。正明其非辜，御史怒，并劾正，降显谟阁待制、提举玉隆万寿宫。寻复职。知赣州，奏减上供米，不报。及为相，蠲一万八千石。知隆兴府。

进龙图阁直学士、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平四蜀折租价，岁减酒课三十八万。乾道初，羌酋奴儿结越大渡河，据安静砦，侵汉地几百里。正密授诸将方略，擒奴儿结以归，尽俘其党，羌平。进敷文阁学士，寻诏赴行在。正在蜀以简素化民，归装仅书数箧，人服其清。

除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参知政事，同知枢密院事。孝宗密谕内禅意，拜右丞相。一日奏事，皇太子参决侍立，上顾谓太子曰：“留正纯诚可托。”

光宗受禅，主管左右春坊姜特立随龙恩擢知阁门事，声势浸盛。正列其招权预政状，乞斥逐，上意犹未决。会副参阙，特立谒正曰：“上以

丞相在位久，欲迁左相，叶翥、张杓当择一人执政，未知孰先？”正奏之，上大怒，诏特立提举兴国宫。孝宗闻之，曰：“真宰相也。”

绍熙元年，进左丞相。正谨法度，惜名器，豪发不可干以私。引赵汝愚首从班，卒与之共政。用黄裳为皇子嘉王翊善，世号得人。嘉王感疾，正言：“陛下只有一子，隔在宫墙外非便，乃令蚤正元良之位，入居东宫，则朝夕相见甚顺。”又奏：“太子，天下本。传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庙社稷。’汉文帝即位，即建太子。本朝皇子居冢嫡，有未出阁而正储位者。皇子嘉王既居冢嫡，出阁已久，宜早正储位，以定天下本。”再月不报。检汉文帝纪及本朝真宗立仁宗典故，并吕海、张方平两奏，节其要语缴奏。

上不豫，外议汹汹，正与同列间至福宁殿奏事，处分得宜，人情以安。进封申国公。上疾浸平，正乞归政，不许。

初，正帅蜀，虑吴氏世将，谋去之。至是，朝廷议更蜀帅，正言：“西边三将，惟吴氏世袭兵柄，号为‘吴家军’，不知有朝廷。”遂以户部侍郎丘霁行。及吴挺死，韩侂胄为吴氏地，使吴曦世袭。正力请留曦环卫，遣张诏代挺。后数岁，曦入蜀，卒稔变。

寿皇圣政成，进少保，封卫国公。李端友以椒房亲，手诏除郎，正缴还，上不纳，复执奏曰：“昔馆陶公主为子求郎，明帝不许。今端友依凭内援，恐累圣德。”姜特立除浙东副总管，寻召赴行在，正引唐宪宗召吐突承璀事，乞罢相。上批：“成命已行，朕无反汗，卿宜自处。”正待罪六和塔，奏言：“陛下近年，不知何人献把定之说，遂至每事坚执，断不可回。天下至大，机务至烦，事出于此，则人无异词，可以固执；事出于非，则众论纷起，必须惟是之从。臣恐自此以往，事无是非，陛下壹持把定之说，言路遂塞。”因缴进前后锡赉及告敕，待罪范村，乞归田里，不许。

寿圣太后将以冬至上尊号册宝，以正为礼仪使，摄太傅。于是上遣左司徐谊谕旨，正复入都堂视事。是行也，待罪凡一百四十日。册宝礼成，拜少傅，封鲁国公。正力辞。

五年正月，孝宗疾革，正数请车驾过宫。一日，上拂衣起，正引裾泣



諫，随至福宁殿门。正退上疏，言极激切。六月戊戌，孝宗崩，光宗以疾未能执丧，正率同列屡奏，乞早正嘉王储位，又拟指挥付学士院降诏。寻有手诏：“朕历事岁久，念欲退闲。”正得之始惧，请对，复不报。即出国门，上表请老，末曰：“愿陛下速回渊鉴，追悟前非，渐收人心，庶保国祚。”

正始议以上疾未克主丧，宜立皇太子监国；若终丧未倦勤，当复辟。设议内禅，太子可即位。时从臣郑湜奏与正同。既而赵汝愚以内禅请于宪圣，正谓：“建储诏未下，遽及此，他日必难处。”论既违，以肩舆逃去。及嘉王即位，尊皇帝为太上皇帝，以正为大行攒宫总护使，宁宗即位。入谢，复出。宪圣命速宣押，时汝愚亦以为请，上亲札，遣使召正还。

侍御史张叔椿请议正弃国之罚，乃徙叔椿吏部侍郎，而正复相。入贺，且请车驾一出，慰安都人心；及定寿康宫南向，撤去新增禁旅。诏悉从之。进少傅，屡辞不拜，奏言：“陛下勉徇群情，以登大宝，当遇事从简，示天下以不得已之意，实非颁爵之时。”

韩侂胄浸谋预政，数诣都堂，正使省吏谕之曰：“此非知阁日往来之地。”侂胄怒而退。会经筵晚讲赐坐，正执奏以为非，上不怿。侍御史黄度论马大同罪，正拟度补外，上知其情，除度右正言。正请推恩随龙人，上曰：“朕未见父母，可恩及下人耶？”积数事失上意，侂胄从而间之。八月，手诏正以少师、观文殿大学士判建康府。寻又以谏议大夫张叔椿言，落职。

庆元元年六月，诏正以上皇付正手诏八字进入，宣付史馆。复观文殿大学士。

初，刘德秀自重庆入朝，未为正所知，谒正客范仲黼请为言，正曰：“此人若留之班行，朝廷必不静。”乃除大理簿，德秀憾之。至是为谏议大夫，论正四大罪，褫职，自是弹劾无虚岁。以张釜言，责授中大夫、光禄卿，分司西京，邵州居住。明年，令自便。给事中谢源明封还录黄，量移南剑州，再许自便。

复光禄大夫、提举洞霄宫。上章乞纳禄，诏复元官职致仕。又以御史林采言，依旧官光禄大夫致仕。俄复观文殿学士、金紫光禄大夫。嘉泰元年，进封魏国公，复少师、观文殿大学士。开禧二年七月，薨，年七十八。赠太师。

正出处大致如绍熙去国，耻与姜特立并位而待罪近郊，五月复入，议者犹惜其去之不勇。首发大议，蚤正嘉王储位，遂致言者深文，指为弃国，岂弘毅有所不足耶？或问范仲黼：“留、赵二公处变不同如何？”仲黼曰：“赵，同姓之卿也；留则异姓之卿，反复之而不听，则去。”闻者以为名言。

有诗文、奏议、外制二十卷行于世。宝庆三年，谥忠宣。子恭、丙、端，皆为尚书郎。孙元英，工部侍郎；元刚，起居舍人。

胡晋臣字子远，蜀州人。登绍兴二十七年进士第，为成都通判。制置使范成大以公辅荐诸朝，孝宗召赴行在。入对，疏当今士俗、民力、边备、军政四弊。试学士院，除秘书省校书郎，迁著作佐郎兼右曹郎官。

轮对，论三事：一，无忽讲读官，以仁宗为法；二，责谏官以纠官邪，责宰相以抑奔竞；三，广听纳、通下情，以销未形之患。又极论近幸，上览奏色动。晋臣口陈甚悉，至论及两税折变，天威稍霁，首肯久之。

赵雄时秉政，手诏下中书问近幸姓名。晋臣翼日至中书，执政诘其故，晋臣曰：“近习招权，丞相岂不知之？”即条具大者以闻。上感悟，自是近习严惮。

晋臣以亲年高，求外补，知汉州，除潼川路提点刑狱，以忧去。服除再召，以五事见，曰：选将帅，广常平，治渠堰，更铨法，通楮币。上谓辅臣曰：“胡晋臣言可行。”

除度支郎，累迁侍御史。朱熹除兵部郎官，以病足未供职。侍郎林栗与熹论易不合，因奏熹不即受印为傲慢。晋臣上疏留熹而排栗，物论归重。

光宗嗣位，迁工部侍郎，除给事中，每以裁滥恩、惜名器为重，内降持不下，上嘉其有守，拜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正谢日，上命条上军政利害。既而朝重华宫，孝宗谓曰：“嗣君擢任二三大臣，深惬朕意，闻外庭亦无异词。”晋臣拜谢。

除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上自南郊后久不御朝，晋臣与丞相留正同心辅政，中外帖然。其所奏陈，以温清定省为先，次至亲君子、远小人、抑侥幸、消朋党，启沃剴切，弥缝缜密，人无知者。未几，薨于位，赠资政殿学士，谥文靖。

论曰：谋大事，决大议，非凝定有立者不能也。周必大、留正一时俱以相业称，然必大纯笃忠厚，能以善道其君，光、宁禅受之际，惧祸而去，其可为有立乎哉？若胡晋臣争论朱熹，则侃侃有守者也。

## 【校勘记】

- [1]三省本未可辍卿也 “未”原作“末”，据周必大周益国文忠公集附录卷二周必大行状、楼钥攻媿集卷九四周必大神道碑改。
- [2]李忠孝 同上二书同卷同篇作“李思孝”。

## 宋史卷三百九十二

### 列传第一百五十一

#### 赵汝愚 子崇宪

赵汝愚字子直，汉恭宪王元佐七世孙，居饶之余干县。

父善应，字彦远，官终修武郎、江西兵马都监。性纯孝，亲病，尝刺血和药以进。母畏雷，每闻雷则披衣走其所。尝寒夜远归，从者将扣门，遽止之曰：“无恐吾母。”露坐达明，门启而后入。家贫，诸弟未制衣不敢制，已制未服不敢服，一瓜果之微必相待共尝之。母丧，哭泣呕血，毁瘠骨立，终日俯首柩傍，闻雷犹起，侧立垂涕。既终丧，言及其亲，未尝不挥涕，生朝必哭于庙。父终肺疾，每膳不忍以诸肺为羞。母生岁值卯，谓卯兔神也，终其身不食兔。闻四方水旱，辄忧形于色。江、淮警报至，为之流涕，不食累日；同僚会宴，善应怅然曰：“此宁诸君乐饮时耶！”众为失色而罢。故人之孤女，贫无所归，善应聘以为己子妇。有尝同僚者死不克葬，子傭食他所，善应驰往哭之，归其子而予之贻，使葬焉。道见病者必收恤之，躬为煮药。岁饥，旦夕率其家人辍食之半，以饲饥者。夏不去草，冬不破壤，惧百虫之游且蛰者失其所也。晋陵尤袤称之曰：“古君子也。”既卒，丞相陈俊卿题其墓碣曰：“宋笃行赵公彦远之墓。”

汝愚早有大志，每曰：“丈夫得汗青一幅纸，始不负此生。”擢进士第一，签书宁国军节度判官，召试馆职，除秘书省正字。孝宗方锐意恢复，始见，即陈自治之策，孝宗称善，迁校书郎。知阁门张说擢签书枢密院事，汝愚不往见，率同列请祠，未报。会祖母讣至，即日归，因自劾，上不

加罪。

迁著作郎、知信州，易台州，除江西转运判官，入为吏部郎兼太子侍讲。迁秘书少监兼权给事中。内侍陈源有宠于德寿宫，添差浙西副总管。汝愚言：“祖宗以童贯典兵，卒开边衅，源不宜使居总戎之任。”孝宗喜，诏自今内侍不得兼兵职。旧制，密院文书皆经门下省，张说在西府，托言边机不宜泄。汝愚谓：“东西二府朝廷治乱所关，中书庶政无一不由东省，何密院不然？”孝宗命如旧制。

权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论知阁王抃招权预政，出抃外祠。以集英殿修撰帅福建，陛辞，言国事之大者四，其一谓：“吴氏四世专蜀兵，非国家之利，请及今以渐抑之。”进直学士、制置四川兼知成都府。诸羌蛮相挺为边患，汝愚至，悉以计分其势。孝宗谓其有文武威风，召还。光宗受禅，趣召未至，殿中侍御史范处义论其稽命，除知潭州，辞，改太平州。进敷文阁学士，知福州。

绍熙二年，召为吏部尚书。先是，高宗以宫人黄氏侍光宗于东宫，及即位为贵妃，后李氏意不能平。是年冬十一月郊，有司已戒而风雨暴至，光宗震惧，及斋宿青城，贵妃暴薨，驾还，闻之恚，是夕疾作。内侍驰白孝宗，孝宗仓卒至南内，问所以致疾之由，不免有所戒责。及光宗疾稍平，汝愚入对。上常以五日一朝孝宗于重华宫，至是往往以传旨免，至会庆节上寿，驾不出，冬至朝贺又不出，都人以为忧。汝愚往复规谏，上意乃悟。汝愚又属嗣秀王伯圭调护，于是两宫之情通。光宗及后俱诣北内，从容竟日。

四年，汝愚知贡举，与监察御史汪义端有违言。汝愚除同知枢密院事，义端言祖宗之法，宗室不为执政，诋汝愚植党沽名，疏上，不纳。又论台谏、给舍阴附汝愚，一切缄默，不报。论汝愚发策讥讪祖宗，又不报。汝愚力辞，上为徙义端军器监。给事中黄裳言：“汝愚事亲孝，事君忠，居官廉，忧国爱民，出于天性。义端实忌贤，不可以不黜。”上乃黜义端补郡，汝愚不获已拜命。未几，迁知枢密院事，辞不拜，有旨趣受告。汝愚对曰：“臣非敢久辞。臣尝论朝廷数事，其言未见用，今陛下过重

华，留正复相，天下幸甚。惟武兴未除帅，臣心不敢安。”上遂以张诏代领武兴军，汝愚乃受命。

光宗之疾生于疑畏，其未过宫也，汝愚数从容进谏，光宗出闻其语辄悟，入辄复疑。五年春，孝宗不豫，夏五月，疾日臻。光宗御后殿，丞相率同列入，请上诣重华宫侍疾，从臣、台谏继入，阁门吏以故事止之，不退。光宗益疑，起入内。越二日，宰相又请对，光宗令知阁门事韩侂胄传旨云：“宰执并出。”于是俱至浙江亭俟命。孝宗闻之忧甚，嗣秀王简丞相传孝宗意，令宰执复入。侂胄奏曰：“昨传旨令宰执出殿门，今乃出都门。”请自往宣押，汝愚等乃还第。

六月丁酉，夜五鼓，重华大阍扣宰执私第，报孝宗崩，中书以闻，汝愚恐上疑，或不出视朝，持其劄不上。次日，上视朝，汝愚以提举重华官关礼状进，上乃许过北内，至日昃不出，宰相率百官诣重华宫发丧。壬寅，将成服，留正与汝愚议，介少傅吴玘请宪圣太后垂帘暂主丧事，宪圣不许。正等附奏曰：“臣等连日造南内请对，不获。累上疏，不得报。今当率百官恭请，若皇帝不出，百官相与恸哭于宫门，恐人情骚动，为社稷忧。乞太皇太后降旨，以皇帝有疾，暂就宫中成服。然丧不可无主，祝文称‘孝子嗣皇帝’，宰臣不敢代行。太皇太后，寿皇之母也，请摄行祭礼。”盖是时正、汝愚之请垂帘也，以国本系乎嘉王，欲因帘前奏陈宗社之计，使命出帘帟之间，事行庙堂之上，则体正言顺，可无后艰。而吴玘素畏慎，且以后戚不欲与闻大计，此议竟格。

丁未，宰臣已下，待对和宁门，不报，乃入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早正储位以安人心。”又不报。越六日再请，御批云：“甚好。”明日，同拟旨以进，乞上亲批付学士院降诏。是夕，御批付丞相云：“历事岁久，念欲退闲。”留正见之惧，因朝临佯仆于庭，密为去计。汝愚自度不得辞其责，念故事须坐甲以戒不虞，而殿帅郭杲莫有以腹心语者。

会工部尚书赵彥逾至私第，语及国事，汝愚泣，彥逾亦泣，汝愚因微及与子意，彥逾喜。汝愚知彥逾善杲，因缪曰：“郭杲傥不同，奈何？”彥逾曰：“某当任之。”约明乃复命。汝愚曰：“此大事已出诸口，岂容有所

俟乎？”汝愚不敢入私室，退坐屏后，以待彦逾之至。有顷，彦逾至，议遂定。明日，正以五更肩舆出城去，人心益摇，汝愚处之恬然。自吴玠之议不谐，汝愚与徐谊、叶适谋可以白意于慈福宫者，乃遣韩侂胄以内禅之意请于宪圣。侂胄因所善内侍张宗尹以奏，不获命，明日往，又不获命。侂胄逡巡将退，重华宫提举关礼见而问之，侂胄具述汝愚意。礼令少俟，人见宪圣而泣。宪圣问故，礼曰：“圣人读书万卷，亦尝见有如此时而保无乱者乎？”宪圣曰：“此非汝所知。”礼曰：“此事人人知之，今丞相已去，所赖者赵知院，旦夕亦去矣。”言与泪俱。宪圣惊曰：“知院同姓，事体与他人异，乃亦去乎？”礼曰：“知院未去，非但以同姓故，以太皇太后为可恃耳。今定大计而不获命，势不得不去。去，将如天下何？愿圣人三思。”宪圣问侂胄安在，礼曰：“臣已留其俟命。”宪圣曰：“事顺则可，令谕好为之。”礼报侂胄，且云：“来早太皇太后于寿皇梓官前垂帘引执政。”侂胄复命，汝愚始以其事语陈骘、余端礼，使郭杲及步帅阎仲夜以兵卫南北内，礼使其姻党宣赞舍人傅昌朝密制黄袍。

是日，嘉王谒告不入临，汝愚曰：“禫祭重事，王不可不出。”翌日，禫祭，群臣入，王亦入。汝愚率百官诣大行前，宪圣垂帘，汝愚率同列再拜，奏：“皇帝疾，未能执丧，臣等乞立皇子嘉王为太子，以系人心。皇帝批出有‘甚好’二字，继有‘念欲退闲’之语，取太皇太后处分。”宪圣曰：“既有御笔，相公当奉行。”汝愚曰：“兹事重大，播之天下，书之史册，须议一指挥。”宪圣允诺。汝愚袖出所拟太皇太后指挥以进，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执丧，曾有御笔，欲自退闲。皇子嘉王扩可即皇帝位，尊皇帝为太上皇帝，皇后为太上皇后。”宪圣览毕曰：“甚善。”汝愚奏：“自今臣等有合奏事，当取嗣君处分。然恐两宫父子间有难处者，须烦太皇太后主张。”又奏：“上皇疾未平，骤闻此事，不无惊疑，乞令都知杨舜卿提举本官，任其责。”遂召舜卿至帘前，面喻之。宪圣乃命皇子即位，皇子固辞曰：“恐负不孝名。”汝愚奏：“天子当以安社稷、定国家为孝。今中外人人忧乱，万一变生，置太上皇何地？”众扶入素幄，披黄袍，方却立未坐，汝愚率同列再拜。宁宗诣几筵殿，哭尽哀。须臾，立仗訖，催百官

班。帝衰服出就重华殿东庑素幄立，内侍扶掖乃坐。百官起居讫，行禋祭礼。汝愚即丧次，召还留正长百僚，命朱熹待制经筵，悉收召士君子之在外者。侍御史张叔椿请议正弃国之罚，汝愚为迁叔椿官。

是月，上命汝愚兼权参知政事。留正至，汝愚乞免兼职，乃除特进、右丞相。汝愚辞不拜，曰：“同姓之卿，不幸处君臣之变，敢言功乎？”乃命以特进为枢密使，汝愚又辞特进。孝宗将櫜，汝愚议櫜宫非永制，欲改卜山陵，与留正议不合。侂胄因而间之，出正判建康，命汝愚为光禄大夫、右丞相。汝愚力辞至再三，不许。汝愚本倚正共事，怒侂胄不以告，及来谒，故不见，侂胄惭忿。签书枢密罗点曰：“公误矣。”汝愚亦悟，复见之。侂胄终不悻，自以有定策功，且依托肺腑，出入宫掖，居中用事。朱熹进对，以为言，又约吏部侍郎彭龟年同劾之，未果。熹白汝愚，当以厚赏酬劳，勿使预政，而汝愚谓其易制不为虑。

右正言黄度欲论侂胄，谋泄，以内批斥去。熹因讲毕，奏疏极言：“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进退宰执，移易台谏，皆出陛下之独断，大臣不与谋，给舍不及议。此弊不革，臣恐名为独断，而主威不免于下移。”疏入，遽出内批，除熹宫观。汝愚袖批还上，且谏且拜，侂胄必欲出之，汝愚退求去，不许。吏部侍郎彭龟年力陈侂胄窃弄威福，为中外所附，不去必貽患。又奏：“近日逐朱熹太暴，故欲陛下亦亟去此小人。”既而内批龟年与郡，侂胄势益张。

侂胄恃功，为汝愚所抑，日夜谋引其党为台谏，以摈汝愚。汝愚为人疏，不虞其奸。赵彥逾以尝达意于郭杲，事定，冀汝愚引与同列，至是除四川制置，意不惬，与侂胄合谋。陛辞日，尽疏当时贤者姓名，指为汝愚之党，上意不能无疑。汝愚请令近臣举御史，侂胄密谕中司，令荐所厚大理寺簿刘德秀，内批擢德秀为察官，其党牵联以进，言路遂皆侂胄之人。会黄裳、罗点卒，侂胄又擢其党京镗代点，汝愚始孤，天子益无所倚信。于是中书舍人陈傅良、监察御史吴猎、起居郎刘光祖各先后斥去，群儉和附，视正士如仇讎，而衣冠之祸始矣。

侂胄欲逐汝愚而难其名，或教之曰：“彼宗姓，诬以谋危社稷，则一



网无遗。”侂胄然之，擢其党将作监李沐为正言。沐，彦颖之子也，尝求节度使于汝愚不得，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将不利于社稷，乞罢其政。”汝愚出浙江亭待罪，遂罢右相，除观文殿学士、知福州。台臣合词乞寢出守之命，遂以大学士提举洞霄宫。

国子祭酒李祥言：“去岁国遭大戚，中外汹汹，留正弃相位而去，官僚几欲解散，军民皆将为乱，两宫隔绝，国丧无主。汝愚以枢臣独不避殒身灭族之祸，奉太皇太后命，翊陛下以登九五，勋劳著于社稷，精忠贯于天地，乃卒受黜黜而去，天下后世其谓何？”博士杨简亦以为言。李沐劾祥、简，罢之。太府丞吕祖俭亦上书诉汝愚之忠，诏祖俭朋比罔上，送韶州安置。太学生杨宏中、周端朝、张衡、林仲麟、蒋傅、徐范等伏阙言：“去岁人情惊疑，变在朝夕。当时假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议，虽百李沐，罔知攸济。当国家多难，汝愚位枢府，本兵柄，指挥操纵，何向不可，不以此时为利，今上下安恬，乃独有异志乎？”书上，悉送五百里外羈管。

侂胄忌汝愚益深，谓不重贬，人言不已。以中丞何澹疏，落大观文。监察御史胡纘疏汝愚唱引伪徒，谋为不轨，乘龙授鼎，假梦为符。责宁远军节度副使，永州安置。初，汝愚尝梦孝宗授以汤鼎，背负白龙升天，后翼宁宗以素服登大宝，盖其验也，而谗者以为言。时汪义端行词，用汉诛刘屈氂、唐戮李林甫事，示欲杀之意。迪功郎赵师召亦上书乞斩汝愚。汝愚怡然就道，谓诸子曰：“观侂胄之意，必欲杀我，我死，汝曹尚可免也。”至衡州病作，为守臣钱鞏所寤，暴薨，天下闻而冤之，时庆元二年正月壬午也。

汝愚学务有用，常以司马光、富弼、韩琦、范仲淹自期。凡平昔所闻于师友，如张栻、朱熹、吕祖谦、汪应辰、王十朋、胡铨、李焘、林光朝之言，欲次第行之，未果。所著诗文集十五卷、太祖实录举要若干卷、类宋朝诸臣奏议三百卷。汝愚聚族而居，门内三千指，所得廩给悉分与之，菜羹蔬食，恩意均洽，人无间言。自奉养甚薄，为夕郎时，大冬衣布裘，至为相亦然。

汝愚既歿，党禁浸解，旋复资政殿学士、太中大夫，已而赠少保。侂

胄诛，尽复元官，赐谥忠定，赠太师，追封沂国公。理宗诏配享宁宗庙庭，追封福王，其后进封周王。子九人，崇宪其长子也。

崇宪字履常，淳熙八年以取应对策第一，时汝愚侍立殿上，降，再拜以谢。孝宗顾近臣曰：“汝愚年几何？已有子如此。”越三年，复以进士对策，擢甲科。上谓执政曰：“此汝愚子，岂即前科取应第一人者耶？”

崇宪初仕为保义郎、监饶州贍军酒库，换从事郎、抚州军事推官。汝愚帅蜀，辟书写机宜文字，改江西转运司干办公事，监西京中岳庙。汝愚既贬死，海内愤郁，崇宪阖门自处。居数年，复汝愚故官职，多劝以仕。

改奉议郎、知南昌县事，奉行荒政，所活甚众。升籍田令，制曰：“尔先人有功王室，中更谗毁，思其功而录其子，国之典也。”崇宪拜命感泣，陈疏力辞，以为“先臣之冤未悉昭白，而其孤先被宠光，非公朝所以劝忠孝、厉廉耻之意”。俄改监行在都进奏院，复引陈瓘论司马光、吕公著复官事申言之，乞以所陈下三省集议：“若先臣心迹有一如言者所论，即近日恩典皆为冒滥，先臣复官赐谥，与臣新命，俱合追寝。如公论果谓诬蔑，乞昭示中外，使先臣之谤讟既辨，忠节自明，而宪圣慈烈皇后佑佑之功德益显。然后申饬史官、改正诬史，垂万世之公。”

又请正赵师召妄贡封章之罪，究蔡璉与大臣为仇之奸，毁龚颐正续稽古录之妄。诏两省史官考订以闻。已而吏部尚书兼修国史楼钥等请施行如章，从之。及诬史未正，复进言，其略谓：“前日史官徒以权臣风旨，刊旧史、焚元稿，略无留难。今诏旨再三，莫有慨然奋直笔者，何小人敢于为恶，而谓之君子者顾不能勇于为善耶？”闻者愧之。其后玉牒、日历所卒以重修龙飞事实进呈，因崇宪请也。

未几，赠汝愚太师，封沂国公，擢崇宪军器监丞，改太府监丞，迁秘书郎，辞，弗许。寻为著作佐郎兼权考功郎官。尝因阴雨求言，乃上封事，谓：“今日有更化之名，无更化之实。人才，国之元气，而忠鯁槟废之士，死者未尽省录，存者未悉褒扬。言论，国之风采，其间输忠亡隐，有

所规益者，岂惟奖激弗加，盖亦罕见施用；偷安取容，无所建明者，岂惟黜罚弗及，或乃遂阶通显。”至若勉圣学以广聪明，教储贰以固根本，戒宰辅大臣同寅尽瘁以济艰难，责侍从台谏思职尽规以宣壅蔽，防左右近习窃弄之渐，察奸儇馀党窥伺之萌，皆恳恳为上言之。

请外，知江州。郡民岁苦和籴，崇宪疏于朝，永蠲之。且转籴旁郡谷别廩储之，以备岁俭。瑞昌民负茶引钱，新旧累积，为缗十七万有奇，皆困不能偿，死则以责其子孙犹弗贷。会新券行，视旧价几倍蓰，崇宪叹曰：“负茶之民愈困矣。”亟请以新券一偿旧券二，诏从之。盖受赐者千馀家，刻石以纪其事。修陂塘以广溉灌，凡数千所。提举江西常平兼权隆兴府及帅漕司事，迁转运判官仍兼帅事。

初，汝愚捐私钱百馀万创养济院，俾四方宾旅之疾病者得药与食，岁久浸移为它用。崇宪至，寻修复，立规约数十条，以愈疾之多寡为赏罚。弃儿于道者，亦收鞠之。社仓久敝，访其利害而更张之。

以兵部郎中召，寻改司封，皆固辞，遂直秘阁、知静江府、广西经略安抚。静江之属邑十，地肥饶略等，而阳朔、修仁、荔浦之赋独倍焉。自张栻奏减之馀，人犹以为病。崇宪请加蠲减，诏递损有差，三县民立祠刻石。琼守非才，激黎峒之变，乃劾去之，改辟能者代其任。萝蔓峒者仍岁寇钞为暴，实民何向父子阴诱导之。崇宪捐金缗付小校使系以来，置之法。因严民夷交通之禁，使边民相什伍，寇至则鸣鼓召众，先后掩击，俘获者赏，不至者有惩。先是，部内郡邑有警，辄移统府兵戍之，在宜州者百人，古县半之。崇宪谓根本单虚，非所以窒奸萌，乃于其地各置兵如成兵之数，而敛戍者以归。邕为边要害地，自狄青平侬智高，所以设扞防者甚至，岁久浸弛，而溪峒日强。崇宪条上其议，朝廷颇采其言，然未及尽用也。

崇宪天性笃孝，居父丧，月馀始食，小祥始茹果实，终丧不饮酒食肉，比御犹弗入者久之。

论曰：自昔大臣处危疑之地，而能免于祸难者盖鲜矣。昔者周成王立而幼冲，周公以王室懿亲为宰辅，四国流言，而周公不免于居东之忧，非天降风雷之变，以彰周公之德而启成王之衷，则所谓金縢之书，固无因而关于王之耳目，公之心果能以自明乎？公之心能自明，则天意之所以属于周而绵八百载之丕祚者，实系于兹。不然，周其殆哉！

赵汝愚，宋之宗臣也，其贤固不及周公，其位与威又非若周公之尊且昵也。方孝宗崩，光宗疾，大丧无主，中外汹汹，一时大臣有畏难而去者矣。汝愚独能奋不虑身，定大计于顷刻，收召明德之士，以辅宁宗之新政，天下翕然望治，其功可谓盛矣。然不几时，卒为韩侂胄所构，一斥而遂不复返，天下闻而冤之。于此见天之所以眷宋者不如周，而宋之陵夷驯至于不可为，信非人力之所能也。

汝愚父以纯孝闻，而子崇宪能守家法，所至有惠政，亦可谓世济其美者已。



# 宋史卷三百九十三

## 列传第一百五十二

彭龟年 黄裳 罗点 黄度 周南附  
林大中 陈騏 黄黼 詹体仁

彭龟年字子寿，临江军清江人。七岁而孤，事母尽孝。性颖异，读书能解大义。及长，得程氏易读之，至忘寝食，从朱熹、张栻质疑，而学益明。登乾道五年进士第，授袁州宜春尉、吉州安福丞。郑侨、张构同荐，除太学博士。

殿中侍御史刘光祖以论带御器械吴端，徙太府少卿，龟年上疏乞复其位，贻书宰相云：“祖宗尝改易差除以伸台谏之气，不闻改易台谏以伸幸臣之私。”兼魏王府教授，迁国子监丞。以侍御史林大中荐，为御史台主簿。改司农寺丞，进秘书郎兼嘉王府直讲。

光宗尝亲郊，值暴风雨感疾，大臣希得进见。久之，疾平，犹疑畏不朝重华宫。龟年以书谏赵汝愚，且上疏言：“寿皇之事高宗，备极子道，此陛下所亲睹也。况寿皇今日止有陛下一人，圣心拳拳，不言可知。特遇过宫日分，陛下或迟其行，则寿皇不容不降免到宫之旨，盖为陛下辞责于人，使人不得以窃议陛下，其心非不愿陛下之来。自古人君处骨肉之间，多不与外臣谋，而与小人谋之，所以交斗日深，疑隙日大。今日两宫万万无此。然臣所忧者，外无韩琦、富弼、吕海、司马光之臣，而小人之中，已有任守忠者在焉，惟陛下裁察。”

又言：“使陛下亏过宫定省之礼，皆左右小人间谍之罪。宰执侍从但能推父子之爱，调停重华；台谏但能仗父子之义，责望人主。至于疑间之根，盘固不去，曾无一语及之。今内侍间谍两宫者固非一人，独陈源在寿皇朝得罪至重，近复进用，外人皆谓离间之机必自源始。宜亟发威断，首逐陈源，然后肃命銮舆，负罪引慝，以谢寿皇，使父子欢然，宗社有永，顾不幸欤？”居亡何，光宗朝重华，都人欢悦。寻除起居舍人，入谢，光宗曰：“此官以待有学识人，念非卿无可者。”

龟年述祖宗之法为内治圣鉴以进。光宗曰：“祖宗家法甚善。”龟年曰：“臣是书大抵为宦官、女谒之防，此曹若见，恐不得数经御览。”光宗曰：“不至是。”他日，龟年奏：“臣所居之官，以记注人君言动为职，车驾不过宫问安，如此书者又数十矣，恐非所以示后。”有旨幸玉津园，龟年奏：“不奉三宫，而独出宴游，非礼也。”又言：“陛下误以臣充嘉王府讲读官，正欲臣等教以君臣父子之道。臣闻有身教，有言教，陛下以身教，臣以言教者也，言岂若身之切哉。”

绍熙五年五月，寿皇不豫，疾浸革，龟年连三疏请对，不获命。属上视朝，龟年不离班位，伏地扣额久不已，血渍髻髻。光宗曰：“素知卿忠直，欲何言？”龟年奏：“今日无大于不过宫。”光宗曰：“须用去。”龟年言：“陛下屡许臣，一入宫则又不然。内外不通，臣实痛心。”同知枢密院余端礼曰：“扣额龙墀，曲致忠恳，臣子至此，为得已邪？”上云：“知之。”

孝宗崩，宁宗受禅，是夕召对，宁宗蹙额云：“前但闻建储之义，岂知遽践大位，泣辞不获，至今震悸。”龟年奏：“此乃宗祏所系，陛下安得辞，今日但当尽人子事亲之诚而已。”因拟起居劄子，乞日进一通。又与翊善黄裳同奏往朝南内，因定过宫之礼，乞先一日入奏，率百官恭谢。宁宗朝泰安宫，至则寝门已闭，拜表而退。

时议欲别建泰安宫，而光宗无徙宫之意。龟年言：“古人披荆棘立朝廷，尚可布政出令，况重华一宫岂为不足哉？陛下居狭处，太上居宽处，天下之人必有谅陛下之心者。”于是宫不果建。迁中书舍人。刘庆祖已带遥郡承宣使，而以太上随龙人落阶官，龟年缴奏，宁宗批：“可与

书行。”龟年奏：“臣非为庆祖惜此一官，为朝廷惜此一门耳。夫‘可与书行’，近世弊令也，使其可行，臣即书矣，使不可行，岂敢因再令而遂书哉？”宁宗尝谓：“退朝无事，恐自怠惰，非多读书不可。”龟年奏：“人君之学与书生异，惟能虚心受谏，迁善改过，乃圣学中第一事，岂在多哉！”

一日，御笔书朱熹、黄裳、陈傅良、彭龟年、黄由、沈有开、李岷、京镗、黄艾、邓驸十人姓名示龟年云：“十人可充讲官否？”龟年对曰：“陛下若招徕一世之杰如朱熹辈，方厌人望，不可专以潜邸学官为之。”寻除侍讲，迁吏部侍郎，升兼侍读。龟年知事势将变，会暴雨震雷，因极陈小人窃权、号令不时之弊。遣充金国吊祭接送伴使。

初，朱熹与龟年约共论韩侂胄之奸，会龟年护客，熹以上疏见绌，龟年闻之，附奏云：“始臣约熹同论此事。今熹既罢，臣宜并斥。”不报。迨归，见侂胄用事，权势重于宰相，于是条数其奸，谓：“进退大臣，更易言官，皆初政最关大体者。大臣或不能知，而侂胄知之，假托声势，窃弄威福，不去必为后患。”上览奏甚骇，曰：“侂胄朕之肺腑，信而不疑，不谓如此。”批下中书，予侂胄祠，已乃复入。

龟年上疏求去，诏侂胄与内祠，龟年与郡，以焕章阁待制知江陵府、湖北安抚使。龟年丐祠，庆元二年，以吕柟言落职；已而追三官，勒停。嘉泰元年，复元官<sup>[1]</sup>。起知赣州，以疾辞，除集英殿修撰、提举冲佑观。开禧二年，以待制宝谟阁致仕，卒。

龟年学识正大，议论简直，善恶是非，辨析甚严，其爱君忧国之忱，先见之识，敢言之气，皆人所难。晚既投闲，悠然自得，几微不见于颜面。自伪学有禁，士大夫鲜不变者，龟年于关、洛书益加涵泳，扁所居曰止堂，著止堂训蒙，盖始终特立者也。闻苏师旦建节，曰：“此韩氏之阳虎，其祸韩氏必矣。”及闻用兵，曰：“祸其在此乎？”所著书有经解、祭仪、五致录、奏议、外制。

侂胄诛，林大中、楼钥皆白其忠，宁宗诏赠宝谟阁直学士。章颖等请易名，赐谥忠肃。上谓颖等曰：“彭龟年忠鯁可嘉，宜得谥。使人人如此，必能纳君于无过之地。”未几，加赠龙图阁学士，而擢用其子钦。



黄裳字文叔，隆庆府普成<sup>[2]</sup>人。少颖异，能属文。登乾道五年进士第，调巴州通江尉。益务进学，文词迥出流辈，人见之曰：“非复前日文叔矣。”

时蜀中饷师，名为和余，实则取民。裳赋汉中行，讽总领李繁，繁为罢余，民便之。改兴元府录事参军。以四川制置使留正荐，召对，论蜀兵民大计。迁国子博士，以母丧去。宰相进拟他官，上问裳安在，赐钱七十万。除丧，复召。

时光宗登极，裳进对，谓：“中兴规模与守成不同，出攻入守，当据利便之势，不可不定行都。富国强兵，当求功利之实，不可不课吏治。捍内御外，当有缓急之备，不可不立重镇。”其论行都，以为就便利之势，莫若建康。其论吏治，谓立品式以课其功，计资考以久其任。其论重镇，谓自吴至蜀，绵亘万里，曰汉中，曰襄阳，曰江陵，曰鄂渚，曰京口，当为五镇，以将相大臣守之，五镇强则国体重矣。除太学博士，进秘书郎。

迁嘉王府翊善，讲春秋“王正月”曰：“周之王，即今之帝也。王不能号令诸侯，则王不足为王；帝不能统御郡镇，则帝不足为帝。今之郡县，即古诸侯也。周之王惟不能号令诸侯，故春秋必书‘王正月’，所以一诸侯之正朔。今天下境土，比祖宗时不能十之四，然犹跨吴、蜀、荆、广、闽、越二百州，任吾民者，二百州守也，任吾兵者，九都统也，苟不能统御，则何以服之？”王曰：“何谓九都统？”裳曰：“唐太宗年十八起义兵，平祸乱。今大王年过之，而国家九都统之说犹有未知，其可不汲汲于学乎？”

他日，王擢用东宫旧人吴端，端诣王谢，王接之中节。裳因讲左氏“礼有等衰”，问王：“比待吴端得重轻之节，有之乎？”王曰：“有之。”裳曰：“王者之学，正当见诸行事。今王临事有区别，是得等衰之义矣。”王意益向学。于是作八图以献：曰太极，曰三才本性，曰皇帝王伯学术，曰九流学术，曰天文，曰地理，曰帝王绍运，以百官终焉，各述大旨陈之。

每进言曰：“为学之道，当体之以心。王宜以心为严师，于心有一毫不安者，不可为也。”且引前代危亡之事以为儆戒。王谓人曰：“黄翊善之言，人所难堪，惟我能受之。”他日，王过重华宫，寿皇问所读书，王举以对，寿皇曰：“数不太多乎？”王曰：“讲官训说明白，忧心乐之，不知其多也。”寿皇曰：“黄翊善至诚，所讲须谛听之。”

裳久侍王邸，每岁诞节，则陈诗以寓讽。初尝制浑天仪、舆地图，侑以诗章，欲王观象则知进学，如天运之不息，披图则思祖宗领土半陷于异域而未归。其后又以王所讲三经为诗三章以进。王喜，为置酒，手书其诗以赐之。王尝侍宴宫中，从容为光宗诵酒诰，曰：“此黄翊善所教也。”光宗诏劳裳，裳曰：“臣不及朱熹，熹学问四十年，若召置府寮，宜有裨益。”光宗嘉纳。裳每劝讲，必援古证今，即事明理，凡可以开导王心者，无不言也。

绍熙二年，迁起居舍人。奏曰：“自古人君不能从谏者，其蔽有三：一曰私心，二曰胜心，三曰忿心。事苟不出于公，而以己见执之，谓之私心；私心生，则以谏者为病，而求以胜之；胜心生，则以谏者为仇，而求以逐之。因私而生胜，因胜而生忿，忿心生，则事有不得其理者焉。如潘景珪，常才也，陛下固亦以常人遇之，特以台谏攻之不已，致陛下庇之愈力，事势相激，乃至于此。宜因事静察，使心无所系，则闻台谏之言无不悦，而无欲胜之心，待台谏之心无不诚，而无加忿之意矣。”

三年，试中书舍人。时武备寢弛，裳上疏曰：“寿皇在位三十年，拊循将士，士常恨不得效死以报。陛下诚能留意武事，三军之士孰不感激愿为陛下用乎？”又论：“荆、襄形势居吴、蜀之中，其地四平，若金人捣襄阳，据江陵，按兵以守，则吴、蜀中断，此今日边备之最可忧也。宜分鄂渚兵一二万人屯襄、汉之间，以张形势而壮重地。”时朝廷方宴安，裳所言多不省。

未几，除给事中。赵汝愚除同知枢密院，监察御史汪义端言祖宗之法，宗室不为执政，再疏丑诋汝愚，汝愚乞免官。裳奏：“汝愚事父孝，事君忠，居官廉。忧国爱民，出于天性，如青天白日，奴隶知其清明。义端

所见，曾奴隶之不如，不可以居朝列。”于是义端与郡。

裳在琐闼甫一月，封驳无虑十数。韩侂胄落阶官，郑汝谐除吏部侍郎，裳皆缴其命。改兵部侍郎，不拜，遂以显谟阁待制充翊善。先是，光宗以忧疑成疾，不过重华宫，裳入疏请五日一朝，至是复苦言之。上曰：“内侍杨舜卿告朕勿过宫。”裳请斩舜卿，且以八事之目为奏，曰念恩，释怨，辨谗，去疑，责己，畏天，防乱，改过。不报。

裳尝病疽，及是忧愤，创复作，又奏：

陛下之于寿皇，未尽孝敬之道，意者必有所疑也。臣窃推致疑之因，陛下毋乃以焚廩、浚井之事为忧乎？夫焚廩、浚井，在当时或有之。寿皇之子惟陛下下一人，寿皇之心，托陛下甚重，爱陛下甚至，故忧陛下甚切。违豫之际，炷香祝天，为陛下祈祷。爱子如此，则焚廩、浚井之心，臣有以知其必无也，陛下何疑焉？又无乃以肃宗之事为忧乎？肃宗即位灵武，非明皇意，故不能无疑。寿皇当未倦勤，亲挈神器授之陛下，揖逊之风，同符尧、舜，与明皇之事不可同日而语明矣，陛下何疑焉？又无乃以卫辄之事为忧乎？辄与蒯聩，父子争国。寿皇老且病，乃颐神北宫，以保康宁，而以天下事付之陛下，非有争心也，陛下何疑焉？又无乃以孟子责善为疑乎？父子责善，本生于爱，为子者能知此理，则何至于相夷。寿皇愿陛下为圣帝，责善之心出于忠爱，非贼恩也，陛下何疑焉？

此四者，或者之所以为疑，臣以理推之，初无一之可疑者。自父子之间，小有猜疑，此心一萌，方寸遂乱。故天变则疑而不知畏，民困则疑而不知恤，疑宰执专权则不礼大臣，疑台谏生事则不受忠谏，疑嗜欲无害则近酒色，疑君子有党则庇小人。事有不须疑者，莫不以为疑。乃若贵为天子，不以孝闻，敌国闻之，将肆轻侮，此可疑也，而陛下则不疑；小人将起为乱，此可疑也，而陛下则不疑；中外官军，岂无他志，此可疑也，而陛下则不疑。事之可疑者，反不以为疑，颠倒错乱，莫甚于此，祸乱之萌，近在旦夕。宜及今幡然改过，整圣驾，谒两宫，以交父子之欢，则四夷向风，天下慕义矣。

会寿皇不豫，中外忧危，裳抗声谏。上起入宫，裳挽其裾随之至宫门，挥涕而出。乃连章请外，谓：“臣职有三：曰待制，曰侍讲，曰翊善。今使供待制之职乎？则当日夕求对以救主失，今不过宫，有亏子道，前后三谏而不加听，是待制之职可废也。将使供侍讲之职乎？则当引经援古，劝君以孝，今不问安，不视疾，大义已丧，复讲何书乎？是侍讲之职可废也。将使供翊善之职乎？当究义理，教皇子以孝，陛下不能以孝事寿皇，臣将何说以劝皇子乎？是翊善之职可废也。”因出关待命。及闻寿皇遗诏，乃亟入临。

宁宗即位，裳病不能朝。改礼部尚书，寻兼侍读。力疾入谢，奏曰：

孔子曰：“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又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所谓“有始有卒”者，由其持心之一也；所谓“鲜克有终”者，由其持心之不一也。陛下今日初政固善矣，能保他日常如此乎？请略举已行之事论之。

陛下初理万机，委任大臣，此正得人君持要之道。使大臣得人，常如今日，则陛下虽终身守之可也。臣恐数年之后，亦欲出意作为，躬亲听断，左右迎合，因谓陛下事决外庭，权不归上，陛下能不拂然于心乎？臣恐是时委任大臣，不能如今日之专矣。夫以万机之众，非一人所能酬酢，苟不委任大臣，则必借助左右，小人得志，阴窃主权，引用邪党，其为祸患，何所不至，臣之所忧者一也。

陛下奖用台谏，言无不听，此正得祖宗设官之意。使台谏得人，常如今日，则陛下终身守之亦可也。然臣恐自今以往，台谏之言日关圣听，或斥小人之过，使陛下欲用之而不能，或暴近习之罪，使陛下欲亲之而不可。逆耳之言，不能无厌，左右迎合，因谓陛下奖用台谏，欲闻谏论，而其流弊，致使人主不能自由，陛下能不拂然于心乎？臣恐是时奖用台谏，不能如今日之重矣。夫朝廷所恃以分别善恶者，专在台谏，陛下苟厌其多言，则为台谏者，将咋舌闭口，无所论列。君子日退，小人日进，而天下乱矣，臣之所忧者二也。

二事，朝廷之大者。又以三事之切于陛下之身言之：曰笃于孝爱，勤于学问，薄于嗜好。陛下今皆行之矣，未知数年之后，能保常如今日乎？

又引魏徵十渐以为戒，恳恳数千言。又奏言：“陛下近日所为颇异前日，除授之际，大臣多有不知，臣闻之忧甚而病剧。”盖是时韩侂胄已潜弄威柄，而宰相赵汝愚未之觉，故裳先事言之。及疾革，时时独语，曰：“五年之功，无使一日坏之，度吾已不可为，后之君子必有能任其责者。”遂口占遗表而卒，年四十九。上闻之惊悼，赠资政殿学士。

裳为人简易端纯，每讲读，随事纳忠，上援古义，下揆人情，气平而辞切，事该而理尽。笃于孝友，与人言倾尽底蕴。耻一书不读，一物不知。推贤乐善，出乎天性。所为文，明白条达。有王府春秋讲义及兼山集，论天人之理，性命之源，皆足以发明伊、洛之旨。尝与其乡人陈平父兄弟讲学，平父，张栻之门人也，师友渊源，盖有自来云。嘉定中，谥忠文。子瑾，大宗正丞兼刑部郎官。孙子敏，刑部郎官。

罗点字春伯，抚州崇仁人。六岁能文。登淳熙三年进士第，授定江节度推官。累迁校书郎兼国史院编修官。岁旱，诏求言，点上封事，谓：“今时奸谀日甚，议论凡陋。无所可否，则曰得体；与世浮沈，则曰有量；众皆默，己独言，则曰沽名；众皆浊，己独清，则曰立异。此风不革，陛下虽欲大有为于天下，未见其可也。自旱暵为虐，陛下祷群祠，赦有罪，曾不足以感动。及朝求谏言，夕得甘雨，天心所示，昭然不诬。独不知陛下之求言，果欲用之否乎？如欲用之，则愿以所上封事，反覆详熟，当者审而后行，疑者咨而后决，如此则治象日著，而乱萌自消矣。”迁秘书郎兼皇太子宫小学教授。

宁宗时以皇孙封英国公，点兼教授，入讲至晡时不辍，左右请少憩，点曰：“国公务学不休，奈何止之。”又摭古事劝戒，为鉴古录以进。高宗崩，孝宗在谅闇，皇太子参决庶务，点时以户部员外郎兼太子侍讲，出使

浙右，迁起居舍人，改太常少卿兼侍立修注官，被命使金告登宝位。会金有国丧，迫点易金带，点曰：“登位吉事也，必以吉服从事。有死而已，带不可易。”又诘点不当称“宝位”，点曰：“圣人大宝曰位，不加‘宝’字，何以别至尊。”金人不能夺。

上尝谓点：“卿旧为官僚，非他人比，有所欲言，毋惮启告。”点言：“君子得志常少，小人得志常多。盖君子志在天下国家，而不在一己，行必直道，言必正论，往往不忤人主，则忤贵近，不忤当路，则忤时俗。小人志在一己，而不在天下国家，所行所言，皆取悦之道。用其所以取忤者，其得志鲜矣；用其所以取悦者，其不得志亦鲜矣。若昔明主，念君子之难进，则极所以主张而覆护之；念小人之难退，则尽所以烛察而堤防之。”

皇子嘉王年及弱冠，点言：“此正亲师友、进德业之时，宜择端良忠直之士，参侍燕间。”遂除黄裳为翊善。又言：“人主忧勤，则臣下协心；人主偷安，则臣下解体。今道涂之言，皆谓陛下每旦视朝，勉强听断，意不在事。宰执奏陈，备礼应答，侍从庶僚，备礼登对，而宫中燕游之乐，锡赉奢侈之费，已腾于众口。强敌对境，此声岂可出哉！”

绍熙三年十一月日长至，车驾将朝贺重华宫，既而中辍。点言：“自天子达庶人，节序拜亲，无有阙者，三纲五常，所系甚大，不当以为常事而忽之。”上过宫意未决，点奏：“陛下已涓日过宫，寿皇必引领以俟陛下。常人于朋友且不可以无信，况人主之事亲乎？今陛下久阙温清，寿皇欲见不可得，万一忧思感疾，陛下将何以自解于天下？”

尝召对便殿，点言：“近者中外相传，或谓陛下内有所制，不能遽出，溺于酒色，不恤政事，果有之乎？”上曰：“无是。”点曰：“臣固知之。窃意宫禁间或有撓拂之事，姑以酒自遣耳。夫闾阎匹夫，处闺门逆境，容有纵酒自放者。人主宰制天下，此心如青天白日，当风雨雷电既霁之余，湛然虚明，岂容复有纤芥停留哉？”上犹未过宫。点又奏：“窃闻嘉王生朝，称寿禁中，以报劬劳之德，父子欢洽，宁不动心，上念两宫延望之意。”十一月，点以言不见听，求去，不许。十二月，试兵部尚书。

五年四月，上将幸玉津园，点请先过重华，又奏曰：“陛下为寿皇子，四十余年一无间言，止缘初郊违豫，寿皇尝至南内督过，左右之人自此谗间，遂生忧疑。以臣观之，寿皇与天下相忘久矣。今大臣同心辅政，百执事奉法循理，宗室、戚里、三军、万姓皆无贰志，设有离间，诛之不疑。乃若深居不出，久亏子道，众口谤讟，祸患将作，不可以不虑。”上曰：“卿等可为朕调护之。”黄裳对曰：“父子之亲，何俟调护。”点曰：“陛下一出，即当释然。”上犹未行。点乃率讲官言之，上曰：“朕心未尝不思寿皇。”对曰：“陛下久阙定省，虽有此心，何以自白乎？”及寿皇不豫，点又随宰执班进谏。阁门吏止之，点叱之而入。上拂衣起，宰执引上裾，点亟前泣奏曰：“寿皇疾势已危，不及今一见，后悔何及。”群臣随上入至福宁殿，内侍阖门，众恸哭而退。越三日，点随宰执班起居，诏独引点入。点奏：“前日迫切献忠，举措失礼，陛下赦而不诛，然引裾亦故事也。”上曰：“引裾可也，何得辄入宫禁乎？”点引辛毗事以谢，且言：“寿皇止有一子，既付神器，惟恐见之不速耳。”

寿皇崩，点请上奔丧，许而不出，拜遗诏于重华宫。前后与侍从列奏谏请帝过宫者凡三十五疏，自上奏者又十六章，而奏疏重华、上书嘉王及面对口奏不预焉。宁宗嗣位，人心始定。拜点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上有事明堂，点扈从斋宫，得疾卒，年四十五。赠太保，谥文恭。

点天性孝友，无矫激崖异之行，而端介有守，义利之辨皎如。或谓天下事非才不办，点曰：“当先论其心，心苟不正，才虽过人，果何取哉！”宰相赵汝愚尝泣谓宁宗曰：“黄裳、罗点相继沦谢，二臣不幸，天下之不幸也。”

黄度字文叔，绍兴新昌人。好学读书，秘书郎张渊见其文，谓似曾巩。隆兴元年进士，知嘉兴县。入监登闻鼓院，行国子监簿。言：“今日养兵为巨患，救患之策，宜使民屯田，阴复府卫以销募兵。”具屯田、府卫

十六篇上之。

绍熙四年，守监察御史。蜀将吴挺死，度言：“挺子曦必纳赂求袭位，若因而授之，恐为他日患，乞分其兵柄。”宰相难之。后曦割关外四州赂金人求王蜀，果如度言。

光宗以疾不过重华宫，度上书切谏，连疏极陈父子相亲之义，且言：“太白昼见犯天关，荧惑、勾芒行人太微，其占为乱兵入宫。”以谏不听，乞罢去。又言：“以孝事君则忠。臣父年垂八十，菽水不亲，动经岁月，事亲如此，何以为事君之忠。”盖托己为谕，冀因有以感悟上心。

又与台谏官劾内侍陈源、杨舜卿、林亿年三人为今日祸根，罪大于李辅国。又言：“孔子称‘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夫人主有过，公卿大夫谏而改，则过不彰，庶人奚议焉。惟谏而不改，失不可盖，使闾巷小人皆得妄议，纷然乱生，故胜、广、黄巢之流议于下，国皆随以亡。今天下无不议圣德者，臣窃危之。”上犹不听。遂出修门，上谕使安职。度奏：“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理难复入。”宁宗即位，诏复为御史，改右正言。

韩侂胄用事，丞相留正去国，侂胄知度尝与正论事不合，欲讽使挤之。度语同列曰：“丞相已去，挤之易耳，然长小人声焰可乎？”侂胄骤窃政柄，以意所好恶为威福。度具疏将论其奸，为侂胄所觉，御笔遽除度直显谏阁、知平江府。度言：“蔡京擅权，天下所由以乱。今侂胄假御笔逐臣，使俯首去，不得效一言，非为国之利也。”固辞。丞相赵汝愚袖其疏入白，诏以冲佑禄归养。俄知婺州，坐不发化县令张元孜赃罪，降罢。自是纪纲一变，大权尽出侂胄，而党论起矣。然侂胄素严惮度，不敢加害。起知泉州，辞，乃进宝文阁，奉祠如故。

侂胄诛，天子思而召之，除太常少卿，寻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朝论欲函侂胄首以泗州五千人还金，度以为辱国非之。权吏部侍郎兼修玉牒、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屡移疾，以集英殿修撰知福州，迁宝谟阁待制。始至，讼牒日千馀，度随事裁决，日未中而毕。

进龙图阁，知建康府兼江、淮制置使，赐金带以行。至金陵，罢科余



输送之扰，活饥民百万口，除见税二十馀万，击降盗卞整，斩盗胡海首以献，招归业者九万家。侂胄尝募雄淮军，已收刺者十馀万人，别屯数千人未有所属，度忧其为患，人给钱四万，复其役遣之。

迁宝谟阁直学士。度以人物为己任，推挽不休，每曰：“无以报国，惟有此耳。”上上引年之请，不许，为礼部尚书兼侍读。趣入觐，论艺祖垂万世之统，一曰纯用儒生，二曰务惜民力。上纳其言。谢病丐去，遂以焕章阁学士知隆兴府。归越，提举万寿宫。嘉定六年十月卒，进龙图阁学士，赠通奉大夫。

度志在经世，而以学为本。作诗、书、周礼说。著史通，抑僭窃，存大分，别为编年，不用前史法。至于天文、地理、井田、兵法，即近验远，可以据依，无迂陋牵合之病。又有艺祖宪监、仁皇从谏录、屯田便宜、历代边防行于世。婿周南。

周南字南仲，平江人。年十六，游学吴下，视时人业科举，心陋之。从叶适讲学，顿悟捷得。为文词，雅丽精切，而皆达于时用，每以世道兴废为己任。登绍熙元年进士第，为池州教授。会度以言忤当路，御史劾度，并南罢之。度与南俱入伪学党。开禧三年，召试馆职。南对策诋权要，言者劾南，罢之，卒于家。

南端行拱立，尺寸有程准。自赐第授文林郎，终身不进官，两为馆职，数月止。既绝意当世，弊衣恶食，挟书忘昼夜，曰：“此所以遗吾老，俟吾死也。”

林大中字和叔，婺州永康人。入太学，登绍兴三十年进士第，知抚州金溪县。郡督输赋急，大中请宽其期，不听，纳告敕投劾而归。已而主太常寺簿。

光宗受禅，除监察御史。大中谓：“国之大事在祀，沿袭不正，非所以严典礼，妥神明。”上疏言：“臣昨簿正奉常，实陪庙祀，见其祝于神者，

或舛于文；称于神者，或讹其字；所宜厚者，或简不虔；所宜先者，或废不用；更制器服，或岁月太疏；夙兴行事，或时刻太早：是皆礼意所未顺，人情所未安也。”一日，御札示大中，谓言事觉察，宜遵旧例。大中曰：“台臣不当逾分守，固如圣训，然必抗直敢言，乃为称职。”

迁殿中侍御史。奏言：“进退人才，当观其趣向之大体，不当责其行事之小节。趣向果正，虽小节可责，不失为君子；趣向不正，虽小节可喜，不失为小人。”又论：“今日之事，莫大于仇耻之未复。此事未就，则此念不可忘。此念存于心，于以来天下之才，作天下之气，倡天下之义。此义既明，则事之条目可得而言，治功可得而成矣。”陈贾以静江守臣入奏，大中极论其“庸回亡识，尝表里王淮，创为道学之目，阴废正人。倪许入奏，必再留中，善类闻之，纷然引去，非所以靖国。”命遂寝。

绍熙二年春，雷电交作，有旨访时政阙失。大中以事多中出，乃上疏曰：“仲春雷电，大雪继作，以类求之，则阴胜阳之明验也。盖男为阳，而女为阴，君子为阳，而小人为阴。当辨邪正，毋使小人得以间君子。当思正始之道，毋使女谒之得行。”

司谏邓驩以言事移将作监，大中言：“台谏以论事不合而迁，臣恐天下以陛下为不能容。”守侍御史兼侍讲。知潭州赵善俊得旨奏事，大中上疏劾善俊，而言宗室汝愚之贤当召。上用其言，召汝愚而出善俊与郡。

时江、淮、荆、襄为国巨屏，而权任颇轻。大中言：“宜选行实材略之人，付以江、淮、荆、襄经理之任。旧制河北、陕西分为四路<sup>[3]</sup>，以文臣为大帅，武臣副之。中兴初，沿江置制置使。自秦桧罢三大将兵权，专归武臣，而江东、荆、襄帅臣不复领制置之职。宜仍旧制置，而以诸将为副，久其任，重其权，则边防立而国势张矣。”

江、浙四路民苦折帛和买重输，大中曰：“有产则有税，于税绢而科折帛，犹可言也，如和买折帛则重为民害。盖自咸平马元方建言于春预支本钱济其乏绝，至夏秋使之输纳，则是先支钱而后输绢。其后则钱盐分给，又其后则直取于民，今又令纳折帛钱，以两缣折一缣之直，大失立

法初意。”朝廷以其言为减所输者三岁。

马大同为户部，大中劾其用法峻。上欲易置他部，大中曰：“是尝为刑部，固以深刻称。”章三上不报。又论大理少卿宋之瑞，章四上，又不报。大中以言不行，求去，改吏部侍郎，辞不拜，乃除大中直宝谟阁，而大同、之瑞俱与郡。

初，占星者谓朱熹曰：“某星示变，正人当之，其在林和叔耶？”至是，熹贻书朝士曰：“闻林和叔入台，无一事不中的，去国一节，风义凛然，当于古人中求之。”给事中尤袤、中书舍人楼钥上疏云：“大中言官，当与被论者有别。”寻命知宁国府，又移赣州。宁宗即位，召还，试中书舍人，迁给事中，寻兼侍讲。知阁门事韩侂胄来谒，大中接之，无他语，阴请内交，大中笑而却之，侂胄怨由此始。

会吏部侍郎彭龟年抗论侂胄，侂胄转一官与内祠，龟年除焕章阁待制与郡。大中同中书舍人楼钥缴奏曰：“陛下眷礼僚旧，一旦龙飞，延问无虚日。不三数月间，或死或斥，赖龟年一人尚留，今又去之，四方谓其以尽言得罪，恐伤政体。且一去一留，恩意不侔。去者日远，不复侍左右。留者内祠，则召见无时。请留龟年经筵，而命侂胄以外任，则事体适平，人无可言者。”有旨：“龟年已为优异，侂胄本无过尤，可并书行。”大中复同奏：“龟年除职与郡以为优异，则侂胄之转承宣使非优异乎？若谓侂胄本无过尤，则龟年论事实出于爱君之忧，岂得为过？龟年既以决去，侂胄难于独留，宜畀外任或外祠，以慰公议。”不听。

太府寺丞吕祖俭以上书攻侂胄，谪置韶州，大中救之。汪义端顷为御史，以论赵汝愚去，至是侂胄引为右史，大中驳之。改吏部侍郎，不拜，以焕章阁待制知庆元府。城南民田，潮溢不可种，大中捐公帑治石筑之，民不知役而蒙其利。郡讹言夜有妖，大中谓此必黠贼所为，立捕黥之，人情遂安。丐祠，得请。给事中许及之缴驳，遂削职。后提举冲佑观。乞休致，复元职。监察御史林采论列，再落职，寻复之。

大中罢归，屏居十二年，未尝以得丧关其心，作园龟潭之上，客至，撷杞菊，取溪鱼，觞酒赋诗，时事一不以挂口。客或劝大中通侂胄书，大

中曰：“吾为夕郎时，一言承意，岂闲居至今日耶？”客曰：“纵不求福，盖亦免祸。”大中曰：“福不可求而得，祸可惧而免耶？”侂胄既召兵衅，大中谓：“今日欲安民，非息兵不可；欲息兵，非去侂胄不可。”

及侂胄诛，即召见，落致仕，试吏部尚书，言：“吕祖俭以言侂胄得罪，死于瘴乡，虽赠官畀职，而公议未厌。彭龟年面奏侂胄过尤，朱熹论侂胄窃弄威柄，皆为中伤，降官镌职，卒以老死，宜优加旌表。其他因讥切侂胄以得罪者，望量其轻重而旌别之，以伸被罪者之冤。”除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

嘉定改元，兼太子宾客。尝议讲和事，上曰：“朕不惮屈己为民，讲和之后，亦欲与卿等革侂胄弊政作家活耳。”大中顿首曰：“陛下言及此，宗社生灵之福也。”每语所亲云：“吾年垂八十，岂堪劳勩，徒以和议未成，思体承圣训，以革弊倖为经久之计。悦初志略遂，即乞身而归矣。”是年六月卒，年七十有八，赠资政殿学士、正奉大夫，谥正惠。

大中清修寡欲，退然如不胜衣，及其遇事而发，凜乎不可犯。自少力学，趣向不凡。所著有奏议、外制、文集三十卷。

陈骙字叔进，台州临海人。绍兴二十四年，试春官第一，秦桧当国，以秦垓居其上。累官迁将作少监、守秘书少监兼太子谕德。太子尹临安，骙谓：“储宫下亲细务，不得专于学，非所以毓德也。”太子矍然，亟辞。崔渊以外戚张说进，除秘书郎兼金部郎，骙封还词头。

未几，出知赣州，易秀州。召还，首言：“陛下锐意图治，群下急于自媒，争献强兵理财之计，及畀以职，报效蔑闻。宜杜邪谄之路。”再归故官，迁秘书监兼崇政殿说书。淳熙五年，试中书舍人兼侍讲、同修国史。

上欲采晋、宋以下兴亡理乱之大端，约为一书，谓骙曰：“惟卿与周必大可任此事。”言者忌而攻之，上留章不下，授提举太平兴国宫。起知宁国府，改知太平州，加集英殿修撰。以言者罢。起知袁州。光宗受禅，召试吏部侍郎。绍熙元年，同知贡举兼侍讲。

二年春，雷雪，诏陈时政得失，驩疏三十条，如宫闱之分不严，则权柄移；内谒之渐不杜，则明断息；谋台谏于当路，则私党植；咨将帅于近习，则贿赂行；不求谏论，则过失彰；不谨旧章，则取舍错；宴饮不时，则精神昏；赐予无节，则财用竭。皆切于时病。

三年三月，权礼部尚书。六月，同知枢密院事。四年二月，参知政事。光宗以疾不朝重华宫，会庆节称寿又不果往。驩三人奏，廷臣上疏者以百数，上感悟，以冬至日朝重华。五年正月朔旦，称寿于慈福宫。孝宗崩，光宗以疾未临丧，驩请正储位以安人心。七月，摄行三省事。

宁宗即位，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赵汝愚为右丞相，驩素所不快，未尝同堂语。汝愚拟除刘光祖侍御史，驩奏曰：“刘光祖旧与臣有隙，光祖入台，臣请避之。”汝愚愕而止。

时韩侂胄侍传言之劳，潜窃国柄。吏部侍郎彭龟年论侂胄将为国患，不报。于是龟年、侂胄俱请祠，驩曰：“以阁门去经筵，何以示天下？”龟年竟外补。侂胄语人曰：“彭侍郎不贪好官，固也，元枢亦欲为好人耶？”遂以资政殿大学士与郡，辞，诏提举洞霄宫。

庆元二年，知婺州。告老，授观文殿学士、提举洞霄宫。嘉泰三年卒，年七十六。赠少傅，谥文简。

黄黼字元章，临安余杭人也。少游太学，第进士，累迁太常博士。轮对，言：“周以辅翼之臣出任方伯，汉以牧守之最擢拜公卿，唐不历边任，不拜宰相，本朝不为三司等属，不除清望官。仁宗时，韩琦、范仲淹、庞籍皆尝经略西事，久历边任，始除执政。边奏复警，范仲淹至再请行。贝州之变，文彦博亲自讨贼。乞于时望近臣中，择才略谋虑可以任重致远者，或畀上流，或委方面，习知边防利害，地形险阨，中外军民亦孚其恩信，熟其威名。天下无事则取风绩显著者不次除拜，以尊朝廷。边鄙有警，则任以重寄，俾制方面。出将入相，何所不可。”上嘉奖曰：“如卿言，可谓尽用人之道。”

行太常丞，进秘书郎、提举江东常平茶盐，召为户部员外郎。寻除直秘阁、两浙路转运判官，进直龙图阁，升副使，辞，改直显谟阁。浙东濒海之田，以旱涝告，常平储蓄不足，黼捐漕计贷之。毗陵饥民取糠粃杂草根以充食，郡县不以闻，黼取民食以进，乞捐僧牒、缗钱振济，所全活甚众。

除中书门下检正诸房公事，守殿中侍御史兼侍讲，迁侍御史，行起居郎兼权刑部侍郎。以刘德秀论劾，奉祠而卒。

詹体仁字元善，建宁浦城人。父慥，与胡宏<sup>[4]</sup>、刘子翬游，调赣州信丰尉。金人渝盟，慥见张浚论灭金秘计，浚辟为属。体仁登隆兴元年进士第，调饶州浮梁尉。郡上体仁获盗功状当赏，体仁曰：“以是受赏，非其愿也。”谢不就。为泉州晋江丞。宰相梁克家，泉人也，荐于朝。入为太学录，升太学博士、太常博士，迁太常丞，摄金部郎官。

光宗即位，提举浙西常平，除户部员外郎、湖广总领，就升司农少卿。奏蠲诸郡赋输积欠百馀万。有逃卒千人入大冶，因铁铸钱，剽掠为变。体仁语戎帅：“此去京师千馀里，若比上请得报，贼势张矣。宜速加诛讨。”帅用其言，群党悉散。

除太常少卿，陛对，首陈父子至恩之说，谓：“易于家人之后次之以睽，睽之上九曰：‘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夫疑极而惑，凡所见者皆以为寇，而不知实其亲也。孔子释之曰：‘遇雨则吉，群疑亡也。’盖人伦天理，有间隔而无断绝，方其未通也，湮郁烦愤，若不可以终日；及其醒然而悟，泮然而释，如遇雨焉，何其和悦而条畅也。伏惟陛下神心昭融，圣度恢豁，凡厥疑情，一朝涣然若揭日月而开云雾，丕叙彝伦，以承两宫之欢，以塞兆民之望。”时上以积疑成疾，久不过重华宫，故体仁引易睽弧之义，以开广圣意。

孝宗崩，体仁率同列抗疏，请驾诣重华宫亲临祥祭，辞意恳切。时赵汝愚将定大策，外庭无预谋者，密令体仁及左司郎官徐谊达意少保吴

据，请宪圣太后垂帘为援立计。宁宗登极，天下晏然，体仁与诸贤密赞汝愚之力也。

时议大行皇帝谥，体仁言：“寿皇圣帝事德寿二十餘年，极天下之养，谅阴三年，不御常服，汉、唐以来未之有，宜谥曰‘孝’。”卒用其言。孝宗将复土，体仁言：“永阜陵地势卑下，非所以妥安神灵。”与宰相异议，除太府卿。寻直龙图阁、知福州，言者竟以前论山陵事罢之。退居雪川，日以经史自娱，人莫窥其际。

始，体仁使浙右，时苏师旦以胥吏执役，后倚侂胄躐跻大官，至是遣介通殷勤。体仁曰：“小人乘君子之器，祸至无日矣，乌得以污我！”未几，果败。

复直龙图阁、知静江府，阁十县税钱一万四千，蠲杂赋八千。移守鄂州，除司农卿，复总湖广饷事。时岁凶艰食，即以便宜发廩振救而后以闻。

侂胄建议开边，一时争谈兵以规进用。体仁移书庙堂，言兵不可轻动，宜遵养俟时。皇甫斌自以将家子，好言兵，体仁语僚属，谓斌必败，已而果然，开禧二年卒，年六十四。

体仁颖迈特立，博极群书。少从朱熹学，以存诚慎独为主。为文明畅，悉根诸理。周必大当国，体仁尝疏荐三十餘人，皆当世知名士。郡人真德秀早从其游，尝问居官莅民之法，体仁曰：“尽心、平心而已，尽心则无愧，平心则无偏。”世服其确论云。

论曰：彭龟年、黄裳、罗点以青宫师保之旧，尽言无隐。黄度、林大中亦能守正不阿，进退裕如。此数臣者，皆能推明所学，务引君以当道，可谓粹然君子矣。陈騤论事颇切时病，詹体仁深于理学，皆有足称者。然騤尝诋讯吕祖谦，至视赵汝愚、刘光祖为仇，而体仁乃能以朱熹、真德秀为师友，即其所好恶，而二人之邪正，于是可知焉。

## 【校勘记】

- [1] 嘉泰元年复元官 按嘉泰二年,开放党禁,党人之在籍者始先后复官。  
楼钥攻媿集卷九六彭龟年神道碑作“嘉泰三年秋,复元官”。疑是。
- [2] 普成 原作“普城”,据攻媿集卷九九黄裳墓志铭、本书卷八九地理志改。
- [3] 旧制河北陕西分为四路 按攻媿集卷九八林大中神道碑，“庆历中,分河北、陕西各为四路。”又本书卷八六、八七地理志，河北东西两路,在庆历八年分为四路;陕西路,在庆历元年分为四路。“分”疑为“各”之误。
- [4] 胡宏 原作“吴宏”。按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四七詹体仁行状,体仁父槿“与五峰胡先生、屏山刘先生游”。“五峰胡先生”,指胡宏,本书卷四三五有传,据改。





## 宋史卷三百九十四

### 列传第一百五十三

胡纘 何澹 林栗 高文虎 陈自强  
郑丙 京镗 谢深甫 许及之 梁汝嘉

胡纘字应期，处州遂昌人。淳熙中，举进士。绍熙五年，以京镗荐，监都进奏院，迁司农寺主簿、秘书郎。韩侂胄用事，逐朱熹、赵汝愚，意犹未快，遂擢纘监察御史。

纘未达时，尝谒朱熹于建安，熹待学子惟脱粟饭，遇纘不能异也。纘不悦，语人曰：“此非人情。只鸡尊酒，山中未为乏也。”遂亡去。及是，劾赵汝愚，且诋其引用朱熹为伪学罪首。汝愚遂谪永州。

汝愚初抵罪去国，搢绅大夫与夫学校之士，皆愤悒不平，疏论甚众。侂胄患之，以汝愚之门及朱熹之徒多知名士，不便于己，欲尽去之，谓不可一一诬以罪，则设为伪学之目以摈之。用何澹、刘德秀为言官，专击伪学，然未有诵言攻熹者。独纘草疏将上，会改太常少卿，不果。沈继祖以追论程颐得为察官，纘遂以藁授之。继祖论熹，皆纘笔也。

宁宗以孝宗嫡孙行三年服，纘言止当服期。诏侍从、台谏、给舍集议释服，于是徙纘太常少卿，使草定其礼。既而亲飨太庙。

纘既解言责，复入疏云：“比年以来，伪学猖獗，图为不轨，动摇上皇，诋诬圣德，几至大乱。赖二三大臣、台谏出死力而排之，故元恶殒命，群邪屏迹。自御笔有‘救偏建中’之说，或者误认天意，急于奉承，倡

为调停之议，取前日伪学之奸党次第用之，以冀幸其他日不相报复。往者建中靖国之事，可以为戒，陛下何未悟也。汉霍光废昌邑王贺，一日而诛群臣一百余人；唐五王不杀武三思，不旋踵而皆毙于三思之手。今纵未能尽用古法，亦宜且令退伏田里，循省愆咎。”俄迁纘起居舍人。诏伪学之党，宰执权住进拟，用纘言也。自是学禁益急。进起居郎，权工部侍郎，移礼部，又移吏部。坐同知贡举、考宏词不当而罢。未几，学禁渐弛，纘亦废弃，卒于家。

何澹字自然，处州龙泉人。乾道二年进士，累官至国子司业，迁祭酒，除兵部侍郎。光宗内禅，拜右谏议大夫兼侍讲。

澹本周必大所厚，始为学官，二年不迁，留正奏迁之。澹憾必大，及长谏垣，即劾必大，必大遂策免。澹尝与所善刘光祖言之，光祖曰：“周丞相岂无可论，第其门多佳士，不可并及其所荐者。”澹不听。

时姜特立、谯熙载以春坊旧恩颇用事。一日，光祖过澹，因语澹曰：“曾、龙之事不可再。”澹曰：“得非姜、谯之谓乎？”既而澹引光祖入便坐，则皆姜、谯之徒也，光祖始悟澹漫诺。明年，澹同知贡举，光祖除殿中侍御史，首上学术邪正之章。及奏名，光祖被旨入院拆号，与澹席甫逼。澹曰：“近日风采一新。”光祖曰：“非立异也，但尝为大谏言者，今日言之耳。”既出，同院谓光祖曰：“何自然见君所上章，数夕恍惚，饵定志丸，他可知也。”进御史中丞。

澹有本生继母丧，乞有司定所服，礼寺言当解官，澹引不逮事之文，乞下给、谏议之。太学生乔嘉、朱有成等移书于澹，谓：“足下自长台谏，此纲常之所系也。四十餘年以所生继母事之，及其终也，反以为生不逮而不持心丧可乎？奉常礼所由出，顾以台谏、给舍议之，识者有以窥之矣。”澹乃去。终制，除焕章阁学士、知泉州，移明州。

宁宗即位，朱熹、彭龟年以论韩侂胄俱绌，澹还为中丞，怨赵汝愚不援引。汝愚时已免相，复诋其废坏寿皇良法美意，汝愚落职罢祠。又

言：“专门之学，流而为伪。愿风厉学者，专师孔孟，不得自相标榜。”除同知枢密院事、参知政事，迁知枢密院。

吴曦贿通时宰，规图帅蜀，未及贿澹，韩侂胄已许之，澹持不可。侂胄怒曰：“始以君肯相就，黜伪学，汲引至此，今顾立异耶？”以资政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起知福州。澹居外，常快快失意，以书祈侂胄，有曰：“迹虽东冶，心在南园。”南园，侂胄家圃也。侂胄怜之。进观文殿学士，寻移知隆兴府。后除江、淮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移使湖北，兼知江陵。奉祠卒，赠少师。

澹美姿容，善谈论，少年取科名，急于荣进，阿附权奸，斥逐善类，主伪党之禁，贤士为之一空。其后更化，凶党俱逐，澹以早退幸免，优游散地几二十年。

林栗字黄中，福州福清人。登绍兴十二年进士第，调崇仁尉，教授南安军。宰相陈康伯荐为太学正，守太常博士。孝宗即位，迁屯田员外郎、皇子恭王府直讲。

时金人请和，约为叔侄之国，且以归疆为请。栗上封事言：“前日之和，诚为非计。然徽宗梓宫、慈宁行殿在彼，为是而屈，犹有名焉。今日之和，臣不知其说也。宗庙之仇，而事之以弟侄，其忍使祖宗闻之乎！无唐、邓，则荆、襄有齿寒之忧；无泗、海，则淮东之备达于真、扬，海道之防遍于明、越矣。议者皆言和戎之币少，养兵之费多，不知讲和之后，朝廷能不养兵乎？今东南民力，陛下之所知也，朝廷安得而不较乎？且非徒无益而已。与之岁币，是畏之矣。三军之情，安得不懈弛；归正之心，安得不携贰。为今日计，宜停使勿遣，迁延其期。比至来春，别无动静，徐于境上移书，谕以两国誓言。败之自彼，信不由衷，虽盟无益。自今宜守分界，休息生灵，不烦聘使之往来，各保疆场之无事，焉用疲弊州县，以奉犬羊之使乎？”

孝宗惩创绍兴权臣之弊，躬揽权纲，不以责任臣下，栗言：“人主莅

权，大臣审权，争臣议权，王侯、贵戚善挠权者也，左右近习善窃权者也。权在大臣，则大臣重；权在迕臣，则迕臣重；权在争臣，则争臣重。是故人主常患权在臣下，必欲收揽而独持之，然未有能独持之者也。不使大臣持之，则王侯、贵戚得而持之矣；不使迕臣审之，争臣议之，则左右近习得而议之矣。人主顾谓得其权而自执之，岂不误哉。是故明主使人持权而不以权与之，收揽其权而不肯独持之。”至有“以鹿为马、以鸡为鸾”之语。方奉对时，读至“人主常患权在臣下，必欲收揽而独持之”，孝宗称善，栗徐曰：“臣意尚在下文。”执政有诉于孝宗曰：“林栗谓臣等指鹿为马，臣实不愿与之同朝。”乃出知江州。

有旨省并江州屯驻一军，栗奏：“辛巳、甲申，金再犯两淮，赖江州一军分布防托，故舒、蕲、黄三州独不被寇。本州上至鄂渚七百里，下至池阳五百里；平时屯戍，诚若无益，万一有警，鄂渚之戍，上越荆、襄，池阳之师，下流增备，中间千里藩篱，诚为虚阙。无以一夫之议，而废长江千里之防。”由是军得无动。

以吏部员外郎召。冬至，有事南郊，前期十日，百执事听誓戒；会庆节，有旨上寿不用乐，迨宴金使，乃有权用乐之命。栗以为不可，致书宰相，不听，乃乞免充举册官，以状申朝廷曰：“若听乐则废斋，废斋则不敢以祭。祖宗二百年事天之礼，今因一介行人而废之。天之可畏，过于外夷远矣。”不听。

兼皇子庆王府直讲，有旨令二王非时招延讲读官，相与议论时政，期尽规益。栗以为不可，疏言：“汉武帝为戾太子开博望苑，卒败太子；唐太宗为魏王泰立文学馆，卒败魏王。古者教世子与吾祖宗之所以辅导太子、诸王，惟以讲经读史为事，他无预焉。若使议论时政，则是对子议父，古人谓之无礼，不可不留圣意。”

除右司员外郎，迁太常少卿。太庙祫享之制，始祖东向，昭南向，穆北向，别庙神主祔于祖姑之下，随本室南北向而无西向之位。绍兴、乾道间，懿节、安穆二后升祔，有司设幄西向。逮安恭皇后新祔，有司承前失，其西向之位，几与僖祖相对。栗辨正之。

除直宝文阁、知湖州。栗朝辞，曰：“臣闻汉人贾谊号通达国体，其所上书至于痛哭流涕者，考其指归，大抵以一身谕天下之势。其言曰：‘天下之势方病大瘡。非徒瘡也，又苦踈斲。又类辟，且病痒。’臣每见士大夫好论时事，臣辄举以问之：今日国体，于四百四病之中名为何病？能言其病者犹未必能处其方，不能言其病而辄处其方，其误人之死，必矣。闻臣之言者不忿则默，间有反以诘臣，即对之曰：今日之病，名为风虚，其状半身不随是也。风者在外，虚者在内，真气内耗，故风邪自外而乘之，忽中于人，应时僵仆，则靖康之变是也。幸而元气犹存，故仆而复起，则建炎之兴是也。然元气虽存，邪气尚盛，自淮以北皆吾故壤，而号令不能及，正朔不能加，有异于半身不随者乎？非但半身不随而已，半身存者，凛凛乎畏风邪之乘而不能以自安也。今日论者，譬如痿人之不忘起，奚必贤智之士，然后与国同其愿哉？而市道庸流，口传耳受，苟欲尝试以售其方，则荡熨针石，杂然并进，非体虚之人所宜轻受也。闻之医曰：‘中风偏废，年五十以下而气盛者易治。盖真气与邪气相敌，真气盛则邪气衰，真气行则邪气去。然真气不充满于半存之身，则无以及偏废之体。故欲起此疾者，必禁其嗜欲，节其思虑，爱其气血，养其精神，使半存之身，日以充实，则阳气周流，脉络宣畅，将不觉舍杖而行。若急于愈疾而不顾其本，百毒入口，五脏受风，风邪之盛未可卒去，而真气之存者日以耗亡，故中风再至者多不能救。’臣愚有感于斯言，窃谓贾谊复生，为陛下言，无以易此。”

知兴化军，又移南剑，除夔路提点刑狱，改知夔州，加直敷文阁。夔属郡曰施州，其羁縻郡曰思州。施民谭汝翼者，与知思州田汝弼交恶，会汝弼卒，汝翼帅兵二千人伐其丧。汝弼之子祖周深入报复，兵交于三州之境，施、黔大震。汝翼复缮甲兵，料丁壮，以重币借兵诸洞，而乞师于帅府。栗曰：“汝翼实召乱者。”移檄罢兵，乃选属吏往摄兵职，以渐收汝翼之权。命兵马钤辖按阅诸州，密檄至施，就摄州事。汝翼不之觉，已乃皇遽遁入成都。事闻，孝宗亲札赐栗及成都制置使陈岷曰：“田氏犹是羁縻州郡，谭氏乃夔路豪族，又且首为衅端，帅阃不能弹压，纵其至

此。如尚不悛，未免加兵，除其元恶。”时汝翼在成都，闻之逃归，调集家丁及役八砦义军，列陈于沱河桥与官军战，溃，汝翼遁去，俘其徒四十有三人，获甲铠器仗三万一千。粟取其巨恶者九人诛之。田祖周由是惧，与其母冉氏谋献黔江田业，计钱九十万缗以赎罪，蛮徼遂安。

既而汝翼入都诉粟受田氏金，诏以汝翼属吏，省劄下夔州。粟亲书奏状缴还，并辨其事。上大怒。会近臣有救解者，寻坐粟身为帅臣，擅格上命，镌职罢归。既而理寺追究，事白，贷汝翼死，幽置绍兴府。

居顷之，诏粟累更事任，清介有闻，复直宝文阁、广南西路转运判官，就改提点刑狱，又改知潭州。除秘阁修撰，进集英殿修撰、知隆兴府。召对便殿，奏乞仿唐制置补阙、拾遗左右各一员，不以纠弹为责。从之。除兵部侍郎。朱熹以江西提刑召为兵部郎官，熹既入国门，未就职。粟与熹相见，论易与西铭不合。至是，粟遣吏部趣之，熹以脚疾请告。粟遂论：“熹本无学术，徒窃张载、程颐之绪馀，为浮诞宗主，谓之道学，妄自推尊。所至辄携门生十数人，习为春秋、战国之态，妄希孔、孟厉聘之风，绳以治世之法，则乱人之首也。今采其虚名，俾之人奏，将置朝列，以次收用。而熹闻命之初，迁延道途，邀索高价，门生迭为游说，政府许以风闻，然后入门。既经陛对，得旨除郎，而辄怀不满，傲睨累日，不肯供职，是岂张载、程颐之学教之然也？缘熹既除兵部郎官，在臣合有统摄，若不举劾，厥罪惟均。望将熹停罢，姑令循省，以为事君无礼者之戒。”

上谓其言过当，而大臣畏粟之强，莫敢深论。太常博士叶適独上封事辩之曰：“考粟之辞，始末参验，无一实者。其中‘谓之道学’一语，无实最甚。盖自昔小人残害良善，率有指名，或以为好名，或以为立异，或以为植党。近忽创为‘道学’之目，郑丙唱之，陈贾和之。居要路者密相付授，见士大夫有稍务洁修，粗能操守，辄以道学之名归之，殆如吃菜事魔、影迹犯败之类。往日王淮表里台谏，阴废正人，盖用此术。粟为侍从，无以达陛下之德意志虑，而更袭郑丙、陈贾密相传授之说，以道学为大罪。文致言语，逐去一熹，固未甚害，第恐自此游辞无实，谗言横生，

善良受害，无所不有！愿陛下正纪纲之所在，绝欺罔于既形，摧抑暴横以扶善类，奋发刚断以慰公言。”于是侍御史胡晋臣劾栗，罢之，出知泉州，又改明州。奉祠以卒，谥简肃。

栗为人强介有才，而性狷急，欲快其私忿，遂至攻诋名儒，废绝师教，殆与郑丙、陈贾、何澹、刘德秀、刘三杰、胡纮辈党邪害正者同科。虽畴昔论事，雄辩可观，不足以盖晚节之谬也。

高文虎字炳如，四明人，礼部侍郎闾之从子。登绍兴庚辰进士第，调平江府吴兴县主簿。

曾几守官在吴，文虎从之游，故闻见博洽，多识典故。除国子正，迁太学博士。孝宗幸两学，祭酒林光朝访文虎具仪注，文虎辑国朝以来临幸故事授之。兼国史院编修官，与修四朝国史。出知建昌军，擢将作丞兼实录院检讨官，修高宗实录；又兼玉牒所检讨官，修神宗玉牒。自熙宁以来，史氏淆杂，人无所取信。文虎尽取朱墨本刊正缪妄，一一研核。既奏御，又修徽宗玉牒，考订宣和、崇、观以来尤为详审。

宁宗即位，迁军器少监兼将作监，迁国子司业兼学士院权直，迁祭酒、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兼祭酒，升实录院同修撰、同修国史。

韩侂胄用事，既逐赵汝愚、朱熹，以其门多知名士，设伪学之目以摈之，遂命文虎草诏曰：“向者权臣擅朝，伪邪朋附，协肆奸宄，包藏祸心。赖天之灵，宗庙之福，朕获承慈训，膺受内禅，阴谋坏散，国势复安。嘉与士大夫厉精更始，凡曰淫朋比德，几其自新，而历载臻兹，弗迪厥化。缔交合盟，窥伺间隙，毁誉舛迕，流言间发，将以倾国是而惑众心。甚至窃附于元祐之众贤，而不思实类乎绍圣之奸党。国家秉德康宁，弗汝瑕殄，今惟自作弗靖，意者渐于流俗之失不可复反欤？将徇于国之宽恩而罚有弗及欤？何其未能洗濯以称朕意也！朕既深诏二三大臣与夫侍从言议之官，益维持正论以明示天下矣，谕告所抵，宜各改视回听，毋复借疑似之说以惑乱世俗。若其遂非不悔，怙终不悛，邦有常刑，必罚毋



赦!”

西掖词命，旧率以数人共一词，文虎以为非所以崇训戒、赞人才也，乃人人各为之。迁兵部侍郎兼中书舍人，又兼祭酒，拜翰林学士兼侍读、实录院修撰，修国史。除华文阁学士、知建宁府，力丐祠，提举太平兴国宫。以台臣言夺职，卒。

文虎以博洽自负，与胡纒合党，共攻道学，久司学校，专困遏天下士，凡言性命道德者皆绌焉。

陈自强者，福州闽县人，字勉之。登淳熙五年进士第。庆元二年，入都待铨。自以尝为韩侂胄童子师，欲见之，无以自通，适僦居主人出侂胄家，为言于侂胄。一日，召自强，比至，则从官毕集，侂胄设褥于堂，向自强再拜，次召从官同坐。侂胄徐曰：“陈先生老儒，汨没可念。”明日，从官交荐其才。除太学录，迁博士，数月转国子博士，又迁秘书郎。入馆半载，擢右正言、谏议大夫、御史中丞。入台未逾月，遂登枢府，由选人至两地财四年。嘉泰三年，拜右丞相，历封祁、卫、秦国公。

韩侂胄颺朝权，包苴盛行，自强尤贪鄙。四方致书馈，必题其缄云：“某物并献”；凡书题无“并”字，则不开。纵子弟亲戚关通货贿，仕进干请，必谐价而后予。日押空名刺箭送侂胄家，须用乃填，三省不与也。都城火，自强所贮，一夕为煨烬。侂胄首遗之万缗，执政及列郡闻之，莫不有助。不数月，得六十万缗，遂倍所失之数。创国用司，自为国用使，以费士寅、张岩为同知国用事，掊克民财，州郡骚动。

方侂胄欲为平章，犹畏众议，自强首率同列援典故入奏。诏以侂胄为平章军国事。常语人曰：“自强惟一死以报师王。”每称侂胄为恩王、恩父，而呼堂吏史达祖为兄、苏师旦为叔。

侂胄将用兵，遣使北行审敌虚实，自强荐陈景俊以往。金人有“不宜败好”之语，景俊归，自强戒使勿言，侂胄乃决恢复之议。吴曦有逆谋，求归蜀，厚赂自强。自强语侂胄：“非曦不足以镇坤维。”乃纵之归，

曦卒受金人命为蜀王。侂胄奸凶，久盗国柄，自强实为之表里。

既开边隙，朝野汹汹，三遣使请和。金人欲缚送首议用兵贼臣，侂胄悲愤，复欲用兵，中外大惧。史弥远建议诛侂胄，诏以自强阿附充位，不恤国事，罢右丞相。未几，诏追三官，永州居住，又责武泰军节度副使<sup>[1]</sup>、韶州安置。中书舍人倪思缴奏，乞远窜，籍其家，诏从之。再责复州团练副使、雷州安置。后死于广州。

郑丙字少融，福州长乐人。绍兴十五年进士。积官至吏部尚书、浙东提举。

朱熹行部至台州，奏台守唐仲友不法事，宰相王淮庇之。熹章十上。丙雅厚仲友，且迎合宰相意，奏：“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盖指熹也。于是监察御史陈贾奏：“道学之徒，假名以济其伪，乞摈斥勿用。”道学之目，丙倡贾和，其后为庆元学禁，善类被厄，丙罪为多。

尝知泉州，为政暴急，或劝之尚宽，丙曰：“吾疾恶有素，岂以晚节易所守哉。”闻者哂之。丙官终端明殿学士，卒，谥简肃。

京镗字仲远，豫章人也。登绍兴二十七年进士第。龚茂良帅江西，见之曰：“子庙廊器也。”及茂良参大政，遂荐镗入朝。

孝宗诏侍从举良县令为台官，给事中王希吕曰：“京镗蚤登儒级，两试令，有声。陛下求执法官，镗其人也。”上引见镗，问政事得失。时上初统万机，锐志恢复，群臣进说，多迎合天子意，以为大功可旦暮致。镗独言：“天下事未有骤如意者，宜徐徐以图之。”上善其言。镗于是极论今日民贫兵骄，士气颓靡，言甚切至。上说，擢为监察御史，累迁右司郎官。

金遣贺生辰使来，上居高宗丧，不欲引见，镗为候佐，以旨拒之。使

者请少留阙下，鏐曰：“信使之来，以诞节也。诞节礼毕，欲留何名乎？”使行，上嘉其称职。转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

金人遣使来吊，鏐为报谢使。金人故事，南使至汴京则赐宴。鏐请免宴，郊劳使康元弼等不从，鏐谓必不免宴，则请彻乐，遗之书曰：“鏐闻邻丧者春不相，里殡者不巷歌。今鏐衔命而来，繫北朝之惠吊，是荷是谢。北朝勤其远而悯其劳，遣郊劳之使，藏式宴之仪，德莫厚焉，外臣受赐，敢不重拜。若曰而必听乐，是于圣经为悖理，于臣节为悖义，岂惟贻本朝之羞，亦岂昭北朝之懿哉？”相持甚久。鏐即馆，相礼者趣就席，鏐曰：“若不彻乐，不敢即席。”金人迫之，鏐弗为动，徐曰：“吾头可取，乐不可闻也。”乃帅其属出馆门，甲士露刃向鏐，鏐叱退之。金人知鏐不可夺，驰白其主，主叹曰：“南朝直臣也。”特命免乐。自是恒去乐而后宴。鏐。孝宗闻之喜，谓辅臣曰：“士大夫平居孰不以节义自许，有能临危不变如鏐者乎？”

使还，入见，上劳之曰：“卿能执礼为国家增气，朕将何以赏卿？”鏐顿首曰：“北人畏陛下威德，非畏臣也。正使臣死于北庭，亦臣子之常分耳，敢言赏乎！”故事，使还当增秩。右相周必大言于上曰：“增秩常典尔，京鏐奇节，今之毛遂也，惟陛下念之。”乃命鏐权工部侍郎。

四川阙帅，以鏐为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鏐到官，首罢征敛，弛利以予民。泸州卒杀太守，鏐擒而斩之，蜀以大治。召为刑部尚书。

宁宗即位，甚见尊礼，由政府累迁为左丞相。当是时，韩侂胄权势震天下，其亲幸者由禁从不一二岁至宰辅；而不附侂胄者，往往沉滞不偶。鏐既得位，一变其素守，于国事漫无所可否，但奉行侂胄风旨而已。又荐引刘德秀排击善类，于是有伪学之禁。

后宦者王德谦除节度使，鏐乃请裂其麻，上曰：“除德谦一人而止可乎？”鏐曰：“此门不可启。节钺不已，必及三孤；三孤不已，必及三公。愿陛下以真宗不予刘承规为法，以大观、宣、政间童贯等冒节钺为戒。”上于是谪德谦而黜词臣吴宗旦，或曰，亦侂胄意也。

居无何，以年老请免相，薨，赠太保，谥文忠。后以监察御史倪千里

言，改谥庄定。

谢深甫字子肃，台州临海人。少颖悟，刻志为学，积数年不寐，夕则置瓶水加足于上，以警困怠。父景之识为远器，临终语其妻曰：“是儿当大吾门，善训迪之。”母攻苦守志，督深甫力学。

中乾道二年进士第，调嵎县尉。岁饥，有死道旁者，一姬哭诉曰：“吾儿也。佣于某家，遭掠而毙。”深甫疑焉，徐廉得姬子他所，召姬出示之，姬惊伏曰：“某与某有隙，赂我使诬告耳。”

越帅方滋、钱端礼皆荐深甫有廊庙才，调昆山丞，为浙曹考官，一时士望皆在选中。司业郑伯熊曰：“文士世不乏，求具眼如深甫者实鲜。”深甫曰：“文章有气骨，如泰山乔岳，可望而知，以是得之。”

知处州青田县。侍御史葛邲、监察御史颜师鲁、礼部侍郎王蔺交荐之。孝宗召见，深甫言：“今日人才，枵中侈外者多妄诞，矫讦沾激者多眩鬻。激昂者急于披露，然或邻于好夸；刚介者果于植立，而或邻于太锐；静退简默者寡有所合，或邻于立异。故言未及酬而已齟齬，事未及成而已挫抑。于是趣时徇利之人，专务身谋，习为软熟，畏避束手，因循苟且，年除岁迁，亦至通显，一有缓急，莫堪倚仗。臣愿任使之际，必察其实，既悉其实，则涵养之以蓄其才，振作之以厉其气，栽培封殖，勿使沮伤。”上嘉纳。问当世人才，对曰：“荐士，大臣职也。小臣来自远方，不足以奉明诏。”上颌之，谕宰臣曰：“谢深甫奏对雍容，有古人风。”除籍田令，迁大理丞。

江东大旱，擢为提举常平，讲行救荒条目，所全活一百六十馀万人。光宗即位，以左曹郎官借礼部尚书为贺金国生辰使。绍熙改元，除右正言，迁起居郎兼权给事中。知閤门事韩侂胄破格转遥郡刺史，深甫封还内降云：“人主以爵禄磨厉天下之人才，固可重而不可轻；以法令堤防天下之侥幸，尤可守而不可易。今侂胄蓦越五官而转遥郡，侥幸一启，攀援踵至，将何以拒之？请罢其命。”

进士俞古应诏言事，语涉诋讦，送瑞州听读。深甫谓：“以天变求言，未闻旌赏而反罪之，则是名求而实拒也。俞古不足以道，所惜者朝廷事体耳。”右司谏邓驂论近习，左迁，深甫请还驂，谓：“不可以近习故变易谏官，为清朝累。”

二年，知临安府。三年，除工部侍郎。入谢，光宗面谕曰：“京尹宽则废法，猛则厉民，独卿为政得宽猛之中。”进兼吏部侍郎，兼详定敕令官。四年，兼给事中。陈源久以罪斥，忽予内祠，深甫固执不可。姜特立复诏用，深甫力争，特立竟不得入。张子仁除节度使，深甫疏十一上，命遂寝。每禁庭燕私，左右有希恩泽者，上必曰：“恐谢给事有不可耳。”

宁宗即位，除焕章阁待制、知建康府，改御史中丞兼侍读。上言：“比年以来，纪纲不立。台谏有所论击，不与被论同罢，则反除以外任；给、舍有所缴驳，不命次官书行，则反迁以他官；监司有所按察，不两置之勿问，则被按者反得美除。以奔竞得志者，不复知有廉耻；以请属获利者，不复知有彝宪。贪墨纵横，莫敢谁何；罪恶暴露，无所忌惮。隳坏纪纲，莫此为甚。请风厉在位，革心易虑，以肃朝著。”礼官议桃僖祖，侍讲朱熹以为不可。深甫言：“宗庙重事，未宜遽革。朱熹考订有据，宜从熹议。”

庆元元年，除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迁参知政事，再迁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内侍王德谦建节，深甫三疏力陈不可蹈大观覆辙，德谦竟斥。进金紫光禄大夫，拜右丞相，封申国公，进岐国公。光宗山陵，为总护使。还，拜少保，力辞，改封鲁国公。

嘉泰元年，累疏乞避位，宁宗曰：“卿能为朕守法度，惜名器，不可以言去。”召坐赐茶，御笔书说命中篇及金帛以赐之。

有余嘉者，上书乞斩朱熹，绝伪学，且指蔡元定为伪党。深甫掷其书，语同列曰：“朱元晦、蔡季通不过自相与讲明其学耳，果有何罪乎？余嘉蚩蚩臣，乃敢狂妄如此，当相与奏知行遣，以厉其餘。”

金使人见不如式，宁宗起入禁中，深甫端立不动，命金使俟于殿隅，帝再御殿，乃引使者进书，迄如旧仪。

拜少保。乞骸骨，授醴泉观使。明年，拜少傅，致仕。有星隕于居第，遂薨。后孙女为理宗后，追封信王，易封卫、鲁，谥惠正。

许及之字深甫，温州永嘉人。隆兴元年第进士，知袁州分宜县。以部使者荐，除诸军审计，迁宗正簿。乾道元年，林栗请增置谏员，乃效唐制置拾遗、补阙，以及之为拾遗，班序在监察御史之上。

高宗崩，及之言：“皇帝既躬三年之丧，群臣难从纯吉，当常服黑带。”王淮当国久，及之奏：“陛下即位二十七年，而群臣未能如圣意者，以苟且为安荣，以姑息为仁恕，以不肯任事为简重，以不敢任怨为老成。敢言者指为轻儇，鲜耻者谓之朴实。陛下得若人而相之，何补于治哉！”淮竟罢职予祠。

光宗受禅，除军器监，迁太常少卿，以言者罢。绍熙元年，除淮南运判兼淮东提刑，以铁钱滥恶不职，贬秩，知庐州。召除大理少卿。宁宗即位，除吏部尚书兼给事中。及之早与薛叔似同擢遗、补，皆为当时所予。党事既起，善类一空，叔似累斥逐，而及之谄事侂胄，无所不至。尝值侂胄生日，朝行上寿毕集，及之后至，阍人掩关拒之，及之俯偻以入。为尚书，二年不迁，见侂胄流涕，序其知遇之意及衰迟之状，不觉膝屈。侂胄惻然怜之曰：“尚书才望，简在上心，行且进拜矣。”居亡何，同知枢密院事。当时有“由寡尚书、屈膝执政”之语，传以为笑。

嘉泰二年<sup>[2]</sup>，拜参知政事，进知枢密院事兼参政。兵端开，侂胄欲令及之守金陵，及之辞。侂胄诛，中丞雷孝友奏及之实赞侂胄开边，及守金陵，始诡计免行。降两官，泉州居住。嘉定二年，卒。

梁汝嘉字仲谟，处州丽水人。以外祖太宰何执中任入官，调中山府司议曹事<sup>[3]</sup>。建炎初，知常州武进县。守荐其治状，擢通判州事，加直秘阁，历官至转运副使。

临安阙守，火灾屡作，命汝嘉摄事。汝嘉修火政，严巡徼，盗发辄得，火灾亦息。遂命为真，加直龙图阁。以称职，擢徽猷阁待制，试户部侍郎兼知临安府。累迁户部侍郎，进权尚书兼江、淮、荆、广经制使。

汝嘉素善秦桧，殿中侍御史周葵将按之。汝嘉闻，给中书舍人林待聘曰：“副端将论君。”待聘亟告桧，徙葵起居郎。葵入后省，出疏示待聘曰：“梁仲谟何其幸也。”待聘始知为汝嘉所卖，士大夫以是薄汝嘉。汝嘉求去，以宝文阁直学士提举太平观。未几，升学士、知明州，兼浙西沿海制置使，更温、宣、鼎三郡，复奉祠以归。绍兴二十三年，卒。汝嘉长于吏治，在临安风绩尤著。

论曰：君子之论人，亦先观其大者而已矣。忠孝，人之大节也，胡絃导其君以短丧，不得谓之忠；何澹疑所生继母之服，士论纷纭而后去，不可以为孝。彼于其大者且忍为之，则其协比权奸，诬构善类，亦何惮而不为乎？谢深甫出处，旧史混其迹，若无可议为者。然庆元之初，韩侂胄设伪学之禁，网罗善类而一空之，深甫秉政，适与之同时，倭曰不知，不可也。况于一劾陈傅良，再劾赵汝愚，形于深甫之章，有不可掩者乎？陈自强、郑丙、许及之辈，狐媚苟合，以窃贵宠，斯亦不足论已。若林栗之有治才，善论事，高文虎之自负该洽，京镗之仗义秉礼，志信于敌国，抑岂无足称者。然栗以私忿诋名儒，不为清议所与，而文虎草伪学之诏，以是为非，以正为邪，变乱白黑，以欺当世，其人可知也。镗暮年得政，朋奸取容，既愧其初服矣，况伪学之目，识者以为镗实发之乎？士君子立身行事，一失其正，流而不知返，遂为千古之罪人，可不惧哉！可不惧哉！

## 【校勘记】

- 〔1〕武泰军节度副使 “副”字原脱，据两朝纲目卷一〇、宋史全文卷二九补。
- 〔2〕嘉泰二年 “嘉泰”原作“嘉定”。按本书二一三宰辅表，嘉泰二年十一

月，“许及之参知政事”，两朝纲目卷七同。“嘉定”为“嘉泰”之误，据改。

- [3]调中山府司议曹事 “议曹”，周必大周益国文忠公集卷六九梁汝嘉神道碑作“仪曹”。本书卷一六六职官志，开封府有“仪曹”，为六曹之一，疑“议”为“仪”字之误。





# 宋史卷三百九十五

## 列传第一百五十四

楼钥 李大性 任希夷 徐应龙 庄夏  
王阮 王质 陆游 方信孺 王柟

楼钥字大防，明州鄞县人。隆兴元年，试南宫，有司伟其辞艺，欲以冠多士，策偶犯旧讳，知贡举洪遵奏，得旨以冠末等。投贖谢诸公，考官胡铨称之曰：“此翰林才也。”试教官，调温州教授，为敕令所删定官，修淳熙法。议者欲降太学释奠为中祀，钥曰：“乘輿临幸，于先圣则拜，武成则肃揖，其礼异矣，可钩敌乎？”

改宗正寺主簿，历太府、宗正寺丞，出知温州。属县乐清倡言方腊之变且复起，邑令捕数人归于郡。钥曰：“罪之则无可坐，纵之则惑民。”编隶其为首者，而驱其徒出境，民言遂定。堂帖问故，钥曰：“苏洵有言：‘有乱之形，无乱之实，是谓将乱。不可以有乱急，不可以无乱弛。’”丞相周必大心善之。

光宗嗣位，召对，奏曰：“人主初政，当先立其大者。至大莫如恢复，然当先强主志，进君德。”又曰：“今之网密甚矣，望陛下轸念元元，以设禁为不得已，凡有创意增益者，寝而勿行，所以保养元气。”

除考功郎兼礼部。吏铨并缘为奸，多所壅底。钥曰：“简要清通，尚书郎之选。”尽革去之。改国子司业，擢起居郎兼中书舍人。代言坦明，得制诰体，缴奏无所回避。禁中或私请，上曰：“楼舍人朕亦惮之，不如

且已。”刑部言，天下狱案多所奏裁，中书之务不清，宜痛省之。钥曰：“三宥制刑，古有明训。”力论不可。会庆节上寿，扈从班集，乘輿不出。已而玉牒、圣政、会要书成，将进重华，又屡更日。钥言：“臣累岁随班，见陛下上寿重华宫，欢动宸极。嘉王日趋朝谒，恪勤不懈，窃料寿皇望陛下之来，亦犹此也。”又奏：“圣政之书，全载寿皇一朝之事。玉牒、会要足成淳熙末年之书，幸速定其日，无复再展，以全圣孝。”于是上感悟，进书成礼。

试中书舍人，俄兼直学士院。光宗内禅诏书，钥所草也，有云：“虽丧纪自行于宫中，而礼文难示于天下。”荐绅传诵之。迁给事中。乞正太祖东向之位，别立僖祖庙以代夹室，顺祖、翼祖、宣祖之主皆藏其中，祫祭即庙而飨。从之。

朱熹以论事忤韩侂胄，除职与郡。钥言：“熹鸿儒硕学，陛下闵其耆老，当此隆寒，立讲不便，何如俾之内祠，仍令修史，少俟春和，复还讲筵。”不报。赵汝愚谓人曰：“楼公当今人物也，直恐临事少刚决耳。”及见其持论坚正，叹曰：“吾于是大过所望矣。”

宁宗受禅，侂胄以知阁门事与闻传命，颇有弄权之渐，彭龟年力攻之。侂胄转一官，与在京宫观，龟年除待制，与郡。钥与林大中奏，乞留龟年于讲筵，或命侂胄以外祠。龟年竟去，钥迁为吏部尚书，以显谟阁学士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寻知婺州，移宁国府，罢，仍夺职。告老至再，许之。

侂胄尝副钥为馆伴，以钥不附己，深嫌之。侂胄诛，诏起钥为翰林学士，迁吏部尚书兼翰林侍讲。时钥年过七十，精敏绝人，词头下，立进草，院吏惊詫。入朝，陛楯旧班帝视钥曰：“久不见此官矣。”时和好未定，金求韩侂胄函首，钥曰：“和好待此而决，奸凶已毙之首，又何足恤。”诏从之。

赵汝愚之子崇宪奏雪父冤，钥乞正赵师召之罪，重蔡璘之诛，毁龚颐正续稽古录以白诬谤。除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升同知，进参知政事。位两府者五年，累疏求去，除资政殿学士、知太平州，辞，进大

学士，提举万寿观。嘉定六年薨，年七十七，赠少师，谥宣献。

刘文辞精博，自号攻媿主人，有集一百二十卷。

李大性字伯和，端州四会人。其先积中，尝为御史，以直言入元祐党籍，始家豫章。

大性少力学，尤习本朝典故。以父任入官，因参选，进艺祖庙谥百篇及公私利害百疏。又言：“元丰制，六察许言事，章惇为相始禁之，乞复旧制，以广言路。”从臣力荐之，命赴都堂审察，仅迁一秩，为湖北提刑司干官。未几，入为主管吏部架阁文字。丁母艰，服阙，进典故辨疑百篇，皆本朝故实，盖网罗百氏野史，订以日历、实录，核其正舛，率有据依，孝宗读而褒嘉之。

擢大理司直，迁敕令所删定官，添差通判楚州。郡守吴曦与都统刘超合议，欲撤城移他所，大性谓：“楚城实晋义乌间所筑，最坚，奈何以脆薄易坚厚乎？”持不可。台臣将劾其沮挠，不果。会从官送北客，朝命因俾廉访，具以实闻，遂罢戎帅，召大性除太府寺丞，迁大宗正丞兼仓部郎，寻改工部。

陈傅良以言事去国，彭龟年、黄度、杨方相继皆去。大性抗疏言：“朝廷清明，乃使言者无故而去，臣所甚惜也。数人之心，皆本爱君，知其爱君，任其去而不顾，恐端人正士之去者将不止此。孟子曰：‘不信仁贤，则国空虚。’臣所以为之寒心也。”

孝宗崩，光宗疾，未能执丧。大性复上疏言：“今日之事，颠倒舛逆，况金使祭奠当引见于北宫素帷，不知是时犹可以不出乎？檀弓曰：‘成人有兄死而不丧者，闻子皋将为成宰，遂为衰。成人曰：‘兄则死而子皋为之衰。’盖言成人畏子皋之来方为制服，其服乃子皋为之，非为兄也。若陛下必待使来然后执丧，则恐贻讥中外，岂特如成人而已哉。”迁军器少监，权司封郎，提举浙东常平，改浙东提刑兼知庆元府。召为吏部郎中，四迁为司农卿。明年，兼户部侍郎。

出知绍兴府，甫一岁，召为户部侍郎，升尚书。朝论将用兵，大性条陈利害，主不宜轻举之说，忤韩侂胄意，出知平江，移知福州，又移知江陵，充荆湖制置使。江陵当用兵后，残毁饥馑，继以疾疫，大性首议振贷，凡三十八万缗有奇。前官虚羨，凡十有四万五千缗，率蠲放不督，民流移新复业者，皆奏免征榷。边郡武爵，本以励士，冒滥滋众，大性劾两路戎司冒受逃亡付身，凡三千四百九十有七道，率缴上毁抹，左选为之一清。江陵旧使铜镪，钱重楮轻，民持货入市，有终日不得一钱者。大性奏乞依襄、郢例通用铁钱，于是泉货流通，民始复业。除刑部尚书兼详定敕令，寻迁兵部。

时金国分裂，不能自存，有举北伐之议者，大性上疏以和战之说未定，乞令朝臣集议，从之。寻以端明殿学士知平江府，引疾丐祠，卒于家，年七十七，赠开府仪同三司，谥文惠。

李氏自积中三世官于朝，父子兄弟相师友，而大性与弟大异、大东并跻从列，为名臣云。

任希夷字伯起，其先眉州人。四世祖伯雨为谏议大夫，其后仕闽，因家邵武。希夷少刻意问学，为文精苦。登淳熙三年进士第，调建宁府浦城簿。从朱熹学，笃信力行，熹器之曰：“伯起，开济士也。”

开禧初，主太常寺簿，奏：“绍熙以来，礼书未经编次，岁月滋久，恐或散亡，乞下本寺修纂。”从之。迁礼部尚书兼给事中。谓：“周惇颐、程颢、程颐为百代绝学之倡，乞定义赐谥。”其后惇颐谥元，颢谥纯，颐谥正，皆希夷发之。

进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史弥远柄国久，执政皆具员，议者颇讥其拱默。寻提举临安洞霄宫，薨，赠少师，谥宣猷。

徐应龙字允叔。淳熙二年第进士，调衡州法曹、湖南检法官。潭获

劫盗，首谋者已系狱，妄指逸者为首，吏信之，及获逸盗，治之急，遂诬服。吏以成宪献于宪司，应龙阅实其辞，谓：“首从不明，法当奏。”时周必大判潭州，提刑卢彦德不欲反其事，将置逸盗于死，应龙力与之辨。先是，彦德许应龙京削，至是怒曰：“君不欲出我门邪？”应龙曰：“以人命傅文字，所不忍也。”彦德不能夺，闻者多其有守，交荐之。

改秩，知瑞州高安县。吕祖俭言事忤韩侂胄，谪死高安，应龙为之经纪其丧，且为文谏之。有劝之避祸者，应龙曰：“吕君吾所敬，虽缘此获谴，亦所愿也。”朱熹贻书应龙曰：“高安之政，义风凛然。”主淮西机宜文字，知南恩州。

陈自强当国，乃旧同舍，应龙丐雷州而去。召监都进奏院，迁国子博士、守工部员外郎，进户部侍郎，迁国子司业兼实录院检讨官、崇政殿说书、守秘书少监兼权工部侍郎。

时金主徙汴，应龙言：“金人穷而南奔，将溢出而蹈吾之境。金亡，更生新敌，尤为可虑。”兼侍讲，言：“人主不能尽知天下人材，当责之宰相；宰相不能尽知天下人材，当采之公论。李吉甫为相，号称得人，而三人之荐，乃出于裴垍之疏。”

迁吏部侍郎，进刑部尚书兼侍读。应龙在讲筵，多指陈时政。一日读吴起为卒吮疽事，应龙奏：“起恤士卒如此，故能得其死力。今军将得以贿迁，专事掊克，未免多怨。”上惊曰：“债帅之风，今犹未除邪？”宰相史弥远闻而恶之，免侍读。未几，兼太子詹事。会景献太子薨，请老，上不许，徙吏部尚书，以焕章阁学士提举嵩山崇福宫。嘉定十七年卒，赠开府仪同三司，谥文肃。

子荣叟，官至参知政事，谥文靖；深叟，官终将作监丞；清叟，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各有传。

庄夏字子礼，泉州人。淳熙八年进士。庆元六年，大旱，诏求言。夏时知赣州兴国县，上封事曰：“君者阳也，臣者君之阴也。今威福下

移，此阴胜也。积阴之极，阳气散乱而不收，其弊为火灾，为旱蝗。愿陛下体阳刚之德，使后宫戚里、内省黄门，思不出位，此抑阴助阳之术也。”

召为太学博士。言：“比年分藩持节，诏墨未干而改除，坐席未温而易地，一人而岁三易节，一岁而郡四易守，民力何由裕？”迁国子博士，召除吏部员外郎，迁军器监，太府少卿。出知漳州，为宗正少卿兼国史院编修官，寻权直学士院兼太子侍读。时流民来归，夏言：“荆襄、两淮多不耕之田，计口授地，贷以屋庐牛具。吾乘其始至，可以得其欲；彼幸其不死，可以忘其劳。兵民可合，屯田可成，此万世一时也。”

试中书舍人兼太子右庶子、左谕德，言：“今战守不成，而规模不定，则和好之说，得以乘间而入。今日之患，莫大于兵冗。乞行下将帅，令老弱自陈，得以子若弟侄若婿强壮及等者收刺之，代其名粮。”上曰：“兵卒子弟与召募百姓不同，卿言是也。”除兵部侍郎、焕章阁待制，与祠归。嘉定十年卒。

王阮字南卿，江州人。曾祖韶，神宗时，开熙河，擒木征；祖厚，继辟湟、鄯；父彦博，靖康勤王；皆有功。阮少好学，尚气节。常自称将种，辞辩奋发，四坐莫能屈。尝谒袁州太守张栻，栻谓曰：“当今道在武夷，子盍往求之。”阮见朱熹于考亭，熹与语，大说之。登隆兴元年进士第。

时孝宗初即位，欲成高宗之志，首诏经理建业以图进取，而大臣巽懦幸安，计未决。阮试礼部，对策曰：

临安蟠幽宅阻，面湖背海，膏腴沃野，足以休养生聚，其地利于休息。建康东南重镇，控制长江呼吸之间，上下千里，足以虎视吴、楚，应接梁、宋，其地利于进取。建炎、绍兴间，敌人乘胜长驱直捣，而我师亦甚惫也。上皇遵养时晦，不得与平，乃驻临安，所以为休息计也。已三十年来，阙者全，坏者修，弊者整，废者复，较以曩昔，倍万不侔。主上独见远览，举而措诸事业，非固以临安为不足居也。战守之形既分，动静进退之理异也。

古者立国，必有所恃，谋国之要，必负其所恃之地。秦有函谷，蜀有剑阁，魏有成皋，赵有井陘，燕有飞狐，而吴有长江，皆其所恃以为国也。今东南王气，钟在建业，长江千里，控扼所会，辍而弗顾，退守幽深之地，若将终身焉，如是而曰谋国，果得为善谋乎？且夫战者以地为本，湖山回环，孰与乎龙盘虎踞之雄？胥潮奔猛，孰与乎长江之险？今议者徒习吴、越之僻固，而不知秣陵之通达，是犹富人之财，不布于通都大邑，而匿金以守之，愚恐半夜之或失也。悦六飞顺动，中原在跬步间，况一建康耶？古人有言：“千里之行，起于足下。”人患不为尔。

知贡举范成大得而读之，叹曰：“是人杰也。”

调南康都昌主簿，以廉声闻，移永州教授。献书阙下，请罢吴、楚牧马之政，而积马于蜀茶马司，以省往来纲驿之费、岁时分牧之资，凡数千言。绍熙中，知濠州，请复曹玮方田，修种世衡射法，日讲守备，与边民亲访北境事宜。终阮在濠，金不敢南侵。改知抚州。

韩侂胄宿闻阮名，特命入奏，将诱以美官，夜遣密客诣阮，阮不答，私谓所亲曰：“吾闻公卿择士，士亦择公卿。刘歆、柳宗元失身匪人，为万世笑。今政自韩氏出，吾肯出其门哉？”陛对毕，拂衣出关。侂胄闻之大怒，批旨予祠。阮于是归隐庐山，尽弃人间事，从容觞咏而已。朱熹尝惜其才气术略过人，而留滞不偶云。嘉定元年卒。

王质字景文，其先郢州人，后徙兴国。质博通经史，善属文。游太学，与九江王阮齐名。阮每云：“听景文论古，如读酈道元水经，名川支川，贯穿周匝，无有间断，咳唾皆成珠玑。”

质与张孝祥父子游，深见器重。孝祥为中书舍人，将荐质举制科，会去国不果。著论五十篇，言历代君臣治乱，谓之朴论。中绍兴三十年进士第，用大臣言，召试馆职，不就。明年，金主完颜亮南侵，御史中丞汪澈宣谕荆、襄，又明年，枢密使张浚都督江、淮，皆辟为属。人为太学



正。

时孝宗屡易相，国论未定，质乃上疏曰：

陛下即位以来，慨然起乘时有为之志，而陈康伯、叶义问、汪澈在廷，陛下皆不以为才，于是先逐义问，次逐澈，独徘徊康伯，难于进退，陛下意终鄙之，遂决意用史浩，而浩亦不称陛下意，于是决用张浚，而浚又无成，于是决用汤思退。今思退专任国政，又且数月，臣度其终无益于陛下。

夫宰相之任一不称，则陛下之志一沮。前日康伯持陛下以和，和不成；浚持陛下以战，战不验；浚又持陛下以守，守既困；思退又持陛下以和。陛下亦尝深察和、战、守之事乎？李牧在雁门，法主于守，守乃有战。祖逖在河南，法主于战，战乃有和。羊祜在襄阳，法主于和，和乃有守。何至分而不使相合？

今陛下之心志未定，规模未立。或告陛下，金弱且亡，而吾兵甚振，陛下则勃然有勒燕然之志；或告陛下，吾力不足恃，而金人且来，陛下即委然有盟平凉之心；或告陛下，吾不可进，金不可入，陛下又蹇然有指鸿沟之意。使臣为陛下谋，会三者为一，天下乌有不治哉？

天子心知质忠，而忌者共谗质年少好异论，遂罢去。会虞允文宣抚川、陕，辟质偕行。一日令草檄契丹文，援毫立就，辞气激壮。允文起执其手曰：“景文天才也。”人为敕令所删定官，迁枢密院编修官。允文当国，孝宗命拟进谏官，允文以质鲠亮不回，且文学推重于时，可右正言。时中贵人用事，多畏惮质，阴沮之，出通判荆南府，改吉州，皆不行，奉祠山居，绝意禄仕。淳熙十五年卒。

陆游字务观，越州山阴人。年十二能诗文，荫补登仕郎。锁厅荐送第一，秦桧孙埴适居其次，桧怒，至罪主司。明年，试礼部，主司复置埴前列，桧显黜之，由是为所嫉。桧死，始赴福州宁德簿，以荐者除敕令所

删定官。

时杨存中久掌禁旅，游力陈非便，上嘉其言，遂罢存中。中贵人有市北方珍玩以进者，游奏：“陛下以‘损’名斋，自经籍翰墨外，屏而不御。小臣不体圣意，辄私买珍玩，亏损圣德，乞严行禁绝。”

应诏言：“非宗室外家，虽实有助劳，毋得辄加王爵。顷者有以师傅而领殿前都指挥使，复有以太尉而领阁门事，湮乱名器，乞加订正。”迁大理寺司直兼宗正簿。

孝宗即位，迁枢密院编修官兼编类圣政所检讨官。史浩、黄祖舜荐游善词章，谙典故，召见，上曰：“游力学有闻，言论剴切。”遂赐进士出身。入对，言：“陛下初即位，乃信诏令以示人之时，而官吏将帅一切玩习，宜取其尤沮格者，与众弃之。”

和议将成，游又以书白二府曰：“江左自吴以来，未有舍建康他郡者。驻蹕临安出于权宜，形势不固，馈饷不便，海道逼近，凛然意外之忧。一和之后，盟誓已立，动有拘碍。今当与之约，建康、临安皆系驻蹕之地，北使朝聘，或就建康，或就临安，如此则我得以暇时建都立国，彼不我疑。”

时龙大渊、曾觐用事，游为枢臣张焘言：“觐、大渊招权植党，荧惑圣听，公及今不言，异日将不可去。”焘遽以闻，上诘语所自来，焘以游对。上怒，出通判建康府，寻易隆兴府。言者论游交结台谏，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免归。久之，通判夔州。

王炎宣抚川、陕，辟为干办公事。游为炎陈进取之策，以为经略中原必自长安始，取长安必自陇右始。当积粟练兵，有衅则攻，无则守。吴玠子挺代掌兵，颇骄恣，倾财结士，屡以过误杀人，炎莫谁何。游请以玠子拱代挺。炎曰：“拱怯而寡谋，遇敌必败。”游曰：“使挺遇敌，安保其不败。就令有功，愈不可驾驭。”及挺子曦僭叛，游言始验。

范成大帅蜀，游为参议官，以文字交，不拘礼法，人讥其颓放，因自号放翁。后累迁江西常平提举。江西水灾，奏：“拨义仓振济，檄诸郡发粟以予民。”召还，给事中赵汝愚驳之，遂与祠。起知严州，过阙，陛

辞，上谕曰：“严陵山水胜处，职事之暇，可以赋咏自适。”再召入见，上曰：“卿笔力回斡甚善，非他人可及。”除军器少监。

绍熙元年，迁礼部郎中兼实录院检讨官。嘉泰二年，以孝宗、光宗两朝实录及三朝史未就，诏游权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免奉朝请，寻兼秘书监。三年，书成，遂升宝章阁待制，致仕。

游才气超逸，尤长于诗。晚年再出，为韩侂胄撰南园阅古泉记，见讥清议。朱熹尝言：“其能太高，迹太近，恐为有力者所牵挽，不得全其晚节。”盖有先见之明焉。嘉定二年卒，年八十五。

方信孺字孚若，兴化军人。有隼材，未冠能文，周必大、杨万里见而异之。以父崧卿荫，补番禺县尉。盗劫海贾，信孺捕之，盗方沙聚分获，惶骇欲趋舟，信孺已使人负盗舟去矣，乃悉缚盗，不失一人。

韩侂胄举恢复之谋，诸将偪军，边衅不已。朝廷寻悔，金人亦厌兵，乃遣韩元靓来使，而都督府亦再遣壮士遗敌书，然皆莫能得其要领。近臣荐信孺可使，自萧山丞召赴都，命以使事。信孺曰：“开衅自我，金人设问首谋，当何以答之？”侂胄矍然。假朝奉郎、枢密院检详文字，充枢密院参谋官，持督帅张岩书通问于金国元帅府。

至濠州，金帅纥石烈子仁止于狱中，露刃环守之，绝其薪水，要以五事。信孺曰：“反俘、归币可也，缚送首谋，于古无之，称藩、割地，则非臣子所忍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还耶？”信孺曰：“吾将命出国门时，已置生死度外矣。”

至汴，见金左丞相、都元帅完颜宗浩，出就传舍。宗浩使将命者来，坚持五说，且谓：“称藩、割地，自有故事。”信孺曰：“昔靖康仓卒割三镇，绍兴以太母故暂屈，今日顾可用为故事耶？此事不独小臣不敢言，行府亦不敢奏也。请面见丞相决之。”将命者引而前，宗浩方坐幄中，陈兵见之，云：“五事不从，兵南下矣。”信孺辩对不少诎。宗浩叱之曰：“前日兴兵，今日求和，何也？”信孺曰：“前日兴兵复仇，为社稷也。今日屈己求

和,为生灵也。”宗浩不能诘,授以报书曰:“和与战,俟再至决之。”

信孺还,诏侍从、两省、台谏官议所以复命。众议还俘获,罪首谋,增岁币五万,遣信孺再往。时吴曦已诛,金人气颇索,然犹执初议。信孺曰:“本朝谓增币已为卑屈,况名分地界哉?且以曲直校之,本朝兴兵在去年四月,若贻书诱吴曦,则去年三月也,其曲固有在矣。如以强弱言之,若得滁、濠,我亦得泗、涟水。若夸胥浦桥之胜,我亦有凤凰山之捷。若谓我不能下宿、寿,若围庐、和、楚果能下乎?五事已从其三,而犹不我听,不过再交兵耳。”

金人见信孺忠恳,乃曰:“割地之议姑寝,但称藩不从,当以叔为伯,岁币外,别犒师可也。”信孺固执不许。宗浩计穷,遂密与定约。复命,再差充通谢国信所参谋官,奉国书誓草及许通谢百万缗抵汴。宗浩变前说,怒信孺不曲折建白,遽以誓书来,有“诛戮禁锢”语。信孺不为动,将命曰:“此事非犒军钱可了。”别出事目。信孺曰:“岁币不可再增,故代以通谢钱。今得此求彼,吾有陨首而已。”将命曰:“不尔,丞相欲留公。”信孺曰:“留于此死,辱命亦死,不若死于此。”会蜀兵取散关,金人益疑。

信孺还,言:“敌所欲者五事:割两淮一,增岁币二,犒军三,索归正等人四,其五不敢言。”侂胄再三问,至厉声诘之,信孺徐曰:“欲得太师头耳。”侂胄大怒,夺三秩,临江军居住。

信孺自春至秋,使金三往返,以口舌折强敌,金人计屈情见,然愤其不屈,议用弗就。已而王柎出使,定和议,增币、函首,皆前信孺所持不可者。柎白庙堂:“信孺辩折敌酋于强愎未易告语之时,信孺当其难,柎当其易。柎每见,金人必问信孺安在,公论所推,虽敌人不能掩也。”乃诏信孺自便。

寻知韶州,累迁淮东转运判官兼提刑。知真州,即北山堰水筑石堤,袤二十里,人莫知其所为。后金人薄仪真,守将决水堰以退敌,城乃获全。山东初内附,信孺言:“豪杰不可以虚名驾驭,武夫不可以弱勢弹压,宜选威望重臣,将精兵数万,开幕山东,以主制客,以重驭轻,则可以

包山东，固江北，而两河在吾目中矣。”坐责降三秩，再奉祠，稍复官。

信孺性豪爽，挥金如粪土，所至宾客满其后车。使北时，年财三十。既齟齬归，营居室岩窦，自放于诗酒。后费用竭，宾客益落，信孺寻亦死矣。

王柘字汝良，大名人。祖伦，同签书枢密院事。伦使北死，孝宗访求其孙之未禄者三人官之，柘其一也。调通州海门尉。乘轻舟入海涛，捕剧贼小吴郎，并其徒十七人获之，狱成，不受赏。

韩侂胄以恢复起兵端，天子思继好息民，凡七遣使无成。续遣方信孺往，将有成说矣，坐白事忤侂胄得罪。欲再遣使，顾在廷无可者，近臣以柘荐，擢监登闻鼓院，假右司郎中，使持书北行。柘归白其母，母曰：“而祖以忠死国，感恩及子孙。汝其勉旃，毋以吾老为念。”乃拜命，疾驱抵敌所。

金将乌骨论等四人列坐，问：“韩侂胄贵显几年矣？”柘对：“已十馀年，平章国事财二年耳。”又问：“今欲去此人可乎？”柘曰：“主上英断，去之何难。”四人相顾而笑。有完颜天宠者，袖出文书，云：“王柘虽持韩侂胄书，乃朝廷有旨遣其来元帅府议和，宜详议以报。”于是金人知侂胄已诛，和议遂决。

柘持金人牒归，求函侂胄首，以起居郎许奕为通谢使，柘为通谢所参谋官。柘自军前再还，议以侂胄首易淮、陕侵地，从之。柘奏：“和约之成，皆方信孺备尝险阻再三将命之功，臣因人成事，乞录信孺功而蠲其过。”朝论以柘不掩人扬己多之。守军器少监，知楚州，累官至太府卿。告归，以右文殿修撰知太平州，加集英殿修撰，致仕。卒，赠宝章阁待制。

论曰：楼钥浑厚正大，李大性直言不愧其先，任希夷请谥先儒，徐应

龙在经筵多所裨益，庄夏、王阮、王质皆负其有为之才，卒奉祠去国。陆游学广而望隆，晚为韩侂胄著堂记，君子惜之，抑春秋责贤者备也。方信孺年少奉使，而以意气折金人。王柝北归，请录信孺之功，长者哉！



## 宋史卷三百九十六

### 列传第一百五十五

史浩 王淮 赵雄 权邦彦  
程松 陈谦 张岩

史浩字直翁，明州鄞县人。绍兴十四年登进士第，调绍兴余姚县尉，历温州教授，郡守张九成器之。

秩满，除太学正，升国子博士。因转对，言：“普安、恩平二王宜择其一以系天下望。”高宗颌之。翌日，语大臣曰：“浩有用才也。”除秘书省校书郎兼二王府教授。三十年，普安郡王为皇子，进封建王，除浩权建王府教授。诏建王府置直讲、赞读各一员，浩守司封郎官兼直讲。一日讲周礼，言：“膳夫掌膳羞之事，岁终则会，惟王及后、世子之膳羞不会。至酒正掌饮酒之事，岁终则会，惟王及后之饮酒不会，世子不与焉。以是知世子膳羞可以不会，世子饮酒不可以无节也。”王作而谢曰：“敢不佩斯训。”

三十一年，迁宗正少卿。会金主亮犯边，下诏亲征。时两淮失守，廷臣争陈退避计，建王抗疏请率师为前驱。浩为王力言：“太子不可将兵，以晋申生、唐肃宗灵武之事为戒。”王大感悟，立俾浩草奏，请扈蹕以供子职，辞意恳到。高宗方怒，览奏意顿释，知奏出于浩，语大臣曰：“真王府官也。”既而殿中侍御史吴芾乞以皇子为元帅，先视师。浩复遗大臣书，言：“建王生深宫中，未尝与诸将接，安能办此。”或谓使王居守，浩



复以为不可。上亦欲令王遍识诸将，遂扈蹕如建康。

三十二年，上还临安，立建王为皇太子，浩除起居郎兼太子右庶子。孝宗受禅，遂以中书舍人迁翰林学士、知制诰。张浚宣抚江、淮，将图恢复，浩与之异议，欲城瓜洲、采石。浚奏：“不守两淮而守江，不若城泗州。”除参知政事。有诏议应敌定论，洪遵、金安节、唐文若等相继论列，宰执独无奏。上以问浩，浩奏：“先为备御，是谓良规。悦听浅谋之士，兴不教之师，寇去则论赏以邀功，寇至则敛兵而遁迹，谓之恢复得乎？”荐枢密院编修官陆游、尹穡，召对，并赐出身。隆兴元年，拜尚书右仆射，首言赵鼎、李光之无罪，岳飞之久冤，宜复其官爵，禄其子孙。悉从之。

李显忠、邵宏渊奏乞引兵进取，浩奏：“二将辄乞战，岂督府命令有不行耶？”浚请入觐，乞即日降诏幸建康，上以问浩，浩陈三说不可，退，又以诘浚曰：“帝王之兵，当出万全，岂可尝试以图侥幸。”复辩论于殿上，浚曰：“中原久陷，今不取，豪杰必起而收之。”浩曰：“中原决无豪杰，若有之，何不起而亡金？”浚曰：“彼民间无寸铁，不能自起，待我兵至为内应。”浩曰：“胜、广以钜纆棘矜亡秦，必待我兵，非豪杰矣。”浚因内引奏：“浩意不可回，恐失几会，乞出英断。”省中忽得宏渊出兵状，始知不由三省，径檄诸将。浩语陈康伯曰：“吾属俱兼右府，而出兵不与闻，焉用相哉！不去尚何待乎？”因又言：“康伯欲纳归正人，臣恐他日必为陛下子孙忧。浚锐意用兵，若一失之后，恐陛下终不得复望中原。”御史王十朋论之，出知绍兴。

先是，浩因城瓜洲，白遣太府丞史正志往视之，正志与浚论辩。十朋亦疏史正志朋比，并及浩，遂与祠，自是不召者十三年。起知绍兴府、浙东安抚使。持母丧归，服阕，知福州。

淳熙初，上问执政：“久不见史浩，无他否？”遂除少保、观文殿大学士、醴泉观使兼侍读。五年，复为右丞相。上曰：“自叶衡罢，虚席以待卿久矣。”浩奏：“蒙恩再相，唯尽公道，庶无朋党之弊。”上曰：“宰相岂当有党，人主亦不当以朋党名臣下。朕但取贤者用之，否则去之。”

枢密都承旨王抃建议以殿、步二司军多虚额，请各募三千人充之。已而殿前司辄捕市人，京城骚动，被掠者多断指，示不可用。军人怙众，因夺民财。浩奏：“尽释所捕，而禽军民首讙者送狱。”狱成议罪，欲取兵民各一人枭首以徇。浩曰：“诸军掠人夺货至于哄，则始衅者军人也，军法从事固当。若市人陆庆童特与抗斗尔，可同罚乎？陛下恐军人有语，故一其罪以安之。夫民不得其平，言亦可畏，‘等死，死国可乎<sup>[1]</sup>’是岂军人语。”上怒曰：“是比朕为秦二世也。”浩徐进曰：“自古民怨其上者多矣，‘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岂二世事。”寻求去，拜少傅、保守军节度使，充醴泉观使兼侍读。后有言庆童之冤者，上曰：“史浩尝力争，坐此求去，至今悔之。”

赵雄尝荐刘光祖试馆职，光祖答策，论科场取士之道，进入，上亲批其后，略曰：“用人之弊，人君乏知人之哲，宰相不能择人。国朝以来，过于忠厚，宰相而误国，大将而败军，未尝诛戮。要在人君必审择相，相必当为官择人，懋赏立乎前，诛戮设乎后，人才不出，吾不信也。”手诏既出，中外大耸。议者谓曾视草，为光祖甲科发也。上遣魏持示浩，浩奏：“唐、虞之世，四凶极恶，止于流窜，三考之法，不过黜陟，未尝有诛戮之科。诛戮大臣，秦、汉法也。太祖制治以仁，待臣下以礼，列圣传心，迨仁宗而德化隆洽，本朝之治，与三代同风，此祖宗家法也。圣训则曰‘过于忠厚’。夫为国而底于忠厚，岂有所谓过哉？臣恐议者以陛下自欲行刻薄之政，归过祖宗，不可不审也。”

及自经筵将告归，乃于小官中荐江、浙之士十五人，有旨令升擢，皆一时选也。如薛叔似、杨简、陆九渊、石宗昭、陈谦、叶適、袁燮、赵静之、张子智，后皆擢用，不至通显者六人而已。

十年，请老，除太保致仕，封魏国公。晚治第鄞之西湖上，建阁奉两朝赐书，又作堂，上为书“明良庆会”名其阁、“旧学”名其堂。光宗御极，进太师。绍熙五年薨，年八十九，封会稽郡王。宁宗登极，赐谥文惠，御书“纯诚厚德元老之碑”赐焉。嘉定十四年，追封越王，改谥忠定，配享孝宗庙庭。

浩喜荐人才，尝拟陈之茂进职与郡，上知之茂尝毁浩，曰：“卿岂以德报怨耶？”浩曰：“臣不知有怨，若以为怨而以德报之，是有心也。”莫济状王十朋行事，诋浩尤甚，浩荐济掌内制，上曰：“济非议卿者乎？”浩曰：“臣不敢以私害公。”遂除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待之如初。盖其宽厚类此。子弥大、弥正、弥远、弥坚。弥远嘉定初为右丞相，有传。

王淮字季海，婺州金华人。幼颖悟，力学属文。登绍兴十五年进士第，为台州临海尉。郡守萧振一见奇之，许以公辅器。振帅蜀，辟置幕府。振出，众欲留，淮曰：“万里将母，岂为利禄计。”皆服其器识，迁校书郎。

高宗命中丞举可为御史者，朱倬举淮，除监察御史，寻迁右正言。首论：“大臣养尊，小臣持禄，以括囊为智，以引去为高。愿陛下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宰相汤思退无物望，淮条其罪数十，于是策免。至于吏部侍郎沈介之欺世盗名，都司方师尹之狡险，大将刘宝掎克结权幸，皆劾罢之。又奏：“自治之策，治内有三：正心术，宝慈俭，去壅蔽。治外有四：固封守，选将帅，明赏罚，储财用。”上深嘉叹。

除秘书少监兼恭王府直讲。时恭王生子挺，淮白于丞相，曰：“恭王夫人李氏生皇嫡长孙，乞讨论典礼。”钱端礼怒其名称，奏：“淮有年钧以长之说。”上曰：“是何言也，岂不启邪心？”出淮知建宁府，改浙西提刑。入见，陈闽中利病甚悉。帝褒嘉之，且令一至东宫，皇太子待以师儒，特施拜礼。寻召，除太常少卿，除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龙大渊赠太师，仍畀仪同三司恩数，张说除太尉、在京官观，皆封还诏书。除翰林学士、知制诰，训词深厚，得王言体。上命择文学行谊之士，淮荐郑伯熊、李焘、程叔达，皆擢用。

淳熙二年，除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辛弃疾平茶寇，上功太滥。淮谓：“不核真伪，何以劝有功。”文州蕃部扰边，吴挺奏：“庠彦威失利，靖州夷人扰边。”杨俊奏：“田淇失利。”淮谓：“二将战歿，若罪之，何

以劝来者。”上尝谕曰：“枢密临事尽公，人无间言，差除能守法甚善。”荐军帅吴拱、郭田、张宣。除同知枢密院事、参知政事。

时宰相久虚，淮与李彦颖同行相事。淮谓：“授官当论贤否，不事形迹。诚贤，不敢以乡里故旧废之；非才，不敢以己私庇之。”上称善。擢知院事、枢密使。上言武臣岳祠之员宜省，淮曰：“有战功者，壮用其力，老而弃之，可乎？”赵雄言：“北人归附者，畀以员外置，宜令诣吏部。”上曰：“姑仍旧。”淮曰：“上意即天意也。”雄又奏言：“宗室岳祠八百员，宜罢。”淮曰：“尧亲睦九族，在平章百姓之先；骨肉之恩疏，可乎？”时辛弃疾平江西寇，王佐平湖南寇，刘焯平广西寇，淮皆处置得宜，论功惟允。上深嘉之，谓：“陈康伯虽有人望，处事则不及卿。”

八年，拜右丞相兼枢密事。先是，自夏不雨至秋，是日甘雨如注，士大夫相贺，上亦喜命相而雨，乃命口算诸郡绢钱尽蠲一年，为缗八十餘万。

赵雄罢相，蜀士之在朝者皆有去意。淮谓：“此唐季党祸之胎也，岂圣世所宜有。”皆以次进迁，蜀士乃安。枢密都承旨王抃怙宠为奸，淮极陈其罪，谓：“人主受谤，鲜不由此。”上即斥之，且曰：“丞相直谅无隐，君臣之间正宜如此。”章颖论事狂直，上将黜之，淮曰：“陛下乐闻直言，士大夫以言相高，此风可贺也。黜之适成其名。”上说，颖复留。

时以荒政为急，淮言：“李椿<sup>[2]</sup>老成练达，拟除长沙帅，朱熹学行笃实，拟除浙东提举，以倡郡国。”其后推赏，上曰：“朱熹职事留意。”淮言：“修举荒政，是行其所学，民被实惠，欲与进职。”上曰：“与升直徽猷阁。”成都阙帅，上加访问，淮以留正对。上曰：“非闽人乎？”淮曰：“立贤无方，汤之执中也。必曰闽有章子厚、吕惠卿，不有曾公亮、苏颂、蔡襄乎？必曰江、浙多名臣，不有丁谓、王钦若乎？”上称善。拜左丞相。

天长水害七十餘家，或谓不必以闻，淮曰：“昔人谓人主不可一日不闻水旱盗贼，记曰：‘四方有败，必先知之。’岂可不以闻？”镇江饥民强借菽粟，执政请痛惩之，淮曰：“令甲，饥民罪不至死。”进士八人求以免举恩为升等，淮曰：“八人得之，则百人援之。”龚颐以执政之客补官，求诣

铨曹，淮以此门不可启，绝其请。尝言蹶弛之士，缓急能出死力，乃以周极知安丰军，辛弃疾与祠。

上章力求去，以观文殿大学士判衢州。淮力辞，改提举洞霄宫。光宗嗣位，诏询初政，淮以尽孝进德，奉天敬民，用人立政，罔不在初。母亡，居丧如礼。得疾，忽语家人曰：“易卦六十四，吾年亦然。”淳熙十六年薨。卜闻，上哀悼，辍视朝，赠少师，谥文定。

初，朱熹为浙东提举，劾知台州唐仲友。淮素善仲友，不喜熹，乃擢陈贾为监察御史，俾上疏言：“近日道学假名济伪之弊，请诏痛革之。”郑丙为吏部尚书，相与叶力攻道学，熹由此得祠。其后庆元伪学之禁始于此。

赵雄字温叔，资州人。为隆兴元年类省试第一。虞允文宣抚四蜀，辟干办公事，入相，荐于朝。乾道五年，召见便殿，孝宗大奇之，即日手诏除正字。

范成大使金，将行，雄当登对，允文招与之语。既进见，雄极论恢复。孝宗大喜曰：“功名与卿共之。”即除右史，两月除舍人。金使耶律子敬贺会庆节，雄馆伴。子敬披露事情不敢隐，迺者以闻。上夜召雄，雄具以子敬所言对，上喜。金使人辞，故事当用乐，雄奏：“卜郊有日，天子方斋，乐不可用。”上难之，遣中使谕雄，雄奏：“金使必不敢不顺，即有他，臣得引与就馆。”上大喜。雄请复置恢复局，日夜讲磨，条具合上意，除中书舍人。自选人人馆至此，未一岁也。

时金将起河南之役，议尽以诸陵梓宫归于我。上命雄出使贺生辰，仍止奉迁陵寝及正受书仪。雄既见金主，争辨数四。其臣屡喝起，雄辞益力，卒得请乃已，金人谓之“龙斗”。尝上疏论恢复计，大略谓：“莫若由蜀以取陕西，得陕西以临中原，是秦制六国之势也。”八年，以母忧去。

淳熙二年，召为礼部侍郎，除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一日奏事，上曰：“今夏蚕麦甚熟，丝米价平可喜。”雄奏：“孟子论王道始于不饥

不寒。”上曰：“近世士大夫好高论，耻言农事，微有西晋风。岂知周礼与易言理财，周公、孔子曷尝不以理财为务？且不独此，士夫讳言恢复，不知其家有田百亩，内五十亩为人所据，亦投牒理索否？”雄曰：“陛下志在大有为，敢不布尧言，书之时政记。”十一月，同知枢密院事。五年三月，参知政事。十一月，拜右丞相。每进见，必曰“二帝在沙漠”，未尝离诸口也。

朱熹累召不出，雄请处以外郡，命知南康军。熹极论时事，上怒，谕雄令分析。雄奏：“熹狂生，词穷理短，罪之适成其名。若天涵地育，置而不问可也。”会周必大亦力言之，乃止。绍兴帅张津献羨馀四十万缗，雄乞降旨下绍兴，以其钱为民代输和买身丁折帛钱之半，使取诸民者，民复得之，足以见圣主之德。

自雄独相，蜀人在朝者仅十数。及眷衰，有言其私里党者，上疑之。已而陈岷为四川制置，王渥为茶马，命从中出。雄求去，诏勉留，曰：“丞相任事不避怨，选才无乡旧。”盖有所激也。祖宗时蜀人未尝除蜀帅，雄请外，除观文殿大学士、四川制置使。王藺为御史，以故事不可，上疏论之。雄乞免，改知泸南安抚使。上思雄不忘，改知江陵府。江陵无险可恃，雄请城江陵，城成，民不告扰。

张栻再被召，论恢复固当，第其计非是，即奏疏。孝宗大喜，翌日以疏宣示，且手诏云：“恢复当如栻所陈方是。”即除侍讲，云：“且得直宿时与卿论事。”虞允文与雄之徒不乐，遂沮抑之。广西横山买马，诸蛮感悦，争以善马至。上知栻治行，甚向栻，众皆忌嫉。泊栻复出荆南，雄事沮之。时司天奏相星在楚地，上曰：“张栻当之。”人愈忌之。

光宗将受禅，召雄，雄上万言书，陈修身齐家以正朝廷之道，言甚剴切。诏授宁武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进卫国公，改帅湖北。疾甚，改判资州，又除潼川府，改隆兴府。绍熙四年薨，年六十五，赠少师。嘉定二年，谥文定。

权邦彦字朝美，河间人。登崇宁四年太学上舍第，调沧州<sup>[3]</sup>教授，入为太学博士，改宣教郎，除国子司业。宣和二年，使辽。明年，抗表请帝临雍。为学官积十馀年，改都官郎中、直秘阁、知易州，移相州，复召为都官郎中。与王黼议不合，镌职，知冀州。

金人再入，高宗开大元帅府，起两河兵卫汴京，邦彦提所部兵二千五百人，与宗泽自澶渊趋韦城，据刀马河，诸道兵莫有进者。会敌兵大至，移屯南华。二帝北迁，邦彦与泽五表劝进。

建炎元年五月，召还，命知荆南府，改东平府。时东州半已入金，至是围益急，邦彦誓以死守，居数月城破，犹力战不已。民义而从之，突围以出，遂奔行在。有司议失守罪，将重坐之，帝以其父母妻子皆没于敌，才贬二秩。俄除宝文阁直学士兼知江州、本路制置使。既抵镇，三年冬，闻父死，乃解官。

四年，起复，知建康府，辞，不许。剧盗张琪残徽州，邦彦遣裨将平之。改江、淮等路制置发运使，以治办称。言者论：“三年天下之通丧，后世有从权夺服者，所以徇国家之急。比年如权邦彦、姜仲谦，至幕职亦起复，几习宣、政之风，望革其弊，以明人伦、厚风俗。”诏邦彦任军赋，宜如旧，馀悉罢之。

绍兴元年，召为兵部尚书兼侍读。二年，除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初，邦彦献十议以图中兴，大略谓：“宜以天下为度，进图洪业，恢复土宇，勿苟安于东南。驾御诸将，当威之以法，而限之以爵。命读讲之臣，取累朝训典及三代、汉、唐中兴故事，日陈于前，以裨圣学。又监观伤善妨贤之谗，偷安苟容之佞，市恩立威之奸，怀谗罔上之欺，听其言，察其事，则忠邪判。爱民先爱其力，宽民先节其用。腹已奉以佐国，当自执政始。分阃而属大事，类非偏裨之所能为，必得贤臣大将然后可。制置一官可省，宜令沿江州县各备境内，总以漕帅，上自荆、鄂、江、池，下至采石、京口，委任得人，乃防秋上策。宗室中岂无杰然有人望，可以济艰难、赞密勿、留宿卫者，愿求其人置诸左右。人事尽则天悔祸，不可独归之数。”

吕颐浩素善邦彦，荐用之。给事中程瑀劾邦彦五罪，三疏不报。邦彦在枢密，又言：“宜乘机者三，譬奕之争先，安可随应随解，不制人而制于人哉？”寻兼权参知政事。帝尝对辅臣言湖南事，颐浩言：“李纲纵暴，恐治潭无善状。”帝曰：“纲在宣和间论水灾，以得时望。”邦彦曰：“纲元无章疏，第略虚名耳。”盖助颐浩以排纲也。三年，卒。

邦彦与政几一年，碌碌无所建明，充位而已。无子，以侄嗣衍为后。有遗稿十卷，号瀛海残编，藏于家。

程松字冬老，池州青阳人。登进士第，调湖州长兴尉。章森、吴曦使北，松为僚从。庆元中，韩侂胄用事，曦为殿帅。时松知钱塘县，谄事曦以结侂胄。侂胄以小故出爱姬，松闻，以百千市之，至则盛供帐，舍诸中堂，夫妇奉之谨。居无何，侂胄意解，复召姬，姬具言松谨待之意，侂胄大喜，除松干办行在诸军审计司、守太府寺丞。未阅旬，迁监察御史，擢右正言、谏议大夫。

吕祖泰上书，乞诛侂胄、苏师旦，松与陈说<sup>[4]</sup>劾祖泰当诛，祖泰坐真决，流岭南。松满岁未迁，意殊怏怏，乃献一妾于侂胄，曰“松寿”。侂胄讶其名，问之，答曰：“欲使疵贱姓名常蒙记忆尔。”除同知枢密院事，自宰邑至执政财四年。

开禧元年，以资政殿大学士知成都府、四川制置使。侂胄决议开边，期以二年四月分道进兵，命松为宣抚使，兴元都统制吴曦副之，寻加曦为陕西招抚使，许便宜从事。松将东军三万驻兴元，曦将西军六万驻河池。松至益昌，欲以执政礼责曦庭参，曦闻之，及境而返。松用东西军一千八百人自卫，曦多抽摘以去，松殊不悟。曦遣其客纳款于金，献关外四州地，求为蜀王。有告曦叛者，松哂其狂。及金人取成州，守将弃关遁，吴曦焚河池还兴州。松以书从曦求援兵，曦答以“凤州非用骑之地，汉中平衍，可骑以驱驰，当发三千骑往。”盖给之也。

未几，金人封曦为蜀王。曦遗松书讽使去，松不知所为。兴元帅刘



甲、茶马范仲任见松，谋起兵诛曦，松恐事泄取祸，即揖二人起去。会报金人且至，百姓奔走相蹂躏，一城如沸。松亟望米仓山遁去，由阆州顺流至重庆，以书抵曦，丐赈礼买舟，称曦为蜀王。曦遣使以匣封致馈，松望见大恐，疑其剑也，亟逃奔。使者追及，松不得已启视之，则金宝也。松乃兼程出峡，西向掩泪曰：“吾今获保头颅矣。”曦诛，诏落职，降三官，筠州居住，再降顺昌军节度副使，澧州安置。又责果州团练副使、宾州安置。死宾州。

陈谦字益之，温州永嘉人。乾道八年进士，授福州户曹、主管刑工部架阁文字，迁国子录、敕令所删修官、枢密院编修官。陈中兴五事，至李纲议建镇事，上曰：“纲何足道。”谦曰：“陛下用大臣，审出纲上，宜如圣训。今顾出纲下远甚，奈何？”上蹙然，遂极论逾数刻。

孝宗内禅，通判江州，知常州，提举湖北常平。平辰州峒谿，加直焕章阁，除户部郎中，总领湖、广财赋。谦乃丞相赵汝愚客，会党论起坐斥。后数年，起为提点成都府路刑狱，移京西运判，复直焕章阁。

韩侂胄谋扰金人，令献马者补官，七州民相扇为盗。谦移书侂胄曰：“今若倚群盗行剽掠之策，岂得以败亡为戏乎？”既而屡论襄帅皇甫斌、李奕罪，且求罢。上谕旨薛叔似协和之。迁司农少卿、湖广总领，除宣抚司参谋官。

金兵深入，陷应城，焚汉川，汉阳空城走，武昌震惧。谦以宝谟阁待制副宣抚，即日置司北岸，命土豪赵观覆之中流，士马溺死甚众，馀兵皆返走。未几，夺职，罢。后复知江州。侂胄死，和议已决，谦复罢，奉祠。卒，年七十三。

谦有隼声，早为善类所予。晚坐伪禁中废，首称侂胄为“我王”，士论繇是薄之。

张岩字肖翁，大梁人，徙家扬州，绍兴末渡江，居湖州。为人机警，柔回善谄。登乾道五年进士第，历官为监察御史，与张釜、陈自强、刘三杰、程松等阿附时相韩侂胄，诬逐当时贤者，严道学之禁。

进殿中侍御史，累迁给事中，除参知政事。以言者罢为资政殿学士、知平江府，旋升大学士、知扬州。时边衅方开，诏岩与程松分帅两淮，已而召还，为参知政事兼同知国用事。开禧二年，迁知枢密院事。明年，除督视江、淮军马。

时方信孺使金议和，值吴曦以蜀叛，议未决，曦伏诛。金人寻前议，信孺再行。侂胄趣岩遣毕再遇、田琳合兵剿敌，且募生擒伪帅。未几，川、陕战屡衄，大散关陷，敌情复变。岩开督府九阅月，费耗县官钱三百七十馀万缗，见和议反复，乃言不知兵，固求去。

侂胄诛，御史章燮论岩与苏师旦朋奸误国，夺两官。宁宗谓兵衅方开，岩尝言其不可，许自便，复元官，奉祠。以银青光禄大夫致仕，薨，赠特进。

论曰：史浩宅心平恕，而不能相其君恢复之谋。王淮为伪学之禁，毒痛善类。赵雄与虞允文协谋用兵，而旧史谓二人沮抑张栻，何哉？邦彦守城力战，惜乎助吕颐浩攻李纲，君子少之。程松、陈谦、张岩诬谏之徒，何足算哉！

## 【校勘记】

- [1] 死国可乎 “死”字原脱，据楼钥攻媿集卷九三史浩神道碑、史记卷四八陈涉世家改。
- [2] 李椿 原作“李椿年”，“年”字衍，据攻媿集卷八七王淮行状、本书卷三八九李椿传删。
- [3] 沧州 杨万里诚斋集卷一二四权邦彦墓志铭、李幼武四朝名臣言行录别录下卷一权邦彦条都作“青州”。

---

[4]陈说 原作“陈党”，据本书卷四五五吕祖泰传、庆元党禁改。

# 宋史卷三百九十七

## 列传第一百五十六

徐谊 吴猎 项安世 薛叔似 刘甲  
杨辅 刘光祖

徐谊字子宜，一字宏父，温州人。乾道八年进士，累官太常丞。孝宗临御久，事皆上决，执政惟奉旨而行，群下多恐惧顾望。谊谏曰：“若是则人主日圣，人臣日愚，陛下谁与共功名乎？”及论乐制，谊对以“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陂，其官坏。”上遽改容曰：“卿可谓不以官自惰矣。”

知徽州，陛辞，属光宗初受禅，谊奏：“三代圣王，有至诚而无权术，至诚不息，则可以达天德矣。”至郡，歙县有妻杀夫系狱，以五岁女为证，谊疑曰：“妇人能一掌致人死乎？”缓之未覆也。会郡究实税于庭，死者父母及弟在焉，乃言：“我子欠租久系，饥而大叫，役者批之，堕水死矣。”然后冤者得释，吏皆坐罪，阖郡以为神。移提举浙西常平，守右司郎中，迁左司。

孝宗疾浸棘，上久稽定省，谊入谏，退告宰相曰：“上慰纳从容，然目瞪不瞬，意思恍惚，真疾也。宜祷祠郊庙，进皇子嘉王参决。”丞相留正不克用。

孝宗崩，上不能丧，祭奠有祝，有司不敢摄，百官皆未成服。谊与少保吴玠议请太皇太后临朝，扶嘉王代祭。及将禫，正忧惧，仆于殿庭而

去。谊以书谯赵汝愚曰：“自古人臣为忠则忠，为奸则奸，忠奸杂而能济者，未之有也。公内虽心惕，外欲坐观，非杂之谓欤？国家安危，在此一举。”汝愚问策安出，谊曰：“此大事，非宪圣太后命不可。而知阁门事韩侂胄，宪圣之戚也，同里蔡必胜与侂胄同在阁门，可因必胜招之。”侂胄至，汝愚以内禅议遣侂胄请于宪圣，侂胄因内侍张宗尹、关礼达汝愚意，宪圣许之。

宁宗即位，谊迁检正中书门下诸房公事兼权刑部侍郎，进权工部侍郎、知临安府。侂胄恃功，以赏薄浸觖望。谊告汝愚曰：“异时必为国患，宜饱其欲而远之。”不听。

汝愚雅器谊，除授建明多咨访，谊随事裨助，不避形迹，怨者始众。尝劝汝愚早退，汝愚亦自请：“名在属籍，不宜久司揆事，愿因阜陵乞事以去。”宁宗已许之。侂胄出入禁中无度，谊密启汝愚，无计防之，乃直面讽侂胄。侂胄疑将排己，首谒谊，退束装，冀谊还谒，留之通殷勤，谊不往。

吏部侍郎彭龟年论侂胄罪状，侂胄疑汝愚、谊知其情，益怨恨。以御史刘德秀、胡纆疏谊，责惠州团练副使、南安军安置，移袁州，又移婺州。久之，许自便。复官，提举崇道观，起守江州，加集英殿修撰，升宝谟阁待制，移知建康府，兼江、淮制置使。初，金攻庐、楚不下，留兵缀濠州以待和，时时抄掠，与宋师遇，杀伤相当，淮人大惊，复进流江南，在建康者以数十万计。谊昼夜拊循，益严备御，请专捍敌，勿从中御。朝廷惧生事，移知隆兴府以卒。

谊尝与绍兴老将接，于行阵之法，分数奇正，皆有指授，自为图式。后谥忠文。

吴猎字德夫，潭州醴陵人。登进士第，初主浔州平南簿。时张栻经略广西，檄摄静江府教授。刘焯代栻，栻以猎荐，辟本司准备差遣。

盗李接起，陷容、雷、高、化、贵、鬱林等州，猎请赏劳诛罪，栻于是录

鬱林功，诛南流县尉、郁林巡检，人人惊厉，争死斗，不逾时，盗悉就擒。尉，宰相王淮甥也，猎坐降官。久之，知常州无锡县。用陈傅良荐，召试，守正字。

光宗以疾久不覲重华宫，猎上疏曰：“今慈福有八十之大母，重华有垂白之二亲，陛下宜于此时问安上寿，恪共子职。”辞甚切。又白宰相留正，乞召朱熹、杨万里。时陈傅良以言过宫事不行求去，猎责之曰：“今安危之机，判然可见，未闻有牵裾折槛之士。公不于此时有所奋发，为士大夫倡，第洁身而去，于国奚益！”傅良为改容谢之。

宁宗即位，迁校书郎，除监察御史。上趣修大内，将移御，猎言：“寿皇破汉、魏以来之薄俗，服高宗三年之丧，陛下万一轻去丧次，将无以慰在天之灵。”又言：“陛下即位，未见上皇，宜笃厉精诚，以俟上皇和豫而祇见焉。”会伪学禁兴，猎言：“陛下临御未数月，今日出一纸去宰相，明日出一纸去谏臣，昨又闻侍讲朱熹遽以御札畀祠，中外惶骇，谓事不出于中书，是谓乱政。”猎既驳史浩谥，又请以张浚配享阜陵曰：“艰难以来，首倡大义，不以成败利钝异其心，精忠茂烈，贯日月、动天地，未有过于张浚也。孝宗皇帝规恢之志，一饭不忘。历考相臣，终始此念，足以上配孝宗在天之意，亦惟浚一人耳。”议皆不合。出为江西转运判官，寻劾罢。

久之，党禁弛，起为广西转运判官，除户部员外郎、总领湖广江西京西财赋。韩侂胄议开边，猎贻书当路，请号召义士以保边场，刺子弟以补军实，增枣阳、信阳之戍以备冲突，分屯阳罗五关以捍武昌，杜越境诱窃以谨边隙，选试良家子以卫府库。且谓：“金人惩绍兴末年之败，今其来必出荆、襄逾湖。”乃输湖南米于襄阳，凡五十万石；又以湖北漕司和籴米三十万石分输荆、鄂、安、信四郡；蓄银帛百万计以备进讨；拔董逢、孟宗政、柴发等分列要郡，厥后皆为名将。

召除秘书少监，首陈边事，乞增光、鄂、江、黄四郡戍。属江陵告饥，除秘阁修撰、主管荆湖北路安抚司公事、知江陵府。陛辞，请出大农十万缗以振饥者。道武昌，遣人招商分籴；至郡，减价发粟，米价为平。

猎计金攻襄阳，则荆为重镇，乃修成“高氏三海”，筑金鸾、内湖、通济、保安四匱，达于上海而注之中海；拱辰、长林、药山、枣林四匱，达于下海；分高沙、东奖之流，由寸金堤外历南纪、楚望诸门，东汇沙市为南海。又于赤湖城西南遏走马湖、熨斗陂之水，西北置李公匱，水势四合，可限戎马。

金人围襄阳、德安，游骑迫竟陵，朝廷命猎节制本路兵马。猎遣张荣将兵援竟陵，又招神马陂溃卒得万人，分援襄阳、德安。加宝谟阁待制、京湖宣抚使。

时金人再犯竟陵，张荣死之，襄阳、德安俱急。吴曦俄反于蜀，警报至，猎请魏了翁摄参议官，访以西事，募死士入竟陵，命其将王宗廉死守，调大军及忠义、保捷分道夹击，金人遂去。又督董逢等援德安，董世雄、孟宗政等解襄阳之围。

西事方殷，猎为讨叛计，请于朝，以王大才、彭辂任西事，仍分兵抗均、房诸险，漕粟归、峡以待王师。及曦诛，除刑部侍郎，充四川宣谕使。朝廷命旌别淑慝。以敷文阁学士、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嘉定六年召还，卒，家无馀资。蜀人思其政，画像祠之。

猎初从张栻学，乾道初，朱熹会栻于潭，猎又亲炙，湖湘之学一出于正，猎实表率之。有畏斋文集、奏议六十卷。谥文定。

项安世字平父，其先括苍人，后家江陵。淳熙二年进士，召试，除秘书正字。

光宗以疾不过重华宫，安世上书言：“陛下仁足以覆天下，而不能施爱于庭闱之间；量足以容群臣，而不能忍于父子之际。以一身寄于六军、万姓之上，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愿陛下自入思虑，父子之情，终无可断之理；爱敬之念，必有油然而时。圣心一回，何用择日，早往则谓之省，暮往则谓之定。即日就驾，旋乾转坤，在返掌间尔。”疏入不报。安世遗宰相留正书求去，寻迁校书郎。

宁宗即位，诏求言，安世应诏言：

管夷吾治齐，诸葛亮治蜀，立国之本，不过曰量地以制赋，量赋以制用而已。陛下试披舆地图，今郡县之数，比祖宗时孰为多少？比秦、汉、隋、唐时孰为多少？陛下必自知其狭且少矣。试命版曹具一岁赋入之数，祖宗盛时，东南之赋入几何？建炎、绍兴以来至乾道、淳熙，其所增取几何？陛下试命内外群臣有司具一岁之用，人主供奉、好赐之费几何？御前工役、器械之费几何？嫔嬙、宦寺廩给之费几何？户部、四总领养兵之费几何？州县公使、迎送、请给之费几何？陛下必自知其为侈且滥矣！用不量赋而至于侈且滥，内外上下之积不得而不空，天地山川之藏不得而不竭，非忍痛耐谤，一举而更张之，未知其所以终也。

今天下之费最重而当省者，兵也。能用土兵则兵可省，能用屯田则兵可省。其次莫如官掖。兵以待敌国，常畏而不敢省，故省兵难。官掖以私一身，常爱而不忍省，故省官掖难。不敢省者，事在他人；不忍省者，在陛下。宫中之嫔嬙、宦寺，陛下事也，宫中之器械、工役，陛下事也，陛下肯省则省之。宫中既省，则外廷之官吏，四方之州县，从风而省，奔走不暇，简朴成风，民志坚定，民生日厚，虽有水旱虫蝗之灾，可活也；国力日壮，虽有夷狄盗贼之变，可为也。复祖宗之业，雪人神之愤，惟吾所为，无可者。

时朱熹召至阙，未几予祠，安世率馆职上书留之，言：“御笔除熹官祠，不经宰执，不由给舍，径使快行，直送熹家。窃揣圣意，必明知熹贤不当使去，宰相见之必执奏，给舍见之必缴驳，是以为此骇异变常之举也。夫人主患不知贤尔，明知其贤而明去之，是示天下以不复用贤也。人主患不闻公议尔，明知公议之不可而明犯之，是示天下以不复顾公议也。且朱熹本一庶官，在二千里外，陛下即位未数日，即加号召，畀以从官，俾侍经幄，天下皆以为初政之美。供职甫四十日，即以内批逐之，举朝惊愕，不知所措。臣愿陛下谨守纪纲，毋忽公议，复留朱熹，使辅圣学，则人主无失，公议尚存。”不报。俄为言者劾去，通判重庆府，未拜，



以伪党罢。

安世素善吴猎，二人坐学禁久废。开禧用兵，猎起帅荆渚，安世方丁内艰。起复，知鄂州。俄淮、汉师溃，薛叔似以怯懦为侂胄所恶，安世因贻侂胄书，其末曰：“偶送客至江头，饮竹光酒，半醉，书不成字。”侂胄大喜曰：“项平父乃尔闲暇。”遂除户部员外郎、湖广总领。

会叔似罢，金围德安益急，诸将无所属。安世不俟朝命，径遣兵解围。高悦等与金人力战，马雄获万户，周胜获千户，安世第其功以闻。猎代叔似为宣抚使，寻以宣谕使人蜀。朝命安世权宣抚使，又升太府卿。

有宣抚幕官王度者，吴猎客也。猎与安世素相友，及安世招军，名项家军，多不逞，好虏掠，猎斩其为首者，安世憾之，至是斩度于大别寺。猎闻于朝，安世坐免。后以直龙图阁为湖南转运判官，未上，用台章夺职而罢。嘉定元年，卒。所著易玩辞、他书，多行于世。

薛叔似字象先，其先河东人，后徙永嘉。游太学，解褐国子录。初登对，论：“祖宗立国之初，除二税外，取民甚轻。自熙宁以来，赋日增而民困滋甚。”孝宗嘉纳，因曰：“朕在宫中如一僧。”叔似曰：“此非所望于陛下，当论功业如何。正使海内富庶如文、景，不过江左之文、景；法度修明如明、章，不过江左之明、章。陛下即位二十馀年，国势未张，未免牵于苟安无事之说。”上默然。

复数日；宰执进拟朝士，上出寸纸书叔似及应孟明姓名，嘉其奏对也。迁太常博士，寻除枢密院编修官。时仿唐制，置补阙、拾遗，宰臣启，拟令侍从、台谏荐人，上自除叔似左补阙。叔似论事，遂劾首相王淮去位。

属金主殂，太孙景立，叔似奏：“规模果定，则乘五单于争立之机；规模不存，则恐成五胡迭起之势。”光宗受禅，时传金使人界使名未正，叔似奏：“自寿皇一正匹敌之礼，金人常有南顾之虞，使名未正而遽受之，

祇以重其玩侮。”翼日复奏：“谋国者畏敌太过。”上奋然开纳。

除将作监，出为江东转运判官。俄以谏臣论罢，主管冲佑观，寻除湖北运判，加直秘阁，移福建，召为太常少卿兼实录院检讨官、守秘书监、权户部侍郎。初，丞相周必大请择侍从、台谏忠直者提举太史局，盖用神宗朝司马光与王安礼故事，躔度少差，预图销弭，遂命叔似提举。寻兼枢密都承旨，以刘德秀疏罢，提举兴国宫。起知赣州，移隆兴府、庐州，召除在京宫观兼侍读，进权兵部侍郎兼同修国史兼国用司参议官。两浙民有身丁钱，叔似请于朝，遂蠲之。

试吏部侍郎兼侍读，充京、湖宣谕使。时韩侂胄开边，除兵部尚书、宣抚使。叔似方乞给降官会，分拨纲运，募兵鬻马，辟致僚佐，而皇甫斌唐州之师已败矣。遂劾斌，南安军安置。叔似料敌必侵光、黄，委总领陈谦按行五关，发鄂卒守三关。金果入寇，谦驻汉阳为江左节制。

寻除叔似端明殿学士兼侍读。时宣司兵戍襄阳，都统赵淳、副统制魏友谅与统制吕渭孙不相下，渭孙死之，叔似遂自劾委任失当。叔似夙以功业自期，逮临事，绝无可称。以御史王益祥论，夺职罢祠。侂胄诛，谏官叶时再论，降两官，谪福州，以兵端之开，叔似迎合故也。久之，许自便。嘉定十四年卒，赠银青光禄大夫，谥恭翼。

叔似雅慕朱熹，穷道德性命之旨，谈天文、地理、钟律、象数之学，有稿二十卷。

刘甲字师文，其先永静军东光人，元祐宰相摯之后也。父著，为成都漕幕，葬龙游，因家焉。甲，淳熙二年进士，累官至度支郎中，迁枢密院检详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

使金，至燕山，伴宴完颜者，名犯仁庙嫌讳，甲力辞，完颜更名修。自绍兴后，凡出疆遇忌，俱辞设宴，皆不得免，秦桧所定也。九月三日，金宴甲，以宣仁圣烈后忌，辞。还除司农少卿，进太常，擢权工部侍郎，升同修撰，除宝谟阁待制，知江陵府，湖北安抚使。甲谓：“荆州为吴、蜀

脊，高保融分江流，渚之以为北海，太祖常令决去之，盖保江陵之要害也。”即因遗址浚筑，亘四十里。移知庐州。

程松为四川宣抚使，吴曦副之，以甲知兴元府、利东安抚使。时蜀口出师败虬，金陷西和、成州，曦焚河池县。先是，曦已遣姚淮源献四州于金，金铸印立曦为蜀王。甲时在汉嘉，未至镇也。金人破大散关，兴元都统制毋思以重兵守关，而曦阴撤葭关之戍，金自板盆谷绕出关后，思挺身免。

甲告急于朝，乞下两宣抚司协力捍御。松谋遁，甲固留不可，遽以便宜檄甲兼沿边制置。曦遣后军统制王钺、准备将赵观以书致甲，甲援大义拒之，因卧疾。曦又遣其弟昉邀甲相见，甲叱而去之。乃援颜真卿河北故事，欲自拔归朝，先募二兵持帛书遣参知政事李壁告变，且曰：“若遣吴总以右职入川，即日可瓦解矣。”

曦僭王位，甲遂去官。朝廷久乃微闻曦反状，韩侂胄犹不之信，甲奏至，举朝震骇。壁袖帛书进，上览之，称“忠臣”者再。召甲赴行在，命吴总以杂学士知鄂州，多赐告身、金钱，使招谕诸军为入蜀计。复命以帛书赐甲曰：“所乞致仕，实难允从，已降指挥，召赴行在。今朝廷已遣使与金通和，襄、汉近日大捷，北兵悉已渡江而去。恐蜀远未知，更在审度事宜，从长区处。”二兵皆补官。

甲舟行至重庆，闻安丙等诛曦，复还汉中，上奏待罪。诏趣还任。甲奏叛臣子孙族属及附伪罪状，公论快之。会宣抚副使安丙以杨巨源自负倡义之功，阴欲除之，语在巨源传。巨源既死，军情叵测，除甲宣抚使。杨辅亦以为请，当国者疑辅避事，李壁曰：“昔吴璘属疾，孝宗尝密诏汪应辰权宣抚司事，既而璘果死，应辰即日领印，军情遂安，此的例也。”乃以密札命甲，甲辄藏之。未几，金自鹤岭关扎金崖，进屯八里山，甲分兵进守诸关，截潼川戍兵驻饶风以待之。金人知有备，引去。

侂胄诛，上念甲精忠，拜宝谟阁学士，赐衣带、鞍马。是岁，和议成，朝廷闻彭辂与丙不协，以书问甲，又俾谕丙减汰诸军勿过甚，及访蜀人才之可用者。盖自杨辅召归，西边诸事，朝论多于甲取决，人无知者。

绍兴中，蜀军无见粮，创为科籴。孝宗闻其病民，命总领李夔以本所钱招籴，惧不给，又命劝籴其半，“劝籴”之名自此始。久之，李昌图总计，复奏令金、梁守倅任责收籴，而劝籴遂罢。及是，宣、总司令金洋、兴元三郡劝籴小麦三十万石，甲乞下总所照李夔成法措置，从之。

明年，罢宣抚司，合利东、西为一帅，治兴元，移甲知潼川府。安丙既同知枢密院事，董居谊为制置使，甲进宝谟阁学士、知兴元府、利路安抚使，节制本路屯驻军马。朝廷计居谊犹在道，命甲权四川制置司事。

先是，大臣抚蜀者，诸将事之，有所谓互送礼，实贿赂也。甲下令首罢之，凡丙所立茶盐柴邸悉废之。又乞以皂郊博易铺场还隶沔戎司，复通吴氏庄，岁收租四万斛有奇，钱十三万，以裨总计。从之。丙增多田税，甲命属吏讨论，由一府言之，岁减凡百六十万缗、米麦万七千石，边民感泣。嘉定七年，卒于官，年七十三。

甲幼孤多难，母病，刲股以进。生平常谓：“吾无他长，惟足履实地。”昼所为，夜必书之，名曰“自监”。为文平澹，有奏议十卷。理宗诏谥清惠。

杨辅字嗣勋，遂宁人。乾道二年进士甲科，召试馆职，除秘书省正字，迁校书郎。出知眉州，累迁户部郎中、总领四川财赋，升太府少卿、利西安抚使。

吴挺病，辅以吴氏世帅武兴，久恐生变，密白二府，早择人望以镇方面。又贻书四川制置丘霁言：“统制官李夔乃吴氏腹心，缓急不可令权军。”霁然之。挺卒，霁檄辅权帅事，辅谓：“职为王人，若轻往，第疑军心。”遂索印即益昌领事。复数月，奏以权兴州事杨虞仲兼权。

召守秘书监、礼部侍郎，以显谟阁待制知江陵府，移襄阳，又移潼川。召还，除显谟阁直学士，奉外祠，寻以敷文阁直学士知成都府、兼本路安抚使。韩侂胄决意用兵，以吴曦为四川宣抚副使，假以节制财利之权。辅知曦有异志，贻书大臣言：“自昔兵帅与计臣不相统摄，故总领有

报发觉察之权。今所在皆受节制，内忧不轻。”因托言他事，遣人以硃书告于朝。朔日，率官属东望拜表如常仪。上意辅能诛曦，密诏授宝谟阁学士、四川制置使，许以便宜从事。时人望辅倡义，刘光祖、李道传皆勉之。辅自以不习兵事，且内郡无兵可用，迁延两月，但为去计。曦移辅知遂宁府，辅遂以印授通判韩植而去。

安丙、杨巨源密谋诛曦，以辅有人望，谓密诏自辅所来，闻者皆信。曦既诛，丙趣辅还成都，除四川宣抚使。奏言：“臣以衰病软懦，而居建元功者之上，徒恐牵制败事。安丙才力强济，赏罚明果，乞以事任付丙。”又论：“蜀中三帅，惟武兴事权特重，故致今日之变。乞并置两帅，分其营屯、隶属。”

安丙奏乞两宣抚分司，朝廷察丙与辅异，召辅赴阙。议者谓蜀乱初平，如辅未宜去，乃复以为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再被召，逾年才抵建康，复引咎不进。上召辅益坚，乃之镇江俟命。著作佐郎杨简言辅尝弃成都，不当召，乃除兵部尚书兼侍读，以龙图阁学士知建康府兼江、淮制置使。卒于官，谥曰庄惠。

刘光祖字德修，简州阳安人。幼出于外祖贾暉，后以暉遗泽补官。登进士第，廷对，言：“陛下睿察太精，宸断太严，求治太速，喜功太甚。”又言：“陛下躬擐甲冑，间馭球马，一旦有警，岂能亲董六师以督战乎？夫人主自将，危道也。臣恐球马之事，敌人闻之，适以貽笑，不足以示武。”除剑南东川节度推官，辟潼川提刑司检法。

淳熙五年，召对，论恢复事，请以太祖用人法，且曰：“人臣献言，不可不察：其一，不量可否，劝陛下轻出骤进，则是即日误国；其一，不思振立，苟且偷安，则是久远误国。”除太学正。召试，守正字，兼吴、益王府教授，迁校书郎，除右正言、知果州。以赵汝愚荐，召入。

光宗即位，除军器少监兼权侍左郎官，又兼礼部。时殿中侍御史阙，上方严其选，谓宰相留正曰：“卿监、郎官中有其人。”正沈思久之，

曰：“得非刘光祖乎？”上曰：“是久在朕心矣。”

光祖入谢，因论：

近世是非不明，则邪正互攻；公论不立，则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长，时之否泰，而实为国家之祸福，社稷之存亡，甚可畏也。本朝士大夫学术议论，最为近古，初非有强国之术，而国势尊安，根本深厚。咸平、景德之间，道臻皇极，治保太和，至于庆历、嘉祐盛矣。不幸而坏于熙、丰之邪说，疏弃正士，招徕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末流大分，事故反覆。绍圣、元符之际，群凶得志，绝灭纲常，其论既胜，其势既成，崇、观而下，尚复何言。

臣始至时，闻有讥贬道学之说，而实未睹朋党之分。中更外艰，去国六载，已忧两议之各甚，而恐一旦之交攻也。逮臣复来，其事果见。因恶道学，乃生朋党，因生朋党，乃罪忠谏<sup>[1]</sup>。嗟乎，以忠谏为罪，其去绍圣几何！陛下履位之初，端拱而治，凡所进退，率用人言，初无好恶之私，岂以党偏为主。而一岁之内，逐者纷纷，中间好人固亦不少，反以人臣之私意，微累天日之清明。往往推忠之言，谓为沽名之举；至于洁身以退，亦曰愤懑而然。欲激怒于至尊，必加之以讪讪。事势至此，循默乃宜，循默成风，国家安赖？

臣欲熄将来之祸，故不惮反复以陈。伏几圣心豁然，永为皇极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别，公论由此而明，私情由此而熄，道学之讥由此而消，朋党之迹由此而泯，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国家之事由此而理，则生灵之幸，社稷之福也。不然，相激相胜，展转反复，为祸无穷，臣实未知税驾之所。

章既下，读之有流涕者。劾罢户部尚书叶翥、太府卿兼中书舍人沈揆结近习，图进用，言：“比年以来，士大夫不慕廉靖而慕奔竞，不尊名节而尊爵位，不乐公正而乐软美，不敬君子而敬庸人，既安习以成风，谓苟得为至计。良由前辈老成，零落殆尽，后生晚进，议论无所依据，学术无所宗主，正论益衰，士风不竞。幸诏大臣，妙求人物，必朝野所共属、贤愚所同敬者一二十人，参错立朝，国势自壮。臣虽终岁无所奏纠，固亦未至

旷官。今日之患，在于不封殖人才，台谏但有摧残，庙堂初无长养。臣处当言之地，岂以排击为能哉？”徙太府少卿。求去不已，除直秘阁、潼川运判。改江西提刑，又改夔州。

时孝宗不豫，上久不过宫，光祖致书留正、赵汝愚曰：“宜与群贤并心一力，若上未过宫，宰执不可归安私第。林、陈二阉，自以获罪重华，日夜交谏其间。宜用韩魏公逐任守忠故事，以释两宫疑谤。大臣亦当收兵柄，密布腹心，俾缓急有可仗者。”闻孝宗崩，又贻书汝愚，勉以安国家、定社稷之事。

宁宗即位，除侍御史，改司农少卿。入对，献谨始五箴。又论：“人主有六易：天命易恃，天位易乐，无事易安，意欲易奢，政令易怠，岁时易玩。又有六难：君子难进，小人难退，苦言难入，巧佞难远，是非难明，取舍难决。暗主之所易，明主之所难；暗主之所难，明主之所易。”又言：“陛下以隆慈之命，践祚于素幄，盖有甚不得已者，宜躬自贬损，尽礼于上皇，使圣意欢然知释位之乐，然后足以昭陛下之大孝。”上悚然嘉纳。

进起居舍人。论：“政令当出中书，陛下审而行之，人主操柄，无要于此。”知阁门事韩侂胄浸擅威福，故首及之。迁起居郎。集议卜孝宗山陵，与朱熹皆谓会稽山陵，土薄水浅，乞议改卜。既而熹与祠，光祖言：“汉武帝之于汲黯，唐太宗之于魏征，仁宗之于唐介，皆暂怒旋悔。熹明先圣之道，为今宿儒，又非三臣比。陛下初膺大宝，招徕耆儒，比初政之最善者。今一旦无故去之，可乎？”且曰：“臣非助熹，助陛下者也。”再疏，不听。

刘德秀劾光祖，出为湖南运判，不就，主管玉局观。赵汝愚既罢相，侂胄擅朝，遂目士大夫为伪学逆党，禁锢之。光祖撰涪州学记，谓：“学之大者，明圣人之道以修其身，而世方以道为伪；小者治文章以达其志，而时方以文为病。好恶出于一时，是非定于万世。”谏官张釜指为谤讪，比之杨恽，夺职，谪居房州。久之，许自便。起知眉州，复职，将漕利路，以不习边事辞。进直宝谟阁，主管冲佑观。

吴曦叛，光祖白郡守，焚其榜通衢，且驰告帅守、监司之所素知者，

仗大义，连衡以抗贼。俄闻曦诛，则以书属宣抚使杨辅，讲行营田，前日利归吴氏者，悉收之公上，以省饷军费；奖名节、旌死事以激忠烈之心。除潼川路提刑、权知泸州。侂胄诛，召除右文殿修撰、知襄阳府，进宝谟阁待制、知遂宁府，改京、湖制置使，以宝谟阁直学士知潼川府。

诏以闵雨求言，光祖奏：“女直乃吾不共戴天之仇，天亡此仇，送死于汴。陛下为天之子，不知所以图之，天与不取，是谓弃天，未有弃天而天不我怒也。青、郛、兰、会求通弗纳<sup>[2]</sup>，陛下为中国衣冠之主，人归而我绝之，是谓弃人，未有弃人而人不我怨也。且金人舍其巢穴，污我汴京，尚可使吾使人拜之于祖宗昔日朝会之廷乎？”

又请改正宪圣慈烈皇后讳日。先是，后崩以庆元三年十一月二日，郊禋期迫，或谓侂胄曰：“上亲郊，不可不成礼。且有司所费既夥，奈何已之？”侂胄入其言，五日祀圜丘，六日始宣遗诰。于是光祖言：“宪圣，陛下之曾祖母，克相高宗，再造大业。侂胄敢视之如卑丧，迁就若此。贼臣就戮，盍告谢祖宗，改从本日？”从之。

升显谟阁直学士、提举玉隆万寿宫。引年不许，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嘉定十五年卒，进华文阁学士，谥文节。

赵汝愚称光祖论谏激烈似苏轼，恳恻似范祖禹，世以为名言。所著后溪集十卷。子：端之、靖之、翊之、竑之。

论曰：徐谊窜逐于小人之手，身之否，道之亨也。吴猎之以学为政，项安世之通经博古，皆一时之英才，今更定旧史，公论其少伸欤！薛叔似通儒也，不幸以开边事累之。刘甲、杨辅蔚乎有用之才。刘光祖盛名与涪州学记并传穹壤，世之人何惮而不为君子也！

## 【校勘记】

- [1] 因恶道学乃生朋党因生朋党乃罪忠谏 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四三刘光祖墓志铭作“因恶道学，力去朋党，因去朋党，乃罪忠谏”。



[ 2 ]青郗兰会求通弗纳 “兰”原作“蔺”，据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四三刘光祖墓志铭改。

# 宋史卷三百九十八

## 列传第一百五十七

余端礼 李壁 丘密 倪思  
宇文绍节 李夔

余端礼字处恭，衢州龙游人。第进士，知湖州乌程县。民间赋丁绢钱，率三氓出一缣，不输绢而折其估，一缣千钱，后增至五千，民不胜病。端礼以告于府，事得上闻，又自诣中书陈便宜，岁蠲缣钱六万。

召对，时孝宗志在恢复，端礼言：

谋敌决胜之道，有声有实。敌弱者先声后实，以蓄其气；敌强者先实后声，以俟其机。汉武乘匈奴之困，亲行边陲，威震朔方，而漠南无王庭者，蓄其气而服之，所谓先声而后实也。越谋吴则不然，外讲盟好，内修武备，阳行成以种、蠡，阴结援于齐、晋，教习之士益精，而献遗之礼益密，用能一战而霸者，伺其机而图之，所谓先实而后声也。今日之事异于汉而与越相若。愿阴设其备，而密为之谋，观变察时，则机可投矣。

古之投机者有四：有投隙之机，有捣虚之机，有乘乱之机，有承弊之机。因其内衅而击之，若匈奴困于三国之攻而宣帝出师，此投隙之机也。因其外患而伐之，若夫差牵于黄池之役而越兵入吴，此捣虚之机也。敌国不道，因其离而举之，若晋之降孙皓，此乘乱之机也。敌人势穷，蹶其后而蹙之，若高祖之追项羽，此承弊之机也。

机之未至，不可以先；机之已至，不可以后。以此备边，安若太山，以此应敌，动如破竹，惟所欲为，无不如意。

上喜曰：“卿可谓通事体矣。”后以荐为监察御史，迁大理少卿，转太常少卿。

诏以来岁祈谷上帝，仲春躬耕籍田，令礼官讨论明道故事。端礼言：“祈谷之制，合祭天地于圜丘，前期享于太庙，视冬至郊祀之仪，此国朝故事也。若乃明道之制，则以宫中火后考室落成，故于太安殿恭谢天地，此特一时谢灾之事耳。今欲祈谷而耕籍，必合祭天地于圜丘，必前期朝享于景灵宫、太庙可也。欲如明道之制，行于殿庭不可。”诏太常、礼部集议。中书有可以义起者，端礼曰：“礼固有可义起，至于大体，则不可易。古者郊而后耕，以其于郊，故谓之郊，犹祀于明堂，故谓之明堂。如明道谢灾之制，则与祈谷异。今以郊而施之殿庭，亦将以明堂而施之坛壝乎？礼之失自端礼始，端礼死不敢奉诏。”上为之止。

权兵部侍郎兼太子詹事，进吏部侍郎，出知太平州，奉祠。光宗立，召见，言：“天子之孝不与庶人同。今陛下之孝于寿皇，当如舜之于尧，行其道可也，武之于文，继其志、述其事可也。凡寿皇睿谋圣训，仁政善教，所尝施于天下者，愿与二三大臣朝夕讲求而力行之，则足以尽事亲之孝矣。”授集英殿修撰、知赣州，还为吏部侍郎、权刑部尚书兼侍讲，以焕章阁直学士知建康府。召拜吏部尚书，擢同知枢密院事。

兴州帅吴玠死，端礼谓枢密赵汝愚曰：“吴氏世握蜀兵，今若复令承袭，将为后患。”汝愚是其言，合辞以奏，光宗意未决，端礼言：“汝愚所请为蜀计，为东南计。夫置大将而非其人，是无蜀也，无蜀，是无东南也。今军中请帅而迟迟不报，人将生心。”不听。后挺子曦卒以蜀叛，如端礼言。

上以疾不朝重华宫，孝宗崩，又不能发丧，人情恟然。端礼谓宰相留正曰：“公独不见唐肃宗朝群臣发哀太极殿故事乎？宜请太皇太后代行祭之礼。”于是宰执以请于太皇太后，留正惧，入临重华宫，仆地致仕而去。

太皇太后垂帘，策皇子嘉王即皇帝位，王流涕逊避。端礼奏：“太上违豫，大丧乏主，安危之机在于呼吸，太皇太后非为陛下计，乃为太上皇帝计，为宗社计。今坚持退让，不思国家之大计，是守匹夫之小节而昧天子之大孝也。”宁宗悚然收泪，不得已，侧身就御坐之半。端礼与汝愚再拜固请，宁宗乃正御坐，退行禫祭礼。

进端礼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汝愚去右丞相位，端礼代之。始，端礼与汝愚同心共政，汝愚尝曰：“士论未一，非余处恭不能任。”及韩侂胄以传道之劳，浸窃威柄，汝愚等欲疏斥之，谋泄而汝愚逐。端礼不能遏，但长吁而已。

浙西常平黄灏以放民租窳，知婺州黄度以庇蜀吏褫职罢郡，二人皆侂胄所憾，端礼执奏，竟不免于罪。太府丞吕祖俭坐上书忤侂胄南迁，端礼救解不获，公议始归责焉。他日见上，言除从官中书不知，朝纲已紊，祸根已滋。即丐去，不许，进左丞相。

端礼在相位期年，颇知拥护善类，然为侂胄所制，壹郁不愜志，称疾求退，以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居顷之，判潭州，移庆元，复帅潭。薨，授少保、郇国公致仕，赠太傅，谥忠肃。子嵘，工部尚书。

李壁字季章，眉之丹棱人<sup>[1]</sup>。父焘，典国史。壁少英悟，日诵万餘言，属辞精博，周必大见其文，异之曰：“此谪仙才也。”孝宗尝问焘：“卿诸子孰可用？”焘以壁对。以父任入官，后登进士第。召试，为正字。

宁宗即位，徙著作佐郎兼刑部郎、权礼部侍郎兼直学士院。时韩侂胄专国，建议恢复，宰相陈自强请以侂胄平章国事，遂召壁草制，同礼部尚书萧达讨论典礼，命侂胄三日一朝，序班丞相上。

壁受命使金，行次扬州，忠义人朱裕挟宋师袭涟水，金人愤甚，壁乞泉裕首境上，诏从其请。壁至燕，与金人言，披露肝胆，金人之疑顿释。壁归，侂胄用师意方锐，壁言：“进取之机，当重发而必至，毋轻出而苟沮。”既而陈景俊使北还，赞举兵甚力，钱象祖以沮兵议忤侂胄得罪贬，

壁论襄阳形势，深以腹心为忧，欲待敌先发，然后应之，侂胄意不怿，于是四川、荆、淮各建宣抚而师出矣。

壁度力不能回，乃入奏：“自秦桧首倡和议，使父兄百世之仇不复开于臣子之口。今庙谋未定，士气积衰，苟非激昂，曷克丕应。臣愚以为宜亟贬秦桧，示天下以仇耻必复之志，则宏纲举而国论明，流俗变而人心一，君臣上下奋励振作，拯溃民于残虐，湔祖宗之宿愤。在今日举而措之，无难矣。”疏奏，秦桧坐追王爵。议者谓壁不论桧之无君而但指其主和，其言虽公，特以迎合侂胄用兵之私而已。

初，侂胄召葉适直学士院，草出师诏，适不从，乃以属壁，由是进权礼部尚书。侂胄既丧师，始觉为苏师旦所误，一夕招壁饮，酒酣，及师旦事，壁微撻其过，觐侂胄意向，乃极言：“师旦怙势招权，使明公负谤，非窜谪此人，不足以谢天下。”师旦坐贬官。壁又言：“郭倬、李汝翼僭军误国之罪，宜诛之以谢淮民。”拜参知政事。

金遣使来，微示欲和意，丘岳以闻，壁贻密书，俾遣小使致书金帅求成，金帅报书以用兵首谋指侂胄，侂胄大恚，不复以和为意。壁言：“张浚以讨贼复仇为己任，隆兴之初，事势未集，亦权宜就和。苟利社稷，固难执一。”侂胄不听，以张岩代岳，壁力争，言丘岳素有人望，侂胄变色曰：“方今天下独有一丘岳邪！”

吴曦叛，据蜀称王，杨巨源、安丙诛之。事闻，壁议须用重臣宣抚，荐制置使杨辅为宣抚使，而使安丙辅之。丙杀杨巨源，辅恐召变，以书举刘甲自代，侂胄疑辅避事，壁曰：“孝宗闻吴璘病，亟诏汪应辰权宣抚使职事，蜀赖以安，此故事也。”于是命甲权宣抚使。

方信孺使北归，言金人欲缚送侂胄，故侂胄忿甚，用兵之意益急。壁方与共政，或劝其速去，毋与侂胄分祸，壁曰：“嘻，国病矣，我去谁适谋此？”会礼部侍郎史弥远谋诛侂胄，以密旨告壁及钱象祖，象祖欲奏审，壁言事留恐泄，侂胄迄诛，壁兼用知枢密院事。御史叶时论壁反复诡譎，削三秩，谪居抚州。后辅臣言诛侂胄事，壁实预闻，乃令自便。复官提举洞霄宫，久之，复以御史奏削三秩，罢祠。

越四年，复除端明殿学士、知遂宁府，未至，而溃兵张福入益昌，戕王人，略阆、果，至遂宁，壁传檄谕之，福等读檄泣下，约解甲降。会官军至挑贼，贼忿，尽燔其城，顾府治曰：“李公旦夕来居，此其勿毁。”壁驰书大将张威，使调嘉定黎雅砦丁、牌手来会战，威夜遣人叩门，来言曰：“贼垒坚不可破，将选死士，梯而登，以火攻之。”壁曰：“审尔，必多杀士卒，盍先断贼汲路与粮道，使不得食，即自成擒矣。”以长围法授之，威用其谋，贼遂平。

壁寻引疾奉祠。嘉定十五年六月卒，进资政殿学士致仕，谥文懿。

壁嗜学如饥渴，群经百氏搜抉靡遗，于典章制度尤综练。为文雋逸，所著有雁湖集一百卷、涓尘录三卷、中兴战功录三卷、中兴奏议若干卷、内外制二十卷、援毫录八十卷、临汝闲书百五十卷。壁父子与弟亶皆以文学知名，蜀人比之三苏云。

丘霁字宗卿，江阴军人。隆兴元年进士，为建康府观察推官。丞相虞允文奇其才，奏除国子博士。孝宗谕允文举自代者，允文首荐霁。有旨赐对，遂言：“恢复之志不可忘，恢复之事未易举，宜甄拔实才，责以内治，遵养十年，乃可议北向。”

时方遣范成大使金，祈请陵寝。霁言：“泛使亟遣，无益大计，徒以骄敌。”孝宗不乐，曰：“卿家坟墓为人所据，亦须理索否？”霁对曰：“臣但能诉之，不能请之。”孝宗怒，霁退待罪，孝宗察其忠，不谴也。

迁太常博士，出知秀州华亭县。捍海堰废且百年，咸潮岁大入，坏并海田，苏、湖皆被其害。霁至海口，访遗址已沦没，乃奏创筑，三月堰成，三州鹵鹵复为良田。除直秘阁、知平江府，入奏内殿，因论楮币折阅，请公私出内，并以钱会各半为定法。诏行其言，天下便之。

知吉州，召除户部郎中，迁枢密院检详文字。被命接伴金国贺生辰使。金历九月晦，与统天历不合，霁接使者以恩意，乃徐告以南北历法异同，合从会庆节正日随班上寿。金使初难之，卒屈服。孝宗喜谓霁

曰：“使人听命成礼而还，卿之力也。”

先是，王抃为枢密，密不少下之。方迓客时，抃排定程颐奏，上降付接伴，令沿途遵执。密具奏，谓“不可以此启敌疑心”，不奉诏。抃憾之，皆密不礼金使，予祠。起知鄂州，移江西转运判官，提点浙东刑狱，进直徽猷阁、知平江府，升龙图阁，移帅绍兴府，改两浙转运副使，以忧去。

光宗即位，召对，除太常少卿兼权工部侍郎，进户部侍郎，擢焕章阁直学士、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密素以吴氏世掌兵为虑，陛辞，奏曰：“臣入蜀后，吴挺脱至死亡，兵权不可复付其子。臣请得便宜抚定诸军，以俟朝命。”挺死，密即奏“乞选他将代之，仍置副帅，别差兴州守臣，并利州西路帅司归兴元，以杀其权。挺长子曦勿令奔丧，起复知和州，属总领杨辅就近节制诸军，檄利路提刑杨虞仲往摄兴州。”朝廷命张诏代挺，以李仁广副之，遂革世将之患。其后郭杲继诏复兼利西路安抚。杲死，韩侂胄复以兵权付曦，曦叛，识者乃服密先见。

进焕章阁直学士。宁宗即位，赴召，以中丞谢深甫论罢之。居数年，复职知庆元府。既入奏，韩侂胄招以见，出奏疏几二千言示密，盖北伐议也，知密平日主复仇，冀可与共功名。密曰：“中原沦陷且百年，在我固不可一日而忘也，然兵凶战危，若首倡非常之举，兵交胜负未可知，则首事之祸，其谁任之？此必有夸诞贪进之人，攘臂以侥幸万一，宜亟斥绝，不然必误国矣。”

进敷文阁学士，改知建康府。将行，侂胄曰：“此事姑为迟之。”密因赞曰：“翻然而改，诚社稷生灵之幸，惟无摇于异议，则善矣。”侂胄闻金人置平章，宣抚河南，奏以密为签枢，宣抚江、淮以应之。密手书力论“金人未必有意败盟，中国当示大体，宜申警军实，使吾常有胜势。若衅自彼作，我有辞矣。”宣抚议遂寝。侂胄移书欲除密内职，宣谕两淮。密报曰：“使名虽异，其为示敌人以嫌疑之迹则同，且伪平章宣抚既寝，尤不宜轻举。”侂胄滋不悦。

升宝文阁学士、刑部尚书、江淮宣抚使。时宋师克泗州，进图宿、寿，既而师溃，侂胄遣人来议招收溃卒，且求自解之计。密谓：“宜明苏

师旦、周筠等僭师之奸，正李汝翼、郭倬等丧师之罪。”帝欲全淮东兵力，为两淮声援，奏“泗州孤立，淮北所屯精兵几二万，万一金人南出清河口及犯天长等城，则首尾中断，堕敌计矣。莫若弃之，还军盱眙。”从之。

金人拥众自涡口犯淮南，或劝帝弃庐、和州为守江计，帝曰：“弃淮则与敌共长江之险矣。吾当与淮南俱存亡。”益增兵为防。

进端明殿学士、侍读，寻拜签书枢密院，督视江、淮军马。有自北来者韩元靖，自谓琦五世孙，帝诘所以来之故，元靖言：“两国交兵，北朝皆谓出韩太师意，今相州宗族坟墓皆不可保，故来依太师尔。”帝使毕其说，始露讲解意。帝遣人护送北归，俾扣其实。其回也，得金行省幅纸，帝以闻于朝，遂遣王文采持书币以行。文采还，金帅答书辞顺，帝复以闻，遂遣陈璧充小使。璧回，具言：“金人诘使介，既欲和矣，何为出兵真州以袭我？然仍露和意也。”帝白庙堂，请自朝廷移书续前议，又谓彼既指侂胄为元谋，若移书，宜暂免系衔。侂胄大怒，罢帝，以知枢密院事张岩代之。既以台论，提举洞霄宫，落职。

侂胄诛，以资政殿学士知建康府，寻改江、淮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淮南运司招辑边民二万，号“雄淮军”，月廩不继，公肆剽劫，帝乃随“雄淮”所屯，分隶守臣节制，其西路则同转运使张颖拣刺为御前武定军，以三万人为额，分为六军，馀汰归农，自是月省钱二十八万缗，米三万四千石。武定既成军伍，淮西赖其力。以病丐归，拜同知枢密院事。卒，谥忠定。

帝仪状魁杰，机神英悟，尝慷慨谓人曰：“生无以报国，死愿为猛将以灭敌。”其忠义性然也。

倪思字正甫，湖州归安人。乾道二年进士，中博学宏词科。累迁秘书郎，除著作郎兼翰林权直。光宗即位，典册与尤袤对掌。故事，行三制并宣学士。上欲试思能否，一夕并草除公师四制，训词精敏，在廷诵叹。



权侍立修注官，直前奏：“陛下方受禅，金主亦新立，欲制其命，必每事有以胜之，彼奢则以俭胜之，彼暴则以仁胜之，彼怠惰则以忧勤胜之。”又请增置谏官，专责以谏事。又乞召内外诸将访问，以知其才否。

迁将作少监兼权直学士院，兼权中书舍人，升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同修国史，寻兼侍讲。

初，孝宗以户部经费之馀，则于三省置封桩库以待军用，至绍熙移用始频。会有诏发缗钱十五万入内帑备犒军，思谓实给他费，请毋发，且曰：“往岁所入，约四百六十四万缗，所出之钱不及二万，非痛加撙节，则封桩自此无储。”遂定议犒军岁以四十万缗为额，由是费用有节。又言：“唐制使谏官随宰相入阁，今谏官月一对耳，乞许同宰执宣引，庶得从容论奏。”上称善，除礼部侍郎。

上久不过重华宫，思疏十上，言多痛切。会上召嘉王，思言：“寿皇欲见陛下，亦犹陛下之于嘉王也。”上为动容。时李皇后浸预政，思进讲姜氏会齐侯于泺，因奏：“人主治国必自齐家始，家之不能齐者，不能防其渐也。始于褻狎，终于恣横，卒至于阴阳易位，内外无别，甚则离间父子。汉之吕氏，唐之武、韦，几至乱亡，不但鲁庄公也。”上悚然。赵汝愚同侍经筵，退语人曰：“说直如此，吾党不逮也。”

兼权吏部侍郎，出知绍兴府。宁宗即位，改婺州，未上，提举太平兴国宫，召除吏部侍郎兼直学士院。御史姚愈劾思，出知太平州，历知泉州、建宁府，皆以言者论去。久之，召还，试礼部侍郎兼直学士院。侂胄先以书致殷勤，曰：“国事如此，一世人望，岂宜专以洁己为贤哉？”思报曰：“但恐方拙，不能徇时好耳。”

时赴召者，未引对先谒侂胄，或劝用近例，思曰：“私门不可登，矧未见君乎？”逮入见，首论言路不通：“自吕祖俭谪徙而朝士不敢输忠，自吕祖泰编窜而布衣不敢极说。胶庠之士欲有吐露，恐之以去籍，谕之以呈稿，谁肯披肝沥胆，触冒威尊？近者北伐之举，仅有一二人言其不可，如使未举之前，相继力争之，更加详审，不致轻动。”又言：“苏师旦赃以巨万计，胡不黥戮以谢三军？皇甫斌丧师襄汉，李爽败绩淮甸，秦世辅溃

散蜀道，皆罪大罚轻。”又言：“士大夫寡廉鲜耻，列拜于势要之门，甚者匍匐门窦，称门生不足，称恩坐、恩主甚至于恩父者，谀文丰赂，又在所不论也。”侂胄闻之大怒。

思既退，谓侂胄曰：“公明有馀而聪不足：堂中剖决如流，此明有馀；为苏师旦蒙蔽，此聪不足也。周筠与师旦并为奸利，师旦已败，筠尚在，人言平章骑虎不下之势，此李林甫、杨国忠晚节也。”侂胄悚然曰：“闻所未闻！”

司谏毛宪劾思，予祠。侂胄殛，复召，首对，乞用淳熙例，令太子开议事堂，闲习机政。又言：“侂胄擅命，凡事取内批特旨，当以为戒。”

除权兵部尚书兼侍读。求对，言：“大权方归，所当防微，一有干预端倪，必且仍蹈覆辙。厥今有更化之名，无更化之实。今侂胄既诛，而国人之言犹有未靖者，盖以枢臣犹兼官宾，不时宣召，宰执当同班同对，枢臣亦当远权，以息外议。”枢臣，谓史弥远也。金人求侂胄函首，命廷臣集议，思谓有伤国体。徙礼部尚书。

史弥远拟除两从官，参政钱象祖不与闻。思言：“奏拟除目，宰执当同进，比专听侂胄，权有所偏，覆辙可鉴。”既而史弥远上章自辨，思求去，上留之。思乞对，言：“前日论枢臣独班，恐蹈往辙，宗社堪再坏耶？宜亲擢台谏，以革权臣之弊，并任宰辅，以鉴专擅之失。”弥远怀恚，思请去益力，以宝谟阁直学士知镇江府，移福州。

弥远拜右丞相，陈晦草制用“昆命元龟”语，思叹曰：“董贤为大司马，册文有‘允执厥中’一言，萧咸以为尧禅舜之文，长老见之，莫不心惧。今制词所引，此舜、禹揖逊也。天下有如萧咸者读之，得不大骇乎？”仍上省牒，请贴改麻制。诏下分析，弥远遂除晦殿中侍御史，即劾思藩臣僭论麻制，镌职而罢，自是不复起矣。

久之，除宝文阁学士，提举嵩山崇福宫。嘉定十三年卒，谥文节。

宇文绍节字挺臣，成都广都人。祖虚中，签书枢密院事。父师瑗，

显谟阁待制。父子皆以使北死，无子，孝宗愍之，命其族子绍节为之后，补官仕州县。九年，第进士。累迁宝谟阁待制、知庐州。

时侂胄方议用兵，绍节至郡，议修筑古城，创造砦栅，专为固围计。淮西转运判官邓友龙譖于侂胄，谓绍节但为城守，徒耗财力，无益于事。侂胄以书让绍节，绍节复书谓：“公有复仇之志，而无复仇之略；有开边之害，而无开边之利。不量国力，浪为进取计，非所敢知。”侂胄得书不乐，乃以李爽代绍节，召还，为兵部侍郎兼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以宝文阁待制知镇江府。

吴曦据蜀，趣绍节赴阙，任以西讨之事。绍节至，谓大臣曰：“今进攻，则瞿唐一关，彼必固守；若驻军荆南，徒损威望。闻随军转运安丙者素怀忠义，若授以密旨，必能讨贼成功。”大臣用其言，遣丙所亲以帛书达上意，丙卒诛曦。

权兵部尚书，未几，除华文阁学士、湖北京西宣抚使、知江陵府。统制官高悦在戍所，肆为杀掠，远近苦之。绍节召置帐前，收其部曲。俄有悦纵所部为寇者，绍节杖杀之，兵民皆欢。升宝文阁学士，试吏部尚书，寻除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

安丙宣抚四川，或言丙有异志，语闻，廷臣欲易丙。绍节曰：“方诛曦初，安丙一摇足，全蜀非国家有，顾不以此时为利，今乃有他耶？绍节愿以百口保丙。”丙卒不易。朝廷于蜀事多所咨访，绍节审而后言，皆周悉事情。

嘉定六年正月甲午卒，讣闻，上嗟悼，为改日朝享。进资政殿学士致仕，又赠七官为少师，非常典也。谥曰忠惠。

李繁字清叔，崇庆晋原人。第进士，为隆州判官，摄绵州。岁侵，出义仓谷贱粿之，而以钱贷下户，又听民以茅秸易米，作粥及褚衣，亲衣食之，活十万人。明年又饥，邛蜀彭汉、成都盗贼蜂起，绵独按堵。知永康军，移利州，提点成都路刑狱兼提举常平。岁凶，先事发廩蠲租，所活百

七十万人。知兴元府、安抚利州东路。

汉中久饥，剑外和籴在州者独多，夔尝匹马行阡陌间访求民瘼，有老妪进曰：“民所以饥者，和籴病之也。”泣数行下。夔感其言，奏免之，民大悦。徙仓部员外郎，总领四川赋财、军马钱粮，升郎中。

淳熙三年，廷臣上言：“四川岁籴军粮，名为和籴，实科籴也。”诏制置使范成大同夔相度以闻，夔奏：“诸州岁籴六十万石，若从官籴，岁约百万缗，如于经费之中斟酌损益，变科籴为官籴，贵贱旼时，不使亏毫忽之价；出纳旼量，勿务取圭撮之赢，则军不乏兴，民不加赋。”乃书“利民十一事”上之。前后凡三年，夔上奏疏者十有三，而天子降诏难问者凡八，讫如其议。民既乐与官为市，远迩欢趋，军饷坐给，而田里免科籴，始知有生之乐。会岁大稔，米价顿贱，父老以为三十年所无。梁、洋间绘夔像祠之。

范成大驿疏言：“关外麦熟，倍于常年，实由罢籴，民力稍纾，得以尽于农田。”孝宗览之曰：“免和籴一年，田间和气若此，乃知民力不可重困也。”擢夔守太府少卿。范成大召见，孝宗首问：“籴事可久行否？”成大奏：“李夔以身任此事，臣以身保李夔。”孝宗大悦，曰：“是大不可得李夔也。”上意方向用，而夔亦欲奏蠲盐酒和买之弊<sup>[2]</sup>，以尽涤民害。会有疾，卒。诏以夔能官，致仕恩外特与遗表，择一人庶官，前此所未有。

初，夔宰眉山，校成都漕试，念吴氏世袭兵柄必稔蜀乱，发策云：“久假人以兵柄，未有不为患者。以武、宣之明，不能销大臣握兵之祸；以宪、武之烈，不能收藩镇握兵之权。危刘氏、殄唐室，鲜不由此。”吴挺以为怨。后夔总饷事，挺谬奏军食粗恶，孝宗以问夔，夔缄其样以进，挺之妄遂穷。逾三十年，吴曦竟以蜀叛，安丙既诛曦，每语人云：“吾等焦头烂额耳，孰如李公先见者乎？”夔讲学临政皆有源委，所著书十八种，有桃溪集一百卷。

论曰：余端礼平时论议剖正，及为相，受制于韩侂胄，虽有志扶掖善

类,而不得以直,遂颇不免君子之论。若李壁、丘霁皆谏侂胄以轻兵召衅之失,及其决意用师,命叶适草诏不从,而壁独当笔焉,何其所见后先舛迕哉!附会之罪,壁固无以道于公论矣。倪思直辞劄主,又屡触权臣,三黜不变其风概,有可尚焉。李夔所至能举荒政,蠲苛赋,亦庶几古所谓惠人也。

### 【校勘记】

- [1]丹稜 原作“丹陵”,据本书卷八九地理志、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四一李壁神道碑改。
- [2]而夔亦欲奏蠲盐酒和买之弊 “盐”原作“监”,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七八李夔墓志铭云:“其后如盐如酒及和买布,公方欲次第奏蠲,以尽除民害。”据改。

# 宋史卷三百九十九

## 列传第一百五十八

郑穀 王庭秀附 仇愈 高登 娄寅亮 宋汝为

郑穀字致刚，建州人。政和八年举进士，授安陆府教授，权信阳县尉，监南康酒税<sup>〔1〕</sup>。遂召为御史台主簿。张邦昌之僭号也，挺身见高宗于济州。既即位，擢监察御史，迁右司谏，升为谏议大夫。

帝至杭州，穀奏曰：“陛下南渡出于仓卒，省台寺监、百司之臣获济者鲜，当擢吴中之秀以为用。况天下贤俊多避地吴、越，宜令守臣体访境内寄居待阙，及见任官观等京朝官以上，各具姓名以闻，简拔任使，庶几速得贤才以济艰厄。”诏从之。

苗傅、刘正彦等逆乱，穀庭立面折二凶，且谓逆贼凶焰炽甚，非请外援无可为者。乃上章待罪求去，退见吕颐浩，议兴复计，太后降诏不允。朱胜非言穀面折二凶事，拜御史中丞。

时二凶窃威福之柄，肆行杀戮，日至都堂侵紊机政。穀言：“黄门宦者之设，本以给事内庭，供扫除而已。俾与政事，则贪暴无厌，待以兵权，则惨毒无已，皆前世已行之验也。故宦官用事于上，则生人受祸于下，匹夫力不能胜，则群起而攻之。是以靖康之初，群起而攻之者庶民也；睿圣皇帝南渡，驻蹕未安，群起而攻之者众兵也。今当痛革前弊，并令选择其人，曾经事任招权纳宠者，屏之远方，俾无浸淫以激众怒，则赏罚之柄自朝廷出，国势尊矣。仍谕军法便宜，止行于所辖军伍，其馀当闻之朝廷，付之有司，明正典刑，所以昭尊君之礼而全臣子忠义之节

也。”疏留中不出。毅对，请付外行之。

又论：“黄潜善、汪伯彦均于误国，而潜善之罪居多，今同以散官窜谪湖南；钱伯言与黄愿皆弃城，吕源与梁扬祖皆拥兵而逃，今愿罢官，扬祖落职，而源、伯言未正典刑，非所以劝惩。”诏窜削有差。

傅、正彦日至都堂议事，毅奏：“将帅之臣不可预政。”及闻以签书枢密院召吕颐浩，以礼部尚书召张浚，分张浚兵以五百人归陕西，而浚不受尚书之命，浚不肯分所部兵，遂谪浚居郴州，擢浚以节度知凤翔。毅知出二凶奸谋，具章乞留颐浩知金陵，浚不当贬，不报。毅遂遣所亲谢向姓名，微服为贾人，徒步如平江见浚等，具言城中事，以为严设兵备，大张声势，持重缓进，使贼自遁，无惊动三宫，此上策也。浚闻之，皆感激奋厉为赴难计。

俄诏睿圣皇帝为皇太弟、天下兵马大元帅，幼主为皇太侄，即与大臣进议，以为：“在庭公卿、百司、群吏皆昔之臣属也，今则与之比肩事主矣。稽之于古，则无所法；行之于今，则实逆天。或者谓大元帅可以任军旅之大事，臣窃以为不然。昔舜之禅禹也，犹命禹徂征有苗，则禹虽受禅，而征伐之事舜犹亲之也。唐睿宗传位皇太子，以听小事，自尊为太上皇，以听大事。如是无不可者，则稽之于古为有法，行之于今为得宜。”

太后垂帘同听政，以安人心。退与御史王庭秀上疏力争。太后召毅与宰执同对帘前，毅乞召庭秀，太后谕曰：“今欲令睿圣皇帝总领兵马尔。”毅奏曰：“臣不知其他，但人君位号岂容降改，闻之天下，孰不怀疑。虽前世衰乱分裂之时，固未有旬日之间易两君，一朝降两朝位号者也。”太后令毅至都堂，朱胜非出朱昉等所上书以示毅、庭秀，毅、庭秀力言昨日诏书不可宣布，必召变。胜非与执政颜岐、王孝迪、路允迪皆在坐，尚书左丞张浚独曰：“事势若此，岂争此名位耶？”浚欲出，毅等共止之。

毅与李邴并为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高宗复位，进签书，执政甫百日而卒。高宗甚悼之，谓大臣：“朕丧元子，犹能自排遣，于毅殆不能释也。”

庭秀字颖彦，慈溪人。与黄庭坚、杨时游，其为学旁搜远绍，不苟趣时好，造詣深远，操植坚正，发为文辞，俊迈宏远。登政和二年上舍第，历官州县。

侍御史李光荐为御史台检法官。宣和、靖康时，进言皆发于忠义。御史中丞言：“伪楚时庶官中如虞谟、王庭秀者，初非疾病，毅然致为臣而归，愿褒擢之。”拜监察御史，奏：“乞威断当出于人主，而所遣宣谕官，当令举廉吏。”又言：“刑名有疑虑者，令州郡法官申宪司阅实具奏，以取裁决。”迁殿中侍御史，论黄潜善卖官售宠，罢之。

既与郑毅力争降封高宗事，未几出知瑞州，右正言吕祉奏：“朝廷今日缘论大臣移一言官，明日罢一言官，则后日大臣行事有失，谁敢言者。”遂召为吏部郎，改左司，言：“朝廷比来深疾贪吏，然州县之间岂无廉介自将、沈于下僚者，宜命五使，所至以廉洁清修、可以师表吏民者，以名来上，参之公议，不次升擢，以厉士风。”从之。

迁检正中书门下省诸房公事，与宰相议多不合，不自安，引疾求去。诏直秘阁、主管崇道观而归。

仇愈字泰然，益都人。大观三年进士，授邠州司法，谳狱详恕，多所全活。为邓城令，满秩，耆幼遮泣不得去。徙武陟令，属朝廷方调兵数十万于燕山，愈馈饷毕给。时主将纵士卒过市掠物，不予直，他邑官逃避，愈先期趣备，申严约束，遂以不扰。已而愈送运饷于涿，值大军溃于卢沟河，囊橐往往委以资敌，愈间关营护，无一毫弃失。

调高密丞，俗尚鬻讼，愈摄县事，剖决如流，事无淹夕，民至怀饼饵以俟决遣。猾吏杨盖每阴疏令过，胁持为奸，愈暴其罪黥之，无不悦服。州阙司录，命愈摄事，既行，邑氓万馀邀留，至拥归县廨，时天寒，皆然火警守，布满后先，愈由它道得出，或追拜马首曰：“公舍我去，我必使公复来。”它日，愈方白事郡牙，忽数千人径夺以归，守将弗能遏。剧寇起莱、



密间，素闻愈名，戒其党毋犯高密境，民赖以安。密卒闭关叛掠，害官吏几尽，独呼曰：“无惊仇公。”

南迁，丁母忧。服除，知建昌军，人为考功员外。时任者宛转兵间，亡失告牒十常七八，而铨部无案籍，诉丐者甚多，真伪错乱。愈亲为考核，其可据者悉责保识，因上闻行之。

迁右司及中书门下检正诸房公事，俄为沿海制置使。明守与宰相厚善，给言士卒将为变，致遣精兵密捕。统制官徐文觉之，初谋纵军剽略，顷之泛海去，呼曰：“我以仇公故，不杀人，不焚屋庐。”一城晏然。犹坐削两官，主管太平观。

以淮西宣抚知庐州。刘豫子麟合金兵大人，民情汹惧。宣抚司统制张琦者，冀乘危为乱，驱居民越江南走。欲先胁愈出，拥甲士数千突入，露刃登楼，扬白麾，左右惊溃，迫愈上马。愈徐谓曰：“若辈无守土责，吾当以死殉国，寇未至而逃，人何赖焉。”坚不为动，神色无少异。琦等错愕，遽散其徒，人心遂定。

时金人出入近境，愈求援于宣抚司，不报。又遣其子自间道赴朝廷告急，虽旌其子以官，而援卒不至。帝方下诏亲征，而诏亦不至淮甸，喧言将弃两淮为保江计。愈录诏语揭之郡县，读者至流涕，咸思自奋。监押阎仅死于贼，馀众来归，州帑匱竭，无以为赏，愈悉引班坐，犒以酒食，慰劳之，众皆感励。募庐、寿兵得数百，益乡兵二千，出奇直抵寿春城下，敌三战皆北，却走度淮。其后麟复增兵来寇，愈复寿春，俘馘甚众，获旗械数千，焚粮船百馀艘，降渤海首领二人。

初，金人围濠州，旬日未下，属天寒，马多僵死，乃悉众向淮东。枢密使张浚方视师金陵，愈以策说之曰：“金重兵在淮东，师老食匱，若以精兵二万，一自寿阳，一自汉上，径趋旧京，当不战而退，继以大军尾击，蔑有不济者。昔人谓‘一日纵敌，数世之患。’愿无失时之悔。”浚不能用。

麟复以步骑数千至合肥，谍言兀术为之殿，人心怖骇，不知所为。会京西制置使遣牛皋统兵适至，愈顾左右曰：“召牛观察来击贼。”皋既

至，以忠义撼之，皋素勇甚，以二千馀骑驰出，短兵相接，所向披靡，敌稍慑，散而复集者三。其副徐庆忽坠马，敌竞赴之，皋掖以上，手刺数人，因免胄大呼曰：“我牛皋也，尝四败兀术，可来决死。”寇畏其名，遂自溃。以愈克复守御功，加徽猷阁待制。

明年，宣抚司始遣大将王德来，时寇已去，德谓其伍曰：“当事急时，吾属无一人渡江击贼，今事平方至，何面目见仇公耶？”德麾下多女真、渤海归附者，见愈像，不觉以手加额。

初，宣抚司既不以一卒援诸郡，但令焚积聚，弃城退保，文移不绝于道，又请浚督行之。浚檄愈度其宜处之，愈谓：“残破之余，兵食不给，诚不能支敌。然帅臣任一路之责，誓当死守。今若委城，使金人有淮西，治兵舰于巢湖，必贻朝廷忧。”力陈不可，浚跣其言，而卒全活数州之众。寻诏诣阙，军民号送之。

改浙东宣抚使、知明州，以挫豪强、奖善良为理。吏受赇，虽一钱不贷，奸猾敛迹。州罹兵火既毁，愈斥厨钱助其费，买田行乡饮酒礼。岁饥，发官储损其直，民无死徙。朝廷闻之，进秩一等。

再召，进对，帝亲加褒谕，欲留置近密。言者以愈在郡多黥胥吏为惨酷，请授外藩。时峒獠未息，乃进直学士，为湖南安抚使，禁盗铸钱者，趣使为农，物价既平，商贾遂通。数月，召还，加宝文阁学士、陕西都转运使。时金人无故归侵疆，诡计叵测，愈力陈非策，固辞不行。秦桧方主和议，以为异己，落职，以左朝奉郎、少府少监分司西京，全州居住。

起知河南府，未行，金人果复陷所归郡邑，如愈言。乃复待制，再知明州，改知平江府，陛辞，言：“我军已习战，非复前日，故刘锜能以少击众，敌大挫衄，若乘已振之势，鼓行而前，中原可传檄而定。”上嘉之。以言罢，提举太平观。积官至左朝议大夫，爵益都县伯。卒，赠左通议大夫。

愈性至孝，母没时，方崎岖转徙，居丧尽礼。沿海制置使陈彦文荐于朝，起复之，愈不就。愈端方挺特，自初官讫通显，无所附丽。令邓城

时，丞相范宗尹方为邑子，以文谒愈。愈他日语其父：“是子公辅器也。”宗尹既当国，未尝以私见。愈在明州，尝欲荐一幕官，问曰：“君日费几何？”对以“十口之家，日用二千”。愈惊曰：“吾为郡守费不及此，属僚所费倍之，安得不贪。”遂止。

高登字彦先，漳浦人。少孤，力学，持身以法度。宣和间，为太学生。金人犯京师，登与陈东等上书乞斩六贼。廷臣复建和议，夺种师道、李纲兵柄，登与东再抱书诣阙，军民不期而会者数万。王时雍纵兵欲尽歼之，登与十人屹立不动。

钦宗即位，擢吴敏、张邦昌为相，敏又雪前相李邦彦无辜，乞加恩礼起复之。登上书曰：“陛下自东宫即位，意必能为民兴除大利害。践阼之始，兵革扰攘，朝廷政事一切未暇，人人翘足以待事息而睹惟新之政，奈何相吴敏、张邦昌？又纳敏党与之言，播告中外，将复用李邦彦，道路之人无不饮恨而去。是陛下大失天下之望，臣恐人心自此离矣。太上皇久处邦彦等于政府，纪纲紊乱，民庶愁怨，方且日以治安之言诱误上皇，以致大祸，仓皇南幸，不获宁居。主辱臣死，此曹当尽伏诛，今乃偃然自恣，朋比为奸，蒙蔽天日。陛下从敏所请，天下之人将以陛下为不明之君，人心自此离矣。”再上书曰：“臣以布衣之微贱，臣言系宗社之存亡，未可忽也。”于是凡五上书，皆不报。因谋南归，忽闻邦昌各与远郡，一时小人相继罢斥，与所言偶合者十七八，登喜曰：“是可以尽言矣。”复为书论敏未罢，不报。

初，金人至，六馆诸生将遁去，登曰：“君在可乎？”与林迈等请随驾，隶聂山帐中，而帝不果出。金人退师，敏遂讽学官起罗织，屏斥还乡。

绍兴二年，廷对，极意尽言，无所顾避，有司恶其直，授富川主簿。宪董弅闻其名，檄谳六郡狱，复命兼贺州学事。学故有田舍，法罢归买马司，登请复其旧。守曰：“买马、养士孰急？”登曰：“买马固急矣，然学校礼义由出，一日废，衣冠之士与堂下卒何异？”守曰：“抗长吏耶！”曰：

“天下所恃以治者，礼义与法度尔，既两弃之，尚何言！”守不能夺，卒从之。摄狱事，有囚杀人，守欲奏裁曰：“阴德可为。”登曰：“阴德岂可有心为之，杀人者死，而可幸免，则被死之冤何时而销？”

满秩，士民丐留不获，相率馈金五十万，不告姓名，白于守曰：“高君贫无以养，愿太守劝其咸受。”登辞之，不可，复无所归，请置于学，买书以谢士民。归至广，会新兴大饥，帅连南夫檄发廩振济，复为糜于野以食之，愿贷者听，所全活万计。岁适大稔，而偿亦及数。民投牒愿留者数百辈，因奏辟终其任。

召赴都堂审察，遂上疏万言及时议六篇，帝览而善之，下六议中书。秦桧恶其讥己，不复以闻。

授静江府古县令，道湖州，守汪藻馆之。藻留与修徽宗实录，固辞，或曰：“是可以阶改秩。”登曰：“但意未欲尔。”遂行。广西帅沈晦问登何以治县，登条十馀事告之。晦曰：“此古人之政，今人诈，疑不可行。”对曰：“忠信可行蛮貊，谓不能行，诚不至尔。”豪民秦琥武断乡曲，持吏短长，号“秦大虫”，邑大夫以下为其所屈。登至，颇革，而登喜其迁善，补处学职。它日，琥有请属，登谢却之，琥怒，谋中以危法。会有诉琥侵贷学钱者，登呼至，面数琥，声气俱厉，叱下，白郡及诸司置之法，忿而死，一郡快之。

帅胡舜陟谓登曰：“古县，秦太师父旧治，实生太师于此，盍祠祀之？”登曰：“桧为相亡状，祠不可立。”舜陟大怒，摭秦琥事，移荔浦丞康宁以代登，登以母病去。舜陟遂创桧祠而自为记，且诬以专杀之罪，诏送静江府狱。舜陟遣健卒捕登，属登母死舟中，稿葬水次，航海诣阙上书，求纳官赎罪，帝闵之。故人有为右司者，谓曰：“丞相云尝识君于太学，能一见，终身事且无忧，上书徒尔为也。”登曰：“某知有君父，不知有权臣。”既而中书奏故事无纳官赎罪，仍送静江狱。登归葬其母，讫事诣狱，而舜陟先以事下狱死矣，事卒昭白。

广漕郑鬲、赵不弃辟摄归善令，遂差考试，摘经史中要语命题，策闽、浙水灾所致之由。郡守李仲文即驰以达桧，桧闻震怒，坐以前事，取

旨编管容州。漳州遣使臣谢大作持省符示登，登读毕，即投大作上马，大作曰：“少入告家人，无害也。”登曰：“君命不敢稽。”大作愕然。比夜，巡检领百卒复至，登曰：“若朝廷赐我死，亦当拜敕而后就法。”大作感登忠义，为泣下，奋剑叱巡检曰：“省符在我手中，无它语也。汝欲何为，吾当以死捍之。”鬲、不弃亦坐镌一官。

登谪居，授徒以给，家事一不介意，惟闻朝廷所行事小失，则颦蹙不乐，大失则恸哭随之。临卒，所言皆天下大计。后二十年，丞相梁克家疏其事以闻。何万守漳，言诸朝，追复迪功郎。后五十年，朱熹为守，奏乞褒录，赠承务郎。

登事其母至孝，舟行至封、康间，阻风，方念无以奉晨膳，忽有白鱼跃于前。其学以慎独为本，所著家论、忠辨等编，有东溪集行世。

娄寅亮字陟明，永嘉人。政和二年进士，为上虞丞。建炎四年，高宗至越，寅亮上疏云：“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周王薨，章圣取宗室育之宫中，此天下之大虑也。’仁宗感悟其说，诏英祖入继大统。文子文孙，宜君宜王，遭罹变故，不断如带。今有天下者，独陛下一人而已。属者椒寝未繁，前星不耀，孤立无助，有识寒心。天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长虑之所及乎？崇宁以来，谀臣进说，独推濮王子孙以为近属，余皆谓之同姓，遂使昌陵之后，寂寥无闻，奔迸蓝缕，仅同民庶。恐祀丰于昵，仰违天监，太祖在天莫肯顾歆，是以二圣未有回銮之期，金人未有悔祸之意，中原未有息肩之日。臣愚不识忌讳，欲乞陛下于子行中遴选太祖诸孙有贤德者，视秩亲王，俾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处藩服，并选宣祖、太宗之裔，材武可称之人，升为南班，以备环卫。庶几上慰在天之灵，下系人心之望。”帝读之感悟，枢密富直柔荐之。

绍兴元年，召赴行在，以其言宗社大计也。既入见，复上疏曰：“陛下辙迹所环，六年于外，险阻艰难，备尝之矣。然而二圣未还，金人未

灭，四方未靖者，何哉？天意若曰：天祚宋德，太祖不私其子而保之，不幸奸邪误国而坏之，将使嗣圣念祖，思危而后获之，乃所以申其永命也。臣诚狂妄，去岁上章，请陛下取太祖诸孙之贤者，视秩亲王，使牧九州，误蒙采听，赦而不诛。兹盖在天之灵发悟圣心，为社稷计，非愚臣之所及也。伏望宣告大臣行之，它日皇子之生，使之退处清暇，不过增一节度使尔。陛下以太祖之心，行章圣之虑，自然孝弟感通，两宫回睟，泽流万世。”

改合入官，擢监察御史。时相秦桧以其直柔所荐，恶之，讽言者论寅亮匿父丧不举，下大理鞫问，无实，犹坐为族父冒占官户罢职，送吏部，由是坐废。

宋汝为字师禹，丰县人。靖康元年，金人犯京师，阖门遇害。汝为思报国家及父兄之仇，建炎三年，金人再至，谒部使者陈边事，遣对行在。高宗嘉纳，特补修武郎，假武功大夫、开州刺史，奉国书副京东运判杜时亮使金。

时刘豫节制东平，丞相吕颐浩因致书豫。汝为行次寿春，遇完颜宗弼军，不克与时亮会，独驰入其壁，将上国书。宗弼盛怒，劫而缚之，欲加戮辱。汝为一无惧色，曰：“死固不辞，然衔命出疆，愿达书吐一辞，死未晚。”宗弼顾汝为不屈，遂解缚延之曰：“此山东忠义之士也。”命往见豫，汝为曰：“愿伏剑为南朝鬼，岂忍背主不忠于所事。”力拒不行，乃至京师，濒死者数四。

豫僭号，汝为持颐浩书与之，开陈祸福，勉以忠义，使归朝廷。豫悚而立曰：“使人！使人！使豫自新南归，人谁直我，独不见张邦昌之事乎？业已至此，夫复何言。”即拘留汝为。然以汝为儒士，乃授通直郎、同知曹州以诱之，固辞。遂连结先陷于北者凌唐佐、李亘、李侁为腹心，以机密归报朝廷。唐佐等所遣僧及卒为逻者所获，汝为所遣王现、邵邦光善达，朝廷皆官之。

绍兴十三年，汝为亡归，作恢复方略献于朝，且曰：“今和好虽定，计必背盟，不可遽弛。”时秦桧当国，置不复问。独礼部尚书苏符怜之，为言于朝，换宣教郎，添差通判处州。高宗忆其忠，特转通直郎。

汝为遂上丞相书，言：“用兵之道，取胜在于得势，成功在乎投机。女真乘袭取契丹之锐，泉视狼顾，以窥中原，一旦长驱直捣京阙，升平既久，人不知兵，故彼得投其机而速发，由是猖獗两河，以成盗据之功。既而关右、河朔豪杰士民避地转斗，从归圣朝，将士戮力，削平群盗，破逐英雄，百战之余，勇气万倍。回思曩昔，痛自惭悔，人人扼腕切齿，愿当一战。加以金人兵老气衰，思归益切，是以去岁顺昌孤垒，力挫其锋。方其狼狽逃遁之际，此国家乘胜进战之时也。惜乎王师遽旋，抚其机而不发，遂未能殄灭丑类，以成恢复之功。今闻其力图大举，转输淮北，其设意岂小哉！所虑秋冬复肆猖獗，兀术不死，兵革不休，虽欲各保边陲，安可得也。今当乘去岁淮上破贼之势，特降哀痛之诏，声言亲征，约诸帅长驱直捣，某月日各到东京，协谋并力，以俘馘兀术为急。”

又言：“兀术好勇妄作，再起兵端，所共谋者，叛亡群盗而已。去夏诸帅各举，金人奔命败北之不暇，兀术深以为虑，故为先发制人之动，所恃者不过自能聚兵合势，料王师以诸帅分军尔。今计其步骑不过十万，王师云集，其众数倍，合势刻期，并进戮力，何忧乎不胜？若以诸帅难相统属，宜除川、陕一路，专当撒离喝，权合诸帅为两节制，公选大臣任观军容为宣慰之职，往来调和诸帅，使之上下同心，左右戮力，则势既合不为贼所料矣。不然，分军出陈、蔡，直捣东都，贼必首尾势分，复以重兵急击，然后以舟师自淮由新河入钜野泽，以步兵自洛渡怀、卫入太行山，以袭其内。舟师入钜野，则齐鲁摇，步兵入太行，则三晋应，贼势虽欲合而不分，亦难乎为计矣。”

久之，有告汝为于金人以蜡书言其机事者，大索不获，寻知南归。桧将械送金人，汝为变姓名为赵复，徒步入蜀。汝为身长七尺，疏眉秀目，望之如神仙。杨企道者，遇之溪上，企道曰：“必奇士也。”款留之，见其议论英发，洞贯古今，靖康间离乱事历历言之，企道益惊，遂定交，假

僧舍居之。

桧死，汝为曰：“朝廷除此巨蠹，中原恢复有日矣。”企道劝其理前事，汝为慨然太息曰：“吾结发读书，奋身一出，志在为国复仇，收还土宇，颇为诸公所知。命繆数奇，轧于权臣，今老矣，新进贵人，无知我者。”汝为能知死期，尝祭其先，终日大恸，将终，神气不乱。

汝为倜傥尚气节，博物洽闻，饮酒至斗馀，未尝见其醉，或歌或哭，涕泪俱下。其客蜀也，史载之、邵博、宇文亮臣、李焘相得甚欢，赵沂、王京鲁、关民先、杨霖、惠畴经纪其丧事。

三十二年，其妻钱莫知汝为死，诣登闻鼓院以状进，诏索之不得。隆兴二年，其子南强以汝为之死哀诉于朝，参知政事虞允文，钱端礼以闻，特官一子。有忠嘉集行世。

论曰：高宗播迁，复有苗、刘之变，此何时也，郑榘、王庭秀正色立朝，以争君臣之义，顾不韪哉！仇愬恺悌君子，遗泽在民。易曰“王臣蹇蹇”，高登有焉。娄寅亮请立太祖后为太子，能言人臣之所难言，而高宗亦慨然从之，君仁而臣直乎！宋汝为归自金国，论事切直，与寅亮俱迁秦桧，一则诬以罪谴，一则逃遁以死，於乎恫矣！

## 【校勘记】

- 〔1〕监南康酒税 “南康”原作“南京”，据杨时杨龟山先生集卷三七郑榘墓志铭、李幼武四朝名臣言行录别集下卷三郑榘条改。





# 宋史卷四百

## 列传第一百五十九

王信 汪大猷 袁燮 吴柔胜 游仲鸿  
李祥 王介 宋德之 杨大全

王信字诚之，处州丽水人。既冠，入太学，登绍兴三十年进士第，试中教官，授建康府学教授。丁父忧，服除，进所著唐太宗论赞及负薪论，孝宗览之，嘉叹不已，特循两资，授太学博士。

时须次者例徙外，添差温州教授。郡饥疫，议遣官振救之，父老愿得信任其事，守不欲以烦信，请益力，信闻之，欣然为行，遍至病者家，全活不可胜记。

差敕令所删定官，法令有不合人情，自相牴牾，吏得以傅会出入者，悉厘正之。转对，言：“敌情不可测，和议不可恃，今日要当先为自备之策，以待可乘之机。”上以为是。又论：“太学正、录掌规矩之官而员多，博士掌训导之官而员少，请以正、录两员升为博士。”从之。论除官陞冗之敝，乞精选监司而择籍名，郡将代半岁乃注人。上亲以其章授宰臣行。

权考功郎官。蜀人张公迁，初八年免铨，至是改秩，吏妄引言，复令梏之，信钩考其故，吏怖服。有三蜀士实碍式，吏受赇为地，工部尚书赵雄，蜀人也，以属信，信持弗听，已而转吏部阅审成牒，抚掌愧叹，嗟激不已，以闻于上。

它日，上谓尚书蔡洸曰：“考功得王信，铨曹遂清。”迺者私相语，指为神明。武臣给告不书年齿，磨转荫荐，肆为奸欺，不可控抟，为擿最者数事告宰相，付之大理狱。事连三衙，殿帅王友直锐争之，上审知其非，沮之曰：“考功所言，公事也，汝将何为？”狱具，皆伏辜。因请置籍，以梏后患。

授军器少监，仍兼考功郎官。丁母忧，吏哀金杀牲祷神，愿信服阙无再为考功。既起，知永州。入奏事，留为将作少监，复考功郎官，转军器少监兼右司郎官，升员外郎。四方有以疑狱来上者，信反复披览，常至夜分。

升左司员外郎，转对，论士大夫趋向之敝：“居官者逃一时之责，而后之祸患有所不恤；献言者求一时之合，而行之可否有所不计。集事者以趣办为能，而不为根本之虑；谋利者以羨馀为事，而不究源流之实。持论尚刻薄，而浸失祖宗忠厚之意；革敝预烦碎，而不明国家宽大之体。因循玩习，恬不为怪。愿酌古之道，当时之宜，示好恶于取舍之间，使天下靡然知向，而无复为目前苟且之徇。”又论：“朝廷有恤民之政，而州县不能行恤民之实。近岁不登，陛下轸念元元，凡水旱州郡租赋，或蠲放，或倚搁住催。然倚搁住催之名可以并缘为扰，愿明与减放。”又论预备三说：收逃亡之卒，选忠顺之官，严训练之职。又言屯田利害。上皆纳其说。

兼玉牒所检讨官、提领户部酒库。久之，上谕信曰：“知朕意否？行用卿，虑书生不长于财赋，故以命卿，果能副朕所委。”

为中书门下检正诸房文字，迁太常少卿兼权中书舍人。假礼部尚书使于金，肄射都亭，连中其的，金人赋曰：“尚书得非黑王相公子孙耶？”谓王德用也。信得米芾书法，金人宝之。归言金人必衰之兆有四，在我当备之策有二，上首肯之。

太史奏仲秋日月五星会于轸，信言：“休咎之征，史策不同，然五星聚者有之，未闻七政共集也。分野在楚，愿思所以顺天而应之。”因条上七事。又言：“陛下即位之初，经营中原之志甚锐，然功之所以未立者，

正以所用之人不一。其人不一，故其论不一；其论不一，故其心不一。愿预求至当之论，使归于一。锁闾封驳，而右府所下不关中书，或斜封捷出，左于公论。统领官奴事内侍，坐滴远州，幸蒙赦还而遽复故职。潜藩恩旧之隶徒，榷酤官而齿朝士。老禁校僂冀节钺，诡计可得之，而奉稍恩典，与正不异。阁门多溢额祗候。妃嫔进封而冒指它姓为甥侄。既一一涂归，有虽书读而徐核其不当者，续争救之。”上曰：“事有不可不问者，第言之，朕无有不为卿行者。”于是益抗志不回。

宦者甘昇既逐远之矣，属高宗崩，用治丧事，人莫敢言。昇俄提举德寿宫，信亟执奏，举朝皆悚。翰林学士洪迈适入，上语之曰：“王给事论甘昇事甚当。朕特白太上皇后，圣训以为：‘今一宫之事异于向时，非我老人所能任，小黄门空多，类不习事，独昇可任责，分吾忧。渠今已归，居室尚不能有，岂敢蹈故态。’以是驳疏不欲行。卿见王给事，可道此意。”信闻之乃止。

信遇事刚果，论奏不避权要，由此人多嫉之，信亦力求去，提举崇福宫。诏求言，信条十事以献，其目曰：法戒轻变，令贵必行，宽州郡以养民力，修军政以待机会，郡当分其缓急，县当别其剧易，严铜钱之禁，广积聚之备，处归附之人，收逃亡之卒。

起知湖州，信未涉州县，据案剖析，敏如流泉。擢集英殿修撰、知绍兴府、浙东安抚使。奏免逋官钱十四万、绢七万匹、绵十万五千两、米二千万斛。山阴境有獭獠湖，四环皆田，岁苦潦，信创启斗门，导停瀦注之海，筑十一坝，化汇浸为上腴。民绘象以祠，更其名曰王公湖。筑渔浦堤，禁民不举子，买学田，立义冢，众职修理。加焕章阁待制，徙知鄂州，改池州。

初，信扶其父丧归自金陵，草屨徒行，虽疾风甚雨，弗避也，由是得寒湿疾。及闻孝宗遗诏，悲伤过甚，疾复作，至是浸剧，上章请老，以通议大夫致仕。有星隕于其居，光如炬，不及地数尺而散。数日，信卒，遗训其子以忠孝公廉。所著有是斋集行世。

汪大猷字仲嘉，庆元府鄞县人。绍兴七年，以父恩补官，授衢州江山县尉，晓畅吏事。登十五年进士第，授婺州金华县丞，争财者谕以长幼之礼，悦服而退。

李椿年行经界法，约束严甚，檄大猷覆视龙游县，大猷请不实者得自陈，毋遽加罪。改建德，迁知昆山县。丁父忧，免丧，差总领淮西、江东钱粮干官，改干办行在诸司粮料院。

参知政事钱端礼宣谕淮东，辟干办公事，充参议官，迁大宗丞兼吏部郎官，又兼户部右曹。人对，言：“总核名实，责任臣下。因才而任，毋违所长，量能授官，毋拘流品。”孝宗顾谓左右曰：“疏通详雅而善议论，有用之才也。”除礼部员外郎。丞相洪适荐兼吏部侍郎，仍迁主管左选。

庄文太子初建东宫，兼太子左谕德、侍讲，两日一讲孟子，多寓规戒。太子尝出龙大渊禁中所进侍燕乐章，谕官僚同赋，大猷曰：“郑、卫之音，近习为倡，非讲读官所当预。”白于太子而止。迁秘书少监，修五朝会要<sup>[1]</sup>。金人来贺，假吏部尚书为接待使。寻兼权刑部侍郎，又兼崇政殿说书，又兼给事中。

孝宗清燕，每访政事，尝曰：“朕每厌宦官女子之言，思与卿等款语，欲知朝政阙失，民情利病，苟有所闻，可极论之。”大猷遂陈耆长雇直隶经总制司，并缘法意使里正兼催科之役，厉民为甚。又论：“亭户未尝煮盐，居近场监，贷钱射利，隐寄田产，害及编氓，宜取二等级以上充役。”又论：“赐田勋戚，豪夺相先，陵辄州县，惟当赐金，使自求之。”又论：“没人资产，止可行于强盗、赃吏，至于仓库纲运之负陷者，惟当即其业收租以偿，既足则给还，使复故业。”转对，言捕酒之害，及居官者不得铸铜为器。上嘉奖曰：“卿前后所言，皆今日可行之事。”

权刑部侍郎，升侍讲，言：“有司率用新制，弃旧法，轻重舛牾，无所遵承，使舞文之吏时出，以售其奸，请明诏编纂。”书成上进，上大悦。

尚书周执羔韩元吉、枢密刘琪以强盗率不处死，无所惩艾，右司林栗谓：“太祖朝强盗赃满三贯死，无首从，不问杀伤。景祐增五贯，固从

宽。今设六项法，非手刃人，例奏裁黥配，何所惩艾，请从旧法，赃满三贯者斩。”大猷曰：“此吾职也。”遂具奏曰：“强盗乌可恕，用旧法而痛惩之，固可也。天圣以来，益用中典，浸失禁奸之意。今所议六项法，犯者以法行之，非此而但取财，惟再犯者死，可谓宽严适中。若皆置之死地，未必能禁其为盗，盗知必死，将甘心于事主矣，望稍开其生路。”乃奏用六项法则死者十七人，用见行法则十四人，旧法则百七十人俱死。遂从大猷议。

借吏部尚书为贺金国正旦使，至盱眙，得印榜云：“强盗止用旧法，罢六项法。”还朝自劾求去，上闻之，复行六项法。

改权吏部侍郎兼权尚书。夜传旨学士院，出唐沈既济论选举事，曰：“今日有此敝，可行与否，诘旦当面对。”即奏：“事与今异，敝虽似之，言则难行。”上曰：“卿言甚明。”既郊，差充鹵簿使，以言去，授敷文阁待制、提举太平兴国宫。

起知泉州。毗舍邪尝掠海滨居民，岁遣戍防之，劳费不貲。大猷作屋二百区，遣将留屯。久之，戍兵以真腊大贾为毗舍邪犯境，大猷曰：“毗舍邪面目黑如漆，语言不通，此岂毗舍邪耶？”遂遣之。故事蕃商与人争斗，非伤折罪，皆以牛贖，大猷曰：“安有中国用岛夷俗者，苟在吾境，当用吾法。”三佛齐请铸铜瓦三万，诏泉、广二州守臣督造付之。大猷奏：“法，铜不下海。中国方禁销铜，奈何为其所役？”卒不与。进敷文阁直学士，留知泉州。

逾年，提举太平兴国宫，改知隆兴府、江西安抚使。以大暑讨永新禾山洞寇，不利，自劾，降龙图阁待制，落职，南康军居住，提举太平兴国宫。复龙图阁待制，提举上清太平宫。复敷文阁待制，升学士。没，赠二官。

大猷与丞相史浩同里，又同年进士，未尝附丽以干进，浩深叹美之。好周施，叙宗族外族为兴仁录，率乡人为义庄二十馀亩以为倡，众皆欣劝。所著有适斋存稿、备忘、训鉴等书。

袁燮字和叔，庆元府鄞县人。生而端粹专静，乳媪置槃水其前，玩视终日，夜卧常醒然。少长，读东都党锢传，慨然以名节自期。入太学，登进士第，调江阴尉。

浙西大饥，常平使罗点属任振恤。燮命每保画一图，田畴、山水、道路悉载之，而以居民分布其间，凡名数、治业悉书之。合保为都，合都为乡，合乡为县，征发、争讼、追胥，披图可立决，以此为荒政首。除沿海制属。连丁家艰，宁宗即位，以太学正召。时朱熹诸儒相次去国，丞相赵汝愚罢，燮亦以论去，自是党禁兴矣。久之，为浙东帅幕、福建常平属、沿海参议。

嘉定初，召主宗正簿、枢密院编修官，权考功郎官、太常丞、知江州，改提举江西常平、权知隆兴。召为都官郎官，迁司封。因对，言：“陛下即位之初，委任贤相，正士鳞集，而窃威权者从旁睨之。彭龟年逆知其必乱天下，显言其奸，龟年以罪去，而权臣遂根据，几危社稷。陛下追思龟年，盖尝临朝太息曰：‘斯人犹在，必大用之。’固已深知龟年之忠矣。今正人端士不乏，愿陛下常存此心，急闻剴切，崇奖朴直，一龟年虽没，众龟年继进，天下何忧不治。”“臣昨劝陛下勤于好问，而圣训有曰：‘问则明。’臣退与朝士言之，莫不称善。而侧听十旬，陛下之端拱渊默犹昔也，臣窃惑焉。夫既知如是而明，则当知反是而暗。明则辉光旁烛，无所不通；暗则是非得失，懵然不辨矣。”

迁国子司业、秘书少监，进祭酒、秘书监。延见诸生，必迪以反躬切己，忠信笃实，是为道本。闻者悚然有得，士气益振。兼崇政殿说书，除礼部侍郎兼侍读。时史弥远主和，燮争益力，台论劾燮，罢之，以宝文阁待制提举鸿庆宫。起知温州，进直学士，奉祠以卒。

燮初入太学，陆九龄为学录，同里沈焕、杨简、舒璘亦皆在学，以道义相切磋。后见九龄之弟九渊发明本心之指，乃师事焉。每言人心与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业以守之，则与天地相似。学者称之曰絜斋先生。后谥正献。子甫自有传。

吴柔胜字胜之，宣州人。幼听其父讲伊、洛书，已知有持敬之学，不妄言笑。长游郡泮，人皆惮其方严。登淳熙八年进士第，调都昌簿。丞相赵汝愚知其贤，差嘉兴府学教授，将置之馆阁，会汝愚去，御史汤硕劾柔胜尝救荒浙右，擅放田租，为汝愚收人心，且主朱熹之学，不可为师儒官，自是闲居十馀年。

嘉定初，主管刑、工部架阁文字，迁国子正。柔胜始以朱熹四书与诸生诵习，讲义策问，皆以是为先。又于生徒中得潘时举、吕乔年，白于长，擢为职事，使以文行表率，于是士知趋向，伊、洛之学，晦而复明。迁太学博士，又迁司农寺丞。

出知随州。时再议和好，尤戒开边隙，旁塞之民事与北界相涉，不问法轻重皆杀之。郡民梁皋有马为北人所盗，追之急，北人以矢拒皋，皋与其徒亦发二矢。北界以为言，郡下七人于狱，柔胜至，立破械纵之，具始末报北界而已。收土豪孟宗政、扈再兴隶帐下，后宗政、再兴皆为名将。筑随州及枣阳城，招四方亡命得千人，立军曰“忠勇”，廩以总所阙额，营栅器械悉备。除京西提刑，领州如故。改湖北运判兼知鄂州。甫至，值岁歉，即乞籴于湖南，大讲荒政，十五州被灾之民，全活者不可胜计。

改知太平州，除直秘阁，主管亳州明道宫。改直华文阁，除工部郎中，力辞，除秘阁修撰，依旧官观以卒，谥正肃。二子渊、潜，俱登进士，各有传。

游仲鸿字子正，果之南充人。淳熙二年进士第，初调犍为簿。李昌图总蜀赋，辟籴买官，奇其才，曰：“吾董饷积年，惟得一士。”昌图召入，首荐之，擢四川制置司干办公事。制置使赵汝愚一见即知敬之。

叙州董蛮犯犍为境，宪将合兵讨之，仲鸿请行。诘其衅端，以州负



马直也，乃使人谕蛮曰：“归俘则还马直，不然大兵至矣。”蛮听命，仲鸿受其降而归。改秩，知中江县，总领杨辅檄置幕下。时关外营田凡万四千顷，亩仅输七升。仲鸿建议，请以兵之当汰者授之田，存赤籍，迟以数年，汰者众，耕者多，则横敛一切之赋可次第以减。辅然之，大将吴挺沮而止。赵汝愚移帅闽，举仲鸿自代，制置使京镗、转运刘光祖亦交荐于朝。

绍熙四年，赴召，赵汝愚在枢密，谓仲鸿直谅多闻，访以蜀中利病。汝愚欲亲出经略西事，仲鸿曰：“宥密之地，斡旋者易，公独不闻吕申公‘经略西事当在朝廷’之语乎？”汝愚悟而止。差干办诸司粮料院。

光宗以疾久不朝重华宫，仲鸿遗汝愚书，陈宗社大计，书有“伊、周、霍光”语，汝愚读之骇，立焚之，不答。又遗书曰：“大臣事君之道，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既不死，曷不去？”汝愚又不答。孝宗崩，仲鸿泣谓汝愚曰：“今惟有率百官哭殿庭，以请亲临。”宰相留正以病去，仲鸿亟简汝愚曰：“禫日不决，祸必起矣。”汝愚又不答。后三日，嘉王即位于重华宫。

汝愚既拜右丞相，以仲鸿久游其门，辟嫌不用。初，汝愚之定策也，知阁韩侂胄颇有劳，望节钺，汝愚不与。侂胄方居中用事，恚甚。汝愚迹已危，方益自严重，选人求见者例不许。仲鸿劝以降意容接，觊遇异论，而汝愚以淮东、西总赋积弊，奏遣仲鸿核实。仲鸿曰：“丞相之势已孤，不忧此而顾忧彼耶？”改监登闻鼓院以行。

会侍讲朱熹以论事去国，仲鸿闻之，即上疏曰：“陛下宅忧之时，御批数出，不由中书。前日宰相留正之去，去之不以礼；谏官黄度之去，去之不以正；近臣朱熹之去，复去之不以道。自古未有舍宰相、谏官、讲官而能自为聪明者也。愿亟还熹，毋使小人得志，以养成祸乱。”

监察御史胡纮希侂胄意，诬汝愚久蓄邪心，尝语人以乘龙授鼎之梦，又谓朝士中有推其宗派，以为裔出楚王元佐正统所在者，指仲鸿也。初，欲直书仲鸿名，同台张孝伯见之曰：“书其名则窜矣。凡阿附宰相，本冀官爵，此人沉埋六院且二年，心迹可察。”卒不书其名。

庆元元年，汝愚罢相，仲鸿迁军器监主簿，力丐外，除知洋州。朱熹闻其出，曰：“信蜀士之多奇也。”越三年，起知嘉定府。擢利路转运判官，数忤宣抚副使吴曦，曦言仲鸿老病，朝命易他部。未几，曦叛，宣抚司幕官薛绂访仲鸿于果山，仲鸿对之泣，指案上一编书示绂曰：“开禧丁卯正月游某死。”谓家人曰：“曦逼吾死，即填其日。”

时宣抚使程松已大弃其师遁，仲鸿以书劝成都帅杨辅讨贼，辅不能用。至是松至果，仲鸿谓绂曰：“宣威肯留，则吾以积奉二万缗犒兵，护宣威之成都。”松不顾而去。总赋刘崇之继至，仲鸿遣其子伯往见，以告松者告之，崇之复不听。未几，曦诛，参政李壁<sup>[2]</sup>奏除利路提点刑狱，寻乞休致，予祠而归，迁中奉大夫。

嘉定八年卒，年七十八。刘光祖表其隧道口：“於乎，庆元党人游公之墓。”绍定五年，谥曰忠。子伯，淳祐五年为右丞相，自有传。

李祥字元德，常州无锡人。隆兴元年进士，为钱塘县主簿。时姚宪尹临安，俾摄录参。逆者以巧发为能，每事下有司，必监视锻炼，囚服乃已。尝诬告一武臣子谤朝政，鞠于狱，祥不使逆者入门。既而所告无实，具以白尹，尹惊曰：“上命无实乎？”祥曰：“即坐谴，自甘。”宪具论如祥意，上骇曰：“朕几误矣，卿吾争臣也。”遂赐宪出身为谏大夫，祥调濠州录事参军。安丰守臣冒占民田，讼屡改而不决，监司委祥，卒归之民。未几，其人易守濠，以嫌换司理庐州；守出改官奏留之，不可。

主管户部架阁文字、太学博士、国子博士、司农寺丞、枢密院编修官兼刑部郎官、大宗正丞、军器少监。言：“忝朝迹八年，在外贤才不胜众，愿更出迭入由臣始。”出提举淮东常平茶盐、淮西运判。两淮铁钱比不定，祥疏乞官赐钱米销滥恶者，废定城、兴国、汉阳监，更铸绍熙新钱，从之，淮人以安。

迁国子司业、宗正少卿、国子祭酒。丞相赵汝愚以言去国，祥上疏争之，曰：“顷寿皇崩，两宫隔绝，中外汹汹，留正弃印亡去，国命如发。

汝愚不畏灭族，决策立陛下，风尘不摇，天下复安，社稷之臣也。奈何无念功至意，忽体貌常典，使精忠巨节佛郁黯暗，何以示后世？”

除直龙图阁、湖南运副，言者劾罢之。于是太学诸生杨宏中、周端朝等六人上书留之，俱得罪。主冲佑观，再请老，以直龙图阁致仕。嘉泰元年八月卒，谥肃简。

王介字元石，婺州金华人。从朱熹、吕祖谦游。登绍熙元年进士第，廷对陈时弊，大略言：“近者罢拾遗、补阙，有远谏之意，小人唱为朋党，有厌薄道学之名。”上嘉其直，擢居第三人。

签书昭庆军节度判官厅公事，除为国子录，上疏言：“寿皇亲挈神器授之陛下，孝敬岂可久阙乎？”又言：“妇事舅姑如事父母，不可亏宫中之礼。”不报。孝宗崩，介又力请上过宫执丧，累疏言辞激切，人叹其忠。

宁宗即位，介上疏言：“陛下即位未三月，策免宰相，迁易台谏，悉出内批，非治世事也。崇宁、大观间事出御批，遂成北狩之祸。杜衍为相，常积内降十数封还，今宰相不敢封纳，台谏不敢弹奏，此岂可久之道。”迁太学博士。

时韩侂胄居中潜弄威福之柄，犹未肆也，而文墨议论之士阴附之以希进，于是始无所惮矣。侂胄始疑介前封事诋己，且其弟仰胄尝以旧识求自通，介拒绝之，侂胄怨益深。

添差通判绍兴府，寻知邵武军。会学禁起，谏大夫姚愈劾介与袁燮皆伪学之党，且附会前相汝愚，主管台州崇道观。久之，差知广德军。侂胄之隶人苏师旦忿介不通谒，目为伪党，并及甲寅廷对之语，以告侂胄。有劝其自明者，介曰：“吾发已种种，岂为鼠辈所使邪！”侂胄亦畏公议不敢发。以外艰去。

免丧，知饶州，未赴，召为秘书郎，迁度支郎官。师旦已建节，介与同列谒政府，遇之于庭，客皆逾阶而揖，介不顾。于是殿中侍御史徐柄劾介资浅立异，奉祠，除都大坑冶。

佖胄诛，朝廷更化，介召还，除侍左郎官兼右司、太子舍人，改兵部郎官、国子司业、太子侍讲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除国子祭酒。会以不雨，诏百官指陈阙失，时宰相史弥远以母丧起复，介手疏历论时政，推本洪范僭恒咎若之证，谓：“罗日愿为变，是下人谋上也。修好增币，而金人犹觐望，是夷人乱华也。内批数出，是左右干政也。谏官无故出省，是小人问君子也。皆谓之僭。一僭已足以致天变，而况兼有之哉。”又言：“汉法天地降灾，策免丞相，乞令弥远终丧，择公正无私者置左右，王、吕、蔡、秦之覆辙，可以为戒。”

接送伴金国贺生辰使还，奏：“故事两国通庙讳、御名，而本朝止通御名，高宗至光宗皆传名而不传讳，绍熙初，黄裳尝以为言，而未及厘正。愿正典礼，以尊宗庙。”

除秘书监，升太子右谕德。其在春官，笃意辅导，每遇讲读，因事规谏。太子尝欲索馆中图画，却而弗与，及张灯设乐，则谏止之；且乞选配故家以正始，绝令旨以杜请谒，官僚分日上直，以资见闻。

迁宗正少卿兼权中书舍人，缴驳不避权贵。张允济以阁职为州钤，介谓此小事而用权臣例，破祖宗制，不可不封还词头。丞相语介曰：“此中官意。”介曰：“宰相而逢宫禁意向，给舍而奉宰相风旨，朝廷纪纲扫地矣。”

居数日，除起居舍人。介奏：“宰相以私请不行，而托威福于宫禁，权且下移，谁敢以忠告陛下者。”乞归老，不许。言：“本朝循唐人阁之制，左右史不立前殿，若御后殿，则立朵殿下，何所闻见而修起居注乎？乞依欧阳修、王存、胡铨所请，分立殿上。”

吏部侍郎许奕以言事去国，介奏曰：“陛下更化三年，而言事官去者五人，倪思、傅伯成既去，其后蔡幼学、邹应龙相继而出，今许奕复蹈前辙。此五臣者，四为给事，一为谏大夫，两年之间，尽听其去。或谓此皆宰相意，自古未有大臣因给舍论事而去之者，是大臣误陛下也，将恐成孤立之势。”疏奏，乞补外，以右文殿修撰知嘉兴府。

岁馀，升集英殿修撰、知襄阳府、京西安抚使。徙知庆元府兼沿海

制置使，以疾奉祠。嘉定六年八月卒，年五十六。端平三年，郡守赵汝谈请于朝，特赠中大夫、宝章阁待制，谥忠简。子埜，自有传。

宋德之字正仲，其先京兆人。隋谏大夫远谪彭山，子孙散居于蜀，遂为蜀州人。德之以应举擢庆元二年外省第一，为山南道掌书记。召除国子正，迁武学博士。与诸生论八阵之象本乎八卦，皆动物也，奇正之变，往来相生而不穷，知此然后可以致胜。

迁编修枢密院。时兵衅有萌，会赤眚见太阴，犯权星，未浹日，内北门鸱尾灾，延及三省、六部，诏求言，德之奏：“离为火，为日，为甲冑；坎为水，为月，为盗，为隐伏。故火失其性，赤气见，忧在甲兵；水失其性，太阴失度，忧在隐伏。”因疏七事，皆当今至切之患，乃曰：“人火小变不足虑，天象之变，臣窃危之。”

他日，又对曰：“今敌未动，而轻变祖宗旧制，命武臣帅边以自遗患。晋叛将、唐藩镇之祸基于此矣。”时吴曦在西陲，皇甫斌在襄汉，郭倪、李爽在两淮，德之预以为虑。

除太常丞，出知阆州。会曦变，托跌足以避伪，事平，始赴阙。擢本路提点刑狱，制帅安丙奏：“德之傲视君命，不俟代者之来，径用观察使印领事。”诏降一官，改潼川路转运判官、湖南路提刑，改湖北。

召为兵部郎官。朝论有疑安丙意，丞相史弥远首以问德之，德之对曰：“蜀无安丙，朝廷无蜀矣，人有大功，实不敢以私嫌废公议。”忤时相意，遂罢。安丙深感德之，尝谓人曰：“丙不知正仲，正仲知丙；丙负正仲，正仲不负丙。”请婚于德之，不许。论者益称德之之贤。起知眉州，监特奏名试，得疾而卒。

德之大父耕，性刚介，一朝弃官去，莫知所终。从父廉语德之曰：“吾昔至临安府，有人言蜀有宋宣教者过浙江而去，吾适越求之，则入四明矣。”德之渡浙江寻访，至雪窦，有蜀僧言：“闻诸耆老云：山后有烂平山，有二居士焉，其一宋宣教也。”德之跻攀至烂平，见丹灶，置祠其上而

归。

杨大全字浑甫，眉之青神人。乾道八年进士，调温江尉，摄邑有政声。

绍熙三年，召除监登闻鼓院。五年，光宗以疾久，不克省重华宫，廷臣多论谏者。太学生汪安仁等二百余人上书，而龚日章等百余人以投匭上书为缓，必欲伏阙。大全谓：“院以登闻名，实明目达聪之地也，今乃使人视为具文，吾何颜以尸此职。”乃为书以谏，力请过宫，书上不报。大全于是三上疏，其略曰：

臣之志于忧君者，不畏义死，不荣幸生，不以言而获罪为耻，而以言不听从为耻。自古谏之不效，其大者身膏斧钺，其次亦流窜四裔，其小者犹罢免终身，未有若今日不勉于听从，亦不加于黜逐，徒饵之以无所遣何之恩，使皆饕富贵，甘豢养，以消磨其风节。平居皆贪禄怀奸之士，则临难必无仗节死义之人。

陛下自夏秋以来，执政从官之死者皆不信，卒之果然乎？不然乎？建康赵济死，武兴吴挺死，今尚不以为然，则事有几微于朕兆者，可谏陛下乎？万一变起萧墙，祸生肘腋，陛下必将以为不信，坐受其危亡矣。

盗满山东而高、斯弄权，二世不知也。蛮寇成都而更奏捷，明皇不知也。此犹左右聋瞽尔。今在朝之士沥忠以告，而陛下不听，是陛下自壅蔽其聪明也。今外间传闻，以为寿皇将幸越，幸吴兴，此爱陛下之深，欲泯其迹也。陛下当亟图所以解寿皇之忧。

疏入，又不报。

宁宗即位，迁宗正寺主簿。庆元元年，易太常寺主簿，迁司农寺丞。修高宗实录，充检讨官。先是，韩侂胄用事，私台谏之选为己羽翼，且欲得知名士，借其望以压群言，一时之好进者，恨不预此选也。会御史虚位，有力荐大全者，属大全一往见，且曰：“公朝见，除目夕下矣。”大全笑

谢，决不往，明日遂丐外。时实录将上矣，上必推恩，大全去不少待。于是除知金州，至姑苏，以病卒。

论曰：王信有文学，通政事。汪大猷敦厚老成。袁燮学有所本。吴柔胜、游仲鸿名在伪学。观李祥讼赵汝愚，公论藉是以立。王介、杨大全直道而行。宋德之其知兵者欤？

### 【校勘记】

- [1]五朝会要 原作“五礼会要”。按周必大周益国文忠公集平园续稿卷二七汪大猷神道碑：“迁秘书少监，首率馆职续编国朝会要。”又据楼钥攻愧集卷八八汪大猷行状，职当编修神宗以来会要，“书奏，五朝之大典始备”。则“五礼会要”当是“五朝会要”之误。叶渭青元槧宋史校记说：“五朝是神、哲、徽、钦并数高宗之称，史文改作五礼，误。”据改。
- [2]李壁 原作“李璧”，据本书卷三九八李壁传、宋中兴学士院题名录、南宋馆阁续录卷七改。

# 宋史卷四百一

## 列传第一百六十

辛弃疾 何异 刘宰 刘燠  
柴中行 李孟传

辛弃疾字幼安，齐之历城人。少师蔡伯坚，与党怀英同学，号辛、党。始筮仕，决以著，怀英遇坎，因留事金，弃疾得离，遂决意南归。

金主亮死，中原豪杰并起。耿京聚兵山东，称天平节度使，节制山东、河北忠义军马，弃疾为掌书记，即劝京决策南向。僧义端者，喜谈兵，弃疾间与之游。及在京军中，义端亦聚众千馀，说下之，使隶京。义端一夕窃印以逃，京大怒，欲杀弃疾。弃疾曰：“丐我三日期，不获，就死未晚。”揣僧必以虚实奔告金帅，急追获之。义端曰：“我识君真相，乃青兕也，力能杀人，幸勿杀我。”弃疾斩其首归报，京益壮之。

绍兴三十二年，京令弃疾奉表归宋，高宗劳师建康，召见，嘉纳之，授承务郎、天平节度掌书记，并以节使印告召京。会张安国、邵进已杀京降金，弃疾还至海州，与众谋曰：“我缘主帅来归朝，不期事变，何以复命？”乃约统制王世隆及忠义人马全福等径趋金营，安国方与金将酣饮，即众中缚之以归，金将追之不及。献俘行在，斩安国于市。仍授前官，改差江阴金判。弃疾时年二十三。

乾道四年，通判建康府。六年，孝宗召对延和殿。时虞允文当国，帝锐意恢复，弃疾因论南北形势及三国、晋、汉人才，持论劲直，不为迎



合。作九议并应问三篇、美芹十论献于朝，言逆顺之理，消长之势，技之长短，地之要害，甚备。以讲和方定，议不行。迁司农寺主簿，出知滁州。州罹兵烬，井邑凋残，弃疾宽征薄赋，招流散，教民兵，议屯田，乃创奠枕楼、繁雄馆。辟江东安抚司参议官。留守叶衡雅重之，衡入相，力荐弃疾慷慨有大略。召见，迁仓部郎官、提点江西刑狱。平剧盗赖文政有功，加秘阁修撰。调京西转运判官，差知江陵府兼湖北安抚。

迁知隆兴府兼江西安抚，以大理少卿召，出为湖北转运副使，改湖南，寻知潭州兼湖南安抚。盗连起湖湘，弃疾悉讨平之。遂奏疏曰：“今朝廷清明，比年李金<sup>[1]</sup>、赖文政、陈子明、陈峒<sup>[2]</sup>相继窃发，皆能一呼啸聚千百，杀掠吏民，死且不顾，至烦大兵翦灭。良由州以趣办财赋为急，吏有残民害物之政，而州不敢问，县以并缘科敛为急，吏有残民害物之状，而县不敢问。田野之民，郡以聚敛害之，县以科率害之，吏以乞取害之，豪民以兼并害之，盗贼以剽夺害之，民不为盗，去将安之？夫民为国本，而贪吏迫使为盗，今年剿除，明年划荡，譬之木焉，日刻月削，不损则折。欲望陛下深思致盗之由，讲求弭盗之术，无徒恃平盗之兵。申飭州县，以惠养元元为意，有违法贪冒者，使诸司各扬其职，无徒按举小吏以应故事，自为文过之地。”诏奖谕之。

又以湖南控带二广，与溪峒蛮獠接连，草窃间作，岂惟风俗顽悍，抑武备空虚所致。乃复奏疏曰：“军政之敝，统率不一，差出占破，略无已时。军人则利于优闲窠坐，奔走公门，苟图衣食，以故教阅废弛，逃亡者不追，冒名者不举。平居则奸民无所忌惮，缓急则卒伍不堪征行。至调大军，千里讨捕，胜负未决，伤威损重，为害非细。乞依广东摧锋、荆南神劲、福建左翼例，别创一军，以湖南飞虎为名，止拨属三牙、密院，专听帅臣节制调度，庶使夷獠知有军威，望风慑服。”

诏委以规画，乃度马殷营垒故基，起盖砦栅，招步军二千人，马军五百人，僦人在外，战马铁甲皆备。先以缗钱五万于广西买马五百匹，诏广西安抚司岁带买三十四匹。时枢府有不乐之者，数沮挠之，弃疾行愈力，卒不能夺。经度费巨万计，弃疾善斡旋，事皆立办。议者以聚敛闻，

降御前金字牌，俾日下住罢。弃疾受而藏之，出责监办者，期一月飞虎营栅成，违坐军制。如期落成，开陈本末，绘图缴进，上遂释然。时秋霖几月，所司言造瓦不易，问：“须瓦几何？”曰：“二十万。”弃疾曰：“勿忧。”令厢官自官舍、神祠外，应居民家取沟匭瓦二，不二日皆具，僚属叹伏。军成，雄镇一方，为江上诸军之冠。

加右文殿修撰，差知隆兴府兼江西安抚。时江右大饥，诏任责荒政。始至，榜通衢曰：“闭籴者配，强籴者斩。”次令尽出公家官钱、银器，召官吏、儒生、商贾、市民各举有干实者，量借钱物，逮其责领运籴，不取子钱，期终月至城下发粟，于是连樯而至，其直自减，民赖以济。时信守谢源明乞米救助，幕属不从，弃疾曰：“均为赤子，皆王民也。”即以米舟十之三予信。帝嘉之，进一秩，以言者落职，久之，主管冲佑观。

绍熙二年，起福建提点刑狱。召见，迁大理少卿，加集英殿修撰、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弃疾为宪时，尝摄帅，每叹曰：“福州前枕大海，为贼之渊，上四郡民顽犷易乱，帅臣空竭，急缓奈何！”至是务为镇静，未期岁，积饷至五十万缗，榜曰“备安库”。谓闽中土狭民稠，岁俭则余于广，今幸连稔，宗室及军人入仓请米，出即粟之，候秋贾贱，以备安钱籴二万石，则有备无患矣。又欲造万铠，招强壮补军额，严训练，则盗贼可以无虞。事未行，台臣王蔺劾其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旦夕望端坐“闽王殿”。遂丐祠归。

庆元元年落职，四年，复主管冲佑观。久之，起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四年，宁宗召见，言盐法，加宝谟阁待制、提举佑神观，奉朝请。寻差知镇江府，赐金带。坐缪举，降朝散大夫、提举冲佑观，差知绍兴府、两浙东路安抚使，辞免。进宝文阁待制，又进龙图阁、知江陵府。令赴行在奏事，试兵部侍郎，辞免。进枢密都承旨，未受命而卒。赐对衣、金带，守龙图阁待制致仕，特赠四官。

弃疾豪爽尚气节，识拔英俊，所交多海内知名士。尝跋绍兴间诏书曰：“使此诏出于绍兴之前，可以无事仇之大耻；使此诏行于隆兴之后，可以卒不世之大功。今此诏与仇敌俱存也，悲夫！”人服其警切。帅长

沙时，士人或诉考试官滥取第十七名春秋卷，弃疾察之信然，索亚榜春秋卷两易之，启名则赵鼎也。弃疾怒曰：“佐国元勋，忠简一人，胡为又一赵鼎！”掷之地。次阅礼记卷，弃疾曰：“观其议论，必豪杰士也，此不可失。”启之，乃赵方也。尝谓：“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北方之人，养生之具不求于人，是以无甚富甚贫之家。南方多末作以病农，而兼并之患兴，贫富斯不侔矣。”故以“稼”名轩。为大理卿时，同僚吴文如死，无棺敛，弃疾叹曰：“身为列卿而贫若此，是廉介之士也！”既厚赙之，复言于执政，诏赐银绢。

弃疾尝同朱熹游武夷山，赋九曲棹歌，熹书“克己复礼”、“夙兴夜寐”，题其二斋室。熹歿，伪学禁方严，门生故旧至无送葬者。弃疾为文往哭之曰：“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弃疾雅善长短句，悲壮激烈，有稼轩集行世。绍定六年，赠光禄大夫。咸淳间，史馆校勘谢枋得过弃疾墓旁僧舍，有疾声大呼于堂上，若鸣其不平，自昏暮至三鼓不绝声。枋得秉烛作文，旦且祭之，文成而声始息。德祐初，枋得请于朝，加赠少师，谥忠敏。

何异字同叔，抚州崇仁人。绍兴二十四年进士，调石城主簿，历两任，知萍乡县。丞相周必大、参政留正以院辖拟异，孝宗问有无列荐，正等以萍乡政绩对，乃迁国子监主簿。迁丞，转对，所言帝喜之，曰：“君臣一体，初不在事形迹，有所见闻，于银台司缴奏。”擢监察御史。异奏与丞相留正旧同官，不敢供职，御札不许引嫌，遂拜命。

迁右正言。时光宗愆于定省，异入疏谏，不报。约台官联名，言奸人离间父子，当明正典刑，语极峻，又不报。丐外，授湖南转运判官。偶摄帅事，辰蛮侵扰邵阳，异募山丁捕首乱者，蒲来矢以众来降。寻为浙西提点刑狱。以太常少卿召，改秘书监兼实录院检讨官，权礼部侍郎、太常寺。

太庙芝草生，韩侂胄率百官观焉，异谓其色白，虑生兵妖，侂胄不

悦。又以刘光祖于异交密，言者遂以异在言路不弹丞相留正及受赵汝愚荐，劾罢之，久乃予祠。起知夔州兼本路安抚。异以夔民土狭食少，同转运司籴米桩积，立循环通济仓。七月丙戌，西北有星白芒坠地，其声如雷，异曰：“戌日酉时，火土交会，而妖星自东南冲西北，化为天狗，蜀其将有兵乎？”丐祠，以宝谟阁待制提举太平兴国宫。后四年，吴曦果叛。起知潭州，乞闲予祠者再。

嘉定元年，召为刑部侍郎。五月不雨，异上封事言：“近日号令或从中出，而执政不得与闻其事，台谏不得尽行其言。陛下闵念饥民，药病殍死，遐荒僻峒，安得实惠？多方称提，不如缩造楮币；阜通商米，不如稍宽关市之征。”明年，权工部尚书。告老，抗章言：“近臣求去，类成虚文，中外相观，指为礼数，无以为风俗廉耻之劝。”以宝章阁直学士知泉州，从所乞予祠，进宝章阁学士，转一官致仕。卒，年八十有一。异高自标致，有诗名，所著月湖诗集行世。

刘宰字平国，金坛人。既冠，入乡校，卓然不苟于去就取舍。绍熙元年举进士，调江宁尉。江宁巫风为盛，宰下令保伍互相纠察，往往改业为农。岁旱，帅守命振荒邑境，多所全活。有持妖术号“真武法”、“穿云子”、“宝华主”者，皆禁绝之。书其坐右曰：“毋轻出文引，毋轻事槌楚。”缘事出郊，与吏卒同疏食水饮。去官，惟篋藏主簿赵师秀酬倡诗而已。调真州司法。诏仕者非伪学，不读周惇颐、程颐等书，才得考试，宰喟然曰：“平生所学者何？首可断，此状不可得。”卒弗与。

授泰兴令，有杀人狱具，谓：“禱于丛祠，以杀一人，刃忽三跃，乃杀三人，是神实教我也。”为请之州，毁其庙，斩首以徇。邻邑有租牛县境者，租户于主有连姻，因丧会，窃券而逃。它日主之子征其租，则曰牛鬻久矣。子累年讼于官，无券可质，官又以异县置不问。至是诉于宰，宰曰：“牛失十载，安得一旦复之。”乃召二丐者劳而语之故，托以它事系狱，鞠之，丐者自诡盗牛以卖，遣诣其所验视。租户曰：“吾牛因某氏所

租”。丐者辞益力，因出券示之，相持以来，盗券者怵然，为归牛与租。富室亡金钗，惟二仆妇在，置之有司，咸以为冤。命各持一芦，曰：“非盗钗者，诘朝芦当自若；果盗，则长于今二寸。”明旦视之，一自若，一去其芦二寸矣，即讯之，果伏其罪。有姑诉妇不养者二，召二妇并姑置一室，或饷其妇而不及姑，徐伺之，一妇每以己饷馈姑，姑犹呵之，其一反之。如是累日，遂得其情。

父丧，免，至京，韩侂胄方谋用兵，宰启邓友龙、薛叔似极言轻挑兵端，为国深害，迄如其言。为浙东仓司干官，职事修举，亟引去，默观时变，顿不乐仕。寻告归，监南岳庙。江、淮制置使黄度辟之入幕，宰辞曰：“君命召不往，今矧可出耶？”嘉定四年，堂审召命且再下，不至。时相亦屡讽执政、从官贻书挽宰，宰峻辞以绝。俄题考功历，示决不复仕。

理宗初即位，以为籍田令，屡辞，改添差通判建康府，又辞，乞致仕，乃以直秘阁主管仙都观。拜改秩予祠之命，辞秘阁，不允。端平元年，升直宝谟阁，祠如故，且尽还磨勘岁月。未几，迁太常丞，郡守以朝命趣行，不得已勉就道，至吴门，拜疏径归。一时誉望，收召略尽，所不能致者，宰与崔与之耳。帝侧席以问侍御史王遂，且俾宣抚。迁将作少监，又以直敷文阁知宁国府，皆不拜。进直显谟阁、主管玉局观，帝犹冀宰一来也。召奏事，乞不为起。寻卒，乡人罢市走送，袂相属者五十里，人人如哭其私亲。

宰刚大正直，明敏仁恕，施惠乡邦，其烈实多。置义仓，创义役，三为粥以与饿者，自冬徂夏，日食凡万馀人，薪粟、衣纩、药饵、棺衾之须，靡谒不获。某无田可耕，某无庐可居，某之子女长矣而未婚嫁，皆汲汲经理，如己实任其责。桥有病涉，路有险阻，虽巨役必捐贖先倡而程其事。宰生理素薄，见义必为，既竭其力，藉质贷以继之无倦。若定折麦钱额，更县斗斛如制，毁淫祠八十四所，凡可以白于有司、利于乡人者，无不为也。

宰隐居三十年，平生无嗜好，惟书靡所不读。既竭日力，犹坐以待，虽博考训注，而自得之为贵。有漫塘文集、语录行世。

刘燿字晦伯，建阳人。与弟韬仲受学于朱熹、吕祖谦。乾道八年举进士，调山阴主簿。燿正版籍，吏不容奸。调饶州录事，通判黄奕将以事污燿，而已自以赃抵罪去。都大坑冶耿某闲遗骸暴露，议用浮屠法葬之水火，燿贻书曰：“使死者有知，祸亦惨矣。”请择高阜为丛冢以葬。

调莲城令<sup>[3]</sup>，罢添给钱及纲运例钱，免上供银钱及纲本、二税甲叶、钞盐、军期米等钱，大修学校，乞行经界。改知闽县，治以清简，庭无滞讼，兴利去害，知无不为。差通判潭州，未上，丁父忧。伪学禁兴，燿从熹武夷山讲道读书，怡然自适。筑云庄山房，为终老隐居之计。调赣州坑冶司主管文字，差知德庆府，大修学校，奏便民五事，又奏罢两县无名租钱，纠集武勇民兵。入奏言：“前者北伐之役，执事者不度事势，贻陛下忧。今虽从和议，愿益恐惧修省，必开言路以广忠益，必振公道以进人才，必饬边备以防敌患。”

提举广东常平。令守臣岁以一半易新，春末支，及冬复偿，存其半以备缓急。逋欠亭户钱十万，转运司五万，燿以公使、公用二库赢钱补之。奏义仓之敝、客丁钱之敝、小官奉给之敝、举留守令之敝、吏商之敝。召入奏事，首论：“公道明，则人心自一，朝廷自尊，虽危可安也；公道废，则人心自贰，朝廷自轻，虽安易危也。”帝嘉奖。迁尚左郎官，请节内外冗费以收楮币。转对言：“愿于经筵讲读、大臣奏对，反复问难，以求义理之当否，与政事之得失，则圣学进而治道隆矣。”乞收拾人才及修明军政。迁浙西提点刑狱，巡按不避寒暑，多所平反。有杀人而匿权家者，吏弗敢捕，燿竟获之。

迁国子司业，言于丞相史弥远，请以熹所著论语、中庸、大学、孟子之说以备劝讲，正君定国，慰天下学士大夫之心。奏言：“宋兴，六经微旨，孔、孟遗言，发明于千载之后，以事父则孝，以事君则忠，而世之所谓道学也。庆元以来，权佞当国，恶人议己，指道为伪，屏其人，禁其书，学者无所依向，义利不明，趋向污下，人欲横流，廉耻日丧。追惟前日禁绝

道学之事，不得不任其咎。望其既仕之后，职业修，名节立，不可得也。乞罢伪学之诏，息邪说，正人心，宗社之福。”又请以烹白鹿洞规颁示太学，取烹四书集注刊行之。又言：“浙西根本之地，宜诏长吏、监司禁戢强暴，抚柔善良，务储积以备凶荒，禁科敛以纾民力。”

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接伴金使于盱眙军。还，言：“两淮之地，藩蔽江南，干戈盗贼之后，宜加经理，必于招集流散之中，就为足食足兵之计。臣观淮东，其地平博膏腴，有陂泽水泉之利，而荒芜实多。其民劲悍勇敢，习边鄙战斗之事，而安集者少。诚能经画郊野，招集散亡，约顷亩以授田，使毋广占抛荒之患，列沟洫以储水，且备戎马驰突之虞。为之具田器，贷种粮，相其险易，聚为室庐，使相保护，联以什伍，教以击刺，使相纠率。或乡为一团，里为一队，建其长，立其副。平居则耕，有警则守，有馀力则战。”帝嘉纳之。

进国子祭酒兼侍立修注官。论贡举五弊。兼权兵部侍郎，改兼权刑部侍郎，封建阳县开国男，赐食邑。权刑部侍郎兼国子祭酒，兼太子左谕德，升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时廷臣争务容默，有论事稍切者，众辄指以为异。燠奏：“愿明诏大臣，崇奖忠谏以作士气，深戒谀佞以肃具僚。乞择州县狱官。”冬雷，上恐惧，燠奏：“遴选监司以考察贪吏为先，访求民瘼，有泽未下流、令未便民者，悉以实上，变而通之，则民心悦而天意解矣。”又请择沿边诸将。

兼工部侍郎。奏“乞使沿边之民，各自什伍，教阅于乡，有急则相救援，无事则耕稼自若，军政隐然寓于田里之间，此非止一时之利也。”请城沿边州郡、罢遣贺正使。试刑部侍郎，兼职依旧，赐对衣、金带，辞，不允。两请致仕，不允。奏绝金人岁币，建制置司于历阳以援两淮。夏旱，应诏上封事，曰：“言语方壅而导之使言，人心方郁而疏之使通，上既开不讳之门，下必有尽言之士，指陈政事之阙失，明言朝廷之是非。或者以为好名要誉，而陛下听之，则苦言之药，至言之实，陛下弃之而不恤矣，甘言之疾，华言之腴，陛下受之而不觉矣。”乞罢瑞庆圣节，谢绝金使。

进封子爵。权工部尚书，赐衣带、鞍马。兼太子右庶子，仍兼左谕德。每讲读至经史所陈声色嗜欲之戒，辄恳切再三敷陈之。进读诗之说，詹事戴溪读之为之吐舌。卒，赠光禄大夫，官其后，赐谥文简。所著有奏议、史稿、经筵故事、东宫诗解、礼记解、讲堂故事、云庄外稿。

柴中行字与之，馀干人。绍熙元年进士，授抚州军事推官。权臣韩侂胄禁道学，校文，转运司移檄，令自言非伪学，中行奋笔曰：“自幼读程颐书以收科第，如以为伪，不愿考校。”

调江州学教授，母丧，免，广西转运司辟为干官，帅将荐之，使其客尝中行，中行正色曰：“身为大帅，而称人为恩王、恩相，心窃耻之。毋污我！”摄昭州郡事，蠲丁钱，减苗斛，赈饥羸。转运司委中行代行部，由桂林属邑历柳、象、宾入邕管，问民疾苦，先行而后闻，捐盐息以惠远民。嘉定初，差主管尚书吏部架阁文字，迁太学正，升博士。转对，首论主威夺而国势轻；次论士大夫寡廉隅、乏骨鲠，宜养天下刚毅果敢之气；末论权臣用事，包苴成风，今日习犹在，宜举行先朝痛绳赃吏之法。谓太学风化首，童子科覆试胄子舍选，有挟势者，中行力言于长，守法无秋豪私。迁太常主簿，转军器监丞。

出知光州，严保伍，精阅习，增辟屯田，城壕营砦、器械糗粮，百尔具备，治行为淮右最。又条画极边、次边缓急事宜上之朝廷，大概谓：“边兵宜如蛇势，首尾相应。草寇合兵大入，则邻道援之；分兵轻袭，则邻郡援之。援兵既多，虽危不败。”又言：“淮、襄土豪丁壮，往者用兵，倾货效力者，朝廷吝赏失信，宜亟加收拾，亦可激昂得其死力。”

迁西京<sup>[4]</sup>转运使兼提点刑狱。中行谓襄阳乃自古必争之地，备御尤宜周密。时任边寄者政令烦苛，日夜与民争利，中行讽之，不听。天方旱，尽捐酒税，斥征官，黜务吏，甘澍随至。官取盐钞赢过重，课日增，入中日寡，钞日壅。中行揭示通衢，一钱不增，商贾大集。改直秘阁、知襄阳兼京西帅，仍领漕事。江陵戎司移屯襄州，兵政久弛。中行



白于朝，考核军实，旧额二万二千人，存者才半，亟招补虚籍。自是朝廷以节制之权归帅司。重劾李琪不法以惩贪守，明扈再兴有功以厉宿将，上关朝廷，下关制阉。

迁江东转运司判官，旋改湖南提点刑狱。豪家习杀人，或收养亡命，横行江湖，一绳以法。华亭令贪虐，法从交疏荐之，中行笑曰：“此欲断吾按章也。”卒发其辜。入为吏部郎官。以立志启迪君心，言好进、好同、好欺，士大夫风俗三敝。选曹法大坏，吏缘为奸，中行遇事持正，不为势屈，由是铨综平允。

擢宗正少卿。上疏谓：“陛下初政则以刚德立治本，更化则以刚德除权奸，今者顾乃垂拱仰成，安于无为。夫刚德实人主之大权，不可以久出而不收，覆辙在前，良可鉴也。”又曰：“朝廷用人，外示涵洪而阴掩其迹，内用牢笼而微见其机，观听虽美，实无以大服天下之心。曩者更化，元气复挽回矣。比年欲求安静，颇厌人言，于是臣下纳说，非观望则希合，非回缓则畏避，而面折廷诤之风未之多见，此任事大臣之责也。”

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孟春，大雨震电，雷雹交作，边烽告急，至失地丧师，淮甸震汹。中行亟奏内外二失，朝廷十忧，大要言：“今日之事，人主尽委天下以任一相，一相尽以天下谋之三数腹心，而举朝之士相视以目，噤不敢言。甚至边庭申请，久不即报，脱有阙误，咎当谁执？”

调秘书监、崇政殿说书。极论“往年以道学为伪学者，欲加远窜，杜绝言语，使忠义士箝口结舌，天下之气岂堪再沮坏如此耶？”又谓：“欲结人心，莫若去贪吏；欲去贪吏，莫若清朝廷。大臣法则小臣廉，在高位者以身率下，则州县小吏何恃而敢为？”又论内治外患，辨君子小人，大略谓：“执政、侍从、台谏、给舍之选，与三衙、京尹之除，皆朝廷大纲所在，故其人必出人主之亲擢，则权不下移。今或私谒，或请见，或数月之前先定，或举朝之人不识。附会者进，争为妾妇之道，则天下国家之利害安危，非惟己不敢言，亦且并绝人言矣。大臣为附会之说所误，边境之臣实遁者掩以为诬，真怯者誉以为勇，金帛满前，是非交乱，以欺庙堂，以欺陛下。愿明诏大臣，绝私意，布公道。”

进秘阁修撰、知赣州。治盗有方，境内清肃。丐祠得请，以言罢。理宗即位，以右文殿修撰主管南京鸿庆宫，赐金带。卒。所著有易系集传、书集传、诗讲义、论语童蒙说。

李孟传字文授，资政殿学士光季子也。光谪岭海，孟传才六岁，奉母居乡，刻志于学。贺允中、徐度皆奇之，而曾几妻以其孙。龙大渊黜为浙东总管，知孟传为名门子，解后必就语，孟传正色辞之。干办江东提刑司，易浙东常平司。

母丧，免，调江山县丞，弃去，监南岳庙、行在编估局，未上，改楚州司户参军，单车赴官。公退，闭户读易。郡守、部使者不敢待以属吏。徐积墓在境内，芜没既久，加葺之。修复陈公塘，有灌溉之利。知象山县，守荐为邑最，从官多合荐之，主管官告院，与同列上封事，请诣北宫，又移书宰相。

迁将作监主簿。丞相赵汝愚初当国，适大侵，遣孟传按视江、池、鄂三大军所屯积粟，道除太府丞。既复命，汝愚去国，党论起，而孟传奉使无失指，面对言：“比以使事往返四千里，所过民生困穷，衣食不赡。国之安危，以民为本，今根本既虚，形势俱见，保邦之虑，宜勤圣念。”时韩侂胄连逐留正及汝愚，太府簿吴璠与侂胄有连姻，因言台谏将论朱熹，孟传奋然曰：“如此则士大夫争之，鼎镬且不避。”

兼考功郎。复因对言：“国家长育人才，犹天地之于植物，滋液渗漉，待其既成而后足以供大厦之用。今士大夫皆有苟进之心，治功未优，功能尚薄，而意已驰骛于台阁，不稍有以扶持正饬之，其敝将甚。”又言：“武举及军士比试，专取其力，临敌难以必胜。唐世取人由步射、弓弩以至马射，各以其中之多寡为等级，宜采取行之。”韩侂胄与孟传故，尝致侂胄意<sup>[5]</sup>，孟传谢曰：“行年六十，去意已决。”侂胄惭而退。请外，知江州，狱讼止息。侂胄不悦。丐归，复知处州。

迁广西提点刑狱，改江东提举常平，移福建。诏入对，首论用人宜

先气节后才能，益招徕忠说以扶正论。故人有在政府者，折简问劳勤甚，孟传逆知其意，即谢曰：“孤踪久不造朝，获一望清光而去，幸矣。”对毕即出关。至闽，大饥，发廩劝分，民无流莩。侂胄诛，就迁提点刑狱，移江东，又辞。丞相史弥远，其亲故也，人谓进用其时矣，卒归使节，角巾还第。再奉祠，以仓部郎召，又辞。

迁浙东提点刑狱，未数月，申前请，章再上，加直秘阁，移江东，不赴，主管明道宫。进直宝谟阁，致仕，卒，年八十四。常诫其子孙曰：“安身莫若无竞，修己莫若自保。守道则福至，求禄则辱来。”有磐溪集、宏词类稿、左氏说、读史<sup>[6]</sup>、杂志、记善、记异等书行世。

论曰：古之君子，出处不齐，同归于是而已。辛弃疾知大义而归宋。何异笃实君子，而切谏光宗朝重华宫。柴中行宁不校临川之试，终不肯自言非程颐伪学。刘燾表章朱熹四书以备劝讲，卫道之功莫大焉。李孟传所立不愧其父。至于刘宰飘然远引，屡征不起，所谓鸿飞冥冥者耶。

## 【校勘记】

- [1] 李金 原作“李全”，据本书卷三三孝宗纪、历代名臣奏议卷三一九弭盗门湖南诸州安抚辛弃疾上疏、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五市舶司本息条改。
- [2] 陈峒 原作“李峒”，据历代名臣奏议卷三一九弭盗门湖南诸州安抚辛弃疾上疏、本书卷三五孝宗纪、渭南文集卷三四王佐墓志铭改。
- [3] 莲城令 “莲城”原作“连城”，据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四一刘文简神道碑、本书卷八九地理志改。
- [4] 西京 按宋有京西路而无“西京路”，下文又有“知襄阳兼京西帅，仍领漕事”语，此当为“京西”之误。
- [5] 尝致侂胄意 按文义应为侂胄致意孟传，本书卷三六三李光传附李孟传作“韩侂胄愿见之”。此语当有误。

[6]读史 原作“续史”，据本书卷二〇三艺文志、卷三六三李光传附李孟传传改。



## 宋史卷四百二

### 列传第一百六十一

陈敏 张诏 毕再遇 安丙

杨巨源 李好义

陈敏字元功，赣之石城人。父皓，有才武，建炎末，以破赣贼李仁功，补官至承信郎。敏身長六尺餘，精骑射，积官至忠靖郎<sup>〔1〕</sup>。以杨存中荐，擢阁门祇候。时闽地多寇，殿司兵往戍，率不习水土。至是，始募三千兵置左翼军，以敏为统制，漳州驻扎。敏按诸郡要害，凡十有三处，悉分兵扼之，盗发辄获。赣州齐述据城叛，啸聚数万，将弃城南寇。敏闻之曰：“赣兵精劲，善走险，若朝廷发兵未至，万一奔冲，江、湖、闽、广骚动矣。”不俟命，领所部驰七日，径抵赣围其城。逾月，朝廷命李耕以诸路兵至，破之。累功授右武大夫，封武功县男，领兴州刺史。召赴阙，高宗见其状貌魁岸，除破敌军统制。寻丁母忧，诏起复，以所部驻太平州。

绍兴三十一年，金主亮来攻，成闵为京湖路招讨使<sup>〔2〕</sup>，以敏军隶之，升马司统制，军于荆、汉间。敏说闵曰：“金人精骑悉在淮，汴都必无守备，若由陈、蔡径捣大梁，溃其腹心，此救江、淮之术也。”不听。从闵还驻广陵，时金兵尚未渡淮，敏又说闵邀其归师，复不听。敏遂移疾归姑孰。

孝宗即位，张浚宣抚江、淮，奏敏为神劲军统制。浚视师，改都督府

武锋军都统制。朝廷遣李显忠北伐，浚欲以敏偕行，敏曰：“盛夏兴师非时，且金人重兵皆在大梁，我客彼主，胜负之势先形矣。愿少缓。”浚不听，令敏屯盱眙。显忠至符离，果失律，敏遂入泗州守之。金人议和，诏敏退守滁阳。敏请于朝，谓滁非受敌之所，改戍高邮，兼知军事。与金人战射阳湖，败之，焚其舟，追至沛城，复败之。

乾道元年，迁宣州观察使，召除主管侍卫步军司公事。居岁馀，敏抗章曰：“久任周庐，无以效鹰犬，况敌情多诈，和不足恃。今两淮无备，臣乞以故部之兵，再戍高邮。”仍请更筑其城。乃落常阶，除光州观察使，分武锋为四军，升敏为都统制兼知高邮军事，仍赐筑城屯田之费。敏至郡，板筑高厚皆增旧制。自宝应至高邮，按其旧作石碓十二所，自是运河通泄，无冲突患。

四年，北界人侍旺叛于涟水军，密款本朝，称结约山东十二州豪杰起义，以复中原。上以问敏，敏曰：“旺欲假吾国威以行劫尔，必不能成事，愿勿听。”适屯田统领官与旺交通，旺败，金有间言，上知非敏罪，乃召敏为左骁卫上将军。

言事者议欲戍守清河口，敏言：“金兵每出清河，必遣人马先自上流潜渡，今欲必守其地，宜先修楚州城池，盖楚州为南北襟喉，彼此必争之地。长淮二千馀里，河道通北方者五，清、汴、涡、颍、蔡是也；通南方以入江者，惟楚州运河耳。北人舟舰自五河而下，将谋渡江，非得楚州运河，无缘自达。昔周世宗自楚州北神堰凿老鹳河，通战舰以入大江，南唐遂失两淮之地。由此言之，楚州实为南朝司命，愿朝廷留意。”及是，再出守高邮，乃诏与楚州守臣左祐同城楚州，祐卒，遂移守楚州。北使过者观其雉堞坚新，号“银铸城”。

以归正人二百家逃归，降授忠州团练使，罢为福建路总管，改江西路总管，赣州驻扎。月馀，朝廷命往福州拣军，又命还豫章教阅江西团结诸郡人马。俄提举佑神观，仍奉朝请，继复蕲州防御使，再除武锋军都统制兼知楚州，复光州观察使，以疾卒。特赠庆远军承宣使。

张诏字君卿，成州人。少隶张俊帐下，积功守和州。尝被旨介聘，一日金人持所绘祐、献二陵像至馆中，皆北地服，诏向之再拜。馆者问之，答曰：“诏虽不识其人，但龙凤之姿，天日之表，疑非北朝祖宗也，敢不拜！”孝宗闻而喜之，由是骤用。

绍熙五年，除兴州都统制兼知兴州，代吴玠。庆元二年，赵彥逾帅蜀，以关外去兴元远，缓急恐失事机，复请分东西为二帅，诏遂兼西路安抚司公事。先是，赵汝愚为从官时，每奏吴氏世掌蜀兵，非国家之利，请以张诏代领武兴之军。盖汝愚之意欲以吴曦为文臣帅，以杜他日握兵之渐，而未及行也。汝愚既知枢密院，力辞不拜，白于光宗曰：“若武兴朝除帅，则臣夕拜命。”上许之，乃以诏为成州团练使、兴州诸军都统制。诏在兴州，甚得士心。六年卒，郭杲代之。

毕再遇字德卿，兖州人也。父进，建炎间从岳飞护卫八陵，转战江、淮间，积阶至武义大夫。再遇以恩补官，隶侍卫马司，武艺绝人，挽弓至二石七斗，背挽一石八斗，步射二石，马射一石五斗。孝宗召见，大悦，赐战袍、金钱。

开禧二年，下诏北伐，以殿帅郭倪招抚山东、京东，遣再遇与统制陈孝庆取泗州。再遇请选新刺敢死军为前锋，倪以八十七人付之。招抚司克日进兵，金人闻之，闭榷场、塞城门为备。再遇曰：“敌已知吾济师之日矣，兵以奇胜，当先一日出其不意。”孝庆从之。再遇飨士卒，激以忠义，进兵薄泗州。泗有东西两城，再遇令陈戈旗舟楫于石匣下，如欲攻西城者，乃自以麾下兵从陟山径趋东城南角，先登，杀敌数百，金人大溃，守城者开北门遁。西城犹坚守，再遇立大将旗，呼曰：“大宋毕将军在此，尔等中原遗民也，可速降。”旋有淮平知县缒城而下乞降，于是两城皆定。郭倪来飨士，出御宝刺史牙牌授再遇，辞曰：“国家河南八十有一州，今下泗两城即得一刺史，继此何以赏之？且招抚得朝廷几牙牌



来？”固辞不受。寻除环卫官。

倪调李汝翼、郭倬取宿州，复遣孝庆等继之。命再遇以四百八十骑为先锋取徐州，至虹，遇郭、李兵裹创旋，问之，则曰：“宿州城下大水，我师不利，统制田俊迈已为敌擒矣。”再遇督兵疾趋，次灵壁，遇孝庆驻兵于凤凰山，将引还，再遇曰：“宿州虽不捷，然兵家胜负不常，岂宜遽自挫！吾奉招抚命取徐州，假道于此，宁死灵壁北门外，不死南门外也。”会倪以书抵孝庆，令班师，再遇曰：“郭、李军溃，贼必追蹶，吾当自御之。”金果以五千馀骑分两道来，再遇令敢死二十人守灵壁北门，自领兵冲敌阵。金人见其旗，呼曰“毕将军来也”。遂遁。再遇手挥双刀，绝水追击，杀敌甚众，甲裳尽赤，逐北三十里。金将有持双铁筒跃马而前，再遇以左刀格其筒，右刀斫其胁，金将堕马死。诸军发灵壁，再遇独留未动，度军行二十馀里，乃火灵壁。诸将问：“夜不火，火今日，何也？”再遇曰：“夜则照见虚实，昼则烟埃莫睹，彼已败不敢迫，诸军乃可安行无虞。汝辈安知兵易进而难退邪？”

还泗州，以功第一，自武节郎超授武功大夫，除左骁卫将军。于是丘密代邓友龙为宣抚使，檄倪还惟扬，寻弃泗州。命再遇还盱眙，遂知盱眙军，寻改镇江中军统制，兼守如故。以凤凰山功，授达州刺史。其冬，金人以骑步数万、战船五百馀艘渡淮，泊楚州、淮阴间，宣抚司檄再遇援楚，遣段政、张贵代之。再遇既去盱眙，政等惊溃，金人入盱眙；再遇复定盱眙，除镇江副都统制。

金兵七万在楚州城下，三千守淮阴粮，又载粮三千艘泊大清河。再遇谍知之，曰：“敌众十倍，难以力胜，可计破也。”乃遣统领许俊间道趋淮阴，夜二鼓衔枚至敌营，各携火潜入，伏粮车间五十馀所，闻哨声举火，敌惊扰奔窜，生擒乌古伦师勒、蒲察元奴等二十三人。

金人复自黄狗滩渡淮，涡口戍将望风遁，濠、滁相继失守，又破安丰。再遇谓诸将曰：“楚城坚兵多，敌粮草已空，所虑独淮西耳。六合最要害，彼必并力攻之。”乃引兵赴六合。寻命节制淮东军马。金人至竹镇，距六合二十五里。再遇登城，偃旗鼓，伏兵南土门，列弩手土城上，

敌方临濠，众弩俱发，宋师出战，闻鼓声，城上旗帜并举，金人惊遁，追击大败之。金万户完颜蒲辣都、千户泥廐古等以十万骑驻成家桥、马鞍山，进兵围城数重，欲烧坝木，决壕水，再遇令劲弩射退之。既而訖石烈都统合兵进攻益急，城中矢尽，再遇令人张青盖往来城上，金人意其主兵官也，争射之，须臾矢集楼墙如猬，获矢二十餘万。訖石烈引兵退，已乃益增兵，环城四面营帐亘三十里。再遇令临门作乐以示闲暇，而间出奇兵击之。敌昼夜不得休，乃引退。再遇料其且复来，乃自提兵夺城东野新桥，出敌之背，金人遂遁去，追至濠，大雨雪，乃旋。获驃马一千五百三十一、鞍六百，衣甲旗帜称是。授忠州团练使。

三年，除镇江都统制兼权山东、京东招抚司事。还至扬州，除骁卫大将军。金围楚州已三月，列屯六十餘里。再遇遣将分道挠击，军声大振，楚围解。兼知扬州、淮东安抚使。扬州有北军二千五百人，再遇请分隶建康、镇江军，每队不过数人，使不得为变。更造轻甲，长不过膝，披不过肘，兜鍪亦杀重为轻，马甲易以皮，车牌易以木而设转轴其下，使一人之力可推可擎，务便捷不使重迟。敢死一军，本乌合亡命，再遇能驾驭得其用。陈世雄、许俊等皆再遇所荐。张健雄恃勇桀骜，再遇状其罪于朝，命以军法戮之，诸将慑服。

嘉定元年，除左骁卫上将军。和好成，累疏乞归田里，赐诏不允，除保康军承宣使，降诏奖谕，寻令带职奏事，提举佑神观。六年，提举太平兴国宫，十年，以武信军节度使致仕。卒，年七十。赠太尉，累赠太师，谥忠毅。

再遇姿貌雄杰，早以拳力闻，属时寝兵，无所自见。一旦边事起，诸将望风奔衄，再遇威声始著，遂为名将云。

安丙字子文，广安人。淳熙间进士，调大足县主簿。秩满诣阙，陈蜀利病十五事，言皆剴切。丁外艰，服除，辟利西安抚司干办公事，调曲水丞。吴挺为帅，知其才，邀致之。改秩，知新繁县。丁内艰，服除，知

小溪县。通判隆庆府，嘉泰三年，郡大水，丙白守张鼎，发常平粟振之。寻又凿石徙溪，自是无水患。知大安军，岁旱，民艰食，丙以家财即下流籴米数万石以振。事闻，诏加一秩。

开禧二年，边事方兴，程松为四川宣抚使，吴曦副之，丙陈十可忧于松。继而松开府汉中，道三泉，夜延丙议。丙又为松言曦必误国，松不省。盖丙尝为其父客，素知曦。既而曦奏丙为随军转运司，居河池。时梁、洋义士方袭取和尚原，旋为金人所夺，守将弃甲而走。十一月戊子，金人攻湫池堡，破天水，由西和入成州，师溃，曦置不问。金人肆掠关外四州，如践虚邑，军民莫知死所。曦已潜遣其客姚淮源交金人，至是曦还兴州，留丙鱼关，已而檄还武兴。十二月丙寅，金人持其诏及金印至置口，曦密受之，宣言使者欲得四州以和，驰书讽松去。癸酉，曦受金诏称蜀王，榜谕四川。三年正月甲午，曦僭号建官，称臣于金，以其月为元年，改兴州为兴德府，以丙为中大夫、丞相长史、权行都省事。

先是，从事郎钱巩之从曦在河池，尝梦曦祷神祠，以银杯为掷之，神起立谓曦曰：“公何疑？公何疑？后政事已分付安子文矣。”曦未省，神又曰：“安子文有才，足能办此。”巩之觉，心异其事，具以语曦。事既炽，丙不得脱，度徒死无益，阳与而阴图之。遂与杨巨源、李好义等谋杀曦，语见巨源、好义传。徐景望在利州，逐王人，擅财赋。丙遣弟煥往约诸将，相与拊定，及景望伏诛，军民无敢哗者。于是传檄诸道，按堵如故。曦僭位凡四十一日。三月戊寅，陈曦所以反及矫制平贼便宜赏状，自劾待罪，函曦首级、违制法物与曦所受金人诏印及所匿庚牌附驿。

朝廷初闻变，莫知所为。韩侂胄与曦书，亦谓“嗣颁茅土之封”，亟召知镇江府宇文绍节问之，绍节曰：“安丙非附逆者，必能讨贼。”于是密降帛书曰：“安丙素推才具，有志事功，今闻曦谋不轨，尔为所胁，谅以凶焰方张，恐重为蜀祸，故权且从之尔，岂一日忘君父者？如能图曦报国，以明本心，即当不次推赏，虽二府之崇亦无所吝，更宜审度机便，务在成事，以副委属之意。”帛书未至，露布已闻，上下动色交庆。辛丑，加丙端明殿学士、中大夫、知兴州、安抚使兼四川宣抚副使<sup>[3]</sup>，诏奖谕，恩

数视执政，如帛书旨也。

时都统孙忠锐由凤州进攻大散关不克，统领强德等出奇道由松林堡破金砦，四月癸丑，克之。忠锐贪功吝财，赏罚迷缪，大失军心，且速还凤州，以关钥付庸将陈显。癸酉，大散关复陷。巨源自请收复，丙遣朱邦宁佐之。丙深恶忠锐，檄赴司议事，欲废之。巨源至凤，斩忠锐及其子揆，丙遂以忠锐附伪进表之罪闻于朝。先是，以诛曦功，巨源补朝奉郎，与通判差遣。巨源遣其亲校傅桧诉功于朝，语见巨源传。于是丙拜疏丐闲。至是，金人揭示境上，得丙首者与银绢二万匹两，即授四川宣抚。

时方议和，丙独戒饬将士，恫疑虚喝，以攻为守，威声甚著。诏以蜀平，遣吴玠抚谕四川。时沿边关隘悉为金毁，丙遗时相书，谓：“西和一面，已修仇池，聚粮积刍，使军民可守。若敌至，则坚壁不战，彼欲攻则不可，欲越则不敢。若西和可守，成州之境自不敢犯。成州黑谷、南谷亦皆顿重兵。天水虽不可守，距天水十里所，见创白环堡，与西和相为犄角，又增堡鸡头山，咸以民卒守之，及修黄牛堡，筑兴赵原，屯千余人。凤州秋防原尤为险绝，绍兴初，州治于此，宣抚吴玠尝作家计砦，前即马岭堡，正扼凤州之后。凡此数堡既坚，金人决不敢近。而河池、杀金平、鱼关皆大军屯聚，其他径路，虽关之里如大安，亦阴招民卒，授以器械，为掩击之备矣。”又云：“见于关表广结义士，月给以粮，俾各保田庐坟墓，逮事定，则系之尺籍而劝之耕，庶可经久。以丙所见，直为守计，则精选五万人亦为有馀。”

好义守西和，谓四州兵后，民不聊生，请蠲租以惠创痍。丙请于朝。又以沔州都统司所统十军权太重，故自吴玠至挺、曦皆有尾大不掉之忧，乃请分置副都统制，各不相隶，以前右中左后五军隶都统司，踏白、摧锋、选锋、策锋、游奕五军隶副司。诏皆从之。

时方信孺使还，金人和意未决，且欲得首议兴师之人，侂胄大怒。上手书赐丙，谓：“金人必再至，当激励将士，戮力赴功。”侂胄既诛，赐丙金器百二十两、细币二十四，进资政殿学士。和议成，还大散、隔牙关。

丙遣僚吏，经量洋、沔、兴元、大安民田，别定租税。

右丞相史弥远起复，丙移书曰：“昔仁宗起复富郑公、文潞公，孝宗起复蒋丞相，皆力辞，名教所系，人言可畏，望阁下速辞成命，以息议者之口。”论者韪之。升大学士、四川制置大使兼知兴元府。谍知金人迁汴，关辅豪杰款塞愿降者众。丙以为此正冉闵告晋之时，乃与宰臣书，谓当兴问罪之师。朝论忧丙轻举，乃诏丙益修守备。

七年春，丙使所爱吏安蕃、何九龄合官军夜袭秦州，败归。王大才执九龄等七人斩之，而讼丙于朝。三月，诏丙同知枢密院事兼太子宾客，赐手书召之。行次广德军，进观文殿学士、知潭州、湖南安抚使。至官，留意学校，请于太常创大成乐。而政尚严酷，转运判官章徠劾丙，不报。御史李安行并徠劾之，徠罢，丙授崇信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万寿观使。遣阁门舍人闻人玗锡命，赐旌节、金印、衣带、鞍马。三辞，还蜀。

董居谊帅蜀，大失士心。金人乘之，破赤丹、黄牛堡，入武休关，直捣梁、洋<sup>[4]</sup>，至大安，宋师所至辄溃，散入巴山。十二年，聂子述代之。时丙之子癸仲知果州，子述即檄兼参议官。四月，红巾贼张福、莫简叛，入利州，子述遁去。总领财赋杨九鼎与贼遇，走匿民舍，贼追九鼎杀之。子述退保剑门，檄癸仲兼节制军马，任讨贼之责。癸仲召戎帅张威等军来会，贼自阆趋遂宁，所过无不残灭。丙欲自持十万缗偕子述往益昌募士，子述曰：“大臣非得上旨，未可轻出。”丙遂如果州。

时四川大震，甚于曦之变。张方首奏，勋望如丙，今犹可用。魏了翁移书宰执，谓安丙不起，则贼未即平，蜀未可定，虽贼亦曰：“须安相公作宣抚，事乃定耳。”李壁、李熹时并镇潼、遂，亦皆以国事勉丙。五月乙未，丙至果州，是日贼焚蓬溪县。

己酉，诏起丙为四川宣抚使，予便宜，寻降制授保宁军节度使兼知兴元府、利东安抚使。丙奏：“臣不辞老以报国，但事不任怨，难以图成，将恐腾谤交攻，使臣独抱赤心，无从上白。昔秦使甘茂攻宜阳，至质之以‘息壤在彼’，魏使乐羊攻中山，至示之以谤书一篋。君臣之间，似不

必尔。然自古及今，谤以疑间而成，祸以忌嫉而得；况臣已伤弓于既往，岂容不惩沸于方来。”诏曰：“昔唐太宗以西寇未平，诏起李靖，靖慷慨请行，不以老疾为解。代宗有朔方之难，图任郭子仪，闻命引道，亦不以谗惑自疑。皆能乘时立功，焜耀竹帛，朕甚慕之。今蜀道倣扰，未宽顾忧，朕起卿燕闲，付以方面，而卿忠于报国，谊不辞难，朕之用人庶几于唐宗，卿之事朕无愧于李、郭矣。勉图隩功，以济国事！”寻命丁焞改知兴元府。

甲申，发果州。丙戌，至遂宁，贼犹负固于普州之茗山。丙下令诸军合围，绝其樵汲之路以困之。未几，张威、李贵俘获张福等十七人以献，丙命裔王大才以祭九鼎。七月庚子，尽俘馀党千余人，皆斩之。庚戌班师，乃移治利州，赐保宁军节度使印。癸仲亦加三秩，进直华文阁，起复，主管宣抚司机宜文字。明年，进丙少保，赐衣带鞍马。

丙以关表营田多遗利，命官括之。有文垓者方持母丧，以便宜起复，干办鱼关粮料院，俾之措置，且以宣抚副使印假之。而冯安世者，又即利州置根括局。于是了翁遗丙书，谓：“幕府举辟，当用经术信厚之士，不可用冒丧之人。且公八年镇蜀，有恩则有怨，岂可人人而校，事事而理，自处甚狭，恐贻子孙宾客无穷之累。虽今日理财难拘故常，然告绝产、首白契、讪隐田、伺富民过失、纠盐酒户亏额，报怨挟愤，招权纳贿者，必且纷然，而公任其怨。”丙复书曰：“关外杂买当用四百万缗，而总所见缗止二十五万，多方措置，非得已而已。傥皆清流，何由办事？蜀士中如令弟嘉父、李成之辈，清则清、高则高矣，其肯办钱谷俗务乎。刘德修尝雅责杨嗣勋不能举义诛叛，嗣勋云：‘德修特未当局耳。’丙于华父亦云。”其后，安世不法滋甚，近臣有以书抵丙，而安世之徒亦发其事，丙械送大安穷治之。

先是，夏人来乞师并兵攻巩人，丙且奏且行，分遣将士趋秦、巩、凤翔，委丁焞节制，师次于巩。夏人以枢密使雷子宁众二十馀万，约以夏兵野战，宋师攻城。既而攻巩不克，乃已。

丙卒。讷闻，以少傅致仕，辍视朝二日，赠少师，赙银绢千计，赐沔

州祠额为英惠庙。理宗亲札赐谥忠定。丙所著有晶然集。

杨巨源字子渊，其先成都人。父信臣，客益昌，因家焉。巨源倜傥有大志，善骑射，涉猎诸子百家之书。应进士不中，武举又不中。刘光祖见而异之，荐之总领钱粮陈晔，以右职举为凤州堡子原仓官，驰骋射猎，倾财养士，沿边忠义，咸服其才。分差鱼关粮料院，移监兴州合江赡军仓。

吴曦叛，巨源阴有讨贼志，结义士三百人，给其钱粮。有游奕军统领张林者，力能挽两石弓，队将朱邦宁身长六尺，勇力过人，皆为曦所忌，虽屡战有功亦不加赏，林等憾之。时林在置口，邦宁在合江，巨源因与深相缔结，并集忠义人朱福、陈安、傅桧之徒。

曦胁安丙为丞相长史，丙称疾，眉士程梦锡见丙，丙叹曰：“世事如此，世无豪杰！”梦锡因及巨源之谋。丙曰：“肯见我乎？”乃囑梦锡以书致巨源，延之卧所。巨源曰：“先生而为逆贼丞相长史耶？”丙号哭曰：“目前兵将，我所知，不能奋起。必得豪杰，乃灭此贼，则丙无复忧。”巨源曰：“先生之意决乎？”丙指天誓曰：“若诛此贼，虽死为忠鬼，夫复何恨！”巨源大喜，曰：“非先生不足以主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

当是时，李好义、好问亦结李贵、杨君玉、李坤辰凡数十人，坤辰邀巨源与好义会。巨源又大喜曰：“吾与安长史议以三月六日邀曦谒庙，合勇士刺之。”好义曰：“彼出则靛巷，从卫且千人，事必难济。闻熟食日祭东园，图之此其时也。”巨源然之。好义愿一见长史以为信。巨源曰：“吾今先为长史言之，来日伪宫，令长史问君先世是已。”巨源以告丙，明日，好义在伪宫见丙，揖之。丙曰：“向与尊父同僚，杨省幹盛谈才略，旦夕以职事相委。”其谋乃决。

君玉先属其乡人白子申拟诏，文不雅驯，巨源更为之，例用合江仓朱记。巨源、好义忧事浸泄，遂以二月乙亥未明，好义率其徒入伪宫，巨源持诏乘马，自称奉使，入内户，曦启户欲逸，李贵执杀之。卫者始拒

斗，闻有诏皆却。巨源、好义迎丙宣诏，以曦首徇。三军推丙权四川宣抚使，巨源权参赞军事。丙奏功于朝，以巨源第一，诏补承事郎。

巨源谓丙曰：“曦死，贼胆以破，关外四州为蜀要害，盍乘势复取。”好义亦以为言。丙虑军无见粮，巨源力言四州不取，必有后患，自请为随军措置粮运。于是分遣好义复西和州，张林、李简复成州，刘昌国复阶州，孙忠锐复散关。俄诏巨源转朝奉郎，与通判差遣，兼四川宣抚使司参议官。丙素恶忠锐，闻忠锐失守散关，檄其还，欲废之，先命巨源偕邦宁以沔兵二千策应。巨源至凤州，因忠锐出迎，伏壮士于幕后，突出斩之，并其子揆。丙遂以忠锐附伪贺表闻于朝，且待罪。

先是，奖谕诛叛诏书至沔州，巨源谓人曰：“诏命一字不及巨源，疑有以蔽其功者。”俄报王喜授节度使，巨源弥不平。时赵彦呐以在夔诛禄禧得州通判，巨源曰：“杀禄禧与通判，杀吴曦亦与通判耶？”以启谢丙曰：“飞矢以下聊城，深慕鲁仲连之高谊；解印而去彭泽，庶几陶靖节之清风。”又遣诉功于朝，而从兴元都统制彭轂乞书遗韩侂胄，轂阳许而阴以白丙。或言巨源与其徒米福、车彦威谋为乱，丙命喜鞫之，福、彦威皆抵罪。正将陈安复告巨源结死士入关，欲焚沔州州治，俟丙出则杀之。丙积前事，因欲去巨源，然未有以发也。

会巨源在凤州以檄书遗金凤翔都统使，其辞若用间者，且自称宣抚副使而以参议官印印之。金以檄至丙。巨源方与金战，败于长桥，丙乃移书召巨源，巨源疑焉。有梁泉主簿高岳成者，巨源荐为随军拨运，来见巨源，赞其归，巨源信之。

时轂已至沔，六月壬申，巨源还幕府，丙密命轂收巨源。巨源殊不知，以为谒己也，语毕，轂起，巨源送之宾次。武士就挽其裾，巨源犹叱之，则已为驱至庭下。巨源大呼曰：“我何罪？”丙隔屏遣人谓之曰：“若为诈称宣抚副使？”命械送阆州狱。巨源曰：“我一时用间，异时必有为我明其事。”丙饷以肴酒，巨源曰：“一身无愧，死且无憾；惟有妹未嫁，宣抚念之。”癸酉，巨源舟抵大安龙尾滩，将校樊世显者呼于岸，巨源知将见杀，指其地而语之曰：“此好一片葬地。”世显曰：“安有是？”舟行数步，



谓曰：“宣参久渴，莫进杯酒？”巨源辞以不饮。又曰：“宣参荷械已久，盍少苏？”巨源未及答，左右遽取利刀断其头，不绝者逾寸，遂以巨源自殪，闻宣抚司。后数日，丙命瘞之。

巨源死，忠义之士为之扼腕，闻者流涕，剑外士人张伯威为文以吊，其辞尤悲切。巨源之属吏也，李壁在政府，闻之曰：“嘻，巨源其死矣！”丙以人情汹汹，封章求免。杨辅亦谓丙杀巨源必召变，请以刘甲代之。初，巨源与好义结官军，而丙密为反正之计，各未相知，合巨源于好义者李坤辰，而合好义于丙者巨源也。巨源遗光祖书，述丙酬答之语，钁梓竞传之，丙已弗乐，浸润不已，积成此祸。

成忠郎李珙投匭，献所作巨源传为之讼冤，朝廷亦念其功，赐庙褒忠，赠宝谟阁待制，官其二子。制置使崔与之请官给其葬，加赠宝谟阁直学士、太中大夫。嘉熙元年，理宗特赐谥忠愍。子履正终大理卿、四川制置副使。

李好义，下邳人。祖师中，建炎间以白丁守华州，积官忠州团练使。父定一，兴州中军统制。好义弱冠参军，善骑射，西边第一。初以准备将讨文州蕃部有功，开禧初，韩侂胄开边，吴曦主师，好义为兴州正将，数请出精兵袭金人，曦蓄异谋，不纳。未几，关外四州俱陷，金人长驱入散关，曦受金人说，以蜀叛。好义自青坊闻变亟归，与其兄对哭，谋诛之。

会曦遣李贵追杀宣抚程松，贵语其徒曰：“程宣抚朝廷重臣，不可杀。”好义知其赤心，可以所谋告之。贵遂约李彪、张渊、陈立、刘虎、张海等，好义又密结亲卫军黄术、赵亮、吴政等。女弟夫杨君玉亦与知，好义戒言曰：“此事誓死报国，救四蜀生灵，慎毋泄。”留其母以质。好义兄弟谋曰：“今日人皆可杀曦，皆可为曦，曦死后，若无威望者镇抚，恐一变未息，一变复生。”欲至期立长史安丙以主事，盖曦尝授丙伪丞相，而丙托疾不往，故兄弟有是谋也。

既而君玉与李坤辰者来，坤辰因言丙亦与合江仓杨巨源阴结忠义欲图曦。好义遂遣君玉偕坤辰约巨源以报丙。丙大喜曰：“非统制李定一之子乎？此人既来，断曦之臂矣。”遂与好义约二月晦举事，见巨源传。乃约彪、术、贵等七十有四人及士人路良弼、王芾。好义夜飨士，麾众受甲，与好古、好仁及子姓拜决于家庙，嘱妻马氏曰：“日出无耗，当自为计，死生从此决矣。”马氏叱之曰：“汝为朝廷诛贼，何以家为？我决不辱李家门户。”马氏之母亦曰：“行矣，勉之！汝兄弟生为壮夫，死为英鬼。”好义喜曰：“妇人女子尚念朝廷不爱性命，我辈当如何？”众皆踊跃。既行，小将禄祜引十卒来助，各以黄帛为号。好义誓于众曰：“入官妄杀人、掠财物者死。”

时伪宫门洞开，好义大呼而入曰：“奉朝廷密诏，安长史为宣抚，令我诛反贼，敢抗者夷其族。”曦护卫千兵皆弃挺而走，遂至伪殿东角小门，入世美堂，近曦寝室。曦闻外哄，仓皇而起，露顶徒跣，开寝户欲遁，见贵复止，以手捍内户，贵前争户，户纽折。曦走，贵追及，手执其髻，举刃中曦颊，曦素勇有力，扑贵仆于地不能起。好义急呼王换斧其腰者二，曦负痛手纵，贵起遂斫其首。引众拥曦首出伪宫，亟驰告丙宣诏，军民拜舞，欢声动天地，持曦首抚定城中，市不改肆。

好义请乘时取关外四州，巨源赞之，丙大喜。巨源辅行，王喜忌其能，沮之。好义曰：“西和乃腹心之地，西和下，则三州可不战而复矣。今不图，后悔无及。愿得马步千人，死士二百，赍十日粮可济。”丙从其请，忠义响应，次独头岭，进士王荣仲兄弟率民兵会合夹击，金人死者蔽路。十战至山砦高堡，七日至西和。好义率众攻城，亲犯矢石，人人乐死，以少击众，前无留敌。金西和节使完颜钦奔遁，好义整众而入，军民欢呼迎拜，籍府库以归于官。

好义初欲乘胜径取秦、陇以牵制淮寇，而宣抚司令谨守故疆，不得侵越，士气皆沮。好义以中军统制知西和州，卒。丙以劳绩上于朝，特赠检校少保，仍给田以贍其家。后吴猎为请谥曰忠壮。好义喜诵孟子及左传，以为终身行此足矣。诛曦时，惟幼子植留家。迄事，人争冒功

赏，君玉欲注植名，好义指心曰：“惟此物不可欺。”

曦既诛，好义集于丙家，王喜后至，心怀邪谋，欲刃好义，丙力解救，然日以杀好义为心。及好义守西和，喜遣其死党刘昌国听节制，好义与之酬酢，欢饮达旦，好义心腹暴痛洞泻，而昌国遁矣。既殁，口鼻爪指皆青黑，居民莫不冤之，号恸如私亲，摧锋一军几至于变。既而昌国白日见好义持刃刺之，惊怖仆地，疽发而殁。

喜，曦大将也，贪淫狠愎，诛曦之日不肯拜诏，遣其徒入伪宫虏掠殆尽，又取曦姬妾数人。其后欲戕好义为曦复仇，丙不能止，便宜处以节度使知兴州，而恨犹未已。尝出兵于船栅岭，锋未及交，弃军先遁，金人遂由黑谷长驱入境。朝廷虑喜为变，授节度使移荆鄂都统制而死。

论曰：陈敏善守，毕再遇善战。张诏出使不辱国，为将得士心，赵汝愚荐为武兴帅，以其才足以制曦也。曦之畔，向非安丙、杨巨源、李好义之谋，西方之忧莫大焉。然丙卒以是杀巨源，何其媚疾而残贼也？李好义失于周防，竟为王喜所图。宋知喜为曦党，既不能罪，又以节镇赏之，几何而不为唐末之姑息以成藩镇之祸乎？

## 【校勘记】

- [1] 忠靖郎 按本书卷一六九职官志、通考卷六四职官考，绍兴以后阶官，武阶无“忠靖郎”，疑此有误。
- [2] 京湖路招讨使 按本书卷三二高宗纪、系年要录卷一九三，都作湖北京西制置使兼京西河北西路招讨使。
- [3] 端明殿学士中大夫知兴州安抚使兼四川宣抚副使 按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集卷四〇广安军和溪县安少保生祠记，“安抚使”作“利州西路安抚使”。
- [4] 梁洋 原作“梁泽”。按梁、洋两州，宋属利州路，“泽”字误，据上文及两朝纲目卷一六改。

# 宋史卷四百三

## 列传第一百六十二

赵方 贾涉 扈再兴 孟宗政 张威

赵方字彦直，衡山人。父棠，少从胡宏学，慷慨有大志。尝见张浚于督府，浚雅敬其才，欲以右选官之，棠不为屈。累以策言兵事，浚奇之，命子栻与棠交，方遂从栻学。

淳熙八年举进士，调蒲圻尉，疑狱多所委决。授大宁监教授，俗陋甚，方择可教者亲训诱之，人皆感励，自是始有进士。知青阳县，告其守史弥远曰：“催科不扰，是催科中抚字；刑罚无差，是刑罚中教化。”人以为名言。

主管江西安抚司机宜文字，京湖帅李大性辟知随州。南北初讲和，旱蝗相仍，方亲走四郊以祷，一夕大雨，蝗尽死，岁大熟。适和议成，诸郡浸弛备，方独招兵择将，拔土豪孟宗政等补以官。提举京西常平兼转运判官、提点刑狱。时刘光祖以耆德为帅，方事以师礼，自言：“吾性太刚，每见刘公，使人更和缓。”尝请光祖书“勤谨和缓”四字，揭坐隅以为戒。以金部员外郎召，寻加直秘阁，改湖北转运判官兼知鄂州。升直焕章阁兼权江陵府，增修三海八匿，以壮形势。进秘阁修撰、知江陵府、主管湖北安抚司事兼权荆湖置司。

时金逼于兵，计其必南徙，日夜为备。荆门有东西两山险要，方筑堡其上，增戍兵以遏其冲。进右文殿修撰。金樊快明谋归宋，追兵至襄阳，方遣孟宗政、扈再兴以百骑邀之，杀千余人，金人遁去。权工部侍

郎、宝谟阁待制、京湖制置使兼知襄阳府。谍知金人决意犯境，乃下防夏之令。金相高琪及其枢密乌古伦庆寿犯陈、光化、随、枣阳、信阳、均州，方夜半呼其子範、葵曰：“朝廷和战之说未定，观此益乱人意，吾策决矣，惟有提兵临边决战以报国耳。”遂抗疏主战，亲往襄阳。

金人围枣阳急，方遣宗政、再兴等援枣阳，仍增戍光化、信阳、均州，以联声势。已而枣阳守赵观败金人于城外，再兴、宗政至，与观夹击，又败之，枣阳围解。方申饬诸将，当遏于境上，不可使之入而后拒之于城下。时麦正熟，方遣兵护民刈之，令清野以俟。再疏力陈不可和者七，战议遂定。

金将完颜赛不入境，兵号十万。方部分诸将，金人犯枣阳者，宗政败之于尚家川；犯随州者，刘世兴败之于磨子平。相持逾年，方调世兴移师，与许国、再兴援枣阳；张兴、李雄韬援随州。随州围解，再兴等转战入枣阳。时宗政守城，伏兵城东，金人遇伏败走。未几再至，再兴又败之，自是无日不战。金人三面来攻，宗政出东门，再兴出南门，世兴出北门，大合战败之。金人朝进莫退，力不能捍；诸将表里合谋，国自南山进，张威自灤河进，世兴、李琪出城与国会，再兴出城与威会，犄角追击，金人遂溃。光化守潘景伯亦设伏败金人于赵家桥，孟宗德<sup>〔1〕</sup>又破之于随州鸭儿山，擒赛不妻弟王丑汉，金人遂诛赛不。方以功迁龙图阁待制，封长沙县男，赐食邑。

金人复大举，命訛可围枣阳，堙其外，绕以土城。方计其空巢穴而来，若捣其虚，则枣阳之围自解。乃命国东向唐州，再兴西向邓州，又命子範监军，葵后殿。时宗政在城中，日夜鏖战，焚其攻具，金人不敢近城。西师由光化境出，砦于三尖山，拔顺阳县，金人率众仰攻，大败。再兴与国两道并进，掠唐、邓境，焚其城栅粮储。枣阳城坚，金顿兵八十餘日，方知其气已竭，乃召国、再兴还，并东师隶于再兴，克期合战。再兴败金人于灤河，又败之城南，宗政自城中出夹击，杀其众三万，金人大溃，訛可单骑遁，获其资粮、器甲不可胜计。进方焕章阁直学士。奏乞均官军民兵廩给，自备马者倍之。又奏：“使民兵夏归，以省月给，秋复

诣屯守御。”从之。

方料金人数不得志于枣阳，必将同时并攻诸城，当先发以制之。命国、宗政出师向唐，再兴向邓，戒之曰：“毋深入，毋攻城，第溃其保甲，毁其城砦，空其货粮而已。”宗政进破湖阳县，擒其千户赵兴儿；国遣部将耶律均与金人战于比阳，戮其将李提控；再兴破高头城，大败金兵，遂薄邓州。唐州兵来援，迎败之，降者踵至。已而金兵至樊城，方命再兴阵以待之，方视其师；金人三日不敢动，遂遁。

金将驸马阿海犯淮西，枢密完颜小驴屯唐州为后继。方先攻唐伐其谋，及使再兴发枣阳兵击其西，国发桐柏兵击其东。再兴败金人于唐城，斩小驴，围其城五匝，垂下。会蕲、黄继陷，诏趣方遣救，方亟命国保鄂，再兴援淮西。国还鄂州保江；再兴军至蕲之灵山，伺金人归而击之，土豪祝文蔚横突入阵，金人大败，国遣张宝将兵来会，李全等兵亦至，金人遂溃，再兴追逐六十里，擒其监军合答。进方显谟阁直学士、太中大夫、权刑部尚书。

俄得疾，进徽猷阁学士、京湖制置大使。归还，力疾犒师，第其功上之。病革，曰：“未死一日，当立一日纪纲。”引再兴卧内，勉以协心报国。贻书宰相，论疆场大计。寻卒。是夕有大星陨于襄阳。以端明殿学士、正议大夫致仕，赠银青光禄大夫，累赠太师，谥忠肃。

方起自儒生，帅边十年，以战为守，合官民兵为一体，通制总司为一家。持军严，每令诸将饮酒勿醉，当使日日可战。淮、蜀沿边屡遭金人之祸，而京西一境独全。尝问相业于刘清之，清之以留意人才对。故知名士如陈咳、游九功辈皆拔为大吏，诸名将多在其麾下。若扈再兴、孟宗政皆起自土豪，推诚擢任，致其死力，藩屏一方，使朝廷无北顾之忧。故其没也，人皆惜之。子董、蕤、範、葵。範、葵有传。

贾涉字济川，天台人。幼好读古书，慷慨有大志。以父任高邮尉，改万安丞。宝应择令，堂差涉至邑，请城之。役兴，以忧去。金人犯光

州，起涉竟前役。通判真州，改大理司直、知盱眙军。

淮人季先、沈铎说楚州守应纯之以招山东人，纯之令铎遣周用和说杨友、刘全、李全等以其众至，先招石珪、葛平、杨德广，通号“忠义军”。珪等反，毙铎于涟水，纯之罢，通判梁丙行守事，欲省其粮使自溃。珪、德广等以涟水诸军度淮屯南渡门，焚掠几尽。谓：“朝廷欲和残金，置我军何地？”丙遣李全、季先拒之，不止，事甚危。涉时在宝应，上书曰：“降附踵至，而金乃请和，此正用高澄间侯景遗策，恐山东之祸必移于两淮。况金人所乏惟财与粮，若举数年岁币还之，是以肉啖馁虎，啖尽将反噬。至若忠义之人源源而来，不立定额，自为一军，处之北岸，则安能以有限之财应无穷之须？饥则噬人，饱则用命，其势然也。”授淮东提点刑狱兼楚州节制本路京东忠义人兵。涉亟遣傅翼谕珪等逆顺祸福，自以轻车抵山阳，德广等郊迎，伏地请死，誓以自新。

金太子及仆散万忠、卢国瑞等数十万大人，且以计诱珪等。涉虑珪等为金用，亟遣陈孝忠向滁州，珪与夏全、时青向濠州，先、平、德广趋滁、濠，李全、李福要其归路，以傅翼监军。数日，孝忠捷至，珪屡破金人，遂与先及李全趋安丰。时金人环百馀砦，攻具甫毕，珪等解其围，李全挟仆散万忠以归，见李全传。金人不敢窥淮东者六七年。

南渡门之变，平、德广等实预，涉既受降，置弗问。平等尚怀异志，涉密使先以计杀之，而先之势亦孤。忠义诸军在涟水、山阳者既众，涉虑其思乱，因滁、濠之役，分珪、孝忠、夏全为两屯，李全军为五砦，又用陕西义勇法涅其手，合诸军汰者三万有奇，涅者不满六万人，正军常屯七万馀，使主胜客，朝廷岁省费十三四。

涉又遣李全以万人取海州，复取密、潍。王琳以宁海州归，遂收登、莱二州。青州守张林以滨、棣、淄州降，又取济、沂等州。自是恩、博、景、德至邢、洛十馀州相继请降。涉传檄中原：“以地来归及反戈自效者，朝廷裂地封爵无所吝。”仍厉诸将，图未下州郡。擢太府少卿、制置副使兼京东、河北节制。

金十馀万众犯黄州，淮西帅赵善湘请援于朝，涉遣李全等赴之，翟

朝宗等为后继。丞相史弥远拟升全留后，涉曰：“始全贫窶无聊，能轻财与众同甘苦，故下乐为之用。逮为主帅，所为反是，积怨既多，众皆不平。近弃西城，免死为幸；若无故升迁以骄其志，非全之福，亦岂国家之福。曷若待事定，与诸将同升可也。”金人破黄陷蕲，安庆甚危，全驰至，遂定。全至久长镇，与京湖制置使赵方二子範、葵遇，犄角连战俱胜，遣彭义斌等进至下湾渡，尽掩金人于淮。迁权吏部侍郎。金人再犯淮西。先是，蕲州受围，徐晖往援，乃鼓众宵遁，金乘间登城，一郡为血，前帅不敢问。涉斩晖以徇，诸将畏惧，无不用命，淮西之势大振。

初，翟朝宗得玉玺献诸朝，至是赵拱还，又得玉印，文与玺同而加大。朝廷喜璧之归，行庆赏。涉遗书弥远谓：“天意隐而难明，人事切而易见，当思今日人事尚未有可答天意者。昔之患不过亡金。今之患又有山东忠义与北边，宜亟图之。”弥远不怿，李全卒以玺赏为节度使。涉又言：“盗贼血气正盛，官职过分，将有后忧。”弥远不以为然。涉曰：“朝廷但知官爵可以得其心，宁知骄则将至于不可劝邪？”

涉时已疾，力辞事任。值金人大入，强起视事。金将时全、合连、李术鲁、答哥率细军及众军三道渡淮，涉以合连善战，乃命张惠当之。惠，金骁将，所谓“赛张飞”者，既归宋，金人杀其妻，所部花帽军，有纪律，它军不及也。惠率诸军出战，自辰至酉，金人大败，答哥溺死，陷失大半，细军丧者几二千。涉既病，乃以所获京、河版籍及金银牌铜印之属上于朝。卒，超赠龙图阁学士、光禄大夫。

涉父伟尝守开江，贻书丞相赵雄，极论武兴守吴挺之横，它日陛对，又乞裁抑郭棣、郭杲兵权，孝宗嘉纳，后反为所挤以没。涉弱冠直父冤，不避寒暑，泣诉十年，至伏书阙下。子似道有传。

扈再兴字叔起，淮人也。有膂力，善机变。每战，被发肉袒徒跣，挥双刃奋呼入阵，人马辟易。金人犯襄阳、枣阳，京西制置使赵方檄再兴等御之。金人来自团山，势如风雨。再兴同孟宗政、陈祥分三陈，设伏



以待。既至，再兴中出一陈，复却，金人逐之，宗政与祥合左右两翼掩击之，金人三面受敌，大败，血肉枕藉山谷间。授神劲统制。又犯枣阳，再兴率师赴援，金人闻风夜溃。既而益兵数万复围城，相持九十日。再兴夜以铁蒺藜密布地，黎明佯遁，金人驰中蒺藜者十踏七八。敌却走，追至十五里冈。已而金兵攻城东隅，薄南门北角，再兴与宗政、刘世兴各当一面，大战数十合，大败金兵。金帅完颜讹可拥步骑数万傅城，再兴与宗政纵之涉濠，半渡击之；又令守坝者佯走，金人争坝，急击之，多堕水中。金人创对楼、鹅车、革洞，决濠水，运土石填城下。再兴募死士著铁面具，披毡，列陈以待之。金人计无所施而去，弃旗甲辎重满野。大战于范家庄，金人败，追之至泊湖，禽其巡检亢师礼酒、都监纳兰福昌，降其壮丁，获牛马甚众。

自是与宗政、世兴无日不战。再兴又破顺昌县，夺甲马三千，破浙川镇，杀金人三百，追至马磴砦，焚其城栅。又败其护驾骑军于灤河。入邓州，破高头，败其步军五千、骑军五百，焚其积聚。遂营于高头，进攻唐州，至三家河，金骑军二千、步军七千出城迎战，又败之，死者十七八，追及城下。金将从义者收残骑三百奔城，再兴据门拒战，斩从义。遂围唐州，分兵焚蕩州境，截其归路，砦于久长，严陈以待之。搜剿残兵，获其副统军广威将军衲搠达。金兵歼，乃敛髑髅立人头塚。

寻以病卒。子世达亦以名将称，官至都统制。

孟宗政字德夫，绛州人。父林，从岳飞至随州，因家焉。宗政自幼豪伟，有胆略，常出没疆场间。开禧二年，金将完颜董犯襄、郢，宗政率义士据险游击，夺其辎重。宣抚使吴猎奇之，补承节郎、枣阳令。京西路分赵方、吴柔胜皆荐其才，转秉义郎、京西钤辖，驻扎襄阳。

嘉定十年，金人犯襄阳、枣阳，方檄宗政节制神劲、报捷、忠义三军。宗政与统制扈再兴、陈祥分为三军，设覆三所，喋血以战，金兵败走。寻报枣阳围急，宗政午发峴首，迟明抵枣阳，驰突如神。金人大骇，宵遁。

方时移帅京西，闻捷大喜，差权枣阳军。初抵事，一爰仆犯新令，立斩之，军民股栗。于是筑堤积水，修治城堞，简阅军士。

十一年，金帅完颜赛不拥步骑围城，宗政与再兴合兵角敌，历三月，大小七十餘战，宗政身先士卒。金人战辄败，忿甚，周城开濠，四面控兵列濠外，飞锋镝，以绹铃自警，铃响则犬吠。宗政厚募壮士，乘间突击，金人不能支，盛兵薄城，宗政随方力拒。随守许国援师至白水，鼓声相闻。宗政率诸将出战，金人奔溃。赐金带，转武德郎。

十二年，金帅完颜讹可拥步骑傅城，宗政囊糠盛沙以覆楼棚，列瓮潴水以堤火，募炮手击之，一炮辄杀数人。金人选精骑二千，号弩子手，拥云梯、天桥先登，又募凿银矿工昼夜埒城，运茅苇直抵圜楼下，欲焚楼。宗政先毁楼，掘深坑，防地道；创战棚，防城损；穿阱才透，即施毒烟烈火，鼓鞴以熏之。金人室以湿毡，析路以剝土，城颓楼陷。宗政撤楼益薪，架火山以绝其路，列勇士，以长枪劲弩备其冲。距楼陷所数丈筑偃月城，袤百餘尺，翼傅正城，深坑倍仞，躬督役，五日成。金人摘强兵披厚铠、毡衫、铁面而前，又湿毡濡革蒙火山，覆以冰雪，拥云梯径抵西北圜楼登城。城中军以长戈舂其喉，杀之；敢勇军自下夹击金兵，兵坠死燎焰。金将于后截其军，拒马挥刀迫前，自昕至昃，死伤踵接，梯桥尽毁。金人连不得志，俄乘顺风渡濠，飞脂革烧战棚，宗政激将士血战，凡十五阵，矢石交，金兵死者千餘，弩子手十七八，射其都统殪。天反风，金人愈忿，炮愈急。会王大任领锐卒一千冒重围转斗入城，内外合势，士气大振，贾勇入金营，自晡至三更，金人横尸遍地，夺其铜印十有六，讹可弃帐走，获輜重牛马万计。捷至，朝廷方录前战守功，升武功大夫兼阁门宣赞舍人，重赐金带。

制置司以湖阳县迫境金兵，檄宗政图之。宗政一鼓而拔，燔烧积聚，夷荡营砦，俘掠以归。金人自是不敢窥襄、汉、枣阳。许国移金陵，宗政代为荆鄂都统制，仍知枣阳。宗政以迫濠而陈，乃于西北濠外潴水为泞以限骑。中原遗民来归者以万数。宗政发廩贍之，为给田、创屋与居，籍其勇壮号“忠顺军”，俾出没唐、邓间，威振境外。金人呼为“孟爷

爷”。俄病疽卒。转右武大夫、团练使、防御使。

宗政于有功者怨必赏，有罪者亲必罚。好贤乐善，出于天性。未尝学兵法，而暗与之合。死之日，边城为罢市恸哭。子珙，有传。

张威字德远，成州人。策选锋军骑兵也。军中马料多，匹马给米五石，骑军利其馀以自给。总领核实裁抑，威逃去。帅郭杲使其父招之归，送隆庆府后军效用。威贫甚，卖药自给。或言其才勇，乃令成边。开禧用兵，威与金人战辄捷，屡以功补本军将领。

吴曦既诛，遣将收复。李贵复西和州，威率众先登，败金人，战于板桥，遂取西和，升统制。由是威名大振。天水县当金人西入路，乃升县为军，命威为守，屡立奇功，擢充利州副都统制。丁父忧，服除，带御器械。久之，调荆鄂都统制、襄阳府驻扎，改沔州都统制。

嘉定十二年，金人分道入蜀，犯湫池堡<sup>[2]</sup>，又犯白环堡。威部将石宣、董焯连却之。既而金人犯成州，威自西和退保仙人原。时兴元都统制吴政战死黄牛堡，李贵代政，亟走武休，金人已破武休，遂陷兴元，又陷大安军。

先是，利州路安抚使丁焞闻金人深入，亟遣书招威东入救蜀，又檄忠义总管李好古北上捍御。好古出鱼关与统领张彪遇，以彪弃迷竹关故，斩之。彪，威弟也。威闻彪死，按兵不进。焞闻之，谓僚佐曰：“吴政身死，李贵复以兵败，金人所惮惟威。今好古擅杀其弟，失威心，奈何？且金人在东，非威地分，今可无好古，不可无威。”遂因好古人见，数其擅杀彪罪，斩之。遣书速威进救蜀，且使进士田遂往说之。威感激，夜半调发，鼓行而前，破金人于金斗镇。金人虽败未退，威顿兵不动，潜遣石宣等袭于大安军，大破之。金人之来也，择两齿马及精兵凡三千人，至是歼焉，俘其将巴土鲁，大将包长寿闻之宵遁。

兴元叛兵张福、莫简作乱，以红帕蒙首，号“红巾队”，焚利州，杀总领杨九鼎，破阆、果，入遂宁，游骑在潼、汉界，将窥成都。制置司谓贼势

欲西，非威不可御。乃遣威提精兵六千人，自剑、绵至广汉，盛夏暑剧，休士三日。俄安丙檄威东进，时贼自遂宁入普州茗山，威进兵重围，绝其粮道，昼夜迫之。未几禽福等十七人戮之，简自杀，贼遂平。

西夏来约夹攻金人，丙许之。遣王仕信会夏人于巩，又命威与利帅程信、兴帅陈立等分道并进。威向秦州。议初起，威谓：“金人尚强，夏人反覆，未可轻动。”丙不听，卒遣威，威龟勉而行，令所部毋得轻发，诸将至城下，无功而还。丙怒，奏罢其兵柄。是岁，卒于利州，终扬州观察使。

威初在行伍，以勇见称，进充偏裨，每战辄克，金人闻其名畏惮之。临陈战酣，则精采愈奋，两眼皆赤，时号“张红眼”，又号“张鹞眼”，威立“净天鹞旗”以自表。每战不操它兵，有木梃号“紫大虫”，圜而不刃，长不六尺，挥之掠阵，敌皆靡。荆、鄂多平川广野，威曰：“是彼骑兵之利也，铁骑一冲，吾步技穷矣，蜀中战法不可用。”乃意创法，名“撒星陈”，分合不常，闻鼓则聚，闻金则散。骑兵至则声金，一军分为数十簇；金人随而分兵，则又鼓而聚之。倏忽之间，分合数变，金人失措，然后纵击之，以此辄胜。威御军纪律严整，兵行常若衔枚，罕闻其声。每与百姓避路，买食物则贾倍于市，迄无敢喧。晚以嗜欲多疾，故不寿云。

论曰：宋之南渡，边将之才何其鲜哉！或曰“江南非用武之地”，然古之善兵者，若孙武子，亦吴人也。抑先王之世，文武无二道，文武既分，宜其才之各有所偏胜也。赵方少从张栻学，许国之忠，应变之略，隐然有尊俎折冲之风。其部曲如扈再兴、孟宗政后皆为名将，亦方之能奖率也。方之子範、葵，宗政子珙，后皆以功名自见，不愧其父，有足称者。贾涉居方面，亦号有才，及其庶孽，竟至亡国，为可叹也。张威者善于御众，故所至立功云。

## 【校勘记】

- [1]孟宗德 按上下文有“孟宗政”；邵经邦弘简录卷一二三赵方传作“宗政又破之于随州鸭儿山”，疑“宗德”为“宗政”之误。
- [2]湫池堡 原作“狄池堡”，据本书卷四〇宁宗纪，两朝纲目卷一五、卷一六改。

## 宋史卷四百四

### 列传第一百六十三

汪若海 张运 柳约 李舜臣 孙逢吉  
章颖 商飞卿 刘颖 徐邦宪

汪若海字东叟，歙人。未弱冠，游京师，入太学。

靖康元年，金人侵扰，朝廷下诏求知兵者，若海应诏，未三刻而文成，擢高等。时已割河北地。其年冬，再犯京师，若海谓：“河北国家重地，当用河北以揽天下之权，不可怯懦以自守，闭关养敌，坐受其敝。”属康王起兵相州，乃上书枢密曹辅，请立王为大元帅，拥兵镇抚河北，以倚金人之后，则京城之围自解。辅大喜，即以其书进钦宗，用为参谋，遣如康王所。宰相何榘执异议，以道梗为辞，不果遣。

京城失守，若海述麟为书以献。及二帝北行，袖书抗粘罕，请存赵氏。縋而出，谒康王于济州，谓神器久虚，异姓僭窃，宜早即位，以图中兴。一日间三被顾问，补修职郎，充帐前差使。高宗既即位，推恩改承奉郎，迁江南经制使，转承事郎，监登闻检院。五府交辟，改属右府。

朝廷以张浚宣抚川、陕，议未决。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势也，秦、蜀为首，东南为尾，中原为脊。今以东南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将图恢复，必在川、陕。”乃往见浚，极谈终日，浚大惊，辟以自随，以亲老辞。继论军食，迁执政，通判沅州，以谗夺籍，谪英州。道出临川，时节制江夏军马李允文拥众数十万，跋扈不用朝命，朝廷命招讨使张俊屯江

西，参谋官汤东野与若海故，得若海道中，喜甚。谓曰：“李允文怀反侧，非君莫能开其自新。”若海即驰往，谕以成败逆顺，示以朝廷威德，复谈三策以动之，辞旨明畅。允文大感悟，即举军东下。

若海复为书招其徒张用、曹成、李宏、马友同归朝廷。用一见，以其众二十万解甲效顺，惟成疑贰有他志，若海移书责之。成怒，将杀若海，若海夜宿王林军帐，以计得林军印，遂夺其众五千人。翼日，成遂遁。若海遗宏书，使刺成以自归；宏得书图成而力不胜，复走长沙刺友，群盗解散。若海遂以林五千人归招讨使张俊，俊乃班师凯旋，军容愈盛。

时朝廷方出师，若海以为为国家者，当化盗贼为我用，不可失英雄为国患。因献平寇策，朝廷悉用之。其后李宏为刘忠所并，死长沙；刘忠为韩世忠所破，走刘豫；曹成走广而复降，湖湘遂安。寻复承务郎、监潭州南岳庙、通判辰州。

绍兴九年，复三京，祇谒陵寝，事还，以前功，旬月四迁至承议郎、通判顺昌府。金人奄至，太尉刘锜甫至，众不满三万，遣人丐援于朝，无敢往者。若海毅然请行，具述锜明方略，善用兵，以偏师济之，必有成功，朝廷从之，金兵果败去。辟淮北宣抚司主管机宜文字。拓皋之役，复以劳两转至朝散郎、通判洪州，未上，丁内艰。服除，添差通判信州。秩满，迁湖北帅司参议。知道州，陛辞得对，上曰：“久不见卿，卿向安在？”授直秘阁、知江州，丁父忧。时方经略中原，朝廷议起若海，而若海死矣。

若海豁达高亮，深沈有度，耻为世俗章句学，为文操纸笔立就，蹈厉风发。高宗尝以片纸书若海名谕张浚曰：“似此人材，卿宜收拾。”会浚去国，不果召。

张运字南仲，信之贵溪人，唐宰相文瓘之后。父贯，右通直郎，累赠太中大夫。运年二十五，以太学生登宣和三年进士第，赐同上舍出身，调桂阳监蓝山县丞。县阙令，运摄县事。县与诸獠接壤，因俗为治，吏

民安之。临武寇与诸獠合，大剽掠，运亲帅兵禽之。迁潭州攸县尉。高宗南渡，剧贼王在据岐山，潭帅征兵戍岳，运将二千人先至岳。贼平，改临江新淦丞。县新被兵，令不能支，沿江抚谕使张汇劾罢之，以运摄县事。运拨煨烬，考版籍，正租赋，数月之间，敝除而民定。

绍兴五年，通判鼎州。贼杨么、黄诚拥众数万，残破城邑，跳梁湖北。高宗遣张浚以都督董师，岳飞以招讨举兵击之，贼率轻锐径趋武溪南兴，以临鼎州，城中大震。运与太守程昌富勒兵登城，控扼上下，以张其势，贼宵溃。遭贼雷德进栅险称乱，帅檄运讨之。运将都统梁吉等率兵直捣其巢，破四十二栅，降其众。

移贰濡须。金人犯庐、寿等州，大将驻兵淮埂以拒之，运给饷未尝乏绝。岁馀，以亲老还江东，寓居鄱。既而丁母及父忧，服除，起知桂阳监。五月而境内称治，与部使者奏升监为军。大修庠序之教，祠汉以来守令有功德于桂阳者卫飒、唐羌等七人于学，刻续颜氏家训、四时纂要等书，散之民间，使之修德而务本。召入对，除知达州。方大旱，入境而雨。奏除病民五事。

召为度支郎中。临安楼店务钱岁三十馀万缗，请以十万归省额。户部所储三佛齐国所贡乳香九万一千五百斤，直可百二十馀万缗，请分送江、浙、荆湖漕司卖之，以余军饷。及陈诸路纲运七弊，惩革十术，远近递输以均劳逸。事皆施行。兼枢密院检详，迁军器监。寻改大理少卿，请正两浙盐法，以宽私鬻之禁。绍兴永裕、昭慈二陵官地与民犬牙相入，请县重价听民持券献纳，以免误犯之罪。尤明于治狱，狱为之空。

拜刑部侍郎，言：诸斥逐累赦未还者，宜从湔洗。诸申请条制，多重复牴牾，失于太烦。诸编置不以赦原、不以荫论之类，失于太重。外路刑狱三经翻异，移送大理，刀锯数施，非所以示远。及诸不便。皆从之。又请广储蓄，兴鼓铸，修屯田，作乡兵。亦皆听纳。兼权户部侍郎。时久雨伤蚕麦，及边报有警，诏侍从台谏陈弭灾御侮之策。运言：“天灾人事，有甚可畏而不足畏者，视吾政之修不修；有甚可忧而不足忧者，视吾自治之善不善。”及“宜边淮建三大镇以守之”。



会金人渝盟，特迁户部侍郎，以专馈饷。丞相陈康伯议遣李宝自四明控制海道，众论纷纭，运直入赞决，以为上策，金人果败走。因上疏：“乞降诏抚将士，蠲租赋，遣信使，结豪杰，坚城守，督汉中将士趋关陕以制其后。置四镇三帅于两淮、襄汉之间以为内固，以图进取。”以御营随军都转运使从上劳师江上。及驾还，因入对，固请补外。乃授集英殿修撰，出知太平州。当兵饥疾疠之余，殫劳徠安辑之方，严斥堠攻守之备。理财赋，造战舰，缮甲兵，申禁令，民赖以安。

孝宗既受禅，运亦请老，以敷文阁待制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寻授广东经略，不赴，乃复祠禄。乾道七年，鄞大饥，运首发粟二千石以振之，自是民争出粟以济。连上章致政，不许，以疾卒。赠少师、左光禄大夫，官其后三人。嘉定六年，赠开府仪同三司。

柳约字元礼，秀州华亭人。大观三年上舍进士，试中学官，为霸州教授。徙睦州，人为辟雍正。迁博士，改宣议郎，充广亲宅宗子博士。约深于经学，属辞粹微，大为学者师慕。提举福建盐事<sup>[1]</sup>，召对，论内外学政，次乞罢内外官到堂日投牒求官，以厚风俗。授秘书省校书郎，进著作佐郎、徽州司录，改通判宿州，召拜监察御史。靖康初，兼权殿中侍御史，论三镇不可弃。改尚书工部员外郎，进左司员外郎。父忧去官，服除，以直显谟阁充御营司参谋官，迁太常少卿。

高宗将幸平江，约疏言“兵可进，毋退以示怯于敌”。乃以直龙图阁知台州，未赴，徙严州，兼浙西兵马都监、节制管内军马。当是时，金人大入，杜充拥众北去，列郡震恐，莫有奔问官守者。约于横溃中屹保孤城，悉力捍御。境内按堵，则慨然上书，请纠合诸郡克复吴会。上嘉其忠，进右文殿修撰，守郡如故。诏以军兴费出无艺，吏慢弗虔，柳约独谨赋输，率先程督，进秩一等。又诏：“约郡当兵冲，而能不辞难、不避事，益严列栅，保绥一方，朕甚嘉之。其以约充集英殿修撰。”召入对，奖劳再三，擢权户部侍郎。

约于是感激尽言，凡例外宣索，皆执奏不进。论“吴玠等罪未正，非所以厉臣节。诸大将提兵入觐，各名其家，将有尾大不掉之患”。皆人不敢言者。又言：“军兴科需百出，望官户名田过制者，与编户均一科敷。请增诸路酒钱，其半令提刑司桩管，以备军费。”皆从之。会高丽请修贡，议遣使报聘，上顾廷臣无出约右，加试户部侍郎充其选，且将大用。当路忌之，讽言者诬以事，罢为提举太平观。居七年，复秘阁修撰。

金人归侵疆，起知蔡州，被命而往，一无顾避。既而金人渝平，传檄河南，守臣皆举城降，约独遣使数辈于武昌，得报而后返。未几，以敷文阁待制食祠禄。十有五年，卒。赠四官。

约天性至孝，母病甚，泣祷于天，愿损寿以益亲寿。母寻愈，约竟先母两月卒。

李舜臣字子思，隆州井研人。生四年知读书，八岁能属文，少长通古今，推迹兴废，洞见根本，慨然有志于天下。

绍兴末，张浚视师江、淮，舜臣应诏上书，言：“乘舆不出，无以定大计，宜徙幸武昌。”又谓：“江东六朝皆尝取胜北方，不肯乘机争天下，宜为今日鉴。”著江东胜后之鉴十篇上之。中乾道二年进士第。时朝廷既罢兵，而为相者益不厌天下望。舜臣对策，论金人世仇，无可和之义，宰辅大臣不当以奉行文字为职业。考官恶焉，绌下第，调邛州安仁县主簿。岁大侵，饥民千百持钏棘大呼，响震邑市，令惧闭门。舜臣曰：“此非盗也，何惧为？”亟出慰劳遣之。

教授成都府。时虞允文抚师关上，辟置幕府，用举者改宣教郎、知饶州德兴县，专尚风化。民有母子昆弟之讼连年不决，为陈慈孝友恭之道，遂为母子兄弟如初。间诣学讲说，邑士皆称“蜀先生”。罢百姓预贷，偿前官积逋逾三万缗。民病差役，舜臣劝纠诸乡，以税数低昂定役期久近为义役。期年役成，民大便利。银坑罢虽久，小户犹敷银本钱，官为偿之。天申大礼助赏及军器所需，皆不以烦民。

干办诸司审计司，迁宗正寺主簿，重修裕陵玉牒。当曾布、吕惠卿初用，必谨书，或谓非执政除免，格不应书。舜臣曰：“治忽所关，何可拘常法。”他所笔削类此。尤邃于易，尝曰：“易起于画，理事象数，皆因画以见，舍画而论，非易也。画从中起，乾坤中画为诚敬，坎离中画为诚明。”著本传三十三篇。朱熹晚岁，每为学者称之。所著书群经义八卷、书小传四卷、文集三十卷、家塾编次论语五卷、镂玉馀功录二卷。子心传、道传、性传。以性传官二府，赠太师、追封崇国公。

孙逢吉字从之，吉州龙泉人也。隆兴元年进士第，授郴州司户。乾道七年，太常黄钩荐于丞相虞允文、梁克家，将处以学官，逢吉竟就常德教授以归。李焘、刘珙、郑伯熊、刘焯相继荐之，知萍乡县，以治最闻。除诸军审计司、国子博士。迁司农寺丞兼实录院检讨官。绍熙元年，迁秘书郎兼皇子嘉王府直讲。

二年春二月，雷雪之沴交作，诏求直言，疏八事：去蔽谏，亲讲读，伸论驳，崇气节，省用度，惜名器，拔材武，饬戎备。擢为右正言，建言：“都城之民，安居惮徙。宗戚营缮浸广，每建一第，撤民居数百，咨怨者多。”时亲王方更造楼观未已，闻之，亟令罢役。浙漕沈说见逢吉，谢曰：“非正言，漕计殆不可支。”初，工部侍郎兼知临安府潘景珪结贵幸以进，司谏邓驥屡疏其罪，景珪反以计倾之，除驥匠监。逢吉曰：“优迁其官而罢言职，后来者且以言为戒。”两疏乞收驥新命，不报；并劾景珪胁持台谏，蔑视朝纲，景珪遂罢。在谏垣七十日，章二十上，词旨剴切，皆人所难言者。改国子司业，求去，为湖南提刑。以秘书监召，兼吏部侍郎。俄为孝宗攒宫按行事。

朱熹在经筵持论切直，小人共不便，潜激上怒，中批与祠。刘光祖与逢吉同在讲筵，吏请曰：“今日某侍郎轮讲，以疾告，孙侍郎居次，请代之。”逢吉曰：“常所讲论语，今安得即有讲义？”已而问某侍郎讲义安在，取观之，则讲诗权舆篇刺康公与贤者有始而无终，与逐朱熹事相类，逢

吉欣然代之讲。因于上前争论甚苦。上曰：“朱熹言多不可用。”逢吉曰：“熹议祧庙与臣不合，他所言皆正，未见其不可用。”浸失上意。

会彭龟年论韩侂胄专僭，出补郡。逢吉入疏曰：“道德崇重，陛下所敬礼者无若朱熹，志节端亮，陛下所委信者无若彭龟年。熹既以论侂胄去，龟年复以论侂胄绌，臣恐贤者皆无固志。陛下所用皆庸鄙儉薄之徒，何以立国？”侂胄见而恶之。丞相赵汝愚既罢，侂胄专国。一日从扈从重华宫，上行礼毕，驾兴，扈从者出宫门上马，忽传呼侂胄至，扈从者却入，敛板甚恭。逢吉曰：“既出复入揖，臣子事君父之礼当如是耶？”不揖而去。

会部中会食，吏密报优人王喜除阁职。逢吉即言：“于上前效朱侍讲进趋以儒为戏者，岂可令污阁职？”即抗疏力争之。同列密以告侂胄。时王喜之命实未出，遂以诬诋，出知太平州。丐祠，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起知赣州，已属疾，卒，谥献简。弟逢年、逢辰，皆有文学行义，时称“孙氏三龙”。

章颖字茂献，临江军人。以兼经中乡荐。孝宗嗣服，下诏求言，颖为万言书附驿以闻，礼部奏名第一，孝宗称其文似陆贽。调道州教授，作周敦颐祠。会宜章寇为乱，郡僚相继引去，颖独留。寇平，郡守以功人为郎，奏颖有协赞之功，可大用。乃召对，除太学录。礼部正奏第一人，初任即召对者自颖始。时枢密都承旨王抃以言者奉外祠。颖复言其风金使过求，欲已任调护以为功。孝宗谓其言太讦，久之不迁。及奏考试官，孝宗曰：“章颖可。”乃知上犹记其说论也。顷之，迁太学博士。丁内艰，服阙，添差通判赣州，除太常博士。

御史中丞何澹闻继母讎，引不逮事之文，颖定义解官，澹犹未决去，乞下侍从朝列集议。太学诸生攻之曰：“朝廷专设奉常，议礼之所由出也。今不从议礼所由出之地，反以议礼不公，而欲侍从朝列集议，岂将启逢迎希合，而为苟留进身之计乎？”除左司谏，时左相留正去，右相葛

郟当国，颖论郟不足任大事，凡二十馀疏。从官议欲超除颖，俾去言职，庶可两留。光宗曰：“是好谏官，何以迁之？”郟始出。颖屡疏请上问安重华宫，悉焚其稿。

宁宗即位，除侍御史兼侍讲，寻权兵部侍郎。韩侂胄用事，颖侍经帷。上曰：“谏官有言及赵汝愚者，卿等谓何？”同列漫无可否，颖奏言：“天地变迁，人情危疑，加以敌人嫚侮，国势未安，未可容易进退大臣，愿降诏宣谕汝愚，无听其去。”不报。奏请待罪，与郡；御史劾颖阿党，罢。太学生周端朝等六人伏阙，辨汝愚被诬，且谓章颖言发于忠，首遭斥逐。端朝等皆被罪，自是党论遂起矣。

颖家居久之，起知衢州，侍御史林行可劾罢之。寻知赣州，御史王益祥复劾，寢其命，再祠，需次知建宁府。侂胄诛，除集英殿修撰。累迁刑部侍郎兼侍讲，对延和殿，上叹曰：“卿为权臣沮抑甚久。”颖乞修改甲寅龙飞事迹诬笔。除吏部侍郎，寻迁礼部尚书，升侍读。诏颖以绍熙、庆元讎令宪玉牒辨诬，余端礼、赵彥逾甲寅龙飞记及赵汝愚当时所记事，考订削诬，从实上之。丐去，奉祠。以嘉定十一年卒，年七十八。

颖操履端直，生平风节不为穷达所移。虽仕多偃蹇，而清议与之。方党论之兴，朱熹遗以书，略曰：“世道反覆，已足流涕；而握其事者怒犹未已，未知终安所至极耶？然宗社有灵，公论未泯，异日必有任是责者，非公吾谁望耶？”赠光禄大夫，谥文肃。

商飞卿字翬仲，台州临海人。淳熙初，由太学登进士第，任无为军教授，累官至工部郎官。时韩侂胄柄国，气焰薰灼，飞卿既至，未尝辄一造请，逾月即丐去，提举福建路常平茶盐事。擢监察御史，以言事忤侂胄，罢为奉常。请外，以秘阁修撰为荆湖南路转运判官。后改司农卿，总领江东、淮西军马钱粮。金陵故有帅、漕治所，合戎骑二帅、留钥、内侍，号六司，宴饮馈遗，费动万计。飞卿以身率俭，节缩浮苛，粮饷时敛散，稍稍以裕闻。开禧中，就擢户部侍郎。侂胄将举师，尝问饷计丰约，

飞卿以实告。比调遣浩繁，不克支，属有旨俾飞卿军前传宣抚劳，值金兵大至，几不免，以忧卒。

刘颖字公实，衢州西安人。绍兴二十七年进士，调溧阳主簿。时张浚留守建康，金师初退，府索民租未入者，颖白浚言：“师旅之后，宜先抚摩，当尽蠲逋赋。”浚喜，即奏搁免，由是知之，遣其子栻与游。教授全州，改官知铅山县，以外艰去。再知常熟县，签判潭州。王佐为帅，负其能，盛气以临僚吏，颖约以中道，多屈而改为。及陈峒反，所擒贼多颖计策，帅上其功，曰：“签判宜居臣上。”召监进奏院，进太常寺主簿，迁丞，兼兵部郎官。

提举浙西常平茶盐，还淀山湖〔2〕，以泄吴松江，二水禁民侵筑，毋使逼塞大流，民田赖之。就迁提刑，以洗冤泽物为任，间诣狱，察不应系者纵遣之。御史以介僻劾罢。除江西运判。江州德化县田逃徙太半，守乞蠲税，不报。颖以见种之税均于荒莱，民愿耕者第减之，上供自若，而逃田尽复。

除直秘阁、淮东转运副使。初，水败楚州城，修补未竟，刘超欲移筑，颖因接伴金国使，入对言：“国家何苦捐百万缗为军帅幸赏地邪？”光宗从之。除户部郎中、淮东总领。务场以额钞抵赏，阴耗餉计，二十年无知此弊者，颖究核得之，以所卖数论赏而总餉增羨，迁司农少卿、淮西总领。前主计者请自为都酿，抱净息而利赢馀，其后稍亏，反以大军钱佐之，邀采江、淮，回易如负贩状。颖以为失王人之体，遂罢之。内府宣限既迫，每移供军钱以应岁输。颖搜吏弊，汰冗员，分月纲解，自是不复那移。

寻除直宝谟阁、江东运副、知平江府，皆未行。除宗正少卿，迁起居郎兼实录院检讨官，权户部侍郎，升同修撰。以疾丐祠，提举兴国宫。除集英殿修撰、知宁国府，改知绍兴府。未几，知平江府，径归，提举兴国宫。起知泉州，升华文阁待制，请兴国祠以归。兴国祠满，除敷文阁

待制致仕。嘉定改元，召赴行在，落致仕，除刑部侍郎，辞，进龙图阁待制、知婺州。请老，以宝谟阁直学士致仕。六年，卒于家，年七十八。赠光禄大夫。

在孝宗朝，人臣争承意自献。颖奏：“今日之失在轻听人言，昔之施为，今复弃置，大损盛德。”孝宗嘉纳之。光宗时，论人主难克而易流者四：曰逸豫无节，赐予无度，儒臣易疏，近幸易昵。宁宗时，学禁初起，党论日兴。颖奏：“愿陛下御之以道，容之以德，不然，元祐、崇、观之事可鉴也。”其言皆切中于时。

自浙西请外，凡徙麾节十馀年，有以淹速讯之，颖笑曰：“吾所欲也。”其在从班日，韩侂胄旧与周旋无间，方居中用事，而颖谢绝之。常言：“士以不辱身为重。”其为少宗正，而丞相赵汝愚适归，相遇于废寺，泥雨不能伸足，但僧床立语曰：“寄谢余参政，某虽去而人才犹在朝廷，幸善待之。”颖曰：“相公人才即参政人才也，使果贤，参政之责，非宰相之忧也。”余参政，端礼也。余继相，卒于善类多所全佑，颖之助云。

徐邦宪字文子，婺州义乌人。幼颖悟，从陈傅良究名物义理，以通史传百家之书。绍熙四年，试礼部，第一人登进士第。三迁为秘书郎。

韩侂胄开兵端，同恶附和，无敢先发一语议其非者，邦宪独首言之。丐外，知处州，陛辞，力谏用兵不可太骤。再岁召还，言：“求名义以息兵，莫若因建储而肆赦，借殊常之恩，为弭兵之名，因行赦宥，大需德泽。东委宣谕，西委宣抚，洗弄兵之咎，省戍边之师；发仓粟以赈饿殍，及农时而复民业。如此则建储之义，正与息兵相为表里也。”

又上侂胄书，侂胄恶其言，嗾御史徐桷击之，镌秩罢祠。未几复官，除江西宪，改江东漕，以户部郎为淮西总领。侂胄已诛，尚书倪思举邦宪自代。召对，上言：“今日更化，未可与绍兴乙亥同论。秦桧专权，天下犹可以缉理，今侂胄专权，天下败坏尽矣。”除尚右郎兼太子侍讲，除左司，为金贺正使接伴。除宗正少卿，回权工部侍郎、知临安府。丐祠，

知江州，奏乞郡，得节制屯戍兵，至郡疾，以宝谟阁待制致仕，卒于官，年五十七，谥文肃。

论曰：汪若海、柳约仕于南渡播迁之时，其志将以尊君父，故读其麈书而悲之。张运、李舜臣职举事修，遗爱在民。孙逢吉、章颖辨正人之非邪，正学之非伪，君子哉！商飞卿、刘颖、徐邦宪皆有立于权臣柄国之日，卓乎不为势利所移，故能尔耶！

### 【校勘记】

- [1]提举福建盐事 周必大周益国文忠公集卷二九柳约神道碑作“提举福建路学事”，下文又有“论内外学政”语，疑“盐”为“学”字之误。
- [2]淀山湖 原作“淀水湖”，据本书卷九七河渠志、袁燮挈斋集卷一二罗点行状改。





# 宋史卷四百五

## 列传第一百六十四

李宗勉 袁甫 刘黻 王居安

李宗勉字强父，富阳人。开禧元年进士。历黄州教授、浙西茶盐司、江西转运司干官。嘉定十四年，主管吏部架阁，寻改太学正。明年为博士，又明年迁国子博士。宝庆初，添差通判嘉兴府。三年，召为秘书郎。

绍定元年，迁著作郎。入对，言边事宜夙夜震惧，以消咎殃。明年，兼权兵部郎官。时李全叛谋已露，人莫敢言，宗勉独累疏及之。又言：“欲人谋之合，莫若通下情。人多好谄，揣所悦意则侈其言，度所恶闻则小其事。上既壅塞，下亦欺诬，则成败得失之机、理乱安危之故，将孰从而上闻哉？不闻则不戒，待其事至乃骇而图之，抑已晚矣。欲财计之丰，莫若节国用。善为国者常使财胜事，不使事胜财。今山东之旅，坐糜我金谷，湖南、江右、闽中之寇，蹂践我州县，苟浮费泛用，又从而侵耗之，则漏卮难盈，蠹木易坏。设有缓急，必将窘于调度，而事机失矣。欲邦本之固，莫若宽民力。州县之间，聚敛者多，椎剥之风，浸以成习。民生穷蹙，怨愤莫伸，啸聚山林，势所必至。救焚拯溺，可不亟为之谋哉？”寻改兼侍右郎官。明年入对，言天灾甚切。

四年，差知台州。明年，直秘阁、知婺州。六年冬，召赴行在，未行。端平元年，进直宝章阁，依旧任。越月，以宗正丞兼权右司召，改尚左郎官，兼职仍旧。寻兼左司。五月，面对，言四事：“守公道以悦人心，行实

政以兴治功，谨命令以一观听，明赏罚以示劝惩。”次言楮币：“愿诏有司，始自乘舆宫掖，下至百司庶府，核其冗蠹者节之，岁省十万，则十万之楮可捐，岁省百万，则百万之楮可捐也。行之既久，捐之益多，钱楮相当，所至流转，则操吾赢缩之柄不在楮矣。”

拜监察御史。时方谋出师汴、洛，宗勉言：“今朝廷安恬，无异于平时。士卒未精锐，资粮未充衍，器械未犀利，城壁未缮修。于斯时也，守御犹不可，而欲进取可乎？借曰今日得蔡，明日得海，又明日得宿、亳，然得之者未必可守。万一含怒蓄忿，变生仓猝，将何以济？臣之所陈，岂曰外患之终不可平、土宇终不可复哉？亦欲量力以有为、相时而后动耳。愿诏大臣，爱日力以修内治，合人谋以严边防，节冗费以裕邦财，招强勇以壮国势。仍飭沿边将帅，毋好虚名而受实害，左控右扼，毋失先机。则以逸待劳，以主御客，庶可保其无虞。若使本根壮固，士马精强，观衅而动，用兵未晚。”已而洛师溃，又言：“昔之所虑者在当守而冒进，今之所虑者在欲守而不能。何地可控扼，何兵可调遣，何将可捍御，何粮可给饷，皆当预作措画。”又言内降之敝，大略谓：“王府后宅之官僚，戚里奄寺之恩赏，纶綍直下，不经都省，竿牍陈请，时出禁廷，此皆大臣所当执奏。夫先事而言，见几而谏，不可谓之专。善则行之，否则止之，不可谓之专。命出君上，政归中书，不可谓之专。苟以专权为嫌，不以救过为急，每事希旨迎合，迨其命令已下，阙失已彰，然后言事之人从而论列之，其累圣德亦多矣。况言之未必听，听之未必行乎？”

进左司谏。明年春，兼侍讲。首言：“均、房、安、蕲、光、化等处兵祸甚烈，然江面可藉以无忧者，犹有襄州，今又告变矣。襄州失则江陵危，江陵危则长江之险不足恃。昔之所虑犹在秋，今之所虑者只在旦夕。江陵或不守，则事迫势蹙，必有存亡之忧，悔将何及？”拜殿中侍御史。时淮西制置使兼沿江制置副使史嵩之兼知鄂州，就鄂建牙。宗勉言：“荆、襄残破，淮西正当南北之交，嵩之当置司淮西，则脉络相连，可以应援，邈在鄂渚，岂无鞭不及腹之虑。若云防江为急，欲藉嵩之于鄂渚经理，然齐安正与武昌对，如就彼措置防扼，则藩篱壮而江面安矣。所谓

欲保江南先守江北也。当别择鄂守，径令嵩之移司齐安。”

诏侍从、两省、台谏条陈边事，宗勉率合台奏：“蜀之四路，已失其二，成都隔绝，莫知存亡。诸司退保夔门，未必能守。襄汉昨失九郡，今郢破，荆门又破，江陵孤城，何以能立？两淮之地，人民奔迸，井邑丘墟，呜呼危哉！陛下诚能亟下哀痛之诏，以身率先，深自贬损，服御饮宴，一从简俭，放后宫浮食之女，罢掖庭不急之费，止锡赉，绝工役，出内帑储蓄以风动四方。然后劝谕威讷、世臣，随力输财，以佐公家之调度。分上流淮西、淮东为三帅，而以江淮大帅总之。或因今任，或择长才，分地而守，听令而行。以公私之财分给四处，俾之招溃卒，募流民之强壮者，以充游兵，以补军籍。仍选沿流诸郡将士为捍御之图，犹可支吾。不然将水陆俱下，大合荆楚之众，扰我上流，江以南震荡矣。或谓其势强盛，宜于讲和，欲出金缯以奉之，是抱薪救火，空国与敌矣。”

进工部侍郎兼给事中，仍侍讲。复上疏言：“陛下忧勤于路朝之顷，而入为宴安所移；切劘于广厦之间，而退为便佞所惑。不闻减退宫女，而嫔嫱已溢于昔时；不闻褒录功臣，而节钺先加于外戚；不闻出内贮以犒战士，而金帛多靡于浮费。陛下之举动，人心所视以为卷舒者也。陛下既不以为忧，则谁复为陛下忧。”擢谏议大夫兼侍读。首言边事当增兵防托上流。又言：“求谏非难而受谏为难，受谏非难而从谏为难。苟闻之不以为戒，玩之不以为信，卒使危言颯论，无益于世用，无救于时危，其与拒谏者相去一间耳。”

进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未几，进签书。时王穉复求岁币银绢各二十万，宗勉言：“轻诺者多后患，当守元约可也。然比之开禧时，物价腾踊奚啻倍蓰矣。”史嵩之开督府，力主和议，宗勉言：“使者可疑者三。嵩之职在督战，如收复襄、光，控扼施、澧，招集山砦，保固江流，皆今所当为。若所主在和，则凡有机会可乘，不无退缩之意，必至虚捐岁月，坐失事功。”

进参知政事。及拜左丞相兼枢密使，守法度，抑侥幸，不私亲党，召用老成，尤乐闻说言。赵汝腾尝以宗勉为公清之相。以光禄大夫、观文

殿大学士致仕，卒，赠少师，谥文清。

袁甫字广微，宝文阁直学士夔之子。嘉定七年进士第一。签书建康军节度判官厅公事，授秘书省正字。入对，论“君天下不可一日无惧心。今之可惧者，大端有五：端良者斥，谄谀者用，杜忠臣敢谏之门，可惧也；兵戈既兴，饷餉不继，根本一虚，则有萧墙之忧，可惧也；陛下深居高拱，群臣奉行簿书，独运密谋之意胜，而虚心咨访之意微，天下迫切之情无由上闻，可惧也；外患未弭，内患方深，而熙熙然无异平时，自谓雅量足以镇浮，不知宴安实为鸩毒，可惧也；陛下恭俭有馀，刚断不足，庸夫儉人，苟求富贵，而未闻大明黜陟，军帅交结，州郡贿赂，皆自贵近化之，可惧也。其它祸几乱萌，不可悉数，将何以答天谴、召和气哉？”次乞严守帅之选，并大军之权，兴屯田之利。

迁校书郎，转对，言“边事之病，不在外而在内。偷安之根不去，规摹终不立；壅蔽之根不去，血脉终不通；忌嫉之根不去，将帅终不可择；欺诞之根不去，兵财终不可治。祖宗之御天下，政事虽委中书，然必择风采著闻者为台谏，敢于论驳者为给、舍，所以戢官邪、肃朝纲也。今日诚体是意以行之，岂复有偷安壅蔽者哉？”出通判湖州，考常平敞原以增积贮，核隐产，增附婴儿局。

迁秘书郎，寻迁著作佐郎、知徽州。治先教化、崇学校，访便民事上之：请蠲减婺源绸绢万七千馀匹，茶租折帛钱万五千馀贯，月桩钱六千馀贯；请照咸平、绍兴、乾道宽恤指挥，受纳徽绢定每匹四十两；请下转运、常平两司，预蓄常平义仓备荒，兴修陂塘，创筑百梁。丁父忧，服除，知衢州。立旬讲，务以理义淑士心，岁拨助养士千缗。西安、龙游、常山三邑积窘预借，为代输三万五千缗，蠲放四万七千缗。郡有义庄，买良田二百亩益之。

移提举江东常平。适岁旱，亟发库庾之积，凡州县窳名隶仓司者，无新旧皆住催，为钱六万一千缗，米十有三万七千、麦五千八百石，遣官

分行振济，饥者予粟，病者予药，尺籍之单弱者，市民之失业者，皆曲轸之。又告于朝曰：“江东或水而旱，或旱而水，重以雨雪连月，道殣相望，至有举家枕藉而死者。此去麦熟尚赊，事势益急。”诏给度牒百道助费。时江、闽寇迫饶、信，虑民情易动，分榜谕安之。檄诸郡，关制司，闻于朝，为保境捍患之图，寇迄不犯。遂提点本路刑狱兼提举，移司番阳。霜杀桑，春夏雨久湖溢，诸郡被水，连请于朝，给度牒二百道振恤之。盗起常山，调他州兵千人屯广信以为备。

都城大火，上封事言：“上下不交，以言为讳，天意人心，实同一机，灾变之作，端由于此。愿下哀痛之诏，以回天意。”诏求直言，复上疏言：“灾起都邑，天意盖欲陛下因其所可见，察其所不可见，行至公无私之心，全保护大臣之体，率属群工，大明黜陟，与天下更始。”行部问民疾苦，荐循良，劾奸贪，决滞狱。所至诣学官讲说，创书院贵溪之南，祠先儒陆九渊。岁大旱，请于朝，得度牒、缗钱、绫纸以助振恤。疫疠大作，创药院疗之。前后持节江东五年，所活殆不可数计。转将作监，领事如故。继力辞常平事。彗星见，诏求直言，上疏言：“皇天所以震怒者，由愁苦之民众；人民所以愁苦者，由贪冒之风炽。愿一变上下交征之习，为大公至正之归。”

帝亲政，以直徽猷阁知建宁府，明年，兼福建转运判官。闽盐隶漕司，例运两纲供费，后增至十有二，吏卒并缘为奸，且抑州县变卖，公私苦之，甫奏复旧例。丁米钱久为泉、漳、兴化民患，会知漳州赵以夫请以废寺租为民代输，甫并捐三郡岁解本司钱二万七千贯助之。郡屯左翼军，本备峒寇，招捕司移之江西，甫檄使还营。俄寇作唐石，即调之以行，而贼悉平。迁秘书少监。入见，帝曰：“卿久劳于外，笃意爱民，每览所陈，备见恳恻。”甫奏无逸之义，言知农夫稼穡艰难，自然逸欲之念不起。乞力守更化以来求贤如不及之初意。

迁起居舍人兼崇政殿说书。于经筵奏：“刚之一字，最切于陛下。陛下徒有慕汉宣厉精为治之名，而乃堕元帝、文宗柔弱不振之失。元帝、文宗果断，不用于斥邪佞，反用于逐贤人，此二君不识刚德之真。所

谓真刚者，当为之事必行，不当为者则断在勿行。”又乞“专意经训，养育精神，务令充实，上与天一，下合人心”。帝意欲全功臣之世，诏自今中外臣僚奏事，毋得摺摭，以奏：“是消天下说言之气，其谓陛下何？”兼中书舍人，缴奏不撻苛小，谓：“监司、郡守非其人，则一道一州之蠹也。”

时相郑清之以国用不足，履亩使输券。甫奏：“避贵虐贱，有力者顽未应令，而追呼迫促，破家荡产，悲痛无聊者，大抵皆中下之户。”尝讲罢，帝问近事，甫奏：“惟履亩事，人心最不悦。”又尝读资治通鉴，至汉高祖入关辞秦民牛酒，因奏：“今日无以予人，反横科之，其心喜乎，怒乎？本朝立国以仁，陛下以为此举仁乎，否乎？”帝为恻然。

时朝廷以边事为忧，史嵩之帅江西，力主和议。甫奏曰：“臣与嵩之居同里，未尝相知，而嵩之之父弥忠，则与臣有故。嵩之易于主和，弥忠每戒其轻易。今朝廷甘心用父子异心之人，臣谓不特嵩之之易于主和，抑朝廷亦未免易于用人也。”疏入，不报。遂乞归，不允。授起居郎兼中书舍人。未几，擢嵩之刑部尚书，复奏疏云：“臣于嵩之本无仇怨，但国事所系，谊难缄默。”嵩之诘命，终不与书行，乃出甫知江州。王遂抗疏力争，帝曰：“本以授其兄袁肃，报行误耳。”令遂勉甫无它志。翼日，乃与肃江州。而殿中侍御史徐清叟复论甫守富沙日赃六十万，汤巾等又争之，清叟亦悔。未几，改知婺州，不拜。

嘉熙元年，迁中书舍人。人见，陈心源之说，帝问边事，甫奏：“当以上流为急，议和恐误事。”时清叟与甫并召，而清叟未至。甫奏：“台谏风闻言事，初亦何心。今人物眇然，有如清叟宜在朝廷，辞避实惟臣故，乞趣其赴阙。”又奏备边四事，曰：固江陵，堰瓦梁，与流民复业<sup>〔1〕</sup>。嵩之移京湖沿江制置使、知鄂州，甫奏曰：“嵩之之轻脱难信。去年嵩之在淮西，王楫由淮西而来，北军踵之。今又并湖南付之，臣恐其复以误淮西者误湖南。”疏留中不行。翼日，权吏部侍郎。引疾至八疏，赐告一月，遂归。从臣复合奏留之，寻命兼修玉牒官兼国子祭酒，皆辞不拜。改知嘉兴府，知婺州，皆辞不拜。

迁兵部侍郎，人见，奏：“江潮暴涌，早魃为虐，楮币蚀其心腹，大敌

剥其四支，危亡之祸，近在旦夕，乞秉一德，塞邪径。”兼给事中。岳珂以知兵财召，甫奏珂总饷二十年，焚林竭泽，珂竟从外补。迁吏部侍郎兼国子祭酒，日召诸生叩其问学理义讲习之益。时边遽日至，甫条十事，至为详明。权兵部尚书，暂兼吏部尚书，卒，赠通奉大夫，谥正肃。有孝说、孟子解、后省封驳、信安志、江东荒政录、防拓录、乐事录及文集行世。

甫少服父训，谓学者当师圣人，以自得为贵。又从杨简问学，自谓“吾观草木之发生，听禽鸟之和鸣，与我心契，其乐无涯”云。

刘黻字声伯，乐清人。早有令闻，读书雁荡山中僧寺。年三十四，以淳祐十年试入太学，侪辈已翕然称之。时丁大全方为台属，劾奏丞相董槐，追逐去国，将夺其位。黻率同舍生伏阙上书，大概言朝廷进退大臣，须当以礼。书上，忤执政，送南安军安置，归别其母解氏。解氏曰：“为臣死忠，以直被贬，分也。速行！”黻至南安，尽取濂洛诸子之书，摘其精切之语，辑成书十卷，名曰濂洛论语。及大全贬，黻还太学。未几，侍御史陈垓诬劾程公许，右正言蔡荣诬劾黄之纯，二公罢出，六馆相顾失色，黻又率诸生上书言：

黻等蒙被教养，视国家休戚利害若己痛痒。朝廷进一君子，台谏发一公论，则弹冠相庆，喜溢肺腑。至若君子郁而不获用，公论沮而不克伸，则忧愤忡结，寝食俱废。臣闻扶植宗社在君子，扶植君子在公论。陛下在位几三十年，端平间公正萃朝，忠谏接武，天下翕然曰：“此小元祐也。”淳祐初，大奸屏迹，善类在位，天下又翕然曰：“此又一端平也。”奈何年来培养保护之初心，不能不为之转移。

祖宗建置台谏，本以伸君子而折小人，昌公论而杜私说。乃今老饕自肆，奸种相仍，以谄谀承风旨，以倾险设机阱，以澳涩盗官爵。陛下非不识拔群贤，彼则忍于空君子之党；陛下非不容受直



言，彼则勇于倒公议之戈。不知陛下何负此辈，而彼乃负陛下至此耶？

当陛下诏起汇毫之秋，而公许起自家食，正君子觐之，以为进退之机。乃今坐席未温，弹章已上，一公许去，若未害也，臣恐草野诸贤，见几深遁，而君子之脉自此绝矣。比年朋邪扇焰，缄默成风，奏事者不过袭陈言、应故事而已。幸而之纯两疏，差强人意。乃今软媚者全身，鲠直者去国，一之纯去，若未害也，臣恐道路以目，欲言辄沮，而公论之脉自此绝矣。

况今天下可言之事不为少，可攻之恶不为不多。术穷桑、孔，浸有逼上之嫌；势挟金、张，滥处牧民之职。以乳臭驽子而躐登从橐，以光范私人而累典辅藩。钱神通灵于旁蹊，公器反类于互市。天下皆知之，岂陛下独不知之。正惟为陛下纪纲者知为身谋，不为陛下谋。陛下明烛事几，詎可堕此辈蒙蔽术中，何忍以祖宗三百年风宪之司，而坏于一二小人之手耶？臣汝腾，陛下之刘向也，则以忠鲠斥；臣子才、臣栋、臣伯玉，陛下之汲黯也，则以切直罢。遂使淳祐诸君子日消月磨，至今几为之一空。彼诚何心哉？

高宗绍兴二十年之诏，有谓“台谏风宪之地，年来用人非据，与大臣为友党，济其喜怒，甚非耳目之寄。”臣窃观近事，不独台谏为大臣友党，内简相传，风旨相谕，且甘为鹰犬而听其指嗾焉。宰相所不乐者，外若示以优容，而阴实颐指台谏以去之；台谏所弹击者，外若不相为谋，而阴实奉承宰相以行之。方公许之召也，天下皆知独断于宸衷，及公许之来也，天下亦知尝得罪于时宰，岂料陛下之恩终不足恃，宰相之嗔竟不可逃耶？

陛下万机之暇，试以公许、之纯与垓、荣等熟思而静评之，其言论孰正孰邪，孰忠孰佞，虽中智以下之主，犹知判别是非，况以陛下明圣而顾不察此？近见公许奏疏，尝告陛下揭至公以示天下；垓则以秘密之说惑上听。公许尝告陛下以宠赂日章，官邪无警，欲塞幸门，绝曲径；垓则纵侠客以兜揽关节，持阔扁以胁取举状，开赂门以

簸弄按章。至若之纯之告陛下，力伸邪正之辩，明斥媚相之非，蹇蹇谔谔，流出肺肝；荣身居言责，闻其风声，自当愧死，尚敢妄肆萋菲，略无人心乎？

且陛下擢用台谏，若臣磊卿、臣咨夔、臣应起、臣汉弼、臣凯、臣燧，光明俊伟，卓为天下称首，然甫入而遽迁，或一鸣而辄斥，独垓、荣辈贪饕顽忍，久污要津，根据而不拔，刘向所谓“用贤转石，去佞拔山”者，乃今见之，可不畏哉？矧今国嗣未正，事会方殷，民生膏血，脔削殆尽，所赖以祈天命，系人心，惟君子与公论一脉耳。小人以不恤之心，为无忌惮之事，其意不过欲爵位日穹，权势日盛，以富贵遗子孙耳，岂暇为国家计哉。

自昔天下之患，莫大于举朝无公论，空国无君子。我朝本无大失德于天下，而乃有宣、靖之祸，夫岂无其故哉？始则邪正交攻，更出迭入，中则朋邪翼伪，阴陷潜诋，终则倒置是非，变乱黑白，不至于党祸不止。向使刘安世、陈瓘诸贤尚无恙，杨畏、张商英、周秩辈不久据台纲，其祸岂至此烈。古语云：“前车覆，后车戒。”今朝廷善类无几，心怀奸险者，则以文藻饰佞舌；志在依违者，则以首鼠持圆机。宗社大计，孰肯明目张胆为陛下伸一喙者，则其势必终于空国无君子，举朝无公论。无君子，无公论，脱有缓急，彼一二儉人者，陛下独可倚仗之乎？

若垓之罪，又浮于荣，虽两观之诛，四裔之投，犹为轻典，陛下留之一日，则长一日之祸，异时虽借尚方剑以砺其首，尚何救于国事之万一哉？

又曰：“自昔大奸巨孽，投闲散地，惟觇朝廷意向，以图进用之机。元祐间，章惇、吕惠卿皆在贬所。自吕大防用杨畏为御史，初意不过信用私人，牢护局面，不知小人得志，摇唇鼓吻，一时正人旋被斥逐，继而章惇复柄用，虽大防亦不能安其身于朝廷之上。今右辖久虚，奸臣垂涎有日矣。闻之道路，馈遗不止于鞭靴，脉络潜通于禁近，正陛下明察事机之时。若公论不明，正人引去，则迟回展转，钩衡重寄，必归于章惇等乃

止。今日之天下，乃祖宗艰难积累之天下，岂堪此辈再坏耶？”

又谏游幸疏曰：

天下有道，人主以忧勤而忘逸乐；天下无道，人主以逸乐而忘忧勤。自昔国家乂安，四夷宾服，享国日久，侈心渐生，若汉武帝之单于震聳，而有千门万户之观，唐明皇之北边无事，而有骊山温泉之幸。至于隋之炀帝，陈之后主，危亡日迫，游观无度，不足效也。尧、舜、禹、汤、文、武之兢业祇惧，终始忧勤，无逸言：游畋则不敢，日昃则不暇食。曷尝借祈禳之说，以事游观之逸。比年以来，以幸为利，以玩为常，未免有轻视世故、眇忽天下之心。单于未尝震聳，而有武帝多欲之费耗；北边未尝无事，而有明皇宴安之鸩毒。

陛下春秋尚少，貽谋垂宪之机，悉在陛下，作而不法，后嗣何观？自十数年间，创龙翔，创集庆，创西太一，而又示之以游幸，导之以祷祠，蛊之以虚诞不经之说。孔子曰：“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积久惯熟，牢不可破，谁得而正之？且西太一之役，佞者进曰：“太一所临分野则为福，近岁自吴移蜀。”信如祈禳之说，西北坤维按堵可也。今五六十州，安全者不能十数，败降者相继，福何在邪？武帝祠太一于长安，至晚年以虚耗受祸，而后悔方士之缪。虽其悔之弗早，犹愈于终不知悔者也。

大凡人主不能无过，脱有过言过行，宰执、侍从当言之，给舍、台谏当言之，缙绅士大夫当言之，皆所以纳君于当道者也。今陛下未为不知道，未为不受人言，宰执以下希宠而不言，与夫言之而不力，皆非所以爱陛下也。其心岂以此为当而不必言哉？直以陛下为不足以望尧、舜、禹、汤、文、武之主，而以汉武、明皇待陛下也。以材署昭庆军节度掌书记，由学官试馆职。咸淳三年，拜监察御史，论内降恩泽曰：

治天下之要，莫先于谨命令，谨命令之要，莫先于室内批。命令，帝王之枢机，必经中书参试，门下封驳，然后付尚书省施行，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不足效也。臣睹陛下自郊祀庆

成以来，恩数绸缪，指挥烦数，今日内批，明日内批，邸报之间，以内批行者居其半，窃为陛下惜之。

出纳朕命载于书，出纳王命咏于诗，不专言出而必言纳者，盖以命令系朝廷之大，不能皆中乎理，于是有出而复有纳焉。祖宗时，禁中处分军国事付外者谓之内批，如取太原、下江南，韩琦袖以进呈，英宗悚然避坐，此岂非谨内批之原哉？臣日夜念此，以为官爵陛下之官爵，三省陛下之三省，所谓同奉圣旨，则是三省之出命，即出陛下之命也，岂必内批而后为恩？缘情起事，以义制欲，某事当行，某事当息，具有条贯，何不自三省行之，其有未穆于公论者，许令执奏，顾不韪欤。

元祐间，三省言李用和等改官移镇恩例，今高氏、朱氏，皆举故事，皇太后曰：“外家恩泽，方欲除损，又可增长乎？”治平初，欲加曹佺使相，皇太后再三不许；又有圣旨，令皇后本家分析亲的骨肉闻奏，亦与推恩，司马光力谏，以为皇太后既损抑外亲，则后族亦恐未宜褒进。乃今前之恩数未竟，后之恩数已乘。宰执惧有所专而不敢奏，给舍、台谏惧有所忤而不敢言，更如此者数年，将何以为国？故政事由中书则治，不由中书则乱，天下事当与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私也。

四年，改正字，言：“正学不明则义理日微，异端不息则鼓惑转炽。臣非不知犯颜逆耳，臣子所难，实以君德世道，重有关系，不容不恳恻开陈。疏上逾日，未蒙付外。孟轲有云：‘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臣忝职谏省，义当尽言，今既不得其言，若更贪慕恩荣，不思引去，不惟有负朝廷设官之意，其于孟轲明训，实亦有嫌。”

会丁父忧去位，服除，授集英殿修撰，沿海制置、知庆元府事。建济民庄，以济士民之急，资贡士春官之费，备郡庠耆老缓急之需。又请建慈湖书院。八年，召还，拜刑部侍郎。九年，改朝奉郎，试吏部尚书，兼工部尚书，兼中书舍人，兼修玉牒，兼侍读。上疏请给王十朋祠堂田土。十年，丁母忧。明年，江上溃师，丞相陈宜中起复黻为端明殿学士，不

起。及贾似道、韩震死，宜中谋拥二王由温州入海，以兵逆黻共政，将逊相位，于是黻托宗祀于母弟成伯，遂起，及罗浮，以疾卒。

初，陈宜中梦人告之曰：“今年天灾流行，人死且半，服大黄者生。”继而疫疠大作，服者果得不死，及黻病，宜中令服之，终莫能救。其配林氏举家蹈海。未几，海上事亦瓦解矣。黻有蒙川集十卷行于世。

王居安字资道，黄岩人。始名居敬，字简卿，避祧庙嫌易之。始能言，读孝经，有从旁指曰：“晓此乎？”即答曰：“夫子教人孝耳。”刘孝黻七月八日过其家塾，见居安异凡儿，使赋七夕诗，援笔成之，有思致。孝黻惊拊其背曰：“子异日名位必过我。”入太学，淳熙十四年举进士，授徽州推官，连遭内外艰，柄国者以居安十年不调，将径授职事官，居安自请试民事，乃授江东提刑司干官。使者王厚之厉锋气，人莫敢婴，居安遇事有不可，平面力争不少屈。

入为国子正、太学博士。入对，首言：“人主当以知人安民为要，人未易知，必择宰辅侍从之贤，使引其类；民未易安，必求恺悌循良之吏，以布其泽。”次言：“火政不修，罪在京尹，军律不明，罪在殿、步两司，罪钧异罚固不可，安有薄罚一步帅而二人置弗问乎？”迁校书郎。居安乞召试，言：“祖宗时惟进士第一不试，苏轼以高科负重名，英宗欲授馆职，韩琦犹执不从。”执政谓居安曰：“朝廷于节度尚不较，况馆职乎？”居安因言：“节钺之重，文非位极，武非勋高，胡可妄得。丞相言不较，过矣。”时苏师旦命且下，故居安言及之。改司农丞。御史迎言论劾，主管仙都观。

逾年，起知兴化军。既至，条奏便民事，乞行经界。且言：“蕃舶多得香犀象翠，崇侈俗，泄铜镪，有损无益，宜遏绝禁止。”皆要务也。通商贾以损米价，诛剧盗以去民害。召为秘书丞。转对，言：“置宣司，不闻进取之良规；遣小使，寂无确许之实报。但当严飭守备，益兵据险以待之，此庙算之上也。”李壁<sup>〔2〕</sup>尝语人曰：“比年论疆事无若王秘丞之明

白者。”

迁著作郎兼国史实录院检讨编修官，兼权考功郎官。诛韩侂胄，居安实赞其决。翼日，擢右司谏。首论：

侂胄以预闻内禅之功，窃取大权，童奴滥授以节钺，嬖妾窜籍于官庭。创造亭馆，震惊太庙之山；燕乐语笑，彻闻神御之所，忽慢宗庙，罪宜万死。托以大臣之荐，尽取军国之权。台谏、侍从，惟意是用，不恤公议；亲党姻娅，躐取美官，不问流品；名器僭滥，动违成法。窃弄威柄，妄开边隙。自兵端一启，南北生灵，壮者死锋刃，弱者填沟壑。荆襄、两淮之地，暴尸盈野，号哭震天。军需百费，科扰州县，海内骚然。迹其罪状，人怨神怒，众情汹汹，物议沸腾，而侂胄箝制中外，罔使陛下闻知，宦官宫妾，皆其私人，莫肯为陛下言者。西蜀吴氏，世掌重兵，顷缘吴挺之死，朝廷取其兵柄，改畀它将，其策至善。侂胄与曦结为死党，假之节钺，复授以全蜀兵权。曦之叛逆，罪将谁归？使曦不死，侂胄未可知也。

侂胄数年之间，位极三公，列爵为王，外则专制东西二府之权，内则窥伺宫禁之严，奸心逆节，具有显状。纵使侂胄身膏斧钺，犹有馀罪，况兵衅未解，朝廷愒不明正典刑，何以昭国法，何以示敌人，何以谢天下？今诚取侂胄肆诸市朝，是戮一人而千万人获安其生也。侂胄既有非常之罪，当伏非常之诛，讵可以常典论哉？

右丞相陈自强素行污浊，老益贪鄙，徒以贫贱私交，自一县丞超迁，径至宰辅，奸儉附丽，黷乱国经。较其罪恶，与侂胄相去无几。乞追责远窜，以为为臣不忠、朋邪误国者之戒。

又劾曦外姻郭倪、郭僎，窜岭表，天下快之。

继兼侍讲。方侂胄用事，箝天下之口，使不得议己，太府寺丞吕祖俭以谪死，布衣吕祖泰上书直言，中以危法，流之远郡。居安奏请明其冤，以伸忠鯁之气。又疏言：“古今之治本乱阶，更为倚伏。以治易乱则反掌而可治，以乱治乱则乱去而再生。人主公听则治，偏信则乱；政事归外朝则治，归内廷则乱；问百辟士大夫则治，问左右近习则乱；大臣公

心无党则治，植党行私则乱；大臣正、小臣廉则治，大臣污、小臣贪则乱。如用人稍误，是一侂胄死，一侂胄生也。”

赵彦逾与楼钥、林大中、章燮并召，居安言：“钥与大中用，宗庙社稷之灵，天下苍生之福，彦逾不可与之同日而语。彦逾始以赵汝愚不与同列政地，遂启侂胄专政之谋，汝愚之斥死，彦逾之力居多，而彦逾者，汝愚之罪人也。陛下乃使与二人者同升，不几于薰莸同器、邪正并用乎？非所以示趋向于天下也。”疏已具，有微闻者，除目夜下，迁起居郎兼崇政殿说书。于是为谏官才十有八日。既供职，即直前奏曰：“陛下特迁臣柱下史者，岂非欲使臣不得言耶？二史得直前奏事，祖宗法也。”遂极论之，又言：“臣为陛下耳目官，谏纸未乾，乃以迂权要徙他职，不得其言则去，臣不复留矣。”帝为改容。御史中丞雷孝友论其越职，夺一官，罢。太学诸生有举幡乞留者。四明杨简邂逅山阴道中，谓“此举吾道增重”。江陵项安世致书曰：“左史，人中龙也。”

逾年，复官，知太平州。当边遽甫定，岁俭，汰去军群聚寇攘，居安威惠流行，晏然若无事时。将副刘佑为怨家诣阙告密，置狱金陵，居安以书抵当路辩其冤，或谓“佑自诬服，得无嫌于党逆乎？”居安曰：“郡有无辜死，奚以守为？”事果白。以直龙图阁提点浙西刑狱。葛恠者，用戚属恩补官，豪于货，尝憾父之嬖，既去而诬以盗，株连殍死者数人，恠乃未尝一造庭。居安一阅得实，立捕系论罪，械送他州。入对，帝曰：“卿有用之才也。”权工部侍郎，以集英殿修撰知隆兴府。

初，盗起郴黑风峒，罗世传为之倡，势张甚。湖南所在发兵扼要冲，义丁表里应援，贼乏食，少懈，主兵者稍坚持之，则就禽矣。会江西帅欲以买降为功，遣人间道说贼，馈盐与粮，贼喜，谋益逞。帅以病卒，继者蹈其敝。贼阴治械，外送款，身受官峒中，不至公府。义丁皆恚曰：“作贼者得官，我辈捐躯坏产业，何所得！”于是五合六聚，各以峒名其乡，李元勋、陈延佐之徒，并起为贼矣。放兵四劫，掀永新，撤龙泉，江西列城皆震。朝廷调江、鄂之兵屯衡、赣，而他兵驻龙泉者命吉守节制焉。吉守率师往，几为贼困，池兵来援失利。朝廷忧之，遂以居安为帅。

居安以书晓都统制许俊曰：“贼胜则民皆为贼，官军胜则贼皆为民，势之翕张，决于此举。将军素以勇名，挫于山贼可乎？”俊得书皇恐，不敢以他帅事居安，居安督战于黄山，胜之，贼始惧，走韶州，为摧锋军所败，势日蹙。吉守前以战不利，用招降之策，遣吏持受降图来，书贼衔“江湖两路大都统”。居安笑曰：“贼玩侮如此，犹为国有人乎？”白诸朝，吉守以祠去。遂命居安节制江、池大军，驻庐陵督捕，领郡事。召土豪问便宜，皆言贼恃险陟降如猿猱，若钞吾粮，吾事危矣。居安曰：“吾自有以破贼。”会元励执练木桥贼首李才全至，居安厚待才全而赏元励，众皆感。罗世传果疑元励之贰己，遂交恶。元励率众攻世传，居安语俊曰：“两虎斗于穴，吾可成卞庄子之功。”世传嫉练木桥贼党袭元励，俘其孥，禽元励以献。时青草峒贼亦就禽，并磔于吉之南门。元励既诛，世传以功负恃益骄蹇，名效顺而实自保。俊请班师，居安不许，俾因贼堡壁固守。居亡何，世传果与兄世禄俱叛。居安奏乞朝廷毋忧，今落其角距，可一战禽也。乃密为方略，遣官民兵合围之，世传自经死，斩其首以徇，群盗次第平。居安之在军中也，赏厚罚明，将吏尽力，始终用以贼击贼之策，故兵民无伤者。江西人祠而祝之，刻石纪功。徙镇襄阳，以言者罢，闲居十有一年。

嘉定十五年与魏了翁同召，迁工部侍郎。时方受宝，中朝皆动色相贺。入对，首言：“人主畏无难而不畏多难，舆地宝玉之归，盍思当时之所以失。”言极切至。甫两月，以集英殿修撰提举玉隆宫。未几，以宝谟阁待制知温州，郡政大举。

理宗即位，以敷文阁待制知福州，升龙图阁直学士，转大中大夫，提举崇福宫。将行，盐寇起宁化，居安以书谕汀守曰：“土瘠民贫，业于盐可尽禁耶？且彼执三首恶以自贖，宜治此三人，他可勿治。”部使者遣左翼军将邓起提兵往，起贪夜冒险与寇角以死，军溃，民相惊逃去。事闻，命居安专任招捕。居安既留，募军校刘华、丘锐者授以计画，至汀而贼已至郡矣，州人大惧。贼知帅有抚纳意，即引退。华、锐出入贼中，指期约降。有以右班摄汀守者，倔强好大言，以知兵自任，欲出不意为己功。



贼知其谋，败降约，而建、剑诸郡并江西啸聚蜂起矣。居安议不合，叹曰：“吾可复求焦头烂额之功耶？”即拜疏归。

居安以书生，于兵事不学而能，必诛峒寇而降汀寇，皆非苟然者。卒，累赠少保。居安宅心公明，待物不贰。有方岩集行世。

论曰：李宗勉在庶僚，论事平直，及入相，负公清之称。袁甫学有本原，善达其用，持节所过，其民至今思之。刘黻分别邪正，侃侃敢言，亦难能者。王居安扫除群邪，以匡王国，其志壮哉！

### 【校勘记】

- [1]又奏备边四事曰固江陵堰瓦梁与流民复业 按此系奏备边四事札子，见袁甫蒙斋集卷六，原奏第四事为“责边阃遣回敌使”，此处有脱漏。
- [2]李壁 原作“李璧”，据本书卷三九八本传、宋中兴学士院题名录、南宋馆阁续录卷八改。

# 宋史卷四百六

## 列传第一百六十五

崔与之 洪咨夔 许奕 陈居仁 刘汉弼

崔与之字正子，广州人。父世明，试有司连黜，每曰“不为宰相则为良医”，遂究心岐、黄之书，贫者疗之不受直。与之少卓犖有奇节，不远数千里游太学。绍熙四年举进士，广之士由太学取科第自与之始。

授浚州司法参军。常平仓久弗葺，虑雨坏米，撤居廨瓦覆之。郡守欲移兑常平之积，坚不可，守敬服，更荐之。调淮西提刑司检法官。民有窘于豪民逋负，殴死其子诬之者，其长欲流之，与之曰：“小民计出仓猝，忍使一家转徙乎？况故杀子孙，罪止徒。”卒从之。知建昌之新城，岁适大歉，有强发民廩者，执其首，折手足以徇，盗为止，劝分有法，贫富安之。开禧用兵，军旅所需，天下骚然，与之独买以系省钱。吏告月解不登，曰：“宁罢去。”和籴令下，与之独以时贾籴，令民自概。通判邕州，守武人，苛刻，衣赐不时给，诸卒大哄。漕司檄与之摄守，叛者贴然，乃密访其首事一人斩之，阖郡以宁。擢发遣宾州军事，郡政清简。

寻特授广西提点刑狱，遍历所部，至浮海巡朱崖，秋毫无扰州县，而停车裁决，奖廉劾贪，风采凛然。朱崖地产苦荬，民或取叶以代茗，州郡征之，岁五百缗。琼人以吉贝织为衣衾，工作皆妇人，役之有至期年者，弃稚违老，民尤苦之。与之皆为榜免。其他利病，罢行甚众。琼之人次其事为海上澄清录。岭海去天万里，用刑惨酷，贪吏厉民，乃疏为十事，申论而痛惩之。高惟肖尝刻之，号岭海便民榜。广右僻县多右选摄事

者，类多贪黩，与之请援广东循、梅诸邑，减举员赏格，以劝选人。熙宁免役之法，独不及海外四州，民破家相望。与之议举行未果，以语颜殄，殄守琼，遂行之。

召为金部员外郎，时郎官多养资望，不省事，与之巨细必亲省决，吏为欺者必杖之，莫不震栗。金南迁于汴，朝议疑其进迫，特授直宝谟阁、权发遣扬州事、主管淮东安抚司公事。宁宗宣引入内，亲遣之，奏选守将、集民兵为边防第一事。既至，浚濠广十有二丈，深二丈。西城濠势低，因疏塘水以限戎马。开月河，置钓桥。州城与堡砦城不相属，旧筑夹土城往来，为易以壁。因濠有山林之阻，创五砦，结忠义民兵，金人犯淮西，沿边之民得附山自固，金人亦疑设伏，自是不敢深入。

扬州兵久不练，分强勇、镇淮两军，月以三、八日习马射，令所部兵皆仿行之。淮民多畜马善射，欲依万弩手法创万马社，募民为之，宰相不果行。浙东饥，流民渡江，与之开门抚纳，所活万馀。楚州工役繁夥，士卒苦之，叛入射阳湖，亡命多从之者。与之给旗帖招之，众闻呼皆至，首谋者独迟疑不前，禽戮之，分其馀隶诸军。

山东李全以众来归，与之移书宰相，谓：“自昔召外兵以集事者，必有后忧。”宰相欲图边功，诸将皆怀侥幸，都统刘瑄承密札取泗州，兵渡淮而后牒报。瑄全军覆没，与之忧愤，驰书宰相，言：“与之乘郟五年，子养士卒，今以万人之命，坏于一夫之手，敌将乘胜袭我。”金人入境，宰相连遣与之三书，俾议和。与之答曰：“彼方得势，而我与之和，必遭屈辱。今山寨相望，边民米麦已尽输藏，野无可掠，诸军与山寨并力剿逐，势必不能久驻。况东海、涟水已为我有，山东归顺之徒已为我用，一旦议和，则涟、海二邑若为区处？山东诸酋若为措置？望别选通才，以任和议。”与之自刘瑄败，亟修守战备，遣精锐，布要害。金人深入无功，而和议亦寝。

时议将姑阙两淮制置，命两淮帅臣互相为援，与之启庙堂曰：“两淮分任其责，而无制阃总其权，则东淮有警，西帅果能疾驰往救乎？东帅亦果能疾驰往救西淮乎？制阃俯瞰两淮，特一水之隔，文移往来，朝发

夕至，无制阃则事事禀命朝廷，必稽缓误事矣。”议遂寝。

召为秘书少监，军民遮道垂涕。与之力辞召命，竟还。将度岭，趣召不已，行次池口，闻金人至边，乃造朝奏：“今边声可虑者非一，惟山东忠义区处要不容缓。”前后累疏数千言，每叹养虎将自遗患。

升秘书监兼太子侍讲，权工部侍郎。未几，成都帅董居谊以黠货为叛卒所逐，总领杨九鼎遇害，蜀大扰。与之以选为焕章阁待制、知成都府、本路安抚使，至即帖然。时安丙握蜀重兵久，每忌蜀帅之自东南来者，至是独推诚相与。丙卒，诏尽护四蜀之师，开诚布公，兼用吴、蜀之士，拊循将士，人心悦服。先是，军政不立，戎帅多不协和，刘昌祖在西和，王大才在沔州，大才之兵屡衄，昌祖不救，遂弃皂郊。吴政屯凤州，张威屯西和，金人自白还堡突入黑谷，威不尾袭，而迂路由七方关上青野原，金人遂得入凤州。与之戒以同心体国之大义，于是戎帅协和，而军政始立。

先是，丙尝纳夏人合从之请，会师攻秦、巩，而夏人不至，遂有皂郊之败。与之至是饬边将不得轻纳。逾年，夏人复攻金人，遣百骑入凤州，邀守将求援兵。与之使都统李冲来言曰：“通问当遣介持书，不当遣兵径入。若边民不相悉，或有相伤，则失两国之好，宜敛兵退屯。”夏人知不可动，不复有言。初，金人既弊，率众南归者所在而有，或疑不敢纳。与之优加爵赏以来之。未几，金万户呼延斌等扣洋州以归，与之察其诚，纳之，籍其兵千余人，皆精悍善战，金人自是不敢窥兴元。既复饒榜边关，开谕招纳，金人谍得之，自是上下相疑，多所屠戮，人无固志，以至于亡。

蜀盛时，四戎司马万五千有奇，开禧后，安丙裁去三之一，嘉定损耗过半，比与之至，马仅五千。与之移檄茶马司，许戎司自于关外收市如旧，严私商之禁，给细茶，增马价，使无为金人所邀。总司之给料不足者，亦移檄增给之。乞移大帅于兴元，虽不果行，而凡关外林木厚加封殖，以防金人突至。隔第关<sup>[1]</sup>、盘车岭皆极边，号天险，因厚间探者赏，使覘之，动息悉知，边防益密。总计告匱，首拨成都府等钱百五十万

缙助余本。又虑关外岁余不多，运米三十万石积沔州仓，以备不测。初至，府库钱仅万馀，其后至千馀万，金帛称是。蜀知名士若家大酉、游似、李性传、李心传、度正之徒皆荐达之，其有名浮于实、用过其才者，亦历历以为言。沔帅赵彦呐方有时名，与之独察其大言亡实，它日误事者必此人，移书庙堂，欲因乞祠而从之，不可付以边藩之寄，后果如其言。与之以疾丐归，朝廷以郑损代，既受代，金谍知之，大入，与之再为临边，金人乃退。召为礼部尚书，不拜，便道还广。蜀人思之，肖其像于成都仙游阁，以配张咏、赵抃，名三贤祠。

理宗即位，授充显谟阁直学士、知潭州、湖南安抚使，辞，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迁焕章阁学士、知隆兴府、江西安抚使，又辞，授徽猷阁学士、提举南京鸿庆宫。端平初，帝既亲政，召为吏部尚书，数以御笔起之，皆力辞。金亡，朝廷议取三京，闻之顿足浩叹。继而授端明殿学士、提举嵩山崇福宫，亦辞，俄授广东经略安抚使兼知广州。

先是，广州摧锋军远戍建康，留四年，比撤戍归，未逾岭，就留戍江西，又四年，转战所向皆捷，而上功幕府，不报，求撤戍，又不报，遂相率倡乱，纵火惠阳郡，长驱至广州城，声言欲得连帅泊幕属甘心焉。与之家居，肩舆登城，叛兵望之，俯伏听命，晓以逆顺祸福，其徒皆释甲，而首谋数人，惧事定独受祸，遂率之遁去，入古端州以自固。至是，与之闻命亟拜，即家治事，属提刑彭铉讨捕，潜移密运，人无知者。俄而新调诸军毕集，贼战败请降，桀黠不悛者戮之，其余分隶诸州。

帝于是注想弥切，拜参知政事，拜右丞相，皆力辞。乃访以政事之孰当罢行，人才之孰当用舍？与之力疾奏：“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实而有才者，上也；才虽不高，而忠实有守者，次也。用人之道，无越于此。盖忠实之才，谓之有德而有才者也。若以君子为无才，必欲求有才者用之，意向或差，名实无别，君子、小人消长之势，基于此矣。陛下励精更始，擢用老成，然以正人为迂阔而疑其难以集事，以忠言为矫激而疑其近于好名，任之不专，信之不笃。或谓世数将衰，则人才先已凋谢，如真德秀、洪咨夔、魏了翁，方此柄用，相

继而去，天意固不可晓。至于敢谏之臣，忠于为国，言未脱口，斥逐随之，一去而不可复留，人才岂易得，而轻弃如此。陛下悟已往而图方来，昨以直言去位者亟加峻擢，补外者早与召还，使天下明知陛下非疏远正人，非厌恶忠言，一转移力耳。陛下收揽大权，悉归独断。谓之独断者，必是非利害，胸中卓然有定见，而后独断以行之。比闻独断以来，朝廷之事体愈轻，宰相进拟多沮格不行，或除命中出，而宰相不与知，立政造命之原，失其要矣。大抵独断当以兼听为先，倘不兼听而断，其势必至于偏听，实为乱阶，威令虽行于上，而权柄潜移于下矣。”

又曰：“边臣主和，朝廷虽知，而未尝明有施行。忧边之士，剴切而言，一鸣辄斥，得非朝廷亦阴主之乎？假使和而可保，亦当议而行之可也。”又曰：“比年以变故层出，盗贼跳梁，雷雹震惊，星辰乖异，皆非细故。京城之灾，七年而两见，岂数万户生灵皆获罪于天者。百姓有过，在予一人，此陛下所当凛凛，惟有求直言可以裨助君德，感格天心。”又曰：“威讷、旧僚，凡有丝发寅缘者，孰不乘间伺隙以求其所大欲，近习之臣，朝夕在侧，易于亲昵，而难于防闲。司马光谓‘内臣不可令其采访外事，及问以群臣能否’，盖干预之门自此始也。若谓其所言出于无心，岂知爱恶之私，因此而入，其于圣德，宁无玷乎？”帝览奏嘉叹，趣召愈力，控辞至十有三疏。

嘉熙三年，乃得致仕，以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自领乡郡，不受廩禄之人，凡奉馀皆以均亲党。薨时年八十有二，遗戒不得作佛事。累封至南海郡公，谥清献。

洪咨夔字舜俞，於潜人。嘉定二年进士，授如皋主簿，寻试为饶州教授。作大治赋，楼钥赏识之。授南外宗学教授，以言去。丁母忧，服除，应博学宏词科，直院庄夏举自代。

崔与之帅淮东，辟置幕府，边事纤悉为尽力。丘寿隽代与之为师，金人犯六合，扬州闭门设守，咨夔亟诣寿隽言曰：“金人忌楚，必未至扬，

乃先自示弱，不特淮左之人心动，而金人且骄必来矣。第当远斥堠、精间探，简士马，张外郡声援而大开城门，晏然如平时。若金人果来犯，某当身任之。”寿隼愧谢。已而金人果遁。山阳兼帅事青州张林请献铜钱二十万缗，咨夔谓宜以所献就犒其军，如唐魏博故事，使无轻量中国心。帅乃令输其半，林亦不复来。

与之帅成都，请于帝，授咨夔籍田令、通判成都府。与之为制置使，首檄咨夔自近，辞曰：“今当开诚心、布公道，合西南人物以济国事，乃一未有闻而先及门生、故吏，是示人私也。”卒不受，惟以通判职事往来效忠，蜀人高之。寻知龙州。州岁贡麸金，率科矿户，咨夔曰：“将奉上乃厉民乎？”出官钱市之。江油之民岁戍边，复苦饘饷，为请于制、漕司免之。毁邓艾祠，更祠诸葛亮，告其民曰：“毋事仇讎而忘父母。”

还朝，为秘书郎，迁金部员外郎。会诏求直言，慨然曰：“吾可以尽言寤主矣。”其父见其疏，曰：“吾能吃茄子饭，汝无忧。”史弥远读至“济王之死，非陛下本心”，大悲，掷于地。转考功员外郎。转对，复言李全必为国患。于是台谏李知孝、梁成大交论，镌二秩。读书故山，七年而弥远死，帝亲政五日，即以礼部员外郎召，入见，乞养英明之气，及论君子小人之分。帝问今日急务，对以“进君子而退小人，开诚心而布公道”。且言“在陛下一念坚凝”。又问在外人物，对以“崔与之护蜀而归，闲居十年，终始全德之老臣，若趣其来，可为朝廷重。真德秀、魏了翁陛下所简知，当聚之本朝”。

翼日，与王遂并拜监察御史。咨夔感激知遇，谓遂曰：“朝无亲擢台谏久矣，要当极本穷原而先论之。”乃上疏曰：“臣历考往古治乱之原，权归人主，政出中书，天下未有不治。权不归人主，则廉级一夷，纲常且不立，奚政之问？政不出中书，则腹心无寄，必转而他属，奚权之揽？此八政馭群臣，所以独归之王，而诏之者必天官冢宰也。陛下亲政以来，威福操柄，收还掌握，扬廷出令，震撼海宇，天下始知有吾君。元首既明，股肱不容于自惰，撤副封，罢先行，坐政事堂以治事，天下始知有朝廷。此其大权、大政，亦略举矣。然中书之弊端，其大者有四：一曰自用，二

曰自专，三曰自私，四曰自固。愿陛下于从容论道之顷，宣示臣言，俾大臣充初志而加定力，惩往轍而图方来，以仰称励精更始之意。”帝嘉纳之。又首乞罢枢密使薛极以厉大臣之节，章三上，卒出之。其他得罪清议者，相继劾去，朝纲大振。

明年，改元端平。咨夔预乞于正月朔下诏求直言，使人人得尽言无隐，又乞令内职任之穹者各举所知，皆从之。时登进诸儒，以广讲读、说书之选。咨夔言圣学之实，所当讲明而推行者有六：一，亲睦本支；二，正始闺门；三，警肃侍御；四，审正邪用舍；五，储养文武之才；六，忧根本无生事邀功。又言常平义仓、盐课及苗税多取之敝。京湖以八陵图来上，咨夔援绍兴留司奉表八陵及东晋大都督亲谒五陵故事，乞先诏制臣往省，俟还，别议朝祭。又复以完颜守绪骨来献，时相侈大其事，咨夔曰：“此朽骨耳，函之以葬大理寺可也。第当以金亡告九庙，归诸祖宗德泽，况与大敌为邻，抱虎枕蛟，事变叵测，顾可侈因人之获，使边臣论功，朝臣颂德。且陛下知慕崇政受俘之元祐，独不鉴端门受降之崇宁乎？”然不果悉从。

擢殿中侍御史，会王定入台察，力诋蒋重珍，咨夔乃按定疾视善良，乞罢之。越三日，左迁定，而擢咨夔中书舍人，寻兼权吏部侍郎，与真德秀同知贡举，俄兼直学士院。时咨夔口疡已深，复上疏谓当引咎悔过，且乞祠，帝曰：“卿在朝多有裨益，何轻去？”咨夔奏：“臣数备台谏、给舍，皆不能遏六月之师，何补于朝？臣病久当去，去犹足裨风俗。”帝勉留之，迁吏部侍郎兼给事中。奏：“比徇私成俗，化实未更，所恃以一公铄万私者，独陛下耳，而好乐营缮，亲厚近属，保护旧臣，若未能无所系累。”上在位逾一纪，国本未立，未有敢深言之者，咨夔乞择宗室子养之，并为济王立后。

擢给事中，史嵩之入相，召赴阙下，进刑部尚书，拜翰林学士、知制诰。求去愈力，加端明殿学士，卒。御笔：“洪咨夔夔亮忠恇，有助亲政，与执政恩例，特赠两官。”其遗文有两汉诏令掣抄、春秋说、外内制、奏议、诗文行于世。



许奕字成子，简州人。以父任主长江簿。丁内艰，免丧调涪城尉。庆元五年，宁宗亲擢进士第一，授签书剑南东川节度判官。未期年，持所生父心丧，召为秘书省正字，迁校书郎兼吴兴郡王府教授。寻迁秘书郎、著作佐郎、著作郎，权考功郎官，非报谒问疾不出。

迁起居舍人，韩侂胄议开边，奕贻书曰：“今日之势，如元气仅属，不足以当寒暑之寇。”又因转对，论：“今日之急惟备边，而朝廷晏然，百官充位如平时。京西、淮上之师败同罚异。总领，王人也，而听宣抚司节制，或为参谋。庙堂之议，外廷莫得闻，护圣之军，半发于外，而禁卫单薄。”乞鞠勘赃吏，永废勿用。特与放行以启侥幸者，宜加遏绝。所言皆侂胄所不乐也。

蜀盗既平，以起居舍人宣抚四川。奕谓：“使从中遣，必淹时乃至，既又徒云犒师，而不以旌别淑慝为指，无以慰蜀父老之望。”执政是其言。又请：“遇朝会，起居郎、舍人分左右立如常仪。前后殿坐，侍立官御坐东南面西立，可以获闻圣训，传示无极。臣僚奏事，亦不敢易。”诏下其疏讨论之。

遣奕使金，奕与骨肉死决，诣执政趣受指请行，执政曰：“金人要索，议未决者尚多，今将奈何？”奕曰：“往集议时，奕尝谓增岁币、归俘虏或可耳，外此其可从乎？不可行者，当死守之。”寻迁起居郎兼权给事中，以国事未济力辞，不许。金人闻奕名久，礼迓甚恭，方清暑，离宫相距二十里，至是特为奕还内。方射，奕破的十有一，乃卒行成。还奏，帝优劳久之，奕复奏：“和不可恃，宜葺纪纲，练将卒，使屈信进退之权，复归于我。”客有以使事贺者，奕怏然曰：“是岂得己者，吾深为天下愧之。”

权礼部侍郎，条六事以献。俄兼侍酺。会谏官王居安、傅伯成以言事去职，奕上疏力争之。其后又因灾异申言曰：“比年上下以言为讳，谏官无故而去者再矣。以言名官，且不得尽，况疏远乎。”又论：“用兵以来，资赏泛滥，侥幸捷出，宜加裁制。”夏旱，诏求言，奕言：“当以实意行

实政，活民于死，不可责偿于祷祠之间而已也。蝗至都城，然后下礼寺讲酺祭，孰非王土，顾及境而惧，偶不至辇下，则终不以为灾乎。”又曰：“权臣之诛也，下至闾巷，欢声如雷。盖更化之初，人有厚望，久而无以相远也，此谤訾之所从生。”又曰：“内降非盛世事也，王璿进状不实而经营以求幸免，裴仲何人，骤为带御器械。”时应诏者甚众，奕言最为剴切。摄兼侍读，每进读至古今治乱，必参言时事：“愿陛下试思，设遇事若此，当何以处之。”必拱默移时，俟帝凝思，乃徐竟其说。帝曰：“如此则经筵不徒设矣。”

迁吏部侍郎兼修玉牒官，兼权给事中，论驳十有六事，皆贵族近习之挠政体者。而封还刘德秀赠典、高文虎之奉祠，士论尤魁之。加杨次山少保、永阳郡王，奕上疏曰：“自古外戚恩宠太甚，鲜不祸咎，天道恶盈，理所必至。次山果辞，则宜从之，如欲更示优恩，则超转少傅，在陛下既隆于恩，在次山知止于义，顾不休哉！”又言：“史弥远力辞恩命，宜从之以成其美。”疏入，不报。奕遂卧家求补外，以显谟阁待制知泸州。弥远问所欲言，奕曰：“比观时事，调护之功深，扶持之意少，非朝廷之利也。”

嘉、叙、泸俱接夷壤，董蛮米在大人，俘杀兵民，四路创安边司穷治其事。奕得夷人质之以致所掠，由是迁安边司。夷酋王粲<sup>[2]</sup>浮榭木万计入贾，奕虑其荡水陆之险，驱之。

安抚使安丙新立大功，谗忌日闻，宰相钱象祖出谤书问奕，奕喟而言：“士不爱一死而困于众多之口，亦可悲也。奕愿以百口保之。”象祖赧然曰：“公悉安子文若此乎？”适宇文绍节宣抚荆湖还<sup>[3]</sup>，亦曰：“仆愿亦百口以信许公之言。”于是异论顿息，委寄益专。奕于丙深相知，而职事所关必反复辩数以求直。其后士多畔丙，奕独以书疏候问愈数。

移知夔州，表辞不行，改知遂宁府。捐缗钱数十万以代民输，复盐策之利以养士，为浮梁作堤数百丈，民德之，画像祠于学。进龙图阁待制，加宝谟阁直学士，知潼川府。霖雨坏城，撤而筑之，不以烦民，亦捐缗钱十二万为十县民代输，于是其民亦相与祠于东山僧舍。

会金人败盟，蜀道震扰，奕请“速选威望大臣宣抚，信赏必罚，以奖忠义、收人心”。又言：“忠义之招，体势倒持，兵食顿增，未知攸济，且斩将之人未闻褒擢，败军之将未见施行，事势不决，将有后时之悔。”御史劾奕欺罔，降一官。诏提举玉隆宫，未数月，特复元官，提举崇福宫。

还家，草遗表曰：“自念本非衰病，初染微疴。当汤熨可去之时，臣以疾而为讳；及针石已穷之后，医束手而莫图。靖言膏肓所致之由，大抵脉络不通之故。”皆寓讽谏之意。进显谟阁直学士致仕，赠通议大夫。初，奕之守泸，帝顾礼部尚书章颖曰：“许奕已去乎？”起居舍人真德秀侍帝前，论人才，上以骨鲠称之。

奕天性孝友，送死恤孤，恩意备至。通籀隶书，所著有毛诗说、论语尚书周礼讲义、奏议、杂文行世。

陈居仁字安行，兴化军人。父太府少卿膏，娶明州汪氏女，因家焉。膏初为汾州教授，佐守臣张克戩捍金人。后知惠州，单马造曾袞垒，譬晓降之。鄞僧王法恩<sup>[4]</sup>谋逆事觉，或请屠城，膏方为御史，力论多杀非圣世事，胁从者悉宽宥之。

居仁年十四而孤，以荫授铅山尉。绍兴二十一年举进士。秦桧与膏有故，有劝以一见可得美官，居仁曰：“是有命焉。”终不自通。移永丰令，入监行在点检贍军激赏酒库所采场，诏修高宗圣政，妙选寮属，与范成大并充检讨官。

淮甸交兵，魏杞以宗正少卿使金，辟居仁幕下。时和战未决，金兵驻淮北，人情恼惧，突骑大至，弯弓夹道，居仁上马，犹从容举酒属杞：“天寒且酌此觞。”观者壮之。乃谕金人开道人，卒成礼，减岁币而还。因出疆赏，转承议郎，授诸王宫大小学教授。杞秉国柄，居仁忍贫需远次，未尝求进。虞允文欲引以为用，不就。允文欲与论兵，谢不能，退而贻书谓：“有定力乃可立事，若徒为大言，终必无成，幸成亦旋败。”允文为之色动。

徙主军器监簿、宗正修玉牒。转对，言：“立国须定规模，陛下非无可致之资，而规模未立。”孝宗初颇不怿，曰：“朕未尝不立规模。”居仁奏：“陛下锐意恢复，继乃通和，和、战、守三者迄今未定，孰为规模耶？”允文曰：“此正前日定力之论，某今益知此言之当也。”

迁将作监丞，转国子丞。九年，进秘书丞。入对，论文武并用长久之术：“陛下奖进武臣，深得持平救偏之道，然未必得智谋勇略之士，或多便佞轻躁之徒，将复有偏胜之患。”帝喜纳。权礼部郎官。尝言台阁宜多用明习典故之士，帝问其人，居仁以李焘、莫济对。甫数日，召焘。

居仁力请外，乃知徽州。帝令陞辞，慰谕遣之。至郡，告以天子节经费以惠俭瘠，不能推广圣德，吏则有罪。乃招三衙军，植二表于庭，有输纳中度而遭抑退者，抱所输立表下，亲视之，人无留滞，吏不能措手，输税者恒裹赢以归。邻州有讼，多诣台省乞决于居仁。秩满，邦人挽留，由间道始得去。

入对，帝举新安之政奖之。请编类隆兴以来宽恤诏令，有曰：“法久则易玩，事久则易怠。惟申加戒飭，有以儆其观听，则千万年犹一日。”帝曰：“名言也。”又言：“归正忠顺，过于优渥，而遇战士反轻。此曹出万死策勋，今老矣，添差已罢，廩稍半给，至丐于市，军士解体。乞加优恤，以终始念功之意，坚后生图报之心。”帝览之嘉叹。会驾大阅白石，即命再添差两任，衣粮全给，三军为之呼舞。

留为户部右曹郎官，命未下，朝方推会要赏，帝曰：“陈居仁治行为天下第一，可因是并赏之。”特转朝议大夫兼权度支，又兼权礼部。会枢属阙员，方进拟，帝曰：“岂有人才如陈居仁而可久为郎乎？”即授枢密院检详文字，寻为右司，迁左司，又迁检正中书门下省诸房公事，历兼左藏诸库。居仁亲视按牍，尝谓：“有罪幸免则冤者何告，诬枉者七人皆当叙复。”执政难之，居仁退，疏其冤状上之。帝曰：“居仁精审，尚复何疑。”诏以早求言，居仁乞命公卿务行宽大，御史京镗极论从窄之敝，此风未革。

假吏部尚书使金，还，迁起居郎，寻兼详定一司敕令兼权中书舍人，

泛恩滥赏，封缴无所避。因言：“恩惠不及小民，名为宽逋负，实以惠顽民耳；名为赦有罪，实以惠奸民耳。愿尽放天下五等户身丁，四等户一半。”从之。安定王子彤<sup>[5]</sup>乞封妾为夫人，居仁缴奏，帝喜迎，谓有补风教。又论：“君人之道，贵在执要，今陛下亲细故而忽远猷，事末节而忘大体，愿举纲要以御臣下，省思虑以颐精神。”诘旦，令清中书之务。权直学士院。帝曰：“内外制向委数人，今陈居仁一人当之，不见其难。”乞诏大臣博议“绝浮费，汰冗兵，计当省之数，定蠲除之目，此富民之要术也”。

以集英殿修撰知鄂州，筑长堤捍江，新安乐寮以养贫病之民，拨闲田归之。进焕章阁待制，移建宁府。岁饥，出储粟平其价，弛逋负以巨万计，代输畸零茧税。有因告余杀人者，会赦免，居仁曰：“此乱民也，释之将覆出为恶。”遂诛之。观察推官柳某死，贫不克归，二子行丐于道，闻而怜之，予之衣食，买田以养之，择师以教之。镇江大旱，又移居仁守镇江。请以缗钱十四万给兵食，不报<sup>[6]</sup>；为书以义撼丞相，然后许。发时密往覘之。间遣余运于荆楚商人，商人曰：“是陈待制耶？”争以粟就余。居仁区画有方，所存活数万计。因饥民治古海鲜界港，为石碇丹徒境上，蓄泄以时，以通漕运。治江阴奸僧。

加宝文阁待制、知福州。入境，有饥民啸聚，部分逐兵遮击之，首恶计穷，自经死。治宗室之暴横，申蛊毒之旧禁。有召命求问者，再进华文阁直学士，提举太平兴国宫，卒，赠金紫光禄大夫。

居仁风度凝远，处己应物，壹以诚信。临事毅然有守，所至号称循吏，皆立祠祀之。有奏议、制稿、诗文行世。子卓。

卓字立道。绍熙元年进士，其后知江州，移宁国府。丞相以故欲见之，卓谢不往，丞相益器之。李全叛，褫其爵，诏书至淮，人益自励；太庙灾，降罪己诏，京师感动，皆卓所草也。为签书枢密院事。未几，丐祠还里。平生不营产业，以贖书所酬金筑世纶堂。闲居十有六年，卒年八十有六。将葬，事不能具，丞相吴潜闻之，贻书制置使以助。其孙定孙力

请溢于朝，乃溢清敏。

刘汉弼字正甫，上虞人。生二岁而孤，母谢氏抚而教之。嘉定九年举进士，授吉州教授。历江西安抚司干官，监南岳庙、浙西提举茶盐司干官。召试馆职，改秘书省正字，序迁秘书郎兼沂王府教授，改著作佐郎兼史馆校勘，权考功员外郎。升著作郎、知嘉兴府兼兵部员外郎，改兼考功。寻为考功员外郎兼崇政殿说书、编修国史、检讨实录，擢监察御史。出知温州。寻擢太常少卿，以左司谏召，擢侍御史兼侍讲，以户部侍郎致仕。

汉弼学明义利之辨，为正字时，应诏言事，极论致灾弭灾之道。为校书郎，转对，举苏轼所言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又论制阊当复其旧，戎司当各还其所，边郡守当用武臣。又论决和战以定国论，合江、淮以壹帅权，公赏罚以励人心，广规抚以用人才。为著作佐郎，言兵财楮币权不可分。又言取士之法，词学不当去“宏博”字，混补不如复待补之便。为著作，为考功员外，所陈皆切于时务。及为言官，帝奖谕曰：“以卿纯实不欺，故此亲擢，宜悉心以告。”

汉弼以台纲久弛，疏三事，曰：定规抚，正体统，远谋虑。首论给事中钱相巧于迎合，睥睨政地，直学士院吴愈不称其职，罢去之。又劾中书舍人濮斗南、左正言叶贲，疏留中不出。贲，松阳人，为时相史嵩之腹心。有使贲互按者，明日贲有他命，而汉弼由是去国。嵩之久擅国柄，帝益患苦之，既复以左司谏召，首赞帝分别邪正以息众疑。奏疏论立圣心、正君道、谨事机、伸士气、收人才五事，帝嘉其言，并付外行之。

及为侍御史，密奏曰：“自古未有一日无宰相之朝，今虚相位已三月，尚可狐疑而不断乎？愿奋发英断，拔去阴邪，庶可转危而安；否则是非不可两立，邪正不并进，陛下虽欲收召善类，不可得矣。臣闻富弼之起复，止于五请，蒋芾之起复，止于三请，今嵩之既六请矣，愿听其终丧，亟选贤臣，早定相位。”帝览纳，遂决。乃命范钟、杜範并相，百官举笏相

庆，汉弼之力为多。又累章言金渊、郑起潜、陈一荐、谢达、韩祥、濮斗南、王德明，皆畴昔托身私门，为之腹心，盘据要路，公论之所切齿者。至论马光祖夺情，总赋淮东，乃嵩之预为引例之地，乞勒令追服终丧，以补名教。

帝尝属汉弼以进人才，退而条具以奏，皆时望所归重。汉弼以受知特异，而奸邪未尽屏汰，议论未能坚定为虑，遂感末疾，居亡何，遂卒。特赠四官，未几，赐官田五百亩、楮五千缗给其家，谥曰忠。汉弼之没也，太学生蔡德润等百七十有三人伏阙上书以为暴卒，而程公许著汉弼墓铭，亦与徐元杰并言，其旨微矣。

论曰：唐张九龄、姜公辅，宋余靖皆出于岭峽之南，而为名世公卿，造物者曷尝择地而生贤哉？先王立贤无方，盖为是也。番禺崔与之晚出，屹然大臣之风，卒与三子者方驾齐驱。洪咨夔、许奕直道正言于理宗在位之日。陈居仁见称循吏，亲结主知。刘汉弼抱忠以死，哀哉！

## 【校勘记】

- [1] 隔第关 按本书卷四〇宁宗纪、宋史全文卷三〇都作“隔芽关”，本书卷四一四史弥远传作“隔牙关”，两朝纲目卷一五、续宋编年通鉴卷一五都作“隔茅关”。
- [2] 王粲 按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九许奕神道碑作“杨粲”。
- [3] 适字文绍节宣抚荆湖还 “荆湖”，同上书同卷作“京湖”。按南宋曾合京西湖北为一路，称京湖路，置湖北京西宣抚使；宇文绍节任湖北京西安抚使、知江陵府，见本书卷三九八本传，疑作“京湖”是。
- [4] 鄞僧王法恩 按周必大周益国公集卷六四陈居仁神道碑、楼钥攻愧集卷八九陈居仁行状都作鄞县“僧法恩”，无“王”字。
- [5] 子彤 按同上两书同卷都作“子彤”。

- [6] 请以缗钱十四万给兵食不报 按攻愧集陈居仁行状：“改知镇江府，适当游饥，请粟于朝，谓郡有馀贲，不应。公再疏曰：‘旧将所留缗钱十有四万，不能彙三万斛，以支兵食尚不足，何以为振业计？’又不报。”疑此误。





# 宋史卷四百七

## 列传第一百六十六

杜範 杨简 钱时附 张慮 吕午 子沆

杜範字成之，黄岩人。少从其从祖焯、知仁游，从祖受学朱熹，至範益著。嘉定元年举进士，调金坛尉，再调婺州司法。绍定三年，主管户部架阁文字。六年，迁大理司直。

端平元年，改授军器监丞。明年，入对，言：“陛下亲览大政，两年于兹。今不惟未睹更新之效，而或者乃有浸不如旧之忧。夫致弊必有原，救弊必有本，积三四十年之蠹习，浸渍薰染，日深日腐，有不可胜救者，其原不过私之一字耳。陛下固宜惩其弊原，使私意净尽。顾以天位之重而或藏其私憾，天命有德而或滥于私予，天讨有罪而或制于私情，左右近习之言或溺于私听，土木无益之工或侈于私费，隆礼貌以尊贤而用之未尽，温辞色以纳谏而行之惟艰，此陛下之私有未去也。和衷之美不著，同列之意不孚，纸尾押敕，事不预知，同堂决事，莫相可否，集议盈庭而施行决于私见，诸贤在列而密计定于私门，此大臣之私有未去也。君相之私容有未去，则教条之颁徒为虚文。近者召用名儒，发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之学，有好议论者，乃从而诋訾讪笑之，陛下一惑其言，即有厌弃儒学之意。此正贤不肖进退之机，天下安危所系，愿以其讲明见之施行。”

改秘书郎，寻拜监察御史。奏：“曩者权臣所用台谏，必其私人，约言已坚，而后出命。其所弹击，悉承风旨，是以纪纲荡然，风俗大坏。陛

下亲政，首用洪咨夔、王遂，痛矫宿弊，斥去奸邪。然庙堂之上，奉制尚多<sup>〔1〕</sup>。言及贵近，或委曲回护，而先行丐祠之请；事有掣肘，或彼此调停，而卒收论罪之章。亦有弹墨尚新而已颁除目，沙汰未几而旋得美官。自是台谏风采，昔之振扬者日以铄；朝廷纪纲，昔之渐起者日以坏。”理宗深然之。

又奏九江守何炳年老不足备风寒，事寝不行。范再奏曰：“一守臣之未罢其事小，台谏之言不行其事大。阻台谏之言犹可也，至于陛下之旨匿而不行，此岂励精亲政之时所宜有哉！”丞相郑清之见之大怒，五上章丐去，有“危机将发，朋比祸作”之语；且谓范顺承风旨，粉饰挤陷。范遂自劾，言：“宰相之与台谏，官有尊卑而事关一体，但当同心为国，岂容以私而害公。行之者宰相，言之者台谏。行之者岂尽合于事宜，言之者或未免于攻诋，清明之朝，此特常事。古者大臣欲扶持纪纲，故必崇奖台谏，闻有因言而待罪者矣，未闻有讳言而含怒者也。曩者柄臣所用台谏，必其私人；陛下更新庶政，而台谏皆出于亲擢。若庙堂不欲臣言其亲故，钳其口，夺其气，则与曩者之用私人何以异？不知所谓‘承顺风旨’者何人？‘粉饰挤陷’者何事？乞检臣前奏，赐之罢黜，以从臣退安田里之欲。”

时清之妄邀边功，用师河、洛，兵民死者十数万，资粮器甲悉委于敌，边境骚然，中外大困。范率合台论其事，并言制阉之诈谋罔上。于是凡侍从、近臣之不合时望者，监司、郡守之贪暴害民者，皆以次论斥。清之愈忌之，改太常少卿。转对言：“今日之病，莫大于贿赂交结之风。名誉已隆者贾左右之誉以固宠，宦游未达者惟梯级之求以进身。边方帅臣，黄金不行于反间，而以探刺朝廷；厚赐不优于士卒，而以交通势要。以致赏罚颠倒，威令慢衰，罪贬者拒命而不行，弃城者巧计以求免，提援兵者召乱而肆掠，当重任者怙势而夺攘。下至禁旅，骄悍难制，监军群聚相剽劫。欲望陛下毋以小恩废大谊，毋以私情挠公法，严制宫掖，不使片言得以入于阉；禁约阉宦，不使谗谄得以售其奸。”范自入台，屡丐祠，至是复五上归田之请，皆不允。

迁秘书监兼崇政殿说书。大元兵徇江陵，範乞屯兵蕲、黄以防窥江，且令沿江帅臣兼江、淮制置大使以重其权，令淮西帅臣急调兵拨粮以援江陵。拜殿中侍御史，辞不获，乃因讲筵，奏：“臣尝冒耳目之寄，辄忤宰相，至烦陛下委曲调护，今又使居向者负芒之地，岂以臣绝私比，而其言犹有可取耶？抑以臣巽懦之质，易于调护，而姑使之备数耶？昔人主之于净臣，非乐而听之，即勉而从之，否则疏而远之，未闻有不用其言而复用其人者。陛下自端平亲政以来，召用正人以振台纲，未几而有委曲调护之弊，其所弹击，或牵制而不行，其所斥逐，复因缘以求进。臣于入台之初，固已力言之，不惟不之革，而其弊滋甚，甚至节贴而文理不全，易写而台印无有，中书不敢执奏，见者为之致疑。不意圣明之时，其弊一至于此。陛下以其言之不可用，又从而超迁之，则是台谏之官，专为仕途之捷径。陛下但知崇奖台谏为盛德，而不知阻抑直言之为弊政，则陛下外有好谏之名，内有拒谏之实，天下岂有虚可以盖实哉。”範始以不得其言不去为恨，至是遂极言台谏失职之弊。

时襄、蜀俱坏，江陵孤危，两浙震恐，复言：“清之横启边衅，几危宗祀，及其子招权纳贿，贪冒无厌，盗用朝廷钱帛以易货外国，且有实状。”并言：“签书枢密院事李鸣复与史寅午、彭大雅以贿交结，曲为之地。鸣复既不恤父母之邦，亦何有陛下之社稷。”帝以清之潜邸旧臣，鸣复未见大罪，未即行，範亦不入台。帝促之，範奏：“鸣复不去则臣去，安敢入经筵？”方再奏之，鸣复抗疏自辨，言：“台臣论臣，不知所指何事，岂以臣尝主和议耶？幸未斥退，则安国家、利社稷，死生以之；否则无家可归，惟有扁舟五湖耳。”范又极言其寡廉鲜耻，既而合台劾之，太学诸生亦上书交攻之。鸣复将出关，帝又遣使召回，範复与合台奏：“鸣复为宰执，所交惟史寅午、彭大雅，此等相与阴谋，不过赂近习、蒙上听，以阴谋相位。臣近见自辨之章，见其交斗边臣以启嫌隙，妄言和战以肆胁持，且以蜀既破荡而欲泛舟五湖，又以安国家、利社稷自任，不知鸣复久居政府，今又有何安利之策？欺君罔上，无所不至。如臣等言是，即乞行之；所言若非，早赐罢斥。”改起居郎，範奏：“臣论鸣复，未见施行，忽拜左史之

命，则是所言不当，姑示优迁。臣前者尝奏台谏但为仕途之捷径，初无益朝廷之纪纲，躬言之，躬蹈之，臣之罪大矣。”即渡江而归。授江东提点刑狱，寻改浙西提点刑狱，範力辞之，而鸣复亦出守越。

嘉熙二年，<sup>〔2〕</sup>差知宁国府。明年至郡，适大旱，範即以便宜发常平粟，又劝富公富人<sup>〔2〕</sup>有积粟者发之，民赖以安。始至，仓库多空，未几，米馀十万斛，钱亦数万，悉以代输下户粮。两淮饥民渡江者多剽掠，其首张世显尤勇悍，拥众三千馀人至城外。範遣人犒之，俾勿扰以俟处分，世显乃阴有窥城之意。範以计擒斩之，给其众使归。

四年，还朝，首言：

早曠荐臻，人无粒食。楮券猥轻，物价腾踊。行都之内，气象萧条，左浙近辅，殍死盈道。流民充斥，未闻安辑之政，剽掠成风，已开弄兵之萌，是内忧既迫矣。新兴北兵，乘胜而善斗，中原群盗，假名而崛起。捣我巴蜀，据我荆襄，扰我淮堦，近又由夔、峡以瞰鼎、澧。疆場之臣，肆为欺蔽，胜则张皇而言功，败则掩覆而不言。脱使乘上流之无备，为饮马长江之谋，其谁与捍之？是外患既深矣。

人主上所事者天，下所恃者民。近者天文示变，妖彗吐芒，方冬而雷，既春而雪，海潮冲突于都城，赤地几遍于畿甸，是不得乎天而天已怒矣。人死于干戈，死于饥馑，父子相弃，夫妇不相保，怨气盈腹，谤言载路，“等死”一萌，何所不至，是不得乎民而民已怨矣。内忧外患之交至，天心人心之俱失，陛下能与二三大臣安居于天下之上乎？陛下亦尝思所以致此否乎？

盖自曩者权相阳进妾妇之小忠，阴窃君人之大柄，以声色玩好内蛊陛下之心术，而废置生杀，一切惟其意之所欲为，以致纪纲陵夷，风俗颓靡，军政不修而边备废缺。凡今日之内忧外患，皆权相三十年醞成之，如养护痼疽，待时而决耳。端平号为更化，而居相位者非其人，无能改于其旧，败坏污秽，殆有甚焉。自是圣意惶惑，莫知所倚仗，方且不以彼为仇而以为德，不以彼为罪而以为功。于

是天之望于陛下者孤，而变怪见矣，人之望于陛下者缺，而怨叛形矣。

陛下敬天有图，旨酒有箴，缉熙有记，使持此一念，振起倾颓，宜无难者。然闻之道路，谓警惧之意，祇见于外朝视政之顷；而好乐之私，多纵于内廷燕褻之际。名为任贤，而左右近习或得而潜间；政出于中书，而御笔特奏或从而中出。左道之蛊惑，私亲之请托，蒙蔽陛下之聪明，转移陛下之心术。

于是範去国四载矣，帝抚劳备至。

迁权吏部侍郎兼侍讲。以久旱，复言：“陛下嗣膺宝位餘二十年<sup>[3]</sup>，灾异遣告，无岁无之，至于今而益甚。陛下求所以应天者，将止于减膳撤乐、分祷群祀而已乎？抑当外此而反求诸躬乎？夫不务反躬悔过，而徒觊天怒之释，天下宁有是理？欲望陛下一洒旧习以新天下，出宫女以远声色，斥近习以防蔽欺，省浮费以给国用，薄征敛以宽民力。且储贰未立，国本尚虚，乞选宗姓之贤者育之宫中而教导之。”又言铨法之坏：“庙堂既有堂除，复时取部缺以徇人情；士大夫既陷赃滥，乃间以不经推勘而改正。凡此皆徇私忘公之害。”未几，复上疏曰：

天灾旱暵，昔固有之。而仓廩匱竭，月支不继，升粟一千，其增未已，富户沦落，十室九空，此又昔之所无也。甚而阖门饥死，相率投江，里巷聚首以议执政，军伍谗语所不忍闻，此何等气象，而见于京城众大之区。浙西稻米所聚，而赤地千里。淮民流离，襁负相属，欲归无所，奄奄待尽。使边尘不起，尚可相依苟活，万一敌骑冲突，彼必奔迸南来，或相携从敌，因为之向导，巴蜀之覆辙可鉴也。

窃意陛下宵旰忧惧，宁处弗遑。然宫中宴赐未闻有所贬损，左右嬖倖未闻有所放遣，貂珥近习未闻有所斥远，女冠请谒未闻有所屏绝，朝廷政事未闻有所修饰，庶府积蠹未闻有所搜革。秉国钧者惟私情之徇，主道揆者惟法守之侵，国家大政则相持而不决，司存细务则出意而辄行。命令朝更而夕变，纪纲荡废而不存，无一事之不弊，无一弊之不极。陛下盍亦震惧自省。

诏：“中外臣庶思当今急务，如河道未通，军饷若何而可运？浙右旱歉，荒政若何而可行？财计空匮，余本若何而可足？流徙失所，遣使若何而可定？敌情叵测，边圉若何而可固？各务悉力尽思，以陈持危制变之策。”

拜吏部侍郎兼中书舍人，复极言宴赐不节、修造不时、玩寇纵欲数事。兼权兵部尚书，改礼部尚书兼中书舍人。

淳祐二年，擢同签书枢密院事。範既入都堂，凡行事有得失，除授有是非，悉抗言无隐情。丞相史嵩之外示宽容，内实忌之。四年，迁同知枢密院事。以李鸣复参知政事，範不屑与鸣复共政，去之。帝遣中使召回，且敕诸城门不得出範。太学诸生亦上书留範而斥鸣复，并斥嵩之。嵩之令谏议大夫刘晋之等论範及鸣复，範遂行。会嵩之遭丧谋起复不果，于是拜範右丞相，範以逊游侣，不许，遂力疾入覲。帝亲书“开诚心，布公道。集众思，广忠益”赐之。

範上五事：“曰正治本，谓政事当常出于中书，毋使旁蹊得窃威福。曰肃宫闈，谓当严内外之限，使官府一体。曰择人才，谓当随其所长用之而久于职，毋徒守迁转之常格。曰惜名器，谓如文臣贴职，武臣阁卫，不当为徇私市恩之地。曰节财用，谓当自人主一身始，自宫掖始，自贵近始，考封桩国用出入之数，而补窒其罅漏，求盐筴楮币变更之目，而斟酌其利害。仍乞早定国本以系人心。”

时亲王近戚多求降恩泽，引前朝杜衍例，範皆封还。乞拨堂除阙归之吏部，以清中书之务，惟留书库、架阁、京教及要地干官。人皆以为不便，太学生亦上书言之，帝以示範，範奏曰：“三四十年权臣柄国，以公朝爵禄而市私恩，取吏部之阙以归堂除，太学诸生亦习于见闻，乃以近年之弊政为祖宗之成法。如以臣言为是，上下坚守，则谏者必多而谤者息矣。”未几，赴选调者无淹滞，合资格者得美阙，众始服。

帝命宰执各条当今利病与政事可行者，範上十二事：

曰公用舍，愿进退人才悉参以国人之论，则乘罅抵隙者无所投其间。曰储材能，内而朝列，则储宰执于侍从、台谏，储侍从、台谏

于卿监、郎官；外而守帅，则以江面之通判为幕府、郡守之储，以江面之郡守为帅阃之储；他职皆然，如是则临时无乏才之忧。曰严荐举，宜诏中外之臣，凡荐举必明著职业、功状、事实，不许止为褒词，朝廷籍记不如所举，并罚举主，仍诏侍从、台谏不许与人觅举。曰惩赃贪，自今有以赃罪案上，即行下勘证，果有赃败，必绳以祖宗之法，无实迹而监司妄以赃罪诬人者，亦量行责罚，台谏风闻言及赃罪，亦行下勘证。曰专职任，吏部不可兼给、舍，京尹不可兼户、吏，经筵亦必专官。曰久任使，内而财赋、狱讼、铨选与其他烦剧之职，必三年而后迁，外而监司、郡守，亦必使之再任，其不能者则亟行罢斥。曰抑侥幸，布告中外，各务职业，朝廷不以弊例而过恩，官庭不以私谒而废法；勋旧之家，邸第之威，不以名器而轻假。曰重阃寄。曰选军实。曰招土豪。曰宜仿祖宗方田之制，疏为沟洫，纵横经纬，各相灌注，以凿沟之土，积而为径，使不得并辔而驰，结阵而前，如曹玮守陕西之制，则戎马之来，所至皆有阻限，而沟之内又可以耕屯，胜于陆地多矣。曰治边、理财，实为当今急务，有明于治边、善于理财者，搜访以闻。

时孟珙权重兵久居上流，朝廷素疑其难制，至是以书来贺。範复之曰：“古人谓将相调和则土豫附，自此但相与同心徇国。若以术相笼架，非範所屑为也。”珙大感服。未几，大元军大入五河，绝中流，置营栅，且以重兵缀合肥，令不得相援，为必取寿春之计。範命惟扬、鄂渚二帅各调兵东西来应，卒以捷闻。範计功行赏，莫不曲当，军士皆悦。

未几，卒，赠少傅，谥清献。其所著述，有古律诗歌词五卷，杂文六卷，奏稿十卷，外制三卷，进故事五卷，经筵讲义三卷。

杨简字敬仲，慈溪人。乾道五年举进士，授富阳主簿。会陆九渊道过富阳，问答有所契，遂定师弟子之礼。富阳民多服贾而不知学，简兴学养士，文风益振。



为绍兴府司理，犴狱必亲临，端默以听，使自吐露。越陪都，台府鼎立，简中平无颇，惟理之从。一府史触怒帅，令鞠之，简白无罪，命鞠平日，简曰：“吏过讷能免，今日实无罪，必擅往事置之法，某不敢奉命。”帅大怒，简取告身纳之，争愈力。常平使者朱熹荐之。先是，丞相史浩亦以简荐，差浙西抚干，白尹张构，宜因凶岁戒不虞。乃令简督三将兵，接以恩信，出诸葛亮正兵法肄习之，军政大修，众大和悦。

改知嵊县。丁外艰，服除，知乐平县，兴学训士，诸生闻其言有泣下者。杨、石二少年为民害，简置狱中，谕以祸福，咸感悟，愿自赎。由是邑人以讼为耻，夜无盗警，路不拾遗。绍熙五年，召为国子博士。二少年大帅县民随出境外，呼曰“杨父”。会斥丞相赵汝愚，祭酒李祥抗章辨之，简上书言：“昨者危急，军民将溃乱，社稷将倾危，陛下所亲见。汝愚冒万死易危为安，人情妥定，汝愚之忠，陛下所心知，不必深辨。臣为祭酒属，日以义训诸生，若见利忘义，畏害忘义，臣耻之。”未几，亦遭斥，主管崇道观。再任，转朝奉郎。嘉泰四年，赐绯衣银鱼，朝散郎，权发遣全州，以言罢，主管仙都观。

嘉定元年，宁宗更化，授秘书郎，转朝请郎，迁秘书省著作佐郎兼权兵部郎官。转对，极言经国之要，弭灾厉、消祸变之道，北境传诵，为之涕泣。诏以旱蝗求直言，简上封事，言旱蝗根本，近在人心。兼考功郎官，兼礼部郎官，授著作郎、将作少监。入对，答问往复，漏过八刻，上目送久之。兼国史院编修官兼实录院检讨官，以面对所陈未行，求外补，知温州。移文首罢妓籍，尊敬贤士。私赍五百为群过境内，分司干官檄永嘉尉及水砦兵捕之。巡尉不白郡，简惊曰：“是可轻动乎？万一召乱，貽朝廷忧。兵之节制在郡将，违节制是不严天子命，违节制应斩。”建旗立巡尉庭下，召刽手两行夹立，郡官盛服立西序，数其罪，命斩之，郡官交进为致悔罪意，良久得释，奏罢分司，其纪律如此。寓官置民田负其直，简追其隶责之而偿所负。势家第宅障官河，即日撤之，城中欢踊，名杨公河。

帝遣使至郡讯察，使于简为先世契，出郊迎，不敢当，从间道走州入

客位。简闻之不敢入，往来传送数四，乃驱车反。将降车<sup>[4]</sup>，使者趋出立戟门外，简亦趋出立使者外，顿首言曰：“天使也，某不敢不肃。”使者曰：“契家子，礼有常尊。”简曰：“某守臣，使者衔天子命，辱临敝邑，天使也，某不敢不肃。”遂从西翼偕进，礼北面东上，简行则常西，步则后，及阶，莫敢升，已乃同升自西阶，足趑趄莫敢就主席，使者曰：“邦君之庭也，礼有常尊。”简曰：“春秋，王人虽微，例书大国之上，尊天子也。况今天使乎？”持之益坚，使者辞益力，如是数刻，使者知不可变，乃曰：“某不敏，敢不敬承执事尊天子之义。”即揖而出。既就馆，简乃以宾礼见。仪典旷绝，邦人创见之，莫不瞿然竦观，屏息立。

简在郡廉俭自将，奉养菲薄，常曰：“吾敢以赤子膏血自肥乎！”闾巷雍睦无忿争声，民爱之如父母，咸画象事之。迁驾部员外郎，老稚扶拥缘道，倾城哭送。人对，言：“尽扫喜顺恶逆之私情，善政尽举，弊政尽除，民怨自销，祸乱不作。”改工部员外郎，转对，又以择贤久任为言。迁军器监兼工部郎官，转朝奉大夫，又迁将作监兼国史院编修官兼实录院检讨官，转朝散大夫。

金人大饥，来归者日以数千、万计。边吏临淮水射之。简戚然曰：“得土地易，得人心难。薄海内外，皆吾赤子，中土故民，出涂炭，投慈父母，顾靳斗升粟而迎杀之，薪脱死乃速得死，岂相上帝绥四方之道哉？”即日上奏，哀痛言之，不报。会有疾，请去益力，乃以直宝谟阁主管玉局观。升直宝文阁主管明道宫、秘阁修撰主管千秋鸿禧观。特授朝请大夫、右文殿修撰主管鸿庆宫，赐紫衣金鱼。进宝谟阁待制、提举鸿庆宫，赐金带。

理宗即位，进宝谟阁直学士，赐金带。宝庆元年，转朝议大夫、慈溪县男，寻授华文阁直学士、提举佑神观，奉朝请。诏入见，简屡辞。授敷文阁直学士，累加中大夫，仍提举鸿庆宫<sup>[5]</sup>，寻以宝谟阁学士、太中大夫致仕，卒，赠正奉大夫。

简所著有甲稿、乙稿、冠记、昏记、丧礼家记、家祭记、释菜礼记、石鱼家记，又有己易、启蔽等书，其论治务最急者五，其次八。一曰谨择左

右大臣、近臣、小臣；二曰择贤以久任中外之官；三曰罢科举而行乡举里选；四曰罢设法道淫；五曰治伍法，修诸葛武侯之正兵，以备不虞。其次急者有八：一曰募兵屯田，以省养兵之费；二曰限民田，以渐复井田；三曰罢妓籍，从良；四曰渐罢和买、折帛暨诸无名之赋及榷酤，而禁群饮；五曰择贤士教之大学，教成，使分掌诸州之学，又使各择井里之士聚而教之，教成，使各分掌其邑里之学；六曰取周礼及古书，会议熟讲其可行于今者行之；七曰禁淫乐；八曰修书以削邪说。此简之志也。后咸淳间，制置使刘黻即其居作慈湖书院。门人钱时。

时字子是，淳安人。幼奇伟不群，读书不为世儒之习。以易冠漕司，既而绝意科举，究明理学。江东提刑袁甫作象山书院，招主讲席，学者兴起，政事多所裨益。郡守及新安、绍兴守皆厚礼延请，开讲郡庠。其学大抵发明人心，论议宏伟，指擿痛决，闻者皆有得焉。丞相乔行简知其贤，特荐之朝，且曰：“时夙负才识，尤通世务，田里之休戚利病，当世之是非得失，莫不详究而熟知之，不但通诗书、守陈言而已。”

授秘阁校勘。诏守臣以时所著书来上。未几，出佐浙东仓幕，太史李心传奏召史馆检阅。转对，敷陈剴切，皆圣贤之精微。旋以国史宏纲未毕求去，授江东帅属，归。其书有周易释传、尚书演义、学诗管见、春秋大旨、四书管见、两汉笔记、蜀卓集、冠昏记、百行冠冕集。宝祐间，守季鏞祠于学。

张虞字子宓，慈溪人。庆元二年进士。故事，潜邸进士升名，虞不以自陈。授州教授，为浙东帅属。帅督新昌旧逋，虞手书谏曰：“越人之瘠，宜咻噢抚摩之。今夏税当宽为之期，使田里久饥之毗，少还已耗之气血，尚可理旧逋耶？”力辞不行。

主管户部架阁文字，改太学正。时新进者多逞小才、害大体，转对言：“立国有大经，人主当以静制天下之动。今日之治，或有邻于饒薄，

而拂人心、伤国体者，宜有以革之，使祖宗之意常如一日可也。”帝嘉纳焉。

迁太常博士，又迁国子博士。时金垂亡，因论自治之道，谓：“天下之治，必有根本。城郭所以御敌也，使沟壑有转徙之民，则何敌之能御？储峙所以备患也，使枵腹盼盼不得食，则何患之能备？今日之吏，能知守边之务者多，而能明立国之意者少。缮城郭，聚米粟，恃此而不恤乎民，则其策下矣。”

时以早求言，即上疏曰：“上天之心即我祖宗之心，数年以来，盖有为祖宗所不敢为者。凡祖宗之时，几举而不遂，已行而复寝，始以人言而从，终以国体而回者，今皆处之以不疑矣。凡祖宗长虑却顾，所以销恶运、遏乱原、兢兢相与守之者，皆变于目前利便快意之谋矣。议者惟知衰靡之俗不可不振起也，圯坏之风不可不整刷也，抑不知振起整刷之术，最难施于衰靡圯坏之后。何者？元气已伤而不可再扰，人心方苏而不可骇动也。且造楮初欲便民，朝廷既以一切之政贼其听，复以一定之价迫之从，郡县之间，遂骚然矣。监司、郡守老成迟钝者悉屏而不用，而取夫新进喜功名者为之，见事则风生，临事则痛决，事未果集而根本已隳，国未有益而民生已困矣。凡此皆有累于祖宗仁厚之德，此早势之所以弥甚也。”

迁国子监丞。转对，愿力主正论，勿使迎合之人得以投吾机。迁秘书郎，预编宁宗会要兼吴、益王府教授，改兼庄文府。讲毛诗终篇，乞以所读诸子改读尚书，帝曰：“吾固以诗、书成麟趾之美也。”

迁著作佐郎兼权都官郎官。转对言：“边事有二病，戒敕千条，犹患悖缪，指意明白，犹复背违，安有不示其所向而谓可责其成。且言战则当知彼，言和则当请于彼，惟守则自求诸己而已。倘以为可，则当力主其说，明告天下，日讲求其所以守之之策，盖议论贵合一，而今则病乎杂也。用人不可以尝试，任人不可以自疑。朝廷惟虑独任之难胜，彼此互分，不相扶持，人得抗衡，莫有禀属，制置但存虚器，便宜反出多门。盖体贵合一，而今则病乎分也。”

迁秘书丞，改著作郎。以疾乞外，出知南康。至郡，剖决滞讼，众皆悦服。前守陈宓以钱七千缗置济民库为筑城费，虞至，曰：“不必取赢于民，吾捐万缗为倡，继是倘不已，何患事之难成。”转运使以钱万二千缗置平糶于郡，虞复出钱万二千缗以增益之，民赖其利。将增建禁旅，营地属民者，索质剂视元直偿之。徙知处州，移知温州，力辞，遂直秘阁、主管千秋鸿禧观。参议制置使幕中，使者尚威力，虞谏自用，虞守正不阿，每济以宽大。又上书论海防利便。主管玉局观。

端平初，召为国子司业兼侍讲，以礼记月令进读，至“狱讼必端平”之语，因敷畅厥旨。八陵来复，将议修奉，而论者未能协一，虞议曰：“当乘此时遣官肃清威仪，申祇奉故事，如或为其所给，功未即就，亦足以感动天下忠臣义士之心。”力辞劝讲之职，升国子祭酒。以为“月令之书虽出于吕不韦，然人主后天而奉天时，此书不为无助”。乃因已讲者为十二卷，乞按月而观之。兼权工部侍郎兼国子祭酒，命下而卒，诏赠四官。

吕午字伯可，歙县人。嘉定四年进士，授乌程主簿，郡守致之幕下，事一决于午。守张忠恕，丞相浚之孙，荐午犹力，时忠恕之母就养，而时时躬至簿听迎午二亲入郡，与午皆衣彩衣奉觞上寿，邦人荣之。

调当塗县丞。守吴柔胜谓午有操守，俾其子渊、潜定交焉。会司理掇芜湖县，庐州遣两兵会公事，司理遂以庐兵夺县民为言。柔胜怒，悉置狱，属午问之。午谓“庐州有公棧，不可谓夺民”。柔胜愈怒，再以属午。明日，午入谒，柔胜先令左右问若何，午执前说。柔胜益加怒，谓“我不忍庐兵夺吾百姓”。不出迎午，午坐客位不退，不食。柔胜勉为出，怒不息，欲黥二兵。午徐曰：“庐州初无公棧则可，有则县不为处置而反罪庐兵，恐不可。”久之，卒从午请，由是柔胜益知午。

陈贵谊守太平，属午安集淮南流民。江东提举徐侨知午在郡，惊喜，辟为幕属。午欲尽决遣郡事而后行，帖趣行至十八而不以白贵谊，侨贻书贵谊，午始行。既而侨行部，以田事迁丞相史弥远，以言罢。午

还当塗。监温州天富北监盐场，改知馀杭县，亦以言罢，公论大不平，然午自此名益重。浙东提举章良朋留之幕，旋兼沿海制置司事。海寇未平，良朋问策安在。午廉知调军出海，粮尽即还，军获寇物，官尽拘收，乃与制置司干官施一飞议，粮尽再给，不许擅还，贼舟所有，悉以给军，海道遂清。

差知龙阳县。豪民陶守忠杀人，正其狱诛之。弥远虽非贤相，犹置人才簿，书贤士大夫以待用，而午治县之政亦书之。差两浙转运司主管文字，弥远病久不见客，午入谒，特出迎。运使罢，故不用人，以午护印半年。或问弥远，何以不注官？弥远曰：“尔谓护印官不能耶？”午闻之力辞。

差监三省枢密院门兼监提辖封桩上库。丁父忧，免丧，迁大府寺簿。拜监察御史，帝亲擢也。郑清之丧师，至是丁黼死于成都，史嵩之、孟珙在京湖，嵩之寻升督府。陈辇、杜杲在淮西，王鉴在黄州，计用兵十七万人，围始解。独赵葵<sup>[6]</sup>在淮东不受兵，而坐视不出兵应援。午疏论：“边阨角立，当协心释嫌，而乃幸灾乐祸，无同舟共济之心。”葵以为午党京湖制司，而嵩之亦憾午，乃迁宗正少卿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出知泉州。初，左丞相李宗勉深以葵之言为疑，会来自淮东者，乃言台官皆以葵交书，独吕御史无之，宗勉始以午为贤，语人曰：“吕伯可独立无党者。”嵩之得弥远人才簿，心知敬午而内怨所论边事。及午移浙东提刑，嵩之令邓咏晷董复亨论罢，中外不直嵩之。

提举崇禧观，再移浙东提刑。复为监察御史，人见，帝曰：“卿向来讲论甚明切。”兼崇政殿说书。嵩之雅不欲午在经筵，时殿中侍御史项容孙子娶午从子，嵩之俾容孙上疏避午，欲撼之去，而于法无避。嵩之乃与言路密谋，以为午尝劾王瓚姻家史洽，遂以瓚为右正言，午即治契去。上手诏趣留之，午力辞，不允，由是再留，而议论愈不合。

迁起居郎兼史院官，官至中奉大夫，间居一纪卒，年七十有七，累赠至华文阁学士、通奉大夫。子沆。

沆字叔朝，以恩补将仕郎。端平三年，铨试第一，授黄岩县主簿，监西京中岳庙者二，总领湖广、江西、京西财赋所准备差遣。改知於潜县，重囚逸，闻沆至，自归。淮西总领辟充主管文字。

通判婺州，朱君章讼争田四十有二年，吴王府争墓二十有九年，沆皆决之。特差充提领两浙转运盐事使司主管文字，又差充行在点检贍军激赏酒库，历四辖、六院之文思官告，书拟尚左右郎官事。

贾似道议行公田，彗星见，沆请罢公田还民。及理宗崩，似道矫诏废十七界会子，行关子，沆力言非便。似道大怒，调将作监簿，急令言者论寝。久之，与云台观，起知兴国军，未赴，论仍云台观。起知全州，未赴，与仙都观。德佑<sup>[7]</sup>元年，三学伏阙上书讼沆屈，召赴行在，沆不复出，卒，年八十有一。

论曰：杜範在下僚，已有公辅之望，及入相未久而没。杨简之学，非世儒所能及，施诸有政，使人百世而不能忘，然虽享高年，不究于用，岂不重可惜也哉。张虚子谅易直，吕午风采凛然，皆有裨于世道者矣。

## 【校勘记】

- [1] 奉制尚多 按“奉制”，黄震戊辰修史传杜範传作“牵制”；下文杜範因讲筵奏亦有“其所弹奏，或牵制而不行”语，当以“牵制”为是。
- [2] 嘉熙二年 “嘉熙”原作“嘉兴”。按南宋无“嘉兴”年号，戊辰修史传杜範传作“嘉熙”，是，据改。
- [3] 徐二十年 按一二二四年，宁宗死，理宗即位，至此时，（嘉熙四年，一二四〇年），将近二十年。戊辰修史传杜範传作“垂二十年”，疑作“垂”字是。
- [4] 将降车 “车”原作“半”，据杨简慈湖遗书卷一八附录钱时杨简行状改。
- [5] 仍提举鸿庆宫 “仍”原作“乃”。按杨简于嘉定十五年以右文殿修撰主管鸿庆宫；十六年除宝谟阁待制、提举鸿庆宫；此系宝庆二年事，见慈湖

遗书杨简行状，文为“仍提举鸿庆宫”。作“仍”是，据改。

- [6] 赵葵 原作“周葵”，误。据本书卷四一七赵葵传，葵当时以淮东制置使兼知扬州，其不出兵应援事，见宋史全文卷三三。周葵乃高宗、孝宗时人。今改。
- [7] 德佑 按宋无“德佑”年号，疑当为“德祐”。





# 宋史卷四百八

## 列传第一百六十七

吴昌裔 汪纲 陈宥 王霆

吴昌裔字季永，中江人。早孤，与兄泳痛自植立，不肯逐时好，得程颐、张载、朱熹诸书，辄研绎不倦。嘉定七年举进士，闻汉阳守黄榦得熹之学，往从之。

调闽中尉<sup>〔1〕</sup>。利路转运使曹彦约闻其贤，俾司余场。时岁饥，议余上流，昌裔请发本仓所储数万而徐余以偿，从之。调眉州教授。眉士故尚苏轼学，昌裔取诸经为之讲说，祠周惇颐及颢、颐、载、熹，揭白鹿洞学规，仿潭州释奠仪，簿正祭器，士习丕变。制置使崔与之荐之，改知华阳县。修学宫，来四方士，斥羨钱二十万缗，买良田备旱。通判眉州，著苦言十篇，虑蜀甚悉。摄郡事，御军有纪律。寻权汉州，故事比摄官，奉馈皆如真，昌裔命削其半。核兵籍，兴社仓，郡政毕举。兴元帅赵彥呐议东纳武仙，西结秦、巩，人莫敢言，昌裔独奋笔力辨其非。未几，武仙败，二州之民果叛。

端平元年，人为军器监簿，改将作监簿。改太常少卿。徐侨于人少许可，独贤之。兼皇后宅教授，昌裔以祖宗旧典无以职事官充者，力辞，改吴、益王府教授。转对，首陈六事，其目曰：“天理未纯，天德未健，天命未敕，天工未亮，天职未治，天讨未公。”凡君臣之纲，兄弟之伦，举世以为大戒而不敢言者，皆痛陈之。至于边臣玩令，陟罚无章，尤拳拳焉。拜监察御史，弹劾无所避，且曰：“今之朝纲果无所挠乎？言及亲故则为

之留中，言及私昵则为之乞了，事有窒碍则节帖付出，情有嫌疑则调停寝行。今日迁一人，曰存近臣之体，明日迁一人，曰为远臣之劝。屈风宪之精采，徇人情之去留，士气销软，下情壅滞，非所以纠正官邪，助国脉也。”

台臣故事，季诣狱点检。时有争常州田万四千亩，平江亦数百亩，株逮百余人，视其牍，乃赵善湘之子汝樞、汝梓也，州县不敢决，昌裔连疏劾罢之。冬沝雷，春大雨雪，昌裔居斋宫秉烛草疏，凡上躬缺失，官庭嬖私，庙堂除授，皆以为言。又言：“将帅方命，女宠私谒，旧党之用，边疆之祸，皆此阴类。”且曰：“今大昕坐朝，间有时不视事之文；私第谒假，或有时不入堂之报。上有耽乐恬逸之渐，下无协恭和衷之风。内则嬖御怀私，为君心之蠹；外则子弟寡谨，为朝政之累。游言噂沓，宠赂章闻，欲箫、勺大和<sup>[2]</sup>，得乎？”

又念蜀事陆危，条四事以进：实规模<sup>[3]</sup>，审功赏，访军实，储帅才。时有果、阆州守臣逃遁而进职，有知遂宁李炜父子足迹不至边庭而受赏，僭军之赵楷、弃城之朱扬祖皆不加罚；又帅臣赵彦呐年老智衰，其子淫刑黷货，士卒不用命，安癸仲耻遭抨弹，经营复用，欲起谪籍以代帅垣，昌裔皆抗疏弹击。

又历言三边之事曰：“今朝廷之上，百辟晏然，言论多于施行，浮文妨于实务。后族王宫之冗费，列曹坐局之常程，群工闲慢之差除，诸道非泛之申请，以至土木经营，时节宴游，神霄祈禳，大礼锡赉，藻饰治具，无异平时。至于治兵足食之方，修车备马之事，乃缺略不讲。”且援靖康之敝，痛哭言之。

出为大理少卿，屡疏引去，不许。会杜範再入台，击参政李鸣复，谓昌裔与範善，必相为谋者，数谗之，以权工部侍郎出参赞四川宣抚司军事。人曰：“此李纲救太原也。太原不可救，特以纲主战，故出之耳。”昌裔曰：“君命也，不可不亟行。”慷慨襆被出关，忽得疾，中道病甚，帝闻之，授秘阁修撰，改嘉兴府。昌裔曰：“吾以疾不能归救父母，上负圣恩，下负此心，若舍远就近，舍危就安，人其谓我何？”辞至四五，而言者以避

事论矣。

改赣州，辞，以右文殿修撰主管鸿庆宫。迁浙东提刑，辞，改知婺州。婺告旱，民日夜望之，乃不忍终辞，减驹从供帐，遣僚佐召邑令周行阡陌，蠲粟八万一千石、钱二十五万缗有奇。加集英殿修撰，卒，以宝章阁待制致仕。

昌裔刚正庄重，遇事敢言，典章多所闲习。尝辑至和、绍兴诸臣奏议本末，名储鉴。又会粹周、汉以至宋蜀道得失，兴师取财之所，名蜀鉴。有奏议、四书讲义、乡约口义、诸老记闻、容台议礼、文集行于世。

初，昌裔与徐清叟、杜範一日并入台，皆天下正士，四方想闻风采，人至和三谏诗以侈之。然才七阅月以迁，故莫不惋惜云。后谥忠肃。

汪纲字仲举，黟县人，签书枢密院勃之曾孙也。以祖任入官，淳熙十四年中铨试，调镇江府司户参军。

马大同镇京口，强毅自任，纲言论独不诡随。议者欲以两淮铁钱交子行于沿江，廷议令大同倡率行之，纲贻书曰：“边面行铁钱，虑铜宝泄于外耳。私铸盛行，故钱轻而物重。今若场务出纳不以铁钱取息，坚守四色请买旧制，冶铸定额不求馀羨，重禁以戢私铸，支散边戍与在军中半者无异，不以铁钱准折，则淮民将自便之，何至以敝内郡邪？”大同始悟。试湖南转运司，又中，纲笑曰：“此岂足以用世泽物耶？”乃刻意问学，博通古今，精究义理，覃思本原。

调桂阳军平阳县令，县连溪峒，蛮蜒与居，纲一遇以恩信。科罚之害既三十年，纲下车，首白诸台，罢之。桂阳岁贡银二万九千馀两，而平阳当其三分之二。纲谓向者银矿全发价轻，故可勉以应，今地宝已竭，市于他郡，其价倍蓰，愿力请痛蠲损之。岁饥，旁邑有曹伍者，群聚恶少入境，强贷发廩，众至千馀，挟界头、牛桥二砦兵为援，地盘踞万山间，前后令未尝一涉其境，不虞纲之至也，相率出迎。纲已夙具酒食，令之曰：“汝何敢乱，顺者得食，乱者就诛。”夜宿砦中，呼砦官诘责不能防守状，

皆惶恐伏地请死，杖其首恶者八人，发粟振粢，民赖以安。

改知金坛县，亲嫌，更弋阳县。父义和为侍御史主管佑神观。寻丁父丧，服除，知兰溪县，决擿如神。岁旱，郡倚办劝分，纲谓劝分所以助义仓，一切行之，非所谓安富恤贫也，愿假常平钱为粢本，使得循环迭济。又躬劝富民浚筑塘堰，大兴水利，饿者得食其力，全活甚众。郡守张抑及部使者列纲为一道荒政之冠。以言去，邑人相率投匭直其事，纲力止之。

继知太平县，主管两浙转运司文字，未赴，罹内艰，擢监行在左藏西库。属金人杀其主允济自立，遣使来告袭位，议者即欲遣币，纲言：“使名不逊，当止之境上，姑命左帑视例计办，或且留京口总司，令盱眙谕之曰：‘纪年名节，皆犯先朝避忌，岁币乃尔前主所增，今既易代，当复隆兴、大定之旧。’俟此议定，而后正旦、生辰之使可遣。迟以岁月，吾择边将葺城堡，简军实，储峙糗粮，使沿边屹然有不可犯之势，听其自相攻击，然后以全力制其后。”庙堂韪之。

提辖东西库，又干办诸司审计司。以选知高邮军，陛辞，言：“扬、楚二州当各屯二万人，壮其声势，而以高邮为家计砦。高邮三面阻水，湖泽奥阻，戎马所不能骋，独西南一路直距天长，无险可守，乃去城六十里随地经画，或浚沟堑，或备设伏，以扼其冲。”又虑湖可以入淮，招水卒五千人造百艘列三砦以戒非常。兴化民田滨海，昔范仲淹筑堰以障乌鹵，守毛泽民置石碓函管以疏运河水势，岁久皆坏，纲乃增修之。部使者闻于朝，增一秩，提举淮东常平。淮米越江有禁，纲念“淮民有警则室庐莫保，岁凶则转徙无归，丰年可以少苏，重以苛禁，自分畛域，岂为民父母意哉！请下金陵粟三十万以通淮西之运，京口粟五十万以通淮东之运。”又言：“两淮之积不可多，升、润之积不可少。平江积米数百万，陈陈相因，久而红腐，宜视其收贮近久，取餉犒下百司、诸军。江上岁俸当至京者，贮之京口、金陵转漕。两淮、中都诸仓，亦当广粟以补其数。”

制置使访纲备御孰宜先，纲言：“淮地自昔号财赋渊藪，西有铁冶，东富鱼稻，足以自给。淮右多山，淮左多水，足以自固。诚能合两淮为

一家，兵财通融，声势合一，虽不假江、浙之力可也。祖宗盛时，边郡所储足支十年；庆历间，中山一镇尚百八十万石。今宜上法先朝，令商旅入粟近塞，而算请钱货于京师。入粟拜爵，守之以信，则输者必多，边储不患不丰。州郡禁兵本非供役，乃就粮外郡耳，今不为战斗用，乃使之共力役，缓急戍守，专倚大军，指日待更，不安风土，岂若士兵生长边地，坟墓室家，人自为守邪？当精择伉壮，广其尺籍，悉隶御前军额，分擘券给以助州郡衣粮之供，大率如山阳武锋军制，则边面不必抽江上之戍，江上不必出禁闾之师。生券更番，劳费俱息。”

时有献言制司广买荒田开垦，以为营田，纲以为“荒瘠之地不难办，而工力、水利非久不可，弃产欺官，良田终不可得，耗费公帑，开垦难就。曷若劝民尽耕闲田，剏浚堙塞则官为之助，变瘠为沃，使民有馀蓄。晁错入粟之议，本朝便余之法，在其中矣。”制司知其无益，乃止。

淮东煮盐之利，本居天下半。岁久敝滋，盐本日侵，帑储空竭，负两总司五十馀万，亭户二十八万，借拨于朝廷五十万，又会餉所复盐钞，旧制弗许商人预供贴钞钱，盐司坐是窘不能支。纲挾撻隐伏，凡虚额无实，诡为出内，飞走移易，事制曲防，课乃更羨。既尽偿所负，又赢金三十万缗，为桩办库，以备盐本之阙。添置新灶五十所，诸场悉视乾道旧额三百九十万石，通一千三百万缗，课官吏之殿最。纲约已率下，辞台郡之互馈，独增场官奉以养其廉。

擢户部员外郎、总领淮东军马财赋。时边面多生券，山东归附月餉钱粮，以缗计增三十有三万，米以石计增六万，真、楚诸州又新招万弩手，皆仰给总所，而浙西盐利积负至七十馀万缗，诸州漕运不以时至。纲核名实，警稽慢，区画处分，餉事赖以不乏。

移疾乞闲，得直秘阁、知婺州，改提点浙东刑狱，皆屡辞不得请。虑囚，至婺，有奴挟刃欲戕其主，不遇而杀其子，瞞谰妄牵连，径出斩之。释衢囚之冤者。台盗钟百一非共盗，尉觊赏，躐申制司，纲谓：“治盗虽尚严，岂得锻炼傅会以成其罪邪？”于是得减死。祷雨龙瑞宫，有物蜿蜒朱色，盘旋坛上者三日。纲曰：“吾欲雨而已，毋为异以惑众。”言未竟，

雷雨大至，岁以大熟。

进直焕章阁、知绍兴府、主管浙东安抚司公事兼提点刑狱。访民瘼，罢行尤切。萧山有古运河，西通钱塘，东达台、明，沙涨三十馀里，舟行则胶。乃开浚八千馀丈，复创闸江口，使泥淤弗得入，河水不得泄，于涂则尽罄以达城阨。十里创一庐，名曰“施水”，主以道流。于是舟车水陆，不问昼夜暑寒，意行利涉，欢欣忘勤。属邑诸县濒海，而诸暨十六乡濒湖，荡泆灌溉之利甚博，势家巨室率私植埂岸，围以成田，湖流既束，水不得去，雨稍多则溢入邑居，田阨浸荡。濒海藉塘为固，堤岸易圯，咸凶害稼，岁损动数十万亩，蠲租亦万计。以纲言，诏提举常平司发田园，奇援巧请，一切峻却，而湖田始复；郡备缗钱三万专备修筑，而海田始固。纲谓：“是邦控临海道，密拱都畿，而军籍单弱。”乃招水军，刺叉手，教习甚专，不令他役。创营千馀间，宽整坚密，增置甲兵，威声赫然。兼权司农卿，寻直龙图阁，因任。

理宗即位，诏为右文殿修撰，加集英殿修撰，复因任，又加宝谟阁待制。宝庆三年大水，纲发粟三万八千馀、缗钱五万振之，蠲租六万馀石，捐瘠顿苏，无异常岁。越有经总制窠名四十一万，其中二十五，则绍兴以来虚额也，前后帅惧负殿，以修奉横官之资伪增焉。纲谓“负殿之责小，罔上之罪大”。摭其实以闻。诏免九万五千缗，而宿敝因是著明矣。

绍定元年，召赴行在，纲入见，言：“臣下先利之心过于徇义，为身之计过于谋国，媮惰退缩，奔竞贪黷，相与为欺，宜有以转移之。”帝曰：“闻卿治行甚美，越中民力如何？”对曰：“去岁水潦，诸暨为甚，今岁幸中熟，十年之间，千里晏安，皆朝廷威德所及，臣何力之有。”权户部侍郎。越数月，上章致仕，特畀二秩，守户部侍郎，仍赐金带。卒，越人闻之多堕泪，有相率哭于寺观者。

纲学有本原，多闻博记，兵农、医卜、阴阳、律历诸书，靡不研究；机神明锐，遇事立决。在越佩四印，文书山积，而能操约御详，治事不过二十刻，公庭如水。卑官下吏，一言中理，慨然从之。为文尤长于论事，援据古今，辨博雄劲。服用不喜奢丽，供帐车乘，虽敝不更。所著有恕斋

集、左帑志、漫存录。

陈宓字师复，丞相俊卿之子。少尝及登朱熹之门，熹器异之。长从黄榦游。以父任历泉州南安盐税，主管南外睦宗院、再主管西外，知安溪县。

嘉定七年，入监进奏院。时无敢慷慨尽言者，宓上封事言：“宫中宴饮或至无节，非时赐予为数浩穰，一人蔬食而嫔御不废于击鲜，边事方殷而桩积反资于妄用，此宫闱仪刑有未正也。大臣所用非亲即故，执政择易制之人，台谏用慎默之士，都司枢掾，无非亲昵，贪吏靡不得志，廉士动招怨尤，此朝廷权柄有所分也。钞盐变易，楮币秤提，安边所创立，固执己见，动失人心；败军之将躡躑殿岩，庸鄙之夫久尹京兆，宿将有守成之功，以小过而贬，三牙无汗马之劳，托公勤而擢，此政令刑赏多所舛逆也。若能交饬内外，一正纪纲，天且不雨，臣请伏面谩之罪。”奏入，丞相史弥远不乐，而中官庆寿，三牙献遗，至是为之罢却。寻迁军器监簿。九年，转对言：

人主之德贵乎明，大臣之心贵乎公，台谏之言贵乎直。陛下临政虽勤而治功未举，奉身虽俭而财用未丰，爱民虽仁而实惠未遍。良由上下相蒙，务于欺蔽。匭奏囊封，有怀毕吐，陛下付近臣差择，是有意于行其言也。而有司惟取专攻上躬与移咎牧守之章，腾播中外，以答观听。今赤地千里，蝗飞蔽天，如此其可畏，犹或讳晦以早不为灾、蝗不害稼，其他诬罔，抑又可知。臣故曰人主之德贵乎明。

大臣施設，浸异厥初。凡建议求言之人，则以他事逐，谏官言事稍直，则以他职徙。忠愤者指为不靖，切直者目曰沽名，众怨所萃则相继超升，物论所归则以次疏外。某人之迁，是尝重人罪以快同列之私忿者；某人之擢，是尝援古事以文迩日之天变者。直节重望以私嫌而久弃，老奸宿憾以巧请而牵复。使大臣果能杜幸门、塞



邪径，则举错当而人心服。臣故曰大臣之心贵乎公。

台谏平居未尝立异，遇事不敢尽言。有如金人再通，最关国体，近而侍从，下至生徒，莫不力争，冀禋庙算，独于言责，不出一辞。鞶毂之下，乾没巨万，莫之谁何；州县之间，罪仅毫发，摭以塞责。大臣所欲为之事则遂之，所不右之人则排之。仁宗时，有宰相奉行台谏风旨之讥，今乃有台谏不敢违中书之诮，岂祖宗设官之初意哉？臣故曰台谏之言贵乎直。

三者机括所系，愿陛下幡然悔悟，昭明德以照临百官。大臣、台谏，亦宜公心直节，以副望治之意。

指陈蔽事，视前疏尤剴切焉。

宓遂请罢，归。在告日，擢太府丞，不拜，出知南康军。诣史弥远别，弥远曰：“子言甚切当，第愚昧不能行，殊有愧耳。”至官，岁大侵，奏蠲其赋十之九。会流民群集，宓就役之，筑江堤，而给其食。时造白鹿洞，与诸生讨论。改知南剑州。时大旱疫，蠲逋赋十数万，且弛新输三之一，躬率僚吏持钱粟药饵户给之。创延平书院，悉仿白鹿洞之规。

知漳州，未行，闻宁宗崩，呜咽累日。亡何，请致仕。宝庆二年，提点广东刑狱，章复三上，迄不就。直秘阁，主管崇禧观，宓拜祠命而辞职名。卒，进职一等致仕。三学诸生以起宓为请，而没已阅月矣。

初，宓之在朝也，寺丞丁焞往使金，宓叹曰：“世仇未复，何以好为？”焞诗有“百年中国岂无人”之句。后数年，闻关外不靖，以书抵焞曰：“蜀口去关外虽远，实如一身。近事可寒心，皆士大夫之罪，岂非贿道不绝之故耶？”焞服其言。

宓天性刚毅，信道尤笃，尝为朱墨铭，谓朱属阳，墨属阴，以验理欲分寸之多寡。自言居官必如颜真卿，居家必如陶潜，而深爱诸葛亮身死家无馀财，库无馀帛。庶乎能蹈其语者。端平初，殿中侍御史王遂首言：“宓事先帝有论谏之直，而不及俟圣化之更，宜褒其身后，以劝天下之为臣者。”帝为感动，诏赠直龙图阁。所著书有论语注义问答、春秋三传抄、读通鉴纲目、唐史赘疣之稿数十卷，藏于家。

王霆字定叟，东阳人。高大父豪，帅众诛方腊，以功补官。霆少有奇气，试有司不偶，去就武举，嘉定四年，中绝伦异等。乔行简考艺别头，喜曰：“吾为朝廷得一帅才矣。”

授承节郎，从军于鄂，帅钟兴嗣戍边，请于枢密院，以霆为随军都钱粮官。总领綦奎委霆专一教阅总效军，寻委帅师守御黄州。沿江制置副使李焘辟置幕下，淮右兵叛，遣霆招谕之。霆于军事知无不言，谓：“招募良家子，不可以寅缘关节冒滥其间，防守江面，全藉正军，若义勇、民兵，特可为声援耳。而所谓大军，羸病者多，兵械损旧，岂不败事。调兵防江，当于江岸创屋居之，使之专心守御。诸军伍法既废，平居则无以稽其虚籍冒请之敝，无以纠其窜逸生事之人，缓急则无以稽其并力向敌之志，无以连其逃陈不进之心。此尉缭子所以著束部伍之令，太公谓伍法为要者谓此也。用兵不以人数多寡为胜负，惟教习之精否，则胜负之形可见矣。”

理宗即位，特差充浙西副都监、湖州驻札。时潘甫等起兵，事甫定，霆因绥抚之。镇江都统赵胜辟为计议官，时李全寇盐城，攻海陵，胜出戍扬州，属官多惮从行，霆慨然曰：“此岂臣子辞难之日！”至扬子桥，人言贼兵昨日在南门，去将安之，霆竟至南门，以帅宪之命董三城事。胜次第出城接战，霆必身先士卒，大小十八战，无一不利。夺贼壕，筑土城，焚城门，贼气为慑。差知应州兼沿边都巡检使，枢密院命节制黄甫后营，弹压诸道军马。诸道兵二十万将往收复楚州，霆帅所部为犄角之助。

大帅荐之，召试为阁门舍人。人对言：“恢复之说有二：曰规模，曰机会。顾今日之规模安在哉？守令所以牧民，而惠养之未加；将帅所以御军，而拊循之未至。邦财未裕，而楮券之敝浸深；军储未丰，而和籴之害徒惨。官有土地而荒芜，民因赋役而破荡，狱讼类成冤抑，铨曹率多淹留。荐举无反坐，贪徒得以引类而通班；按刺不徇公，微官易以迁意

而连遭。以言郡计，则纷耗于囊橐包苴；以言战功，则多私于亲昵故旧。至如降卒中处，养虎遗患，轻敌开边，以肉喂虎。夫以规模之切要者而不满人意如此，臣敢轻进恢复之说以误上听哉？凡臣之所陈者，诚播告中外之臣，悉惩其旧而图其新。规模既立，然后义旗一麾，诸道并进，臣力尚壮，愿效前驱。惟陛下坚定而勉图之。”帝称其言可采。升武功大夫，出知濠州，赐金带。至州，节浮费，余粟买马，以备不虞。寻差知安丰军，臣僚上言：“王霆在濠，人甚安之，不宜轻易。”诏再任濠，职事修举，特转横班。诸使交荐之。

北兵至浮光，其民奔遁，相属于道，朝论以为霆可守之，乃知光州兼沿边都巡检使。冒雪夜行，倍道疾驰至州，分遣间探，整饬战守之具，大战于谢令桥，光人遂安。督府魏了翁以书来慰安之，以缗钱十万劳其军。霆以召，寻为吉州刺史，仍知光州。霆固辞，丞相郑清之、制置使史嵩之皆数以书留霆，霆不从，且曰：“士大夫当以世从道，不可以道从世也。”

再授阁门舍人，寻为达州刺史、右屯卫大将军兼知蕲州，不赴。寻迁淮西马步军副总管兼淮西游击军副都统制。论游击军十事，不报。提举崇禧观。知高邮军，流民邦杰聚众三千人为盗，霆剿其渠魁，餘党悉散。时议出师，和者甚多，霆以为：“莫若遣间探覘敌情，如不得已然后行之；否则无故自荡其根本，是外兵未至而内兵先惨烈也。”诸军毕行，惟高邮迟之，境内赖以安全。由是与时迁，而谗者益众。

提举云台观。执政期论边事，且谓朝廷即有齐安之命。霆曰：“秋防已急，边守不宜临时更易，盍少需之。”乃授带行左领军卫大将军，充沿江制置副使司议官，霆乃撰沿江等边志一编上之。制置使董槐、邓泳交荐之，差知寿昌军，改蕲州，建学舍，祠忠臣。尝叹曰：“两淮藩篱也，大江门户也，三辅堂奥也。藩篱不固则门户且危，门户既危则堂奥岂能久安乎？”于是贻书丞相杜範，乞瞰江审察形势，置三新城：蕲春置于龙眼矶，安庆置于孟城，滁阳置于宣化。不报。卒。

初，其父析业，霆独以让其兄。处宗族有恩意，尝训其子弟曰：“穷

理尽性，学之本也。”有玉溪集行于世。

论曰：吴昌裔访道东南，一何勤哉！故其造深醇，见诸事功者，足以知其学无杂也。汪纲之遗爱在越，先民所谓择贤久任者，固不我欺矣。陈宓以宰相子，论谏之直，于今有光。王霆通兵家言，而谓不可以道从世，此古人谋帅贵乎“说礼、乐而敦诗、书”也。

### 【校勘记】

- [1] 调闽中尉 按尉为县之职官，宋无“闽中”县；作“闽中”，则不当称“闽中尉”。下文“利路转运使曹彦约闻其贤，俾司采场”，此县当与利路有关；本书卷八九地理志，利州路之阆州有阆中县，疑此处“闽中”为“阆中”之误。
- [2] 萧勺大和 “萧”当为“箫”。汉书卷二二礼乐志安世房中歌：“箫、勺群慝。”晋灼注：“箫，舜乐也。勺，周乐也。”颜师古注：“言制定新乐，教化流行，则逆乱之徒尽交欢也。”此处当取其义，谓上下如箫、勺之大和。本书卷一三二乐志亦有“乐谐箫、勺”语。
- [3] 实规模 “模”原作“抚”；傅增湘宋代蜀文辑存卷八四载吴昌裔论蜀变四事状作“模”。按“模”字或作“枹”，下文王霆传“规枹”一词数见，此处“抚”字当为“枹”字之误。今改。



# 宋史卷四百九

## 列传第一百六十八

高定子 高斯得 张忠恕 唐璘

高定子字瞻叔，利州路提点刑狱兼知沔州稼之弟也。嘉泰二年举进士，授郪县主簿。吴曦叛，乞解官养母，曦诛，摄府事宇文公绍以忠孝两全荐之，调中江县丞。父就养得疾，定子衣不解带者六旬。居丧，哀毁骨立。服除，成都府路诸司辟丹棱令，寻以同产弟魏了翁守眉，改监资州酒务。丁母忧，服除，差知夹江县。

前是，酒酤贷秫于商人，定子给钱以籴，且宽榷酤，民以为便。麻菽旧有征，定子悉弛之。会水潦游饥，贫民竟诉无所于籴，定子曰：“汝毋忧，汝第持钱往常所籴家以俟。”乃发县廩给诸富家，俾以时价粜，至秋而偿，须臾米溢于市。邻邑有争田十馀年不决，部使者以属定子，定子察知伪为质剂，其人不伏。定子曰：“嘉定改元诏三月始至县，安得有嘉定元年正月文书邪？”两造遂决。四川总领所辟主管文字，同幕有以趣办为能迫促诸郡者，定子白使者斥去之。总领所治利州，倚酒榷以佐军用，吏奸盘错，定子躬自究诘，酒政遂平。后来者复欲增课，定子曰：“前以吏蠹，亦既革之，今又求益，是再榷也。”乃止。

制置使郑损强愎自用，误谓总领所擅十一州小会子之利，奏请废之，令下，民疑而罢市。定子力争，谓：“小会子实以代钱，百姓贸易，赖以权川引，罢则关、陇之民交病，况又隆兴间得旨为之，非擅也。”乃得存其半。损又欲增总领所盐课，取旧贷军费，定子辨其颠末，损乃释然。

曰：“二司相关处，公每明白洞达言之，使人爽然自失。”寻差知长宁军。长宁地接夷獠，公家百需皆仰涓井盐利，来者往往因以自封殖，制置司又榷入其半。定子至，争于制置使，得蠲重赋。

差知绵州。大元兵穿凤州塞，破武休，下兴元，小校张钺以其徒溃人文州，杀守臣杨必复，将自龙趋绵，以闯成都。安抚使黄伯固闻之，亟奏定子兼参议官，措置文、龙备御。定子乃部分诸军扼青塘岭，钺就擒。已而剑南大震，定子语僚吏曰：“诸君去留不敢拘，若某则守城郭封疆之臣，有死而已。”戒群胥曰：“溃军流民不过欲得钱粮尔，吾将尽发吾州之藏与截诸司之纲，为朝廷捍蔽全蜀。我去，听汝等杀我；汝等逃，吾斫汝头矣。”乃下令招溃卒，人给缗钱五十、米一石，命都监陈训专任接纳。训忽奔告曰：“诸军虽受招，不肯释甲，奈何？”定子乃令帐下卒裹甲于两庑以俟，戒毋轻动。俄而诸军盛陈兵以至，吏士皆股栗，定子坐堂上，传令劳苦之，诸军皆拜。定子开谕以理，使还本部，以俟给犒。诸将闻之，亦来上谒，定子复慰安之。因问：“汝等何为至此？”皆曰：“制置使未知存亡，诸军无主。”定子曰：“大帅不过暂移治尔，已遣人访所在，苟终不获，我当为汝曹主张。且诸军至此以无粮故，吾州当任供亿。”又曰：“敌将复会于此，盍避之？”定子曰：“我文官也，不畏死，汝将军也，世世衣食县官，乃欲避敌乎？我是守臣，死则死于此尔。有欲杀太守者，一枪足矣，军器安用多为？今诸军大集，万一敌至，能戮力出战，是汝曹立功报国之机也，不犹愈于深入内郡为罪滋大乎？”众悦而去。乃遣吏给犒如令，辟寺观祠宇以舍之。

亡几何，败将和彦威、陈邦佐、曹箴、张涓、姚承祖等皆集于彰明，剽掠尤甚。彦威遣邦佐入州，大言骇众，谓定子曰：“知府何不去？和太尉兼两戎司，威权甚重，麾下兵且二万馀，欲来驻此，今至矣。”定子谓曰：“本州素非备御之地，大将以兵入，欲何为者？第来，吾固有以相待。”邦佐色沮，乃曰：“已遣幕府来议。”至则一游士尔，缪为恭敬，要素甚大。定子答曰：“军将入吾境，当受吾节制，惟各守纪律，则给以钱粮。若敌至，为国一死，作忠臣孝子，愈于病五日不汗死也。”幕府莫能对，出彦威

符移，有云：“大府招戢散军，人给钱米若干，今所部不下二万人，愿如数得之。”定子报曰：“本州已下此令，何敢食言；但所给者乃溃军就招免罪之人，都统所部非溃也，若以此例相给，其肯受乎？”彦威得檄甚惭，乃乞别给钱粮以饷军，定子即捐四十万缗与之，仍趣其还戍。盖定子身任两司之责，极其劳勤，以收捕张钺功，进三官，以防遏招收溃兵功，又进一官，进直宝章阁，再任。

顷之，召入奏事，吏民追送，莫不流涕；邻郡闻定子至，焚香夹道，举手加额曰：“微公，吾属涂炭久矣。”定子之未去郡也，伯兄稼以权利路提刑上印而归，了翁亦至自靖州，过定子于绵，定子为筑棣鄂堂，饮酒赋诗为乐，一时以为美谈。入对，极言时敝。时史弥远执国柄久，故有曰：“陛下优礼元勋，俾得以弛繁机而养静寿，朝廷得以新百度而革因循，不亦善乎？”既对，人为定子危之，定子曰：“乖逢得丧，是有命焉，吾得尽言，乃报君职分也。”越两月，乃迁刑部郎中。弥远没，言之者纷然，识者谓定子先事有言，视诸人为难。

寻以直宝谟阁、江南东路转运判官。陛辞，帝曰：“淮师巡边，卿知之乎？辅车之势，漕运为急，卿是行宜斟酌缓急，以相通融。”定子因上疏论边事甚周悉，帝嘉纳焉。逾年，召入奏事。会稼死事于沔州，上疏引疾，乞归田里，不许。寻迁军器监，又迁太府少卿，升计度转运副使。有事于明堂，天大雷雨，诏求言，定子反复论敬惧灾异之意。复召入，迁司农卿兼玉牒所检讨官。

入对，言：“内治不修，外惧不谨，近亲有预政之渐，近习有弄权之渐，小人有复用之渐，国柄有陵夷之渐，士气有委靡之渐，主势有孤立之渐，宗社有阽危之渐。天变日多，地形日蹙。昔有危脉，今有危形；昔有亡理，今有亡证。”又请明诏沿流帅守将吏，思出奇乘险，求为水陆可进之策。

升兼枢密都承旨，又迁太常少卿兼国史院编修官。累言边事，迁起居舍人，寻兼中书舍人，参赞京湖、江西督视府事，定子亲往周视新城，大犒诸军，激励守将。迁礼部侍郎，仍兼中书舍人，即军中赐金带。诏



以督府事入奏，既至，帝旁问甚渥，特进一官，寻兼崇政殿说书兼直学士院。未几，改侍讲、权礼部尚书，升兼侍读。入奏，言：“国无仁贤，无礼义，无政事，有类叔世。”帝竦然。寻兼直学士，修孝宗宁宗日历，书成上进，擢拜翰林学士、知制诰兼吏部尚书，升兼修国史、实录院修撰，赐衣带、鞍马。乞召收李心传卒成四朝志、传。

时礼部尚书杜範、吏部侍郎李韶皆以伉直称，或乞身求去，或卧家不出。定子言：“人主寄耳目者，台谏也，补耳目之所不逮者，法从之论思，百官之轮对，则上必论君德之粹驳，次必言朝政之得失。舍是而使之但言常程，姑应故事，畏缩乎雷霆之威，阿徇乎宰执之好，逊避乎耳目之官，则凡论思等事，皆不必讲矣。宜速返李韶以开不讳之门，勉起杜範以伸敢言之气。”因乞归田甚力。

进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寻兼权参知政事。仍旧职，知福州、福建安抚，固辞，提举洞霄宫。因请致仕，不许，改知潭州、湖南安抚大使，力辞，退居吴中，深衣大带，日以著述自娱。以资政殿学士转一官致仕，卒，赠少保。

定子作同人书院于夹江，修长兴学<sup>[1]</sup>，创六先生祠，盖以教化为先务。所著存著斋文集、北门类稿、薇垣类稿、经说、绍熙讲义、奏议、历官表奏行世。

高斯得字不妄，利州路提点刑狱、知沔州稼之子也。少从李坤臣学，坤臣瞽，斯得左右扶持之。中成都路转运司试，补入太学。绍定二年举进士，授利州路观察推官。越二年，辟差四川茶马干办公事。李心传以著作佐郎领史事，即成都修国朝会要，辟为检阅文字。端平二年九月，稼死事于沔，时大元兵屯沔，斯得日夜西向号泣。会其僮至自沔，知稼战没处，与斯得潜行至其地，遂得稼遗体，奉以归，见者感泣。服除而哀伤不已，无意仕进。心传方修四朝史，辟为史馆检阅，秩同秘阁校勘，盖创员也。斯得分修光、宁二帝纪。寻迁史馆校勘，又迁军器监主簿兼

史馆校勘。

时丞相史嵩之柄国，斯得遇对，空臆尽言。冬雷，斯得应诏上封事，乞择才并相，由是迁嵩之意。迁太常寺主簿，仍兼史馆校勘。时斯得叔父定子以礼部尚书领史事，时人以为美谈。会太学博士刘应起入对、拄嵩之，嵩之恚，使其党言叔父兄子不可同朝，以斯得添差通判绍兴府。淳祐二年，四朝帝纪书成，上之。嵩之妄加毁誉于理宗、济王，改斯得所草宁宗纪末卷，斯得与史官杜範、王遂辨之。範报书亦有“奸人剿入邪说”之语，然书已登进矣。心传藏斯得所草，题其末曰“前史官高某撰”而已。

逾年，添差通判台州。範既入相，召为太常博士，迁秘书郎。六年正月朔，日有食之，斯得应诏上封事，言：“大奸嗜权，巧营夺服，陛下奋独断而罢退之，是矣。谏宪之臣，交疏其恶，或请投之荒裔，或请勒之休致。陛下苟行其言，亦足昭示意向，涣释群疑。乃一切寝而不宣，历时既久，人言不置，然后龟勉传谕，委曲海奸，俾于袭经之时，妄致挂冠之请，因降祠命，苟塞人言，又有奸人阴为之地。是以讹言并兴，善类解体，谓圣意之难测，而大奸之必还，莽、卓、操、懿之祸，将有不忍言者。”时监察御史江万里及它台谏累疏论嵩之之罪恶，竟不施行，第因嵩之之致仕，予祠而已，故斯得封事首及之。

又言：“大臣贵乎以道事君，今乃献替之义少而容悦之意多，知耻之念轻而患失之心重。内降当执奏，则不待下殿而已行；滥恩当裁抑，则不从中覆而遽命。嫉正而庇邪，喜同而恶异，任术而诡道，乐媮而惮劳。陛下虚心委寄，所责者何事，而其应乃尔。”时范钟独当国，过失日章，故斯得及之。又言：“便嬖侧媚之人，尤足为清明之累，腐夫巧谗而使传几播，妖嬖外通而魁邪密主，阴奸伏蛊，互煽攻攻，陛下之心至是其存者几希矣。陛下之心，大化之本也。洗濯磨淬，思所以更之，乃徒立为虚言无实之名，而谓之更化，此天心之所以未当，大异之所以示儆也。”言尤切直，帝嘉纳焉。

又言：“群臣庞杂，官禁奇邪，黜货外交，岂可坐视而不之问！顾乃

并包兼容之意多，别邪辨正之虑浅，忧谗避谤之心重，直前迈往之志微，遂使众臣争衡，大权旁落，养成积轻之势，以开窥覬之渐。设有不幸，变故乘之，上心一移，凶渠立至，使宗社有沦亡之忧，衣冠遭鱼肉之祸，生灵罹涂炭之厄。当是时也，能洁身以去，其能逃万世之清议乎？”于是群俭悚惧，或泣诉上前，或上章求去，合力排摈，斯得遂求补外。在告几百馀日，于是差知严州，斯得三请乞祠，不许。严环山为郡，虽丰岁犹仰它州。夏旱，斯得蠲租发廩，招籴劝分，请于朝，得米万石以振济。

迁浙东提点刑狱，遂劾知处州赵善瀚、知台州沈璽等七人倚势厉民，疏上，不报。改江西转运判官，斯得具辞免，上奏曰：“臣劾奏赵善瀚等七人，未闻报可，固疑必有党与营救，惑误圣听，今奉恩除，乃知中臣所料。善瀚者，侍御史周坦之妇翁也，赃吏之魁，锢于圣世，郑清之与之有旧，复与州符。沈璽者，同签书枢密院事史宅之妻党也。祖宗以来，未有监司按吏一不施行者，坏法乱纪，未有甚此。臣身为使者，劾吏不行，反叨易节，若贪荣冒拜，则与世之顽顿无耻者何异？乞并臣镌罢，以戒奉使无状者。”章既上，坦自谓己任台谏而反见攻，遍恳同列论斯得，同列难之，计急，自上章劾罢斯得新任，未几，坦亦罢，七人竟罢去。

移湖南提点刑狱，荐通判潭州徐经孙等六人。攸县富民陈衡老，以家丁粮食资强贼，劫杀平民。斯得至，有诉其事者，首吏受赂而左右之，衡老造庭，首吏拱立。斯得发其奸，械首吏下狱，群胥失色股栗。于是研鞫具得其状，乃黥配首吏，具白朝省，追毁衡老官资，簿录其家。会诸邑水灾，衡老愿出米五万石振济以赎罪。衡老婿吴自性，与衡老馆客太学生冯炜等谋中伤斯得盗拆官棧。斯得白于朝，复正其罪，出一箠书，具得自性等交通省部吏胥情状。斯得并言于朝，下其事天府，索出赂银六万馀两，黥配自性及省寺高铸等二十馀人。初，自性厚赂宦者言于理宗曰：“斯得以缗钱百万进，愿易近地一节。”理宗曰：“高某硬汉，安得有是。”而斯得力求去，清之以书留之。又荐李晞颜等五人。

加直秘阁、湖南转运判官，改尚右郎官，未至，改礼部郎中。上疏极论时事，改权左司，力辞，内批兼侍立修注官。言水灾曰：“愿陛下立罢

新寺土木，速反迁旨诸臣，遏绝邪说，主张善良，谨重刑辟，爱惜士类，抑远佞臣，绝其干挠，则天意可回，和气可召矣。”会斥左司徐霖，帝虑给事中赵汝腾争逐霖事，乃徙汝腾翰林学士，汝腾闻命即去国。斯得言：“汝腾一世之望，宗老之重，飘然引去，陛下遂亦弃之有如弁髦，中外惊怪，将见贤者力争不胜而去，小人踊跃增气而来。陛下改纪仅数月，初意遽变，臣深惜之。”

时上封事言得失者众，或者恶其谨讷，遂谓“空言徒乱人听，无补国事。”斯得因转对，言：“诸臣之言，上则切劘圣主，下则砥砺大臣，内则摧压奸邪，外则销遏寇虐，顾以为无补于实政乎？空言之讥，好名之说，欲一网君子而尽去之，其言易入，其祸难言，此君子去留之机，国家安危之候，不可不深留圣虑者也。”监察御史萧泰来论罢。

逾年，以直宝文阁知泉州，力辞，迁福建路计度转运副使。朝廷行自实田，斯得言：“按史记，秦始皇三十一年，令民自实田。主上临御适三十一年，而异日书之史册，自实之名正与秦同。”丞相谢方叔大愧，即为之罢。董槐入相，召为司农卿。程元凤入相，改秘书监。丁大全入相，监察御史沈炎论斯得以闽漕交承钱物，下郡吏天府，榜死数人。先是，吴自性之狱，高铸为首恶黥配广州，捐资免行，至是为相府监奴，熾炎发其端。京尹顾岩傅会其狱，安吉守何梦然奉行其事，陵铄甚至，斯得不少挫，竟无所得。大全既谪，朝廷罪其委任非人，遂斩铸。斯得既拜浙西提点刑狱之命，炎，浙西人，泣于上前，乞更之，移浙东提举常平。命下，给事中章鉴缴还。斯得杜门不出，著孝宗系年要录。

彗星见，应诏上封事，曰：“陛下专任一相，虚心委之，果得其人，宜天心克享，灾害不生。而庚申、己未之岁，大水为灾，浙西之民死者数百万。连年旱暵，田野萧条，物价翔跃，民命如线。今妖星突出，其变不小。若非大失人心，何以致天怒如此之烈。”封事之上也，似道匿不以闻。

度宗即位，召为秘书监，又论罢。复迁秘书监，屡辞不许，擢起居舍人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兼侍讲。进读之时，每于天命去留之

际,人心得失之因,前代治乱之故,祖宗基业之难,必反复陈之。兼权工部侍郎,遂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仍兼侍讲。进高宗系年要录纲目,帝善之。大元军下襄阳,斯得疏论言事,最为切要,帝嘉纳,迁工部侍郎。屡求补外,以显文阁待制、知建宁府。

度宗崩,陈宜中入相,以权兵部尚书召。斯得痛国事之阽危,疏言诛奸臣以谢天下,开言路以回天心,聚人才以济国事,旌节义以厉懦夫,竭财力以收散亡。忠愤激烈,指陈当时之事无所遗。擢翰林学士、知制造兼侍读,进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同提举编修敕令及经武要略。大元兵下饶州,江万里赴水死,事闻,赠太傅。斯得言赠恤之典,所当度越故常,以风厉天下,遂加赠太师。又言赏通判池州赵卯发<sup>[2]</sup>死节太薄,乃加赠待制。

台谏徐直方等四人论似道误国之罪,乞安置岭表,簿录其家。丞相留梦炎庇护似道,止令散官居住,且谓簿录扰及无辜。斯得谓“散官则安置,追降官司分司则居住,祖宗制也。”梦炎语塞。梦炎乘间直罢去平章事王爚、监察御史俞浙,并罢斯得,于是宋亡矣。所著有诗肤说、仪礼合抄、增损刊正杜佑通典、徽宗长编、孝宗系年要录、耻堂文集行世。

张忠恕字行父,右仆射浚之孙。以祖任,监楼店务。入府幕,时韩侂胄权势熏灼,尝夺民间已许嫁女,夫家以告,忠恕白尹归其父母,尹不能难。再调广西转运司主管文字,改通判沅州,主管京湖宣抚司机宜文字,知澧州。开禧末,入为籍田令。属太庙鸱吻为雷雨坏,神主迁御,忠恕因轮对,请广言路,通下情,宁宗嘉纳。

嘉定五年,迁军器丞,进太府丞。出知湖州。迁司农丞、知宁国府。夏旱,请于朝,得赐僧牒五十,米十万七千馀石。常平使者欲均济而勿劝糶,忠恕虑后无以济,遂核户口、计岁月,严戒诸邑谕大家发盖藏。所见浸异,以言去,主管冲佑观。起知鄂州,改湖北转运判官兼知鄂州。召为屯田郎官,丁内艰。免丧,入为户部郎官。入对,极言边事,其虑至

远。

理宗即位，忠恕移书史弥远请取法孝宗，行三年丧，且曰：“孝宗始自践祚，服勤子职凡二十有七年，今上自外邸入继大统，未尝躬一日定省之劳，欲报之德，视孝宗宜有加。”既而宰辅率百僚请太母同听政，忠恕复贻书史弥远，谓：“英宗以疾，仁、哲以幼，母后垂帘，有不容已，惟钦圣出于勉强，务从抑损。今吾君长矣，若姑援以请，此亦中策尔。”诏群臣集议庙制，忠恕谓：“九庙非古。若升先帝，则十世之庙昉于今日，于礼无稽。”

宝庆初，诏求直言，忠恕上封事，陈八事：

一曰天人之应，捷于影响。自冬徂春，雷雪非时，西霁、东淮，狂悖洊兴。客星为妖，太白见昼，正统所系，不宜倭之分野。

二曰人道莫先乎孝，送死尤为大事。孝宗朝衣朝冠，皆以大布，迨宁考以適孙承重，光宗虽有疾，未尝不服丧官中也。洎光宗上宾，权焰方张，莫有言者。去秋礼寺受成胥吏，未尝以义折衷。庆元间，再期而祥，百僚始纯服吉。今若甫经练祭，虽朝臣一带之微，不复有凶吉之别，则是三年之丧降而为期，害理滋甚。况人主执丧于内，而群工之服无异常日，是有父子而无君臣也。

三曰太母方却垂帘之请，而庆寿前期，陛下吉服称觞，播为诗什，此世俗之见，非所以表仪于天下也。

四曰陛下斩然在疚，大昏之期，固未暇问，然非豫讲夙定，恐俚说乘间而入。臣所望于今日者，亦曰严取舍而正法度，广询谋而协公议尔。

五曰陛下于济王之恩，自谓弥缝曲尽矣。然不留京师，徙之外郡，不择牧守，混之民居，一夫奋呼，阖城风靡，寻虽弭患，莫副初心。谓当此时，亟下哀诏，痛自引咎，优崇恤典，选立嗣子，则陛下所以身处者，庶几无憾，而造讹腾谤者，靡所致力。自始至终，率误于含糊，而犹不此之思，臣所不解也。

六曰近世俭佞之徒，凡直言正论，率指为好名归过；夫好名归

过，其自为者非也，若首萌逆亿厌恶之心，则自今言者望风见疑，此危国之鸩毒。

七曰当今名流虽已褒显，而搜罗未广，遗才尚多。经明行修如柴中行、陈孔硕、杨简，识高气直如陈宓、徐侨、傅伯成<sup>[3]</sup>，金论所推；史笔如李心傅，何惜一官，不俾与闻。况迹来取人，以名节为矫激，以忠谏为迂疏，以介洁为不通，以宽厚为无用，以趣办为强敏，以拱默为靖共，以迎合为适时，以操切为任事。是以正士不遇，小人见亲。

八曰士习日异，民生益艰。第宅之丽，声伎之美，服用之侈，馈遗之珍，向来宗戚、闾官犹或间见，今缙绅士大夫殆过之。公家之财，视为己物。荐举、狱讼，军仗、吏役、僧道、富民，凡可以得贿者，无不为也。至其避讥媒进，往往分献厥馀。欲基本之不摇，殆却行而求前也。

疏入，朝绅传诵。始魏了翁尝勉忠恕以“植立名节，无隳家声”。及是叹曰：“忠献有后矣！”真德秀闻之，更纳交焉。

忠恕又因轮对，引以伯父 栻告孝宗之语曰：“当求晓事之臣，不求办事之臣；欲求伏节死义之臣，必求犯颜敢谏之臣。”语益剴切。忠恕自知不为时所容，力请外补，遂以直秘阁、知赣州。抵郡才两月，言者指为朋比，落职，降两官，罢。绍定三年，复元官，进秩一等，提举冲佑观。卒，迁一官致仕。魏了翁尝许忠恕“拳拳体国似浚，拨繁剴剧似其父构，敛华就实则有志义理之学，尝有闻乎栻之教矣”。

唐璘字伯玉，古田人。游太学。嘉定十年举进士，时台臣李安行奏次对官不许论边事，璘对策极诋之，曰：“吾始进，可坏于天子之庭乎？”调吴县尉，有杀人于货挟其舟亡者，有司求贼急，屠者自告吾儿实杀之，儿亦自诬伏。璘问：“舟安在？钱何用？”其辞差，为缓之，果得贼太湖，与舟俱至，举县感服。县有势家治圃，将凿渠通舟，缪言古有渠，常平使

者主之。璘视乾道故籍，则减民田也，力争，迁使者意，移监县税。璘遂以直闻。调瑞州学教授，用白鹿洞教法，崇礼让，后文艺，士翕然知向。监行在榷货务门。

辟淮东运司催辖纲运官。属出师楚州，尽瘁焉。捷闻，以金人据淮阴，欲乘势取之。璘言：“捷奏多夸，诘得信乎？须聚兵二十万，日费米斛馀五千，缗钱馀二万，调夫几万人，仅能使贼全师北去。今出没涟、海，谋结北边，政欲迭出挠我，忧方大尔。淮阴坚垒与楚城等，濠之广又过之，我士疲丁困，可一拔得乎？恢复，美名也，而贾实祸，仆窃危之。”不听，制司耻楚城之捷自赵範与葵出，议赎淮阴二城为功。洎闻金变，即转攻之，我师死伤者六万，璘在兵间愤之，著说论，直书其事上之。知晋陵县，邻州田讼，至有泣诉诸使愿送晋陵可否者。制置使陈辇留守建康，辟为通判，举府事以听。

监六部门，擢监察御史，台吏且至，璘皇骇趋避不敢诣阙。母曰：“人言此官好，汝何得忧乎？”璘曰：“此官须为朝廷争是非，一拂上意或迁权贵，恐重为大人累，何得不忧？”母曰：“而第尽言，吾有而兄在，勿忧。”璘拜谢，入就职。

故事，御史惟常服拜下，有论奏缴进，至是独召对缉熙殿，令服窄衫面读。首疏奏：“天变而至于怒，民怨而几于离，海宇将倾，天下有不可胜讳之虑。陛下谓此何时，纵欲累德，文过饰非，疏远正人，狎昵戚宦，浊乱朝政，自取覆亡。宰相用时文之才为经世之具，不顾民命，轻挑兵端，不度事宜，顿空国帑。委政厥子，内交商人，贿途大开，小雅尽废。琐琐姻娅，敢预邪谋，视国事如俳優，以神器为奇货，都人侧目，朝士痛心。盍正无将之诛，以著不忠之戒。崔与之操行类杨绾，虽修途莫景，力不逮心，而命下之日，闻者兴起。乔行简颇识大体，朝望稍孚，而除授偏私，事多遗忘。宜择家相，赞宗子，辅民物，以慰父母之望，毋使天变浸极，人心愈离也。”上为改容。又请号召土豪，经理荆、襄，亟择帅臣，安集淮西，帝嘉纳；至问边事甚悉。

璘感激知遇，自是弹击无所避，再疏：“郑清之妄庸误国，乞褫职罢



祠。其子士昌，招权纳贿，拔庸将为统帅，起赃吏为守臣，乞削籍废弃。郑性之懦而多私，党庇奸庸，臣受其改官举状，尝蒙荐之陛下，国事至此，不敢顾私。李鸣复甘心谄郑损，得荐入朝，适清之议张天纲之狱，迎合从轻，遂擢台端。会赵栳夫遣史寅午囑清之父子，鸣复又结寅午得登政府。”会杜範亦论鸣复，不行，而範去，璘遂力丐外，疏七上，授广西运判，改知嘉兴府，寻改江东运判。

时边事急，置四察访使，就诏璘分建康、太平、池州、江西。璘揭榜马前，咨所部以利害，又戒土豪团结渔业水手、茶盐舟夫、芦丁，悉备燎舟之具，人人思奋。即选将总二州兵舟以耀敌，檄当塗宿设战具，防采石，拨和余续生券，且奏损总领所钱二十万缗助江防，军声大振。

寻升直华文阁、知广州、广东经略安抚使。梅州寇作，璘示以威信，寇寻息。江淮旱，议下广右和余，璘言：“公家赤立，余本无所办，终恐日取于民，非臣不敢拨本，召衅重朝廷多事之忧。”明年上章乞致仕，帝思见之，亟命入奏，擢太常少卿。寻丁内艰，璘居丧哀毁不食，久之疾革，卒。

璘立台仅百日，世谓再见唐介，至切劘上躬，尽言无隐，帝益严惮之。居官大节，则母教之助为多。

论曰：观高定子在西陲，政业著闻矣。斯得屡起而屡仆于权臣之手，及其再起，宋事已非。张忠恕论济邸事，有父祖风焉。唐璘者，亦可谓古之遗直。

## 【校勘记】

〔1〕修长兴学 按上文高定子曾知长宁军，又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八长宁军六先生祠堂记所叙高定子事，与此处所谓“创六先生祠，盖以教化为先务”语合，疑此处“长兴”为“长宁”之误。

〔2〕赵卯发 本书卷四五〇忠义传、宋史全文附宋季朝事实、昭忠录同。粤

雅堂丛书本宋季三朝政要、四部丛刊影印明刊本文山先生全集卷一六集杜诗赵倅昂发作“赵昂发”，守山阁丛书本宋季三朝政要卷五、清刊本文丞相全集卷一四、吴礼部文集卷一三忠节祠碑作“赵昂发”。

- [3] 傅伯成 原作“傅伯放”，据本书卷四一五本传、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七七张忠恕墓志铭改。



# 宋史卷四百一十

## 列传第一百六十九

娄机 沈焕 舒秘附 曹彦约  
范应铃 徐经孙

娄机字彦发，嘉兴人。乾道二年进士，授盐官尉。丁母忧<sup>[1]</sup>，服除，调含山主簿。郡委治铜城圩八十有四，役夫三千有奇，设庐以处之，器用材植，一出于官，民乐劝趋，两旬告毕。七摄邻邑，率以治绩闻。调於潜县丞，轻赋税，正版籍，简狱讼，兴学校。遭外艰，免丧，为江东提举司干办公事，易淮东，已而复旧，改知西安县。巨室买地为莹域，发地遇石，复索元价。机曰：“设得金，将谁归？”通判饶州，平反冤狱。蜀帅袁说友辟参议幕中，不就，改干办诸司审计司<sup>[2]</sup>。转对，请裁损经费，又论刑名疑虑之敝。迁宗正寺主簿，为太常博士、秘书郎，请续编中兴馆阁书目，又请宽恤淮、浙被旱州县。

时皇太子始就外傅，遴选学官，以机兼资善堂小学教授。机日陈正言正道，又以累朝事亲、修身、治国、爱民四事，手书以献，太子置之坐右，朝夕观省。随事开明，多所裨益。迁太常丞，仍兼资善。旋迁右曹郎官、秘书省著作郎，改兼驾部。都城大火，机应诏上封事，力言朝臣务为奉承，不能出己见以裨国论；外臣不称职，至苛刻以困民财；将帅偏裨务为交结，而不知训阅以强军律。时年七十，丐闲，不许。太子得机所著广干禄字一编，尤喜，命戴溪跋之。擢监察御史，讲未退而除命颁，太

子恋恋几不忍舍，机亦为之感涕。

论京官必两任、有举主、年三十以上，方许作县。又论郡守轻滥太甚，贻害千里。苏师旦怙势妄作，蒙蔽自肆，语及者皆罪去，而独惮机。韩侂胄议开边，机极口沮之，谓：“恢复之名非不美，今士卒骄逸，遽驱于锋镝之下，人才难得，财力未裕，万一兵连祸结，久而不解，奈何？”侂胄闻之不说，其议愈密，外廷罔测。又上疏极论：“虽密谋人莫得知，而羽书一驰，中外皇惑。”侍御史邓友龙初不知兵，腾书投合，妄荐大将，既召还，专主此议。机语友龙曰：“今日孰可为大将？孰可为计臣？正使以殿岩当之，能保其可用乎？”

迁右正言兼侍讲，首论广蓄人才，乞诏侍从、台谏、学士、待制、三牙管军各举将帅边郡一二人，召问甄拔，优养以备缓急。进太常少卿兼权中书舍人，诏遣宣谕荆、襄，机昌言曰：“使往慰安人情则可，必欲开边启衅，有死而已，不能从也。”泗州捷闻，愈增忧危，且曰：“若自此成功，以摅列圣之宿愤，老臣虽死亦幸，谪官<sup>[3]</sup>，但恐进锐退速，祸愈深耳。”友龙至不能堪曰：“不逐此人，则异议无所回。”机遂以言去。

侂胄诛，召为吏部侍郎兼太子左庶子，还朝，言：“至公始可以服天下，权臣以私意横生，败国殄民，今当行以至公。若曰私恩未报，首为汲引，私仇未复，且为沮抑，一涉于私，人心将无所观感矣。”又言：“两淮招集敢勇，不难于招而难于处。若非绳以纪律，课其勤惰，必为后害。”仍请检校权臣、内侍等没入家货，专为养兵之助。机里人有故官吏部，丧未举而子赴调者，机谓彼既冒法禁，而部胥不之问，即挾数吏，使之治葬而后来。闻者跽之。

兼太子詹事，著历代帝王总要以裨考订。迁给事中。海巡八厢亲从、都军头、指挥使年劳转资，恩旨太滥，乞收寝未应年格之人，年已及者予之，帝称善良久。飞蝗为灾，机应诏言：“和议甫成，先务安静，葺罅漏以成纪纲，节财用以固邦本，练士卒以壮国威。”

迁礼部尚书兼给事中，擢同知枢密院事兼太子宾客，进参知政事。当干戈甫定，信使往来之始，疮痍方深，敝蠹纷然，机弥缝裨赞甚多。尤

惜名器，守法度；进退人物，直言可否，不市私恩，不避嫌怨。有举员及格，当改秩作邑而必欲朝阙，机曰：“若是则有劳者何以劝？孤寒者何以伸？若至上前，自应执奏。”堂吏寄资未仕，而例以升朝官赏陈乞封赠，机曰：“进士非通籍不能及亲，汝辈乃以白身得之耶？”嘉定二年八月，行皇太子册命，机摄中书令读册。九月祀明堂，为礼仪使。数上章告老，帝不许，皇太子遣官属勉留之。以资政殿学士知福州，力辞。提举洞霄宫以归，遂卒，赠金紫光禄大夫，加赠特进。

机初登第，其父寿戒之曰：“得官诚可喜，然为官正自未易尔！”机抚其弟模、栋，卒为善士。居乡以诚接物，是非枉直判于语下，不为后言，人惮而服之。称奖人才，不遗寸长，访问贤能，疏列姓名及其可用之实，以备采取，其所荐进，亦不欲人之知也。所著复有班马字类。机深于书学，尺牍人多藏弃云。

沈焕字叔晦，定海人。试入太学，始与临川陆九龄为友，从而学焉。乾道五年举进士，授馮姚尉、扬州教授。召为太学录，以所躬行者淑诸人，早暮延见学者，孜孜诲诱，长贰同僚忌其立异。会充殿试考官，唱名日序立庭下，帝伟其仪观，遣内侍问姓名，众滋忌之。或劝其姑营职，道未可行也，焕曰：“道与职有二乎？”适私试发策，引孟子：“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言路以为讪己，请黜之，在职才八旬，调高邮军教授而去。

后充干办浙东安抚司公事。高宗山陵，百司次舍供帐酒食之需，供给不暇，焕亟言于安抚使郑汝谐曰：“国有大戚，而臣子宴乐自如，安乎？”汝谐属焕条奏。充修奉官，移书御史，请明示丧纪本意，使贵近哀戚之心重，则芟舍菲食自安，不烦弹劾而须索绝矣。于是治并缘为奸者，追偿率敛者，支费顿减。

岁旱，常平使分择官属振恤，得上虞、馮姚二县，无复流殍。改知婺源，三省类荐书以闻，遂通判舒州。闲居虽病，犹不废读书，拳拳然以母

老为念、善类凋零为忧。卒，丞相周必大闻之曰：“追思立朝不能推贤扬善，予愧叔晦，益者三友，叔晦不予愧也。”

焕人品高明，而其中未安，不苟自恕，常曰昼观诸妻子，夜卜诸梦寐，两者无愧，始可以言学。追赠直华文阁，特谥端宪。

焕之友舒璘字元质，一字元宾，奉化人。补入太学。张栻官中都，璘往从之，有所开警。又从陆九渊游，曰：“吾惟朝于斯，夕于斯，刻苦磨厉，改过迁善，日有新功，亦可以弗叛矣乎。”朱熹、吕祖谦讲学于婺，璘徒步往谒之，以书告其家曰：“敝床疏席，总是佳趣；栉风沐雨，反为美景。”

举乾道八年进士，两授郡教授，不赴。继为江西转运司干办公事。或忌璘所学，望风心议，及与璘处，了无疑间。为徽州教授，徽习顿异。诗、礼久不预贡士，学几无传，璘作诗礼讲解，家传人习，自是其学浸盛。丞相留正称璘为当今第一教官，司业汪逵首欲荐璘，或谓璘举员已足，逵曰：“吾职当举教官，舍斯人将谁先？”卒劾荐之。知平阳县，郡政颇苛，及璘以民病告，辞严义正，守为改容。秩满，通判宣州，卒。

璘乐于教人，尝曰：“师道尊严，璘不如叔晦，若启迪后进，则璘不敢多逊。”袁燮谓璘笃实不欺，无豪发矫伪。杨简谓璘孝友忠实，道心融明。楼钥谓璘之于人，如熙然之阳春。淳祐中，特谥文靖。

曹彦约字简甫，都昌人。淳熙八年进士。尝从朱熹讲学，历建平尉、桂阳司录、辰溪令，知乐平县，主管江西安抚司机宜文字。知澧州，未上，薛叔似宣抚京湖，辟主管机宜文字。汉阳阙守，檄摄军事。时金人大入，郡兵素寡弱，彦约搜访土豪，得许离俾总民兵，赵观俾防水道，党仲昇将宣抚司军屯郡城。金重兵围安陆，游骑闯汉川，彦约授观方略，结渔户拒守南河，观逆击，斩其先锋，且遣死士焚其战舰，昼夜殊死战，北渡追击，金人大败去。又遣仲昇劫金人砦，杀千余人，仲昇中流矢

死。奏观补成忠郎、汉川簿尉，赠仲昇修武郎，官其后二人。彦约以守御功进秩二等，就知汉阳。

嘉定元年，诏求言，彦约上封事，谓“敌岂不以岁币为利，惟其所向辄应，所求辄得，以我为易与而纵其欲。莫若迟留小使，督责边备，假以岁月，当知真伪。设复大举，则民固已怨矣，欲进而我已戒严，欲退而彼有叛兵，决胜可期矣。”寻提举湖北常平，权知鄂州兼湖广总领，改提点刑狱，迁湖南转运判官。

时盗罗世传、李元砺、李新等相继窃发，桂阳、茶陵、安仁三县皆破，环地千里，莽为盗区。彦约至攸督运，人心始定。迁直秘阁、知潭州、湖南安抚。时江西言欲招安李元砺，朝命下湖南议招讨之宜，彦约言：“今不行讨捕，曲徇招安，失朝廷威重。若元砺设疑词以款重兵，则兵不可撤戍，民不得安业。”元砺果不可降，彦约乃督诸将逼贼巢而屯，击破李新于酃洲，新中创死，众推李如松为首，如松降，遂复桂阳。世传素与李元砺有隙，至是密请图元砺以自效，彦约录赏格报之，且告于朝，又予万缗钱犒其师。世传遂禽元砺。彦约还长沙，未几，复出督战，餘党悉平。

世传既自以为功，迟留以邀重赂，彦约谕以不宜格外邀求。时池州副都统许俊驻兵吉之龙泉，厚赂以结世传，超格许转官资，世传遂以元砺解江西。胡榘为右司，欲以世传尽统诸峒而为之帅，悉撤江西、湖南戍兵，彦约固争之，榘不悦，然世传终桀骜不肯出峒。彦约密遣罗九迁为间，诱胡友睦，许以重赏，友睦遂杀世传。江西来争功，不与校。擢侍右郎官，以右正言郑昭先言，寢其命。

久之，以为利路转运判官兼知利州。关外乏食，彦约悉发本司所储减价遣糴，劝分免役，通商蠲税，民赖以济。时沔州都统制王大才骄横，制置使董居谊既不得其柄，反曲意奉之。彦约以蜀之边面诸司并列，兵权不一，微有小警，纷然奏议，理财者归怨于兵弱，握兵者归咎于财寡，乃作病夫议，献之庙堂，曰：

古之临边，求一贤者而尽付之兵权，兵权正则事体重，兵权专则号令一。今庙堂之上，患士大夫不奉行诏令，恶士大夫不恪守忠



实。故虽信而用之，又以人参之；虽以事权付之，又从中御以系维之。致使知事者不敢任事，畏事者常至失事，卒有缓急，各持己见，兵权财计，互相归咎。

昔秦、陇之俗，以知兵善战闻天下。自吴氏世袭以来，握兵者志在于怙势，不在于尊上；用兵者志在于诛货，不在于息民。本原一坏，百病间出，至有世将已叛而宣威不觉，四郡已割而诸将不知。更化之后，逆党既诛，而土俗人心其实未改。任军官而领州事者，易成藩镇之权；起行伍而立微效者，渐无阶级之分。由皂郊以至宕昌，即陇西天水之地，其忠义民兵利在战斗，缓急之际固易鼓率，若其恃勇贪利，犯上作乱，则又不止于大军而已。苟不正其本原，磨之以岁月，渐之以礼义，未见其可也。

今日之领帅权者，必当近边境，必当拥亲兵；有兵权者，必当领经费，必当宽用度。至于忠义之兵，又须有德者以为统率，择知书者以为教导，如古人所谓教民而后用之也。今议不出此，乃欲幸胜以为功，苟安以求免，误天下者必此人也。

时朝论未以为然。

差知宁国府，又改知隆兴府、江西安抚。居亡何，蜀边被兵，内有张福、莫简之变，彦约之言无一不验。迁大理少卿，又权户部侍郎，以宝谟阁待制知成都。彦约乞赴阙奏事，不允，又申省乞入对，不报。改知福州，又改知潭州，彦约力辞，提举明道观，寻以焕章阁待制提举崇福宫。

理宗即位，擢兵部侍郎兼国史院同修撰。宝庆元年入对，劝帝讲学，防近习。次言：“当以庆历、元祐听言为法，以绍圣、崇、观讳言为戒。比年以来，有以卖直好名之说见于奏对者，愿陛下倚忠直如蓍龟，去邪佞若蠹贼，其有沮挠谗言者，必加斥逐。”

会下诏求言，彦约上封事曰：“陛下谨定省以事长乐，开王社以笃天伦，孝友之行，宜足以取信于天下。然兄弟至亲，犹误于狂妄小人之手，道路异说，犹袭于尺布不缝之谣。臣以为守法者，人臣之职也，施恩者，人主之柄也。汉淮南王欲危社稷，张苍、冯敬等请论如法，文帝既赦其

罪废徙，王不幸而死，封其二子于故地。此往事之明验，本朝太宗皇帝之所已行也。今若徇文帝缘情之义，法太宗继绝之意，明示好恶，无隙可指，虽不止谤而谤息矣。”又言：“陛下求言之诏，惟恐不逮，然外议致疑，以为明言文武，似或止于搢绅，泛言小大，恐不及于韦布，引而伸之，特在一命令之间耳。”又荐隆州布衣李心传素精史学，乞官以初品，置之史馆，从之。

寻兼侍读，俄迁礼部侍郎。加宝谟阁直学士，提举佑神观兼侍读。授兵部尚书，力辞不拜。改宝章阁学士、知常德府，陛辞，言下情未通，横敛未革。帝曰：“其病安在？”对曰：“台谏专言人主，不及时政，下情安得通？包苴公行于都城，则州郡横敛，无可疑者。”提举崇福宫，卒，以华文阁学士转通议大夫致仕，赠宣奉大夫。嘉熙初，赐谥文简。

范应铃字旂叟，丰城人。方娠，大父梦双日照庭，应铃生。稍长，厉志于学，丞相周必大见其文，嘉赏之。开禧元年，举进士，调永新尉。县当龙泉、茶陵溪峒之冲，寇甫平，喜乱者诈为惊扰，应铃廉得主名，猝而治之。县十三乡，寇扰者不时，安抚使移司兼郡，初奏弛八乡民租二年，诏下如章。既而复催以检核之数，应铃力争，不从。即诣郡自言，反覆数四，帅声色俱厉，应铃从容曰：“某非徒为八乡贫民，乃深为州家耳！民贫迫之急，将以不肖之心应之，租不可得而祸未易弭也。”帅色动，令免下户。既出令，复征之，应铃叹曰：“是使我重失信于民也。”又力争之，讫得请，民大感悦。有大姓与转运使有连，家僮恣横厉民，应铃笞而系之狱。郡吏庭辱令，应铃执吏囚之，以状闻。

调衡州录事，总领闻应铃名，辟为属。改知崇仁县，始至，明约束，信期会，正纪纲，晓谕吏民，使知所趋避。然后罢乡吏之供需，校版籍之欺蔽，不数月省簿成，即以其簿及苗税则例上之总领所，自此赋役均矣。夙兴，冠裳听讼，发擿如神，故事无不依期结正，虽负者亦无不心服。真德秀扁其堂曰“对越”。将代，整治如始至。岁杪，与百姓休息，搁债负，

蠲租税，释囚系，恤生瘞死，崇孝劝睦，仁民厚俗之事，悉举以行，形之榜揭，见者嗟叹。调提辖文思院，干办诸军审计，添差通判抚州，以言者罢，与祠。丁内艰，服除，通判蕲州。

时江右峒寇为乱，吉州八邑，七被残毁，差知吉州，应铃慨然曰：“此岂臣子辞难时耶？”即奉亲以行。下车，首以练兵、足食为先务，然后去冗吏，核军籍，汰老弱，以次罢行。应铃洞究财计本末，每鄙榷酤兴利，蕲五邑悉改为户。吉，舟车之会，且屯大军，六万户，人劝之榷，应铃曰：“理财正辞，吾纵不能禁百姓群饮，其可诱之利其赢耶？”永新禾山群盗啸聚，数日间应者以千数。应铃察过客赵希邵有才略，檄之摄邑，调郡兵，结隅保，分道捣其巢穴，禽之，诛其为首者七人，一乡以定。赣叛卒朱先贼杀主帅，应铃曰：“此非小变也。”密遣谍以厚赏捕之。部使者劾其轻发，镌一官。闲居六年，养亲读书，泊如也。起广西提点刑狱，力辞，逾年乃拜命。既至，多所平反，丁钱蠹民，力奏免之。

召为金部郎官，入见，首言：“今以朝行暮改之规模，欲变累年上玩下慢之积习；以悠悠内治之敝政，欲图一旦赫赫外攘之大功。”又曰：“公论不出于君子，而参以逢君之小人；纪纲不正于朝廷，而牵于弄权之阉寺。”言皆说直，识者韪之。迁尚左郎官，寻为浙东提点刑狱，力丐便养，改直秘阁、江西提举常平，并诡挟三万户，风采凛然。

丁外艰，服除，迁军器监兼尚左郎官，召见，奏曰：“国事大且急者，储贰为先。陛下不断自宸衷，徒眩惑于左右近习之言，转移于宫庭嫔御之见，失今不图，奸臣乘夜半，片纸或从中出，忠义之士束手无策矣。”帝为之动容。属盐法屡变，商贾之赢，上夺于朝廷之自鬻，下夺于都郡之拘留；九江、豫章扼其襟喉，江右贫民终岁食淡，商与民俱困矣。应铃力陈四害，愿用祖宗入粟易盐之法。

授直宝谟阁、湖南转运判官兼安抚司。峒獠蒋、何三族聚千余人，执县令，杀王官，帅宪招捕，逾年不至，应铃曰：“招之适以长寇，亟捕之可也。”即调飞虎等军会隅总讨之，应铃亲临誓师，号令明壮，士卒鼓勇以前，禽蒋时选父子及凶渠五人诛之，胁从者使之安业，未一月全师而

归。授直焕章阁，上疏谢事，不允；擢大理少卿，再请又不允。一旦籍府库，核簿书，处决官事已，遂及家务，纤悉不遗。僚属劝以清心省事，曰：“生死，数也，平生学力，正在今日。”帅别之杰问疾，应铃整冠肃入，言论如平常，之杰退，倏然而逝。

应铃开明磊落，守正不阿，别白是非，见义勇为，不以得失利害动其心。书馈不交上官，荐举不徇权门，当官而行，无敢挠以非义。所至无留讼，无滞狱，绳吏不少贷，亦未尝没其贲，曰：“彼之货以悖人，官又从而悖人之，可乎？”进修洁，案奸赃，振树风声，闻者兴起。家居时，人有不平，不走官府，而走应铃之门；为不善者，辄相戒曰：“无使范公闻之。”读书明大义，尤喜左氏春秋，所著有西堂杂著十卷，断讼语曰对越集四十九卷。徐鹿卿曰：“应铃经术似兒宽，决狱似雋不疑，治民似龚遂，风采似范滂，理财似刘晏，而正大过之。”人以为名言。

徐经孙字中立，初名子柔。宝庆二年进士，授浏阳主簿，潭守俾部牙契钱至州，有告者曰：“朝廷方下令颁行十七界会，令若此钱皆用会，小须，则幸而获大利矣。”经孙曰：“此钱取诸保司，出诸公库，吾纳会而私取其钱，外欺其民，内欺其心，奚可哉！”诘旦，悉以所部钱上之，其人惊服有愧色。

辟永兴令，知临武县，通判潭州。帅陈辔雅相知，事必咨而后行。秩满，由丰储仓提管进权辖，国子博士兼资善堂直讲。为监察御史，劾京尹厉文翁言伪而辨，疏入，留中。宣谕至再，即日出关，上遣使追之，不及。进直宝章阁、福建提点刑狱，号称平允。岁馀升安抚使，召为秘书监兼太子谕德。经孙为安抚时，辔家居，门人故吏有挠法者不得逞，相与摇撼。至是辔起家判本郡，怀私逞忿，无复交承之礼，即日劾奏通判，语侵经孙，谓席卷府库而去，于是罢通判，削其秩。经孙造朝，具白于政府。事上闻，帝大怒，谕宰执曰：“陈辔老缪至此，宜亟罢之。”于是经孙再诣政府，言：“某，辔门生也，前日之白，公事也，苟辔以是得罪，人

谓我何？”请之不置，俾自乞闲，明通判无罪，识者黜之。

迁宗正少卿、起居舍人、起居郎，入奏：“君人者当守理欲之界限。”迁刑部侍郎兼给事中，升太子左庶子、太子詹事，辅导东宫者三年，敷陈经义，随事启迪。太子入侍，必以其所讲闻悉奏之，帝未尝不称善。景德三年春雷，诏求直言，经孙对曰：“三数年来，言论者以靖共为主，有怀者以哗讦为戒，忠谏之气，郁不得行，上帝降鉴，假雷以鸣。”切中时病。

公田法行，经孙条其利害，忤丞相贾似道，拜翰林学士、知制诰，未逾月，讽御史舒有开奏免，罢归。授湖南安抚使、知潭州，不拜。授端明殿大学士，闲居十年，卒，赠金紫光禄大夫。经孙所荐陈茂濂为公田官，分司嘉兴，闻经孙去国，曰：我不可以负徐公。”遂以亲老谢归，终身不起。

论曰：呜呼，宁宗之为君，韩侂胄之为相，岂用兵之时乎？故委机力止之。小学之废久矣，而机独知致力于此。沈焕、舒璘学远识明。曹彦约可与建立事功。范应铃赫然政事如神明。徐经孙清慎有守，卒以争公田迁贾似道去国，君子称之。

## 【校勘记】

- [1] 丁母忧 “母”原作“父”。按楼钥攻愧集卷九七娄机神道碑，机任盐官尉时，丁其母成国夫人忧；下文任於潜县丞时“遭外艰”，明“父”为“母”之讹，据改。
- [2] 干办诸司审计司 攻愧集卷九七娄机神道碑作“干办诸军审计司”。
- [3] 谪官 同上书同卷同篇作“谪官尚何言”。

# 宋史卷四百一十一

## 列传第一百七十

汤琇 蒋重珍 牟子才

朱貔孙 欧阳守道

汤琇字君宝，浏阳人。淳熙十四年进士，调德安府学教授，转三省枢密院架阁，迁国子博士。时召朱熹为侍讲，未几辞归，朝廷从其请，予祠。琇上疏言：“熹以正学为讲官，四方颺望其有启沃之益。曾未逾时，辄听其去，必骇物论。宜追召熹还，仍授讲职。”疏上，不报。由是浸恶权相意，而琇之直声亦大闻于时。历礼部、驾部二郎官，出知常州，入为大理少卿，进直徽猷阁，卒。

琇负直概，与韩侂胄、陈自强不合，故屡嫉言者中伤。琇生平奉祠闲居之日，多于扬历，其在礼曹，例掌三省奏记。临安大火，宁宗遇灾避正殿，中书三表请复，不许。琇属辞务持大体，不为阿曲，言者摭其语涉讪上，而朝廷实知其无他，故起复制词有“清风峻节”之语。琇尝择婿得蒋重珍，后举进士第一。

蒋重珍字良贵，无锡人。嘉定十六年进士第一，签判建康军，丁母忧，改昭庆军，寻以公事与部使者异议，请祠，易签判奉国军。绍定二年，召入对，首以“自天子至于庶人所当先知者本心外物二者之界限”为

言：“界限明，则知有天下治乱而已，何乐其尊；知有生民休戚而已，何乐其奉。”且论：“苞苴有昔所未有之物，故吾民罹昔所未有之害；苞苴有不可胜穷之费，故吾民有不可胜穷之忧。”迁秘书省正字，屡乞祠，以伯父丧予告，迁校书郎，辞，不可。明年，待命雪川，移文阁门，请对，当路惮之，添差通判镇江府，辞。会行都火，应诏曰：

臣顷进本心外物界限之说，盖欲陛下亲揽大柄，不退托于人，尽破恩私，求无愧于己。倘以富贵之私视之，一言一动，不忘其私，则是以天下生灵、社稷宗庙之事为轻，而以身富贵之所从来为重，不惟上负天命，以先帝圣母至于公卿百执事之所以望陛下者，亦不如此也。昔周勃今日握玺授文帝，是夜即以宋昌领南北军；霍光今年定策立宣帝，而明年稽首归政。今临御八年，未闻有所作为。进退人才，兴废政事，天下皆曰此丞相意，一时恩怨，虽归庙堂，异日治乱，实在陛下。焉有为天之子，为人之主，而自朝廷达于天下，皆言相而不言君哉？天之所以火宗庙、火都城者殆以此。

臣所以痛心者，九庙至重，事如生存，而彻小涂大，不防于火之未至；宰相之居，华屋广袤，而焦头烂额，独全于火之未然，亦足以见人心陷溺，知有权势，不知有君父矣。他有变故，何所倚仗，陛下自视，不亦孤乎？昔史浩两人相，才五月或九月即罢，孝宗之报功，宁有穷已，顾如此其亟，何哉？保全功臣之道，可厚以富贵，不可久以权也。

上读之感动，授宝章阁，主管云台观，则告吏部，不受贴职禄，不愿贴职恩。

它日星变求言，复申前说。又虑柄臣或果去位，君心易纵，大权旁落，则进为君难六箴。召为秘书郎兼庄文府教授。端平初入对，上五事，且曰：“隐蔽君德，昔咎故相，故臣得以专诋权臣；昭明君德，今在陛下，故臣以责难君父。”乞召真德秀、魏了翁用之，帝谓之曰：“人主之职无它，惟辨君子小人。”重珍对曰：“小人亦指君子为小人，此为难辨。人主当精择人望，处之要津，正论日闻，则必知君子姓名、小人情状矣。”兼

崇政殿说书，戒家事勿以白，务积精诚以寤上意。每草奏，斋心盛服，有密启则手书削稿，帝称其平实。迁著作佐郎。

边帅以八陵图来上，诏百官集议，重珍言史嵩之既失相位，危于幕巢，犹欲邀功，自固其位，请择贤帅如汉用充国，使之亲至边境，审度事势，条上便宜。丞相主出师关、洛，重珍力争。会边帅议和战不一，复召集议，重珍奏：“曩乞专意备守，不得已则用应兵，今不敢变前说。”不听，遂自劾以密勿清光，乃不能遏兵端，乞免说书职。迁著作郎兼权司封郎官、起居舍人，言：“近者当侍讲席，旋命止之，或曰是日道流生朝。夫辍讲偶以它故，则当知圣躬举措之难；或所传果得其实，则当知圣心持守之难。”帝曰：“非卿不闻此言。”关、洛师大衄，复进兵，重珍言：“若耻败而欲胜之，则心不平而成忿，气不平而成怒，生灵之命，岂可以忿怒用哉！”又言：“迩来用台谏，颇主不必矫激之说，似畏刚方大过之士。窃窥选用之意，正谓其平易而省事耳。然数月之间，一失于某，再失于某，借曰慎重台纲而忧其激，亦当以平正者居之。”又论禁旅贫弱，教习频严，辄不能堪，不稍变通，非消变之道。

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言：“更化以来，旧敝未去者五：徇私、调停、覆护、姑息、依违是也。今又益之以轻易。”迁起居郎，以疾求去。以集英殿修撰知安吉州，权刑部侍郎，三辞不许，自劾其不能取信朝廷之罪，乞镌斥置闲散，促覲愈力而疾不可起。诏守刑部侍郎致仕，赠朝请大夫，谥忠文。

牟子才字存交，井研人。八世祖允良生期岁，淳化间盗起，举家歼焉，惟一姑未笄，以瓮覆之，得免。子才少从其父客陈咸，咸张乐大宴，子才闭户读书，若不闻见者，咸异之。学于魏了翁、杨子谟、虞刚简，又从李方子，方子，朱熹门人也。嘉定十六年举进士，对策诋丞相史弥远，调嘉定府洪雅县尉，监成都府榷茶司卖引所，辟四川提举茶马司准备差遣，使者魏泌众人遇之，子才拂衣竟去，泌以书币谢，不受。改辟总领四



川财赋所干办公事。

诏李心传即成都修四朝会要，辟兼检阅文字。制置司遣之文州，视王宣军饷，邓艾縋兵处也。道遇宣曰：“敌且压境，宣已退矣，君毋庸往。”子才不可，遂至州视军庾而还。甫出境，文州陷。辟知成都府温江县事，未上，连丁内外艰。时成都已破，遂尽室东下。免丧，心传方修中兴四朝国史，请子才自助，擢史馆检阅。

人对，首言大臣不公不和六事，次陈备边三策。理宗顾问甚悉，将下殿，复召与语。翼日，帝谕宰相曰：“人才如此，可峻擢之。”左丞相李宗勉拟秘书郎，右丞相史嵩之怨子才言己，遽曰：“姑迁校勘。”俄宗勉卒，嵩之独相，亟请外，通判吉州，转通判衢州。日食，诏求言，上封事万言，极陈时政得失，且乞早定立太子。人为国子监主簿兼史馆校勘，逾年，迁太常博士。

郑清之再相，子才两上封事，言今日有徽、钦时十证，又请为济王立后，以回天怒。校书郎徐霖言谏议大夫郑寀、临安府尹赵与箴，不报，出关。子才言：“陛下行霖言则霖留，不然则不留也。二人之中，寀尤无耻，请先罢之。”寀去。至若嵩之谋复相，清之误引嵩之之党别之杰共政，皆历历为上言之。作书以孔光、张禹切责清之，清之复书愧谢。谒告还安吉州寓舍，迁秘书郎，屡辞，主管崇道观。逾年，迁著作佐郎，又辞。清之卒之明日，诏子才还朝，迁著作郎；左丞相谢方叔、右丞相吴潜交书道上意，趣行益急，乃至。兼崇政殿说书，子才随事奏陈，举朝诵子才奏疏，皆曰：“有德之言也。”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兼权礼部郎官。时修四朝史，乃复兼史馆检讨。

信州守徐谓礼奉行经界苛急，又以脊杖比校催科，饥民啸聚为乱。子才言于上，立罢经界，谪谓礼。浙东、福建九郡同日大水，子才言：“今日纳私谒，溺近习，劳土木，庇小人，失人心，五者皆蹈宣和之失。苟不恐惧修省，臣恐宣和京城之水将至矣。燮理阴阳，大臣之事，宜谕大臣息乖争以召和气，除壅蔽以通下情。今遣使访问水灾，德至渥也，愿出内帑振之。”又言：“君子难聚而易散，今聚者将散，其几有十。”又言：“溢

以劝惩，当出自朝廷，毋待其家自请。”

左司徐霖言谏议大夫叶大有，帝大怒，逐霖，给事中赵汝腾缴之，徙它官。汝腾即出关，子才上疏留之，大有遂劾汝腾。子才上疏论汝腾诬及大有之欺，未几，罢大有言职。故事，早讲讲读官皆在，晚讲惟说书一员，宰相惧子才言己，并晚讲于早，自是不得独对矣。迁军器少监。御史萧泰来劾高斯得、徐霖，右司李伯玉言泰来所劾不当，上切责伯玉，降两官，罢。子才言：“陛下更化，召用诸贤，今汝腾、斯得、霖相继劾去，伯玉又重获罪，善人尽矣。”除兼侍立修注官，力辞。

行都大火，子才应诏上封事，言甚切直，兼直舍人院。会泰来亦迁起居郎，耻与泰来同列，七疏力辞，上为出泰来，而子才亦请去不已，曰：“泰来既去，臣岂得独留。”上不允。又言：“蜀当以嘉、渝、夔三城为要，欲保夔则巴、蓬之间不可无屯以控扼之，欲保渝则利、阆之间不可无屯以遏截之，欲守嘉则潼、遂之间不可无屯以掎角之，屯必万人而后可。”升兼侍讲。御史徐经孙劾府尹厉文翁，不报，出关，子才奏留之。文翁改知绍兴府，又缴其命。伯玉降官已逾年，舍人院不取行词，子才曰：“故事，文书行不过百刻。”即为书行，以为叙复地。帝曰：“谪词皆褒语，可更之。”子才不奉诏，丞相又道帝意，子才曰：“腕可断，词不可改。丞相欲改则自改之。”乃已。

淮东制置使贾似道以海州之捷，子才草奖谕诏，第述军容之盛，不言其功，且语多戒敕，似道不乐。又言：“全蜀盛时，官军七八万人，通忠义为十四万，今官军不过五万而已，宜招新军三万，并抚慰田、杨二家，使岁以兵来助。如此则蜀犹可保，不则不出三年，蜀必亡矣。”汤汉、黄蛻召试学士院，子才发策，蛻誉嵩之，罢蛻正字去。迁起居郎，言：“外郡以进奉易富贵，左右以土木蛊上心，小人以晬竞朋比陷君子，此天灾所以数见也。”

明堂礼成，帝将幸西太乙宫款谢，实欲游西湖尔，子才力谏止。皇子冠，面谕作乐章，礼部言：“古者適子一醮无乐，庶子三醮有乐，用乐非是。”子才言：“嫡庶之分，特以所立之地不同，非適专用醮，庶专用醮也。

乐章乃学士院故事，况面谕臣，不敢不作。”诏从之。又言：“首蜀尾吴，几二万里。今两淮惟贾似道、荆蜀惟李曾伯二人而已，可为寒心。”谓：“宜于合肥别立淮西制置司、江淮别立荆湖制置司，且于涟、楚、光、黄、均、房、巴、夔、绵、剑要害之郡，或筑城、或增戍以守之。”似道闻之，怒曰：“是欲削吾地也。”正月望，召妓入禁中，子才言：“此皆董宋臣辈坏陛下素履。”权兵部侍郎，屡辞，帝不允。升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

御史洪天锡劾宋臣、文翁及谢堂等，不报，出关。子才请行其言，文翁别与州郡，堂自请外补，宋臣自请解内籍职，而宋臣录黄竟不至院，盖子才复有言也。吴子聪之姑知古为女冠得幸，子聪因之以进，得知阁门事。子才缴之曰：“子聪依凭城社，势焰熏灼，以官爵为市，搢绅之无耻者辐凑其门，公论素所切齿，不可用。”帝曰：“子聪之除，将一月矣，乃始缴驳，何也？可即为书行。”子才曰：“文书不过百刻，此旧制也。今子聪录黄二十餘日乃至后省，盖欲俟其供职，使臣不得缴之耳。给、舍纪纲之地，岂容此辈得以行私于其间。”于是子聪改知澧州，待次。子才力辞去，帝遣检正姚希得挽留之，不可。

以集英殿修撰知太平州，前是例兼提领江、淮茶盐，子才以不谙财帛免。至郡，首教民孝弟，以前人慈竹、义木二诗刻而颁之，间诣学为诸生讲说经义。修采石战舰百餘艘，造兵仗以千计。前政负上供纲及总所纲七十万缗，悉为补之。蠲黄、池酒息六十餘万贯，三县秋苗畸零万五千餘石，夏税畸零细帛四千五百餘匹、丝七百餘两、绵一万三千餘两、麦二千餘石。郡有平糶仓，以米五千石益之，又以缗钱二十六万创抵库，岁收其息以助糶本。召入对，权工部侍郎。

时丁大全与宋臣表里浊乱朝政，子才累疏辞归。初，子才在太平建李白祠，自为记曰：“白之斥，实由高力士激怒妃子，以报脱靴之憾也。力士方贵倨，岂甘以奴隶自处者。白非直以气陵亢而已，盖以为扫除之职固当尔，所以反其极重之势也。彼昏不知，顾为逐其所忌，力士声势益张，宦官之盛，遂自是始。其后分提禁旅，蹀血宫庭，虽天子且不得奴隶之矣。”又写力士脱靴之状，为之赞而刻诸石。属有拓本遗宋臣，宋臣

大怒，持二碑泣诉于帝，乃与大全合谋，嗾御史交章诬劾子才在郡公燕及馈遗过客为入己，降两官，犹未已。帝疑之，密以槩问安吉守吴子明，子明奏曰：“臣尝至子才家，四壁萧然，人咸知其清贫，陛下毋信谗言。”帝语经筵官曰：“牟子才之事，吴子明乃谓无之，何也？”众莫敢对，戴庆炯曰：“臣忆子才尝缴子明之兄子聪。”帝曰：“然。”事遂解。盖公论所在，虽仇讎不可废也。未几，大全败，宋臣斥，诬劾子才者悉窜岭海外，乃复子才官职，提举玉隆万寿官。

帝即欲召子才。会似道人入相，素惮子才，又憾草诏事，仅进宝章阁待制、知温州；又嗾御史造飞语目子才为潜党，将中以危祸。上意不可夺，遂以礼部侍郎召，屡辞，不许。乃赐御笔曰：“朕久思见卿，故有是命，卿其勿疑，为我强起。”故事，近臣自外召者，必先见帝乃供职；子才至北关，请内引奏事，宦者在旁沮之，帝特令见，大说，慰谕久之。

时似道自谓有再造功，四方无虞皆其力，故肆意逸乐，恶闻谏言。子才言：“开庆之时，天下岌岌殆矣，今幸复安。不知天将去疾，遂无复忧耶？抑顺适吾意，而基异时不可测之祸也。奈何怀宴安以鸩毒，而不明闲暇之政刑乎！忠厚者，我朝之家法也。乃者小人枋国，始用一切以戕其脉，今当反其所为，奈何愈益甚乎！”谓“宜悉取祖宗所以待士爱民、祈天永命者循而行之”，言：“议者国之元气也。今言及乘舆，尚见优假，事关廊庙，忿怒斯形，朝政之阙失，臣下之蔽蒙，何由上达乎？”帝曰：“非卿不闻此言。”宣坐赐茶，问外事甚悉，子才具以田里疾苦对，帝辶蹙久之，即兼侍读，寻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

宋臣有内侍省押班之命，举朝争之不能得。子才入疏，诘朝，帝出其疏示辅臣，皆曰：“子才有忧君爱国之真，无要誉沽名之巧。”擢权礼部尚书。祀明堂，子才为执绥官，帝问汉、唐文物，占对详贍。时士大夫小迁权臣，辄窜流，子才请重者量移，轻者放还。兼直学士院，前是僂直多以疾免，子才始复旧制，帝赐诗褒赏。每直，辄召对内殿，语至夜分，或就赐酒果。

兼给事中，彗星见，应诏上封事，请罢公田，更七司法。正为尚书，

力辞，不许。升修国史、实录院修撰。徐敏子以星赦量移，似道恶其为潜所用，讽后省缴之，子才不可。叶李、吕宙之等上书攻似道，似道怒，欲杀之，以它事下天府狱。子才请宥之，又遗书似道，似道复书辞甚忿，径从天府断遣，不复以闻，盖惧子才再有所论驳也。

度宗在东宫，雅敬子才，言必称先生。即位，授翰林学士、知制诰，力辞不拜，请去不已。进端明殿学士，以资政殿学士致仕，卒，赠四官，官其后二人。

子才事亲甚孝。弟子方客死公安，挟其柩葬安吉。女弟在眉山，拔其家于兵火，致之安吉。在吉州，文天祥以童子见，即期以远大。所荐士若李芾、赵卯发、刘黻、家铨翁，后皆为忠义士。平江守吴渊籍富民田以千馀亩遗子才，皆却之。身后家无馀费，卖金带乃克葬。有存斋集、内制外制、四朝史稿、奏议、经筵讲义口义、故事四尚、易编、春秋轮辐。子岷，大理少卿。

朱貔孙字兴甫，浮梁人。淳祐四年进士，授临江军学教授。丞相史嵩之闻貔孙名，欲致之馆下，以禄未及亲辞。丧父，服除，授福州学教授，差充江东安抚司干办公事。制置使王埜、丘岳、马光祖、赵与陋皆荐之。丁大全在台，势焰熏灼，天久阴雨，貔孙贻书政府，言回积阴之道，去奸邪，罢手实，蠲米税。奸邪，指大全也。丞相董槐得书嘉叹。主管尚书刑、工部架阁文字。

宦者董宋臣宠幸用事，貔孙发策试胄子，极论宦寺专权之患，宋臣讽言者论罢之。光祖辟添差江东安抚司机宜文字，擢史馆校勘。时大全执政，使其党许以骤用，貔孙力拒之，且谒告归省。迁太学博士，属帝亲擢监察御史兼崇政殿说书，首疏论大全权奸误国之罪，倡言学校六士之冤。又以翕聚人才，凝固人心，精择人言；增禁旅以壮帝畿，择良守以牧内郡，选全才以守江面，严舟师以防海道；因地募兵，以应突至之敌，并力合势，以援必守之地。时有建议迁都四明者，貔孙亟上疏言：“銮舆

若动，则三边之将士瓦解，而四方之盗贼蜂起，必不可。”遂止。魏孙在讲筵，言及宋臣挠政事忤旨。迁大理少卿，又迁司农少卿兼太子右谕德，诏许乘马赴讲。魏孙谕导得体，衍说经义，有关于君道者必委曲敷畅，阴寓警戒，太子每为之改容。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兼权直舍人院。

时大礼成，封命丛委，吏持词头下，每夕无虑数十，魏孙运笔如飞，夜未中已就，皆温润典雅。迁宗正少卿。丁母忧，服除，授秘书监兼太子左谕德。改监察御史兼崇政殿说书，姓名已付外矣，寻复改命浙西行公田。吏并缘为奸，魏孙疏其敝。推春秋尊王绌霸之旨，劝帝崇仁政，用吉士，行正论，赐赉甚渥。擢殿中侍御史兼侍讲，请严京师淫声奇服之禁。他所论苗耗役害及经理川蜀，皆当世急务。

宋臣复出，朝论纷然，魏孙因对，力斥其奸，卒夺祠。升侍御史兼侍讲。长星出东方，魏孙力诋外戚内臣及进奉羨馥失人心者，且曰：“回天心自回人心始。”辞旨恳切，帝为之感动，升侍读。魏孙之再入台，属疆场多事，屡陈备御之策。理宗春秋高，倚成贾似道，似道擅命，魏孙随事进谏，不肯阿附，至若行公田之政，屡于经筵密以告帝，似道自是深忌之。魏孙累疏求去。

理宗崩，度宗即位，擢右谏议大夫，赐紫金鱼袋兼赐章服犀带，以疾乞辞言职，迁吏部尚书，不拜。帝以旧学故雅欲留魏孙，使者旁午于道，而魏孙辞益力，以华文阁学士知宁国府，似道讽言者论罢。久之，提举太平兴国宫，复华文阁学士、知袁州。至郡，宣布德意，以戢暴禁贪为先务。郡仓受租，旧倚斛面取赢，吏加渔取。魏孙知其敝，悉榜除之，许民自概量。宿敝顿革，田里欢声。兴学校以劝士。升敷文阁学士，知福州、福建安抚使。未几，卒于袁之郡治。赠四官，与恩泽二，令所在给丧事。有文集、奏议行世。

欧阳守道字公权，一字迂父，吉州人。初名巽，自以更名应举非是，

当祭必称巽。少孤贫，无师，自力于学。里人聘为子弟师，主人啖其每食舍肉，密归遗母，为设二器驰送，乃肯肉食，邻媪儿无不叹息感动。年未三十，翕然以德行为乡郡儒宗。江万里守吉州，守道适贡于乡，万里独异视之。

淳祐元年举进士，廷对，言：“国事成败在宰相，人才消长在台谏。昔者当国恶箴规，言者疑触迁，及其去位，共谓非才。或有迎合时宰，自效殷勤，亦有疾恶乖方，苟求珣颢，以致忠邪不辨，黜陟无章。”唱名，徐俨夫为第一，俨夫握守道起曰：“吾愧出君上矣，君文未尝不在我上也。”授零都主簿。

丁母忧，服除，调赣州司户，其次在十年，后万里作白鹭洲书院，首致守道为诸生讲说。湖南转运副使吴子良聘守道为岳麓书院副山长。守道初升讲，发明孟氏正人心、承三圣之说，学者悦服。宗人新及子必泰先寓居长沙，闻守道至，往访之，初犹未识也，晤语相契，守道即请于子良，礼新为岳麓书院讲书。新讲礼记“天降时雨、山川出云”一章，守道起曰：“长沙自有仲齐，吾何为至此。”仲齐，新之字也。逾年，新卒，守道哭之恸，自铭其墓，又荐其子必泰于当道。子良代，守道复还吉州。

里有张某丧其父，小祥，而舅氏讼以事，系之狱，使不得祭，邀其售己地以葬。守道闻之，叹曰：“吾惟痛斯子之不得一哭其父也，且其痛奈何？”明日告之邑令曰：“此非人心，滨祭而薄之，挠葬而夺之，舅如此，是自食其肉也。请任斯子出，祭而复狱。”令亟出之。其舅丑诬守道，守道亦不自辨。转运使包恢为请祠于朝。万里入为国子祭酒，荐为史馆检阅，召试馆职，授秘书省正字。

安南国王陈日照<sup>[1]</sup>传位其子，求封太上国王，下省官议。守道谓：“太上者，汉高帝以尊其父，累朝未之有改，若赐诏书称太上国王，非便。南越尉佗尝自称‘蛮夷大长老’，正南夷事也。礼，方伯自称曰‘天子之老’，大夫致仕曰‘老’，自称亦曰‘老’。自蛮夷言之则有尉佗之故事；自中国言之，亦方伯致仕者之常称。汉亦有老上单于之号，易‘太’以‘老’无损。或去‘上’字存其‘太’字，太王则有古公，三太、三少，太

宰、少宰，‘太’所以别于‘少’也。谓父为太，则子为少矣。太以尊言，则太后、太妃、太子、太孙；以卑言，则太史、太卜、太祝、乐太、师太〔2〕，固上下所通用也。”时病足，不及与议。

迁校书郎兼景宪府教授，迁秘书郎，转对，言：“欲家给人足，必使中外臣庶无复前日言利之风而后可。风化惟反诸身。化之以俭，而彼不为俭，吾惟有卑宫室、菲饮食；化之以廉，而彼不兴廉，吾惟有不贵难得之货、不厚无益之藏。”以言罢。守道徒步出钱塘门，唯书两篋而已。理宗遗诏闻，守道与其徒相向哭踊，僮奴孺子各为悲哀。咸淳三年，特旨与祠。诏大臣举贤才，少傅吕文德举九十六人，守道预焉。添差通判建昌军，以书谢庙堂曰：“史赞大将军不荐士，今大将军荐士矣，而某何以得此于大将军哉。幸尝蒙召，擢备数三馆，异时或者谓其放废无聊，托身诸贵人，亏伤国体，则宁得而解，愿仍赋祠禄足矣。”迁著作佐郎兼崇政殿说书兼权都官郎官。经筵所进，皆切于当世务，上为动色。迁著作郎，卒，家无一钱。

守道之兄之妻早丧，其子演五岁馀，且多病，浚生甫数月，守道三十未有室，顾无能乳哺者，日夜抱二子泣，里巷怜之。演既长，出莫知所之，守道哭而求诸野，终不能得，三年不食肉，憔悴不释者终身。吉有贤守而大家怨之厚诬以赃者，下其事常平使者。会旱甚，祷云腾，守道曰：“无以祷也，云腾之神，唐郡守吴侯也。冤莫甚于前守，冤不直而吴侯于祷，侯有辞矣。匹妇藏冤，早或三年，冤在民牧，害岂其小。”反复千馀言，或迂笑之，守道不改，告来者不倦，守卒以得直。所著有易故、文集。

论曰：汤琇立朝蹇谔。蒋重珍自擢巍科，既居盛名之下，而能树立于当世，可谓难矣。牟子才、朱貔孙，直声著于中外。欧阳守道，庐陵之醇儒也。

## 【校勘记】



- [1]安南国王陈日照 “照”，宋史全文卷三四同。本书卷四五理宗纪作“暳”，续通鉴卷一七二作“暳”。
- [2]太祝乐太师太 此处疑有舛误。按本书卷一六四职官志：“大乐，掌大乐教习乐舞鼓吹警场。”与“大祝”同隶太常寺。周礼春官：“大师，掌六律六同，以合阴阳之声。”“乐太师太”，疑为“太乐太师”之误。

# 宋史卷四百一十二

## 列传第一百七十一

孟珙 杜杲 子庶 王登 杨揆  
张惟孝 陈咸

孟珙字璞玉，随州枣阳人。四世祖安，尝从岳飞军中有功。嘉定十年，金人犯襄阳，驻团山，父宗政时为赵方将，以兵御之。珙料其必窥樊城，献策宗政由罗家渡济河，宗政然之。越翼日，诸军临渡布阵，金人果至，半渡伏发，歼其半。宗政被檄援枣阳，临阵尝父子相失，珙望敌骑中有素袍白马者，曰：“吾父也。”急麾骑军突阵，遂脱宗政。以功补进勇副尉。

十二年，完颜讹可步骑二十万分两路攻枣阳，环集城下，珙登城射之，将士惊服。宗政命珙取它道劫金人，破砦十有八，斩首千馀级，大俘军器以归，金人遁，以功升下班祗应。

十四年，入谒制置使赵方，一见奇之，辟光化尉，转进武校尉。十六年，以功特授承信郎。丁父忧，制置使起复之，珙辞，讫葬趣就职，又辞，转成忠郎。理宗即位，特授忠翊郎，寻差峡州兵马监押兼在城巡检，京湖制置司差提督虎翼突骑军马，又辟京西第五副将，权管神劲左右军统制。

初，宗政招唐、邓、蔡壮士二万馀人，号“忠顺军”，命江海总之，众不安，制置司以珙代海，珙分其军为三，众乃帖然。绍定元年，珙白制置司

创平堰于枣阳，自城至军西十八里，由八叠河经渐水侧，水跨九阜，建通天槽八十有三丈，溉田十万顷，立十庄三辖，使军民分屯，是年收十五万石。又命忠顺军家自畜马，官给刍粟，马益蕃息。二年，升京西第五正将、枣阳军总辖，本军屯驻忠顺三军。明年，差京西兵马都监。丁母忧。又明年，起复京西兵马钤辖、枣阳军驻扎，仍总三军。

六年，大元将那颜僭盍追金主完颜守绪，逼蔡，檄 珙 戍鄂，讨金唐、邓行省武仙。仙时与武 天锡 及邓 守 移 瑗 相犄角，为金尽力，欲迎守绪入蜀，犯光化，锋剽甚。天锡者，邓之农夫，乘乱聚众二十万为边患。珙逼其垒，一鼓拔之，壮士张 子 良 斩天锡首以献。是役获首五千级，俘其将士四百余人，户十二万二十有奇，乃授江陵府副都统制，赐金带。

制置司檄 珙 问边事，珙曰：“金人若向吕堰，则八千人不为少，然须木查、腾云、吕堰等砦受节制乃可济。”已而刘 全、雷 去 危 两部与金人战于夏家桥，小捷。有顷，金人犯吕堰，珙喜曰：“吾计得矣。”亟命诸军追击吕堰，进逼大河，退逼山险，砦军四合，金人弃辎重走，获甲士五十有二，斩首三千，马牛橐驼以万计，归其民三万二千有奇。瑗遣其部曲马 天 章 奉书请降，得县五，镇二十二，官吏一百九十三，马军千五百，步军万四千，户三万五千三百，口十二万五千五百五十三。珙入城，瑗伏阶下请死，珙为之易衣冠，以宾礼见。

初，仙屯顺阳，为宋军所挠，退屯马蹬。金 顺阳令李 英 以县降，申 州 安 抚 张 林 以州降，珙言：“归附之人，宜因其乡土而使之耕，因其人民而立之长，少壮籍为军，俾自耕自守，才能者分以土地，任以职使，各招其徒以杀其势。”制置司是之。七月己酉，仙爱将刘 仪 领壮士二百降，珙问仙虚实，仪陈：“仙所据九砦，其大砦石穴山，以马蹬、沙窝、岵山三砦蔽其前；三砦不破，石穴未易图也。若先破离金砦，则王子山砦亦破，岵山、沙窝孤立，三帅成禽矣。”珙翼日遣兵向离金，卢 秀 执黑旗帅众人入砦，金人不疑为宋军，乃分据巷道，大呼纵火，掩杀几尽。是夜，壮士杨 青 等捣王子山砦，护帐军酣寝，王 建 入帐中，斩金将首囊佩之，平明视之，金小元帅也。

丙辰，出师马蹬，遣樊文彬攻其前门，成明等邀截西路，一军围汭石烈，一军围小总帅砦，火烛天，杀戮山积，馀逸去者复为成明伏军所得，壮士老少万二千三百来归。师还，至沙窝西，与金人遇，大捷。是日，三战三克。未几，丁顺等又破默候里砦。珙召仪曰：“此砦既破，板桥、石穴必震，汝能为我招之乎？”仪曰：“晋德与花腿王显、金镇抚安威故旧，招之必来。”乃遣德行，仪又请选妇人三百伪逃归，怀招军榜以向，珙从之。威见德，叙情好甚欢，介德往见显，显即日以书乞降。德复请珙遣刘仪候之。显军约五千，犹未解甲，珙令作柶柶阵；入阵，周视良久，乃去，如素所抚循；飧以牛酒，皆醉饱歌舞。珙料武仙将上岵山绝顶窥伺，令樊文彬诘旦夺岵山，驻军其下，前当设伏，后遮归路。已而仙众果登山，及半，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众失措，枕藉崖谷，山为之颓，杀其将兀沙惹，擒七百三十人，弃铠甲如山。薄暮，珙进军至小水河，仪还，具言仙不欲降，谋往商州依险以守，然老稚不愿北去，珙曰：“进兵不可缓。”夜漏十刻，召文彬等受方略，明日攻石穴九砦。丙辰，蓐食启行，晨至石穴。时积雨未霁，文彬患之，珙曰：“此雪夜擒吴元济之时也。”策马直至石穴，分兵进攻，而以文彬往来给事。自寅至巳力战，九砦一时俱破，武仙走，追及于鲇鱼砦，仙望见，易服而遁。复战于银葫芦山，军又败，仙与五六骑奔。追之，隐不见，降其众七万人，获甲兵无算。还军襄阳，转修武郎、鄂州江陵府副都统制。

大元兵遣宣抚王檝约共攻蔡，制置使谋于珙，珙请以二万人行，因命珙尽护诸将。金兵二万骑由真阳横山南来，珙鼓行而前，金人战败，却走，追至高黄陂，斩首千二百级。倂盞遣兔花忒、没荷过出、阿悉三人来迓，珙与射猎，割鲜而饮，驰入其帐。倂盞喜，约为兄弟，酌马湏饮之。金兵万人自东门出战，珙遮其归路，掩入汝河，擒其偏裨八十有七人。得蔡降人，言城中饥，珙曰：“已窘矣，当尽死而守，以防突围。”珙与倂盞约，南北军毋相犯。决堰水，布虎落。倂盞遣万户张柔帅精兵五千人入城，金人钩二卒以往，柔中流矢如猬，珙麾先锋救之，挟柔以出。拨发官宋荣不肃，将斩之，众下马罗拜以请，犹杖之。黎明，珙进逼石桥，钩致

生俘郭山，战少却。金人突至，珙跃马入阵，斩山以徇，军气复张，殊死战，进逼柴潭立栅，俘金人百有二，斩首三百馀级。翼日，命诸将夺柴潭楼。金人争楼，诸军鱼贯而上。金人又饰美妇人以相蛊，麾下张禧等杀之，遂拔柴潭楼，俘其将士五百三十有七人。蔡人恃潭为固，外即汝河，潭高于河五六丈，城上金字号楼伏巨弩，相传下有龙，人不敢近，将士疑畏。珙召麾下饮，再行，曰：“柴潭非天造地设，楼伏弩能及远而不可射近，彼所恃此水耳，决而注之，涸可立待。”皆曰：“堤坚未易凿。”珙曰：“所谓坚者，止筑两堤首耳，凿其两翼可也。”潭果决，实以薪苇，遂济师攻城，擒其两将斩之，获其殿前右副点检温端，磔之城下，进逼土门。金人驱其老稚熬为油，号“人油炮”，人不堪其楚，珙遣道士说止之。

端平元年正月辛丑，黑气压城上，日无光，降者言：“城中绝粮已三月，鞍靴败鼓皆糜煮，且听以老弱互食，诸军日以人畜骨和芹泥食之，又往往斩败军全队，拘其肉以食，故欲降者众。”珙下令诸军衔枚，分运云梯布城下。己酉，珙帅师向南门，至金字楼，列云梯，令诸将闻鼓则进，马义先登。赵荣继之，万众竞登，大战城上，降其丞相乌古论栲栳，杀其元帅兀林达及偏裨二百人。门西开，招僭盞入，江海执其参政张天纲以归。珙问守绪所在，天纲曰：“城危时即取宝玉置小室，环以草，号泣自经，曰‘死便火我’，烟焰未绝。”珙与僭盞分守绪骨，得金溢宝、玉带、金银印牌有差。还军襄阳，特授武功郎、主管侍卫马军行司公事。擢建康府都统制兼权侍卫马军行司职事。

太常寺簿朱杨祖、看班祗候林拓朝八陵<sup>[1]</sup>，谍云大元兵传宋来争河南府，哨已及盟津，陕府、潼关、河南皆增屯设伏，又闻淮阌刻日进师，众畏不前。珙曰：“淮东之师，由淮、泗溯汴，非旬馀不达，吾选精骑疾驰，不十日可竣事；逮师至东京，吾已归矣。”于是昼夜兼行，与二使至陵下，奉宣御表，成礼而归。制置司奏留珙襄阳兼镇北军都统制。镇北军者，珙所招中原精锐百战之士万五千馀人，分屯灤北<sup>[2]</sup>、樊城、新野、唐、邓间。俄令赴枢密院稟议，授带御器械。二年，授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时暂黄州驻扎，朝辞，上曰：“卿名将之子，忠勤体国，破蔡灭金，功

绩昭著。”珙对曰：“此宗社威灵，陛下圣德，与三军将士之劳，臣何力之有？”帝问恢复，对曰：“愿陛下宽民力，蓄人材，以俟机会。”帝问和议，对曰：“臣介胄之士，当言战，不当言和。”赐赉甚厚。兼知光州，又兼知黄州。

三年，珙至黄，增埤浚隍，搜访军实，边民来归者日以千数，为屋三万间居之，厚加赈贷。又虑兵民杂处，因高阜为齐安、镇淮二砦，以居诸军。创章家山、毋家山两堡为先锋、虎翼、飞虎营。兼主管管内安抚司公事，节制黄、蕲、光、信阳四郡军马。

大元兵攻蕲州，珙遣兵解其围；又攻襄阳，随守张龟寿、荆门守朱杨祖、郢守乔士安皆委郡去，复州施子仁死之，江陵危急。诏沿江、淮西遣援，众谓无逾珙者，乃先遣张顺渡江，珙以全师继之。大元兵分两路：一攻复州，一在枝江监利县编筏窥江。珙变易旌旗服色，循环往来，夜则列炬照江，数十里相接。又遣外弟赵武等共战，躬往节度，破砦二十有四，还民二万。嘉熙元年，封随县男，擢高州刺史，忠州团练使兼知江陵府、京、西、湖、北安抚副使。未几，授鄂州诸军都统制。

大元大将武没罽入汉阳境，大将口温不花入淮甸，蕲守张可大、舒州李士达委郡去，光守董尧臣以州降。合三郡人马粮械攻黄守王鉴，江帅万文胜战不利。珙入城，军民喜曰：“吾父来矣。”驻帐城楼，指画战守，卒全其城，斩逗留者四十有九人以徇。御笔以战功赏将士，特赐珙金碗，珙益以白金五十两赐之诸将。将士弥月苦战，病伤者相属，珙遣医视疗，士皆感泣。

二年春，授宁远军承宣使、带御器械、鄂州江陵府诸军都统制。珙以三军赏典未颁，表辞。诏曰：“有功不赏，人谓朕何？三军功劳，趣其上来。封爵之序，自将帅始，卿奚辞焉？”未几，授枢密副都承旨、京、西、湖、北路安抚制置副使兼督视行府参谋官。未几，升制置使兼知岳州。乃檄江陵节制司捣襄、郢，于是张俊复郢州，贺顺复荆门军。十二月壬子，刘全战于冢头，战于樊城，战于郎神山，屡以捷闻。三年春正月，曹文辅复信阳军，刘全复樊城，遂复襄阳。授枢密都承旨、制置使兼知鄂州。

全遣谭深复光化军，息、蔡降，珙命以兵逆之，得壮士百馀，籍为忠卫军。

初，诏珙收复京、襄，珙谓必得郢然后可以通馈饷，得荆门然后可以出奇兵，由是指授方略，发兵深入，所至以捷闻。珙奏略曰：“取襄不难而守为难，非将士不勇也，非车马器械不精也，实在乎事力之不给予。襄、夔为朝廷根本，今百战而得之，当加经理，如护元气，非甲兵十万，不足分守。与其抽兵于敌来之后，孰若保此全胜？上兵伐谋，此不争之争也。”乃置先锋军，以襄、郢归顺人隶焉。

庚寅，谍报大元兵欲大举临江，珙策必道施、黔以透湖湘，请粟十万石以给军饷，以二千人屯峡州，千人屯归州。忠卫旧将晋德自光化来归，珙奖用之。珙弟瑛以精兵五千驻松滋为夔声援，遣于德兴增兵守归州隘口万户谷。大元兵自随窥江，珙密遣刘全拒敌，遣伍思智以千人屯施州。大元大将塔海并秃雪帅师入蜀，号八十万，珙增置营砦，分布战舰，遣张举提兵间道抵均州防遏。大元兵度万州湖滩，施、夔震动，珙兄璟时为湖北安抚副使、知峡州，急以书谋备御。珙请于督府，帅师西上。璟调金铎一军迎拒于归州大垭砦。刘义捷于巴东县之清平村。珙弟璋选精兵二千驻澧州防施、黔路。四年，进封子。

珙条上流备御宜为藩篱三层：乞创制副司及移关外都统一军于夔，任涪南以下江面之责<sup>[3]</sup>，为第一层；备鼎、澧为第二层；备辰、沅、靖、桂为第三层。峡州、松滋须各屯万人，舟师隶焉，归州屯三千人，鼎、澧、辰、沅、靖各五千人，郴、桂各千人，如是则江西可保。又遣杨鼎、张谦往辰、沅、靖三州，同守倅晓谕熟蛮，讲求思、播、施、黔支径，以图来上。

会谍知大元兵于襄、夔、随、信阳招集军民布种，积船材于邓之顺阳，乃遣张汉英出随，任义出信阳，焦进出襄，分路挠其势。遣王坚潜兵烧所积船材，又度师必因粮于蔡，遣张德、刘整分兵入蔡，火其积聚。制拜宁武军节度使、四川宣抚使兼知夔州。招集麻城县、巴河、安乐、硃、管公店淮民三百五十有九人，皆沿边经战之士，号“宁武军”，令璋领之。进封汉东郡侯兼京湖安抚制置使。

回鹘爱里八都鲁帅壮士百馀、老稚百一十五人、马二百六十匹来

降，创“飞鹤军”，改爱里名艾忠孝，充总辖，乞补以官。四川制置使陈隆之与副使彭大雅不协，交章于朝。珙曰：“国事如此，合智并谋，犹惧弗克，而两司方勇于私斗，岂不愧廉、蔺之风乎。”驰书责之，隆之、大雅得书大惭。

厘蜀政之弊，为条班诸郡县，曰差除计属，曰功赏不明，曰减克军粮，曰官吏贪黷，曰上下欺罔。又曰：“不择险要立砦栅，则难责兵以卫民；不集流离安耕种，则难责民以养兵。”乃立赏罚以课殿最，俾诸司奉行之。黎守阍师古言大理国请道黎、雅入贡，珙报大理自通邕、广，不宜取道川蜀，却之。兼夔路制置大使兼屯田大使。军无宿储，珙大兴屯田，调夫筑堰，募农给种，首秭归，尾汉口，为屯二十，为庄百七十，为顷十八万八千二百八十，上屯田始末与所减券食之数，降诏奖谕。靖州徭林赛良为乱，遣王瑀平之。

淳祐二年，珙以京、襄死节死事之臣请于朝，建祠岳阳，岁时致祭，有旨赐名闵忠庙。淮东受兵，枢密俾珙应援，遣李得帅精兵四千赴之，珙子之经监军。谍知京兆府也可那延以骑兵三千经商州取鹞岭关，出房州竹山，遣王令屯江陵，寻进屯郢州，刘全屯沙市，焦进提千人自江陵、荆门出襄。檄刘全赍十日粮，取道南漳入襄，与诸军合。

大元兵至三川，珙下令应出戍主兵官，不许失弃寸土。权开州梁栋乏粮，请还司，珙曰：“是弃城也。”栋至夔州，使高达斩其首以徇。由是诸将稟令惟谨。大元兵至涪，珙命重庆分司发兵应援，遣张祥屯涪州。拜检校少保，进封汉东郡公。珙言：“沅之险不如辰，靖之险不如沅，三州皆当措置而靖尤急。今三州粒米寸兵无所从出，此京湖之忧一。江防上自秭归，下至寿昌，亘二千里，自公安至峡州滩碛凡十馀处，隆冬水涸，节节当防，兵讳备多，此京湖之忧二。今尺籍数亏，既守滩碛，又守关隘，此京湖之忧三。陆抗有言：‘荆州国之藩表，如其有虞，非但失一郡，当倾国争之。若非增兵八万并力备御，虽韩、白复生，无所展巧。’今日事势大略相似，利害至重。”余玠宣谕四川，道过珙，珙以重庆积粟少，餉屯田米十万石，遣晋德帅师六千援蜀，之经为策应司都统制。四年，



兼知江陵府。珙谓其佐曰：“政府未之思耳，彼若以兵缀我，上下流急，将若之何？珙往则彼搗吾虚，不往则谁实捍患。”识者是之。

诏京湖调兵五千戍安丰，援寿春。珙遣刘全将以往。继有命分兵三千备齐安，珙言：“黄州与寿昌三江口隔一水耳，须兵即度，何必预遣？先一日则有一日之费，无益有损，万一上游有警，我军已疲，非计之得也。”不从。五年，御笔以职事修举，转行两官，许令回授。珙至江陵，登城叹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有变为桑田者，敌一鸣鞭，即至城外。盖自城以东，古岭先锋直至三汊，无所阻隔。”乃修复内隘十有一，别作十隘于外，有距城数十里者。沮、漳之水，旧自城西入江，因障而东之，俾绕城北入于汉，而三海遂通为一。随其高下，为匿蓄泄，三百里间，渺然巨浸。土木之工百七十万，民不知役，绘图上之。

珙以身镇江陵，而兄璟帅武昌，故事，无兄弟同处一路者，乞归田，不允。诏以兵五千援淮，珙使张汉英帅之。枢密调兵五千赴广西，珙移书执政曰：“大理至邕，数千里部落隔绝，今当择人分布数郡，使之分治生夷，险要形势，随宜措置，创关屯兵，积粮聚刍于何地，声势既张，国威自振。计不出此而闻风调遣，空费钱粮，无补于事。”不听。大元大将大纳至江陵，遣杨全伏兵荆门以战，珙先期谍知，达于枢密，檄两淮为备，两淮不知也，后果如所报。珙奏：“襄、蜀荡析，士无所归，蜀士聚于公安，襄士聚于郢渚。臣作公安、南阳两书院，以没入田庐隶之，使有所教养。”请帝题其榜赐焉。

初，珙招镇北军驻襄阳，李虎、王旻军乱，镇北亦溃，乃厚招之，降者不绝。行省范用吉密通降款，以所受告为质，珙白于朝，不从。珙叹曰：“三十年收拾中原人〔4〕，今志不克伸矣。”病遂革，乞休致，授检校少师、宁武军节度使致仕，终于江陵府治，时九月戊午也。是月朔，大星陨于境内，声如雷。薨之夕，大风发屋折木。讣至，帝震悼辍朝，赙银绢各千，特赠少师，三赠至太师，封吉国公，谥忠襄，庙曰威爱。

珙忠君体国之念，可贯金石。在军中与参佐部曲论事，言人人异，珙徐以片语折衷，众志皆愜。谒士游客，老校退卒，壹以恩意抚接。名

位虽重，惟建鼓旗、临将吏而色凜然，无敢涕唾者。退则焚香扫地，隐几危坐，若萧然事外。远货色，绝滋味。其学邃于易，六十四卦各系四句，名警心易赞。亦通佛学，自号“无庵居士”。

杜杲字子昕，邵武人。父颖，仕至江西提点刑狱，故杲以任授海门买纳盐场，未上，福建提点刑狱陈彭寿檄摄闽尉。民有甲之子死，诬乙杀之，验发中得沙，而甲舍旁有池沙类发中者，鞫问，子果溺死。

江、淮制置使李穀罗致幕下。滁州受兵，檄杲提偏师往援，甫至，民蔽野求人避，滁守固拒，杲启钥纳之。金人围城数重，杲登陴中矢，益自奋厉，卒全其城。

调江山丞，两浙转运使朱在辟监崇明镇，崇明改隶淮东总领，与总领岳珂议不合，慨然引去。珂出文书一卷，曰：“举状也。”杲曰：“比而得禽兽，虽若丘陵，弗为。”珂怒，杲曰：“可劾者文林，不可强者杜杲。”珂竟以负芦钱劾，朝廷察芦无亏，三劾皆寝。

淮西制置曾式中辟庐州节度推官。浮光兵变，杲单骑往诛其渠魁，守将争餉金币，悉封贮一室，将行，属通判郑准反之。安丰守告戍将扇摇军情，且为变，帅欲讨之，杲曰：“是激使叛也。”请与两卒往，呼将谕之曰：“而果无他，可持吾书诣制府。”将即日行，一军帖然。

知六安县，民有嬖其妾者，治命与二子均分。二子谓妾无分法，杲书其牒云：“传云‘子从父令’，律曰‘违父教令’，是父之言为令也，父令子违，不可以训。然妾守志则可，或去或终，当归二子。”部使者季衍览之，击节曰：“九州三十三县令之最也。”

知定远县，会李全犯边，衍时为淮帅，辟通判濠州，朝廷以杲久习边事，擢知濠州。制置大使赵善湘谋复盱眙，密访杲，杲曰：“贼恃外援，当断盱眙桥梁以困之。”卒用其策成功。金众数万驻榆林阜请降，辎重甚富，或请诱而图之。杲曰：“杀降不仁，夺货不义，纳之则有后患。”谕而遣之。召奏事，差主管官告院，知安丰军。善湘与赵範、範弟葵出师，迁

淮西转运判官。诏问守御策，杲上封曰：“沿淮旱蝗，不任征役；中原赤立，无粮可因。若虚内事外，移南实北，腹心之地，必有可虑。”时在外谏出师者惟杲一人。及兵败洛阳，人始服其先见。奉崇道祠，再知濠州，未行，改安丰。大元兵围城，与杲大战。明年，大兵复大至，又大战。擢将作监，御书慰谕之。丞相李宗勉、参知政事徐荣叟曰：“帅淮西无逾杜杲者。”诏以安抚兼庐州，进太府卿<sup>[5]</sup>、淮西制置副使兼转运使。复与大元兵战。累疏请老，不许。权刑部尚书。

淳祐元年，乞去愈力，擢工部尚书，遂以直学士奉祠。帝欲起之师广西，以言者罢。帝曰：“杜杲两有守功，若脱兵权，使有后祸，朕何以使人？”乃起知太平州。俄擢华文阁学士、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行宫留守，节制安庆、和、无为三郡。

杲罢杨林堡，以其费备历阳，淮民寓沙上者护以师。首谒程颢祠。总领所即张栻宦游处，陈像设祀焉。置贡士庄，蠲民租二万八千石。复与大元兵战于真州。进敷文阁学士，迁刑部尚书，引见，帝加奖劳。乞归不许，兼吏部尚书。杲随资格通其碍，铨综为精。梁成大子略当国者求铨试，杲曰：“昔沈继祖论朱文公，成大亦论真文忠公，皆得罪名教者，子孙宜废锢，安得仕？”进徽猷阁，奉祀。请老，升宝文阁致仕。帝思前功，进龙图阁而杲卒，遗表上，赠开府。

杲淹贯多能，为文丽密清严，善行草急就章。晚岁专意理学，尝言吾兵间无悖谋左画，得于四书。子庶。

庶字康侯，幼倜傥有大志，性刚劲，通宋典故，善为文。从父兵间，习边事，未入仕已立战功，明堂恩补官。大元兵围安丰，兵将不相下，庶调护咸得其欢心，卒协力捍御。杲帅淮西，辟书写机宜文字。庐州围解，庶白事庙堂，诸将馈金助上功费，皆受之，赏典行，归悉反所馈。迁籍田令兼制机督干。监吕文德、聂斌军，与大元兵战朱皋、白豕，迁将作监簿。

杲在建康，庶通判和州，权知真州。郡素缺备，庶大修守御，具积排

杉木殆十万株。差知兴化军，奉祀鸿禧观。起知邕州，改潮州，以言者寝命。赴淮东制司议幕，过阙，迁将作监丞。迁司农丞、知和州，陛辞，言：“今天时不可幸，地利不可恃，人和不可保，苟恃天幸，恃长江，恃清野，而付边事于素不谙历之人，未见其可。”帝嘉纳。

寻兼淮西提点刑狱，浚城濠，增守备，修学宫。知真州兼淮东提点刑狱，逾年，进直秘阁，移淮西兼庐州安抚副使，人欢迎如见慈父，治绩甚多。就任加刑部郎中，升宝文阁，与大元兵战于望仙、白沙城。升华文阁。开庆元年冬，进大理少卿、淮东转运副使、两淮制置司参谋官，特授两淮制置使、知扬州。射阳湖饥民啸聚，庶曰：“吾赤子也。”遣将招刺，得丁壮万馀，戮止首恶数人。明年四月，火，抗章自劾，召赴行在。寻直宝文阁、知隆兴府、江西转运副使，卒。

王登字景宋，德安人。少读书，喜古兵法，慷慨有大志，不事生产。出制置使孟珙幕府，久之，权知巴东县。献俘制置司，登念奋自书生，不拜，吏曰：“不拜则不敢上。”难之，竟弃功去。淳祐四年，举进士，调兴山主簿。总领贾似道檄修江陵城，条画有法。明年，制置使李曾伯经理襄阳，登在行，以积功升，寻以母忧去。

及吴渊为制置使，边事甚亟，因忆弟潜盛言王登才略，具书币招之。登方与客奕，发书，衣冠拜家庙，长揖出门，问牛几何，可尽发犒师。渊慨然曰：“事亟矣，奈何？”登曰：“亟呼诸将共议。”众至，欢跃曰：“景宋在此。”渊曰：“汝辈欲西门出，景宋欲从方城，如何？”众曰：“惟命！”登曰：“用兵患不一，登书生，不过冯轼观战，请五大帅中择一人为节制。”渊曰：“请监丞出，正谓此也。”即书银牌曰：“监丞代某亲行，将士用命不用命，赏罚毕具申。”登至沙市，椎牛酹酒，得七千人，誓曰：“登与诸将义同骨肉，今日之事，登不用命，诸将杀登以献主帅；诸将有一不用命，登有制札在，不敢私也。”众股栗听命，竟立奇功于沮河。赵葵为制置使，见登握手曰：“景宋一身胆，惜相见晚也。”俾参宣抚司兼京西两节。马光

祖为制置使，辟充参谋官，迁军器少监、京西提点刑狱。

登威声日振。有余思忠及徐制几谗于光祖曰：“京湖知有王景宋，不知有马制置，非久易位矣。”光祖疑焉，出登屯郢州，后以干办钟蜚英调护，情好如初。侍御史戴庆炯劾思忠，其党过元龙、沈翥在幕中，又倾之，以是议论不合，才略不能施，识者惜焉。

开庆元年，登提兵援蜀，约日合战，夜分，登经理军事，忽绝倒，五藏出血。幕客唐舜申至，登尚瞪目视几上文书，俄而卒。它日，舜申舟经汉阳，有蜀声呼唐舜申者三，左右曰：“景宋声也。”是夕，舜申暴卒。

杨揆字纯父，抚州临川人。少能词赋，里陈氏馆之教子，数月拂衣去。游襄、汉，既而代陈中选，陈谢之万缗，鞶以入倡楼，篋垂尽，夜忽自呼曰：“纯父来此何为？”明日遂行。用故人荐，出淮阍杜杲幕，杲曰：“风神如许，它日不在我下。”由是治法征谋多咨于揆。逾年，安丰被兵，揆慨然曰：“事亟矣，揆请行。”乃以奇策解围，奏补七官。

揆念置身行伍间，骑射所当工，夜以青布籍地，乘生马以跃，初过三尺，次五尺至一丈，数闪跌不顾。制置使孟珙辟于幕，尝用其策为“小子房”，与之茶局，周其资用。揆以本领钱数万费之，总领贾似道稽数责偿，珙以白金六百令揆偿之，揆又散之宾客，酣歌不顾。似道欲杀之，揆曰：“汉高祖以黄金四万斤付陈平，不问出入，公乃顾此区区，不以结豪杰之心邪？”似道始置之。珙尝燕客，有将校语不逊，命斩之，揆从容曰：“斩之诚是，第方会客广谋议，非其时非其地也。”珙大服。未几，有大将立功，珙坐受其拜，揆为动色，因叹曰：“大将立功，庭参纳拜，信兜鍪不如毛锥子也。”于是谢绝宾客，治进士业，遂登第，调麻城尉。

向士璧守黄州，檄入幕，寻以战功升三官。无何，得心疾，曰：“我不可用矣。”遂调潭州节度推官。赵葵为京湖制置使，揆与偕行，王登迓于沙市，极谈至夜分，揆退曰：“王景宋满身是胆，惜欠沉细者，如揆副之，何事不可为也，但恐终以勇败。”后登死，人以为知言。逾时，士璧守峡

州，招之，病不果行而卒，赠架阁。

张惟孝字仲友，襄阳人。长六尺，通春秋，下第，乃工骑射。城中乱，争出关，惟孝拔剑杀数人，趋白河，见一舟壮巨甚，急登之，舟人不可，惟孝曰：“今日之事，非汝即我，能杀我者得此舟。”众披靡，遂以舟达郢州。兵乱，奔沙洋，别之杰为帅，尽隘诸湖不泄水，惟孝令二人贾服前行，密窥隘兵，曰：“易与耳。”乃与十骑，衣黑袍，假为敌兵，曰：“后队亟至。”守隘四五百人悉溃，舟趋藕池。

开庆元年，卜居江陵，至沙市，众舟大集，不可涉。顷有峨冠张盖，从者数十，则宣抚姚希得之弟也，令曰：“敢有争岸者投水中。”惟孝睥睨良久，提剑驱左右而出，举白旗以麾，令众船登岸，毋敢乱次。干官钟蜚英见而异之，以告唐舜申，舜申曰：“吾故人也。”具言惟孝平生。蜚英谓曰：“今日正我辈趋事赴功之秋。”惟孝不答，又叩之，则曰：“朝廷负人。”明日，蜚英导希得罗致之，宴仲宣楼，蜚英酒酣曰：“有国而后有家，天下如此，将安归乎？”惟孝跃然曰：“从公所命。”乃请空名帖三十以还。逾旬，与三十骑俱拥甲士五千至，旗帜鲜明，部伍严肃，上至公安，下及墨山，游踏相继。希得大喜，请所统姓名，惟孝曰：“朝廷负人，福难祸易，聊为君侯纾一时之难耳，姓名不可得也。”时鼎、澧五州危甚，于是击鼓耀兵，不数日，众至万人，数战俱捷，江上平。制使吕文德招之，不就而遁，物色之不可得，或云已趋淮甸，后不知所终。

陈咸字逢儒，监察御史升卿次子，为叔父巨卿后。登淳熙二年进士第，调内江县尉。县吏受贿，赋民不均，咸以闻于部使者，为下令听民自陈利病，而委咸均其赋。改知果州南充县，转运司辟主管文字。岁旱，税司免下户两税，转运使安节以为亏漕计，咸白安节曰：“苟利于民，违之不可。”因言：“今楮币行于四川者几亏三百万，苟增印百万，足以补放

免之数。”安节从之。军多滥请，咸每裁损，帅属以为言，咸曰：“咸首可断，滥请不可得。”蜀岁收激赏权输绢钱，民以为病，咸白安节，核入节出，奏岁减二十馀万缗。擢知资州，时久旱，咸被命即请帅臣发粟二千馀石以振。明年，东、西川皆旱，总制二司议蠲民赋而虑亏国课，咸请增印未补发引百有九万以偿所蠲，议遂决。大修学宫，政以最闻，改知普州。

开禧元年，边事兴，四川宣抚使程松奇其才，辟主管机宜文字。咸首贻书论兵不可轻动，劝松搜人才，练军实；考图籍以疏财用之源，视险要以决攻守之计；约大将面会，以免疑忌之嫌；捐金帛募死士，以明间探之远；出虚搗奇之策，审于当用；幸胜趋利之谋，寝而勿行。松复书深纳，然实不能用。副使吴曦蔑视松，易置将兵，不关白正使。松务为简贵，咸忧之，复说松收梁、洋以北义士为缓急用；据阨，立关堡，杜支径以备不虞。松又不能用。迁利路转运判官。

曦叛臣于金，关外四州继没，人情大骇。咸留大安军督军粮，檄其守杨震仲振流民，备奸盗，众稍安。安丙密以曦反谋告咸，咸即遣人告松，松不之察。曦以咸蜀名士，欲首胁之以令其馀，檄咸议事。咸不往，遂之利州。抵城外，伪都运使徐景望已挟兵入居台治。英宗讳日，景望大合乐以享，咸力拒之。

初，咸自大安东下，遇伪将褚青与语，青有悔意。至是，以主管文字王釜、福艾可与共事，欲结二人诛景望，烧栈阁，绝曦援兵。既而釜弃官归，咸以青不可保，谋遂沮。李道传问咸：“计将安出？”咸曰：“事极不过一死耳，必不为吾蜀累也。”语家子钦曰：“咸受国厚恩，义当击贼，恨无兵权，独有下策，削发以全臣节。”会曦以书招之急，咸答书劝其禀命，既而欲亲谕之，遂行，遇伪统领孟可道，知曦已僭乱，曰：“吾书不可用矣。”还至后谿，入帐中以刀自断其结，披缙而出。景望遣兵拘咸于岸，曦闻怒甚。吴玠劝曦召咸主武兴寺<sup>[6]</sup>，因杀之，安丙力为解救，乃得释归。曦既诛，咸语诸子曰：“吾不能讨贼而弃官守，罪也。”上表自劾，安丙、杨辅等皆勉其出。丙寻奏以咸总蜀赋，从之。

时僭乱后，帑藏赤立。咸至武兴，与丙商榷利病，兵政财计，合为一家，请丙奏于朝。核诸司羨馀，移支常平广惠米，铸当五钱，榜卖官，并权截四路上供，汰弱兵二万馀，规画备至，故军兴增支之数八千七百五十馀万，皆不取于民。咸总赋之始，贍军帑廩缗不过一千四十五万馀，粮不过九十一万馀，料不过二万馀。咸昼夜精勤，调度有方，不二岁，益昌大军库有楮引百八十万，成都免引场桩拨二百一十馀万，城下三仓军粮四十馀万石，预借米本一百一十馀万，又别贮军粮百四十九万石，料七万馀，而布帛丝绵、铜铁钱与祠牒不预焉。

剑外民久苦役调，或建议调东、西两路及夔路丁壮共其劳。令始下，民惮行，驰诉于安丙，乞计直输钱以免行，久而不克输者十五馀万，咸蠲之。蜀钱引旧约两界五千馀万，半藏于官，自军兴引皆散于民，宣、总二司增创三界通行八千馀万，价日益落。咸捐一千二百馀万缗以收十九界之半，又与丙议合茶马司之力，再收九十一界，续造九十三界以兑之，于是引价复昂，余价顿减。

嘉陵江流忽浅，或云金人截上流，咸不动，疏而导之，自益昌至于鱼梁，馈运无阻。金州地险，咸增馈米以实之，人皆曰：“金州之险，金人不可向，何益之为？”咸曰：“敌至而虑，无及矣。”未几，金人犯上津，守赖以固。召为司农少卿，卒。丙列奏其功，赐溢勤节。初，宣谕使吴猎尝表其节，诏进二秩，咸乞回赠所生父母焉。

论曰：宋之辱于金久矣，值我国家兴师讨罪，声震河朔，乃遣孟珙帅师夹攻，遂灭其国，以雪百年之耻。而珙说礼乐、敦诗书，诚寡与二。杜杲、王登、杨揆、张惟孝，思以功名自见，虽所立有小大，皆奇才也。陈咸不从逆曦，虽不能死，然理财于丧乱之馀，蜀赖以固守，岂不贤于匹夫之自经沟渎者哉！

【校勘记】



- [1]八陵 原作“入陵”，据本书卷四一理宗纪、宋史全文卷三二、宋季三朝政要卷一改。
- [2]灤北 按宋代无灤北地名，樊城、新野、唐、邓均在汉水以北，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四三孟珙神道碑作“汉北”，疑是。
- [3]任涪南以下江面之责 “南”，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四三孟珙神道碑作“万”。按宋涪州治在长江南岸，夔州在涪、万东北，作“涪万以下”近是。
- [4]收拾中原人 句下疑脱“心”字，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四三孟珙神道碑作“收拾中原人心”。
- [5]太府卿 “太”原作“大”。按本书卷一六五职官志“太府寺”条：“元丰官制行，始正职掌，置卿、少卿各一人。”本书卷一六八职官志、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四一杜杲神道碑都作“太府卿”，是，据改。
- [6]吴睨 原作“吴睨”，据本书卷四七五吴曦传改。

# 宋史卷四百一十三

## 列传第一百七十二

赵汝谈 赵汝说 赵希馆 赵彦呐  
赵善湘 赵与懽 赵必愿

赵汝谈字履常，生而颖悟，年十五，以大父恩补将仕郎。登淳熙十一年进士第。丞相周必大得其文异之，语参知政事施师点曰：“是子他日有大名于世。”调汀州教授，改广德军，添差江西安抚司干办公事。尝从朱熹订疑义十数条，熹嗟异之。

佐丞相赵汝愚定大策，汝愚欲骤以词掖处之，力辞去。持祖母服。汝愚去国，其弟汝说力上疏乞留汝愚、斩侂胄，闻者吐舌。兄弟罹党祸斥去。寻调安庆府教授，添差浙东安抚司干办公事。丁母忧，免丧，召为太社令。

时侂胄用事炽甚，汝谈痛愤，登坛读祝，大呼侂胄及陈自强名。自强不能堪，它日指汝谈曰：“未坐白皙者何人？”汝谈不为动。以参知政事李壁<sup>[1]</sup>荐，召试馆职，擢正字。是时吴曦叛，上下束手，或请就以曦为王，其人造汝谈，汝谈诘之曰：“孰欲王曦者，可斩！”其人面发赤不能对，遂以言去，主管崇道观。添差通判嘉兴府，与郡守王介志合。改知无为军，与光州守柴中行、安丰守陆峻俱称循吏。

时金人内变，有旨令献料敌、备边二策。其料敌之策曰：“祸乱犹在河北，未遽至河南，盖豪雄择形势，大盗窥货宝，金帛重器俱聚河北，河

南无大川为之险，欲起安所凭？且金素以河南近我，置守多完颜氏亲党，其下亦令蕃汉错居，所以防患备尽。纵彼丧乱，守将欲叛则自叛，何至相率尽反。然有天下者，自不容易一日废备，岂以金人存亡之候为吾缓急哉！”其备边之策曰：“今边州大抵无城，缺兵少粮，铠仗不足。若使自办，何所取资？丐诸朝廷，安得力给？若仿古藩封，拔用英杰守郡，则并租税市榷之利尽与之，免其共贡，上不置监临，下悉听选辟，民得自赋，兵得自募，凡百悉听所为。其有功者亦不遽徙，就峻爵秩，增异车服，给美田宅，官其子孙，凡可优宠，无不极至，使内为公卿，虽贵曾不如守边之乐。如此则有才者争自奋励，缓急必能出死力报上。”于后河南二十餘年犹为金守，宋沿边诸郡权大削，兵事无肯任责者，汝谈之言若著龟然。

改湖北提举常平，振饥尽力。知温州，改知外宗正，作诗勉其族属，皆望风而化。迁江西提举常平。宁宗崩，以哀痛得疾。贺理宗表，力寓劝戒。陈硕曰：“此谏书也。”数丐祠，授江西转运判官，辞不获命，之官一月，以言者罢。

先是，汝谈因疾去官，言者谓其傲睨轩冕，不乐为世用。至是弥远不与祠，乃杜门著述。

端平初，以礼部郎官召，入对言：“倚用老成，广集忠智，访求众蔽之原，辟取可行之策，以饬积蠹之蛊，而成终泰之功者，愿加圣心焉。”又言：“大佞似忠，大奸似圣，未免信向而擢任之。始未见甚失，久乃浸至差讹，则纲维之臣将不能不执，议论之士将不得不言。执之坚，宁不疑其侵权？言之数，宁不意其卖直？至是则不特是非邪正易位，而黜陟予夺失中多矣。”又曰：“外之得以窒吾听、杂吾目、扰吾天君者，以吾未得虚一而静之理也。苟得之，导我声色而不能入，投我宝货而不能中，扇我以功名而不能动，凝然湛然，孰得干之哉。”改秘书少监兼权直学士院。时集议出师，汝谈反复言不可轻战，而和尤非计。既而三京收复，虽前言用兵不便者亦喜，汝谈独有忧色。未几，洛师败，朝论始服其先见。

迁宗正少卿，兼权直，兼编修国史、检讨实录，兼崇政殿说书。因讲论语而言汉元帝恭俭无过，惟以刚不克改，明不能绎，优柔不断，而汉业遂衰。权吏部侍郎，升侍读，兼直学士院，兼同修国史院同修撰，以所注易进讲。时朝议履亩称楮，汝谈言非便，违时宰意。京师军变，宰相乞贬秩，上已允，汝谈奏恐失体，持不可。草答诏，以为贬秩易，审举措难，宰相滋不悦。以言去国，提举崇禧观。起知婺州，四辞不允。至郡，力丐祠。召赴行在，四辞。

权礼部侍郎兼学士院，力辞兼直。时金兵新破，三阃增秩，称提官楮，四郡获赏。汝谈独蹙额，登对，首疏言：“边面无可倚仗，乞超越拘挛，简拔俊杰，如吴用周瑜、鲁肃，晋任祖逖、陶侃故事，使之各分方面，连数十城，推毂授权，尽归赐履。巴蜀一人，荆襄一人，两淮各一人，一切便宜行事，不复更从中御，庶几伸缩由己，机用出心。”盖推广向者备边之策。且曰：“臣之此策，行于开禧未用兵之前，决不至罹今日之患。”其论楮法，尤中时敝，上称叹久之，且谓：“卿文学高世，宜代予言，力辞何为？”卒以老祈免，章四上，免兼直，改侍讲。数日，仍兼直学士院，五辞。权给事中，权刑部尚书，及卒，转两官。遗表上，又转四官。

汝谈天资绝人，沈思高识，自少至老，无一日去书册。其论易，以为为占者作；书尧、舜二典宜合为一，禹功只施于河洛，洪范非箕子之作；诗不以小序为信；礼记杂出诸生之手；周礼宜傅会女主之书。要亦卓绝特立之见。为文章有天巧。笃于伦谊而忘仇怨，御史王益祥尝劾之，后汝谈官其乡，益祥愧不敢见，汝谈乃数过之，相得欢甚。尝论议韩非、李斯皆有荀卿之才，惟其富贵利欲之心重，故世得而贱之，惟卿独能守其身，不苟希合，士何可不自重哉。所著有易、书、诗、论语、孟子、周礼、礼记、荀子、庄子、通鉴、杜诗注。

赵汝说字蹈中，少倜傥有铁材，智略出人上。龙泉叶适尝过其家，汝说年少，衣短后衣，不得避。适劝之曰：“名门子安可不学。”汝说惭，

自是终身不衣短后衣。折节读书，与兄汝谠齐名，天下称为“二赵”。以祖遗恩补承务郎，历泉州市舶务、利州大军仓属。从臣荐宗室之贤者，监行在右藏西库。

韩侂胄谋逐赵汝愚，汝谠兄弟昌言非是，且上言讼汝愚冤。侂胄惧其词直，使其党胡纆再攻汝谠，以汝谠兄弟受汝愚厚恩，私属为之画策，惑乱天听为言，斥使去国。坐废十年，调华亭浦东盐场，弃职去。辟浙西安抚司幕官，调签书昭庆军节度判官，皆不赴。以前官改镇东军。登嘉定元年进士第，为太社令，迁将作监簿、大理司农丞。与史弥远不合，请外，改湖南提举常平，易江西，寻提点刑狱。瑞州大姓幸氏贪徐氏田不可得，强取其禾，终不与，诬以杀婢，置徐狱。徐诉其冤，汝谠以反坐法黥窜幸氏，籍其家。幸氏走，告急于中宫，徙汝谠湖南。既至，则表直臣龚夫墓。浏阳有豪民罗氏夺民田，汝谠复惩以法。迁知温州，卒。

汝谠常言：“宗子不忘君，孝子不辱身，临难则功业当如朱虚，立身当如子政。”

赵希箱字君锡，旧名希喆，登庆元二年进士第，改赐今名。少扶父丧归，道遇寇，左右骇散，希箱拊棺恸哭不慑，寇义而去。学于陈傅良、徐谊，既举进士，调汀州司户。峒寇李元砺方起，汀人震惧，郡会僚佐议守城，希箱下坐无一语，守异之曰：“不言得无有所见乎？”希箱曰：“守城非策也，距城三十里有关曰古城，若悉精锐以扼其冲，贼不足虑矣。”守以付希箱，人为危之。希箱至关，审形明间，申令谨候，分画粗定，贼已遣谍窥关。希箱得谍诘之，纵其举火相示，而羸师以误之。夜半，贼数百衔枚突至，希箱严兵以待。贼且至，始命矢石俱下，贼无一免，徐党闻风而遁。希箱引还，老稚罗拜相属，希箱由他道以避之。事闻，诏升州推官，治疑狱，决滞讼，摄下邑，弭乱卒。去之日，军民遮道泣送者数十里。

调主管夔州路转运司帐司，疏大宁盐井利病，使者上诸朝，民便之。

改知玉山县，未行。召对，希馆首言民力困于贪吏，军力困于馈帅，国家之力则外困于归附之卒，内困于浮冗之费；次论四蜀铨科举之弊；次论大宁盐井本末。宁宗嘉纳之。

授大理寺丞，迁大宗正丞，权工部郎官。宗姓多贫，而始生有训名，为人后有过礼，吏受赇亡艺，莫敢自陈，希馆白其长推行之。会朝议，燕邸近属赴朝参者少，命希馆易班，希馆力辞，弗克。特换授吉州刺史、提举佑神观。未几，廷臣言宗姓换班人尝举进士，请视朝士，听轮对。于是希馆次对时首论：“今日多事之际，而未有办事之人。朝绅，清选也，以缄默为清重，以刻薄为举职，以无所可否为识体。闾寄，重任也，以大言为有志，以使过为知恩。臣非敢厚诬天下以为无人，患在选择未得其道、器使未当其才尔。”授成州团练使，赐金带，令服系。以宝玺推恩，进和州防御使。

理宗即位，进潭州观察使，以公族近邸，恩特加厚。又进安德军承宣使。希馆引对，言：“初政急务，莫先于明道，总治统，收人心。”上为动容。越明年，论祠祭不蠲，禁卫不肃。慈明宫上寿，升节度，封信安郡公。卒，遗奏闻，上震悼辍视朝，赐含敛，赠以金币。

希馆风资凝重，胸抱魁垒，扬人之善，不记人之过，急人之难，不忘人之恩。居官，祁寒盛暑未尝谒告，衣食取裁足而已。追封信安郡王。

赵彦呐字敏若，彭州人。登四川类试第。少以材称。吴曦叛，以祿禧伪守夔，彦呐结义士杀之，遂显名。

嘉定十二年，关外西和州新被兵，制使安丙檄使经理，金人再至，战却之。因请修州北水关，募民耕战以守；又劝丙尽捐关外四州租，结民兵使各自为守。皆不行。在州五年，得军民心，转提点刑狱，寻帅沔，时誉甚都。及崔与之代丙，始察其大言无实，谓他日误事者必此人，请庙堂毋付以边藩。寻夺其节制。

宝庆元年，乃移帅兴元。三年，会郑损弃四州，退保三关，彦呐力争

不胜，罢归家者五年。绍定四年，桂如渊代损，起彦呐于副使，更李璆、黄伯固，皆彦呐副之。端平元年，遂升正使，丞相郑清之趣其出兵，以应入洛之役，不从。秦、鞏之豪汪世显久求内附，至是彦呐为力请数四，清之亦讫不从。三年，金人大入至三泉，彦呐大败，贬衡州，其子洸夫用事亦窜岭南，史嵩之留之江陵两年，卒。

赵善湘字清臣，濮安懿王五世孙。父武翼郎不陋，从高宗渡江，闻明州多名儒，徙居焉。

善湘以恩补保义郎，转成忠郎、监潭州南岳庙，转忠翊郎，又转忠训郎。庆元二年举进士，以近属转秉义郎，换承事郎，调金坛县丞。五年，知馀姚县。

开禧元年，添差通判婺州。嘉定元年，以招茶寇功，赴都堂审察，提辖文思院。出判无为军兼淮南转运判官、淮西提点刑狱。四年，改知常州。八年，主管武夷山冲佑观。十年，知湖州。十一年，丁内艰，明年起复，知和州，三辞不获命。迁知大宗正丞兼权户部郎官，改知秘阁、淮南转运判官，兼淮西提举常平，兼知无为军。进直徽猷阁、主管淮南制置司公事，兼知庐州，兼本路安抚，仍兼转运判官、提举常平。

十三年，进直宝文阁。以平固始寇功，赐金带，许令服系。十四年，进直龙图阁、知镇江府。十七年，拜大理少卿，进右文殿修撰、知镇江府，封祥符县男，赐食邑。宝庆二年，进集英殿修撰，拜大理卿兼权刑部侍郎，进宝章阁待制、沿海制置使兼知建康府、江东安抚使兼主管行宫留守司公事。赐御仙花金带，进封子，加食邑。

绍定元年，以创防江军、宁淮军及平楚州叛寇刘庆福等功，皆升其官，进龙图阁待制，仍任，兼江东转运副使。三年，进焕章阁直学士，仍任，进封伯，加食邑。以李全犯淮东，进焕文阁学士、江淮制置使，乃命专讨，许便宜从事。四年，进封侯，加食邑。及戮全，善湘遣使以露布上，乃进兵部尚书，仍兼任。

时善湘见範、葵进取，慰藉殷勤，馈问接踵，有请必应。遣诸子屯宝应以从，範、葵亦让功督府，凡得捷，皆汝樵等握笔草报。善湘季子汝楛，丞相史弥远婿也，故奏报无不达。以平闽寇功，转江淮安抚制置使。五年，复泰州淮安州、盐城淮阴县四城，及策应京湖功，进端明殿学士，与执政恩例，仍任，升留守，加食邑。以受金枢密副使纳合买住降，复盱眙军、泗寿二州功，进资政殿学士，加食邑，遣使赐手诏、金器等物。九疏丐归，皆不许。请愈力，进大学士、提举洞霄宫，封天水郡公，加食邑。监察御史劾奏善湘，御笔以善湘有讨逆复城之功，寝其奏。

嘉熙二年，授四川宣抚使兼知成都府，未拜，改沿海制置使兼知庆元府。即丐祠，改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三年，两请休致，四乞归田，复提举洞霄宫。淳祐二年，帝手诏求所解春秋，进观文殿学士，守本官致仕，卒。遗表闻，帝震悼辍视朝，赠少师，赠增加等。所著有周易约说八卷，周易或问四卷，周易续问八卷，周易指要四卷，学易补过六卷，洪范统论一卷，中庸约说一卷，大学解十卷，论语大意十卷，孟子解十四卷，老子解十卷，春秋三传通议三十卷，诗词杂著三十五卷。

赵与權字悦道，燕懿王八世孙。嘉定七年进士，调会稽尉，改建宁司户参军。中明法科，摄浦城县。丁父忧，作善庆五规示子孙。免丧，授大理评事。转对，言天变、民情、国威三事，又言：“死囚以取会驳勘，动涉岁时，类瘐死，而干证者多毙逆旅，宜精择宪臣，悉使详覆，果可疑则亲往鞫正，必情法轻重可闵，始许审奏。”

迁籍田令。久之，拜宗正寺簿，历军器监、司农寺丞，迁宗正丞兼权都官郎官，改仓部，权度支，以直宝章阁知安吉州。郡计仰榷醋，禁纳峻密，与權首捐以予民。设铜钲县门，欲诉者击之，冤无不直。有富民诉幼子，察之非其本心，姑逮其子付狱，徐廉之，乃二兄强其父析业。与權晓以法，开以天理，皆忻然感悟。又婺媪仅一子，亦以不孝告，留之郡听，日给饌，俾亲馈，晨昏以礼，未周月，母子如初。二家皆画像事之。



丧母，朝廷屡起之，不可，议使守边，授淮西提点刑狱，弗能夺。再期，以刑部郎官召，乞终禫，奉祠，复半载，乃趋朝。

自恢复退师，又议纳使，与懽言：“在朝迎合，政出多门，必得智识气节之士，布列中外可也。”兼权检正，迁宗正少卿兼权户部侍郎，寻兼知临安府、浙西安抚使，同详定，剖决明畅，罪者咸服。郊祀之夕，大风雷，与懽言国本未定，又陈弭盗固本之策。有以刑罚术数言于帝者，与懽言：“导民有本。如臣待罪天府，岂遽能及民，惟其真实相孚，待以不扰，数月而庭讼弥寡。人心本善，有感必从。或谓厉以威、待以术者，非知本之论。”且言：“朝令夕改，非以示作新；旁蹊曲径，非以肃纪纲。”帝为悚然。又建言：“秦刻颂有‘端平法度’语。”

明年改元嘉熙，襄、蜀残破，或望风弃地，召见便殿，言：“韩琦当仁宗朝，犹昼夜泣血。今主忧臣辱矣。”因具言防边之道，其后多见施行。与懽招刺三千人为忠毅军，又言：“禁卫虚籍及京口诸郡，悉宜募兵，统以郡将，财先贍军，余始上供，乞省不急之费。”荐文武士四十人。迁户部侍郎兼权兵部尚书，论边事至为深切。

星变，上章请罢。大火，力言灾变之烈，谓：“臣罪擢发莫数，犹欲以去国为言，少悟上听。愿祇畏天威，思以实德及民，始自上躬，痛加节约，广推振恤。”五请窜。于是中书方大琮言：“与懽素自洁修，疏财轻爵，人所共知，不幸遇此，观其待罪之章，恳切至到，未尝不叹其知义也。乞俞所请，使小大之臣，皆知引咎。”乃收一阶。寻复之。与懽请先叙复同降官属，又言：“艰难不可为之时，当慷慨厉志，深为人才兵力思。”迁户部尚书兼权吏部，累丐祠，不许。

论楮币自嘉定以一易二，失信天下，尝出内帑收换，屡称提而折阅益甚。尝请两界并展十年勿议造新，贵州县毋以损污抑沮，至是遂请不立界限以绝其疑，所以区画者甚备。其后诏宰相遍询侍从，与懽又以前说陈之。有欲以端平钱当五行使，与懽谓：“开禧尝以二当三，何救于楮。”且曰：“士大夫不清白奉法，恪意扶持，虽日易一法，无救于楮，而国非其国矣。法削国弱，能独享富贵乎？”每言“端平以来，窜赃吏，禁包

直，戒奔竞，戢横敛，而风俗沈痼自若。或口仁义而身市井，率以欺君为常，肥家为乐，遂临事乏使，而小人得从旁乘间窃取官爵矣。”疏乞：“别邪正，警媮惰，奖用恬退质直之士，以绝躁竞浮靡之习。内廷有关于除授者必斥，暗室有涉于谤议者必思，清心寡欲，以革酣歌黷货之风，其机皆自陛下始。”又言：“军政弛而尺籍不明，总兵者或缘功赏开嫌隙，内则班行惟求速化，守牧类多贪庸，楮事日非，浮冗不节，指陈无虚日。”

大风震雷数见，因具陈边事，且言：“人才国用，民力兵威，愿乘此机，加意根本，勿徒困精神于除授，老岁月于行移，委公道于私情，付事功于无可奈何也。”迁吏部尚书。讲筵言：“膏雨不降，星变频仍。在京物价腾踊，民讹士噪；在外兵权涣散，流民充斥。登崇元老，并建宰辅，谓宜风采振扬，而事势犹若此，士大夫未必任天下之责，天下未必知陛下之志。”力求归田，会潮汐啮堤，执政道帝意留治之，手诏云：“忠正廉勤，无如卿者。”授端明殿学士、知临安府、浙西安抚使。江堤竣事，狱空，力丐罢。依旧端明殿学士，提举万寿观。提领户部财用兼侍读兼修国史、实录院修撰。奉朝请，出关，遣使趣还。

会饥民相携溺死，帝仍付临安府事，恩例视执政。与懽涕泣奉诏，亟榜諭曰：“今申奏振救，宜忍死须臾各全性命，仁沐圣恩。”都人相谓毋死。与懽上则祈哀公朝，下则推诚劝分，甘雨随至，米商来集，流移至者有以济之。力求纳禄，授资政殿学士、提举万寿观兼侍读、监修国史、实录院修撰。奉朝请，与懽至浙江，上召还，即日绝江去，帝为怅然。与懽三为府尹，尽力民事，都人称“赵端明”，必以手加额曰“赵佛子”也。

久之，以旧职知温州，政事必亲，吏不敢欺，创水砦，修贡院。以侍读召，辞，不许。入对，言爵禄之滥，因及国本事。五丐归，又不许。进春秋解，升大学士，荐士六十人。史嵩之将复入相，而人言不已，帝以问与懽。言：“嵩之老师费财，私昵贪富，过立名誉，必不宜复用。”时嵩之犹子璟卿诵言其过忽毙，而杜範、刘汉弼、徐元杰三贤暴死，人皆疑嵩之致毒。与懽请优恤汉弼、元杰家，帝从之，而优恤手诏，则与懽所拟入也。

又请以兵财分任辅臣。在讲筵言：“以坏证付庸医，仅支残息，徒运

巧心，天下事尚堪再误耶？”时相忌之。寻授安德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万寿观使。日食，应诏言事益切。月赐内帑，与懽辞不取。帝书“安贫乐道，植节秉忠”字赐之。建储未定，乃申言之，又言：“人才乏使，赃吏不悛，民昔流而南，今流而北，盗昔伏于远，今伏于近，体认不真，贤否无别，国将谁与立邪？愿富一代之储，使小人无间可投，以绝隐伏之祸。”帝为改容。

袁士宋斌少从黄榦、李燔登朱熹之门，学禁方严，羈旅困沮，年且八十，与懽延之，事以父行，奏乞用旌礼布衣故事，死葬西湖上，岁一祭焉。帝逐二谏臣，与懽力争之。五乞免朝请，三乞致仕，俱不允，赐泰卦诗、忠邪辨。自是，国事皆缕缕言之，有不胜书，盖其爱君忧国，本诸天性。拜少傅，卒，遗表犹不忘规正。帝震悼辍朝，赠赠有加，诏有司治葬，赠少师，追封奉化郡王，谥清敏，累赠太师。

手注六经及仁皇训典详释，又有高宗宝训要释、奏议、诗文百卷。与懽尝谓：“士大夫有贪声，则虽奇才奥学，徒以蠹国害民尔。”故敛之夕，而金带犹质钱民家云。

赵必愿字立夫，广西经略安抚崇宪之子也。未弱冠，丁大母忧，哀毁骨立。服阙，以大父汝愚遗表，补承务郎。

开禧元年，榦监平江府粮料院，调常熟丞。嘉定七年举进士，知崇安县，剖判如流，吏不能困。修学政，立催科法，列户名为三等，以三期为约，足者旌之，未足者宽以趣之，逾期不纳者里胥程督之，民皆感恻愿输。革胥吏鬻盐之敝。擅发光化社仓活饥民，帅怒，逮吏欲惩之，必愿曰：“为牧职也，吏何罪。”束檐俟谴，帅无以诘而止。旧有均惠仓，无所储，必愿捐缗钱增粟，至二千石。力主义役之法，乡选善士，任以推排，人资买田助役，则勉有产之家，有感化者，出己田以倡，遂遍行一邑，上下便之。台府以闻，下其式八郡四十八县。秩满，民共立祠刻石。

授湖、广总所干办公事。丁父忧，居丧尽礼，贻书问学于黄榦。服

除，差充两浙运司主管文字。再考，特差充提领安边所主管文字。差知全州，陛辞，奏乞下道、江二州访周惇颐之后。知常州，改知处州，陈折帛纳银之害，皆得请。移泉州，罢白土课及免差吏榷铁，讽诸邑行义役。秋旱，力讲行荒政，乞拨永储、广储二仓米振救。差主管官告院。越五日，诏依旧主管官告院兼知台州，一循大父之政，察民疾苦，抚摩凋瘵，修养济院，建陈瓘祠，政教兼举。

端平元年，以直秘阁知婺州。至郡，免催绍定六年分小户绫罗钱三万缗有奇。立淳良、顽慢二籍，劝惩人户。措置广惠仓及诸仓积谷。奏乞宽减内帑绫罗，申省免用旧例，预解诸色窠名钱，罢开化税场。迁太府寺丞，寻迁度支郎中。诏以汝愚配享宁宗，从必愿请也。兼右司郎中，引见，疏言：

陛下英明密运，断出于独，固欲一切转移之。然而大权若在我，或者犹有下移之疑；众正若已开，或者犹有旁径之疑。策免二相，销天变也，去者固难以复留，留者恐终于引去。虚鼎席以待故老，疑者或意其未必来，而况在数千里之外；责次补以任大政，疑者或意其不敢专，而况于不安其位。中书，政之本也。今果何时，尚可含糊意向以启天下之疑乎？亲擢台谏，开言路也，用之未久者，何为轻于易去？去之未几，何为使之复来？召于外服者，不知果能用之而必坚；除目周行者，不知果能听之而无讳乎？

朝廷除授，军国赏罚，本至公也，今有姓名未达于庙堂，而迁擢忽由于中出，斥逐三衙，竟不指名罪状，而人始得以疑陛下矣。一除目之颁，一号令之出，虽未必由于闾宦，而人或疑于闾宦；虽未必由于私谒，而人或疑于私谒；虽未必由于戚畹宗邸，而人或疑于戚畹宗邸。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非陛下所私有也，陛下虽有去蔽之心，而动涉可疑之迹，陛下亦何乐于此。

时论伟之。

三京兵败，边事甚亟，诏条上守御计，必愿言十事：下哀痛之诏，合江淮之兵，救江陵之急，节财用之宜，糜议和之使，抚无归之民，处北来

之众，置镇抚之使，择帅阃之代，拔未用之将，皆切于边要。政府议楮币日轻，欲令诸州再用印及他为称提之法，必愿力争不可。嘉熙元年，贻书政府，论边防事宜，授右司郎中。

火灾，必愿应诏上封事，曰：“开边稔祸之刑，牵制而未行；激变弃城之戮，姑息而未举。京、襄沦没，祖宗之基业莫能保；淮、蜀蹂躏，赤子之冤魂无所依。履亩之令下而加以抑配，称提之法严而重以告讐。民无盖藏，每有转壑之忧；士不宿饱，常有思乱之志。”又曰：“台谏、给舍骨鲠之论莫容；左右便嬖浸润之言易入。春夏常享，阔略于原庙之尊；节钺隆恩，殷勤于邸第之贵。”又曰：“必也正故相专国之罪，严贪夫徇国之诛，思室鬼高明之瞰。先编氓，后亲贵，去木妖竞治之衅；尚坚固，革奢华，戒宴殿无度之讌酣，节内庭不急之营缮。”又论济王及国本事。

迁左司郎中，又迁司农少卿兼左司。转对，言：“正气日消月沮，驯至今日，非惟搢绅不肯论事，下至草茅之士，皆结舌矣。端平初年，沉疴方去，新病未作，陛下犹勤于咨访，如恐不及。今疾攻心腹，决裂将溃，乃不求瞑眩之剂以起其殆，甚可惑也。”又曰：“毋使人臣以指斥怀疑，毋致陛下以厌言得谤。”时直士相继去，故必愿及之。兼敕令所删修官，拜司农卿，兼职如故。翼日，改宗正少卿，仍兼删修敕令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寻兼左司，迁太府卿，仍兼编修、检讨，迁宗正少卿。诏依旧太府卿，仍兼职，且兼中书门下检正诸房公事。转对，言：“中才庸主，惟其无所知觉，故言不可入，而败亡随之。陛下作敬天之图，朝夕对越，谓宜天意可回，而荧惑失度，郁攸燹灾，迫近禁门，几毁左藏。烟埃方息，白昼陨星，贯日之虹，胁阳之雹，叠见层出。陛下观时察变，何由致此？今日之事，动无良策，惟在侧身修行，祈天永命而已。”迁起居舍人，兼职仍旧。

大水，上封事曰：“海潮毁隘，侵迫禁城，灾异之来，理不虚发，必上畏天戒，下修人事，易沴召和，转移于陛下方寸间耳。”又曰：“周官国有大事，则举大询之理。今日之事迫矣，谓宜合众谋，屈群策，上而搢绅，下而刍蕘，各陈所见，择其可用之策，以授任事之臣，庶几千虑一得，以

成天下人不因之意。”暂兼权右郎官。言：“财非天雨鬼输，岂可轻施妄用。长此不已，必至颠覆，异时或得罪。今之大夫不能为国生财，程异、皇甫湜之徒乘间捷出，推敲克剥，以术相胜，凿空取办，以计巧取，事掇敛，献羨馀，间架缙钱之令下，而唐祚愈促矣。愿陛下精思熟虑，约己爱民，必如勾践之卧薪尝胆，必如卫文公之帛衣布冠，可也。”权吏部右侍郎，乞免兼检正，从之。兼国史修撰。

时边事急，必愿应诏言：“宜敕彭大雅自重庆领王青之兵东下以复夔，责李安民及归、峡二守以自效，调一将督中流之师，以伐其顺流之谋，调一将自间道出鼎、澧之后，以折其捣虚之锋，调一将助芮兴之势，以备江陵之急。又宜下湖南遣飞军及团结民兵之类守沅江、益阳江，以防冲突长沙，尽收江上民船，毋资敌用。”区画皆中事机。暂兼权侍左侍郎。李宗勉每称其平允。暂兼权户部侍郎，兼同详定敕令。请立国本，请亲祷雨。迁户部侍郎，暂兼给事中。

先是，钱相尝缴陈洵益赠节使不行，必愿复缴奏曰：“李韶向为殿中侍御史，疏论洵益，乞予外祠，以绝窥伺，陛下不行其言，复夺其职，韶不能自安，径求外补。今召之不至，正以此故。若超赠洵益，又缴驳不行，韶愈无来期矣。陛下忍于去一贤从官，而不忍于沮一已死之内侍，则何以兴起治功，振扬国势？欲望寝洵益节钺，趣韶供职。”于是必愿三以疾乞祠，不许。

权户部尚书，疏言：“端平元年，洛师轻出。明年，德安失，襄阳失。又明年，固始失，定远失，六安失，郢、复、荆门失，蜀道蹂，成都破。又明年，夔、峡徙，浮光降。又明年，滁阳歼。越二年，寿春弃。明年，真阳扰，安丰危，成都遗烬，靡有孑遗。”又曰：“去冬安丰危而复安，特天幸尔。君臣动色，太平自贺。雷作于雪宴之先期，蜀警于大宴之盼命，戒心一弛，赫鉴已随之矣。”又乞“谕太府丞，核户部收支数目，庶见多寡盈虚之实，有馀则储之以待朝廷之取拨，阙则助之以示官府之一体。”二疏迂丞相史嵩之，乞免官、乞祠，皆不许。以司谏郑起潜论列，以宝谟阁直学士奉祠；辞职名，不许。淳祐五年，以华文阁直学士知福州、福建安抚

使，三辞，不许。闽人闻必愿至，欣然叹羨。

必愿平易以近民，忠信以厚俗，惻怛以勤政，行乡饮酒，旌退士，奖高年，裁僧寺实封之数。尤留意武事，甫入境，即以军礼见戎帅，申明左翼军节制事宜，措置海道修水，教士卒知劝。居官四年，累乞归，及命召，又三辞，皆不许。卒，遗表上，赠银青光禄大夫。

必愿才周器博，心平量广，而又早闻家庭忠孝之训、师友正大之言，故所立卓然可称云。

论曰：宋之公族，往往亦由科第显用，各能以术业自见，汝谈、汝谿、希馆是已。彦呐帅边而堕功，亦由庙算之短。善湘父子克平大盗。与懽以长者称。必愿世济其美，可谓信厚之公子矣。

### 【校勘记】

[1]李壁 原作“李璧”，见本书卷四〇五校勘记[2]。

## 宋史卷四百一十四

### 列传第一百七十三

史弥远 郑清之 史嵩之 董槐  
叶梦鼎 马廷鸾

史弥远字同叔，浩之子也。淳熙六年，补承事郎。八年，转宣义郎，铨试第一，调建康府粮料院，改沿海制置司干办公事。十四年，举进士。

绍熙元年，授大理司直。二年，迁太社令。三年，迁太常寺主簿，以亲老请祠，主管冲佑观。丁父忧。庆元二年，复为大理司直，寻改诸王宫大小学教授。轮对，乞旌廉洁之士，推举荐之赏；浚沟洫，固堤防，实仓廩，均赋役，课农桑，禁末作，为水旱之备；葺城郭，修器械，选将帅，练士卒，储粟谷，明烽燧，为边鄙之防。丞相京镗屏左右曰：“君他日功名事业过镗远甚，愿以子孙为托。”四年，授枢密院编修官，迁太常丞，寻兼工部郎官，改刑部。六年，改宗正丞。丐外，知池州。嘉泰四年，提举浙西常平。开禧元年，授司封郎官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迁秘书少监，迁起居郎。二年，兼资善堂直讲。

韩侂胄建开边之议，以坚宠固位，已而边兵大衄，诏在位者言事，弥远上疏曰：“今之议者，以为先发者制人，后发者制于人，此为将之事，施于一胜一负之间，则可以争雄而捷出。若夫事关国体、宗庙社稷，所系甚重，讵可举数千万人之命轻于一掷乎？京师根本之地，今出戍既多，留卫者寡，万一盗贼窃发，谁其御之？若夫沿江屯驻之兵，各当一面，皆



所以拱护行都，尤当整备，继今勿轻调发，则内外表里俱有足恃，而无可伺之隙矣。所遣抚谕之臣，止令按历边陲，招集逋寇，戒飭将士，固守封圻。毋惑浮言以挠吾之规，毋贪小利以滋敌之衅，使民力愈宽，国势愈壮，迟之岁月，以俟大举，实宗社无疆之福。”

奏方具，客曰：“侂胄必以奏议占人情，太夫人年高，能无贻亲忧乎？”弥远曰：“时事如此，言入而益于国，利于人，吾得罪甘心焉。”封鄞县男兼权刑部侍郎。三年，改礼部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仍兼刑部。

兵端既开，败衄相属，累使求和，金人不听。都城震摇，宫闱疑惧，常若祸在朝暮，然皆畏侂胄莫敢言。弥远力陈危迫之势，皇子询闻之，亟具奏，乃罢侂胄并陈自强右丞相。既而台谏、给舍交章论驳，侂胄乃就诛。召弥远对延和殿，帝欲命为签书枢密院事，力辞，乃迁礼部尚书兼国史实录院修撰。

询立为太子，兼詹事，遣使诣金求和，金人以大散隔牙二关、濠州来归，疏奏：“今两淮、襄、汉沿边之地，疮痍未瘳，军实未充。当勉厉将帅，尽吾委寄之诚；简阅士卒，核其尺籍之阙。缮城堡，葺器械，储糗粮。当聘使既通之后，常如干戈未定之日，推择帅守以壮藩屏之势，奖拔智勇以备缓急之求。”拜同知枢密院事兼太子宾客，进封伯。

嘉定元年，迁知枢密院事，进奉化郡侯兼参知政事，拜右丞相兼枢密使兼太子少傅，进开国公。丁母忧，归治葬，太子请赐第行在，令就第持服，以便咨访。二年，以使者趣行急，乃就道，起复右丞相兼枢密使兼太子少师。四年，落起复。雪赵汝愚之冤，乞褒赠赐谥，厘正诬史，一时伪学党人朱熹、彭龟年、杨万里、吕祖俭虽已歿，或褒赠易名，或录用其后，召还正人故老于外。十四年，赐家庙祭器。

宁宗崩，拥立理宗，于是拜太师，依前右丞相兼枢密使，进封魏国公，六辞不拜，因乞解机政，归田里，亟出关，帝从之。宝庆二年，拜少师，赐玉带。劝上倾心顺承以事太后，力学修德以答皇天眷祐，以副四海归戴。绍定元年，上太后尊号，拜太傅，八辞不拜。夏，得疾，累疏丐

归，不许。都城灾，五疏乞罢斥，乃降封奉化郡公。五年春，复爵。六年，将拜太师，三具奏辞，乞免出命，不许。乃拜太师，依前右丞相兼枢密使、鲁国公，又三具奏辞。绍定五年，上疏乞谢事，拜太傅。未几，拜太师、左丞相兼枢密使。上疏乞解机政，依前太师特授保宁、昭信军节度使，充醴泉观使，进封会稽郡王。卒，遗表闻，帝震悼，辍朝三日，特赠中书令，追封卫王，谥忠献。户部支贖赠银绢以千计，内帑特颁五千匹两，遣使祭奠。及其丧还，遣礼官致路祭于都门外，赐纛、佩玉、黝纁。

初，诛李全，复淮安，克盱眙，第功行赏，诸将皆望不次拔擢。或言于弥远，弥远曰：“御将之道，譬如养鹰，饥则依人，饱则扬去。曹彬下江南，太祖未肯以使相与之。况今边戍未撤，警报时闻，若诸将一一遂其求，志得意满，猝有缓急，孰肯效死？”赵善湘以从官开阍，指授之功居多，日夜望执政。弥远曰：“天族于国有嫌，高宗有诏止许任从官，不许为执政。绍熙末，庆元初，因汝愚、彥逾有定策功，是以权宜行之。某与善湘姻家，则又岂敢。”弥远亲密友周铸、兄弥茂、甥夏周篆皆寄以腹心，人皆谓三人者必显贵，然铸老于布衣，弥茂以执政恩入流，周篆以捧香恩补官，俱止训武郎而已。

初，弥远既诛韩侂胄，相宁宗十有七年。迨宁宗崩，废济王，非宁宗意。立理宗，又独相九年，擅权用事，专任俭壬。理宗德其立己之功，不思社稷大计，虽台谏言其奸恶，弗恤也。弥远死，宠渥犹优其子孙，厥后为制碑铭，以“公忠翊运，定策元勋”题其首。济王不得其死，识者群起而论之，而弥远反用李知孝、梁成大等以为鹰犬，于是一时之君子贬窜斥逐，不遗余力云。

郑清之字德源，庆元之鄞人。初名燮，字文叔。少从楼昉学，能文，楼钥亟加称赏。嘉泰二年，入太学。十年，登进士第，调峡州教授。帅赵方严重，靳许可，清之往白事，为置酒，命其子範、葵出拜，方掖清之无答拜，且曰：“他日愿以二子相累。”湖北茶商群聚暴横，清之白总领何炳

曰：“此辈精悍，宜籍为兵，缓急可用。”炳亟下召募之令，趋者云集，号曰“茶商军”，后多赖其用。调湖、广总所准备差遣、国子监书库官。十六年，迁国子学录。丞相史弥远与清之谋废济国公，事见皇子竑传。俄以清之兼魏惠宪王府教授，迁宗学谕，迁太学博士，皆仍兼教授。宁宗崩，丞相入定策，诏旨皆清之所定。

理宗即帝位，授诸王宫大小学教授，迁宗学博士、宗正寺丞兼权工部郎、兼崇政殿说书。帝问外人因阁子库进丝履有谤议，清之言：“禁中服用颇事新洁者。”帝曰：“故事，月进鞋数两，朕非敝不易，何由致谤？”清之奏：“孝宗继高宗，故俭德易章，陛下继宁考，故俭德难著。宁考自奉如寒士，衣领重浣，革舄屡补，今欲俭德著闻，须过于宁考方可。”帝嘉纳。

宝庆元年，改兼兵部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迁起居郎，仍兼史官、说书、枢密院编修官。二年，权工部侍郎，暂权给事中，进给事中，升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绍定元年，迁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升兼修国史实录院修撰、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三年，授参知政事兼签书枢密院事。四年，兼同知枢密院事。六年，弥远卒，命清之为右丞相兼枢密使。

端平元年，上既亲总庶政，赫然独断，而清之亦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召还真德秀、魏了翁、崔与之、李稹、徐侨、赵汝谈、尤焞、游似、洪咨夔、王遂、李宗勉、杜範、徐清叟、袁甫、李韶，时号“小元祐。”大者相继为宰辅，惟与之终始辞不至，遗逸如刘宰、赵蕃皆见旌异。是时金虽亡而入洛之师大溃。二年，上疏乞罢，不可，拜特进、左丞相兼枢密使。三年八月，霖雨大风，四疏丐去。九月，禋祀雷变，请益力。乃授观文殿大学士、醴泉观使兼侍读，四疏控辞，依旧大学士、提举洞霄宫。及闻边警，密疏：“恐陛下忧悔太过，以汨清明之躬，累刚大之志。”嘉熙三年，封申国公。四年，遣中使赐御书“辅德明谟之阁”，赐楮十万缗为筑室，乃日与宾客门生徜徉山水间。

淳祐四年，依前观文殿大学士、醴泉观使兼侍读，屡辞不允，拜少

保、观文殿大学士、醴泉观使兼侍读，进封卫国公。趣入见，有旨赐第。五年正月，上寿毕，亦疏丐归，不允。拜少傅，依前观文殿大学士、醴泉观使兼侍读，进封越国公。居无何，丧其子士昌，决意东还，又不许。拜少师、奉国军节度使，依前醴泉观使兼侍读、越国公，赐玉带，更赐第于西湖之渔庄。进读仁皇训典，谓：“仁祖之仁厚，发为英明，故能修明纪纲，而无宽弛不振之患；孝宗之英明，本于仁厚，故能涵养士气，而无矫励峭刻之习。盖仁厚、英明二者相须，此仁祖、孝宗所以为盛也。”帝褒谕之。

六年，拜太保，力辞。故事，许回授子孙，清之请追封高祖洽，帝从之，盖异恩也。七年，拜太傅、右丞相兼枢密使、越国公。中使及门，清之方放浪湖山，寓僧刹，竟夕不归。诘旦内引，叩头辞免，帝勉谕有外间所不及知者。甫退，则中使接踵而至。或请更化改元，清之曰：“改元，天子之始事，更化，朝廷之大端，汉事已非古，然不因易相而为之。”

帝以边事为忧，诏赵葵以枢使视师，陈辔以知枢密院事帅湖、广，二人方辞逊，会清之再相，力主之，科降辟置无所留难，葵、辔遂往。于是战于泗水、涡口、木库，皆以捷闻。九年，拜太师、左丞相兼枢密使，辞太师不拜，依前太傅。每谓天下之财困于养兵，兵费困于生券，思所以变通之，遇调戍防边，命枢属量远近以便其道途，时缓急以次其遣发。又议移岁调兵屯以戍淮面，并军分头目以节廩稍，先移镇江策胜一军屯泗水，公私便之。

诸路亏盐，执其事者破家以偿，清之核其犯科者追理，罟误者悉蠲之，全活甚众。沿江算舟之赋素重，清之次第停罢，如池之雁汊有大法场之目，其钱分隶诸司，清之奏罢其并缘渔取者，盖数倍公家之入，合分隶者从朝廷偿之。报下，清之方与客饮，举杯曰：“今日饮此酒殊快！”四上谢事之章。

十年，进十龟元吉箴，一持敬，二典学，三崇俭，四力行，五能定，六明善，七谨微，八察言，九惜时，十务实。疏奏：“敬天之怒易，敬天之休难，天怒可忧而以为易，天休可喜而以为难，何哉？盖忧则惧心生，惧则

怒可转而爲休；喜則玩心生，玩則休或轉而爲怒。”帝大喜，命史官書之，賜詔獎諭。十一年，十疏乞罷政，皆不許。拜太師，力辭。有事於明堂，有旨閣門給扶掖二人，再賜玉帶，令服以朝。十一月丁酉，退朝感寒疾，危甚，猶以未得雪爲憂。俄大雪，起曰：“百官賀雪，上必甚喜。”命掬雪床前觀之。累奏乞罷政，不允，奏不已，拜太傅、保寧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進封齊國公致仕。卒，遺表聞，帝震悼，輟朝三日，特贈尚書令，追封魏郡王，賜諡忠定。

清之不好立異，湯巾嘗論事侵清之，及清之再相，巾求去，清之曰：“已欲作君子，使誰爲小人。”力挽留之。徐清叟嘗論列清之，乃引之共政。趙葵視師年餘，乞罷，上未有以處之，清之曰：“非使作相不足以酬勞，陛下豈以臣故耶？臣必不因葵來遽引退，臣願爲左，使葵居右。”上訖從之，然葵竟不果來。

清之代言奏對，多不存稿，有安晚集六十卷。清之自與彌遠議廢濟王竑，立理宗，駁駁至宰輔，然端平之間召用正人，清之之力也。至再相，則年齒衰暮，政歸妻子，而閑廢之人或因緣以賄進，爲世所少云。

史嵩之字子由<sup>[1]</sup>，慶元府鄞人。嘉定十三年進士，調光化軍司戶參軍。十六年，差充京西、湖北路制置司準備差遣。十七年，升干辦公事。寶慶三年，主管機宜文字，通判襄陽府。紹定元年，以經理屯田，襄陽積谷六十八萬，加其官，權知棗陽軍。二年，遷軍器監丞兼權知棗陽軍，尋兼制置司參議官。三年，棗陽屯田成，轉兩官。以明堂恩，封鄞縣男，賜食邑。以直秘閣、京西轉運判官兼提舉常平兼安撫制置司參議官。四年，遷大理少卿兼京西、湖北制置副使。五年，加大理卿兼權刑部侍郎，升制置使兼知襄陽府，賜便宜指揮。六年，遷刑部侍郎，仍舊職。

端平元年，破蔡滅金，獻俘上露布，降詔獎諭，進封子，加食邑。移書廟堂，乞經理三邊，不合，丐祠歸侍，手詔勉留之。會出師，與淮闕協

谋犄角，嵩之力陈非计，疏为六条上之。诏令嵩之筹画粮饷，嵩之奏言：

臣熟虑根本，周思利害，甘受迟钝之讥，思出万全之计。荆襄连年水潦螟蝗之灾，饥馑流亡之患，极力振救，尚不聊生，征调既繁，夫岂堪命？其势必至于主户弃业以逃亡，役夫中道而窜逸，无归之民，聚而为盗，饥馑之卒，未战先溃。当此之际，正恐重贻宵旰之虑矣。兵民，陛下之兵民也，片纸调发，东西惟命。然事关根本，愿计其成，必计其败，既虑其始，必虑其终，谨而审之，与二三大臣深计而熟图之。

若夫和好之与进取，决不两立。臣受任守边，适当事会交至之冲，议论纷纭之际。雷同和附，以致误国，其罪当诛；确守不移之愚，上违丁宁之旨，罪亦当诛。违旨则止于一身，误国则及天下。

丞相郑清之亦以书言勿为异同，嵩之力求去。

朝陵之使未还，而诸军数道并进，复上疏乞黜罢，权兵部尚书，不拜。乞祠，进宝章阁直学士，提举太平宫，归养田里。寻以华文阁直学士知隆兴府兼江西安抚使。帝自师溃，始悔不用嵩之言，召见，力辞，权刑部尚书。引见，疏言结人心、作士气、核实理财等事。且言：“今日之事，当先自治，不可专恃和议。”乞祠，以前职知平江府，以母病乞侍医药，不俟报可而归。进宝章阁学士、淮西制置使兼沿江制置副使兼知鄂州。既内引，赐便宜指挥，兼湖、广总领兼淮西安抚使。嘉熙元年，进华文阁学士、京西荆湖安抚制置使，依旧沿江制置副使<sup>[2]</sup>兼节制光、黄、蘄、舒。乞免兼总领，从之。

庐州围解，诏奖谕之。以明堂恩，进封伯，加食邑。条奏江、淮各三事，又陈十难，又言江陵非孟珙不可守，乞勉谕之。汉阳受攻，嵩之帅师发江陵，奏诛张可大，窜卢普、李士达，以其弃城也。二年，黄州围解，降诏奖谕，拜端明殿学士，职任依旧，恩数视执政，进封奉化郡侯，加食邑。诏入觐，拜参知政事，督视京西、荆湖南北、江西路军马，鄂州置司，兼督视淮南西路军马兼督视光、蘄、黄、夔、施州军马，加食邑。城黄州。十一月，复光州。十二月，复滁州。三年，授宣奉大夫、右丞相兼枢密、都

督两淮四川京西湖北军马，进封公，加食邑，兼督江西、湖南军马，改都督江、淮、京、湖、四川军马。荐士三十有二人，其后董槐、吴潜皆号贤相。

复信阳，以督府米拯淮民之饥。六月，复襄阳，嵩之言：“襄阳虽复，未易守。”自是边境多以捷闻，降诏奖谕。四年，乞祠，趣召奏事，转三官，依前右丞相兼枢密使，眷顾特隆，赐赉无虚日。久旱，乞解机政。地震，屡疏乞罢免，皆不许。淳祐元年，进玉斧箴。安南人贡，不用正朔，嵩之议用范仲淹却西夏书例，以不敢闻于朝还之。二年，进高、孝、光、宁帝纪，孝宗经武要略，宁宗实录、日历，会要、玉牒，进金紫光禄大夫，加食邑。是冬，封永国公，加食邑。四年，遭父丧，起复右丞相兼枢密使。累赐手诏，遣中使趣行。于是太学生黄恺伯、金九万、孙翼凤等百四十四人，武学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学生刘时举、王元野、黄道等九十四人，宗学生与寰等三十四人，建昌军学教授卢钺，皆上书论嵩之不当起复，不报。将作监徐元杰奏对及刘镇上封事，帝意颇悟。

初，嵩之从子璟卿尝以书谏曰：

伯父秉天下之大政，必办天下之大事；膺天下之大任，必能成天下之大功。比所行浸不克终，用人之法，不待举削而改官者有之，谴责未几而旋蒙叙理者有之，丁难未几而遽被起复者有之。借曰有非常之才，有不次之除，醖恩异赏，所以收拾人才，而不知斯人者果能运筹帷幄、献六奇之策而得之乎？抑亦献赂幕宾而得之乎？果能驰身鞍马，效一战之勇而得之乎？抑亦效犍奴仆而得之乎？徒闻包苴公行，政出多门，便嬖私昵，狼狈万状，祖宗格法，坏于今日也。

自开督府，东南民力，困于供需，州县仓卒，匱于应办，犖金帛，挽刍粟，络绎道路，曰一则督府，二则督府，不知所干者何事，所成者何功！近闻蜀川不守，议者多归退师于鄂之失。何者？分戍列屯，备边御戎，首尾相援，如常山之蛇。维扬则有赵葵，庐江则有杜伯虎，金陵则有别之杰。为督府者，宜据鄂渚形势之地，西可以援

蜀，东可以援淮，北可以镇荆湖。不此之图，尽损藩篱，深入堂奥，伯父谋身自固之计则安，其如天下苍生何！

是以饥民叛将，乘虚捣危，侵轶于沅、湘，摇荡于鼎、澧。为江陵之势苟孤，则武昌之势未易守；荆湖之路稍警，则江、浙之诸郡焉得高枕而卧？况杀降失信，则前日撤疆之计不可复用矣；内地失护，则前日清野之策不可复施矣。此隙一开，东南生灵特几上之肉耳。则宋室南渡之疆土，恶能保其金瓯之无阙也。盖早为之图，上以宽九重宵旰之忧，下以慰双亲朝夕之望。不然，师老财殚，绩用不成，主忧臣辱，公论不容。万一不畏强御之士，绳以春秋之法，声其讨罪不效之咎，当此之时，虽优游菽水之养，其可得乎？异日国史载之，不得齿于赵普开国勋臣之列，而乃厕于蔡京误国乱臣之后，遗臭万年，果何面目见我祖于地下乎？人谓祸起萧墙，危如朝露，此愚所痛心疾首为伯父苦口极言。

为今之计，莫若尽去在幕之群小，悉召在野之君子，相与改弦易辙，戮力王事，庶几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矣。如其视失而不知救，视非而不知革，薰蕕同器，驽骥同枥，天下大势，駸駸日趋于危亡之域矣。伯父与璟卿，亲犹父子也，伯父无以少年而忽之，则吾族幸甚！天下生灵幸甚！我祖宗社稷幸甚！

居无何，璟卿暴卒，相传嵩之致毒云。嵩之为公论所不容，居闲十有三年。宝祐四年春，授观文殿大学士，加食邑。八月癸巳卒，遗表上，帝辍朝，赠少师、安德军节度使，进封鲁国公，谥忠简，以家讳改谥庄肃。德祐初，以右正言徐直方言夺谥。

董槐字庭植，濠州定远人。少喜言兵，阴读孙武、曹操之书，而曰：“使吾得用，将汛扫中土以还天子。”槐貌甚伟，广颡而丰颐，又美髯，论事慷慨，自方诸葛亮、周瑜。父永，遇槐严，闻其自方，怒而嘻曰：“不力学，又自喜大言，此狂生耳，吾弗愿也。”槐心愧，乃益自摧折，学于永嘉



叶师雍。闻辅广者，朱熹之门人，复往从广，广叹其善学。嘉定六年，登进士第，调靖安主簿。丁父忧去官。

十四年，起为广德军录事参军，民有诬富人李桷私铸兵结豪杰以应李全者，郡捕系之狱，槐察其枉，以白守，守曰：“为反者解说，族矣。”槐曰：“吏明知狱有枉，而挤诸死地以傅于法，顾法岂谓诸被告者无论枉不枉，皆可杀乎？”不听。顷之，守以忧去，槐摄通判州事，叹曰：“桷诚枉，今不为出之，生无由矣。”乃为翻其辞，明其不反，书上，卒脱桷狱。绍定二年，迁镇江观察推官。明年春，入为主管刑部架阁文字。秋，兼权礼、兵部架阁，迁籍田令，特差权通判镇江府。至州，会全叛，涉淮临大江，大府急发州兵。槐即日将兵济江而西，全遁去，乃还。五年，丁母忧。端平三年，差通判蕲州，辞。

嘉熙元年，召赴都堂，迁宗正寺簿、出知常州。后三日，提点湖北刑狱。常德军乱，夜纵火而噪，守尉闯不出。槐骑从数人于火所，且问乱故。乱者曰：“将军马彦直夺吾岁请，吾属将责之偿，不为乱也。”槐坐马上，召彦直斩马前，乱者还入伍中，明日，乃捕首乱者七人戮诸市，而贖彦直之家。差充归、峡、岳察访使。二年，兼权知常德府，寻兼军器少监，依旧提点刑狱。

三年，以直宝谟阁知江州兼都督府参谋。秋，流民渡江而来归者十馀万，议者皆谓：“方军兴，郡国急储粟，不暇食民也。”槐曰：“民，吾民也，发吾粟振之，胡不可？”至者如归焉。当是时，宋与金为邻国，而襄、汉、扬、楚之间，豪杰皆自相结以保其族，无赖者往往去为群盗。浮光人翟全寓黄陂，有众三千馀，稍出掳掠。

槐令客说下全，徙之阳乌洲，使杂耕蕲春间，又享赐之，用为裨将。于是曹聪、刘清之属皆来自归。

四年，进直华文阁、知潭州、主管湖南安抚司公事。方三边急于守御，督府日夜征发，民且困，槐为画策应之，令民不伤而军须亦不匮。淳祐二年，迁左司郎官，进直龙图阁、沿江制置副使兼知江州、主管江西安抚司公事。视其赋则吏侵甚，下教曰：“吾莅州而吏犹为盗不自悔，吾且

诛之！”吏乃震恐，愿自新。槐因除民患害，凡利有宜，弛以利民，惟恐不尽弛。大计军实，常若敌且至。裨将卢渊凶猾不受命，斩以徇师，军中肃然。

三年，进秘阁修撰。四年，召入奏事，迁权户部侍郎，赐紫，进集英殿修撰、沿江制置使、江东安抚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宫留守。军政弛弗治，乃为赏三等以教射，春秋教肄士卒坐作进退击刺之技，岁馀尽为精兵。六年，召至阙，辞。出知静江府兼广西经略安抚使，又辞。权广西运判兼提点刑狱。宰相移书槐曰：“国家方用兵，人臣不辞急难，公幸毋固辞。”槐即日就道，至邕州，上守御七策。邕州之地西通诸蛮夷，南引交阯及符奴、月乌、流鳞之属，数寇边，槐与约无相侵，推赤心遇之，皆伏不动。又与交阯约五事：一无犯边，二归我侵地，三还掳掠生口，四奉正朔，五通贸易。于是遣使来献方物、大象，南方悉定。

七年，进宝章阁待制。八年，迁工部侍郎，职事依旧，兼转运使。九年，召赴阙，封定远县男。迁兵部侍郎兼权给事中兼侍读，升给事中，上疏请抑损戚里恩泽以慰天下士大夫。群臣奏事少与法违，惮槐不敢上。兼侍读，进宝章阁直学士、知福州福建安抚使，辞。进封子。是年冬，拜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进封侯。十二年，为同知枢密院事。宝祐元年，权参知政事。二年，进参知政事。四川制置使余晦以战败夺官，诏荆襄制置使李曾伯往视师，曾伯辞，槐曰：“事如此，尚可坐而睨乎？”上疏请行，顿重兵夔门以固荆、蜀辅车之势，诏报曰：“腹心之臣，所与共理天下者也，宜在朝廷，不宜在四方。”复上疏曰：“天下之事，不进则退，人臣无敢为岐意者，苟以臣为可任，宜少听臣自效，即臣不足与军旅之事，愿上官爵。”不许，进封濠梁郡公。

帝日向用槐，槐言事无所隐，意在于格君心之非而不为容悦。帝问籾民粟积边，则对曰：“吴民困甚，有司急籾不复省。夫民惟邦本，愿先垂意根本。”帝问修太乙祠，则对曰：“土工游起，民疲于征发，非所以事天也。”帝问边事，对曰：“外有敌国，则其计先自强。自强者人畏我，我不畏人。”又言：“敌国在前，宜拔材能用之。士大夫有过失，为执法吏所

刺劾，终身摈弗用，深为朝廷惜此。苟非奸邪，皆愿为昭洗，勿废其他善。又迁谪之臣，久堕遐方，稍稍内徙，今得生还，顾弗用可矣。”槐每奏，帝辄称善。

三年，拜右丞相兼枢密使。槐自以为人主所振拔，苟可以利安国家无不为，然务先大体，任人先取故旧之在疏远者，在官者率满岁而迁。嗜进者始不说矣。槐又言于帝曰：“臣为政而有害政者三。”帝曰：“胡为害政者三？”对曰：“威里不奉法，一矣；执法大吏久于其官而擅威福，二矣；皇城司不检士，三矣。将率不检下故士卒横，士卒横则变生于无时；执法威福擅故贤不肖混淆，贤不肖混淆则奸邪肆，贤人伏而不出；亲戚不奉法故法令轻，法令轻故朝廷卑。三者弗去，政且废，愿自上除之。”于是嫉之者滋甚。

帝年浸高，操柄独断，群臣无当意者，渐喜狎佞人。丁大全善为佞，帝躐贵之，窃弄威权而帝弗觉悟。大全已为侍御史，遣客私自结于槐，槐曰：“吾闻人臣无私交，吾惟事上，不敢私结约，幸为谢丁君。”大全度槐弗善己，衔甚，乃日夜刻求槐短。槐入见，极言大全奸邪佞不可近。帝曰：“大全未尝短卿，卿勿疑。”槐曰：“臣与大全何怨？顾陛下拔臣至此，臣知大全奸邪而噤不言，是负陛下也。且陛下谓大全忠而臣以为奸，不可与俱事陛下矣。”既罢出，即上书乞骸骨，不报。四年，策免丞相，以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时大全亦论劾槐，书未下，自发省兵迫遣之。于是太学诸生陈宜中等上书争之，语见大全传。

五年及景定元年，俱用祀明堂恩加食邑。二年，特授判福州、福建路安抚大使，固辞。进封吉国，又进封许国公。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既夕，天大雨，烈风雷电，槐起衣冠而坐，魔妇人出，为诸生说兑、谦二卦，问夜如何？诸生以夜中对，遂薨。遗表上，赠太子少师，谥文清。帝使致金六十斤、帛千匹以赙。

叶梦鼎字镇之，台之宁海人。本陈待聘之子，七岁后于母族。少从

直龙图阁郑霖、宗正少卿赵逢龙学，以太学上舍试入优等，两优释褐出身，授信州军事推官，摄教事，讲荒政。迁太学录。

淳祐二年，雷变，上封事，言召人才，戒媒近。明年，轮对，言君子、直言、军制、楮币、任官、分阃六事。同番易汤巾召试馆职，授秘书省正字。四年，升校书郎兼庄文府教授。五年，迁秘书郎，转对，言定国本，求哲辅，专阃帅，奖用介直。雷变上言，援唐康澄“五可畏”之说，迁著作佐郎。六年，拜军器少监兼兵部郎官，转对，言国计、边事、国体三事。又言：“外有窥边之大敌，内有伺隙之巨奸；奇邪蛊媚于宫闈，熏腐依凭于城社；强藩悍将，牙蘖易摇，草窃奸宄，肘腋阶变。”

权知袁州，转运司和籴米三万斛，梦鼎言：“袁山多而田少，朝廷免和籴已百年，自今开之，百姓子孙受无穷之害，则无穷之怨从之。”民汤頎献田学官，妻子离散，梦鼎遂还之。毁万载旗箭村淫祠，塞其妖井。召赴行在。丁本生母忧。十一年，免丧，拜司封员外郎。轮对，言：“陛下惑于左右之谗说，例视言者为好名，中伤既深，胶固莫解。近岁以来，言稍犯人主之所难者，不显罢则阴黜，不久外则设间，去者屡召而不还，来者一鸣而辄斥。”兼玉牒检讨官，以直秘阁、江西提举常平兼知吉州。节制悍将，置社仓、义仓，平反李义山受赃之冤，以国子司业召。

宝祐元年陛对，言国论主平江西义仓，不可待申省而后发。考试集英殿，授崇政殿说书，进讲尚书。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迁国子祭酒。二年，兼权礼部侍郎，谏幸西太乙宫。三年，权礼部侍郎，仍兼祭酒，升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寻兼侍讲。丁母忧。五年，以集英殿修撰差知赣州。丁大全柄国，欲挽梦鼎登朝，卒辞谢之。六年，改知建宁府，又改知隆兴府。开庆元年，复知建宁府，作桥梁，置驿舍，建大安关，决疑狱。

景定元年，召为太子詹事，上疏以“法天”为言。迁吏部侍郎，赐宁海县食邑。二年，权兵部尚书兼权吏部尚书。三年，迁兵部尚书兼修国史兼实录修撰。迁吏部尚书，五辞免，请祠，不允。拜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屡辞不许。同提举编修经武要略兼太子宾客，进封宁海

伯。四年<sup>[3]</sup>，签书枢密院事，进封临海郡侯，以明堂恩进封临海郡公。丞相贾似道欲造关子，罢十七、十八两界会子，梦鼎以为厉民，乃止罢十七界。公田法行，梦鼎又以为厉民，故行之浙右而止。五年，三辞，不许，进同知枢密院事、权参知政事。以彗星出，梦鼎言政上下恐惧交修之日，乞解机政，又不许。奏免浙西经界。

理宗崩，议太子即位，太后垂帘听政，梦鼎曰：“母后垂帘，岂是美事！”进参知政事，加食邑。梦鼎力辞，似道恳留之，不可。帝勉谕再三，诏阁门封还奏疏。似道奏：“参政去则江万里、王爚必不来。”理宗复土，摄少傅，竣事，引疾归里，累诏，力辞，授资政殿学士、知庆元府、沿海制置使。肃清海寇，罪止首恶，羨馀之费，悉却不受。建济民仓以备饥岁，造驿舍以待宾旅。

咸淳三年，再召为参知政事，加食邑，六辞，不许。诏著作佐郎卢铨与台州守项公采趣行，拜特进、右丞相兼枢密使，累辞，不许，乃与似道分任。利州转运使王价尝以言去官，非其罪也，四川制置司已辟参议，及死，其子诉求遗泽。至是，梦鼎明其无罪，似道以为恩不已出，罢省部吏数人，榜其姓名于朝。梦鼎怒曰：“我断不为陈自强。”即求去。似道之母让似道曰：“叶丞相安于家食，未尝希进，汝强与以相印，今乃牵制至此，若不从吾言，吾不食矣。”似道曰：“为官不得不如此。”会太学诸生亦上书言似道专权固位，乃悔悟，属府尹洪焘求解，而梦鼎屡上章乞闲。冬雷，引咎求去愈力。

四年，策杨妃，宰相无拜礼，吏赞拜，梦鼎以笏挥之，趋出。明日，乞还田里，诏勉留之。诏免诸州守臣上殿奏事，梦鼎言：“祖宗谨重牧守之寄，将赴官，必令奏事，盖欲察其人品，及面谕以廉律己，爱育百姓。其至郡延见吏民，具宣上意，庶几求无负临遣之意。今不远数千里而来，咫尺天颜而不得见，甚非立法之本意。”又乞容受直言。进少保。五年，引杜衍致仕单车宵遁故事累辞，乃授观文殿学士、判福州、福建安抚大使，进封信国公，不拜；充醴泉观使，又不拜。七年，再充醴泉使。

九年，授少傅、右丞相兼枢密使，引疾力辞，宰、掾、郎、曹沓至趣行，

扶病至嵯县，请辞不获，乞还山林。疏奏：“愿上厉精寡欲，规当国者收人心，固邦本，励将帅，飭州县，重振恤。”扁舟径归。使者以祸福告，梦鼎语之曰：“廉耻事大，死生事小，万无可回之理。”似道大怒，台臣奏从归田之请，诏仍少保、观文殿大学士、醴泉观使，不请祠禄。

瀛国公初即位，咨访故老，梦鼎上封事，曰：敦教道，训廉德，厉臣节，拯民瘼，重士选，劝吏廉，惩吏奸，补军籍。授判庆元府、沿海制置大使，力辞，依前醴泉观使兼侍读，不拜。二年，益王即位于闽，召为少师、太乙宫使。航海遂行，道梗不能进，南向恸哭失声而还。后二年卒。子应及，太府寺丞、知建德府军器少监、驻戍军马；应有，朝请郎、太社令。

马廷鸾字翔仲，饶州乐平人。本灼之子，继灼兄光后。甘贫力学，既冠，里人聘为童子师，遇有酒食饌，则念母藜藿不给，为之食不下咽。登淳祐七年进士第，调池州教授，需次六年。

宝祐元年，召赴都堂审察，辞。至池以礼帅诸生。二年，调主管户部架阁。三年，迁太学录，召试馆职。时外戚谢堂厉文翁、内侍卢允升董宋臣用事，廷鸾试策言强君德，重相权，收直臣，防近习。大与时违，迁秘书省正字。四年，尤焞提举史事，辟为史馆校勘。

初，丁大全令浮梁，雅慕廷鸾，弥欲钩致之，廷鸾不为动。试策稍及大全，及廷鸾当轮对，大全私谓王持屋往伺焉。廷鸾素厚持屋，且同馆，不虞其谍也，密露大意。持屋给曰：“君犹未改秩，姑托疾为后图乎？”廷鸾曰：“此微臣千一之遭，其何敢不力。”持屋以告大全，及候对殿门，格不得见。翼日，以监察御史朱熠劾罢。宋臣遣八厢貌士索奏稿，稿虽焚，闻者浸广，忌者愈深，而廷鸾之名重天下。开庆元年，吴潜入相，召为校书郎。

景定元年，兼沂靖惠王府教授。时大全党多斥，宋臣尚居中，言路无肯言者，诸学官抗疏，疏上即行。会日食，与秘书省同守局，因相与草疏。潜以书告廷鸾曰：“诸公言事纷纷，皆疑潜所嫉，闻馆中又将论列，

校书宜无与，以重吾过。”廷鸾对曰：“公论也，不敢避私嫌。”越数日，宋臣竟坐谪，徙安吉州。兼权枢密院编修官。时贾似道自江上还，位望赫奕，廷鸾未尝亲之。轮对，言：“国于东南者，楚、越霸而有馀，东晋王而不足。乞遏恶扬善以顺天，举直错枉以服民。”迁枢密院编修官兼权仓部郎官。

二年，进著作佐郎兼右司，迁将作少监。三年，一再乞外补，不许。廷鸾论贡举三事：严乡里之举，重台省之复试，访山林之逸逸。又言荒政，宜蠲除被灾州县租赋之不可得者。擢军器监兼左司，兼太子右谕德，升左谕德，行国子司业，乞免兼左司。轮对，言：“集和平之福者自陛下之身始，养和平之德者自陛下之心始。”兼翰林权直，擢秘书少监，升权直学士院。四年，擢起居舍人兼太子右庶子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入奏言：“太史必当谨书灾异。愿陛下翕受敷施，以壮人才之精神；虚心容纳，以植人言之骨干。念邦本而以公灭私，严边备而思患预防。”时再召用宋臣，廷鸾引何郯之说进，极言宋臣不可用，帝从之。荐士二十人，进中书舍人。程奎污秽诡秘，不当补将仕郎；王之渊为大全党，不当通判江州；朱熠不当知庆元府及为制置使；林奭、赵必遁、张称孙不当与郡；皆缴还词头。兼国史实录院。五年，彗出，上疏极言天人之际。迁礼部侍郎。理宗遗诏、度宗登极诏，皆廷鸾所草。兼侍读，辞，不许。疏列孝宗之政以告。升直学士院。

咸淳元年，进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兼同提举编修经武要略。丁母忧。三年，同知枢密院事兼同提举编修经武要略。入奏言培命脉，植根本，崇宽大，行仁厚。又言：“恢大度以优容，虚圣心而延伫，推内恕以假借，忍难行而听纳，则情无不达，理无不尽，奸人破胆，直士吐气，天下事尚可为也。”兼权参知政事。五年，进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进右丞相兼枢密使。八年，九疏乞罢政。九年，依旧观文殿大学士、知绍兴府、浙东安抚大使。上疏辞免，依旧职提举临安府洞霄宫。

度宗初年，诏询故老，专以修攘大计叩之赵葵。葵极意指陈曰：“老臣出入兵间，备谙此事，愿朝廷谨之重之。”似道作色曰：“此三京败事

者，词臣失言。”廷鸾每见文法密，功赏稽迟；将校不出死力，于边阨斥辟，稍越拘牵。似道颇疑异己，黥堂吏以泄其愤。及辞相位，帝惻怛久之曰：“丞相勉为朕留。”廷鸾言：“臣死亡无日，恐不得再见君父。然国事方殷，疆圉孔棘。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国家利害，群臣不知；军前胜负，列阨不知。陛下与元老大臣惟怀永图，臣死且瞑目。”顿首涕泣而退。

瀛国公即位，召不至。自罢相归，又十七年而薨。所著六经集传、语孟会编、楚辞补记、洙泗裔编、读庄笔记、张氏祝氏皇极观物外篇诸书。

论曰：史弥远废亲立疏，讳闻直言。郑清之堕名于再相之日。弥远之罪既著，故当时不乐嵩之之继也，因丧起复，群起攻之，然固将才也。董槐毋得而议之矣。叶梦鼎、马廷鸾之所遭逢，其不幸也夫！

## 【校勘记】

- [1] 史嵩之字子由 “子由”，南宋馆阁续录卷七、袁桷延祐四明志卷五本传都作“子申”。周密齐东野语卷一八二“忠献当国日，待族党加严，犹子嵩之子申”。疑作“子申”是。
- [2] 依旧沿江制置副使 “沿江”原作“沿海”，据上文及本书卷二一四宰辅表、卷四〇五李宗勉传改。
- [3] 四年 原作“七年”，据本书卷四五理宗纪、卷二一四宰辅表改。





## 宋史卷四百一十五

### 列传第一百七十四

傅伯成 葛洪 曾三復 黄畴若 袁韶  
危稹 程公许 罗必元 王遂

傅伯成字景初，吏部员外郎察之孙。少从朱熹学。登隆兴元年进士第，调连江尉。试中教官科，授明州教授。以年少，嫌以师自居，日与诸生论质往复，后多成才。改知闽清县。丁父艰，服除，知连江县。东湖溉田馀二千顷，堤坏。即下流南港为石堤三百尺，民蒙其利。

庆元初，召为将作监，进太府寺丞。言吕祖俭不当以上书贬。又言于御史，朱熹大儒，不可以伪学目之。又言朋党之蔽，起于人主好恶之偏。坐是不合，出知漳州，以律己爱民为本。推熹遗意而遵行之，创惠民局，济民病，以革机鬼之俗。由郡南门至漳浦，为桥三十五，治道千二百丈。

两为部使者，迁工部侍郎。时权臣方开边，语尚秘。伯成言：“天下之势，譬如乘舟，中兴且八十年矣，外而望之，舟若坚致，岁月既久，罅漏寢多，苟安旦夕，犹惧覆败，乃欲侥幸图古人之所难，臣则未之知也。”相府灾，同列相率唁丞相，或以为偶然者，伯成正色谓：“天意如此，官师相规时也，以为偶然乎？”丞相色动。遂陈三事：一曰失民心，二曰隳军政，三曰启边衅。进右司郎官，权幸有私谒者，皆峻拒之。出为湖、广总领。朝议欲纳金人之叛降者，伯成言不宜轻弃信誓，乞戒将帅毋生事。御史中丞邓友龙遂劾伯成，罢之。

嘉定元年，召对，面论：“前日失于战，今日失之和。小使虽返，要求尚多。陛下不获已，悉从之。使和议成，犹可以纾一时之急；否则虚帑藏以资敌人，驱降附以绝来者，非计也。今之策虽以和为主，宜惜日为战守之备。”权户部侍郎史弥远初拜相，麻词有“昆命元龟”之语，闾帅倪思以为不当用，御史劾罢思。伯成因对及其事，帝曰“过当”者再。对曰：“思固过当，但恐摧抑太过，遂塞言路，乞明诏台谏侍从，竭尽底蕴，无以思为戒。”李壁谪居抚州，伯成言：“侂胄之诛，壁与有功，不酬近功，乃追前罪，他日负罪之臣，不容以功赎过矣。”

伯成未为谏官也，尝言：“弥远谋诛侂胄，事不遂则其家先破，侂胄诛而史代之，势也。诸公要相协和，共议国事；若立党相挤，必有胜负，非国之福。”又劝丞相钱象祖：“安危大事，以死争之；差除小者，何必乖异？”拜左谏议大夫，抗疏十有三，皆军国大义。或致弥远意，欲使有所弹劾，谓将引以共政。谢之曰：“吾岂倾人以为利哉。”疏乞诏大臣以公灭私。

左迁权吏部侍郎。以集英殿修撰知建宁府<sup>[1]</sup>。蔡元定谪死道州，归葬建阳，乃雪其冤于朝。进宝谟阁待制、知镇江府。全活饥民，瘞藏野殍，不可胜数。制置司欲移焦山防江军于圖山石牌<sup>[2]</sup>，伯成谓：“虚此实彼，利害等耳。包港在焦、圖之中，不若两砦之兵迭戍焉。”圖山砦兵，素与海盜为地，伯成廉知姓名，会郡都试捕而鞠之，无一逸去。狱具，请贷其死，黥隶诸军。

嘉定八年，召赴阙，辞不获，行至莆，拜疏曰：“臣病不能进矣。”除宝谟阁直学士、通奉大夫，致仕。理宗即位，升直学士，落致仕，予祠，锡金带。伯成辞免，乃进“昭明天常、扶持人极”之说，诏进一官。

宝庆元年，与杨简同召，寻加宝文阁学士，提举佑神观，奉朝请。虽力以老病辞，而爱君忧国之念不少衰。闻大理评事胡梦昱坐论事贬，蹙然语所亲曰：“向吕祖俭之谪，吾为小臣，犹尝抗论。今蒙国恩，叨窃至此而不言，谁当言者。”遂抗疏曰：“臣恐陛下不复闻天下事矣。方今内无良吏，田里怨咨，外无名将，边陲危急，而廉耻道丧，风俗益媮，贿赂流

行，公私俱困。谓宜君臣上下，忧边恤民，以弭祸乱。奈何今日某人言某事，未几而斥，明日某人言某事，未几而斥，则是上疏者以共工、驩兜之刑加之矣。昔韩愈论后世人主奉佛，运祚短促，唐宪宗大怒，将抵以死，自崔群、裴度、戚里诸贤皆为愈言，止贬潮州，寻复内徙。今上疏者非可愈比，然在列之臣，无一为言者，万一死于瘴疠，陛下与大臣有杀谏者之谤，史册书之，有累圣治。臣垂尽之年，与斯人相去，风马牛之不相及，独以受恩优异，效其誓言。”不报。明年，加龙图阁学士，转一官，提举鸿庆宫，复辞。

伯成纯实无妄，表里洞达，每称人善，不啻如己出，语及奸人误国，邪人害正，词色俱厉，不少假借。常慕尸谏，疏草毕，亟命缮写，朝服而逝，年八十有四。赠开府仪同三司。端平三年，赐谥忠简。

葛洪字容父，婺州东阳人。从吕祖谦学，登淳熙十一年进士第。嘉定间，为枢密院编修官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迁守尚书工部员外郎兼权枢密院检详诸房文字。上疏言：

今之将帅，其才与否，臣不得而尽知。惟忠诚所在，凡为人臣者斯须所不可离，则不可不以是责之耳。今安居无事，非必奋不顾死，冒水火，蹈白刃，而后谓之忠也。第职思其忧谓之忠，公尔忘私谓之忠，纯实不欺谓之忠。

且拊循士卒，帅之职也，朝廷每严掊克之禁，蠲营运之逋，其傲之者至矣。今乃有别为名色，益肆贪黷，视生理之稍丰者而诬以非辜，动辄估籍，择廩给之稍优者而强以库务，取办刍粟，抑配军需，于拊循何有哉！训齐戎旅，亦帅之职也，朝廷每严点试之法，申阶级之令，其傲之亦切矣。今顾有教阅视为具文，坐作仅同儿戏，技勇者不与旌赏，拙懦者未尝劝惩，士日横骄，类难役使，于训齐何有哉！

况乃有沉酣声色之奉，溺意田宅之图，而不恤国事者矣。又有

营营终日，专务纳交，书币往来，道路旁午，而妄希升进者矣。自谓缮治器甲，修造战舰，究其实，则饰旧为新而已尔。自谓撙节财用，声称羨馀，原其自，则剥下罔上而已尔。乞严饬将帅，上下振厉，申致军实，常若有寇至之忧。磨砺振刷，以求更新，亦庶乎其有用矣。帝嘉纳之。

进直焕章阁，为国子祭酒，仍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迁工部侍郎，仍兼祭酒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拜工部尚书，亦兼祭酒兼侍读。进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拜参知政事，封东阳郡公。赞讨平李全，授王素谏仁宗却王德用进女事，以止备嫔御，世多称之。以资政殿学士、提举洞霄宫，进大学士。召赴行在，仍旧职充万寿观使兼侍读，寻提举万寿观兼侍读，守本官致仕，卒。帝辍视朝一日，溢端献。杜範称其侃侃守正，有大臣风。有奏议、杂著文二十四卷。

曾三復字无玷，临江人。乾道六年进士。淳熙末，为主管官告院，迁太府寺簿，历将作、太府丞。登朝数年，安于平进，搢绅称之。绍熙初，出知池州，改常州。召为御史检法，拜监察御史，转太常少卿，进起居舍人，迁起居郎兼权刑部侍郎，以疾告老。诏守本官职致仕。三复性耿介，耻奔竞，故位不速进。在台馀两年，持论正平，不随不激。其没也，士论惜之。

黄畴若字伯庸，隆兴丰城人。一岁而孤，外大母杜教之。淳熙五年举进士，授祁阳县主簿。邑民有诉僧为盗且杀人，移鞠治，畴若疑其无证，以白提点刑狱马大同，且争之甚力，已而得真盗。大同荐之，调柳州教授，又调灵川令。会万安军黎蛮窃发，经略司选畴若条画招捕事宜。畴若谓须稽原始乱，为区处之方。再任岭外，用举考改知庐陵县。州常以六月督畴零税，畴若念民方艰食，取任内县用钱三十馀缗<sup>〔3〕</sup>为民代

输两年。诸司举为邑最官，召赴都堂审察，差监行在都进奏院。

开禧元年，都城火。畴若应诏上言曰：“当今之急务有三：一曰赋敛征求之无艺，二曰都鄙军民之无法，三曰守令牧养之无状。”迁太府寺主簿，又迁将作监丞兼皇弟吴兴郡王府教授。迁太府寺丞，又迁秘书丞兼权礼部郎官，兼资善堂说书。迁著作郎，拜监察御史。首章乞天子择宰相，宰相择监司。又言：“善为国者必以恐惧修省之训陈于前，善为相者必以危亡灾异之事告于上。”

韩侂胄败，畴若上章丐去，帝批其奏曰：“卿怀忠荃，朕固知之。”畴若遂疏邓友龙、陈景俊之恶。先是，江、淮督府既罔功，罢不更置。畴若奏，以为和战未决，不遣近臣置幕府，无以统诸将。乞检会前奏，亟诏大臣科条人才为宣抚使。帝即日以丘霁为江、淮制置使。寻迁畴若殿中侍御史兼侍讲。朝廷与金人约和，金人约函致侂胄首。诏令台谏、侍从、两省杂议。畴若与章燮等奏：“乞枭首，然后函送敌国。”人讥其有失国体。

畴若奏：“今帑藏无馀，岁币若必睥睨于百姓，愿自宫禁以及宰执百官共为撙节，逐年桩积。”遂置安边所。户部侍郎沈诜条具合节省拘催者，畴若复乞：“依仁宗、孝宗两朝成训，凡节省事：在内诸司选内侍长一员，令自行搜访，条具来上；在外廷三省则委宰掾、枢属，六曹则委长贰，事干浮费者闻奏。”又乞：“以官司房廊及激赏库四季所献并侂胄万亩庄等，一并拘桩。”既而内廷及酒所减省，议多格，独得估籍奸赃及房廊非泛供须五项，总缙钱九百一十三万有奇，外桩留产业，每岁又可得七十一万五千三百馀缗。畴若乞：“令后省类聚更化以来臣下章奏，察其可行者以闻，付之中书。”

都城谷踊贵，诏减价粟桩管米十万石，于是淮、浙流民交集。临安府按籍振济，仅不满五千人，以三月后麦熟罢振济，各给粮遣归。畴若谓：“此实驱之使去耳。”遂奏：“乞令核实，近甸之人，愿归就田者勿问，其有未能归者，更振济两月；淮民见在都城者，其家既破，又无赢贖，必难遽去，仍与振恤，俟早熟乃罢。”于是诏振济至六月乃止。

帝以蝗灾，令刺举监司不才者，畴若同台监考察上之。又言：“湖、广盗贼，固迫于饥寒，然亦有激而成之者。黑风峒寇，实由官不为决讼所致。宜戒湖、广诸司，申明法禁为贼，关防以时，平心决讼，勿令砦官巡尉侵渔。”权户部侍郎，金使告主亡，差充馆伴。

自军兴费广，朝廷给会子数多，至是折阅日甚。朝论颇严称提，民愈不售，郡县科配，民皆闭门牢避。行旅持券，终日有不获一钱一物者。诏令侍从、台省，条上所见。畴若奏曰：“物少则贵，多则贱，理之常也。曷若令郡县姑以渐称提，先收十一界者消毁，勿复支出。上下流通，则不待称提矣。”由是峻急之令少宽。又疏奏：“乞崇忠厚，延质朴，屏绝浮薄之论。乞拨买官田充余本，以广常平之储。乞令户察一员，专监安边所。”帝皆是之。

因面求补外，退上章，降诏不允。又连疏丐去。会旱蝗复炽，御笔令在朝百执事条上封事，畴若奏“官吏苛刻、科役频并、赋敛繁重、刑法淹延”四事。册皇太子，差充引见礼仪使。进华文阁待制、知成都府。蜀自吴曦畔后，制置使移司兴元，朝论有偏重之嫌。朝廷择人，故辍畴若以往，三辞不允。避讳，改宝谟阁待制。诏：“凡属军民利病，吏治臧否，并许谘访以闻。”当征积欠十馀万，畴若亟命榜九邑尽蠲之。考官吏冗员，非救命差注者悉罢之。为民代输六年布估钱，计二十万二千四百缗；又别立库储二十五万三千缗，期于异日接续代输；又余米十五万石有奇，足广惠仓之储；又减他赋之重者，民力遂宽。

初，沈黎蛮屡犯边，畴若至，则倮榜晓以祸福，青、弥两羌遂乞降。四年，董蛮合其部族人寇犍为利店。畴若亟调兵，且设方略捕之，皆遁去。先是，畴若廉知嘉定边备废弛，而平戎庄子弟可用，遂檄嘉定府权免平戎庄是年炭估、麻租，令庄子弟即日上边为守备。会嘉定阙守，蛮窥利店无备，遂入寇。畴若复选西军，欲且往防拓，牒转运司折支，不报。蛮再犯龙坞堡，转运司始颇从所请。蛮复到龙门隘，知有备乃退。进龙图阁待制，依旧知成都府。

大使司之师出，东路提刑亦征兵，三垂告警，叙南之报复急，两路震

动。畴若亟移书两军，俾速还师守险为后图，西师遂退守沐川。既而畴若兼制叙州兵甲公事，既得专行，益严守备，蛮首昔丑竟降，朝廷赏平蛮功，进畴若一秩。

畴若留蜀四年，弊根蠹穴，苗耨发栉。如乞拣留移屯西兵义勇，以防窃发，以救偏重；更用东南贤士使蜀四路，而拔蜀守之有治功者为东南监司，庶杜州县姻娅之私；轻取钱引贴期之费，以纾民力；皆抗疏请于朝，乞力行之。复念大玄城乃张仪所筑，高駉所修，圯坏岁久，复修费重，乃以节缩馀钱四十万贯为修城备。畴若以制置使留汉中，则护诸将为得宜。召赴行在，入对延和殿，迁权兵部尚书、太子右庶子。

八年，四月不雨，诏求直言。畴若条具三事，首言：“比称提楮币，州县奉行切迫，故因坐减陌被估籍者众，乞与给还；乞蠲阁下户畸零税赋；乞振赡雄淮军之乏。”寻皆行之。落权，升左庶子，仍兼修史，擢太子詹事。畴若引范镇故事，乞归田里。

十年春，差知贡举，试礼部尚书，以足疾乞归。进焕章阁学士、知福州，力辞，乃改提举鸿庆宫。关外军溃，言者论及畴若，落职罢祠，后以焕章阁学士致仕。所著有竹坡集、奏议、讲议、经筵故事。

袁韶字彦淳，庆元府人。淳熙十四年进士<sup>[4]</sup>。嘉泰中，为吴江丞。苏师旦恃韩侂胄威福，挠役法，提举常平黄荣檄韶核田以定役。师旦密谕意言：“吴江多姻党，佞相容，当荐为京朝官。”韶不听。是岁更定户籍，承徭赋，皆师旦党，师旦讽言者将论去。荣亟以是事白于朝，且荐之。未几，师旦败。改知桐庐县。桐庐多宗室，持县事无有善去者。韶始至，绝私谒，莫敢挠。钱塘岸岁为潮啮，率取石桐庐，韶言：“庙子山有石，不必旁取邻郡。”遂得求免。嘉定四年，召为太常寺主簿，父老旗鼓蔽江以钱，至于富阳，泣谢曰：“吾曹不复输石矣。”

后为右司郎官、接伴金使。使者索岁币，语慢甚，韶曰：“昔两国誓约，止令输燕，不闻在汴。”使者语塞。十三年，为临安府尹，几十年，理



讼精简，道不拾遗，里巷争呼为“佛子”，平反冤狱甚多。

绍定元年，拜参知政事。胡梦昱论济王事，当远窜，韶独以梦昱无罪，不肯署文书。李全叛，扬州告急，飞檄载道，都城争有逃避者。乃拜韶浙西制置使，仍治临安县。丞相史弥远怨韩侂胄用兵事，不欲声讨。韶与范楷言于弥远曰：“扬失守则京口不可保，淮将如卞整、崔福皆可用。”适福至，韶夜与同见弥远，言福实可用。弥远从之，遂讨全。韶卒以言罢。端平初，奉祠，卒年七十有七，赠少傅。后以郊恩，累赠太师、越国公。

韶之父为郡小吏，给事通判厅，勤谨无失，岁满当代，不听去。后通判至，复留用之，因致丰饶。夫妻俱近五十，无子，其妻资遣之往临安置妾。既得妾，察之有忧色，且以麻束发，外以彩饰之。问之，泣曰：“妾故赵知府女也，家四川，父歿家贫，故鬻妾以为归葬计耳。”即送还之。其母泣曰：“计女聘财犹未足以给归费，且用破矣，将何以酬汝？”徐曰：“贱吏不敢辱娘子，聘财尽以相奉。”且闻其家尚不给，尽以囊中贖与之，遂独归。妻迎问之曰：“妾安在？”告以其故，且曰：“吾思之，无子命也。我与汝周旋久，若有子，汝岂不育，必待他妇人乃育哉？”妻亦喜曰：“君设心如此，行当有子矣。”明年生韶。

危稹字逢吉，抚州临川人。旧名科，淳熙十四年举进士，孝宗更名稹。时洪迈得稹文，为之赏激。调南康军教授。转运使杨万里按部，骤见叹奖，偕游庐山，相与酬倡。调广东帐司，未上，服父丧，免，调临安府教授。倪思荐之，且语人曰：“吾得此一士，可以报国矣。”丁母忧，免，干办京西安抚司公事。入为武学谕，改太学录。

明年，迁武学博士，又迁诸王宫教授。稹谓以教名官，而实未尝教，请改创宗子学，立课试法如两学，从之。嘉定九年，新学成，改充博士，其教养之规，稹所论建。迁秘书郎、著作佐郎，兼吴益王府教授。升著作郎兼屯田郎官。

稹始进对，请叙复军功之赏以立大信，按拭功臣之罪以厉忠节，置局以立武事，遣使以省边防，厚赏以精间谍。次论和、战、守利害，而请专意于守。是岁春至夏不雨，稹应诏言：“安边所征敛之害，与无罪而籍没之害；楮币之改，以一夺二；盐钞之更，以新废旧；至于沮格军赏，放散死士，皆足以召怨而致旱。”

明年又论：“谋国者欲以安靖为安靖，忧国者欲以振厉为安靖，自二议不合，是以国无成谋，人无定志。愿诏大臣合二议共图之，且欲下两淮帅臣，讲明守御之备。”最后言：“事无成规者，皆不可为。意向不明，无以一众听；信誓不立，无以结人心；报应不亟，无以趋事机；赏罚不果，无以作士气。”

番易柴中行去国，稹赋诗送之，迁宰相，出知潮州。寻以通金华徐侨书论罢，提举千秋鸿禧观。久之，知漳州。漳俗视不葬亲为常，往往栖寄僧刹，稹命营高燥地为义冢三，约期责之葬，其无主名、若有主名而力弗给者，官为葬之，凡二千三百有奇，刻石以识。郡有临漳台，据溪山最胜处，作龙江书院其上。既成，横经自讲，人用歆动。邑令有贿闻者，劾去之，籍其财以还民。郡有经、总制无名钱岁五千缗，厉民为甚，前守赵汝谿奏蠲五之二，稹疏于朝，悉罢之。会常平使有言，稹不欲辩，即自请以归。久之，提举崇禧观，与乡里耆艾七人为真率会。卒，年七十四。

稹性至孝，父疾，愿损己算益亲年，疾寻愈。真德秀登从班，举稹自代，没，又为铭其墓。所著有巽斋集，诸经有讲义、集解，诸魏、晋、唐诗文皆有编辑，先贤奏议曰玉府、曰药山。

弟和，字祥仲。开禧元年进士，为上元主簿，大辟祠宇祀程颢，真德秀为记之。知德兴，振荒有惠政。有蟾塘文集。

程公许字季与，一字希颖，叙州宣化人。少知孝敬，大母侯疾，公许不交睫者数月，病革，尝其痰沫，既卒，哀毁逾制。嘉定四年举进士，调温江尉，未上，丁母忧。服除，授华阳尉，再调绵州教授。制置使崔与之

大加器赏，改秩知崇宁县，蠲预借，免抑配，人甚德之。

差通判简州。改隆州，未上。会金人犯阆中，制置使桂如渊遁，三川震动，朝廷擢李稹代之，辟公许通判施州，行户房公事。当兵将奔溃之后，公许尽力佐之，节浮费，疏利原，民不增赋而用自足。时诸将乘乱抄劫，事定自危，以重赂结幕府。大将和彦威怀金宝以献，公许正色却之，彦威惭而退。吴彦者，緘僧牒于书尾以进，公许卷还之而责其使，闻者畏服。有献议招秦、巩大姓于稹者，众多从臾，独公许谓山东覆辙未远，反覆论难，稹从之。其后赵彦呐开阆，复行其策。未几，金人捣成都，大姓者实导之，始服公许先见。

端平初，授大理司直，迁太常博士。秋祀明堂，雷雨，应诏言事。嘉熙元年，御史杜範论执政李鸣复，不行，徙右史，竟拂衣东归，鸣复坐政府自若。公许轮对，言：“志士仁人，婴逆鳞，贾众怒，不过为陛下通耳目，为朝廷立纲纪而已。今也假以职而弃其谏，幸其退而优其迁，则是自裂其纲纪，自蔽其耳目，遂使居是职者虽被亲擢，言不得行，始焉固辞而弗从，终焉强留而饮愧。臣恐自此同类沮失，各起遐心，来者相戒，以为容默，陛下愈孤立无助矣。”

夏，行都大火，殿中侍御史蒋岷逢君希宠，创为邪说，禁锢言者。公许应诏曰：“群臣忠告者众，而圣意确不可回；圣意不可回，而言者不免于激。陛下宜以大舜无藏怒宿怨为心，而参酌于汉文帝之待淮南厉王、我太宗待秦邸之故事，以召和气，弭眚灾，特在一念转移之顷耳。”迁秘书丞兼考功郎官，竟为岷劾去，差主管云台观、知衢州，未上。改江东宣抚司参议官，不赴。

李宗勉入相，以著作佐郎召，兼权尚左郎官兼直舍人院，迁著作郎。时谏官郭磊卿以论事不报出关，徐荣叟亦抗章引去，公许奏：“乞还言官，俾安厥位。”既而史嵩之自江上入相，台谏谢方叔、王万及磊卿相继他徙，公许又奏：“外难凭陵、国势岌若缀旒，朝廷上自为弗靖，阳为迁除，阴夺言职，此中外所以怏怏。”

迁将作少监。大旱，应诏疏时事四条。又言：“储极虚位，天下寒

心。”时朝廷令侍从、台谏条具易楮利害，寻降旨以新造十八界折五行使。公许缴申省，谓：“庙堂决意更革，本欲重十八界，亦当令十六界、十七界稍有分别，若一时皆以五折一，安保将来十七界与十八界并行而不折阅乎。曷若将十七界且以三兑一，使民间尚知宝此一界，不至一旦贸易不行，令三界各有等第，庶几公私两便。”嵩之格不行，径揭黄榜。公许谓：“不经凤阁鸾台，不得为敕。朝廷出令而宰相擅行如此，则掖垣可废。”累上奏牍，径欲引去，宗勉及参知政事游似面奏留之，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

淳祐元年，迁秘书少监，轮对，言蜀事十条。兼直学士院，拜太常少卿，力请外，为右正言濮斗南之所论罢。寻以直宝谟阁知袁州，请蠲和余之半。改命郡吏部总所纲运，而厚其费，免募平民，民甚便之。新周敦颐祠，葺张栻书院，聘宿儒胡安之为诸生讲说。杜範荐于上，召拜宗正少卿，再迁起居舍人。濮斗南缴还，疏有“臣等耻与为伍”之语，遂以旧职提举玉局观。範见疏曰：“程季与肯与汝为伍耶？”

退处二年，召赴行在。属嵩之以父忧去位，经营起复，益惮公许，密柬韩祥、殿中侍御史王赞奏寝召命。帝虽曲从而意不悦。及逐不才台谏，擢公许起居郎兼直学士院。公许入奏不可不坚凝者七。帝语之曰：“卿一去三年，今用卿，出自朕意。”是日晚命下，嵩之罢起复，相范钟及範，三制皆公许为之。兼权中书舍人。

时二相尚逊，机务多壅。公许奏：“辅臣崇执谦逊，避远形迹，相示以色而不明言，事几无穷，日月易失。今最急莫若疆场之事，帅才不蓄，一旦欲议易置，茫然莫知所付。九江择守，至以近所废斥朋附为欺之台察充其选。同时任言责者，虽心迹有显晦，过恶有重轻，而获罪于清议则同。一人拉拭之骤若是，三人者宁不引领以望玷缺之复。况近者言官方以刘晋之、郑起潜、濮斗南三人乞明正其罪，以示警戒，而忽闻龚基先之用，议者咸谓改纪之初，所为错缪，邪枉窥伺善类，何可高枕而卧。”帝见公许疏称善，且言基先之用太早。

右史徐元杰暴亡，司谏谢方叔、御史刘应起言，不报。公许亟奏曰：

“正月，侍御史刘汉弼死。四月，右丞相杜範死。六月，右史徐元杰死。汉弼之死固可疑，範之死人言已籍籍，然汉弼类风淫末疾，範亦尪弱多病，倭曰天命，犹可也。元杰气体魁硕，神采严毅，议论英发，甫闻谒告，奄至暴亡，口鼻四体变异之状，使人为之雪涕不已。六馆诸生叩阍吁告，陛下始命有司置狱鞠勘，谓当于朝绅中选公正明决无所顾忌者专莅其事，尽情研究，务使得实。集议朝堂，分列首从，必诛无赦。”疏入，不报。物论沸腾，临安尹赵与箴奏乞置狱天府，帝从之。公许缴奏：“与箴乃嵩之死党，乞改送大理寺，命台臣董之。”诏殿中侍御史郑寀，寀回懦首鼠，事竟不白，然公论莫不伟公许。

权礼部侍郎，差充执绥官。郑起潜、刘晋之及陈一荐以台臣论劾迁谪，公许疏其附下罔上之罪，乞下各州军严行押发。郑清之以少保奉祠，侍讲幄中，批复其子士昌官职，与内祠，且许侍养行在所。盖士昌尝以狱狱追逮，或云诈以死闻，清之造阙，泣请于帝，故有是命。公许缴奏：“士昌罪重，京都浩穰，奸宄杂糅，恐其积习沉痼，重为清之累；莫若且与甄复，少慰清之，内祠侍养之命宜与收寝。”帝密遣中贵人以公许疏示清之。项容孙以罪遣还家，道死，时叙官复职，公许驳奏，命遂格。

迁中书舍人，进礼部侍郎。嵩之免丧，以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台谏、给舍交章论奏，公许疏：“乞睿断亟下明诏，正邦典。”殿中侍御史章瑛、正言李昉英以论执政及府尹，帝怒，出二人，公许力争之。公许自缴士昌之命，清之日夜于经筵短公许。周坦妻与清之妻善，因拜坦殿中侍御史。坦首疏劾公许，以宝章阁待制知建宁府；谏议大夫郑寀又劾之，命遂寢。

清之再相，公许屏居湖州者四年，再提举玉隆观、差知婺州，未上；帝欲召为文字官，清之奏已令守婺，帝曰：“朕欲其来。”乃授权刑部尚书，屡辞弗获。入对，上疏货财、兴缮、逐谏臣、开边衅时弊七事，荐知名士二十九人。

时罢京学类申，散遣生徒，公许奏：“京学养士，其法本与三学不侔。往者立类申之法，重轻得宜，人情便安，近一旦忽以乡庠教选而更张之，

为士亦当自反，未可尽归咎朝廷也。令行之始，臣方还朝，未敢强聒以挠既出之令。今士子扰扰道途，经营朝夕，今既未能尽复旧数，莫若权宜以五百为额，仍用类申之法，使远方游学者，得以肄习其间。京邑四方之极，而庠序一空，弦诵寂寥，遂使蓬掖皇皇，市廛敢怨而不敢议，非所以作成士气、尊崇教化也。”清之益不乐。授稿殿中侍御史陈垓以劾公许，参知政事吴潜奏留之，帝夜半遣小黄门取垓疏入。后二日，二府奏公许不宜去，同知枢密院徐清叟上疏论垓。太学生刘黻等百余人、布衣方和卿伏阙上书论垓。朝廷寻授宝章阁学士、知隆兴府，而公许已死矣。遗表上，帝嗟悼，进龙图阁学士致仕，赠宣奉大夫，官其后，赐赉如令式。

公许冲澹寡欲，晚年惟一僮侍，食无重味，一裘至十数年不易。家无羨储，敬爱亲戚备至。蜀有兵难，族姻奔东南者多依公许以居。所著有尘缶文集、内外制、奏议、奏常拟谥、掖垣缴奏、金革讲义、进故事行世。

罗必元字亨父，隆兴进贤人。嘉定十年进士。调咸宁尉，抚州司法参军，崇仁丞，复摄司法。郡士曾极题金陵行宫龙屏，迁丞相史弥远，谪道州，解吏窘极甚。必元释其缚，使之善达。真德秀入参大政，必元移书曰：“老医尝云，伤寒坏证，惟独参汤可救之，然其活者十无二三。先生其今之独参汤乎？”调福州观察推官。有势家李遇夺民荔支园，必元直之；遇为言官，以私憾罢之。知馀干县。赵福王府骄横，前后宰贰多为挤陷，至是以汝愚墓占四周民山，亦为直之，言于州曰：“区区小官，罢去何害？”人益壮其风力。

淳祐中，通判赣州。贾似道总领京湖，克剥至甚。必元上疏，以为蠹国脉、伤民命，似道衔之。改知汀州，为御史丁大全按去，后起干行在粮料院。钱塘有海鳅为患，漂民居，诏方士治之，都人鼓扇成风。必元上疏力止之。帝召见曰：“见卿梅花诗，足知卿志。”度宗即位，以直宝章

阁兼宗学博士致仕。卒，年九十一。必元尝从危稹、包逊学，最为有渊源，见理甚明，风节甚高，至今乡人犹尊慕之云。

王遂字去非，一字颖叔，枢密副使韶之玄孙，后为镇江府金坛人。嘉泰二年进士，调富阳主簿，历官差干办诸司审计司。绍定三年，福建寇扰甫定，朝廷选贤能吏，劳来安集，以遂知邵武军兼福建招捕司参议官。遂过江山、浦城道中，遇邵武避地之人，即遗金为归资，从者如市。至郡，抚摩创痍，翦平凶孽，民恃以安。未几，言者以遂妄自标致，邀誉沽名，罢。

改知安丰军，迁国子监主簿，又迁太常寺主簿，拜监察御史。疏奏极论进君子，退小人。又言正风俗，息奔竞。又言：“朝廷谓史嵩之小黠为大智，近功为远略。忽臣之言，必欲侥幸嵩之于不败，非为国至计也。欺君误国，天下知之，而朝廷犹且惑焉，势甚凜凜也。”入对，言帝知、仁、勇，学有未至。

迁右正言，寻拜殿中侍御史。疏言：“三十年来凶德参会，未有如李知孝、梁成大、莫泽肆无忌惮者。三凶之罪，上通于天，乞重其刑。”又取刘光祖为殿中侍御史时奏格，择其关于风化切于时宜者，请颁示中外。皆从之。又请于并淮置屯田，且条上边事曰：“当今之急务：在朝廷者五，定规摹，明意向，一心力，谨事权，审号令；在边阃者六，恤归附，精间谍，节耐用，练士兵，择将才，计军实。”又言：“君德必纯乎刚。”帝皆善之。

迁户部侍郎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时暂兼权侍左侍郎。以宝章阁待制差知遂宁府。进焕章阁待制、四川安抚制置副使兼知成都府。差知平江府。进敷文阁待制、知庆元府，改知太平州<sup>〔5〕</sup>，以论罢。进显谟阁待制、知泉州。改温州、宁国府。以宝章阁直学士知建宁府。以华文阁直学士差知隆兴府兼江西转运副使。改知太平州，复知隆兴兼江西安抚使。召赴阙，授权工部尚书。

遂与同里刘宰素同志，宰尝称遂为文雅健，无世俗浮靡之气，足以名世。遂守平江，宰赠之言曰：“士友当亲，而贤否不可不辨；财利当远，而会计不可不明。折狱以情，毋为私意所牵；荐士以才，毋为权要所夺。当言则言，不视时而退缩；可去则去，不计利而迟回。庶几名节之全，不愧简册所载。”盖格言也。

论曰：傅伯成晚与杨简为时耆龟。葛洪守正不阿。曾三復澹然无躁竞之心。黄畴若优于政治。袁韶力请讨李全，盖丞相史弥远腹心也。危稹以通问徐侨获罪，其人可知，矧治州之政，有循吏之风焉。罗必元受学于稹者也。程公许、王遂说论叠见，岂不伟哉。

### 【校勘记】

- [1]建宁府 原作“建昌府”，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六七傅伯成行状作“建宁府”。按下文“蔡元定谪死道州，归葬建阳”，建阳为建宁府属县，作“建宁”是，今改。
- [2]石碑 原作“石碑”，据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六七傅伯成行状、方輿纪要卷二五改。
- [3]三十餘缙 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四二黄畴若神道碑作“三千餘缙”，疑此误。
- [4]淳熙十四年进士 “十四年”原作“十三年”。按本书卷三五孝宗纪，淳熙十四年四月，“赐礼部进士王容等四百三十五人及第、出身”；南宋馆阁续录卷七谓袁韶乃淳熙十四年王容榜进士；宋会要选举二之二五，“十四年五月四日，赐进士闻喜宴于礼部贡院”；下文危稹传，稹举淳熙十四年进士，据南宋馆阁续录卷八亦属王容榜。“十三年”乃“十四年”之误，据改。
- [5]太平州 原作“太平府”。按下文作“太平州”，本书卷八八地理志江南东路有太平州，作“州”是，今改。





# 宋史卷四百一十六

## 列传第一百七十五

吴渊 余玠 汪立信 向士璧 胡颖  
冷应澂 曹叔远 从子鹵 王万 马光祖

吴渊字道父，秘阁修撰柔胜之第三子也。幼端重寡言，苦志力学。五岁丧母，哭泣哀慕如成人。

嘉定七年举进士，调建德县主簿，丞相史弥远馆留之，语竟日，大悦，谓渊曰：“君，国器也，今开化新置尉，即日可上，欲以此处君。”渊对曰：“甫得一官，何敢躁进，况家有严君，所当禀命。”弥远为之改容，不复强。至官，就辟令。江东九郡之冤，讼于诸使者，皆乞送渊。改差浙东制置使司干办公事。

丁父忧，诏以前职起复，力辞，弗许，再辞，且贻书政府曰：“人道莫大于事亲，事亲莫大于送死，苟冒哀求荣，则平生大节已扫地矣，他日何以事君？”时丞相史嵩之方起复，或曰：“得无碍时宰乎？”渊弗顾，诏从之。服除，差浙东提举茶盐司干办公事，寻改镇江府节制司、沿江制置使司干办公事。皆不就。知武陵县，改扬子县兼淮东转运司干办公事，添差通判真州。入为将作监丞，迁枢密院编修官兼刑部郎官，再迁秘书丞仍兼刑部郎官。以直焕章阁知平江府兼节制许浦水军，提点浙西刑狱。

会衢、严盗起，警报至，调遣将士招捕之，歼其渠魁，散其支党，以功为枢密院检详诸房文字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兼左司。进右

文殿修撰、枢密副都承旨兼右司兼检正。适政府欲用兵中原、以据关守河为说，渊力陈其不可，大要谓“国家力决不能取，纵取之决不能守”，丞相郑清之不乐而罢。出知江州，改江、淮、荆、浙、福建、广南都大提点坑冶，都司袁商令御史王定劾渊，罢。侍御史洪咨夔不直之，劾定左迁。未几，边事果如渊言，清之致书引咎巽谢。差知镇江府，定防江军之扰，兼淮东总领，以功迁太府少卿，复以总领兼知镇江，加集英殿修撰、知镇江兼总领。进权工部侍郎，任职如旧。权兵部侍郎，权户部侍郎，再为总领兼知镇江。

时渊造阙下人对，历陈九事，甫下殿，御史唐璘击之，璘盖渊所荐者也。遂仍前职，提举太平兴国宫。久之，加宝章阁待制，再起知镇江兼总领。未几，以户部侍郎兼知镇江府，召赴行在。以宝章阁直学士知太平州，寻兼江东转运使。

时两淮民流徙入境者四十馀万，渊亟加慰抚而赈济之，使之什伍，令土著人无相犯。旁郡流民焚劫无虚日，独太平境内肃然无敢哗者。以功加华文阁直学士、沿海制置使、知庆元府，不赴；以工部尚书、沿海制置副使知江州，亦不赴。升华文阁学士、知隆兴府、江西安抚使兼转运副使。会岁大侵，讲行荒政，全活者七十八万九千馀人。徙知潭州、湖南安抚使，不赴，加敷文阁学士，仍知隆兴府，安抚、转运副使如故。改知镇江府兼都大提举浙西沿海诸州军、许浦、溲浦等处兵船，岁亦大侵，因渊全活者六十五万八千馀人。右正言三疏劾渊，夺职。寻复职，提举太平兴国宫。未几，改鸿庆宫。

丁母忧，服除，进龙图阁学士、江西安抚使兼知江州，寻为沿江制置副使兼提举南康军兵甲公事、节制蕲黄州、安庆府屯田使。湖南峒寇蔓入江右之境，破数县，袁、洪大震，渊命将调兵，生禽其渠魁，乱遂平。迁兵部尚书、知平江府兼浙西两淮发运使。寻兼知平江府，岁亦大侵，因渊全活者四十二万三千五百馀人。兼浙西提点刑狱、知太平州兼提领两淮茶盐所，以功进端明殿学士、沿江制置使、江东安抚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宫留守、节制和州无为军安庆府兼三郡屯田使。

朝廷付渊以光、丰、蕲、黄之事，凡创司空山燕家山金刚台三大寨、嵯峨山、膺山、什子山等二十二小寨，团丁壮置军，分立队伍，星联棋布，脉络贯通，无事则耕，有警则御。诏以渊兴利除害所列二十有五事，究心军民，拜资政殿大学士，职任如旧，与执政恩例，封金陵侯，复赐“锦绣堂”、“忠勤楼”大字。进爵为公，徙知福州、福建安抚使。改知平江府兼发运使。

御史刘元龙劾渊，帝寝其奏，改知宁国府。累具辞免，且丐祠，以本官提举洞霄宫。起知潭州、湖南安抚使，不赴。改知太平兼提领江、淮茶盐所，转荆湖制置大使、知江陵府兼夔路策应大使，兼京湖屯田大使，带行京湖安抚制置大使。拜观文殿学士，职任如旧，兼总领湖广江西财赋、湖北京西军马钱粮。渊调兵二万往援川蜀，其后力战于白河、沮河、玉泉。宝祐五年正月朔，以功拜参知政事。越七日，卒，赠少师，赐银绢以五百计。

渊有材略，迄济事功，所至兴学养士，然政尚严酷，好兴罗织之狱，籍入豪横，故时有“蜈蚣”之谣。其弟潜亦数谏止之。所著易解及退庵文集、奏议。

余玠字义夫，蕲州人。家贫落魄无行，喜功名，好大言。少为白鹿洞诸生，尝携客人茶肆，殴卖茶翁死，脱身走襄淮。时赵葵为淮东制置使，玠作长短句上谒，葵壮之，留之幕中。未几，以功补进义副尉，擢将作监主簿、权发遣招进军，充制置司参议官，进工部郎官。

嘉熙三年，与大元兵战于汴城、河阴有功，授直华文阁、淮东提点刑狱兼知淮安州兼淮东制置司参谋官。淳祐元年，玠提兵应援安丰，拜大理少卿，升制置副使。进对：“必使国人上下事无不确实，然后华夏率孚，天人感格。”又言：“今世胄之彦，场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即戎，即指之为粗人，斥之为唵伍。愿陛下视文武之士为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必至于激，文武交激，非国之福。”帝曰：“卿人物议论皆不常，可独当一

面，卿宜少留，当有擢用。”乃授权兵部侍郎、四川宣谕使，帝从容慰遣之。玠亦自许当手挈全蜀还本朝，其功日月可冀。

寻授兵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兼四川总领兼夔路转运使。自宝庆三年至淳祐二年，十六年间，凡授宣抚三人，制置使九人，副四人，或老或暂，或庸或贪，或惨或缪，或遥领而不至，或开隙而各谋，终无成绩。于是东、西川无复统律，遗民咸不聊生，监司、戎帅各专号令，擅辟守宰，荡无纪纲，蜀日益坏。及闻玠入蜀，人心粗定，始有安土之志。

玠大更敝政，遴选守宰，筑招贤之馆于府之左，供张一如帅所居，下令曰：“集众思，广忠益，诸葛孔明所以用蜀也。欲有谋以告我者，近则径诣公府，远则自言于郡，所在以礼遣之，高爵重赏，朝廷不吝以报功，豪杰之士趋期立事，今其时矣。”士之至者，玠不厌礼接，咸得其欢心，言有可用，随其才而任之；苟不可用，亦厚遗谢之。

播州冉氏兄弟璉、璞，有文武才，隐居蛮中，前后阉帅辟召，坚不肯起，闻玠贤，相谓曰：“是可语矣。”遂诣府上谒，玠素闻冉氏兄弟，刺人即出见之，与分廷抗礼，宾馆之奉，冉安之若素有，居数月，无所言。玠将谢之，乃为设宴，玠亲主之。酒酣，坐客方纷纷竞言所长，璉兄弟饮食而已。玠以微言挑之，卒默然。玠曰：“是观我待士之礼何如耳。”明日更辟别馆以处之，且日使人窥其所为。兄弟终日不言，惟对踞，以堑画地为山川城池之形，起则漫去，如是又旬日，请见玠，屏人曰：“某兄弟辱明公礼遇，思有以少裨益，非敢同众人也。为今日西蜀之计，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觉跃起，执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曰：“蜀口形胜之地莫若钓鱼山，请徙诸此，若任得其人，积粟以守之，贤于十万师远矣，巴蜀不足守也。”玠大喜曰：“玠固疑先生非浅士，先生之谋，玠不敢掠以归己。”遂不谋于众，密以其谋闻于朝，请不次官之。诏以璉为承事郎、权发遣合州，璞为承务郎、权通判州事。徙城之事，悉以任之。命下，一府皆喧然同辞以为不可。玠怒曰：“城成则蜀赖以安，不成，玠独坐之，诸君无预也。”卒筑青居、大获、钓鱼、云顶、天生凡十余城，皆因山

为垒，棋布星分，为诸郡治所，屯兵聚粮为必守计。且诛溃将以肃军令。又移金戎于大获，以护蜀口。移沔戎于青居，兴戎先驻合州旧城，移守钓鱼，共备内水。移利戎于云顶，以备外水。于是如臂使指，气势联络。又属嘉定俞兴开屯田于成都，蜀以富实。

十年冬，玠率诸将巡边，直捣兴元，大元兵与之大战。十二年，又大战于嘉定。初，利司都统王夔素残悍，号“王夜叉”，恃功骄恣，桀骜不受节度，所至劫掠，每得富家，穴箕加颈，四面然箕，谓之“螭蚀月”，以弓弦系鼻下，高悬于格，谓之“错系喉”，缚人两股，以木交压，谓之“干榨油”，以至用醋灌鼻、恶水灌耳口等，毒虐非一，以胁取金帛，稍不遂意，即死其手，蜀人患苦之。且悉敛部将俸马以自入，将战，乃高其估卖与之。朝廷虽知其不法，在远不能诘也。大帅处分，少不赚其意，则百计挠之，使不得有所为。玠至嘉定，夔帅所部兵迎谒，才羸弱二百人。玠曰：“久闻都统兵精，今疲敝若此，殊不称所望。”夔对曰：“夔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即见者，恐惊从人耳。”顷之，班声如雷，江水如沸，声止，圆阵即合，旗帜精明，器械森然，沙上之人弥望若林立，无一人敢乱行者。舟中皆战掉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命吏班赏有差。夔退谓人曰：“儒者中乃有此人！”

玠久欲诛夔，独患其握重兵居外，恐轻动危蜀，谋于亲将杨成，成曰：“夔在蜀久，所部兵精，前时大帅，夔皆势出其右，意不止此也。视侍郎为文臣，必不肯甘心从令，今纵弗诛，养成其势，后一举足，西蜀危矣。”玠曰：“我欲诛之久矣，独患其党与众，未发耳。”成曰：“侍郎以夔在蜀久，有威名，孰与吴氏？夔固弗若也。夫吴氏当中兴危难之时，能百战以保蜀，传之四世，恩威益张，根本益固，蜀人知有吴氏而不知有朝廷。一旦曦为叛逆，诸将诛之如取孤豚。况夔无吴氏之功，而有曦之逆心，恃稀突之勇，敢慢法度，纵兵残民，奴视同列，非有吴氏得人之固也。今诛之，一夫力耳，待其发而取之，难矣。”玠意遂决，夜召夔计事，潜以成代领其众，夔才离营，而新将已单骑入矣，将士皆愕眙相顾，不知所为。成以帅指譬晓之，遂相率拜贺，夔至，斩之。成因察其所与为恶者

数人，稍稍以法诛之。乃荐成为文州刺史。

戎帅欲举统制姚世安为代，玠素欲革军中举代之敝，以三千骑至云顶山下，遣都统金某往代世安，世安闭关不纳，且有危言，然常疑玠图己。属丞相谢方叔家子侄自永康避地云顶，世安厚结之，求方叔为援。方叔因倡言玠失利戎之心，非我调停，且旦夕有变，又阴嫉世安密求玠之短，陈于帝前。于是世安与玠抗，玠郁郁不乐。宝祐元年，闻有召命，愈不自安，一夕暴下卒，或谓仰药死。蜀之人莫不悲慕如失父母。

玠自入蜀，进华文阁待制，赐金带，权兵部尚书，进徽猷阁学士，升大使，又进龙图阁学士、端明殿学士，及召，拜资政殿学士，恩例视执政。其卒也，帝辍朝，特赠五官。以监察御史陈大方言夺职。六年，复之。

玠之治蜀也，任都统张实治军旅，安抚王惟忠治财赋，监簿朱文炳接宾客，皆有常度。至于修学养士，轻徭以宽民力，薄征以通商贾。蜀既富实，乃罢京湖之饷；边关无警，又撤东南之戍。自宝庆以来，蜀阃未有能及之者。惜其遽以太平自诧，进蜀锦蜀笺，过于文饰。久假便宜之权，不顾嫌疑，昧于勇退，遂来谗贼之口；而又置机捕官，虽足以廉得事情，然寄耳目于群小，虚实相半，故人多怀疑惧。至于世安拒命，玠威名顿挫，资志以没。有子曰如孙，取“当如孙仲谋”之义，遭论改师忠，历大理寺丞，为贾似道所杀。

汪立信，澈从孙也。立信曾大父智从澈宣谕湖北，道六安，爱其山水，因居焉。

淳祐元年，立信献策招安庆剧贼胡兴、刘文亮等，借补承信郎。六年，登进士第，理宗见立信状貌雄伟，顾侍臣曰：“此阃帅才也。”授乌江主簿，辟沿江制幕。知桐城县，未上，辟荆湖制司干办、通判建康府。荆湖制置赵葵辟充策应使司及本司参议官。葵去而马光祖代之，立信是时犹在府也。

鄂州围解，贾似道既罔上要功，恶阃外之臣与己分功，乃行打算法

于诸路，欲以军兴时支散官物为罪，击去之。光祖与葵素有隙，且欲迎合似道，被旨即召吏稽勾簿书，卒不能得其疵。乃以开庆二年正月望夕，张灯宴设钱三万缗为葵放散官物闻于朝。立信力争之，谓不可，且曰：“方艰难时，赵公莅事勤劳，而公以非理拮据之，公一旦去此，后来者复效公所为，可乎？”光祖怒曰：“吾不才不能为度外事，知奉朝命而已。君他日处此，勉为之。”立信曰：“使某不为则已，果为之，必不效公所为也。”光祖益怒，议不行，立信遂投劾去。初，立信通判江陵府，葵制置荆湖，尝以公事劾立信，及在沿江府，亦谋议寡谐，立信于葵盖未尝有一日之欢也。

擢京西提举常平，改知昭信军、权淮东提刑。景定元年，差知池州、提举江东常平、权知常州、浙西提点刑狱。明年冬，即嘉兴治所讲行荒政。寻改知江州，充沿江制置副使、节制蕲黄兴国军马、提举饶州南康兵甲，升江西安抚使。乞祠禄，差知镇江，寻充湖南安抚使、知潭州。至官，供帐之物悉置官库，所积钱连岁代纳潭民夏税，贫无告者予钱粟，病者加药饵，雨雪早潦军民皆有给。兴学校，士习为变。以潭为湖湘重镇，创威敌军，所募精锐数千人，后来者果赖其用。权兵部尚书、荆湖安抚制置、知江陵府。

时襄阳被围危急，立信上疏“请益安陆府屯兵，凡边戍皆不宜抽减，黄州守臣陈奕素蓄异志，朝廷宜防之。”乃移书似道，谓：“今天下之势十去八九，而君臣宴安不以为虞。夫天之不假易也，从古以然，此诚上下交修以迓续天命之几，重惜分阴以趋事赴工之日也。而乃酣歌深宫，啸傲湖山，玩岁愒日，缓急倒施，卿士师师非度，百姓郁怨非上，以求当天心，俯遂民物，拱揖指挥而折冲万里者，不亦难乎！为今日之计者，其策有三。夫内郡何事乎多兵，宜尽出之江干，以实外御。算兵帐见兵可七十馀万人，老弱柔脆，十分汰二，为选兵五十馀万人。而沿江之守，则不过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将，十屯为府，府有总督，其尤要害处，辄参倍其兵。无事则泛舟长淮，往来游徼，有事则东西齐奋，战守并用。刁斗相闻，馈饷不绝，互相应援，以为联络之固。选宗室亲王、忠良有干



用大臣，立为统制，分东西二府，以莅任得其人，率然之势，此上策也。久拘聘使，无益于我，徒使敌得以为辞，请礼而归之，许输岁币以缓师期，不二三年，边遽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战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则天败我也，若衔璧舆榦之礼，则请备以俟。”似道得书大怒，抵之地，诟曰：“瞎贼狂言敢尔。”盖以立信目微眇云。寻中以危法废斥之。

咸淳十年，大元兵大举伐宋，似道督诸军出次江上，以立信为端明殿学士、沿江制置使、江淮招讨使，俾就建康府库募兵以援江上诸郡。立信受诏不辞，即日上道，以妻子托爱将金明，执其手曰：“我不负国家，尔亦必不负我。”遂行。与似道遇芜湖，似道拊立信背哭曰：“不用公言，以至于此。”立信曰：“平章、平章，瞎贼今日更说一句不得。”似道问立信何向？曰：“今江南无一寸干净地，某去寻一片赵家地上死，第要死得分明尔。”既至，则建康守兵悉溃，而四面皆北军。立信知事不可成，叹曰：“吾生为宋臣，死为宋鬼，终为国一死，但徒死无益耳，以此负国。”率所部数千人至高邮，欲控引淮汉以为后图。

已而闻似道师溃芜湖，江汉守臣皆望风降遁。立信叹曰：“吾今日犹得死于宋土也。”乃置酒召宾佐与诀，手为表起居三宫，与从子书，属以家事。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抚案者三，以是失声，三日扼吭而卒。以光禄大夫致仕，遗表闻，赠太傅。

大元丞相伯颜入建康，金明以其家人免，或恶立信于伯颜，以其二策及其死告，且请戮其孥，伯颜叹息久之，曰：“宋有是人，有是言哉！使果用，我安得至此。”命求其家厚恤之，曰：“忠臣之家也。”金明以立信之丧归葬丹阳。

立信子麟，内书写机宜文字，在建康不肯从众降，崎岖走闽以死。

初，立信之未仕也，家窶甚。会岁大侵，吴渊守镇江，命为粥以食流民，使其客黄应炎主之。应炎一见立信，与语，心知其非常人，言于渊，渊大奇之，礼以上客，凡共张服御视应炎为有加，应炎甚快快。渊解之曰：“此君，吾地位人也，但遭时不同耳。君之识度志业，皆非其伦也，盍

少下之。”是年，试江东转运司，明年登第，后其践历略如渊而卒死于难，人谓渊能知人云。

向士璧字君玉，常州人。负才气，精悍甚自好，绍定五年进士，累通判平江府，以臣僚言罢。起为淮西制置司参议官，又以监察御史胡泓言罢。起知高邮军，制置使丘崇又论罢。起知安庆府、知黄州，迁淮西提点刑狱兼知黄州，加直宝章阁，仍旧职，奉鸿禧祠。特授将作监、京湖制置参议官，进直焕章阁、湖北安抚副使兼知峡州，兼归峡施黔、南平军、绍庆府镇抚使，迁太府少卿、大理卿，进直龙图阁。合州告急，制置使马光祖命士璧赴援，数立奇功。帝亦语群臣曰：“士璧不待朝命，进师归州，且捐家货百万以供军费，其志足嘉。”进秘阁修撰、枢密副都承旨，仍旧职。

开庆元年，涪州危，又命士璧往援，北兵夹江为营，长数十里，阻舟师不能进至浮桥。时朝廷自扬州移贾似道以枢密使宣抚六路，进驻峡州，檄士璧以军事付吕文德，士璧不从，以计断桥奏捷，具言方略。未几，文德亦以捷闻。士璧还峡州，方怀倾夺之疑，寻辟为宣抚司参议官，迁湖南安抚副使兼知潭州，兼京西、湖南北路宣抚司参议官，加右文殿修撰，寻授权兵部侍郎、湖南安抚使兼知潭州。顷之，升湖南制置副使。大元将兀良哈觐兵自交趾北还，前锋至城下，攻围急，士璧极力守御，闻后队且至，遣王辅佑率五百人往觐之，以易正大监其军，遇于南岳市，一战有功，潭州围遂解。事闻，赐金带，令服系，进兵部侍郎兼转运使，余依旧职。

似道入相，疾其功，非独不加赏，反讽监察御史陈寅、侍御史孙附凤一再劾罢之，送漳州居住。又稽守城时所用金谷，逮至行部责偿。幕属方元善者，极意逢迎似道意，士璧坐是死，复拘其妻妾而征之。其后元善改知吉水县，俄归得狂疾，常呼士璧。时辅佑亦远谪，及文天祥起兵召辅佑于谪所，则死矣。

德祐元年三月，诏追复元官，仍还从官恩数，立庙潭州。明年正月，太府卿柳岳乞录用其子孙，诏从之。

胡颖字叔献，潭州湘潭人。父璵，娶赵方弟雍之女，二子，长曰显，有拳勇，以材武入官，数有战功，事见赵范传。颖自幼风神秀异，机警不常，赵氏诸舅以其类己，每加赏鉴。成童即能背诵诸经，中童子科，复从兄学弓马，母不许，曰：“汝家世儒业，不可复尔也。”遂感励苦学，尤长于春秋。

绍定三年，范讨李全，檄颖入幕，颖常微服行诸营，察众志向，归必三鼓。后全败，遣颖献俘于朝，以赏补官。五年，登进士第，即授京秩。历官知平江府兼浙西提点刑狱，移湖南兼提举常平，即家置司。性不喜邪佞，尤恶言神异，所至毁淫祠数千区，以正风俗。衡州有灵祠，吏民夙所畏事，颖撤之，作来谗堂奉母居之，尝语道州教授杨允恭曰：“吾夜必瞑坐此室，察影响，咸无有。”允恭对曰：“以为无则无矣，从而察之，则是又疑其有也。”颖甚善其言。

以枢密都承旨为广东经略安抚使。潮州僧寺有大蛇能惊动人，前后仕于潮者皆信奉之。前守去，州人心疑焉，以为未尝诣也；已而旱，咸咎守不敬蛇神故致此，后守不得已诣焉，已而蛇蜿蜒而出，守大惊得疾，旋卒。颖至广州，闻其事，檄潮州令僧舁蛇至，至则其大如柱而黑色，载以阑槛，颖令之曰：“尔有神灵当三日见变怪，过三日则汝无神矣。”既及期，蠢然犹众蛇耳，遂杀之，毁其寺，并罪僧。移节广西，寻迁京湖总领财赋。咸淳间卒，赠四官。

颖为人正直刚果，博学强记，吐辞成文，书判下笔千言，援据经史，切当事情，仓卒之际，对偶皆精，读者惊叹。临政善断，不畏强御。在浙西，荣王府十二人行劫，颖悉斩之。一日轮对，理宗曰：“闻卿好杀。”意在浙狱，颖曰：“臣不敢屈太祖之法以负陛下，非嗜杀也。”帝为之默然。

冷应激字公定，隆兴分宁人。宝庆元年进士，调庐陵主簿，即以廉能著。有诉事台府者，必曰：“愿下庐陵清主簿。”尤为杨长孺所识拔。调静江府司录参军，治狱平恕，转运使范应铃列荐于朝。

知万载县，大修学舍，招俊秀治其业，旌其通经饬行者以劝。岁歉，弃孩满道，乃下令恣民收养，所弃父母不得复问，全活甚众。叶梦得<sup>[1]</sup>列其行事，风厉馀邑。通判道州。入监行在榷货务，迁登闻鼓检院。

景定元年，奉使督饷江上，还，知德庆府。前守政不立，纵豪吏渔猎，峒獠遂大为变，逼城六十里而营。应激未入境，驰檄谕之曰：“汝等不获已至此，新太守且上，转祸为福，一机也。胁从影附，亦宜早计去就，不然不免矣。”獠感悟欲自归，惑谋主不果，众稍引去，应激知其势解，即厉士马，出不意一鼓擒之，纵遣归农，犹千余人，乃请诸监司，归郡之避难留幕府者，诛豪吏之激祸者。初经略雷宜中意应激必以济师来请，及是叹服，亟上其事，荐应激可大用。

属县租赋，倭道阻久不至郡，应激为之期曰：“首输者与减分，未至则偿所减。”民惟恐后，不一月讫事。凡诸纲官廩稍军券，前政积不得者悉补还之，上下欣附。应激亦极力摩抚，与为简便。期年报政，奏罢抑配盐法及乞用楮券折银纲等五事，以纾民力，诏就升本道提举常平兼转运使，俾行其说。首劾守令贪横不法十余人，列郡肃然。最闻，加直秘阁。时经略使陈宗礼入为参知政事，帝问谁可代卿者，宗礼以应激对，旋召为都官郎官，未行，就升直宝章阁、知广州，主管广南东路经略安抚司公事、马步军都总管，领漕、庾如故。

五司丛剧，应激即分时理务，不扰不倦，常曰：“治官事当如家事，惜官物当如己物。方今国计内虚，边声外震，吾等受上厚恩，安得清谈自高以误世。陶士行、卜望之吾师也。”自闻襄、樊受围，日缮器械，裕财粟，以备仓卒，后卒赖其用。屡平大寇，未尝轻杀，笞杖以降，亦加审慎，至其临事辄断，虽势要不为挠夺。后卒于家。

曹叔远字器远，温州瑞安人。少学于陈傅良。登绍熙元年进士第。久之，李壁荐为国子学录，迁韩侂胄，罢。通判涪州，后守遂宁，营卒莫简苦总领所侵刻，相率称乱，势张甚，入遂宁境，辄戢其徒无肆暴，曰：“此江南好官员也。”入朝，为工部郎，出知袁州。以太常少卿召，权礼部侍郎，遇事献替，多所裨益。终徽猷阁待制，谥文肃。尝编永嘉谱，识者谓其有史才。子觐，孙郃，皆登进士第。族子幽。

幽字西士，少从钱文子学，登嘉泰二年进士第，授安吉州教授。调重庆府司法参军，郡守度正欲荐之，幽辞曰：“章司录母老，请先之。”正敬叹。改知建昌县，复故尚书李常山房，建斋舍以处诸生。擢秘书丞兼仓部郎官。出为浙西提举常平，面陈和籴折纳之敝，建虎丘书院以祀尹焞。移浙东提点刑狱，寒食放囚归祀其先，囚感泣如期至。召为左司谏，与王万、郭磊卿、徐清叟俱负直声，当时号“嘉熙四谏”。上疏言：“立太子、厚伦纪，以弭火灾。”又论余天锡、李鸣复之过，迁起居郎。进礼部侍郎，不拜，疏七上，进古诗以寓规正。久之，起知福州，再以侍郎召，为台臣所沮而止。遂守宝章阁待制致仕，卒谥文恭。子愉老，亦登进士第。

王万字处一，家世婺州，父游淮间，万因生长濠州。少忠伉有大志，究心当世急务，尤精于边防要害。登嘉定十六年进士第，调和州教授。端平元年，主管尚书吏部架阁文字，迁国子学录。明年，添差通判镇江府。

时金初灭，当路多知其人豪也，咨问者旁午。郑清之初谋乘虚取河洛，万谓当急为自治之规。已而大元兵压境。三边震动，理宗下罪己诏，吴泳起草，又以咨万，万谓：“兵固失矣，言之甚，恐亦不可。今边民

生意如发，宜以振厉奋发，兴感人心。”为条具沿边事宜，遍告大臣要官，谓：“长淮千里，中间无大山泽为限，击首尾应，正如常山蛇势，首当并两淮为一制阃之命是听。两淮惟濠州居中。濠之东为盱眙，为楚，以达盐城，淮流深广，敌所难度。濠之西为安丰，为光，以达信阳，淮流浅涩，敌每揭厉以涉之。法当调扬州北军三千人，自淮东捣虚，常往来宿、亳间，使敌无意于东，而我并力淮西。淮西则又惟合肥居江、淮南北之中，法当建制置司合肥，而以濠梁、安丰、光州为臂，以黄冈为肘后缓急之助。又必令荆、襄每候西兵东来，辄尾之，使淮、襄之势亦合，而后大规模可立。”

论用兵，则谓：“当以五千人为屯，每屯一将、二长，一大将一路，又合一大将而并合于制置为总统。淮东可精兵三万，光、黄可二万，东西夹击，而沿江制司会合肥兵共二万，以牵制其中。行则给营阵，止则依城垒；行则赍干粮，止则就食州县。”论屯田，则谓：“当于新复州军，东则海、邳，所依者水之险，西则唐、邓，所依者山之险，画此无地无田不耕，则归附新军流落馀民亦有固志。”

又谓：“戎司旧分地戍守，殿步兵戍真、扬、六合，镇江兵戍扬、楚、盱眙，建康马司兵戍滁、濠、定远，都统司兵戍庐、和、安丰，以至池司兵戍舒、蕲、巢县，江司兵戍蕲、黄、浮光，地势皆顺，皆以统制部之出外，而皆常有帅臣居内，以本军财赋葺营栅，抚士卒，备器械，以故军事常整办。遇警急则帅臣亲统重兵以行。比乃有以建康马帅而知黄州者，都统而知光州者，以池司都统而在楚州，以镇江都统而在应天者，将不知兵，兵不属将，往往以本军之财，资他处之用，以致营栅坏而莫修，士卒贫而莫给，器械钝而莫缮，宜与尽还旧制。”及请宽边民，请团民兵，请援浮光，请边民之能捍边者，常厚其赏而小其官，使常得其力。其后兵兴用窘，履亩之令行，则又言之庙堂曰：“今名更化，可反为故相之所不为乎？”其他敷陈，往往累数万言，其自任之笃，切于当世如此。三年，授枢密院编修官。

嘉熙六年<sup>[2]</sup>，兼权屯田郎中，因转对，言：“天命去留原于君心，陛

下一一而思之，凡恻然有触于心而未能安者，皆心之未能同乎天者也。天不在天，而在陛下之心，苟能天人合一，永永勿替，天命在我矣。”差知台州，至郡日，惟蔬饭，终日坐厅事，事至立断，吏无所售，往往改业散去，民亦化之不复讼，上下肃然，郡以大治。才五月，乞祠去。三年，迁屯田员外郎兼编修，转对，言：“君臣上下尽克私心，以服人心，以回天心。”迁尚右郎官，寻兼崇政殿说书。

四年，擢监察御史。首论史宅之，故相之子，曩者弄权，不当复玷从班。上命丞相再三谕旨，迄不奉诏。上不得已，出宅之知平江府。又论之，疏凡五上，史嵩之自江上董师入相，万又首论之，谓其“事体迫遽，气象倾摇，太学生欲趣其归，则贿赂之迹已形。近或谓有族人发其私事，肆为丑诋者，以相国大臣而若此，非书之所谓大臣矣”。然当时论相之事已决，疏入，迁大理少卿。万即日还常熟寓舍。迁太常少卿，辞。差知宁国府，辞。召赴行在奏事，出为福建提点刑狱，加直焕章阁、四川宣谕司参议官，皆力辞，乞休致。诏特转朝奉郎，守太常少卿致仕，卒。嵩之罢相，众方交论其非，上思万先见，亲赐御札，谓万“立朝蹇谔，古之遗直，为郡廉平，古之遗爱。闻其母老家贫，朕甚念之，赐新会五千贯，田五百亩，以贍给其家”。

初，万之学专有得于“时习”之语，谓学莫先于言顾行，言然而行，未然者非言之伪也，习未熟也，熟则言行一矣。故终其身，行无不顾其言。发于设施论谏，皆根于中心。遗文有时习编及其他奏札及论天下事者凡十卷。

马光祖字华父，婺州金华人。宝庆二年进士，调新喻主簿，已有能名。从真德秀学。改知徐干县，差知高邮军，迁军器监主簿，差充督视行府参议官。奉云台祠。差知处州，监登闻鼓院，进太府寺丞兼庄文府教授、右曹郎官。出知处州，乞降僧道牒振济，诏从之。加直秘阁、浙东提举常平。移浙西提点刑狱，时暂兼权浙西提举常平。起复军器监、总

领淮东军马钱粮兼知镇江。进直徽猷阁、江西转运副使兼知隆兴府。以右正言刘汉弼言罢。后九年，起直徽猷阁、知太平州、提领江西茶盐所。进直宝文阁，迁太府少卿，仍知太平州、提领江、淮茶盐所。迁司农卿、淮西总领兼权江东转运使。

拜户部尚书兼知临安府、浙西安抚使。帝谕丞相谢方叔趣入觐，乞严下海米禁，历陈京师艰食、和籴增价、海道致寇三害。加宝章阁直学士、沿江制置使、江东安抚使、知建康府兼行宫留守兼节制和州无为军安庆府三郡屯田使，加焕章阁，寻加宝章阁学士。始至官，即以常例公用器皿钱二十万缗支犒军民，减租税，养鰥寡孤疾无告之人，招兵置砦，给钱助诸军昏嫁。属县税折收丝绵绢帛，倚阁除免以数万计。兴学校，礼贤才，辟召僚属，皆极一时之选。

拜端明殿学士、荆湖制置、知江陵府，去而建康之民思之不已。帝闻，命以资政殿学士、沿江制置大使、江东安抚使再知建康，士女相庆。光祖益思宽养民力，兴废起坏，知无不为，蠲除前政逋负钱百馀万缗，鱼利税课悉罢减予民，修建明道、南轩书院及上元县学。撙节费用，建平籴仓，贮米十五万石，又为库贮籴本二百馀万缗，补其折阙，发籴常减于市价，以利小民。修饬武备，防拓要害，边赖以安。其为政宽猛适宜，事存大体。

公田法行，光祖移书贾似道言公田法非便，乞不以及江东，必欲行之，罢光祖乃可。进大学士兼淮西总领。召赴行在，迁提领户部财用兼知临安府、浙西安抚使。会岁饥，荣王府积粟不发廩，光祖谒王，辞以故，明日往，亦如之，又明日又往，卧客次，王不得已见焉。光祖厉声曰：“天下孰不知大王子为储君，大王不于此时收人心乎？”王以无粟辞；光祖探怀中文书曰：“某庄某仓若干。”王无以辞，得粟活民甚多。进同知枢密院事，寻差知福州、福建安抚使，以侍御史陈尧道言罢，以前职提举洞霄宫。再以沿江制置、江东安抚使知建康，郡民为建祠六所。乞致仕，不许。咸淳三年，拜参知政事。五年，拜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以监察御史曾渊子言罢。给事中卢钺复缴奏新命，以金紫光禄大夫致仕，



卒，谥庄敏。

光祖之在外，练兵丰财；朝廷以之为京尹，则专治浩穰，风绩凛然。三至建康，终始一纪，威惠并行，百废无不修举云。

论曰：吴渊才具优长，而严酷累之。余玠意气豪雄，而志不克信。贾似道不用汪立信之策，殆天夺其魄矣。向士璧卒厄于似道，宋之不足图存，盖可知也。胡颖好毁淫祠，非其中之无嫌，不能尔也。冷应激安边之才。曹叔远、王万皆正人端士。马光祖治建康，逮今遗爱犹在民心，可谓能臣已。

### 【校勘记】

- [1] 叶梦得 按叶梦得，南宋初人；叶梦鼎于淳祐间权知袁州，见本书卷四一四叶梦鼎传；万载为袁州属县；淳祐年代在宝庆、景定之间。此处所叙事与叶梦得无关，疑“得”为“鼎”字之误。
- [2] 嘉熙六年 按嘉熙无六年，宋史全文卷三三记有嘉熙元年二月屯田郎官王万进对事，当与此处所叙事有关。

# 宋史卷四百一十七

## 列传第一百七十六

乔行简 范钟 游似 赵葵 兄范 谢方叔

乔行简字寿朋，婺州东阳人。学于吕祖谦之门。登绍熙四年进士第。历官知通州，条上便民事。主管户部架阁，召试馆职，为秘书省正字兼枢密院编修官。升秘书郎，为淮西转运判官，知嘉兴府。改淮南转运判官兼淮西提点刑狱、提举常平。言金有必亡之形，中国宜静以观变。因列上备边四事。会近臣有主战者，师遂出，金人因破蕲、黄。移浙西提点刑狱兼知镇江府。迁起居郎兼国子司业，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兼侍讲。寻迁宗正少卿、秘书监，权工部侍郎，皆任兼职。

理宗即位，行简贻书丞相史弥远，请帝法孝宗行三年丧。应诏上疏曰：

求贤、求言二诏之颁，果能确守初意，深求实益，则人才振而治本立，国威张而奸宄销。臣窃观近事，似或不然。夫自侍从至郎官凡几人，自监司至郡守凡几人，今其所举贤能才识之士又不知其几人也，陛下盖尝摭其一二欲召用之矣。凡内外小大之臣囊封来上，或直或巽，或切或泛，无所不有，陛下亦尝摭其一二见之施行且褒赏之矣。而天下终疑陛下之为具文。

盖以所召者，非久无宦情决不肯来之人，则年已衰暮决不可来之人耳。彼风节素著、持正不阿、廉介有守、临事不挠者，论荐虽多，固未尝收拾而召之也。其所施行褒赏者，往往皆末节细故，无

关于理乱，粗述古今，不至于抵触，然后取之以示吾有听受之意。其间亦岂无深忧远识高出众见之表，忠言至计有补圣听之聪者，固未闻采纳而用之也。

自陛下临御至今，班行之彦，麾节之臣，有因论列而去，有因自请而归。其人或以职业有闻，或以言语自见，天下未知其得罪之由，徒见其置散投闲，倏来骤去，甚至废罢而镌褫，削夺而流窜，皆以为陛下黜远善士，厌恶直言。去者遂以此而得名，朝廷乃因是而致谤，其亦何便于此。夫贤路当广而不当狭，言路当开而不当塞，治乱安危，莫不由此。

又言：“敬天命，伸士气。”时帝移御清燕殿，行简奏“愿加畏谨”，且言：“群贤方集，愿勿因济王议异同，致有涣散。”升兼侍读，兼国子祭酒、吏部侍郎，权礼部尚书。权刑部尚书，拜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进签书枢密院事。

太后崩，疏言：

向者，陛下内廷举动，皆有禀承。小人纵有蛊惑干求之心，犹有所忌惮而不敢发，今者，安能保小人之不萌是心？陛下又安能保圣心之不无少肆？陛下为天下君，当茂建皇极，一循大公，不应私徇小人为其所误。

凡为此者，皆威魄肺肝之亲，近习贵幸之臣，奔走使令之辈。外取货财，内坏纲纪。上以罔人君之聪明，来天下之怨谤；下以挠官府之公道，乱民间之曲直。纵而不已，其势必至于假采听之言而伤动善类，设众人之誉而进拔俭人，借纳忠效勤之意而售其阴险巧佞之奸。日积月累，气势益张，人主之威权，将为所窃弄而不自知矣。

陛下衰经在身，愈当警戒，宫庭之间既无所严惮，嫔御之人又视昔众多，以春秋方富之年，居声色易纵之地，万一于此不能自制，必于盛德大有亏损。愿陛下常加警省。

又论火灾求言，乞取其切者付外行之。又论许国不当换文资，其当

虑者有五；郑损不当帅蜀。

又言：“时青者，以官则国家之节度，以人则边陲之大将，一旦遽为李全所戕，是必疑其终为我用，虑变生肘腋，故先其未发驱除之。窃意军中必有愤激思奋之人，莫若乘势就淮阴一军拔其尤者以护其师，然后明指杀青者之姓名，俾之诛戮，加赠恤之典于青，则其势自分，而吾得藉此以制之，则可折其奸心而存吾之大体。不然，跋扈者专杀而不敢诛，有功者见杀而不敢诉，彼知朝廷一用柔道而威断不施，乌保其不递相视效？则其所当虑者，不独李全一人而已。”

又言：“山阳民散财殫，非凶贼久安之地，当日夜为鸱张之计。扬州城坚势壮，足以坐制全淮，此曹未必无窥伺之心，或为所入，则淮东俱非我有，不可不先为之虑也。”又请屯驻重兵海道，内为吴、越之捍蔽，外为南北之限制。

又论：“李全攻围泰州，剿除之兵今不可已。此贼气貌无以逾人，未必有长算深谋，直剽捍勇决，能长雄于其党耳，况其守泗之西城则失西城，守下邳则失下邳，守青社则失青社，既又降北，此特败军之将。十年之内，自白丁至三孤，功薄报丰，反背义忘恩，此天理人情之所共愤，惟决意行之。”后皆如行简所料。拜参知政事兼知枢密院事。时议收复三京，行简在告，上疏曰：

八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复之机，以大有为之资，当有可为之会，则事之有成，固可坐而策也。臣不忧出师之无功，而忧事力之不可继。有功而至于不可继，则其忧始深矣。夫自古英君，必先治内而后治外。陛下视今日之内治，其已举乎，其未举乎？向未揽权之前，其蔽凡几？今既亲政之后，其已更新者凡几？欲用君子，则其志未尽伸；欲去小人，则其心未尽革。上有厉精更始之意，而士大夫之苟且不务任责者自若。朝廷有禁包苴、戒贪墨之令，而州县之黠货不知盈仄者自如。欲行楮令，则外郡之新券虽低价而莫售；欲平物价，则京师之百货视旧直而不殊。纪纲法度，多颓弛而未张；赏刑号令，皆玩视而不肃。此皆陛下国内之臣子，犹令之而

未从，作之而不应，乃欲阖辟乾坤，混一区宇，制奸雄而折戎狄，其能尽如吾意乎？此臣之所忧者一也。

自古帝王，欲用其民者，必先得其心以为根本。数十年来，上下皆怀利以相接，而不知有所谓义。民方憾于守令，缓急岂有效死勿去之人；卒不爱其将校，临陈岂有奋勇直前之士。蓄怨含愤，积于平日，见难则避，遇敌则奔，惟利是顾，皇恤其他。人心如此，陛下曾未有以转移固结之，遽欲驱之北向，从事于锋镝，忠义之心何由而发？况乎境内之民，困于州县之贪刻，厄于势家之兼并，饥寒之氓常欲乘时而报怨，茶盐之寇常欲伺间而窃发，萧墙之忧凛未可保。万一兵兴于外，缀于强敌而不得休，潢池赤子，复有如江、闽、东浙之事，其将奈何？夫民至愚而不可忽，内郡武备单弱，民之所素易也。往时江、闽、东浙之寇，皆藉边兵以制之。今此曹犹多窜伏山谷，窥伺田里，彼知朝廷方有事于北方，其势不能以相及，宁不又动其奸心？此臣之所忧者二也。

自古英君，规恢进取，必须选将练兵，丰财足食，然后举事。今边面辽阔，出师非止一途，陛下之将，足当一面者几人？勇而能斗者几人？智而善谋者几人？非屈指得二三十辈，恐不足以备驱驰。陛下之兵，能战者几万？分道而趣京、洛者几万？留屯而守淮、襄者几万？非按籍得二三十万众，恐不足以事进取。借曰帅臣威望素著，以意气招徕，以功赏激劝，推择行伍即可为将，接纳降附即可为兵，臣实未知钱粮之所从出也。兴师十万，日费千金，千里馈粮，士有饥色。今之馈饩，累日不已，至于累月，累月不已，至于累岁，不知累几千金而后可以供其费也。今百姓多垂罄之室，州县多赤立之帑，大军一动，厥费多端，其将何以给之？今陛下不爱金币以应边臣之求，可一而不可再，可再而不可三。再三之后，兵事未已，欲中辍则废前功，欲勉强则无事力。国既不足，民亦不堪。臣恐北方未可图，而南方已先骚动矣。中原蹂践之余，所在空旷，纵使东南有米可运，然道里辽远，宁免乏绝，由淮而进，纵有河渠可通，宁

无盗贼邀取之患？由襄而进，必须负载二十钟而致一石，亦恐未必能达。若顿师千里之外，粮道不继，当此之时，孙、吴为谋主，韩、彭为兵帅，亦恐无以为策。他日运粮不继，进退不能，必劳圣虑，此臣之所忧者三也。愿陛下坚持圣意，定为国论，以绝纷纷之说。

不果从。进知枢密院事。

时议御阅不果，反骤汰之，殿司军哄，为之黜主帅，罢都司官，给黄榜抚存，军愈呼噪。行简以闻，戮为首者二十余人，众乃帖息。寻拜右丞相，言“三京挠败之余，事与前异，但当益修战守之备。襄阳失守，请急收复。”或又陈进取之计，行简奏：“今内外事势可忧而不可恃者七。”言甚恳切，师得不出。

端平三年九月，有事于明堂，大雷雨。行简与郑清之并策免。既去，而独趣召行简还京，留之，拜左丞相。援韩琦故事，乞以边防、财用分委三执政，请修中兴五朝国事。十上章请谢事。嘉熙三年，拜平章军国重事，封肃国公。每以上游重地为念，请建节度宣抚使，提兵戍夔。边事稍宁，复告老，章十八上。四年，加少师、保宁军节度使、醴泉观使，封鲁国公，淳祐元年二月，薨于家，年八十六。赠太师，谥文惠。

行简历练老成，识量弘远，居官无所不言。好荐士，多至显达，至于举钱时、吴如愚，又皆当时隐逸之贤者。所著有周礼总说、孔山文集。

范钟字仲和，婺州兰溪人。嘉定二年，举进士。历官调武学博士，添差通判太平州，知徽州。召赴阙，迁刑部郎官，又迁尚右郎官兼崇政殿说书。进对，帝曰：“仁宗时甚多事。”钟对曰：“仁宗始虽多事，乃以忧勤致治。徽宗始虽无事，余患至于今日。”帝悦。寻迁吏部郎中兼说书，又迁秘书少监、国子司业兼国史编修、实禄检讨。拜起居郎兼祭酒，权兵部侍郎兼同修国史、实禄同修撰。迁兵部侍郎兼给事中，权兵部尚书兼侍讲，寻兼侍读。

嘉熙三年，拜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四年，授参知政事。淳

祐元年，乞归田里，不许。四年，知枢密院事，乞归田里。五年，特拜左丞相兼枢密使，封东阳郡公，再乞归田里，不许。六年，复请，许之。加观文殿大学士、醴泉观使兼侍读，辞不拜，以保晚节，乃提举洞霄宫。九年正月，薨。

钟为相，直清守法，重惜名器，虽无赫赫可称，而清德雅量，与杜範、李宗勉齐名。赠少师，谥文肃。所著书有礼记解。

游似字景仁，利路提点刑狱仲鸿之子。嘉定十四年进士，历官为大理司直，升大理寺丞，迁太常丞兼权兵部郎官。迁秘书丞兼权考功郎中、直秘阁、夔路转运判官，移潼川提点刑狱兼提举常平。请封谥田锡，从之。迁军器监、宗正少卿兼权枢密都承旨。

时暂兼权礼部侍郎兼侍讲、权礼部侍郎。有事于明堂，似上疏言：“欲尽事天之礼，当尽敬天之心。心存则政事必适其宜，言动必当其理，雨暘必循其序，夷夏必安其生。”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权礼部尚书兼侍读。言：“军赏冒滥，请给告之制，奏功者书填真命付之，候从军十年，别能立功，升至统领已上，方许从所属保明申朝廷，立名给告，则冒滥者革，功劳者劝。”

迁礼部尚书兼给事中兼修国史、实录院修撰，权工部侍郎，充四川宣抚司参赞军事兼给事中。迁吏部尚书，入侍经幄。帝问：“唐太宗贞观治效何速如是？”似对曰：“人主一念之烈，足以旋乾转坤。或谓霸图速而王道迟，不知一日归仁，期月而可，王道曷尝不速。一念有时间断，则无以挽回天下之大势。至于忧勤，既切宸念，而佐理非人，亦何以布宣九重之实。”乃摭太宗事以陈，且谓：“太宗矜心易启，渐弗克终，仅止贞观之治。陛下嗣服十有五年，艰危之势滋甚，回视太宗治效敏速、相越乃尔。意者亲儒而从谏，敬畏以检身，未若贞观之超卓乎？节用以致爱，选廉以共理，未若贞观之切至乎？愿陛下益加圣心。”

嘉熙三年正月，拜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封南充县伯。八

月，拜参知政事。四年闰月，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淳祐四年，提举万寿观兼侍读，仍奉朝请，授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进爵郡公。五年，拜右丞相兼枢密使。十上章，乞归田里，帝不许。七年，特授观文殿大学士、醴泉观使兼侍读，进爵国公。十一年，转两官致仕，薨。特赠少师。

赵葵字南仲，京湖制置使方之子。初生时，或梦南岳神降其家。方在襄阳，命葵专督饮食共养之事。与兄范俱有志事功，方器之，聘郑清之、金子才为之师。又遣从南康李燾为有用之学。每闻警报，与诸将偕出，遇敌则深入死战，诸将惟恐失制置子，尽死救之，屡以此获捷。一日，方赏将士，恩不偿劳，军欲为变。葵时十二三，觉之，亟呼曰：“此朝廷赐也，本司别有赏赉。”军心赖一言而定，人服其机警。

嘉定十年，金将高琪、乌古论庆寿犯襄阳，围枣阳。时边烽久熄，金兵猝至，人情震惧。方帅范、葵往战，败走之。十三年，方遣葵及都统扈再兴攻金人至高头。高头，金人必守之处也，出劲兵拒战，葵率先锋奋击，再兴继进歼之。翼日，进次邓州，金人阻沘河以拒。葵麾军进击，杨义诸将继至，金兵亦大出合战，大破之，俘斩及降者几二万，获万户而下十数人，夺马八百，逐北直傅城下而还。

十四年，金人犯蕲州，葵与范攻唐、邓。方命之曰：“不克敌，毋相见也。”三月丁亥，至唐州，薄城而陈。金大将阿海引兵出战，葵帅精骑赴敌，再兴从之，大捷，斩馘万馀。金人闭门不出。时金人陷蕲州者至久长，数十骑出山椒<sup>[1]</sup>，葵帅杨大成以十四骑逐之。金骑渐益至数百，葵力战连破之，而金步骑大集。会范、再兴军合战，至夜分始解。庚寅，官军分二阵，范将左，再兴将右，葵帅突骑左右策应。金人背山亦分为二以相当，而不先动。范曰：“金人必复谋夜战以幸胜，乃预备大鼓，令军中闻叠鼓声始动，若彼未至五十步内而辄动者斩。未几，金兵稍下山，再兴遽冲之，果为敌所乘，遂逼范军。范叠鼓麾军突斗，葵继进，歼



金兵数千。敌并力向再兴，葵率土豪祝文蔚等以精骑横冲之，金人僵尸相属。复相持至夜分，金人虽敛，而阵如故。范、葵急会将校，选死士数千，黎明四面奋击，唤声撼山谷。金人走，乘胜逐北，斩首数千级，副统军投戈降，拔所掠子女万馀，得輜重器械山积。补葵承务郎、知枣阳军，范授安抚司内机。

方卒，十五年，起复直秘阁、通判庐州，进大理司直、淮西安抚参议官。十七年，李全往青州，淮东制置使许国檄葵议兵。葵至曰：“君侯欲图贼，而坐贼阱中，悔已无及，惟有重帐前兵，犹足制之尔。”国曰：“兵不能集，集不能精，奈何？”曰：“葵请视两路之兵，别其精锐，君侯留三万帐前，贼不敢动矣。”国曰：“不若集淮兵来阅，而君董之，既足示众，亦可选锐。”葵曰：“有兵之郡，必当冲要，守将岂可空壁以从制使命耶？必将力争于朝，分留自卫。一得朝命，必匿其强壮，遣老弱以备数。本欲选锐，适得其钝，本欲示众，适示单弱，徒启戎心。”国不听，卒败。

宝庆元年，范知扬州，乞调葵以强勇、雄边军五千屯宝应备贼。葵在庐州，数费私钱会诸将球射，与制置使曾式中不合，葵去之。言者以为擅，遂奉祠。三年，起为将作监丞。

绍定元年，出知滁州。二年，全将入浙西告衆，实欲觐畿甸也。初，全之献俘也，朝廷授以节钺，葵策其必叛，乃上书丞相史弥远曰：“此贼若止于得粟，尚不宜使轻至内地，况包藏祸心，不止告衆。若不痛抑其萌，则自此肆行无惮，所谓延盗入室，恐畿内有不可胜讳之忧。”至滁，以其地当贼冲，又与金人对境，实两淮门户，修城浚隍，经武不少暇。命秦喜守青平，赵必胜守万山，以壮形势。葵母疾，谒告省侍不得，剖股杂药以寄之。母卒，葵求解官，不许，不得已，卒哭复视事。

全造舟益急，葵复致书史弥远曰：“李全既破盐城，反称陈知县自弃城，盖欲欺朝廷以款讨罪之师，彼得一意修舟楫，造器械，窥伺城邑，或直浮海以捣腹心，此其奸谋，明若观火。葵自闻盐城失守，日夕延颈以俟制帅之设施，今乃闻遣王节入盐城祈哀于逆。葵又闻遣二吏入山阳，请命于贼妇。堂堂制阃，如此举措，岂不堕贼计，貽笑天下、貽笑外夷

乎？又闻张国明前此出山阳，已知贼将举盐城之兵，今若听国明言，更从阔略，则自此人心解体，万事涣散，社稷之忧有不可胜讳者。葵非欲张皇生事启衅，李全决非忠臣，非孝子。丞相苟听葵之言，翻然改图，发兵讨叛，则岂独可以强国势安社稷，葵父子世受国恩，亦庶几万分之一之报。使丞相不听葵言，不发兵讨贼，则岂特不可以强国势安社稷，而葵亦不知死所，不复可报君相之恩矣。一安一危，一治一乱，系朝廷之讨叛与不讨尔。淮东安则江南安，江南安则社稷安，社稷安则丞相安，丞相安则凡为国之臣子、为丞相之门人弟子莫不安矣。”

又言于朝曰：“葵父子兄弟，世受国恩，每见外夷、盗贼侵侮国家，未尝不为忠愤所激。今大逆不道，藐视朝廷，负君相卵翼之恩，无如李全。前此叛逆未彰，犹可言也，今已破荡城邑，略无忌惮，若朝廷更从隐忍，则将何以为国？欲望特发刚断，名其为贼，即日命将遣师，水陆并进，诛锄此逆，以安社稷，以保生灵。葵虽不才，愿身许朝廷；如或不然，乞将葵早赐处分，以安边鄙，以便国事。”

弥远犹未欲兴讨，参知政事郑清之赞决之。乃加葵直宝章阁、淮东提点刑狱兼知滁州。范刻日约葵，葵帅雄胜、宁淮、武定、强勇步骑万四千，命王鉴、扈斌、胡显等将之，以葵兼参议官。显，颖之兄也，拳力绝人，方在襄阳，每出师必使显及葵各领精锐分道赴战，摧坚陷阵，聚散离合，前无劲敌，以功至检校太尉。

已而，全攻扬州东门，葵亲出搏战。贼将张友呼城门请葵出，及出，全在隔壕立马相劳苦。左右欲射全，葵止之，问全来何为？全曰：“朝廷动见猜疑，今复绝我粮饷，我非背叛，索钱粮耳。”葵曰：“朝廷资汝钱粮，宠汝官职，盖不费矣。待汝以忠臣孝子，而乃反戈攻陷城邑，朝廷安得不绝汝钱粮。汝云非叛，欺人乎？欺天乎？”切责之言甚多，全无以对，弯弓抽矢向葵而去。于是数战皆捷。四年正月壬寅，遂杀全。事见全传。进葵福州观察使、左骁卫上将军，葵辞不受。八月，召封枢密院稟议，受宝章阁待制、枢密副都承旨，依旧职仍落起复，寻进兵部侍郎。

六年十一月，诏授淮东制置使兼知扬州，入对，帝曰：“卿父子兄弟，

宣力甚多，卿在行阵又能率先士卒，捐身报国，此尤儒臣之所难，朕甚嘉之。”葵顿首谢曰：“臣不佞，忠孝之义，尝奉教于君子，世受国恩，当捐躯以报陛下。”

端平元年，朝议收复三京，葵上疏请出战，乃授权兵部尚书、京河制置使，知应天府、南京留守兼淮东制置使。时盛暑行师，汴堤破决，水潦泛溢，粮运不继，所复州郡，皆空城，无兵食可因。未几，北兵南下，渡河，发水闸，兵多溺死，遂溃而归。范上表劾葵，诏与全子才各降一秩，授兵部侍郎、淮东制置使，移司泗州。

嘉熙元年，以宝章阁学士知扬州，依旧制置使。二年，以应援安丰捷，奏拜刑部尚书，进端明殿学士，特予执政恩例，复兼本路屯田使。葵前后留扬八年，垦田治兵，边备益饬。淳祐二年，进大学士、知潭州、湖南安抚使，改福州。

三年，葬其母，乞追服终制，不允。葵上疏曰：“移忠为孝，臣子之通谊；教孝求忠，君父之至仁。忠孝一原，并行不悖。故曰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亲，其本一也。臣不佞，戒谨持循，惟恐先坠。往岁叨当事任，服在戎行，偕同气以率先，冒万死而不顾，捐躯戡难，效命守封，是以孝事君之充也。陛下昭示显扬，优崇宠数，使为人子者感恩，为人亲者知劝矣。臣昨于草土，被命起家，勉从权制，先国家之急而后亲丧也。今释位去官，已追服居庐，乞从彝制。”又不许。再上疏曰：“臣昔者奉诏讨逆，适丁家难，闵然哀疚之中，命以驱驰之事，移孝为忠，所不敢辞。是臣尝先国家之急，而效臣子之义矣。亲恩未报，寝逾一纪，食稻衣锦，俯仰增愧。且臣业已追衰麻之制，伸苦块之哀，负土成坟，倚庐待尽，丧事有进而无退，固不应数月而除也。”乃命提举洞霄宫，不拜。

淳祐四年，授同知枢密院事。疏奏：“今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几？天下之才，其可用者有几？吾从其大者而讲明之，疏其可用者而任使之。有勇略者治兵，有心计者治财，宽厚者任牧养，刚正者持风宪。为官择人，不为人而择官。用之既当，任之既久，然后可以责其成效。”又乞“亟与宰臣讲求规画，凡有关于宗社安危治乱之大计者条具以闻，审其所先

后缓急以图筹策，则治功可成，外患不足畏”。又乞“创游击军三万人以防江”。诏从之。十二月，拜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又特授枢密使兼参知政事、督视江、淮、京西、湖北军马，封长沙郡公。寻知建康府、行宫留守、江东安抚使。

九年，特授光禄大夫、右丞相兼枢密使，封信国公。四上表力辞，言者以宰相须用读书人，罢为观文殿学士，充醴泉观使兼侍读，仍奉朝请。寻判潭州、湖南安抚使，加特进。宝祐二年，宜抚广西。三年，改镇荆湖，城荆门及郢州。改授湖南路安抚使、判潭州，再辞，依旧职醴泉观使。五年，进少保、宁远军节度使，进封魏国公、醴泉观使兼侍读。四辞，免。开庆元年，判庆元府、沿海制置使，寻授沿江、江东宣抚使，置司建康府，任责隆兴府、饶州江州徽州两界防拓调遣，时暂兼判建康府、行宫留守，寻授江东西宣抚使，节制调遣饶、信、袁、临江、抚、吉、隆兴官军民兵。访问百姓疾苦，罢行黜陟，并许便宜从事。

景定元年，授两淮宣抚使、判扬州，进封鲁国公，寻奉祠。咸淳元年，加少傅。二年，乞致仕，特授少师、武安军节度使，进封冀国公。舟次小孤山，薨，年八十一。是夕，五洲星陨如箕。赠太傅，谥忠靖。

范字武仲，少从父军中。嘉定十三年，尝与弟葵歼金人于高头。十四年，出师唐、邓，范与葵监军。孟宗政时知枣阳，惮于供亿，使人问曰：“金人在蕲、黄，而君攻唐、邓，何也？”范曰：“不然，撤襄阳之备以救蕲、黄，则唐、邓必将蹶吾后。且蕲、黄之寇正锐，曷若先捣唐、邓以示有馀，唐、邓应我之不暇，则吾围不守而自固，寇在蕲、黄师日以老，然后回师蹙之，可胜敌而无后患。”又败金人于久长，与弟葵俱授制置安抚司内机，事具葵传。

十五年，丁父忧，起复直秘阁、通判扬州。十六年，为军器监丞，以直秘阁知光州。十七年，入为知大宗正丞、刑部侍郎、试将作监兼权知镇江府。进直徽猷阁、知扬州、淮东安抚副使。刘全、王文信二军老幼留扬州，范欲修军政，惧其徒漏泄兵机，乃时馈劳。二家既大喜，范即遣

徐晞稷书，令教二人挈家归楚，二人从之，范厚赉以遣。有孙海者，其众亦八百。范并请抽还楚州，又请创马军三千，招游手之强壮者及籍牢城重役人充之。别籍民为半年兵，春夏在田，秋冬教阅。官免建砦而私不废农。

彭义斌使统领张士显见范，请合谋讨李全。范告于制置使赵善湘曰：“以义斌蹙全，如山压卵；然必请而后讨者，知有朝廷也。失此不右，而右凶徒，则权纲解纽矣。万一义斌无朝命而成大勋，是又唐藩镇之事，非计之得也。莫若移扬州增戍之兵往盱眙，而四总管兵各留半以备金人，余皆起发，择一能将统之，命葵摘淮西精锐万人与会于楚州，出许浦海道，五十艘入淮，以断贼归路，密约义斌自北攻之，事无不济。四总管权位相侔，刘瑄虽能得其欢心，而不能制其死命。如用瑄，须令亲履行阵，指踪四人，不可止坐筹帷幄也。”不报。

范又曰：“国家讨贼则自此中兴，否则自此不振。若朝廷不欲张皇，则范乃提刑，职在捕盗，但令范以本路兵措置楚州盐贼，范当调时青、张惠两军之半，及其船数百，径薄楚城，以遏贼路，调夏全、范成进之半，据涟、海而守之，又移扬州之戍以戍盱眙。然得亲提精锐雄胜、强勇等就时青于城外，示贼以形势，谕贼以祸福，贼必自降。若犹拒守，则南北军民杂处，必有内应者矣。别约义斌攻之于北，山阳下则进驻涟、海以应之，抚归附家属以离其党，不出半月，此贼必亡。若是，则不调许浦水军，但得赵葵三千人亦足矣。若朝廷惮费，则全有预买军需钱二十万在真州，且涟、楚积聚，多自足用。”

丞相史弥远报范书，令谕四总管各享安靖之福。范所遣计议官闻之，曰：“但恐祸根转深，不得安靖尔。”各挥涕而归。会全且至，范又献计曰：“抚机不发，事已无及。侯景困丧河南，致毒萧氏；今逆全不得志于义斌，而复虑四总管应之，归据旧巢，其谋必急。然蹙之于丧败之余者易，图之于休息之后者难；矧四总管合谋章露，必难遂已。但事机既变，局面不同。若庙算果定，不欲出教令，但得密赐指授，范一切伏藏不动，只约义斌，使自彼攻其所必救，则机会在我，而前日之策可用矣。”还

报，戒范无出位专兵。

范乃为书谢庙堂，且决之曰：“今上自一人，下至公卿百执事，又下至士民军吏，无不知祸贼之必反。虽先生之心，亦自知其必反也。众人知之则言之，先生知而独不言，不言诚是也。内无卧薪尝胆之志，外无战胜攻取之备，先生隐忍不言而徐思所以制之，此庙谟所以为高也。然以抚定责之晞稷，而以镇守责之范。责晞稷者函人之事也，责范者矢人之事也。既责范以惟恐不伤人之事，又禁其为伤人之痛，恶其为伤人之言，何哉？其祸贼见范为备，则必忌而不得以肆其奸，他日必将指范为首祸激变之人，劫朝廷以去范。先生始未之信也，左右曰可，卿大夫曰可，先生必将曰：‘是何惜一赵范而不以纾祸哉？’必将缚范以授贼，而范遂为宋晁错。虽然，使以范授贼而果足以纾国祸，范死何害哉？谚曰：‘护家之狗，盗贼所恶。’故盗贼见有护家之狗，必将指斥于主人，使先去之，然后肆穿窬之奸而无所忌。然则杀犬固无益于弭盗也。欲望矜怜，别与闲慢差遣。”弥远得书，为之动心。

二年春，奉祠。三年，知安庆府，未行，改知池州，继兼江东提举常平。弥远访将材于葵，葵以范对。进范直敷文阁、淮东提点刑狱兼知滁州。范曰：“弟而荐兄，不顺。”以母老辞。乃上书弥远曰：“淮东之事，日异日新。然有淮则有江，无淮则长江以北，港汊芦苇之处，敌人皆可潜师以济，江面数千里，何从而防哉。今或谓巽辞厚惠可以啖贼，而不知陷彼款兵之计。或谓敛兵退屯可以缓贼，而不知成彼深入之谋。或欲行清野以婴城，或欲聚乌合而浪战，或以贼词之乍顺乍逆而为喜惧，或以贼兵之乍进乍退而为宽紧，皆失策也。失策则失淮，失淮则失江，而其失有不可胜讳者矣。夫有遏寇之兵，有游击之兵，有讨贼之兵。今宝应之逼山阳，天长之逼盱眙，须各增戍兵万人，遣良将统之，贼来则坚壁以挫其锋，不来则耀武以压其境；而又观衅伺隙，时遣偏师掩其不备，以示敢战，使虽欲深入而畏吾之捣其虚，此遏寇之兵也。盱眙之寇，素无储蓄，金人亦无以养之，不过分兵掳掠而食；当量出精兵，授以勇校，募土豪，出奇设伏以剿杀之，此游击之兵也。惟扬、金陵、合肥，各聚二三

万人，人物必精，将校必勇，器械必利，教阅必熟，纪律必严，赏罚必公，其心术念虑必人人思亲其上而死其长；信能行此，半年而可以强国，一年而可讨贼矣。贼既不能深入，掳掠复无所获，而又怀见讨之恐，则必反而求贖于金；金无余力及此，则必怨之怒之，吾于是可以嫁祸于金人矣。或谓扬州不可屯重兵，恐连贼祸，是不然。扬州者，国之北门，一以统淮，一以蔽江，一以守运河，岂可无备哉。善守者，敌不知所攻。今若设宝应、天长二屯以扼其冲，复重二三帅阃以张吾势，贼将不知所攻，而敢犯我扬州哉？设使贼不知兵势而犯扬州，是送死矣。”朝廷乃召范稟议，复令知池州。

绍定元年，试将作监、知镇江府。三年，丁母忧，求解官，不许。起复直徽猷阁、淮东安抚副使。寻转右文殿修撰，赐章服金带。不得已，卒哭复视事。又为书告庙堂：“请罢调停之议，一请檄沿江制置司，调王明本军驻泰兴港以扼泰州下江之捷径；一请檄射阳湖人为兵，屯其半高邮以制贼后，屯其半瓜州以扼贼前；一请速调淮西兵合滁阳、六合诸军图救江面。不然，范虽死江皋无益也。”朝旨乃许范刺射阳湖兵毋过二万人，就听节制。

范又遗善湘书，曰：“今日与宗社同休戚者，在内惟丞相，在外惟制使与范及范弟葵耳。贼若得志，此四家必无存理。”于是讨贼之谋遂决，遂戮全。进范兵部侍郎、淮东安抚使兼知扬州兼江淮制置司参谋官，以次复淮东。加吏部侍郎，进工部尚书、沿江制置副使，权移司兼知黄州，寻兼淮西制置副使。未几，为两淮制置使、节制巡边军马，仍兼沿江制置副使。

又进端明殿学士，京河关陕宣抚使、知开封府、东京留守兼江、淮制置使。入洛之师大溃，乃授京湖安抚制置使兼知襄阳府。范至，则倚王旻、樊文彬、李伯渊、黄国弼数人为腹心，朝夕酣狎，了无上下之序。民讼边防，一切废弛。属南北军将交争，范失于抚御。于是北军王旻内叛，李伯渊继之，焚襄阳北去；南军大将李虎不救焚，不定变，乃因之劫掠。城中官民尚四万七千有奇，钱粮在仓库者无虑三十万，弓矢器械二

十有四库，皆为敌有。盖自岳飞收复百三十年，生聚繁庶，城高池深，甲于西陲，一旦灰烬，祸至惨也。言者劾范，降三官落职，依旧制置使。寻奉祠，以言罢；论者未已，再降两官，送建宁府居住。嘉熙三年，叙复官职，与官观。四年，知静江府，后卒于家。

谢方叔字德方，威州人。嘉定十六年进士，历官监察御史。疏奏：“秉刚德以回上帝之心，奋威断以回天下之势，或者犹恐前习便嬖之人，有以私陛下之听而悦陛下之心，则前日之畏者息，忧者喜，虑者玩矣。左右前后之人，进忧危恐惧之言者，是纳忠于上也；进燕安逸乐之言者，是不忠于上也。凡有水旱盗贼之奏者，必忠臣也；有谄谀蒙蔽之言者，必佞臣也。陛下享玉食珍羞之奉，当思两淮流莩转壑之可矜；闻管弦钟鼓之声，当思西蜀白骨如山之可念。”又言：“崇俭德以契天理，储人才以供天职，恢远略以需天讨，行仁政以答天意。”帝悦。差知衡州，除宗正少卿，又除太常少卿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

时刘汉弼、杜範、徐元杰相继死，方叔言：“元杰之死，陛下既为命官鞠狱，立赏捕奸，罪人未得，忠冤未伸。陛下苟不始终主持，将恐纪纲扫地，而国无以为国矣。”迁殿中侍御史，进对，言：“操存本于方寸，治乱系于天下。人主宅如法宫螻蛄之邃，朝夕亲近者左右近习承意伺旨之徒，往往觇上之所好，不过保恩宠、希货利而已。而冥冥之中，或有游扬之说，潜伏而莫之觉。防微杜渐，实以是心主之。”又言：“今日为两淮谋者有五：一曰明间谍，二曰修马政，三曰营山水砦，四曰经理近城之方田，五曰加重遏绝游骑及救夺掳掠之赏罚。”请行限田，请录朱熹门人胡安定、吕焘、蔡模，诏皆从之。

权刑部侍郎兼权给事中，升兼侍讲，正授刑部侍郎，权国史编修、实录检讨。拜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参知政事。淳祐九年，拜参知政事，封永康郡侯。十一年，特授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寻拜左丞相兼枢密使，进封惠国公。劝帝以爱身育德。



属监察御史洪天锡论宦者卢允升、董宋臣，疏留中不下，太宗正寺丞赵崇璠移书方叔云：“阉寺骄恣特甚，宰执不闻正救，台谏不敢谁何，一新人孤立之察官，乃锐意出身攻之，此岂易得哉？侧耳数日，寂无所闻，公议不责备他人，而责备于宰相。不然，仓卒出御笔，某人授少卿，亦必无可遏之理矣，丞相不可谓非我责也。丞相得君最深，名位已极。倘言之胜，宗社赖之；言之不胜，则去。去则诸君必不容不争，是胜亦胜，负亦胜，况未必去耶。”方叔得书，有赧色。

翼日，果得御笔授天锡大理少卿，而天锡去国。于是太学生池元坚、太常寺丞赵崇洁、左史李昉英皆论击允升、宋臣。而谗者又曰：“天锡之论，方叔意也。”及天锡之去，亦曰：“方叔意也。”方叔上疏自解，于是监察御史朱应元论方叔，罢相。既罢，允升、宋臣犹以为未快，厚赂太学生林自养，上书力诋天锡、方叔，且曰：“乞诛方叔，使天下明知宰相台谏之去，出自独断，于内侍初无预焉。”书既上，学舍恶自养党奸，相与鸣鼓攻之，上书以声其罪。乃授方叔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复以监察御史李衢两劾，褫职罢祠。后依旧职，与祠，起居郎召泽、中书舍人林存劾罢；监察御史章士元请更与降削，窜广南。景定二年，请致仕，乃叙复官职。

度宗即位，方叔以一琴、一鹤、金丹一粒来进。丞相贾似道恐其希望，讽权右司郎官卢越、左司谏赵顺孙、给事中冯梦得、右正言黄镛相继请夺方叔官职封爵，制置使吕文德愿以己官贖其罪。咸淳七年，诏叙复致仕。八年卒。特赠少师。方叔在相位，子弟干政，若谗余玠之类是也。

论曰：乔行简弘深好贤，论事通谏。范钟、游似同在相位，皆谨饬自将，而意见不侔。赵方预计二子后当若何，而葵、范所立，皆如所言，所谓知子莫若父也。然宋自端平以来，捍御淮、蜀两边者，非葵材馆之士，即其偏裨之将。朝廷倚之，如长城之势。及其筋力既老，而卫国之志不

衰,亦曰壮哉!谢方叔相业无过人者,晚困于权臣,至以玩好丹剂为人主寿,坐是贬削,有愧金镜多矣!

### 【校勘记】

[1]时金人陷蕲州者至久长数十骑出山椒 按本书卷四〇宁宗纪,嘉定十二年,“金人……自盱眙军犯滁州之全椒、来安及扬州之天长”;十四年,“金人陷蕲州”,“扈再兴邀击,败之于天长镇”。两朝纲目卷一六与宁宗纪略同。疑“久长”为“天长”之误、“山椒”为“全椒”之误。下赵范传同。



# 宋史卷四百一十八

## 列传第一百七十七

吴潜 程元凤 江万里 王爚 章鑑

陈宜中 文天祥

吴潜字毅夫，宣州宁国人。秘阁修撰柔胜之季子。嘉定十年进士第一，授承事郎、签镇东军节度判官。改签广德军判官。丁父忧，服除，授秘书省正字，迁校书郎，添差通判嘉兴府，权发遣嘉兴府事。转朝散郎、尚书金部员外郎。

绍定四年，迁尚右郎官。都城大火，潜上疏论致灾之由：“愿陛下斋戒修省，恐惧对越，非衣恶食，必使国人信之，毋徒减膳而已。疏损声色，必使天下孚之，毋徒撤乐而已。阉官之窃弄威福者勿亲，女宠之根萌祸患者勿昵。以暗室屋漏为尊严之区，而必敬必戒，以恒舞酣歌为乱亡之宅，而不淫不泆。使皇天后土知陛下有畏之之心，使三军百姓知陛下有忧之之心。然后，明诏二三大臣，和衷竭虑，力改弦辙，收召贤哲，选用忠良。贪残者屏，回邪者斥，怀奸党贼者诛，贾怨误国者黜。毋并进君子、小人以为包荒，毋兼容邪说、正论以为皇极，以培国家一线之脉，以救生民一旦之命。庶几天意可回，天灾可息，弭灾为祥，易乱为治。”

又言：“重地要区，当预畜人才以备患。论大顺之理，贯通天人，当以此为致治之本。”又贻书丞相史弥远论事：一曰格君心，二曰节奉给，三曰振恤都民，四曰用老成廉洁之人，五曰用良将以御外患，六曰革吏

弊以新治道。授直宝章阁、浙东提举常平，辞不赴。改吏部员外郎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迁太府少卿、淮西总领。

又告执政，论用兵复河南不可轻易，以为：“金人既灭，与北为邻，法当以和为形，以守为实，以战为应。自荆襄首纳空城，合兵攻蔡，兵事一开，调度寔广，百姓狼狽，死者枕藉，使生灵肝脑涂地，得城不过荆榛之区，获俘不过暖昧之骨，而吾之内地荼毒如此，边臣误国之罪，不待言矣。闻有进恢复之画者，其算可谓俊杰，然取之若易，守之实难。征行之具，何所取资，民穷不堪，激而为变，内郡率为盗贼矣。今日之事，岂容轻议。”自后，兴师入洛，溃败身亡不赀，潜之言率验。迁太府卿兼权沿江制置、知建康府、江东安抚留守。上疏论保蜀之方，护襄之策，防江之算，备海之宜，进取有甚难者三事。

端平元年，诏求直言，潜所陈九事：一曰顾天命以新立国之意，二曰植国本以广传家之庆，三曰笃人伦以为纲常之宗主，四曰正学术以还斯文之气脉，五曰广畜人才以待乏绝，六曰实恤民力以致宽舒，七曰边事当鉴前辙以图新功，八曰楮币当权新制以解后忧，九曰盗贼当探祸端而图长策。以直论忤时相，罢奉千秋鸿禧祠。改秘阁修撰、权江西转运副使兼知隆兴府，主管江西安抚司。擢太常少卿，奏造斛斗输诸郡租，宽恤人户，培植根本，凡十五事。

进右文殿修撰、集英殿修撰、枢密都承旨、督府参谋官兼知太平州，五辞不允。又言和战成败大计，宜急救襄阳等事。贻书执政，论京西既失，当招收京淮丁壮为精兵，以保江西。权工部侍郎、知江州，辞不赴。请养宗子以系国本，以镇人心。改权兵部侍郎兼检正。论士大夫私意之蔽，以为：“襄、汉溃决，兴、沔破亡，两淮俶扰，三川陷没。欲望陛下念大业将倾，士习已坏，以静专察群情，以刚明消众慝，警于有位，各励至公。毋以术数相高，而以事功相勉；毋以阴谋相讐，而以识见相先。协谋并智，戮力一心，则危者尚可安，而衰证尚可起也。”又请分路取士，以收淮、襄之人物。

试工部侍郎、知庆元府兼沿海制置使，改知平江府，条具财计凋敝

本末，以宽郡民，与转运使王埜争论利害。授宝谟阁待制，提举太平兴国宫，改玉隆万寿宫。试户部侍郎、淮东总领兼知镇江府。言边储防御等十有五事。改宝谟阁直学士，兼浙西都大提点坑冶，权兵部尚书、浙西制置使。申论防拓江海，团结措置等事。

进工部尚书，改吏部尚书兼知临安府，乃论艰屯蹇困之时，非反身修德，无以求亨通之理。乞遴选近族以系人望，而俟太子之生。帝嘉纳。兼侍读经筵，以台臣徐荣叟论列，授宝谟阁学士、知绍兴府、浙东安抚使，辞，提举南京鸿庆宫。遂请致仕，授华文阁学士知建宁府，辞。

丁母忧，服除，转中大夫、试兵部尚书兼侍读，转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改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进封金陵郡侯。以亢旱乞罢，免，改资政殿学士、提举洞霄宫，改知福州兼本路安抚使。徙知绍兴府、浙东安抚使。

召同知枢密院兼参知政事。入对，言：“国家之不能无敝，犹人之不能无病。今日之病，不但仓、扁望之而惊，庸医亦望而惊矣。愿陛下笃任元老，以为医师，博采众益，以为医工。使臣辈得以效牛溲马勃之助，以不辱陛下知人之明。”

淳祐十一年，入为参知政事，拜右丞相兼枢密使。明年，以水灾乞解机政。以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又四年，授沿海制置大使，判庆元府。至官，条具军民久远之计，告于政府，奏皆行之。又积钱百四十七万三千八百有奇，代民输帛，前后所蠲五百四十九万一千七百有奇。以久任丐祠，且累章乞归田里，进封崇国公，判宁国府。还家，以醴泉观使兼侍读，召入对，论畏天命，结民心，进贤才，通下情。帝嘉纳。拜特进、左丞相，进封庆国公。奏：“乞令在朝之臣各陈所见，以决处置之宜。”改封许国公。

大元兵渡江攻鄂州，别将由大理下交阯，破广西、湖南诸郡。潜奏：“今鄂渚被兵，湖南扰动，推原祸根，良由近年奸臣检士设为虚议，迷国误军，其祸一二年而愈酷。附和逢迎，媵阿谄媚，积至于大不靖。臣年将七十，捐躯致命，所不敢辞。所深痛者，臣交任之日，上流之兵已逾

黄、汉，广右之兵已蹈宴、柳，谓臣坏天下之事，亦可哀已。”

又论国家安危治乱之原：“盖自近年公道晦蚀，私意横流，仁贤空虚，名节丧败，忠嘉绝响，谗佞成风，天怒而陛下不知，人怨而陛下不察，稔成兵戈之祸，积为宗社之忧。章鑑、高铸尝与丁大全同官，倾心附丽，躐跻要途。萧泰来等群小噂沓，国事日非，浸淫至于今日。陛下稍垂日月之明，毋使小人翕聚，以貽善类之祸。沈炎实赵与憲之腹心爪牙，而任台臣，甘为之搏击。奸党盘据，血脉贯穿，以欺陛下。致危乱者，皆此等小人为之。”又乞令大全致仕，炎等与祠，高铸鞫管州军。不报。

属将立度宗为太子，潜密奏云：“臣无弥远之材，忠王无陛下之福。”帝怒潜，卒以炎论劾落职。命下，中书舍人洪芹缴还词头，不报，谪建昌军，寻徙潮州，责授化州团练使、循州安置。潜预知死日，语人曰：“吾将逝矣，夜必雷风大作。”已而果然，四鼓开霁，撰遗表，作诗颂，端坐而逝。时景定三年五月也。循人闻之，咨嗟悲恸。德祐元年，追复元官，仍还执政恩数。明年，以太府卿柳岳请赠谥，特赠少师。

程元凤，字申甫，徽州人。绍定元年进士，调江陵府教授。端平元年，差江西转运司干办公事。丁母忧。淳祐元年，迁礼、兵二部架阁，以父老不忍去侧，迁太学正，以祖讳辞，改国子录。父忧，服阙，迁太学博士，改宗学博士。以诗、礼讲荣王府。旁讽曲谕，随事规正，多所裨益，王亦倾心敬听。轮对，极论世运剥复之机及人主所当法天者。理宗览之曰：“有古遗直风。”

六年，进秘书丞兼权刑部郎官。七年，兼权右司郎官，迁著作郎，仍权右司郎官。轮对，指陈时病尤激切，当国者以为厉己。丐外，知饶州。郡初罹水灾，元凤访民疾苦，夙夜究心，修城堞，置义阡，宽诛求，察诬证。进江、淮、荆、浙、福建、广南都大提点坑冶，仍兼知饶州治司，岁有冬夏帐银，悉举以补郡积年诸税敛之不足者。芝生治所，众以治行之致，元凤曰：“五谷熟则民蒙惠，此不足异也。”

召奏事，辞，不允，迁右曹郎官。疏言实学、实政、国本、人才、吏治、生民、财计、兵威八事。寻兼右司郎官，拜监察御史兼崇政殿说书。丞相郑清之久专国柄，老不任事，台官潘凯、吴燧合章论列，清之不说，改迁之，二人不拜命去。元凤上疏斥清之罪，其言明白正大，凯、燧得召还。有事于明堂，元凤疏言“祈天以实不以文”。又言边备，谓“当申儆军实，以起积玩之势”。及言滥刑之敝。十二年，拜右正言兼侍讲，以祖讳辞。诏权以右补阙系衔。上疏论格心之学，谓“革士大夫之风俗，当革士大夫之心术”。至于文敝、边储、人才、民心、储将帅、救灾异，莫不尽言。

余晦以从父天锡恃恩妄作，三学诸生伏阙上书白其罪状，司业蔡抗又力言之，元凤数其罪劾之。奏上，以晦为大理少卿，抗为宗正少卿。元凤又上疏留抗而黜晦，以安士心。乃命抗仍兼司业，晦予郡。

升殿中侍御史，仍兼侍讲。京城灾，疏言：“辍土木无益之役，以济暴露之民；移缙流泛滥之恩，以给颠沛之众。务行宽大之政，固结亿兆之心。旁招俊乂，而私昵无滥及之恩；屏去奸私，而贪黷无覆出之患。谨便壁之防，而不使之弄权；抑恩泽之请，而不至于无节。”言多剴切。

宝祐元年，兼侍读，迁侍御史，言法孝宗八事。荐名士二十余人，进尚书吏部侍郎兼中书舍人，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仍兼侍读。亟辞，出关，不允。有事于南郊，元凤为执绥官，答问多所开陈。帝因欲幸西太乙宫，力谏止之。三年，迁权工部尚书，力求补外，特授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

蜀境与沅、靖交急，朝廷欲择重臣出镇上流，用徐敏子易蜀帅及用向士璧为镇抚。元凤请下荆南，调兵援蜀，移吕文德上沅、靖。进依前职，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进参知政事，寻进拜右丞相兼枢密使，进封新安郡公。力辞，御笔勉谕，犹周回累日而后治事。疏奏正心、待臣、进贤、爱民、备边、守法、谨微、审令八事。高、孝、光、宁四朝国史未就，奏转任尤焞领其事，纂修成之。会丁大全谋夺相位，元凤力辞，授观文殿大学士判福州、福建安抚使。又力辞，依前职，提举洞霄宫。



开庆兵兴，上手疏收人心、重赏罚、团结民兵数事。俄起判平江府兼淮、浙发运使。四上章乞免。三年，御笔趣行，奏免修明局米五万石。拜特进，依前职。充醴泉观兼侍读。度宗即位，进少保。三年，拜少傅、右丞相兼枢密使，进封吉国公，以言罢，依旧少保、观文殿大学士、醴泉观使。乞致仕，不许。四年，罢观使，以守少保、观文殿大学士致仕。卒，遗表闻，帝震悼辍朝，特赠少师。

元风之在政府也，一契家子求贰令，元风谢之曰：“除授须由资。”其人累请不许，乃以先世为言。元风曰：“先公畴昔相荐者，以某粗知恬退故也。今子所求躐次，岂先大夫意哉？矧以国家官爵报私恩，某所不敢。”有尝遭元风论列者，其后见其可用，更荐拔之，每曰：“前日之弹劾，成其才也；今日之擢用，尽其才也。”所著讷斋文集若干卷。

江万里字子远，都昌人。自其父焯始业儒。大父璘，乡称善人，其邻史知县者夸其能杖啐健士，璘俯首不答，归语焯曰：“史祖父故寒士，今居官以杖士人自意，于我心有不释然。审尔，史氏且不昌，汝其戒之。”是夕焯妻陈梦一贵人入其家，曰：“以汝家长有善言，故来。”已而有娠，生万里。少神俊，有锋颖，连举于乡。入太学，有文声。理宗在潜邸，尝书其姓名几研间。以舍选出身，历池州教授、沿江制置司准备差遣、两浙安抚司干办公事。召试馆职，累迁著作佐郎、权尚左郎官兼枢密院检详文字。知吉州，创白鹭洲书院，兼提举江西常平茶盐。召为屯田郎官，未行，迁直秘阁、江西转运判官兼权知隆兴府。创宗濂书院。迁考功郎官，命旋寝。久之，以驾部郎官召，迁尚右兼侍讲。

史嵩之罢相，拜监察御史，仍兼侍讲。未几，迁右正言、殿中侍御史，又迁侍御史，未及拜。万里器望清峻，论议风采倾动一时，帝眷注尤厚。尝丐祠、省母疾，不许。属弟万顷奉母归南康，旋以母病闻，万里不俟报驰归，至祁门得讣。而议者谓万里母死，秘不奔丧，反挟妾媵自随，于是侧目万里者，相与腾谤。万里无以自解，坐是闲废者十有二年。后

陆德舆尝辨其非辜于帝前。

贾似道宣抚两浙，辟参谋官。及似道同知枢密院，为京湖宣抚大使，以万里带行宝章阁待制，为参谋官。大元兵围鄂，似道以右丞兼枢密使移军汉阳，万里迁刑部侍郎。似道入相，万里兼国子祭酒、侍读。入对，迁权吏部尚书，又拜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兼太子宾客。随以言者去官。后以原职知建宁府兼权福建转运使。已而，加资政殿学士，依旧职，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

度宗即位，召同知枢密院事，又兼权参知政事，迁参知政事。万里始虽俯仰容默，为似道用，然性峭直，临事不能无言。似道常恶其轻发，故每人不能久在位。似道以去要君，帝初即位，呼为师相，至涕泣留之。万里以身掖帝云：“自古无此君臣礼，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复言去。”似道不知所为，下殿举笏谢万里曰：“微公，似道几为千古罪人。”然以此益忌之。

帝在讲筵，每问经史疑义及古人姓名，似道不能对，万里常从旁代对。时王夫人颇知书，帝语夫人以为笑。似道闻之，积惭怒，谋逐之。万里四丐祠，不候报出关。加资政殿大学士、知庆元府兼沿海制置使，不拜，予祠。后二年，知太平州兼提领江淮茶盐兼江东转运使，召拜参知政事，进封南康郡公。既至，拜左丞相兼枢密使。丐祠，加观文殿大学士知福州，辞，依旧职，提举洞霄宫。又授知潭州、湖南安抚大使，加特进，寻予祠。时咸淳九年，万里年七十有六矣。

明年，大元兵渡江，万里隐草野间，为游骑所执，大诟，欲自戕，既而脱归。先是，万里闻襄樊失守，凿池芝山后圃，扁其亭曰“止水”，人莫谕其意，及闻警，执门人陈伟器手，曰：“大势不可支，余虽不在位，当与国为存亡。”及饶州城破，军士执万顷，索金银不得，支解之。万里竟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镐相继投沼中，积尸如叠。翼日，万里尸独浮出水上，从者草敛之。万里无子，以蜀人王橐子为后，即镐也。事闻，赠太傅、益国公，后加赠太师，谥文忠。万顷历守大郡，为提举江西常平茶盐，官至正郎。城破时，郴州守赵崇榘寓居城中，亦死之。

王燾字仲潜，一字伯晦，绍兴新昌人。登嘉定十三年进士第，知常熟县。绍定四年，江淮制置司辟通判泰州。五年，差知滁州。端平元年，知瑞州。嘉熙元年，提辖左藏东西库兼提辖封桩下库。二年，迁籍田令兼督视干办公事。淳祐二年，改监三省枢密院门，乞免所居官，诏从之。四年，再任。五年，迁太府寺丞、秘书丞、户部郎官、淮西总领，主管右曹。六年，为尚书左司员外郎。赐对，乞祠，不许。七年，迁秘书少监，以侍御史周坦言，罢为福建提点刑狱，差知温州。十年，差知宁国府，迁太府卿。

宝祐元年，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兼权兵部侍郎，试司农卿兼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疏奏：“愿诏大臣相与忧乱而思治，惧危而图安，哀恫警省，修德行政，摧抑群阴之气焰，保护微阳之根本。批札毕杜于私蹊，官赏宏辟于正路。使内治明如天日，外治劲如风霆。则精神运动，阳汇昭苏，世道昌明，物情熙洽。上以迓续天命于遭告之余，下以固结人心于解纽之际。其孰能御之。”以右文殿修撰提举太平兴国宫。五年，京湖宣抚大使赵葵辟为判官。

开庆元年，召赴行在，授集英殿修撰、枢密都承旨、权吏部侍郎。景定元年，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兼侍读，为真侍郎兼太子左庶子。极言正论，太子听而说之，帝闻之甚喜。二年，迁礼部尚书，权吏部尚书，加龙图阁学士、知平江府、淮浙发运使。五年，召赴行在，进端明殿学士，提举佑神观兼侍读。召赴行在。

咸淳元年二月，拜签书枢密院事；闰月，同知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二年，以疾乞祠，不许。乞放归田里。帝遣尚医视之，且赐食，复两乞归，皆不许。二年，拜参知政事。三年，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立皇太子，加食邑，三辞免官，不许。乞奉祠、休假，皆不许。最后乞祠禄，乃授资政殿学士知庆元府兼沿海制置使。四辞免，不许。七年，台州言，“乞差燾充上蔡书院山主，”诏从之。八年，加观文殿学士提举万寿

官兼侍读，诏遣刑部郎官董樸起之，四上疏辞免，始从之。十年，乞致仕，不许。十一月，以燾为左丞相，章鑑为右丞相，并兼枢密使。寻授燾特进，加食邑。乞致仕，两乞辞免，皆不许。

德祐元年，两乞改命经筵庶可优闲，再乞以旧职奉京祠侍读，皆不许。右丞相章鑑、参知政事陈宜中奏“谕留燾以镇人心，以康世道”。从之。燾两请毋暑省院公棧，不许；又奏：“乞将臣先赐罢斥，臣本志誓死报国，愿假臣以宣抚招讨等职，臣当招募忠义，共图兴复。”鑑、宜中又奏“燾单车绝江，已至萧山，乞遣中使趣还治事”。乃授观文殿大学士、浙西江东路宣抚招讨大使，置司在京，以备咨访。乞解大使职名，不许。进少保、左丞相兼枢密使，寻加都督诸路军马。累辞，皆不许。

奏言：“今天下所以大坏至此者，正以一私蟠塞，赏罚无章故也。救之之策，在反其所以坏之之由。大明赏罚，动合乎天，庶几人心兴起，天下事尚可为也。”因言贾似道误国丧师之罪，于是始降诏切责似道不忠不孝。六月庚子朔，日食，燾奏：“日食不尽仅一分，白昼晦冥者数刻。阴盛阳微，灾异未有大于此者。臣待罪首相，上佐天子理阴阳，下遂万物，外镇诸侯，皆其职也。氛祲充塞而未能消，生民涂炭而未能拯，反复思之，咎实在臣，乞罢黜以答天谴。”答诏不许，第降授金紫光禄大夫而已。辞降官，乞罢斥，又不许。

寻进平章军国重事，辞，不许。或请：“出宜中或梦炎出督吴门，否则臣虽老无能为，若效死封疆，亦不敢辞。”诏三省集议。乞罢平章事，不许。京学生上书诋宜中，宜中亦上疏乞骸骨。初，宜中在相位，政事多不关白燾，或谓京学之论，实燾嫉之。

七月壬辰，诏：“给、舍之奏三人，燾与宜中必难共处，兼燾近奏乞免平章侍经筵，辞气不平，诚有如人言者矣。”遂罢燾平章，依前少保、特授观文殿大学士充醴泉观使。燾为人清修刚劲，似道归天台葬母，过新昌，燾独不见之。后以元老入相位，值国势危亡之际，天下所属望也，而卒与宜中不协而去云。

章鑑字公秉，分宁人。以别院省试及第，累官中书舍人、侍左郎官、崇政殿说书，进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迁同知枢密院事。

咸淳十年，王爚拜左丞相，鑑拜右丞相，并兼枢密使。明年，大元兵逼临安，鑑托故径去。遣使亟召还朝，既至，罢相予祠。殿帅韩震之死，鑑与曾渊子明震无他。至是，御史王应麟缴其录黄，谓震有逆谋，鑑与渊子曲庇之。坐是削一官，放归田里。

后有告鑑家匿宝玺者，霜晨，鑑方拥败衾卧，兵士至，大索其室，惟敝篋贮一玉杯，馀无一物，人颇叹其清约。鑑在朝日，号宽厚，然与人多许可，士大夫目为“满朝欢”云。

陈宜中字与权，永嘉人也。少甚贫，而性特俊拔。有贾人推其生时，以为当大贵，以女妻之。既入太学，有文誉。宝祐中，丁大全以戚里婢媵事权幸卢允升、董宋臣，因得宠于理宗，擢为殿中侍御史，在台横甚。宜中与黄镛、刘黻、林测、祖、陈宗、曾唯六人上书攻之。大全怒，使监察御史吴衍劾宜中，削其籍，拘管他州。司业率十二斋生，冠带送之桥门之外，大全益怒，立碑学中，戒诸生亡妄议国政，且令自后有上书者，前廊生看详以牒报检院。由是，士论翕然称之，号为“六君子”。宜中谪建昌军。

大全既窜，丞相吴潜奏还之。贾似道入相，复为之请，有诏六人皆免省试令赴。景定三年，廷试，而宜中中第二人。六人之中，宜中尤达时务。由绍兴府推官、户部架阁、秘书省正字、校书郎，数年迁监察御史。

程元凤再相，似道恐其侵权，欲去之。宜中首劾元凤纵丁大全肆恶，基宗社之祸。命格，除太府卿。宜中亦自请外，为江东提举茶盐常平公事。四年，改浙西提刑。五年，召为崇政殿说书，累迁礼部侍郎兼中书舍人。七年，闽阙帅，以显文阁待制、知福州。在官得民心，岁馀入

为刑部尚书。十年，拜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

德祐元年，升同知枢密院事。二月，似道丧师芜湖，乃以宜中知枢密院兼参知政事。已而翁应龙自军中归，宜中问似道所在，应龙以不知对。宜中以为似道已死，即上疏乞正似道误国之罪。似道行时，以所亲信韩震总禁兵，人有言震欲以兵劫迁者，宜中召震计事，伏壮士袖铁椎击杀之，以示不党于似道。

时右丞相章鑑宵遁，曾渊子等请命宜中摄丞相事。诏以王燾为左丞相，拜宜中特进、右丞相。四月，燾还朝论事，即与宜中不合。台臣孙嵘叟请窜籍潜说友、吴益、李珣，宜中以为“簿录非盛世事，祖宗忠厚，未尝轻用之。珣方召入朝，遽加重刑，恐后无以示信”。燾力争，以为当如嵘叟议。会留梦炎自湖南入朝，燾与宜中俱乞罢政，请以梦炎为相。太皇太后乃以宜中为左丞相，梦炎为右丞相，燾进平章军国重事。燾拜命，即日僦民居，以丞相府让宜中，宜中上疏，以为“一辞一受，何以解天下之讥”，亦去。遣使数辈遮留之，始至。

时命张世杰等四道进师，二丞相都督军马而不出督。燾请以一丞相建阊吴门，以护诸将；不然，则已请行。宜中愧，始与梦炎上疏乞行边。事下公卿议不决。七月，世杰等兵果败于焦山。燾奏言：“事无重于兵，今二相并建都督，庙算指授，臣不得而知。比者，六月出师，诸将无统。臣岂不知吴门距京不远，而必为此请者，盖大敌在境，非陛下自将则大臣开督。今世杰以诸将心力不一而败，不知国家尚堪几败邪？臣既不得其职，又不得其言，乞罢免。”不允。

燾子□乃嫉京学生伏阙上书，数宜中过失数十事，其略以为：“赵潛、赵与鉴皆弃城遁，宜中乃借使过之说，以报私恩。令狐概、潜说友皆以城降，乃受其包苴而为之羽翼。文天祥率兵勤王，信谗而沮挠之。似道丧师误国，阳请致罚而阴佑之。大兵薄国门，勤王之师乃留之京城而不遣。宰相当出督，而畏缩犹豫，第令集议而不行。吕师夔狼子野心，而使之通好乞盟。张世杰步兵而用之于水，刘师勇水兵而用之于步，指授失宜，因以败事。臣恐误国将不止于一似道也。”

书上，宜中竟去，遣使召之，不至。其后，罢燾，命临安府捕逮京学生。召之亦不至。太皇太后自为书遗其母杨，使勉谕之，宜中始乞以祠官入侍，乃拜醴泉观使。十月壬寅，始造朝，寻为右丞相，然事已去矣。宜中仓皇发京城民为兵，民年十五以上者皆籍之，人皆以为笑。十一月，遣张全合尹玉、麻士龙兵援常州，玉与士龙皆战死，全不发一矢，奔还。文天祥请诛全，宜中释不问。已而，常州破，兵薄独松关，邻邑望风皆遁。

宜中遣使如军中请和不得，即率群臣入宫请迁都，太皇太后不可。宜中痛哭请之，太皇太后乃命装俟升车，给百官路费银。及暮，宜中不入，太皇太后怒曰：“吾初不欲迁，而大臣数以为请，顾欺我邪？”脱簪珥掷之地，遂闭阁，群臣求内引，皆不纳。盖宜中实以明日迁，仓卒奏陈失审耳。

宜中初与大元丞相伯颜期会军中，既而悔之，不果往。伯颜将兵至皋亭山，宜中宵遁，陆秀夫奉二王入温州，遣人召宜中。宜中至温州，而其母死。张世杰舁其棺舟中，遂与俱入闽中。益王立，复以为左丞相。井澳之败，宜中欲奉王走占城，乃先如占城谕意，度事不可为，遂不反。二王累使召之，终不至。至元十九年，大军伐占城，宜中走暹，后没于暹。

宜中为人多术数，少为县学生，其父为吏受赃当黥，宜中上书温守魏克愚请贷之。克愚以为黥吏，卒置之法。其后宜中为浙西提刑，克愚郊迎，宜中报礼不书衔，亦云“部下民陈某”，克愚皇恐不敢受，袖而谢之。宜中阳礼之，而阴掩其过，无所得。其后，克愚发贾德生冒借官木事，忤似道，废罢家居。宜中入，乃极言克愚居乡不法事，似道令章鑑劾之，贬严州。克愚之死，宜中挤之为多。

论曰：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理宗在位长久，命相实多其人，若吴潜之忠亮刚直，财数人焉。潜论事虽近于讦，度宗之立，谋议及之，潜

以正对，人臣怀顾望为子孙地者能为斯言哉？程元凤谨饬有馀而乏风节，尚为贾似道所蕃。江万里问学德望优于诸臣，不免为似道笼络，晚年微露锋颖，辄见摈斥。士大夫不幸与权奸同朝，自处难矣。似道督视江上之师，以国事付王爚、章鑑、陈宜中，盖取其平时素与己者。爚、宜中于其既出，稍欲自异，及闻其败，乘势蹙之。既而，二人自为矛盾，宋事至此，危急存亡之秋也。当国者交欢戮力，犹惧不逮，所为若是，何望其能匡济乎。似道诛，爚死，鑑遁，宜中走海岛，宋亡。

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吉之吉水人也。体貌丰伟，美皙如玉，秀眉而长目，顾盼烨然。自为童子时，见学宫所祠乡先生欧阳修、杨邦乂、胡铨像，皆谥“忠”，即欣然慕之。曰：“没不俎豆其间，非夫也。”年二十举进士，对策集英殿。时理宗在位久，政理寢怠，天祥以法天不息为对，其言万馀，不为稿，一挥而成。帝亲拔为第一。考官王应麟奏曰：“是卷古谊若龟鉴，忠肝如铁石，臣敢为得人贺。”寻丁父忧，归。

开庆初，大元兵伐宋，宦官董宋臣说上迁都，人莫敢议其非者。天祥时入为宁海军节度判官，上书“乞斩宋臣，以一人心”。不报，即自免归。后稍迁至刑部郎官。宋臣复入为都知，天祥又上书极言其罪，亦不报。出守瑞州，改江西提刑，迁尚书左司郎官，累为台臣论罢。除军器监兼权直学士院。贾似道称病，乞致仕，以要君，有诏不允。天祥当制，语皆讽似道。时内制相承皆呈稿，天祥不呈稿，似道不乐，使台臣张志立劾罢之。天祥既数斥，援钱若水例致仕，时年三十七。

咸淳九年，起为湖南提刑，因见故相江万里。万里素奇天祥志节，语及国事，愀然曰：“吾老矣，观天时人事当有变，吾阅人多矣，世道之责，其在君乎？君其勉之。”十年，改知赣州。

德祐初，江上报急，诏天下勤王。天祥捧诏涕泣，使陈继周发郡中豪杰，并结溪峒蛮，使方兴召吉州兵，诸豪杰皆应，有众万人。事闻，以江西提刑安抚使召入卫。其友止之，曰：“今大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



内地，君以乌合万馀赴之，是何异驱群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国家养育臣庶三百馀年，一旦有急，征天下兵，无一人一骑入关者，吾深恨于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庶天下忠臣义士将有闻风而起者。义胜者谋立，人众者功济，如此则社稷犹可保也。”

天祥性豪华，平生自奉甚厚，声伎满前。至是，痛自贬损，尽以家货为军费。每与宾佐语及时事，辄流涕，抚几言曰：“乐人之乐者忧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八月，天祥提兵至临安，除知平江府。时以丞相宜中未还朝，不遣。十月，宣中至，始遣之。朝议方擢吕师孟为兵部尚书，封吕文德和义郡王，欲赖以求好。师孟益偃蹇自肆。

天祥陛辞，上疏言：“朝廷姑息牵制之意多，奋发刚断之义少，乞斩师孟衅鼓，以作将士之气。”且言：“宋愆五季之乱，削藩镇，建郡邑，一时虽足以矫尾大之弊，然国亦以寢弱。故敌至一州则破一州，至一县则破一县，中原陆沈，痛悔何及。今宜分天下为四镇，建都督统御于其中。以广西益湖南而建阊于长沙；以广东益江西而建阊于隆兴；以福建益江东而建阊于番阳；以淮西益淮东而建阊于扬州。责长沙取鄂，隆兴取蕲、黄，番阳取江东，扬州取两淮，使其地大力众，足以抗敌。约日齐奋，有进无退，日夜以图之，彼备多力分，疲于奔命，而吾民之豪杰者又伺间出于其中，如此则敌不难却也。”时议以天祥论阔远，书奏不报。

十月，天祥入平江，大元兵已发金陵入常州矣。天祥遣其将朱华、尹玉、麻士龙与张全援常，至虞桥，士龙战死，朱华以广军战五牧，败绩，玉军亦败，争渡水，挽全军舟，全军断其指，皆溺死，玉以残兵五百人夜战，比旦皆没。全不发一矢，走归。大元兵破常州，入独松关。宣中、梦炎召天祥，弃平江，守馀杭。

明年正月，除知临安府。未几，宋降，宣中、世杰皆去。仍除天祥枢密使。寻除右丞相兼枢密使，使如军中请和，与大元丞相伯颜抗论皋亭山。丞相怒拘之，偕左丞相吴坚、右丞相贾馀庆、知枢密院事谢堂、签书枢密院事家铉翁、同签书枢密院事刘岳，北至镇江。天祥与其客杜浒十二人，夜亡入真州。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两淮兵足以兴复，特二阊

小隙，不能合从耳。”天祥问：“计将安出？”再成曰：“今先约淮西兵趋建康，彼必悉力以捍吾西兵。指挥东诸将，以通、秦兵攻湾头，以高邮、宝应、淮安兵攻杨子桥，以扬兵攻瓜步，吾以舟师直捣镇江，同日大举。湾头、杨子桥皆沿江脆兵，且日夜望我师之至，攻之即下。合攻瓜步之三面，吾自江中一面薄之，虽有智者不能为之谋矣。瓜步既举，以东兵入京口，西兵入金陵，要浙归路，其大帅可坐致也。”天祥大称善，即以书遣二制置，遣使四出约结。

天祥未至时，扬有脱归兵言：“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说降矣。”庭芝信之，以为天祥来说降也。使再成亟杀之。再成不忍，给天祥出相城垒，以制司文示之，闭之门外。久之，复遣二路分覘天祥，果说降者即杀之。二路分与天祥语，见其忠义，亦不忍杀，以兵二十人道之扬，四鼓抵城下，闻候门者谈，制置司下令备文丞相甚急，众相顾吐舌，乃东入海道，遇兵，伏环堵中得免。然亦饥莫能起，从樵者乞得馀糝羹。行入板桥，兵又至，众走伏丛筱中，兵入索之，执杜浒、金应而去。虞候张庆矢中目，身被二创，天祥偶不见获。浒、应解所怀金与卒，获免，募二樵者以黄荷天祥至高邮，泛海至温州。

闻益王未立，乃上表劝进，以观文殿学士、侍读召至福，拜右丞相。寻与宣中等议不合。七月，乃以同都督出江西，遂行，收兵入汀州。十月，遣参谋赵时赏、谏议赵孟深将一军取宁都，参赞吴浚将一军取雩都，刘洙、萧明哲、陈子敬皆自江西起兵来会。邹灏以招谕副使聚兵宁都，大元兵攻之，灏兵败，同起事者刘钦、鞠华叔、颜斯立、颜起岩皆死。武冈教授罗开礼，起兵复永丰县，已而兵败被执，死于狱。天祥闻开礼死，制服哭之哀。

至元十四年正月，大元兵入汀州，天祥遂移漳州，乞入卫。时赏、孟深亦提兵归，独浚兵不至。未几，浚降，来说天祥。天祥缚浚，缢杀之。四月，入梅州，都统王福、钱汉英跋扈，斩以徇。五月，出江西，入会昌。六月，入兴国县。七月，遣参谋张汧、监军赵时赏、赵孟深等盛兵薄赣城，邹灏以赣诸县兵捣永丰，其副黎贵达以吉诸县兵攻泰和。吉八县复

其半，惟贛不下。临洪诸郡，皆送款。潭赵璠、张虎、张唐、熊桂、刘斗元、吴希奭、陈子全、王梦应起兵邵、永间，复数县，抚州何时等皆起兵应天祥。分宁、武宁<sup>[1]</sup>、建昌三县豪杰，皆遣人如军中受约束。

江西宣慰使李恒遣兵援贛州，而自将兵攻天祥于兴国。天祥不意恒兵猝至，乃引兵走，即邹瀾于永丰。瀾兵先溃，恒穷追天祥方石岭。巩信拒战，箭被体，死之。至空坑，军士皆溃，天祥妻妾子女皆见执。时赏坐肩舆，后兵问谓谁，时赏曰“我姓文”，众以为天祥，禽之而归，天祥以此得逸去。

孙卓、彭震龙、张汴死于兵，繆朝宗自缢死。吴文炳、林栋、刘洙皆被执归隆兴。时赏奋骂不屈，有系累至者，辄麾去，云：“小小签厅官耳，执此何为？”由是得脱者甚众。临刑，洙颇自辩，时赏叱曰：“死耳，何必然？”于是栋、文炳、萧敬夫、萧焘夫皆不免。

天祥收残兵奔循州，驻南岭。黎贵达潜谋降，执而杀之。至元十五年三月，进屯丽江浦。六月，入船澳。益王昀，卫王继立。天祥上表自劾，乞入朝，不许。八月，加天祥少保、信国公。军中疫且起，兵士死者数百人。天祥惟一子，与其母皆死。十一月，进屯潮阳县。潮州盗陈懿、刘兴数叛附，为潮人害。天祥攻走懿，执兴诛之。十二月，趋南岭，邹瀾、刘子俊又自江西起兵来，再攻懿党，懿乃潜道元帅张弘範兵济潮阳。天祥方饭五坡岭，张弘範兵突至，众不及战，皆顿首伏草莽。天祥仓皇出走，千户王惟义前执之。天祥吞脑子，不死。邹瀾自颈，众扶入南岭死。官属士卒得脱空坑者，至是刘子俊、陈龙复、萧明哲、萧资皆死，杜浒被执，以忧死。惟赵孟藻遁，张唐、熊桂、吴希奭、陈子全兵败被获，俱死焉。唐，广汉张栻后也。

天祥至潮阳，见弘範，左右命之拜，不拜，弘範遂以客礼见之，与俱入厓山，使为书招张世杰。天祥曰：“吾不能捍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索之固，乃书所过零丁洋诗与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厓山破，军中置酒大会，弘範曰：“国亡，丞相忠孝尽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将不失为宰相也。”天祥泣

然出涕，曰：“国亡不能救，为人臣者死有馀罪，况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弘範义之，遣使护送天祥至京师。

天祥在道，不食八日，不死，即复食。至燕，馆人供张甚盛，天祥不寝处，坐达旦。遂移兵马司，设卒以守之。时世祖皇帝多求才南官，王积翁<sup>[2]</sup>言：“南人无如天祥者。”遂遣积翁谕旨，天祥曰：“国亡，吾分一死矣。倘缘宽假，得以黄冠归故乡，他日以方外备顾问，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国之大夫不可与图存，举其平生而尽弃之，将焉用我？”积翁欲合宋官谢昌元等十人请释天祥为道士，留梦炎不可，曰“天祥出，复号召江南，置吾十人于何地！”事遂已。天祥在燕凡三年，上知天祥终不屈也，与宰相议释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为言者，不果释。

至元十九年，有闽僧言土星犯帝坐，疑有变。未几，中山有狂人自称“宋主”，有兵千人，欲取文丞相。京城亦有匿名书，言某日烧蓑城苇，率两翼兵为乱，丞相可无忧者。时盗新杀左丞相阿合马，命撤城苇，迁瀛国公及宋宗室开平，疑丞相者天祥也。召入谕之曰：“汝何愿？”天祥对曰：“天祥受宋恩，为宰相，安事二姓？愿赐之一死足矣。”然犹不忍，遽麾之退。言者力赞从天祥之请，从之。俄有诏使止之，天祥死矣。天祥临刑殊从容，谓吏卒曰：“吾事毕矣。”南向拜而死。数日，其妻欧阳氏收其尸，面如生，年四十七。其衣带中有赞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论曰：自古志士，欲信大义于天下者，不以成败利钝动其心，君子命之曰“仁”，以其合天理之正，即人心之安尔。商之衰，周有代德，盟津之师不期而会者八百国。伯夷、叔齐以两男子欲扣马而止之，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他日，孔子贤之，则曰：“求仁而得仁。”宋至德祐亡矣，文天祥往来兵间，初欲以口舌存之，事既无成，奉两孱王崎岖岭海，以图兴复，兵败身执。我世祖皇帝以天地有容之量，既壮其节，又惜其才，留之数

所欲有甚于生者，可不谓之“仁”哉。宋三百餘年，取士之科，莫盛于进士，进士莫盛于伦魁。自天祥死，世之好为高论者，谓科目不足以得伟人，岂其然乎！

### 【校勘记】

- [1]武宁 “宁”原作“军”。按宋县无“武军”，本书卷八八地理志江南西路隆兴府有武宁县，文天祥文山先生全集卷一九刘岳申文丞相传作“武宁”，是，据改。
- [2]王积翁 “积”原作“绩”，据本书卷四七理宗纪，文山先生全集卷一九刘岳申文丞相传、胡广丞相传改。下同。

# 宋史卷四百一十九

## 列传第一百七十八

宣缙 薛极 陈贵谊 曾从龙 郑性之 李鸣復  
 邹应龙 余天锡 许应龙 林略 徐荣叟  
 别之傑 刘伯正 金渊 李性传 陈辴 崔福附

宣缙，庆元府人。嘉泰三年，太学两优释褐。历官以太学博士召试，为秘书省校书郎。升著作佐郎兼权考功郎官、知吉州、福建提点刑狱。迁考功员外郎，又迁秘书少监。时暂兼权侍立修注官、守起居舍人，为起居郎兼权侍左侍郎，编孝宗宝训。试吏部侍郎，权兵部尚书。嘉定十四年，同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明年，拜参知政事。以资政殿学士奉祠。端平三年召赴阙，升大学士、提举洞霄宫，以观文殿大学士致仕。卒，赠少师。诏缙尝预定策，以王尧臣故事赠太师，谥忠靖。

薛极字会之，常州武进人。以父任调上元主簿。中词科，为大理评事、通判温州，知广德军。以参知政事楼钥荐，迁大理正、刑部郎官，司封郎中、权右司郎中，迁右司郎中兼提领杂卖场、寄桩库，兼敕令所删修官，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兼删修敕令官。拜司农卿兼权兵部侍郎，寻为真。

嘉定八年，疏奏：“愿陛下深思顾谏之难，益怀兢业之念。勿谓帝德

罔愆而怠于进修，勿以天灾代有而应不以实。政纲虽举，必求益其所未至；德泽虽布，必思及其所未周。誓以今日遇灾警惧之心，永为异时暇逸之戒。将见天心昭格，沛然之泽响应于不崇朝之间。”迁权刑部尚书，寻试户部尚书兼权吏部尚书，遂为真，时暂兼权户部尚书。十五年，特赐同进士出身，拜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

绍定元年，拜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寻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封毗陵郡公。以观文殿大学士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端平元年，加少保、和国公，致仕，卒。

陈贵谊字正甫，福州福清人。庆元五年进士，授瑞州观察推官。丁内外艰，服除，调安远军节度掌书记，辟差四川制置司书写机宜文字。中博学宏词科，授江南东路安抚司机宜文字。迁太社令，改武学谕、国子录，迁太学博士。

时议更楮币法，贵谊转对言：“人主令行禁止者，以同民之所好恶。楮券之令，乃使奸恶获逞，道路咨怨，非所以祈天永命、固结人心。”因援熙宁新法为辞。又言：“明锐果敢之才，足以集事而失于剽轻；老成宽博之士，足以厚俗而失于循理。孰若举之以众，取之以公。”主更币之法者，乃摘新法等语激怒时相，且谓“贵谊引类植党”，人为危之。

迁太常博士。以兄贵谦兼礼部郎官，引嫌，迁将作监丞兼魏惠宪王府小学教授。转对，谓：“言路虽开，触犯忌讳者指为好名，切劘时政者指为玩令。利害关于天下，是非公于人心。一人言之未已，或至累十数人言之，则又指为朋党。是非易位，忠佞不分。”史弥远益不乐，迁秘书郎，出知江阴军，提举江西常平。召赴行在，未至，授礼部郎官。

属金人大扰淮、蜀，贵谊言：“人才所以立国，今旁蹊曲径，幸门四辟。言路所以通下情，今媢阿循默，囊括不言。民力已竭，而科敛之外，馈遗以谋进者未已。军中耻言败北，则阵亡者不恤；耻言弃溃，则逃窜者复招。”又言：“婉顺巽从者，是灾殃也，非爱我也，宜屏之外之；矫拂救

正者，是药石也，爱我也，宜用之听之。”弥远滋不乐，讽言者论罢，主管崇禧观。

起知徽州，召授司封郎官兼翰林权直，兼玉牒所检讨。会有事明堂，首引包拯皇祐中乞因肆赦除聚敛掎克之敝，当察州县府库致羨之由。仿成周邦飨必及死王事者之子与汉置羽林孤儿，专取从军死事之后，教以五兵。

理宗即位，以为宗正少卿兼侍讲，兼权直学士院。寻迁起居舍人。宝庆初，诏举贤能才识之士。贵谊乃言曰：“世以容嘿滞固为贤，以苛刻生事为能，以褊狭趣办为才，以轻疏尝试为识。及兹初政，当求忠实正直、奉公爱民、知礼义廉耻而不越防范者，以充中外之选。”又言：“成王之初，元臣故老警以无逸者，欲其克寿；勉以敬德者，欲其永命；期以豈弟者，欲其受命之长。则可谓爱君切而虑患深矣。”

迁中书舍人，升兼直学士院。内侍滥受恩赏，辄封还诏书。将郊，贵谊以：“民生实艰，吏员尚众，征敛几于夺取，公费掩为私藏。宜大明黜陟，庶有以见帝于郊。”迁礼部侍郎，仍兼中书舍人、权刑部尚书。升修玉牒官兼侍读。为礼部尚书兼给事中、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

绍定六年冬，上始亲政，进参知政事。上面谕之曰：“顷闻忧国之言，朕所不忘。”兼同知枢密院事。出师汴、洛时，贵谊已移疾，犹上疏力争。五上章乞归，转四官，加邑封，致仕。卒，赠少保、资政殿大学士。

曾从龙字君锡，左仆射公亮四世从孙。初名一龙，庆元五年，擢进士第一，始赐今名。授签书奉国军节度判官厅公事。迁兵部员外郎、左司郎中、起居舍人兼太子右谕德。

使金还，转官。疏言：“州郡累月阙守，而以次官权摄者，彼惟其摄事也，自知非久，何暇尽心于民事？狱讼淹延，政令玩弛，举一郡之事付之胥吏。幸而除授一人，民望其至如渴望饮，足未及境而复以他故罢去矣。且每易一守，供帐借请少不下万缗。郡帑所入，岁有常数，而频年



将迎，所费不可胜计。然则轻于易置，公私俱受其病。欲望明诏二三大臣，郡守有阙，即时进拟。其有求避惮行者，悉杜绝其请；其缴劾弹拄者，疾速行之。盖郡计宽则民力裕，利害常相关故也。”又请已振济者免其后。

开禧间丐外，知信州。戍卒行掠境内，从龙置于法，索得妇人衣，命梟于市。召权礼部侍郎兼中书舍人兼太子左谕德。缴还张镃复官词头，以镃抑令侄女竭资财结婚苏师旦之子故也。寻兼太子谕德，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兼国子祭酒。为吏部侍郎，仍兼职兼太子右庶子，兼给事中，兼直学士院，权刑部尚书。

嘉定六年秋，阴雨，乞放系囚。进对，言“修德政，蓄人材，飭边备”。帝善其言。七年，知贡举。疏奏：“国家以科目网罗天下之英雋，义以观其通经，赋以观其博古，论以观其识，策以观其才。异时谋王断国，皆由此其选。比来循习成风，文气不振，学不务根柢，辞不尚体要，涉猎未精，议论疏陋，缀缉虽繁，气象萎荼。愿下臣此章，风厉中外，澄源正本，莫甚于斯。”诏从之。

进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太子宾客，改参知政事。疾胡榘俭壬，排沮正论，陈其罪。榘曠言者劾罢，以前职提举洞霄宫。起知建宁府。丁内艰，服除，为湖南安抚使。抚安峒獠，威惠并行，兴学养士，湘人纪之石。改知隆兴府，复提举洞霄宫，改万寿观兼侍读，奉朝请。

端平元年，授资政殿大学士、沿江制置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宫留守。拜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时有三京之役，极论南兵轻进易退。未几言验。进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以枢密院使督视江淮、荆襄军马。疏言：“边面辽远，声援不接，请并建二阃。”诏许之，专界江淮，以荆襄属魏了翁。朝论边用不给，诏从龙、了翁并领督府。及从龙卒，赠少师。弟用虎、天麟、治风，皆历显任。

郑性之字信之，初名自诚，后改今名，福州人。嘉定元年，进士第

一，历官知赣州，改知隆兴府。后以宝章阁待制提举玉隆万寿宫，进华文阁待制、提举上清太平宫。进敷文阁待制、知建宁府。

端平元年，召为吏部侍郎。人对，言：“陛下大开言路，以通壅蔽，心苟爱君，谁不欲言，言不切直，何能感动？譬如积水，久雍一决，其势必盛，其声必激。故言者多则易于取厌，言之激则难于乐受。若少有厌倦，动于词色，则谗谄乘间，或不自知矣。”又言：“愿陛下明诏百辟，涤去旧污，一以清白相师。权之所在，势所必趋，恐惧戒谨，尤防其微，以保终誉，毋招谤议。则朝纲肃而国体尊矣。”又曰：“为君者不以尧、舜自期，则无善治；告君者不陈尧、舜之道，则无远猷。”

擢左谏议大夫，言：“台臣交章互诋，愿陛下鉴古今天下安危之变，君子小人消长之机，公以处之，乃得其当。况夫听言之道，宜以事观，若言果有关国体，有补治道，有益主德，则言之过激，夫亦何伤。彼虽采名，我实有益。惟虚心纳善，若决江河，则激者自平矣。”

拜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进同知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寻拜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寻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加观文殿学士，致仕。宝祐二年卒。

李鸣復字成叔，泸州人。嘉定二年进士。历官权发遣金州兼干办安抚司公事。制置使郑损荐于朝，乞召审察。授司农寺丞，迁驾部员外郎，迁兵部郎中。面对，迁军器少监、大理少卿，拜侍御史兼侍讲。进对，言：“荆襄制臣有当戒者三：曰去私、禁暴、惩怒。”权工部尚书兼权吏部尚书。又权刑部尚书兼给事中、签书枢密院事。

端平三年，拜参知政事。以资政殿学士知绍兴府。嘉熙元年，复为参知政事。明年，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加资政殿大学士，赐衣带、鞍马。淳祐四年，复为参知政事。未几，出知福州、福建安抚使，寻予祠。监察御史蔡次传按劾落职，罢官观，后卒于嘉兴。

邹应龙字景初。庆元二年进士。历官为起居舍人，以直龙图阁权知赣州，迁江西提点刑狱。寻迁中书舍人兼太子右谕德，复兼太子左庶子、试户部尚书。

使金还，为太子詹事兼中书舍人。迁给事中兼太子詹事。权礼部侍郎兼侍讲。权工部尚书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迁刑部尚书。乞祠，以敷文阁学士提举安庆府真原万寿宫。以徽猷阁学士起知太平州，以臣僚论罢。以敷文阁学士提举玉隆万寿宫，拜礼部尚书兼侍读。

嘉熙元年，拜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进资政殿学士、知庆元府兼沿海制置使，依旧职提举洞霄宫。淳祐四年卒，赠少保。

余天锡字纯父，庆元府昌国人。丞相史弥远延为弟子师，性谨愿，绝不预外事，弥远器重之。是时弥远在相位久，皇子竑深恶之，念欲有废置。会沂王宫无后，丞相欲借是阴立为后备。天锡秋告归试于乡，弥远曰：“今沂王无后，宗子贤厚者幸具以来。”

天锡绝江与越僧同舟，舟抵西门，天大雨，僧言门左有全保长者，可避雨，如其言过之。保长知为丞相馆客，具鸡黍甚肃。须臾有二子侍立，全曰：“此吾外孙也。日者尝言二儿后极贵。”问其姓，长曰赵与莒，次曰与芮。天锡忆弥远所属，其行亦良是，告于弥远，命二子来。保长大喜，鬻田治衣冠，心以为沂邸后可冀也，集姻党且饯其遇以行。

天锡引见，弥远善相，大奇之。计事泄不便，遽复使归。保长大惭，其乡人亦窃笑之。逾年，弥远忽谓天锡曰：“二子可复来乎？”保长谢不遣。弥远密谕曰：“二子长最贵，宜抚于父家。”遂载与归。天锡母朱为沐浴、教字，礼度益闲习。未几，召入嗣沂王，迄即帝位，是为理宗。

天锡，嘉定十六年举进士，历监慈利县税，籍田令，超授起居舍人。迁权吏部侍郎兼玉牒所检讨官，兼崇政殿说书。迁户部侍郎兼知临安府、浙西安抚使。试户部侍郎，权户部尚书，皆兼知临安府。升兼详定

敕令官，以宝文阁学士知婺州，仍旧职奉祠。起知宁国府，进华文阁学士、知福州。

召为吏部尚书兼给事中兼侍读。疏奏：“臣荷国恩，起家分阃，旋蒙趣覲，躐玷迳联。时权礼部侍郎曹<sub>幽</sub>实在谏省，盖尝抗疏谓用臣大骤。臣与<sub>幽</sub>交最久，相知最深，今观其所论，于君父有陈善之敬，友朋有责善之道。而<sub>幽</sub>遂迁官，臣竟污要路。<sub>幽</sub>以不得其言，累疏丐去。夫亟用旧人而遂退二庄士<sup>[1]</sup>，则将谓之何哉！<sub>幽</sub>老成之望，直谅多益，置之近班，可以正乃辟，可以仪有位。欲望委曲留行，使之释然无疑，安于就职，则陛下既昭好贤之美，而微臣亦免妨贤之愧。”帝从之。

嘉熙二年，拜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寻拜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封奉化郡公。授资政殿学士、知绍兴府、浙东安抚使。以观文殿学士致仕。朱氏亦封周、楚国夫人，寿过九十。将以生日拜天锡为相，而天锡卒。赠少师，寻加太师，谥忠惠。

弟天任为兵部尚书。兄弟友爱，方贫时，率更衣以出，终岁同衾。从子晦，历官尚书，出帅全蜀，尝置义庄，以贍宗族；然在蜀以违言论知阆州王惟忠死，士论少之。

许应龙字恭甫，福州闽县人。五岁通经旨，坐客曰“小儿气食牛”，应龙应声“丈夫才吐风”为对，四坐嘉叹。入太学，嘉定元年举进士。调汀州教授，差浙东宣抚司掾，差户部架阁。迁籍田令、太学博士。时李全、时青辈归附，应龙入对，有“莽蜂是愆，养虎遗患”之说，后皆如所言。迁国子博士、国子丞、宗学博士。

理宗即位，应龙首陈：“正心为治国平天下之纲领。”迁秘书郎兼权尚右郎官，迁著作郎。丐外，知潮州。盗陈三枪起赣州，出没江、闽、广间，势炽甚。而盗钟全相挺为乱，枢密陈<sub>辘</sub>帅江西任招捕<sup>[2]</sup>，三路调军，分道追剿。盗逼境上，应龙亟调水军、禁卒、士兵、弓级，分扼要害。明间谍，守关隘，断桥开堑，斩木塞途。点集民兵，激劝隅总，谕以保乡

井、守室庐、全妻子，蒐补亲兵，日加训阅。既而横冈、桂屿相继以捷闻。

招捕司遣统领官齐敏率师由漳趋潮，截赣寇馀党。应龙谕敏曰：“兵法攻瑕，今钟寇将穷，陈寇猖獗，若先破钟，则陈不战禽矣。”敏惟命，于是诸寇皆平。方未解严时，有行旅数人，隅总搜其囊中金银，指为贼党。应龙辨其非盗，释之，皆罗拜感泣。始，人疑应龙儒者不闲戎事，及见其区画事宜，分别齐民，静练雍容，莫不叹服。僚属请上功，应龙曰：“守职捍城保民，何功之云？”距州六七十里曰山斜，峒獠所聚，丐耕土田不输赋。禁兵与哄，应龙平决之，其首感悦，率父老鸣缶击筒，踊跃诣郡谢。去之日，阖郡遮道攀送。

端平初，召为礼部郎官。入对，帝谓应龙曰：“卿治潮有声，与李宗勉治台齐名。”应龙顿首曰：“民无不可化，顾牧民者如何耳。臣治州幸免旷瘵，皆陛下德化所暨，臣非曰能之。”兼荣文恭王府教授，力辞，迁国子司业。祭酒徐侨议学校差职，欲先誉望。应龙以为不若差以资格，资格一定，则侥幸之门杜而造请之风息。侨以为然。时有凭势干职者，力却之。

兼权直舍人院，迁国子祭酒。摄侍右侍郎兼学士院权直。是日，罢郑清之、乔行简制，应龙所草也。翼日文德殿宣布毕，帝遣中使召应龙谕之曰：“草制甚善。”应龙复谢曰：“臣闻昔人有言，进人若将加诸膝，退人若将坠诸渊。今二相乞罢机政，与陛下体貌大臣之意，两尽其美可也。”帝善之，就令草敕书戒谕诸闾。权吏部侍郎兼侍讲，兼权直学士院。试吏部侍郎，升侍读，权兵部尚书。

时楮币亏甚，行简主行称提之说，州县希旨奉承，贫富猜惧。应龙奏从民便、节用二说，行简然之。兼吏部尚书，迁兵部兼中书舍人。三上章丐外，不允。兼给事中，兼吏部尚书。请外，诏免兼中书，拜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累辞，会正言郭磊卿有论疏，以端明殿学士提举洞霄宫。卒年八十有一。赠资政殿学士、银青光禄大夫。应龙不躁不竞，不激不随，不妄荐士，而亦无伤人害物之事。潮州之治，最可纪也。

林略字孔英，温州永嘉人。庆元五年，举进士。历饶州大宁监教授，辟干办四川茶马司公事。崔与之帅蜀，目之曰“此台阁之瑞也”，荐之。迁武学博士、国子监丞、太常寺丞。奉祠，拜宗正少卿兼崇政殿说书。迁右司谏，寻迁左司谏兼侍讲。告于帝曰：“虚心以为从谏之本，从谏以为求治之本。”拜殿中侍御史，升侍御史，试右谏议大夫。嘉熙三年，以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以言罢，提举洞霄宫。以资政殿学士致仕。淳祐三年八月卒，特赠宣奉大夫。

徐荣叟字茂翁，焕章阁学士应龙之子。嘉定七年，举进士。历官通判临安府，迁太学博士兼崇政殿说书，迁秘书郎，升著作佐郎兼侍左郎官。出为江东提点刑狱，直秘阁、知婺州。迁著作郎兼礼部郎官，以集英殿修撰知静江府兼广西经略安抚使。召为行在司谏，复兼说书兼侍讲。

嘉熙四年，拜右谏议大夫。入对，言：“自楮币不通，物价倍长，而民始怨；自米运多阻，粒食孔艰，而民益怨。此见之京师者然也。外而郡邑，苛征横敛，无所不有，严刑峻罚，靡所不施。和余则科抑以取赢，军需则并缘而规利，逃亡强令代纳，蠲放忍至重催。犯私贩者不问多寡，概遭黥徒；逋官课者不恤有无，动辄监系。囹圄充斥，率是干连；词讼追呼，莫非枝蔓。如此则民安得而不怨？甚者富家巨室，武断乡闾，贵族豪宗，侵牟民庶。茹冤者不敢告，负抑者不得伸，怨气薰蒸，天示之应。此亢阳之所以为沴也。”

迁权礼部尚书兼权吏部尚书，拜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淳祐二年乞归田里，以资政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六年，转一官致仕。卒。

别之傑字宋才，鄂州人。嘉定二年进士。历官差充京西安抚司参

议官，迁太府寺主簿，又迁将作监丞，差知澧州、知德安府。亲丧，起复，知德安府。加直宝谟阁、知江陵府、湖北安抚副使。进直焕章阁，言亲年八十，乞祠归养，庶几君亲之义两全。从之。以京湖安抚制置使陈咳论罢，以前职主管崇禧观。进直敷文阁、知江陵府、湖北安抚使。

起复，知真州，改知江宁府、湖北安抚副使，加兵部郎官，差充督视行府参谋官。迁军器监，加直宝文阁、京西转运判官兼提点刑狱。加秘阁修撰、知江陵兼京湖制置副使。进宝章阁待制、知太平州。又进宝谟阁学士，依旧沿江制置使兼知建康府、江东安抚使。加兵部尚书兼淮西制置使，边事听便行之。加端明殿学士。

淳祐二年，授同知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进资政殿学士、湖南安抚使兼知潭州。监察御史蔡次传论罢。七年，拜参知政事。乞归田里，依前职知绍兴府，复以两浙转运判官翁甫论罢。宝祐元年卒，特赠少师。

刘伯正字直卿，饶州馀干人。父简，为丞相赵汝愚客，尝书庆历四谏奏议授伯正，而伯正以开禧元年举进士。调太平主簿，通判枣阳军，辟荆湖制置司机宜、两浙转运司主管公事。历军器、将作、太府三监主簿，枢密院编修官，兵部郎官，监察御史。有事于明堂，雷电忽至，执事者鲜不离次，伯正立殿下，绅笏俨然，声色不动。帝遂以大任期之。

迁左司谏，疏言：“兵籍寢广，粮饷益艰，请预备军食。”又言铨选、财计、刑狱之积敝，“乞以愿治之心而急董正治官之图，以勤政之思而严察计吏之法”。又言：“所忧非一，而急务之当虑者有三：曰申飭边备，区处流民，提防奸盗。”帝皆善其言。升右正言。以华文阁待制知广州兼广东经略安抚使。召见，赐金带鞍马。改转运使，以宝章阁直学士知太平州。召为礼部侍郎兼中书舍人，迁吏部侍郎兼侍讲、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兼给事中，权刑部尚书兼侍读。

淳祐四年，拜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真拜参知

政事。以监察御史孙起予言罢，授资政殿学士、提举洞霄宫。监察御史蔡次传言之，降一官，寻复旧官致仕。卒，赠正奉大夫，加少保。时论谓伯正立朝，以静重镇浮，不求名誉，善藏其用云。

金渊字渊叔，临安府人。嘉定七年进士。历官为太学博士，迁太府寺丞、秘书郎。升著作佐郎兼权司封郎官。迁秘书丞，拜右正言兼工部侍郎。迁将作少监兼侍右郎官，兼国子司业，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兼崇政殿说书。拜监察御史，论曹邨、项寅孙。兼侍讲，迁礼部侍郎，寻兼国子祭酒。迁吏部侍郎，拜右谏议大夫，改左谏议大夫。迁礼部尚书兼给事中。

淳祐四年，知贡举，拜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侍御史刘汉弼论渊尸位妨贤，罢政予祠。监察御史刘应起言，落职罢祠。十一年，妻盛氏诉于朝，乞曲加贷宥，少叙官职。诏止量移平江府居住。卒。

李性传字成之，宗正寺主簿舜臣之子也。嘉定四年举进士。历干办行在诸军审计司。进对：“有崇尚道学之名，未遇其实。”帝曰：“实者何在？”性传对曰：“在陛下格物致知，以为出治之本。”迁武学博士。寻为太常博士兼诸王宫大小学教授。升太常寺丞兼权工部郎中，兼权都官郎官，迁起居舍人兼侍讲。

疏言：“东周以后，诸侯卿大夫皆以既葬而除服。秦、汉之际，尤为浅促，孝文定为三十六日之制，则视孝惠以前已有加矣。东汉以后又损之为二十七日，谓之以日易月，则薄之至也。千数百年，惟晋武帝、魏孝文为能复古之制，而群臣沮格，未克尽行。惟孝宗通丧三年，近古所独。陛下继之，至性克尽，前烈有光。乞以此疏付之史官，庶几四海闻风，民德归厚。”

迁起居郎，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权刑部侍郎，进礼部侍郎。以



臣僚言罢。寻以宝章阁待制知饶州，改知宁国府，再知饶州，复以言罢。召为兵部侍郎兼侍讲，兼同修国史，兼实录院同修撰。升兼侍读，权兵部尚书。进读仁皇训典，乞读帝学，从之。权吏部尚书。臣僚论舜臣立庙封爵事，落职，提举太平兴国宫。

淳祐四年，权礼部尚书兼给事中，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兼侍读。五年，拜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寻同知枢密院事。未几，落职与郡。十二年，以资政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宝祐二年，依旧职提举万寿观兼侍读。以观文殿学士致仕。卒，特赠少保。

陈辇字子华，福州候官人。父孔硕，为朱熹、吕祖谦门人。辇让父郊恩与弟𦉳。登开禧元年进士第，从叶适学。嘉定十四年，贾涉开淮阬，辟京东、河北干官。辇谓：“山东、河北遗民，宜使归耕其土，给耕牛农具，分配以内郡之贷死者。然后三分齐地，张林、李全<sup>[3]</sup>各处其一，其一以待有功者。河南首领以三两州来归者，与节度使，一州者守其土，忠义人尽还北。然后括淮甸闲田，仿韩琦河北义勇法，募民为兵，给田而薄征之，择土豪统率；盐丁又别廩为一军，此第二重藩篱也。”

十五年，淮西告捷，辇策金人必专向安丰而分兵缀诸郡，使卞整、张惠、李汝舟、范成进各以其兵屯庐州以待之。金将卢鼓捶新胜于潼关<sup>[4]</sup>，乘锐急战，当持久困之，不过十日必遁，设伏邀击，必可胜。又使时青、夏全候金人深入，以轻兵捣其巢穴，第一策也<sup>[5]</sup>。其后金人果犯安丰，辇如盱眙犒师。改淮东制置司干办公事。再如盱眙见刘璋，调卞整、张惠、范成进、夏全诸军应援捣虚，皆行辇之策，遂有堂门之捷，俘其四驸马者。

迁将作监丞，又迁太府寺丞，差知真州、淮东提点刑狱。加直宝章阁，依旧提点刑狱兼知宝应州。迁宗正寺丞、权工部郎中，改仓部员外郎。入对，言：“臣所陈夏、周、汉、唐数君之事，如布德兆谋、任贤使能、信赏必罚、区处藩镇、不事姑息，规摹莫大于此。”又言：“人主所以御天

下者，赏罚而已。”

绍定二年冬，盗起闽中，帅王居安属辇提举四隅保甲，辇有亲丧，辞之。转运使陈汶、提举常平史弥忠告急于朝，谓非辇莫可平。明年，以宝章阁直学士起复，知南剑州，提举汀州、邵武军兵甲公事，福建路兵马钤辖，同共措置招捕盗贼兼福建路招捕使。未几，加提点刑狱。辇籍土民丁壮为一军。沙县紫云台<sup>[6]</sup>告急。沙县破，贼由间道趋城，忠勇军破之于高桥，贼乃趋邵武，势益炽。时有议当招不当捕者，辇言：“始者贼仅百计，招而不捕，养之至千，又养之至万，今复养之，将至于无算。求淮西兵五千人可图万全。”诏辇兼福建路招捕使。

贼急攻汀州，淮西帅曾式中调精兵三千五百人由泉、漳间道入汀，击贼于顺昌胜之。六月，兵大合，加福建提点刑狱。七月，辇亲提兵至沙县、顺昌、将乐、清流、宁化<sup>[7]</sup>督捕，所至克捷。九月，分兵进讨。十月，进攻五贼营砦，平之。十一月，破潭瓦磔贼起之地，夷其巢穴。十二月，诛汀州叛卒，谕降连城七十有二砦，汀境皆平。四年正月，遣将破下瞿张原砦。二月，躬往邵武督捕馀寇，贼首晏彪迎降，辇以其力屈乃降，卒诛之。进右文殿修撰，依旧提点刑狱、招捕使兼知建宁府。衢州寇汪徐、来二破常山、开化，势张甚。辇命淮将李大声提兵七百，出贼不意，夜薄其砦，贼出迎战，见算子旗，惊曰：“此陈招捕军也！”皆大哭，急击之，衢寇悉平。

六年，进宝章阁待制、知隆兴府。赣寇陈三枪据松梓山砦，出没江西、广东，所至屠残。辇遣官吏谕降，贼辄杀之。乃谓盗贼起于贪吏，劾其尤者二人。又谓：“寇盗稽诛，以臣下欺诞、事权涣散所致，若决计荡除，数月可毕。”十一月，诏节制江西、广东、福建三路捕寇军马。辇奏遣将刘师直扼梅州、齐敏扼循州，自提淮西兵及亲兵捣贼巢穴。十二月，兼知赣州。

端平元年正月，进华文阁待制、江西安抚使。二月至赣，斩将士张皇贼势及掠子女货财者。齐敏、李大声所至克捷。三月，分兵守大石堡，截贼粮道，遂破松梓山。三枪与馀党缁厓而遁。辇亲督诸将，乘春

瘴未生，薄松梓山。贼悉精锐下山迎敌，旗帜服色甚盛。犇军步骑夹击，又纵火焚之，士皆攀崖上，贼巢荡为烟埃，贼首张魔王自焚。斩千五百级，禽贼将十二，得所掠妇女、牛马及僭伪服物各数百计。三枪中箭，与敏军遇，击败之，贼遁。翼日，追及下黄，又败之。馀众尚千馀，薙猕略尽。三枪仅以数十人遁至兴宁就禽，槛车载三枪等六人，斩隆兴市。

初，贼跨三路数州六十砦，至是悉平。诏曰：“犇忠勤体国，计虑精审，身任讨捕之责，江、闽、东广，讫底宁辑。”乃进权工部侍郎，仍知隆兴兼江西安抚使。未几，为工部侍郎，改江东安抚使、知建康府，兼行宫留守。二年，入奏事，帝称其平寇功，犇顿首言曰：“臣不佞，徒有孤忠，仗陛下威灵，苟逃旷败耳，何功之有。”迁权工部尚书，又权刑部尚书、沿江制置大使，依旧江东安抚使、知建康府。往来巡视鄂州江面，措置捍御。三年，加宝谟阁学士。十月，诏选猛将精兵，相视缓急，据地利，遏要冲，以伐奸谋。嘉熙元年，进焕章阁学士。四年，拜刑部尚书，辞免。加徽猷阁学士、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抚使。

淳祐四年，召为兵部尚书，迁礼部尚书兼侍读，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拜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寻拜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七年，知枢密院事、湖南安抚大使兼知潭州。九年，以观文殿学士、福建安抚大使知福州，五上章辞，以旧职提举洞霄宫。开庆元年，召赴阙，落致仕，充醴泉观使兼侍读。景定元年，授福建安抚大使兼知福州。久之，提举佑神观，力请致仕。明年卒，年八十有三。赠少师，谥忠肃。

崔福者，故群盗，尝为官军所捕，会夜大雪，方与婴儿同榻，儿寒啼不止，福不得寐，觉捕者至，因以故衣拥儿口，遂逸去。因隶军籍。初从赵葵，收李全有功，名重江、淮，又累从犇捕贼，积功至刺史、大将军。

后从犇留隆兴。既而犇移金陵，而福犹在隆兴。属通判与郡僚燕滕王阁，福恚其不见招，道遇民诉冤者，福携其人直至饮所，责以郡官不理民事，麾诸卒尽碎饮具，官吏皆惴恐窜去，莫敢婴其锋。犇知之，遂檄

建康，署为铃辖。福又夺统制官王明鞍马，及迫逐总领所监酒官亲属。辇戒谕之，不听。

会淮兵有警，步帅王鉴出师，鉴请福行，辇因厚遣之。福不乐为鉴用，遇敌不击，托以葬女擅归，亦不闻于制置司。鉴怒，遂白其前后过恶，请必正其慢令之罪。会辇亦厌忌之，遂坐以军法，然后声其罪于朝，且自劾专杀之罪。下诏奖谕，免其罪。

福勇悍善战，颇著威声；其死也，军中惜之。时论以为良将难得，而辇以私忿杀之。然福跋扈之迹已不可掩，杀身之祸，亦有以自取之也。

论曰：宋自嘉定以来，居相位者贤否不同，故执政者各以其气类而用之，因其所就而后世得以考其人焉。宣缜、薛极者，史弥远之腹心也。陈贵谊、曾从龙、郑性之、李性传、刘伯正，皆无所附丽。李鸣复、金渊者，史嵩之之羽翼也。邹应龙无所考见，许应龙治郡见称循良，林略所谓虚心从谏者，有益于人主矣。徐荣叟父子兄弟皆为名臣，陈辇将帅才也，优于别之杰多矣。

## 【校勘记】

- [1] 而遂退二庄士 按“二”，钱士升南宋书卷四九余天锡传作“一”，本书殿、局本作“亡”，疑此有误。
- [2] 枢密陈辇帅江西任招捕 “招捕”原作“拓捕”，据赵汝腾庸斋集卷六许应龙神道碑改。
- [3] 张林李全 “李全”原作“孝全”。按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四六陈辇神道碑作“张林、李全”；本书卷四七六李全传记有李全劝张林归宋事。“孝”为“李”之误，据改。
- [4] 潼关 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四六陈辇神道碑作“漳关”。
- [5] 第一策也 同上书同卷同篇作“亦一策也”，疑是。
- [6] 沙县紫云台 “台”原作“基”。按福建有紫云台山，见读史方輿纪要卷九八。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四六陈辇神道碑作“沙县紫云台”，是，据改。

[7]宁化 原作“宣化”。按宋福建路州县无“宣化”。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四六陈粹神道碑作“宁化”；本书卷八九地理志宁化属汀州，“宣”为“宁”之误，据改。

# 宋史卷四百二十

## 列传第一百七十九

王伯大 郑霖 应僖 徐清叟 李曾伯  
王埜 蔡抗 张礪 马天骥 朱熠  
饶虎臣 戴庆焯 皮龙荣 沈炎

王伯大字幼学，福州人。嘉定七年进士。历官主管户部架阁，迁国子正、知临江军，岁饥，振荒有法。迁国子监丞、知信阳军，改知池州兼权江东提举常平<sup>〔1〕</sup>。久之，依旧直秘阁、江东提举常平，仍兼知池州。端平三年，召至阙下，迁尚右郎官，寻兼权左司郎官，迁右司郎官、试将作监兼右司郎中，兼提领镇江、建宁府转般仓，兼提领平江府百万仓，兼提领措置官田。进直宝谟阁、枢密副都承旨兼左司郎中。进对，言：

今天下大势如江河之决，日趋日下而不可挽。其始也，搢绅之论，莫不交口诵咏，谓太平之期可矫足而待也；未几，则以治乱安危之制为言矣；又未几，则置治安不言而直以危乱言矣；又未几，则置危乱不言而直以亡言矣。呜呼，以亡为言，犹知有亡矣，今也置亡而不言矣。人主之患，莫大乎处危亡而不知；人臣之罪，莫大乎知危亡而不言。

陛下亲政，五年于兹，盛德大业未能著见于天下，而招天下之谤议者何其籍籍而未已也？议逸欲之害德，则天下将以陛下为商纣、周幽之人主；议威宦近习之挠政，则天下将以朝廷为恭、显、许、史、武、韦、仇、鱼之朝廷；议奸侂佞朋之误国，则天下又将为汉党

錮、元祐党籍之君子。数者皆犯前古危亡之辙迹，忠臣恳恻而言之，志士愤激而和之。陛下虽日御治朝，日亲儒者，日修辞饰色，而终莫能弭天下之议。言者执之而不肯置，听者厌之而不惮烦，于是厌转而为疑，疑增而为忿，忿极而为愆，则罪言黜谏之意藏伏于陛下之胸中，而凡连己者皆可逐之人矣。彼中人之性，利害不出于一身，莫不破厓绝角以阿陛下之所好。其稍畏名义者，则包羞闵默而有跋前疐后之忧；若其无所顾恋者，则皆攘袂远引，不愿立于王之朝矣。

陛下试反于身而自省曰：吾之制行，得无有屋漏在上、知之在下者乎？徒见嬖昵之多，选择未已，排当之声，时有流闻，则谓精神之内守，血气之顺轨，未可也。陛下又试于宫闱之内而加省曰：凡吾之左右近属，得无有因微而入，缘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复猜觉者乎？徒见内降干请，数至有司，里言除臣，每实人口，则谓浸润之不行，邪径之已塞，未可也。陛下又试于朝廷政事之间而三省曰：凡吾之诸臣，得无有谗说殄行，震惊朕师，恶直丑正，侧言改度者乎？徒见刚方峭直之士，昔者所进，今不知其亡，柔佞阘茸之徒，适从何来，而遽集于斯也，则谓举国皆忠臣，圣朝无阙事，未可也。

夫以陛下之好恶用舍，无非有招致人言之道；及人言之来，又复推而不受。不知平日之际遇信任者，肯为陛下分此谤乎？无也。陛下诚能布所失于天下，而不必曲为之回护，凡人言之所不贷者，一朝赫然而尽去之，务使蠹根悉拔，孽种不留，如日月之更，如风雷之迅，则天下之谤，不改而自息矣。陛下何惮何疑而不为此哉！

又极言边事，曲尽事情。

以直宝谟阁知婺州。迁秘书少监，拜司农卿，复为秘书少监，进太常少卿兼中书门下检正诸房公事。迁起居舍人，升起居郎兼权刑部侍郎。臣僚论罢，以集英殿修撰提举太平兴国宫。起，再知婺州，辞免，复旧祠。

淳祐四年，召至阙，授权吏部侍郎兼权中书舍人。寻为吏部侍郎仍

兼权中书舍人、兼侍读。时暂兼权侍右侍郎，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权刑部尚书，寻为真。七年，拜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八年，拜参知政事。以监察御史陈垓论罢，以资政殿学士知建宁府。宝祐元年，卒。

郑寀，不详何郡人。初历官为秘书省校书郎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迁著作佐郎兼权侍右郎官，升著作郎兼侍讲。拜右正言，言：“丞相史嵩之以父忧去，遽欲起之，意甚厚也。奈何谤议未息，事关名教，有尼其行。”帝答曰：“卿言虽切事理，进退大臣岂易事也！”

擢殿中侍御史。疏言：“台谏以纠察官邪为职，国之纪纲系焉。比刘汉弼劾奏司农卿谢逵，陛下已行其言矣，未及两月，忽复叙用，何其速也！汉弼虽亡，官不可废。臣非为汉弼惜，为朝廷惜也。”又奏劾王瓚、龚基先、胡清猷，镌秩罢祠，皆从之。三人者，不才台谏也。

迁侍御史，疏言：“比年以来，旧章寝废。外而诸阃，不问勋劳之有无，而爵秩皆得以例迁；内而侍从，不问才业之忧劣，而职位皆可以例进。执政之归休田里者，与之贴职可也，而凡补外者，皆授之矣。故自公侯以至节度，有同序补，自书殿以至秘阁，错立周行。名器之轻，莫此为甚。无功者受赏，则何以旌有功之士；有罪者假宠，则何以服无罪之人。矧事变无穷，而名器有限，使名器常重于上，则人心不敢轻视于下，非才而罔功者不得觊幸于其间，则负慷慨之气、怀功名之愿者，陛下始可得而鼓舞之矣。”迁左谏议大夫。

淳祐七年，拜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以监察御史陈求鲁论罢。淳祐九年五月，卒。寀之居言路，尝按工部侍郎曹邨、主管吏部架阁文字洪芹，则大伤公论云。

应僦字之道，庆元府昌国人。刻志于学。嘉定十六年，试南省第



一，遂举进士，为临江军教授。入为国子学录兼庄文府教授。迁太学博士，又迁秘书郎，请早建太子。入对，帝问星变，僊请“修实德以答天戒”。帝问州县贪风，僊曰：“贪黷由殉色而起。成汤制官刑，傲有位，首及于巫风淫风者，有以也。”帝问藏书，僊请“访先儒解经注史”，因及程迥、张根所著书皆有益世教。帝善之。迁秘书省著作佐郎兼权尚左郎官、兼翰林权直。又迁著作郎，仍兼职，以言罢。

淳祐二年，叙复奉祠。迁宗正寺丞兼权礼部郎官，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以言罢。差知台州，召兼礼部郎官、崇政殿说书。迁秘书少监，仍兼职，兼权直学士院。又迁起居舍人、权兵部侍郎，时暂兼权吏部侍郎兼直学士院，帝一夕召僊草麻，夜四鼓，五制皆就，帝奇其才。迁吏部侍郎仍兼职。进翰林学士兼中书舍人。

八年，授同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九年拜参知政事，封临海郡侯，乞归田里。以资政殿学士知平江府，提举洞霄宫。宝祐三年，殿中侍御史丁大全论罢，寻卒。德祐元年，诏复元职致仕。

徐清叟字直翁，焕章阁学士应龙之子。嘉定七年进士。历主管户部架阁，迁籍田令。疏言：“迩者江右、闽峽，盗贼窃发，监司帅守，未免少立威名，专行诛戮，此特以权济事而已。而偏州僻垒，习熟见闻，转相仿效，亦皆不俟论报，辄行专杀。欲望明行禁止，一变臣下嗜杀希进之心，以无坠祖宗立国仁厚之意。”迁军器监主簿。入对，言：“太后举哀之日，陛下以后服下同媵妾，令别置大袖一裘。文思院观望，欲如后饰，再造其一以进，诏却之。此真知嫡庶之辨者。请宣付史馆，以垂法后世。”

迁太常博士。入对，疏言：“陛下亲政以来，精神少振而气脉未复，条目毕举而纲纪未张，公道若伸而私意之未尽克者，则亦风化之先务，劝戒之大权，与夫选用之要术，犹有阙略而未之讲明者尔。何谓风化之先务？曰原人伦以释群惑者是已。何谓劝戒之大权？曰惜名器以示正义者是已。何谓选用之要术？曰因物望而进人才者是已。”盖欲请复皇

子竑王爵，裁抑史弥远恤典，召用真德秀、魏了翁也。

兼崇政殿说书。迁秘书郎，升著作佐郎兼权司封郎官，迁军器少监，皆兼职依旧。迁将作监，拜殿中侍御史兼侍讲。迁太常少卿兼权户部侍郎兼侍讲。三疏丐外，给事中洪咨夔、起居舍人吴泳皆抗疏留之。寻权工部侍郎。以右文殿修撰知泉州，集英殿修撰知静江府、广西经略安抚使。迁侍右侍郎、主管云台观。召赴阙，迁户部侍郎，再为侍右侍郎。以宝章阁直学士知温州，改知福建安抚使<sup>[2]</sup>，改知婺州。以焕章阁直学士差知泉州，辞免。改知袁州，又改知绍兴府、两浙东路安抚使，辞免。改知潭州，寻知广州兼广东经略安抚使。

召赴阙，权兵部尚书兼侍读。淳祐九年，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权吏部尚书，迁礼部尚书。拜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进同知枢密院事，封晋宁郡公。奏修四朝国史志传，五上章乞改机政，帝不许。十二年，拜参知政事。寻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监察御史朱应元论罢，以资政殿大学士提举玉隆万寿宫，改洞霄宫，复以监察御史朱熠论罢。久之，以旧职提举洞霄宫。

开庆元年，召赴阙，以旧职提举佑神观兼侍读。出知泉州，复提举佑神观。景定三年，转两官致仕，卒，赠少师，谥忠简。清叟父子兄弟皆以风节相尚，而清叟劾罢袁甫，于公论少贬云。

李曾伯字长孺，覃怀人，后居嘉兴。历官通判濠州，迁军器监主簿，添差通判鄂州兼沿江制置副使司主管机宜文字。迁度支郎官，授左司郎官、淮西总领。寻迁右司郎官，太府少卿兼左司郎官，兼敕令所删修官。迁太府卿、淮东制置使兼淮西制置使，诏军事便宜行之。曾伯疏奏三事：答天心，重地势，协人谋。又言：“边饷贵于广积，将材贵于素储，赏与不可以不精，战士不可以不恤。”又条上：“淮面舟师之所当戒，湖面险阻之所当治。”加华文阁待制，又加宝章阁直学士，进权兵部尚书。

淳祐六年正月朔，日食。曾伯应诏，历陈先朝因天象以谨边备、图

帅材，乞早易阍寄，放归田里。又请修浚泗州西城。加焕章阁学士，言者相继论罢。

九年，以旧职知静江府、广西经略安抚使，兼广西转运使。陈守边之宜五事。进徽猷阁学士、京湖安抚制置使、知江陵府，兼湖广总领，兼京湖屯田使，进龙图阁学士。疏言：“襄阳新复之地，城池虽修浚，田野未加辟；室庐虽草创，市井未阜通。请蠲租三年。”诏从之。加端明殿学士兼夔路策应大使。进资政殿学士，制置四川边面，与执政恩例。寻授四川宣抚使，特赐同进士出身。召赴阙，加大学士，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辞免，以大学士提举洞霄宫。

起为湖南安抚大使兼知潭州，兼节制广南，移治静江。开庆元年，进观文殿学士，以谏议大夫沈炎等论罢。景定五年，起知庆元府兼沿海制置使。咸淳元年，殿中侍御史陈宗礼论劾，褫职。德祐元年，追复元官。

曾伯初与贾似道俱为阍帅，边境之事，知无不言。似道卒嫉之，使不竟其用云。

王埜字子文，宝章阁待制介之子也。以父荫补官，登嘉定十二年进士第。仕潭时，帅真德秀一见异之，延致幕下，遂执弟子礼。德秀欲授以词学，埜曰：“所以求学者，义理之奥也。词科惟强记者能之。”德秀益器重之。

绍定初，汀、邵盗作，辟议幕参赞，摄邵武县，后复摄军事。盗起唐石，亲勒兵讨之。后为枢密院编修兼检讨。襄、蜀事急，议遣使讲和，时相依违不决。史嵩之帅武昌，首进和议。埜言：“今日之事宜先定规模，并力攻守。”上疏言八事。继为副都承旨，奏请“出师，绝和使，命淮东、西夹攻。不然，利害将深。”理宗深然之，令枢密院下三阍谕旨。嘉熙元年，轮对，采事系安危者四端，而专以司马光仁、明、武推说。复推广前所言八事，以孝宗讲军实激发帝意。

淳祐初，自江西赴阙，奏祈天永命十事。嵩之起复，倾国争之，桢上疏乞听终丧，后又言嵩之当显绝而终斥，益严君子小人之限。拜礼部尚书，奏十事，终之曰：“陛下一心，十事之纲领也。”前后奏陈，皆明正剴切，凿凿可行。其为两浙转运判官，以察访使出视江防，首嘉兴至京口增修官民兵船守险备具。为江西转运副使、知隆兴府，继有它命，时以米纲不便，就湖口造转般仓，请事毕受代。

知镇江府，兼都大提举浙西兵船。江面几千里，调兵捍御，以守江尤重于淮，瓜洲一渡甚狭，请免镇江水军调发，专一守江，置游兵如吕蒙所言“蒋钦将万人巡江上”，增创水舰，就扬子江习水战，登金山指麾之。是冬，扬子桥有警，急调汤孝信所领游兵救之而退。

淳祐末，迁沿江制置使、江东安抚使、节制和州无为军安庆府兼三郡屯田、行宫留守。巡江，引水军大阅，舳舻相衔几三十里。凭高望远，考求山川险厄，谓要务莫如屯田。讲行事宜，修饬行宫诸殿室，推京口法，创游击军万二千，蒙冲万艘，江上晏然。宝祐二年，拜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封吴郡侯。与宰相不合，言者攻之，以前职主管洞霄宫。卒，赠七官，位特进。

桢因德秀知朱熹之学，凡熹门人高弟，必加敬礼。知建宁府，创建安书院，祠熹，以德秀配。有奏议、文集若干卷。桢工于诗，书法祖唐欧阳询，署书尤清劲。

蔡抗字仲节，处士元定之孙。绍定二年进士。其后差主管尚书刑、工部架阁文字。召试馆职，迁秘书省正字。升校书郎兼枢密院编修官，迁诸王宫大小学教授。疏奏：“权奸不可复用，国本不可不早定。”帝善其言。迁枢密院编修官兼权屯田郎官。迁著作佐郎兼侍右郎官，兼枢密院编修官。寻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检讨官。江东提点刑狱，加直秘阁，特授尚书司封员外郎，进直宝章阁，寻加宝谟阁，移浙东。召为国子司业兼资善堂赞读，兼玉牒所检讨官，时暂兼侍立修注官。拜宗正少卿

兼国子司业。进直龙图阁、知隆兴府。试国子祭酒兼侍立修注官。拜太常少卿，仍兼资善堂翊善。权工部侍郎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

迁工部侍郎，时暂兼礼部侍郎，兼权吏部尚书。加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差兼同提举编修经武要略。同知枢密院事，拜参知政事。落职予祠，起居郎林存请加窜削，从之。未逾年，复端明殿学士、提举洞霄宫。乞致仕。转一官，守本官职致仕。卒，谥文简，以犯祖讳，更谥文肃。

张璠字渭老，福州人。嘉定四年进士。历官辟点检贍军激赏酒库所主管文字，差主管尚书吏部架阁。迁太常博士、宗正丞兼权兵部郎官。迁国子祭酒，时暂兼权礼部侍郎，寻为真，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加集英殿修撰，差知婺州。复为礼部侍郎、权兵部尚书，时暂兼权吏部尚书。以右补阙程元凤论罢。宝祐三年，复权刑部尚书兼侍读，拜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升同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五年，拜参知政事。进封长乐郡公，转三官，守参知政事致仕。九月，卒。遗表上，赠少师。

马天骥字德夫，衢州人。绍定二年进士，补签书领南判官厅公事〔3〕。迁秘书省正字兼沂靖惠王府教授。迁秘书省校书郎，升著作佐郎。轮对，假司马光五规之名，条上时弊，词旨切直。迁考功郎官，入对，言：“周世宗当天下四分五裂之余，一念振刷，犹能转弱为强。陛下有能致之资，乘可为之势，一转移间耳。”

迁秘书监、直秘阁、知吉州。迁宗正少卿，以秘阁修撰知绍兴府，主管浙东安抚司公事兼提举常平。权兵部侍郎，授沿海制置使，差知庆元府。改知池州兼江东提举常平。改知广州兼广东经略安抚使〔4〕。

宝祐四年，迁礼部侍郎，兼直学士院，兼侍读，兼国子祭酒。拜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封信安郡侯。五年，以殿中侍御史朱熠、右正言戴庆烜、监察御史吴衍翁应弼等论罢，依旧职提举洞霄宫。

景定元年，知衢州，以兵部侍郎章鑑论罢。有旨，依旧职予祠。起知福州、福建安抚使，以职事修举，升大学士。改知平江府。又改知庆元府兼沿海制置使，提举洞霄宫。褫职罢祠。咸淳三年，追夺执政恩数，送信州居住。四年，放令自便。后卒于家。

朱熠，温州平阳人。端平二年，武举第一。迁阁门舍人，差知沅州，改横州，复为阁门舍人、知雷州。入对，为监察御史陈垓论罢；臣僚复论，降一官。久之，授带御器械兼干办皇城司，差知兴国军。迁度支郎官，拜监察御史兼崇政殿说书。擢右正言，殿中侍御史兼侍讲，迁侍御史。宝祐六年，迁左谏议大夫。拜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开庆元年，拜参知政事兼权知枢密院事。

景定元年，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兼太子宾客。以旧职知庆元府、沿海制置使。奉祠。为监察御史胡用虎论罢。久之，监察御史张桂、常楙相继纠劾，送处州居住。咸淳四年，诏令自便。五年，侍御史章鑑复以为言，驱之还乡，寻卒。熠居言路弹劾最多，一时名士若徐清叟、吕中、尤煊、马廷鸾，亦皆不免云。

饶虎臣字宗召，宁国人。嘉定七年进士。历官迁将作监主簿，差知徽州。迁秘书郎，升著作郎兼权右司郎官。迁兵部郎官兼权左司郎官，特授左司郎中。迁司农少卿兼左司，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迁司农卿、直龙图阁、福建转运判官，浙东提点刑狱。拜太府卿兼中书门下检正诸房公事。以秘阁修撰、两浙转运使权礼部侍郎，寻为真。时暂兼权侍右侍郎。宝祐六年，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暂通摄吏部尚书。

拜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开庆元年，同知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

景定元年，拜参知政事。殿中侍御史何梦然论罢，以资政殿学士提举洞霄宫。梦然再劾之，褫职罢祠。四年，叙复元官，提举太平兴国宫。卒。德祐元年，礼部侍郎王应麟、右史徐宗仁乞追复元官，守资政殿学士致仕。

戴庆炯字彦可，温州永嘉人。淳祐十年进士。历官差主管户部架阁文字。召试馆职，迁秘书省正字兼史馆校勘。升校书郎，迁右正言、左司谏、殿中侍御史。升侍御史。开庆元年，拜右谏议大夫。寻加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同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未几，守本官致仕。卒，赠特进、资政殿大学士。

皮龙荣字起霖，一字季远，潭州醴陵人。淳祐四年进士。历官主管吏部架阁文字，迁宗学谕，授诸王宫大小学教授兼资善堂直讲。人对，请“以改过之实，易运化之名，一过改而一善著，百过改而百善融。”迁秘书郎，升著作郎。人对，因及真德秀、崔与之、廉，龙荣曰：“今天下岂无廉者，愿陛下崇奖之以风天下，执赏罚之公以示劝惩。”帝以为然。兼兵部郎官、差知嘉兴府。

召赴阙，迁侍右郎官兼资善堂赞读。又迁吏部员外郎兼直讲。人对，言：“忠王之学，愿陛下身教之于内。”帝嘉纳。迁将作监兼尚右郎官，秘书少监兼吏部郎中，宗正少卿、起居郎兼权侍左侍郎，兼给事中，吏部侍郎兼赞读，封醴陵县男。迁集贤殿修撰、提举太平兴国宫。召见，进刑部侍郎，加宝章阁待制、荆湖南路转运使，权刑部尚书兼翊善。景定元年四月，拜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进封伯。权参知政事兼太子宾客。二年，拜参知政事，仍兼太子宾客，封寿沙郡公。三年，罢为湖

南安抚使，判潭州。四年，以资政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以右正言曹孝庆论罢。

咸淳元年，以旧职奉祠。殿中侍御史陈宗礼、监察御史林拾先后论劾，削一官。它日，帝偶问龙荣安在，贾似道恐其召用，阴讽湖南提点刑狱李雷应劾之。雷应至官，谒龙荣，龙荣托故不出；既退，又斥骂之。或以语雷应，不能平，遂疏其罪，又谓“每对人言，有‘吾拥至尊于膝上’之语。”诏徙衡州居住。湖南提刑治衡州，龙荣恐不为雷应所容，未至而歿。

龙荣少有志略，精于春秋学，有文集三十卷。性伉直，似道当国，不肯降志。又以度宗旧学，卒为似道所摈。德祐元年，复其官致仕。二年，太府卿柳岳乞加赠谥，未及行而宋亡。

沈炎字若晦，嘉兴人。宝庆二年进士。调嵯县主簿，广西经略司准备差遣，湖南安抚司干办公事。讨郴寇有功，改知金华县，沿江制置司干官。通判和州，沿江制置主管机宜文字。监三省、枢密院门，枢密院编修官。为监察御史、右正言、左司谏、殿中侍御史、侍御史。

景定元年，拜右谏议大夫。加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兼太子宾客。二年，拜同知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以资政殿学士提举洞霄宫。三年，进大学士，致仕。卒，赠少保。炎居言路，尝按劾福建转运使高斯得、观文殿学士李曾伯、沿江制置司参谋官刘子澄、左丞相吴潜。然论罢右丞相丁大全及其党与，则为公论也。

论曰：王伯大立朝直谅。郑杓、沈炎居言路，不辨君子小人，皆弹拄之，吾不知其何说也。应僭清慎没世。徐清叟风采凛乎班行之间。李曾伯之治边，短于才者也。王埜得名父师，而其学问益光。蔡抗号为君子，史阙其事。若张礪、马天骥、饶虎臣未见卓然有可称道者。戴庆炯、



皮龙荣登第皆未久而位至执政，龙荣不附权臣，为所摈斥而死，犹为可取，庆焯无所称述焉。朱熠在台察如狂獬，遇人辄噬之云。

## 【校勘记】

- [1] 江东提举常平 原脱“常平”二字，据下文“依旧直秘阁、江东提举常平”补。
- [2] 改知福建安抚使 按宋会要职官四一之七九，“凡诸路安抚使之名，并以逐州知州充”，福建路以福州；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一 安抚使条也说建炎以来诸路皆带安抚使，“其制今存”；下文诸传亦屡见“知福州、福建安抚使”之文。此处“改知”下当脱“福州”二字。
- [3] 签书领南判官厅公事 南宋馆阁续录卷九载，马天骥于绍定二年进士及第，次年正月即以宁海军签书节度判官厅召试，三月，除为正字，九月为校书郎。疑此处有误。
- [4] 改知广州兼广东经略安抚使 按宋会要职官四一之七九，广东路安抚使以广州知州充；本书卷九〇地理志，广州，“大观元年升为帅府，旧领广南东路兵马钤辖，兼本路经略安抚使”。此处“广州”原作“广东”，误，今改。

# 宋史卷四百二十一

## 列传第一百八十

杨栋 姚希得 包恢 常挺 陈宗礼  
常楙 家铉翁 李庭芝

杨栋字元极，眉州青城人。绍定二年进士第二。授签书剑南西川节度判官厅公事。未上，丁母忧。服除，迁荆南制置司，改辟西川，入为太学正。丁父忧，服除，召试授秘书省正字兼吴益王府教授，迁校书郎、枢密院编修官。入对，言：“飞蝗蔽天，愿陛下始终一德，庶几感格天心，消弭灾咎。”又言：“迩来中外之臣，如主兵理财，听其言无非可用，迹其实类皆欺诬，上下相蒙，无一可信。陛下先之以至诚，而后天下之事可为也。”又言：“祖宗立国，不恃兵财法，惟恃民心固结而已。愿陛下常存忠厚之意，勿用峻急之人。”理宗悦，以臣僚言奉祠。

起知兴化军。孔子之裔有居涵头镇者，栋为建庙辟田，训其子弟。迁福建提点刑狱，寻加直秘阁兼权知福州，兼本路安抚使，迁都官郎官，又迁左司郎官，寻为右司郎官兼玉牒所检讨官，除宗正少卿。进对，帝曰：“止是正心修身之说乎？”栋对曰：“臣所学三十年，止此一说。用之事亲取友，用之治凋郡、察冤狱，至为简易。”时有女冠出入宫禁，颇通请谒，外廷多有以为言者。栋上疏曰：“陛下何惜一女冠，天下所侧目而不亟去之乎？”帝不谓然。栋曰：“此人密交小人，甚可虑也。”又言：“京、襄、两淮、四川残破郡县之吏，多是兵将权摄，科取无艺，其民可矜，非陛

下哀之，谁实哀之。”帝从之。

迁太常少卿、起居郎，差知滁州，以殿中侍御史周坦论罢。起直龙图阁、知建宁府，不拜。提举千秋鸿禧观，迁起居郎兼权侍左侍郎、崇政殿说书，继迁吏部侍郎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兼侍读，以集英殿修撰兼中书舍人兼侍讲，出知太平州，以右补阙萧泰来论罢，依旧职提举太平兴国宫。起知婺州。召奏事，以旧职奉祠。度宗立为太子，帝亲擢栋太子詹事。迁工部侍郎，仍为詹事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兼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权刑部尚书兼国子祭酒，迁礼部尚书，加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兼太子宾客，进同知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拜参知政事。

台州守王华甫建上蔡书院，言于朝，乞栋为山主，诏从之。因卜居于台。寻授资政殿学士、知建宁府，不拜。以旧职提举洞霄宫，复依旧职知庆元府、沿海制置使。以监察御史胡用虎言罢，仍奉祠。加观文殿学士知庆元府、沿海制置使，又不拜，仍奉祠。乃以资政殿大学士充万寿观使。卒，遗表上，帝辍朝，特赠少保。

栋之学本诸周、程氏，负海内重望。方贾似道入相，登用故老，列之从官，栋亦预焉。及彗星见，栋乃言蚩尤旗，非彗也，故为世所少云。或谓栋姑为是言，阴告于帝，谋逐似道，似道觉之，遂蒙疑而去。所著有崇道集、平舟文集。

姚希得字逢原，一字叔刚，潼川人，嘉定十六年进士。授小溪主簿，待次三年，朝夕讨论六经、诸子百家之言。调盘石令。会蜀有兵难，军需调度不扰而集，更调嘉定府司理参军。改知蒲江县。巨室挟势，邑号难治。希得绥强扶弱，声闻著闻。同知枢密院事游似以希得名闻，召审察，迁行在都进奏院，通判太平州，改福州，徒步至候官，吏不知为通判也。

召为国子监丞，迁太府寺丞，时暂书拟金部文字兼沂靖王府教授。

时帝斥逐权奸，收召名德，举朝相庆。希得以为外观形状，似若清明之朝；内察脉息，有类危亡之证。乃上疏言：“尧、舜、三代之时，无危亡之事，而常喜危亡之言；秦、汉以来，多危亡之事，而常讳危亡之言。夫危亡之事不可有，而危亡之言不可亡。后世人主乃履危如履坦，讳言如讳病。”又言：“君子非不收召，而意向犹未调一；小人非不斥逐，而根株犹未痛断。大权若操握，而不能无旁蹊曲径之疑；大势若更张，而未见有长治久安之道。廷臣之所讽谏，封囊之所奏陈，非不激切，而陛下固不之罪，亦不之行。自古甘蹈危亡之机，非独暗主，而明君亦有焉，此臣之所甚惧。朝廷者，万化之所自出也，实根于人君之一心。夫何大明当天，犹有可议者？内小学之建，人皆知陛下有意建储也。然岁月逾迈，未睹施行，人心危疑，无所系属。秦、汉而下，嗣不早定，事出仓卒，或宫闱出令，或宦寺主谋，或奸臣首议，此皆足以危人之国也。陛下何惮而不早定大计？邸第之盛，人皆知笃于亲爱也。然依冯者众，轻视王法，请托之行，捷于影响。杨干，晋侯弟也，乱行于曲梁，而魏绛戮其仆，晋侯始怒而终悔，晋卒以霸。平原君，赵王弟也，不出租税，而赵奢刑其用事者，赵王贤而用之，赵卒以强。皆足以兴人之国也。陛下何为而不少伸国法？今女冠者流，众所指目；近珰小臣，时窃威福。此皆陛下之心乍明乍晦之所致，岂不谓之危乎？国有善类，犹人有元气，善类一败一消，元气一病一衰。善类能几，岂堪数消，消极则国随之矣。陛下明于知人，公于用人，固无权奸再用之意。然道路之人往往窃议，此元祐、绍圣将分之机也。祸根犹伏而未去，不几于安其危乎？”帝改容曰：“朕决不用史嵩之。”

迁知大宗正丞兼权金部郎官。李韶以病告，十上疏欲去。希得言：“韶有德望，虽以病告，曷若留奉内祠，侍经幄，亦足为朝廷重。”又言：“财用困竭，民生憔悴，移此不急之费，以实军储，以厚民生，敬天莫大于此，岂在崇大宫宇，庄严设像哉！”又条救钱楮三策，请置惠民局，帝皆以为可行。

进秘书丞，寻迁著作郎，授江西提举常平。役法久坏，临川富室有

赂吏求免者，希得竟罪之。遂提点刑狱，加直秘阁。未几，加度支员外郎，寻直宝章阁，移治赣州。盗有伪号“崔太尉”者，据石壁，连结数郡；刘老龙等聚众焚掠，一方绎骚。希得指授方略，不五旬平之。以直宝谟阁、广西转运判官兼权静江府。寻授直徽猷阁、知静江府、主管广西经略安抚司公事兼转运判官。母丧，免。召为秘书少监兼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入对，言君子小人邪正之辩，且曰：“君子犯颜敢谏，拂陛下之意，退甘家食，此乃为国计，非为身计也。小人自植朋党，挤排正人，甘言佞语，一切顺陛下之意，遂取陛下官爵，此乃为身计，非为国计也。”迁宗正少卿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兼权给事中，兼权刑部侍郎、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时西方用兵，有为嵩之复出计者，谓非此人不能办。帝有意再用，知希得必执之，出旨谕意，希得毅然具疏密奏，不报。又缴邓泳予祠之命。右正言邵泽、监察御史吴衍、殿中侍御史朱熠相继论罢。

久之，以集英殿修撰提点千秋鸿禧观。未几，依旧职两淮宣抚使司判官，俄加宝谟阁待制，移京西、湖南北、四川。诏叙复元官。护江陵有功，召为户部侍郎。帝曰：“姚希得才望可为阃帅。”乃进焕章阁待制、知庆元府、沿海制置使，继升敷文阁待制。诏增沿海舟师，希得为之广募水军，造战舰，蓄粮食，蠲米一万二千石、旧逋一百万。去官，库馀羨悉以代民输。召为工部尚书兼侍读。入侍经筵，帝问庆元之政甚悉。以华文阁直学士、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江东安抚使、行宫留守。希得按行江上，慰劳士卒，众皆欢悦。溧阳饥，发廩劝分，全活者众。创宁江军，自建康、太平至池州列砦置屋二万馀间，屯戍七千馀人。帝闻之，一再降诏奖谕。加宝章阁学士，寻加刑部尚书，依旧任兼淮西总领。

景定五年，召为兵部尚书兼侍读。乃言用人才、修政事、治兵甲、惜财用四事。拜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兼太子宾客。会星变，上疏引咎，乞解机务。兼权参知政事。度宗即位，授同知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寻授参知政事。以言罢，授资政殿学士、提举洞霄宫。起知潭州、湖南安抚使，以疾甚，辞，乃仍旧职奉祠。请致仕，诏不许，力请，以资政殿

大学士、金紫光禄大夫、依旧潼川郡公致仕。咸淳五年，卒。遗表闻，帝辍朝，赠少保。

希得忠亮平实，清俭自将，好引善类，不要虚誉，盖有诵荐于上而其人莫之知者。广西官署以锦为帘幕，希得曰：“吾起身书生，安用此！”命以缁纈易之。蜀之亲族姻旧相依者数十家，希得廩之终身，婚丧悉损己力，晚年计口授田，各有差。所著有续言行录、奏稿、橘州文集。

包恢字宏父，建昌人。自其父扬、世父约、叔父逊从朱熹、陆九渊学。恢少为诸父门人讲大学，其言高明，诸父惊焉。嘉定十三年，举进士。调金溪主簿。邵武守王遂辟光泽主簿，平寇乱。建宁守袁甫荐为府学教授，监虎翼军，募土豪讨唐石之寇。授掌故，改沿海制置司干官。会岁饥，盗起金坛、溧阳之间，恢部诸将为十诛夷之。沿江制置使陈铨辟为机宜，复有平寇功，改知吉州永丰县，未行，差发运干官。福建安抚使陈垵檄平寇，迁武学谕、宗正寺主簿，添差通判台州。徐鹿卿讨温寇，辟兼提点刑狱司主管文字，议收捕。改通判临安府，迁宗正寺主簿、知台州。有妖僧居山中，号“活佛”，男女争事之，因为奸利，豪贵风靡，恢诛其僧。

进左司郎官，未行，改湖北提点刑狱，未行，移福建兼知建宁。闽俗以九月祠“五王”生日，靡金帛，倾市奉之。恢曰：“彼非犬豕，安得一日而五子同生，非不祥者乎？而尊畏之若是。”众感悟，为之衰止。兼转运判官，以侍御史周坦论罢。光州布衣陈景夏上书云：“包恢刚正不屈之臣，言者污蔑之耳。”又四年，起为广东转运判官，权经略使，迁侍右郎官，寻为大理少卿，即日除直显文阁、浙西提点刑狱。是时海寇为乱，恢单车就道，调许、溱浦分屯建砦，一旦集诸军讨平之。嘉兴吏因和籴受赇百万，恢被旨虑囚，曰：“吾用此消沴气。”乃减死，断其手。

进直龙图阁、权发运，升秘阁修撰，知隆兴府兼江西转运。沈妖妓于水，化为狐，人皆神之。有母诉子者，年月后状作“疏”字，恢疑之，呼

其子至，泣不言。及得其情，母孀居，与僧通，恶其子谏，以不孝坐之，状则僧为之也。因责子侍养跬步不离，僧无由至。母乃托夫讳日，入寺作佛事，以笼盛衣帛，因纳僧于内以归。恢知之，使人要之，置笼公庖，逾旬，吏报笼中臭达于外，恢命沉于江，语其子曰：“为汝除此害矣。”又姑死者假子妇棺以敛，家贫不能偿，妇诉于恢，恢怒，买一棺，给其妇卧棺中以试，就掩而葬之。改湖南转运使，罢。

景定初，拜大理卿、枢密都承旨兼侍讲，权礼部侍郎，寻为中书舍人。林希逸奏恢守法奉公，其心如水。权刑部侍郎，进华文阁直学士、知平江府兼发运。豪有夺民包举田寄公租诬上者，恢上疏，指为以小民祈天永命之一事，帝览奏恻然，罪任事者，即归民田。召赴阙，辞，改知绍兴，又辞。度宗即位，召为刑部尚书，进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封南城县侯。郊祀礼成，还，以资政殿学士致仕。

恢历仕所至，破豪猾，去奸吏，治蛊狱，课盆盐，理银欠，政声赫然。尝因轮对曰：“此臣心恻隐所以深切为陛下告者，陛下恻隐之心如天地日月，其闭而食之者曰近习、曰外戚耳。”参知政事董槐见而叹曰：“吾等有惭色矣。”他日讲官因称恢疏剴切，愿容纳。理宗欣然曰：“其言甚直，朕何尝怒直言！”经筵奏对，诚实恳恻，至身心之要，未尝不从容淳至。度宗至比恢为程颢、程颐。恢侍其父疾，涤濯拚除之役不命僮仆。年八十有七，临终，举卢怀慎卧箠穷约事戒诸子敛以深衣，作书别亲戚而后卒，有光陨其地。遗表闻，帝辍朝，赠少保，谥文肃，赙银绢五百。

常挺字方叔，福州人。嘉熙二年进士。历官为太学录，召试馆职，迁秘书省正字兼庄文府教授，升校书郎。轮对，乞以李若水配享高宗。改秘书郎兼考功郎官，出知衢州，拜监察御史兼崇政殿说书。疏言边阃三事：曰辟实才，曰奏实功，曰招实兵。朝廷二事：曰选良吏，曰擢正人。又言：“愿陛下深思宏远之规模，奋发清明之志气，立纲陈纪必为万世之法程，昭德塞违以示百官之宪度。”迁太常少卿兼国子司业，兼国史编

修、实录检讨兼直舍人院。迁起居郎，权工部侍郎兼直学士院。迁工部侍郎、给事中。右谏议大夫陈尧道论罢。以宝章阁直学士知漳州，改知泉州，权兵部尚书兼侍读，权礼部尚书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进帝学发题，迁吏部尚书。咸淳三年，授同知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封合沙郡公，拜参知政事。四年，致仕，寻卒，赠少保。

陈宗礼字立之。少贫力学，袁甫为江东提点刑狱，宗礼往问学焉。淳祐四年，举进士。调邵武军判官，入为国子正，迁太学博士、国子监丞，转秘书省著作佐郎。入对，言火不循轨。帝以星变为忧，宗礼曰：“上天示戒，在陛下修德布政以回天意。”又曰：“天下方事于利欲之中，士大夫奔竞趋利，惟至公可以遏之。”兼考功郎官，兼国史实录院校勘，兼景献府教授，升著作郎，迁尚左郎官兼右司。时丁大全擅国柄，以言为讳。宗礼叹曰：“此可一日居乎！”陛对，言：“愿为宗社大计，毋但为仓廩府库之小计；愿得天下四海之心，毋但得左右便嬖戚畹之心；愿寄腹心于忠良，毋但寄耳目于卑近；愿四通八达以来正人，毋但旁蹊曲径类引贪浊。”拜太常少卿，以直宝谟阁、广东提点刑狱进直焕章阁，迁秘书监。以监察御史虞虑言追两官，送永州居住。

景定四年，拜侍御史，直龙图阁、淮西转运判官，迁刑部尚书。以起居舍人曹孝庆言罢。度宗即位，兼侍讲，拜殿中侍御史。疏言：“恭俭之德自上躬始，清白之规自宫禁始，左右之言利者必斥，蹊隧之私献者必诛。”以诗进讲，因奏：“帝王举动，无微不显，古人所以贵于慎独也。”权礼部侍郎兼给事中。进读孝宗圣训，因奏：“安危治乱，常起于一念虑之间，念虑少差，祸乱随见。天下之乱未有不起于微而成于著。”又言：“不以私意害公法，乃国家之福。”帝曰：“孝宗家法，惟赏善罚恶为允谨。”宗礼言：“有功不赏，有罪不罚，虽尧舜不能治天下，信不可不谨也。”

迁礼部侍郎，寻权礼部尚书，乞奉祠，帝曰：“岂朕不足与有为耶？”以华文阁直学士知隆兴府，再辞，依旧职与待次差遣。逾年，依旧职广



东经略安抚使兼知广州，加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寻兼权参知政事。疏奏：“国所以立，曰天命人心。因其警而加敬畏，天命未有不可回也；因其未坠而加绥定，人心未尝不可回也。”卒官，遗表上，赠开府仪同三司、盱江郡侯，谥文定。所著有寄怀斐稿、曲辕散木集、两朝奏议、经筵讲义、经史明辨、经史管见、人物论。

常楙字长孺，显谟阁直学士同之曾孙。入太学。淳祐七年，举进士。调常熟尉。公廉自持，不畏强御，部使者交荐之。调婺州推官。疏决滞讼，以剗繁裁剧称。临安府尹马光祖又荐于朝，辟差平江府百万仓检察，不受和籴事例，戢吏卒苛取。发运使赵与簠兼提点刑狱，属楙检覆，雪无锡翟氏冤狱。监江淮茶盐所芜湖局，不受商税赢，光祖益敬之。改知嘉定县。岁大水，劝分和籴，按籍均敷。发运使王爚、提点刑狱孙于秀俱特荐于朝，签书临安府判官，不为权势挠。有为淮东提举常平，辟楙提管，楙知其不可与共事，笑而却之。未几，政府强楙行，遂拂衣去，朝野高之。主管城南厢，听讼严明，豪右益惮之。都城火后，瓦砾充斥，差民船徙运，在籍者百五十家，惟二十有五家应役，馀率为势要宦官所庇。楙悉追之，不服者杖其人，械于他所，无不听命。又力拒户部科买。叶梦鼎、陈昉深期奖焉。添差临安通判。朝命鞫封桩库吏范成狱，不肯承庙堂风旨，无辜者悉出之。

知广德军。郡有水灾，发社仓粟以活饥民，官吏难之，楙先发而后请专命之罪。置慈幼局，立先贤祠。故事，郡守秋苗例可得米千石，乃以代属县偿大农纲欠。拜监察御史，知无不言。尝论天变及贾似道家争田事，论继皇子竑嗣，触度宗怒，迁司农卿，寻为两浙转运使。禁戢吏奸，不以急符督常赋。海盐岁为咸潮害稼，楙请于朝，捐金发粟，复辍已帑，大加修筑新塘三千六百二十五丈，名曰海晏塘。是秋，风涛大作，塘不浸者尺许，民得奠居，岁复告稔，邑人德之。

迁户部侍郎。受四方民词，务通下情。兼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

事，兼刑部侍郎。极论检覆之敝。上进故事，首论雷雪非时之变，帝意不悦。丐祠，不许，以集英殿修撰知平江。值旱。故事，郡守合得缗钱十五万，悉以为民食、军饷助。蠲苗九万、税十三万、版帐十六万，又蠲新苗二万八千，大宽公私之力。飞蝗几及境，疾风飘入太湖。节浮费，修府库。既代，有送还事例，自给吏卒外，余金万楮，楸悉不受。吏惊曰：“人言常侍郎不爱钱，果然。”改浙东安抚使。值水灾，捐万楮以振之，复请籴于朝，得米万石，蠲新苗三万八千。又以诸暨被水尤甚，给二万楮付县折运，民食不至乏绝。民各祀于家。两浙及会稽、山阴死者暴露与贫而无以为殓者，乃以十万楮置普惠库，取息造棺以给之。寻以刑部侍郎召。申明期赦叙改法，与庙堂争可否，辨伪关狱，救八仓亏欠免死罪，平反天井巷杀人狱，全活者甚众。兼给事中，封还隆国夫人从子黄进观察使录黄。帝怒，似道以御书令委曲书行，楸迄不奉命。以宝章阁待制提举太平兴国宫。

德祐元年，拜吏部尚书，以老病辞，累诏不许，专官趣行甚峻。楸入见，首言“雷川之变，非其本心，置之死，过矣，不与立后，又过矣。巴陵帝王之胄，生不得正命，死不得血食，沉冤幽愤，郁结四五十年之久，不为妖为札于冥冥中者几希。愿陛下勿摇浮议，特发神断，宗社幸甚”。于是诏国史院讨论典故以闻。明堂礼成，进端明殿学士、提领户部财用，特与执政恩数。楸以国步方艰，非臣子贪荣之时，力辞恩数。与庙堂议事不合，以疾谒告。二年春，拜参知政事，为夏士林缴驳，拜疏出关，后六年卒。

家铉翁，眉州人。以荫补官。累官知常州，政誉翕然。迁浙东提点刑狱，入为大理少卿，直华文阁，以秘阁修撰充绍兴府长史，迁枢密都丞旨，知建宁府兼福建转运副使，权户部侍郎兼知临安府、浙西安抚使，迁户部侍郎，权侍右侍郎，仍兼枢密都丞旨。赐进士出身，拜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

大元兵次近郊，丞相吴坚、贾馥庆檄告天下守令以城降，铉翁独不署。元帅遣使至，欲加缚，铉翁曰：“中书省无缚执政之理。”坚奉表祈请于大元，以铉翁介之，礼成不得命，留馆中。闻宋亡，旦夕哭泣不食饮者数月。大元以其节高欲尊官之，以示南服。铉翁义不二君，辞无诡对。宋三宫北还，铉翁再率故臣迎谒，伏地流涕，顿首谢奉使无状，不能感动上衷，无以保存其国。见者莫不叹息。文天祥女弟坐兄故，系奚官，铉翁倾囊中装赎出之，以归其兄璧。

铉翁状貌奇伟，身長七尺，被服严雅。其学邃于春秋，自号则堂。改馆河间，乃以春秋教授弟子，数为诸生谈宋故事及宋兴亡之故，或流涕太息。大元成宗皇帝即位，放还，赐号“处士”，锡赀金币，皆辞不受。又数年以寿终。

李庭芝字祥甫。其先汴人，十二世同居，号“义门李氏”。后徙随之应山县。金亡，襄、汉被兵，又徙随。然特以武显。

庭芝生时，有芝产屋栋，乡人聚观，以为生男祥也，遂以名之。少颖异，日能诵数千言，而智识恒出长老之上。王旻守随，庭芝年十八，告其诸父曰：“王公贪而不恤下，下多怨之，随必乱，请徙家德安以避。”诸父勉强从之，未浹旬，旻果为部曲挟之以叛，随民死者甚众。嘉熙末，江防甚急，庭芝得乡举不行，以策干荆帅孟珙请自效。珙善相人，且夜梦车骑称李尚书谒己，明日庭芝至。珙见其魁伟，顾诸子曰：“吾相人多，无如李生者，其名位当过我。”时四川有警，即以庭芝权施之建始县。庭芝至，训农治兵，选壮士杂官军教之。期年，民皆知战守，善驰逐，无事则植戈而耕，兵至则悉出而战。夔帅下其法于所部行之。淳祐初始去，举进士，中第。辟珙幕中，主管机宜文字。珙卒，遗表举贾似道自代，而荐庭芝于似道。庭芝感珙知己，扶其柩葬之兴国，即弃官归，为珙行三年丧。

似道镇京湖，起为制置司参议，移镇两淮，与似道议栅清河五河口，

增淮南烽百二十。继知濠州，复城荆山以备淮南。皆切中机会。开庆元年，似道宣抚京湖，留庭芝权扬州。寻以大兵在蜀，奏知峡州，以防蜀江口。朝廷以赵与簠为淮南制置，李应庚为参议官。应庚发两路兵城南城，大暑中暍死者数万。李璫窥其无谋，夺涟水三城，渡淮夺南城。鄂兵解，庭芝丁母忧去。朝议择守扬者，帝曰：“无如李庭芝。”乃夺情主管两淮制置司事。庭芝再破璫兵，杀璫将厉元帅，夷南城而归。明年，复败璫于乔村，破东海、石圃等城。又明年，璫降，徙三城民于通、秦之间。又破蕲县，杀守将。

庭芝初至扬时，扬新遭火，庐舍尽毁。州赖盐为利，而亭户多亡去，公私萧然。庭芝悉贷民负逋，假钱使为屋，屋成又免其假钱，凡一岁，官民居皆具。凿河四十里入金沙馀庆场，以省车运。兼浚他运河，放亭户负盐二百馀万。亭民无车运之劳，又得免所负，逃者皆来归，盐利大兴。始，平山堂瞰扬城，大元兵至，则构望楼其上，张车弩以射城中。庭芝乃筑大城包之，城中募汴南流民二万人以实之，有诏命为武锐军。又大修学，为诗书、俎豆，与士行习射礼。郡中有水旱，即命发廩，不足则以私财振之。扬民德之如父母。刘槃自淮南入朝，帝问淮事，槃对曰：“李庭芝老成谨重，军民安之。今边尘不惊，百度具举，皆陛下委任得人之效也。”

咸淳五年，北兵围襄阳急，夏贵入援，大败虎尾州；范文虎总诸兵再入，又败，文虎以轻舸遁，兵乱，士卒溺汉水死者甚众。冬，命庭芝以京湖制置大使督师援襄阳。文虎闻庭芝至，贻书似道曰：“吾将兵数万人襄阳，一战可平，但无使听命于京阍，事成则功归恩相矣。”似道喜，即除文虎福州观察使，其兵从中制之。文虎日携美妾，走马击球军中为乐。庭芝屡欲进兵，曰：“吾取旨未至也。”明年六月，汉水溢，文虎不得已始一出师，未至鹿门，中道遁去。庭芝数自劾请代，不允，竟失襄阳。陈宜中请诛文虎，似道庇之，止降一官知安庆府，而贬庭芝及部将苏刘义、范友信广南。庭芝罢居京口。

未几，大元兵围扬州，制置印应雷暴死，即起庭芝制置两淮。庭芝

请分淮西夏贵，而已得专力淮东，从之。十年，筑清河口，诏以为清河军。十二月，大元兵破鄂，诏天下勤王，庭芝首遣兵为诸道倡。德祐元年春，似道兵溃芜湖，沿江诸郡或降或遁，无一人能守者。庭芝率所部郡县城守。有李虎者持招降榜入扬州，庭芝诛虎，焚其榜。总制张俊出战，持孟之縉书来招降，庭芝焚书，梟俊五人于市。而日调苗再成战其南，许文德战其北，姜才、施忠战其中。时出金帛牛酒燕犒将士，人人为之死斗。朝廷亦以督府金劳之，加庭芝参知政事。七月，以知枢密院事征入朝，徙夏贵知扬州，贵不至，事遂已。

十月，大元丞相伯颜入临安，留元帅阿术军镇江以遏淮兵。阿术攻扬久不拔，乃筑长围困之。冬，城中食尽，死者满道。明年二月，饥益甚，赴濠水死者日数百，道有死者，众争割啖之立尽。宋亡，谢太后及瀛国公为诏谕之降，庭芝登城曰：“奉诏守城，未闻有诏谕降也。”已而两宫入朝，至瓜洲，复诏庭芝曰：“比诏卿纳款，日久未报，岂未悉吾意，尚欲固圉邪？今吾与嗣君既已臣伏，卿尚为谁守之？”庭芝不答，命发弩射使者，毙一人，余皆退去。姜才出兵夺两宫，不克，复闭城守。三月，夏贵以淮西降，阿术驱降兵至城下以示之，旌旗蔽野，幕客有以言规庭芝者，庭芝曰：“吾惟一死而已。”阿术使者持诏来招降，庭芝开壁纳使者，斩之，焚诏俾上。已而知淮安州许文德、知盱眙军张思聪、知泗州刘兴祖皆以粮尽降。庭芝犹括民间粟以给兵，粟尽，令官人出粟，粟又尽，令将校出粟，杂牛皮、曲蘖以给之。兵有烹子而食者，犹日出苦战。七月，阿术请赦庭芝焚诏之罪，使之降，有诏从之。庭芝亦不纳。是月，益王遣使以少保、左丞相召庭芝，庭芝以朱焕守扬，与姜才将兵七千人东入海，至泰州，阿术将兵追围之。朱焕既以城降，驱庭芝将士妻子至泰州城下，裨将孙贵、胡惟孝等开门降。庭芝闻变，赴莲池，水浅不得死。被执至扬州，朱焕请曰：“扬自用兵以来，积骸满野，皆庭芝与才所为，不杀之何俟？”于是斩之。死之日，扬之民皆泣下。

有宋应龙者为泰州谏议官，泰守孙良臣之弟舜臣自军中来说降，良臣召应龙与计，应龙极陈国家恩泽，君臣大义，请杀舜臣以戒持二心者，

良臣不得已杀之。及泰州降，应龙夫妇自经死。提刑司谳议褚一正置司高邮，督战被创，没水死。知兴化县胡拱辰，城破亦死。

论曰：杨栋学本伊洛，而尼于权臣，速谤召尤，谁之过欤？姚希得蒿然君子。包恢以严为治，抑以衰世之民非可以纵弛待之耶？常挺、陈宗礼咸通济，著声望。常楸晚讼皇子竝事，光明正大，公义炳然。家铉翁义不二君，足为臣轨。李庭芝死于国难，其可悯哉！



# 宋史卷四百二十二

## 列传第一百八十一

林勋 刘才邵 许忻 应孟明 曾三聘  
徐侨 度正 程秘 牛大年 陈仲微  
梁成大 李知孝

林勋，贺州人。政和五年进士，为广州教授。建炎三年八月，献本政书十三篇，言：“国家兵农之政，率因唐末之故。今农贫而多失职，兵骄而不可用，是以饥民窜卒，类为盗贼。宜仿古井田之制<sup>[1]</sup>，使民一夫占田五十亩，其有羨田之家，毋得市田，其无田与游惰末作者，皆驱之使为隶农，以耕田之羨者，而杂纽钱谷，以为十一之税。宋二税之数，视唐增至七倍。今本政之制，每十六夫为一井，提封百里，为三千四百井，率税米五万一千斛、钱万二千缗；每井赋二兵、马一匹，率为兵六千八百人<sup>[2]</sup>、马三千四百匹，岁取五之一以为上番之额，以给征役。无事则又分为四番，以直官府<sup>[3]</sup>，以给守卫。是民凡三十五年而役使一遍也。悉上则岁食米万九千馀斛，钱三千六百馀缗，无事则减四分之三，皆以一同之租税供之。匹妇之贡，绢三尺，绵一两。百里之县，岁收绢四千馀匹，绵三千四百斤。非蚕乡则布六尺、麻二两，所收视绢绵率倍之。行之十年，则民之口算，官之酒酤，与凡茶、盐、香、矾之榷，皆可弛以予民。”其说甚备。书奏，以勋为桂州节度掌书记。

其后，勋又献比较书二篇，大略谓：“桂州地东西六百里，南北五百里，以古尺计之，为方百里之国四十，当垦田二百二十五万二千八百顷，



有田夫二百四万八千，出米二十四万八千斛，禄卿大夫以下四千人，禄兵三十万人。今桂州垦田约万四十二顷，丁二十一万六千六百一十五，税钱万五千馀缗，苗米五万二百斛有奇，州县官不满百员，官兵五千一百人。盖土地荒芜而游手末作之人众，是以地利多遗，财用不足，皆本政不修之故。”朱熹甚爱其书。东阳陈亮曰：“勋为此书，考古验今，思虑周密，可谓勤矣。世之为井地之学者，孰有加于勋者乎？要必有英雄特起之君，用于一变之后，成顺致利，则民不骇而可以善其后矣。”

刘才邵字美中，吉州庐陵人。其上世鸷，太宗召见，未及用而卒。尝愤五季文辞卑弱，仿杨雄法言，著法语八十一篇行于世。才邵以大观二年上舍释褐，为赣、汝二州教授，复为湖北提举学事管干文字。宣和二年，中宏词科，迁司农寺丞。靖康元年，迁校书郎。

高宗即位，以亲老归侍，居闲十年。御史中丞廖刚荐之，召见，迁秘书丞，历驾部员外郎，迁吏部员外郎，典侍右选事。先是，宗室注官观、岳庙，例须赴部，远者或难于行。才邵言许经所属以闻于部，依条注拟，行之而便。迁军器监，既而迁起居舍人，未几，为中书舍人兼权直学士院。帝称其能文，时宰忌之，出知漳州。即城东开渠十有四，为闸与斗门以潴汇决，溉田数千亩，民甚德之。两奉祠。绍兴二十五年，召拜工部侍郎兼直学士院，寻权吏部尚书。以疾请祠，加显谟阁直学士。卒，赠通奉大夫。才邵气和貌恭，方权臣用事之时，雍容逊避，以保名节。所著榘溪居士集行世。

许忻，拱州人。宣和三年进士。高宗时，为吏部员外郎，有旨引见。是时，金国使人张通古在馆，忻上疏极论和议不便，曰：

臣两蒙召见，擢置文馆，今兹复降睿旨引对。今见陛下于多故之时，欲采千虑一得之说以广聪明，是臣图报万分之秋也，故敢竭

愚而效忠。臣闻金使之来，陛下以祖宗陵寝废祀，徽宗皇帝、显肃皇后梓宫在远，母后春秋已高，久阙晨昏之奉，渊圣皇帝与天族还归无期，欲屈己以就和，遣使报聘。兹事体大，固已诏侍从、台谏各具所见闻矣，不知侍从、台谏皆以为可乎？抑亦可否杂进，而陛下未有所择乎？抑亦金已恭顺，不复邀我以难行之礼乎？是数者，臣所不得而闻也。请试别白利害，为陛下详陈之。

夫金人始入寇也，固尝云讲和矣。靖康之初，约肃王至大河而返，已而挟之北行，迄无音耗。河朔千里，焚掠无遗，老稚系纍而死者亿万计，复破威胜、隆德等州。渊圣皇帝尝降诏书，谓金人渝盟，必不可守。是岁又复深入，朝廷制置失宜，都城遂陷。敌情狡甚，惧我百万之众必以死争也，止我诸道勤王之师，则又曰讲和矣。乃邀渊圣出郊，次邀徽宗继往，追取宗族，殆无虚日，倾竭府库，靡有孑遗，公卿大臣类皆拘执，然后伪立张邦昌而去。则是金人所谓“讲和”者，果可信乎？

此已然之祸，陛下所亲见。今徒以王伦缪悠之说，遂诱致金人责我以必不可行之礼，而陛下遂已屈己从之，臣是以不觉涕泗之横流也。而彼以“诏谕江南”为名而来，则是飞尺书而下本朝，岂讲和之谓哉？我躬受之，真为臣妾矣。陛下方寝苦枕块，其忍下穹庐之拜乎？臣窃料陛下必不忍为也。万一奉其诏令，则将变置吾之大臣，分部吾之诸将，邀求无厌，靡有穷极。当此之时，陛下欲从之则无以立国，不从之则复责我以违令，其何以自处乎？况犬羊之群，惊动我陵寝，戕毁我宗庙，劫迁我二帝，据守我祖宗之地，涂炭我祖宗之民，而又徽宗皇帝、显肃皇后銮舆不返，遂致万国痛心，是谓不共戴天之仇。彼意我之必复此仇也，未尝顷刻而忘图我，岂一王伦能平哉？方王伦之为此行也，虽闾巷之人，亦知其取笑外夷，为国生事。今无故诱狂敌悖慢如此，若犹倚信其说而不寤，诚可恸哭，使贾谊复生，谓国有人乎哉，无人乎哉？

古之外夷，固有不得已而事之以皮币、事之以珠玉、事之以犬

马者，曷尝有受其诏，惟外夷之欲是从，如今日事哉！脱或包羞忍耻，受其诏谕，而彼所以许我者不复如约，则徒受莫大之辱，贻万世之讥；纵使如约，则是我今日所有土地，先拱手而奉外夷矣，祖宗在天之灵，以谓如何？徽宗皇帝、显肃皇后不共戴天之仇，遂不可复也，岂不痛哉！陛下其审思之，断非圣心所能安也。自金使入境以来，内外惶惑，倘或陛下终以王伦之说为不妄，金人之诏为可从，臣恐不惟堕外夷之奸计，而意外之虞，将有不可胜言者矣。此众所共晓，陛下亦尝虑及于此乎？

国家两尝败外夷于淮甸，虽未能克复中原之地，而大江之南亦足支吾。军声粗震，国势粗定，故金人因王伦之往复，遣使来尝试朝廷。我若从其所请，正堕计中；不从其欲，且厚携我之金币而去，亦何适而非彼之利哉！为今之计，独有陛下幡然改虑，布告中外，以收人心，谓祖宗陵寝废祀，徽宗皇帝、显肃皇后梓宫在远，母后、渊圣、宗枝族属未还，故遣使迎请，冀遂南归。今敌之来，邀朝廷以必不可从之礼，实王伦卖国之罪，当行诛责，以释天下之疑。然后激励诸将，谨捍边陲，无堕敌计，进用忠正，黜远奸邪，以振纪纲，以修政事，务为实效，不事虚名，夕虑朝谋，以图兴复，庶乎可矣。

今金使虽已就馆，谓当别议区处之宜。臣闻万人所聚，必有公言。今在廷百执事之臣，与中外一心，皆以金人之诏为不可从，公言如此，陛下独不察乎？若夫谓粘罕之已死，外夷内乱，契丹林牙复立，故今金主复与我平等语，是皆行诈款我师之计，非臣所敢知也。或者又谓金使在馆，今稍恭顺。如臣之所闻，又何其悖慢于前，而遽设恭顺于后？敌情变诈百出，岂宜惟听其甘言，遂忘备预之深计，待其祸乱之已至，又无所及？此诚切于事情。今日之举，存亡所系，愚衷感发，不能自己，望鉴其惓惓之忠，特垂采纳，更与三二大臣熟议其便，无贻异时之悔，社稷天下幸甚。

疏入，不省。后忻托故乞从外补，乃授荆湖南路转运判官。谪居抚州，起知邵阳，卒。

应孟明字仲实，婺州永康人。少入太学，登隆兴元年进士第。试中教官，调临安府教授，继为浙东安抚司干官、乐平县丞。侍御史葛邲、监察御史王藺荐为详定一司敕令所删定官。

轮对，首论：“南北通好，疆场无虞，当选将练兵，常如大敌之在境，而可以一日忽乎？贪残苛酷之吏未去，吾民得无不安其生者乎？贤士匿于下僚，忠言壅于上闻，无乃众正之门未尽开，而兼听之意未尽乎乎？君臣之间，戒惧而不自持，勤劳而不自宁，进君子，退小人，以民隐为忧，以边陲为警，则政治自修，纪纲自张矣。”孝宗曰：“朕早夜戒惧，无顷刻忘，退朝之暇，亦无它好，正恐临朝或稍晏，则万几之旷自此始矣。”次乞申严监司庇贪吏之禁，荐举徇私情之禁，帝嘉奖久之。它日，宰相进拟，帝出片纸于掌中，书二人姓名，曰：“卿何故不及此？”其一则孟明也。乃拜大理寺丞。

故大将李显忠之子家僮溺死，有司诬以杀人，逮系几三百家。孟明察其冤，白于长官，释之。出为福建提举常平，陛辞，帝曰：“朕知卿爱百姓，恶赃吏，事有不便于民，宜悉意以闻。”因问当世人才，孟明对曰：“有才而不学，则流为刻薄，惟上之教化明，取舍正，使回心向道，则成就必倍于人。”帝曰：“诚为人上者之责。”孟明至部，具以临遣之意咨访之。帝一日御经筵，因论监司按察，顾谓讲读官曰：“朕近日得数人，应孟明，其最也。”寻除浙东提点刑狱，以乡部引嫌，改使江东。

会广西谋帅，帝谓辅臣曰：“朕熟思之，无易应孟明者。”即以手笔赐孟明曰：“朕闻广西盐法利害相半，卿到任，自可详究事实。”进直秘阁、知静江府兼广西经略安抚。初，广西盐易官般为客钞，客户无多，折阅逃避，遂抑配于民。行之六年，公私交病，追逮禁锢，民不聊生。孟明条具驿奏除其弊，诏从之。禁卒朱兴结集党侣，弄兵雷、化间，声势渐长，孟明遣将缚致辕门斩之。

光宗即位，迁浙西提点刑狱，寻召为吏部员外郎，改左司，迁右司，

再迁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宁宗即位，拜太府卿兼吏部侍郎。庆元初，权吏部侍郎，卒。

孟明以儒学奋身受知人主，官职未尝幸迁。韩侂胄尝遣其密客诱以谏官，俾诬赵汝愚，孟明不答，士论以此重之。

曾三聘字无逸，临江新淦人。乾道二年进士。调赣州司户参军，累迁军器监主簿。有旨造划车弩，三聘谓：“划车弩六人挽之，而箭之所及止二百六十步。今所用克敌弓较之，工费不及十之三，一人挽之而射可及三百六十步，利害晓然。”乃不果造。

光宗不朝重华宫，中外疑惧，三聘以书抵丞相留正。正未及言，会以它事不合求去。三聘谓：“丞相今泯默而退耶，亦将取今日所难言者别白言之而后退？凡今阙庭之内，闺门衽席之间，父子夫妇之际，群臣莫敢深言者，避嫌远罪耳。丞相身退计决，言之何嫌乎？”迁秘书郎。帝欲幸玉津园，三聘上疏言：“今人心既离，大乱将作，小大之臣震怖请命，而陛下安意肆志而弗闻知，万一敌人谍知，驰一介之使，问安北宫，不知何以答之？奸宄窥间，传一纸之檄，指斥乘舆，不知何以御之？望亟备法驾朝谒，不然，臣实未知死所也。”

孝宗病革，复上疏言：“道路流言，汹汹日甚，臣恐不幸而有狂夫奸人，托忠愤以行诈，假曲直以动众，至此而后悔之，则恐无及矣。”帝意为动。及孝宗崩，帝疾不能执丧，朝论益震汹，三聘谓今日事势，莫若建储。或戒之曰：“前日台谏诸公谓汝夺其职，今复有疏耶？”三聘曰：“此何时而可避烦言也。”

宁宗立，兼考功郎，后知郢州。会韩侂胄为相，指三聘为故相赵汝愚腹心，坐追两官。久之，复元官与祠。差知郴州，改提点广西、湖北刑狱，皆辞不赴。侂胄诛，诸贤遭窜斥者相继召用，三聘禄不及，终不言。嘉熙间，三聘已卒，有旨特赠三官，直龙图阁，赐谥忠节。

徐侨字崇甫，婺州义乌人。早从学于吕祖谦门人叶邦。淳熙十四年，举进士。调上饶主簿，始登朱熹之门，熹称其明白刚直，命以“毅”名斋。人为秘书省正字、校书郎兼吴、益王府教授。直宝谟阁、江东提点刑狱，以迁丞相史弥远劾罢。宝庆初，葛洪、乔行简代为请祠，迄不受禄。绍定中，告老，得请。

端平初，与诸贤俱被召，迁秘书少监、太常少卿。趣入觐，手疏数千言，皆感愤剴切，上黜主阙，下逮群臣，分别黑白，无所回隐。帝数慰谕之，顾见其衣履垢敝，愀然谓曰：“卿可谓清贫。”侨对曰：“臣不贫，陛下乃贫耳。”帝曰：“朕何为贫？”侨曰：“陛下国本未建，疆宇日蹙；权幸用事，将帅非材；旱蝗相仍，盗贼并起；经用无艺，帑藏空虚；民困于横敛，军怨于掊克；群臣养交而天子孤立，国势阽危而陛下不悟：臣不贫，陛下乃贫耳。”又言：“今女谒、阍宦相为囊橐，诞为二竖，以处国膏肓，而执政大臣又无和、缓之术，陛下此之不虑而耽乐是从，世有扁鹊，将望见而却走矣。”时贵妃阎氏方有宠，而内侍董宋臣表里用事，故侨论及之。帝为之感动改容，咨嗟太息。明日，手诏罢边帅之尤无状者，申儆群臣以朋党为之戒，命有司裁节中外浮费，而赐侨金帛甚厚。侨固辞不受。

侍讲，开陈友爱大义，用是复皇子竑爵，请从祀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以赵汝愚侑食宁宗，帝皆如其请。金使至，侨以无国书宜馆之于外，如叔向辞郑故事，迁丞相意，力丐休致，帝谕留甚勤。迁工部侍郎，辞益坚，遂命以内祠侍读，不得已就职。遇事尽言。以疾申前请，乃以宝谟阁待制奉祠。卒，谥文清。

侨尝言：“比年熹之书满天下，不过割裂掇拾，以为进取之资，求其专精笃实，能得其所言者盖鲜。”故其学一以真践实履为尚。奏对之言，剖析理欲，因致劝惩，弘益为多。若其守官居家，清苦刻厉之操，人所难能也。

度正字周卿，合州人。绍熙元年进士。历官为国子监丞。时士大夫无贤愚，皆策李全必反而不敢言，正独上疏极言之，且献毙全之策有三，其言鲠亮激切。

迁军器少监。轮对，言：“陛下推行圣学，当自正家始。”进太常少卿。适太庙灾，为二说以献，其一则用朱熹之议，其一则因宋朝庙制而参以熹之议：“自西徂东为一列，每室之后为一室，以藏祧庙之主。如僖祖庙以次祧主则藏之，昭居左，穆居右，后世穆之祧主藏太祖庙，昭之祧主藏太宗庙。仁宗为百世不迁之宗，后世昭之祧主则藏之。高宗为百世不迁之宗，后世穆之祧主则藏之。室之前为两室；三年祫享，则帷帐幕之通为一室，尽出诸庙主及祧庙主并为一列，合食其上。往者此庙为一室，凡遇祫享合祭于室，名为合享，而实未尝合享。合增此三室，后有藏祧主之所，前有祖复合食之地，于本朝之制初无更革，而颇已得三年大祫之义。”

迁权礼部侍郎兼侍右郎官，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迁礼部侍郎，转一官，守礼部侍郎致仕。卒，赠四官，赙银绢三百。所著有性善堂文集。

程秘字怀古，徽州休宁人。绍熙四年进士。授昌化主簿，调建康府教授，改知富阳县，迁主管官告院。历宗正寺主簿、枢密院编修官，权右司郎官、秘书监丞，江东转运判官。陛辞，宁宗谓宰臣曰：“程秘岂可容其补外？”遂复旧职。

迁浙西提举常平，又迁秘书丞，升秘书省著作郎，寻为军器少监兼权左司郎官。迁国子司业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兼权直舍人院，迁起居舍人，兼职依旧。权吏部侍郎，直学士院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兼权中书舍人。迁礼部侍郎仍兼侍读，权刑部尚书，封休宁县男。授礼部尚书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兼权吏部尚书，拜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修玉牒官，进封子。五上疏丐祠，以焕章阁学士、知建宁府，授福

建路招捕使。以旧职提举玉隆万寿宫，进封伯。进敷文阁学士、知宁国府，改知赣州，皆不赴。进封新安郡侯，加宝文阁学士、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再奉祠，又加龙图阁学士。以端明殿学士致仕，卒，年七十有九，赠特进、少师。

秘十岁咏冰，语出惊人。直学士院时，宁宗崩，丞相史弥远夜召秘，举家大惊。秘妻丞相王淮女也，泣涕，疑有不测，使人啖之，知弥远出迎，而后收涕。弥远与秘同人禁中草矫诏，一夕为制造二十有五。初许秘政府，杨皇后缄金一囊赐秘，秘受之不辞，归视之，其直不貲。弥远以是衔之，卒不与共政云。

牛大年字隆叟，扬州人。庆元二年进士。历官将作监主簿。入对，言：“人主所当先者，要以天命人心之所系致念焉。夫以人主居富贵崇高之位，重而承宗社之托，尊而为臣辟之戴，一指意而众莫敢违，一动作而人孰敢议，然而天心靡常，则可畏也。”又言：“今日士气亦久靡矣，宜体立国之意以振起之。夫有扶持作兴之意，而后缙绅无贪名嗜利之习；无贪名嗜利之习，而后有持正秉义之操。国家之休戚，在士大夫之风俗，而风俗之善恶在朝廷。惟陛下为之振起，机括一运，天下转移，而风俗易矣。”

迁军器监主簿、大宗正丞、四川提举茶马兼权总领、知黎州兼管内安抚司公事、节制黎雅州屯戍军马，加直宝章阁，为工部郎官。入对，请惩贪吏。迁侍左郎中，进直华文阁、浙东提点刑狱，迁守秘书少监、宗正少卿，升秘书监，迁起居舍人，升起居郎兼崇政殿说书。以宝章阁待制提举太平兴国宫，卒，特赠四官。大年清操凛然，所至以廉洁自将。

陈仲微字致广，瑞州高安人。其先居江州，旌表义门。嘉泰二年，举进士。调莆田尉，会守令阙，通判又疲软不任，台闾委以县事。时岁



凶，部卒并饥民作乱，仲微立召首乱者戮之。籍闭柴，抑强余，一境以肃。囊山浮屠与郡学争水利，久不决，仲微按法曰：“曲在浮屠。”它日沿檄过寺，其徒久揭其事钟上以为冤，旦暮祝诅，然莫省为仲微也。仲微见之曰：“吾何心哉？吾何心哉？”质明，首僧无疾而死。寓公有诵仲微于当路而密授以荐牍者，仲微受而藏之。逾年，其家负县租，竟逮其奴。寓公有怨言，仲微还其牍，缄封如故，其人惭谢，终其任不敢挠以私。

迁海盐丞。邻邑有疑狱十年，郡命仲微按之，一问立决。改知崇阳县，寝食公署旁，日与父老樵竖相尔汝，下情毕达，吏无所措手。通判黄州，职兼饷馈，以身律下，随事检柅，军兴赖以不乏。制置使上其最，辞曰：“职分也，何最之有？”复通判江州，迁干办诸司审计事，知赣州、江西提点刑狱，迁丞相贾似道，监察御史舒有开言罢。久之，起知惠州，迁太府寺丞兼权侍右郎官。轮对，言：“禄饵可以钓天下之中才，而不可啖尝天下之豪杰；名航可以载天下之猥士，而不可以陆沉天下之英雄。”似道怒，又讽言者罢夺其官。久之，叙复。

时国势危甚，仲微上封事，其略曰：“误襄者，老将也。夫襄之罪不专在于庸阍、疲将、孩兵也，君相当分受其责，以谢先皇帝在天之灵。天子若曰罪在朕躬，大臣宜言咎在臣等，宣布十年养安之往繆，深惩六年玩寇之昨非，救过未形，固已无极，追悔既往，尚愈于迷。或谓覆护之意多，克责之辞少；或谓陛下乏哭师之誓，师相饰分过之言，甚非所以慰恤死义，祈天悔祸之道也。往往代言乏知体之士，翹馆鲜有识之人，吮旨茹柔，积习成痼，君道相业，两有所亏。方今何时，而在廷无谋国之臣，在边无折冲之帅。监之先朝宣和未乱之前、靖康既败之后，凡前日之日近冕旒，朱轮华毂，俯首吐心，奴颜婢膝，即今日奉贼称臣之人也；强力敏事，捷疾快意，即今日畔君卖国之人也。为国者亦何便于若人哉！迷国者进悖忧之欺以逢其君，托国者护耻败之局而莫敢议，当国者昧安危之机而莫之悔。臣尝思之，今之所少不止于兵。阍外之事，将军制之，而一级半阶，率从中出，斗粟尺布，退有后忧，平素无权，缓急有责，或请建督，或请行边，或请京城，创闻骇听。因诸阍有辞于缓急之时，故庙堂

不得不掩恶于败阙之后，有谋莫展，有败无诛，上下包羞，噤无敢议。是以下至器仗甲马，衰飒厖凉，不足以肃军容；壁垒堡栅，折樊驾漏，不足以当冲突之骑。号为帅阃，名存实亡也。城而无兵，以城与敌；兵不知战，以将与敌；将不知兵，以国与敌。光景蹙近日睫矣！惟君相幡然改悟，天下事尚可为也。转败为成，在君相一念间耳。”乃出仲微江东提点刑狱。

德祐元年，迁秘书监，寻拜右正言、左司谏、殿中侍御史。益王即位海上，拜吏部尚书、给事中。厓山兵败，走安南。越四年卒，年七十有二。

其子文孙与安南王族人益稷出降，向导我师南征。安南王愤，伐仲微墓，斧其棺。

仲微天稟笃实，虽生长富贵，而恶衣菲食，自同寒人。故能涵饫六经，精研理致，于诸子百家、天文、地理、医药、卜筮、释老之学，靡不搜猎云。

梁成大字谦之，福州人。开禧元年进士。素苟贱亡耻，作县满秩，谄事史弥远家千万听，听言真德秀当击，成大曰：“某若入台，必能辨此事。”听为达其语。通判扬州，寻迁宗正寺簿。

宝庆元年冬，转对，首言：“大佞似忠，大辨若讷，或好名以自鬻，或立异以自诡，或假高尚之节以要君，或饰矫伪之学以欺世。言若忠鯁，心实回邪，一不察焉，薰莠同器，泾、渭杂流矣。言不达变，谋不中机，或巧辨以为能，或诡讪以市直，或设奇险之说以骇众听，或肆妄诞之论以惑士心。所行非所言，所守非所学，一不辨焉，枘凿不侔，矛盾相激矣。”

越六日，拜监察御史。寻奏：“魏了翁已从追窜，人犹以为罪大罚轻。真德秀狂僭悖缪，不减了翁，相羊家食，宜削秩贬窜，一等施行。”章既上，不下者两月，或传德秀有衡阳之命，时宰于帝前及之。帝曰：“仲尼不为已甚。”遂止镌三秩。明年三月，又奏杨长孺寝新命，徐瑄追三秩

移象州居住，胡梦昱移钦州编管。是冬，拜右正言。绍定元年，进左司谏。四年正月，迁宗正少卿。五年二月，权刑部侍郎。明年十月，帝夜降旨黜之，提举千秋鸿禧观。莫泽时兼给事中，急于别异，上疏驳之，遂寢祠命。端平初，洪咨夔、吴泳交章论驳，镌两秩。泳复上疏，送泉州居住。会王遂论亦上，再镌秩，徙潮州。

成大天资暴狠，心术嶮巇，凡可贼忠害良者，率多攘臂为之。四方赂遗，列置堂庑，宾至则导之使观，欲其效尤也。尤嗜豪夺，冒占宇文氏赐第。既接归，讼之者不下百数。窜之日，朝命毁其庐，虽小人如李知孝亦曰：“所不堪者，他日与成大同传耳。”

李知孝字孝章，参知政事光之孙。嘉定四年进士。尝为右丞相府主管文字，不以为耻。差充干办诸司审计司，拜监察御史。

宝庆元年八月，上疏：“士大夫汲汲好名，正救之力少而附和沽激之意多，扶持之意微而诋訾扇摇之意胜。既虑君上之或不能用，又恐朝廷之或不能容，姑为激怒之辞，退俟斥逐之命。始则慷慨而激烈，终则恳切而求去，将以树奇节而求令名，此臣之所未解。”盖阴诋真德秀等。又奏洪咨夔镌三秩、放罢，胡梦昱追毁、除名、勒停，羁管象州。知孝犹语魏了翁曰：“此所论咨夔等，乃府第付出全文。”其情状变诈如此。

越月，复言：“近年以来，诸老凋零，后学晚出，不见前辈，不闻义理，不讲纲常，识见卑陋，议论偏跛，更唱迭和，蛊惑人心，此风披扇，为害实深。乞下臣章，风厉内外，各务靖共，以杜乱萌。”拜右正言。又言：“德秀节改圣语，缪眷牒示，导信邪说，簧鼓同流，其或再有妄言，当追削流窜，以正典刑。”疏既上，遂镂榜播告天下。又言：“趣召之人，率皆迟回，久而不至，以要君为高致，以共命为常流，可行而固不行，不疾而称有疾，比比皆是，相扇成风，欲求难进易退之名，殊失尊君亲上之义。愿将趣召之人计其程途，限以时日，使之造朝；其有衰病者，早与改命。”时召傅伯成、杨简、刘宰等皆不至，故知孝诋之。又奏张忠恕落职、镌秩、罢

郡。

知孝拜殿中侍御史，升侍御史。绍定元年，迁右司谏，进右谏议大夫。五年，迁工部尚书兼侍读。越月，进兵部。明年，理宗亲政，以宝谟阁直学士出知宁国，后省驳之，令提举嵩山崇福宫。端平初，监察御史洪咨夔、权直舍人院吴泳交章论驳，镌秩罢祠。泳复封驳，继徙婺州居住。殿中侍御史王遂且论之，再镌秩，徙瑞州。

知孝起自名家，苟于仕进，领袖庶顽，怀谖迷国，排斥诸贤殆尽。时乘小舆，谒醉从官之家，侵欲敛积，不知纪极。绍定末，犹自乞为中丞。世指知孝及梁成大、莫泽为三凶。卒以贬死，天下快之。

论曰：读本政书，然后知林勋之于井地，可谓密矣。刘才邵能全名节于权奸之时。许忻之论和议，最为忠恳，卒以是去国，尤足悲夫。应孟明、曾三聘之不污韩侂胄，孔子所谓“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徐侨之清节，度正之淳敏，牛大年之廉正，陈仲微之忠实，然皆不至于大用，非可惜哉！若乃程秘之窃取富贵，梁成大、李知孝甘为史弥远鹰犬，遗臭万年者也。

## 【校勘记】

- [1]宜仿古井田之制 “仿”原作“假”，据本书卷一七三食货志、系年要录卷二六改。
- [2]率为兵六千八百人 “八”原作“四”，本书卷一七三食货志作“率为兵六千八百人”，与上文“三千四百井”、“井赋二兵”之数合，据改。
- [3]以直官府 “府”原作“卫”，据本书卷一七三食货志、系年要录卷二六改。



## 宋史卷四百二十三

### 列传第一百八十二

吴泳 徐範 李韶 王迈 史弥鞏 陈垾

子蒙 赵与簠 李大同 黄鶯 杨大異

吴泳字叔永，潼川人。嘉定二年进士。历官为军器少监，行太府寺丞，行校书郎，升秘书丞兼权司封郎官，兼枢密院编修官，升著作郎，时暂兼权直舍人院。

轮对，言：“愿陛下养心，以清明约己，以恭俭进德，以刚毅发强，毋以旨酒违善言，毋以嬖御嫉庄士，毋以靡曼之色伐天性。杜渐防微，澄源正本，使君身之所自立者先有其地。夫然后移所留之聪明以经世务，移所舍之精神以强国政，移所用之心力以恤疲民，移所当省之浮费以犒边上久戍之士，则不惟可以消弭灾变，攘除奸凶，殄灭寇贼，虽以是建久安长治之策可也。”

他日入对，又言：“诵往哲之遗言，进谋国之上策，实不过曰内修政事而已。然所谓内修者，非但车马器械之谓也。袞职之阙，所当修也；官师之旷，所当修也；出令之所弗清，所当修也；本兵之地弗严，所当修也；直言敢谏之未得其职，所当修也；折冲御侮之弗堪其任，所当修也。陛下退修于其上，百官有司交修于其下，朝廷既正，人心既附，然后申警国人，精讨军实，合内修外攘为一事，神州赤县，皆在吾指顾中矣。”

火灾，应诏上封曰：“京城之灾，京城之所见也。四方有败，陛下亦得而见之乎？夫惨莫惨于兵也，而连年不戢，则甚于火矣。酷莫酷于吏

也，而頻岁横征，则猛于火矣。闽之民困于盗，浙之民困于水，蜀之民困于兵。横敛之原既不澄于上，包苴之根又不绝于下。譬彼坏木，疾用无枝，而内涸之形见矣。”

迁秘书少监，兼权中书舍人，寻迁起居舍人兼权吏部侍郎，兼直学士院。疏言：“世之识治体而忧时几者，以为天运将变矣，世道将降矣，国论将更矣，正人将引去而旧人将登用矣。执持初意，封植正论，兹非砥柱倾颓之时乎？若使廉通敏慧者专治财赋，淑慎晓畅者专御军旅，明清敬谨者专典刑狱，经术通明使道训典，文雅丽则使作训辞，秉节坚厉使备风宪，奉法循理使居牧守，刚直有守者不听其引去，恬退无竞者不听其里居，功名慷慨者不佚之以祠庭，言论闳爽者不置之于外服，随才器使，各尽其分，则短长小大，安有不适用者哉！”又言谨政体、正道揆、厉臣节、综军务四事。

权刑部尚书兼修玉牒，以宝章阁直学士知宁国府，提举太平兴国宫，进宝章阁学士，差知温州。赴官，道间闻温州饥，至处州，乞蠲租科降，救饿者四万八千有奇，放夏税一十二万有奇，秋苗二万八千有奇，病者复与之药。事闻，赐衣带鞍马。改知泉州，以言罢。所著有鹤林集。

徐範字彝父，福州候官人。少孤，刻苦授徒以养母。与兄同举于乡，入太学，未尝以疾言遽色先人。

丞相赵汝愚去位，祭酒李祥、博士杨简论救之，俱被斥逐。同舍生议叩闕上书，书已具，有闽士亦署名，忽夜传韩侂胄将置言者重辟，闽士怖，请削名，範之友亦劝止之。範慨然曰：“业已书名矣，尚何变？”书奏，侂胄果大怒，谓其扇摇国是，各送五百里编管。範谪临海，与兄归同往，禁锢十馀年。

登嘉定元年进士第。授清江县尉，辟江、淮制置司准备差遣。属边事纷纭，营砦子弟募隶军籍者未及浞，汹汹相惊。一夕，秉烛招刺千余人，踊跃争奋。差主管户部架阁，改太学录，迁国子监主簿。人对，言：

“时平，不急之务、无用之官，犹当痛加裁节，矧多事之秋，所贵全万民之命，纾一时之急，独奈何坐视其无救而以虚文自蔽哉！愿惩既往之失，废无用之文，一意养民，以培国本。”

丐外，添差通判泽州<sup>[1]</sup>。湖湘大旱，振救多所裨益。知邵武军，寻召赴行在，言：“功利不若道德，刑罚不若恩厚，杂伯不若纯王，异端不若儒术，谗佞不若直谏，便嬖不若正人，奢侈不若诗书，盘游不若节俭，玩好不若宵衣旰食，穷黜不若偃兵息民。是非两立，明白易见。几微之际，大体所关。积习不移，治道舛矣。”迁国子监丞，徙太常丞，权都官郎官，改秘书丞、著作郎、起居郎、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以朝奉大夫致仕。卒，赠朝请大夫、集英殿修撰。

李韶字元善，弥逊之曾孙也。父文饶，为台州司理参军，每谓人曰：“吾司臬多阴德，后有兴者。”韶五岁，能赋梅花。嘉定四年，与其兄宁同举进士。调南雄州教授。校文广州，时有当国之亲故私报所业，韶却之。调庆元。丞相史弥远荐士充学职，韶不与。袁燮求学官射圃益其居，亦不与，燮以此更敬韶。

以廉勤荐，迁主管三省架阁文字，迁太学正，改太学博士。上封事谏济王竑狱，且以书晓弥远，言甚恳到。又救太学生宁式，迁学官。丐外，添差通判泉州。郡守游九功素清严，独异顾韶。改知道州。葺周惇颐故居，录其子孙于学宫，且周其家。绍定四年，行都灾，韶应诏言事。提举福建市舶。会星变，又应诏言事。人为国子监丞，改知泉州兼市舶。

端平元年，召。明年，转太府寺丞，迁都官郎官，迁尚左郎官。未几，拜右正言。奏乞以国事、边防二事专委丞相郑清之、乔行简各任责。论汰兵、节财及襄、蜀边防。又论史嵩之、王遂和战异议，迄无成功，请出遂于要藩，易嵩之于边面，使各尽其才。史宅之将守袁州，韶率同列一再劾之。俱不报。乞解言职，拜殿中侍御史，辞，不允。奏曰：“顷同



臣居言职者四人，未逾月徐清叟去，未三月杜範、吴昌裔免，独臣尚就列。清叟昨言‘三渐’，臣继其说，李宗勉又继之，陛下初不加怒，而清叟竟去，犹曰清叟倡之也。今臣与範、昌裔言，未尝不相表里，二臣出台，臣独留，岂臣言不加切于二臣邪？抑先去二臣以警臣，使知择而后言邪？清叟所言‘三渐’，臣犹以为未甚切。今国柄有陵夷之渐，士气有委靡之渐，主势有孤立之渐，宗社有阽危之渐，上下偷安，以人言为讳，此意不改，其祸岂直三渐而已。”

时魏了翁罢督予祠，韶讼曰：“了翁刻志问学，几四十年，忠言说论，载在国史，去就出处，具有本末。端平收召，论事益切。去年督府之遣，体统不一，识者逆知其无功。了翁迫于君命，黽勉驱驰，未有大阙。襄州变出肘腋，未可以为了翁罪。枢庭之召，未几改镇，改镇未久，有旨予祠。不知国家四十年来收拾人才，焯然有称如了翁者几人？愿亟召还，处以台辅。”又劾奏陈洵益刑馀腐夫，粗通文墨，扫除贱隶，窃弄威权，乞予洵益外祠。劾女冠吴知古在官掖招权纳贿，宜出之禁庭。帝怒，韶还笏殿陛乞归。会祀明堂，雷电，免二相，韶权工部侍郎、正言，迁起居舍人。复疏洵益、知古，不报。辞新命，不许。应诏上封事，几数千言。帝谕左右曰：“李韶真有爱朕忧国之心。”凡三辞不获，以生死祈哀乞去。帝蹙额谓韶曰：“曲为朕留。”退，复累疏乞补外，以集英殿修撰知漳州，号称廉平。朝廷分遣部使者诸路称提官楮，韶疏极言其敝。

嘉熙二年，召。明年，上疏乞寝召命云：

端平以来，天下之患，莫大于敌兵岁至，和不可，战不能，楮券日轻，民生流离，物价踊贵，遂至事无可为。臣窃论以为必自上始，九重菲衣恶食，卧薪尝胆，使上下改虑易听，然后可图。今二患益深，虽欲效忠，他莫有以为说。此其不敢进者一。

史宅之，故相子，予郡，外议皆谓扳援之徒将自是复用，故尝论列至再。今圣断赫然，用舍由己，人才一变矣。环视前日在廷之臣，流落摈弃，臣虽欲贪进，未知所以处其身。此其不敢进者二。

始臣为郎，蜀受兵方亟，庙堂已遣小使至，特起嵩之于家，而言

者攻击不已。臣妄论以为讲和固非策，而首兵亦岂能无罪。故居言路，首乞出高论者付以兵事，使稍知敌情者尝试其说于闾外。不知事势推移，遂竟罢废，而款敌无功者，白麻扬廷矣。或者将议臣前日有所附会。此臣重不敢进者三。

又臣昨弹内侍女冠，不行，退惟圣主高明，必不容其干政。然未几首相去位，臣亦出台，传闻其人谓臣受庙堂风旨，故决意丐外。今臣言迄不行，苟贪君命，窃恐或者讥臣向何所闻而去，今何所见而来。此臣重不敢进者四。

四年，诏趣赴阙，辞，迁户部侍郎，再辞，不许。五年，改礼部侍郎，辞，诏不允，令所在州军护遣至阙。嵩之遣人谓韶曰：“毋言济邸、宫媪、国本。”韶不答。上疏曰：“臣生长淳熙初，犹及见度江盛时民生富乐，吏治修举。事变少异，政归私门，绍定之末，元气索矣。端平更化，陛下初意岂不甚美。国事日坏，其人或罢或死，莫有为陛下任其责者。考论至是，天下事岂非陛下所当自任而力为乎？左氏载史墨言：‘鲁公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盖言所由来者渐矣。陛下临御日久，宜深思熟念，威福自己，谁得而盗之哉？舍此不为，悠悠玩愒，乃几于左氏所谓‘世从其失者’。”盖以世卿风嵩之也。疏出，嵩之不悦，曰：“治春秋人下语毒。”当是时，杜範亦在列，二人廉直，中外称为“李、杜”。

兼侍讲，累辞，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辞，迁吏部侍郎兼中书舍人，三辞，不许。淳祐二年，疏言：“道揆之地，爱善类不胜于爱爵禄，畏公议不胜于畏权势。陛下以腹心寄之大臣，大臣以腹心寄之一二都司，恐不能周天下之虑。故以之用人，则能用其所知，岂能用其所不知；以之守法，则能守其所不与，必不能守于其所欲与。”又及济王、国本、宫媪。三上疏乞归，以宝章阁直学士知泉州，辞，乞畀祠，不许。既归，三辞，仍旧职提举鸿庆宫。

淳祐五年，韶被召，再辞，诏本州通判劝勉赴阙。迁礼部侍郎，三辞，迁权礼部尚书，复三辞，不许。人见，疏曰：“陛下改界正权，并进时望，天下孰不延颈以觐大治。臣窃窥之，恐犹前日也。君子小人，伦类

不同。惟不计近功，不急小利，然后君子有以自见；不恶闻过，不讳尽言，然后小人无以自托。不然，治乱安危，反覆手尔。”

又曰：“陛下所谋者嫫妃近习，所信者贵戚近亲。按政和令：‘诸国戚、命妇若女冠、尼，不因大礼等辄求人内者，许台谏觉察弹奏。’乞申严禁廷之籍，以绝天下之谤。世臣贵戚，牵联并进，何示人以不广也。借曰以才选，他时万一有非才者援是以求进，将何以抑之耶！”

又曰：“今土地日蹙者未反，人民丧败者未复，兵财止有此数，旦旦而理之，不过椎剥州县，腴削里闾。就使韩、白复生<sup>[2]</sup>，桑、孔继出，能为陛下强兵理财，何补治乱安危之数，徒使国家负不韪之名。况议论纷然，贤者不过苟容而去，不肖者反因是以媒其身，忠言至计之不行，浅功末利之是计，此君子小人进退机括所系，何不思之甚也！”

又曰：“闻之道路，德音每下，昆虫草木咸被润泽，恩独不及于一枯槁。威断出，自公卿大夫莫敢后先，令独不行于一老媪。小大之臣积劳受爵，皆得以延于世，而国储君副，社稷所赖以灵长，独不早计而预定。”又疏乞还，不许。兼侍读，三辞，不许。又三疏乞归。

时游似以人望用，然有牵制之者，韶奏云：“人主职论一相而已，非其人不以轻授。始而授之，如不得已，既乃疑之，反使不得有所为，是岂专任责成之体哉！所言之事不必听，所用之人不必从，疑畏忧沮，而权去之矣。”擢翰林学士兼知制诰、兼侍读，不拜，诏不许，又三辞，不许。

嵩之服除，有向用之意，殿中侍御史章琰、正言李昂英、监察御史黄师雍论列嵩之甚峻，诏落职予祠。韶同从官抗疏曰：“臣等谨按春秋桓公五年书：‘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春秋之初，无君无亲者莫甚于郑庄。二百四十二年之经，未有云‘王伐国’者，而书‘王’书‘伐’，以见郑之无王，而天王所当声罪以致讨。未有书诸侯从王以伐者，而书三国从王伐郑，又见诸侯莫从王以伐罪，而三国之微者独至，不足伸天王之义，初不闻以其尝为王卿士而薄其伐。今陛下不能正奸臣之罪，其过不专在上，盖大臣百执事不能辅天子以讨有罪，皆春秋所不赦。乞断以春秋之义，亟赐裁处。”诏嵩之勒令致仕。既而嵩之进观文殿大学士，韶上

疏争之甚力。未几，琰、昂英他有所论列，并罢言职。韶复上疏留之。

七年，韶上疏丐去，以端明殿学士提举玉隆宫。时直学士院应麟、中书舍人赵汝腾拜疏留韶内祠，未报。韶陛辞，疏甚剴切，其略曰：“彼此相视，莫行其志，而刳裁庶政，品量人物，相与运于冥冥之中者，不得不他有人焉。是中书之手可束，而台谏之口可矜，朝廷之事所当力为，不可枚举，皆莫有任其责者，甚非所以示四方、一体统。”改提举万寿观兼侍读，即出国门，力辞，道次三衢，诏趣受命，再辞，仍奉祠玉隆。

八年，被召，辞，不许。再辞，仍旧职奉祠万寿兼侍读，令守臣以礼趣行。又辞，不许。九年，仍奉祠玉隆。十一年，祠满再任。卒，年七十五。韶忠厚纯实，平粹简淡，不溺于声色货利，默坐一室，门无杂宾云。

王迈字贯之，兴化军仙游人。嘉定十年进士，为潭州观察推官。丁内艰，调浙西安抚司干官。考廷试，详定官王元春欲私所亲置高第，迈显撻其缪，元春怒，嗾谏官李知孝诬迈在殿庐语声高，免官。

调南外睦宗院教授。真德秀方守福州，迈竭忠以裨郡政。赴都堂审察，丞相郑清之曰：“学官掌故，不足挽吾贯之。”俄召试学士院，策以楮币，迈援据古今，考究本末，谓：“国贫楮多，弊始于兵。乾、淳初行楮币，止二千万，时南北方休息也。开禧兵兴，增至一亿四千万矣。绍定有事山东，增至二亿九千万矣。议者徒患楮穷，而弗惩兵祸，姑以今之尺籍校之，嘉定增至二十八万八千有奇。用寡谋之人，试直突之说，能发而不能收，能取而不能守。今无他策，核军实，窒边衅，救楮币第一义也。”又言：“修内司营缮广，内帑宣索多，厚施缁黄，滥予嫔御，若此未尝裁撙，徒闻有括田、榷盐之议者。向使二事可行，故相行之久矣。更化伊始，奈何取前日所不屑行者而行之乎？”又因楮以及时事，言：“君子之类虽进，而其道未行；小人之迹虽屏，而其心未服。”真德秀病危，闻迈所对，善之。

帝再相乔行简，或传史嵩之复用，迈上封事曰：“天下之相，不与天

下共谋之，是必冥冥之中有为之地者。且旧相奸俭刻薄，天下所知，复用，则君子空于一网矣。”又言吴知古、陈洵益挠政。轮对，言：“君不可欺天，臣不可欺君，厚权臣而薄同气，为欺天之著。”迈由疏远见帝，空臆无隐，帝为改容。言者劾迈论边事过实，魏了翁侍经筵，为帝言惜其去，改通判漳州。禋祀雷雨，迈应诏言：“天与宁考之怒久矣。曲蘖致疾，妖冶伐性，初秋逾旬，旷不视事，道路忧疑，此天与宁考之所以怒也。隐、刺覆绝，攸、熇尊宠，纲沦法敎，上行下效，京卒外兵<sup>[3]</sup>，狂悖迭起，此天与宁考之所以怒也。陛下不是之思，方用汉灾异免三公故事，环顾在廷，莫知所付。遥相崔与之，臣恐与之不至，政柄他有所属，此世道否泰，君子小人进退之机也。”于是台官李大同言迈交结德秀、了翁及洪咨夔以收虚誉，削一秩免。蒋峴劾迈前疏妄论伦纪，请坐以非所宜言之罪，削二秩。久之，复通判赣州，改福州、建康府、信州，皆不行。淳祐改元，通判吉州。右正言江万里疏榻前曰：“迈之才可惜，不即召，将有老不及之叹。”帝以为然。有尼之者，遂止。

知邵武军。在郡，诏以亢旱求言，迈驿奏七事，而以撤龙翔宫、立济王后为先。时郑清之再相，以左司郎官召，力辞。以直秘阁提点广东刑狱，亦辞。改侍右郎官，谏官焦炳炎论罢。予祠，卒，赠司农少卿。

迈以学问词章发身，尤练世务。易祓戒潭人曰：“此君不可犯。”夺势家冒占田数百亩以还民。李宗勉尝论迈，然迈评近世宰辅，至宗勉，必曰“贤相”。徐清叟与迈有违言，迈晚应诏，谓清叟有人望可用。世服其公云。

史弥鞏字南叔，弥远从弟也。好学强记。绍熙四年，入太学，升上舍。时弥远柄国，寄理不获试，淹抑十载。嘉定十年，始登进士第。

时李稹开鄂阍，知弥鞏持论不阿，辟谘幕府事。寿昌戍卒失律，欲尽诛其乱者，乃请诛倡者一人，军心感服。改知溧水县，首严庠序之教。端平初，入监都进奏院。转对，有君子小人才不才之奏，护蜀保江之奏。

嘉熙元年，都城火，弥鞏应诏上书，谓修省之未至者有五。又曰：“天伦之变，世孰无之。陛下友爱之心亦每发见。洪咨夔所以蒙陛下殊知者，谓雪川之变非济邸之本心，济邸之死非陛下之本心，其言深有以契圣心耳，矧以先帝之子，陛下之兄，乃使不能安其体魄于地下，岂不干和气，召灾异乎？蒙蔽把握，良有以也。”

出提点江东刑狱。岁大旱，饶、信、南康三郡大侵，谓振荒在得人，俾厘户为五，甲乙以等第振粟，丙为自给，丁余而戊济，全活为口一百一十四万有奇。徽之休宁有淮民三十馀辈，操戈劫人财，逮捕，法曹以不伤人论罪。弥鞏曰：“持兵为盗，贷之，是滋盗也。”推情重者戮数人，一道以宁。饶州兵籍溢数，供亿不继，请汰冗兵。令下，营门大噪。乃呼诸校谓曰：“汰不当，许自陈，敢哗者斩。”咸叩头请罪，诸营帖然，廩给亦大省。召为司封郎中，以兄子嵩之人相，引嫌丐祠，遂以直华文阁知婺州。时年已七十，丐祠，提举崇禧观。里居绝口不道时事。卒，年八十。真德秀尝曰：史南叔不登宗衮之门者三十年，未仕则为其寄理，已仕则为其排摈，皦然不污有如此。

五子，长写之，终刑部郎官，能之、有之、冑之俱进士。写之子蒙卿，咸淳元年进士，调江阴军教授，早受业色川阳恪，为学淹博，著书立言，一以朱熹为法。

陈埧字和仲，庆元府鄞人。大父叔平与同郡楼钥友善，死，埧哭之。埧才四岁，出揖如成人。钥指盘中银杏使属对，埧应声曰：“金桃。”问何所据？对以杜诗“鸚鵡啄金桃。”钥竦然曰：“亡友不死矣。”长受周官于刘著，顷刻数千百言辄就。试江东转运司第一，试礼部复为第一。

嘉定十年，登进士第。调黄州教授。丧父毁瘠，考古礼制时祭、仪制、祭器行之。忽叹曰：“俗学不足学。”乃师事杨简，攻苦食淡，昼夜不怠。免丧，史弥远当国，谓之曰：“省元魁数千人，状元魁百人，而恩数逾等，盍令省元初授堂除教授，当自君始。”埧谢曰：“庙堂之议甚盛，举自

垧始，得无嫌乎？”径部注处州教授以去，士论高之。

理宗即位，诏求言，垧上封事曰：“上有忧危之心，下有安泰之象，世道之所由隆。上有安泰之心，下有忧危之象，世道之所由污。故为天下而忧，则乐随之。以天下为乐，则忧随之。有天下者，在乎善审忧乐之机而已。今日之敝，莫大于人心之不合，纪纲之不振，风俗之不淳，国敝人偷而不可救。愿陛下养之以正，励之以实，莅之以明，断之以武。”而垧直声始著于天下。与郡守高似孙不合，去，归奉其母。召为太学录，逾年始至。转对，言：“天道无亲，民心难保。日月逾迈，事会莫留。始之锐，久则怠。始之明，久则昏。垂拱仰成，盛心也，不可因以负有为之志。遵养时晦，至德也，不可因以失乘时之机。”上嘉纳之。迁太学博士，主宗正寺簿。都城火，垧步往玉牒所，尽藏玉牒于石室。诏迁官，不受。应诏言上天非常之怒者，当有非常之举动，历陈致灾之由。又有吴潜、汪泰亨上弥远书，乞正冯树、王虎不尽力救火之罪，及行知临安府林介、两浙转运使赵汝憺之罚。人皆壮之。

迁太常博士，独为袁燮议谥，馀皆搁笔，因叹曰：“幽、厉虽百世不改，谥有美恶，岂谥墓比哉？”会朱端常子乞谥，垧曰：“端常居台谏则逐善类，为藩牧则务刻剥，宜得恶谥，以戒后来。”乃谥曰荣愿。议出，宰相而下皆肃然改容。考功郎陈耆覆议，合宦者陈洵益欲改，垧终不答。

李全在楚州有异志，垧以书告弥远：“痛加警悔，以回群心。早正典刑，以肃权纲。大明黜陟，以饬政体。”不纳。未几，贾贵妃入内，垧又言：“乞去君侧之蛊媚，以正主德；从天下之公论，以新庶政。”弥远召垧问之曰：“吾甥殆好名邪？”垧曰：“好名，孟子所不取也。夫求士于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于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力丐去，添差通判嘉兴府。弥远卒，召为枢密院编修官。入对，首言：“天下之安危在宰相。南渡以来，屡失机会。秦桧死，所任不过万俟卨、沈该耳。侂胄死，所任史弥远耳。此今日所当谨也。”次言：“内廷当严宦官之禁，外廷当严台谏之选。”于是洵益阴中之，监察御史王定劾垧，出知常州，改衢州。

寇卜日发溱坑，遵江山县而东。垧获谍者，即遣人致牛酒谕之曰：

“汝不为良民而为劫盗，不事耒耜而弄甲兵，今享汝牛酒，冀汝改业，否则杀无赦。”于是自首者日以百数，献器械者重酬之，遂以溃散。改提点都大坑冶，徙福建转运判官。侍御史蒋岷常与论中庸，不合，又劾之。主管崇道观。逾年，迁浙西提点刑狱。岁旱，盗起，捕斩之，盗惧徙去。安吉州俞垓与丞相李宗勉连姻，恃势黠货，垓亲按临之。弓手戴福以获潘丙功为副尉，宗勉倚之为腹心，盗横贪害，垓至，福闻风而去。贻书宗勉曰：“垓治福，所以报丞相也。传间实走丞相，贤辅弼不宜有此。”宗勉答书曰：“福罪恶贯盈，非君不能治。宗勉虽不才，不敢庇奸凶。惟君留意。”及获福豫章，众皆欲杀之，垓曰：“若是则刑滥矣。”乃加墨徇于市，囚之圜土。以吏部侍郎召，及为国子司业，诸生咸相庆，以为得师。

未几，兼玉牒检讨、国史编修、实录修撰，乃辞兼史馆。历陈境土之蹙，民生之艰，国计之匮，“既无经理图回之素，惟有感动转移之策，必有为之本者，本者何？复此心之妙耳”。又言：“履泰安而逸乐者，有习安致危之理。因艰危而兢惧者，有虑危图安之机。明用舍以振纪纲，躬节俭以汰冗滥，屏奸妄以厉将士，抑贵近以宽桀桀，结乡社以防窃发，黜增创以培根本。今任用混淆，薰莸同器，遂使贤者耻与同群。”谏议大夫金渊见之，怒。垓乞补外，不许，又辞免和采转官赏，亦不许。知温州，未上，以言罢。

垓家居，时自娱于泉石，四方学者踵至。轻财急义，明白洞达，一言之出，终身可复。忽卧疾，戒其子抽架上书占之，得吕祖谦文集，其墓志曰：“祖谦生于丁巳岁，没于辛丑岁。”垓曰：“异哉！我生于庆元丁巳，今岁在辛丑，于是一甲矣。吾死矣夫！”

子蒙，年十八，上书万言论国事。吴子良奇之，妻以女。为太府寺主簿。入对，极言贾似道为相时国政阙失，文多不录。为淮东总领，似道诬以贪污，贬建昌军簿，录其家，惟青毡耳。德祐初，礼部侍郎李珣乞放便，以刑部侍郎召，不赴，卒。



赵与箴字德渊，太祖十世孙。居湖州。嘉定十三年进士。历官差主管官告院，迁将作监主簿，差知嘉兴府，迁知大宗正兼权枢密院检详诸房文字，寻为都官郎官，加直宝章阁、两浙转运判官。进焕章阁、知庆元府，主管沿海制置司公事，拜司农少卿，仍兼知庆元府兼沿海制置副使。迁浙西提点刑狱，授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拜司农卿兼知临安府，主管浙西安抚司公事，权刑部侍郎兼详定敕令官，权兵部侍郎，迁户部侍郎，权户部尚书，时暂兼吏部尚书，寻为真，兼户部尚书，时暂兼浙西提举常平，加端明殿学士、提领户部财用，皆依旧兼知临安府。与执政恩泽，加资政殿大学士。以观文殿学士知绍兴府、浙东安抚使；知平江府兼淮、浙发运使，时暂兼权浙西提点刑狱；授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江东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兼行宫留守，节制和州、无为军、安庆府三郡屯田使；时暂兼权扬州、两淮安抚制置使，改兼知扬州，寻兼知镇江府，兼淮东总领，提举洞霄宫；复为淮、浙发运使，差知平江府，特转两官致仕。景定元年八月，卒，特赠少师。与箴所至急于财利，几于聚敛之臣矣。

李大同字从仲，婺州东阳人。嘉定十六年进士。历官为秘书丞兼崇政殿说书，拜右正言兼侍讲。疏言：“赵、冀分野，乃有荧惑犯填星之变，则我师之出，岂无当长虑而却顾者。故臣愿陛下勿以星文为小异而或加忽。一话一语，一政一事，必求有以格天心而弭灾变。至于进兵攻讨，尤切谨重。”迁太常少卿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兼侍讲，兼权侍立修注官，迁起居郎，拜殿中侍御史，权刑部侍郎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选吏部侍郎，进工部尚书，以宝谟阁直学士知平江府，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乞致仕，不许，后卒于家。

黄晷字子耕，隆兴分宁人。尝从郭雍、朱熹学，熹深期之，而晷亦以道自任，反复论辨，必无所疑然后止。举太学进士，为瑞昌主簿，监文思院，知卢阳县，五溪獠犷悍，晷为诗谕之，獠感悦，有公事莫敢违。

通判处州，经、总制有额无钱，俗号殿最纲，晷会十年中成赋酌取之，阁免逋负，钱额钧等，独以最闻。主管官告院、大理寺簿、军器监丞，岁馀三迁，晷乃不乐。间行西湖，慨然曰：“我昔在南、北山，一水一石，无不自题品，今无复情味，何邪？”

丐外，知台州。谢良佐子孙居台者既播越流落，晷求之民间，收而教之。勤苦夙夜，先劝后禁，讼牒销缩，郡称平治。为济粟仓，为抵当库，葬民之栖寄暴露者为棺千五百，置养济院，又创安济坊以居病囚，皆自有子本钱，使不废。故叶适谓晷条目建置，忧民如家。迁袁州，哭从弟哀甚，得疾卒。所著有復斋集。

杨大異字同伯，唐天平节度使汉公之后，十世祖祥避地醴陵，因家焉。祥事亲孝，亲亡哀毁，泣尽继以血，庐墓终身，有白芝、白乌、白兔之瑞。事闻于朝，褒封至孝公，赐名木植墓道，以旌其孝。

大異从胡宏受春秋大义。登嘉定十三年进士第。授衡阳主簿，有惠政。调龙泉尉，摄邑令。适岁饥，提刑司遣吏和籴米二万石于邑，米价顿增，民乏食，大異即以提刑司所籴者如价发粜，民甚德之。提刑赵与篋大怒，拮其罪弗得，坐以方命，移安远尉。

邑有峒寇扰民，官兵致讨，积年弗获，檄大異往治之。大異以一仆负告身自随，肩舆入贼峒，传呼尉至，贼露刃成列以待，徐谕以祸福，皆伏地叩头，愿改过自新。留告身为质，偕其渠魁数辈出降。以赏迁吉州户曹，改广西经干，复以弭盗赏，除四川制置司参议官。北兵入成都，大異从制置使丁黼巷战，兵败，身被数创死，阖门皆遇难。诘旦，其部曲窃往瘞之，大異复苏，负以逃，获免。进朝奉郎，宰石门县，就除通判溧阳，摄州事，皆有惠政。去官之日，老弱攀号留之，大異易服潜去。擢知登

闻鼓院，迁大理寺丞，平反冤狱者七。召对，极言时政得失，迁宰相意，出知澧州。理宗曰：“是四川死节更生者杨大异耶？论事剴切，有用之材也。何遽出之？”对曰：“是人尤长于治民。”命予节兼庾事，进直秘阁、提点广东刑狱兼庾事。

时常平司逋负山积，械系追索，奸蠹百出。大异与之约，悉纵遣之，负者如期毕输，吏无所容其奸。访张九龄曲江故宅，建相江书院，以祀九龄。改提点广西刑狱兼漕、庾二司，所至奸吏屏息，寇盗绝迹。凡可以为民兴利除害者，必奏行之。复建宣成书院祀张栻、吕祖谦。广海幅员数千里，道不拾遗，报政为最。未六十即丐致仕，不允，章四上，除秘阁修撰、太中大夫，提举崇禧观、醴陵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归里第，与居民无异，学者从之，讲肄谆谆，相与发明经旨，条析理学。食祠禄者二十四年，卒，年八十二。子霆、霖。霆在忠义传。

论曰：正论之在天下，未尝亡也。徐範之于韩侂胄，吴泳、李韶、王迈之于史氏，皆能无所回挠，正色直言。至于史弥巩则弥远之弟，陈埙其甥也，不以私亲而废天下之公论。抑孟子所谓“寡助之至”者欤？赵与簋扬历最久，甘为聚敛之臣。李大同以乡人乔行简为相，荐起之。黄簪出仕，以恤民尊贤为急，可谓知本。大异节义如此，宜其善政之著称于世也。

## 【校勘记】

- [1] 添差通判泽州 按泽州当时不受宋朝管辖，徐範不得为泽州通判；下文有“湖湘大旱”事，“泽”字疑为“潭”字之讹。
- [2] 韩白复生 “白”原作“勾”，此语与下文“桑(弘羊)、孔(仅)继出”相对，并以“强兵理财”为言，“韩”下当为“白”字，指韩信、白起。因改。
- [3] 京卒外兵 “卒”原作“率”，据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五二臞轩王少卿墓志铭改。

## 宋史卷四百二十四

### 列传第一百八十三

陆持之 徐鹿卿 赵逢龙 赵汝腾 孙梦观  
洪天锡 黄师雍 徐元杰 孙子秀 李伯玉

陆持之字伯微，知荆门军九渊之子也。七岁能为文。九渊授徒象山之上，学者数百人，有未达，持之为敷绎之。荆门郡治火，持之仓卒指授中程，九渊器之。

韩侂胄将用兵，持之忧时不怍，乃历聘时贤，将有以告。见徐谊于九江，时议防江，持之请择僚吏察地形，孰险而守，孰易而战，孰隘而伏，毋专为江守。具言：“自古兴事造业，非有学以辅之，往往皆以血气盛衰为锐惰。故三国、两晋诸贤，多以盛年成功名。公更天下事变多矣，未举一事，而朝思夕惟，利害先入于中，愚恐其为之难也。”谊怏然。又之鄂谒薛叔似、项安世，之荆谒吴猎，争欲留之，寻皆谢归。著书十篇，名懋说。

嘉定三年，试江西转运司预选，常平使袁燮荐于朝，谓持之议论不为空言，缓急有可倚仗。不报。豫章建东湖书院，连帅以书币强起持之长之。嘉定十六年，宁宗特诏持之秘书省读书，固辞，不获。既至，又诏以迪功郎入省，乞归，不许。理宗即位，转修职郎，差干办浙西安抚司，以疾请致仕，特命改通直郎。所著有易提纲、诸经杂说。

徐鹿卿字德夫，隆兴丰城人。博通经史，以文学名于乡，后进争师宗之。嘉定十六年，廷试进士，有司第其对居二，详定官以其直抑之，犹置第十。

调南安军学教授。张九成尝以直道谪居，鹿卿摭其言行，刻诸学以训。先是周惇颐、程颢与其弟颐皆讲学是邦，鹿卿申其教，由是理义之学复明。立养士纲条，学田多在溪峒，异时征之无艺，农病之，鹿卿抚恤，无逋租者。其后盗作，环城屋皆毁<sup>〔1〕</sup>，惟学宫免，曰：“是无挠我者。”

辟福建安抚司干办公事。会汀、邵寇作，鹿卿赞画备御，动中机会。避寇者入城，多方振济，全活甚众。郡多火灾，救护有方。会都城火，鹿卿应诏上封事，言积阴之极，其征为火，指言惑嬖宠、溺燕私、用小人三事尤切。真德秀称其气平论正，有忧爱之诚心。改知尤溪县。德秀守泉，辟宰南安，鹿卿以不便养辞。德秀曰：“道同志合，可以拯民，何惮不来？”鹿卿入白其母，欣然许之。既至，首罢科敛之无名者，明版籍，革预借，决壅滞，达冤抑，邑以大治。德秀寻帅闽，疏其政以劝列邑。岁饥，处之有法，富者乐分，民无死徙。最闻，令赴都堂审察。以母丧去。

诏服闋赴枢密稟议，首言边事、楮币。主管官告院，干办诸司审计司。故相子以集英殿修撰食祠禄，又帮司农少卿米麦，鹿卿曰：“奈何为一人坏成法。”持不可。迁国子监主簿。入对，陈六事，曰：“洗凡陋以起事功，昭劝惩以收主柄，清班著以储实才，重藩辅以蔽都邑，用闽、越舟师以防海，合东南全力以守江。”上皆嘉纳。改枢密院编修官，权右司，赞画二府，通而守法。会右史方大琮、编修刘克庄、正字王迈以言事黜，鹿卿赠以诗，言者并劾之，太学诸生作四贤诗。知建昌军，未上，而崇教、龙会两保与建黎原、铁城之民修怨交兵，鹿卿驰书谕之，敛手听命。既至，则宽赋敛，禁掊克，汰赃滥，抑强御，恤寡弱，黥黠吏，训戍兵，创百丈砦，择兵官，城属县，治行大孚，田里歌诵。

督府横取秋苗斛面，建昌为米五千斛。鹿卿争之曰：“守可去，米不

可得。”民恐失鹿卿，请输之以共命。鹿卿曰：“民为守计则善矣。守独不为民计乎？”卒争以免。召赴行在，将行，盗发南丰，捕斩渠首二十人，馀不问。擢度支郎官兼右司。入对，极陈时敝。改侍右郎官兼敕令删修官，兼右司。鹿卿又言当时并相之敝。宰相以甘言诱鹿卿，退语人曰：“是牢笼也，吾不能为宰相私人。”言者以他事诋鹿卿，主管云台观。越月，起为江东转运判官。岁大饥，人相食，留守别之杰讳不诘，鹿卿命掩捕食人者，尸诸市。又奏援真德秀为漕时拨钱以助振给，不报。遂出本司积米三千馀石减半贾以粜，及减抵当库息，出缗钱万有七千以予贫民，劝居民收字遗孩，日给钱米，所活数百人。宴集不用乐。

会岳珂守当塗，制置茶盐，自诡兴利，横敛百出，商旅不行，国计反屈于初。命鹿卿核之，吏争窜匿。鹿卿宽其期限，躬自钩考，尽得其实。珂辟置贪刻吏，开告讦以罔民，没其财，民李士贤有稻二千石，囚之半岁。鹿卿悉纵舍而劝以其馀分，皆感泣奉命。珂罢，以鹿卿兼领太平，仍暂提举茶盐事。弛苛征，蠲米石<sup>[2]</sup>、芜湖两务芦税。江东诸郡飞蝗蔽天，入当塗境，鹿卿露香默祷，忽飘风大起，蝗悉度淮。之杰密请移鹿卿浙东提点刑狱，加直秘阁兼提举常平。鹿卿言罢浮盐经界碱地，先撤相家所筑，就捕者自言：“我相府人。”鹿卿曰：“行法必自贵近始。”卒论如法。丞相史弥远之弟通判温州，利韩世忠家宝玩，籍之，鹿卿奏削其官。

初，鹿卿檄衢州推官冯惟说决婺狱，惟说素廉平，至则辨曲直，出淹禁。大家不快其为，会乡人居言路，乃属劾惟说。州索印纸，惟说笑曰：“是犹可以仕乎？”自题诗印纸而去。衢州郑逢辰以繆举，鹿卿以委使不当，相继自劾，且共和其诗。御史兼二人劾罢之。及知泉州，改赣州，皆辞。迁浙西提点刑狱、江淮都大坑冶，皆以病固辞，遂主管玉局观。及召还，又辞，改直宝章阁知宁国府，提举江东常平，又辞。

淳祐三年，以右司召，犹辞。丞相杜範遗书曰：“直道不容，使人击节。君不出，岂以冯惟说故耶？惟说行将有命矣。”鹿卿乃出。擢太府少卿兼右司。入对，请定国本、正纪纲、立规模，“时事多艰，人心易摇，

无独力任重之臣，无守节伏义之士，愿早决大计”。上嘉纳之。兼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兼崇政殿说书。逾年，兼权吏部侍郎。时议使执政分治兵财，鹿卿执议不可。以疾丐祠，迁右文殿修撰、知平江府兼发运副使。力丐祠，上谕丞相挽留之。召权兵部侍郎，固辞，上令丞相以书招之，鹿卿至，又极言君子小人，切于当世之务。兼国子祭酒，权礼部侍郎，兼同修国史，兼实录院同修撰，兼侍讲，兼权给事中。鹿卿言“琐闼之职无所不当问，比年命下而给舍不得知，请复旧制”。从之。

上眷遇采芻而忘者寝多，有撰伪疏托鹿卿以传播，历诋宰相至百执事，鹿卿初不知也，遂力辨上前，因乞去，上曰：“去，则中奸人之计矣。”令临安府根捕，事连势要，狱不及竟。迁礼部侍郎。累疏告老，授宝章阁待制、知宁国府，而引年之疏五上，不允，提举鸿禧观，遂致仕，进华文阁待制。卒，遗表闻，赠四官。

鹿卿居家孝友，喜怒不形，恩怨俱泯，宗族乡党，各得欢心。居官廉约清峻，豪发不妄取，一庐仅庇风雨。所著有泉谷文集、奏议、讲义、盐楮议政稿、历官对越集，手编汉唐文类、文苑菁华，谥清正。

赵逢龙字应甫，庆元之鄞人。刻苦自修，为学淹博纯实。登嘉定十六年进士第。授国子正、太学博士，历知兴国、信、衢、衡、袁五州，提举广东、湖南、福建常平。每至官，有司例设供张，悉命撤去，日具蔬饭，坐公署，事至即面问决遣。为政务宽恕，抚谕恻怛，一以天理民彝为言，民是以不忍欺。居官自常奉外，一介不取。民赋有逋负，悉为代输。尤究心荒政，以羨馀为平糶本。迁将作监，拜宗正少卿兼侍讲。凡道德性命之蕴，礼乐刑政之事，缕缕为上开陈。疏奏甚众，稿悉焚弃。年八十有八终于家。

逢龙家居讲道，四方从游者皆为巨公名士。丞相叶梦鼎出判庆元，修弟子礼，常谓师门庠陋，欲市其邻居充拓之。逢龙曰：“邻里粗安，一旦惊扰，彼虽勉从，我能无愧于心！”逢龙寡嗜欲，不好名，扬历日久，泊

然不知富贵之味。或问何以裕后，逢龙笑曰：“吾忧子孙学行不进，不患其饥寒也。”

赵汝腾字茂实，宗室子也。居福州。宝庆二年进士。历官差主管礼、兵部架阁，迁籍田令，召试馆职，授秘书省正字，升校书郎，寻升秘书郎兼史馆校勘。轮对，言节用先自乘舆宫掖始。兼玉牒所检讨官，以直焕章阁知温州，进直徽猷阁、江东提点刑狱，又进直宝文阁，差知婺州。召赴阙，迁起居舍人，兼权中书舍人，升起居郎，时暂兼权吏部侍郎，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兼侍讲，迁吏部侍郎兼侍讲，权工部尚书兼权中书舍人，皆兼同修撰，以左司谏陈垓论罢。召为礼部尚书兼给事中，兼修国史、实录院修撰。入奏，言：“前后奸谀之臣，伤善害贤，自取穹官要职，何益于陛下，而深损于圣德。兴利之臣，移东就西，顺适宫禁，自遂溪壑无厌之欲，何益于陛下，而深戕于国脉。则陛下私惠群小之心，可以息矣。”又言：“陛下有用君子之名，无用君子之实。”

兼直学士院，拜翰林学士兼知制诰，兼侍读。辞归故里，累召，力辞，以龙图阁学士知绍兴府、浙东安抚使。召至阙，以端明殿学士提举佑神观，兼翰林学士承旨，知泉州、知州南外宗正事，复提举佑神观兼侍读，兼翰林学士承旨。景定二年，卒，遗表上，特赠四官。

孙梦观字守叔，庆元府慈溪人。宝庆二年进士。调桂阳军教授、浙西提举司干办公事，差主管吏部架阁文字，为武学谕。轮对，言：“人主不容有所惮，尤不容有所玩，惮则有言而不能容，玩则虽容其言而不能。”力请外，添差通判严州，主管崇道观，召为武学博士、太常寺丞兼诸王宫大小学教授，大宗正丞兼屯田郎官、将作少监。知嘉兴府，仍旧班兼右司郎官、将作监。转对，极言：“风宪之地，未闻有十八疏攻一竦者。



封驳之司，未闻有三舍人不肯草制者。道揆不明，法守滋乱，天下之权将有所寄，而倒持之患作。”当路者滋不悦。出知泉州兼提举市舶，改知宁国府。蠲逋减赋，无算泛入者尽籍于公帑。户部遣官督赋，急若星火，阖郡皇骇，莫知为计。梦观曰：“吾宁委官以去，毋宁病民以留。”力丐祠，且将以府印牒所遣官，所遣官闻之夜遁。他日梦观去宁国，人言之为之流涕。

丞相董槐召还，帝问江东廉吏，槐首以梦观对，帝说，乃迁司农少卿兼资善堂赞读。轮对，谓：“今内外之臣，恃陛下以各遂其私，而陛下独一无可恃，可为寒心！”次论：“郡国当为斯民计，朝廷当为郡国计。乞命大臣应自前主计之臣夺州县之利而归版曹者，复归所属，庶几郡国蒙一分之宽，则斯民亦受一分之赐。”帝善其言。迁太府卿、宗正少卿，兼给事中、起居舍人、起居郎。八上章辞免，以监察御史吴燧论罢，直龙图阁与祠，授秘阁修撰、江淮等路提点铸钱司公事。甫至官，即复召为起居郎兼侍右侍郎、给事中兼赞读，兼国子祭酒，权吏部侍郎。奏事抗论益切，以宠赂彰、仁贤逝、货财偏聚为言，且谓“未易相之前，敝政固不少；既易相之后，敝政亦自若。”在廷之士皆危之。梦观曰：“吾以一布衣蒙上恩至此，虽捐躯无以报，利钝非所计也。”

力求补外，以集英殿修撰知建宁府。蠲租税，省刑罚，郡人徐清叟、蔡抗以为有古循吏风。民有梦从者甚都，迎祠山神，出视之则梦观也。俄而梦观得疾，口授遗表，不忘规谏，遂卒。帝悼惜久之，赙银帛三百。梦观退然若不胜衣，然义所当为，奋往直前；其居败屋数间，布衣蔬食，而重名节云。

洪天锡字君畴，泉州晋江人。宝庆二年进士。授广州司法。长吏盛气待僚属，天锡纠正为多。丁内艰，免丧，调潮州司理。势家夺民田，天赐言于守，还之。

帅方大琮辟真州判官，留置幕府。改秩知古田县。行乡饮酒礼。

邑剧，牒诉猥多，天锡剖决无留难。有倚王邸势杀人者，诛之不少贷。调通判建宁府。大水，擅发常平仓振之。擢诸司粮料院，拜监察御史兼说书。累疏言：“天下之患三：宦官也，外戚也，小人也。”劾董宋臣、谢堂、厉文翁，理宗力护文翁，天锡又言：“不斥文翁，必为王府累。”上令吴燧宣谕再三，天锡力争，谓：“贵幸作奸犯科，根柢蟠固，乃迟回护惜，不欲绳以法，势焰愈张，纪纲愈坏，异时祸成，虽欲治之不可得矣。”上又出御札，俾天锡易疏，欲自戒饬之。天锡又言：“自古奸人虽凭怙，其心未尝不畏人主之知，苟知之而止于戒饬，则凭怙愈张，反不若未知之为愈也。”章五上，出关待罪。诏二人已改命，宋臣续处之。天锡言：“臣留则宋臣去，宋臣留则臣当斥，愿早赐裁断。”越月，天雨土，天锡以其异为蒙，力言阴阳君子小人之所以辨，又言修内司之为民害者。

蜀中地震，浙、闽大水，又言：“上下穷空，远近怨疾，独贵戚巨阉享富贵耳。举天下穷且怨，陛下能独与数十人者共天下乎？”会吴民仲大论等列诉宋臣夺其田，天锡下其事有司，而御前提举所移文谓田属御庄，不当白台，仪鸾司亦牒常平。天锡谓：“御史所以雪冤，常平所以均役，若中贵人得以控之，则内外台可废，犹为国有纪纲乎？”乃申劾宋臣并卢允升而枚数其恶，上犹力护之。天锡又言：“修内司供缮修而已，比年动曰‘御前’，奸赃之老吏，迹捕之凶渠，一窜名其间，则有司不得举手，狡者献谋，暴者助虐，其展转受害者皆良民也。愿毋使史臣书之曰：‘内司之横自今始。’”疏上至六七，最后请还御史印，谓：“明君当为后人除害，不当留患以遗后人。今朝廷轻给舍台谏，轻百司庶府，而北司独重，仓卒之际，臣实惧焉。”言虽不果行，然终宋世阉人不能窃弄主威者，皆天锡之力，而天锡亦自是去朝廷矣。改大理少卿，再迁太常，皆不拜。

改广东提点刑狱，五辞。明年，起知潭州，久之始至官。戢盗贼，尊先贤，逾年大治。直宝谟阁，迁广东转运判官，决疑狱，劾贪吏，治财赋，皆有法。召为秘书监兼侍讲，以贖辞，升秘阁修撰、福建转运副使，又辞。度宗即位，以侍御史兼侍读召，累辞，不许，在道间，监察御史张桂劾罢之。乃疏所欲对病民五事：曰公田，曰关子，曰银纲，曰盐钞，曰赋

役。又言：“在廷无严惮之士，何以寝奸谋？遇事无敢诤之臣，何以临大节？人物稀疏，精采销软，隐情惜己者多，忘身殉国者少。”进工部侍郎兼直学士院，加显文阁待制、湖南安抚使、知潭州，改漳州，皆力辞。

又明年，改福建安抚使，力辞，不许。亭户买盐至破家陨身者，天锡首罢之，民作佛事以报。罢荔枝贡。召为刑部尚书，诏宪守之臣趣行无虚日，不起。久之，进显文阁直学士，提举太平兴国宫，三降御札趣之，又力辞。逾年，进华文阁直学士，仍旧宫观，寻致仕，加端明殿学士，转一官。疾革，草遗表以规君相。上震悼，特赠正议大夫，谥文毅。

天锡言动有准绳，居官清介，临事是非不可回折。所著奏议、经筵讲义、进故事、通祀辑略、味言发墨、阳岩文集。

黄师雍字子敬，福州人。少从黄榦学。入太学。宝庆二年，举进士。诏为楚州官属。出盗贼白刃之冲，不畏不慑。李全反状已露，师雍密结忠义军别部都统时青图之，谋泄，全杀青，师雍不为动，全亦不加害。秩满，朝议褒异，师雍耻出史弥远门，不往见之。调婺州教授，学政一以吕祖谦为法。李宗勉、赵必愿、赵汝谈皆荐之。

师雍慕徐侨有清望，欲谒之，会其有召命，师雍曰：“今不可往也。”侨闻而贤之，至阙，以其学最闻，宗勉在政府，力言于丞相乔行简，行简已许以朝除。师雍以书见行简，劝其归老，行简不悦，宗勉之请遂格。

知遂之龙溪，转运使王伯大上其邑最。行简罢，宗勉与史嵩之入相，召师雍审察，将至而宗勉卒。嵩之延师雍，密示相亲意，师雍不领；迁粮料院，又曰：“料院与相府密迩，所以相处。”师雍亦不领。嵩之独相，权势浸盛，上下惧祸，未有发其奸者。博士刘应起首疏论嵩之，帝感悟，思逐嵩之。师雍与应起相善，故嵩之疑师雍左右之，讽御史梅杞击师雍，差知兴化军，旋夺之，改知邵武军。及应起为监察御史，师雍迁宗正寺簿，寻亦拜监察御史。首疏削金渊秩，送外居住。再疏斥赵纶、项容孙、史芻之。嵩之终丧，正言李昉英、殿中侍御史章琰共疏乞窜斥之，

师雍亦上疏论列，帝感悟，即其日诏勒令致仕。权直舍人院刘克庄封还词头，乞畀嵩之以贴职如宰臣去国故事，遂得守金紫光禄大夫、观文殿学士致仕。议者曰：“大夫，官也。观文，职也。元降御笔但云‘守官’，无‘本官职’之辞。观文之命，自克庄启之。朋邪顾望，不可赦。”师雍遂劾克庄临事失身犯义，免所居官，琰亦继劾克庄，师雍又乞籍嵩之家隶张叔仪，皆从之。

未几，昂英劾临安尹赵与箴及执政，琰亦劾执政，帝怒昂英并及琰。郑窳乘间劾琰、昂英，又嗾同列再疏，以昂英属某人，琰属师雍。师雍毅然不从，独击叶闾乃与箴腹心。琰、昂英去国，窳于是荐周坦、叶大有入台，首劾程公许、江万里，善类日危矣。未逾月，坦攻参政吴潜去，陈垓为监察御史，时窳、与箴、坦、垓、大有合为一，师雍独立。窳恶之尤甚，思所以去师雍，未得，招四人共谋之。会大旱求言，应招者多指窳、坦等为起灾之由，牟子才、李伯玉、卢钺语尤峻。坦等伪撰匿名书，诬三士，师雍榻前辨，谓：“匿名书条令所禁，非公论也，不知何为至前。”因发其伪撰之迹。适钺疏誉师雍，窳乃以钺附师雍，帝不听，擢师雍左司谏。

未几，窳入政府，谢方叔、赵汝腾疏其奸，窳遂罢去。师雍与丞相郑清之故同舍，然以劾刘用行、魏岷皆清之亲故，清之不乐。坦喜曰：“吾得所以去之矣。”遣其妇日造清之妻，谮曰：“彼去用行、岷，乃去丞相之渐也。”帝将以师雍为侍御史，清之曰：“如此，则臣不可留。”迁起居舍人兼侍讲，即力丐去。清之犹冀师雍少贬，师雍曰：“吾欲为全人。”终不屈。数月，坦卒劾师雍及高斯得俱罢。久之，以直宝文阁奉祠，陈垓又嗾同列寝之。清之卒，起师雍为左史，既而改江西转运使，迁礼部侍郎，命下而卒于江西官舍。

师雍简淡寡欲，靖厚有守，言若不出口，而于邪正之辨甚明，视外物轻甚，故博采公论，当官而行，爱护名节，无愧师友云。

徐元杰字仁伯，信州上饶人。幼颖悟，诵书日数千言，每冥思精索。

闻陈文蔚讲书铅山，实朱熹门人，往师之。后师事真德秀。绍定五年，进士及第。签书镇东军节度判官厅公事。

嘉熙二年，召为秘书省正字，迁校书郎。奏否泰、剥复之理，因及右辖久虚，非骨鯁者艾，身足负荷斯世者，不可轻畀。又言皇子竑当置后及早立太子，乞早定大计。时谏官蒋岷方力排竑置后之说，遂力请外，不许，即谒告归，丐祠，章十二上。三年，迁著作佐郎兼兵部郎官，以疾辞。差知安吉州，辞。召赴行在奏事，辞益坚。

淳祐元年，差知南剑州。会峡阳寇作，擒渠魁八人斩之。馀释不问。父老或相语曰：“侯不来，我辈鱼肉矣。”郡有延平书院，率郡博士会诸生亲为讲说。民讼，率呼至以理化诲，多感悦而去。输苗听其自概，阖郡德之。丁母忧去官，众遮道跪留。既免丧，授侍左郎官。言敌国外患，乞以宗社为心。言钱塘驻蹕，骄奢莫尚，宜抑文尚质。兼崇政殿说书，每入讲，必先期斋戒。尝进仁宗诏内降指挥许执奏及台谏察举故事为戒，语多切官壺。拜将作监，进杨雄大匠箴，陈古节俭。时天久不雨，转对，极论洪範天人感应之理及古今遇灾修省之实，辞益忠恳。

丞相史嵩之丁父忧，有诏起复，中外莫敢言，惟学校叩阍力争。元杰时适轮对，言：“臣前日晋侍经筵，亲承圣问以大臣史嵩之之起复，臣陛下出命太轻，人言不可沮抑。陛下自尽陛下之礼，大臣自尽大臣之礼，玉音赐俞，臣又何所容喙。今观学校之书，使人感叹。且大臣读圣贤之书，畏天命，畏人言。家庭之变，哀戚终事，礼制有常。臣窃料其何至于忽送死之大事，轻出以犯清议哉！前日听庭出命之易，士论所以凛凛者，实以陛下为四海纲常之主，大臣身任道揆，扶翊纲常者也。自闻大臣有起复之命，虽未知其避就若何，凡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声涕零，是果何为而然？人心天理，谁实无之，兴言及此，非可使闻于邻国也。陛下乌得而不悔悟，大臣乌得而不坚忍？臣恳恳纳忠，何敢诋讦，特为陛下爱惜民彝，为大臣爱惜名节而已。”疏出，朝野传诵。帝亦察其忠亮，每从容访天下事，经筵益申前议。未几，夜降御笔黜四不才台谏，起复之命遂寝。

元老旧德次第收召，元杰亦兼右司郎官，拜太常少卿，兼给事中、国子祭酒，权中书舍人。杜範入相，复延议军国事。为书无虑数十，所言皆朝廷大政，边鄙远虑。每裁书至宗社隐忧处，辄阁笔挥涕，书就随削稿，虽子弟无有知者。六月朔，轮当侍立，以暴疾谒告。特拜工部侍郎，随乞纳禄，诏转一官致仕。夜四鼓，遂卒。

先，元杰未死之一日，方谒左丞相范钟归，又折简察院刘应起，将以翼日奏事。是夕，俄热大作，诘朝不能造朝，夜烦愈甚，指爪忽裂，以死。朝绅及三学诸生往吊，相顾骇泣。讣闻，帝震悼曰：“徐元杰前日方侍立，不闻有疾，何死之遽耶？”亟遣中使问状，赙赠银绢二百计。已而太学诸生伏阙诉其为中毒，且曰：“昔小人有倾君子者，不过使之自死于蛮烟瘴雨之乡，今蛮烟瘴雨不在岭海，而在陛下之朝廷。望奋发睿断，大明典刑。”于是三学诸生相继叩阍讼冤，台谏交疏论奏，监学官亦合辞闻于朝。二子直谅、直方乞以恤典充赏格。有旨付临安府逮医者孙志宁及常所给使鞠治。既又改理寺，诏殿中侍御史郑寀董之，且募告者赏缗钱十万、官初品。大理寺正黄涛谓伏暑证，二子乞斩涛谢先臣。然狱迄无成，海内人士伤之，帝悼念不已，赐官田五百亩、缗钱五千给其家。赐谥忠愍。

孙子秀字元实，越州馀姚人。绍定五年进士。调吴县主簿。有妖人称“水仙太保”，郡守王遂将使治之，莫敢行，子秀奋然请往，焚其庐，碎其像，沈其人于太湖，曰：“实汝水仙之名矣。”妖遂绝。日诣学官与诸生讨论义理。辟淮东总领所中酒库，檄督宜兴县围田租。既还，白水灾，总领恚曰：“军饷所关，而敢若此，独不为身计乎？”子秀曰：“何敢为身计，宁罪去尔。”力争之，遂免。

调滁州教授，至官，改知金坛县。严保伍，厘经界，结义役，一切与民休息。讼者使赍牒自诣里正，并邻证来然后行，不实者往往自匿其牒，惟豪黠者有犯，则痛绳不少贷。淮民流入以万计，振给抚恤，树庐

舍，括田使耕，拔其能者分治之。崇学校，明教化，行乡饮酒礼。访国初茅山书院故址，新之，以待远方游学之士。

通判庆元府，主管浙东盐事。先是，诸场盐百袋附五袋，名“五厘盐”，未几，提举官以为正数，民困甚，子秀奏蠲之。辟干办行在诸司粮料院。衢州寇作，水冒城郭，朝廷择守，属子秀行。子秀谓捕贼之责，虽有在司，亦必习土俗之人，乃能翦其凭依，截其奔突。乃立保伍，选用土豪，首旌常山县令陈谦亨、寓士周还淳等捍御之劳，且表于朝，乞加优赏，人心由是竞劝。未几，盗复起江山、玉山间，甫七日，而众禽四十八人以来。终子秀之任，贼不复动。水潦所及，则为治桥梁，修堰闸，补城壁，浚水原，助葺民庐，振以钱米，招通邻籴。奏蠲秋苗万五千石有奇，尽代纳其夏税，并除公私一切之负；桐溪沙壅之田，请于朝，永蠲其税，民用复苏。

南渡后，孔子裔孙寓衢州，诏权以衢学奉祀，因循逾年，无专餼之庙。子秀撤废佛寺，奏立家庙如阙里。既成，行释菜礼。以政最迁太常丞，以言罢。未几，迁大宗正丞，迁金部郎官。金部旧责州郡以必不可辨之泛数，吏颠倒为奸欺。子秀日夜讨论，给册转递以均其输，人人如债切身，不遣一字而输足。迁将作监、淮东总领，辞。改知宁国府，辞。为左司兼右司，再兼金部。与丞相丁大全议不合，去国。差知吉州，寻镌罢。

时嬖幸朱熠凡三劾子秀。开庆元年，为浙西提举常平。先是，大全以私人之为，尽夺亭民盐本钱，充献羨之数；不足，则估籍虚摊。一路骚动，亭民多流亡。子秀还前政盐本钱五十馀万贯，奏省华亭茶盐分司官，定衡量之非法多取者，于是流徙复业。徙浙西提点刑狱兼知常州。淮兵数百人浮寓贡院，给饷不时，死者相继，子秀请于朝，创名忠卫军，置砦以居，截拨上供贍之。盗劫吴大椿，前使者讳其事，诬大椿与兄子焯争财，自劫其家，追毁大椿官，编置千里外，徙黥其臧获。子秀廉得实，乃悉平反之。寻以兼郡则行部非便，得请专臬事。击贪举廉，风采凜然，犴狱为清。

进大理少卿，直华文阁、浙东提点刑狱兼知婺州。婺多势家，有田连阡陌而无赋税者，子秀悉核其田，书诸牍，势家以为厉己，嗾言者罢之。寻迁湖南转运副使，以迎养非便辞，移浙西提点刑狱。子秀冒暑周行八郡三十九县，狱为之清。安吉州有妇人诉人杀其夫与二仆，郡守捐赏万缗，逮系考掠十余人，终莫得其实。子秀密访之，乃妇人赂宗室子杀其夫，仆救之，并杀以灭口。一问即伏诛，又释伪会之连逮者，远近称为神明。

初，狱讼之滞，皆由期限之不应。使者下车，或亲书戒州县勿违，而违如故，则怒之。怒之，改匣，又违则又重怒之，至再三。而专卒四出，巡尉等司缴限抱匣费不贲，则其势必违。子秀与州县约，到限者径诣庭下，吏不得要索，亦无违者。其后创循环总匣属各州主管官，凡管内诸司报应皆并入匣，一日一遣，公移则又总实于匣以往。于是事无小大，纤悉毕具，而风闻者反谓专卒凌州县，劾罢之，子秀笑而已。移江东提点刑狱。度宗即位，进太常少卿兼右司，寻兼知临安府，以言罢。起知婺州，卒。

子秀少从上虞刘汉弼游，磊落英发，抵掌极谈，神采飞动。与人交久而益亲，死生患难，营救不遗力。闻一善则手录之。

李伯玉字纯甫，饶州馀干人。端平二年，进士第二。初名诚，以犯理宗潜讳更今名。授观察推官、太学正兼庄文府教授、太学博士。召试馆职，历诋贵戚大臣，直声暴起。改校书郎，奏言：“台评迎合上意，论罢尤焞、杨栋、卢钺三人，忠邪不辨，乞同罢。”帝不允。监察御史陈垓连劾罢之。

奉云台祠，差知南康军，迁著作佐郎兼沂靖惠王府教授，兼考功郎官，兼尚书右司员外郎。引故事弹台臣萧泰来，迁著作郎。帝怒，降两官罢叙。复知邵武军，改湖北提点刑狱，移福建，迁尚右郎官。侍御史何梦然论伯玉乃吴潜之死党，奉祀，迁福建提举常平、淮西转运判官。



召赴经筵，迁考功郎兼太子侍读，拜太府少卿、秘书少监、起居郎、工部侍郎。

度宗即位，兼侍讲，权礼部侍郎，升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贾似道尝集百官议事，忽厉声曰：“诸君非似道拔擢，安得至此！”众默然莫敢应者，伯玉答曰：“伯玉殿试第二名，平章不拔擢，伯玉地步亦可以至此。”似道虽改容而有怒色。既退，即治归。以显文阁待制知隆兴府，右正言黄万石论罢。召入觐，擢权礼部尚书兼侍读。似道益专国柄，帝以伯玉旧学，进之卧内，相对泣下，欲用以参大政，似道益忌之，而伯玉寻病卒。

伯玉尝请罢童子科，以为非所以成人材，厚风俗。赵汝腾尝荐八士，各有品目，于伯玉曰“铜山铁壁”。立朝风节，大较似之。所著有斛峰集。

论曰：陆持之学足以承其家，而不幸早丧，徐鹿卿论议明达，克施有政，赵逢龙之清操，汝腾之不挠，孙梦观之平直，洪天锡、黄师雍、徐元杰、李伯玉皆悉心直言，不避权势，孙子秀政绩著见，皆当时之杰出云。

## 【校勘记】

〔1〕环城屋皆毁 “屋”字原脱，据刘克庄后村大全集卷一四四徐鹿卿神道碑补。

〔2〕米石 疑当作“采石”。按九域志卷六，太平州当涂县有采石镇；宋会要食货一八之五、一八之二九，南宋太平州有芜湖、采石两税务。此处“米”字疑为“采”字之误。

## 宋史卷四百二十五

### 列传第一百八十四

刘应龙 潘枋 洪芹 赵景纬 冯去非  
徐霖 徐宗仁 危昭德 陈垵 杨文仲  
谢枋得

刘应龙字汉臣，瑞州高安人。嘉熙二年进士。授零陵主簿，饶州录事参军。有毛隆者，务剽掠杀人，州民被盜，遥呼盜曰：“汝毛隆也？”盜亦曰：“我毛隆也。”既，讼于官，捕隆置狱，应龙曰：“盜誠毛隆，其肯自謂？”因言于州，州不可，乃委它官，隆誣伏抵死，未几盜敗，应龙由是著名。改知崇仁县。淮西失守，江西诸州有残破者，县佐贰闻变先遁，应龙固守不去。

先是，理宗久未有子，以弟福王与芮之子为皇子，丞相吴潜有异论，帝已不乐。大元兵度江，朝野震动，逐丞相丁大全，复起潜为相，帝问潜策安出，潜对曰：“当迁幸。”又问卿如何，潜曰：“臣当死守于此。”帝泣下曰：“卿欲为张邦昌乎？”潜不敢复言。未几北兵退，帝语群臣曰：“吴潜几误朕。”遂罢潜相。帝怒潜不已，应龙朝受命，帝夜出象简书疏稿授应龙，使劾潜，应龙谓：“潜本有贤誉，独论事失当，临变寡断。祖宗以来，大臣有罪未尝轻肆诛戮。欲望姑从宽典，以全体貌。”帝大怒。乃按劾丁大全，请加窜斥，疏言：“内莫急于苏民瘼以固国本，外莫急于讨军实以振国威。”又言时政四事，广发廩以振民饥，通商贩以助民食，劝分富室以助官余，严等第以核民数，稽检放以苏民穷，严戢盜以除民害。賈

似道素忌潜，会京师米贵，应龙为劝粢歌，宦者取以上闻，帝问知应龙所作，问似道米价高，当亟处之，似道访其由，亦怒应龙。迁司农少卿，寻以右谏议大夫孙附凤言，遂去国。

景定三年，湖南饥，起提举常平。以救荒功，迁直宝章阁、广南东路转运判官。迁秘书监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知隆兴府兼江西转运副使，奏免和余二十万石。擢权户部侍郎兼侍讲。时似道当国，百官奏对稍切直者辄黜，应龙言：“臣观今日之事，可言者多矣。迩日以来，靖恭自守者以论事为忌，指陈稍切者联翩引去，岂两省缴驳过甚，重其疑欤？抑廷臣奏对拂意，速其畏欤？朝廷清明之时，而言者已怀疑畏，臣恐正臣夺气，鲠臣吃舌，宜非盛世所有。”遂迁当路，自侍从、两省以下无不切齿。未几，以集英殿修撰知建宁府，亟辞，中书舍人卢钺希指封还录黄。久之，起为江东转运使，辞。

南海寇作，朝廷患之，乃以显谟阁待制知广州、广东经略安抚使。寇闻应龙至，遁去。应龙剿逐之，南海大治。特旨屡召，拜户部侍郎仍兼侍读，七上奏辞免。德祐元年，迁兵部尚书、宝章阁直学士、知赣州，兼江西兵马钤辖、青海军节度使，力辞，隐九峰。

子元高亦举进士，知候官县。没，洪天锡叹曰：“朝廷失一御史矣。”

潘枋字庭坚，福州闽人。端平二年策进士，枋对曰：“陛下承休上帝，皈德匹夫，何异为人子孙，身荷父母劬劳之赐，乃指豪奴悍婢为恩私之地。欲父母无怒，不可得也。”又曰：“陛下手足之爱，生荣死哀，反不得视士庶人。此如一门之内，骨肉之间未能亲睦，是以僮仆疾视，邻里生侮。宜厚东海之恩，裂淮南之土，以致人和。”时对者数百人，庭坚语最直。

会殿中侍御史蒋岷劾方大琮、刘克庄、王迈前倡异论，并诬枋姓同逆贼，策语不顺，请皆论以汉法。枋调镇南军节度推官、衢州推官，历浙西提举常平司。迁太学正，旬日，出通判潭州。日食，应诏上封事曰：

“熙宁初元日食，诏郡县掩骼，著为令。故王一抔浅土，其为暴骸亦大矣。请以王礼改葬。”又移书丞相游偁申言之，但心善其言，方将收用之，而勃卒。

洪芹，尚书右仆射适之曾孙，以大父泽入官，甫更调，登进士第。自南平司法改钦州教授。部使者爱其才，先后并荐之，有旨召审察。丁内外艰。入主省架阁，迁太学博士。轮对，发明絜矩之道。擢国子博士，出通判南剑，人为太常博士，累迁将作少监。属词臣无当上意，慨然思得天下士，丞相程元凤言当今地望无逾洪芹者，进兼翰林，权直秘书少监。

开庆元年，升直学士院，继权礼部侍郎、中书舍人。属兵兴，帝悟柄任非人，自貽国祸，诏书所至，闻者奋激，盖芹所草也。丁大全罢相，出典乡郡。芹迁礼部侍郎<sup>[1]</sup>，缴奏：“大全鬼蜮之资，穿箭之行，暴戾淫黷，引用凶恶，陷害忠良，遏塞言路，浊乱朝纲。乞尽从谏臣所请，追官远窜，以伸国法，以谢天下。”沈炎乘上怒，攻丞相吴潜，芹独缴奏曰：“方国本多虞，潜星驰赴阙，理纷镇浮，陈力为多。一旦视为弁髦，得无如诗所谓‘将安将乐，女转弃予’乎？”慷慨敢言，天下义之。

迁礼部侍郎，帝锐意向用而以论去，退寓永嘉，怡然自适。咸淳初，起知宁国府。卒。有文集。

赵景纬字德父，临安府於潜人。少勤学，弱冠得周惇颐、程颢兄弟诸书读之，恨不及登朱熹之门。熹门人叶味道谓之曰：“度正，吾党中第一人。”遂往见，首海以求放心为本。由是往来味道、正之间，研索益精。入太学，登淳祐元年进士第。授江阴军教授，诸生守其渠度。丁母忧，以禄不逮养，服阙不调。作读易庵悬雷山。江东提点刑狱吴势卿辟为干办公事，不就。召为史馆检阅，辞，不许；乞换待次教授，不许；乞岳

祠，又不许；乞致仕，不报。有旨特与改合人官，主管崇道观，三辞，不许。景定元年，特授秘书郎，两辞，不许。迁著作郎，辞，不许。以疾丐祠，差主管佑神观兼史馆校勘。史成，两乞外祠，进直秘阁，与在外官观，辞职名，不许。差主管崇禧观。

台州守王华甫建上蔡书院，礼景纬为堂长，以疾辞。依旧职差知台州，两辞，不许，趣命益严。至郡，以化民成俗为先务，首取陈述古谕俗文书示诸邑，且自为之说，使其民更相告谕、讽诵、服行，期无失坠。约束官吏扰民五事。取孝经庶人章为四言咏赞其义，使朝夕歌之，至有为之感涕者。举遗逸车若水、林正心于朝。旌孝行，作训孝文以励其俗。平重刑，惩哗讟，治豪横。建黄岩县社仓六十有六。浚河道九十里，筑堤路三十里。节浮费，为下户代输秋苗。奏蠲五邑坊河渡钱。

斯年之内，乞归田里者再。进考功郎官，再辞，不许。兼浙靖惠王府教授，辞，不许。是冬，四辞新命，且乞祠，皆不许。乃乞于赤城、桐柏之间采药著书，庶几有补后学，使病废之身不为无用于圣世，不许。御笔兼崇政殿说书，三辞，不许。乃造朝，侍缉熙殿，以易进讲，论“圣人体元之妙在惟几，人君得此，则天下有治而无乱，人事有吉而无凶矣”。又曰：“惕厉祗惧，乃天心之所存。圣人先处于忧，故能无忧，先处以危，故能无危；若乃先自处于安乐，则忧危乘之矣。”又论监司守令，其说曰：“知人之难，自古已然。人才乏使，莫今为甚。或观望而挠于势，或阿私而徇于情，或是非不公而以枉为直，或毁誉失实而以污为廉。遂使举刺不当，不足以服天下之心。与其纠劾于有罪之后，而未必尽得其情；孰若精择于未用之先，而使之各称其职。”

芻出于柳，景纬应诏上封事曰：

今日求所以解天意者，不过悦人心而已。百姓之心即天心也。锢私藏而专天下之同欲，则人不悦。保私人而违天下之公议，则人不悦。闾阎之糟糠不厌，而燕私之供奉自如，则人不悦。百姓之膏血日涸，而符移之星火愈急，则人不悦。不公于己而欲绝天下之私，则人不悦。不澄其源而欲止天下之贪，则人不悦。夫必有是数

者，斯足以召怨而致灾。

愿陛下捐内帑以绝壅利之谤；出嫔嫗以节用度之奢。弄权之貂寺素为天下之所共恶者，屏之绝之；毒民之恩泽侯尝为百姓之所愤者，黜之弃之。择忠鲠敢言之士置之台谏，以通关鬲之壅；选慈惠忠信之人使为守宰，以保元气之残。又必稽乾、淳以来，凡利源窠名之在百司庶府者，悉隶其旧，以济经用之急；公田派买不均之敝，听民自陈，随宜通变，以安田里之生。则人心悦、天意解矣。人之常情，惧心每发于灾异初见之时，不能不潜移于谄谀交至之后。万一过听左右宽譬之言，曲为它说以自解，毛举细故以塞责，而恐惧之初心弛，则下拂人心，上违天意，国之安危或未可知。

又曰：“损玉食，不若损内帑、却贡奉之为实。避正朝，不若塞幸门、广忠谏之为实。肆大眚固所以广仁恩，又不若择循良、黜贪暴之为实。盖天意方回而未豫，人心乍悦而旋疑，此正阴阳胜复之会，眷命隆替之机也。”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辞，不许。转对，言：“愿明辨义利之限，力破系吝之私，以天自处而绝内外之分，以道制欲而黜耳目之累。毋以闺闼之贱干公议，毋以威畹之私紊国常。”乞归田里，不许。拜太府少卿，兼职仍旧，再辞，不许。复上疏乞归，不许。

以直敷文阁知嘉兴府，辞，仍乞奉祠，皆不许。咸淳元年至郡，首以护根本、正风俗为先务。三乞辞，不许。拜宗正少卿，御笔兼侍讲，辞，不许。乃还家，三乞祠，御笔趣行，犹乞宽告，不许。至国门，御笔兼权工部侍郎，时暂兼权中书舍人，三辞，不许。以礼记进讲，开陈敬恕之义。封还滥恩词头，帝从之。又言：“损德害身之大莫过于嗜欲，而窒嗜欲之要莫切于思。居处则思敬，动作则思礼，祭祀则思诚，事亲则思孝。每御一食，则思天下之饥者。每服一衣，则思天下之寒者。嫔嫗在列，必思夏桀以嬖色亡其国。饮燕方欢，必思商纣以沈湎丧其身。念起而思随之，则念必息。欲萌而思制之，则欲必消。志气日以刚健，德性日以充实，岂不盛哉。”

又曰：“雷发非时，窃迹今日之事而有疑焉。内批叠降而名器轻，官

闾不严而主威褻，橫恩之濫已收而复出，戢貪之詔方严而随弛。官正什伍之令所以防奇邪，而或纵于乞怜之卑词。緇黄出入之禁所以严宸居，而间惑于袷襪之小数。以至弹墨未干，而扞拭之旨已下；驳奏未几，而捷出之径已开。命令不疑，则阳纵而不收。主意不坚，则阴闭而不密。陛下可不思致灾之由，而亟求所以正之哉？愿清其天君，以端出治之源；谨其号令，以肃纪纲之本。毋牵于私恩而挠公法，毋迁于迕言而乱旧章，去谗而远色，贱货而贵德，则人心悦而天意得，可以开太平而兆中兴也。”

进权礼部侍郎兼修玉牒，再辞，不许。升兼侍读，辞，不许。进圣学四箴：一曰惜日力以致其勤，二曰精体认以充其知，三曰屏嗜好以专其业，四曰谨行事以验其用。五乞归田里，帝勉留之，请益力。特授集英殿修撰、知建宁府，辞，不许，乃还家。召为中书舍人，三辞，不许，请益力。进显文阁待制，依所乞予祠，辞职名，不许，遂差提举玉隆万寿宫。有疾，谢医却药，曰：“使我清心以顺天命，毋重恼我怀。”拱手三揖乃卒。诏特赠四官至中奉大夫，谥文安。景纬天性孝友，雅志冲澹，亲没无意仕进，故其立朝之日不久云。

冯去非字可迁，南康都昌人。父椅字仪之，家居授徒，所注易、书、诗、语、孟、太极图，西铭辑说，孝经章句，丧礼小学，孔子弟子传，读史记及诗文、志录，合二百餘卷。

去非，淳祐元年进士。尝干办淮东转运司，治仪真，欧阳修东园在焉，使者黄涛欲以为佛寺，时已许荐，去非力争不得，宁不受使者荐，谒告而去。宝祐四年，召为宗学谕。丁大全为左谏议大夫，三学诸生叩阁言不可，帝为下诏禁戒，诏立石三学，去非独不肯书名碑之下方。监察御史吴衍、翁应弼劾诸生下狱，去非复调护宗学生之就逮者。未几，大全签书枢密院事、参知政事，蔡抗去国，去非亦以言罢。归舟泊金、焦山，有僧上谒，去非不虞其为大全之人也，周旋甚款。僧乘间致大全意，

愿毋遽归，少俟收召，诚得尺书以往，成命即下。去非奋然正色曰：“程丞相、蔡参政牵率老夫至此，今归吾庐山，不复仕矣，斯言何为至我！”绝之，不复与言。

徐霖字景说，衢州西安人。年十三，有志圣人之道，取所作文焚之，研精六经之奥，探赜先儒心传之要。淳祐四年，试礼部第一。知贡举官人见，理宗曰：“第一名得人。”嘉奖再三。登第，授沅州教授。

时宰相史嵩之挟边功要君，植党专国。霖上疏历言其奸深之状，以为：“其先也夺陛下之心，其次夺士大夫之心，而其甚也夺豪杰之心。今日之士大夫，嵩之皆变化其心而收摄之矣。且其变化之术甚深，非章章然号于人使之为小人也。常于善类择其质柔气弱易以夺之者，亲任一二，其或稍有异己，则潜弃而摈远之，以风其馀。彼以名节之尊不足以易富贵之愿，义利之辨亦终暗于妻妾宫室之私，则亦从之而已。”疏奏，见者吐舌，为霖危之。未几，嵩之匿父丧求起复，君子并起而攻之，上大感悟。

丞相范钟进所召试馆职二人，上思霖之忠，亲去其一，易霖名。及试，则曰：“人主无自强之志，大臣有患失之心，故元良未建，凶奸未窜。”是时，丞相杜範已薨，而钟虽得位，畏奸人覆出为己祸故也。擢秘书省正字，霖辞不获命，遂就职。会日食，霖应诏上封事曰：“日，阳类也，天理也，君子也。吾心之天理不能胜乎人欲，朝廷之君子不能胜乎小人。宫闈之私昵未屏，琐闼之奸邪未辨，台臣之讨贼不决，精稷感浹，日为之食。”又数言建立太子。迁校书郎。七年夏，大旱，霖应诏言：“谏议大夫不易则不雨，京兆尹不易则不雨。”不报，去国。上遣著作郎姚希得留之，不还。御笔改合入官，乃改宣教郎。霖屡辞，曰：“向为身死而不敢欺其君父，今以官高而自眩于平生，失其本心，何以暴其忠志？”又曰：“志贵乎洁，忠尚乎精，即有取，则自蹈于垢污矣。”

八年夏，添差通判信州，霖皆力辞，竟未拜，改秩之命故也。寻令守



臣勉谕之，特改宣教郎、主管云台观，霖乃拜受。十二年，迁秘书省著作郎，累辞，不许。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上曰：“今日所当言者，当备陈之。”霖复以正太子名为言，又奏：“万化之本在心，存心之法在敬。”兼权尚左郎官，兼崇政殿说书。乃上疏言：“叶大有阴柔奸黠，为群俭冠，不宜久长台谏，乞斥去。”不报。兼权左司。霖知无不言，于是谗嫉者思以中伤，而上亦不悦。乞补外，知抚州。祠先贤，宽租赋，振饥穷，诛悍将，建营砦，几一月而政举化行。以言去，士民遮道，不得行，及暝，始由径以出。

宝祐元年，差知衡州。三年，当之官，遂辞，差知袁州。五年，丁外艰，哀毁号绝，水浆不入口七日。明年开庆元年，差主管崇禧观。景定二年，知汀州。明年，卒。将终，语其长子心亨曰：“有生必有死，自古圣贤皆然，吾复何憾。”尚书省请加优异，诏与一子恩泽。度宗赐祭田百亩，以旌直臣。霖间居衢，守游钧筑精舍，聘霖为学者讲道，是日听者三千余人。

徐宗仁字求心，信之永丰人。淳祐十年进士。历官为国子监主簿。开庆元年，伏阙上书曰：

赏罚者，军国之纲纪。赏罚不明，则纲纪不立。今天下如器之欹而未坠于地，存亡之机，固不容发。兵虚将惰，而力匱财殫，环视四境，类不足恃；而所恃以维持人心、奔走豪杰者，惟陛下赏罚之微权在耳。权在陛下，而陛下不知所以用之，则未坠者安保其终不坠乎？臣为此惧久矣。

陛下当危急之时，出金币，赐土田，授节钺，分爵秩，尺寸之功，在所必赏。故当悉心效力，图报万分可也。而自干腹之兵越江逾广以来，凡阅数月，尚未闻有死战阵、死封疆、死城郭者，岂赏罚不足以劝惩之耶？今通国之所谓佚罚者，不过丁大全、袁玠、沈翥、张镇、吴衍、翁应弼、石正则、王立爱、高铸之徒，而首恶则董宋臣也。

是以廷绅抗疏，学校叩阍，至有欲借尚方剑为陛下除恶。而陛下乃释而不问，岂真欲爱护此数人而重拂千万人之心？天下之事势急矣，朝廷之纪纲坏矣。若误国之罪不诛，则用兵之士不勇。今东南一隅天下，已半坏于此数人之手，而罚不损其豪毛。彼方拥厚货，挟声色，高卧华屋，而使陛下与二三大臣焦心劳思，可乎？三军之在行者，岂不愤然不平曰：“稔祸者谁欤，而使我捐躯兵革之间？”百姓之罹难者，岂不群然胥怨曰：“召乱者谁欤，而使我流血锋镝之下？”陛下亦尝一念及此乎？

又极论边事，谓惠衰而威不振。论董宋臣盘固日久，蒙蔽日久。又请“使有言责者皆得以尽其言，则国论伸而国威振，臣虽屏处山林，亦有生气”。迁国子监丞、秘书省著作佐郎，主管崇禧观。迁考功郎官兼崇政殿说书，进读敬天图。迁太府少卿兼侍讲、兼侍立修注官，迁太常少卿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知宁国府。监察御史郭闾论罢。

德祐元年，起授吏部侍郎兼中书门下检正诸房公事，兼提领丰储仓所，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侍左侍郎。乞假督府名称往本州同守臣防拓，不允。权礼部尚书兼益王府赞读。卫益王走海上，厓山兵败，死焉。

危昭德，邵武人。宝祐元年进士。历官为史馆检阅校勘、武学谕、宗正寺簿兼崇政殿说书，迁秘书郎。疏言：“国之命在民，民之命在士大夫。士大夫不廉，腴民膏血，为己甘腴，民不堪命矣。”又言：“愿陛下与二三大臣察利害之实，究安危之本，明诏郡国，申严号令，俾急其所急，凡荒政之当举者，不可一日而置念；缓其可缓，凡苛赋之肆扰者，易为此时之宽征。固结人心，乃所以延天命也。”又言：“愿陛下举考课之事，内以责诸弹纠之职，外以责诸监司、郡守之计。贪浊昏庸，固在必惩。廉能正直，尤当示劝。察之精则黜陟之咸服，行之力则观听之具孚，而课吏之实得矣。”

进兼侍讲。又言：“民者，邦之命脉，欲寿国脉，必厚民生，欲厚民生，必宽民力。”且条上厉民四敝。又言：“愿陛下为万世根本之虑，为一时仓卒之防，必求安节之享，毋招不节之咎，节之又节，则宫闈之费差省，帑藏之积自充，上用足而下不匮矣。”又乞“察欣瘁休戚之故，酌利害损益之宜，孰为当因，孰为当革，孰为可罢，孰为可行，则折衷泉货而远近便，开通关梁而商贾行。下修身奉法之诏，而吏得自新；出输仓助贷之令，而民免贵籩；窒墨敕之门，而无官府黜陟之异；止轮台之议，而无疆界彼此之分，则气脉苏醒、意向翕合矣”。

迁起居舍人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寻迁殿中侍御史、侍御史。諫作宗阳宫。权工部侍郎兼同修国史实录院，乞致仕，特转一官。昭德在经筵，以易、春秋、大学衍义进讲，反覆规正者甚多。所著春山文集。

子彻孙，咸淳元年进士。

陈垲字子爽，嘉兴人。历京湖制置使司主管机宜文字，差知德安府，加直宝谟阁、江西提点刑狱，改直敷文阁、提举千秋鸿禧观，转司农寺丞、主管崇道观、知安庆府。召赴阙，加直显谟阁、湖南提点刑狱。再召为右司郎官，加直宝文阁知隆兴府、江西安抚使，改知江州，主管江西安抚司事。召为右司郎官，进直龙图阁、浙西提点刑狱，迁司农少卿，以秘阁修撰知庆元府兼沿海制置副使，迁大理卿，进右文殿修撰、知平江府兼淮、浙发运使。

户部侍郎赵必愿举垲最，诏特转一官，迁太府卿、司农卿，权工部侍郎兼同详定敕令官，兼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入奏，言：“愿陛下转移世道之枢机，砥砺士大夫之廉耻，使知名义为重，利禄为轻。久去国以恬退闻者召之，久立朝以更迭请者从之，甘言容悦者必斥，真情巧闲者勿留。如此，则君臣上下皆以真实相与，四维既张，士大夫难进易退之风，当见于圣世，人才幸甚！”又言：“请以从官仿古昔人从出藩之意，其从臣为诸路宪漕，则以提点刑狱使、转运使系衔，假之‘使’名，示与庶

官别，仍乞除授自臣始。”自是屡言于帝前，不许。以言罢。

未几，进集英殿修撰、知婺州，改知太平州兼江东转运副使。请蠲放诸郡灾伤。加户部侍郎、淮东总领，寻提领江、淮茶盐所兼知太平州。发公帑代三县输折丝帛钱五十万九千三百六十馀贯。又作浮淮书堂以处两淮之民而教之。进显谟阁待制、知广州，权兵部尚书，又进宝章阁直学士、知婺州，迁权户部尚书，寻为真，时暂兼吏部尚书，以宝文阁学士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召赴阙，以旧职提举太平兴国宫，加龙图阁学士，依旧宫观。久之，加端明殿学士。咸淳四年，卒，谥清毅。

垿屡历麾节，军民爱戴，幕客盛多，而垿又乐荐士。所著可斋瓿稿二十卷。

杨文仲字时发，眉州彭山人。七岁而孤。母胡，年二十有八，守节自誓，教养诸子。文仲既冠，以春秋贡，其母喜曰：“汝家至汝，三世以是经收效矣。”

淳祐七年，文仲以胄试第一入太学。九年，又以公试第一升内舍。时言路颇壅，因季冬雷震，首帅同舍叩阁极言时事，有曰：“天本不怒，人激之使怒。人本无言，雷激之使言。”一时争传诵之。升上舍，为西廊学录。丞相谢方叔尝问文仲曰：“今日何事最急？”对曰：“国本未建，莫大于此。上意未喻，当以死请可也。”宝祐元年，登进士第。丁母忧，释服，属从叔父栋守婺州罢归，寓馀杭，文仲往问伊、洛之学。

调復州学教授。转运使印应飞辟入幕。明婺妇冤狱，应飞悉从文仲议，且荐之。荆湖宣抚使赵葵署文仲佐分司幕。姚希得〔2〕、江万里合荐文仲学为有用。辟四川宣抚司准备差遣，添差沿海制置司干办公事，召为户部架阁，迁太学正，升博士。时栋为祭酒，讲学益诣精邃。迁国子博士。丐外，添差通判台州。故事，守贰尚华侈，正月望，取灯民间，吏以白，文仲曰：“为吾然一灯足矣。”劾农东郊，守因欲泛湖，文仲即先驰归。添差通判扬州。牙契旧额岁为钱四万缗，累政增至十六万，开

告讦以求羨。文仲曰：“希赏以扰民，吾不为也。”卒增十八界一而已。制置使李庭芝檄主管机宜文字。时有沙田，使者欲举行之，文仲力争，以为：“事不可妄兴，盖与民之惠有限，不扰之惠无穷。江北风寒之地，民力竭矣，为利几何，安忍重扰吾民乎！”事遂不行。

召为宗学博士。郊祀，摄圜坛子阶监察御史。近辅兵变水患，轮对，言：“皇天眷命，垂四百年，天命久熟之馀，国脉癯老之候，此岂非一大喜惧之交乎？愿陛下一初清明，自作主宰。”又曰：“春多沈阴，岂但麦秋之忧。于时为<sub>夫</sub>，尤<sub>尤</sub>毡范陆之虑。天目则洪水发焉，苏、湖则弄兵兴焉。峨冠于于，而每见大夫之乏使；佩印累累，而常虑贪渎之无厌。将习黄金横带之娱，兵疲赤籍挂虚之穴。蚩蚩编氓，得以轻统府；琐琐警遽，辄以忧朝廷。设不幸事有大于此者，国何赖焉？”帝竦听，顾问甚至。迁太常丞，寻兼权仓部郎官，兼崇政殿说书，迁将作少监，又迁将作监。

文仲在讲筵，每以积诚感动，尝进读春秋，帝问五霸何以为三王罪人，文仲奏云：“齐桓公当王霸升降之会，而不能为向上事业，独能开世变厉阶。臣考诸春秋，桓公初年多书‘人’，越二十年，伐楚定世子之功既成，然后书‘侯’之辞迭见，此所以为尊王抑伯之大法。然王岂徒尊哉？盖欲周王子孙率修文、武、成、康之法度，以扶持文、武、成、康之德泽，则王迹不熄，西周之美可寻，如此方副春秋尊王之意。”帝曰：“先帝圣训有曰：‘丝竹之乱耳，红紫之眩目，良心善性，皆本有之。’又曰：‘得圣贤心学之指要，本领端正，家传世守，以是而君国子民，以是而祈天永命，以是而貽谋燕翼。’大哉先训，朕朝夕服膺。”时帝以疾连不视朝，文仲奏：“声色之事，若识得破，元无可好。”帝敛容端拱久之。

盛夏，建宗阳宫，坏徙民居，畿甸骚然。文仲疏谏：“移闾阎之聚，为香火之庭，不得为善计矣。陛下绍祖宗之位，岂以黄、老之居为轻重哉。”翼日面奏，益恳至，丞相贾似道怒曰：“杨文仲多言！”绍卿监以上荐人才，文仲荐陈存、吕折、钟季玉等十有八人，名士二人，金华王柏、天台车若水也。兼国子司业，兼侍立修注官。又以救太学教谕彭成大迁似道，主管崇禧观，出知衡州。运饷有法而民不扰，以所当得米八千石立

思济仓。召为秘书少监，寻兼崇政殿说书。以疾乞致仕，不许。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迁太常少卿兼国子司业，迁起居舍人。

瀛国公即位，授权工部侍郎兼权侍右郎官，寻兼给事中。有事明堂，议以上公摄行，文仲议曰：“今祇见天地之始，虽在幼冲，比即丧次，已胜拜跪，执礼无违，所当亲飨。”时丞相王爚、陈宜中不协，文仲上疏言：“事危且急矣。祖宗所深赖，亿兆所寄命，在乎二相，苟以不协之故，今日不战，明日不征，时不再来，后悔何及！”寻兼国子祭酒。请谥金华何基及柏。时大元兵度江，畿甸震动，朝士多弃去者，侍从班惟文仲一人，诏旌在列不去者二阶。文仲疾益甚，丐祠，以集英殿修撰知漳州，三上章乞致仕，改知泉州。因将家逾岭南待次，卒，而宋亡矣。有见山文集焉。

谢枋得字君直，信州弋阳人也。为人豪爽。每观书，五行俱下，一览终身不忘。性好直言，一与人论古今治乱国家事，必掀髯抵几，跳跃自奋，以忠义自任。徐霖称其“如惊鹤摩霄，不可笼繫”。

宝祐中，举进士，对策极攻丞相董槐与宦官董宋臣，意擢高第矣，及奏名，中乙科。除抚州司户参军，即弃去。明年复出，试教官，中兼经科，除教授建宁府。未上，吴潜宣抚江东、西，辟差干办公事。团结民兵，以捍饶、信、抚，科降钱米以给之。枋得说邓、傅二社诸大家，得民兵万余人，守信州，暨兵退，朝廷核诸军费，几至不免。

五年，彗星出东方，枋得考试建康，擅似道政事为问目，言：“兵必至，国必亡。”漕使陆景思衔之，上其稿于似道，坐居乡不法，起兵时冒破科降钱，且讪谤，追两官，谪居兴国军。咸淳三年，赦，放归。德祐元年，吕文焕导大元兵东下鄂、黄、蕲、安庆、九江，凡其亲友部曲皆诱下之，遂屯建康。枋得与吕师夔善，乃应诏上书，以一族保师夔可信，乞分沿江诸屯兵，以之为镇抚使，使之行成，且愿身至江州见文焕与议。从之，使以沿江察访使行，会文焕北归，不及而反。

以江东提刑、江西招谕使知信州。明年正月，师夔与武万户分定江东地，枋得以兵逆之，使前锋呼曰：“谢提刑来。”吕军驰至，射之，矢及马前。枋得走入安仁，调淮士张孝忠逆战团湖坪，矢尽，孝忠挥双刀击杀百余人。前军稍却，后军绕出孝忠后，众惊溃，孝忠中流矢死。马奔归，枋得坐敌楼见之，曰：“马归，孝忠败矣。”遂奔信州。师夔下安仁，进攻信州，不守。枋得乃变姓名，入建宁唐石山，转茶坂，寓逆旅中，日麻衣蹑屣，东乡而哭，人不识之，以为被病也。已而去，卖卜建阳市中，有来卜者，惟取米屣而已，委以钱，率谢不取。其后人稍稍识之，多延至其家，使为弟子论学。天下既定，遂居闽中。

至元二十三年，集贤学士程文海荐宋臣二十二人，以枋得为首，辞不起。又明年，行省丞相忙兀台将旨诏之，执手相勉劳。枋得曰：“上有尧、舜，下有巢、由，枋得名姓不祥，不敢赴诏。”丞相义之，不强也。二十五年，福建行省参政管如德将旨如江南求人材，尚书留梦炎以枋得荐，枋得遗书梦炎曰：“江南无人材，求一瑕吕飴甥、程婴、杵臼断养卒，不可得也。纣之亡也，以八百国之精兵，而不敢抗二子之正论，武王、太公凛凛无所容，急以兴灭继绝谢天下。殷之后遂与周并立。使三监、淮夷不叛，武庚必不死，殷命必不黜。夫女真之待二帝亦惨矣。而我宋今年遣使祈请，明年遣使问安。王伦一市井无赖、狎邪小人，谓梓宫可还，太后可归。终则二事皆符其言。今一王伦且无之，则江南无人材可见也。今吾年六十馀矣，所欠一死耳，岂复有它志哉！”终不行。郭少师从瀛国公入朝，既而南归，与枋得道时事，曰：“大元本无意江南，屡遣使使顿兵，令毋深入，待还岁币即议和，无枉害生灵也。张宴然上书乞敛兵从和，上即可之。兵交二年，无一介行李之事，乃挈数百年宗社而降。”因相与痛哭。

福建行省参政魏天祐见时方以求材为急，欲荐枋得为功，使其友赵孟迥来言，枋得骂曰：“天祐仕闽，无毫发推广德意，反起银冶病民，顾以我辈饰好邪？”及见天祐，又傲岸不为礼，与之言，坐而不对。天祐怒，强之而北。枋得即日食菜果。

二十六年四月，至京师，问谢太后横所及瀛国所在，再拜恸哭。已而病，迁悯忠寺，见壁间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犹尔，吾岂不汝若哉！”留梦炎使医持药杂米饮进之，枋得怒曰：“吾欲死，汝乃欲生我邪？”弃之于地，终不食而死。伯父徽明以特奏恩为当阳尉，摄县事，时天基节上寿，大元兵奄至，徽明出兵战死，二子趋进抱父尸，亦死。

论曰：刘应龙不附贾似道，冯去非不附丁大全，潘枋论皇子竑事，坎壈以终。洪芹讼吴潜，伟哉。赵景纬，醇儒也，而无躁竞之心。徐霖进则直言于朝，退则讲道于里。徐宗仁国亡与亡，异乎怀二心以事其君者也。危昭德经筵进对之言，悉载诸故史。陈垺能以意气感人，杨文仲当抢攘之时，犹能荐士，谢枋得嵌崎以全臣节，皆宋末之卓然者也。

### 【校勘记】

- [1] 芹迁礼部侍郎 按缴奏系中书舍人职权，而非礼部侍郎所掌，并见本书职官志；上文芹“权礼部侍郎、中书舍人”，下文又有“迁礼部侍郎”事，疑此处“迁礼部侍郎”五字衍，或有误。
- [2] 姚希得 原作“姚希德”，据本卷上文徐霖传、本书卷四二姚希得传改。





## 宋史卷四百二十六

### 列传第一百八十五

#### 循吏

陈靖 张纶 邵晔 崔立 鲁有开 张逸  
 吴遵路 赵尚宽 高赋 程师孟 韩晋卿  
 叶康直

宋法有可以得循吏者三：太祖之世，牧守令录，躬自召见，问以政事，然后遣行，简择之道精矣；监司察郡守，郡守察县令，各以时上其殿最，又命朝臣专督治之，考课之方密矣；吏犯赃遇赦不原，防闲之令严矣。

承平之世，州县吏谨守法度以修其职业者，实多其人。其间必有绝异之绩，然后别于赏令，或自州县善最，他日遂为名臣，则抚字之长又不足以尽其平生，故始终三百馀年，循吏载诸简策者十二人。作循吏传。

陈靖字道卿，兴化军莆田人。好学，颇通古今。父仁璧，仕陈洪进为泉州别驾。洪进称臣，豪猾有负险为乱者，靖徒步谒转运使杨克巽，陈讨贼策。召还，授阳翟县主簿。契丹犯边，王师数不利，靖遣从子上书，求人奏机略。诏就问之，上五策，曰：明赏罚；抚士众；持重示弱，待利而举；帅府许自辟士；而将帅得专制境外。太宗异之，改将作监丞，未几，为御史台推勘官。

时御试进士，多擢文先就者为高等，士皆习浮华，尚敏速。靖请以文付考官第甲乙，俟唱名，或果知名士，即置上科。丧父，起复秘书丞，直史馆，判三司开拆司。淳化四年，使高丽还，提点在京百司，迁太常博士。

太宗务兴农事，诏有司议均田法，靖议曰：“法未易遽行也。宜先命大臣或三司使为租庸使，或兼屯田制置，仍择三司判官选通知民事者二人为之贰。两京东西千里，检责荒地及逃民产籍之，募耕作，赐耕者室庐、牛犁、种食，不足则给以库钱。别其课为十分，责州县劝课，给印纸书之。分殿最为三等：凡县管垦田，一岁得课三分，二岁六分，三岁九分，为下最；一岁四分，二岁七分，三岁至十分，为中最；一岁五分，未及三岁盈十分者，为上最。其最者，令佐免选或超资；殿者，即增选降资。每州通以诸县田为十分，视殿最行赏罚。候数岁，尽罢官屯田，悉用赋民，然后量人授田，度地均税，约井田之制，为定以法，颁行四方，不过如此矣。”太宗谓吕端曰：“朕欲复井田，顾未能也，靖此策合朕意。”乃召见，赐食遣之。

他日，帝又语端。曰：“靖说虽是，第田未必垦，课未必入，请下三司杂议。”于是诏盐铁使陈恕等各选判官二人与靖议，以靖为京西劝农使，命大理寺丞皇甫选、光禄寺丞何亮副之。选等言其功难成，帝犹谓不然。既而靖欲假缗钱二万试行之，陈恕等言：“钱一出，后不能偿，则民受害矣。”帝以群议终不同，始罢之，出靖知婺州，再迁尚书刑部员外郎。

真宗即位，复列前所论劝农事，又言：“国家御戎西北，而仰食东南，东南食不足，则误国大计。请自京东、西及河北诸州大行劝农之法<sup>[1]</sup>，以殿最州县官吏，岁可省江、淮漕百馀万。”复诏靖条上之，靖请刺史行春，县令劝耕，孝悌力田者赐爵，置五保以检察奸盗，籍游惰之民以供役作。又下三司议，皆不果行。

历度支判官，为京畿均田使，出为淮南转运副使兼发运司公事，徙江南<sup>[2]</sup>转运使。极论前李氏横赋于民凡十七事，诏为罢其尤甚者。徙知潭州，历度支、盐铁判官。祀汾阴，为行在三司判官。又历京西、京

东转运使，知泉、苏、越三州，累迁太常少卿，进太仆卿、集贤院学士，知建州，徙泉州，拜左谏议大夫。初，靖与丁谓善，谓贬，党人皆逐去，提点刑狱、侍御史王耿乃言靖老疾，不宜久为乡里官，于是以秘书监致仕，卒。

靖平生多建画，而于农事尤详，尝取淳化、咸平以来所陈表章，目曰劝农奏议，录上之，然其说泥古，多不可行。

张纶字公信，颍州汝阴人。少倜傥任气。举进士不中，补三班奉职，迁右班殿直。从雷有终讨王均于蜀，有降寇数百据险叛，使纶击之，纶驰报曰：“此穷寇，急之则生患，不如谕以向背。”有终用其说，贼果弃兵来降。以功迁右侍禁、庆州兵马监押，擢阁门祗候，益、彭、简等州都巡检使<sup>[3]</sup>。所部卒纵酒掠居民，纶斩首恶数人，众乃定。徙荆湖<sup>[4]</sup>提点刑狱，迁东头供奉官、提点开封府界县镇公事。

奉使灵夏还，会辰州溪峒彭氏蛮内寇，以知辰州。纶至，筑蓬山驿路，贼不得通，乃遁去。徙知渭州。改内殿崇班、知镇戎军。奉使契丹，安抚使曹玮表留之，不可。蛮复入寇，为辰州、澧、鼎等州缘边五溪十峒巡检安抚使，谕蛮酋祸福，购还所掠民，遣官与盟，刻石于境上。

久之，除江、淮制置发运副使。时盐课大亏，乃奏除通、泰、楚三州盐户宿负，官助其器用，盐入优与之直，由是岁增课数十万石。复置盐场于杭、秀、海三州，岁入课又百五十万。居二岁，增上供米八十万。疏五渠，导太湖入于海，复租米六十万。开长芦西河以避覆舟之患，又筑漕河堤二百里于高邮北，旁锢巨石为十碶，以泄横流。泰州有捍海堰，延袤百五十里，久废不治，岁患海涛冒民田。纶方议修复，论者难之，以为涛患息而潦之患兴矣。纶曰：“涛之患十九，而潦之患十一，获多而亡少，岂不可邪？”表三请，愿身自临役。命兼权知泰州，卒成堰，复逋户二千六百，州民利之，为立生祠。

居淮南六年，累迁文思使、昭州刺史。契丹隆绪死，为吊慰副使。

历知秦、瀛二州，两知沧州，再迁东上阁门使，真拜乾州刺史，徙知颍州，卒。纶有材略，所至兴利除害。为人恕，喜施予，在江、淮，见漕卒冻馁道死者众，叹曰：“此有司之过，非所以体上仁也。”推奉钱市絮襦千数，衣其不能自存者。

邵晔字日华，其先京兆人。唐末丧乱，曾祖岳挈族之荆南谒高季兴，不见礼，遂之湖南。彭玕刺全州，辟为判官。会贼鲁仁恭寇连州，即署岳国子司业、知州事，遂家桂阳。祖崇德，道州录事参军。父简，连山令。

晔幼嗜学，耻从辟署。太平兴国八年，擢进士第，解褐，授邵阳主簿，改大理评事、知蓬州录事参军〔5〕。时太子中舍杨全知州，性悍率蒙昧，部民张道丰等三人被诬为劫盗，悉置于死，狱已具，晔察其枉，不署牍，白全当核其实。全不听，引道丰等抵法，号呼不服，再系狱按验。既而捕获正盗，道丰等遂得释，全坐削籍为民。晔代还引对，太宗谓曰：“尔能活吾平民，深可嘉也。”赐钱五万，下诏以全事戒谕天下。授晔光禄寺丞，使广南采访刑狱。俄通判荆南，赐绯鱼。迁著作佐郎、知忠州。历太常丞、江南转运副使，改监察御史。以母老乞就养，得知朗州。入判三司磨勘司，迁工部员外郎、淮南转运使。

景德中，假光禄卿，充交阯安抚国信使。会黎桓死，其子龙钺嗣立，兄龙全率兵劫库财而去，其弟龙廷杀钺自立，龙廷兄明护率扶兰砦兵攻战。晔驻岭表，以事上闻，改命为缘海安抚使，许以便宜设方略。晔贻书安南，谕朝廷威德，俾速定位。明护等即时听命，奉龙廷主军事。初，诏晔俟其事定，即以黎桓礼物改赐新帅。晔上言：“怀抚外夷，当示诚信，不若俟龙廷贡奉，别加封爵而宠赐之。”真宗甚嘉纳。使还，改兵部员外郎，赐金紫。初受使，假官钱八十万，市私觐物，及为安抚，已偿其半，余皆诏除之。尝上邕州至交州水陆路及宜州山川等四图，颇详控制之要。

俄判三司三勾院，坐所举季随犯赃，晔当削一官，上以其远使之勤，止令停任。大中祥符初，起知兖州，表请东封，优诏答之。及遣王钦若、赵安仁经度封禅，仍判州事，就命晔为京东转运使。封禅礼毕，超拜刑部郎中，复判三勾院，出为淮南、江、浙、荆湖制置发运使。四年，改右谏议大夫、知广州。州城濒海，每蕃舶至岸，常苦飓风，晔凿内濠通舟，飓不能害。俄遭疾卒，年六十三。

崔立字本之，开封鄆陵人。祖周度，仕周为泰宁军节度判官。慕容彦超叛，周度以大义责之，遂见杀。

立中进士第。为果州团练推官，役兵辇官物，道险，乃率众钱，佣舟载归。知州姜从革论如率敛法，当斩三人，立曰：“此非私己，罪杖尔。”从革初不听，卒论奏，诏如立议。真宗记之，特改大理寺丞，知安丰县。大水坏期斯塘，立躬督缮治，逾月而成。进殿中丞，历通判广州、许州。

会滑州塞决河，调民出刍槁，命立提举受纳。立计其用有馀，而下户未输者尚二百万，悉奏弛之。知江阴军，属县有利港久废，立教民浚治，既成，溉田数千顷，及开横河六十里，通运漕。累迁太常少卿，历知棣、汉、相、潞、兖、郛、泾七州。兖州岁大饥，募富人出谷十万馀石振饿者，所全活者甚众。

立性淳谨，尤喜论事。大中祥符间，帝既封禅，士大夫争奏上符瑞，献赞颂，立独言：“水发徐州，早连江、淮，无为烈风，金陵火，天所以警骄惰、戒淫泆也，区区符瑞，尚何足为治道言哉？”前后上四十馀事。以右谏议大夫知耀州，改知濠州，迁给事中。告老，进尚书工部侍郎致仕，卒。识韩琦于布衣，以女妻之，人尝服其鉴云。

鲁有开字元翰，参知政事宗道从子也。好礼学，通左氏春秋。用宗道荫，知韦城县。曹、濮剧盗横行旁县间，闻其名不敢入境。知确山县，

大姓把持官政，有开治其最甚者，遂以无事。兴废陂，溉民田数千顷。富弼守蔡，荐之，以为有古循吏风。

知金州，有蛊狱，当死者数十人，有开曰：“欲杀人，衷谋之足矣，安得若是众邪？”讯之则诬。天方旱，狱白而雨。知南康军，代还。熙宁行新法，王安石问江南如何，曰：“法新行，未见其患，当在异日也。”以所对乖异，出通判杭州。

知卫州，水灾，人乏食，擅贷常平钱粟与之，且奏乞蠲其息。徙冀州，增堤，或谓：“郡无水患，何以役为？”有开曰：“预备不虞，古之善计也。”卒成之。明年河决，水果至，不能冒堤而止。朝廷遣使河北，民遮涌有开功状，召为膳部郎中。元祐中，历知信阳军、洛滑州，复守冀，官至中大夫，卒。

张逸字大隐，郑州荥阳人。进士及第，为试秘书省校书郎。知襄州邓城县，有能名。知州谢泌将荐逸，先设几案，置章其上，望阙再拜曰：“老臣为朝廷得一良吏。”乃奏之。他日引对，真宗问所欲何官，逸对曰：“母老在家，愿得近乡一幕职官，归奉甘旨足矣。”授澶州观察推官，数日，以母丧去。服除，引对，帝又固问之，对曰：“愿得京官。”特改大理寺丞。帝雅贤泌，再召问逸者，用泌荐也。

知长水县，时王嗣宗留守西京，厚遇之，及徙青神县，贫不自给，嗣宗假奉半年使办装。既至县，兴学校，教生徒。后邑人陈希亮、杨巽相继登科，逸改其居曰桂枝里。县东南有松柏滩，夏秋暴涨多覆舟，逸祷江神，不逾月，滩为徙五里，时人异之。再迁太常博士、知尉氏县。擢监察御史，提点益州路刑狱，开封府判官。使契丹，为两浙转运使。徙陕西，未赴，又徙河东，居数月，复徙陕西。以龙图阁待制知梓州。

累迁尚书兵部郎中，知开封府。有僧求内降免田税，而逸固执不许。仁宗曰：“有司能守法，朕何忧也。”又言：“顷禁命妇干禁中恩，比来稍通女谒，愿令官司纠劾。”从之。

以枢密直学士知益州。逸凡四至蜀，谙其民风。华阳骆长杀人，诬道旁行者，县吏受财，狱既具，乃使杀人者守囚。逸曰：“囚色冤，守者气不直，岂守者杀人乎？”囚始敢言，而守者果服，立诛之，蜀人以为神。会岁旱，逸使作堰壅江水，溉民田，自出公租减价以振民。初，民饥多杀耕牛食之，犯者皆配关中。逸奏：“民杀牛以活将死之命，与盗杀者异，若不禁之，又将废穡事。今岁少稔，请一切放还，复其业。”报可。未几，卒于官。

吴遵路字安道。父淑，见文苑传。第进士，累官至殿中丞，为秘阁校理。章献太后称制，政事得失，下莫敢言。遵路条奏十馀事，语皆切直，忤太后意，出知常州。尝预市米吴中，以备岁俭，已而果大乏食，民赖以济，自他州流至者亦全十八九。累迁尚书司封员外郎，权开封府推官，改三司盐铁判官，加直史馆，为淮南转运副使。会罢江、淮发运使，遂兼发运司事。尝于真楚泰州、高邮军置斗门十九，以畜泄水利。又广属郡常平仓储畜至二百万，以待凶岁。凡所规画，后皆便之。

迁工部郎中，坐失按蕲州王蒙正故人部吏死罪，降知洪州。徙广州，辞不行。是时发运司既复置使，乃以为发运使，未至，召修起居注。元昊反，建请复民兵。除天章阁待制、河东路计置粮草。受诏料拣河东乡民可为兵者，诸路视以为法。进兵部郎中、权知开封府，驭吏严肃，属县无追逮。

时宋庠、郑戩、叶清臣皆宰相吕夷简所不悦，遵路与三人雅相厚善，夷简忌之，出知宣州。上御戎要略、边防杂事二十篇。徙陕西都转运使，迁龙图阁直学士、知永兴军，被病犹决事不辍，手自作奏。及卒，仁宗闻而悼之，诏遣官护丧还京师。

遵路幼聪敏，既长，博学知大体。母丧，庐墓蔬食终制。性夷雅慎重，寡言笑，善笔札。其为政简易不为声威，立朝敢言，无所阿倚。平居廉俭无他好，既没，室无长物，其友范仲淹分奉赙其家。



子瑛，为尚书比部员外郎，不待老而归。

赵尚宽字济之，河南人，参知政事安仁子也。知平阳县。邻邑有大囚十数，破械夜逸，杀居民，将犯境，尚宽趣尉出捕，曰：“盗谓我不能来，方怠惰，易取也。宜亟往，毋使得散漫，且为害。”尉既出，又遣徼巡兵蹑其后，悉获之。

知忠州，俗畜蛊杀人，尚宽揭方书市中，教人服药，募索为蛊者穷治，置于理，大化其俗。转运使持盐数十万斤，课民易白金，期会促，尚宽发官帑所储副其须，徐与民为市，不扰而集。

嘉祐中，以考课第一知唐州。唐素沃壤，经五代乱，田不耕，土旷民稀，赋不足以充役，议者欲废为邑。尚宽曰：“土旷可益垦辟，民稀可益招徠，何废郡之有？”乃按视图记，得汉召信臣陂渠故迹，益发卒复疏三陂一渠，溉田万馀顷。又教民自为支渠数十，转相浸灌。而四方之民来者云布，尚宽复请以荒田计口授之，及贷民官钱买耕牛。比三年，榛莽复为膏腴，增户积万馀。尚宽勤于农政，治有异等之效，三司使包拯与部使者交上其事，仁宗闻而嘉之，下诏褒焉，仍进秩赐金。留于唐凡五年，民像以祠，而王安石、苏轼作新田、新渠诗以美之。

徙同、宿二州，河中府神勇卒苦大校贪虐，刊匿名书告变，尚宽命焚之，曰：“妄言耳。”众乃安。已而奏黜校，分士卒隶他营。又徙梓州。尚宽去唐数岁，田日加辟，户日益众，朝廷推功，自少府监以直龙图阁知梓州。积官至司农卿，卒，诏赐钱五十万。

高赋字正臣，中山人。以父任为右班殿直。复举进士，改奉礼郎，四迁太常博士。历知真定县，通判剑邢石州、成德军。知衢州，俗尚巫鬼，民毛氏、柴氏二十馀家世蓄蛊毒，值闰岁，害人尤多，与人忿争辄毒之。赋悉擒治伏辜，蛊患遂绝。

徙唐州，州田经百年旷不耕，前守赵尚宽菑垦不遗力，而榛莽者尚多。赋继其后，益募两河流民，计口给田使耕，作陂堰四十四。再满再留，比其去，田增辟三万一千三百馀顷，户增万一千三百八十，岁益税二万二千二百五十七。玺书褒谕，宣布治状以劝天下，两州为生立祠。擢提点河东刑狱，又加直龙图阁、知沧州。程昉欲于境内开西流河，绕州城而北注三塘泊。赋曰：“沧城近河，岁增堤防，犹惧奔溢，矧妄有开凿乎？”昉执不从，后功竟不成。

历蔡、潞二州，入同判太常寺，进集贤院学士。在朝多所建明，尝言：“二府大臣或僦舍委巷，散处京城，公私非便。宜仿前代丞相府，于端门前列置大第，俾居之。”又言：“仁宗朝为兖国公主治第，用钱数十万缗。今有五大长公主，若悉如前比，其费无艺。愿讲求中制，裁为定式。”请诸道提点刑狱司置检法官，庶专平谏，使民不冤。乞于禁中建阁，绘功臣像，如汉云台、唐凌烟之制。言多施行。以通议大夫致仕，退居襄阳，卒年八十四。

程师孟字公阍，吴人。进士甲科。累知南康军、楚州，提点夔路刑狱。泸戎数犯渝州边，使者治所在万州，相去远，有警，率浹日乃至。师孟奏徙于渝。夔部无常平粟，建请置仓，适凶岁，振民不足，即矫发他储，不俟报。吏惧，白不可，师孟曰：“必俟报，俄者尽死矣。”竟发之。

徙河东路。晋地多土山，旁接川谷，春夏大雨，水浊如黄河，俗谓之“天河”，可溉灌。师孟劝民出钱开渠筑堰，淤良田万八千顷，裒其事为水利图经，颁之州县。为度支判官。知洪州，积石为江堤，浚章沟，揭北闸，以节水升降，后无水患。

判三司都磨勘司，接伴契丹使，萧惟辅曰：“白沟之地当两属，今南朝植柳数里，而以北人渔界河为罪，岂理也哉？”师孟曰：“两朝当守誓约，涿郡有案牍可覆视，君舍文书，腾口说，讵欲生事耶？”惟辅愧谢。

出为江西转运使。盗发袁州，州吏为耳目，久不获，师孟械吏数辈

送狱，盗即成擒。加直昭文馆，知福州，筑子城，建学舍，治行最东南。徙广州，州城为侬寇所毁，他日有警，民骇窜，方伯相踵至，皆言土疏恶不可筑。师孟在广六年，作西城，及交阯陷邕管，闻广守备固，不敢东。时师孟已召还，朝廷念前功，以为给事中、集贤殿修撰，判都水监。

贺契丹主生辰<sup>[6]</sup>，至涿州，契丹命席，迎者正南向，涿州官西向，宋使价东向。师孟曰：“是卑我也。”不就列，自日昃争至暮，从者失色，师孟辞气益厉，叱候者易之，于是更与迎者东西向。明日，涿人餞于郊，疾驰过不顾，涿人移雄州以为言，坐罢归班。复起知越州、青州，遂致仕，以光禄大夫卒，年七十八。

师孟累领剧镇，为政简而严，罪非死者不以属吏。发隐撻伏如神，得豪恶不逞跌宕者必痛惩艾之，至剿绝乃已，所部肃然。洪、福、广、越为立生祠。

韩晋卿字伯修，密州安丘人。为童子时，日诵书数千言。长以五经中第，历肥乡、嘉兴主簿、安肃军司法参军、平城令、大理详断、审刑详议官，通判应天府，知同州、寿州，奏课第一，擢刑部郎中。

元祐初，知明州，两浙转运使差役法复行，诸道处画多仓卒失叙，独晋卿视民所宜而不戾法指。人为大理少卿，迁卿。

晋卿自仁宗朝已典讼臬，时朝廷有疑议，辄下公卿杂议。开封民争鹬杀人，王安石以为盗拒捕斗而死，杀之无罪，晋卿曰：“是斗杀也。”登州妇人谋杀夫，郡守许遵执为按问，安石复主之，晋卿曰：“当死。”事久不决，争论盈庭，终持之不肯变，用是知名。

元丰置大理狱，多内庭所付，晋卿持平考核，无所上下。神宗称其才，每谳狱虽明，若事连贵要、屡鞠弗成者，必以委之。尝被诏按治宁州狱，循故事当入对，晋卿曰：“奉使有指，三尺法具在，岂应刺候主意，轻重其心乎？”受命即行。

诸州请谳大辟，执政恶其多，将劾不应谳者。晋卿曰：“听断求所以

生之，仁恩之至也。苟谏而获谴，后不来矣。”议者又欲引唐日覆奏，令天下庶戮悉奏决。晋卿言：“可疑可矜者许上请，祖宗之制也。四海万里，必须系以听朝命，恐自今痍死者多于伏辜者矣。”朝廷皆行其说，故士大夫间推其忠厚，不以法家名之。卒于官。

叶康直字景温，建州人。擢进士第，知光化县。县多竹，民皆编为屋，康直教用陶瓦，以宁火患。凡政皆务以利民。时丰稷为穀城令，亦以治绩显，人歌之曰：“叶光化，丰穀城，清如水，平如衡。”

曾布行新法，以为司农属。历永兴、秦凤转运判官，徙陕西，进提点刑狱、转运副使。五路兵西征，康直领泾原粮道，承受内侍梁同以讷恶妄奏，神宗怒，械康直，将诛之，王安礼力救，得归故官。

元祐初，加直龙图阁，知秦州。中书舍人曾肇、苏辙劾康直谄事李宪，免官，究实无状，改知河中府，复为秦州。夏人侵甘谷，康直戒诸将设伏以待，歼其二酋，自是不敢犯境。进宝文阁待制、陕西都运使。以疾请知亳州，通浚积潦，民获田数十万亩。召为兵部侍郎，卒，年六十四。

## 【校勘记】

- [1] 请自京东西及河北诸州大行劝农之法 “京”字原脱，据东都事略卷一一二本传补。
- [2] 江南 原作“河南”，据东都事略卷一一二本传及下文“极论前李氏横赋于民十七事”改。
- [3] 益彭筒等州都巡检使 “彭”原作“彰”，据东都事略卷一一二本传改。
- [4] 荆湖 原作“荆州”，据东都事略卷一一二本传、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卷一张纶神道碑改。
- [5] 知蓬州录事参军 “蓬州”，东都事略卷一一二本传作“连州”。
- [6] 贺契丹主生辰 “主”字原脱，本书卷一五神宗纪熙宁九年八月，“遣程师孟等贺辽主生辰”，今补。



# 宋史卷四百二十七

## 列传第一百八十六

### 道学一

周敦颐 程颢 程颐 张载 弟戡 邵雍

“道学”之名，古无是也。三代盛时，天子以是道为政教，大臣百官有司以是道为职业，党、庠、术、序弟子以是道为讲习，四方百姓日用是道而不知。是故盈覆载之间，无一民一物不被是道之泽，以遂其性。于斯时也，道学之名，何自而立哉。

文王、周公既没，孔子有德无位，既不能使是道之用渐被斯世，退而与其徒定礼乐，明宪章，删诗，修春秋，赞易象，讨论坟、典，期使五三圣人之道昭明于无穷。故曰：“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孔子没，曾子独得其传，传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没而无传。两汉而下，儒者之论大道，察焉而弗精，语焉而弗详，异端邪说起而乘之，几至大坏。

千有馀载，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春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推明阴阳五行之理，命于天而性于人者，瞭若指掌。张载作西铭，又极言理一分殊之旨，然后道之大原出于天者，灼然而无疑焉。仁宗明道初年，程颢及弟颐实生，及长，受业周氏，已乃扩大其所闻，表章大学、中庸二篇，与语、孟并行，于是上自帝王传心之奥，下至初学入德之门，融会贯通，无复馀蕴。

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传，其学加亲切焉。大抵以格物致知为先，明善诚身为要，凡诗、书、六艺之文，与夫孔、孟之遗言，颠错于秦

火，支离于汉儒，幽沉于魏、晋、六朝者，至是皆焕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此宋儒之学所以度越诸子，而上接孟氏者欤。其于世代之污隆，气化之荣悴，有所关系也甚大。道学盛于宋，宋弗究于用，甚至有厉禁焉。后之时君世主，欲复天德王道之治，必来此取法矣。

邵雍高明英悟，程氏实推重之，旧史列之隐逸，未当，今置张载后。张栻之学，亦出程氏，既见朱熹，相与博约又大进焉。其他程、朱门人，考其源委，各以类从，作道学传。

周敦颐字茂叔，道州营道人。元名敦实，避英宗旧讳改焉。以舅龙图阁学士郑向任，为分宁主簿。有狱久不决，敦颐至，一讯立辨。邑人惊曰：“老吏不如也。”部使者荐之，调南安军司理参军。有囚法不当死，转运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众莫敢争，敦颐独与之辨，不听，乃委手版归，将弃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杀人以媚人，吾不为也。”逵悟，囚得免。

移郴之桂阳令，治绩尤著。郡守李初平贤之，语之曰：“吾欲读书，何如？”敦颐曰：“公老无及矣，请为公言之。”二年果有得。徙知南昌，南昌人皆曰：“是能辨分宁狱者，吾属得所诉矣。”富家大姓、黠吏恶少，惴惴焉不独以得罪于令为忧，而又以污秽善政为耻。历合州判官，事不经手，吏不敢决，虽下之，民不肯从。部使者赵抃惑于谮口，临之甚威，敦颐处之超然。通判虔州，抃守虔，熟视其所为，乃大悟，执其手曰：“吾几失君矣，今而后乃知周茂叔也。”

熙宁初，知郴州。用抃及吕公著荐，为广东转运判官，提点刑狱，以洗冤泽物为己任。行部不惮劳苦，虽瘴疠险远，亦缓视徐按。以疾求知南康军。因家庐山莲花峰下，前有溪，合于湓江，取营道所居濂溪以名之。抃再镇蜀，将奏用之，未及而卒，年五十七。

黄庭坚称其“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廉于取名而锐于求志，薄于徼福而厚于得民，非于奉身而燕及乾糈，陋于希世而尚友千

古”。

博学力行，著太极图，明天理之根源，究万物之终始。其说曰：

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故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又曰：“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又著通书四十篇，发明太极之蕴。序者谓“其言约而道大，文质而义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于学者也。”

掾南安时，程珦通判军事，视其气貌非常人，与语，知其为学知道，因与为友，使二子颢、颐往受业焉。敦颐每令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二程之学源流乎此矣。故颢之言曰：“自再见周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侯师圣学于程颐，未悟，访敦颐，敦颐曰：“吾老矣，说不可不详。”留对榻夜谈，越三日乃还。颐惊异之，曰：“非从周茂叔来耶？”其善开发人类此。

嘉定十三年，赐谥曰元公，淳祐元年，封汝南伯，从祀孔子庙庭。

二子寿、焘，焘官至宝文阁待制。

程颢字伯淳，世居中山，后从开封徙河南。

高祖羽，太宗朝三司使。父珦，仁宗录旧臣后，以为黄陂尉。久之，



知龚州。时宜獠区希範既诛，乡人忽传其神降，言“当为我南海立祠”，于是迎其神以往，至龚，珣使诘之，曰：“比过浔，浔守以为妖，投祠具江中，逆流而上，守惧，乃更致礼。”珣使复投之，顺流去，其妄乃息。徙知磁州，又徙汉州。尝宴客开元僧舍，酒方行，人灌言佛光见，观者相腾践，不可禁，珣安坐不动，顷之遂定。熙宁法行，为守令者奉命唯恐后，珣独抗议，指其未便。使者李元瑜怒，即移病归，旋致仕，累转太中大夫。元祐五年，卒，年八十五。

珣慈恕而刚断，平居与幼贱处，唯恐有伤其意，至于犯义理，则不假也。左右使令之人，无日不察其饥饱寒燥。前后五得任子，均以诸父之子孙。嫁遣孤女，必尽其力。所得奉禄，分贍亲戚之贫者。伯母寡居，奉养甚至。从女兄既适人而丧其夫，珣迎以归，教养其子，均于子侄。时官小禄薄，克己为义，人以为难。文彦博、苏颂等九人表其清节，诏赐帛二百，官给其葬。

颢举进士，调鄂、上元主簿。鄂民有借兄宅居者，发地得瘞钱，兄之子诉曰：“父所藏。”颢问：“几何年？”曰：“四十年。”“彼借居几时？”曰：“二十年矣。”遣吏取十千视之，谓诉者曰：“今官所铸钱，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皆未藏前数十年所铸，何也？”其人不能答。茅山有池，产龙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尝取二龙入都，半途失其一，中使云飞空而逝。民俗严奉不懈，颢捕而脯之。

为晋城令，富人张氏父死，且有老叟踵门曰：“我，汝父也。”子惊疑莫测，相与诣县。叟曰：“身为医，远出治疾，而妻生子，贫不能养，以与张。”颢质其验。取怀中一书进，其所记曰：“某年月日，抱儿与张三翁家。”颢问：“张是时才四十，安得有翁称？”叟骇谢。

民税粟多移近边，载往则道远，就余则价高。颢择富而可任者，预使贮粟以待，费大省。民以事至县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其父兄，出所以事其长上。度乡村远近为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难相恤，而奸伪无所容。凡孤茆残废者，责之亲戚乡党，使无失所。行旅出于其途者，疾病皆有所养。乡必有校，暇时亲至，召父老与之语。儿童所读书，

亲为正句读，教者不善，则为易置。择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乡民为社会，为立科条，旌别善恶，使有劝有耻。在县三岁，民爱之如父母。

熙宁初，用吕公著荐，为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神宗素知其名，数召见，每退，必曰：“频求对，欲常常见卿。”一日，从容咨访，报正午，始趋出，庭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前后进说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贤育材为言，务以诚意感悟主上。尝劝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轻天下士，帝俯躬曰：“当为卿戒之。”

王安石执政，议更法令，中外皆不以为便，言者攻之甚力。颢被旨赴中堂议事，安石方怒言者，厉色待之。颢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议，愿平气以听。”安石为之愧屈。自安石用事，颢未尝一语及于功利。居职八九月，数论时政，最后言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无事也；舍而之险阻，不足以言智。自古兴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谓不可而能有成者，况于排斥忠良，沮废公议，用贱陵贵，以邪干正者乎？正使侥幸有小成，而兴利之臣日进，尚德之风浸衰，尤非朝廷之福。”遂乞去言职。安石本与之善，及是虽不合，犹敬其忠信，不深怒，但出提点京西刑狱。颢固辞，改签书镇宁军判官。司马光在长安，上疏求退，称颢公直，以为己所不如。

程昉治河，取漕卒八百而虐用之，众逃归。群僚畏昉，欲勿纳。颢曰：“彼逃死自归，弗纳必乱。若昉怒，吾自任之。”即亲往启门拊劳，约少休三日复役，众欢踊而入。具以事上，得不遣。昉后过州，扬言曰：“漕卒之溃，盖程中允诱之，吾且诉于上。”颢闻之，曰：“彼方惮我，何能为。”果不敢言。

曹村埽决，颢谓郡守刘涣曰：“曹村决，京师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所当为，盍尽遣厢卒见付。”涣以镇印付颢，立走决所，激谕士卒。议者以为势不可塞，徒劳人尔。颢命善泅者度决口，引巨索济众，两岸并进，数日而合。

求监洛河竹木务，历年不叙伐阅，特迁太常丞。帝又欲使修三经义，执政不可，命知扶沟县。广济、蔡河在县境，颢河恶子无生理，专胁

取行舟财货，岁必焚舟十数以立威。颢捕得一人，使引其类，贯宿恶，分地处之，令以挽辘为业，且察为奸者，自是境无焚剽患。内侍王中正按阅保甲，权焰章震，诸邑竞侈供张悦之，主吏来请，颢曰：“吾邑贫，安能效他邑。取于民，法所禁也，独有令故青帐可用尔。”除判武学，李定劾其新法之初首为异论，罢归故官。又坐狱逸囚，责监汝州盐税<sup>〔1〕</sup>。哲宗立，召为宗正丞，未行而卒，年五十四。

颢资性过人，充养有道，和粹之气，盎于面背，门人交友从之数十年，亦未尝见其忿厉之容。遇事优为，虽当仓卒，不动声色。自十五六时，与弟颐闻汝南周敦颐论学，遂厌科举之习，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秦、汉以来，未有臻斯理者。

教人自致知至于知止，诚意至于平天下，洒扫应对至于穷理尽性，循循有序。病学者厌卑近而骛高远，卒无成焉，故其言曰：“道之不明，异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难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谓之穷神知化，而不足以开物成务，言为无不周遍，实则外于伦理，穷深极微，而不可以入尧、舜之道。天下之学，非浅陋固滞，则必入于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诞妖妄之说竞起，涂生民之耳目，溺天下于污浊，虽高才明智，胶于见闻，醉生梦死，不自觉也。是皆正路之藜莠，圣门之蔽塞，辟之而后可以入道。”

颢之死，士大夫识与不识，莫不哀伤焉。文彦博采众论，题其墓曰明道先生。其弟颐序之曰：“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无善治，士犹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诸人，以传诸后；无真儒，则贸贸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先生生于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以兴起斯文为己任，辨异端，辟邪说，使圣人之道焕然复明于世，盖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已。然学者于道不知所向，则孰知斯人之为功；不知所至，则孰知斯名之称情也哉。”

嘉定十三年，赐谥曰纯公。淳祐元年封河南伯，从祀孔子庙庭。

程颐字正叔。年十八，上书阙下，欲天子黜世俗之论，以王道为心。游太学，见胡瑗问诸生以颜子所好何学，颐因答曰：

学以至圣人之道也。圣人可学而至欤？曰：然。学之道如何？曰：天地储精，得五行之秀者为入，其本也真而静，其未发也，五性具焉，曰仁、义、礼、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触其形而动其中矣，其中动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乐、爱、恶、欲。情既炽而益荡，其性凿矣。是故觉者约其情使合于中，正其心，养其性；愚者则不知制之，纵其情而至于邪僻，梏其性而亡之。

然学之道，必先明诸心，知所养；然后力行以求至，所谓“自明而诚”也。诚之道，在乎信道笃，信道笃则行之果，行之果则守之固，仁义忠信不离心，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出处语默必于是，久而弗失，则居之安，动容周旋中礼，而邪僻之心无自生矣。

故颜子所事，则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仲尼称之，则曰：“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迁怒，不贰过。”“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此其好之笃，学之得其道也。然圣人则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颜子则必思而后得，必勉而后中。其与圣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学之心，假之以年，则不日而化矣。

后人不达，以谓圣本生知，非学可至，而为学之道遂失。不求诸己，而求诸外，以博闻强记、巧文丽辞为工，荣华其言，鲜有至于道者。则今之学，与颜子所好异矣。

瑗得其文，大惊异之，即延见，处以学职。吕希哲首以师礼事颐。

治平、元丰间，大臣屡荐，皆不起。哲宗初，司马光、吕公著共疏其行义曰：“伏见河南府处士程颐，力学好古，安贫守节，言必忠信，动遵礼法。年逾五十，不求仕进，真儒者之高蹈，圣世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类有所矜式。”诏以为西京国子监教授，力辞。

寻召为秘书省校书郎，既入见，擢崇政殿说书。即上疏言：“习与智长，化与心成。今夫人民善教其子弟者，亦必延名德之士，使与之处，以薰陶成性。况陛下春秋之富，虽睿圣得于天资，而辅养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贤士大夫之时多，亲寺人宫女之时少，则气质变化，自然而成。愿选名儒入侍劝讲，讲罢留之分直，以备访问，或有小失，随事献规，岁月积久，必能养成圣德。”颐每进讲，色甚庄，继以讽谏。闻帝在宫中盥而避蚊，问：“有是乎？”曰：“然，诚恐伤之尔。”颐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

神宗丧未除，冬至，百官表贺，颐言：“节序变迁，时思方切，乞改贺为慰。”既除丧，有司请开乐置宴，颐又言：“除丧而用吉礼，尚当因事张乐，今特设宴，是喜之也。”皆从之。帝尝以疮疹不御迺英累日，颐诣宰相问安否<sup>〔2〕</sup>，且曰：“上不御殿，太后不当独坐。且人主有疾，大臣可不知乎？”翌日，宰相以下始奏请问疾。

苏轼不悦于颐，颐门人贾易、朱光庭不能平，合攻轼。胡宗愈、顾临诋颐不宜用，孔文仲极论之，遂出管勾西京国子监。久之，加直秘阁，再上表辞。董敦逸复摭其有怨望语，去官。绍圣中，削籍窜涪州。李清臣尹洛，即日迫遣之，欲入别叔母亦不许，明日赉以银百两，颐不受。徽宗即位，徙峡州，俄复其官，又夺于崇宁。卒年七十五。

颐于书无所不读，其学本于诚，以大学、语、孟、中庸为标指，而达于六经。动止语默，一以圣人为师，其不至乎圣人不止也。张载称其兄弟从十四五时，便脱然欲学圣人，故卒得孔、孟不传之学，以为诸儒倡。其言之旨，若布帛菽粟然，知德者尤尊崇之。尝言：“今农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种五谷，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艺，作为器物，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被坚执锐，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无功泽及人，而浪度岁月，晏然为天地间一蠹，唯缀缉圣人遗书，庶几有补尔。”于是著易、春秋传以传于世。易传序曰：

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其为书也，广大悉备，将以顺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尽事物之情，而示开物成务之道也。圣人

之忧患后世，可谓至矣。去古虽远，遗经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传言，后学诵言而忘味，自秦而下，盖无传矣。予生千载之后，悼斯文之湮晦，将俾后人沿流而求源，此传所以作也。

“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备于辞，推辞考卦可以知变，象与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得于辞不达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于辞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同源，显微无间，观会通以行其典礼，则辞无所不备。故善学者，求言必自近，易于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传者辞也，由辞以得意，则在乎人焉。

#### 春秋传序曰：

天之生民，必有出类之才起而君长之，治之而争夺息，导之而生养遂，教之而伦理明，然后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圣贤世出，随时有作，顺乎风气之宜，不先天以开人，各因时而立政。暨乎三王迭兴，三重既备，子、丑、寅之建正，忠、质、文之更尚，人道备矣，天运周矣。圣王既不复作，有天下者虽欲仿古之迹，亦私意妄为而已。事之缪，秦至以建亥为正；道之悖，汉专以智力持世，岂复知先王之道也。

夫子当周之末，以圣人不复作也，顺天应时之治不复有也，于是作春秋，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谓“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传，游、夏不能赞一辞，辞不待赞者也，言不能与于斯尔。斯道也，唯颜子尝闻之矣。“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此其准的也。后世以史视春秋，谓褒善贬恶而已，至于经世之大法，则不知也。

春秋大义数十，其义虽大，炳如日星，乃易见也。惟其微辞隐义、时措从宜者，为难知也。或抑或纵，或予或夺，或进或退，或微或显，而得乎义理之安，文质之中，宽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

权衡，揆道之模范也。夫观百物然后识化工之神，聚众材然后知作室之用，于一事一义而欲窥圣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学春秋者，必优游涵泳，默识心通，然后能造其微也。后王知春秋之义，则虽德非禹、汤，尚可以法三代之治。

自秦而下，其学不传，予悼夫圣人之志不明于后世也，故作传以明之，俾后之人通其文而求其义，得其意而法其用，则三代可复也。是传也，虽未能极圣人之蕴奥，庶几学者得其门而入矣。

平生诲人不倦，故学者出其门最多，渊源所渐，皆为名士。涪人祠颐于北岩，世称为伊川先生。嘉定十三年，赐谥曰正公。淳祐元年，封伊阳伯，从祀孔子庙庭。

门人刘绚、李颿、谢良佐、游酢、张绎、苏昞皆班班可书，附于左。吕大钧、大临见大防传。

张载字子厚，长安人。少喜谈兵，至欲结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书谒范仲淹，一见知其远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载读其书，犹以为未足，又访诸释、老，累年究极其说，知无所得，反而求之六经。尝坐虎皮讲易京师，听从者甚众。一夕，二程至，与论易，次日语人曰：“比见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辈可师之。”撤坐辍讲。与二程语道学之要，涣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于是尽弃异学，淳如也。

举进士，为祁州司法参军，云岩令。政事以敦本善俗为先，每月吉，具酒食，召乡人高年会县庭，亲为劝酬，使人知养老事长之义，因问民疾苦，及告所以训戒子弟之意。

熙宁初，御史中丞吕公著言其有古学，神宗方一新百度，思得才哲士谋之，召见问治道，对曰：“为政不法三代者，终苟道也。”帝悦，以为崇文院校书。他日见王安石，安石问以新政，载曰：“公与人为善，则人以善归公；如教玉人琢玉，则宜有不受命者矣。”明州苗振狱起，往治之，未

杀其罪。

还朝，即移疾屏居南山下，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其志道精思，未始须臾息，亦未尝须臾忘也。敝衣蔬食，与诸生讲学，每告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学必如圣人而后已。以为知人而不知天，求为贤人而不求为圣人，此秦、汉以来学者大蔽也。故其学尊礼贵德、乐天安命，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黜怪妄，辨鬼神。其家昏丧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傅以今礼。又论定井田、宅里、发敛、学校之法，皆欲条理成书，使可举而措诸事业。

吕大防荐之曰：“载之始终，善发明圣人之遗旨，其论政治略可复古。宜还其旧职，以备谘访。”乃诏知太常礼院<sup>[3]</sup>。与有司议礼不合，复以疾归，中道疾甚，沐浴更衣而寝，旦而卒。贫无以敛，门人共买棺奉其丧还。翰林学士许将等言其恬于进取，乞加赠恤，诏赐馆职半膊。

载学古力行，为关中士人宗师，世称为横渠先生。著书号正蒙，又作西铭曰：

乾称父而坤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幼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违曰悖德，害仁曰贼，济恶者不才，其践形惟肖者也。

知化则善述其事，穷神则善继其志，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恶旨酒，崇伯子之顾养；育英材，颖封人之锡类。不弛劳而底豫，舜其功也；无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体其受而归全者，参乎；勇于从而顺令者，伯奇也。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吾顺事；歿，吾宁也。

程颐尝言：“西铭明理一而分殊，扩前圣所未发，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



功，自孟子后盖未之见。”学者至今尊其书。

嘉定十三年，赐谥曰明公。淳祐元年封郿伯，从祀孔子庙庭。弟戡。

戡，字天祺。起进士，调闾乡主簿，知金堂县。诚心爱人，养老恤穷，间召父老使教督子弟。民有小善，皆籍记之。以奉钱为酒食，月吉，召老者饮劳，使其子孙侍，劝以孝弟。民化其德，所至狱讼日少。

熙宁初，为监察御史里行。累章论王安石乱法，乞罢条例司及追还常平使者。劾曾公亮、陈升之、赵抃依违不能救正，韩绛左右徇从，与为死党，李定以邪谄窃台谏。且安石擅国，辅以绛之诡随，台臣又用定辈，继续而来，芽蘖渐盛。吕惠卿刻薄辩给，假经术以文奸言，岂宜劝讲君侧。书数十上，又诣中书争之，安石举扇掩面而笑，戡曰：“戡之狂直宜为公笑，然天下之笑公者不少矣。”赵抃从旁解之，戡曰：“公亦不得为无罪。”抃有愧色。遂称病待罪。

出知公安县，徙监司竹监，至举家不食笋。常爱用一卒，及将代，自见其人盗笋箨，治之无少贷；罪已正，待之复如初，略不介意，其德量如此。卒于官，年四十七。

邵雍字尧夫。其先范阳人，父古徙衡漳，又徙共城。雍年三十，游河南，葬其亲伊水上，遂为河南人。

雍少时，自雄其才，慷慨欲树功名。于书无所不读，始为学，即坚苦刻厉，寒不炉，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数年。已而叹曰：“昔人尚友于古，而吾独未及四方。”于是逾河、汾，涉淮、汉，周流齐、鲁、宋、郑之墟，久之，幡然来归，曰：“道在是矣。”遂不复出。

北海李之才摄共城令，闻雍好学，尝造其庐，谓曰：“子亦闻物理性命之学乎？”雍对曰：“幸受教。”乃事之才，受河图、洛书、宓戏八卦六十四卦图像。之才之传，远有端绪，而雍探赜索隐，妙悟神契，洞彻蕴奥，

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及其学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以观夫天地之运化，阴阳之消长，远而古今世变，微而走飞草木之性情，深造曲畅，庶几所谓不惑，而非依仿象类、亿则屡中者。遂衍**宓**羲先天之旨，著书十馀万言行于世，然世之知其道者鲜矣。

初至洛，蓬荜环堵，不庇风雨，躬樵爨以事父母，虽平居屡空，而怡然有所甚乐，人莫能窥也。及执亲丧，哀毁尽礼。富弼、司马光、吕公著诸贤退居洛中，雅敬雍，恒相从游，为市园宅。雍岁时耕稼，仅给衣食。名其居曰“安乐窝”，因自号安乐先生。旦则焚香燕坐，晡时酌酒三四瓯，微醺即止，常不及醉也，兴至辄哦诗自咏。春秋时出游城中，风雨常不出，出则乘小车，一人挽之，惟意所适。士大夫家识其车音，争相迎候，童孺厮隶皆欢相谓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复称其姓字。或留信宿乃去。好事者别作屋如雍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窝”。

司马光兄事雍，而二人纯德尤乡里所慕向，父子昆弟每相饬曰：“毋为不善，恐司马端明、邵先生知。”士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必之雍。雍德气粹然，望之知其贤，然不事表襮，不设防畛，群居燕笑终日，不为甚异。与人言，乐道其善而隐其恶。有就问学则答之，未尝强以语人。人无贵贱少长，一接以诚，故贤者悦其德，不贤者服其化。一时洛中人才特盛，而忠厚之风闻天下。

熙宁行新法，吏牵迫不可为，或投劾去。雍门生故友居州县者，皆贻书访雍，雍曰：“此贤者所当尽力之时，新法固严，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赐矣。投劾何益耶？”

嘉祐诏求遗逸，留守王拱辰以雍应诏，授将作监主簿，复举逸士，补颍州团练推官，皆固辞乃受命，竟称疾不之官。熙宁十年，卒，年六十七，赠秘书省著作郎。元祐中赐谥康节。

雍高明英迈，迥出千古，而坦夷浑厚，不见圭角，是以清而不激，和而不流，人与交久，益尊信之。河南程颢初侍其父识雍，论议终日，退而叹曰：“尧夫，内圣外王之学也。”

雍知虑绝人，遇事能前知。程颐尝曰：“其心虚明，自能知之。”当时

学者因雍超诣之识，务高雍所为，至谓雍有玩世之意；又因雍之前知，谓雍于凡物声气之所感触，辄以其动而推其变焉。于是摭世事之已然者，皆以雍言先之，雍盖未必然也。

雍疾病，司马光、张载、程颢、程颐晨夕候之，将终，共议丧葬事外庭，雍皆能闻众人所言，召子伯温谓曰：“诸君欲葬我近城地，当从先茔尔。”既葬，颢为铭墓，称雍之道纯一不杂，就其所至，可谓安且成矣。所著书曰皇极经世、观物内外篇、渔樵问对，诗曰伊川击壤集。

子伯温，别有传。

## 【校勘记】

- [1] 责监汝州盐税 “盐税”，二程文集卷一〇程颐明道先生行状、宋文鉴卷一四三韩维程伯淳墓志铭、琬琰集卷二一程宗丞颢传都作“酒税”。
- [2] 颐诣宰相问安否 “安”，长编卷四〇四、朱熹朱文公集卷九八伊川先生年谱都作“知”。
- [3] 知太常礼院 按东都事略卷一一四本传、朱熹伊洛渊源录卷六横渠先生行状、编年纲目卷二〇熙宁十年十一月条都作“同知太常礼院”；长编卷二八三作“兼知太常礼院”。据本书卷一六四四职官志“太常寺”条，疑作“同知太常礼院”是。

## 宋史卷四百二十八

### 列传第一百八十七

#### 道学二 程氏门人

刘绚 李颿 谢良佐 游酢 张绎 苏昞  
尹焞 杨时 罗从彦 李侗

刘绚字质夫，常山人。以荫为寿安主簿、长子令，督公家逋赋，不假鞭扑而集。岁大旱，府遣吏视伤所，蠲财什二，绚力争不得，封还其牒，请易之。富弼叹曰：“真县令也。”元祐初，韩维荐其经明行修，为京兆府教授。王岩叟、朱光庭又荐为太学博士，卒于官。绚力学不倦，最明于春秋。程颢每为人言：“他人之学，敏则有矣，未易保也，若绚者，吾无疑焉。”

李颿字端伯，洛阳人。登进士第。元祐中为秘书省校书郎，卒。程颢谓其才器可以大受，及亡也，祭之以文曰：“自予兄弟倡明道学，能使学者视仿而信从者，颿与刘绚有焉。”

谢良佐字显道，寿春上蔡人。与游酢、吕大临、杨时在程门，号“四先生”。登进士第。建中靖国初，官京师，召对，忤旨去。监西京竹木场，坐口语系诏狱，废为民。良佐记问该赡，对人称引前史，至不差一

字。事有未彻，则颍有泚。与程颐别一年，复来见，问其所进，曰：“但去得一‘矜’字尔。”颐喜，谓朱光庭曰：“是子力学，切问而近思者也。”所著论语说行于世。

游酢字定夫，建州建阳人。与兄醇以文行知名，所交皆天下士。程颐见之京师，谓其资可以进道。程颐兴扶沟学，招使肄业，尽弃其学而学焉。第进士，调萧山尉。近臣荐其贤，召为太学录。迁博士，以奉亲不便，求知河清县<sup>[1]</sup>。范纯仁守颍昌府，辟府教授。纯仁入相，复为博士。签书齐州、泉州判官。晚得监察御史，历知汉阳军、和舒濠三州而卒。

张绎字思叔，河南寿安人。家甚微，年长未知学，佣力于市，出闻邑官传呼声，心慕之，问人曰：“何以得此？”人曰：“此读书所致尔。”即发愤力学，遂以文名。预乡里计偕，谓科举之习不足为，尝游僧舍，见僧道楷，将祝发从之。时周行己官河南，警之曰：“何为舍圣人之学而学佛？异日程先生归，可师也。”会程颐还自涪，乃往受业，颐赏其颖悟。读孟子“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慨然若有得。未及仕而卒。颐尝言“吾晚得二士”，谓绎与尹焞也。

苏昞字季明，武功人。始学于张载，而事二程卒業。元祐末，吕大中荐之，起布衣为太常博士。坐元符上书人邪籍，编管饶州，卒。

尹焞字彦明，一字德充，世为洛人。曾祖仲宣七子，而二子有名：长子源字子渐，是谓河内先生；次子洙字师鲁，是谓河南先生。源生林，官

至虞部员外郎。林生焯。

少师事程颐，尝应举，发策有诛元祐诸臣议，焯曰：“噫，尚可以干禄乎哉！”不对而出，告颐曰：“焯不复应进士举矣。”颐曰：“子有母在。”焯归告其母陈，母曰：“吾知汝以善养，不知汝以禄养。”颐闻之曰：“贤哉母也！”于是终身不就举。焯之从师，与河南张绎同时，绎以高识，焯以笃行。颐既没，焯聚徒洛中，非吊丧问疾不出户，士大夫宗仰之。

靖康初，种师道荐焯德行可备劝讲，召至京师，不欲留，赐号和靖处士。户部尚书梅执礼、御史中丞吕好问、户部侍郎邵溥、中书舍人胡安国合奏：“河南布衣尹焯学穷根本，德备中和，言动可以师法，器识可以任大，近世招延之士无出其右者。朝廷特召，而命处士以归，使焯韬藏国器，不为时用，未副陛下侧席求贤之意。望特加识擢，以慰士大夫之望。”不报。

次年，金人陷洛，焯阖门被害，焯死复苏，门人异置山谷中而免。刘豫命伪帅赵斌以礼聘焯，不从则以兵恐之。焯自商州奔蜀，至阆，得程颐易传十卦于其门人吕稽中，又得全本于其婿邢纯，拜而受之。绍兴四年，止于涪。涪，颐读易地也，辟三畏斋以居，邦人不识其面。侍读范冲举焯自代，授左宣教郎，充崇政殿说书，以疾辞。范冲奏给五百金为行资，遣漕臣奉诏至涪亲遣。六年，始就道，作文祭颐而后行。

先是，崇宁以来，禁锢元祐学术，高宗渡江，始召杨时置从班，召胡安国居舍舍，范冲、朱震俱在讲席，荐焯甚力。既召，而左司谏陈公辅上疏攻程氏之学，乞加屏绝。焯至九江，上奏曰：“臣僚上言，程颐之学惑乱天下。焯实师颐垂二十年，学之既专，自信甚笃。使焯滥列经筵，其所敷绎，不过闻于师者。舍其所学，是欺君父，加以疾病衰耗，不能支持。”遂留不进。胡安国奉祠居衡阳，上书言：“欲使学者蹈中庸，师孔、孟，而禁不从程颐之学，是入室而不由户。”

朱震引疾告去，时赵鼎去位，张浚独相，于是召安国，俾以内祠兼侍读，而上章荐焯，言其拒刘豫之节，且谓其所学所养有大过人者，乞令江州守臣疾速津送至国门。复以疾辞，上曰：“焯可谓恬退矣。”诏以秘书

郎兼说书，趣起之，焯始入见就职。八年，除秘书少监，未几，力辞求去。上语参知政事刘大中曰：“焯未论所学渊源，足为后进矜式，班列得老成人，亦是朝廷气象。”乃以焯直徽猷阁，主管万寿观，留侍经筵。资善堂翊善朱震疾亟，荐焯自代。辅臣入奏，上惨然曰：“杨时物故，胡安国与震又亡，朕痛惜之。”赵鼎曰：“尹焯学问渊源，可以继震。”上指奏牍曰：“震亦荐焯代资善之职，但焯微賸，恐教儿费力尔。”除太常少卿，仍兼说书。未几，称疾在告，除权礼部侍郎兼侍讲。

时金人遣张通古、萧哲来议和，焯上疏曰：

臣伏见本朝有辽、金之祸，亘古未闻，中国无人，致其猾乱。昨者城下之战，诡诈百出，二帝北狩，皇族播迁，宗社之危，已绝而续。陛下即位以来十有二年，虽中原未复，仇敌未殄，然而赖祖宗德泽之厚，陛下勤抚之至<sup>[2]</sup>，亿兆之心无有离异。前年徽宗皇帝、宁德皇后崩问遽来，莫究不豫之状，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方且屈意降志，以迎奉梓宫、请问讳日为事。今又为此议，则人心日去，祖宗积累之业，陛下十二年勤抚之功，当决于此矣。不识陛下亦尝深谋而熟虑乎，抑在廷之臣不以告也？

礼曰：“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今陛下信仇敌之谗诈，而觊其肯和以纾目前之急，岂不失不共戴天、不反兵之义乎？又况使人之来，以诏谕为名，以割地为要，今以不戴天之仇与之和，臣切为陛下痛惜之。或以金国内乱，惧我袭己，故为甘言以缓王师。倘或果然，尤当鼓士卒之心，雪社稷之耻，尚何和之为务？

又移书秦桧言：

今北使在廷，天下忧愤，若和议一成，彼日益强，我日益怠，侵寻腴削，天下有被发左衽之忧。比者，窃闻主上以父兄未返，降志辱身于九重之中有年矣，然亦自是未闻金人悔过，还二帝于沙漠。继之梓宫崩问不详，天下之人痛恨切骨，金人狼虎贪噬之性，不言可见。天下方将以此望于相公，觊有以革其已然，岂意为之已甚乎。

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自治之要，内则进君子而远小人，外则赏当功而罚当罪，使主上孝弟通于神明，道德成于安强，勿以小智子义而图大功，不胜幸甚。

疏及书皆不报，于是焯固辞新命。

九年，以徽猷阁待制提举万寿观兼侍讲，又辞，且奏言：

臣职在劝讲，蔑有发明，期月之间，病告相继，坐窃厚禄，无补圣聪。先圣有言：“陈力就列，不能者止。”此当去者<sup>[3]</sup>一也。臣起自草茅，误膺召用，守道之语，形于训词，而臣贪恋宠荣，遂移素守，使朝廷非常不次之举，获怀利苟得之人。此当去者二也。比尝不量分守，言及国事，识见迂陋，已验于今，迹其庸愚，岂堪时用。此当去者三也。臣自擢春官，未尝供职，以疾乞去，更获超迁，有何功劳，得以祇受。此当去者四也。国朝典法，揆之礼经，年至七十，皆当致仕。今臣年齿已及，加以疾病，血气既衰，戒之在得。此当去者五也。臣闻圣君有从欲之仁，匹夫有莫夺之志，今臣有五当去之义，无一可留之理，乞检会累奏<sup>[4]</sup>，放归田里。

疏上，以焯提举江州太平观。引年告老，转一官致仕。

焯自入经筵，即乞休致，朝廷以礼留之；浚、鼎既去，秦桧当国，见焯议和疏及与桧书已不乐，至是，得求去之疏，遂不复留。十二年，卒。

当是时，学于程颐之门者固多君子，然求质直弘毅、实体力行若焯者盖鲜。颐尝以“鲁”许之，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其言行见于涪陵记善录为详，有论语解及门人问答传于世。

杨时字中立，南剑将乐人。幼颖异，能属文，稍长，潜心经史。熙宁九年，中进士第。时河南程颢与弟颐讲孔、孟绝学于熙、丰之际，河、洛之士翕然师之。时调官不赴，以师礼见颢于颍昌，相得甚欢。其归也，颢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四年而颢死，时闻之，设位哭寝门，而以书赴告同学者。至是，又见程颐于洛，时盖年四十矣。一日见颐，颐偶瞑坐，



时与游酢侍立不去，颐既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关西张载尝著西铭，二程深推服之，时疑其近于兼爱，与其师颐辩论往复，闻理一分殊之说，始豁然无疑。

杜门不仕者十年，久之，历知浏阳、馀杭、萧山三县，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张舜民在谏垣，荐之，得荆州教授。时安于州县，未尝求闻达，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远千里从之游，号曰龟山先生。

时天下多故，有言于蔡京者，以为事至此必败，宜引旧德老成置诸左右，庶几犹可及，时幸是之。会有使高丽者，国主问龟山安在，使回以闻。召为秘书郎，迁著作郎。及面对，奏曰：

尧、舜曰“允执厥中”，孟子曰“汤执中”，洪范曰“皇建其有极”，历世圣人由斯道也。熙宁之初，大臣文六艺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纷更殆尽。元祐继之，尽复祖宗之旧，熙宁之法一切废除。至绍圣、崇宁抑又甚焉，凡元祐之政事著在令甲，皆焚之以灭其迹。自是分为二党，缙绅之祸至今未殄。臣愿明诏有司，条具祖宗之法，著为纲目，有宜于今者举而行之，当损益者损益之，元祐、熙、丰姑置勿问，一趋于中而已。

朝廷方图燕云，虚内事外，时遂陈时政之弊，且谓：“燕云之师宜退守内地，以省转输之劳，募边民为弓弩手，以杀常胜军之势。”又言：“都城居四达之衢，无高山巨浸以为阻卫，士人怀异心，缓急不可倚仗。”执政不能用。登对，力陈君臣警戒，正在无虞之时，乞为宣和会计录，以周知天下财物出入之数。徽宗首肯之。

除迓英殿说书。闻金人入攻，谓执政曰：“今日事势如积薪已然，当自奋励，以竦动观听。若示以怯懦之形，委靡不振，则事去矣。昔汲黯在朝，淮南寝谋。论黯之才，未必能过公孙弘辈也，特其直气可以镇压奸雄之心尔。朝廷威望弗振，使奸雄一以弘辈视之，则无复可为也。要害之地，当严为守备，比至都城，尚何及哉？近边州军宜坚壁清野，勿与之战，使之自困。若攻战略地，当遣援兵追袭，使之腹背受敌，则可以制胜矣。”且谓：“今日之事，当以收人心为先。人心不附，虽有高城深池、

坚甲利兵，不足恃也。免夫之役，毒被海内，西城聚敛<sup>[5]</sup>，东南花石，其害尤甚。前此盖尝罢之，诏墨未干，而花石供奉之舟已衔尾矣。今虽复申前令，而祸根不除，人谁信之？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正今日之先务也。”

金人围京城，勤王之兵四集，而莫相统一。时言：“唐九节度之师不立统帅，虽李、郭之善用兵，犹不免败衄。今诸路乌合之众，臣谓当立统帅，一号令，示纪律，而后士卒始用命。”又言：“童贯为三路大帅，敌人侵疆，弃军而归，孥戮之有馀罪，朝廷置之不问，故梁方平、何灌皆相继而遁。当正典刑，以为臣子不忠之戒。童贯握兵二十馀年，覆军杀将，驯至今日，比闻防城仍用阉人，覆车之辙，不可复蹈。”疏上，除右谏议大夫兼侍讲。

敌兵初退，议者欲割三镇以讲和，时极言其不可，曰：“河朔为朝廷重地，而三镇又河朔之要藩也。自周世宗迄太祖、太宗，百战而后得之，一旦弃之北庭，使敌骑疾驱，贯吾腹心，不数日可至京城。今闻三镇之民以死拒之，三镇拒其前，吾以重兵蹶其后，尚可为也。若种师道、刘光世皆一时名将，始至而未用，乞召问方略。”疏上，钦宗诏出师，而议者多持两端，时抗疏曰：“闻金人驻磁、相，破大名，劫虏驱掠，无有纪极，誓墨未干，而背不旋踵，吾虽欲专守和议，不可得也。夫越数千里之远，犯人国都，危道也。彼见勤王之师四面而集，亦惧而归，非爱我而不攻。朝廷割三镇二十州之地与之<sup>[6]</sup>，是欲助寇而自攻也。闻肃王初与之约，及河而返，今挟之以往，此败盟之大者。臣窃谓朝廷宜以肃王为问，责其败盟，必得肃王而后已。”时太原围闭数月，而姚古拥兵逗留不进，时上疏乞诛古以肃军政，拔偏裨之可将者代之。不报。

李纲之罢，太学生伏阙上书，乞留纲与种师道，军民集者数十万，朝廷欲防禁之。吴敏乞用时以靖太学，时得召对，言：“诸生伏阙纷纷，忠于朝廷，非有他意，但择老成有行谊者，为之长贰，则将自定。”钦宗曰：“无逾于卿。”遂以时兼国子祭酒。首言：“三省政事所出，六曹分治，各有攸司。今乃别辟官属<sup>[7]</sup>，新进少年，未必贤于六曹长贰。”又言：

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蠹国害民，几危宗社，人所切齿，而论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盖京以继述神宗为名，实挟王安石以图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飨孔子庙庭。今日之祸，实安石有以启之。

谨按安石挟管、商之术，饬六艺以文奸言，变乱祖宗法度。当时司马光已言其为害当见于数十年之后，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为邪说以涂学者耳目，而败坏其心术者，不可缕数，姑即一二事明之。

昔神宗尝称美汉文惜百金以罢露台，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尧、舜之道治天下，虽竭天下以自奉不为过，守财之言非正理。”曾不知尧、舜茅茨土阶，禹曰：“克俭于家”，则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尧、舜之道。其后王黼以应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号为享上，实安石有以倡之也。其释鳧鷖守成之诗，于末章则谓：“以道守成者，役使群众，泰而不为骄，宰制万物，费而不为侈，孰弊弊然以爱为事。”诗之所言，正谓能持盈则神祇祖考安乐之，而无后艰尔。自古释之者，未有泰而不为骄、费而不为侈之说也。安石独倡为此说，以启人主之侈心。后蔡京辈轻费妄用，以侈靡为事。安石邪说之害如此。

伏望追夺王爵，明诏中外，毁去配享之像，使邪说淫辞不为学者之感。

疏上，安石遂降从祀之列。士之习王氏学取科第者，已数十年，不复知其非，忽闻以为邪说，议论纷然。谏官冯灏力主王氏，上疏诋时。会学官中有纷争者，有旨学官并罢，时亦罢祭酒。

时又言：“元祐党籍中，惟司马光一人独褒显，而未及吕公著、韩维、范纯仁、吕大防、安焘辈。建中初言官陈瓘已褒赠，而未及邹浩。”于是元祐诸臣皆次第牵复。

寻四上章乞罢谏省，除给事中，辞，乞致仕，除徽猷阁直学士、提举嵩山崇福宫。时力辞直学士之命，改除徽猷阁待制、提举崇福宫。陛

辞，犹上书乞选将练兵，为战守之备。

高宗即位，除工部侍郎。陛对言：“自古圣贤之君，未有不以典学为务。”除兼侍读。乞修建炎会计录，乞恤勤王之兵，乞宽假言者。连章丐外，以龙图阁直学士提举杭州洞霄宫。已而告老，以本官致仕，优游林泉，以著书讲学为事。卒年八十三，谥文靖。

时在东郡，所交皆天下士，先达陈瓘、邹浩皆以师礼事时。暨渡江，东南学者推时为程氏正宗。与胡安国往来论议尤多。时浮沉沅州四十有七年，晚居谏省，仅九十日，凡所论列皆切于世道，而其大者，则辟王氏经学，排靖康和议，使邪说不作。凡绍兴初崇尚元祐学术，而朱熹、张栻之学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脉络皆出于时。

子迪，力学通经，亦尝师程颐云。

罗从彦字仲素，南剑人。以累举恩为惠州博罗县主簿。闻同郡杨时得河南程氏学，慨然慕之，及时为萧山令，遂徒步往学焉。时熟察之，乃喜曰：“惟从彦可与言道。”于是日益以亲，时弟子千余人，无及从彦者。从彦初见时三日，即惊汗浹背，曰：“不至是，几虚过一生矣。”尝与时讲易，至乾九四爻，云：“伊川说甚善。”从彦即鬻田走洛，见颐问之，颐反覆以告，从彦谢曰：“闻之龟山具是矣。”乃归卒業。

沙县陈渊，杨时之婿也，尝诣从彦，必竟日乃返，谓人曰：“自吾交仲素，日闻所不闻，奥学清节，真南州之冠冕也。”既而筑室山中，绝意仕进，终日端坐，间谒时将溪上，吟咏而归，恒充然自得焉。

尝采祖宗故事为遵尧录，靖康中，拟献阙下，会国难不果。尝与学者论治曰：“祖宗法度不可废，德泽不可恃。废法度则变乱之事起，恃德泽则骄佚之心生。自古德泽最厚莫若尧、舜，向使子孙可恃，则尧、舜必传其子。法度之明莫如周，向使子孙世守文、武、成、康之遗绪，虽至今存可也。”又曰：“君子在朝则天下必治，盖君子进则常有乱世之言，使人主多忧而善心生，故治。小人在朝则天下乱，盖小人进则常有治世之

言，使人主多乐而怠心生，故乱。”又曰：“天下之变不起于四方，而起于朝廷。譬如人之伤气，则寒暑易侵；木之伤心，则风雨易折。故内有林甫之奸，则外必有禄山之乱，内有卢杞之奸，则外必有朱泚之叛。”

其论士行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学者果能明道，则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视死生去就如寒暑昼夜之移，而忠义行之者易。至汉、唐以经术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故经术自董生、公孙弘倡之，古文自韩愈、柳宗元启之，于是明道者寡，故视死生去就如万钧九鼎之重，而忠义行之者难。呜呼，学者所见，自汉、唐丧矣。”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为本。正直则朝廷无过失，忠厚则天下无嗟怨。一于正直而不忠厚，则渐入于刻；一于忠厚而不正直，则流入于懦。”其议论醇正类此。

朱熹谓：“龟山倡道东南，士之游其门者甚众，然潜思力行、任重诣极如仲素，一人而已。”绍兴中卒，学者称之曰豫章先生，淳祐间谥文质。

李侗字愿中，南剑州剑浦人。年二十四，闻郡人罗从彦得河、洛之学，遂以书谒之，其略曰：

侗闻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师教之，君治之，阙其一则本不立。古之圣贤莫不有师，其肄业之勤惰，涉道之浅深，求益之先后，若存若亡，其详不可得而考。惟洙、泗之间，七十二弟子之徒，议论问答，具在方册，有足稽焉，是得夫子而益明矣。孟氏之后，道失其传，枝分派别，自立门户，天下真儒不复见于世。其聚徒成群，所以相传授者，句读文义而已尔，谓之熄焉可也。

其惟先生服膺龟山先生之讲席有年矣，况尝及伊川先生之门，得不传之道于千五百年之后，性明而修，行完而洁，扩之以广大，体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极其至，汉、唐诸儒无近似者。至于不言而饮人以和，与人并立而使人化，如春风发物，盖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读圣贤之书，粗有识见者，孰不愿得授经门下，以质所疑，至于异

论之人，固当置而勿论也。

侗之愚鄙，徒以习举子业，不得服役于门下，而今日拳拳欲求教者，以谓所求有大于利禄也。抑侗闻之，道可以治心，犹食之充饱，衣之御寒也。人有迫于饥寒之患者，皇皇焉为衣食之谋，造次颠沛，未始忘也。至于心之不治，有没世不知虑，岂爱心不若口体哉，弗思甚矣。

侗不量资质之陋，徒以祖父以儒学起家，不忍坠箕裘之业，孜孜矻矻为利禄之学，虽知真儒有作，闻风而起，固不若先生亲炙之得于动静语默之间，目击而意全也。今生二十有四岁，茫乎未有所止，烛理未明而是非无以辨，宅心不广而喜怒易以摇，操履不完而悔吝多，精神不充而智巧袭，拣焉而不净，守焉而不敷，朝夕恐惧，不啻如饥寒切身者求充饥御寒之具也。不然，安敢以不肖之身为先生之累哉。

从之累年，授春秋、中庸、语、孟之说。从彦好静坐，侗退入室中，亦静坐。从彦令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前气象，而求所谓“中”者，久之，而于天下之理该摄洞贯，以次融释，各有条序，从彦亟称许焉。

既而退居山田，谢绝世故馀四十年，食或不充，而怡然自适。事亲孝谨，仲兄性刚多忤，侗事之得其欢心。闺门内外，夷愉肃穆，若无人声，而众事自理。亲戚有贫不能婚嫁者，则为经理振助之。与乡人处，饮食言笑，终日油油如也。

其接后学，答问不倦，虽随人浅深施教，而必自反身自得始。故其言曰：“学问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体认天理。若是，虽一毫私欲之发，亦退听矣。”又曰：“学者之病，在于未有洒然冰解冻释处。如孔门诸子，群居终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为之依归，日用之间观感而化者多矣。恐于融释而不脱落处<sup>[8]</sup>，非言说所及也。”又曰：“读书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则凡圣贤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进矣。若直求之文字，以资诵读，其不为玩物丧志者几希。”又曰：“讲学切在深潜缜密，然后气味深长，蹊径不差。若概以理一，而不察其分之

殊，此学者所以流于疑似乱真之说而不自知也。”尝以黄庭坚之称濂溪周茂叔“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为善形容有道者气象，尝讽诵之，而顾谓学者存此于胸中，庶几遇事廓然，而义理少进矣。

其语中庸曰：“圣门之传是书，其所以开悟后学无遗策矣。然所谓‘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记诵而已，则亦奚以为哉？必也体之于身，实见是理，若颜子之叹，卓然若有所见，而不违乎心目之间，然后扩充而往，无所不通，则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其语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发明一例，如观山水，徒步而形势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难言者，盖以常人之心推测圣人，未到圣人洒然处，岂能无失耶？”

侗既闲居，若无意当世，而伤时忧国，论事感激动人。尝曰：“今日三纲不振，义利不分。三纲不振，故人心邪僻，不堪任用，是致上下之气间隔，而中国日衰。义利不分，故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觉。人趋利而不知义，则主势日孤，人主当于此留意，不然，则是所谓‘虽有粟，吾得而食诸’也。”

是时吏部员外郎朱松与侗为同门友，雅重侗，遣子熹从学，熹卒得其传。沙县邓迪尝谓松曰：“愿中如冰壶秋月，莹彻无瑕，非吾曹所及。”松以谓知言。而熹亦称侗：“姿稟劲特，气节豪迈，而充养完粹，无复圭角，精纯之气达于面目，色温言厉，神定气和，语默动静，端详闲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日恂恂，于事若无甚可否，及其酬酢事变，断以义理，则有截然不可犯者。”又谓自从侗学，辞去复来，则所闻益超绝。其上达不已如此。

侗子友直、信甫皆举进士，试吏旁郡，更请迎养。归道武夷，会闽帅汪应辰以书币来迎，侗往见之，至之日疾作，遂卒，年七十有一。

信甫仕至监察御史，出知衢州，擢广东、江东宪，以特立不容于朝云。

## 【校勘记】

- [1]河清县 “河清”原作“河阳”，据朱熹伊洛渊源录卷九游察院墓志记、李幼武皇朝道学名臣言行外录卷七游酢条改。
- [2]陛下勤抚之至 “勤抚”原作“勤苦”，据皇朝道学名臣言行外录卷九尹焯条、系年要录卷一二四改。
- [3]此当去者 “者”字原脱，据尹焯尹和靖集辞免除徽猷阁待制第三札补。
- [4]乞检会累奏 “奏”字原脱，据尹和靖集辞免除徽猷阁待制第三札补。
- [5]西城聚斂 “西城”原作“京城”，据杨时杨龟山先生集卷四论金人入寇其二、皇朝道学名臣言行外录卷六杨时条改。
- [6]三镇二十州 “二十”原作“三十”，据杨龟山先生集卷首胡安国杨时墓志铭、北盟会编卷三九改。
- [7]别辟官属 “辟”原作“辞”，据杨龟山先生集卷首吕本中行状略改。
- [8]恐于融释而不脱落处 按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九七李公行状、皇朝道学名臣言行外录卷一一李侗条，“而”下均无“不”字。





# 宋史卷四百二十九

## 列传第一百八十八

### 道学三

朱熹 张栻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父松字乔年，中进士第。胡世将、谢克家荐之，除秘书省正字。赵鼎都督川陕、荆、襄军马，招松为属，辞。鼎再相，除校书郎，迁著作郎。以御史中丞常同荐，除度支员外郎，兼史馆校勘，历司勋、吏部郎。秦桧决策议和，松与同列上章，极言其不可。桧怒，风御史论松怀异自贤，出知饶州，未上，卒。

熹幼颖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问曰：“天之上何物？”松异之。就傅，授以孝经，一阅，题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尝从群儿戏沙上，独端坐以指画沙，视之，八卦也。年十八贡于乡，中绍兴十八年进士第。主泉州同安簿，选邑秀民充弟子员，日与讲说圣贤修己治人之道，禁女妇之为僧道者。罢归请祠，监潭州南岳庙。明年，以辅臣荐，与徐度、吕广问、韩元吉同召，以疾辞。

孝宗即位，诏求直言，熹上封事言：“圣躬虽未有过失，而帝王之学不可以不熟讲。朝政虽未有阙遗，而修攘之计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虽不可遍举，而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陛下毓德之初，亲御简策，不过风诵文辞，吟咏情性，又颇留意于老子、释氏之书。夫记诵词藻，非所以探渊源而出治道；虚无寂灭，非所以贯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学，必先格物致知，以极夫事物之变，使义理所存，纤悉毕照，则自然意诚心

正，而可以应天下之务。”次言：“修攘之计不时定者，讲和之说误之也。夫金人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则不可和也明矣。愿断以义理之公，闭关绝约，任贤使能，立纪纲，厉风俗。数年之后，国富兵强，视吾力之强弱，观彼衅之浅深，徐起而图之。”次言：“四海利病，系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系守令之贤否。监司者守令之纲，朝廷者监司之本也。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之监司，奸赃狼籍、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执、台谏之亲旧宾客。其已失势者，既按见其交私之状而斥去之；尚在势者，岂无其人，顾陛下无自而知之耳。”

隆兴元年，复召。入对，其一言：“大学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陛下虽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尝随事以观理，即理以应事。是以举措之间动涉疑贰，听纳之际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其二言：“君父之仇不与共戴天。今日所当为者，非战无以复仇，非守无以制胜。”且陈古先圣王所以强本折冲、威制远人之道。时相汤思退方倡和议，除熹武学博士，待次。乾道元年，促就职，既至而洪适为相，复主和，论不合，归。

三年，陈俊卿、刘珙荐为枢密院编修官，待次。五年，丁内艰。六年，工部侍郎胡铨以诗人荐，与王庭珪同召，以未终丧辞。七年，既免丧，复召，以禄不及养辞。九年，梁克家相，申前命，又辞。克家奏熹屡召不起，宜蒙褒录，执政俱称之，上曰：“熹安贫守道，廉退可嘉。”特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观。熹以求退得进，于义未安，再辞。淳熙元年，始拜命。二年，上欲奖用廉退，以励风俗，龚茂良行丞相事，以熹名进，除秘书郎，力辞，且以手书遗茂良，言一时权幸。群小乘间谗毁，乃因熹再辞，即从其请，主管武夷山冲佑观。

五年，史浩再相，除知南康军，降旨便道之官，熹再辞，不许。至郡，兴利除害，值岁不雨，讲求荒政，多所全活。乞事，奏乞依格推赏纳粟人。间诣郡学，引进士子与之讲论。访白鹿洞书院遗址，奏复其旧，为学规俾守之。明年夏，大旱，诏监司、郡守条其民间利病，遂上疏言：

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术以立纪纲。

盖天下之纪纲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术公平正大，无偏党反侧之私，然后有所系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亲贤臣，远小人，讲明义理之归，闭塞私邪之路，然后乃可得而正。

今宰相、台省、师傅、宾友、谏诤之臣皆失其职，而陛下所与亲密谋议者，不过一二近习之臣。上以蛊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说于功利之卑说，不乐庄士之谏言，而安于私讐之鄙态。下则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无耻者，文武汇分，各入其门。所喜则阴为引援，擢置清显。所恶则密行訾毁，公肆挤排。交通货赂，所盗者皆陛下之财。命卿置将，所窃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谓宰相、师傅、宾友、谏诤之臣，或反出入其门墙<sup>[1]</sup>，承望其风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过岷岷自守，而未尝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论者，乃能略警逐其徒党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伤，而终亦不敢正言以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势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号令黜陟不复出于朝廷，而出于一二人之门，名为陛下独断，而实此一二人者阴执其柄。

且云：“莫大之祸，必至之忧，近在朝夕，而陛下独未之知。”上读之，大怒曰：“是以我为亡也。”熹以疾请祠，不报。

陈俊卿以旧相守金陵，过阙入见，荐熹甚力。宰相赵雄言于上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则人之誉之愈众，无乃适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长而用之，彼渐当事任，能否自见矣。”上以为然，乃除熹提举江西常平茶盐公事。旋录救荒之劳，除直秘阁，以前所奏纳粟人未推赏，辞。

会浙东大饥，宰相王淮奏改熹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即日单车就道，复以纳粟人未推赏，辞职名。纳粟赏行，遂受职名。入对，首陈灾异之由与修德任人之说，次言：“陛下即政之初，盖尝选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间不能尽得其人，是以不复广求贤哲，而姑取软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于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贱，始得以奉燕闲，备驱使，而宰相之权日轻。又虑其势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己也，则时听外廷之论，将以阴察此辈之负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圣心，以正朝廷之大体，则

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听士大夫之言，以为驾驭之术，则士大夫之进见有时，而近习之从容无间。士大夫之礼貌既庄而难亲，其议论又苦而难入，近习便辟侧媚之态既足以蛊心志，其胥史狡狴之术又足以眩聪明。是以虽欲微抑此辈，而此辈之势日重，虽欲兼采公论，而士大夫之势日轻。重者既挟其重，以窃陛下之权，轻者又借力于所重，以为窃位固宠之计。日往月来，浸淫耗蚀，使陛下之德业日隳，纲纪日坏，邪佞充塞，货赂公行，兵愁民怨，盗贼间作，灾异数见，饥馑荐臻。群小相挺，人人皆得满其所欲，惟有陛下无所不得，而顾乃独受其弊。”上为动容。所奏凡七事，其一二事手书以防宣泄。

熹始拜命，即移书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则客舟之米已辐凑。熹日钩访民隐，按行境内，单车屏徒从，所至人不及知。郡县官吏惮其风采，至自引去，所部肃然。凡丁钱、和买、役法、榷酤之政，有不便于民者，悉厘而革之。于救荒之余，随事处画，必为经久之计。有短熹者，谓其疏于为政，上谓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观。”

熹以前后奏请多所见抑，幸而从者，率稽缓后时，蝗旱相仍，不胜忧愤，复奏言：“为今之计，独有断自圣心，沛然发号，责躬求言，然后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尽出内库之钱，以供大礼之费为收余之本，诏户部免征旧负，诏漕臣依条检放租税，诏宰臣沙汰被灾路分州军监司、守臣之无状者，遴选贤能，责以荒政，庶几犹足下结人心，消其乘时作乱之意。不然，臣恐所忧者不止于饥殍，而将在于盗贼，蒙其害者不止于官吏，而上及于国家也。”

知台州唐仲友与王淮同里为姻家，吏部尚书郑丙、侍御史张大经交荐之，迁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至台，讼仲友者纷然，按得其实，章三上，淮匿不以闻。熹论愈力，仲友亦自辩，淮乃以熹章进呈，上令宰属看详，都司陈庸等乞令浙西提刑委清强官究实，仍令熹速往早伤州郡相视。熹时留台未行，既奉诏，益上章论，前后六上，淮不得已，夺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辞不拜，遂归，且乞奉祠。

时郑丙上疏诋程氏之学以沮熹，淮又擢太府寺丞陈贾为监察御史。

贾面对，首论近日搢绅有所谓“道学”者，大率假名以济伪，愿考察其人，摈弃勿用。盖指熹也。十年，诏以熹累乞奉祠，可差主管台州崇道观，既而连奉云台、鸿庆之祠者五年。十四年，周必大相，除熹提点江西刑狱公事，以疾辞，不许，遂行。

十五年，淮罢相，遂入奏，首言近年刑狱失当，狱官当择其人。次言经总制钱之病民，及江西诸州科罚之弊。而其末言：“陛下即位二十七年，因循荏苒，无尺寸之效可以仰酬圣志。尝反覆思之，无乃燕闲蠖濩之中，虚明应物之地，天理有所未纯，人欲有所未尽，是以为善不能充其量，除恶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顷，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机，交战于其中。故体貌大臣非不厚，而便嬖侧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英豪非不切，而柔邪庸缪得以久窃廊庙之权。非不乐闻公议正论，而有时不容；非不壅谗说殄行，而未免误听；非不欲报复陵庙仇耻，而未免畏怯苟安；非不爱养生灵财力，而未免叹息愁怨。愿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顷必谨而察之：此为天理耶，人欲耶？果天理也，则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阏；果人欲也，则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滞。推而至于言语动作之间，用人处事之际，无不以是裁之，则圣心洞然，中外融彻，无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间，而天下之事将惟陛下所欲为，无不如志矣。”是行也，有要之于路，以为“正心诚意”之论上所厌闻，戒勿以为言。熹曰：“吾平生所学，惟此四字，岂可隐默以欺吾君乎？”及奏，上曰：“久不见卿，浙东之事，朕自知之，今当处卿清要，不复以州县为烦也。”

时曾觌已死，王抃亦逐，独内侍甘昇尚在，熹力以为言。上曰：“昇乃德寿所荐，谓其有才耳。”熹曰：“小人无才，安能动人主。”翌日，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本部侍郎林栗尝与熹论易、西铭不合，劾熹：“本无学术，徒窃张载、程颐绪余，谓之‘道学’。所至辄携门生数十人，妄希孔、孟历聘之风，邀索高价，不肯供职，其伪不可掩。”上曰：“林栗言似过。”周必大言熹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强登对。上曰：“朕亦见其跛曳。”左补阙薛叔似亦奏援熹，乃令依旧职江西提刑。太常博士叶适上疏与栗辨，谓其言无一实者，“谓之道学”一语，无实尤甚，往日王淮表里

台谏，阴废正人，盖用此术。诏：“熹昨入对，所论皆新任职事，朕谅其诚，复从所请，可疾速之任。”会胡晋臣除侍御史，首论栗执拗不通，喜同恶异，无事而指学者为党，乃黜栗知泉州。熹再辞免，除直宝文阁，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宫。未逾月再召，熹又辞。

始，熹尝以为口陈之说有所未尽，乞具封事以闻，至是投匭进封事曰：

今天下大势，如人有重病，内自心腹，外达四支，无一毛一发不受病者。且以天下之大本与今日之急务，为陛下言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务则辅翼太子，选任大臣，振举纲纪，变化风俗，爱养民力，修明军政，六者是也。

古先圣王兢兢业业，持守此心，是以建师保之官，列谏诤之职，凡饮食、酒浆、衣服、次舍、器用、财贿与夫宦官、宫妾之政，无一不领于冢宰。使其左右前后，一动一静，无不制以有司之法，而无纤芥之隙、瞬息之顷，得以隐其毫发之私。陛下所以精一克复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修身齐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宫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然爵赏之滥，货赂之流，闾巷窃言，久已不胜其籍籍，则陛下所以修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圣王也。

至于左右便嬖之私，恩遇过当，往者渊、魏、说、抃之徒势焰熏灼，倾动一时，今已无可言矣。独有前日臣所面陈者，虽蒙圣慈委曲开譬，然臣之愚，窃以为此辈但当使之守门传命，供扫除之役，不当假借崇长，使得逞邪媚、作淫巧于内，以荡上心，立门庭、招权势于外，以累圣政。臣闻之道路，自王抃既逐之后，诸将差除，多出此人之手。陛下竭生灵膏血以奉军旅，顾乃未尝得一温饱，是皆将帅巧为名色，夺取其粮，肆行货赂于近习，以图进用，出入禁闕腹心之臣，外交将帅，共为欺蔽，以至于此。而陛下不悟，反宠昵之，以是为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议其制置之得失，给谏不得论其除授之是非，则陛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圣王又明矣。

至于辅翼太子，则自王十朋、陈良翰之后，官僚之选号为得人，而能称其职者，盖已鲜矣。而又时使邪佞儇薄、闾冗庸妄之辈，或得参错于其间，所谓讲读，亦姑以应文备数，而未闻其有箴规之效。至于从容朝夕、陪侍游燕者，又不过使臣宦者数辈而已。师傅、宾客既不复置，而詹事、庶子有名无实，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既无以发其隆师亲友、尊德乐义之心，又无以防其戏慢嫚狎、奇邪杂进之害。宜讨论前典，置师傅、宾客之官，罢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复其职。

至于选任大臣，则以陛下之聪明，岂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刚明公正之人而后可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窃位者，直以一念之间，未能彻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尽由于法度，若用刚明公正之人以为辅相，则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选择之际，常先排摈此等，而后取凡疲懦软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于其中得其至庸极陋、决可保其不至于有所妨者，然后举而加之于位<sup>[2]</sup>。是以除书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显，而中外已逆知其决非天下第一流矣。

至于振肃纪纲，变化风俗，则今日官省之间，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顾乃得以窟穴盘据于其间。而陛下目见耳闻，无非不公不正之事，则其所以熏烝销铄，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恶之意不深，其害已有不可胜言者矣。及其作奸犯法，则陛下又未能深割私爱，而付诸外廷之议，论以有司之法，是以纪纲不正于上，风俗颓弊于下，其为患之日久矣。而浙中为尤甚。大率习为软美之态、依阿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为得计，甚者以金珠为脯醢，以契券为诗文，宰相可啖则啖宰相，近习可通则通近习，惟得之求，无复廉耻。一有刚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间，则群讥众排，指为“道学”，而加以矫激之罪。十数年来，以此二字禁锢天下之贤人君子，复如昔时所谓元祐学术者，排摈诋辱，必使无所容其身而后已，此岂治世之事哉？



至于爱养民力，修明军政，则自虞允文之为相也，尽取版曹岁入窠名之必可指拟者，号为岁终羨馀之数，而输之内帑。顾以其有名无实、积累挂欠、空载簿籍、不可催理者，拨还版曹，以为内帑之积，将以备他日用兵进取不时之须。然自是以来二十馀年，内帑岁入不知几何，而认为私贮，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贡均节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书勾考其在亡，日销月耗，以奉燕私之费者，盖不知其几何矣，而曷尝闻其能用此钱以易敌人之首，如太祖之言哉。徒使版曹经费阙乏日甚，督促日峻，以至废去祖宗以来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为限；以为未足，则又造为比较监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诱胁之。于是中外承风，竞为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

诸将之求进也，必先掊克士卒，以殖私利，然后以此自结于陛下之私人，而薪以姓名达于陛下之贵将。贵将得其姓名，即以付之军中，使自什伍以上节次保明，称其材武堪任将帅，然后具奏牍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见等级推先，案牍具备，则诚以为公荐而可以得人矣，而岂知其谐价输钱，已若晚唐之债帅哉？夫将者，三军之司命，而其选置之方乖刺如此，则彼智勇材略之人，孰肯抑心下首于宦官、宫妾之门，而陛下之所得以为将帅者，皆庸夫走卒，而犹望其修明军政，激劝士卒，以强国势，岂不误哉！

凡此六事，皆不可缓，而本在于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则六事无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间，则虽欲惫精劳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将徒为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于不可为矣。

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寝，亟起秉烛，读之终篇。明日，除主管太一宫，兼崇政殿说书。熹力辞，除秘阁修撰，奉外祠。

光宗即位，再辞职名，仍旧直宝文阁，降诏奖谕。居数月，除江东转运副使，以疾辞，改知漳州。奏除属县无名之赋七百万，减经总制钱四百万。以习俗未知礼，采古丧葬嫁娶之仪，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说，以教子弟。土俗崇信释氏，男女聚僧庐为传经会，女不嫁者为庵舍以居，熹悉禁之。常病经界不行之害，会朝论欲行泉、汀、漳三州经界，熹乃访事

宜，择人物及方量之法上之。而土居豪右侵渔贫弱者以为不便，沮之。宰相留正，泉州人，其里党亦多以为不可行。布衣吴禹圭上书讼其扰人，诏且需后，有旨先行漳州经界。明年，以子丧请祠。

时史浩入见，请收天下人望，乃除熹秘阁修撰，主管南京鸿庆宫。熹再辞，诏：“论撰之职，以宠名儒。”乃拜命。除荆湖南路转运副使，辞。漳州经界竟报罢，以言不用自劾。除知静江府，辞，主管南京鸿庆宫。未几，差知潭州，力辞。黄裳为嘉王府翊善，自以学不及熹，乞召为官僚，王府直讲彭龟年亦为大臣言之。留正曰：“正非不知熹，但其性刚，恐到此不合，反为累耳。”熹方再辞，有旨：“长沙巨屏，得贤为重。”遂拜命。会洞獠扰属郡，熹遣人谕以祸福，皆降之。申敕令，严武备，戢奸吏，抑豪民。所至兴学校，明教化，四方学者毕至。

宁宗即位，赵汝愚首荐熹及陈傅良，有旨赴行在奏事。熹行且辞，除焕章阁待制、侍讲，辞，不许。入对，首言：“乃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绍丕图，可谓处之以权，而庶几不失其正。自顷至今三月矣，或反不能无疑于逆顺名实之际，窃为陛下忧之。犹有可诿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尝有求位之计，今日未尝忘思亲之怀，此则所以行权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充未尝求位之心，以尽负罪引慝之诚，充未尝忘亲之心，以致温清定省之礼，而大伦正，大本立矣。”复面辞待制、侍讲，上手札：“卿经术渊源，正资劝讲，次对之职，勿复劳辞，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遂拜命。

会赵彥逾按视孝宗山陵，以为土肉浅薄，下有水石。孙逢吉覆按，乞别求吉兆。有旨集议，台史惮之，议中辍。熹竟上议状言：“寿皇圣德，衣冠之藏，当博访名山，不宜偏信台史，委之水泉沙砾之中。”不报。时论者以为上未还大内，则名体不正而疑议生；金使且来，或有窥伺。有旨修葺旧东宫，为屋三数百间，欲徙居之。熹奏疏言：

此必左右近习倡为此说以误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奸心。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灾异数出，正当恐惧修省之时，不当兴此大役，以拂谴告警动之意；亦恐畿甸百姓饥饿流离、阡于死亡之际，或能怨望

忿切，以生他变。不惟无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以致未有进见之期，亦恐寿皇在殡，因山未卜，几筵之奉不容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戢然在忧苦之中，晨昏之养尤不可阙。而四方之人，但见陛下亟欲大治宫室，速得成就，一旦翩然委而去之，以就安便，六军万民之心将有扼腕不平者矣。前鉴未远，甚可惧也。

又闻太上皇后惧忤太上皇帝圣意，不欲其闻太上之称，又不欲其闻内禅之说，此又虑之过者。殊不知若但如此，而不为宛转方便，则父子之间，上怨怒而下忧恐，将何时而已。父子大伦，三纲所系，久而不图，亦将有借其名以造谤生事者，此又臣之所大惧也。愿陛下明诏大臣，首罢修葺东宫之役，而以其工料回就慈福、重华之间，草创寝殿一二十间，使粗可居。若夫过宫之计，则臣又愿陛下下诏自责，减省舆卫，入宫之后，暂变服色，如唐肃宗之改服紫袍、执控马前者，以伸负罪引慝之诚，则太上皇帝虽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消散，而欢意浹洽矣。

至若朝廷之纪纲，则臣又愿陛下深诏左右，勿预朝政。其实有勋庸而所得褒赏未愜众论者，亦诏大臣公议其事，稽考令典，厚报其劳。而凡号令之弛张，人才之进退，则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反覆较量，勿循己见，酌取公论，奏而行之。有不当者，缴驳论难，择其善者称制临决，则不惟近习不得干预朝权，大臣不得专任己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习天下之事，而无所疑于得失之算矣。

若夫山陵之卜，则愿黜台史之说，别求草泽，以营新宫，使寿皇之遗体得安于内，而宗社生灵皆蒙福于外矣。

疏入不报，然上亦未有怒熹意也。每以所讲编次成帙以进，上亦开怀容纳。

熹又奏勉上进德云：“愿陛下日用之间，以求放心为本，而于玩经观史，亲近儒学，益用力焉。数召大臣，切劘治道，群臣进对，亦赐温颜，反覆询访，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才之邪正短长，庶于天下之事各得其理。”熹奏：“礼经敕令，子为父，嫡孙承重为祖

父，皆斩衰三年；嫡子当为其父后，不能袭位执丧，则嫡孙继统而代之执丧。自汉文短丧，历代因之，天子遂无三年之丧。为父且然，则嫡孙承重可知。人纪废坏，三纲不明，千有馀年，莫能厘正。寿皇圣帝至性自天，易月之外，犹执通丧，朝衣朝冠皆用大布，所宜著在方册，为万世法程。间者，遗诰初颁，太上皇帝偶违康豫，不能躬就丧次。陛下以世嫡承大统，则承重之服著在礼律，所宜遵寿皇已行之法。一时仓卒，不及详议，遂用漆纱浅黄之服，不惟上违礼律，且使寿皇已行之礼举而复坠，臣窃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唯有将来启殡发引<sup>[3]</sup>，礼当复用初丧之服。”

会孝宗祔庙，议宗庙迭毁之制，孙逢吉、曾三复首请并祧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袷祭则正东向之位。有旨集议：僖、顺、翼、宣四祖祧主，宜有所归。自太祖皇帝首尊四祖之庙，治平间，议者以世数寔远，请迁僖祖于夹室。后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庙，与稷、契无异，请复其旧。时相赵汝愚雅不以复祀僖祖为然，侍从多从其说。吏部尚书郑侨欲且祧宣祖而祔孝宗。熹以为藏之夹室，则是以祖宗之主下藏于子孙之夹室，神宗复奉以为始祖，已为得礼之正，而合于人心，所谓有举之而莫敢废者乎。又拟为庙制以辨，以为物岂有无本而生者。庙堂不以闻，即毁撤僖、宣庙室，更创别庙以奉四祖。

始，宁宗之立，韩侂胄自谓有定策功，居中用事。熹忧其害政，数以为言，且约吏部侍郎彭龟年共论之。会龟年出护使客，熹乃上疏斥言左右窃柄之失，在讲筵复申言之。御批云：“悯卿耆艾，恐难立讲，已除卿宫观。”汝愚袖御笔还上，且谏且拜。内侍王德谦径以御笔付熹，台谏争留，不可。楼钥、陈傅良旋封还录黄，修注官刘光祖、邓驸封章交上。熹行，被命除宝文阁待制，与州郡差遣，辞。寻除知江陵府，辞，仍乞追还新旧职名，诏依旧焕章阁待制，提举南京鸿庆宫。庆元元年初，赵汝愚既相，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领望治，熹独惕然以侂胄用事为虑。既屡为上言，又数以手书启汝愚，当用厚赏酬其劳，勿使得预朝政，有“防微杜渐，谨不可忽”之语。汝愚方谓其易制，不以为意。及是，汝愚

亦以诬逐，而朝廷大权悉归侂胄矣。

熹始以庙议自劾，不许，以疾再乞休致，诏：“辞职谢事，非朕优贤之意，依旧秘阁修撰。”二年，沈继祖为监察御史，诬熹十罪，诏落职罢祠，门人蔡元定亦送道州编管。四年，熹以年近七十，申乞致仕，五年，依所请。明年卒，年七十一。疾且革，手书属其子在及门人范念德、黄榦，拳拳以勉学及修正遗书为言。翌日，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

熹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才四十日。家故贫，少依父友刘子羽，寓建之崇安，后徙建阳之考亭，箪瓢屡空，晏如也。诸生之自远而至者，豆饭藜羹，率与之共。往往称贷于人以给用，而非其道义则一介不取也。

自熹去国，侂胄势益张。何澹为中司，首论专门之学，文诈沽名，乞辨真伪。刘德秀仕长沙，不为张栻之徒所礼，及为谏官，首论留正引伪学之罪。“伪学”之称，盖自此始。太常少卿胡铨言：“比年伪学猖獗，图为不轨，望宣谕大臣，权住进拟。”遂召陈贾为兵部侍郎。未几，熹有夺职之命。刘三杰以前御史论熹、汝愚、刘光祖、徐谊之徒，前日之伪党，至此又变而为逆党。即日除三杰右正言。右谏议大夫姚愈论道学权臣结为死党，窥伺神器。乃命直学士院高文虎草诏谕天下，于是攻伪日急，选人余嘉至上书乞斩熹。

方是时，士之绳趋尺步、稍以儒名者，无所容其身。从游之士，特立不顾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师，过门不入，甚至变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别其非党。而熹日与诸生讲学不休，或劝以谢遣生徒者，笑而不答。有籍田令陈景思者，故相康伯之孙也，与侂胄有姻连，劝侂胄勿为已甚，侂胄意亦渐悔。熹既没，将葬，言者谓：四方伪徒期会，送伪师之葬，会聚之间，非妄谈时人短长，则缪议时政得失，望令守臣约束。从之。

嘉泰初，学禁稍弛。二年，诏：“朱熹已致仕，除华文阁待制，与致仕恩泽。”后侂胄死，诏赐熹遗表恩泽，谥曰文。寻赠中大夫，特赠宝谟阁直学士。理宗宝庆三年，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徽国。

始，熹少时，慨然有求道之志。父松病亟，尝属熹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刘致中、屏山刘彦冲三人，学有渊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听。”三人，谓胡宪、刘勉之、刘子翬也。故熹之学既博求之经传，复遍交当世有识之士。延平李侗老矣，尝学于罗从彦，熹归自同安，不远数百里，徒步往从之。

其为学，大抵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以居敬为主。尝谓圣贤道统之传散在方册，圣经之旨不明，而道统之传始晦。于是竭其精力，以研穷圣贤之经训。所著书有：易本义、启蒙、菁卦考误、诗集传、大学中庸章句、或问、论语、孟子集注、太极图、通书、西铭解、楚辞集注、辨证、韩文考异；所编次有：论孟集议、孟子指要、中庸辑略、孝经刊误、小学书、通鉴纲目、宋名臣言行录、家礼、近思录、河南程氏遗书、伊洛渊源录，皆行于世。熹没，朝廷以其大学、语、孟、中庸训说立于学官。又有仪礼经传通解未脱稿，亦在学官。平生为文凡一百卷，生徒问答凡八十卷，别录十卷。

理宗绍定末，秘书郎李心传乞以司马光、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朱熹七人列于从祀，不报。淳祐元年正月，上视学，手诏以周、张、二程及熹从祀孔子庙。

黄榦曰：“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自周以来，任传道之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熹而始著。”识者以为知言。

熹子在，绍定中为吏部侍郎。

张栻字敬夫，丞相浚子也。颖悟夙成，浚爱之，自幼学，所教莫非仁义忠孝之实。长师胡宏，宏一见，即以孔门论仁亲切之旨告之。栻退而思，若有得焉，宏称之为：“圣门有人矣。”栻益自奋厉，以古圣贤自期，作希颜录。

以荫补官，辟宣抚司都督府书写机宜文字，除直秘阁。时孝宗新即位，浚起谪籍，开府治戎，参佐皆极一时之选。栻时以少年，内赞密谋，外参庶务，其所综画，幕府诸人皆自以为不及也。间以军事入奏，因进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仇耻，下闵中原之涂炭，惕然于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谓此心之发，即天理之所存也。愿益加省察，而稽古亲贤以自辅，无使其或少息，则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因循之弊可革矣。”孝宗异其言，于是遂定君臣之契。

浚去位，汤思退用事，遂罢兵讲和。金人乘间纵兵入淮甸，中外大震，庙堂犹主和议，至敕诸将无得辄称兵。时浚已没，栻营葬甫毕，即拜疏言：“吾与金人有不共戴天之仇，异时朝廷虽尝兴縞素之师，然旋遣玉帛之使，是以讲和之念未忘于胸中，而至忧恻怛之心无以感格于天人之际，此所以事屡败而功不成也。今虽重为群邪所误，以蹙国而召寇，然亦安知非天欲以是开圣心哉。谓宜深察此理，使吾胸中了然无纤芥之惑，然后明诏中外，公行赏罚，以快军民之愤，则人心悦，士气充，而敌不难却矣。继今以往，益坚此志，誓不言和，专务自强，虽折不挠，使此心纯一，贯彻上下，则迟以岁月，亦何功之不济哉？”疏入，不报。

久之，刘珙荐于上，除知抚州，未上，改严州。时宰相虞允文以恢复自任，然所以求者类非其道，意栻素论当与己合，数遣人致殷勤，栻不答。入奏，首言：“先王所以建事立功无不如志者，以其胸中之诚有以感格天人之心，而与之无间也。今规画虽劳，而事功不立，陛下诚深察之日用之间，念虑云为之际，亦有私意之发以害吾之诚者乎？有则克而去之，使吾中扃洞然无所间杂，则见义必精，守义必固，而天人之应将不待求而得矣。夫欲复中原之地，先有以得中原之心，欲得中原之心，先有以得吾民之心。求所以得吾民之心者，岂有他哉？不尽其力，不伤其财而已矣。今日之事，固当以明大义、正人心为本。然其所施有先后，则其缓急不可以不详；所务有名实，则其取舍不可以不审，此又明主所宜深察也。”

明年，召为吏部侍郎<sup>[4]</sup>，兼权起居郎侍立官。时宰方谓敌势衰弱

可图，建议遣泛使往责陵寝之故，士大夫有忧其无备而召兵者，辄斥去之。栻见上，上曰：“卿知敌国事乎？”栻对曰：“不知也。”上曰：“金国饥馑连年，盗贼四起。”栻曰：“金人之事，臣虽不知，境中之事，则知之矣。”上曰：“何也？”栻曰：“臣切见比年诸道多水旱，民贫日甚，而国家兵弱财匱，官吏诞漫，不足倚赖。正使彼实可图，臣惧我之未足以图彼也。”上为默然久之。栻因出所奏疏读之曰：“臣窃谓陵寝隔绝，诚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未能奉辞以讨之，又不能正名以绝之，乃欲卑词厚礼以求于彼，则于大义已为未尽。而异论者犹以为忧，则其浅陋畏怯，固益甚矣。然臣窃揆其心意，或者亦有以见我未有必胜之形，而不能不忧也欤。盖必胜之形，当在于早正素定之时，而不在于两阵决机之日。”上为竦听改容。栻复读曰：“今日但当下哀痛之诏，明复仇之义，显绝金人，不与通使。然后修德立政，用贤养民，选将帅，练甲兵，通内修外攘、进战退守以为一事，且必治其实而不为虚文，则必胜之形隐然可见，虽有浅陋畏怯之人，亦且奋跃而争先矣。”上为叹息褒谕，以为前始未闻此论也。其后因赐对反复前说，上益嘉叹，面谕：“当以卿为讲官，冀时得晤语也。”

会史正志为发运使，名为均输，实尽夺州县财赋，远近骚然，士大夫争言其害，栻亦以为言。上曰：“正志谓但取之诸郡，非取之于民也。”栻曰：“今日州郡财赋大抵无馀，若取之不己，而经用有阙，不过巧为名色以取之于民耳。”上矍然曰：“如卿之言，是朕假手于发运使以病吾民也。”旋阅其实，果如栻言，即诏罢之。

兼侍讲，除左司员外郎。讲诗葛覃，进说：“治生于敬畏，乱起于骄淫。使为国者每念稼穡之劳，而其后妃不忘织纴之事，则心不存者寡矣。”因上陈祖宗自家刑国之懿，下斥今日兴利扰民之害。上叹曰：“此王安石所谓‘人言不足恤’者，所以为误国也。”

知阁门事张说除签书枢密院事，栻夜草疏极谏其不可，且诣朝堂，质责宰相虞允文曰：“宦官执政，自京、黼始，近习执政，自相公始。”允文惭愤不堪。栻复奏：“文武诚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



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孝宗感悟，命得中寝。然宰相实阴附说，明年出栻知袁州，申说前命，中外喧哗，说竟以谪死。

栻在朝末期岁，而召对至六七，所言大抵皆修身务学；畏天恤民，抑侥幸，屏谗谀，于是宰相益惮之，而近习尤不悦。退而家居累年，孝宗念之，诏除旧职，知静江府，经略安抚广南西路。所部荒残多盗，栻至，简州兵，汰冗补阙，籍诸州黥卒伉健者为效用，日习月按，申严保伍法。谕溪峒酋豪弭怨睦邻，毋相杀掠，于是群蛮帖服。朝廷买马横山，岁久弊滋，边氓告病，而马不时至。栻究其利病六十馀条，奏革之，诸蛮感悦，争以善马至。

孝宗闻栻治行，诏特进秩，直宝文阁，因任。寻除秘阁修撰、荆湖北路转运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抚本路。一日去贪吏十四人。湖北多盗，府县往往纵释以病良民，栻首劾大吏之纵贼者，捕斩奸民之舍贼者，令其党得相捕告以除罪，群盗皆遁去。郡濒边屯，主将与帅守每不相下，栻以礼遇诸将，得其欢心，又加恤士伍，勉以忠义，队长有功辄补官，士咸感奋。并准奸民出塞为盗者，捕得数人，有北方亡奴亦在盗中。栻曰：“朝廷未能正名讨敌，无使疆场之事其曲在我。”命斩之以徇于境，而缚其亡奴归之。北人叹曰：“南朝有人。”

信阳守刘大辨怙势希赏，广招流民，而夺见户熟田以与之。栻劾大辨诈谩，所招流民不满百，而虚增其数十倍，请论其罪，不报。章累上，大辨易他郡，栻自以不得其职求去，诏以右文殿修撰提举武夷山冲佑观。病且死，犹手疏劝上亲君子远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恶公天下之理。天下传诵之。栻有公辅之望，卒时年四十有八。孝宗闻之，深为嗟悼，四方贤士大夫往往出涕相吊，而江陵、静江之民尤哭之哀。嘉定间，赐谥曰宣。淳祐初，诏从祀孔子庙。

栻为人表里洞然，勇于从义，无毫发滞吝。每进对，必自盟于心，不可以人主意悦辄有所随顺。孝宗尝言伏节死义之臣难得，栻对：“当于犯颜敢谏中求之。若平时不能犯颜敢谏，他日何望其伏节死义？”孝宗

又言难得办事之臣，栻对：“陛下当求晓事之臣，不当求办事之臣。若但求办事之臣，则他日败陛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栻自言：前后奏对忤上旨虽多，而上每念之，未尝加怒者，所谓可以理夺云尔。

其远小人尤严。为都司日，肩舆出，遇曾觌，觌举手欲揖，栻急掩其窗棂，觌惭，手不得下。所至郡，暇日召诸生告语。民以事至庭，必随事开晓。具为条教，大抵以正礼俗、明伦纪为先。斥异端，毁淫祠，而崇社稷山川古先圣贤之祀，旧典所遗，亦以义起也。

栻闻道甚早，朱熹尝言：“己之学乃铢积寸累而成，如敬夫，则于大本卓然先有见者也。”所著论语孟子说、太极图说、洙泗言仁、诸葛忠武侯传、经世纪年<sup>[5]</sup>，皆行于世。栻之言曰：“学莫先于义利之辨。义者，本心之当为，非有为而为也。有为而为，则皆人欲，非天理。”此栻讲学之要也。

子焯。

## 【校勘记】

- [1]或反出入其门墙 “入”字原脱，据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一一庚子应诏封事、黄榦黄勉斋先生文集卷八朱先生行状补。
- [2]然后举而加之于位 “举”字原脱，据朱文公文集卷一一戊申封事、同上朱先生行状补。
- [3]唯有将来启殡发引 原脱“唯”字，据朱文公文集卷一四乞讨论丧服札子、同上朱先生行状补。
- [4]吏部侍郎 朱文公文集卷八九张栻神道碑、杨万里诚斋集卷一一五张左司传皆作“吏部员外郎”，此处“侍郎”当为“员外郎”之误。
- [5]经世纪年 朱文公文集卷八九张栻神道碑、诚斋集卷一一五张左司传都作“经世编年”。



# 宋史卷四百三十

## 列传第一百八十九

### 道学四 朱氏门人

黄榦 李燔 张洽 陈淳 李方子 黄灏

黄榦字直卿，福州闽县人。父瑀，在高宗时为监察御史，以笃行直道著闻。瑀没，榦往见清江刘清之，清之奇之，曰：“子乃远器，时学非所以处子也。”因命受业朱熹。榦家法严重，乃以白母，即日行。时大雪，既至而熹它出，榦因留客邸，卧起一榻，不解衣者二月，而熹始归。榦自见熹，夜不设榻，不解带，少倦则微坐，一倚或至达曙。熹语人曰：“直卿志坚思苦，与之处甚有益。”尝诣东莱吕祖谦，以所闻于熹者相质正。及广汉张栻亡。熹与榦书曰：“吾道益孤矣，所望于贤者不轻。”后遂以其子妻榦。

宁宗即位，熹命榦奉表，补将仕郎，铨中，授迪功郎，监台州酒务。丁母忧，学者从之讲学于墓庐甚众。熹作竹林精舍成，遗榦书，有“它时便可请直卿代即讲席”之语。及编礼书，独以丧、祭二编属榦，稿成，熹见而喜曰：“所立规模次第，缜密有条理，它日当取所编家乡、邦国、王朝礼，悉仿此更定之。”病革，以深衣及所著书授榦，手书与诀曰：“吾道之托在此，吾无憾矣。”闻讣，榦持心丧三年毕，调监嘉兴府石门酒库。

时韩侂胄方谋用兵，吴猎帅湖北，将赴镇，访以兵事。榦曰：“闻议者谓今天下欲为大举深入之谋，果尔，必败。此何时而可进取哉？”猎雅敬榦名德，辟为荆湖北路安抚司激赏酒库兼准备差遣，事有未当，必输

忠款力争。

江西提举常平、赵希慤、知抚州高商老辟为临川令，岁旱，劝榷捕蝗极其力。改知新淦县，吏民习知临川之政，皆喜，不令而政行。以提举常平、郡太守荐，擢监尚书六部门，未上，改差通判安丰军。淮西帅司檄榷鞠和州狱，狱故以疑未决，榷释囚桎梏饮食之，委曲审问无所得。一夜，梦井中有人，明日呼囚诘之曰：“汝杀人，投之于井，我悉知之矣，胡得欺我。”囚遂惊服，果于废井得尸。

寻知汉阳军。值岁饥，籴客米、发常平以振。制置司下令，欲移本军之粟而禁其余，榷报以乞候榷罢然后施行，及援鄂州例，十之一告籴于制司。荒政具举。旁郡饥民辐凑，惠抚均一，春暖愿归者给之粮，不愿者结庐居之，民大感悦。所至以重庠序，先教养。其在汉阳，即郡治后凤栖山为屋，馆四方士，立周、程、游、朱四先生祠。以病乞祠，主管武夷冲祐观。

寻起知安庆府，至则金人破光山，而沿边多警。安庆去光山不远，民情震恐。乃请于朝，城安庆以备战守，不俟报，即日兴工。城分十二料，先自筑一料，计其工费若干，然后委官吏、寓公、士人分料主之。役民兵五千人，人役九十日，而计人户产钱起丁夫，通役二万夫，人十日而罢。役者更番，暑月月休六日，日午休一时，至秋渐杀其半。榷日以五鼓坐于堂，濠砦官入听命，以一日成算授之：役某乡民兵若干，某乡人夫若干；分布于某人料分，或搬运某处土木，应副某料使用；某料民兵人夫合当更代，合散几日钱米。俱受命毕，乃治府事，理民讼，接宾客，阅士卒，会僚佐讲究边防利病，次则巡城视役，晚入书院讲论经史。筑城之杵，用钱监未铸之铁，事毕还之。城成，会上元日张灯，士民扶老携幼，往来不绝。有老姬百岁，二子舆之，诸孙从，至府致谢。榷礼之，命具酒炙，且劳以金帛。姬曰：“老妇之来，为一郡生灵谢耳，太守之赐非所冀也。”不受而去。是岁大旱，榷祈辄雨，或未出，晨兴登郡阁，望灊山再拜，雨即至。后二年，金人破黄州沙窝诸关，淮东、西皆震，独安庆按堵如故。继而霖潦馀月，巨浸暴至，城屹然无虞。舒人德之，相谓曰：“不

残于寇，不滔于水，生汝者黄父也。”

制置李珣辟为参议官，再辞不受。既而朝命与徐侨两易和州，且令先赴制府稟议，榦即日解印趋制府。和州人日望其来，曰：“是尝檄至吾郡鞠死囚、感梦于井中者，庶能直吾屈乎。”

先是，榦移书珣曰：“丞相诛韩之后，惩意外之变，专用左右亲信之人，往往得罪于天下公议。世之君子遂从而归咎于丞相，丞相不堪其咎，断然逐去之，而左右亲信者其用愈专矣。平居无事，纪纲紊乱，不过州县之间，百姓受祸。至于军政不修，边备废弛，皆此曹为之，若今大敌在境，更不改图，大事去矣。今日之急，莫大于此。”又曰：“今日之计，莫若用两淮之人，食两淮之粟，守两淮之地。然其策当先明保伍，保伍既明，则为之立堡砦，蓄马、制军器以资其用，不过累月，军政可成。且淮民遭丙寅之厄，今闻金人迁汴，莫不狼顾胁息，有弃田庐、挈妻子渡江之意，其间勇悍者。且将伺变窃发。向日胡海、张军之变，为害甚于金，今若不早为之图，则两淮日见荒墟，卒有警急，攘臂而起矣。”珣皆不能用。

及至制府，珣往淮扬视师，与偕行，榦言：“敌既退，当思所以赏功罚罪者，崔惟扬能于清平山预立义砦，断金人右臂，方仪真能措置捍御，不使军民仓皇奔轶，此二人者当荐之。泗上之败，刘倬可斩也。某州官吏三人携家奔窜，追而治之，然后具奏可也。”其时幕府书馆皆轻儇浮靡之士，僚吏士民有献谋画，多为毁抹疏驳。将帅偏裨，人心不附，所向无功。流移满道，而诸司长吏张宴无虚日。榦知不足与共事，归自惟扬，再辞和州之命，仍乞祠，闭阁谢客，宴乐不与。乃复告珣曰：

浮光敌退已两月，安丰已一月，盱眙亦将两旬，不知吾所措置者何事，所施行者何策。边备之弛，又甚于前，日复一日，恬不知惧，恐其祸又不止今春矣。

向者轻信人言，为泗上之役，丧师万人。良将劲卒、精兵利器，不战而沦于泗水，黄团老幼，俘虏杀戮五六千人，盱眙东西数百里，莽为丘墟。安丰、浮光之事大率类此。切意千乘言旋，必痛自咎责，出宿于外，大戒于国，曰：“此吾之罪也，有能箴吾失者，疾入

谏。”日与僚属及四方贤士讨论条画，以为后图。今归已五日矣，但闻请总领、运使至玉麟堂赏牡丹，用妓乐，又闻总领、运使请宴赏亦然，又闻宴僚属亦然。邦人诸军闻之，岂不痛愤。且视牡丹之红艳，岂不思边庭之流血；视管弦之啾啾，岂不思老幼之哀号；视栋宇之宏丽，岂不思士卒之暴露；视饮饌之丰美，岂不思流民之冻馁。敌国深侵，宇内骚动，主上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尚书岂得不朝夕忧惧，而乃如是之迂缓暇逸耶！

今浮光之报又至矣，金欲以十六县之众，四月攻浮光，侵五关，且以一县五千人为率，则当有八万人攻浮光，以万人刈吾麦，以五万人攻吾关。吾之守关不过五六百人，岂能当万人之众哉？则关之不可守决矣。五关失守，则蕲、黄决不可保；蕲、黄不保，则江南危。尚书闻此亦已数日，乃不闻有所施行，何耶？

其它言皆激切，同幕忌之尤甚，共诋排之。厥后光、黄、蕲继失，果如其言。遂力辞去，请祠不已。

俄再命知安庆，不就，入庐山访其友李燔、陈宓，相与盘旋玉渊、三峡间，俯仰其师旧迹，讲乾、坤二卦于白鹿书院，山南北之士皆来集。未几，召赴行在所奏事，除大理丞，不拜，为御史李楠所劾。

初，榘入荆湖幕府，奔走诸关，与江、淮豪杰游，而豪杰往往愿依榘。及倅安丰、武定，诸将皆归心焉。后倅建康，守汉阳，声闻益著。诸豪又深知榘倜傥有谋，及来安庆，且兼制幕，长淮军民之心，翕然相向。此声既出，在位者益忌，且虑榘入见必直言边事，以悟上意，至是群起挤之。

榘遂归里，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来，编礼著书，日不暇给，夜与之讲论经理，亶亶不倦，借邻寺以处之，朝夕往来，质疑请益如烹时。俄命知潮州，辞不行，差主管亳州明道宫，逾月遂乞致仕，诏许之，特授承议郎。既没后数年，以门人请谥，又特赠朝奉郎，与一子下州文学，谥文肃。有经解、文集行于世。

李燿字敬子，南康建昌人。少孤，依舅氏。中绍熙元年进士第，授岳州教授，未上，往建阳从朱熹学。熹告以曾子弘毅之语，且曰：“致远固以毅，而任重贵乎弘也。”燿退，以“弘”名其斋而自傲焉。至岳州，教士以古文六艺，不因时好，且曰：“古之人皆通材，用则文武兼焉。”即武学诸生文振而识高者拔之，辟射圃，令其习射；廩老将之长于艺者，以率偷惰。以祖母卒，解官承重而归。

改襄阳府教授。复往见熹，熹嘉之，凡诸生未达者先令访燿，俟有所发，乃从熹折衷，诸生畏服。熹谓人曰：“燿交友有益，而进学可畏，且直谅朴实，处事不苟，它日任斯道者必燿也。”熹没，学禁严，燿率同门往会葬，视封窆，不少怵。及诏访遗逸，九江守以燿荐，召赴都堂审察，辞，再召，再辞。郡守请为白鹿书院堂长，学者云集，讲学之盛，它郡无与比。

除大理司直，辞，寻添差江西运司干办公事，江西帅李珣、漕使王补之交荐之。会洞寇作乱，帅、漕议平之，而各持其说。燿徐曰：“寇非吾民耶？岂必皆恶。然其如是，诚以吾有司贪刻者激之，及将校之邀功者逼成之耳。反是而行之，则皆民矣。”帅、漕曰：“干办议是。谁可行者？”燿请自往，乃驻兵万安，会近洞诸巡尉，察隅保之尤无良者易置之，分兵守险，驰辩士谕贼逆顺祸福，寇皆帖服。

洪州地下，异时赣江涨而堤坏，久雨辄涝，燿白于帅、漕修之，自是田皆沃壤。漕司以十四界会子新行，价日损，乃视民税产物力，各藏会子若干，官为封识，不时点阅，人爱重之则价可增，慢令者黥籍，而民谤张，持空券益不售。燿与国子学录李诚之力争不能止。燿又入劄争之曰：“钱荒楮涌，子母不足以相权，不能行楮者，由钱不能权之也。楮不行而抑民藏之，是弃物也。诚能节用，先谷粟之实务，而不取必于楮币，则楮币为实用矣。”劄入，漕司即弛禁，诣燿谢。燿又念社仓之置，仅贷有田之家，而力田之农不得沾惠，遂倡议哀谷创社仓，以贷佃人。

有旨改官，通判潭州，辞，不许。真德秀为长沙帅，一府之事咸咨燿。不数月，辞归。当是时，史弥远当国，废皇子竑，燿以三纲所关，自



是不复出矣。真德秀及右史魏了翁荐之，差权通判隆兴府，江西帅魏大有辟充参议官，皆辞，乃以直秘阁主管庆元至道宫。燔自惟居闲无以报国，乃荐崔与之、魏了翁、真德秀、陈宓、郑寅、杨长孺、丁黼、叶宰、龚维藩、徐侨、刘宰、洪咨夔于朝。

绍定五年，帝论及当时高士累召不起者，史臣李心传以燔对，且曰：“燔乃朱熹高弟，经术行义亚黄榦，当今海内一人而已。”帝问今安在，心传对曰：“燔，南康人，先帝以大理司直召，不起，比乞致仕。陛下诚能强起之，以置讲筵，其裨圣学岂浅浅哉。”帝然其言，终不召也。九江蔡念成称燔心事有如秋月。燔卒，年七十，赠直华文阁，谥文定，补其子举下州文学。

燔尝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为职事，方为功业，但随力到处有以及物，即功业矣。”又尝曰：“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体。夫子无人不自得者，正以磨挫骄奢，不至居移气、养移体。”因诵古语曰：“分之所在，一毫跻攀不上，善处者退一步耳。”故燔处贫贱患难若平素，不为动，被服布素，虽贵不易。入仕凡四十二年，而历官不过七考。居家讲道，学者宗之，与黄榦并称曰“黄、李。”

孙鏞，登进士第。

张洽字元德，临江之清江人。父绂，第进士。洽少颖异，从朱熹学，自六经传注而下，皆究其指归，至于诸子百家、山经地志、老子浮屠之说，无所不读。尝取管子所谓“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将通之”之语，以为穷理之要。熹嘉其笃志，谓黄榦曰：“所望以永斯道之传，如二三君者不数人也。”

时行社仓法，洽请于县，贷常平米三百石，建仓里中，六年而归其本于官，乡人利之。嘉定元年中第，授松滋尉。湖右经界不正，弊日甚，洽请行推排法，令以委洽。洽于是令民自实其土地疆界产业之数投于匱，乃筹核而次第之，吏奸无所匿。其后十馀年，讼者犹援以为证云。

改袁州司理参军。有大囚，讯之则服，寻复变异，且力能动摇官吏，累年不决，而逮系者甚众。洽以白提点刑狱，杀之。有盗黠甚，辞不能折。会狱有兄弟争财者，洽谕之曰：“讼于官，祇为胥吏之地，且冒法以求胜，孰与各守分以全手足之爱乎？”辞气恳切，讼者感悟。盗闻之，自伏。民有杀人，贿其子焚之，居数年，事败，洽治其狱无状，忧之，且白郡委官体访。俄梦有人拜于庭，示以伤痕在肋。翌日，委官上其事，果然。

郡守以仓廩虚，籍仓吏二十馀家，命洽鞠之，洽廉知为都吏所卖。都吏者，州之巨蠹也，尝干于仓不获，故以此中之。洽度守意锐未可婴，姑系之，而密令计仓庾所入以白守曰：“君之籍二十馀家者，以胥吏也。今校数岁之中所入，已丰于昔，由是观之，胥吏妄矣。君必不忍受胥吏之妄，而籍无罪之家也。若以罪胥吏，过乃可免。”守悟，为罢都吏，而免所籍之家。

知永新县。一日谒告，闻狱中榜笞声，盖狱吏受赇，乘间讯囚使诬服也。洽大怒，亟执付狱，明日上午于郡，黜之。湖南鄱寇作乱，与县接壤，民大恐。洽单车以往，邑佐、寓士交谏，弗听。至则寇未尝至，乃延见隅官，访利害而犒之，因行安福境上，结约土豪，得其欢心。未几，南安舒寇将犯境，闻有备，乃去。

以江东提举常平荐，通判池州。狱有张德修者，误蹴人以死，狱吏诬以故杀，洽讯而疑之，请再鞠，守不听。会提点常平袁甫至，时方大旱，祷不应，洽言于甫曰：“汉、晋以来，滥刑而致旱，伸冤而得雨，载于方册可考也。今天大旱，焉知非由德修事乎？”甫为阅款状于狱，德修遂从徒罪。复白郡请蠲征税，宽催科，以召和气，守为宽税。三日果大雨，民甚悦。洽数以病请祠，至是主管建昌仙都观，以庆寿恩赐绯衣、银鱼。

时袁甫提点江东刑狱，甫以白鹿书院废弛，招洽为长。洽曰：“嘻，是先师之迹也，其可辞！”至则选好学之士日与讲说，而汰其不率教者。凡养士之田乾没于豪右者复之。学兴，即谢病去。

端平初，大臣多荐洽，召赴都堂审察，洽以疾不赴，乃除秘书郎，寻迁著作佐郎。度正、叶味道在经幄，帝数问张洽何时可到，将以说书待

洽，洽固辞，遂除直秘阁，主管建康崇禧观。嘉熙元年，以疾乞致仕，十月卒，年七十七。

洽自少用力于敬，故以“主一”名斋。平居不异常人，至义所当为，则勇不可夺。居闲不言朝廷事，或因灾异变故，辄颦蹙不乐，及闻一君子进用，士大夫直言朝廷得失，则喜见颜色。所交皆名士，如吕祖俭、黄榦、赵崇宪、蔡渊、吴必大、辅广、李道传、李燾、叶味道、李因祖、李方子、柴中行、真德秀、魏了翁、李塉、赵汝潜、陈贵谊、杜孝严、度正、张嗣古，皆敬慕之。卒后一日，有旨除直宝章阁。所著书有春秋集注、春秋集传、左氏蒙求、续通鉴长编事略、历代郡县地理沿革表、文集。

子櫛、桎，赐同进士出身。

陈淳字安卿，漳州龙溪人。少习举子业，林宗臣见而奇之，且曰：“此非圣贤事业也。”因授以近思录，淳退而读之，遂尽弃其业焉。

及朱熹来守其乡，淳请受教，熹曰：“凡阅义理，必穷其原，如为人父何故止于慈，为人子何故止于孝，其他可类推也。”淳闻而为学益力，日求其所未至。熹数语人以“南来，吾道喜得陈淳”，门人有疑问不合者，则称淳善问。后十年，淳复往见熹，陈其所得，时熹已寝疾，语之曰：“如公所学，已见本原，所阙者下学之功尔。”自是所闻皆要切语，凡三月而熹卒。

淳追思师训，痛自裁抑，无书不读，无物不格，日积月累，义理贯通，洞见条绪。故其言太极曰：“太极只是理，理本圆，故太极之体浑沦。以理言，则自末而本，自本而末，一聚一散，而太极无所不极其至。自万古之前与万古之后，无端无始，此浑沦太极之全体也。自其冲漠无朕，而天地万物皆由是出，及天地万物既由是出，又复冲漠无朕，此浑沦无极之妙用也。圣人一心浑沦太极之全体，而酬酢万变，无非太极流行之用。学问工夫，须从万事万物中贯过，凑成一浑沦大本，又于浑沦大本中散为万事万物，使无少窒碍，然后实体得浑沦至极者在我，而大用不

差矣。”

其言仁曰：“仁只是天理生生之全体，无表里、动静、隐显、精粗之间，惟此心纯是天理之公，而绝无一毫人欲之私，乃可以当其名。若一处有病痛，一事有欠阙，一念有间断，则私意行而生理息，即顽痹不仁矣。”

其语学者曰：“道理初无玄妙，只在日用人事间，但循序用功，便自有见。所谓‘下学上达’者，须下学工夫到，乃可从事上达，然不可以此而安于小成也。夫盈天地间千条万绪，是多少人事；圣人大成之地，千节万目，是多少功夫。惟当开拓心胸，大作基址。须万理明彻于胸中，将此心放在天地间一例看，然后可以语孔、孟之乐。须明三代法度，通之于当今而无不宜，然后为全儒，而可以语王佐事业。须运用酬酢，如探诸囊中而不匮，然后为资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而真为己物矣。至于以天理人欲分数而验宾主进退之几，如好好色，恶恶臭，而为天理人欲强弱之证，必使之于是是非非如辨黑白，如遇莫邪，不容有骑墙不决之疑，则虽艰难险阻之中，无不从容自适，夫然后为知之至而行之尽。”此语又中学者膏肓，而示以标的也。

淳性孝，母疾亟，号泣于天，乞以身代。弟妹未有室家者，皆婚嫁之。葬宗族之丧无归者。居乡不沽名徇俗，恬然退守，若无闻焉。然名播天下，世虽不用，而忧时论事，感慨动人，郡守以下皆礼重之，时造其庐而请焉。

嘉定九年<sup>[1]</sup>，待试中都，归过严陵<sup>[2]</sup>，郡守郑之悌率僚属延讲郡庠。淳叹陆学张王<sup>[3]</sup>，学问无源，全用禅家宗旨，认形气之虚灵知觉为天理之妙，不由穷理格物，而欲径造上达之境；反托圣门以自标榜。遂发明吾道之体统，师友之渊源，用功之节目，读书之次序，为四章以示学者。明年，以特奏恩授迪功郎、泉州安溪主簿，未上而没，年六十五。其所著有语孟大学中庸口义、字义详讲，礼、诗、女学等书，门人录其语，号筠谷濑口金山所闻。

李方子字公晦，昭武人。少博学能文，为人端谨纯笃。初见朱熹，谓曰：“观公为人，自是寡过，但宽大中要规矩，和缓中要果决。”遂以“果”名斋。长游太学，学官李道传折官位辈行具刺就谒。

嘉定七年，廷对擢第三，调泉州观察推官。适真德秀来为守，以师友礼之，郡政大小咸咨焉。暇则辩论经训，至夜分不倦。故事，秩满必先通书庙堂乃除，方子曰：“以书通，是求也。”时丞相弥远闻之怒，逾年始除国子录。无何，将选入官僚，而方子不少贬以求合。或告弥远曰：“此真德秀党也。”使台臣劾罢之。

方子既归，学者毕集，危坐竟日，未始倾侧，对宾客一语不妄发，虽奴隶亦不加诟詈，然常严惮之。尝语人曰：“吾于问学虽未能周尽，然幸于大本有见处，此心常觉泰然，不为物欲所渍尔。”其亡也，天子闵之，与一子恩泽。

黄灏字商伯，南康都昌人。幼敏悟强记，肄业荆山僧舍三年，入太学，擢进士第。教授隆兴府，知德化县，以兴学校、崇政化为本。岁馔，行振给有方。王藺、刘颖荐于朝，除登闻鼓院。光宗即位，迁太常寺簿，论今礼教废阙，请敕有司取政和冠昏丧葬仪，及司马光、高闰等书参订行之。

除太府寺丞，出知常州，提举本路常平。秀州海盐民伐桑柘，毁屋庐，苻殫盈野，或食其子持一臂行乞，而州县方督促逋欠，灏见之蹙然。时有旨倚搁夏税，遂奏乞并搁秋苗，不俟报行之。言者罪其专，移居筠州，已而寝谪命，止削两秩，而从其蠲搁之请。

灏既归里，幅巾深衣，骑驴匡山间，若素隐者。起知信州，改广西转运判官，移广东提点刑狱，告老不赴，卒。

灏性行端饬，以孝友称。朱熹守南康，灏执弟子礼，质疑问难。熹之没，党禁方厉，灏单车往赴，徘徊不忍去者久之。

## 【校勘记】

- [1]嘉定十年 “十”原作“九”。按陈淳门人陈沂所撰叙述称“岁在丁丑，待试中都”，陈必北溪先生主簿陈公墓志铭称“嘉定丁丑，以特试寓中都”（以上均见北溪全集外集），丁丑当嘉定十年，今据改。
- [2]归过严陵 “过”原作“遇”，据陈沂叙述改。
- [3]淳叹陆学张王 “学”字原无，据陈沂叙述补。按：“陆学”指陆象山（九渊）之学；“张王”二字读去声，义为壮大、兴旺，又作“张旺”。陈淳曾说“颇闻浙间年来象山之学颇旺……及来严陵山峡间，觉土风尤陋”（北溪全集第四门卷十一与李公晦），又说“江西禅学（按指陆学）一派苗脉，颇张旺于此山峡之间”（同上卷十二与赵司直季仁）。



# 宋史卷四百三十一

## 列传第一百九十

### 儒林一

聂崇义 邢曷 孙奭 王昭素 孔维  
 孔宜 崔頌 子晷 尹拙 田敏 辛文悦  
 李觉 崔颐正 弟偃 李之才

聂崇义，河南洛阳人。少举三礼，善礼学，通经旨。

汉乾祐中，累官至国子礼记博士，校定公羊春秋，刊板于国学。

周显德中，累迁国子司业兼太常博士。先是，世宗以郊庙祭器止由有司相承制造，年代浸久，无所规式，乃命崇义检讨摹画以闻。四年，崇义上之，乃命有司别造焉。

五年，将禘于太庙，言事者以宗庙无祧室，不当行禘祫之礼。崇义援引故事上言，其略曰：“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上仙，至五年二月祫祭，明年又禘，自兹后以五年为禘。且魏以武帝为太祖，至明帝始三帝，未有毁主而行禘祫。其证一也。宋文帝元嘉六年，祠部定十月三日大祠，其太学博士议云：案禘祫之礼，三年一，五年再。宋高祖至文帝裁亦三帝，未有毁主而行禘祫。其证二也。梁武帝用谢广议，三年一禘，五年一祫，谓之大祭，禘祭以夏，祫祭以冬。且梁武乃受命之君，裁追尊四朝而行禘祫，则知祭者是追养之道，以时移节变，孝子感而思亲，故荐以首时，祭以仲月，间以禘祫，序以昭穆，乃礼之经也。非关宗庙备与未



备。其证三也。”终从崇义之议。

未几，世宗诏崇义参定郊庙祭玉，又诏翰林学士窦俨统领之。崇义因取三礼图再加考正，建隆三年四月表上之，俨为序。太祖览而嘉之，诏曰：“礼器礼图，相承传用，浸历年祀，宁免差违。聂崇义典事国庠，服膺儒业，讨寻故实，刊正疑讹，奉职效官，有足嘉者。崇义宜量与酬奖。所进三礼图，宜令太子詹事尹拙集儒学三五人更同参议，所冀精详，苟有异同，善为商确。”五月，赐崇义紫袍、犀带、银器、缙帛以奖之。拙多所驳正，崇义复引经以释之，悉以下工部尚书窦仪，俾之裁定。仪上奏曰：“伏以圣人制礼，垂之无穷，儒者据经，所传或异，年祀浸远，图绘缺然，踳驳弥深，丹青靡据。聂崇义研求师说，耽味礼经，较于旧图，良有新意。尹拙爰承制旨，能罄所闻。尹拙驳议及聂崇义答义各四卷，臣再加详阅，随而裁置，率用增损，列于注释，共分为十五卷以闻。”诏颁行之。

拙、崇义复陈祭玉鼎釜异同之说，诏下中书省集议。吏部尚书张昭等奏议曰：

按聂崇义称：祭天苍璧九寸圆好，祭地黄琮八寸无好，圭、璋、琥并长九寸。自言周显德三年与田敏等按周官玉人之职及阮谿、郑玄旧图，载其制度。

臣等按周礼玉人之职，只有“璧琮九寸”、“琿琮八寸”及“璧羨度尺、好三寸以为度”之文，即无苍璧、黄琮之制。兼引注有尔雅“肉倍好”之说，此即是注“璧羨度”之文，又非苍璧之制。又详郑玄自注周礼，不载尺寸，岂复别作画图，违经立异？

四部书目内有三礼图十二卷，是隋开皇中敕礼官修撰，其图第一、第二题云“梁氏”，第十后题云“郑氏”，又称不知梁氏、郑氏名位所出。今书府有三礼图，亦题“梁氏、郑氏”，不言名位。厥后有梁正者，集前代图记更加详议，题三礼图曰：“陈留阮士信受礼学于颍川蔡册君<sup>[1]</sup>，取其说为图三卷，多不按礼文而引汉事，与郑君之文违错。”正删为二卷，其阮士信即谿也。如梁正之言，可知谿之纰谬。兼三卷礼图删为二卷，应在今礼图之内，亦无改祭玉之说。

臣等参详自周公制礼之后，叔孙通重定以来，礼有纬书，汉代诸儒颇多著述，讨寻祭玉，并无尺寸之说。魏、晋之后，郑玄、王肃之学各有生徒，三礼、六经无不论说，检其书亦不言祭玉尺寸。臣等参验画图本书，周公所说正经不言尺寸，设使后人谬为之说，安得便入周图？知崇义等以诸侯入朝献天子夫人之琮璧以为祭玉，又配合“羨度”、“肉好”之言，强为尺寸，古今大礼，顺非改非，于理未通。

又据尹拙所述礼神之六玉，称取梁桂州刺史崔灵恩所撰三礼义宗内“昊天及五精帝圭、璧、琮、璜皆长尺二寸，以法十二时；祭地之琮长十寸，以效地之数”。又引白虎通云：“方中圆外曰璧，圆中方外曰琮。”崇义非之，以为灵恩非周公之才，无周公之位，一朝撰述，便补六玉阙文，尤不合礼。

臣等窃以刘向之论洪範，王通之作元经，非必挺圣人之姿，而居上公之位，有益于教，不为斐然。臣等以灵恩所撰之书，聿稽古训，祭玉以十二为数者，盖天有十二次，地有十二辰，日有十二时，封山之玉牒十二寸，圜丘之笱豆十二列，天子以镇圭外守，宗后以大琮内守，皆长尺有二寸。又裸圭尺二寸，王者以祀宗庙。若人君亲行之郊祭，登坛酌献，服大裘，搢大圭，行稽奠，而手秉尺二之圭，神献九寸之璧，不及礼宗庙裸圭之数，父天母地，情亦奚安？则灵恩议论，理未为失，所以自义宗之出，历梁、陈、隋、唐垂四百年，言礼者引为师法，今五礼精义、开元礼、郊祀录皆引义宗为标准。近代晋、汉两朝，仍依旧制。周显德中田敏等妄作穿凿，辄有更改。自唐贞观之后凡三次大修五礼，并因隋朝典故，或节奏繁简之间稍有厘革，亦无改祭玉之说。伏望依白虎通、义宗、唐礼之制，以为定式。

又尹拙依旧图画釜，聂崇义去釜画饌。臣等参详旧图，皆有釜无饌。按易说卦云“坤为釜”，诗云“惟铤及釜”，又云“溉之釜鬯”，春秋传云“铤釜之器”，礼记云“燔黍捭豚”，解云“古未有甑釜，所以

燔俾而祭”。即釜之为用，其来尚矣，故入于礼图。今崇义以周官祭祀有省鼎饗，供鼎饗，又以仪礼有羊饗、豕饗之文，乃云画釜不如画饗。今诸经皆载釜之用，诚不可去，又周、仪礼皆有饗之文，请两图之。又若观诸家祭祀之画，今代见行之礼，于大祀前一日，光禄卿省视鼎饗。伏请图饗于鼎下。

诏从之。未几，崇义卒，三礼图遂行于世，并画于国子监讲堂之壁。

崇义为学官，兼掌礼，仅二十年，世推其该博。郭忠恕尝以其姓嘲之曰：“近贵全为聩，攀龙即作聋。虽然三个耳，其奈不成聪。”崇义对曰：“仆不能为诗，聊以一联奉答。”即云：“勿笑有三耳，全胜畜二心。”盖因其名以嘲之，忠恕大惭，人许其机捷而不失正，真儒者之戏云。

邢昺字叔明，曹州济阴人。太平兴国初，举五经，廷试日，召升殿讲师、比二卦，又问以群经发题，太宗嘉其精博，擢九经及第，授大理评事、知泰州盐城监，赐钱二十万。昺以是监处楚、秦间，秦僻左而楚会要，盐食为急，请改隶楚州，从之。明年，召为国子监丞，专讲学之任。迁尚书博士，出知仪州，就转国子博士。代还，赐绯，选为诸王府侍讲。雍熙中，迁水部员外郎，改司勋。端拱初，赐金紫，累迁金部郎中。

真宗即位，改司勋郎中，俄知审刑院，以昺儒者不达刑章，命刘元吉同领其事。是冬，昺上表自陈夙侍讲讽，迁右谏议大夫。咸平初，改国子祭酒。二年，始置翰林侍讲学士，以昺为之。受诏与杜镐、舒雅、孙奭、李慕清、崔偓佺等校定周礼、仪礼、公羊穀梁春秋传孝经论语尔雅义疏，及成，并加阶勋。俄为淮南、两浙巡抚使。初置讲读之职，即于便坐令昺讲左氏春秋，侍读预焉。五年讲毕，宴近臣于崇政殿，赐昺裘衣、金带加器币，仍迁工部侍郎，兼国子祭酒、学士如故。知审官院陈恕丁内艰，以昺权知院事。

景德二年，上言：“亡兄素尝举进士，愿沾赠典。”特赠大理评事。是夏，上幸国子监阅库书，问昺经版几何，昺曰：“国初不及四千，今十馀

万，经、传、正义皆具。臣少从师业儒时，经具有疏者百无一二，盖力不能传写。今板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辰之幸也。”上喜曰：“国家虽尚儒术，非四方无事何以及此。”上又访以学馆故事，有未振举者，曷不能有所建明。先是，印书所裁馀纸，鬻以供监中杂用，曷请归之三司，以裨国用。自是监学公费不给，讲官亦厌其寥落。上方兴起道术，又令曷与张雍、杜镐、孙奭举经术该博、德行端良者，以广学员。三年，加刑部侍郎。

曷居近职，常多召对，一日从容与上语及宫邸旧僚，叹其沦丧殆尽，唯曷独存。翌日赐白金千两，且诏其妻至宫庭，赐以冠帔。四年，曷以羸老艰于趋步上前，自陈曹州故乡，愿给假一年归视田里，俟明年郊祀还朝。上命坐慰劳之，因谓曰：“便可权本州，何须假耶？”曷又言杨砺、夏侯峤同为府僚，二臣没皆赠尚书。上悯之，翌日谓宰相曰：“此可见其志矣。”即超拜工部尚书，知曹州职如故。

入辞日，赐裘衣、金带。是日，特开龙图阁，召近臣宴崇和殿，上作五、七言诗二首赐之，预宴者皆赋。曷视壁间尚书、礼记图，指中庸篇曰，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因陈其大义，上嘉纳之。及行，又令近臣祖送，设会于宜春苑。大中祥符初，上东封泰山，曷表曹州民请车驾经由本州，仍令济阴令王範部送父老诣阙，优诏答之。俄召还。车驾进发，命判留司御史台。礼毕，进位礼部尚书。

上勤政悯农，每雨雪不时，忧形于色，以曷素习田事，多委曲访之。初，田家察阴晴丰凶，皆有状候，老农之相传者率有验，曷多采其说为对。又言：“民之灾患大者有四：一曰疫，二曰旱，三曰水，四曰畜灾。岁必有其一，但或轻或重耳。四事之害，旱曷为甚，盖田无畎浍，悉不可救，所损必尽。传曰：‘天灾流行，国家代有。’此之谓也。”

三年，被病请告，诏太医诊视。六月，上亲临问疾，赐名药一奩、白金器千两、缯彩千匹。国朝故事，非宗戚将相，无省疾临丧之礼，特有加于曷与郭贇者，以恩旧故也。未几，有旨命书召其子太常博士知东明县仲宝、国子博士知信阳军若思还侍疾。逾月卒，年七十九，赠左仆射，

三子并进秩。

初，雍熙中，昺撰礼选二十卷献之，太宗探其帙，得文王世子篇，观之甚悦，因问卫绍钦曰：“昺为诸王讲说，曾及此乎？”绍钦曰：“诸王常时访昺经义，昺每至发明君臣父子之道，必重复陈之。”太宗益喜。上尝因内阁暴书，览而称善，召昺同观，作礼选赞赐之。昺言：“家无遗稿，愿得副本。”上许之。缮录未毕而昺卒，亟诏写二本，一本赐其家，一本俾置冢中。

昺在东宫及内庭，侍上讲孝经、礼记、论语、书、易、诗、左氏传，据传疏敷引之外，多引时事为喻，深被嘉奖。上尝问：“管仲、召忽皆事公子纠，小白之人，召忽死之，管仲乃归齐相桓公。岂非召忽以忠死，而管仲不能固其节，为臣之道当若是乎？又郑注礼记世子篇云：‘文王以勤忧损寿，武王以安乐延年。’朕以为本经旨意必不然也。且夏禹焦劳，有玄圭之赐，而享国永年。若文王能忧人之心，不自暇逸，纵无感应，岂至亏损寿命耶？”各随其事理以对。

先是，咸平中，王钦若知贡举，有告其受举人贿赂者，下御史台鞫得状，钦若自诉，诏昺与边肃、毋宾古、阎承翰就太常寺覆推。昺力辨钦若，而洪湛抵罪，钦若以是德之。昺之厚被宠顾，钦若与有功焉。

仲宝贪狠不才，举止率易，士大夫多鄙笑之。钦若在中书，用为三司判官，后至祠部郎中，坐赃黜官，卒。若思终于驾部郎中。

孙奭字宗古，博州博平人。幼与诸生师里中王徹，徹死，有从奭问经者，奭为解析微指，人人惊服，于是门人数百皆从奭。后徙居须城。

九经及第，为莒县主簿，上书愿试讲说，迁大理评事，为国子监直讲。太宗幸国子监，召奭讲书，至“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帝曰：“此至言也。商宗乃得贤相如此耶！”因咨嗟久之。赐五品服。真宗以为诸王府侍读。会诏百官转对，奭上十事。判太常礼院、国子监、司农寺，累迁工部郎中，擢龙图阁待制。

奭以经术进，守道自处，即有所言，未尝阿附取悦。大中祥符初，得天书于左承天门，帝将奉迎，召宰相对崇政殿西庑。王旦等曰：“天貺符命，实盛德之应。”皆再拜称万岁。又召问奭，奭对曰：“臣愚，所闻‘天何言哉’，岂有书也？”帝既奉迎天书，大赦改元，布告其事于天下，筑玉清昭应宫。是岁，天书复降泰山，帝以亲受符命，遂议封禅，作礼乐。王钦若、陈尧叟、丁谓、杜镐、陈彭年皆以经义左右附和，由是天下争言符瑞矣。

四年，又将祀汾阴，是时大旱，京师近郡谷踊贵，奭上疏谏曰：“先王卜征，五年岁习其祥，祥习则行，不习则增修德而改卜。陛下始毕东封，更议西幸，殆非先王卜征五年慎重之意，其不可一也。夫汾阴后土，事不经见。昔汉武帝将封禅，故先封中岳，祠汾阴，始巡幸郡县，遂有事于泰山。今陛下既已登封，复欲幸汾阴，其不可二也。古者圜丘方泽，所以郊祀天地，今南北郊是也。汉初承秦，唯立五畤以祀天，而后土无祀，故武帝立祠于汾阴。自元、成以来，从公卿之议，遂徙汾阴后土于北郊，后之王者多不祀汾阴。今陛下已建北郊，乃舍之而远祀汾阴，其不可三也。西汉都雍，去汾阴至近。今陛下经重关，越险阻，轻弃京师根本，而慕西汉之虚名，其不可四也。河东，唐王业之所起也。唐又都雍，故明皇间幸河东，因祠后土。圣朝之兴，事与唐异，而陛下无故欲祀汾阴，其不可五也。昔者周宣王遇灾而惧，故诗人美其中兴，以为贤主。比年以来，水旱相继，陛下宜侧身修德，以答天谴，岂宜下徇奸回，远劳民庶，盘游不已，忘社稷之大计？其不可六也。夫雷以二月启蛰，八月收声，育养万物，失时则为异。今震雷在冬，为异尤甚。此天意丁宁以戒陛下，而反未悟，殆失天意，其不可七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今国家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沍沍，饥馑居多，乃欲劳民事神，神其享之乎？此其不可八也。陛下必欲为此者，不过效汉武帝、唐明皇，巡幸所至，刻石颂功，以崇虚名，夸示后世尔。陛下天资圣明，当慕二帝、三王，何为下袭汉、唐之虚名，其不可九也。唐明皇以嬖宠奸邪，内外交害，身播国屯，兵交关下，亡乱之迹如此，由狃于承平，肆

行非义，稔致祸败。今议者引开元故事以为盛烈，乃欲倡导陛下而为之，臣切为陛下不取，此其不可十也。臣言不逮意，陛下以臣言为可取，愿少赐清问，以毕臣说。”

帝遣内侍皇甫继明就问，又上疏曰：

陛下将幸汾阴，而京师民心弗宁，江、淮之众困于调发，理须镇安而矜存之。且土木之功未息，而夺攘之盗公行，外国治兵，不远边境，使者虽至，宁可保其心乎？昔陈胜起于徭戍，黄巢出于凶饥，隋炀帝勤远略而唐高祖兴于晋阳，晋少主惑小人而耶律德光长驱中国。陛下俯从奸佞，远弃京师，涉仍岁荐饥之墟，修违经久废之祠，不念民疲，不恤边患。安知今日戍卒无陈胜，饥民无黄巢，英雄将无窥伺于肘腋，外敌将无观衅于边陲乎？

先帝尝议封禅，寅畏天灾，寻诏停寝。今奸臣乃赞陛下力行东封，以为继成先志。先帝尝欲北平幽朔，西取继迁，大勋未集，用付陛下，则群臣未尝献一谋、画一策，以佐陛下继先帝之志者；反务卑辞重币，求和于契丹，蹙国糜爵，姑息于继迁；曾不思主辱臣死为可戒，诬下罔上为可羞。撰造祥瑞，假托鬼神，才毕东封，便议西幸，轻劳车驾，虐害饥民，冀其无事往还，便谓成大勋绩。是陛下以祖宗艰难之业，为奸邪侥幸之资，臣所以长叹而痛哭也。

夫天地神祇，聪明正直，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未闻专事笱豆簠簋，可邀福祥。春秋传曰：“国之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愚臣非敢妄议，惟陛下终赐裁择。

后天下数有灾变，又言：“古者五载巡守，有国之事尔，非必有紫气黄云，然后登封，嘉禾异草，然后省方也。今野雕山鹿，郡国交奏，秋旱冬雷，群臣率贺，退而腹非窃笑者比比皆是。孰谓上天为可罔，下民为可愚，后世为可欺乎？人情如此，所损不细，惟陛下深鉴其妄。”

六年，又上疏曰：“陛下封泰山，祀汾阴，躬谒陵寝，今又将祠于太清宫，外议籍籍，以谓陛下事事慕效唐明皇，岂以明皇为令德之主耶？甚不然也。明皇祸败之迹有足为深戒者，非独臣能知之，近臣不言者，此

怀奸以事陛下也。明皇之无道，亦无敢言者，及奔至马嵬，军士已诛杨国忠，请矫诏之罪，乃始谕以识理不明，寄任失所。当时虽有罪己之言，觉寤已晚，何所及也。臣愿陛下早自觉寤，抑损虚华，斥远邪佞，罢兴土木，不袭危乱之迹，无为明皇不及之悔，此天下之幸，社稷之福也。”帝以为“封泰山，祠汾阴，上陵，祀老子，非始于明皇。开元礼今世所循用，不可以天宝之乱，举谓为非也。秦为无道甚矣，今官名、诏令、郡县犹袭秦旧，岂以人而废言乎？”作解疑论以示群臣。然知夷朴忠，虽其言切直，容之而弗斥。

久之，以父老请归田里，不许，以知密州。居二年，迁左谏议大夫，罢待制还，纠察在京刑狱。是时初置天庆、天祺、天贶、先天、降圣节，天下设斋醮张燕，费甚广。夷又请裁省浮用，不报。复出知河阳，又求解官就养，迁给事中，徙兖州。

天禧中，朱能献乾祐天书。复上疏曰：

朱能者，奸俭小人，妄言祥瑞，而陛下崇信之，屈至尊以迎拜，归秘殿以奉安，上自朝廷，下及闾巷，靡不痛心疾首，反唇腹非，而无敢言者。

昔汉文成将军以帛书饭牛，既而言牛腹中有奇书，杀视得书，天子识其手迹。又有五利将军妄言，方多不仇，二人皆坐诛。先帝时有侯莫陈利用者，以方术暴得宠用，一旦发其奸，诛于郑州。汉武可谓雄材，先帝可谓英断。唐明皇得灵宝符、上清护国经、宝券等，皆王伾、田同秀等所为，明皇不能显戮，怵于邪说，自谓德实动天，神必福我。夫老君，圣人也。倘实降语，固宜不妄，而唐自安、史乱离，乘舆播越，两都荡覆，四海沸腾，岂天下太平乎？明皇虽仅得归阙，复为李辅国劫迁，卒以忧终，岂圣寿无疆、长生久视乎？以明皇之英睿，而祸患猥至曾不知者，良由在位既久，骄亢成性，谓人莫己若，谓谏不足听。心玩居常之安，耳熟导谏之说，内惑宠嬖，外任奸回，曲奉鬼神，过崇妖妄。今日见老君于阁上，明日见老君于山中。大臣尸禄以将迎，端士畏威而缄默。既惑左道，即紊政经，



民心用离，变起仓卒。当是之时，老君宁肯御兵，宝符安能排难邪？

今朱能所为，或类于此，愿陛下思汉武之雄材，法先帝之英断，  
鉴明皇之召祸，庶几灾害不生，祸乱不作。

未几，能果败。奭又尝请减修寺度僧，帝虽未用其言，尝令向敏中谕令陈时政得失，奭以纳谏、恕直、轻徭、薄敛四事为言，颇施行焉。

仁宗即位，宰相请择名儒以经术侍讲读，乃召为翰林侍讲学士，知审官院，判国子监，修真宗实录。丁父忧，起复，兼判太常寺及礼院，三迁兵部侍郎、龙图阁学士。每讲论至前世乱君亡国，必反覆规讽。仁宗意或不在书，奭则拱默以俟，帝为竦然改听。尝画无逸图上之，帝施于讲读阁。时章宪明肃皇后每五日一御殿，与帝同听政，奭言：“古帝王朝朝暮夕，未有旷日不朝。陛下宜每日御殿，以览万机。”奏留中不报。然帝与皇太后尤爱重之，每进见，未尝不加礼。

三请致仕，召对承明殿，敦谕之，以年逾七十固请，泣下，帝亦恻然，诏与冯元讲老子三章，各赐帛二百匹。以不得请，求近郡，优拜工部尚书，复知兖州。诏须宴而后行，又留数月，特宴太清楼，近臣皆预，帝作飞白大字以赐二府，而小字赐诸学生，独奭与晁迥兼赐大小字。诏群臣即席赋诗，太后又别出禁中珍器劝酒。翌日奭入谢，又命讲老子，赐裘衣、金带、银鞍勒马。及行，赐宴瑞圣园，又赐诗，诏近臣皆赋。以恭谢恩改礼部尚书，既而累表乞归，以太子少傅致仕。疾甚，徙正寝，屏婢妾，谓子瑜曰：“无令我死妇人之手。”卒，奏至，帝谓张士逊曰：“朕方欲召奭还，而奭遂死矣。”嗟惜者久之，罢朝一日，赠左仆射，谥曰宣。

奭性方重，事亲笃孝，父亡，舐其面以代颊。常掇五经切于治道者，为经典徽言五十卷。又撰崇祀录、乐记图、五经节解、五服制度。尝奉诏与邢昺、杜镐校定诸经正义，庄子、尔雅释文，考正尚书、论语、孝经、尔雅谬误及律音义。

初，圜丘无外壝，五郊从祀不设席，尊不施幂；七祠时飧饮福用一尊，不设三登，升歌不以雍彻；冬至摄祀昊天上帝，外级止十七位，而不以星辰从；飧先农在祈谷之前；上丁释奠无三献；宗庙不备二舞；诸臣当

溢者，或既葬乃请。奭皆援古奏正，遂著于礼。又请冬至罢祀五帝，大零设五帝而罢祠昊天上帝。事下有司议，不合而止。

瑜官至工部侍郎致仕。

王昭素，开封酸枣人。少笃学不仕，有至行，为乡里所称。常聚徒教授以自给，李穆与弟肃及李恽皆常师事焉。乡人争讼，不诣官府，多就昭素决之。

昭素博通九经，兼究庄、老，尤精诗、易，以为王、韩注易及孔、马疏义或未尽是，乃著易论二十三篇。

开宝中，穆荐之朝，诏召赴阙，见于便殿，时年七十七，精神不衰。太祖问曰：“何以不求仕进，致相见之晚？”对曰：“臣草野蠢愚，无以裨圣化。”赐坐，令讲易乾卦，召宰相薛居正等观之，至“飞龙在天”，上曰：“此书岂可令常人见？”昭素对曰：“此书非圣人出不能合其象。”因访以民间事，昭素所言诚实无隐，上嘉之。以衰老求归乡里，拜国子博士致仕，赐茶药及钱二十万，留月馀遣之，年八十九，卒于家。

昭素颇有人伦鉴。初，李穆兄弟从昭素学易，常谓穆曰：“子所谓精理，往往出吾意表。”又语人曰：“穆兄弟皆令器，穆尤沈厚，他日必至廊庙。”后果参知政事。

昭素每市物，随所言而还直，未尝论高下。县人相告曰：“王先生市物，无得高取其价也。”治所居室，有椽木积门中，夜有盗者执门将入，昭素觉之，即自门中潜掷椽于外，盗者惭而去，由是里中无盗。家有一驴，人多来假，将出，先问僮奴曰：“外无假驴者乎？”对云“无”，然后出。其为纯质若此。

子仁著，亦有隐德。

孔维字为则，开封雍丘人。乾德四年九经及第，解褐东明、鄆陵二

主簿。开宝中，礼部再奏为考试官，调滁州军事推官。太宗即位，擢授太子左赞善大夫，知河南县，通判滑、梓二州。太平兴国中，就拜国子周易博士，代还，迁礼记博士。七年，使高丽，王治问礼于维，维对以君父臣子之道，升降等威之序，治悦，称之曰：“今日复见中国之夫子也。”九年，判国学事。雍熙初，迁主客员外郎。三年，擢为国子司业，赐金紫。

会将有事于籍田，维起周礼至于唐书，凡沿革制度并录之以献，观者称其博。又上书请禁原蚕以利国马。直史馆乐史驳之曰：

管子云：“仓廩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是以古先哲王厚农桑之业，以其为衣食之原耳。一夫不耕，天下有受其饥者；一妇不蚕，天下有受其寒者。故天子亲耕，后妃亲蚕，屈身以化下者，邦国之重务也。吴都赋曰：“国赋再熟之稻，乡贡八蚕之绵。”则蚕之有原，其来旧矣。今孔维请禁原蚕以利国马，徒引前经物类同气之文，不究时事确实之理。夫所市国马来自外方，涉远驰驱，亏其秣饲，失于善视，遂至玄黄，致毙之由，鲜不以此。今乃欲禁其蚕事，甚无谓也。唐朝畜马，具存监牧之制，详观本书，亦无禁蚕之文。况近降明诏，来年春有事于籍田，是则劝农之典方行，而禁蚕之制又下，事相违戾，恐非所长。

臣尝历职州县，粗知利病，编民之内，贫窶者多，春蚕所成，止充赋调之备，晚蚕薄利，始及卒岁之资。今若禁其后图，必有因缘为弊，滋彰挠乱，民岂皇宁。涣汗丝纶，所宜重慎。

上览之，遂寝晚蚕之禁。维复抗疏曰：

按周礼夏官司马职禁原蚕者，为伤马也。原，再也。天文，辰为马。蚕书，蚕为龙精，月直大火，则浴其种。是蚕与马同气，物莫能两大，故禁再蚕以益马也。又郭璞云：“重蚕为原，今晚蚕也。”臣少亲耕桑之务，长历州县之职，物之利害，尽知之矣。蚩蚩之氓知其利而不知其害，故有早蚕之后，重养晚蚕之茧，出丝甚少，再采之叶来岁不茂，岂止伤及于马，而桑亦损矣。臣自县历官，路见垌野之地官马多死，若非明援典据，助其畜牧，安敢妄有举陈哉。

按本草注：“以僵蚕涂马齿，则不能食草。”物类相感如此。月令仲春祭马祖，季春享先蚕，皆谓天驷房星也，为马祈福，谓之马祖，为蚕祈福，谓之先蚕，是蚕与马同其类尔。蚕重则马损，气感之而然也。臣谓依周礼禁原蚕为当。

上虽不用维言，而嘉其援引经据，以章付史馆。籍田毕，拜国子祭酒。淳化初，兼工部侍郎。二年，卒，年六十四。

维通经术。准旧制，举九经，一上不中第即改科。开宝中，维论其事非便，诏礼部，自今九经同诸科许再赴举。

太宗尹京日，维为属邑吏，颇以经术受知。即位后，维始升郎署。自以通经求为司业，即以授之。使外国者皆假服紫，维自高丽还，会东使至，维自耻衣绯，因求见上，诡言：“高丽使问臣获何罪降服，臣无以对。”因泣下。上怜之，即赐以金紫。及为祭酒，又奏言：“朝廷久不置此官，少有知者，臣之亲戚故旧有书信来者，多云祭酒郎中。田敏晋朝任祭酒，仍兼侍郎，愿循前例，兼领是官，庶获美称。”上从之。然缙绅恶其儒者躁求，无退让之风。

尝建议乞广太学，上以侵坏民舍不许。受诏与学官校定五经疏义，刻板行用，功未及毕，被病，上遣太医诊视，使者抚问。初，维私用印书钱三十馀万，为掌事黄门所发，维忧惧，遽以家财偿之，疾遂亟，上赦而不问。维将终，召其婿郑革口授遗表，以五经疏未毕为恨。

景德四年，录其孙禹圭同学究出身。

孔宜字不疑，兖州曲阜人，孔子四十四世孙。

孔子生鲤字伯鱼。鲤生伋，字子思。伋生白，字子上。白生求<sup>[2]</sup>，字子家。求生箕，字子京。箕生穿，字子高。穿生谦，字子慎。谦生鲋，字子鱼，以弟子腾为嗣。腾字子襄，值秦难，藏其家书于屋壁。腾生忠，字季忠。忠生武<sup>[3]</sup>。武生延年及安国。延年生霸，字次孺，汉昭帝时为博士，宣帝时为太中大夫，授皇太子经，元帝即位，赐爵关内

侯，号褒成君。霸生福。福生房。房生均，字长平，好学有才，为尚书郎，平帝元始元年，封均为褒成侯，食邑二千户，追谥夫子为褒成宣尼公。王莽以均为太尉，三以疾辞，得还，莽败，失国。后汉世祖建武十四年，复封均子志为褒成侯，谥元成。志生损，袭爵，和帝永元四年，徙封损为褒亭侯。损卒，子曜嗣侯，邑千户。子完嗣，邑百户。完早卒无子，以弟子羨袭爵。

羨仕魏为议郎，黄初二年，封宗圣侯，邑百户。羨生震，晋武帝泰始三年，徙封奉圣亭侯，邑二百户，历太常、黄门侍郎。震生巖，巖生抚，举孝廉，辟太尉掾，历豫章太守。抚生懿。懿生鲜，有度量，好学，宋文帝元嘉十九年，袭封奉圣侯。鲜生乘，博学有才艺，后魏孝文延兴初，举孝廉，三年，封乘为崇圣大夫，复十户，以供洒扫。乘生灵珍，袭爵，历秘书郎，太和十九年，改封崇圣侯，邑百户。灵珍生文泰。文泰生渠，北齐文宣帝天保元年，改封恭圣侯。后周宣帝大象二年，追封孔子为邹国公，以渠袭爵，邑百户。

渠生长孙，隋文帝复封长孙为邹国公。长孙生嗣哲，应制举，历泾州司兵参军、太子通事舍人，大业四年，改封绍圣侯，邑百户。嗣哲生德伦，唐太宗贞观十一年，封褒圣侯，邑百户，朝会位同三品，复其子孙。则天天授二年，赐德伦玺书、衣服。德伦生崇基，袭侯，中宗神龙元年，授朝散大夫。崇基生璲之，玄宗开元中，历国子四门博士、邠王府文学、蔡州长史。二十七年，诏追谥孔子为文宣王，改封褒圣侯璲之为袭文宣公，兼兖州长史。璲之生萱，袭封，历兖州泗水令。萱生齐卿，德宗建中三年，诏以齐卿为兖州司马，陷于东平，卒。至宪宗元和十三年，平李师道，其子惟晬归鲁，诏以惟晬为兖州参军，奉夫子祀，复五十户，以供洒扫。惟晬生策，会昌元年，历国子监丞、尚书博士。大中元年，宰相白敏中奏岁给封户绢百匹，充春秋奉祀。自璲之至策，五世并袭封文宣公。策生振，懿宗咸通四年，举进士甲科，历兖州观察判官，至刑部员外郎。振生昭俭，历兖州司马、曲阜令。自策至昭俭，三世岁给封绢，以供享祀。昭俭生光嗣，哀帝天祐中，为泗水主簿，奉孔子祀。

光嗣生仁玉，九岁通春秋，姿貌雄伟。后唐明宗长兴元年，以为曲阜主簿，三年，迁龚丘令，袭文宣公，晋高祖天福五年，改曲阜令。周高祖广顺二年，平慕容彦超，幸曲阜，拜孔子庙及墓，召仁玉，赐五品服，复以为本县令。

仁玉四子，长曰宜，举进士不第，乾德中诣阙上书，述其家世，诏以为曲阜主簿，历黄州军事推官，迁司农寺丞，掌星子镇市征。宜上言：“星子当江湖之会，商贾所集，请建为军。”诏以为县，就命宜知县事，后以为南康军。

宜代还，献文赋数十篇，太宗览而嘉之，召见，问以孔子世嗣，因下诏曰：“素王之道，百代所崇，传祚袭封，抑存典制。文宣王四十四代孙、司农寺丞宜服勤素业，砥砺廉隅，亟历官联，洽闻政绩，圣人之后，世德不衰，俾登朝伦，以光儒胄。可太子右赞善大夫，袭封文宣公，复其家。”未几，通判密州。太平兴国八年，诏修曲阜孔子庙，宜贡方物为谢，诏褒之，迁殿中丞。雍熙三年，王师北征，受诏督军粮，涉拒马河溺死，年四十六。

子延世字茂先，以父死事赐学究出身，为曲阜主簿，历闽、长葛二令。真宗至道三年十一月，召赴阙，以为曲阜令，袭封文宣公，赐白金束帛及太宗御书印九经。咸平三年，诏本道转运使、本州长吏待以宾礼，仍留三年，卒官，年三十八。次曰宪，太平兴国二年进士及第，至工部员外郎，知浚仪县。次曰冕，应城主簿。次曰勗，雍熙中进士及第。

延世子圣祐，景德初始九岁，特赐同学究出身。大中祥符元年，东封泰山，特听圣祐衣绿陪位，缀京官班后。及还至兖州，十一月朔，幸曲阜，谒孔子庙，行酌献之礼，孔氏宗属并令陪位。又幸孔林，观其墓久之。又御北亭，召从臣观古碑。加谥孔子为玄圣文宣王，追封孔子父叔梁纥齐国公，母颜氏鲁国太夫人。擢圣祐为太常寺奉礼郎，又录其近属进士谓同三传出身，习进士延祐、习学究延渥延鲁延龄并同学究出身，共赐银二百两、绢三百匹，以充奉祠庙。时勗为殿中丞、通判广州，王钦若言其有声于乡曲，召赴阙，改太常博士，赐绯，令知曲阜县，专主祠庙。

二年三月，又遣使赐太宗御书及九经书疏、三史藏于庙，令本州选儒生讲说。圣祐后改大理评事。天禧五年，授光禄寺丞，袭封文宣公知仙源县事。后改名佑，迁太子中舍，卒年三十。

嗣为司封郎中。延鲁大中祥符五年复举进士及第，后改名道辅，为左司谏、龙图阁待制，自有传。

崔頌字敦美，河南偃师人。父协，后唐门下侍郎、平章事。頌幼丧母，为外祖母所鞠养。以荫补河南府巡官，历开封主簿、邓州录事参军，以疾去官。未几，诣阙上书言事，宰相桑维翰览而奇之，擢为左拾遗，选右补阙。

汉初，加朝散阶，副右散骑常侍张煦册钱俶为吴越王。梁末，协尝使两浙，至是，越人美之，赠贿甚厚。及还，值周祖入京师，为军士剽夺悉尽。世宗镇澶渊，择僚佐，頌与王朴、王敏中皆中其选，以頌为观察判官，赠金紫。世宗尹京，拜司封员外郎，充判官，以断狱误失罢职，守本官。即位，拜驾部郎中，迁吏部，复副尹日就使两浙。世宗读唐元稹均田疏，命写为图赐近臣，遣使均诸道租赋，頌使兖州，颇增旧额。恭帝嗣位，改左谏议大夫。

宋初，判国子监。会重修国学及武成王庙，命頌总领其事。建隆三年夏，始会生徒讲说，太祖遣中使以酒果赐之。每临幸国学，召頌与语，因及经义，頌应答无滞。及郊祀，以頌摄太仆，升车执绥，上问以一时典礼，頌占对闲雅，上甚重之。未几，坐请托有司为所亲求便官，出为保大军行军司马。乾德六年，暴得疾卒，年五十。

頌好诙谐，善笔札，受命书世宗谥册文，当时称其遒丽。笃信释氏，睹佛像必拜。性多疑，在鄆州官舍，尝召圻壤者治堂室，以帛蒙其目，人皆笑之。

子晓，至太子右赞善大夫。

昫字文炳，雍熙二年进士，淹雅有士行，累为屯田员外郎、开封三司

户部判官。景德中，雍王元份薨，府官皆坐黜。时戚维为曹国公元俨府翊善，上谓宰相曰：“元俨年少，尤资赞导，维迂懦循默，不能规戒，闻崔昞性纯谨，以之代维，庶有裨益。”因召对，迁都官员外郎，充记室参军，赐金紫，迁兵部郎中，出知河中府，转太常少卿、将作监，卒。

尹拙，颍州汝阴人。梁贞明五年举三史，调补下邑主簿，摄本镇馆驿巡官。后唐长兴中，召为著作佐郎、直史馆，迁左拾遗，依前直史馆，加朝散大夫。应顺初，出为宣武军掌书记、检校虞部员外郎兼殿中侍御史。清泰初，加检校驾部员外郎兼御史大夫。二年，改检校虞部郎中、忠武军掌书记。

晋天福四年，人为右补阙。明年，转侍御史。会诏拙与张昭、吕琦等同修唐史，改仓部员外郎，赐金紫。八年，迁左司员外郎。契丹入寇，赵延寿镇常山，以拙为掌书记。汉初，召为司马郎中、弘文馆直学士。

周广顺初，迁库部郎中兼太常博士，仍充直学士。奉使荆南还，改兵部郎中。显德初，拜检校右散骑常侍、国子祭酒、通判太常礼院事，与张昭同修唐应顺、清泰及周祖实录，又与昭及田敏同详定经典释文。丁忧，免。宋初，改检校工部尚书、太子詹事、判太府寺，迁秘书监、判大理寺。乾德六年，告老，以本官致事。

拙性纯谨，博通经史。周世宗北征，命翰林学士为文祭白马祠，学士不知所出，遂访于拙，拙历举郡国祠白马者以十数，当时伏其该博。开宝四年，卒，年八十一。

子季通，至国子博士。

田敏，淄州邹平人。少通春秋之学。梁贞明中登科，调补淄州主簿，不令之任，留为国子四门博士。后唐天成初，改尚书博士，赐绯。满岁，为国子博士。上言请四郊置斋官，不报。秩满，转屯田员外郎，以详



明典礼兼太常博士。建议请依春秋每岁藏冰荐宗庙，颁公卿，如古礼。奉诏与太常卿刘岳、博士段颙、路航、李居浣、陈观等删定唐郑馀庆书仪，又诏与马鎬等同校九经。改户部员外郎，赐金紫。清泰初，迁国子司业。

晋天福四年授祭酒，仍检校工部尚书，俄兼户部侍郎。开运初，迁兵部侍郎，充弘文馆学士、判馆事。议者以敏止可任学官，宰相桑维翰闻之，即改授检校右仆射，复为祭酒。汉乾祐中，拜尚书右丞，判国子监。

周广顺初，改左丞，遣使契丹，将岁赂钱十万贯，止其侵剽，契丹不许。周祖将亲郊，命权判太常卿事。世宗即位，真拜太常卿、检校左仆射，加司空。显德五年，上章请老，赐诏曰：“卿详明礼乐，博涉典故，为儒学之宗师，乃荐绅之仪表。朕方资旧德，以访话言，遽览封章，愿致官政。引年之制难著旧文，尊贤之心方深虚仁，所请宜不允。”迁工部尚书。俄再上表愿归故乡，以遂首丘之志，改太子少保致仕，归淄州别墅。恭帝即位，加少傅。开宝四年，卒，年九十二。

敏解官归乡，有良田数十顷，多酿美酒待宾客。体强少疾，徒步往来闾巷间不以杖。每日亲授诸子经。自作父墓碑，辞甚质。敏尝使湖南，路出荆渚，以印本经书遗高从诲，从诲谢曰：“祭酒所遗经书，仆但能识孝经耳。”敏曰：“读书不必多，十八章足矣。如诸侯章云‘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皆至要之言也。”时从海兵败于郢，故敏以此讽之，从海大惭。

敏虽笃于经学，亦好为穿凿，所校九经，颇以独见自任，如改尚书盘庚“若网在纲”为“若纲在纲”，重言“纲”字。又尔雅“椴，木槿”注曰：“日及”，改为“白及”。如此之类甚众，世颇非之。

子章，至殿中丞。

辛文悦者，不知何许人。以五经教授，太祖幼时从其肄业。周显德

中，太祖历禁卫为殿前都点检，节制方面。文悦久不获接见，一日，梦邀车驾请见，既拜，乃太祖也。太祖亦梦其来谒，因令左右寻访，文悦果自至，太祖异之。及登位，召见，授太子中允，判太府事。开宝三年，出知房州。时周郑王出居是州，上以文悦长者，故命焉。文悦后累迁至员外郎。

又有张通、张文旦者，尝与太宗同学校，太平兴国中，诣阙自言，各起家为主簿。

李觉字仲明，本京兆长安人。曾祖鼎，唐国子祭酒、苏州刺史，唐末，避乱徙家青州益都。鼎生瑜，本州推官。瑜生成，字咸熙，性旷荡，嗜酒，喜吟诗，善琴奕，画山水尤工，人多传秘其迹。周枢密使王朴将荐其能，会朴卒，郁郁不得志。乾德中，司农卿卫融知陈州，闻其名，召之，成因挈族而往，日以酣饮为事，醉死于客舍。

子觉，太平兴国五年举九经，起家将作监丞，通判建州，秩将满，州人借留，有诏褒之，就迁左赞善大夫、知泗州，转秘书丞。太宗以孔颖达五经正义刊板诏孔维与觉等校定。王师征燕蓟，命觉部京东诸州刍粮赴幽州。维荐觉有学，迁礼记博士，赐绯鱼。

雍熙三年，与右补阙李若拙同使交州，黎桓谓曰：“此土山川之险，中朝人乍历之，岂不倦乎？”觉曰：“国家提封万里，列郡四百，地有平易，亦有险固，此一方何足云哉！”桓默然色沮。使还久之，迁国子博士。

端拱元年春，初令学官讲说，觉首预焉。太宗幸国子监谒文宣王毕，升辇将出西门，顾见讲坐，左右言觉方聚徒讲书，上即召觉，令对御讲。觉曰：“陛下六龙在御，臣何敢辄升高坐。”上因降辇，令有司张帘幕，设别坐，诏觉讲周易之泰卦，从臣皆列坐。觉因述天地感通、君臣相应之旨，上甚悦，特赐帛百匹。

俄献时务策，上颇嘉奖。是冬，以本官直史馆。右正言王禹偁上言：“觉但能通经，不当辄居史职。”觉仿韩愈毛颖传作竹颖传以献，太宗

嘉之，故寝禹偁之奏。淳化初，上以经书板本有田敏辄删去者数字，命觉与孔维详定。二年，详校春秋正义成，改水部员外郎、判国子监。四年，迁司门员外郎。被病假满，诏不绝奉。卒。

觉累上书言时务，述养马、漕运、屯田三事，太宗嘉其详备，令送史馆，语见本志。觉性强毅而聪敏，尝与秘阁校理吴淑等同考试开封府秋赋举人，语及算雉兔首足法，觉曰：“此颇繁，吾能易之。”及成，果精简。淑意其宿制，即试以别法，皆能立就，坐中皆叹伏。

子宥，大中祥符五年进士，为祠部员外郎、集贤校理。

崔颐正开封封丘人〔4〕。与弟偃侗并举进士，明经术。颐正雍熙中为高密尉，秩满，国子祭酒孔维荐之，以为国学直讲，迁殿中丞。太宗召见，令说庄子一篇，赐钱五万。判监李至上言：“本监先校定诸经音疏，其间文字讹谬尚多，深虑未副仁君好古海人之意也。盖前所遣官多专经之士，或通春秋者未习礼记，或习周易者不通尚书，至于旁引经史，皆非素所传习，以是之故，未得周详。伏见国子博士杜镐、直讲崔颐正、孙奭皆苦心强学，博贯九经，问义质疑，有所依据。望令重加刊正，冀除舛谬。”从之。

咸平初，又有学究刘可名言诸经版本多舛误，真宗命择官详正，因访达经义者，至方参知政事，以颐正对。曰：“朕宫中无事，乐闻讲诵。”翌日召颐正于苑中，说尚书大禹谟，赐以牙绯。自是日令赴御书院待对，说尚书至十卷。颐正年老步趋艰蹇，表求致仕，上命坐，问恤甚至，赐器币，听以本官致仕，仍充直讲，改国子博士。三年，卒，年七十九。

偃侗淳化中历福州连江尉，判国子监李至奏为直讲，引对便坐，太宗顾谓曰：“李觉尝奏朕云，‘四皓’中一先生，或言姓‘用’字加撇，或云加点。尔知否？”偃侗曰：“昔秦时程邈撰隶书，训如仆隶之易使也。今字与古或异。臣闻刀用为角，音榘。两点为前，音鹿。用上一撇一点俱不

成字。”

咸平二年，真宗幸国学，召偃佺说尚书，即特赐绯。景德后，令讲道德经，日于崇文院候对，终篇，赐以白金缙彩。三年，卒，年七十九。尝撰帝王手鉴十卷，并注曹唐大游仙诗十五卷。其子世安上之，特赐出身。

李之才字挺之，青社人也。天圣八年同进士出身，为人朴且率，自信，无少矫厉。师河南穆脩，脩性卞严寡合，虽之才亦频在河怒中，之才事之益谨，卒能受易。时苏舜钦辈亦从脩学易，其专授受者惟之才尔。脩之易受之种放，放受之陈抟，源流最远，其图书象数变通之妙，秦、汉以来鲜有知者。

之才初为卫州获嘉主簿<sup>[5]</sup>、权共城令。时邵雍居母忧于苏门山百源之上，布裘蔬食，躬爨以养父。之才叩门来谒，劳苦之曰：“好学笃志果何似？”雍曰：“简策之外，未有迹也<sup>[6]</sup>。”之才曰：“君非迹简策者，其如物理之学何？”他日则又曰：“物理之学学矣，不有性命之学乎？”雍再拜愿受业，于是先示之以陆淳春秋，意欲以春秋表仪五经，既可语五经大旨，则授易而终焉。其后雍卒以易名世。

之才器大，难乎识者，栖迟久不调，或惜之，则曰：“宜少贬以图荣进。”石延年独曰：“时不足以容君，盍不弃之隐去。”再调孟州司法参军，时范雍守孟，亦莫之知也。雍初自洛建节守延安，送者皆出境外，之才独别近郊，或病之，谢曰：“故事也。”顷之，雍谪安陆，之才沿檄见之洛阳，前日远送之人无一来者，雍始恨知之之晚。

友人尹洙以书荐于中书舍人叶道卿，因石延年致之，曰：“孟州司法参军李之才，年三十九，能为古文章，语直意遂，不肆不窘，固足以蹈及前辈，非洙所敢品目，而安于卑位，无仕进意，人罕知之。其才又达世务，使少用于世，必过人远甚，恨其贫不能决其归心，知之者当共成之。”延年复书曰：“今业文好古之士至鲜且不张，苟遗若人，其学益衰矣。”延

年素不喜谒贵仕，凡四五至道卿门，通其书乃已。道卿荐之，遂得应铨新格，有保任五人，改大理寺丞，为蔡氏令。未行，会延年与龙图阁直学士吴遵路调兵河东，辟之才泽州签署判官。泽人刘羲叟从受历法，世称“羲叟历法”，远出古今上，有杨雄、张衡所未喻者，实之才授之。

在泽转殿中丞，丁母忧，甫除丧，暴卒于怀州官舍<sup>〔7〕</sup>，庆曆五年二月也<sup>〔8〕</sup>。时尹洙兄渐守怀<sup>〔9〕</sup>，哭之才过哀，感疾不逾月亦卒。之才归葬青社，邵雍表其墓，有曰：“求于天下，得闻道之君子李公以师焉。”

## 【校勘记】

- 〔1〕蔡册君 玉海卷三九建隆三礼图条引会要作“蔡毋君”，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二三礼图集注条作“蔡母君”。按“蔡毋”、“蔡母”同，郑樵通志氏族略复姓有“蔡毋”，疑此有误。
- 〔2〕白生求 “求”原作“永”，据史记卷四七孔子世家、汉书卷八一孔光传改，下文“求生箕”句同。
- 〔3〕腾生忠字季忠生武 “忠”原作“正”，据史记卷四七孔子世家、汉书卷八一孔光传改。
- 〔4〕开封封丘人 东都事略卷一一三本传作“开封雍丘人”。
- 〔5〕卫州获嘉主簿 “嘉”原作“加”，据晁说之嵩山文集卷一九本传、本书卷八六地理志改。
- 〔6〕未有迹也 原作“未有适也”。按嵩山文集卷一九本传作“未有迹也”、本卷下文：“君非迹简策者”，以“迹”为是，据改。
- 〔7〕暴卒于怀州官舍 “官舍”，嵩山文集卷一九本传作“守舍”，钱大昕诸史拾遗卷四说：“按晁传本云卒于怀州守舍，盖其时尹源方守怀州，之才访之，遂卒于源廨耳，史改作官舍，则之才未尝官怀也。”
- 〔8〕庆曆五年二月也 “庆曆”原作“宝曆”，据嵩山文集卷一九本传改。
- 〔9〕时尹洙兄渐守怀 按尹洙兄名源，字子渐，见本书卷四四二尹源传，嵩山文集卷一九本传作“时友人尹子渐守怀”，此处有误。

# 宋史卷四百三十二

## 列传第一百九十一

### 儒林二

胡旦 贾同 刘颜 高弁 孙复 石介  
 胡瑗 刘羲叟 林概 李覯 何涉 王回  
 弟向 周尧卿 王当 陈旸

胡旦字周父，滨州渤海人。少有隼才，博学能文辞。举进士第一，为将作监丞，通判昇州。时江南初平，汰李氏时所度僧，十减六七。旦曰：“彼无田庐可归，将聚而为盗。”悉黥为兵。迁左拾遗、直史馆，数上书言时政利病。出为淮南东路转运副使、知海州，逾年召归。

先是，卢多逊贬，赵普罢相。其夏，河决韩村，寻复塞。旦献河平颂曰：“天祚我宋，以君兆民。配天成休，惟尧与邻。粤有大水，昏垫下人。非曰圣作，孰究孰度。蔽贤者退，壅泽者罪。我防大患，河岂云败。逆逊远投，奸普屏外。圣道如堤，崇崇海内。帝曰守文，是塞是亲。调尔卫兵，程是烝民。民以尽力，臣以勤职。役云其终，河以之塞。唐尧怀山，实警神德。汉武宣防，实彰令式。我塞长河，融流惠泽。明明圣功，万代成则。”太宗览颂有“逆逊、奸普”之语，召宰相谓曰：“胡旦献颂，词意悖戾。朕自擢于甲科，历试外任，所至无善状。知海州日为部下所讼，狱已具，适会大赦，朕录其材而舍其过，尚令在近列，又领史职，乃敢恣胸臆狂躁如此，其亟逐之！”即贬殿中丞、商州团练副使。

上平燕议曰：

今幽州在北门之外，东封非国家所急，愿移其资以事北伐。且天时、地利、人事皆有可伐之意。岁之所临，其地受福。今年春末至来年，岁在宋分，今年初秋至六年，镇在燕分。从今年为备，至来年春兴师。北兵之遇春夏，则毡裘、皮履、羊弓、塞马不为用，而中原士卒素不能寒，往北逢暄，筋力勇健。以勇健之士驱不用之敌，承福庆之时讨灾殃之城，成功立事，在于此矣。

长淮以北，太行以东，河水罢灾，土地甚沃。因其丰实，取其谷帛，减价以折纳，见钱以贵籴，官府多积，兵役无虞，用兵丰财，可济大事。

太原克复以来，于今七载，兵甲甚利，士卒甚雄，夜寝晨兴，寒裘饥粟。若以促装之赐，发军而用之，恩赏之贲，成功而赉之，可以齐心平敌，恢拓旧境。

幽州平土而负敌，为势必择四人，分之方面，以刚断勇毅者主之，选和平恭慎者一人部之。幽州之北，皆是山谷，通人马者不过十处，领将士者亦择十人，同行则共议兵机，分出则各司军事，寇来则同战以驱逐，寇归则画疆以扞蔽。苟塞断山路，馀寇在燕与大军相持，则迁延其时以度春夏，寇不能热，有退无前。使士之刚勇与才力者各为一将，多则分部扞敌攻城，两尽其力。定其军名，实其军数。我寡彼多则力不胜，我实彼虚则胜有馀。力均则较其地形，地均则争其谋略，分明勇怯，各致其用。

以茶盐香药之价十分减二，从新者先卖于边城要路、军马屯所。以刍粟钱帛之价十分增二，纳货以出券者诣本场以交货，得货者缘逐路以纳税。出往来四方之饶，为两地费用之耗，自然商得其利，则买之于人，人得其资，则勤之于穡。故必民效兼倍之力，国贮九年之积，科拨不假于度支，转般何劳于漕挽。刍粟之给，攻具之用，委输发运，以为后继。

今将用二十万之众，役三十州之民，愿陛下明降日月之

信，先示雨露之泽。民知信赏则悦而忘死，士得仰给则死而力战。如此则逆垒不足下，猾寇不足殄也。

起为左补阙，复直史馆，迁修撰，预修国史，以尚书户部员外郎知制诰，迁司封员外郎。

有佣书人翟颖者，旦尝与之善，因为改姓名马周，以为唐马周复出，上书诋时政，且自荐可为大臣。又举材任公辅者十人，其辞颇壮。当时皆谓旦所为。马周坐流海岛，旦亦贬坊州团练副使。坐擅离所部谒宋白于鄜州，既被劾，特释之。徙绛州。稍复工部员外郎、直集贤院，迁本曹郎中、知制诰、史馆修撰。

素善中官王继恩，为继恩草制辞过美。继恩败，真宗闻而恶之，贬安远军行军司马，又削籍流浚州。咸平初，移通州团练副使，徙徐州，以祠部员外郎分司西京，又为保信军节度副使。久之，以司封员外郎通判襄州。封泰山，改祠部郎中。服母丧既除，乃言父卒时尝诏夺哀从事，请追行服三年。已而失明，以秘书省少监致仕，居襄州。再迁秘书监，卒。

旦喜读书，既丧明，犹令人诵经史，隐几听之不少辍。著汉春秋、五代史略、将帅要略、演圣通论、唐乘、家传三百餘卷。斫大砚，方五六尺，刻而瘞之，曰“胡旦修汉春秋砚”。晚尤黷货，干扰州县，持吏短长，为时论所薄。既死，子孙贫甚，寓枢民间。皇祐末，知襄州王田为言于朝，得钱二十万以葬。

贾同字希得，青州临淄人。五代时，杨光远反，同祖崇率乡里四百餘家保愚谷山，全活者二千人。同初名罔，字公疎，笃学好古，有时名，著山东野录七篇。年四十餘，同进士出身，真宗命改今名。王钦若方贵盛，闻同名欲致之，固谢不往。居八九年，始补历城主簿。张知白荐为大理评事，通判兖州。

天圣初，上书言：“自祥符以来，谏诤路塞，丁谓乘间造符瑞以欺先



帝。今谓奸既白，宜明告天下，正符瑞之谬，罢宫观崇奉，归不急之卫兵，收无名之实费，使先帝免后世之议，国家无因循之失。”又言：“寇准忠规亮节，疾恶摈邪。自其贬黜，天下之人弗见其罪，宜还之内地，以明忠邪善恶之分。”时章献太后临朝，而同言如此，人以为难。

再迁殿中丞，知棣州，卒。刘颜、李冠、王无忌及其门人溢同曰存道先生。

刘颜字子望，彭城人。少孤，好古，学不专章句。师事高弁。举进士第，以试秘书省校书郎知龙兴县，坐法免。久之，授徐州文学。居乡里，教授数十百人。采汉、唐奏议为辅弼名对。冯元、刘筠、钱易、滕涉、蔡齐上其书，除任城主簿。岁饥，发大姓所积粟，活数千人。李迪知兖州、青州，皆辟为从事，卒。著儒术通要、经济枢言复数十篇。石介见其书，叹曰：“恨不在弟子之列。”子庠，自有传。

高弁字公仪，濮州雷泽人。弱冠，徒步从种放学于终南山，又学古文于柳开，与张景齐名。至道中，以文谒王禹偁，禹偁奇之。举进士，累官侍御史。谏修玉清昭应宫，降知广济军。寻以户部判官试开封府进士，私发糊名，夺二官。稍复知单州邢州、盐铁判官。河决澶州，请弛堤防，纵水所之，可省民力，且以扼契丹南向。议寝。知陕州，卒。弁性孝友。所为文章多祖六经及孟子，喜言仁义。有帝则三篇，为世所传。与李迪、贾同、陆参、朱頔、伊淳相友善。石延年、刘潜皆其门人也。

孙复字明复，晋州平阳人。举进士不第，退居泰山。学春秋，著尊王发微十二篇，大约本于陆淳，而增新意。

石介有名山东，自介而下皆以先生事复。年四十不娶，李迪知其

贤，以其弟之子妻之。复初犹豫，石介与诸弟子请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贫贱，欲托以子，宜因以成丞相之贤名。”复乃听。孔道辅闻复之贤，就见之，介执杖屦立侍复左右，升降拜则扶之，其往谢亦然。介既为学官，语人曰：“孙先生非隐者也。”于是范仲淹、富弼皆言复有经术，宜在朝廷。除秘书省校书郎、国子监直讲。车驾幸太学，赐绯衣银鱼，召为迓英阁祗候说书。杨安国言其讲说多异先儒，罢之。

孔直温败，得所遗复诗，坐贬虔州监税，徙泗州，又知长水县，签书应天府判官事。通判陵州，未行，翰林学士赵概等十余人言复经为人师，不宜使佐州县。留为直讲，稍迁殿中丞。卒，赐钱十万。

复与胡瑗不合，在太学常相避。瑗治经不如复，而教养诸生过之。复既病，韩琦言于仁宗，选书吏，给纸笔，命其门人祖无择就复家得书十五万言，录藏秘阁。特官其一子。

石介字守道，兖州奉符人。进士及第，历郢州、南京推官。笃学有志尚，乐善疾恶，喜声名，遇事奋然敢为。御史台辟为主簿，未至，以论赦书不当求五代及诸伪国后，罢为镇南掌书记。代父丙远官，为嘉州军事判官。丁父母忧，耕徂徕山下，葬五世之未葬者七十丧。以易教授于家，鲁人号介徂徕先生。入为国子监直讲，学者从之甚众，太学繇此益盛。

介为文有气，尝患文章之弊、佛老为蠹，著怪说、中国论，言去此三者，乃可以有为。又著唐鉴以戒奸臣、宦官、宫女，指切当时，无所讳忌。杜衍、韩琦荐擢太子中允，直集贤院。会吕夷简罢相，夏竦既除枢密使，复夺之，以衍代。章得象、晏殊、贾昌朝、范仲淹、富弼及琦同时执政，欧阳脩、余靖、王素、蔡襄并为谏官，介喜曰：“此盛事也，歌颂吾职，其可已乎！”作庆曆圣德诗，曰：

于惟庆曆，三年三月。皇帝龙兴，徐出闱闼。晨坐太极，昼开闾阖。躬览英贤，手锄奸桀。大声飒飒，震撼六合。如乾之动，如雷之发。昆虫躅躅，怪妖藏灭。同明道初，天地嘉吉。

初闻皇帝，蹙然言曰：“予祖予父，付予大业。予恐失坠，实赖辅弼。汝得象、殊，重慎微密。君相予久，予嘉君伐。君仍相予，笙镛斯协。昌朝儒者，学问该洽。与予论政，傅以经术。汝贰二相，庶绩咸秩。”

惟汝仲淹，汝诚予察。太后乘势，汤沸火热。汝时小臣，危言岷岷。为予司谏，正予门闾。为予京兆，弭予谗说。贼叛予夏，往予式遏。六月酷日，大冬积雪。汝寒汝暑，同予士卒。予闻辛酸，汝不告乏。予晚得弼，予心弼悦。弼每见予，无有私谒。以道辅予，弼言深切。予不尧舜，弼自笞罚。谏官一年，疏奏满筐。侍从周岁，忠力廛竭。契丹忘义，梃机饕餮。敢侮大国，其辞慢悖。弼将予命，不畏不怯。卒复旧好，民得食褐。沙碛万里，死生一节。视弼之肤，霜剥风裂。观弼之心，炼金锻铁。宠名大官，以酬劳渴。弼辞不受，其志莫夺。惟仲淹、弼，一夔一契。天实贶予，予其敢忽。并来弼予，民无瘥札。

曰衍汝来，汝予黄发。事予二纪，毛秃齿豁。心如一兮，率履弗越。遂长枢府，兵政无蹶。予早识琦，琦有奇骨。其器魁落，岂视店楔。其人浑朴，不施剗斲。可属大事，敦厚如勃。琦汝副衍，知人予哲。

惟脩惟靖，立朝轍轍。言论礧礧，忠诚特达。禄微身贱，其志不怯。尝诋大官，亟遭贬黜。万里归来，刚气不折。屡进直言，以补予阙。素相之后，含忠履洁。昔为御史，几叩予榻。襄虽小官，名闻予彻。亦尝献言，箴予之失。刚守粹悫，与脩侔匹。并为谏官，正色在列。予过汝言，毋钳汝舌。”

皇帝圣明，忠邪辨别。举擢俊良，扫除妖魅。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上倚辅弼，司予调燮。下赖谏诤，维予纪法。左右正人，无有邪孽。予望太平，日不逾浹。

皇帝嗣位，二十二年。神武不杀，其默如渊。圣人不可测，其动如天。赏罚在予，不失其权。恭己南面，退奸进贤。知贤不易，非

明弗得。去邪惟艰，惟断乃克。明则不贰，断则不惑。既明且断，惟皇帝之德。

群臣蹶踏，重足屏息，交相教语：曰惟正直，毋作侧僻，皇帝汝殛。诸侯危栗，堕玉失舄，交相告语：皇帝神明，四时朝覲，谨修臣职。四夷走马，坠镫遗策，交相告语：皇帝英武，解兵修贡，永为属国。皇帝一举，群臣慑焉，诸侯畏焉，四夷服焉。

臣愿皇帝，寿万千年。

诗所称多一时名臣，其言大奸盖斥竦也。诗且出，孙复曰：“子祸始于此矣。”

介不畜马，借马而乘，出入大臣之门，颇招宾客，预政事，人多指目。不自安，求出，通判濮州，未赴，卒。

会徐狂人孔直温谋反，搜其家得介书；夏竦衔介甚，且欲中伤杜衍等，因言介诈死，北走契丹，请发棺以验。诏下京东访其存亡。衍时在兖州，以验介事语官属，众不敢答，掌书记龚鼎臣愿以阖族保介必死，衍探怀出奏稿示之，曰：“老夫已保介矣。君年少，见义必为，岂可量哉。”提点刑狱吕居简亦曰：“发棺空，介果走北，孥戮非酷。不然，是国家无故剖人冢墓，何以示后世？且介死必有亲族门生会葬及棺敛之人，苟召问无异，即令具军令状保之，亦足应诏。”于是众数百保介已死，乃免斫棺。子弟羈管他州，久之得还。

介家故贫，妻子几冻馁，富弼、韩琦共分奉买田以赡养之。有徂徕集行于世。

胡瑗字翼之，泰州海陵人。以经术教授吴中，年四十馀。

景祐初，更定雅乐，诏求知音者。范仲淹荐瑗，白衣对崇政殿。与镇东军节度推官阮逸同较钟律，分造钟磬各一虞。以一黍之广为分，以制尺，律径三分四厘六毫四丝，围十分三厘九毫三丝。又以大黍累尺，小黍实龠。丁度等以为非古制，罢之。授瑗试秘书省校书郎。范仲淹

经略陕西，辟丹州推官。以保宁节度推官教授湖州。瑗教人有法，科条纤悉备具，以身先之。虽盛暑必公服坐堂上，严师弟子之礼。视诸生如其子弟，诸生亦信爱如其父兄。从之游者常数百人。庆曆中，兴太学，下湖州取其法，著为令。召为诸王宫教授，辞疾不行。为太子中舍，以殿中丞致仕。

皇祐中，更铸太常钟磬，驿召瑗、逸，与近臣、太常官议于秘阁，遂典作乐事。复以大理评事兼太常寺主簿，辞不就。岁馀，授光禄寺丞、国子监直讲。乐成，迁大理寺丞，赐绯衣银鱼。瑗既居太学，其徒益众，太学至不能容，取旁官舍处之。礼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随材高下，喜自修饬，衣服容止，往往相类，人遇之虽不识，皆知其瑗弟子也。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阁侍讲，仍治太学。既而疾不能朝，以太常博士致仕，归老于家。诸生与朝士祖饯东门外，时以为荣。既卒，诏赙其家。

刘羲叟字仲更，泽州晋城人。欧阳脩使河东，荐其学术。试大理评事，权赵州军事判官。精算术，兼通大衍诸历。及修唐史，令专修律曆、天文、五行志。寻为编修官，改秘书省著作佐郎。以母丧去，诏令家居编修。书成，擢崇文院检讨，未入谢，疽发背卒。

羲叟强记多识，尤长于星曆、术数。皇祐五年，日食心，时胡瑗铸钟彝而直，声郁不发。又陕西铸大钱，羲叟曰：“此所谓害金再兴，与周景王同占，上将感心腹之疾。”其后仁宗果不豫。又月入太微，曰：“后宫当有丧。”已而张贵妃薨。至和元年，日食正阳，客星出于昴，曰：“契丹宗真其死乎？”事皆验。羲叟未病，尝曰：“吾及秋必死。”自择地于父冢旁，占庚穴，以语其妻，如其言葬之。著十三代史志、刘氏辑曆、春秋灾异诸书。

林概字端父，福州福清人。父高，太常博士，有治行。概幼警悟，举进士，以秘书省校书郎知长兴县。岁大饥，富人闭籴以邀价，概出奉粟庭下，诱土豪输数千石以饲饥者。

知连州。康定初，上封事曰：“古者民为兵，而今兵食民。古马寓于民，而今不习马。此兵与马之大患也。请附唐府兵之法，四敛一民，部以为军，闲耕田里，被甲皆兵。因命其家咸得畜马，私乘休暇，官为调习。则人便干戈，马识行列。又行阵无法，而出于临时；将无素备，而取于仓卒；军不予权，而监以宦侍；若是者，虽得古之材，使循今之法，亦必屡战而屡败。”又请备蛮，籍土民为兵，栅要冲，购蛮人使守御。徙淮安军。

程琳尝禁蜀人不得自为渠堰，概奏罢之。又言蜀饥，愿罢川峡漕，发常平粟贷民租，募富人轻粟价，除商旅之禁，使通货相资。官至太常博士、集贤校理，卒。著史论、辨国语。子希，自有传。

李觏字泰伯，建昌军南城人。俊辩能文，举茂才异等不中。亲老，以教授自资，学者常数十百人。皇祐初，范仲淹荐为试太学助教，上明堂定制图序曰：

考工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是言堂基修广，非谓立室之数。“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是言堂上，非谓室中。东西之堂各深四筵半，南北之堂各深三筵半。“五室，凡室二筵”，是言四堂中央有方十筵之地，自东至西可营五室，自南至北可营五室。十筵中央方二筵之地，既为太室，连作馀室，则不能令十二位各直其辰，当于东南西北四面及四角缺处，各虚方二筵之地，周而通之，以为太庙。太室正居中，月令所谓“中央土”、“居太庙太室”者，言此太庙之中有太室也。太庙之外，当子、午、卯、酉<sup>[1]</sup>四位上各画方二筵地，以与太庙相通<sup>[2]</sup>，为青阳、明堂、总章、元堂四太庙；当寅、申、巳、亥、辰、戌、丑、未八位上各画方二筵地，以为左个、右个

也。

大戴礼盛德记：“明堂凡九室，室四户八牖，共三十六户七十二牖。”八个之室，并太室而九，室四面各有户，户旁夹两牖也。

白虎通：“明堂上圆下方，八窗、四闑、九室、十二坐。”四太庙前各为一门，出于堂上，门旁夹两窗也。左右之个其实皆室，但以分处左右，形如夹房<sup>[3]</sup>，故有个名。太庙之内以及太室，其实祀文王配上帝之位，谓之庙者义当然矣。土者分王四时，于五行最尊，故天子当其时居太室，用祭天地之位以尊严之也。四仲之月，各得一时之中，与馀月有异。故复于子、午、卯、酉之方，取二筵地，假太庙之名以听朔也。

周礼言基而不及室，大戴言室而不及庙，稽之月令则备矣，然非白虎通亦无以知窗闑之制也。聂崇义所谓秦人明堂图者，其制有十二阶，古之遗法，当亦取之。

礼记外传曰“明堂四面各五门”，今按明堂位：四夷之国，四门之外<sup>[4]</sup>。九采之国，应门之外。时天子负斧戣南向而立。南门之外者北面东上，应门之外者亦北面东上，是南门之外有应门也。既有应门，则不得不有皋、库、雉门。明堂者四时所居，四面如一，南面既有五门，则馀三面皆各有五门。郑注明堂位则云“正门谓之应门”，其意当谓变南门之文以为应门。又见王宫有路门，其次乃有应门。今明堂无路门之名，而但有应门，便谓更无重门，而南门即是应门。且路寝之前则名路门，其次有应门。明堂非路寝，乃变其内门之名为东门南门，而次有应门，何害于义？四夷之君，既在四门之外，而外无重门，则是列于郊野道路之间，岂朝会之仪乎？王宫常居，犹设五门，以限中外；明堂者效天法地，尊祖配帝，而止一门以表之，岂为称哉！

若其建置之所，则淳于登云“在国之阳，三里之外，七里之内，丙巳之地”；玉藻“听朔于南门之外”，康成之注亦与是合。夫称明也，宜在国之阳；事天神也，宜在城门之外。

今图以九分当九尺之筵，东西之堂共九筵，南北之堂共七筵；中央之地自东至西凡五室，自南至北凡五室，每室二筵，取于考工记也。一太室、八左右个，共九室，室有四户、八牖，共三十六户、七十二牖，协于戴德记也。九室四庙，共十三位，本于月令也。四庙之面，各为一门，门夹两窗，是为八窗四闑，稽于白虎通也。十二阶，采于三礼图也。四面各五门，酌于明堂位、礼记外传也。

嘉祐中，用国子监奏，召为海门主簿、太学说书而卒。觐尝著周礼致太平论、平土书、礼论。门人邓润甫，熙宁中，上其退居类稿、皇祐续稿并后集，请官其子参鲁，诏以为郊社斋郎。

何涉字济川，南充人。父祖皆业农。涉始读书，昼夜刻苦，泛览博古。上自六经、诸子百家，旁及山经、地志、医卜之术，无所不学，一过目不复再读，而终身不忘。人问书传中事，必指卷第册叶所在，验之果然。

登进士第，调洛交主簿<sup>[5]</sup>，改中部令。范仲淹一见奇之，辟彰武军节度推官。用庞籍奏，迁著作佐郎，管勾鄜延等路经略安抚招讨司机宜文字。时元昊扰边，军中经画，涉预有力。元昊纳款，籍召为枢密使，欲与之俱，涉曰：“亲老矣，非人子自便之时。”拜章愿得归养，特改秘书丞，通判眉州，徙嘉州。用文彦博、庞籍荐，召还，除集贤校理。既又求归蜀，遂得知汉州。岁满，移合州。累官尚书司封员外郎。父丧罢归，卒。诏恤其家，并官其一子。

涉长厚有操行，事亲至孝，平居未尝谈人过恶。所至多建学馆，劝诲诸生，从之游者甚众。虽在军中，亦尝为诸将讲左氏春秋，狄青之徒皆横经以听。有治道中术、春秋本旨、庐江集七十卷。

王回字深父，福州候官人。父平言，试御史。回敦行孝友，质直平恕，造次必稽古人所为，而不为小廉曲谨以求名誉。尝举进士中第，为



卫真簿，有所不合，称病自免。

作告友曰：

古之言天下达道者，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兄弟也，朋友也。五者各以其义行而人伦立，其义废则人伦亦从而亡矣。

然而父子兄弟之亲，天性之自然者也；夫妇之合，以人情而然者也；君臣之从，以众心而然者也。是虽欲自废，而理势持之，何能斩也。惟朋友者，举天下之人莫不可同，亦举天下之人莫不可异，同异在我，则义安所卒归乎？是其渐废之所繇也。

君之于臣也，父之于子也，夫之于妇也，兄之于弟也，过且恶，必乱败其国家，国家败而皆受其难，被其名，而终身不可辞也。故其为上者不敢不海，为下者不敢不谏。世治道行，则人能循义而自得；世衰道微，则人犹顾义而自全。间有不若，则亦无害于众焉耳。此所谓理势持之，虽百代可知也。

亲非天性也，合非人情也，从非众心也，群而同，别而异，有善不足与荣，有恶不足与辱。大道之行，公于义者可至焉，下斯而言，其能及者鲜矣。是以圣人崇之，以列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而壹为达道也。圣人既没，而其义益废，于今则亡矣。

夫人有四肢，所以成身；一体不备，则谓之废疾。而人伦缺焉，何以为世？呜呼，处今之时而望古之道，难矣。姑求其肯告吾过也，而乐闻其过者，与之友乎！

退居颍州，久之不肯仕，在廷多荐者。治平中，以为忠武军节度推官、知南顿县，命下而卒。回在颍川<sup>[6]</sup>，与处士常秩友善。熙宁中，秩上其文集，补回子汾为郊社斋郎。弟向。

向字子直，为文长于序事，戏作公默先生传曰：

公议先生刚直任气，好议论，取当世是非辨明。游梁、宋间，不得意。去居颍，其徒从者百人。居二年，与其徒谋，又去颍。弟子任意对曰：“先生无复念去也，弟子从先生久矣，亦各厌行役。先生

舍颖为居庐，少有生计。主人公贤，遇先生不浅薄，今又去之，弟子未见先生止处也。先生岂薄颖邪？”

公议先生曰：“来，吾语尔！君子贵行道信于世，不信贵容，不容贵去，古之辟世、辟地、辟色、辟言是也。吾行年三十，立节循名，被服先王，究穷六经。顽钝晚成，所得无几；张罗大纲，漏略零细。校其所见，未为完人。岂敢自忘，冀用于世？予所厌苦，正谓不容。予行世间，波混流同。予誉不至，予毁日隆。小人凿空，造事形迹；侵排万端，地隘天侧。诗不云乎，‘谗人罔极’。主人明恕，故未见疑。不幸去我，来者谓谁？谗一日效，我终颠危。智者利身，远害全德，不如亟行，以适异国。”

语已，任意对曰：“先生无言也。意辈弟子尝窃论先生乐取怨憎，为人所难，不知不乐也。今定不乐，先生知所以取之乎？先生聪明才能，过人远甚，而刺口论世事，立是立非，其间不容毫发。又以公议名，此人之怨府也。传曰：‘议人者不得其死’，先生忧之是也，其去未是。意有三事为先生计，先生幸听意，不必行；不听，先生虽去绝海，未见先生安也。”

公议先生强舌不语，下视任意，目不转。移时，卒问任意，对曰：“人之肺肝，安得可视，高出重泉，险不足比。闻善于彼，阳誉阴非，反背复憎，诋笑纵横。得其细过，声张口播，缘饰百端，得败行破。自然是人，贱彼善我。意策之三，此为最上者也。先生能用之乎？”公议先生曰：“不能，尔试言其次者。”对曰：“捐弃骨肉，佯狂而去，令世人不复顾忌。此策之次者，先生能用之乎？”公议先生曰：“不能，尔试言其又次者。”对曰：“先生之行己，视世人所不逮何等也！曾未得称高世，而诋词锋起，几不得与妄庸人伍者，良以口祸也。先生能不好议而好默，是非不及口而心存焉，何疾于不容？此策之最下者也，先生能用之乎？”公议先生喟然叹曰：“吁，吾为尔用下策也。”

任意乃大笑，顾其徒曰：“宜吾先生之病于世也。吾三策之，卒

取其下者矣。”弟子阳思曰：“今日非任意，先生不可得留。”与其徒谢意，更因意请去公议为公默先生。

弟同，字容季。性纯笃，亦善序事。皆早卒。仕止于县主簿。

周尧卿字子俞，道州永明人。警悟强记，以学行知名。天圣二年，举进士。历连、衡二州司理参军、桂州司录。知高安、宁化二县，提点刑狱杨紘入境，有被刑而耘苗者，紘就询其故，对曰：“贫以利故，为人直其枉，令不我欺而我欺之，我又何怨？”紘至县，以所闻荐之。后通判饶州，积官至太常博士。范仲淹荐经行可为师表，未及用，以庆曆五年卒，年五十一。

始，尧卿年十二丧父，忧戚如成人，见母则抑情忍哀，不欲伤其意。母知而异之，谓族人曰：“是儿爱我如此，多知孝养矣。”卒能如母之言。及母丧，倚庐三年，席薪枕块，虽疾病不饮酒食肉。既葬，慈乌百数衔土集陇上，人以为孝感所致。其于昆弟尤笃友爱。又为人简重不校，有慢己者，必厚为礼以愧之。居官禄虽薄，必以周宗族朋友，罄而后已。

为学不专于传注，问辨思索，以通为期。长于毛、郑诗及左氏春秋。其学诗，以孔子所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孟子所谓“说诗者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考经指归，而见毛、郑之得失。曰：“毛之传欲简，或寡于义理，非一言以蔽之也。郑之笺欲详，或远于性情，非以意逆志也。是可以无去取乎？”其学春秋，由左氏记之详，得经之所以书者，至三传之异同，均有所不取。曰：“圣人之意岂二致耶？”读庄周、孟子之书，曰：“周善言理，未至于穷理。穷理，则好恶不缪于圣人，孟轲是已。孟善言性，未至于尽己之性。能尽己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而可与天地参，其唯圣人乎。天何言哉？性与天道，子贡所以不可得而闻也。昔宰我、子贡善为说辞，冉牛、闵子、颜渊善言德行，孔子曰：‘我于辞命，则不能也。’惟不言，故曰不能而已，盖言生于不足者也。”其讲解议论皆若是。

有诗、春秋说各三十卷，文集二十卷。七子：谕，鼎州司理参军；洗，湖州归安主簿；濫、讽、諲、说、谊。

王当字子思，眉州眉山人。幼好学，博览古今，所取惟王佐大略。尝谓三公论道经邦，燮理阴阳，填抚四方，亲附百姓，皆出于一道，其言之虽大，其行之甚易。尝举进士不中，退居田野，叹曰：“士之居世，苟不见其用，必见其言。”遂著春秋列国名臣传五十卷，人竞传之。

元祐中，苏辙以贤良方正荐，廷对慷慨，不避权贵，策入四等。调龙游县尉。蔡京知成都，举为学官，当不就。其后京相，当遂不复仕。卒，年七十二。当于经学尤邃，易与春秋，皆为之传，得圣人之旨居多。又有经旨二卷，史论十二卷，兵书十二篇。

陈旸字晋之，福州人。中绍圣制科，授顺昌军节度推官。徽宗初，进迓衡集以劝导绍述，得太学博士、秘书省正字。礼部侍郎赵挺之言，旸所著乐书二十卷贯穿明备，乞授其兄祥道进礼书故事给札。既上，迁太常丞，进驾部员外郎，为讲议司参详礼乐官。

魏汉津议乐，用京房二变四清。旸曰：“五声十二律，乐之正也。二变四清，乐之蠹也。二变以变宫为君，四清以黄钟清为君。事以时作，固可变也，而君不可变。太簇、大吕、夹钟，或可分也，而黄钟不可分。岂古人所谓尊无二上之旨哉？”时论方右汉津，绌旸议。

进鸿臚太常少卿、礼部侍郎，以显谟阁待制提举醴泉观，尝坐事夺，已而复之。卒，年六十八。

祥道字用之。元祐中，为太常博士，终秘书省正字。所著礼书一百五十卷，与旸乐书并行于世。

## 【校勘记】

- [1] 当子午卯酉 “当”原作“堂”，据李觀直讲李先生文集卷一五明堂定制图序改。
- [2] 以与太庙相通 “以”原作“二”，据直讲李先生文集卷一五明堂定制图序改。
- [3] 形如夹房 “房”原作“户”，据直讲李先生文集卷一五明堂定制图序改。
- [4] 四夷之国四门之外 “四门”原作“西门”。按礼记明堂位：“九夷之国，东门之外，西面北上；八蛮之国，南门之外，北面东上；六戎之国，西门之外，东面南上；五狄之国，北门之外，南面东上。”直讲李先生文集卷一五明堂定制图序：“今按明堂位曰，九夷之国，东门之外；八蛮之国，南门之外；六戎之国，西门之外；五狄之国，北门之外。”据此，当时以“九夷”、“八蛮”、“六戎”、“五狄”为“四夷”，以东门、南门、西门、北门为“四门”，“西门”，应为“四门”之误。下文又有“四夷之君，既在四门之外”语。今改。
- [5] 调洛交主簿 “洛交”原作“落交”。按宋无“落交县”，“落”当作“洛”，见元丰九域志卷三“鄜州”条，今改。
- [6] 回在颍川 按此与上文“退居颍州”句不符。据东都事略卷一一八及本书卷三二九常秩传，秩颍州汝阴人，与回同里相友善。颍川，宋时已废，旧治在今河南许昌。此处“川”字疑为“州”字之误。